中国医学大成

曹炳章 原辑 八 医案医话分册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

（第八册）

原辑 曹炳章
主校 芮立新
协校 闫志安　胡国臣　张年顺
宋乃光　李振波　郭洪耀
唐　晔　王　凯　王国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医学大成　（8）/芮立新主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89-656-0

Ⅰ．中…　Ⅱ．芮…　Ⅲ．中国医药学-全集　Ⅳ．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113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北京北七家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401 千字
印　张：55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2000
书　号：ISBN7-80089-656-0/R・655
定　价：99.00 元

《中国医学大成》整理委员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川　史常永　李今庸　李经纬
余瀛鳌　张灿玾　郭霭春　颜正华

主任委员 余　靖

副主任委员 胡国臣　傅　芳　宋志恒　张年顺
田思胜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居英　孔　立　王　凯　王国辰
田思胜　冯兴中　李东晓　李世华
李振波　李志庸　刘清国　闫志安
芮立新　吴少祯　宋乃光　杨利平
杨金萍　张年顺　张林国　张　琨
胡国臣　赵含森　郭洪耀　夏魁周
高　萍　谭　红　樊正伦　潘桂娟

总 策 划 樊正伦　吴少祯

责任编辑 吴少祯

前　言

曹炳章（1877～1956），字赤电，近代浙江鄞县曹妙乡人，商人曹显卿之子。炳章幼承庭训，学习经商，拜师于绍兴方晓安门下。时年尚少，即志在医，料理业务之余，则诵读医经，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其师见其可造，赠以《内经》、《金匮》及历代医书。自此，益刻苦自励，晨夕研求，历七载而妙悟医理，声誉鹊起。年二十余，应聘任春成及致大药栈经理，兼行医。此时，财力稍裕，则广收医药孤本秘籍，揣摩研读，学术益精。光绪癸卯（1903）年，浙江名医何廉臣，创办《绍兴医药月报》，邀请炳章任编辑，遂得以问业于何氏，并钻研叶、薛、吴、王四家温暑治法，医道乃大行。先后应诊于同善、同义药局，并创办“和剂药局”，日治近百人，皆应手奏效，危险大症，无不药到病除，名望日隆，病家争先延致。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炳章出任绍兴分会评议，首倡改良药品，并创办医药卫生报，订正丸散方及炮制药物法，以身作则，旨在振兴中医，造福病家。1920年废止中医事起，炳章被公举为绍兴医药学会会长，与裘吉生等代表中医界赴南京请愿，并组织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南京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在此期间，他面对海禁开放，西学东渐，中医衰落之情状，应大东书局之请，奋而约集名医，遍览群书，精选中医典籍中的珍本、孤本、抄本，进行整理，共同批校圈注，补阙正谬。历三十年，于万种古籍中，精选出365种，编成巨帙，名曰《中国医学大成》。炳章不仅汇编此书，其自著医书亦甚多，除《霍乱寒热辨证》、《医医病书》、《辨舌指南》刊行外，尚有22种未梓，其手稿仍存。炳章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为中医古籍的保存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在当时倍受中医界的推崇，认为此书是“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原书共计365种，分13类，曰医经、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医案以及痘疹、推拿、疑难杂症等。每书均写有提要，以明此书之来历、内容之要点；每一类之中均按年代先后次序排列，以便考证。可惜此书刊行未半，日本人侵人，印刷被迫中断，仅有136种问世。199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岳麓书社均将曹氏所刊之书影印出版。之后，岳麓书社又将曹氏已列书目而未刊的医书，稍作调整增补，作“续编”影印刊行，完成了曹氏未完成的大业。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对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秘籍。是书搜求博采秦汉至清末的海内孤本、珍本、抄本，殆有万余种，约集名医，精校圈点，厘订精选365种。其所选之书，皆医籍中之精华，如医经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本草类有《神农本草经》、《本草衍义》、《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伤寒金匮类有《伤寒贯珠集》、《伤寒补例》、《伤寒来苏集》、《金匮要略心典》等；温病类有《温热逢源》、《瘟疫论》等；通治类有《医学心悟》、《周慎斋医书》、《医学源流论》等；医案医话类有《柳州医话》、《吴鞠通医案》等；此外尚有临床各科、生理、病理、诊断等重要书籍。其次，系统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曹氏将其所选医籍分为13类，每一类之中则按朝代先后为序，每一种书之前有提要，简介全书要点，这样，尽管全书博大，但条理清晰、系统连贯，阅一书则遍览历代医论，窥一类则尽知各家学说，中医精论全在此书之中。再次，普及

推广了中医学术理论。当时正值废止中医案起之时，中医学术低迷衰微，此书的出版无疑是一支兴奋剂，使整个中医界振奋起来，叹为观止。不仅如此，就对提高整体中医素质，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而言，此书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凡治医者，非博览存书，无以阐明医术，医术不精，何谈着手成春？然秦汉至今，医书逾万，即使毕生考校，犹恐不能，况且一般人所购医书，版本不良，校勘不精，错误百出，怎能精通医理？此书一出，实为业医之准绳，医门之法律，而被称为“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即使现在也同样如此！

鉴于此，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重新对此书（仅限于曹炳章厘定刊行的136种）进行点校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中医工作者的需要。

此次整理，在尽量维护原书风格的同时，进行了必要地调整，以方便当今读者阅读，几点原则，简述如下：

1. 全书以现代简化字，标点符号横排；

2. 由于版式的变更，原方位词“左”、“右”一律径改为“下”、“上”；

3. 出于今人的用字习惯，原书“已上”、“已下”一律径改为“以上”、“以下”，量词“钟”径改为“盅”；

4. 中药名称除将“黄耆”径改为“黄芪”外，一律不作改动；

5. 凡属书名，一律加书名号，不出注；

6. 如明显系由刊刻，抄写等所致的错误，则径予改正。如“灸甘草”改为“炙甘草”等等；

7. 原书眉批内容，移于相应章节中，前加“眉批”二字，不出注。

限于我们的整理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整理者

1997年6月

《中国医学大成》总目录

第一册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清） 张隐庵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 ……（清） 张隐庵
灵枢识 ……〔日〕 丹波元简

第二册

伤寒九十论 ……（宋） 许叔微
阴证略例 ……（元） 王好古
伤寒明理论 ……（宋） 成无己
（明） 吴学勉
伤寒兼证析义 ……（清） 张倬
伤寒贯珠集 ……（清） 尤在泾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 沈目南
张卿子伤寒论 ……（清） 张卿子
伤寒补例 ……（清） 周学海
伤寒来苏集(附论翼、附翼) ……（清） 柯琴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宋） 赵以德
（清） 周扬俊
沈注金匮要略 ……（清） 沈目南
金匮要略心典 ……（清） 尤在泾
金匮翼 ……（清） 尤在泾

第三册

脉经 ……（晋） 王叔和
玉函经 ……（唐） 杜光庭
重订太素脉秘诀 ……（明） 张太素
（清） 刘伯祥
脉语 ……（明） 吴昆
医灯续焰 ……（明） 王绍隆
脉说 ……（清） 叶子雨
望诊遵经 ……（清） 汪广庵
重订诊家直诀 ……（清） 周学海
临证验舌法 ……（清） 杨云墀
察舌辨症新法 ……（清） 刘恒瑞
脉学辑要评 ……〔日〕 丹波元简
针灸甲乙经 ……（晋） 皇甫谧
巢氏病源补养宣导法 ……（隋） 巢元方
（清） 廖平
针灸素难要旨 ……（明） 高武
〔日〕 冈本一抱子

第四册

瘟疫论 ……（明） 吴有性
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 ……（明） 吴有性
（清） 孔以立
（清） 龚绍林
张氏温暑医旨 ……（清） 张畹香
瘟疫明辨 ……（清） 戴天章
温热暑疫全书 ……（清） 周禹载
（清） 薛生白
（清） 吴正功
温证指归 ……（清） 周杓元
温热病指南集 ……（清） 陈平伯
南病别鉴 ……（清） 叶香岩
（清） 薛生白
（清） 薛公望
痧胀玉衡 ……（清） 郭右陶
疟疾论 ……（清） 韩善征
湿温时疫治疗法 …… 绍兴医学会
增订叶评伤暑全书 ……（清） 张凤逵
（清） 叶子雨
伏气解 ……（清） 叶子雨
伏邪新书 ……（清） 刘吉人
伏阴论 ……（清） 田云槎
羊毛瘟论 ……（清） 隋万宁
温热逢源 ……（清） 柳宝诒
随息居霍乱论 ……（清） 王士雄

瘟疫霍乱答问 …… （清） 陈蛰庐
霍乱审证举要 …… （清） 连文冲
鼠疫抉微 …… （清） 余伯陶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 （清） 吴鞠通
（清） 王士雄
（清） 叶子雨

第五册

十药神书 …… （元） 葛可久
（元） 葛文久
增订十药神书 …… （清） 周扬俊
（清） 陈修园
（清） 潘霨
痰火点雪 …… （明） 龚居中
慎柔五书 …… （明） 胡慎柔
理虚元鉴 …… （明） 绮石
虚损启微 …… （清） 洪缉庵
何氏虚劳心传 …… （清） 何嗣宗
症因脉治 …… （明） 秦景明
（明） 秦之桢
周慎斋遗书 …… （明） 周慎斋
医原 …… （清） 石寿棠
脉因证治 …… （元） 朱丹溪
韩氏医通 …… （明） 韩懋
医林改错 …… （清） 王清任
医学举要 …… （清） 徐镛

第六册

一草亭目科全书 …… （清） 邓苑
异授眼科 …… （清） 胡芝樵
银海指南 …… （清） 顾锡
口齿类要 …… （明） 薛己
尤氏喉科秘书 …… （清） 尤乘
重订咽喉脉证通论 …… （清） 许槤
喉舌备要秘旨 …… （清） 佚名
包氏喉证家宝 …… （清） 包三镫
重订囊秘喉书 …… （清） 杨龙九
正体类要 …… （明） 薛己
外科证治全生集 …… （清） 王洪绪
外科选要 …… （清） 唐芹洲
外科医镜 …… （清） 张贞庵
疡科全书 …… （清） 梁柘轩
痰疡法门 …… （清） 李子毅
徐评外科正宗 …… （明） 陈实功
（清） 徐灵胎

第七册

盘珠集胎产证治 …… （清） 施澹宁
（清） 严西亭
（清） 洪缉庵
胎产指南 …… （清） 单南山
重订产孕集 …… （清） 张曜孙
（清） 包兴言
女科切要 …… （清） 吴道源
经效产宝 …… （唐） 昝殷
女科经纶 …… （清） 萧赓六
校注妇人良方 …… （宋） 陈自明
（明） 薛立斋
慈幼新书 …… （明） 程凤雏
原痘要论 …… （清） 袁（佚名）
麻疹备要方论 …… （清） 吴砚丞
活幼心书 …… （元） 曹世荣
幼科肖言 …… （清） 孟介石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 佚名
幼幼集成 …… （清） 陈复正

第八册

眉寿堂方案选存 …… （清） 叶天士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 （清） 叶天士
（清） 徐灵胎
孙文垣医案 …… （明） 孙泰来
（明） 孙文来
三家医案合刻 …… （清） 叶天士
（清） 缪宜亭
（清） 薛生白
张畹香医案 …… （清） 张畹香
程杏轩医案 …… （清） 程杏轩
何澹安医案 …… （清） 何澹安

邵兰荪医案 …… （清） 邵兰荪
吴鞠通医案 …… （清） 吴 瑭
冷庐医话 …… （清） 陆定圃
柳洲医话 …… （清） 魏玉横
醧塘医话 …… （清） 张景燕
先哲医话 …… 〔日〕 浅田惟常
潜斋医话 …… （清） 王士雄
友渔斋医话 …… （清） 黄堪庵
对山医话 …… （清） 毛对山
客尘医话 …… （清） 计寿乔

第九册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 （隋） 巢元方
儒门事亲 …… （金） 张从正
重订灵兰要览 …… （明） 王肯堂
肯堂医论 …… （明） 王肯堂
知医必辨 …… （清） 李冠仙
研经言 …… （清） 莫枚士
医学读书记 …… （清） 尤在泾
读医随笔 …… （清） 周学海
市隐庐医学杂著 …… （清） 王严士
叶选医衡 …… （清） 叶天士
医学源流论 …… （清） 徐大椿
慎疾刍言 …… （清） 徐大椿
医暇卮言 …… （清） 程 林
医学心悟 …… （清） 程国彭

第十册

神农本草经 …… （魏） 吴 普
（清） 孙星衍
（清） 孙冯翼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 （元） 李东垣
（清） 王晋三
雷公炮制药性解 …… （明） 李中梓
…… （清） 王晋三
重刊本草衍义 …… （宋） 寇宗奭
药征 …… 〔日〕 吉益东洞
药征续编 …… 〔日〕 村井 祇
刘涓子鬼遗方 …… （宋） 龚庆宣
医方考 …… （明） 吴鹤皋
圣济总录纂要 …… （清） 程云来

《中国医学大成》（第八册）总目录

眉寿堂方案选存 ……（清）叶天士著（1）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清）叶天士原著（清）徐灵胎评批（47）
孙文垣医案 ……（明）孙泰来　孙文来同编（97）
三家医案合刻 ……（清）叶天士缪宜亭　薛生白著（195）
张畹香医案 ……（清）张畹香原著（235）
程杏轩医案 ……（清）程杏轩著（259）
何澹安医案 ……（清）何澹安著（345）
邵兰荪医案 ……（清）邵兰荪原著（365）
吴鞠通医案 ……（清）吴瑭著（415）
冷庐医话 ……（清）陆以湉著（529）
柳洲医话 ……（清）魏玉横著（613）
鹤塘医话 ……（清）张景涛著（629）
先哲医话 ……〔日〕浅田惟常著（649）
潜斋医话 ……（清）王士雄纂辑（707）
友渔斋医话 ……（清）黄退庵辑著（737）
对山医话 ……（清）毛对山原著（821）
客尘医话 ……（清）计寿乔辑著（849）

眉寿堂方案选存

〔清〕　叶天士　著

《眉寿堂方案选存》提要

清·叶桂撰。桂字天士，又字香岩，吴县人。郭维濬纂。维濬字闻升，吴县人。是编乃郭维濬萃录眉寿堂天士真案。上卷列春温、时疠、暑、燥、寒、冬温、疟疾，下卷列女科、幼科、痘疹、外科，精选各类险恶症候，施以严密经验，方治始终完备，各列一例，无重复杂乱之弊。症证不同，方方可法。且与指南不同。《叶案存真》详于内伤虚劳，是书备于时症妇儿痘疹。《存真》例言云：家藏复有女科数卷，现在编校未成，容俟续出云。或即此类欤。惟杂症多未备，疑非金璧耳。书系古旧抄本，炳章重值购得，其议病议药，如老吏断狱，切中病情，嘉惠后学，实非浅鲜。爰刊本集，以供参考。

《眉寿堂方案选存》目录

卷上

春温 …… 7
时疫湿温 …… 10
暑 …… 11
燥病 …… 16
寒病 …… 16
冬温 …… 17
痉痓 …… 18

卷下

女科 …… 27
幼科 …… 38
痘科 …… 38
疡疹 …… 43
外科 …… 43

眉寿堂方案选存　卷上

清　吴县　叶　桂天士著
吴县　郭维濬闻升纂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春　温

温邪有升无降，经肺气机交逆，营卫失其常度为寒热；胃津日耗，渴饮不饥；阳气独行，则头痛面赤。是皆冬春骤暖，天地失藏，人身应之，患此者最多。考古人温病忌表散，误投即谓邪热逆传心包，最怕神昏谵语。治法以辛甘凉泄肺胃，盖伤寒人足经，温邪入手经也。土润则肺降，不致膹郁，胃热下移，知饥渴解矣。

嫩青竹叶　白糖炒石膏　杏仁　甘蔗汁　经霜桑叶　麦门冬　生甘草

劳倦嗔怒，是七情内伤，而温邪感触，气从口鼻直走膜原中道。盖伤寒阳证，邪是太阳次第传及，至于春温夏热，鼻受气则肺受病，口人之气，竟由脘中，所以原有手经见症，不比伤寒足六经病也。其原不同，治法亦异。仲景论温邪不可发汗，汗则劫津伤阳，身必灼热，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又云：鼻息鼾，语言难出，剧则惊痫瘛疭。无非重劫阴阳而然。今病发热，原不似太阳客邪见证，所投羌防辛温表汗之误，即为逆矣。上窍不纳，下窍不出，亦属常事，必以攻下稀水泄热，殊不知强汗劫津而阳伤，妄下劫液而伤阴矣。顷诊脉两手如搏而战，舌干燥而无津，齿前板干，目欲瞑，口欲开；周身灯照，而淡晦斑红，隐隐跃跃；几日来时有呃逆，因胃乏谷气而中空，肝阳冲突，上胃肆虐耳。为今反正，先与糜粥，使胃中得滋，厥阳不致上冒，而神昏之累可已。进药之理，甘温可以生津除热，即斑疹亦不足虑也。观仲景论中，邪少虚多，阴液阳津并涸者，复脉汤主之。谨仿此意。

人参　生地　炙甘草　麦冬　阿胶　白芍

冬月热伏于里，春令风温入肺，引动旧时伏热，营卫流行，邪干怫郁，遂致寒热。四十日来，形神瘦削，入夜着枕便躁。经云：不得卧，卧则喘烦，乃肺气之逆也。幼稚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昼轻夜重耳。病名风温。手太阴肺，属上焦至高之所，若清痰消食，若苦寒通便方药，皆徒攻肠胃，焉能恰当至理？倘气闭窍塞，慢惊亦是久延致危，万难调理。久而失治，肺津日枯，气失清降，又属肺胀喘促。议孙真人苇茎汤、宣通气血，以驱伏邪之意。

心营肺卫，为温邪留伏。气血流行，与邪相遇搏激，遂有寒热如疟之状。今形神羸瘦，久延经月，速则恐其成惊，再延恐致儿劳；多进苦药消克，胃口又虑败倒。急清气热以通营卫，使温邪无容留之地，寒热可冀其止。至于痰嗽，必得胃口允旺，而肺金自全，要非药饵强劫之谓。轻剂桂枝白虎汤。

稚年阳亢阴虚，温邪深入不解，留伏营卫之中，昼夜气行，遇邪则热，如疟同义。先议清气分，兼通营卫一法。

川桂枝　知母　生甘草　生石膏　麦冬　白风米

清气热，通营卫，果得咳热皆缓。前论

温邪犯肺是矣，但稚年易实易虚，寒暄食物之调，最宜谨慎，勿致反复为上。

鲜地骨皮　大沙参　生甘草　嘉定天花粉　炒川贝　金银花

风温不解，早凉晚热，舌绛口渴，热邪未清，阴液衰也；胃汁耗则不知饥。宜生津和阳以苏胃。

淡黄芩　乌梅　青蒿　生白芍　橘红　鳖甲

温邪内伏，潮热自利。暮甚于昼者，稚年阴气浅也。仲景于暮春瘟病，内应肝胆例，黄芩汤为主。

黄芩　杏仁　淡竹叶　白芍　甘草　木通

温邪深入，咽阻，心中热闷，自利，三焦咸病，恐热极欲厥。

淡黄芩　川连　杏仁　生白芍　乌梅　淡竹叶

风温入肺，肺气失降，郁蒸热聚，咳痰，卧不安静。高年积劳之体，最宜甘寒清燥，所谓风温得润而解。

桑叶　甜杏仁　麦冬　蔗梨汁　沙参　玉竹　竹叶

左大空搏，阳不潜伏，咳吐涎。

陈阿胶　炒麦冬　生白芍　鸡子黄　生地炭　炙甘草

脉大咽干，痰多咳频，食下腹闷，此风温日久，劳倦内热，津伤液燥。

冬桑叶　甜杏仁　麦门冬　蔗浆　大沙参　玉竹　生甘草　梨汁

风温入肺，咳嗽，脉坚搏，夜卧汗出。阴分先亏，最多失血，大忌发散苦辛，从温邪当甘润而解。

桑叶　甜杏仁　炒麦冬　白沙参　玉竹　生甘草

元本汤煎。

风温不解，肺气不利，寒热汗出；吐血，更有恼怒肝逆。内外两因之症，为左右立法。

芦根汁　杏仁　丹皮　黑栀皮　生米仁　郁金　钩藤　瓜蒌仁

肺痹，脘中及腹痛，自利清谷，是风温邪热相搏，诸气失于宣降，拟进开手太阴法，以滋气化，得小便利可安。

芦根汁　桑叶　瓜蒌皮　枯芩　杏仁　桔梗　郁金汁　橘红

风温入肺，肺郁失降，气窒上焦清空之地，发散则犯温邪劫津，故口渴气逆不已，腹痛而呕，胃络受伤耳。

桑叶　杏仁　蔓荆子　象贝　马勃　牛蒡子

面浮咽痛，温邪未解，轻剂苦辛泄降。

桑叶　大沙参　通草　连翘　大力子　滑石

温邪上混，头痛气喘，治在手太阴肺。酒客痰热素盛，苦降为宜。

杏仁　花粉　连翘　枳实汁　橘红　黄芩　白芍　郁金汁

风温入手太阴，气郁热聚，喘逆口渴，营卫失和，周身掣痛。脉右搏，防失血。

桑叶　杏仁　生米仁　苏梗　栀皮　郁金

风温不解，顿嗽呕吐，宜淡渗以利热清胃。

芦根　杏仁　滑石　米仁　桑叶　通草

风温阳逆呕噫。

枇杷叶　白杏仁　金石斛　桑叶　大沙参　茯苓

外寒内热，温邪气逆为呕。

嫩苏梗　杏仁　黄芩　冬桑叶　橘红　厚朴

温邪呕逆。

淡黄芩　竹茹　半夏曲　川石斛　郁金　钩藤　茯苓　广皮白

风温轻恙，误汗表疏，形寒自汗。先进建中法以和营卫，继当以参苓补剂，则表里平和可安。

昨进建中法，因表气不固，形寒汗泄，主乎护阳理营。今继进《金匮》麦冬汤，以苏

津液，得胃阴稍振，然后商进峻补，庶为合宜，不致偏胜之弊。

炒麦冬　生甘草　甜梨浆　北沙参　生白芍　甘蔗汁

久嗽失音，岁暮用参芪益气得效。春令风温，燥熏其汗，亦如火劫逼阳同例。但仲景救逆，在太阳少阴，此证气泄肺伤互异，从风温汗出不解，葳蕤汤主之。

咳嗽二年，形瘦减谷。冬季喉垂渐痛，已见水亏，阳气不藏。春月气升日盛，皆阴乏上承，阳结于上，为喉痹矣。近日寒热，风温客气；脉小数，为阴伤，忌用辛散。

桑叶　玉竹　川贝母　大沙参　麦冬　生甘草

背寒复热，发于晡时，昏夜寐多惊惕，食入欲呕，此肝阴久虚，阳独上炽。风温乃是客气，多延渐为本虚矣。

泡淡黄芩　生牡蛎　乌梅肉　生白芍　桂枝木　大枣

又　人参　炒阿胶　煅牡蛎　茯神　炒白芍　炒乌梅

冬月温邪内伏，入春寒热咳嗽，身痛渐汗乃解。与温疟同法。

桂枝白虎汤。

风温如疟烦倦，乃内热水亏。

犀角地黄汤加知母、泽泻。

风温上受，气郁热生，咽痛嗽频，震动痰血。以清肃上焦，薄味调理。

桑叶　花粉　大力子　杏仁　大沙参　射干　连翘仁　象贝

风温上郁，是冷暖侵肺使然。轻剂清解，忌发散。

杏仁　黑栀皮　瓜蒌皮　象贝　桑叶　嫩苏梗　郁金汁

气逆痰升，呼吸不爽，仍宜清解。

杏仁　象贝　白沙参　滑石　桑叶　橘皮　郁金汁　紫菀

风温郁热上升，支饮亦令上泛，渴烦咳涎。下虚上实，仍宜轻剂清理。

桂枝木　茯苓　白芍　石膏　米仁　甘草

又　小青龙汤去麻、辛、半、甘，加石膏。

面赤足冷，脉沉弦细，吸短有声，昏昏欲寐，下焦淋带不断，此下虚不摄；饮浊上泛，咳无止期。从来饮家咳逆，当治其饮。仲景谓饮家短气倚息，以外饮属脾，用苓桂术甘，理脾阳以运行；内饮属肾，进肾气以收摄固纳，仿此为法

肾气丸，淡盐汤送下。

又　熟地炭　茯苓　淡苁蓉　五味子　白芍　胡桃肉

左坚数甚，舌暗不言，得饮渐呛渐呃，此温邪内伏，少阴水亏，液燥，热气上冒，乃中厥之象。老年最怕面赤神昏，为衰脱耳。

生地　知母　炒远志　梨汁　天冬　川石斛　石菖蒲　蔗汁

久虚劳损，几年不复。当春深阳气发泄，温邪乘虚入阴，寒热汗出，不纳谷食，脘中痞闷不舒，胃乏气运，侧眠咳痰。病热险笃，恐难万全。

人参　旋覆花　木瓜　茯苓　赭石　炒粳米

此因惊忧内伤肝藏，邪热乘虚内陷，直走厥阴，消渴渐呕，汗大泄，胸腹胀　次第论证端，都属在里，半月以外之病。左脉坚搏如刃，耳聋昏躁不静，岂是脉证相合？议以镇逆一法，冀其神清勿躁，不致厥脱。

生牡蛎　生白芍　桂枝木　生龙骨　乌梅肉

阳亢阴虚，烦躁妄言无寐，苟非镇静，焉得神清，议乙癸同治，熄内风、和阳扰为近理。

水制熟地　茯苓　生白芍　磁石　泽泻　山药　丹皮　辰砂

多言原从热治，诊脉小数，又当元气大泄之余，故壮水制阳，王道成法。若但说实火，纯以苦降，必致变症蜂起。试论食粥后，

原有片时安静，岂非水谷镇胃，虚阳不致扰动？焉得纯以实火治。以阴阳偏胜为理，不致败坏。

天冬　川黄连　生地　女贞　茯神　鸡子黄　阿胶　白芍

左三部动数倍右，阳扰不和恋；定是阴中之火，所以谢食镇胃稍安。且善饥欲食，即《内经》阳亢为消之验。治法总在足三阴，勿参入乱药为正。质重益阴，佐以介类潜藏立法。

熟地　龟甲　萸肉　白芍　茯神　鳖甲　女贞　炙草

鼻煤唇裂舌腐。频与芩连，热不肯已，此病轻药重，致流行之气结闭不行，郁遏不通，其热愈甚，上则不嗜饮纳食。小便虽利，便必管痛。三焦皆闭，神昏痉厥有诸矣。

竹叶　杏仁　川贝母　连翘　射干　鲜石菖蒲汁

自停服药，日有向愈之机。胃困则痞闷不欲食，今虽未加餐，已知甘美，皆醒之渐也。童真元下虚之理，溲溺欲出，尿管必痛，良由肺津胃汁，因苦辛燥烈气味劫夺枯槁，无以运行。若必以分利为治，所谓泉源既竭，当滋其化源；九窍不和，都属胃病也。

甜杏仁　蔗汁　麦冬　梨汁

初春暴冷，暖覆卧床，渐渐失音，久则咽喉皆痛，痰沫上泛。纳食照常，已非虚象，致内为热迫，外为寒郁。

越婢加半夏汤。

温邪形寒痰嗽。脉形细小，少阴本气素弱，治邪宜以轻药，勿得动下。

苏梗　桑叶　沙参　杏仁　玉竹　橘红

温邪烁阴，寒热渴饮，不汗出。

玉女煎去麦冬，加竹叶、灯心。

时疠湿温

疫邪三焦兼受，营卫失度，体虚防厥。

犀角　连翘　川贝母　元参　银花　鲜菖蒲

舌白灰刺，肢痉牵掣，神识少慧如痴，嘿嘿呓语。秽邪欲闭宣开，久延胃气已乏，辟秽须轻，辅以养胃。

人参　半夏　鲜菖蒲根汁　粳米　麦冬

口鼻吸入秽浊，着于膜府。不饥呕逆，中焦病也。宜通浊痹为正法，忌清凉发散。

杏仁　草果仁　槟榔　藿香　薏仁　制半夏　厚朴　姜汁

鼻煤舌缩，耳聋神呆，环口裂血，津液被劫，必渐昏昧。邪已入络，所谓内闭外脱。

犀角尖　元参　银花露　鲜生地　连翘　石菖蒲

又化服至宝丹

秽浊闭塞胸膈，神迷昏厥，速速开窍。

牛黄丸。

热蕴三焦，烦渴不寐，遍体赤斑，两脉搏数。

犀角尖　生地　连翘　金银花　羚羊角　元参　花粉　菖蒲根

营虚斑伏不透，咽痛呕恶，议《金匮》升麻鳖甲汤。

升麻一钱　归身二钱　川椒三分　鳖甲四钱　赤芍一钱

热久阴伤，津液不承，咳呛，舌红罩黑，不饥不食，肌肤甲错，渴饮不休，当滋胃汁以供肺，惟甘寒为宜。

麦冬　桑叶　蔗汁　花粉　梨汁

久郁内伤，着于时令之湿热。舌焦黄，头痛汗出腰痛，乃内外两因之病，最防昏厥。

羚羊角　黑栀皮　黄芩　石菖蒲　连翘仁　郁金

秽浊热气，蔽塞神昏，舌黄呃逆。势甚险笃，先用方氏清心牛黄丸一服。

时气兼劳倦悒郁，舌黄，气促身痛。当以内伤为重，禁风药。

杏仁　瓜蒌皮　黑栀　桔梗　枳实　滑石

温邪入里，昏昏似痴，并不大热渴饮。必

夹湿气，故身痛耳聋。当宜通其里，莫以发散消导，大犯湿温劫津之戒。

杏仁 栀皮 香豉 连翘 郁金 淡芩

风温湿热，状如疟症。神昏妄言烦渴，已非表病。木防己汤主之。

木防己 黑栀 土萎皮 石膏 连翘 杏仁

脉右大，舌黄不渴，呕吐粘痰，神躁，语言不清，身热不除。此劳倦内伤，更感温邪，须防变痉。

厚朴 广皮 六一散 石菖蒲根汁 白蔻仁 茯苓 淡竹叶

此湿温也，湿着关节为痛，湿阻气隧为瘕闷，湿留肠胃为下利，湿蒸则里热如火，是以畏见日光。积劳阳气大伤，肠风营阴耗泄。体虚而兼六淫之邪，颇为重症。大旨以和阳明、厥阴为主。

桔黄芩 川楝皮 制半夏 广皮白 生白芍 乌梅肉 茯苓 川黄柏

湿邪骨骱发红瘰，胸聚浊痰，消浊未已，用木防己汤。

木防己 杏仁 生米仁 生石膏 滑石 寒水石 通草五钱，煎汤代水

暑

三气交蒸，暑邪无不夹湿，湿病俱以入暑门

本系劳倦气虚之体，当此暴热，热从口鼻受，竟走中道。经云：气虚身热，得之伤暑。暑热蒸迫，津液日槁，阳升不寐，喘促舌干，齿前板燥，刻欲昏冒矣。甘寒生津益气，一定之理。

人参白虎汤加卷心竹叶、麦门冬。

烦渴耳聋，但热无寒，渐呕，胸腹痞胀。此暑热由口鼻入，三焦受浊，营卫不通，寤不成寐。日期半月，热深入阴，防其癫疯发厥。

桂枝白虎汤。

暑风头胀口渴，身热呕痰，脉弦，防痉。

香薷 花粉 贝母 杏仁 苏梗 橘红

暑风未变成痉，欲呕，脘痹气喘，乃上焦受病。正气久虚，无发散消导更通大便之理。此乃口鼻受气，与风寒停食不相侔者。

杏仁 花粉 黄芩 苏梗 白蔻 厚朴

暑邪在上，清空诸窍热疮，咳痰气促，肺热急清。

竹叶 杏仁 黄芩 连翘 川贝 郁金

潮热烦渴，欲得冷饮。暑燥津液，故发疹唇疮，不足尽其邪。理进清气热，通营卫。

桂枝白虎汤加麦冬。

热伤肺气，烦渴便秘，但暑病忌下，尚宜甘寒生津为主。

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玉竹。

气热劫津烦渴，安寐则减，此虚象也。况咳嗽百日，肺气大伤，此益气生津，谅不可少，勿以拘宿垢未下，致因循也。

人参 卷心竹叶 木瓜 麦冬 大麦仁

暑热由中而受，不可表散。

藿香梗 杏仁 黄芩 木瓜 丝瓜叶 蔻仁 橘红

暑热消烁胃汁，口渴不饥，以制木和胃。

省头草 生白芍 橘红 麦门冬 乌梅肉 半曲

脉右弦，中瘕。暑邪入里，三焦俱病。况发汗后热不解，其病不在表可知矣。进苦胜于辛方法。

杏仁 金石斛 黄芩 花粉 桔梗 陈皮白 草果

阴虚之体，遇夏气泄，元气受伤，神倦不耐烦劳。复因暑邪窃踞中宫，遂致胃不知饥，口不知味，或恶心，或嗳气，腹鸣渐痛。岂非病在中焦，久延三焦俱困。恐有疟、痢之虞，宜安闲调摄，旬日可安，进温胆法。

竹茹 金石斛 木瓜 郁金 半曲 广皮 乌梅

暑热伤气，形均日减。汗泄则烦倦，气浮越面肿。夏月正在气泄，当治后天。仿东垣清暑益气法。

人参　五味　神曲　黄柏　煨葛根　麦冬　川连　麦芽　泽泻

久虚之体，客气易于乘袭。近因湿热秽气所触，中宫不和，升降失节，宜先进六和汤。

长夏脾胃主乎气候。暑湿气自口入，由膜原以入中宫，脾胃受困，正气已馁，勉进食物，不肯转运，气机呆钝，清浊失职，郁遏于中，少火皆为壮火。欲嗳不得，心中热，思冷饮，坐起头旋欲晕，形骸疲倦无力，皆壮火食气，内风掀旋之象。药饵效与不效在医，而平居调护功夫须自琢磨，冀免小愈病加之累，屡经反复，再无复原之日。古人因病损真，生气不来，最深虑及此。

人参　醋炒半夏　生白芍　郁金汁　川连　乌梅肉　枳实汁

头胀，脘闷渐痛，渴喜饮水，下咽则呕，烦热无寐，大便渐溏不爽。此暑热气从口鼻而入，竟走三焦，清浊为阻，营卫不行，是以发散消导，膏无取效。徒令克烁胃汁，所以呕烦不已也。法宜苦降和阳方。

杏仁　黄芩　竹茹　花粉　枳实汁　橘红　薏仁　半曲　郁金

暑热多日，深入血中，所以衄血，热泄身凉。顷诊脉弦左搏。连日呕逆，胃气受戕，而发散消食，都是劫耗胃汁之物，几日伤触，焉有霍起之理？意者变疟，或旬日不晓饥饿，竟有诸矣。

杏仁　竹茹　花粉　犀角　橘红　半曲　郁金汁　丹皮

又　犀角　生芍　条芩　生地　丹参　侧柏

热深日多，至于动血。血属阴象，主乎养胎。邪热乘袭，胎元难固，因此变症有诸，况呕家最能伤胎。今脘痞潮热为病证，徒攻病，置胎气于不理，非也。

川连　条芩　知母　乌梅　生芍　枳实汁

脉左数，下重。热入血中，恐胎难保；暮夜烦躁无寐，亦是阴伤。太仆所云寒之不寒为无水，当益其阴。今日衄血又来，应减气辛耗散。仿苦寒佐以咸寒为治。

黄芩　川连　人中白　白芍　知母　元参

脉形细小搏数，舌刺肌燥，津液告涸；呕逆烦冤，食粥乃定，胃气已虚。虑有变证，清热安胎为主，更兼养胃。

川连　竹茹　知母　元参　麦冬　条芩

心中热，舌生刺。暮夜烦躁觉热，呕逆触动少腹，一团热气炽甚。阴伤，胎元未能稳保。频频叮咛主家视参如毒奈何？与王先生再议他法。

生地炭　天冬　知母　阿胶　川斛　茯神

少阴中暑，阴液已涸，舌瘪形缩，齿板燥，烦躁多日。食瓜肠滞大下，此阴不主收摄矣。证属大危，难以图治，勉拟竹叶地黄汤。

生地炭　山药　白芍　麦冬　泽泻　茯苓　丹皮　竹叶

潮热耳聋汗出，神识昏冒，脉细数下垂入尺。壮年热病，脉形如是之衰，怕其昏厥在迩，以上实下虚故也。拟复脉汤法。

复脉汤去姜、桂，加蔗浆。

体瘦阴亏，暑热更劫津液，风阳上煽为厥。清神兼顾其阳，议用景岳玉女煎。

鲜生地　知母　竹叶心　生石膏　甘草　连翘仁

渴欲凉饮，秽浊热气内蒸，不知饥，不大便，不安寐。九窍不和，都是胃病。舌白恶心，病在膈上气分，用河间苦辛寒法。

石膏　知母　黑栀　姜汁　杏仁　半夏　厚朴

暑邪数日，发热后，左颐下肿，神烦无寐。拟进辛凉渐苦法。

连翘　苦丁茶　黑山栀　马勃　鲜荷叶　飞滑石

劳倦夹暑热不解。鼻煤，舌灰白，咳逆

痰喘，潮热自汗，神识不清，语言错谬。此邪结在里，病属险途，拟万氏清心牛黄丸，以驱蕴伏之邪。冀其神气清，再商去其他病。上焦之病多属气，气窒则上下不通，而中宫遂胀。热病蒸灼，喉舌疳蚀，清气之中，必佐解毒。

连翘 金银花 马兜铃 水芦根 川贝 白金汁 川通草

连朝骤热，必有暑气内侵。头热目瞑，吸短神迷，此正虚邪留，清补两难，先与益元散三钱，用嫩竹心二钱，煎汤凉用。当服绿豆清汤代茶。

暑热吸受，先伤于上。初病咳逆，震动血络，暑热仍在，见血治血，已属不法；参入重剂，伤及无病之地，晡时头胀，潮热咳呕，邪在气分，当推上病治下之旨。

西瓜翠 白通草 六一散 白芦根 生薏仁

暑湿上入，气分先受，非风寒停滞，用发散消导者，治之不法；邪入血分矣。

犀角 竹叶 绿豆皮 连翘 花粉 益元散

暑入营络，吐痰血，以心营肺卫两清法。

竹叶 生地 麦冬 连翘 元参 川贝

舌绛口渴，夜热神烦，大便不实，胸中痞闷。乃伏暑入里，非表散可解，进开心包一法。

竹叶 犀角 细叶菖蒲 川连 元参 郁金

伏暑发热，经旬不解，暮夜神识不清，少腹胀痛，大便不通，秽浊蕴结，虑其内闭痉厥之患。

清心牛黄丸

汗出神烦，晡时潮热，胃中痛至少腹。热邪凝结血分，恐瘀滞之变，进清血中之热。

鲜生地 丹参 山栀 银花露 丹皮 元参 郁金汁 白金汁

上现衄血，心痛映及小腹，昼静夜躁，常以寒栗，宛如热入血室。前云邪在血中阴分，已属显然。滋清血药，正在以搜剔伏邪耳。

鲜生地 犀角尖 元参 丹皮 金银花 生芍

小溲茎中痛，是余热未清，从下行也。进导赤散法。

细生地 知母 黑山栀 甘草梢 丹皮 麦冬 金银花 小木通

阴虚热伏，半月不解，舌绛唇紫，呼吸不利。溺短赤，便秘涩，此皆辛散苦药劫尽津液，况兼精浊下淋，热气已入至阴之界，岂区区清解为治者。

生地 麦冬 炙草 甘蔗汁 阿胶 鸡子黄 麻仁

暑风不解，身痛热，渴而呕，水结之象。

杏仁 橘红 花粉 豆蔻 藿香 半夏 厚朴 木瓜

未病先遗，阴气走泄。医投柴、葛、荆、防，再泄其阳，大汗淋漓，寒热愈甚。长夏暑热必兼湿气，足胫常冷。邪在中上二焦，恐阴弱内陷耳。是投剂解其暑湿热邪，务在轻小为稳。

丝瓜叶 杏仁 黄芩 花粉 连翘 郁金 豆蔻 橘白

劳倦伤阳，当风沐浴，卫外气泄疏豁。药以柴、葛，再泄其阳；杂以消导，更耗其气。胃伤热迫，呕逆气冲。但夏热必兼湿邪，周身掣痛。法当酸苦安胃泄热，使厥阳稍平，即商辅正。

川黄连 枯黄芩 姜汁炒竹茹 炒乌梅 生白芍 郁金

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深受寒湿，令人喘胀噫哕；水湿结聚，溺溲涩，便难。险笃之症，仿古人暑门方大顺散主之。

杏仁 炮姜 肉桂 甘草

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既受寒湿，阳气郁遏，不主转旋，遂痞结欲呕。古人以大顺散温中下气为治。

杏仁 炙甘草 茯苓 炒干姜 肉桂心 半夏

脉形略起，按之软涩。进温中下气，似乎闪烁欲动。知阳渐气结有形，非真食滞重着之物。愚见不用寒凉犯胃，以肥人之病，虑虚其阳，刻夏月阴气在里，里之有形，便是浊阴。《内经》论诸痛为寒内客。今暑热蒸迫，理无外寒，然口食凉茶瓜果，此水寒入院。未能即化为热，素因脾胃气弱所致：津液不运，自有烦渴。再验舌色，未必定以实热。但以辛香开气之属，可以醒阳，可以宣浊，上下分布，病机自减。高明采取如何？

郁金汁　杏仁　半夏　白蔻仁　厚朴　块茯苓

又　吴茱萸　炒半夏　槐枝木　金铃子　块茯苓

病减六七，胃中清气未旋，津液未肯分布，故口渴喜饮，岂是实火。常山梅饼苏胃生津，午后进四磨汤一次。

人参　乌药　桔梗　郁金

各磨汁，开水冲服。

年高体丰，暑湿为阴邪，肥人阳气不足，忽冷忽热，烦躁舌白，饮水不多，便溏溲数。此湿邪伤太阴脾土，阳气内郁，与邪相混，渐延昏痉呃逆之变。

生白术　半夏　茵陈　厚朴　橘红　茯苓

暑必兼湿，湿郁生热，头胀目黄，舌腐不饥。暑湿热都是一般浊气，弥漫充塞三焦，状如云雾，当以芳香逐秽，其次莫如利小便。

省头草　厚朴　广皮　寒水石　茵陈　白蔻仁　杏仁　茯苓　滑石

夏季暑湿先入气分，如泄泻溲少，皆湿热郁阻气分，六和、甘露，可证可据之方也。

省头草　杏仁　米仁　大麦　白蔻仁　橘红　茯苓

时序湿热，与水谷内因之湿互异。况舌白下利，中阳已弱。脉缓，干呕而烦。夏暑最怕发痉昏厥。议通中焦之阳以驱湿。

杏仁　半夏　猪苓　茯苓　姜汁

脉短无神，并不口渴思饮，水入欲呕欲哕，下利黄水。八日来身热汗出不解，时时谵语，防其昏厥痉疯。是湿热深陷入里，议用桂苓甘露饮。

杏仁　益智仁　茯苓　猪苓　厚朴　木瓜　滑石　泽泻

脉大，舌白渴饮，胁痛欲呕，湿热阻其经隧，寒热未已，议用木防己汤。

木防己　杏仁　知母　姜汁　石膏　厚朴　半夏

舌白口腻，痰多自利。湿热未尽，中焦不运，防变胀满。

川连　人参　半夏　白芍　枳实　茯苓

热邪内结，耳聋，自利稀水，用泻心法。

淡芩　生淡干姜　枳实　半夏　川黄连　白芍

湿郁太阴，热聚阳明，舌黄口燥，不欲食。此热因湿而生，议用桂苓甘露饮。

白术　猪苓　滑石　寒水石　茯苓　泽泻　石膏　肉桂

酒客湿胜，中焦阳气素亏，易痞易溏，不饥不饱，皆清阳不肯转旋；况烦劳伤阳，亦属内症发热，非外感所致也。

杏仁　广皮白　煨姜　茯苓　厚朴　白蔻仁　半夏　泽泻

服理中后，胃痛泄泻转加，心热渴不欲饮，必有暑湿内结，暂用酸苦泄热。

川连　淡黄芩　炒广皮　乌梅　生白芍　木瓜

阳虚体丰，夏热耗气，胃弱不纳不饥，此九窍不和，都胃病矣。法当镇逆理虚，略佐苦降，以胃为阳土，气下为顺耳。

人参　淡干姜　川连　代赭石　茯苓　生白芍

脉渐阴浊上僭，与真武法，减术换参。

真武法两日，院中有知饥感，与阳渐结痞无疑。阴浊得泄，即当温养太阴，使脾阳鼓动健运，冀其纳谷安然，用治中法。

人参　益智仁　淡干姜　茯苓　广皮白　木瓜

潮热耳聋，有似阳邪。诊得脉空大，自利不渴，舌上粉苔，形枯色槁，岂是实证。议以劳倦夹湿，从脾胃病治。

人参　广皮白　茯苓　炮姜　生益智仁　泽泻

交夏形瘦食减，气怯欲寐，世俗谓之疰夏。后天脾胃不和，热伤气也。

人参　白术　炒楂　砂仁　桔梗　茯苓　广皮　神曲　川连　米仁

热痛失治，三焦皆被邪结，不甚清明；左胁瘕聚有形，食下渐胀。大便日前颇利，目今便秘，是肠胃经络之邪未清，清空之窍尚蒙。调治之法，亦宜分三焦为法，白金丸可用，午后进汤药。

热邪深入为厥，阳气上冒神昏。病魔多日，已在血分，况脐下坚满乎！仲景云：厥应下，下之不止，利者死。凡咸苦皆通阳，均谓之下，不必硝、黄也。

阴阳两为病伤，热邪深陷至阴，阴液涸尽，遂躁乱不已，已属至危。思从前诸医发散、消导、苦寒、辛燥，都令劫烁阴阳。仲景云：凡元气有伤而病不减，可与甘药。仿此。

复脉汤。

夏令热伏，入秋而发，即仲景谓阴气先伤，阳乃独发之谓。脉右搏数，胃汁受损。暂忌厚味，进甘寒养胃，内热自罢。

卷心竹叶　知母　大麦仁　麦冬　白芍　乌梅肉

夏令伏邪，至深秋而发，发汗不解，继又泄泻。此伏里之证，与暴感不同，所以表散、和解不能取效。病有四旬，脉细搏如刃，面色消夺，犹里热口渴，舌色白，病中溃泄，此久热迫蒸，阴阳失守，苦药燥损，津液日枯。因热致病，医不以河间三时法则分三焦以逐邪，昧于从事节庵陋习，宜乎淹淹不已。若不急调，久延虚怯一途，古人所谓因病致损也，慎之！

卷心竹叶　生地炭　生白芍　米炒麦冬　炒丹皮　乌梅肉

伏暑深秋乃发，是属里证，虽经遗泄，系阴虚夹邪。忌用温散，再伤阴液。今自利口渴腹满，可与四逆散方法。

黄芩　枳实　六一散　生芍　广皮白

夏季暑热内伏，秋凉伏邪内发。初起耳窍流脓，已非风寒在表。今十余日大便不解，目黄赤，舌起黄苔，耳聋昏谵，渐有内闭之状，非轻症也。

连翘　黄芩　大黄　黑栀　生甘草　枳实

急火煎四十沸，即滤清服。

湿热之邪郁于气分，身热目黄自利。夏月受之，深秋而发。

木防己　杏仁　黄芩　生石膏　枳实　白芍

脉沉目黄，气喘呛呕，腕闷肢冷潮热，汗出略缓，少顷复热。病九日不解，口干自利。此湿邪内胜为热，三焦不通，夏伏至霜降而发，其病为重。

杏仁　半夏　山茵陈　鲜石菖蒲　厚朴　草果仁　茯苓皮　川通草

久痛，用辛温两通气血不效。病已十年，不明起病之由。今便溏溺赤，水谷湿热不运，必夹湿阻气，主以分消。

薏苡仁　厚朴　猪苓　茯苓皮　蔻仁　山茵陈　泽泻

又　香砂平胃散，加茯苓、茵陈。

酒客湿热内蕴，长夏湿热外加。医不晓客邪兼有宿病，发散消导，胃汁大伤，先利粘腻，继而吐血。今两跗麻痹，膝中逆冷，阴液枯涸，脉络少气，舌绛烦渴，溺赤短涩，热未尽，本先夺，偻废之象，恐不能免。

滑石　生石膏　寒水石　白芍　川柏　麦冬　鲜生地　阿胶　炙草　麻仁

舌白心黄，湿着太阴，食不运，呕吐。

杏仁　广皮白　草果仁　藿梗　厚朴　半夏

痛胀得吐而安，随发寒热，口苦目黄，皆

湿热内扰，胃口不清。《灵枢》谓中气不足，溲便为变矣。

柴胡　花粉　谷芽　生姜　黄芩　半夏枳实　大枣

暑湿虽去，胃气未复，务宜薄味静养，勿令客邪再扰。

川石斛　广皮　半夏曲　煨益智仁　茯苓　青皮

热秽上加，头胀脘痞，宜蔬食清上。

竹叶心　桑叶　黄芩　连翘　花粉　杏仁

脉沉舌赤，邪入血分，烦躁，神气欲昏，用竹叶地黄汤。

竹叶心　浙生地　犀角尖　连翘心　元参　细叶菖蒲

初病伏暑伤于气分，潮热渴饮，邪犯肺也。失治则遂传膻中，遂舌绛缩，小便忽闭，鼻煤裂血，环口疮蚀，耳聋神呆，此气分之邪热漫延于血分矣。夫肺主卫，心主营，营卫二气，昼夜流行于经隧之中，与邪相遇，或凉或热。今则入于络，津液被劫，必渐昏昧，所谓内闭外脱。

犀角尖　元参心　金银花　鲜生地　连翘　细叶菖蒲根

心营肺卫同治。

鲜生地　蔗汁　生甘草梢　麦门冬　花粉

暑湿本阴邪，必伤于气分，久则三焦均受，自头巅胸胁，流行皆阻，便溺不爽，但湿久而生热，治湿必究其本。

桂苓甘露饮。

伏暑得新凉，身热咳嗽，治在肺。舌白不渴，囊肿，暑必兼湿，湿滞为肿。

芦根　茯苓　淡竹叶　杏仁　通草

燥　病

形脉俱虚，不饥不食。积劳虚人，得深秋凉气外侵，引动宿邪，内蒸而为烦渴，已非柴、芩、半夏之症。急救津液，以清伏邪。

竹叶　生地　梨汁　连翘　麦冬　蔗汁

不治失血，独取时令湿邪，得以病减。凡六气有胜必复，湿去致燥来。新秋暴暑烁津，且养胃阴，白露后可立调理方。

麦冬　人参　大枣　半夏　生草　粳米

脉虚数，形寒，心中烦热，五更后气升咳呛。当秋分节燥金司令，大热发泄之余，皆能化燥。肺为娇脏，最处上焦，先受其冲，宜润燥以滋其化源。

冬桑叶　南花粉　生米仁　大沙参　玉竹　蜜炙橘红

用白糯米三合，淘净，流水泡，取极清汤，代水煎服。

夜来咳嗽略稀，即得假寐目瞑。夫温邪内热，津液被劫，已属化燥。而秋令天气下降，草木改色；肺位最高，上焦先受。大凡湿由地升，燥从天降，乃定理也。今皮肤甲错，肌肉消烁，无有速于是也。兹论气分主治，以上焦主气也。议用喻氏方，减去血药，以清燥专理上焦。

经霜桑叶　玉竹　甜杏仁　枇杷叶　甜梨皮　花粉将滤入生石膏末二钱

初秋咽痛发呛，是气交中暑热燥气从呼吸而入。肺位最高，清空失司，惟轻清可解。药过于苦辛寒，胃伤食减，而上焦仍窒。古人谓金空则有声，声嘶脉数，有肺痿之虑。

甜水梨　兜铃　北沙参　川贝母　诃子皮　蔗浆　甜杏仁

熬膏。

寒　病

伤寒病发汗后表不解，干咳呕逆，夜不得卧，遵古人小青龙法。

杏仁　桂枝　干姜　白芍　米仁　石膏　五味　甘草

下焦阴阳素虚，雪地奔走，寒从口鼻而入，肺受邪则上逆而喘，阳受伤则漐漐汗出。

由中邪入，表散无益；宣其肺逆，喘缓可救。

桂枝　干姜　杏仁　白芍　五味　茯苓

烦劳遇冷，营卫交窒，虚人夹邪，只宜轻剂疏解。

桂枝　炙草　杏仁　白芍　大枣　茯苓

呕恶腹痛，舌干不喜饮，脉左弱右大。劳倦中寒，脘中格拒，皆是太阴见证。古人有生料、熟料五积散，因爱其意，候裁。

杏仁　草果仁　半夏　厚朴　广皮　煨姜

冷气吸入，即是寒中太阴。与藿乱互参，正气散、冷香引饮，辟秽苏阳即效。而脾胃阳气未为全复，议用治中汤数剂，夜分清虚为妙。

人参　生益智仁　砂仁　煨姜　广皮　茯苓皮　木瓜

暴冷从口鼻入，直犯太阴，上呕下利腹痛，为中寒阴症，脉细涩欲绝，急急温暖中下之阳。

人参　淡干姜　生芍　焦术　淡附子　茯苓

因脘中痞闷，去术之缓中，再加桂枝以理阳。

人参　桂枝　干姜　附子　茯苓　白芍

又　人参　白芍　附子　茯苓　甘草

冬　温

高年水亏，温邪深入阴分，热在里，外象反冷，热伤阴则小溲欲痛，皆冬温本病。仲景以存阴为章旨，奈何医药以桂枝、附子辛热，再劫干津液，是何意见？

生地　阿胶　炙甘草　麦冬　炒麻仁　生白芍

温邪水亏热入，脉细数，口渴舌绛，不知饥饿，皮肤干涸甲错。热劫津液，务以存阴为先，不当以苦寒反令化热。

复脉汤。

舌干不喜饮，腹鸣下利，皆阴液不肯上注，亦属枯槁之象。仲景于邪少虚多，每以复脉汤升其津液。

复脉汤去桂枝、麻仁，冲入青蔗浆一杯。

肾虚温邪内入，形神消烁，无寐废食，临晚寒热，得汗而解，议用复脉汤去姜加芍。

脉左搏右细，颧赤气喘。昨夜大便后，汗泄，竟夕不安。冬温伏热，阴衰阳胃之象，最属重症。

生地炭　炒麦冬　蔗汁　炙甘草　生白芍

肾虚温邪内入，热迫液伤，舌白，不知饥，不欲食。宗仲景邪少虚多例，以甘药用复脉法。

炙甘草　麦冬肉　桂枝　人参　大麻仁　生地

冬温水亏，上焦热炽。

生地六味汤去萸肉，加生白芍、鸡子黄、小麦。

温邪暮热，由乎阴虚阳浮。热解无汗、不欲饮水，岂是阳经为病？冬令失藏，法从肾肝论治。

阿胶　生地炭　炙黑甘草　小麦　生白芍　炒松麦冬

容色消夺，脉形渐细，不知饥，不欲纳，扪之不热，而自云热，并不渴饮，间有寒栗之状，此营卫不振，当治中焦。

人参　炮干姜　益智仁　茯苓　木瓜　生白芍

着右卧称甚气闷，阳明气未全降，宜补土降逆。

人参　白旋覆花　生白芍　茯苓　代赭石　南枣肉

脉左动是阴虚。温邪深入，但大苦直降，恐化燥劫津阴。议以甘咸寒之属。

鲜生地　竹叶心　生甘草　元参心　麦门冬

气喘痰鸣，鼻窍焦黑。温邪上受，肾真下竭，阴不接阳，神识日迷，皆是衰脱之象。据右脉散大无绪，黄昏面色戴阳，少阴虽绝，

当宗河间法，复入清上，滋其化源。

熟地炭　淡苁蓉　白茯神　牛膝炭　天门冬　石菖蒲

温邪十四日，舌绛渴饮，面带油亮，此水亏热入营分，最防昏厥。当清其血中之邪，以存阴液。

鲜生地　知母　生白芍　竹叶心　麦冬　丹皮

冬温，气热深入少阴，舌赤心黄，潮热不渴。大旨当存阴为要，勿令昏愦。

鲜生地　知母　生白芍　竹叶心　麦冬　丹皮

冬温，脉数舌赤，口渴暮甚，水亏热侵阴分。

杏仁　赤芍　花粉　黑栀　桔梗　连翘　广皮

温邪入肺，上唇高肿。初起病在气分，治以苦辛寒轻剂，不得犯中下二焦。

薄荷　连翘　杏仁　牛蒡　黑栀皮　生石膏

温邪上受，肺气脾塞，周身皮肤大痛，汗大泄，坐不得卧，渴欲饮水，干呕不已。从前温邪皆从热化，议以营卫邪郁例，用仲景越婢汤法。

杏仁　桂枝木　茯苓　炒半夏　生石膏

寸搏，咳逆，骨痛暮热。温邪入肺，营卫不和，议清气中之热，佐以通营。

桂枝白虎汤。

冬温热入，烁及筋骨，非风寒袭筋骨痛宜汗之比。生津清热，温邪自解。

桂枝木　知母　杏仁　花粉　滑石　甘草

冬温伏邪，先厥后热，热深从里而发，汗出烦躁，当救胃汁。

竹叶心　乌梅肉　川石斛　麦门冬　生甘草　生谷芽。

藏真下虚，阳挟上冒，胃少纳，不饥，齿根实肿，巅顶麻痹。素多郁遏，骤难温补，况今冬温，正少藏热易入，姑拟轻剂咸苦，软结开降。俾厥阴、阳明稍和，另商损益调理。

黄芩　川石斛　瓜蒌皮　牡蛎　木瓜　山楂

阴虚体质，复加劳力奔走，致阳气亦伤。舌边赤，中心黄，咽干腹膨。热在里，脉气结聚，胃失司降，当进解郁清燥。

杏仁　炒黄竹茹　瓜蒌仁　紫菀　金石斛　广皮白

过暖气泄，失冬藏之用。此病后烦倦，痰嗽带血，高年上实下虚，即如冬温客气。无辛散之理，甘凉润剂，与胃无损为宜。

桑叶　杏仁　黑栀　玉竹　白沙参　象贝

冬温为病，乃正气不能固藏，热气自里而发。齿板舌干唇燥，目渐红，面油亮，语言不爽，呼吸似喘。邪伏少阴，病发三焦皆受。仲景谓：发热而渴者为温病，明示后人，寒外郁则不渴，热内发斯必渴耳。治法以清热存阴，勿令邪气焚劫津液，致瘛疭痉厥、神昏谵狂诸患。故仲景复伸治疗，若非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且忌汗下、忌温针，可考。九日不解，议清膈上之热。

竹叶　杏仁　花粉　淡黄芩　连翘　橘红　滑石　郁金汁

疟　疾

脉弦口渴，少阳寒热乘胃劫津，可与小柴胡汤和正以解邪。

小柴胡去半夏，加花粉、白芍。

脉右软左弦，寒热渐早，口渴喜饮，此胃津日损，木火尚炽，生津养胃以扶正，辛酸两和木火之郁热。

柴胡　人参　麦冬　橘红　黄芩　知母　白芍　乌梅

又　生鳖甲　知母　乌梅　炒桃仁　丹皮　草果　白芍

又　人参　知母　金石斛　川连　乌梅　茯苓

不知饥饱，大便溏泄三次，寒热犯中，脾胃不和，未宜纯补，议用四兽饮意。

人参 草果仁 炙甘草 茯苓 广皮 木瓜

阴虚之体，冷热失调，为疟寒热，重伤胃津为呕吐，夏至后病暑，宜生津和阳以安胃口，勿徒消克。

嫩竹叶 金石斛 广橘红 知母 制半夏 木瓜

津伤复疟，寒热烦渴。

桂枝白虎汤，加花粉。

脉弦如刃，烦渴脘痞，呕吐，蛔虫上升，此胃气已虚，暑热复入，三焦不行，客气逆乘，况病后调理失宜，本虚标实，姑进安胃降逆，冀得呕逆缓，气道稍顺，再议。

川连 乌梅肉 枳实汁 川椒 生白芍 生姜

暑热未退，胃气已虚，蛔逆中痞，呕吐涎沫，是厥阴犯胃，胃气有欲到之象，进安胃法。

进安胃法呕逆稍缓，夜寐神识不安，辰前寒战良冷，是寒热反复，阴阳并伤，有散失之势，拟救逆法，镇摄阴阳，得安其位，然后病机可减。

龙骨 桂枝木 人参 牡蛎 生白芍 蜀漆

交寅、卯两手及臂冷，是脾胃虚阳失旋运，至午前复温，以阳旺于日中，故虽进稀粥，脘中痞闷，议进治中汤，健运中宫，使肝邪不敢戕伐中土，所谓疟痢之病，多因脾弱也。

人参 半曲 乌梅 茯苓 益智仁 广皮 木瓜 泽泻

疟后胃虚，客气易逆，吐涎沫，不知饮食，进养胃制肝法。

人参 半夏曲 桂枝木 龙骨 乌梅 陈皮白 生白芍 牡蛎

脉弦迟，形寒神倦，得之忧思惊恐，卫外阳气暴折，阴寒不正之气得以乘袭，将有疟疾，病机宜静摄护阳，庶外邪不至深入为害。

当归建中汤去姜，加牡蛎。

形色脉证俱虚，寒热结耗胃津，脘中不知饥饿，二便皆觉不爽，徒进清热，消克中宫，更是坐困，考古暑病凡旬日不解，必当酸泄矫阳，以苏胃汁，元虚之体，恐滋变病。

桂枝木 生牡蛎 炒乌梅 生白芍 炒蜀漆 大枣

又 去大枣，加龙骨。

体虚温疟，当从和止解邪，禁用柴、荆发散，及沉重伤下药。

桂枝木 黄芩 杏仁 花粉 生白芍 半夏曲 橘红 豆蔻

寒热由四末迫劫胃津，是以病余不食不饥，明明汗泄，当养胃阴生津，以俟克复。

人参 卷心竹叶 生芍 茯苓 麦门冬 麻仁

温疟阴伤，足热阳亢，病发日早。

六味去萸肉、山药，加人参、生芍、生鳖甲。

热邪入肺为温疟。

桂枝白虎汤。

但热无寒，咳嗽渐呕，周身疼楚，此为温疟，伏邪日久，发由肺经，宗仲景桂枝白虎汤，二剂当已。

桂枝白虎汤，加麦冬。

痹疟邪在肺，口渴，骨节烦疼。

桂枝白虎汤。

肺疟咳逆欲吐。

芦根汁 花粉 杏仁 半夏曲 橘红

劳怯一年，近日头胀潮热口渴，乃暑热深入为痹疟也。《金匮》云：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为病，不必发散消导，再伤正气，但以甘寒生津和阳，务使营卫和，热自熄。

北沙参 知母 生鳖甲 麦冬 乌梅 生白芍

夏暑久郁为痹疟，热胜则肺胃津伤，五心热，多咳，故薄味清养，自能向愈，甘寒

除热生津方进商。

麦冬　花粉　竹叶　沙参　甜杏仁　甘草

暑风入肺为阐疟，《金匮》谓阳气独发，嘉言云：体阴素虚，而所伏暑气，日久混入血分，阴虚阳冒，上焦清窍皆蒙，胃阳失和，不纳易痞，究竟伏邪未去，凡苦辛疏滞，都属禁例。夫上实下虚，有客邪留着，镇降决不应病，仿之才轻可去实之例，分别气血，以宣之逐之。

青大竹叶　连翘　犀角　鲜荷叶汁　元参　通草

脉数，稚年阴气先伤，阳气独发，暮夜潮热，天晓乃缓，由夏暑内伏，入秋乃发，病名瘅疟，色白肌瘦，久热延虚，不可汗下消导，再伤阴阳，舌边赤，中心苔腻，兼欲呛咳，热灼上焦，肺脏亦病，法宜育阴制阳，仍佐清暑肃上，用景岳玉女煎。

鲜生地　石膏　生甘草　麦门冬　知母　竹叶心

热势减半，脉犹劲数，夏季久伏之邪，由里而发，汗泄不能解彻，稚年阳盛阴虚，病当夜甚，从河间三焦并清法。

甘露饮。

脉数右大，渴饮神迷，闻声若在瓮中，舌边赤苔有刺，伏暑必挟湿化疟，热蒸迫从伤津，胃汁不复，脘中常闷。夫热病以存阴为先，疟已半月，须参里症，议清胃生津，若景岳玉女煎之属。

鲜生地　麦冬　竹叶　生石膏　知母　甘草

体质阴虚，暑邪深入，著热渐渴，汗泄可解，此仲景所谓阴气先伤，阳气独发，病名瘅疟。妄投苦辛消导，胃津劫损，气钝不知饥矣。

竹叶心　鲜生地　滑石　知母　牡丹皮　生草

营液劫尽，邪透膻中，遂心热惶惶，难诉苦况。丹溪谓：上升之气自肝而出。况先厥后热，亦是肝病。用紫雪芳香走窜，勿使里邪结闭耳。汤药用饮子煎法，取轻清不滞，仅解在膈上之蕴热，议用景岳玉女煎。

鲜生地　知母　竹叶　风米　麦冬　石膏　生草

脉左盛，邪留在血。寒热颇减未已，滋清里热，以俟廓清，不必过治。

鲜生地　生鳖甲　知母　天冬　丹皮　花粉

仲景云：凡元气有伤，热邪不去者，当与甘药。人之一身，不外阴阳二气而成，知阳虚用建中，阴虚用复脉，断断然也。是方全以复脉甘药护身中阴液，刘河间加入三石，名曰甘露饮子，盖滋清阴药，能救阴液，并能驱逐热邪之深伏。上焦如雾，滑石之甘淡以驱之；中焦如沤，石膏之甘辛寒以清之；下焦如渎，寒水石之甘咸寒以泄之，俾去邪不损真阴，非柴胡鳖甲之比。方名饮子，取重药以轻投，斯入阴不滞，攻邪不伐，又与汤散方法迥异耳。夏月最宜进商，奈世人忽而不究者颇多，故辨及之。

复脉汤加三石。

春季失血，是冬藏未固，阴虚本病无疑。小愈以来，夏至一阴未能来复，血症再来，原属虚病。今诊得右脉急数倍左，面油亮，汗淋涕浊，舌干白苔，烦渴欲饮，交午、未蒸蒸发热，头胀，周身掣痛，喘促嗽频，夜深热缓，始得少寐，若论虚损，不应有此见证。考《金匮》云：阴气先伤，阳气独胜，令人热胜烦冤，病名瘅疟。要知异气触自口鼻，由肺系循募原，直行中道，布于营卫，循环相遇，邪正相并，则发热矣。津液被劫，日就消烁，火热刑金，咳喘为甚，此与本病虚损划然两途。仲景定例，先理客邪新病，恐补则助邪害正耳。是以右脉之诊为凭，议当辛甘之剂，驱其暑湿之邪，必使热减，议调本病，勿得畏虚养邪贻害，至嘱。

桂枝　知母　麦冬　石膏　甘草　粳米

前法大清气分，兼通营卫，石膏佐以桂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枝，清肺为多，其余皆滋清胃热，仍有生津之意。今诊两手相等小数，交未末热势较昨似轻；右脉不甚急搏，而心热烦闷、作渴之象如昔。验舌苔干白，舌边过赤，阴虚之体，其热邪乘虚入三焦，皆有诸矣。况冬病风寒，必究六经；夏暑温热，须推三焦，河间创于宣明论中，非吾臆说也。凡热清片刻，议进甘露饮子一剂，服至五日再议。

滑石 生石膏 寒水石 桂枝 白芍 麦冬 鲜生地 阿胶 人参 炙草 火麻仁

先用清水二盏，空煎至一半，入药煎四五十沸，澄清冷服。

未病形容先瘦，既病夜热早凉。犹然行动安舒，未必真重病伤寒也。但八九日病来小愈，骤食粉团腥面，当宗食谷发热，损谷则愈，仲景先未尝立方。引腹痛洞泄，食滞阻其肠胃，火腑不司变化。究其病根，论幼科体具纯阳，瘦损于病前，亦阳亢为消烁。仲景谓：瘅疟者但热不寒。本条之阴气先伤，阳气独发，热烁烦冤，令人消烁肌肉，亦不设方，但曰以饮食消息主之。嘉言主以甘寒生津可愈，重后天胃气耳。洞泻既频，津液更伤；若寒多饵，热仍不已，暮夜昏谵，自知胸膈拒痛，腹中不和，此皆病轻药重，致伤阳土气之残愈。法当停药与谷，凉进甘酸，解其烦渴，方有斟酌。

疟来呕吐，失血成块且多，乃平素劳伤积瘀，因寒热攻动胃络，瘀浊遂泛。血后肢冷汗出，阳明虚也。但疟邪仍来，口渴胸痞。虽是热邪未尽，然苦寒枳、朴等药再伐胃气，恐非所宜。

鲜生地 生鳖甲 知母 生白芍 牡丹皮 竹叶心

疟热攻络，络血涌逆，胁痛咳嗽。液被疟伤，阳升入巅为头痛。络病在表里，攻之不肯散，议搜血分留邪伏热。

鳖甲 丹皮 知母 鲜生地 桃仁 寒水石

面赤口渴，脉大而空，劳倦夹虚，不可纯作时疟感治。

桂枝木 炙甘草 泡淡黄芩 生白芍 南枣肉 生姜

脉空搏，面赤舌白，消渴汗出，昼夜不已，两足逆冷，寒热潮迟。此积劳阳虚，外邪易陷，本虚标实，复进柴葛加消导，谓之劫津，仍宜和营主治。

归建中去糖。

又 淡黄芩 知母 花粉 乌梅 广皮白 制半夏 草果 枳实 白芍

外寒势缓，热渴势甚，此少阳木火迫劫胃汁，脘中津衰。热蒸痰饮，倘饮水过多，中焦不运，恐为水结。仿白虎之意，不泥其方，以示勿太过耳。

鲜竹叶 飞滑石 乌梅肉 麦门冬 知母 生白芍

胃为肝阳之扰，冲气如呃，热时烦躁不眠，纯属里证，法当酸苦泄热，俾阳明凝和。

知母 淡黄芩 生鳖甲 卷心竹叶 丹皮 生白芍 乌梅肉

胃虚热气上行，故觉气塞，当养胃阴生津，使阳和则邪清。积劳有年之体，甘寒为宜。

人参 竹叶 知母 粳米 麦冬 石膏 生甘草

又 鳖甲煎丸，早服七粒，午时七粒，暮时七粒，白滚汤送下。

又 生牡蛎 桂枝木 人参 花粉 生白芍 乌梅肉

间日疟 脉弦，烦渴无汗，头微痛，往来寒热欲呕，可与小柴胡汤。

柴胡 人参 生姜 黄芩 半夏

寒热虽止，心热口渴，营分余邪未解。仿景岳玉女煎意，滋清营热，此伏暑可去。

生地 知母 生甘草 生白芍 生石膏 竹叶心

口鼻吸入，上焦先受。因阴虚内热体质，咳嗽震动络中，逆致血上而胀。烦渴寒热，究是客邪，先以清暑方法。

杏仁　竹叶心　黑栀皮　连翘心　石膏　荷叶汁

阴虚者邪未尽，痱热汗解，用景岳玉女煎。

石膏　竹叶心　生地　知母　麦冬　白芍

夏季疟发，温热恒多。攻下动里，里伤邪陷，变痢大痛。利频不爽。强食脘中遂胀，湿热阻遏，气偏滞也。况久病大虚，恐有变厥之虑。

黄连　黄芩　人参　乌梅　白芍　当归。

手指尖及背部皆寒，唇舌亦皆麻木。夫背为阳脉经行之所，四肢亦属诸阳之本，况麻为气虚，凡阴伤阳无不损，当撤去苦寒，进和中制木意。

人参　炙草　炒白粳米　新会皮　木瓜　白芍　炒荷叶蒂

脉大右涩，舌白，鼻窍干黑，不饥不食。由暑湿内伏，新凉外来成疟，汗泄表解，伏气未罢，填塞胸膈，余热结于气分，思得肺化，如秋冬天降，则清肃令行。况初病身痛，亦湿热阻气之象，诸家不及道此。

瓜蒌皮　杏仁　黑栀　郁金　川贝　枇杷叶

肥人多痰多湿，暑热夏受，秋深凉来，伏热乃发。汗多不解，非关表寒；烦渴喜饮，均是里病。肺失降而胸痞闷，湿邪盛而战栗多。湿热合邪，同时气分，是太阴、阳明之疟。医不分经络混治，所以旬日之外邪未退舍也。

木防己　杏仁　炒半夏　枳实汁　生石膏　炒厚朴　生姜汁

巅胀汗多，脘痞欲呕，热多寒少。初因遗泄阴伤，伏暑内发为疟，忌用柴、葛再泄其阳。

淡黄芩　花粉　蒌皮　杏仁　醋炒半夏　豆蔻　橘红　飞滑石

寒热已止，脘痞不饥，此清阳不主运通，益气佐以芳香醒中。

人参　白蔻仁　炒白芍　陈皮　炒半夏　茯苓

舌灰白，胸痞，疟来欲呕昏厥，热时渴饮，此暑热不解，邪欲深陷，议泻心法。

黄连　黄芩　厚朴　半夏　杏仁　姜汁

脉数，舌边白。暑湿热内伏为疟，呕逆胸满，间日寒热，邪势未解，议以酸苦泄热主治。

川连　草果仁　黄芩　广皮白　乌梅　知母　半夏　生姜

脾肾阳虚，背寒吐涎。邪虽未尽，又虑正伤，扶正驱邪，以冀劫疟。

人参　草果仁　炒焦半夏　生姜　乌梅肉　新会皮

粤中阳气偏泄，途中烦劳涉虚。暑热内伏，凉风外加，疟来间日者，邪深不得与卫气阳也。但客邪六气，总化为热。吐蛔消渴哕逆，厥阴、阳明病也，里证显然，柴、葛泄表动阳，须忌。

川黄连　人参　黄芩　乌梅肉　生姜汁　枳实　半夏　生白芍

病起腹痛泄泻，继而转疟。舌腻，渴不能饮，呕逆吐痰，脘中热闷，乃暑热内伏，足太阴之阳不主旋转运通，有以霍乱而起。缘未及分经辨证，邪留不解，有内结之象。不特老人质弱，如今霜降土旺，天令欲收，邪势未衰，未为稳妥，议用泻心汤法。

淡黄芩　川连　杏仁　炒半夏　厚朴　姜汁

头痛恶心呕涎，冷自四肢起，舌白渴饮，胸痞闷，眼白带黄，汗多，乃太阴湿疟也。夏秋伏邪而发，并非暴受风寒，不可发散。

杏仁　枳壳　广皮白　半夏　藿梗　蔻仁　厚朴　姜汁

疟发于秋，名曰伏气。两旬不解，消滞清火而不见效。寒少热多，口渴喜暖，心中懊侬，不能自主。是无形气结，蒌、连、枳、半，只治有形有滞，寒热未能开提，懊侬气结，况无汗为烦，表里气机不行，显然窒闭，

宗仲景栀豉汤，一升一降，以开其结。

栀子　香豉各三钱

浴后寒热，卫阳损也，用建中汤。

人参　归身　桂枝木　蜜姜　黄芪　炙草　白芍　大枣

阳气发泄，寒热脉大。

蜀漆　龙骨　人参　桂木　牡蛎　生芍　左数甚。

人参　五味　山药　熟地　芡实　茯神　左数寒热。

人参　桂枝木　南枣　炙草　煅牡蛎

又　人参　生白芍　生牡蛎　乌梅肉　炙甘草　小麦

又　何人饮。

又　鳖甲煎丸。

从来通则不痛，通者非流气下夺之谓，作通阴阳训则可。阅《内经》论痛，都因寒客。今脉左搏而大，气坠便不爽，宛是阴液少，气失疏泄。议用辛酸甘缓，而和体用。

小茴香炒当归　生白芍

另参汤远药进。

又　熟地　炙草　山药　秋石丸　五味　白芍　茯神

脉左细右空。小产亡血未复，风邪外袭营卫孔隙，寒热汗出。视目紫晦，面色枯瘁，其真气衰夺，最虑痉厥之变。此辛甘缓和补法，以护正托邪。

人参　白术　干姜　桂枝　炙草

脉虚数，舌白。身痛脘痞，有痰，寒热日迟。此阴阳两损，时令湿邪外薄，内应太阴，谓之虚邪，宜从中治。

人参　半夏　知母　生姜　茅术　陈皮　草果仁　乌梅肉

夜来忽然昏晕，目无光，筋骨痛。营液暗损，任、督皆惫之象。

人参　炙甘草　鹿茸　当归　酒炒白芍　鹿角霜

自昏厥以来，耳聋舌白，呕逆涎沫，大便不通，必有暑邪吸入胃脘。此肝气升举，诸阳皆冒，腑气窒塞，恐内闭昏脱，最为可虑。体虚夹邪，先清邪以安胃，议以酸苦泄热驱暑。暑汗无止涩之例，总以勿进表散，乃里症治法也。

川连　黄芩　广皮白　乌梅肉　生姜汁炒半夏　枳实

两脉皆起，神气亦苏，但大便未通，中虚舌白，理难攻下。况肝虚易惊，又属疟伤致厥，仲景虽有厥应下之文，验诸色脉，不可徒执书文以致误。

人参　半夏　生白芍　川连　枳实　乌梅肉

前此未尽疟邪仍至，兼之恼怒，肝气结聚中焦，补虚之中必佐散邪开结。

人参　生牡蛎　白芍　橘红　炙鳖甲　丹皮

产后下虚，利后为疟，是营卫交损，况色脉并非外邪，补剂频进不应，由治错乱。经云：阳维为痛苦寒热。

人参　桂枝木　炒当归　鹿角霜　炙甘草　炮黑姜

积劳伤阳，哀戚动藏，重重内损，其夏秋伏邪，已深在重围。此从阴经而来，朱汉老非治时邪，病人服药而安，温药助阳也。考三阴而投温补扶正，正谓托邪。知母人咽即呃，阳明之阳几渐，不饥不食不寐，阳不流行，三焦困，脾胃惫矣。肛坠属阴伤气陷，难任纯刚之剂。

人参　当归米炒　厚朴　麋角酒浸烘　炮姜　草果

阴疟足太阴经，先进柴胡姜桂汤。

柴胡　黄芩　栝蒌根　甘草　桂枝　干姜　生牡蛎

疟两旬不解，寒多热少，是为牝疟，进牡蛎散。

牡蛎　龙骨　肉桂　白芍　云母　蜀漆　炙草　大枣

牝疟寒多、内热心悸。

阳旦汤，加生牡蛎、花粉。

劳疟不止，肢肿寒多。

阳旦汤，加牡蛎、云母石。

阴疟四月，汗泄，下肢肿。

早服八味丸。

淡附子　细辛　生白术　泽泻

厥阴阴疟不止，能食。

熟地炭　淡苁蓉　牡蛎　五味子　鹿角霜　龙骨

阴疟三年不愈，下虚遗泄。

蜀漆　牡蛎　炙黄芪　桂枝　龙骨　炙甘草

阴疟久虚。

益气汤加附子。

阴疟脉沉，渐背寒肢冷，脘中食入痞满。此属阳气伤极，春深木旺，恐变浮肿胀病，宜理中兼理下焦，勿得驱邪治疟。

附子桂枝人参汤，加块茯苓、生姜、大枣。

冬月伏邪，至春发为温疟，汗出不解，非因新感可知。脉虚，先有遗症，忌进耗散真气，和正解邪为稳。

桂枝　草果　杏仁　白芍　枯芩　桔梗

疟由四末，必犯中焦，胃独受其侮克，故烦渴脘痞不饥。今日舌绛便溏，阴气先伤，阳邪未尽，宜芩、芍和里，益以泻木邪，救胃阴。

黄芩　丹皮　白薏仁　白芍　青蒿　乌梅肉

经月疟后，易生嗔怒。春令内应肝胆，其用太过，其体尤虚，所以自觉馁怯。考仲景，一月疟来痊期，血气凝结胁中，必有瘕聚，名曰疟母。母者，疟邪病根也，鳖甲煎丸主之，使气血通行，留邪无可容矣。

服露姜饮颇逸，第寒热仍来，知邪伏于阴，不得透解；大便不通，又经旬日，议从厥阴搜逐，使肝遂疏泄，可望疟止。每天明、午刻、交子，各用鳖甲煎丸七粒，连进六日，斯三阴三阳皆通，邪无容足之地矣。

疟久邪入络，络主血，邪结血分，则为疟母。仲景鳖甲煎丸专以升降宣瘀治肝，谓寒热不离少阳，久必入肝，肝主血，左胁为肝膜俞也，攻病固当如是。但欠有遗精，食少不化，诸恙病非一端，此攻邪温补，未能动病，莫若养正，气旺邪自除，古有诸矣。

午服妙香散，晚服阿魏丸。

久疟针挑，汗出乃止，经脉邪去，络脉留邪，胁下遂结疟母，按之坚，形高突。四年带病，仍然能食便通，其结聚不在肠胃，药下咽入胃入肠不效，盖络脉附于脏腑之外廓耳。

生鳖甲青色刮去衣，四两　穿山甲炙，二两　五灵脂烧至烟尽为度，二两　麝香忌火，另研，五钱　辰砂忌火，另研水飞，五钱

上药各研，净末分两加入阿魏一钱，同捣丸，饥时服二钱。

三疟已久，自述烦劳必心胸痞胀。凡劳则伤阳，议温养营分托邪一法。

人参　桂枝　炙甘草　南枣　茯苓　蜀漆　当归身　生姜

疟三日乃发，是邪伏在阴，经年虽止，正伤难复。卫阳外泄，汗出神疲，宜甘温益气之属。五旬向衰，必节劳保养，不徒恃药。

养营法，用煨姜三两、南枣四两，煮汁泛丸。

三日疟是邪伏阴分而发，非和解可效。久发不止，补剂必以升阳，引伏邪至阳分乃愈，守补药则非。

鹿茸　人参　熟附子　炒黑杞子　鹿角霜　当归　茯苓　炒沙苑

稚年三日疟，太阴脾伤为多，饮食忌用腥膻，劫邪继以升阳。

常山　白术　厚朴　草果　陈皮　姜汁

诊左现小数，右缓濡弱。食已烦倦，是脾阳渐衰，古人谓疟、痢都因脾弱也。况便溏足冷，色夺形瘦，若不急补后天，以崇母气，区区疲药，元气消惫矣。用《局方》加味四兽饮。

人参　熟术　草果仁　广皮　茯苓　炙

草　乌梅肉

此劳伤阳气之疟，循环不已，脉络久空，当升补阳气。

生芪　炙草　生姜　鹿角　当归　南枣

露姜饮止疟，是益中气以驱邪，虚人治法皆然。脾胃未醒，忌进腥浊。

人参　炙草　半夏　益智仁　橘红　姜汁

阴泄阳胃频遗，骭衄寒热消渴，气上撞心，欲寐惊惕，饮多呕逆，两足如坠，茎中凝窒。《金匮》谓阴气先伤，阳乃独发。见疟厥阴经疟，与上焦治异。

鲜生地　知母　生甘草梢　元参　川斛　竹叶

热病时疟，不分清理在气在血，以发散消导，劫伤胃汁，遂不饥不食。突遭惊骇，肝阳暴越，夏令倏热倏凉，两足皆冷，腹胀不和。胁中有形触痛，由久病入络。阴阳不通，二便窒闭，先与更衣丸二钱，俟半日后，大便得通。次日用药，当以两和厥阴、阳明方法。

生牡蛎　柏子仁　生白芍　川楝肉　小黑豆皮　细根生地

疟热伤阴，阴液不得上承，舌心扪之如板。目瞑面肿，惊惕，肝阳化风内震；胃气愈逆，脘痞，欲人抚摩。热气聚膈，蒸迫膻中，必至神昏闭塞，老年凶危俄顷，然非形质之结滞寒攻汤可效，况已泻利在前，邪陷阴伤显然。夫阴伤属下，热聚居上，救阴之剂未遑透膈以滋下。芩、连、凉膈，苦辛燥气再伤阴，究非至当。展转筹划，法宜分理，议于今晚先进清心牛黄丸一服，匀三次温开水与服，取其芳香清燥以开其结。明日再诊议方。

冒暑远行，热气由口鼻入，犯上犯中，分布营卫，故为寒热疟疾。当淡薄食物，清肃胃气；投药以凉解芳香，或甘寒生津，皆可疗此。奈何发散以去寒，不知口鼻受热，与皮肤受寒迥别，治之不效，肆行滋补，参、术、芪、地，粘腻中宫，肺气壅闭，胃中滞凝，肿胀每上至下，一身气机不通，张戴人所谓邪得补而势盛，如养寇殃良之比。但病久形消，矫其非而再为攻逐，又虑正气之垂寂，故改汤为丸。丸者缓也，使中焦得疏，渐渐转运，升降得宜，六腑有再通之理，腑通，经脉之气无有不通者矣。每日进丹溪保和丸。

左胁下宿积有形，今疟疟反复，左胁又结疟母，胸脘痞闷，大便艰难，乃疟症余邪与气血胶结，六腑亦因之不宣，宜攻以通其瘀滞，先进鳖甲煎丸三钱。早上、午时、暮时各用七粒，开水送下。

疟邪未尽，堵截气窒，致腹满足肿，气逆欲喘。水湿内蕴，治当分利。

杏仁　牡蛎　猪苓　厚朴　泽泻　茯苓

疟止太早，邪热未尽，脘痞不饥，口渴自利，防有滞下。

川连　黄芩　半夏　枳实　白芍　橘白

同议上下合邪，泄厥阴以安阳明，仍佐肃清暑湿方法。

桂枝木　川连　人参　生牡蛎　乌梅　白芍

痰哮由外邪而发，坐不得卧，肾病为多。以风寒必客太阳，体弱内侵少阴耳。若夫暑湿热气，触自口鼻，背部疡疖，乃鼻窍应肺，是手经受邪，辛凉轻之剂可解，以肺欲受辛，其象上悬，气味沉重，药力下走而肺邪不解。然夏病入冬，气候迭更，热邪久而深入，气血日被损伤，滋清如胶、地，搜逐如鳖甲煎丸，无如不独阴亏，八脉气衰，如寒为热，病形渐延损怯，喉痛，火升上热，缓必下热，此刚药难投，柔温之养，佐通奇脉定议。

生鹿角霜三钱　炒黑枸杞钱半　茯苓钱半　沙黑归身钱半　熟地炭三钱　生沙苑一钱

瘕泄下冷热升，议通摄任、督之散越。

鹿角霜三钱　熟地炭五钱　补骨脂盐水先煎百沸，八分　败龟板刮光炙脱研，三钱　云茯苓钱半　石壳建莲连壳勿研，十粒

经先期三日，热多寒少，脉左弦大。血分偏热，治厥阴疟邪窒在血。

生鳖甲　冬桑叶　青蒿梗　炒桃仁　炒丹皮　川贝母

疟乃暑湿客邪，血证逢时便从。已是阴亏体质，治邪须顾本元，议与竹叶地黄汤。

竹叶　知母　川贝母　鲜生地　薄荷

寒热后，诊脉小弱，舌白，渴不欲饮，痰多气闷。疟未尽而正已虚，不可过攻，防其衰脱。

生术　半夏　草果仁　广皮　茯苓　厚朴

疮家湿疟，忌用表散。

苍术白虎加草果仁。

伏邪成疟，寒热间日作，汗多欲呕，中脘痞闷不饥，进泻心汤法。

川连　黄芩　杏仁　枳实　姜汁　半夏　厚朴　草果

脉无力，寒热夜作，烦渴恶心，舌黄中痞。虽是伏暑为疟，然平素烦劳，即属内伤，未可泥于发散消食，先进泻心汤以泄壅热。

川连　淡黄芩　花粉　枳实　姜汁　炒半夏　豆蔻　橘红

寒热后津伤，舌上黑胎，口干不知味，食不易饥，大便不爽，宜进滋养阴液法。

麦冬　知母　橘红　人参　川石斛　乌梅肉

产后未满百日，下焦精血未旺，遂患三疟，缘真气内怯，邪不肯外出。医药清散攻下，仅治三阴之疟，遂致魄汗淋漓，乃阳气脱散败坏之象矣。

人参　补骨脂　炒黑茴香　茯苓　归身

湿盛寒战，不解成疟。湿主关节为痛，邪在里为烦，总以湿热里疟，治宜用苦辛。

川连　黄芩　杏仁　姜汁　半夏　厚朴

脉大，寒热渴饮，舌渐黄。气分热胜，血弱已久，恐邪漫劫津，清气热即以和阳，议用张氏玉女煎。

石膏　竹叶心　鲜生地　知母　生甘草　生白芍

伏邪留于少阴、厥阴之间，为三日疟。百日不愈，邪伤真阴，梦遗盗汗。津液日枯，肠燥便难。养阴药虽为有益，但深沉疟邪，何以得追拔扫除？议以仲景鳖甲丸三十粒，早上开水送下，午后进养阴通阳药。

复脉汤，去人参、生姜，加牡蛎、鹿角霜。

邪与气血胶凝则为疟。女病在络。自左胁渐归于中焦，木乘土位。东垣谓疟久必伤脾胃。既成形象，宜通恶守，佐芳香乃能入络。凡食物肥腻呆滞，尤在禁例。所虑延及中满。

人参　草果　陈皮　木香　茯苓　厚朴　青皮　郁金汁。

深秋曾诊，拟议此病为暑湿食瓜，辛甘寒分利，奈何脾阳又受辛寒之累，致浊阴聚形，频遭食复，阳属受戕。凡身中脾阳宜动，动则运；肾阳宜藏，藏则固，斯为命根。《局方》大建脾丸、仲淳资生丸，多以补虚通滞，芳香合用，取其气通浊泄，人参辅正之力得矣。

人参　陈皮　厚朴　益智仁　茯苓　木香

间日寒战，发热渴饮，此为疟。饮水结聚，而心中痛胀，乃病上加病。不敢用涌吐之药，暂与开肺气壅遏一方。

生石膏　大杏仁　生甘草　蜜水炒麻黄

脉如平人，但热不寒，烦渴，身疼时呕，此温疟也。仲景有桂枝白虎汤一法，一剂知，二剂已也。

桂枝白虎汤。

眉寿堂方案选存　卷下

清　吴县　叶　桂天士著
清　吴县　郭维濬闻升纂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女　科

女科首重调经，只因见嗽见热，但以肺药清凉，希冀嗽缓，无如胃口反伤，腹痛便溏，恶食呕逆。此寒热乃营卫欹斜明矣。病系忧郁成劳，情志内伤，故药不奏功，议戊己汤。

人参　炒白芍　鲜芡实　茯苓　炙甘草　炒扁豆去皮

向来经水调和，自上年冬季，每月经转两次，天柱脊椎即酸垂，心中嘈杂忽痛，头面烘热，脊背指足常冷，经期落后四五十日。此属八脉不和，皆肝肾脂液暗伤，养液熄风，冀其奇充经调。

清阿胶　鹿角胶　枸杞子　当归身　生地黄　元武胶　桂圆肉　白芍药　天门冬　白茯苓

乌骨雄鸡去毛骨头足肠杂，青蒿汁、酒、醋加水，煮汁收胶。以胶为丸，淡盐汤送下，每日四钱。

经阻三月，咳嗽失血，交夜蒸蒸发热，脉来左搏而促。是阳气烦蒸，攻逆诸络，血液不得汇集冲脉。深秋经水不来，必加寒热瘦削，成干血痨矣。

鳖甲　全归　丹皮　山楂　生地　白芍　芜蔚　麦冬

久病形神日消，脉象坚大，是谓脉无胃气矣。曾于上年夏季便泻腹痛食减，舒肝健脾疏补，春进安胃丸，此生气不至。当女子天癸将通之岁，经脉气机怫逆，久郁热蒸，渐为枯涸之象，最足虑也。议用汪石山郁劳治法。

川芎　白芍　湖莲肉　青蒿　当归　熟地　南楂肉　香附

病起左肢痛痿，即《灵枢》云意伤忧愁则肢废也。盖肝脏多气多血，气胜则热，血不营养经脉，阳明日空，血海无贮，经事遂闭。内风挟阳，上升眩晕，咳出痰沫。冬令天地闭藏，病不致凶；万花畅茂，有增剧之虑。议镇肝安胃法，用麦甘大枣汤，麦以镇逆，枣、甘益虚，遵《内经》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也。

甘麦大枣汤。

气郁滞则血不行，当理血中之气。

四物汤加香附、楂炭、益母草。

脉滞经涩，食人脘痞，都因情怀失和，肝脾郁结使然。

香附　广皮　蔻仁　丹皮　楂炭　茯苓　神曲　钩藤

停经已九月，少腹重坠而痛，及诊少阴脉涩小，并非妊象。冲任虚馁，怕其暴崩。

八珍汤，加砂仁。

昼夜腹痛，泄气则缓；夜卧扪之，常高突有形横处其间，为肝郁不舒，致冲、任二脉乏气流行。经期不来，营卫阻闭，为寒热互作。

因泄泻已久，风木久乘中土，峻攻非宜。

川楝子　当归身　青木香　山楂　龙胆草　小茴香　炒橘核　青葱

泄泻食减，经水不来，而寒热咳嗽，日无间断。据说嗔怒病来，其象已是劳怯。郁劳经闭，最为难治之症。

人参　蒸冬术　炙草　茯苓　广皮　白芍

郁损经停，膜胀难便。

归身　川楝子　茺蔚子　小茴　生白芍　泽兰

经水不来，是络脉无血。古云气旺血自生，大忌通瘀。

人参　当归　鹿角胶　茯苓　桂心　羊肉胶

天癸从未至，肉瘦色痒，咳呛着枕更甚，暮夜内外皆热，天明汗出热减，痰出或稠或稀，咽中总不爽利。此先天最薄，真阴不旺，勿攻针常，务安闲怡悦；俾经来可以热除，不然，世称干血劳矣。复脉汤，去麻仁。

两三月经水不来，少腹痛胀下坠。寒疝属虚，可与当归生姜羊肉汤。

经闭淋沥。初

柏仁　肉苁蓉　女贞子　郁李仁　当归　川石斛

肝风逆，经闭淋沥，便艰。复

柏子仁　当归身　川石斛　女贞子　郁李仁　黑穞豆　淡苁蓉

肝痹胀至心下，腹大经闭，二便涩少。初

橘叶　青皮　银柴胡　茯苓皮　青葱　楂肉　五灵脂　大腹皮

血结为瘕，腹胀大如缶，进疏肝通瘀稍安，续进针砂丸以缓攻之。

此劳怯是悒郁内损，阳土为阴木乘侮，冲脉乏血，经闭肉瘦气胀，减食便溏，五液日枯，阴不上承，喉舌干涸。仍不嗜汤饮。《内经》谓二阳之病发心脾，风消息贲，皆是久损传变见萌。

人参　乌梅肉　南楂肉　茯苓　白芍　老苏梗

阴痛脉迟，经水二月一至。

六味加阿胶、白芍。

经来潮潮涩少，汤饮入脘嗳吐。平昔善吐涎沫，心摇震惕。厥阴、阳明皆逆，龙荟丸主之。

龙荟丸，每服二钱。

经来涩少，便泻汗出。因惊恐致病，由肝传脾，用戊己汤。

风动液亏，腹痛肠红，经闭，暮热惊恐，治在肾肝。

熟地炭　萸肉炭　炙草　五味子　白茯神　白芍

自八月中经止，即食入呕吐，医认怀娠恶阻治；延至小寒节，头巅痛，心中热，吐清涎浊沫。水药仍受，粒米食物下咽即吐，欲寐洒然惊惕，肌表及足寒，晡刻头面热，腹胀，心腹皆痛。初病嗔怒而来，确是肝木犯胃，最怕暴厥急至。

金铃子　黑山栀　炒半夏　生姜汁　延胡索　炒香豉　茯苓

经水两月不来，腹形胀大，有形攻触；目瞑将寐，先欲厥冷，后渐热多汗。此皆郁损成蛊之象。

当归须　茺蔚子　五灵脂　小茴香　小香附　炒楂肉

嗽急心腹坚胀，入夜气冲，欲坐下部已冷；久有瘕聚，问月事不来三年。此浊气饮壅塞，以致血脉不通，为络脉之胀。

桂枝　淡姜　五味子　茯苓　白术　北细辛

暴崩，癖聚腹胀，经水不来五月，络虚所致。

葱白丸。

红枣、蕲艾煎汤送下。

动怒血吐成升，月余再吐。自述少腹常痛，夜必身热汗出。必经水得通，可免干血劳怯。

醋炙鳖甲　胡黄连　炒焦延胡　炒桃仁　茺蔚子　炒楂肉

脉数经迟，面起痱疹；肝阳内风，冲逆上升，胃减少食。

清阿胶　炙甘草　柏子仁　小生地　白茯神　火麻仁

左肢麻木，经迟宿痼，中年从未生育。脉数，怒则腹胀。和肝胃之阳，即调经要领。

生地　当归　砂仁盐水炒　炒楂仁　稽豆皮　香附　知母

胃痛四年，因郁怒而起。经落不调，瘕聚腹胀，欲呕便泻。久病入络，兼理血分。

金铃子肉　桃仁　五灵脂　炒延胡索　生蒲黄　生香附

质偏于热，阴液易亏。女人肝为先天，月事虽准而少，里乏储蓄，无以交会冲脉，此从不孕育之由也。凡生气及阴血，皆根于阳，阳浮为热，阴弱不主恋阳，脊背常痛，当从督、任脉治。

元武版　桑螵蛸　当归身　细子芩　鹿胎　枸杞子　桂圆肉

经来绵绵不止，恐延淋带，此后遇里急，为阴弱不内守治。

熟地炭　芡实　艾炭　茯神　湖莲　炒归身

脉数，下焦冷，经淋不止，少腹腰臂痛，火升面热。

枸杞子　生杜仲　生地　炒蒺藜　川石斛　女贞

脏属阴，阴亏内热自起，阳搏动则经多如崩，带下绵绵。治宜坚固其阴。

熟地　牡蛎　秦皮　樗皮　艾　阿胶　黄柏　白芍　茯苓　羊肉胶丸

五十岁天癸当绝，而反多于昔，冲、任之脉不固，已属下焦主病。脉不束骨，痛无定所，与三气客痹迥异。群药未尝及下，胃伤肝乘呕吐。问病人口味苦，气塞必哕，必如悬旌，当以胃虚客气攻逆，议用旋覆代赭汤。

入参　炒黑川椒　乌梅肉　茯苓　钉头代赭　生白芍

冬温失藏，肝木反泄，阳明脉虚，血海不按期而经下，乃体不足、用太过之象。法当辛酸甘缓，两和肝之阴阳，而苦降走泄，不但妨胃，且助劫耗。

炙甘草　枸杞子　柏子仁　生白芍　桂圆肉　茯苓

暴崩去血过多，络中空虚，浮阳夹内风以动，心悸，筋脉痿软。奇经已乏，每经来必病，最难调治。

炒熟地　阿胶　女贞子　湖莲肉　白芍　旱莲草

郁悸阳升，八脉不和，下少固摄，有暴崩之累。

枸杞　鹿角霜　小茴　醋艾　茯苓　沙苑　淡苁蓉　当归　香附　益母草丸

久漏成崩，上有疡疟，用药极难，仿《内经》七方之一，固下漏少佐清上。

醋炙鳖甲　茜草

煎好滤清，加黄芩、阿胶，煎数十沸，取清服。

经漏已三年，淋漓带下黄白。视色脉不受温暖，固下汤散力量难以直达冲、任。古《局方》中有震灵丹，每早服六十粒，是固奇脉药；欲求全愈，非大剂人参不可。

室女经初至，必然畏热，因热求凉，致伤冲、任，经漏不已，血色渐紫，腹中痛，得按略缓，是从前经至失调之故。和血脉之中，必佐通阴中之阳。

杞子　沙苑　鹿角霜　人参　当归　小茴　紫石英　桂心

十四岁室女，无温补热药之例。视色夺脉弱，下焦未寒先冷，经事淋漓，是冲任二气不交。冬宜藏阳，用温补升阳。

鹿角霜　杞子　当归　人参　蛇床子　鳖茸　沙苑　小茴　紫石英

血瘀自下为顺，但形神顿减，明是积劳已伤。血脱必益气，否则有复瘀之虑。

补中益气汤。

经漏四十余日，色黯瘀腐成块。病中动怒，遂胸膈胀闷且痛，瘀下稍宽，医治漏血，投地、芩、归、胶，下焦先未得其益，上焦

先受其滞。宗经义先理其上。

老苏梗　南山楂　桃仁　香附汁　麦芽　延胡

久崩淋带，少腹结癥，液涸气坠，二便皆阻。辛甘补方，冀得宣通，勿谓崩症徒以涩药。

柏子霜　淡苁蓉　郁李仁　当归身　枸杞子　葵子

经漏腹胀，脏阴为病，浊攻脾胃为呕逆。

人参　淡附子　茯苓　蒸术　淡干姜

长斋有年，脾胃久虚。疟由四末，必犯中焦；血海隶乎阳明，苦味辛散，皆伤胃系。虽天癸久绝，病邪、药味扰动血络，是为暴崩欲脱。阅医童便、阿胶，味咸滑润，大便溏泻，岂宜润下？即熟地、五味，补敛阴液，咽汤停脘，顷欲吐尽。滋腻酸浊之物，下焦未得其益，脘中先以受其戕。议以仲景理中汤，血脱有益气之治。坤土阳和旋转，希图中流砥柱，倘得知味纳谷，是为转机。重证之尤，勿得忽视！

人参　炒焦于术　炮姜炭　茯苓　炙黑甘草

十年不孕，奇脉大伤，经来如崩，周身筋掣，自脑后痛连腰膂，食少腹胀，干呕气冲，小溲如淋窒痛。盖奇经诸脉，隶于肝肾恒多，肾失纳，肝失藏，脉络气血消乏，何以束骨充形，此病之最延绵难却也。阅古人法中，藏真宜固，脉络宜通，非偏寒偏热之治。

鹿角霜　当归身　柏子仁　川桂枝　小茴香　真茯神

交节令血下成块，腰痛溺淋，乃下元虚，八脉无气，最多反复，议升阳固脉法。

人参　鹿茸　补骨脂　当归　鹿角霜　茯苓

入土旺用事，食减恶心，淋带反多。老年阳气渐泄下坠，议东垣升阳法。

人参　熟术　炙草　当归　羌活　防风　独活　广皮

经阻两月，脉象虚数，呕吐清水，仍以恶阻调治。

竹茹　半夏　广皮　生姜　茯苓　厚朴

凡交三月胎殒，是肝阴内怯，任脉不司担任。今见症脊椎尻垂，腰酸痿弱，肝肾奇经虚不固摄，议用孙真人法。

阿胶　当归　生地　寄生　艾炭　白芍　子芩　砂仁

女科胎前以立基为要。恶阻呕吐味酸，是热化，宜安胃调气。

人参　半夏　竹茹　茯苓　生姜

培土安胎。

人参　焦术　建莲　茯苓　广皮　砂仁

气塞干哕，不欲进谷。怀妊四月，腹大如足月，足跗浮肿，得血下洞泄而来。询知两月前已不纳，立秋交节，血乃暴下，为阳明胃虚，滞气逆攻。血海隶乎阳明，致有淋漓之状。法当清热安中，以暴胀常多热证耳。

生白芍　乌梅肉　苏梗　参汤另进　子黄芩　知母　川连

脉左右弦，身麻肢冷，脘中胀闷，不饥吞酸，由中虚肝气内动之故。五六月当脾胃司胎，又体质不受苦寒，非清火破泄气分之治所宜。

人参　枳壳　生姜汁　半夏　桔梗

厥阴之阳上冲，呕逆腹痛，防胎上攻，以苦寒清泄法。

川连　黄芩　川楝肉　青皮　白芍　郁金

胎气日长，诸经气机不行，略进水谷之物，变化水湿，不肯从膀胱而下，横溃肌肤为肿，逆奔射肺，咳嗽气冲，夜不得卧；阴阳不分，二便不爽。延绵经月，药难治效，当刺太阳穴，使其气通，坐其安产。

桂枝　五味　牡蛎　杏仁　茯苓　淡姜　泽泻

临月，用清热理气。

苏梗　苓皮　知母　白芍　砂仁　腹皮　黄芩

怀妊若患时症，古人主在保胎。今喜暖恶寒，升则厥，痛坠欲便，腰腹绕痛，大虑胎坠。辛香温柔之品，冀其止厥。

鹿角霜　沙苑　枸杞　小茴　淡苁蓉　茯苓　柏仁　当归

暑湿阻气，胎热由下而升，两热相搏，咽喉欲痹，寒战，周身诸脉震动，防胎下坠，治宜清上。

竹叶　枇杷叶　知母　连翘　郁金　川贝

胎孕而患时疟，古人先保产，佐以治病。兹诊唇燥舌白，呕闷自利，乃夏令伏邪至秋深而发，非柴胡、枳实之属可止。呕吐黑水腹痛，胎气不动，邪热深陷入里，蒸迫脏腑，是凶危之象。

黄芩　黄柏　川贝　黄连　秦皮

寒少热多，即先厥后热之谓。热甚胎攻冲心而痛，盖胎在冲脉，疟邪由四末渐归胃系，冲脉属阳明胃脉管辖，上呕青黑涎沫，胎受邪迫，上冲攻心，总是热邪无由而发泄，内陷不已，势必堕胎，且协热自利，外邪从里而出，有不死不休之戒。方书保胎必固阴益气，今热炽壅塞，参、胶、归、地，反为热邪树帜矣。前以绝苦无寒，取其急过上焦，阳明胃与厥阴两治；今用酸苦泄两经之邪热，外以井泥护胎。

川连　乌梅肉　黄芩　草决明　川椒　石莲肉　白芍

苦辛酸，清泄阳明、厥阴邪热，兼外护胎法，病势减十之二三。视舌黑芒刺，舌心干板，而心中痛不已，此皆热邪内迫，阳精阴液告涸。两日前虑其陷伏闭塞，今又怕液涸昏痉，最难调治。夫护胎存阴，清热去邪，两不可少。

川连　鲜生地　知母　阿胶　鸡子黄

始于嗔怒动肝，冬季温暖少藏，肝气多升，肺气不降，遂令咳逆喘促，热郁入里，耳聋自利。延绵经月，真损必然殒胎，非轻小之恙。

黄芩　蒌皮　杏仁　白芍　橘皮　乌梅

午后诊脉，问及踢伤胎漏，用两补气血安胎。

人参　炒当归　炙草　炒砂仁末　茯苓　炒白芍　广皮

痛由背绕肋，胀至胃脘，停住不移。妊交六月，阳明司胎。阳升气阻于络，斯为痛胀宿恙，当春半而发，脉弦搏鼓指。胃为阳腑，和阳以苦味之流行，仍佐宣利气分郁遏为治。

金石斛　鲜竹茹　黑山栀　老苏梗　化州橘红　香附汁

小产后劳动嗔怒，陡然血崩，乃身中阳动，阴弱失守之证。用药气味，最忌辛温走泄，无有不向安者。缘辛香温热，胃中不安，致呕逆频频，神复欲愦，皆血下而阴亏为病，呕多则阳气再伤耳。古人上下变病当治其中，此安胃第一要旨。以胃为脏腑之大源，能纳谷，斯后天生气再振，何容缕缕经营乎！

人参　小麦　茯神　乌梅　木瓜　白芍

镇补肝胃，既得进谷。阅来教仍是阴弱阳浮，姑拟补摄足三阴脏，必得小效。

人参　炙黑甘草　山药　芡实　熟地炭　茯神

起病由于小产后，是冲任脉虚所致，温养摄纳，最为近理。病根在下致胀，乃芪、术、升、柴守而兼升，浊僭上行；炒焦肾气丸可以常进，但不能入奇脉耳，更议法以辅其不及可也。

鹿茸　补骨脂　人参　大茴香　鹿角霜　归身　苁蓉

蕲艾煎汤代水。

小产后，血下暴崩，汗淋昏冒，寐则梦与人争斗，此脏血大走，肝魂易越，补方必兼敛摄。血崩久淋带，致冲、任脉络不固，不但不得孕育，更延痛疾耳。

人参　龙齿　炒归身　炒枸杞　炙草　茯神　炒枣仁　五味子

小产后经年淋漓，旬日带下，绵绵不断，

骨节痿软。经恼筋脉牵掣，骨热如蒸，皆冲、任受伤，久而不复，五液皆枯，日就损怯一途。所幸胃气尚存，按候调摄经年，冀可血气充复。

四物汤，加胡黄连、炒黄柏。

惊恐起病，由怒而发，是为肝厥。阳气暴升，痰随气上，神识乃迷。近加小产后，必须养肝阴，佐入凉肝。

生地　柏仁　丹参　天冬　阿胶　茯神　白芍　人中白

小产后，汗多寒热。

龙骨　白芍　南枣　牡蛎　炙草

小产后经月，泄泻腹痛，下血不止，干咳呃逆。乃气血两虚，当以建中法。

归芪建中，去姜。

半产后，冲、任虚，瘕聚，少腹痛，胃痛形寒身疼。

桂枝加桂、当归、茯苓，去姜。

半产后，失血咳逆不得卧。

小青龙法。

半产后，咳逆不得卧，腹膨。

肾气丸一两。

用沙囊悬起煎汤，早上服。

蓐劳下损，咳逆不得卧。

乌骨鸡丸。

遇劳气泄胎坠，胎去下焦先空，足冷腰脊皆病。阴阳两损，但以温养之补，怀孕即止。

人参　沙苑　归身　肉桂　雄羊肉肾　茯神　麋茸　白芍酒炒　枸杞

共为丸。

产后骤脱，参附急救，是脱阳固气方法，但损在阴分，其头痛汗出烦渴，乃阳气上冒。凡开泄则伤阳，辛热则伤阴，皆非新产郁冒之治。

细生地　黑楂肉　牡蛎　真阿胶　茺蔚子

恶露冲心，防其昏厥。

泽兰　楂炭　香附　川贝　童便　茺蔚　延胡　广皮　通草

新产阴气下泄，阳气上冒。日晡至戌、亥，阳明胃衰，厥阴肝横，肝血无藏，气冲扰膈，致心下格拒，气干膻中，神识昏谵。若恶露冲心则死，焉有天明再醒之理。回生丹酸苦直达下焦血分，用之不应，谅非瘀痹，想初由汗淋发热。凡外感风寒，理从外解；此热炽神乱，即仲景之新产郁冒也。倘失治必四肢牵掣，如惊如风痫，立危殆。议从亡阳汗出谵语例，用救逆法。

龙骨　桂枝　南枣　牡蛎　炙草　小麦

浊气上逆，恶心不食，冷汗烦躁，最防暴脱。不可但执恶露滞满，而专泄气攻血。

人参　干姜　泽兰　附子　童便

产后血去阴伤，肝肾先亏，致奇经诸络不至内固，阴既不守，阳泄为汗，多惊多恐，神气欲撤。此摄阴固液，而有形岂易速旺？古人必曰封固、曰镇纳，皆为此而设。

人参　桂枝　龙骨　炙草　附子　煨姜　牡蛎　蜀漆

产后阴损下虚，孤阳泄越，汗出惊悸，百脉少气，肢体痿废，易饥消谷。阳常动烁，阴不内守，五液日枯，喉舌干涸。理进血肉有情，交阴阳，和气血，乃损症至治。

羊肉　五味　紫衣胡桃　当归　牡蛎

产后汗大出，目瞑神昏，此为郁冒欲脱，大危之象。勉拟镇固补虚一法。

生龙骨　桂枝　人参　生杜蛎　炙草　归身

生羊肉煎汤。

产后蓐劳，厥阳逆行，头痛昏晕身热。

生龙骨　生白芍　炙甘草　当归　生牡蛎　桂枝木　大枣肉　羊肉

产后将半月，头汗耳聋，便泻不食。阴分大虚，阳气上冒，防其痉厥，不可忽视。

熟地炭　炒当归　炮姜　茯神　炒白芍　炙草

产后十七朝，因恼怒阳升为郁冒，寒热如疟，经半月不止，乃阴伤于下，阳潜于上，

肝胆之邪肆行无制，故乍寒乍热，不得息也。拟进甘缓法，使阴气稍复，寒热可缓。

复脉汤去姜，加甘蔗汁。

郁冒汗出，血下液亏。

人参　龙骨　枣仁　熟地　五味　茯神

产后真阴下虚，真炁不上收纳，咳逆汗泄，肉腠刺痛。未至半月，恶露已尽，大便不实，断非清润治嗽可疗。此摄固敛液，一定治法。

熟地　山药　枸杞　五味　建莲　芡实

产后下虚，腹中刺痛。虽因恶露未尽而起，然病经五十日，未可专以逐瘀为主。

当归生姜羊肉汤。

频产脉络已空，胎前已见带下，痛甚不随利减，奇经气撤不摄。仲景建中之议，取意在脾营，为上中法，而药力原不及下焦也。肾气汤乃收摄阴中之阳，产后营虚，不耐桂、附之猛烈。当年先哲，每炒炭煎服，亦如刘河间浊药轻投，盖汤、散、饮子，不同法程耳。

熟地四钱　山药二钱　丹皮钱半　附子一钱　车前一钱　萸肉二钱　茯苓三钱　泽泻钱半　肉桂一钱　牛膝一钱

各炒炭，急火煎服。

产后几五十日，下利滑腻，痞闷呕逆。此阳结于上，阴撤于下，仿仲景独治阳明法。

人参　赤石脂　五味子　茯神　炮姜炭　炒黄米

产后去血过多，阴伤阳损，致畏冷倏热，急宜温养营气，勿杂治也。

人参　归身　桂心　桂圆　茯神　炒芍　炙草　枸杞

产后五十日，暮热汗出，身动气喘，带下绵绵不断，腰脊酸软牵痛，此肝肾液亏，冲、任空乏，法当通补下焦，久延恐成蓐劳。

淡苁蓉　炒杞子　当归身　紫石英　白茯苓　生牡仲　炒白芍　五味子

阴虚潮热，在产后肝肾本虚。始误于逐瘀泄气，镇补稍安；再误延胡、枳实攻逐，腹中刺痛，营伤何疑？

人参秋石拌烘　生地　炙草　茯神　阿胶　白芍

产后下损，治嗽肺药是上焦药，药不对症，先伤脾胃，此食减腹膨附肿所由来也。

人参　沙苑　杜仲　茯神　螵蛸　枸杞

产后去血，阴伤骨热。大凡实火可用清凉，虚热宜用温补，药取味甘气温，温养气血，令其复元。况产伤之损蓐劳，病根全在肝肾，延及奇经，岂泛然杂治所宜。

人参　杞子　苁蓉　紫石英　河车　当归　胡桃　茯神

产后形肉日瘦，经水逾期，此属内损。问经来无痛，与方书气滞经迟迥异，养肝、冲、任可矣。

当归　生地　柏子仁　丹参　白芍　杞子　茯神　桂枝

乌骨鸡丸。

蓐劳自春入秋，肌肉消，色痿黄，外象渐寒，心腹最热。脏阴损不肯复，形空气聚，非有物积滞也。

人参　生菟丝子　炒当归　茯苓　煨木香　小茴香

眉心痛，心中热，腰脊酸痛，五心皆热。自产后半载，肉消减食，乃下焦阴液大耗，而肝风挟阳震动矣。病自内损，服药无益，阅医虽曰养阴，半投芎、柴，不知何意？

生地　炙草　阿胶　羚羊角汁　麦冬　白芍　麻仁

产后发热后，阴虚为多，阴不内守，阳外泄为汗出　自秋徂冬，形肉消烁。

人参　炙草　炒芍　五味　炮姜　茯神

甘温佐以酸收，阴阳有渐交之机，热缓加谷，可谓明验。然产后损伤，古人远刚取柔，使有情生气日泰，理体可以却病。

人参　熟地　河车胶　归身　五味子

产后内虚，复感冬温，遂寒战后汗出，乃厥阴如疟，非轻症也。

炒生地　炙甘草　阿胶　炒麦冬　炒白

芍　麻仁

蓐损当夏发泄，恶风畏冷，便溏汗出，法宜养营。

人参　冬术　桂心　五味子　炒白芍　茯神　广皮　炙草　全当归

蓐劳下损，损及八脉，医投清内热滋阴，致胃伤食减寒热，下元冲气，上逆咳呕；而咳嗽药治肺，与内虚下损益无干涉。带淋骨热，髓竭液枯，蓐损较平常损怯更难。寒暑更迁不复，草木焉能奏功？免与血肉有情，望其加谷，可得悠久。

紫河车洗洁，一具　人乳八两　生紫石英一斤，捶碎　血余炭二两　秋石一两

同煎，河水熬膏。人参汤服二钱。

产后自乳阴伤，即是亡血虚象。陡然惊恐，内动肝肾，脊椎尾闾骨凸，肌瘪，自脏阴损及奇脉矣。先冷后热，厥冷见症，良由骨枯髓竭，草根树皮，何能济事？

常用人乳热饮，日二三次。

产后失调，蓐劳下损，必映奇经。心腹痛寒热，脊酸腰痿，形肌消烁殆尽。若缕缕而治，即是夯极。凡病宜通，补而能通，能入奇经。

人参　炒黑枸杞　炒黑小茴　鹿茸　炒萸藜　当归身

蓐劳下损，久则延及三焦，不独八脉。晨泻呕食，心热下冷，吸短胀痛，焉有寒凉止嗽清热之理。扶得胃口安谷，月事仍来，方得回春。

异功散，加南枣。

脉数左甚，冲气上咳吐血，嘈杂如抓，常有眩晕喘促。此产后失调，肾肝内损，若不断乳静养，春未夏初，必致受累。

熟地炭　炒山药　炒枸杞　五味子　建莲肉　白茯神

形冷惊怕，旬日经淋漏注，心怔悸如悬旌，自七八年产后致病。夫肝主惊，肾主恐；产后先虚在下，奇脉不为固束，急急温补固摄，仍佐通药，其力可到八脉。

紫石英　炒枸杞　人参　鹿茸　乌鲗骨　沙苑　茯苓

冲任内损，经淡日迟，形神渐渐瘦瘘，犹是产后不复，先议温通八脉一法。

当归身　鹿角霜　紫石英　小茴香　淡苁蓉　茯苓

产后下虚，血病为多。今脘中痞胀，减食不运，全是气分之病，但调气宽中，勿动下焦为稳。

生香附　桔梗　神曲　苏梗　薏仁　茯苓

产后病起下焦为多。今右偏头痛，得暖为甚，纳食则脘腹加痛，必泻则已。夫痛随利减，已显湿郁气阻，热自湿升，恒有是证。从脾胃门调治。

生于术　紫厚朴　煨木香　嫩香梗　茯苓皮　小茴陈　新会皮　香附汁

产后腹痛脉数，足不能伸，瘀留入络，结为小腹痈矣。

失笑散，加桃仁、归尾、醋炒蓬术。

死胎至旬日乃下，必有尸浊秽气，留着冲、任脉中。至今黄、白带淋，自腰以下冷，大便久溏。产后刚剂难进，议用朱南阳方法。

鼠粪汤。

女科肝病为多。产后必病及八脉，即如少腹聚瘕，瘕气攻心下必呕吐，上泛则咽喉闭塞；经水半年不来，越日必有寒热。凡下焦多属血病，瘕属气聚，癥为血病，病在冲脉、阴维、阳维混混医药，乌得入于奇脉乎？

地鳖虫　川楝肉　鳖甲　桃仁　麝香　延胡索　楂肉　蓬术

卒然心痛寒热，恰在产后，即《内经》所谓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维主一身之纲维，其阳行卫，其阴行营，二脉致偏，不饥少纳，腹胀瘕聚泄泻，夏月经必先期，秋冬下焦常冷。

鹿角霜　当归　生杜仲　芡实　白茯苓　沙苑　小茴　淡苁蓉　湖莲　炒黑艾　紫石英醋炒

红枣肉为丸。

又　去艾，加河车胶。

脘痛映脊，甚则四肢逆冷。问当年产后瘕泄，今带淋经漏，脊椎酸垂。《内经》云：阴维为病苦心痛。维脉阴伤异治，非破气降气能疗。

鹿茸　枸杞子　当归　沙苑　鹿角霜　肉苁蓉　小茴　茯苓

产后癥瘕。

葱白丸，每服二钱，艾枣汤送下。

产后坚痛，少腹癥。

桂心　当归　白芍　茯苓　紫石英　小茴　香附

羊肉胶丸。

背痛彻心，带证多下，兼有气逆冲心，周身寒栗，乃冲任脉虚损，病从产后来。

归身　炙草　桂心　白芍　杞子　茯苓

肝脾不和，少腹胀，足浮肿，带下因于产后未复。

大腹皮　当归身　莞蔚子　柏子仁　茯苓皮　小茴香　小香附

胎前水溢浮肿，喘满不得卧，开太阳获效，即产浮肿自然渐退。女科不明产后下虚，多以破气宽胀，百日来腹大且满，按之则痛，此皆气散弥漫，为难治之症。议用炒枯肾气丸，兼调琥珀末以调其血。

冬至一阳初复，骤有肢麻火升，其失藏已属下虚。月余，值黄昏，气塞心痛喘逆。戌、亥阴时，冲逆下起，肝脏厥逆，直将犯上，至于坐不得卧。直至产后，下虚更极，水谷温气未能循腑分流，旁溃渗入经脉，从前厥逆肝气、肝风。由然沸腾搏激，似湍水东西，可使过颡之喻。究竟病根全在平昔抑郁，《内经》惊恐明指肝肾，今既失司，腑气不主宣化，至阴之脏调之非易，议以专走足太阳表中之里，冀阴阳渐分，经旨谓太阳司开立法。

薏苡仁　淡干姜　茯苓块　大杏仁　五味子　生白芍

此水气结聚，壅遏经隧，致呼吸有阻为噫气，而其声在咽疸。况任脉行乎身前，母子经行，必关冲、任。今气痹水蓄，血亦化水为肿胀，胸高腹大，水性就下，搏激可使过颡；下窍久闭，状如瓮。曷不效禹治水之功？徒执寒热补泻为法，宜乎久药无功也。

十枣丸。

经水不来，先天素弱。因多郁嗔怒，肝木疏泄，水饮旁溃而肿胀，最为难治。

米仁　牡蛎　防己　茯苓　泽泻　革薢

多产五液走泄殆尽。年已六旬，反患淋漓带下，大便日见枯涩，少腹形膨胪胀。血液既去，气散不收，行气破气，是速其凶矣。

炒焦肾气汤。

腰痛如束，腹膨欲胀，八脉为病。

鹿角　小茴　茯苓　杜仲　当归

本质最虚，多忧积郁。春深入夏，阳气发泄，脾弱失运，纳谷渐减，土中阳渐，湿生气钝，肝木来克，肿胀日著。血败化水凝结，小便日加短涩；湿坠注肠，大便鹜溏。阳气不交于下，膝下寒冷不温。脉涩经闭，显然血蛊。浊气上干，必有喘急，夜坐不卧，见症险笃已极，勿得小视。以通阳腑理虚，冀阴浊不致闭锢。

人参　淡干姜　茯苓　淡附子　猪胆汁　泽泻

动怒忽心腹痛有形，此气聚成瘕。乃肝虚气逆，用辛补体用方。

人参　炙草　当归　川楝子皮　茯神　白芍　桃仁

肝失疏泄，二便不利。少腹素有瘕症，气逆为厥，治以辛润。

当归　葱管　柏子仁　小茴　桃仁　茯苓

冬季腹大，大便不实，以通阳泄浊，初用相投，久则不应。久寡独阴无阳，郁虑，至少腹结癥，其病在肝。五旬外正气日衰，邪不可峻攻矣。

六味加小茴香、川楝子，水泛为丸。

冲、任脉虚带下，少腹瘕聚，肢麻。

归身　桑叶　牡蛎　茺蔚子　茯神　建莲

少腹瘕聚攻痛，淋涩不止。

葱白丸，艾、枣汤送下。

肝阳上升，阴失内守，心痛火升，带下。

生地炭　天冬　杜仲　归身　女贞子　茯神　川斛　柏仁

八脉空虚，冲阳上逆，上热下冷，肉胭筋惕，带下变色，晨必瘕泄，非滋清阴润所宜。

桑螵蛸　生杜仲　湖莲　菟丝子　沙蒺藜　茯苓

食少便溏带下。

人参　生术　小茴　鹿角霜　杜仲　茯苓　炮姜　炒当归　桑螵蛸　艾炭

红枣肉为丸。

脘中气通，带下赤白，此平素血虚，近日时气复伤其阳，六脉无力，下滑不禁。为病卧久，非堵塞可愈，仿东垣固真寄升降方法。

人参　生干姜　柴胡　郁李仁　广皮　炙甘草　黄芩　白葵子

脉数盗汗，心嘈咳嗽，腹痛便溏，形体日瘦，小溲淋痛。此肝肾真阴大虚，欲为劳怯，不可轻视。

熟地　芡实　炙草　女贞子　五味　山药　茯神

阴虚淋闭未减，近日腹痛吐泻，喜得冷饮。必有暑湿内着太阴脾脏，与本病两途，先宜分消调中，俟痛泻平再议。

黄芩　益智仁　黑山楂　白芍　陈皮白木瓜

下焦热甚，阴阳气泄，腹痛未止，与和中坚阴法。

熟地　炒归身　黄柏　炒楂　炒白芍　萆薢

惊忧恼怒，肝失其用，遂成淋闭。

当归身　柏仁　车前　郁李仁　牛膝　黄柏

寡居少欢悦之念，肝胆中郁悖气火，直上直下，莫能制伏。失其疏泄之用，小溲成淋，以厥阴肝脉环绕阴器。议进龙胆泻肝汤。

鬼神亡灵，皆属阴魅，寡后独阴无阳。病起惊恐，必肾肝致脏损所致。经水仍至。以宁摄神魂，定议韩祗和法。

当归身　羊肉　龙骨　肉桂心　生姜　牡蛎

任督失司，脂液暗消，八味丸可以常服，再议固奇脉方法以佐之。

人参　菟丝子　覆盆　鹿茸　锁阳　骨脂

产后厥证，下虚为多。怕风寒，面肿，肌肉如虫行，腹泻肢纵，此方虚风议和八脉。

枸杞　小茴　鹿角霜　菟丝子　杜仲　当归　沙苑　茯苓

姜、枣汤泛丸。

脉沉，怀妊八月，久咳皆冷，冲逆不得卧。此因抑郁，阳失转旋，浊凝饮结，当治饮不治咳。

桂枝　淡姜　白芍　茯苓　五味

色脉无神，虚烦久咳，寒热不止。因悲哀惊恐，病势反加，胃气渐减，大便不实，月事过期不至，恐有下损及中之虑，拟建中法。

人参　白芍　桂枝　茯神　黄芪　炙草　牡蛎　南枣

脉细弱，形寒久嗽，寒热频来，易于惊恐，经来色淡且少，不耐烦劳。此阴阳内损，营卫造偏。仲景凡元气有伤，当与甘药。知清凉治嗽等法，非醇正之道。

黄芪建中汤去姜。

虚损久嗽失血，昼寒暮热，经闭食减，大便不实。当交春病增，少阳生气不至，春半后肝木大旺，其能久乎！

炒生地　阿胶　炙甘草　莲肉　炒麦冬　茯神　生白芍

又　人参　芡实　生地炭　茯神　莲肉　川石斛

悒郁内损经阻，筋骨皆痛，损伤不复，即

是劳怯。温养流通，望其郁痹气血融和。但以清热见血理嗽治，百无一活。

当归　生鹿角　桑寄生　枸杞　生杜仲

寡居菀劳，系乎情志损伤，草木难以奏功。因近日火升下寒，暂进加味贞元饮，制龙相之陡起。

熟地　白芍　青铅　牛膝炭　茯苓

虚体惊恐，遂成痫厥，议镇肝熄风、养阴平阳法。

生龙骨　生地　生白芍　生牡蛎　阿胶　乌梅肉

血液已空，肝风翻越，产后大虚之体，厥逆昏冒，皆是肝阴欲绝，阳气夹内风上蒙清窍。昨议镇肝熄风，旦日颇安，暮夜再厥，阴气枯槁已露，最难调摄何疑？

制首乌　天冬　生地　黑稽豆皮　茯苓　川斛

肝风阳气升于清空，咽喉阻痹，心似悬旌。缘春半地气上加，产后下虚，藏纳未固，随时令而越。议用镇阳守阴方。

龙骨　阿胶　生白芍　牡蛎　鸡子黄　米醋

又　人参　小麦　生白芍　阿胶　茯神　川楝肉

又　淡天冬　陈阿胶　制首乌　茯神　黑豆皮　生白芍

脉涩数，上盛下垂，肝肾真阴下亏，阳气内风上泛，舌龈欲腐，跗肿。进肾气丸三日，即见肠红，暮夜热蒸，晨朝汗泄，大便常有溏泄淋漓诸恙。当理足三阴之法，仍佐固真摄下主之。

水制熟地　女贞子　茯神　白芍　五味子　禹余粮　芡实　秋石

糯稻根须、山药粉丸。

脉沉右弦，月经渐少而闭，肿由下而上，此血化为水，气壅经脉；大便久泻，小便不利，六腑不通，从太阳开导，以泄其水。

五苓散，加厚朴，调入琥珀末。

胃脘痛起，必经漏带淋，呕吐不纳食。医者多以开泄理肝，及参、连、姜、桂，治三月，病几危殆。六月念四诊，议宗《内经》阴维脉病获效。秋燥冬温气加，因咳嗽而吐血。思络空气乘，非偏寒偏热可治。女人肝为先天，首重调经，恪守此议为正。

乌骨鸡胶　生地　女贞　建莲　桂圆膏　白归身　阿胶　柏仁　茯神

胶、膏为丸。

烦劳继以悲哀，经阻三月，是二阳之病发心脾。

当归　川芎　泽泻　白芍　香附　楂肉

接服柏子仁丸。

娠八九月，胎吸母液，阳扰烦蒸，心痛引入少腹，谓之子悬。失治有三冲、三激之累。

生地　天冬　柏仁　阿胶　女贞　茯神　初产

益母草　炒楂肉　延胡索　泽泻　炒麦冬　黑豆皮

安胎

桑寄生　人参　石壳建莲　川断　砂仁　台州青产

产后，宗王损庵劫胃水法，用理中汤。

人参　焦术　炒姜　炙草

劫胃水已应，议升阴中之阳，互入摄固。

人参　炒当归　五味子　茯神　麋茸

蓐劳久损不复，舌络牙关牵掣。阴乏上承，浮阳内风上炽，当与静药养阴和阳。

生地　天冬　当归身　桂圆膏　阿胶　麦冬　女贞子　乌鸡胶

丸方。

脉数左弦右涩。产后经年，右肢痛楚，不能步趋。虽曰劳怒伤肝，营阴暗亏，不能涵养筋骨所致，然久久阳明之脉交伤，焉能束骨利机关之用？肌肉渐瘦，寒热不止，是足三阴交虚成损，上及胃腑之象。议药当主通补，但病久延，根蒂已亏，恐淹缠不已，病日加增，未敢轻谈易易也。

羚羊角　制首乌　女贞子　生杜仲　白

蒺藜　大胡麻　金石斛　黄芪

脉左弦右数。五年前经漏癥瘕，又复生产，继之带下绵绵。年来色夺气短，食减，外寒内热，脊骨腰髀酸楚若坠，时欲拊扪少安。仲景谓产损诸病，多从下焦肝肾起见。脏阴亏损，渐干阳分，而冲、任、督、带诸奇脉受伤，有形精血难以速成，下焦空乏，隧道迂远，虽补剂频施，不能沾及，故未易取效也。若暴崩暴漏，温经固涩可投，今屡年带淋，脂液暗耗，阴分大伤，岂可温热刚暴，再劫其阴？宜从阳引阴，扶之培之可耳。见病治病，有何益欤？日久髓枯，将有损不得复而成劳怯者。

鹿角霜　苁蓉　当归　熟地　沙苑　杜仲　小茴香　茯苓

症是损怯经闭，诊左脉濡小。前用温通汤药，心下稍舒；继用膏子柔腻，便溏，少腹坚硬，小溲不利。凡胀属气滞，质虚断不可强执通经，议早服五苓散，暮服禹余粮丸，壮水脏以分利小便，是气郁胀闭治法。

白术　猪苓　桂心　茯苓　泽泻

幼　科

形瘦，胁中有形，五心烦热盗汗，虽是童真，久延疳劳。

使君子　广皮　胡莲　楂肉　砂仁　白术　茯苓　白芍　厚朴　鸡肫皮

久病腹膨，目眶下紫，是脾虚夹积，即疳热之症。

干蟾丸。

利后阴伤，五心烦热。稚年恐致疳病，最宜薄味调养，夏、冬可与清热肥儿丸之属。

白芍　胡黄连　南桥山楂　干荷叶　茯苓　牡丹皮　炒泽泻

汗后泄泻不解，非因表里客邪。初起呕吐而泻，今噫气尚然秽浊，知平素过爱杂食。屡伤脾胃，两旬不愈，为幼科疳蚀瘦蒸之症。乳汁甘美，虑热化痰，再吐便有惊厥矣。

胡黄连　枳实　猪苓　广皮白　楂肉　泽泻　犀角尖　白金汁　鲜石菖蒲　连翘心　鲜生地　金银花

温邪入肺，肺移热于大肠为泻，泻白散清其受病之源颇是，但上焦气壅热聚，气逆则咳喘呕吐。幼年最怕有痉厥，进辛寒解邪，竖抱令卧，勿使肺叶张举，易得安痊，乃百试百中捷径。

杏仁　米仁　荷叶梗　连翘　橘红蜜炙

稚年食物不节，胃土受伤，热蒸于里，肝胆木火化风，遂成痫厥。口㖞肢牵，皆风火燥及络脉，若仍乱食，厥逆不止，有五痫不治沉疴。

川连　胆星　远志　枳实　黑栀　橘红　桔梗　莱菔子

稚年形消脉小，食物日少，晡热早凉，汗出，损劳难治。幼科门内损，必皮毛血肉之伤起因，议调营卫。

黄芪　归身　米糖　南枣

幼年，冬月短气烦闷，寐中筋惕肉瞤，乃因未充长，阳浮则动，当用六味丸加麦冬、五味。

稚年脾胃气弱，夏秋疟痢，宜顾恋中土，医不明此理，惟发散消导，致元气衰惫，肝风内鼓，爰成慢脾惊搐，遂令无药可挽。勉议一方。

犀角尖　白金汁　鲜石菖蒲　连翘心　鲜生地　金银花

痘　科

诊后夜来大便三次，午后看视，堆沙甚薄，额准诸痘，枯瘪少浆，可见元气日虚，里毒无以领载而出。今日理进攻托，迟则恐其干涸塌陷。

黄芪　当归　僵蚕　桑虫浆　防风　炙草　山甲　木香汁

次日　浆有五分，不肯肥饱充顶。昨停凉药，寝食大物颇宜。顷灯燃看视，自云畏

寒。经云：形寒饮冷为肺损，盖见肺主一身气化，气虚性薄，皮腠不营，法当参、芪益气，气充浆成矣，近日幼科以毒为疑虑，吾谓气壮毒化，邪与正不并立也。

归身　人参　川芎　炙草　黄芪　官桂　广皮　木香

次用钱氏异功散加木香。

次用四浆散。

又　首乌　茯苓　百合　炒芍　米仁　沙参

四朝半　汗出卫疏，肌肉柔嫩，气虚证也。今日犹在六日前，宜和血脉升顶，少候形充，即商内托。至于保护脾胃，犹不可缺。

川芎　僵蚕　紫矿　广皮　当归　炙草　丹皮　鸡顶血

五朝　赖有形红润色泽，得以运行浆汁；而呕恶泄泻，脾胃气弱，已见一斑。五行火能生土，况肺金温暖，气化流行，如阳春布德同旨。

人参　炙草　厚朴　官桂　丁香　木香　腹皮　当归

六朝　清浆已有六七，色颇鲜明，气血有生长之机。助元正所以化毒，兼理脾胃。

保元汤，加川芎、木香、肉果、黄米。

七朝　浆已八分，其色淡白。要知气血不足，到此便顾脾胃，色渐苍黄，即可回痂，以杜气弱难收之弊窦。议钱氏异功意。

人参　白术　广皮　茯苓　炙草　米仁

八朝　痘至回痂，皮毛内应乎肺，此音低咳嗽，有自来矣。古人进清凉以助结痂，譬之秋令收藏，万物乃登。小便频长，膀无留毒壅滞，非徒为虚而呆补为也。

米仁　苦皮百合　甘草梢　茯苓　地骨皮　淡竹叶

九朝　回痂嗽呛音低，痘气由里传及肺部，气之所至，即为热气熏灼，只因脾气未实，沉寒亦犯禁忌，故小便欲长，验肺气降也。轻清凉解，毋伤中也。古人云：疹前痘后，最宜详慎。

淡黄芩　绿豆皮　米仁　甘草梢　地骨皮　金银花　连翘　茯苓

五朝　痘已大发，面部细粒繁冗，界地不清，抑且神躁不安，身软痿顿，毒火时疠并重布，此血热大险之痘。今日痘热虽透，所谓痘虽出，毒犹在里，大剂寒凉，疏利气血，使时火去，神识清，颧颊诸痘绽立，分清界地，乃是好处。

犀角　猪肉　川连　连翘　元参　青皮　羚羊　丹皮　紫矿　大力　赤芍　木通

四朝　议用清火解毒、活血疏滞。痘繁干燥，乃不得起胀之象，险重。

犀角　猪肉　生地　连翘　元参　羚羊　丹皮　金汁　土贝　紫草　黄连膏　猪尾血膏。

银花汤煎。

五朝　两日来大剂清解，痘粒仍属干萎，可见火毒蒙蔽气血，邪胜正怯何疑？毒不外透，徒在里蒸，搏痰侵咽，呛逆来矣。总频与清凉，痘之润泽、非成浆形色，至险至险！议以牛黄、珍珠护心包以利毒痰，汤药方法，不越寒凉范围矣。

川黄连　犀角汁　土贝　丹皮　金汁　生地　地龙汁　羚羊汁　连翘　桔梗　元参

六朝　三次大便，竟是药汁，乃胃中谷气已少，苦寒直从下走。究竟痘形干燥，肢泡累然，并无毒肯解化之兆也，已经洞泄，其滑润又当酌进，必得胃苏纳谷，希冀堆沙发臭。

黄连　土贝　羚羊角　丹皮　黄芩　桔梗　连翘　紫草

七朝　虽是清浆，颜色呆钝，仍是郁毒，尚多气血不足宣布之象。况肢腿发泡，瘙痒损泄，皆伏危机。今日清解滋血，佐以攻托，务使胃苏进谷，稳过十二朝，方有好意。

黄连　生地　银花　僵蚕　桑虫汁　黄芩　丹皮　连翘　紫草

银花、地丁汤煎。

九朝　神衰困倦，夜来缠舌咬牙，烦不

肯痒，况进粥食甚，是勉强，犹非全好光景，古云：重恙必进寝食。今阳火与痘毒尚亢，而阴血、津液暗烁，清凉多进，热不尽解；攻蒸两投，毒未熔化，摩挨多日，究无实济，因思《内经》云：寒之不寒为无水，当养其阴。拟此连进三天，扶过十二朝再议。

炒熟地　茯神　麦冬　天门冬　川斛　米仁

头面有收敛之象，虽曰回痂，而食物不加，便溲未调，究竟毒未尽化，正气先怯，危机仍若。连进苦寒攻毒以来，胃气受药，亦致废食。凡欲自思进之物，皆能醒豁脾胃之性，停药以和胃，越二日再议。

三朝　时疠毒火兼盛，表里不清，烦躁神昏，布痘不爽，痘属险笃。幸赖年已十三，能耐摧拔，庶可幸成。

石膏　大黄　青皮　连翘　红花　方诸水　黄芩　桃仁泥　楂肉　牛蒡　滑石

四朝　时疠毒火，当蔽心包络，所以昏愦谵妄。况痘子界地隐隐夹疹，血热烦蒸已极。不独治痘，先须清神为要，议三黄解毒汤。

淡芩　黄柏　石膏　黄连　滑石　黑栀

五朝　神识颇清，全赖苦降之力。论年长出痘，人事已晓，肝中相火，肾脏龙火，皆得煽腾升发。少阴脉循咽挟舌，厥阴脉贯膈绕咽，一水不能制伏，恐其阻塞咽喉，阳气燔灼，吐涌涎沫为胶，原在难治之例矣。经云：火淫于内，治以苦寒，佐以咸寒。咸能润下，直入至阴。温邪宜润忌燥，不仅痘门通套已也。

川连　元参　黑山栀　犀角　方诸水　川柏　生地　龙胆草　丹皮

六朝

川连膏　丹参　犀角汁　连翘　生地膏　元参　丹皮　羚羊汁　土贝

银花汤煎。

又　川连膏　天冬　麦冬　连翘　银花　元参　生地　川贝　生草

十一朝　浆满回痂，毒气已泄，口唇痘子，未若肌表浆痂，必成熟腐而落。此最动之处，最易变疳，明日便约疳医洗治为要。

川贝　生草　天冬　银花　麦冬　元参　知母　连翘

又　天冬　生首乌　生黄芪　银花　麦冬　小胡麻　地骨皮　连翘

又　金石斛　天冬　生首乌　连翘　地骨皮　麦冬　金银花　山豆根

十八朝　虎潜丸。

八朝　火毒即是血热，理用寒凉；气虚乃元弱不领毒外达，治宜内托，二症相反，有如冰炭，若之火毒便非气虚。今周岁婴孩，面有清浆五六，背部根晕皆散，八日来不思纳谷，反现呕恶咬牙、泄泻渴烦等象，全属里虚毒陷，若不急保脾胃，温养气血以运行浆汁，必致延挨告变。陈文中云：渴泻呕恶，或腹胀，十一味木香散主之。凭理考古，不敢因循苟且也。

九朝　七味豆蔻丸，研入米饮内服。

十朝　泻止能食，最是好处，但痂疮甚薄，浆汁不浓，毒未化尽，半月后恐有余毒缠绵。今解毒为凉药，脾胃尚弱，未可骤进，姑与健脾利水一二日，当停药安谷。至初十间再行解毒稳。

熟白术　炙甘草　米仁　炒陈皮　白茯苓　炒白芍　炒谷芽　炒泽泻

三朝　正面不煽发，色犹郁伏。时气固从热论，验形体已属不足，刻下轻润凉解活血六七日，受补可疗，然症象已繁多属险。

犀角　紫草　连翘　木通　滑石　楂肉　丹皮　甘草　红花　笋尖

四朝　正痘皆发，形软蓬松，色娇皮嫩，是气虚形色大著。或以身夹斑点为血热，此乃时疠混入血中，非本体之见端，故六日前清凉活血，皆解邪之法；七日间助元内托，乃养正之法，仍以轻清，议用：

犀角　红花　紫草　杏仁　僵蚕　羚羊　丹皮　甘草　连翘　楂肉

加鸡冠血。

五朝　不肯光华，形象扁塌，此气血俱馁，未能领载毒气以化浆，则知寒凉解毒乃通套常方，而煦提气血，方称工巧。

川芎　炙草　僵蚕　紫茸　归身　楂肉　角刺　桔梗

加鸡冠血。

气血寒凉太过，脾胃伤则呕泻，议用异功散。

寒战咬牙，泄利清滑，粥食不受。从前寒滑，重伤脾骨，致毒不尽，神内怯，肠中滑不自持，虽参、术亦从滑下，惟有陈氏法急固下利。

七味豆蔻丸。

脾气初结，未可解毒凉润。

白术炭　建莲　山药　炙黑草　薏苡仁　茯苓　泽泻

二朝　时气与内毒痹结，喘促，痘不发越，宜通气血，调畅六腑。

石膏　大黄酒炒制　红花　青皮　滑石　楂肉　桃仁　木通

三朝　痘形八九不得均匀，而形色干烧，已为火象，清解凉血透毒为治。

犀角尖　楂肉　连翘　丹皮　生草　羚羊角　紫茸　牛蒡　桔梗

四朝　羚羊角　元参　僵蚕　生地　紫茸　川黄连　桔梗　楂肉　丹皮　鸡冠血

银花汤煎。

五朝　火毒未化，咬牙呛咳，呕恶腹膨，清解兼疏滞。

羚羊角　楂肉　僵蚕　紫茸　连翘　川黄连　广皮　土贝　丹皮　桔梗

银花汤煎。

六朝　火毒未为尽透，腹膨便溏，不欲进食，此脾正亏，而肠胃中滞气不行也，议以养营托里，疏理滞气之法。

川芎　腹皮　僵蚕　厚朴　当归　广皮　角针　青皮

八朝　攻毒以来，浆未鼎充，再腹膨呕逆身热，二便颇通，岂云食滞，口之脾胃间尚有蕴伏热毒，阻挠流行气机。脾滞为胀，胃逆为呕，若不清理痘中杂病，须防喘急疳钳。

竹茹　枳实　麦冬　青皮　川连　橘红　茯苓　腹皮

九朝　川黄连　黄芩　桔梗　银花　橘红　益元散　连翘　川贝　地丁

痘形色不雄伟缄发，是属气虚，议进透肌安表。

荆芥　赤芍　楂肉　桔梗　笋尖　牛蒡　红花　广皮　甘草

四朝　痘已发齐，稠密不准，顶准盘松不绽，诸部亦少光彩。气虚毒重，八九恐生痒塌。今议用升顶提透，不可擅用寒凉。

川芎　归身　紫茸　僵蚕　鸡顶血　桔梗　红花　楂肉　甘草　酒浆

五朝　元虚痘密，起发成浆最难。今日再进提托，少候形充，即商内托，受补为佳。

川芎　炙草　僵蚕　楂肉　羊肉　归身　广皮　角针　紫茸　鸡顶血

六朝　地阁颐颊稍稍光润，所谓行浆之色。奈何天庭枯白，形似蛇皮，阳位不宣，究非善状，急急温补气血，从内托毒，迟则变症，补必无益矣。

人参　川芎　广皮　楂肉　黄芪　当归　炙草　鸡顶血

七朝　人参　川芎　当归　广皮　黄芪　鹿茸　炙草　楂肉

八朝　浆有四分，阔塌发痒，慎之。

人参　黄芪　炙草　木香　归身　鹿茸　坎杰　广皮　肉果

九朝　面部清浆欲涸，周身晕散塌阔，咬牙泄泻，纳谷不多，两日痒甚，今日稍和，表里正虚，毒陷欲涸，再当攻发，继进木香异功散，理肺安脾为要。

十一朝　头面半浆回痂，肢体灰陷不荣，虚中留毒，险笃在于明后，今寒战咬牙不食，则正气欲脱，拟以附子理中汤加茯苓。

四朝　身小痘多，气虚血热。今时气未

尽，尚宜疏解。五日后便当补托，犹宜加意，可冀有成。

荆芥　楂肉　红花　桔梗　冬米　牛蒡　僵蚕　川芎　丹皮

五朝　身小痘多，元气甚薄。凡起胀灌浆，全要精神，待毒自发热，体少安适，至七八成浆，神气已经耗损，故痘书云：小舟重载。八九风波可见，元气日薄，痒塌，内外症象都在是期，虚中夹毒，明明险象。今议用和血提顶起胀方法。

川芎　炙草　紫茸　木香　鸡顶血　当归　广皮　炒查　僵蚕

六朝　痘虽放白，已具行浆之势，所嫌顶不高耸，况又咬牙，大便频下，内虚之象，已见一斑。今急急补托，使精神稍振，可以送毒化浆。

黄芪　炙草　木香　僵蚕　归身　川芎　广皮　黄米

七朝　色白不能红润，大便频下，是精神内竭，有下陷之象。拟进参归鹿茸汤，冀其元气稍振，便可侥幸成功。

本方加肉果、诃子皮、炒广皮、木香。

八朝　浆水不行，咬牙腹痛泄泻，此正虚气滞毒凝，补托极妥，虑虚不承受。陈文中云：渴泻腹胀，可与木香异功散，以安中疏滞。

人参　苏梗　厚朴　丁香　当归　木香　前胡　青皮　腹皮　川芎　加炒黄米

六朝　形钝色扁，是痘发毒郁于里，不肯成浆，焉得毒化。况内证如不食、口臭下利，元气为毒拘束之象已著。无对症之药，不得已，以当世通行凉解，实无济也。

犀角　紫矿　僵蚕　生地　连翘　丹皮　楂肉

银花汤煎。

六朝　肉部肿疮枯，周身形象不伟，本虚气血不行，毒气漫无拘束，必得痘形充长，颜色润泽，方有成浆之望。议以清毒肉托，两和气血。

黄连　归身　丹皮　广皮　川芎　炙草　紫矿　僵蚕　鸡顶血

七朝　色稍润，形尚瘪，血有承载之基，气少煦运之力。古人每以十宣保元勃气，翁氏亦主六日后专运气血为主。今日初见浆来，疮家气血耗损，深虑两日间痒塌。

人参　木香　川芎　酒浆　归身　炙草　楂肉

九朝

人参　僵蚕　归身　黄芪　甲末　广皮

十朝　浆未充盈，泄泻粘腻，虽痰咳，上焦未肃，理必急护脾阳，此陈氏方法，何惮不用耶？

人参　酒炒当归　炙草　肉果　黄芪　酒炒白芍　木香　广皮

炒黄米汤煎，此后十一朝方。

十一朝　鼎不充满，皮壳已腐，不任攻发，惟宜补托。

人参　焦术　丁香　诃子皮　肉桂　广皮　厚朴　肉果　炒黄米，此前九朝方。

十二朝

炒白芍　茯苓　甘草　丹皮　生米仁　骨皮　银花　泽泻

七朝　音哑痰潮，下利粘腻。翁仲仁云：喘急见于泻后，总是气虚而断。呕恶不食，脾肺两败，危如朝露矣。陈氏异功散温里托毒，急救太阴脏真。

八朝　内症安和，宜理阳。

人参　丁香　肉果　肉桂　茯苓　白术　木香　姜附

炒黄米汤煎。

二朝　见点隐隐不透，左太阳背部紫斑，虽经下过，精神已惫，难任荡涤。闷伏之象，显然已著，即投攻发药石，恐有倒戈之虑。

荆芥　桃仁　牛蒡　紫草　大黄　青皮　防风　红花　桔梗　川芎　滑石　楂肉　蓝汁

百日婴儿　未沾谷食，胃受乳汁甘美，腑气嫩薄，痘发震动，里真已觉凄凄不安。药

味苦劣，胃中气弱，必有呕吐泄泻，是病未攻而正反伤矣。况此薄质，宜乎和，不可推荡，乃至理也。总属邀天幸，不堪用人工者，议解肌透毒，乳母代食，兼通乳汁。

生地　赤芍　紫草　楂肉　漏芦　红花　荆芥　丹皮　木通　通草

形瘦质弱，当夏至气疾发痘，汗泄肌疏，暑热伤气。五朝来形象枯瘪，乏光润充伟之象，盖元气不能运毒以化浆矣。有限日期，若不气充外灌，必致外剥，内陷诸窍。大凡治痘，必须论体，此虚弱扶毒之证，最难调治，与实火壮盛迥别。议进芎归汤，和血内托，以助充长。

川芎　炙草　紫草　天虫　鸡顶血　当归　炒查　丹皮　桔梗

空泡遍起，不肯灌浆，世俗每拘气过则泡，金用凉药，清其气火。夫不足之体，焉得正气有余？良由血不附气为空累耳，故保元汤内托挟浆，一定至理。此证扶持过十二朝，投得清凉解毒，合乎先补后清之旨，方有好音。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粳米　炙草　广皮　川芎

面浆七八，虽曰稀清，护养弗损，亦可浓厚成痂。但胸中身背形象损伤者，难以聚浆，其它仅有空壳，根晕少附，况兼呕恶，气逆神烦，内证未得安宁，虚中夹毒，又非徒补可安。此益元气血之中，谅必参以清凉。就翁氏论痘，原叱过补，十天痘疹，合乎秋冬之令，夏季发泄，大忌攻击以速其腐溃。至嘱至嘱！

人参　煨木香　归身　粳米　川连酒炒　白芍　广皮

昼静夜烦，阳亢阴虚，缘稚年之体属阳，乏阴协和。清凉解毒，仅能理时疠火毒，先天藏蓄之毒兆于有形之始，岂刻时可彻？论理壮水制阳、益阴解忧，仿仲景之议可也。

六味去萸加芍。

正在关津，而阳分散漫之毒现于头颠。内虚不受芩、连苦寒，姑进益阴脏、能阳腑，勿使深入里。此方逸去

冬温未解，神气未为清爽。痘虽热症，体柔肌白，是为元虚。清寒不可太过，胃无妨碍，自无变症，壳薄痘多，看护宜慎。

犀角　炒楂肉　牛蒡子　连翘　羚羊　丹皮　制天虫　桔梗

临服入鸡冠血十五滴。

痧　疹

痧不外透，火郁于肺，肺胀则喘；口渴频烦，热邪在上，况发厥如惊，尤属热象。辛寒解利郁热，从《内经》夏至后为病暑治。

连翘　杏仁　黄芩　山栀　芦根　牛蒡　石膏　紫菀　木通

病在暴冷而发，肌表头面不透，是外蕴为寒，内伏为热。肺病主卫，卫为气分，两解为是。

麻黄　牛蒡　射干　桔梗　石膏　杏仁　生草　枳壳汁

暴冷外加，伏热更炽，邪郁则气血壅遏，痧疹不肯外达。痰气交阻，神昏喘促，渐入心包，有内闭外脱之象。

连翘　射干　滑石　银花　菖蒲　通草　又牛黄丸。

温疹乃口鼻吸入秽浊之气，乃无形之邪，上窍阻塞，呛物不下。医不知有形无形，但曰清火寒降，至药直入肠胃，与咽中毫不相干。

牛蒡子　银花　马勃　连翘　射干　芦根

外　科

脉细数，春、夏间水颗如疥，下焦先发，延及四肢，此先天遗热伏于阴分，乘天地之气升越而发。病虽渐渺，除根最难，盖阴液难成易损，情欲之感，皆与真阴有乖也。

虎潜丸。

寝食如常。自上年失血之后，巅顶、肌肤发现疥瘰瘙痒，春发冬瘥，先以和血平调方。

制首乌　九蒸桑叶　浙菊花　炒杞子　三角胡麻　金银花

红枣肉和丸，每三钱。

阳气发泄，水谷气蒸，留湿为疡。流脓之后，而睾丸偏坠。下焦疮疾，皆湿甚郁热之徵，以宜行气分、健阳运湿治。

刺蒺藜鸡子清制，四两　生薏仁四两　制半夏　生益智仁二两　生于术八两　白茯苓

水泛丸。

骨骱屈伸之间，疥癣经年不愈，痛痒流水，外治敷贴不效，曲折处结核，抑且频噫干呕，纳食咽中似阻；经水期至，常有带下。此阳明经络中久有湿热，浸淫既久，必有虫蚀。外治清热去湿杀虫，内服药饵以调和气血为主，佐苦辛通其经络，使气血流行，内外两治相合。

生芪皮　防风　生米仁　白蒺藜　当归　防己　桔梗　威灵仙

大风疠疾，周身皮脱如麸，夜则烘烘潮热，昼起鼓栗寒战，其风毒流布营卫，无地循环不到，烁人气血，深入脏腑，为疡科紧要之症。余非疡科，仅阅古人方书，推古方蜚仙散为首，考其药性，藉毒驱毒，虑有齿牙之伤。此症发于秋，甚于冬，至春暖入夏，则鲜相沿发，非缠绵之恙，非规矩准绳所能调摄者。暂宗罗氏既济解毒汤，与高丽参末。

黄芩　升麻　大黄　防风　黄连　柴胡　威灵仙　甘草

陈酒浸一日，竹篮内摊干，煎服。

咽喉肿痛，汤入咽有阻，此皆郁热欲变喉风痹塞，急急清散。

牛蒡　元参　金银花　桔梗　连翘　射干　绿豆壳　通草

另用川连、冰片、硼砂、牛黄点痛处。

喉痹势缓，郁火酿痰，未经全清，补汤少进。

炒黄川贝　天花粉　大沙参　夏枯草花　鲜菊叶　白通草

痈疡脓溃以来，卧床气机未畅，肥甘过进，胃壅生热，致口中味甜，纳少不饥。只因津液溃散之余，原非痰凝之比，辛燥渗泄，都是动药，洞然忽空，求助于食，阳动为消也。自述火升由下上巅，病来迅若风雷，与仲景厥阴心热如饥恰合。可见厥阳震内风生，肝失和，胃受扰，咽干舌枯，亦是厥阴消渴。此肝为主病之脏，胃为受病之腑，古人谓九窍不和，都从胃治。夫清养胃阴，必先制肝阳之扰，故取甘酸化阴之法。

人参　炙甘草　炒麦冬　佩兰叶　木瓜　生白芍　乌梅肉

疡溃腻补，胃阳壅遏，加以暑湿熏蒸，自口鼻由中道而入，胃更不和，呕逆泄泻。古人谓九窍之疾都为胃病也，但胃为阳腑，刚燥须忌。久卧床褥，脾困艰运，和补仍佐通泄为宜，勿使气分呆滞。

人参　金石斛　广皮　荷叶　茯苓　乌梅肉　木瓜　泽泻

溃疡未合，频进培养，反昼夜渐寒潮热，食物日减，形神日损。近热甚衄血、口渴舌绛，肉胨麻木。本虚之体，夹杂暑热，虑液涸昏厥，拟用复脉汤。

菀悖阳生，血气紊乱，遂成痈疡。溃脓以来，进参、芪内托益气生肌，虽为正治，但中、上两焦补法，阳愈升腾，肝木震动，烁筋袭络，致有偏枯麻痹。诊面色油光，平居大便久溏，酒客虚中，有湿不受甘腻温柔，议以苦降和阳，佐以熄风。其平时调理方法、俟再斟酌。

金石斛　陈胆星　人参　橘红　乌梅肉　茯苓

溃疡营损不能食，便泻复闭。

四君子汤，加当归、白芍。

年高表疏，风毒侵入阳位，盘踞闭塞隧道，发为痈疡，中、下两焦受困。今津竭便难，无味食减，内风日炽，节过春半，恐有

病加之虑，宜润补。

淡苁蓉　枸杞　柏仁　牛膝　当归　麻仁

破伤失血液涸。

淡苁蓉　枸杞　生地　川石斛　当归　天冬

阳上冒，郁热蒙窍。

桑叶　鸡子白　海浮石　芦根　沙参　麦冬　川贝母

阴分固虚，经脉有湿热阻塞，所以下焦发疡；津液不得上涵，遂久咳不止。幸得能食，不致伤及中宫，薄味静养图安。

生地　下何首乌　米仁　黄柏　麦冬　三角胡麻　茯苓　革薢

阴损有漏疮，咳逆欲呕。

炒熟地　女贞　山药　炙甘草　白芍　茯神

能食形色夺，肛疡痛，遗精，酸苦泄热不应，当通阳摄阴。

苁蓉　熟地　黄柏　远志　茯苓　锁阳　龟甲　白芍

羊肉胶丸。

督虚腰背痛，神倦，有痔下血。

早服斑龙丸，加五味；晚服归芍异功，水泛丸。

阴伤湿热，下坠肛痔、溺涩精浊。

生地　黄柏　川斛　炒黑槐米　丹皮　知母　泽泻　金银花

瘰疬不消，伏邪寒热。

海石　生牡蛎　黄芩　橘红　小生地　蛤粉　夏枯草　土贝　银花　丹皮

水泛丸。

疬蒌寒热食减

参归芪建中汤，去糖加茯苓。

病起北方，冬月始于腰间，肤膜凝形，既经消散。凡静坐良久，若皮里膜外中有牵绊不和之状，想凝着之寒，必入营分血络之中，由此壮年不愈，气血日薄，有痈疡累瘁矣。

麝香　全蝎　川乌头　乳香　地龙　没药

脉得左搏大，右缓。夏秋热气从口鼻入，由膜原以分布脉络，是时水谷腥腻助热聚湿，经谓湿胜则肿，热烁为痛。所患右脉及左甚，病久邪深，入于血分矣。经云：阳明之脉束筋骨以利机关。今躁痛夜剧，便秘不爽，且有渴饮，古称九窍不和，都属胃病。水谷气内蒸，暑湿气外侮，内外相薄，痹而不通，当思苦辛寒以宣之，宗河间法。

飞滑石　生石膏　寒水石　杏仁　木防己　革薢

晚蚕沙一两，煎汤，滤清煎

夏秋内伏暑湿，皆是阴邪久疮，渐致食入疮满。形寒脉小，当温中醒阳，莫以清凉治疮。

米仁　生白术　薄肉桂　茯苓　五加皮　猪苓

患处热蒸病痒，是经脉气血不行。但痈疽之余，毒轻为疮癣，重延流注。清解固宜，然胃弱少餐，苦寒宜慎，且疡发身坐以上，气分之郁必宣。

金银花　川贝母　白蒺藜　夏枯草　地骨皮　香附汁

老家营卫自虚，寒热神疲，调补二气非膠。久虚不复，不待恃药，当以静养身心为要。

黄芪　当归身　制首乌　茯苓　桂枝皮　枸杞子

饴糖浆为丸。

耳聍环口浮肿，是少阳、阳明风热，久而失解，邪漫经络显然。疹现随没，当与罗谦甫既济解毒。

桔梗　升麻　荆芥　银花　大黄　黄连　葛根　防风　甘草

酒浸半日，阴干煎

风毒湿郁，为六气所伤。医治经年，必损气血，为内伤症。

白蒺藜鸡子制　枸杞子

《眉寿堂方案选存》终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清〕　叶天士　原著
徐灵胎　评批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提要

清·叶桂撰。桂字天士，吴县人。张振家参校，振家字筱林，吴县人。张氏跋云：叶氏《临证指南》一书，风行海内，操轩岐术者，恒家置一编。说者谓中多赝鼎，命意立方，间有可议，实非当时之定本。曩从贝师游，有叶先生手写方数页，治法入神妙，字迹亦苍劲。闻先生家别有存本，相承沿六世，不以视人，乃真洄溪先生所评定者。咸丰初，粤逆扰吴下，其家中落，货大书麓于市，故纸充塞，检之则是书在矣。振家以厚币易归，如获波斯鸿宝，今忽忽垂三十年，振家亦老矣。脱终失坠，岂非先生之罪人欤。先生元孙衲人，曾刻《医案存真》，而此书未尽刊人，藏为家秘，爰属及门诸子，详加校订，以公斯世。先生之真传不泯，亦振家之幸。振家尝叩先生之书而讨论之，偶有所得，附赘于上，聊以醒读者之目云。此振家得书及刊书之缘起也。阅其方案，意义确是叶法，且语简意赅，切合病情，其用药变通，与江浙人体质甚合。

张　序

叙曰：古之志士，隐沦卜祝，藏器屠钓，非贱鼎钟轻轩冕也。丧乱既降，非才不宏，故有辱身以济物，降志以匡时。若家无一命之恩，朝无许史之戚，而希黼黻求殊异，亦足耻也。夫利禄有损于贤豪，贤豪无求于利禄，故甘岩壑，悦栖遁者，恶闻足音。然闲旷性之所适，衣食身之所资，不能弃所资取所怿，是以君平握粟以自怡，韩康负囊而不悔。小林先生，隐君子也，以医三致千金，视夫士大夫之屈志意，竞名利，又与夫无岩处奇士之行，而说仁义，长贫贱者，不可同年而语。义而能富，孔父不等浮云，巧者有余，子长于焉验道矣。予尝叹夫技不足养妻子，财不足给祭祀，守残缺，命高蹈，何足称焉。此乃小林先生之所羞也。惜其术成不可托后昆，惧其艺之将没，乃寄意《临证指南》，托其宗旨，抒其所得，亦可慨矣。尝自谓人颂予为济世。如予者，乃世济耳。盖无骄之心，见于是语与是书，殆司马迁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与。夫证莫大于寒热，班固疾医之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然则医之能辨寒热者鲜矣。淳于意自云药方试之多不验，则十全者难矣。况《素问》、《九灵》，文辞质奥，通人尚难章句，医乃神圣所慎，今则视为读书不成，去学剑之事也，恶能决嫌疑定可治哉。又尝论世之学师医师，其权与朝廷等，且为朝廷之害，何以言之，人虽圣、俗师教之无不狂也。人虽寿，庸医治之无不夭也。是朝廷培之，俗师覆之，朝廷生之，庸医杀之。扬马之文章，郑孔之学术，管乐之事功，亦云少未遇俗师，长未遇庸医耳。世之父兄孙子，方卑辞厚礼于俗师庸医之前，悲夫：若小林先生之综览书史，强记博闻，予窃慕焉。宜其逍遥池馆，谋度酒食，耆艾若童稚，健步若壮夫。撰述传于远裔，待收俾于千户也，有味哉。

张祥龄撰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卷上

清　古吴　叶　桂天士原著
清　吴江　徐大椿灵胎评批
清　古吴　张振家筱林参校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丁常熟，廿四岁　劳嗽寒热是百脉空隙，二气久虚所致，纯用填精益髓，犹虑弗能充养肌肉，日见干瘪，病人说医用沉香，声音遂哑劳嗽大忌香燥。大凡香气如烟云，先升后降，况诸香皆泄气，沉香入少阴肾，疏之泄之，尤为劳怯忌用。

萸肉　山药　建莲　五味　茯神　熟地炭　芡实　川斛

顾嘉善，四十八岁　五六月间，气候温热，地泛潮湿，六气之邪，其时湿热为盛。凡湿伤气，热亦伤气，邪入气分，未及入血，瘾疹搔痒，其色仍白，气分郁痹之湿邪也气分血分辨析分明示后学看病良法。病人说汗出，或进食后疹即旋发，邪留阳明，阳明主肌肉，医称曰风，愈以散药，不分气血，邪混入血分，疹色变赤，此邪较初感又深一层矣。

飞滑石　石膏　紫花地丁　寒水石　白鲜皮　三角胡麻　生干首乌　木防己

王淮安，廿九岁　平昔好饮，脾气已伤，醉后便溏不实。夫酒性湿而动血，聚湿必伤脾胃之阳，三年失血，食大减少，恶酒如仇，全是脾胃受困因好饮而伤中，致血当苏脾胃之阳而补中为急，好饮者每多此病。世俗医者，见血见嗽，以滋降清肺治法，滋必滞腻理嗽清寒，此中阳久困不苏，坠入劳损矣。

异功散

中央脾胃，为酒湿所困，惫甚，至恶酒如仇，其中气之衰坏，莫此为甚。舍异功散之外，别无良法。多服人参，庶几有益。好饮者，比比皆是，须鉴诸。

范湖州，廿五岁　形色黄瘦，脘痛呕血，间纳食减平日之七，自初春至霜降，不得醒复。此内损七情，淹淹劳怯，若不扶其脾胃，但以嗽呕为治，殆不可为矣有力量。

参归建中汤

先天元阳，全赖后天水谷之气荫庇，胃旺纳谷，中气既能充护藏府，且精生于谷，阴分亦藉以充裕，纳食既减平日之七，安得不急扶脾胃耶。

高陆墓，二十岁　少壮脉小涩属阴，脐左起瘕，年来渐大而长，此系小肠部位。小肠失司，变化传导，大便旬日始通，但脾胃约束津液不行，古人必用温通缓攻，但通肠壅，莫令碍脾因大便旬日始通，故脐左起瘕，确指其为小肠部位，聪明过人。

麻仁　桂心　桃仁　大黄

蜜丸，服二钱。

从来通肠壅之药，必碍脾胃，以汤能荡涤耳。今改作丸药，只用二钱，令每日渐积流入肠中，而通泄法自脾约丸来桃仁系气如入润肠之药。

冯宁波，廿五岁　面起疡疮，疮愈头痛，牙关不开。凡头面乃阳气游行之所，不容浊气留着，外疡既合邪痹入骨骼，散风药仅走肤膜，上焦气多，血药无能为干上部之隧说穿似觉寻常，而他人已不能道及，言言至理。

角针　蜂房　淡豆豉　牙皂　甜瓜蒂　大豆卷

读天翁方案，虽为病人设法，其实处推开精论，治病道理，警醒当世聋瞆语，教人看病下手处，后学得此，便有主张，不致一病到手，即慌忙心无措也，有功千古。

韩海州，四十五岁　单单腹大，脉得右弦空，左渐弱，乃积劳阳伤之胀，久病之变，难望其愈断语清真，切当，治病便不蒙糊。

大针砂丸三钱。

华南京，廿二岁　胃痛已久，呕水，大便结燥，药已不可用。

桃仁　姜汁　茯苓　延胡　半夏　广皮白

陆太仓，三十二岁　阴损痕泄，以酸收甘补。

人参　茯神　炒白芍　熟地炭　炙甘草　五味子

山药浆丸。

朱靖江，廿五岁　自春季失血，血止痰嗽，左脉细数，是阴虚劳嗽。幸胃纳不减，可填补真阴，肺药理嗽，必伤胃气，但精血药不能生长，加慎保养。冀交春不致血来，屡发则难治矣。

熟地　萸肉　云茯苓　山药　天冬　五味　麦冬　阿胶　龟板　黄柏

袁黎里，廿九岁　肛疡脓漏将一年，气下垂，精血伤，补下流，佐坚阴除热。

人参　熟地　湖莲肉　海参　茯苓　黄柏

沈东山，廿九岁　食人吐，久不化，胃中无阳，浊气逆攻，不贯注人肠，大便坚痹。

用半硫丸钱半。

热生清，寒生浊，中阳衰微，阴浊反从下而上干，大便坚痹，半硫丸温剂中之最滑润者，不但泄浊通阳，抑且下行降逆。

钱嘉善，二十六岁　情志不和，病起于内，由痛吞酸呕吐，卧着气冲，必是下起，议泄木安土。

吴萸泡　人参　茯苓　川楝肉　干姜　半夏炒

顾来安县，四十六岁　此病起痰饮咳嗽或外寒，劳倦即发阳气已薄极。发必胸脘气胀，吐出稀涎浊沫，病退痰浓气降乃已，此饮邪皆浊饮久聚。两年渐渐腹中痞闷妨食，肛门尻骨，坐则无恙，行动站立，刻刻气坠。若大便欲下之象，肾虚不收摄显然。或于在前见痰嗽以肺治，苟非辛解，即以寒降，以致酿成痼疾。

肾气丸加胡桃肉、角沉香。

肾虚气不归元，既不能温养脾阳以化食，以致饮邪浊阴久聚，此肾虚而脾益虚也。再经肾气不摄，逆上饮泛，病苦胸脘胀闷，必得肾气收摄，则诸症皆安。

何三十二岁　酒客大便不旺，奔走劳动失血，乃酒色之伤。止血理嗽，药味无非清降滋润，声音日哑，肺痿气馁，为难治之症。

人参　茯苓　米仁　炙草　白芨　黄精

此方脾肺并补，以肺痿气馁，顺崇土生金，母子兼顾。

四君中以米仁换白术，加白芨、黄精，以培补中宫，此旺中央以益四维之法。

姜堡城，五十七岁　胁膈左右懊侬不舒此中上二焦之病，有呕逆带血，凡人脏腑之外，必有脉络拘绊络中聚血络中留瘀，渐成血膈，中年操持，皆令耗血。气攻人络，必有难以自明其病状之苦。况宜宣通血分以和络，俾不致瘀着，可免噎膈反胃此之积血若辞立斋治吴司马积血在肺胃之间。

新绛　青葱　橘叶　桃仁　钩藤　土蒌皮

肝气本居下焦，宁静即是生阳。动则逆攻入络，以致血液瘀聚，久生变幻。

通络宣瘀，熄风，理厥阴之血气，有如此清灵松锐。

吴汤口，四十六岁　面黄白，消瘦无神，腹大脐突，足冷肿重，自言如着囊沙，曾经因胀攻下，下必伤阳插入断语一句而满胀如故，乃浊阴锢闭，真阳大伤，见症是不治之条。用药究理，暖以通阳泄浊。

生炒附子　椒目　炒黄干姜　炒小茴

车前子

伤阳，伤足太阴脾、足少阴肾也。故用生附、椒目、炒姜，以温通脾肾之阳，小茴以温太阳之腑，再加车前以利水也。

沈长善，浜二十岁　殴詈大声用力，气逆失音，虽阴虚脑泄，亦宜以轻扬肃上。

桑叶　枇杷叶　生甘草　象贝　米仁　大北沙参

蒋枫桥，十九岁　冲年阴火未宁，情志易动，加怒气火进逆络，血上溢，问纳食不旺，气冲血上，必抚摩气降，血不出口，但络中离位之血，恐致凝遏，越日必气升涌逆矣此症血气平静之后，补阴自不可少，以通瘀为主，识力俱老。

杜苏子　降香末　炒桃仁　粉丹皮炒　炒南楂　薏苡仁

加老韭白汁。

用药到此地位，可谓择焉而精。

程徽州，四十六岁　此痰饮宿病，劳怒遇冷即发总由肺肾不固，已十年之久，不能除根。

桂苓甘味汤

何八字桥，廿一岁　此肝病也。肝主筋，木藏，内寄火风，情志不适，热自内起，铄筋袭骨，有牵强不舒之状。惟怡悦可平，药无除病之理热自内起，固由肝肾阴虚而火风内炽，飞扬走窜，凉肝之品自不可少。

首乌　杞子　桑寄生　归身　沙苑　杜仲

既云热自内起，铄筋袭骨，此方尚少凉肝药一二味。

吴朱婆桥，六十三岁　寒入厥阴之络，结为气疝，痛则胀升气消，寂无踪迹。老年下元已乏，不可破气攻疝，温养下元，尿管胀或阻溺，佐宣通仿香茸丸。

鹿茸　大茴　韭子　蛇床　当归　麝香　青盐　覆盆子

温经不用刚燥，总以老人下元先亏，肾虚恶燥，故主以柔阴药。

戴太兴，廿八岁　色脉是阴虚，其喉妨纳，乃阴乏上承，热气从左升，内应肝肾阴火。前议复脉，大便滑泄，知胃气久为病伤，不受滋阴，必当安闲静室以调，非偏寒偏热药能愈阴虚不用阴药，别开生面，但养肺胃津液，培中宫元气，此为务本之图。

人参　扁豆　川斛　茯神　木瓜　北沙参

凡咽喉妨纳，总因气火上升，阴精不能承载于上，然竟养肝肾之阴，脾胃必受滋腻，一或泄泻阴液更下走矣，惟养胃阴升于肺，其为捷径。

汪吴趋坊，四十五岁　清窍在上焦气分，搐鼻宣通气固妙。但久恙气锢，湿痰必生。

茶调散卧时服五分。

推进一层，眼光独到，有形之湿痰不理，气分决不宣通，清窍断难疏利。些微小恙治法，迥不犹人，可敬。

杨海宁，廿六岁　此劳怯是肾精损而枯槁，龙雷如电光闪烁无制，肾脉循喉，屡受阴火熏灼，必糜腐而痛。冬无藏精，春生寂然，胃气已索，草木何能资生。

猪肤汤

猪肤汤，上中下三焦俱治。白蜜润肺，兼滋大肠，白粉补中以养脾胃，猪肤清腻以填少阴，既不滞脾，又能补益，不使龙雷上炽，何等稳妥立方稳妥，病至如此，惟求用药无碍而已。

张鹤仁，三十九岁　过劳熬液，阳升咳血，痰多夜热，非因外感。尺脉中动左数，肝肾内虚，失收肃之象。咳血而收肃肺气，今人必出养阴矣。

北沙参　玉竹　麦冬炒　扁豆　甘草灰煎汁

治节之权，若能收肃于上，纵有龙雷相火，亦宁静帖伏。如秋月气收，雷电即下伏而不升发。病因先劳熬液，液为血之先锋，液枯则继之以血溢。惟肺气肃上，则水藏有母，尺脉可宁矣。

钱嘉善，三十三岁　肺痿失音，形肉枯瘪，气损甘药调和，不宜辛散滋寒矣。

白芨　米仁　黄芪　茯苓

元气虽归根于肾，亦藉后天水谷之精运

行，以使真气维续，生生不已，以供日用，相继于不息之途。下则吸归于肾，上则充护于肺。中宫脾胃之司，其权最重。若气分既损，则肾乏统摄之根，肺失坚刚之体，痿靡不振，乏精化气。甘药调和，尚恐不及，何堪辛散滋寒。

气本无形，全赖有形之精血以化。古称精生于谷，中宫纳食生精，化气之本也。

李海州　望七力量不比壮盛，凡男子下焦先虚，其跌仆致伤，从外而伤，筋纵骨短，不能再伸，外踝留着瘀凝形色，须至夏月，令疡医磁针砭刺可愈。

还少丹老年下元先虚，头转脚重，总为阳不下趋，浊阴上升清道也。故稍或不慎，最易跌仆致伤。还少丹温补下元之品多，最宜常服不辍，自然轻健。

男子年将五十，仰事俯育正繁，且练达人情，洞明世事，神明内烦，些微精血，只供操劳而已。生气日浅，下元安得不虚，所以头重脚轻，最易颠仆耳。

王唯亭，十八岁　读书身静心劳，夜坐浮阳易升，少年人虽未完姻，然偶起情欲之念，人皆有诸。致阴中龙雷挟木中相火，震动而沸，失血咳嗽，乃脏阴不宁，暂缓书卷，早眠晏起，百日中勿加杂念，扰乱神志，可以全愈。服草木图愈，非要领也。

少年生阳勃勃，动跃莫遏。凡浊阳下注，干变为离，洞开灵府，天机颖悟，盖惟虚故灵耳。然不知禁惧，虚揭天枉者比比此案笔致飘逸体察工细先生甚忠恕也

蒋枫镇，十九岁　血止心脘热燥。血后余波。当养胃阴妥帖

生白扁豆　大北沙参　骨皮　玉竹　桑叶　甘草　青甘蔗汁

从来养阴者，但知养肾肝之阴。不知胃气弱者，下元未受其益，中宫先受其滞，曷若先养胃阴，津液旁敷而不滞也。

高江宁，廿一岁　食已少顷，酸水涌呕虚中挟火，但饥时不食，仍不安适。久病致胃虚，阳不运行，浊阴乃聚。春季以开导气分辛温不效，思虚中挟滞，泄浊温通，必佐养正。苟不明避忌，食物焉能取效。

川连　吴萸　茯苓　淡熟川附　淡干姜　熟半夏　人参

泄浊温通而不佐养正，则力量单薄，虽暂时通利，不久又复阴凝，惟养正则浊阴永不聚矣。

王四十七岁　痰饮乃阴浊化有形之物，阻阳气不入于阴，阳跷穴空，夜不熟寐，灵枢经用半夏秫米汤，谓通阳交阴，痰饮不聚也。天王补心一派寒凉阴药，与浊阴树帜，中年必不受护阳为要。精实。仲景云：凡痰饮当以温药和之。指明确凿。

小半夏汤加秫米。

阳气入于阴跷穴即不空矣。今被有形阴浊阻逆，阳不内交，苟非驱化痰饮，扩清道路，安得通阳交阴耶？

陈同里，五十三岁　瘦人多燥，痈疟，热气由四末乘至中焦，胃中津液，为热劫铄干枯，不饥不饱，五味不美，是胃阴伤也。切当。

麦冬汁　人参　知母　生甘草

胃阴充溢精气，上升于喉舌，津液滋味和，食味甘美，胃阴亏者，阳明必热，但觉喉间干涩，舌中味苦，精气不荣于口，舌即不知味而不觉鲜美矣。

毛四十岁　气塞填胸阻喉，不饥不饱，病起嗔怒，寅卯病来，临晚病减。凡气与火，必由少阳木性而升，故上午为剧。

瓜蒌皮　薄荷梗　神曲　黑栀皮　新会红　青蒿梗

一日亦备四时之气，上午主升，犹春气也。中午主泄，犹夏令也。下午主收，犹秋降也。夜深主藏，犹冬伏也。治病体察至此，可云知几矣。知几用凉药必兼疏散，否则遏郁而火愈不散。

何淮安，十九岁　性情固执，灵慧气钝，大凡心藏神，肾藏精，少年先病精神不易生旺有诸。宜用六味加远志、菖蒲，开导心窍肾

精，两相交合聪敏智慧本心肾药通、锢闭则开通之，使之交合，真化下矣

人当十五六岁，即愚顽薄劣者，到此时聪明渐启，知识渐开，读书便有领悟，世事略知二三。盖因浊火已泄，下变为离也。

细极入微，惟虚故灵。

王用直，五十岁 肺痿声哑，胃减食少不安，难治之症。

戊己汤

席东山，五十岁 血痹气滞，腹中不和，而大便燥结不润血痹之故。夏季以柔药辛润，交霜降土旺，连次腹痛，目眦变黄，此非黄疸，湿热瘀留阻壅乃尔。

炒桃仁 郁李仁 苌蔚子 冬葵子 菠菜干

血蓄久必涩，故行瘀兼以滑可去涩，药味总不妄投。

血主流行，痹则血结而气滞，不甚血虚，当用宣通法，药品精细。

刘淮安，廿六岁 有物有形之滞，从胃入肠，当心胸之下，皆阳气游行之所，因初起停食几年，疑惑其实，阳不旋转，而致结痹。

薤白白酒汤病属无形之气，不关有形之滞，故用通阳法。

江通州，四十四岁 痰饮哮喘，遇寒劳怒即发。

小青龙去麻黄。

哮喘先开太阳。

陈黎里，四十四岁 形色脉象，确是阳虚。酒食聚湿，湿注肠痔下血。湿为阴浊，先伤脾阳，阳微气衰，麻木起于夜半亥子，乃一日气血交代，良由阳微少续。有中年中痱之疾。

人参 生于术 炮姜 炙草 炒黑附子

阳主跷疾，阳衰则躯壳重滞，阳微则生气少续，附子理中以温中下。总为健阳计耳。

张嘉兴，十八岁 阴火从晡暮而升，寐中呻吟，是浮阳不易归窟，形瘦食少、盗汗，摄固为是。

六味加人中白、阿胶。

凡小儿夜寐，神魂不宁，多哭淋漓，时起躁扰者，的系阴虚体质，先天禀薄，非遭痉疡，即孕长育二十左右，必成痨瘵，此屡试屡验者。

寐则阳气潜藏，魂气归于肝矣，肝阴不充，神魂少恋，故寐中呻吟。治以养阴降火为宜。

李娄门，六十七岁 左右为阴阳之道路，而暮年频又操持经营，且不获利，心境失畅，则行动之气血，拘束不和，为痛甚于夜者，阳气衰微，入夜阴病加也。养营法，操持经营而不获利，则心营拂郁而失养，以养营法和畅气血，俾肝木欣欣向荣，无拘束不和之患矣。

此无形之邪，仅免脱营失精耳。

张海盐，六十二岁 据述秋季外邪变疟，延几月始愈。夫秋疟是夏令暑湿热内伏，新凉外触，引动伏邪而发，俗医但知柴葛解肌小柴胡等汤。不知暑湿在气分，因药动血，血伤挛脾，筋热则弛，筋寒则纵，乃致有年痿痹难效之疴。

当归 寄生 虎骨 杞子 沙苑 抚芎

病在气分，妄动血分，每成筋痿拘挛，骨节疼痛，痿痹不舒，久恙，业医者，可不慎欤？

孙南仓桥，廿四岁 精损于下，阴中龙雷燃烁莫制，失血后肛疡脓漏，即阴火下坠所致。行走喘促，涎沫盈碗上涌，肾不摄纳真气，五液化沫涌逆，无消痰治嗽之理。扶胃口摄肾真，此时之要务。

人参 坎气 胡黄连 紫石英 茯苓 五味子 芡实 山药

火性本上炎，而阴火有孔即注，亦能下坠。恒见足心沸热，喜践冷处，亦阴火下坠之症也，老气无敌。

吴关上 气泄用阳药固气，庸医治嗽滋阴，引入劳病一途。

黄芪建中加人参

久嗽则肺气缘咳而升泄。肺主华盖，一

身治节出焉。泄则中气少续，用阳药固气，是为知要。

王同里，廿七岁　向成婚太早，精未充先泄。上年起于泄泻少阴不固继加痰嗽五液变痰，食纳较多，形肌日瘦阴火内灼深秋喉痛，是肾精内乏循少阴脉上烁。当冬令潜降，阴中龙雷闪烁逆天度矣。无收藏职司，谷雨万花开遍阳气大升大泄，此病必加反覆。

秋石拌人参　紫衣胡桃肉　茯神　紫石英　女贞子　北五味子

病情一路述来，分五层次第，着实说来，无捕风捉影之谈。

沈三十四岁　六腑阳气不行，浊凝便艰，浊结则痛，半硫丸热药中最滑，入肠泄浊，阴沈滞胃，阳当未醒复，薄味相宜。

炒生川附　生淡干姜

葱白汁泛丸。

惟半硫丸最滑，故入肠速而不留恋于胃，胃阳尚未醒复。

陆宝山，十八岁　春正气候，寒威未去，吸受寒气，先伤胸膈胃脘之阳，食已嗳噫酸浊陈腐之气，乃清阳不至，旋转运用。忌进腥粘，始用蔬食，病去胃口不得乱药。

苇拨　生益智仁　生姜　砂仁壳　土瓜蒌皮

上焦主清，主阳，惟虚灵无浊味薰染，则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也。

唐江宁，廿九岁　病人述上年夏五月住直隶白沟河，北省不比南地，雨湿热蒸，夜坐寒侵，即寒热亦是轻邪，医用滚痰丸下夺，表邪结闭，肺痿音哑，喉痛咽物艰难，仿徐之才轻可去实，有气无味之药。气走阳，味走阴，轻扬肃上，取气轻力薄者。

射干　甘草　大力　滑石块　麻黄苗　蝉蜕　杏仁

张无锡，廿二岁　嗽血秋季再发，夜热汗出，全是阴虚。大忌肺药。理嗽绝欲百日，助其收藏，胃口颇好。肾肝阴药必佐摄纳。

熟地　炒山药　芡实　五味　湖莲　茯神

陆西淮，六十一岁　人到花甲，下元先亏，嗜酒湿聚便滑，视面色雄伟，精采外露，加劳怒，内风突来，有痱中之象。精采外露，下元愈亏，内风一动，无根蒂以立基地矣，故痱中也。

七宝美髯丹加三角胡麻。

陈东仓，三十三岁　脉小缓涩，自胃脘胀至少腹，大便已溏，泄肝苦辛，小效不愈。少壮形色已衰，法当理阳宣通，虑其肿浮腹大。

人参　木瓜　广皮　炮姜　益智　茯苓

沈湖州　农人单腹胀，乃劳力肌饱失时所致，最难见效。

肾气丸

陈廿七岁　精血夺，足痿。

人参　茯苓　大茴　当归　锁阳　精羊肉

胶丸

龚无锡，六十三岁　老年嗜蟹介，咸寒伤血，上下皆溢，当理其中。

理中汤

杨无锡，三十一岁　胁痛失血，以柔剂缓肝之急。

桃仁炒　丹皮炒　归尾　柏子仁　钩藤

杜凤阳，三十八岁　疟后脾弱，肝乘中气不舒，易生嗔怒。

生益智仁　檀香末　茯苓块　新会皮　枳实皮

为末，水泛丸。

汪徽州，三十五岁　仲景云：厥阴病气上撞心，明示木中风火上行，都因血少阴虚，以痛症痰火有余，大谬。

女贞　茯神　萸肉　天冬　细生地　建莲　赤金箔

气上撞心之所以然，发挥明确。

钱淮安，廿二岁　露姜饮止疟，是益中气以祛邪，虚人治法皆然。脾胃未醒，忌腥酒浊味。

大半夏加橘红、益智，姜汁丸。

汤胥门，五十六岁　酒客大便久溏，世俗谓

聚湿脾伤损肾，脾病入肾，有久泻久痢为肾病矣。失血用滋阴凉降者，十居七八，以少年阴虚火炎为多。如中年积劳走动欲喘，久立肛坠后重，所宜在乎摄肾固纳察症细密已精，而益求其精。盖少年所虑在阴虚，老年所虑阳虚耳。理中汤劫胃水，能止上下失血。玉损庵法立见，非是杜撰，不效之所以然，以肾虚恶燥耳以酸味固纳，兼以酸甘化阴。

人参　萸肉　茯苓　石莲子　木瓜　炙草　五味子

肾气乃先天真阳，主收摄一身之元气，肾气充足，既不上升逆冲，亦不下坠后重。一经散漫，上下交失，冲气既有咳呛之虞，二便时有欲出之势，葆真者免夫。

罗廿三岁　壮年述冬季夜汗，入春吐血，问纳颇旺，无力举动，但喉痒发呛，此阴虚龙火上灼。议用虎潜去牛膝、当归，加五味、二冬。

沈昆山，六十一岁　老人形寒足痿呛痰，男子下元肝肾先衰，其真阴少承，五液化痰，倘情怀暴怒，内风突来，有中痱之累。戒酒节劳，务自悦怡养，壮其下以清上壮其下则浊阴不升，五液渐化精微，而神明之地不为浊蒙而清矣。

熟地　萸肉　苁蓉　川斛　戎盐　牛膝　枸杞　鹿筋胶

任山西，三十岁　夏季吐血，深秋入冬频发，右脉弦实，左濡，是形神并劳，络血不得宁静，经营耗费，气血不化少壮矣。

黄芪建中汤

范无锡，廿九岁　织梭身体皆动，过劳气血，偏倚左胁痛，失血呕血，肝络伤瘀，久发则重。

炒桃仁　延胡　新绛屑　降香末　炒丹皮　钩藤

沈湖州，廿九岁　病伤不复元，壮失保养，延为劳嗽，胃气颇好，可与填精固下。

都气法去丹泽，加水陆二仙金樱芡实、胡桃肉。

洪吴江，廿七岁　肌肉日瘦，竟夜内热，是内损阴虚，渐挨劳怯，安逸可久，天暖气泄病加阴损将及阳矣，故气暖病加。

早服乳酪一杯，另服补阴丸。

王宁波，四十八岁　七疝肝病为多，有声响为气疝。寒入募络，积疝坚硬下坠，中年不可从张子和用八味加大茴香、葫芦巴声响乃气之所鼓，寒气凝阻正气渊乎微妙，不到中年以后，那知病情如是耶？

雍枫桥，廿七岁　眩晕呕水，心中热，神迷若痫，皆操持运机，易于升举，蒙冒清神。生姜辛可通神，但气温先升，佐入凉降剂中乃可。

温胆汤

沈南浔，二十三岁　凡外邪入肺而咳嗽者，可用表散肺气。若内伤累及于肺致咳者，必从内伤治此系中虚咳嗽，用药纯粹以精。汗之则泄阳气，肺痿食减音低，显然药误。

黄芪　米仁　黄精　白芨

痰饮乃积滞久留，吐出为安。若浊粘涎沫，是身中藏府津液，所以奉养躯命者，倘被阴火燔灼，上逼咽喉吐出，是肾藏不纳，乃为重病。

金运清，四十四岁　冬藏失司，嗽吐涎沫，是肾病也识力清老脉必两尺不困，医见嗽咸以肺药治之，年余无效。

桂苓甘味汤

气机从天度升降，是乾坤翕辟大道。年多真气真精虚衰，病气为主，以致天气肃降而收。病反多抗拒，偏易上逆，应藏不藏，违逆天度矣。

何王家巷，廿七岁　色夺脉促，寒露霜降嗽甚，风冷形肌凛凛，卫阳空疏气泄，群医不识，是为替医。

小建中汤

蔡南濠，四十三岁　操持太过，肝肾浮阳上冒，痞不成痞。

《金匮》酸枣仁汤

顾铁瓶巷，十六岁　稚年筋脉未坚，努力搂抱，致气血流行，有触胸背，骨偏突成损，此

属不足，非因外邪。在身半以上为阳，主气，致右肛疡成漏年余，真阴五液皆伤，纳食在胃，传入小肠而始变化。因咳痰不出，致呕尽所见乃已，喉痛失音，涎沫吐出，喉中仍然留存，明明少阴肾脉中龙火内闪，上燔阴液，蒸变涎沫，内损精血所致。医见嗽哑，清金润肺，未明呛嗽之源，是就其凶。老笔。

猪肤汤

庄宜兴，十九岁　疟痢后脾肾两伤，用缪氏法。

双补丸

周金匮，十九岁　夏伏暑湿，秋季如疟，邪不尽解，成疮，能食不化，腹中有形，脾胃不和，用东垣法。

李　劳久伤阳，胃痛吞酸，痰多真阳伤而火愈旺，故吞酸痰多，温中则邪火自伏矣。

熟半夏　延胡索　葫芦巴　高良姜　老生姜　川楝子　块茯苓

王南金，二十八岁　环跳筋骨酸痛，少年积劳伤阳维脉血少护卫。

归身　枸杞　生虎胫骨　巴戟　川牛膝　沙苑　青盐　羊肉胶丸

张攒泾，三十七岁　劳伤虚质，胀病初愈，因动怒气郁不食，二便皆阻。论肠痹从丹溪开肺法。

杏仁　紫菀　蒌皮　苏子　桑叶　桃仁

黄嘉兴，五十三岁　情志内郁，心痛如绞，形瘦液枯，不可气燥热药。

炒桃仁　柏子仁　延胡　炒丹皮　小胡麻　钩藤

张大兴　精未生来，强泄有形，最难充旺，至今未有生育，形瘦食少，易泄精薄，形脉不受刚猛阳药。议借血肉有情，充养精血。

淡苁蓉　鹿鞭　巴戟　牛膝　羊肾　锁阳　枸杞　青盐　菟丝　舶茴香

方药精实。

戴枫桥，五十二岁　喉咽管似乎隘窄，一身气降，全在于肺。由胃热升肺失司，年纪日多，气结痹阻，薄味肃清上焦，用药以气轻理燥肺借资于胃，胃热气升，肺即失司，清降肺以清润为主，理其燥自下降矣。

枇杷叶　苏子　米仁　桑叶　降香　茯苓

肺之失司，总由子燥胃有火热，上升娇藏，失其滋养，故治肺贵乎理燥，而理燥在乎气轻。

马陆家桥　浊止足肿，膝首肿痛，起于夏秋，必挟地气，湿自下受，酒客内湿互蒸，内外合邪，汤药决不取效。

蠲痛丹

浊病止则足肿，是湿邪无从泄泻，其从前浊病，亦是湿气下注膀胱，非关精窍为患。

周塘楼，廿五岁　湿是阴邪，肤腠中气瘿结，病起大便自泻，从太阴治。

生白术　淡熟小附子　细川桂枝尖　茯苓块

李嘉兴　质虚不耐烦冗，动则阳升，由阴不和阳，深秋痢症虽愈，犹夏季致伤。

人参　茯苓　枣仁　炙草　小麦　青花龙骨

用妙香法以和阳，是和心阳耳。

王北漾，廿五岁　中焦痛起，四肢逆冷，汗出，呕涎及食物，此属脾厥。

极黑附子　草果仁　粗桂皮　片姜黄　延胡索

厥为寒之极，太阴本是至阴，热药为宜。

吕同里，二十岁　夏令热气伤阴失血，冬藏气降，血症必然不来，肉瘦精虚，嗽不肯已。宜滋培脏阴，预防春深升泄病发。

固本加五味子

汪沭阳，五十四岁　居住临海，风障疠气，不比平原，人众稠密，障疠侵入脑髓骨骼，气血不和，壅遏内蒸，头面清真痹阻，经年累月，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驱逐。具理而论，当以虫蚁向阳分疏通逐邪。

蜣螂　威灵仙　蜂房　川芎

火酒飞面同丸。

吕同里，四十五岁　心痛得食反缓，是积劳

营虚，大忌破降气药。

桃仁　桂元肉　炒黑芝麻　当归身　柏子仁

罗廿三岁　病人述遇春季则失血，烦劳必有衄血。凡冬月大气藏伏，壮年自能聚精汇神，不加保养，春半地中阳升，发生之气交，反为发病动机矣。是皆身中精气之薄，胃纳安旺，自能知惜静养则神藏。

熟地　山药　芡实　五味　金樱　湖莲　萸肉　龙骨　茯神

朱湖州，三十八岁　太阴腹胀，是久劳伤阳，不饥不饱，二便不通爽，温以通阳，苦温疏滞。

制附子　熟大黄　草果　生厚朴　生姜　广皮

温下法，从许学士温脾汤来。

夏山塘，七十五岁　初冬温热气入，引动宿饮，始而状如伤风，稀痰数日，痰浓喉干，少阴中五液变痰，乏津上承，皆下虚易受冷热，致阴上泛。老人频年咳嗽，古人操持脾肾要领，大忌发散泄肺，暂用越婢法。

凡内有宿病，每因新感六气，病邪牵动而发。盖藏匿夙病之处，气血必虚弱，故新邪必注空隙为患。

沈槐树巷，廿二岁　自交秋初，皆令阴阳颠胀失血，三月怀妊，法当养阴固胎。

人参　黑壳建莲　子芩　阿胶　白芍　桑寄生

戴徽州，二十九岁　仲景论痰饮分二要，外饮治脾，内饮治肾。又云：凡饮邪必以温药和之。阅方是温养肾藏，不为背谬。考痰饮有形，原其始也。阳气微弱，浊阴固聚，自下逆行，喘不着枕。附子走而通阳，极为合理。然其余一派滋柔护阴，束缚附子之剽疾矣。此为阳微而阴未甚亏者，设仲景八味丸治痰饮，丹芩泽原疏通膀胱，非尽滋柔护阴者。

真武汤

此症只须通阳，不必顾阴。

李　积劳伤阳，腹膨仍软，脉弦杂症细无胃气，形衰废食，理中宫阳气之转旋，望其进食。延久无能却病矣。

人参　淡附子　谷芽　茯苓　益智　广皮

腹膨而不软，不但伤中宫之阳，中下浊阴凝结矣。惟膨而仍软，知阳虽伤而尚未阴凝，但理中宫之阳，俾得转旋斯愈矣。

阳气在胸腹升降转旋，无一息之停，斯清浊分而上下治。

沈北城下，三十六岁　温疹皆病气鼻口吸受其秽邪，是天地乖戾不正之气，无形之物，上窍阻塞，呛物不下，医不知无形有形，但曰清火寒降，至药直入肠胃，与咽中不相干涉无形秽浊之邪，有气无质，气虽浊而性仍上浮，故以清轻气分药治之。

连翘心一钱　射干三分　鲜芦一两　马屁勃七分　牛蒡子钱半　银花一钱

以无形治无形，针锋的对，此法前人所未发泄。天翁具此清轻一路，使无形之感化子无有，抑何巧思至此。

徐宿迁，四十七岁　冬月涉水之寒，深入筋骨，积数年发，胫膝骨冷筋纵，病在下为阴，久必气血与邪交混，草木不能驱逐。古人取虫蚁佐芳香，直攻筋骨，用许学士法。

炒乌头　山东地龙　全蝎　麝香

着筋着骨病邪，须服着筋着骨药品。

钱同里，五十六岁　酒热入血，瘀呕盈盆，越六七年变成反胃妨食，呕吐涎沫。问大便仍通，结闭在脘中。姑以通瘀开闭酒性本走血分，火酒更易煎熬，血被热气劫住，故瘀滞耳。

韭白汁　桃仁　延胡　京墨汁　生蒲黄　片子姜黄

得诀在问大便仍通，故知结闭乃在脘中。通瘀开闭，足愈斯病。不入治反胃门药矣，此为善审病机。

韩新平湖，四十五岁　臭气入喉吸字解勿作香臭，斯乃肾不纳气之病，呛咳失血，缘肾脉上循咽喉舌下，是肾虚气逆也。风药治表，清寒降气，无识者，皆然。病人说病来必先寒冷，阴

中阳虚不收摄孟子谓鼻之于臭也。

人参　枸杞　茯苓　沉香汁　坎气　建莲肉　人乳粉

李无锡，三十三岁　呛呕下焦寒冷先治下，继治中。

薛氏八味丸

用四君汤加黄芪、山药，名曰六神汤，或以之改丸常服。既平之后，复后天生气从脾胃起。

顾南京，三十一岁　频年发失血症，嗽甚痰多，必有呕哕，日晡寒热，夜深汗泄。据述见血，医投郁金、姜黄、韭汁、制大黄，逐瘀下走，希图血止为效，此有余治法往素病机不论内伤外感，总是气顺则治，气逆则病。极平常语，切须记忆。凡人禀阴阳，造遍致损，由内损伤，即是不足。脉左动数，尺不附骨，明明肾精肝血内夺，弱阴无能交恋其阳，冲阳上逆，吸气不入，咳嗽气并失旋，必呕哕浊涎粘沫咳嗽气并失旋四字内景如绘几经烹炼。盖胸中真气呼吸出入往来，转旋如辘轳，咳则气逆，有升无降，故必呕哕矣。内经谓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奈今医以咳治肺，见痰降气清热，损者更损，殆不能复。不知脏腑阴阳消长之机，杂药徒伐胃口，经年累月，已非暴病，填实下隙，须藉有形之属。

人参　紫衣胡桃肉　紫石英　茯神　五味子　萸肉　河车胶一钱　秋石二分

张宦宰弄，三十一岁　酒客多湿，肠胃中如淖泥，阳气陷，血下注，昔王损庵以刚药劫胃水湿阳气陷、血下注则病，在气不在血矣。

理中汤加木瓜

理中刚燥劫药，加木瓜则辛中有酸，以敛气而不散越。且木瓜宜宣通经络，于湿病相宜，收中有宣泄之妙。兼能酸甘化阴，不致刚燥劫津，此加味有巧思也。

华南京，三十二岁　通中焦气血，痛缓呕食，是胃虚气逆。旋覆代赭汤。

华无锡，三十一岁　夏月带病经营，暑热乘虚内伏，秋深天凉，收肃暴冷，引动宿邪，寒热数发，形软减食，汗出，与归芪建中汤。

汗经寒热屡出，暑热宿邪已去，惟真阳不足，元气未充，益中上之阳，其病自愈。

王双林，廿六岁　早食呕吐酸水浊涎，心口痛引腰胯，此阳微浊阴犯络，例以辛热玩早食二字，必至晚。尚未消磨也。上午为清阳用事，停滞阳虚显然。

乌头　良姜　延胡　川楝　红豆蔻　茯苓

王杭州，廿一岁　据述遗精频至，哮喘病发必甚，此肾虚失纳不固，真气散越冲急。少年形瘦，难用温法，当导引入任脉阴海以固之。

龟腹板　人参　芡实　金樱膏　坎气　紫胡桃　五味　黄柏

千斟万酌，有此良治。

金杭州，三十四岁　当正面傍左发疡，牵出黄，湿中生热，由阳明少阳经来。宜薄滋味，忌辛辣。

连翘心　飞滑石　浙茯苓　苍耳子　干浮萍草　白蔹皮　金银花　紫花地丁草

绝妙疡科方药，清轻无滞，欲其上浮也。

张双林，廿七岁　痛而喜按属虚，痰多肢冷是脾厥。病大便三四日，乃津液约束脾厥虽由脏寒，总是脾营失养不运。

炒桃仁　火麻仁　片姜黄　淡归须　炒延胡

张无锡，三十九岁　初秋经停几两月，下血块疑似小产，遂经漏不止精义。入冬血净，加五心脊椎骨热，天明微汗热缓，凡经漏胎走笔势展拓，下元真阴先损，任脉阴海少液，督脉阳海气升，所谓阴虚生热矣。精血损伤，医投芪术，呆补中上，是不究阴阳气血耳督任为天关地轴，为升降枢机，阴阳每相系恋，阴虚阳必升逆

人参　建莲　女贞　茯神　糯稻根　阿胶　炙甘草　白芍　萸肉

张包衙前，四十五岁　自胃痛起，咽食又噎阅症极似肝胆热升，须确切脉理。近加涌泛粘涎，经营劳瘁伤阳，清气不转旋，上不知饥，大便不爽，九窍不和，都属胃病。此人中上二焦之脉必微弱不旺，重按无力。辛温开结法，用人参以统御之。

人参　熟半夏　茯苓　葫芦巴　荜拨　老姜汁

以大便不爽，知中宫阳气不司转旋，不然症类木火气升矣。盖气火升则下焦失温纳，大便反易出而爽也。辨症切脉，最难明确。

王陆家浜，二十岁　阴邪盛为肿，便溏溺短，议通腑阳。

生炒黑川附子　椒目　炒焦远志　生于术　生厚朴　茯苓　猪苓　青皮

钱五十四岁　外邪窒闭肺窍，用轻剂治上。食可下咽，水入必呛，此喉气有阻，仍以辛润。

杏仁　桑叶　米仁　紫菀　浙茯苓　川通草

唐　阅原案开列皆肝肾为下元，男于中年已后，精血先亏，有形既去难复，五液内夺，阳气易越。治法从阴引阳，勿以桂、附之刚五液内夺，虚气必燥热有火，是以内风易起。

鹿茸　角霜　当归　天冬　茯苓　苡蓉　杞子　天麻　浙黄菊

詹四十二岁　食入脘闷嗳气，呕吐觉爽，少焉仍然痞闷，形躯充伟，脉形小濡，中年阳微不运，是为不足。泄降气分攻痰，有余治法，非此脉症所宜此脉形小濡，故确指其为阳微不运之病，否则错认肝火矣。

治中法

中不安谷，既无痰凝火升，但觉脘闷嗳气，吐后仍痞，显属中宫气衰，阳微不主运动，再行泄降气分大谬。

沈北城下　辛气开上，肺气降可效。

芦根　白蔻仁　杏仁　米仁　浙苓　厚朴

刘三十三岁　武略用力进气，与酒色精伤不同，失血在长夏热泄之令，胸附骨皆痛，乃肝胃络伤。

桃仁　苏子　南楂　米仁　茯苓　韭汁　丹皮　降香

陈　久嗽失音，脉小痰冷，此肺虚气馁，不易骤愈，酒家有饮邪冲气，人暮为重。

桂苓甘味汤

孙三十六岁　奔走劳烦，暴热上蒸，即是身中阳气不交于阴精义麻木在四肢，内风属阳之化，左属肝，肝性刚，柔剂为宜。若用酒药，益助其动阳，是矛盾矣。从来火中有风，肝阳旺甚火生，即热极化风矣。

生地　天冬　藕汁　沙苑　寄生　女贞　炒枸杞　川斛

唐五十六岁　夏足跗肌浮，是地气着人之湿邪，伤在太阴。阳明初病失血，继而呕涎拒食，医不知湿伤脾胃，漫延乃尔从来湿伤太阴，热起阳明，湿为阴邪，下先受之。

五苓散去泽泻，加

益智仁　厚朴　广皮　滑石

龚酒经，六十八岁　心下胃口之上，痛有两月，问酒客往昔肠血，每痛发，食进少，其痛始缓，食进多，痛即立至。据说饮热酒，脘中爽然，则知浊凝厚味，皆助阴伤阳宜戒肉食难饥，素食易饿，总是厚浊难于运化。然中宫之阳为浊阴滋腻，阳气亦渐劳乏也。

荜拨　红豆蔻　乌药　苏梗　良姜　延胡　生香附

阳气在中下二焦，如火熏走马灯，辘轳旋转不定。松脆之物，入胃易于流走运化，精华糟粕，旋即分头各归其所。若厚味酒液粘腻，浓厚留滞肠胃，枢机虽旺，其如窒碍何。

吴三十九岁　自幼失血，是父母遗热，后天真阴不旺。幸胃纳颇强，不致延成损怯。血利十六个月是虚症矣，腹中不痛，但肛门下坠，刻刻如大便欲出。世俗见利，咸治肝胃，此系肾虚，阴阳下窍不固，固摄其下为是肾气摄纳，紧固下元，始有关闸。若下坠如欲便出，气不固矣。若再加以湿热下注，晨起即大便欲出，不能耐久。

熟地炭　萸肉炭　山药　五味子　生白芍　茯苓

王五十三岁　问有女无男，呛咳甚于日晡黄昏，肌肉消瘦，夏季失血，天令暴暖，阳浮热灼，弱阴无从制伏。夫精损阴火上铄，必绝欲可以生聚，半百未生育，当自谅情保节夏月阳气既浮，热气灼烈。阳浮则真阳散越，汗泄而虚，热

灼则阴分煎熬，津液枯铄，当分两层。

熟地　龟甲　鱼胶　牛膝　茯神　远志　萸肉　青盐　沙苑　五味　柏子仁

程廿二岁　偶食闭气物，胸中痞闷不饥，脉小涩怕冷，清阳受伤，不宜端用消克。

杏仁　生姜　广皮　厚朴　苹拨　生益智　苏合香丸

李廿五岁　精泄痿躄内枯，损及奇经，六年沈疴，药难取效阳跷、阴跷、阳维、阴维皆失其司矣。

淡苁蓉　锁阳　羊肉胶　舶茴香　菟丝子　青盐

戴枫桥　用肺药开上气不效，病人说痰味咸，谷道窄，从肾气逆升入咽，用滋肾丸。每服三钱，盐汤下肾气逆上入咽，用滋肾丸下走，何等巧思灵妙。

肺气统摄一身之气下行，肾气受其节制，亦不致上逆。乃肾气既易上升，再因肺药开上气，更易逆升矣。

许常熟　奔驰劳动摇精，精腐溺浊，继出血筋，真阴大泄于下，胸痞不知饥，腹中鸣响攻动，乃清阳结闭于上阳微不下行致响。此皆不知阴阳虚实精实，但以淡渗凉降，反伤胃中之阳此症下损及上，从阴损阳，用妙香最为稳着。

茯苓　炙甘草　煨熟广木香　人参　茯神　益智仁　生谷芽　新会皮

储宜兴，三十三岁　问生不长育，自觉形体不为矫捷，阴中之阳不足，精气未能坚充，莫言攻病，务宜益体。夫生化之源，在乎水中有火，议斑龙丸从来生育之机，非阳不生，非阴不成，最重水中之火也。

王山塘，廿四岁　八日间痛发一次，日来不饥，大便不爽。凡痛呕出黄浊，水难下咽，浊气自下上涌，即有呕吐之状。肠中滞气不行，胃中涎沫不泻。浊气自下上涌，由于肠中滞气不行，胃中涎沫不泻耳。

半硫丸，每服一钱二分。

肠中滞气，胃中涎沫，所以不行不泻，由于肠胃阳气不足，阴邪浊邪，转得逆上涌泛，必半夏之降逆，硫黄之温通。俾滞气行而涎沫泻耳。

嵇石塔头，四十八岁　夏月黄疸，是脾胃湿热气化，治疸茵陈，乃苦清淡渗，右胁之傍为虚里穴，久进寒药，胃伤气阻成瘕。问大便不爽，用阿魏丸，每服一钱，久进寒药，后之变相黄疸，湿热留着，阿魏丸消克之。

庄新盛，廿二岁　烟熏犯肺，呛逆咽痛，以清气分之热。轻可轻扬，味重即非治上。

大沙参　绿豆皮　蔻蒌　桑叶　生甘草　灯心

沈五十二岁　巅顶近脑，久痛骨陷，乃少年时不惜身命，真精走泄，脑髓不满，夏月乏阴内护，痛软不能起床。五旬有二，向衰谅难充精复元。夏月气泄伤阳，而阴乏亦不能内护，抵当热气，此病机所以难执一也。

龟腹甲心　黄柏　虎胫骨　熟地　锁阳　盐水炒牛膝

蜜丸。

杨二十八岁　病未复元，勉强劳力伤气，胸腹动气攻冲，或现横梗，皆清阳微弱，不司转旋。

小建中汤

三阳少阳为枢，平日上升清道，为枢机转旋，升清降浊，三焦分理，皆是物也。病后清阳微弱，勉强劳力，伤在气分，枢机无力，转旋失司矣。

顾葑门　失血既止，人冬不但血来，呛嗽火升，外寒内热。夫冬为蛰藏汇神之令，少壮不自保惜收藏，反致泄越，乃肾肝藏阴内怯，阳气闪烁自铄，草木填阴，暂时堵塞其隙，精血无以宁养。务潜以绝欲，百日不发为是，屡发必凶。真水所以养真火，冬为万物归根，阳气内伏藏阴因不谨亏损，真火独旺，真水愈涸，至木旺春升，温热病所由炽也。

熟地炒炭　茯神　萸肉　五味　湖莲　芡实　女贞　川斛

不特火气内伏，煎熬精血，至来春水不养木，少阳相火炽甚也。阴虚者火必升，呛嗽吐血，当时有必致者耳。

于金坛，廿六岁　风热伤卫外之阳，再发散升药动阳，血自阳络而出，医用大黄逐瘀使下，下则阴伤，不饥痞闷，痰粘不渴。急急醒脾扶胃，再以清寒治嗽，决无愈期盖卫应乎胃，卫外阳伤，当吸醒脾胃之阳，但治血溢之所以然，绝不于血分内瞻顾。盖治其本则标自愈，非如今人之见血治血也。

人参　白芍　生益智　茯苓　炙草　广皮

服十剂后，接服异功散血从胃来，非关肺肾，故异治也。

胃为多气多血之海，而脾实统之，是以少年从色欲致伤而失血者，久则尚须亟固脾胃，使精生于谷，以渐补肾肝。况因风热伤阳，再以发散升泄，阳不固而致血上溢者乎？治病安可通套耶！

张廿九岁　劳伤阳气自起喝破，惟老手能之不可以为老生常谈，当壮盛年岁，自能保养安逸，气旺可愈。

人参当归建中汤

曹三十一岁　肾虚笔力清老水液变痰，下部溃疡成漏，血与嗽呛不止，精即内夺，龙雷闪烁，阴损及阳，症非渺小。庸医见痰血及嗽，辄投凉剂，不知肾藏生气宜温，若胃倒便泻，坐视凶危矣。肾即生气春升温暖之气也，温则生，寒则生机绝矣。

人参　胡桃肉　五味子　茯神　鲜河车胶　湖莲子　芡实

治肾病有时用知、柏、龟、地，亦以其相火过热，除其热气，使之温和也，并非寒冷遏绝生气也，亦犹温胆汤之义。知此一层，便知用寒凉之妙，岂易言哉。

沈廿五岁　年十三时，自食鹿角胶吐血，继用龟板胶而愈。缘稚少阳体，升补督脉已非，迷有遗泄，虑血再发，肌肉消瘦，阴虚偏热，既虑夙恙，当戒奔驰用力。静处身心自宁，无发病之累奔驰用力太过，浮阳最易泄越，阴火即随上溢，载血涌逆。惟静处林泉天真宁谧，斯为上药。

六味去丹泽，加水陆二仙、覆盆、湖莲，龟腹版心。

杨廿二岁　阴损体质，学艺倾银，火燃外烁内，液枯不能复，日饮上池无用。

糯稻根须　天冬　熟地　五味子

莫无锡，四十六岁　易怒，气火逆行，脘中微窒有痰滞，气阻妨食，先开上痹，瘦人脉数弦，勿投香燥气火逆行，痰必上涌，故药兼治痰也。

枇杷叶　降香末　黑栀皮　上婆皮　杜苏子　新会皮去白

管四十三岁　食减肉瘦，食已不运，诊关前沈濡小涩，尺中虚芤，脾阳宜动，肾阳宜藏，见此脉症，未老早衰。内损以调偏，莫言攻邪。脾阳宜动，肾阳宜藏，其治法动脾阳即所以藏肾阳也。

人参　茯苓　芣拔　胡芦巴　生益智　生姜

脾阳肾阳，宜动宜静，各有所主。此二语医理中玄妙，该括无数妙义，后学牢牢记着。知但动脾阳，即所以藏肾阳，而藏肾阳益所以动脾阳也。

倪枫桥，廿三岁　劳伤营卫，不任烦冗，元气不足，兼后天生真不旺。古人必以甘温气味，从中调之心营肺卫治法用药益见心为阳中之太阳也

建中法加人参、桂心、当归。

心营肺卫，实则兼统于心。以心为阳中之太阳，营卫惟太阳主之，建中加参、桂、当归，建心王之宫城也。

邵枫桥，七十七岁　高年四末肉肿骨大，乃气血已衰，不能涵注，内风暗起，谓风淫末疾禀经酌雅。

桑寄生　枸杞子　虎掌骨　沙苑

照常熬膏，不用蜜收。

徐廿三岁　内损血后，痰嗽渐渐声哑，乃精血先伤，阴中龙火闪烁，迭经再发，损必难复，填实下元，虑其不及。庸医见血滋降，见嗽清肺消痰，不知肾液被阴火锻炼化痰，频发必凶。每见血后继必痰嗽，都因见血先投凉滋，遏抑火气所致，保养可久，服景岳一气丹。肾主五液，主充养肌肉、灌输百脉，阴火日夜煎熬，悉化枯痰矣。

徐十七岁　虚质，肝络受寒为疝。议温养入营中和血治疝。

炒橘核　桂心　粗桂枝　归身　茯苓　冬葵子　小茴香

王陆家浜，三十六岁　纯阳气分药见效，则知病人酒肉冷物乱食，湿内聚伤阳。若不慎口必危。

生白术　炒黑生附子　茯苓　泽泻

徐廿六岁　少年读书久坐，心阳亢坠，皆令肾伤。医药乱治，胃伤虚里，胀闷吐水，而滑精未已，乃无形交损妙香散。

人参　抱木茯神　远志　茯苓　益智仁　砂仁壳　青花龙骨　炙草

汪廿九岁　厥起五年，脉形细促，乃肾肝精血内怯。冬藏失降，脏阴不摄，致厥阳内风飞翔，冒昧精神，病在至阴精神出色入理深谈。热气集于身半以上，皆是下元根蒂之浅隧道阴阳交纽，内景如绘。欲图其愈，必静居林壑，屏绝世务一年，寒暑隧道，阴阳交纽，不致离绝此方乃补剂中之最灵动、最精深入微者。盖隧道阴阳交纽主一身督任，而言惟督任为阴阳脉之二海，天关地轴交纽，此身命根二海一空，即有渐致离绝之势，五脏失其根蒂，补剂讲究及此方为透入重关，非通套治病

龟腹板心　活灵磁石　山萸肉　细川石斛　辰砂　川牛膝　人中白　黄柏

凡介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色黑为北方坎卦，水阴能潜矫阳，味咸纯阴，直入任脉阴海。磁石质重，入肾制肝阳上冒。以辰砂镇心神，交其水火。萸肉酸以入肝敛肝，牛膝佐入下焦，人中白咸，黄柏苦以入阴，咸苦制上浮，川斛清阴火，坚筋骨，此方大旨。

扁鹊见虢太子尸厥之病，曰：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可见人身自有命蒂，根本交结，纽住阴阳，昼夜运行，循环无端，则五脏六腑，为生人根本。而脏腑之外，更有为脏腑根蒂者，此先天乾南坤北，后天南离北坎，皆于此为造化枢纽。品汇根柢，治病及此，何等深细微奥。

昔年潘凤翔治何虎占痰病，诊曰阴虚，疏方大半宗此旨，果效。

章　形壮脉弦，肢麻，胸背气不和，头巅忽然刺痛，是情志内郁，气热烦蒸，肝胆木火变风，烁筋袭巅。若暴怒劳烦，有跌蹼痱中之累。识得透此症必热蒸化痰，不但木火上沸矣。

人参　茯苓　真半曲　木瓜　刺蒺藜　新会皮

已参用二陈矣。盖形壮者，脉弦主痰饮也。

顾　劳伤形气寒，脉小失血，乱药伤胃，食减，必用人参益胃，凉药治嗽必死人参当归建中法去姜。

人参　炙草　南枣　饴糖　当归　白芍　桂枝

徐　内损肝肾，久嗽失血，近日畏寒，吐血盈碗，冬不藏纳，阴伤及阳，法当贞元煎温养。

人参　熟地　桂心　茯苓　五味　白芍　童便半杯

钮湖州，廿八岁　五六年胃痛，发必呕吐不便妙方药。

桃仁炒　麻仁　墨汁　延胡　归须　南楂炒

加韭汁十五匙。

是系厥阴结闭冲逆，以通幽法疏泄厥阴，遂其性而病自已，决不可投香燥也。

孙廿二岁　胸中乃清阳游行之所，少年气弱，操持经营皆扰动神机，病名胸痹。仲景轻剂通上焦之阳。

薤白　桂枝　半夏　生姜　茯苓　白酒

申余杭，廿六岁　劳病水枯肾竭不治。

猪肤汤

曹西山　炎日远行，热入络动血，入冬间发，乃身心不安逸，阳亢阴虚。

天王补心丹

方　面肿气喘，呛不止，音渐哑，周身之气降，全在乎肺。酒客久蓄之湿，湿中生热，气必熏蒸及上，肺热为肿为喘，声音闭塞矣。按《内经》云：湿淫于内，治以淡渗，

佐以苦温。渗则湿从下走，酒客恶甘宜苦，温以通湿，湿是阴邪耳湿不下行、聚于中宫、化热上蒸、熏灼肺气上逆，气机失降，见症如是。

活水芦根　米仁　厚朴　滑石块　浙茯苓　杏仁

六味药俱降下渗湿之品。

邹四十六岁　辛能入肾，肾恶燥。凡辛能入血，则补辛以气走，通泄则燥伤肾阴。方中仙灵脾泄湿，半夏远志辛燥，由阳直泄气至下，人参、五味生津，亦为邪药之锋甚所劫，何愦愦乃尔此案未详病形脉症，但究误治药味，想是阴虚症耳。

人参　茯神　天冬　熟地　五味　柏子霜

猪肾捣丸。

项廿七岁　失血如汹腹痛，是烦劳致伤，见血投凉，希图降止。乃胃伤减食，其病日凶。烦劳者，必伤脾胃之阳，绝不用腻药。

熟地炭　湖莲肉　山药　茯神　芡实　炙草

张蠡墅，四十七岁　两月昼热夜凉，咳嗽喘急，是中年劳碌伤气，忌酒发汗甘温益气。

人参　炙甘草　薏苡仁　白芨

蜜水炙黄芪

方二十六岁　脉细小垂尺，身动喘急，壮年形色若巅老，此情欲下损，精血内枯，气撤不收。气撤不收，四个字说得极精透。夫有形精血，药不能生，精夺奇脉已空，俗医蛮补，何尝填精能入奇经。

人参　胡桃肉　茯苓　补骨脂

河车胶丸

钱四十岁　情志郁结，是内因生胀，自投攻泻，胀加溺闭，已属痼疾难治。议通下焦之阳。

生附子

去皮脐切小块，炒极黑色三钱，水一盏，煎至四分，人童便一小杯，猪胆汁一个。

何南濠　甘温益气见效，粪后肠血乃营虚。

下药饴糖浆丸

人参　白术　归身　炮姜　黄芪　黄精　炙草　白芍

施　阳明之阳已困，胸胀引背，动怒必发，医药无效。

人参　熟半夏　生白蜜　姜汁　茯苓

大半夏汤加味。

吴江阴，十六岁　十二年春夏发疮，内因之湿，本乎脾胃，忌口可愈。

生真于术一斤　白蒺藜一斤

用糯薏苡仁十两煎汁泛丸方药极精。

王三十二岁　湿去八九，前议运脾安肾，治本既乏入参，双补未合，况屡见黄色，仍以脾胃之法。

生于术　生杜仲　泽泻　茯苓　米仁　川斛

水泛丸。

陆陕西，三十八岁　血脉有热，外冷袭腠，气血不和，凝涩肌隧，遂见瘾疹。凡痛多属冷闭，痒由热熏，渺小之恙久发，欲除根不易。平时调理，忌食腥浊，发时用凉膈散，二日愈时，用和血熄风。

连翘　生甘草　炒黑山栀　赤芍　薄荷　桔梗　枯芩　生大黄

接用丸方　黑豆皮汤丸。

首乌　胡麻　当归　松节　茯苓　地肤子

戴枫桥　咽痹痰咸，是肾虚水泛，下焦少力，浮阳上升，阴不上承，以咸补甘泻实下甘守中，咸润下、甘能化咸，土制水也。中宫既培，咸味自当趋下，不上泛矣。

熟地　远志　苁蓉　茯苓　青盐　骨脂　胡桃

红枣肉丸。

苗三十六岁　痛起寒月，胃脘贯及右胁，腹鸣攻至少腹，少腹气还攻胃口，呕吐酸浊，或食或不食，三年之久。病由胃络逆走入肝，肝木复来乘胃上，主以辛热，佐以苦降。上气先走入本中，是为悔其所不胜，故曰逆也。总是胃中寒胜，

故引入厥阴、厥阴不受，仍还乘胃七耳。治法极为周密。

吴萸　良姜　茯苓　川楝　延胡　蓬术

获二十四岁　左搏尺动脉理深微，肝肾阴伤，血后干呛，夜汗阴火闪动，阳不内交，虚怯阴损，壮水固本为要。医但治嗽清肺，必致胃乏减食。

人参　茯神　芡实　山药　熟地　五味　萸肉　湖莲　生龙骨　鲜河车胶丸

朱木渎，三十岁　外视伟然，是阳气发越于外，冬乏藏阳，肝肾无藏。上年酸甘见效，今当佐苦坚阴。

熟地　五味　萸肉　茯神　天冬　黄柏

陆水关桥，廿三岁　久嗽入夜气冲，失血肾逆，必开太阳。

桂苓甘味汤

吴三十二岁　脾胃最详东垣，例以升降宣通，忌腻浊物。味补必疏，欲降浊必引伸清气皆平，调和法，几年小效未平，仍是脾阳胃阴。

南楂肉　九蒸于术

干荷叶煮汤一杯泛丸。

汤四十六岁　是肾虚精夺于里，阳失内交，阳泄为汗，肾脉循咽，元海不司收摄，冲气升腾，水液变痰，升集壅阻，而为喘促语入经典。夏月阴内阳外，忌寒属阳虚。究其源头，精损于先，乃阴分先亏，损及乎阳也。惟阴中之阳虚，故肌表卫外之阳亦虚，而为汗泄。急补真阳而肌表自固。

天真丸去黄芪，加鹿茸、补骨脂、紫衣胡桃肉。

李木渎，廿一岁　男子血涌出口已多，面色气散，冬乏藏纳，是无根失守。凶危至速。况脉小无神，医以寒降清火，希冀止血何谓。

人参　牛膝　白芍　熟地　枸杞

魏花溪，三十五岁　胸中是清阳转旋之所，凡饥饱忧劳太过，阳气不行，则浊阴锢结，非有积聚之比，酒肉助阴聚湿，永不能愈。此人必是贪饕。

苇拨　厚朴　茯苓　公丁香柄　茅术　米仁

许五十岁　劳倦伤阳，失血，庸医以凉药，再伤气分之阳，指麻身痛，法当甘温。气已属阳，再伤气分分出阴阳，精细极矣。

人参当归建中汤，去姜。

血症能用阳药，已是老气无敌。其妙在辨症明确，不似今人之动辄滋阴也。然于伤阳失血之症，再经凉药，更伤其阳，则建中更无虑其动血矣。

汪水澄头　肾阴已怯同一少阴耳，心阳遇烦多动，所谓脏阴络损之血，甘以缓热，酸以固阴少阴精血上承心阳，自尔宁静，劳心不以为烦，肾阴一怯，势必遇烦多动矣。

熟地炒枯、水洗一次　旱莲草　茯神　萸肉　女贞　柏子仁　柿饼炭三钱

张大马坊　脉沉细，久嗽，五更阳动咳频，汗泄阳不伏藏，肾气怯也。寅时气血注于肺，阳动而咳频，不但肺虚矣，下元不固冲气，使然。

茯苓　甜桂枝　炙草　五味子

每见肺虚气弱之人，凡遇秋冬晓寒，即重茵叠被，不任霜寒肃降之气，咳逆不已，此内伤兼外因也。若阳动即咳，乃应时冲逆，不必秋冬也。

詹衢州，四十三岁　阅开列病原，肾精内损，心神不敛，脏阴不主内守，阳浮散漫不交不过阳不恋阴四字出自有笔人，便云脏阴不主内守，阳浮散漫不交，意新词湛。中年未老先衰，内伤脏真，心事情欲为多，闾后嗣繁衍，绝欲保真，胜子日尝草木。

九制大熟地　人参　金箔　石菖蒲　远志肉　茯神　生白龙骨　生益智

红枣蜜丸。

吴东山，廿七岁　频失血已伤阴，冬至后脉弦，属不藏，是肾阴不足，虚浮热气之升。戒酒节欲，勿日奔驰，可免春深反复。细腻风光。

六味去丹泽，加龟腹版心、清阿胶、天冬、秋石。

脏真无日不宜深藏，故曰脏也。冬至更是万物归根之候，弦脉为春深发升之象，先

时而见，恐当时反不能见矣，故曰不藏。

邵杭州，三十六岁　寇宗奭桑螵蛸散、温固下焉，佐以宁静，以阳之动，既有肉痛热升，理阴药和阳摄阴锁阳一味锁住阳气，以入阴而不令上越耳。

芡实　旱莲草　锁阳　金樱子膏　龟版心　女贞子

蜜丸。

阳气动，即浮升散越而不能摄阴。须充沛阴分，俾阳内交而依恋，则阳入阴中而和阳，即是摄阴矣。

李横街，十九岁　精滑无梦，咳涎常呕，乃肾不摄纳，肺药无用直截了当。

人参条　紫胡桃肉　人乳粉　坎气漂洁　茯苓　五味子

江章莲荡，廿二岁　惊恐内动肝肾，真阴不旺，阳失偶而浮越，下虚上实，过劳有厥仆之累。

熟地　龟板　天冬　白芍　萸肉　锁阳　归身　黄柏

蜜丸。

徐五十六岁　眼胞上下脾肾之脉循行，垂不开阖，太阴脾脉已倦，甘补多用为宜。

蒸于术　枸杞　桂元　归身　黄芪　炙草　煨木香　浙菊花

周十八岁　能食胃和，后天颇好，视形神及脉，非中年沛充，乃先天禀薄而然。冬寒宜藏密，且缓夜坐勤读。

六味加石入乳粉，蜜丸。

张蔚泾，三十七岁　三疟已十三个月，汗多不解，骨节痛极，气短嗳噫，四肢麻。凡气伤日久，必固其阳立方周密。

人参　炒蜀漆　生左牡蛎　桂枝　淡熟川附子　五花生龙骨　老生姜　南枣肉

林线香桥，廿七岁　阴火扰动精走，用滋肾丸以知柏泻之，每服三钱。

郭谈家巷　凡滋味食下不化，嗳出不变气味，盖在地所产粱肉成形者，皆阴类。宜食飞翔之物，以质轻无油膘浊凝。医用妙香，谓香能醒脾，不致燥烈伤肾此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自然之理，格物之功深矣。

人参　茯苓　茯神　石菖蒲　檀香末　生益智

朱临顿路　精血空隙在下，有形既去难生，但阴中之阳虚，桂附辛热刚猛，即犯劫阴燥肾，此温字。温字洗剔精义，盖温剂总以柔阳立法，若春阳萦，万象发生，以有形精血，身中固生气耳。

淡苁蓉　桑螵蛸　炒黑大茴香　锁阳　生菟丝子粉

顾三十二岁　气候渐冷，冬至收藏，阳浮气泛，嗽甚咳多，前议柔药固肾方不谬，早上仍用，不宜更张。佐以镇胃安脾，中流有砥柱，溃决逆行之势，可望安澜。晚餐宜早，逾时用冬白术二钱，大黄精五钱，煎服先固下继填中，治法井井，舍此无他法矣。

钱娄门，十七岁　少年面色青黄，脉小无神，自幼频有呕吐，是后天饮食寒暄，致中气不足，咳嗽非外感，不宜散泄。小建中汤法主之老笔劲拔。

李三十一岁　喜寒为实，喜暖为虚，冲气逆于则呛，粘涎着于喉间，是肾精内怯，气不摄固于下元矣。肾脏水中有火，是为生气，当此壮年，脉细不附骨即是虚脉无根，其禀质之薄显然。精能化气，精充者气自归根，肾精怯水不化精而成粘涎，阴火上逼而呛痰亦粘矣。

紫河车　紫衣胡桃　五味子　云茯苓　枸杞　人参　沙苑　黄柏盐水炒　秋石

捣丸。

薛苑北前，八十岁　禀阳刚之质，色厉声壮，迩来两月，咳红色深浓浊，卧醒咯痰已久，肺热下移于肠，肠络得热而泄，自言粪燥越日，金水源燥，阴迫动血了如指掌，上下一贯。

大生地　柿饼灰　生白芍　淡天冬　侧柏叶

孙三十四岁　内损精血，有形难复，淹淹年岁，非医药功能，病中安谷如饥，后天生气未惫，若究医药，必温煦血肉有情，有裨

身中血气。冬春用天真丸冬春二字最有斟酌。

病中安谷知饥，阴损尚未及阳可知。先天精气虽损，犹赖后天水谷之精气以荫，治虚损必以脾胃为先务也。

朱唐市，三十一岁　农人冷雨淋身，在夏天暴冷暴热，原非大症，木鳖有毒，石膏清散，攻攒触之气闭塞，咳久咽痛，轻剂取气，开其上壅。若药味重力不在肺上焦之药宜轻，所谓轻药轻用，取其气轻味薄、不但分两轻也。

射干　生草　牛蒡　麻黄　米仁　嫩苏叶

朱　形瘦虚数之脉，血屡次发，痰嗽不止，此非肺咳，乃血去阴伤，阴火如电烁而致咳。如日进清肺降气消痰，则内损不起矣。阴火如电烁，最为驳劣难当，注射脏腑，最易烁肺金，焉得不咳。

都气法去丹泽，加脊髓、芡实、莲肉。

李廿六岁　壮年形瘦肌减，自述无因滑泄，长夏内阴不生旺而失血，显然阴虚，窍隧不固。大忌劳力奔走。虽在经营，当诸事慎养，身心调理之恙，不取药之寒热攻病也阴虚之人略加劳力奔走，阳即上升，阴火即载血上溢矣。

桑螵蛸散

陈乍浦，五十岁　咽食物有形不觉痛，若咽水必有阻塞，此内应肺之气分，肺象空悬，主呼出之气，气窒生热，法当清肃气分。辨症极细切，都是气分药。

连翘心　滑石块　大力子　生甘草　南花粉　枇杷叶

张六十四岁　有年仍操持经营，烦冗营伤，心痛引脊。医用附子痛甚，知不宜刚猛迅走之药。

茯苓桂枝汤去芍

《金匮》虽有心痛彻背，背痛彻心，用乌头附子辛热药治法。然必细审气分虚寒，不在营血，方可直施无忌。若病在营分，燥伤阴矣。

朱廿二岁　夏热秋燥，伤于气分，胸痞多嗳，大便燥结，凡上燥清肺，不取沉腻滋降一病到手，先分明在气在血，名手过人处因此。

大沙参　玉竹　苏子　桑叶　麦冬汁　蜜炒橘红

管三十二岁　积劳气逆，肝胆热升，咯血胶痰，既有是恙，务宜戒酒勿劳。药用和肝胃之阳，阳和气顺，胸胁痛自已。劳者气必上逆，劳字两火在上，即君相二火上升也，故用药下行之品居多，和肝胃之阳则气自顺下。

桃仁　丹皮　钩藤　山楂　栀皮　金斛　茯苓　麻仁

翁四十四岁　夏月露宿，冷湿下入阴络，少腹坚凝有形，两傍筋绊牵引，自述梦遗。然有形固结，非补助之症，当与结疝同治，乃络中病治法平正通达。

南木香　穿山甲　金铃子　橘核　延胡　蓬术　麝香

葱白汁丸。

沈四十岁　几年失血，继而久嗽，乃内损之咳，痰多治嗽无用，已失音嘶响，损象何疑纯粹以精。

黄精　白芨　米仁　茯苓

四味熬膏，早服牛乳一杯。

陈六十四岁　据述三年前因怒寒热卧床即动少阳相火继而痰嗽，至今饮食如常，嗽病不愈。

思人左升太过，则右降不及，况花甲以外，下元必虚，龙相上窜，嗽焉得愈？古人谓老年久嗽，皆从肝肾主议，不当消痰清燥，议用都气丸加角沉香、紫衣胡桃肉胃脉从头走足，胃气一走膀胱，一走大肠，皆从下行者也。肝火上升，肺气即不肃降，不论外感内伤，总由气逆为多，收摄固是正治。

叶皋桥，五十一岁　过劳瘀从上下溢，胸闷格呕，先以辛润宣通血中之气血上下溢，血中之气不畅达矣。治法极佳。

炒桃仁　降香末　茯苓　苏子　大麻仁　蜜炒橘红

顾　向年操持劳心，心阳动上亢，挟肝胆相火，肾中龙火自至。阴藏之火，直上巅顶，贯串诸窍。由情志内动而来，不比外受六淫客邪之变火，医药如凉药清肺不效，改

投引火归源以治肾。诊脉坚而搏指，温下滋补，决不相投，仿东垣王善甫法，用滋肾丸此古人调摄所以必要清心寡欲也。

叶东山，五十岁　酒肉生热，因湿变痰，忧愁思虑，气郁助火，皆令老年中焦格拒阻食，姜半之辛（宜势展拓开），萎、连之苦降，即古人痰因气窒，降气为先。痰为热生，清火为要。但苦辛泄降，多进克伐，亦非中年以后，仅博目前之效。议不伤胃气，冬月可久用者。有形无形交伤，中气竞伤，固不可滋补，亦非宜。恪选甘寒养胃，略带辛凉，以宣郁火，既不伤胃，又可久服，令中焦渐和，窒塞潜通，何其巧也。

甜北梨汁五斤　莱菔汁五斤

和匀熬膏。

痰是身中津液所结，未结以前，津液为至宝，既结以后，浊滞为腐秽。病至津枯液涸，惟有气火上升逼烁，则干枯立至，犹幸有痰饮以滋养也。养火须以添油，辛凉滋豁，甘寒养胃，立法于无过之地，非名手不办。

郭四十岁　咽中气阻至脘，物与气触则呕，病及一年，大便由渐窒塞。夫气降通行，全在乎肺，气阻必津液不流，上枯下燥，肺在上焦主气，当清气分之燥。诸气臌郁，皆属于肺之燥，咽中气阻，独责诸肺波澜老成。

枇杷叶　土蒌皮　桑叶　赤苏子　苦杏仁　黑山栀

王　禀质阳亢阴虚，频年客途粤上，南方地薄，阳气升泄，失血咳嗽，形寒火升盗汗，皆是阴损阳不内入交偶。医见嗽治肺，必延绵入凶（火升者必形寒。盖阳气横散，手足遍体皆温，若火升巅顶，不得温煦肢末，故必形寒。

熟地　炙实　五味　茯神　建莲　炒山药

侯四十二岁　痰饮留伏而发，最详金匮玉函。仲景必分内外，以内饮治肾，外饮治脾。更出总括一论，谓饮邪当以温药和之。忆越数年举发，春夏秋之时，此因时寒暄感触致病，今屡发反频，势甚于昔，乃男子中年以后，下元渐衰也（痰为火结，饮属阴邪。盖内寒之人真阳不能鼓动运行，水饮即为留着，且肾虚水泛最易成饮，故必以温药和之。

都气丸加坎气、胡桃肉。

汪长吹布行，廿九岁　开列病原，是精腐于下，系肾脏阴中之阳虚。凡肾火内藏真阳，喜温煦则生阳自充（肾脏阴中之阳，所以煦养真精，不使腐者。若以姜、桂、乌、附燥热，斯燥伤肾矣（温是春升之气，万物发生燥热则如夏日之剧烈，秋阳之肃杀，煎熬血液，反凋本真，所以不可轻投也。

鹿尾　大茴　苁蓉　菟丝　羊肾　云苓　巴戟　归身　骨脂　韭子　蛇床子

杨三十岁　三疟是邪在阴而发，自秋入冬，寒热悠悠忽忽，自述烦劳必心胸痞胀，凡劳则伤阳，议以温养营分，亦托邪一法（托邪藉手温养营分，亦固正以祛邪也。

人参　归身　桂心　茯苓　炙甘草　炒黑蜀漆　老生姜　南枣肉

戈三十七岁　夺精阴损，不肯生聚，致肾中龙火，如电光闪烁，庸医以喉痛音哑咳嗽，愈用寒凉清火强降，亦如倾盆大雨而电闪更炽耳。凡肾脉上循喉咙，萦于舌下，诸络贯通，出乎耳窍，必得阴中五液上涵，龙光不得上射冲搏。况在冬月，气宜潜藏，下乏把握失藏，春半阳升必加重，夏半阴不能生危矣。（虚痨半此已极情尽致，更有何法以图全耶？虽不出方，大义可知矣

天地生生不已，气机无一息之停。人禀阴阳五行之秀，与天地生气，息息相通，脉脉相贯。全赖精气神充旺，合同而化，以生以续，相寻不已。若精气内夺，生机断矣。于气化何尤。

钱十一岁　痫厥昏迷日发，自言脐下少腹中痛，此稚年阴弱，偶尔异形异声，致惊气入肝，厥阴冲气，乱其神识，遂令卒倒无知（酸以敛魂，苦以清心，宁神，辛以开结行痰，温以通阳泄浊、

乌梅肉　川连　白芍　川椒　干姜　桂枝

杨二十三岁　产后十五年，不得孕育，瘕聚心痛气冲，乃冲脉受病。久则未易图速功（泄浊消滞，温下通阳，用攻法。

南山楂　茯苓　蓬术　香附　炒小茴香

葱白

马二十二岁　巅顶腹痛，溺淋便难。

龙荟丸一钱

此肝火闭结，逆乘横行肆虐之症。

陈六十三岁　三疟是邪入阴经，缘年力向衰，少阴肾怯。摘住少阴便有把握。夏秋间所受暑热风湿，由募原陷于入里步步着实。交冬气冷收肃，藏阳之乡，反为邪踞，正气内入，与邪相触，因其道路行远至三日，遇而后发。凡邪从汗解，为阳邪入腑可下。今邪留阴经，络脉之中，发渐日迟，邪留劫铄五液，令人延缠日月，消铄肌肉。盖四时气候更迁，使人身维续生真，彼草木微长，焉得搜剔笔致风神，俱臻绝顶超妙。留络伏邪，必须春半阳升丕振，留伏无藏匿之地除病根虽在将来，而眼前亦须善于调摄，占好地步，此之谓丝丝入箔。今日之要，避忌暴寒，戒食腥浊，胃不受伤，不致变病致病之由，藏病之地，发病之机，病缠之累，历历如绘。病情与笔力俱深入显出，其治法须俟天地大气升泄，方能借势铲除，乘势待时，事半功倍。凡事皆然，宁医理独不由此？

生牡蛎　黄柏　清阿胶　甜桂枝　北细辛　寒水石

病深用药亦深。

王六十四岁　平日驱驰任劳，由脊背痛引胁肋，及左肩胛屈曲至指末，久延麻木。凡背部乃阳气游行之所，久劳阳疏，风邪由经入络，肝为风藏，血伤邪乘，因气不充，交夜入阴痛加，阳气衰微，阴邪犯阳。考古东垣。阳气本能生血，阳气兼能护血摄血，今久劳阳伤，既不能生血，又不能护血，以御邪。内风既动，潜致阴邪犯阳，安得不痛？制

舒经汤

陈南城下，五十岁　海风入喉，侵肺久着，散之无用，议缓逐以通上窍药味俱轻扬上泛，丸则不失缓逐之义。

马勃　射干　蝉衣　麻黄

为末，以萝卜子五钱，大枣十个，煎水泛丸。

金关上，四十九岁　凡痞胀治在气，燥实治在血，四者全见，攻之宜急。此症肝络少血，木火气上膈而痛，辛润柔降，得以止痛，通大便。厥是肝阳化风，燥升受热，动怒必来，不在医药中事燥居六气之一，火就燥，燥气上升，致木火之热上膈而痛，不可不知治法。

芝麻　柏子仁　天冬　生地　苏子

姚曹家巷，四十四岁　心腹如焚，阳结于内肌腠寒冷，知饥不甘纳食，大便久溏，此属劳怯阳结于上则中下虚寒。医案见嗽，清肺清热，损者愈损，未必用药能除病病者到此地位，医者无可奈何，只得出此方矣

黄精　白芨　米仁　炙草

曹　疟热攻络，络血涌逆，胁痛咳嗽此是疟止后见症。液被疟伤，阳升入巅为头痛，络病在表里之间，攻之不肯散，搜血分留邪伏热疟热太峻，火炽烁津，而逼血上溢。络病在表里之间，一句，指示迷途。

生鳖甲　炒桃仁　知母　丹皮　鲜生地　寒水石

搜血分留邪伏热，真水清石见之用药，刀刀见血。

葛东山，七岁　成浆必藉热蒸湿气此是痘后见症。痘前发惊，是痘毒由血脉而出，乃常有事，牛黄大苦大寒，直入心胞。若因时气未解，古人谓用之如油入面，反令内结，数月语言不灵，热气胶痰，蒙蔽膻中清气痘惊为痘毒由血脉而出之机，不得以幼科惊风论也。

远志　石菖蒲　天竺黄　金箔　胆星　川连　银箔　麝香　冰片

蜜丸，重五分。

杨　夏季暑湿，必入气分，谓二邪亦是一股气。同气相感，如泄泻溲少，皆湿郁阻气，以六和汤、甘露饮，有凭可证之方。已后不分气血。凉热互进，气分之邪，引之入血，此亦如五胡乱华，贤如温祖，难救神州陆沉气分之邪仍从气分宣泄，末二句必有所指，非王即薛也。

杏仁　薏仁　大麦仁　米仁　浙苓　橘红　佩兰叶

程六十二岁　形神衰，食物减，是积劳气伤，甘温益气，可以醒复。男子六旬，下元

固虚，若胃口日疲，地味浊阴，反伤中和。

异功散

汪　长夏湿气，主伤脾胃中阳，湿是阴浊之气，不饥泄泻，湿滞气阻，升降不利，咳声震动而血溢。医知风寒火颇多，而明暑湿燥绝少，愈治愈穷，茫茫无效。到吴已易三方，病减及半，推原和中为要病是因湿致血，但宣气滞不必顾血，而血自已，此治病求其本者。

生谷芽　茯苓　白芍　炙草　米仁　北沙参

药味清和，治湿不致燥烈动血。

钱信心巷，四十三岁　肾精内夺，骨痿肉消，溺溲不禁如淋，大便不爽，气注精关，液枯窍阻施泄无度，真气下注走熟，精随气泄，精关不收不固，溺溲如淋，骨髓不充，自当骨痿肉消。有形既去，草木不能生精血，莫若取血气填进冲任之脉络，必多服久进，肾液默生，可保身命。语有斤两，惯用房术之人，通勒脏腑之气，尽注阳道，病中不痿，临危方倒。

河车、人乳炼膏，煎参汤送。

齐四十八岁　四五月暴暖，雨湿泄泻，是劳烦气弱，易受时令之气。今见症脾胃不和，乃长夏热泄元气，胃津伤，口必不辨五味以需脾饮加减，

人参　砂仁　桔梗　米仁　乌梅　白蔻仁　橘红　谷芽

章水关桥，四十九岁　病人说咳嗽四年，每着枕必咳，寐熟乃已，此肾虚气冲上犯。医见嗽治肺，延及跗肿，阴囊皆浮，阴水散漫，阳乏开阖，都属肺药之害讲到阳气开阖，才大心细

严氏肾气汤

阳气有开有阖，气即流运宣通。盖少阳为枢，少阴亦为枢。至于阳泛开阖，不但阳微，少阴亦亏损。肾既不能化气，更以肺药损真，故独宜于《济生》肾气汤也。

沈三十三岁　初春时候尚冷，水涸开湖。挑脚劳力，居于寒湿冷处，是脱力内伤，气弱嗽加，寒热，大忌发散清肺发散清肺，治嗽不误，杀许多人耶。

小建中汤

俞齐门，廿八岁　气自少腹攻至心下则痛，气渐下归而散。向惊恐为病，由肝肾之厥逆。

仲景厥阴例，不以纯刚法宗《金匮》酸收辛开苦降。

乌梅　白芨　川椒　川楝　桂枝　淡干姜

沈三十五岁　此嗽是支脉结饮。治肺无益，近日嗔怒呕气，寒热一月，汗多不渴，舌淡白，身痛偏左，咽痒必咳支脉结饮，用清润法，不用辛通，恐通成燥烁耳。

玉竹　大沙参　米仁　生草　扁豆　茯苓

金枚墩，廿四岁　瘦人易燥偏热，养胃阴，和肝阳，可以久服养胃阴即所以和肝阳，不分两段

大生地　清阿胶　淡天冬　北沙参　麻仁　白芍

尤齐门，四十三岁　胸中属身半以上，是阳气流行之所。据说偶然阻塞，嗳气可爽，医药全以莫地滋腻血药，况中年劳形，亦主伤气病属气伤，不用辛温通补，而以松润调达，治法迥出恒流，中含妙义，

早服桑麻丸，夜服威喜丸。

凡经络之气，必藉津液以流行。液充则利，津枯则气必涩滞。他人调气，总辛燥以开通，惟天翁深知气藉血行，故每用充养津液，略加宣滞以利气。

胡廿二岁　肾虚遗精，上年秋冬用填阴固摄而效，自交春夏遗发，吞酸不饥，痰多呕吐。显然胃逆热郁，且以清理胃为胃之关，关内空虚，浊阳上逆，胃亦气逆，郁热下损及中之类

川连　桔梗　广藿梗　薏苡仁　橘白　白蔻仁

向有遗病，已用填阴固摄而效。今交春夏遗发，吞酸不饥，此阳明感挟湿热，热气失宣，蒸痰呕吐，与前症是两截，阅方便见。

曹三十四岁　痛久必留瘀聚，屡次反覆，以辛通入络，

桃仁　归须　麻仁　柏子仁　降香汁

凡痛必在络脉，痛久瘀聚，亦必入络。治

络主以辛通，方能入其中以疏达。

汪三十三岁　肝血内乏，则阴虚于下，阳愈上冒，变风化燥。凡脚气筋挛骨痛，无脂液濡养，春夏阳浮举发，最是阳不入交于阴，必上及诸清窍，目痛头岑阳为动物，不恋下即窜上矣，坐不得寐。治宜润燥养津，引阳下降阳不入阴，则在下既不能蒸化脂液、濡养筋骨，是以浮阳上冒，蒙及清窍，引阳下降，两得之矣。

鲜生地　淡天冬　清阿胶　大麻仁　柏于仁　肥知母

始也，以阴虚不能恋阳，继也，以阳升不能生阴，总归于阴阳两虚耳。

养液药中佐以苦降，所以引阳下归也。此人胃气尚完，故能进此等甘寒之药。

孙五十九岁　食入气冲，痰升阻塞咽干，此为反胃。病根起于久积烦劳，壮盛不觉，及气血已衰有年，人恒有此症，未见医愈，自能身心安逸。安其形症，以养其神而降其火也，可望久延年月烦劳之人无不伤气伤阳，根蒂不固，惹动真火上逆，有升无降，故反胃也。

黑栀　半夏　橘红　茯苓　金斛　竹沥一两　姜汁三分

此方祛消痰饮，佐以清火。

丁四十八岁　平日酒肉浊物助阴，脘中凝结有形，此皆阳气流行之所。仲景陷胸泻心皆治痞结，谓外邪内陷治法，今是内伤，与阳气邪结异例。

茸拨　良姜　乌药　川乌　红豆蔻　香附　茯苓

一派辛温助阳行气，驱阴浊而破散凝结。

邓廿七岁　精损在下，奇经久空，阳维脉络空隙，寒热已历几月，相沿日久，渐干中焦，能食仍有痞闷便溏，阴伤已入阳位，是虚损大症。俗医无知，惟有寒热滋降而已下损不得过脾，阴损及阳，已逾中焦矣。法在不治，尚幸能耐温燥。

人参　麋茸　生菟丝子　炒黑川椒　茯苓　炒黑茴香

阳维阴维二脉，主维系周身阴阳相续于不息之途，则营卫流行，血脉贯通，循环无已，阴阳交纽不撤。若二脉空隙，则阴阳将不相联属，寒热交作，元气散越矣。

王十八岁　真阴未充，冬失藏聚，春阳初动，阴火内灼，成疡溃脓，更伤血液，此咳乃浮阳上熏之气。日晡及暮，神烦不宁，治在少阴血液亦真阴之辅，既不藏聚，而阴火铄精，复以溃脓，而更伤血液。下焦既乏，安得不重剂滋坚阴分。

乌胶　龟腹板心　黄柏　天冬　川石斛　生地

纯阴无阳之药，为其人火燥铄金也。

张二十一岁　单单腹大，按之软，吸吸有声是乃湿热，不是寒凝。问二便不爽，平日嗜饮聚湿变热，蟠聚脾胃。盖湿伤太阴，热起阳明，湿本热标。湿伤太阴，热起阳明，指明令人豁然。

绵茵陈　茯苓皮　金斛　大腹皮　晚蚕沙　寒水石

胀因湿热停住蟠聚，当从湿热例治。用药灵巧，不得概用温补肾气法也。

沈廿九岁　男于左血右气，左麻木，血虚生风，延右面颊，及阳明脉矣。以辛甘血药理血中之气此血热生风之症。

枸杞　菊花　刺蒺藜　桑寄生

蜜丸。

李廿八岁　酸梅泄气伤中，阳升失血，议养胃阴。

生白扁豆　肥白知母　生甘草　麦门冬甜北沙参

酸主收敛，但过助木气，则肝强肆横，转主疏泄中气，木来侮土，胃血不宁而涌泄矣。议养胃阴，既足供木之吸取，兼以生血滋肺，而木有所制。

徐醋库巷　年多下元自馁，气少固纳，凡辛能入肾，辛甘润药颇效，阴中之阳气，由阳明脉上及鼻中，当以酸易辛为静药阴中气浊，此症必是独觉鼻中有秽气难耐也。故以酸易辛收之。

紫胡桃　萸肉　五味　茯苓　锁阳　补骨脂　青盐丸

既以酸咸下降收束，又以锁阳锁住阳气。盖阴中之阳，乃是下元真火，本宜潜伏，不

可上炎也。

汪　夏湿化热，清肃气分，已愈七八，湿解渐燥，乃有胜则复敏捷。胃津未壮，食味不美，生津当以甘凉，如《金匮》麦门冬汤细玩如字，不必指定麦门冬汤为板方也。

湿气甫解，即虑燥胜，心源活泼，呆钝人何从下手。

宋五十岁　《内经》曰：中气不足，溲便为变。不饥口苦，脾阳不得旋转，运行胃津，脉络久已呆钝，乃劳伤气分，暑邪虚实药中，议缩脾饮脾挟湿热则缓大弛长，不司旋转，缩之以甘补酸收，辛开淡渗。则健运矣。

人参　广皮　乌梅肉　煨姜　益智仁　茯苓

张四十九岁　平昔劳形伤阳，遭悲忧内损脏阴，致十二经脉逆乱，气血混淆，前后痛欲捶摩，喜其动稍得流行耳。寝食不安，用药焉能去病，悲伤郁伤，先以心营肺卫立法七情动中，营卫皆为阻逆，心营肺卫兼理，清宁其神明之主也，药味更须着意。

川贝　枇杷叶　松子仁　柏子仁　苏子　麻仁

病至经脉逆乱，气血混淆，医从何处着手。先以心营肺卫，乃理其气血之本，君主安十二官皆宁也。示后人以下手之法。

此病是先伤阳，继伤阴，方药并不以重剂附阳并补，先理心营肺卫，调其逆乱之经络，混淆之气血，初看似乎迂远，细想知先宁君主而后再用调补，治病有法。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卷下

清　古吴　叶　桂天士原著
清　吴江　徐大椿灵胎评批
清　古吴　张振家筱林参校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罗六十三岁　情怀内起之热，燔燎身中脂液，嘈杂如饥，厌恶食物无味，胃是阳土，以阴为用，津液既竭，五火皆燃，非六气外客之邪，膏连苦辛寒不可用。必神静安坐，五志自宁，日饵汤药无用五志无形之火，皆本于先天元阳。静则温养脏真，为生生之气，燔灼则遏烁津液，肌肉日削。

人参　知母　茯神　甘草　生地　天冬　鲜莲子

胃是阳土，以阴为用，故胃阴须养，真名语也。

性情随气血改移，肌皮宽厚者，往往弛缓。每见燥急人瘦如骨立，津液不充，火气飞扬耳。

潘廿六岁　少年失血遗精，阴虚为多。夫精血有形，既去难复，即是内损阴虚，日久渐于阳位，肝肾病必延胃府。所列病原，大暑令节，乃天运地气之交替，人身气馁失司维续，必有不适之状精深之论。褚澄云：难状之疾，谓难以鸣诉病之苦况也至明确。惟其病延胃府，所以人身气馁，失司维续也。

妙香散

节令交替，气旺者潜移不觉，中气虚衰少力，旋转枢纽，几于或息。故维续为难耳。

顾　暑湿必伤脾胃，二邪皆阴，不必苦寒清热，调气分利水，此邪可去。中年病伤气弱，以强中醒后天中年人气分已不旺，再因病伤，气更弱矣。强中壮气，即是驱邪。

人参　炒扁豆　木瓜　茯苓　炙草　广皮

暑因乎湿，挟湿已蒸化为热，必须甘凉淡渗，亦不必用苦寒。若未经化热，不致伤津劫液，但调气分利水足矣。暑湿一门，变症最多，不可不辨。此必是未经化热者。

胡三十四岁　不量自己，每事争先此人素禀必是偏于火重，此非伤于一时。春夏天暖，地中阳升，失血咳嗽，声音渐哑，填实真阴以和阳人身随天地气机升降，元气旺时不觉，气血衰而有病，便六气为主而此身无权矣。

熟地　萸肉　淮山药　茯苓　天冬　麦冬　龟甲心　女贞　芡实　建莲肉

钱四十七岁　瘦人暑热入营，疟来咳痰盈碗，平日饮酒之热，蓄于肝胃，舌黄渴饮。议用玉女煎。

玉女煎的系肝胃之药，暑热外侵，酒热内应，内外合邪，专在营分，非石膏、生地等属，难以清营中之热。

杨三十八岁　胃伤食减，形倦舌赤，此系脾病形倦舌赤，必是脾气伤而脾营耗者。

四兽饮

六君子加乌梅、草果等分，姜枣煎。三因和四藏以辅脾，故名四兽饮。

王司前，十二岁　液被泻损，口渴舌白面黄，不是实热，血由络下，粪从肠出，乃异歧也指明豁然。

炒归身　炒白芍　煨葛根　炒南星　炒焦麦芽　炒荷叶

钱七岁　暑风上人，气分先受非风寒停

滞，用发散消导者，气分窒痹气分何以窒痹，总为燥劫津液耳。头岑腹痛，治之非法，邪热入血分矣遍阅全部伤寒论，止是存津液为主。自西昌喻氏法律一书，通首发明此旨，故先生得力处全在于此。六气病邪原先伤气分，治之非法，燥液劫津，即延入血分矣。

连翘心 竹叶心 犀角尖 益元散 绿豆壳 南花粉

从来治病要诀，皮毛之邪，轻剂发散，疏之泄之，微汗即已。若热入肌肉，渐留经络脏腑，此时郁热在里，汗出津津，燥烁津液，即应存养津液以达邪。若夫脏腑真阳发露，亟予滋补，惟恐不及矣，敢燥烁乎？

徐廿四岁 据述暴惊动怒，内伤由肝及胃，胃脉衰，肝风动，浮肿下起。若漫延中宫，渐次凶矣。两年余久恙，先议薛新甫法。

八味丸二两五钱，匀十服

谢药门，三十四岁 上下失血，头胀口渴溏泻。若是阴虚火升，不应舌白色黄，饥不纳食，忽又心嘈，五十日病中吸受暑气热气，察色脉须清心养胃辨症细切，用药清灵，工夫到此，踌躇满志矣。

人参 竹叶心 麦冬 木瓜 生扁豆 川石斛

张三十九岁 中年色萎黄，脉弦空，知饥不欲食，不知味胃阴枯矣。据说春季外感咳嗽，延秋气怯神弱，乃病伤成劳。大忌消痰理嗽此一句保全无数生灵，人知消痰理嗽为要务，此以消痰理嗽为大忌。医理精超极矣。

麦门冬汤

杨关上，四十五岁 疟痢乃长夏湿热二气之邪，医不分气血，反伤胃中之阳，呃逆六七昼夜不已，味变焦苦，议和肝胃大凡疟痢并作，只要宣发疟邪，松透肌表，俾得津津汗泄，则湿热外出而痢自止。

人参 炒黑川椒 茯苓 乌梅肉 生淡干姜 生白芍

顾四十八岁 据云负重闪气，继而与人争哄，劳力气泄为虚，呕气怫意为实，声出于上，金空乃鸣。凡房劳动精，亦令阴火上灼，议左归法孰虚孰实，了了分明。

周十三岁 凡交夏肉瘦形倦，气短欲痱，俗谓注夏病，是后天脾胃不旺，时令热则气泄也以资生丸为蓝本，是消补调和畅。

人参 茯苓 藿香 南查 白术 神曲 川连 麦冬 砂仁 广皮 桔梗 米仁是丸方

高五十一岁 足心涌泉穴内，合少阴肾脉，中年已后，下元精血先虚，虚风内起，先麻木而骨软筋纵，乃痿之象。必以血肉温养内景如烛照，虚风内起，不遗一隅，精细绝伦。

生精羊肉 肉苁蓉 青盐 牛膝 归身 大茴 制首乌 茯苓

盛木溪，五十四岁 暑必兼湿，湿郁生热，头胀目黄，舌腐不饥，能食。暑湿热皆是一股邪气，迷漫充塞三焦，状如云雾，当以芳香逐秽，其次莫如利小便圣于此矣。

杏仁 厚朴 薏仁 滑石 苓皮 橘白 绵茵陈 寒水石 佩兰叶

张四十一岁 此膏淋也。是精腐离位壅隧，精溺异路，出于同门，日久精血化瘀，新者亦留腐败。考古法用虎杖散虎杖，草名，生田野中，即土牛膝也，俗名臭花娘。

尹三十六岁 此痿症也。诊脉小濡无力，属阳气不足，湿着筋骨。凡筋弛为热，筋纵为寒。大便久溏，为湿生五泄之征。汗易出是卫外之阳不固，久恙不可峻攻。仿东垣肥人之病，虑虚其阳，固护卫阳，仍有攻邪，仍有宣通之用。世俗每指左瘫右痪，谓男子左属血，右属气者，非此肥人气走于表，中外之阳不固，最易汗泄，阳虚固其阳，以宣通攻邪，而宣通攻邪即在固阳药中，是为并行一贯，非两事也。

生于术 川乌头 蜜炙黄芪 防风 生桂枝 熟附子

李廿八岁 暑湿气痹，咳逆微呕，有发痧之象。

杏仁 白薏仁 厚朴 丝瓜叶 连翘 象贝 射干

郁药门，横街 易饥能食，阳亢为消，此溲溺忽然如淋，乃阴不足也溺道有病，即用溺道所出之物治之。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　知母　黄柏　人中白

阿胶为丸。

金麒麟巷、五十九岁　平日操持，或情怀怫郁内伤，病皆脏真偏以致病。庸医但以热攻苦辛杂沓，津枯胃惫，清气不司转旋，知饥不安谷驳劣庞杂之药不能去病，能造病，以致津枯胃惫，清窒塞转成痼疾矣。

大半夏汤

常见有力之家，或父母年高，或己身微恙，往往十分珍重，药饵不绝于口。始以药之偏气，治身中气血之偏。不知久服药石，伤冲和清粹之气，尽为草木香移易。即参、苓日进，久之脏腑相安。倘遇缓急服之，亦呼应不灵。病气深而归于无益，此惟阅历深且久者，方知有此弊耳。

钱四十七岁　前方去犀角、连翘，加川贝、黑栀皮。

陈廿六岁　此劳病自肾损延及胃府，脉垂色夺，肌消，日加枯槁，阴损及阳，草木不能生出精血，服之不效为此。

一气丹

偶关上、五十九岁　瘦人液枯，烦劳动阳，气逆冲气，渐如噎膈。衰老之象，安闻可久液枯之人即劳动伤阳，亦须清养津液，是盏中添油法。

枇杷叶　杜苏子　柏子仁　火麻仁　炒桃仁

张五十五岁　穷乏之人，身心劳动，赖以养家。此久嗽失血声嘶，是心营肺卫之损伤，不与富户酒色精夺同推。

黄精　白芨　米仁　茯苓

戴十六岁　男子情窦动萌，龙雷内灼，阴不得充，遂有失血咳逆内热，皆阴虚而来。自能潜心笃志，养之可愈，数发必凶龙雷之火内灼，势必暗烁精气，必思所以畅泄，安得不阴虚乎？

六味去丹皮、泽泻，加龟板、莲肉、芡实、人乳粉、金樱膏。

王三十一岁　劳力气血逆乱，内聚瘀血，壅阻气分，痛而呕紫滞形色，久病只宜缓逐，不可急攻。

桃仁　芜蔚子　延胡　归尾　南查　漏芦　青葱

杨花步　背寒属卫阳微，汗泄热缓。

人参建中汤去姜。

严仓前、三十二岁　长夏湿邪，治不按法，变痉，不尽泄其邪，痛泻不爽，不能受食，勉强与食即呕吐种种病形中有秽滞耳。是脾胃运行之阳，久为苦寒消克所致湿邪必带秽浊，芳香逐秽，即是按法治病。

苏合丸。

汪　到吴诸恙向愈，佥从两和脾胃，近日家中病人纠缠，以有拂郁肝胆，木火因之沸起。气从左胁上撞，即丹溪上升之气，自肝而出，木必犯土，胃气为减病虽向愈，元气未固，肝胆木火最易沸起，况气从左升，病机显然。

人参　茯苓　炙草　生谷芽　木瓜　川斛

席东山、廿岁　问病已逾年，食饱腹膨，微痛便溏，久嗽痰多，凡越几日，必燔燔身热，此劳伤由脾胃失运，郁而来热，痰多，食不相和，则非地黄滋滞者脾胃失运，郁火生热，蒸动周身，此必有积滞留中，气机不畅达者。

米仁　南枣　生麦芽　桔梗　胡连　茯苓　白芍　广皮

张三十岁　此肾虚不纳，冲气上干，喘嗽失音，夜坐不卧，医每治肺，日疲致凶。早服薛氏八味丸三钱。

两肾中间一点，明是谓命门先天之精，元气之始，人托之以生命者。凡人呼出之气，肺主之，吸入之气，直下达肾中，必肾气足，而吸引之机权自旺。

杨廿二岁　心事闷萦，胸膈痞痹，多嗳吐涎，述脐左及小腹有形而坚，按之微痛，大便亦不爽适，此属小肠部位，腑病宜通心与小肠为表里，未有心事闷萦而不病及腑阳者。轻则小便赤，重则坚成有形。明眼人见透。

枳实　桔梗　蓬术　青皮　槟榔　芦荟　葱汁泛丸。

此等病，妇女更多，不得误认为瘕病也。

盖妇女最多心事闷紫耳，须留意也。

沈于家巷，六十五岁　痔血与肠风不同，心中嘈辣，营分有热，非温蒸补药矣阅此则凡心中烦热烦闷，吴门木火上冲，必是营分有热也。

生地　白芍　柿饼炭　槐花　银花　地榆

的是营分有热，方药中下虚而下血，须用温蒸补药。

程四十一岁　夏四月阳升病发，深秋暨冬自愈。夫厥阴肝为阴之尽，阳之始，吐蚘而起，必从肝入胃。仲景辛酸两和，寒苦直降，辛热宣通，所赅甚广。白术甘草守中为忌乌梅法何等深奥，此则十二字广深该博，直截了当，读书另具慧眼。

川椒　川连　桂枝　附子　乌梅　干姜　白芍　细辛　人参　川楝子　黄柏

韩五十四岁　时令之湿外袭，水谷之湿内蕴，游行躯壳，少阳阳明脉中久湿，湿中生热。《内经》淡渗佐苦温，新受之有分晓邪易驱，已经两月余，病成变热矣若非用桂枝一味，温通经络，势必凉药具湿热拒格而不相入矣。名手过人处在此

南花粉　飞滑石　石膏　桂枝仙半　薏苡仁　羚羊角

周钮家巷，六十七岁　老年精血内枯，开阖失司，癃闭分利该括九数病机，仍是泻法。成形者，散漫之气也精深之论，散漫之气，浊阴之气也。

鹿茸二两　麝香二钱　归身一两

用生姜一两，羊肉四两，煎汤泛丸。

汪五十七岁　胸痹是上焦清阳不为舒展，仲景以轻剂通阳。

桂枝瓜蒌薤白汤

王木渎，二十九岁　瘀血壅滞，腹大盎鼓，有形无形之分，温通为正法，非肾气汤丸治阴水泛滥肾气汤丸治阴水之法，非治阳水也。

桃仁　肉桂　制大黄　椒目　陈香橼二两

煎汤泛丸。

黄江西，六十三岁　病是劳倦内伤，客已是伤阳本质途舟中，往来复受时令暑湿，病已过月，不饥不大便，脉微小属阴，暑湿皆属阴浊，气分为浊阴蔽塞，仲景谓阴结湿结，肠胃无阳气运行，强通大便，浊反逆致。此入夜阴用事而痛甚矣精理名言，如印沙划泥，谁具翩音乎？脉法精深，人皆忽略矣。

淡干姜　生炒黑附子　炙黑甘草　生大白芍

处方清切，通阳更以甲己法和阴止腹痛。

唐廿三岁　脉动，泻后利纯血，后重肛坠，乃阴虚络伤，下元不为收摄，必绝欲经年，肾精默充可愈。

人参　熟地炭　炙甘草　五味子　禹余粮

郁十八岁　秋暑暴热，烁津损液，消渴再灼，阴不承载于上，金水同乃子母生方。

人参　鲜生地　麦冬　柏子仁　知母　青甘蔗汁

处方如鲜花，抑何清灵也。

杨二十二岁　阳气为烦劳久伤，腹痛，漉漉水声，重按痛缓，非水积聚。盖阳乏少运，必阴浊凝滞，理阳为宜，大忌逐水攻滞。

生白术　熟附子　泽泻　左牡蛎　水泛丸。

李乃星桥，九十七岁　寒湿伤阳，痞满妨食，脉沉色黄，是脾胃病。议辛温通中焦之阳。

生益智　草拔　檀香末　姜汁　茯苓　炒焦半夏

江宝林寺前，廿五岁　痫症邪在肺，口渴，骨节烦疼，用桂枝白虎汤。

黄嘉兴，二十九岁　向年戊亥时发厥，是以肝肾阴虚，阴火内风蒙神阴火内风蒙神，千锤百炼而出一语，胜人千百味之无极。治逾五载，迄今左目流泪，至暮少明，胃脘中隐痛。经谓肝脉贯膈入胃，肝窍在目，此皆精血内亏不足之象。若云平肝是疏克，攻治乃相反矣。

天冬　熟地　杞子　元参　浙菊花　谷精珠

邹十岁　稚年，泻血便溏有三四载，面黄形瘦，五疳之症，起于五味杂沓，肠胃生热，若不慎口食，久疳延劳不治。

川连　胡连　茯苓　白芍　枳实皮　焦术　南查　臭芜荑　使君子

乌梅肉丸。

秦廿二岁　据述久逗客邸，情志不适，致脘中两胁按之而痛，大便久不爽利，脉形弦坚，面色不华，纳食已少，虚中有滞，以宣通腑络情志不适，肝木必乘胃土，食少不化，是以虚中有滞。

熟桃仁　海石　土瓜蒌　熟半夏　橘红　枳实皮

秦三十九岁　劳心力办事，气怯神耗致病，医咳嗽失血，多以清凉为药，视其形色脉象，凡劳伤治嗽药，不惟无效，必胃口日疲。

小建中汤。

贺四十八岁　肾水脂液，变化痰饮，每遇寒冷，劳动身心，喘嗽吐涎即至，相沿既久，肾愈怯，里气散漫不收，此皆下元无根也此之肾虚乃肾阳衰而真气无根也。

人参　茯苓　于术　白芍　熟附子　五味子

《金匮》附子汤加五味子以收里气，使下元归根，盖肾为纳气总司也。

郑三十四岁　雨淋卫阳受伤，热水洗澡，迫其冷湿深入，水谷之气与冷热互蒸，肌肉发黄。陈无择曰：谷瘅能食不饥，舌有黄胎，一年之久，寒湿已酿湿热。凡湿伤必太阴脾，热必在阳明胃，不分经络乱治，乃不读书医工言言指点分明，后学最当着意。

人参　川黄连　生谷芽　熟半夏　枳实　嫩柴胡　淡黄芩　陈皮白

姜汁泛丸。

陈蔚门，六十七岁　老年仍有经营办事之劳，当暑天发泄之候，已经久嗽而后呛血，是阳升上冒，阴不承载之病。病中再患疡溃脓泄，阴液走漏，天柱骨倒，尪羸仅存皮骨，两交令节，生气不来，草木焉得挽回？固阴敛液，希图延挨日月而已是阴虚阳不恋阴之病，层次递递，而下述病情最细腻恬雅。

每日饮人乳一杯

戈六十岁　便泻几年中下之阳已困，粪内带血，肌肉大瘦阳伤，色黄无力，延及夏秋，食物大减，是积劳阳伤，受得温补，可望再苏。

附子理中汤

吴三十五岁　遭逢数奇，情志郁勃，劳伤客感兼有，病实体虚照顾，勿犯二气，是攻邪宜轻。

连翘　飞滑石　花粉　白蔻仁　桔梗　杏仁　橘红　枳壳

张舡上，二十三岁　烈日追呼，气伤热迫，保胃阴以养肺，益肾阴以固本。

生白扁豆　白玉竹　北沙参　甘草　麦冬肉　桑叶

保胃阴，即所以益肾阴也，看用药可知。

陈廿岁　少壮春夏失血，次年至期再发，在里阴损不复，数发必凶，用药勿犯胃纳。六味加麦冬、五味子、秋石。

张桐桥，五十二岁　久痢三年。

理阴煎

沈塘楼，四十五岁　舌乃心苗，肾脉系焉。舌下肿硬，伸缩不得自然，乃心阳自亢，肾阴暗耗。内关脏液虚损，清热消肿无用，常服大补阴丸灯火旺，盏油易涸，心火亢，肾水易耗。盖心火之下阴精承之也。

陈关上，十九岁　瓜水辛寒伤阳，渴泻腹鸣。

公丁香柄　诃子皮　官桂　生广木香　茯苓　炮黑姜　茅术　新会皮　厚朴

温中兜涩，燥湿通阳，诸法毕具。

叶廿七岁　此肾损久泻亡阴，当暑热气自上吸入，气伤热炽，音哑痰多，水涸金痿，非小恙也。绝欲固下，勿扰烦以宁心，精气再苏，望其痊可盖金从水养，母隐子胎，水涸而金必槁也。凡痨病肾精内夺，每声哑而死，亦此议也。

熟地炭　生扁豆　人参　茯神　川石斛　女贞子

汪　不以失血，独取时令湿邪，得以病减。凡六气有胜必复，湿去必致燥来，新秋

暴暑烁津，且养胃阴，白露后可立丸方识胆俱超。

麦冬汤

孙横山头，廿岁　男子及长，欲萌未遂，肾中龙火暗动，精血由此暗伤，阴虚自内脏而来，凉肝嗽药，必致败坏。盖胃口一坡，精血枯槁矣一月合生脉加茯神。

人参　熟地　茯神　五味　天冬　麦冬

孙五十八岁　爱饮火酒，酒毒湿热，自肠胃经络蒸搏肌腠，疮痍遍及肢体，经年久蕴不解。法当用局方凉膈散，攻其无形之热攻热分有形无形，细密极矣。

胡十四岁　性情执拗，郁勃气逆，粒米入脘即痛。父训即若痴呆，由胆肝木横来劫胃土。上年入冬自愈，秋金肃降，木火不主威，非狗肉温浊之功能，乃适逢其时耳。

夏枯草　生香附　川贝　土瓜蒌　黑栀皮　化州橘红

开结化痰，利气清火，色色周到。

顾五十岁　五六月间，天热潮雨，湿气着人，渐次浮肿，能食不化，腰胀，脾真已伤，湿结阻气，大便秘塞，脾病传肾为逆，阴囊肿大矣。

甘露饮去石膏。

李四十三岁　今寒暑疟初减，而脘腹痞闷，是宿病。宜清虚旬日。

厚朴　草果　半夏　生姜　广皮　茯苓皮

送保和丸二钱五分。

殷十九岁　先天禀薄，及长真阴不充，完姻精气下泄，春深入夏，阳气陡升，阴弱少恋，血痰上溢，着枕嗽甚，乃阴中龙相，有如电光闪烁，倾盆大雨，其光芒仍炽，是身中阴枯阳亢。日进凉药无用，明明肝肾为病，医投肺药，希图缓嗽，嗽必不效，胃口必减食，形瘦。莫如绝欲，静处林壑，养精血，增谷食，既损难追，静养渐复从来劳损已成，脏真已失，惟有相火煎熬津液，成粘痰，即投大剂补药，已为阴火拒格，不入经络，化液，以复精血，停滞脾胃，寒中、泄泻而已，真火燎原，无法可治。

水煮熟地　茯神　山药　女贞　萸肉　芡实　湖莲　川斛

韩十七岁　病人说两年前初春，高处跳跃至地，入夜即有寒热，继而少腹形高瘀留脉络两足屈曲。医谓腹痈肠痈，从无脓血便出，自病至今，筋纵着骨而胀，即起寒热，瘀留深入厥阴，在躯壳间，久则成疡跳跃跌蹼损伤，必有寒热，以动跃伤筋骨统引于厥阴肝，而肝为相火，所寄是动，则火必发而为热也。

穿山甲　自然铜　川乌头　全蝎　半两钱　地鳖虫　生青鳖甲　粉丹皮　麝香

黑豆皮煎汤泛丸。

朱五十二岁　此操持太过，肝血胆汁内耗，致阳气上冒入巅，外泄汗淋，阳不入阴，阳跷穴空不寐，茎痿不举，非寒皆肝液无有，有暴仆暴厥之危即是阳气烦劳则张，精绝使人煎厥之病，形容得出妙笔。

小麦　萸肉　南枣　白芍　炙草　白石英

浦廿二岁　阴虚受暑，如饮腹满。

小温中丸二钱五分

朱廿八岁　归脾汤以治嗽治血，谓操持劳心，先损乎上。秦越人云：上损过脾不治。不曰补脾曰归，以四脏皆归中宫，斯上下皆得宁静，无如劳以性成，心阳下坠为疡，疡以挂线谷云偷粪老鼠，总因肾精亏竭，心阳下坠，为疡，总不脱少阴一经，脂液金耗，而形寒怯风，不但肾液损伤，阴中之阳已被剥斫，劳怯多由精气之夺。

鲜河车胶　人参　炒枸杞　云茯苓　紫衣胡桃肉　沙苑

金十六岁　着枕气冲，显是阴中之热，验舌搏舌白，浊饮拟议暑热上吸心营，肺卫客气未平，先用玉女煎。

下焦不纳气冲，不论行止坐卧，总易上升。此必着枕气冲，是有客气未平，不与下虚同例，须知而细分之必着枕，气始冲，坐立时尚未冲也。

陆西津桥，廿二岁　节令嗽血复发，明是虚

损，数发必重，全在知命调养。近日胸脘不爽，身痛气弱，腻滞阴药姑缓。议养胃阴养胃阴所以降逆气也。以复从头走足之常。

生扁豆　北沙参　生甘草　米拌炒麦冬　白糯米

范三十七岁　穷乏之客，身心劳瘁，少壮失血，尚能支持，中年未老先衰，久嗽失音，非是肺热，乃脏阴内损，不能充复。得纳谷安逸，可望延久就人情中体贴出来。

早服六味加阿胶、秋石，晚用黄精米仁膏。

张四十三岁　思虑悲忧，由心肺二脏，不宜攻劫峻利。盖手经例以轻药，谓二脏处位最高，间饮酒过量，次日必然便溏。盖湿聚变痰，必伤阳阻气，痰饮由阳微气弱而来，悲忧又系内起情怀之恙。务以解郁理气，气顺即治痰矣解郁理气不用辛燥，转多辛润之品，以郁气之人必有郁火，阳气虽薄，不可辛燥，以助火耳。心极细矣。

枇杷叶　薏苡仁　白蔻仁　茯苓　杜苏子　新会橘红　鲜石菖蒲根汁　降香汁

屈廿二岁　长夏患痧胀，两三月渐渐腹大，入夜腹痛，凡痧是臭污秽气，留聚入络，变出肿胀。议以秽药宣通以臭治臭，精妙绝伦。

阿魏丸

此必有有形留着，不第无形秽浊已也。

迟四十八岁　背寒为饮，凡遇冷或劳烦，喘嗽气逆，聚于胸膻，越日气降痰厚，其病自缓。

年分已多，况云中年不能安逸。议病发用《金匮》法可效，治嗽肺药不效。

桂苓甘味汤

朱三十岁　此内损也，损者益之。按脉虚芤，精夺于下，当补益肝肾精血。

李廿七岁　两年久病，决非风寒暑湿。据云腹鸣不和，左胁下坚硬，直至少腹，睾丸偏大，子和七疝主肝为多。男子纵欲，伤及冲任亦多，是病辛香流气，壮年可用精血阳气所以防御下焦阴寒，既因纵欲伤及奇脉，先用辛香流通气分。

小茴香　真橘核　茯苓　泽泻　川楝子　青木香　黑栀仁　青皮子

水泛为丸。

李四十岁　臭秽不正之气，入自口鼻着于募原，不饥呕逆，中焦病也。宣通浊痹为正，发散清寒为忌达原饮。

草果　槟榔　藿梗　厚朴　杏仁　白蔻　半夏　姜汁

臭秽虽属无形浊气，但粘着募原，必与浊滞有形凝结，不饥呕逆，恶寒发热，浊邪并结坚聚，非达原饮不除。

顾二十岁　内损是脏阴中来，缘少年欲念萌动未遂，龙雷闪烁，其精离位，精血虽有形象，损去药不能复，必胃旺安纳，古称精生于谷，迫病日久，阴损枯涸，渐干阳位。胃口淹淹不振，中乏砥柱，如妖庙焚燎莫制，阳主消铄，遂肌瘦喉刺。《褚氏遗书》论损怯，首云男子神志先散，为难治之症，此下损及中至上之义。问大便三日一行而枯涩，五液干枯，皆本乎肾。肾恶燥，味咸为补，佐苦坚阴，医以不按经义杂治，谈何容易肾脏精神依之如鱼得水，谓精足则神旺也。肾精既乏，不能上供神明，则神志因精衰而先散矣。盖下损及上，虚火乱其神明，此由下损及中至上奥也义也。

人参　阿胶　鲜生地　茯神　龟板　柏子仁

药取清阴之品，不取浊腻滋填，早为胃中纳谷以生精作地步，应加黄柏少许。

俞申衙前，五十岁　男子中年，下元先亏人到中年，生气日浅，肾肝精血因真阳衰而不生，不必戕贼生阳，有去无来，故下元先亏也。肾脏阴中之阳，不司涵煦，阴不承载于上，遂渴饮溲频溺，有硝卤之形。内经有遗热遗寒之分，上中之消主气热，下消以摄肾，蒸阳以运津液既指明下消之所以然，复分明三焦之治法，方成名案。

八味汤

堂堂正治，波澜老成。

李四十三岁　疟寒必呕，胃滞痰浊未已，舌上微白，不嗜饮，开结理气如是。

草果　厚朴　草拔　橘白　杏仁　熟半

夏　姜汁

张五十二岁　三疟久延两三年，面肌黄萎，唇口枯白，食入脘腹，膜胀，足痿如堕，至晚浮肿。其所伤者脾阳肾阳，然脾以运行则健，肾宜收纳为命根，非一方兼用按古法。

早服肾气丸，晚服理中汤早晚分头而治，切实了当。

周八十岁　气血已衰，噎膈反胃，每每中年以后。盖操家劳瘁，必伤心脾之营，营液日枯，清气日结，而食管渐渐窄隘，郁久痰涎内聚，食入涎沫迎涌，而致反胃。此乃气分之结提清气分之结，便有主脑。萸、地、枸杞，滋养肝肾，胃先觉其腻滞，焉得肝肾有益。

大半夏汤

人参补气生精，半夏消痰开结，白蜜润燥滋液，最为切当。

吴三十五岁　据述咽中气冲，即起咳嗽，经年调治，渐致食减力乏。此皆不分外因，徒受治痰治嗽之累。凡久恙当问寝食，参视形色脉象，越人谓下损及胃是已气冲即咳，内损显然，尚徒治痰治嗽，何怪先生鄙夷。

建中法

吴通关坊，四十四岁　劳伤治不以法，反受药伤，络血涸而为痛，食入痛来，病在胃络，以甘缓肝，急以救胃。

桂元肉　炒桃仁

孙北濠，廿六岁　食后左胁气逆痛，是肝胆气热老笔。

丹皮　钩藤　生地　川石斛　柏子仁　茯苓

李五十六岁　少腹满胀，必在夜卧而甚，晨起肠泄浊气，白昼仍可办事。延及几年，气冲胃脘高突而冷，舌根亦胀痛，自胸及于舌，医用吴萸、川楝，苦辛温佐苦寒降泄不安，则知有年。下元已虚，气散漫不为下归摄矣此即西昌老人所谓地气加于天之症也，治法清切，尚嫌迟钝，应先用炒桂肾气汤几服。

八味丸二钱

金三十五岁　便泻下血多年，延及跗肿腹膨，食少色夺，无治痰嗽凉药之理脾肾兼温补。

九蒸熟白术　淡熟附子

王七十七岁　高年气衰，不耐暑伏久热，迫津液被伤，阳不内归阳不内归四字极精，寐少不静。例用竹叶地黄汤，养液除热，莫与气燥味劣，反致戕胃阴阳每相依恋，老年少寐，津血少而阳不内归也。

尹织造府幕，五十八岁　望六，运行之阳已微弱，饮酒及食物，气滞而湿聚拿定气字发挥，脉络不行，不饥，气攻触痛，舌上白腻，以辛温开气痹，分湿理痰。

半夏　茯苓　苇拔　生姜　生益智　新会皮

于五十一岁　面色亮，脉弦，此属痰饮。饮伏下焦肾络，中年冷暖不和，烦劳伤气，着枕必气逆，饮泛喘促，脘闷咽阻，治之可效，而不除根。

越婢法

麻黄石膏，恐不可以治此，症或有误

杨五十二岁　气从左升，自肝而出，酸水涌上，食入呕出，胃中乏阳运行，木来克土。当此年岁，反胃妨食，乃大症也既系木来克土，吴萸虽疏泄肝阳干姜、胡芦巴、川椒俱是辛温，恐益助肝之气焰，尚须斟酌

人参　茯苓　吴萸　干姜　胡芦巴　炒黑川椒

此方尚应安顿肝木药参入二三味。

沈五十三岁　吞酸嘈杂，不化食味宿滞气火，

藿香　橘白　川连　金石斛　茯苓　黑栀皮

胡南真，四十六岁　望色瘦少膏泽，按脉弦促而乳。阅纳谷不旺，病几数年，每春夏阳升气泄，偶加烦冗，或情志不遂，血必溢出上窍，已交中年，非少壮阴火相同清真切当　夫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脏阴内虚，阳动乃溢，常服归脾汤减芪、术、木香加芍，和肝脾之阳，久进有益。宜静摄不宜烦劳，乃王道养正善药，不计骤功者。

徐富郎中妻，四十三岁　向来纳谷不旺，自失

血咳嗽以来，仅能静坐。若身动必加气喘，问仍在操持应接，脉来虚濡，此皆内损脏真。若见血投凉，因嗽理肺，即是谬药。

人参　茯苓　黄精　炙草　枸杞子　白芨　枣仁　桂元肉

黄六十九岁　凡食腥油浊物，胃脘必痛，老人运行之阳已衰脾阳已衰，阳不胜阴，不主为胃行其津液。浊味皆阴凝内痛，必以取气阳药。沉香、白蔻破泄真气，误用则刺其凶。

人参　小熟附子　生姜　白蜜　桂枝　茯苓

陈十八岁　暑伤热入于阴，痹症。

生淡鳖甲　肥白知母　粉牡丹皮　川贝母　大原生地　地骨皮　麦门冬肉　生粉甘草

张廿五岁　血色浓厚，是肝肾阴虚。凡劳心情欲，必要禁忌，医药以寒凉滋清，久则胃伤减食变凶。

熟地　芡实　山药炒　湖莲肉　川石斛　茯苓

方中皆补而不滞之品。

邵三十三岁　五液变痰涎，皆肾液之化，阴不承载，咳痹痛甚，乃劳怯之未传，能勉强纳谷，可望久延。

阿胶　鸡子黄　黑豆皮　川石斛　戎盐

药用咸降。

叶十七岁　冲气自下而起，丹溪谓上升从肝而出，木侮胃，食少呛逆，不得着枕卧眠。

夏热时风迎胸痛，艾炙稍安，久恙阳微，须用甘温。前法皆以疏通不效，本虚无疑，《金匮》见肝之病，必先理脾胃，防患于克制耳惟中上之阳气不充，是以下焦冲气得以自肝而出，人参建中充实中上之阳，下焦浊气何能上升，此君明臣良，下民安靖矣。

人参建中汤

诸新开河桥，十六岁　形瘦色黄，交阴身热，冲年夏热，真阴不生，秋燥加嗽，最有损怯之累。

竹叶地黄汤

李三十六岁　浊秽中结，渴饮则呕。

苏合香丸

今人触冒秽气，动辄刮痧，苏合香丸远胜他药，但屡开则盛耳。

程四十七岁　肌色淡白，脉右弦左缓弱，大便久溏，嗳噫哕声不已。日前谓吐蛔起见，以酸苦和胃理肝，病人述用药不饥脘闷，乃中宫阳微，味多酸浊。酸苦属阴，不中病矣。议运行中焦之阳气，辛可以胜酸用药不知转换变通，必先伤脾胃之阳，此事须极灵活人方能入道。

人参　茯苓　益智仁　生姜　胡芦巴　厚朴

李酉经，廿一岁　务农劳力，周身脉络皆动，暑天负重，两次失血，况已先有泻血，血聚在络，络系脏腑外郭。盖静养血宁，必一年可以坚固血聚络而不用宣通药者，以上下皆溢，不可再用行血药，补则自达。

熟地　归身　杞子　沙苑　茯苓　山药　杜仲　巴戟　川斛

徐十八岁　有梦乃遗，是心动神驰精散，用交心肾法。

水煮熟地　萸肉　远志肉　生龙骨　茯神　石菖蒲　芡实　湘莲子肉

用药渊微。

顾廿三岁　三日疟是入阴经而发，延及数月乃罢。其疟热在里，劫损肝血肾精，长夏一阴不复，遂加寒热汗出。此病伤成痨，淹淹肉消形软，必绝欲生出精血，有充复之理，草木无情无用疟邪不可强截，截则寒热虽罢，而伏邪留着，逼烁精血，自有不适苦况，久之邪既不得外达，精血日就销亡，日深一日，势必延成痨损也。

人参　河车胶　茯神　萸肉　五味　芡实　山药　建莲

有陈岐山亦因此丧身，确切之论。

曹廿一岁　声出于肺，全赖元海之气旺，俾阳中之阴，承载于上，而声音自扬。据吃柿饼遂呕，考其性甘寒而清肺热，久嗽气散不受，参、芪甘温，亦有见效者。若五旬男子，下元日亏，金水同出一源，形色黄萎少

泽，全是下虚上实。所幸纳谷，不致骤凶，经年累月，焉有速功。

阿胶　天冬　黑豆皮　鸡子黄　大生地

二十剂后，服六味加五味、川斛。

汪五十岁　脏真系于目珠，不独肝窍，中年五液不充，阳挟内风，侵及清窍，光明为阳蒙蔽，非六气致伤。法当酸收甘缓补法，但六味汤究属是三阴三阳平剂，不切实者当升清降浊，虚者应酸收甘补。治羞明昏蒙之大法也。

炒焦枸杞　菊花炭　萸肉　五味　人参　炙草

羞明目病，虽系内伤，其故亦非一端可尽。有初感时邪，风火搅扰而羞明者，有阳挟内风，光明为浊阳侵扰而羞明。有下焦浊阴上泛，不敢与阳光敌而羞明者。

孙北漳，廿六岁　气郁滞则血不行，当理血中之气。

南查　生香附

另煎四物汤收入，烘炒磨末制方极巧妙。

益母膏丸，四物阴浊而滞，得查、附以流通，查、附气燥味辛，得四物以滋润。气血兼理，燥湿协和。再得益母以行血，血中之气宣顺矣。即有痰滞血凝者，亦可服也。

徐廿四岁　初诊谓下焦跗踵浮肿，以收摄肝肾病者，用过颇安。但胸脘不舒展，改进开泄血中之气，服之又不安。且面少华色，痞闷又如饥，当以虚论，未有骤功层次转换。

人参　桂心　茯苓　炒当归　煨姜　炙甘草

吴三十四岁　操家烦冗，兼有嗔怒，肝脾不和，膜胀由胁至脘，木犯中土，必妨食不饥。理气舒郁，和其中宫开郁总不离越鞠法。

南查　生香附　神曲　茯苓　钩藤　橘红

赵三十三岁　脘痛映脊，甚则四肢逆冷，问当年产后瘕泄，今带漏脊椎疼垂。内经云：阴维脉病苦心痛，医不和维脉，阴阳异治，谓痛以破气降气，何见识浅陋乃尔凡女人脘痛久不愈者，必是奇经中来。曾用过鹿角胶一斤治十四年，脘痛不止者

鹿茸　角霜　当归　小茴　枸杞　白蒺藜　茯苓　从蓉

沈二十二岁　壮年，望色夺肉瘦，脉左细右空，此男子精损，真气不主收纳。自述少腹筑筑动气而痛，病形脉症，已在下焦。治肺嗽大谬，杂治日延劳怯少腹动气是关元气海极虚，命蒂真气已离散，不可收拾，由下窜上，法在不治。

薛氏八味丸三钱

金六十五岁　热伤气分，水谷不化之湿，留着胃络，已入秋凉，衰年气弱，夏令伏邪未去。

议东垣清暑益气，减去滞药从来气旺之体即感时令偏气，有本体元气以转旋时令偏气，即为之默化，衰年气弱，客气为主矣。

人参　茯苓　神曲　升麻　葛根　泽泻　广皮　木瓜　川连

赵廿二岁　当年厥症，用填精固摄乃愈。知少壮情念内萌，阴火突起，乱其神明。今夏热食减厥，发继而淋浊，热入伤阴，苟不绝欲，未必见效伤阴热入而伤胃阴也，勿被瞒过。

人参　茯苓　扁豆　炙草　炒麦冬　川石斛

阴火最能冲乱神明，试观灯檠煤头，带火坠下，火焰冲起，盏上之火即摇动不宁，非明证欤。

刘二十七岁　操持用心，心阳扰动，暗耗脂液，上则悸怔气怯，下则肠枯便难，视色苍肉瘦，温补不受，先仿徐之才消可去涩裁缝尚能相体剪裁，操司命之责者，可不因人施治乎此色苍肉瘦，不用温补之所以为高也。

柏子仁　松子仁　郁李仁　冬葵子　杜苏子　麻仁

用诸仁既可悦心，更滋肠液，切当清真，金针暗度。

诸十六岁　夜热不止，舌绛形干，前议伏暑伤阴，用竹叶地黄汤不应，是先天禀薄，夏至一阴不生，阴虚生热，成痨之象寒之不寒是无水也。

二才加丹皮骨皮

赵五十七岁　头晕心嘈廿年，向老年岁，血耗阳化内热，近来减食，不必偏寒偏热，以甘柔缓热熄风，无燥热戕胃之累好好阳气，一经血耗，便化内热，即阴虚生内热之变文也。新极。

桂元　枸杞　天冬　生地　茯神　柏子仁

甘柔药味平和，可以缓热熄风。盖甘能生液，柔则养阴，老年人调摄要着，盖老人久病，全要调扶胃气，一切庞杂驳劣之药，概不可投，以其戕贼胃气也。

陶廿九岁　暑着必阻游行之气，但热无寒，疮痍不尽，其邪骨节痛，肢末肿，从仲景湿温例，用苍术白虎汤。

杨廿六岁　脉虚数，久嗽呛血，劳则寒热。

虎潜丸四钱

顾廿二岁　少壮，冬不藏精，仲春内热召风，谓风温，咳嗽内伤，略兼外邪。治邪必兼养正风雅宜人。昔人有温邪忌汗下者，谓阴阳二气，不可再伤也。一逆再逆，病日深矣。

视面色黄白少泽，按脉形致虚，下垂入尺望色切脉细密极矣。问咳颊气不舒展，必有呕恶之状，显然肾虚少纳，肝阳阴火冲起，犯胃为呕，熏肺喉痒，其不致骤凶，赖水谷未减安受。考血必聚络，气攻热灼，络血上涌，精血有形损伤，草木无情不能生续。血脱益气，乃急固其暴。治法以潜心宁静，必情念不萌，绝欲肾安，斯精血生聚。若频发不已，虽安养不能却病风温虽缘外感，然必肝肾内虚，冬不藏精，相火上游，有以召致外邪而温邪内陷，牵引龙雷，伏于内则灼津耗液，冲于上则咳嗽失血纯见内伤恶状矣。

人参　熟地　川斛　五味　女贞子　茯神　漂淡天冬　紫衣胡桃肉

三才加以摄纳，佐以填阴。

陈十六岁　秋燥咳嗽。

桑叶　川贝母　南沙参　南花粉　玉竹

萧廿一岁　伏暑上郁。

连翘　飞滑石　大竹叶　白杏仁　象贝

方药俱精妙。

张斟门，六十九岁　老年下虚痰多，入夜冲气即是阳不内归，起坐新凉内侵，肾水泛，气不收纳，常服肾气丸。

桂苓甘味汤

范廿四岁　劳嗽三年，形羸便溏。大凡久损，必调脾肾为根本，当夏热发泄之后，须培脾胃，得加谷安适，仅图延久。

戊己汤

许五十三岁　脉大而空豁，中年操持，形体劳瘁，此失血食无味，乃气弱所致。见血投凉必凶。

小异功散

失血食无味，不责之阴亏，而责之气弱，祇以脉大而空豁耳。

吴廿三岁　夏病入秋嗽血，外寒内热，乃虚症。阴阳交伤，色萎黄，脉大濡，可与人参建中汤。

阴阳交伤，而用人参建中法，是益中宫阳气以生阴也。盖精生于谷，既建腠中之阳，以助生气，复建脾中之阳，以运水谷，则阴从阳生，不患交伤矣。

李三十岁　脓人入夏必烦倦，饮酒者，脾胃必弱，建中益气法疏方清洁。

熟于术　益智仁　茯苓　木瓜　广皮　生白扁豆

李十八岁　三疟伤阴，阴伤内热，已经失血，咳嗽，少年劳损，宜安逸静养，但药无益。

鳖甲　阿胶　白芍　丹皮　茯神　北沙参　生地　天冬

王五十一岁　血枯脘痹便艰，虑格拒妨食。

麻仁　桃仁　郁李仁　苏子　柏子仁　归梢

马五十岁　形壮脉小数，口喎，左肢麻木，男子虚风，内虚肝藏，养血可以熄风，非外邪驱风攻痰痰为风火所逼，养阴痰自不升。

枸杞　白蒺藜　玉竹　北沙参　当归身　经霜桑叶

高廿九岁　向来阴虚热胜之质，夏至阴

生，未能保摄安养。暑伏热气内迫，尤令伤阴。

秋半气燥，热亦化燥，心中漾动失血，阳不下潜所致以七女肝潜闭，何其清灵也。

生地　麦冬　清阿胶　桑叶　知母　生石膏　生甘草

顾混堂巷，廿八岁　壮盛，色白肉瘦，脉细小如数，下垂，察色凭脉，是属肾虚。五液不运，精微内蒸，粘涎浊沫是致生涎沫之所以然。凡有思虑烦劳，肝阳挟热气上升是吐涎沫所以然。

痰沫随气乘胃而出上涌，其聚处在乎肾络一笔转到。八味丸即古肾气丸，理阴阳以收肾气，使水沫不致上泛，不为差谬。少壮必先伤于阴，拙见议减桂辛甘伐肝，加五味三倍，少用沉香，入少阴之络仍跟上络字治病。考经旨肾阴中有真阳温煦，生生自旺。若肝脏日刚可知减桂有妙理。木火内寄，情志拂逆，必相火勃起，谓凉则肝宁。昔贤谓肝宜凉，肾宜温也是大名家方案。肾虚，肾之真气虚也，真气虚则肾阴亦不生旺，无以养肝，而肝阳挟热逆上。火与元气不两立，真气即为元气。元气衰而火愈壮，肝为木火总司，故减桂为妥。

肾虚是病根，肝阳旺是相因而致。

肾阴肾阳，原难区分。盖精化为气，气化为精，未有精走而气不耗者，肾气耗散，而相火起矣。

少壮肝阳正旺，减桂加入五味、沉香，此损益古方，最有斟酌。

丁廿三岁　劳怯在前，痛利后加，外如寒，内必热，阴伤及阳矣。病深且多，医药焉能瞻前顾后。姑以痛坠少缓，冀其胃苏，非治病也。

理阴煎去炮姜加白芍恐辛燥伤阴。

外如寒，内必热，此之阴伤及阳，是阴精已夺。阴火燔灼，身中元阳，尽为阴火灼耗，此之谓阴伤及阳。

薛廿五岁　少年心阳下注，肾阴暗伤，尿血血淋，非膀胱协邪热也。夫阴伤忌辛名言肾虚恶燥，医投东垣辛甘化燥变热，于病悖极，生脉中有五味，亦未读食酸令人癃闭之律才大心细，八面玲珑。溯出茎痛，阴液枯寂确断。肾阴暗伤，由于心阳下注，是手少阴累及足少阴也。病标在肝肾，病本在心主，所以不用填补肾肝之药，而推宁神敛液，清火润燥以戢神明耳。

茯神　柏子仁　黑芝麻　稽豆衣　犬冬　川石斛

马齐门，十五岁　纯阳之体，脉来濡，腹大，按之不坚，脉象非阳。述食时不适意，郁伤在脾，法当辛温通补妙香散加减。

人参　厚朴　煨姜　益智　茯苓　煨木香

吴十九岁　夏季用苦润，通小肠火腑，病人说大便仍不爽，肛门下坠，里急后重，始而脐旁，渐及胃脘，按之而痛，食入胀加，遇嗔怒病甚。姑以解郁和中之药此方及案不过求免无过，略有文理而已，未见心思。

生香附　乌药　苏梗　茯苓　新会皮　生益智

吴四十二岁　面色枯黄，枯若老颓，脉形全乏生阳，咽物必痰涎浊沫，上涌阻痹，述秽毒猖蚀，毒收即发。此病治反胃噎格，决不效验是夜哥病，法当解毒安中。

汤四十五岁　阳升巅顶，上虚下细，心有孤疑动多，阳不下潜，入夜心事交集，寤不成寐，潜阳益阴主治心犹火也，弗戢将自焚矣，故用盏中添油法。

淮小麦　炙草　知母　生地　茯苓　丹参

王六十五岁　老人下元久亏，二便不和，皆是肾病。肛坠下血，下乏关闸之固，医谓脾虚下陷大谬，知肾恶燥烈识见超老，议病明快，妙在不用熟地，温肾佐以凉肝

人参　炙草　五味　萸肉　女贞　旱莲草

唐四十七岁　肾虚不纳，久嗽。

附子七味丸三钱

刘五十岁　春夏地气上升，人身中阳气发泄，不论男女，中年后下元先馁。入应天地气交，此喘嗽气冲，入夜欲坐难眠，皆肾衰

不足摄纳真气。脉小弱，非外客邪，治其本病直截通快，了如指掌。

肾气去桂、牛膝，加沉香、五味。

陶木渎，十三岁　夏季泄泻，秋半腹膨仍痛，间饮瓜汁水寒，脾胃阳伤，气呆乃胀。疏通带补，必佐温以复阳治法须留意脾喜辛香，不嫌辛燥，况有大力人参以扶中。

人参　茯苓　公丁香　甘松　厚朴　广皮　木瓜　南楂肉

吴三十二岁　述暑伏减食，即热伤气之微，中秋节令知饥，未得加食。大凡损怯之精血枯寂，必资安谷生精，勿徒味厚药滋滞。

小建中汤

潘二十岁　据述失血三年，不分四季而发，已逾数次。问未曾完姻及当家操持之累，必系先天禀薄，难耐动劳。用都气加秋石此亦无可奈何治法。

鲍廿四岁述厥冒来必迅疾，醒来亦速，既醒精神少灵慧，逾时卧息乃清。凡六气之速。莫如火风。此内起脏真之阳，肝脏最速，乃下焦肾水暗亏，水不生木。议填补酸收壮阴法病标在肝胆，病本在肾亏，故以金珠安镇灵台，清降水火，即以大剂滋填肾阴，酸收、木气，佐以交通心肾，丝丝入扼。

真金箔　白廉珠　石菖蒲　熟地　远志肉　五味子　萸肉　茯苓　龟板

周廿三岁　形羸瘦，色枯瘁，身略动必喘息气急，此皆下焦精血已枯，肾气不收，散漫沸腾。凡肝由左升，肺由右降，肾精交夺，升多降少，右背胸胁高突损及脏真，病形怪异。不得着卧。当此地位，乏前哲成法，可以却病。早上饮人乳，接服附子七味丸论病明确，人身之气升逆则诸病毕集，肃降则清明在躬，肾为纳气，总司收摄之权，全在保肾，故能凝精而承命。

金三十六岁　脐间冲气上逆已见根蒂不固，自觉垒攻，及脘中痛胀，兼作若响动，下行痛胀始缓。嗳多呕沫，大便艰涩此近关格之病，早以滑润通调，极为稳安。十年宿病，图效颇难此等病补益关元气海，恐其迂滞不灵，只得走出一层滑润法，以和肝。

桃仁　延胡　郁李仁　川楝　火麻仁　冬葵子

和肝阳以润肠胃，俾二便常通，则浊气自然下降，不致上逆攻冲，痛胀亦止。

张五十岁　神不灵爽，乏欢悦之念，宿痈由情志不适，而致内因之恙。向老食少，理窍开结，治痰必佐参、苓养正理窍开结治痰三法，因食少向老，兼佐养正，色色都到。

人参　炒黑远志肉　茯苓块　石菖蒲　新会红　熟半夏　竹沥　姜汁

高六十六岁　问不头痛身热，已非外邪，何用发散？述熬夜后，口喎舌强，肢麻，老年人因劳气泄，用如东垣所议清药助阳，以治内伤之热。

生黄芪　炙甘草　当归　桂枝　生姜　南枣

秦四十七岁　血虚肝风头晕五女煎加减，方如鲜花，恰当病情。

天冬　生地　杞子　桂元　菊花　石膏

方五泾庙前，廿六岁　温通血分之浊不效，痛泄不已，两足筋纵。议三建天雄、生附、川乌、沉香、木香，驱阴邪以通脉大力量，大胆识。

秦五十一岁　脉沉微，少腹冲气，两胁胀痛呕逆。

真武汤

治少阴之水，非真武不灵。

林三十五岁　此夏受湿邪成疟，气分受病，脾胃未醒，过秋分天降露霜，此气肃清。

生白术　宣木瓜　茯苓　益智仁　新会陈皮

杨东许巷，廿岁　农人劳力，左胁有形自能升动，未必瘀血，当理血中之气，须戒用力，不致变凶。

左牡蛎　茯苓　海石　桂枝　熟半夏　枳实皮

张四十五岁　中年肉瘦色黄，言语动作呛嗽，几番大血，自知劳瘁。凡劳烦身心，必心脾营伤，医每嗽血辄投地冬滋阴凉药。中年操持之劳，与少年纵欲阴伤迥异直截了当。盖

心主血，脾统血，操持思虑，乃情志之动，非寒凉可胜。当用严氏归脾汤，去木香、黄耆。

杭六十岁　疝病属肝，子和每用辛香泄气，老人睾大偏木，夜溺有淋，非辛香治疝。向老下元已亏，固真理阳，犹恐不及方药坚实。

炒黑川椒　鹿茸　当归身　韭子炒　舶上茴香　补骨脂　羊肉肾丸

谢六十一岁　《内经》论诸痛在络，络护脏腑外郭，逆气攻入络脉为痛，久则络血瘀气凝滞，现出块垒为瘕。所吐黑汁，即瘀浊水液相混。初因嗔怒动肝，肝传胃土，以致呕吐。老人脂液日枯，血枯则便艰。辛香温燥，愈进必凶，渐成反胃格症矣。肝性刚，凡辛香取气皆刚燥，议辛润柔剂，无滞腻浊味，以之治格，不失按经仿古。

炒熟桃仁　青葱管　炒黑芝麻　当归须　桑叶　冬葵子

络脉可张可弛，气血宁静，营卫流行，便尔安舒弛缓。若肝气逆冲而入络脉，便胀急张大，营卫涩滞，气血不行，留着而痛。痛久积瘀，渐致枯燥。此治络贵乎辛润柔剂滑利也。

张黄埭，廿六岁　夏季寒热，入秋乃止，色黄脉弱，知饥不思纳食，举动痿软无力，明是久病伤损，已交白露不醒。议用养营法，去耆、术、五味、地黄，加南枣肉。

久病损伤，气血必虚而滞，芪、术、地、味，乃重滞坚厚之品，恐骤进运掉不灵，转滋腻浊，故独用原方中灵动松利之药，加以南枣酸甘，俾胃虚脾弱之体，轻拢漫捻，渐次得益。此用补方之生心化裁不呆钝者，后学切须留意。

沈五十二岁　操家君相多动，酒热先入肝胆，血溢在左鼻窍，左升热气，从肝胆而出，戒酒及怒气，肝血宁必止看病到此地位，清切不泛矣。医用犀角、地黄，乃阳明经降血之药，是不识经脏，无足道也指明醒后人眼目。

炒丹皮　黑山栀　降香末　真青黛　小稽豆皮　炒柿饼炭　侧柏叶

的是厥阴经药，一无夹杂。

张十六岁　先天禀薄，真水不旺清新，先气不充，少壮诸事懒倦，竟夜阴中龙雷内烁，早间齿龈血痕，风伤内攻，巅晕流泪，是根本之恙，胃口亦弱，不宜太清内热风阳内攻巅晕泪流，意新词雅，笔力矫健。

熟地　黑壳建莲　茯神　芡实　山药　炙草　川斛　木瓜

顾二十岁　体质是阴虚，夏季时热，必伤胃口，不易饥，进食恶心，皆胃口不和。不宜荤浊夏月热气劫燥胃口津液，阳明主肌肉，汗泄不已，即伤胃阴。

炒扁豆　茯苓　广藿香　生谷芽　广皮　金石斛

张二十六岁　据说三年前，病后左胁起有形坚凝无痛胀，但未交冬，下焦已冷。议温通阳，望其开结有形无痛胀，是痰凝气聚，故温通软坚消痰，破一不可。

生左牡蛎　姜汁炒大南星　真甜交桂　竹节白附子　当归身　小川芎

姜汁泛丸。

王四十二岁　舌白不饥不渴，气急痰多，食入恶心欲胀，腹鸣，大便不爽，此寒热恶心，为阳伤气痹。

茯苓　半夏　桂枝　生姜　鲜薤白　炙草

萧五十二岁　面色萎黄少采，脉来小濡微涩，此皆壮盛积劳，向衰阳弱，病至食下咽，气迎阻挡，明明反胃格拒，安静快活，可延年岁气迎阻挡，必有痰涎迎填，故大半夏汤为的。

大半夏汤

潘廿六岁　咳嗽在先肺病，近日凉风外受，气闭声音不出，视舌边绛赤有黄胎，寒已变为热。

越婢法加米仁、茯苓。

钱二十岁　左搏倍右，阴火沸腾，由欲念萌动不遂而来，胃旺可清阴火胃旺者，胃阴充旺也。

生地　天冬　元参　知母　生甘草　麦

冬　川贝母

朱带城桥，廿三岁　阳虚胃痛，用辛温见效。衝衢往来秽气，内入伤阳，痛再作，先驱秽浊别开生面，此新秽触动夙病也。

苏合香丸

姚廿三岁　精血损伤骨痿，庸医都以辛苦药酒，病不能去，反传胃口，无治病捷径，理胃为先。

仓廪汤

徐三十九岁　劳形阳伤失血。

小建中汤去姜

王四十五岁　暑风能蒸热，不能解热，即是热伤气分。粗工以血药之滋，未读暑病诸集。

绿豆皮　灯草心　鲜骨皮　竹叶心　经霜桑叶

王五十八岁　气恼而起，肝木犯胃，胃气逆翻呕食，其涎沫即津液蒸变。仿仲景胃虚则客气上逆。

旋覆代赭汤

刘四十岁　疝瘕由客邪凝结经脉，用毒药锋锐，走而不守，气血通行乃解。

王　酒力湿热下注，蒸血为脓，疡溃半年，气血皆损。麻木不仁为虚，当以两补气血，勿以温燥老笔。

天真丸

陈　诊右关前弦动，述右胁胛下似胀不舒，思少阳阳木必犯阴土，木郁土中，温开不应。议解郁安中立方清真。

人参　茯苓　柴胡　白芍　神曲　生姜

李部前，三十六岁　自说本来无病，饮药酒反病，乱治遍尝寒凉温热，致胃口大伤。近加丧子，目瞀胞垂，无治病方法。

疏肝散

孙廿六岁　劳损未复，少年形瘦减食。

归芪建中汤

顾盘门　向饥时垢血通爽，饱时便出不爽，此太阴失运矣。首方理湿热，继用固肠滑，皆不效，议辛甘运阳。

理中汤去参，加桂元肉。

谭仙人塘，四十八岁　凡劳必身心皆动，动必生热，热灼络血上溢，肉瘦脉数，中年生阴日浅，可与甘寒润剂甘寒以生胃阴，人身阴液无不从胃中敷布，先养胃阴，由中宫渐敷四脏，至理存焉。

生地　麦冬　扁豆　北沙参　甘蔗汁　白玉竹

王六十三岁　色苍瘦，目黄脉弦，向来气冲脘痛，今痛缓气冲至咽，是左升肝气太甚，右降肺气不及。大旨操持运机致病。

枇杷叶　黑山栀　川贝　苏子　降香本　新会皮　炒桃仁

赵五十岁　下焦冰冷，睾丸偏大。

川乌头　舶上茴香　川椒　葫芦巴　川楝子肉　吴茱萸　熟川附子

黑豆汁泛丸。

陈　心虚忡悸，君相多升。

生地　天冬　茯神　柏子仁　枣仁　炙甘草

沈新市，三十四岁　产后不复元，血去阴伤，骨热。大凡实火可用清凉，虚热宜以温补。药取味甘气温，温养气血，令其复元至当不易之论。但产伤之损，蓐劳病根，全在肝肾，延及奇经八脉，非缕杂治所宜肝肾与奇脉原属一家，然伤必由肝肾而及奇脉，更深一层矣。

入参　鲜河车　枸杞　紫石英　茯神　紫衣胡桃　归身　淡肉苁蓉

周嘉兴，四十一岁　少腹痛坚，攻及当脐，每午后必痛，气胀贯串腰尻环跳肉膝之间，肌肤亦渐浮肿，再问经事愆期，仅仅些微黄水，是阴寒已入血络，病必起于产蓐诊视清真切当，老笔纷披。经后连累奇经八脉，身伛不直，俯不得仰，肝肾入奇脉之见症肝肾入奇经，又深一层矣。

炒枯肾气汤

戈木渎，廿四岁　经水不来，是络脉无血。古云气旺血自生，大忌通经此纯虚症也，认得清。

人参　茯苓　麋茸　归身　桂心　羊肉胶丸

张万年桥，廿八岁　半产重于大产，左胁有

形，是气乘肝络，攻之则变中满。从前胎坠、寒热呕逆，震动之伤言言警策，当培养气血，不可怠忽，不致劳怯每见阳气震动，虚人一经寒热，营卫真气立散，不可复收，故当用补法。

归身　鳖血制柴胡　广皮　南枣肉　白芍　茯苓　蒸于术　炙甘草

封泰兴，三十七岁　十年前夜饱，凝滞食闭不是肝气阻逆，即是脾不健运，气物遂胃，脘痛呕吐，病中腹大如怀妊，得气下泄而胀消，经准不育，来必腹痛。久病焉有速效，祛寒凝开气为主前因肝逆，继为中虚，终致寒凝，病机历历。

吴萸　秦椒　川楝子　高良姜　延胡　蓬术　香附　山查

姜汁泛丸。

陆虎邱，廿一岁　肾肝内损劳怯，必致奇经失职。俗医混称阴虚，仅以六味，曰补阴和阳，益脏泄腑，比时仲阳非为阴损而设重方力大，借资于人者半，谓仿破仿补

河车　坎气　紫衣胡桃霜　人参　茯苓　五味子　人乳粉　秋石

沈齐门，三十岁　上春产蓐无乳，已见乏血虚象拿定主见，延及年半，经水不来此纯虚之症，少腹瘕气有形。病人自述背脊常冷，心腹中热，视面黄色夺，问食少不美。夫督脉为阳脉之海，由腰而起，齐颈而还，下元无力，其脉自背至颈，阳虚生寒。任脉为阴，海冲乏贮血气，入脉络为瘕。考《内经》、《图翼》，病机宛然在目，此产损蓐劳，非是小恙。无如医不读书，见寒热经闭而妄治，淹缠成损而已药方总切定下元无力主治。

人参　小茴拌炒当归　枸杞　鹿角霜　桂枝　沙苑　白薇

庚太平，四十九岁　右胁有形，渐次腹大，每投攻下泄夺，大便得泻，胀必少减，继而仍然不通，频频攻下，希图暂缓。病中胀浮，下焦加针刺决水，水出肿消，病仍不去。病患六载，三年前已经断。想此病之初，由肝气不和，气聚成瘕。频加攻泻，脾胃反伤。古云：脐突伤脾，今之所苦，二便欲出，痛如刀针刺割。盖气胀久下，再夺其血，血液枯，气愈结，宜通宜以利窍润剂初由瘕病蛮养、成胀，先伤气，继伤血，血液既伤，而气愈结，以致二便痛艰。到此地步，非宣通利润更有何法？此相时度势而占得好地步也。

琥珀一钱　大黑豆皮五钱　麝香一分　杜牛膝一两

二便通后，接服

芜蔚子　郁李仁　杜牛膝　当归　冬葵子

邱钟山吉巷，四十七岁　病人述自腰以下颓然痿蹙，肌肉麻木枯寂，二便皆不爽，上下气不接续。显然崩漏亡血，阳不下交于阴凡自觉呼吸上下，气不接续，总是阳虚不下交于阴，中年日就衰夺，惟辛补润燥，冀络气顺利，乃久病之缓调久病之缓剂精极。

松子仁　柏子仁　郁李仁　冬葵子　枸杞子　肉苁蓉　桑寄生　黑芝麻

施刘真巷　经漏脐下如卵形，已见血损气结，冲脉为病，女子瘕聚带下，少腹形象是也。血伤忌投气燥，温热血药，不取沉滞，血中宣气为主既总燥热，复通沉滞，血中宣气，治瘕初起良法。

南查肉　芜蔚子　新绛　青葱管　生香附

徐太仓，十八岁　每交五六月治此症专着眼五六月三字，喉间宿病，蛾发既愈，仍有鼻塞火升，上热下冷，经水或前或后形瘦脉小数，是阴弱不旺，肝阳左升太速，右降不及。夏季阴伏于里，阳泄上浮，致病发因由。

阿胶　石决明　丹皮　生地　天冬　黑豆皮　银花　白芍　丹参

陈白莲桥，十四岁　室女无温热药之例，视色夺脉弱，下焦未寒先冷，经事淋漓，是冲任虚冷，二气不交，冬宜藏阳，用温摄升阳温以摄下，阳自渐升，有二义，常法不可拘也。

橐茸　鹿角霜　紫石英　人参　归身　枸杞　沙苑　小茴　蛇床子

沈槐树巷，廿一岁　自交秋初，皆令阴阳巅胀失血，三月怀妊，法当养阴固胎。

人参　黑壳建莲　子芩　阿胶　生白芍　桑寄生

气有升无降，故得泄泻反爽，背椎必槌摩而胀减。盖脏阴之热，鼓动经腑中气，皆逆行上巅。春间经漏，议进滋清补方，亦从权随时令也。暑伏已过，肃降未至，以顺天之气，应乎人身推求。

川黄连　广藿香　生麦芽　茯苓皮　蓬术汁　胡黄连　泽泻　南查　丹皮

居胥门，六十岁　女人多产，奇经八脉诸络患病，五液走泄，殆尽而枯。年已六十，反患淋漏带下，大便日见枯涩，少腹形膨膜胀，血液难生，气散不收，日服炒枯肾气汤一剂多产体气已惫，至衰年下焦关闸已撤，日饵温补，苟延残喘而已。

老年精气神衰，即日饵参、苓大药，不过仅仅支撑一日。盖真气真精已衰，大补亦不甚洽耳。

徐北马头，十八岁　非但经水不来，食下脘中二字不可略即痛，是肝胆气热逆乘，致胃气亦逆。问大便渐溏，木侮土位，且形瘦内热，凡理气多属辛燥，明理欲治病，先理体质之宜忌。

白芍　炙甘草　新会皮　生谷芽　炒焦丹皮　炒桃仁　茯苓　查肉　生香附　蓬术

邵枫桥，廿八岁　每怀妊百日内即产，已历十余次矣。今春溲溺如淋，人夏若崩若溺半月，半月后经水又来，上午少瘥，临晚夜深，频频至圊，溲溺滴沥酸痛。夫胎漏二三月，足厥阴肝病，且胎形渐重，任脉不固，下坠血伤液枯，阴气不收，此溺淋是肝肾阴虚认清病根。庸医清火分利，更夺真阴。半年缠绵，致难以速功。养阴方中忌投酸味，令人癃闭。

细生地　黑豆皮　生鸡子黄　清阿胶　人中黄　川石斛

李用直，三十三岁　凡女科有胎气，以立基为要。恶阻呕吐酸味，是热化，安胃调气。

人参　竹茹　茯苓　半夏　金斛　生姜

钮吉安州，三十五岁　女科肝病最多，产后必病及八脉，即如少腹聚瘕，瘕气攻心下必呕吐，逆上则咽喉闭塞。经水年半不来，越日必有寒热。凡下焦血病为多，瘕属气结，癥为血痹，病在冲脉，阴维阳维脉中混杂，医药焉得入奇经。

地鳖虫一两　延胡一两　山查一两　桃仁五钱　蓬术五钱　金铃子五钱　麝香三钱

共为末，用青鳖甲五六两，去衣捣碎，用无灰酒煮汁一杯，和前药末为丸，每服二钱，益母草汤送下。

要知瘕不可攻，癥乃可攻耳。瘕属气结，亦由少血，故气聚而结。至于癥为血痹，非攻不散，总是下焦血病为多耳。

钮荡口，廿四岁　六年前产儿，自乳年余，乳汁涸，病起延绵，至今食少如饥，仍不加餐，经水不调，色黑微痛。盖病根全在乳尽，亡血形瘦，火升失血，劳怯阴伤妇人生子自乳全赖善饭，生血复脉养阴。

人参　阿胶　白芍　细生地　炙甘草　桂枝

庚四十九岁　瘕结阴络，络病善胀，自古及今，无硝黄攻伤其阴之理。腹胀忌咸，谓水寒逆犯脾阳，此胀误在频频攻荡，阴亡液损，二便不通。内经谓食酸令人癃闭，医药言食酸忌咸，乃目不知书。

桑叶　柏子仁　松子仁　黑芝麻　青果汁丸。

处方以阴亡液损着笔，此症是不忌咸而忌酸者。

吴枫桥，廿五岁　药气味杂乱恶劣，胃口久受其苦伤，致食即呕吐，非反胃也。穷其起病根由，原系心境愁肠，气热内蕴，血液日干。若此年岁，久不孕育，多以见病治病，未着未适调经理偏之旨。今入冬小雪，从液亏不主恋阳，预诊春木萌动，转焉发病之机凡心神谐畅，同血自充旺，以心生血主血也。忧愁思虑则心营不舒，血不肯生。又有郁火以煎熬，焉得不日就干涸，木无滋养，发病最为易事。清而腴药味纯粹以精。

阿胶　人参　生地　杜仲　茯神　天冬

杞子　桂元肉　桑寄生　杏麻仁

另用乌骨鸡一具，去毛血头翅足肚杂，漂洁，用淡水加无灰酒一碗，米醋一杯许煮烂，沥去肉骨，取汁捣丸。

巽为风，鸡属巽卦而应风，本肝家禽也。乌骨则更入肾矣，乙癸同源之味，兼以全具，元气充满，从肝肾源头，鼓动生阳，气味俱全，则补益力量更大而神矣。况血肉静中有动，生机跃然者乎。

朱八斩，十六岁　女子十四而天癸至，以禀质为阴，二七少阳生动，阴体以阳为用也。父母有病而生属乎先天，即良医妙药，弗能疗疾先天禀薄，药用清补，如苗禾秀而不实，树果将成自坠耳。庸人不识其故，徒以清热治嗽，坐困胃口，而致凶者屡屡。

生白藕　桑寄生　清阿胶　天冬　云茯神　甘州枸杞子　桂元肉　大元生地

先天禀薄，生化之机不旺，即用补剂，亦当量力清养。力量浅薄，浊腻艰于运化。

曹长善浜，廿二岁　产后寒入胞门，经水逾期不爽，少腹瘕形渐大，面色清晄肉瘦，自上秋产蓐瘕起，今夏诊二次，议以瘕属气结，用大全方葱白丸，暨乌骨鸡煎丸，温通冲任脉，令气血自和。两方不效，是下元虚冷，再攻必变胀矣。

人参　云茯苓　交桂心　生蕲艾　当归身　鹿角玄霜　小茴香　生香附

因在少壮，用药逐层走进，便有次第，不致动辄蛮补。

袁四十五岁　平日郁气化火，久则深藏入阴，三时温暑湿热，异气有触，伏热内应而动，是气滞为胀，湿郁为泻。热移于下，湿腐侵肌气质注，倍见精神。凡湿与热，皆气分病，既久蔓延，延及血分，自深秋经逾旬日，越两月不来，而消渴形寒，足胫跗骨中热灼燥痒。大凡风热淫于内，必以甘寒，乃和梨汁、蔗浆之属。盖胃阴制伏肝阳内风之动，正合《内经》和阳益阴，肝胃忌刚之旨。

日间服桑麻丸，用青果汁丸，夜服梨汁、蔗浆熬膏。

五行木气克土，盖木得水土滋养，土膏尽为之吸取，实是土中升发木气，长养栽培，使之畅茂条达，即是木克土也。胃中津液充裕，肝木从兹吸取，滋和畅遂，即是斯义。

胃中阴液充旺，足供肝木滋养，而肝风不动，盖土中升木，乃是木克土也。

汪廿八岁　视色究脉，损在奇经诸脉，晨起瘕泄，交晡夜溺淋痛楚，任督为阴阳二海，脂液枯竭，由阴损损及乎阳，引导令其渐交，非时下可以速功。

人参　鹿茸　舶茴香　龟板心　生菟丝子粉　归身

用生羊肾十二枚，去脂蒸烂捣丸，另煎漂淡鲍鱼汤送三钱即是导引法。

药之气味，都用与奇经气味相类之品以治，引导奇经之妙，所谓异类有情，竹破竹补之法也病在任督，绝不用地黄、杞子、山萸通套补药，取血肉而遗草木，真认定奇经任督而导引也。

周　情志易生嗔怒，肝胆木火上攻，胃脘心悸忽嘈，手抚动跃。夫动皆阳化动皆阳化四个字启人聪慧不少、沉香、肉桂辛热，肝有摧撵恶燥之累，非入理也药味清真。

柏子仁　归须　桃仁　大麻仁　南查肉

周四十一岁　两三月经水不来，少腹痛胀下坠，寒疝属虚，当与金匮当归羊肉生姜汤。疝为阴寒侵入肝络，其原起于络血衰少。若用刚猛热药，势必辛燥，肝为刚藏，益其震烈，大非所宜。惟羊肉柔温，味厚归阴，气臊入肝，以血补血，使肝络温和，再以生姜散寒，当归通络自愈。

张刘真巷、三十七岁　上年五个月，已小产二次，再加冬季伏侍病人劳乏产虚在阴，劳伤在阳，咳嗽吐粘浊沫，咳逆上气必呕食。凡食入胃传肠，此咳是下虚不纳，气冲涌水上泛，奈何庸医都以消痰清肺寒凉，不明伤损阴中之阳，必致胃倒败坏。

桂苓甘味汤

下虚不纳之人，每阴气上逆，阴液氾滥，

吐粘涎浊沫，皆是阴邪上逆所化。

顾松江，三十三岁　形似壮而肌肉松软，脉小促，按之无力，问壮年未有生育，明明肾虚，真气不摄，血随气升而溢，龙火熏蒸为咳，先议用

熟地　萸肉　山药　丹皮　茯苓　泽泻　牛膝　五味

肾中真气充旺，不但气不升而血宁静，并能收摄精气而结胎矣。

范廿五岁　惊恐悲哀，伤于情怀内因，络病当以血药宣润，不必苦辛气燥。

炒桃仁　黑芝麻　归须　柏子仁　苏子　冬桑叶

周东汇，廿一岁　此情怀多嗔，郁热自内生，经来愆期，心嘈辣，腹中痛，干咳忽呛，皆肝胃气热上冲，久则失血经阻，最宜预虑治肝须得清凉。

小黑稽豆皮　细生地　清阿胶　生白芍　云茯神　漂淡天门冬

巴西沿塘，三十四岁　十年前产育，即经候不和，带下腰椎酸垂，少腹刺痛，损伤奇脉，已非一所。凡先伤于阴，例取温柔，佐以凉肝，合乎通补，谓经水必循日月耳补必兼通，天癸无愆期之虑。

女人月事应期，虽曰血液走漏伤阴，然肝阳亦从兹下泄，水气疏达，自无逆冲之患。况体阴抱阳，有天癸以流行，阴阳尚无偏胜，足徵二气交充，故女人月事时下，纵有他病，尚可图治耳。

丁廿五岁　蓐劳自春入秋，肌肉消，色萎黄，外加微寒，心腹最热，脏阴损不肯复，气攻络中，腹有瘕形，血空气聚，非有物积聚也。

人参　煨木香　茯苓　生菟丝子粉　炒小茴　炒当归

此病先用辛温入络散瘕，继以滋养阴血为周备。

血空气聚四个字，形容瘕病之所以然，深入显出之笔。

邱钟由吉巷，廿八岁　凡交三月胎殒，是足厥阴肝阴内怯，热入于阴，冲脉胎形渐长，任脉不司担任而坠，见症脊椎尻垂，腰酸痿弱，肾肝奇经虚不摄固。议孙真人方。

桑寄生　清阿胶　生白芍　细生地　蕲艾炭　条黄芩　砂仁末　当归身

尤神仙庙前，四十三岁　漏经四十余日，色瘀腐成块，病中动怒，遂胸膈胀闷且痛，少腹胀满，瘀下稍宽，医治漏血，投地、芍、归、胶，下焦未沾其益，脘膈先受其滞。宗经议先理其上阁宗经议二字，总见郑重分明之意。

生香附汁　南查　苏梗　生麦芽　桃仁　延胡

徐三十五岁　少壮从不生育，冲任脉中久虚，六七年少腹有形，日渐坚大，口食寒凉泄泻，是下焦阳衰冷，浊气聚成瘕。庸医希图宽胀，久服平肝破气，气愈损，坚胀愈加。

炒枯肾气汤

袁同里　经年累月宿恙，全是郁勃，内因五志中之阳气有升无降，故得泄泻反爽，背椎必捶摩而胀减。盖脏阴之热鼓动，经腑中气皆逆行上巅。春间经漏，议进滋清补方，亦从权随时令也。暑伏已过，肃降未至，以顺天之气，应乎人身推求。

川黄连　广藿香　生麦芽　茯苓皮　蓬术汁　胡黄连　泽泻　南查　丹皮

马常熟，三十二岁　寡居无欢悦之意，肝胆中郁勃气火，直上直下，莫能制伏，失其所泄之用，小溲成淋，谓肝脉环绕阴窍，用龙胆泻肝汤直捷痛快，但不留余地耳。

唐常熟，廿七岁　症母瘕聚有形，治必宣通气血，所述病减，已是产虚，八脉受损，不敢攻瘕。

当归生姜羊肉汤

朱吴江，十六岁　天癸从未至，肉瘦色悴，呛嗽着枕更甚，暮夜内外皆热，天明汗出热减，痰中或稠或稀，咽中总不爽利，此先天所禀最薄便是士见。既长真阴不旺，阴虚生内热，怡悦勿攻针药，必要经来可得热除，即

世俗所谓干血劳怯。

复脉汤去麻仁

恐其滑肠而阴药不得停留滋补也。老手胜人处在此。

王无锡　冲脉为病，男子成疝，女子带下瘕聚，经水仍来，是气攻入络脉为有形矣。

况产后又十六年不育，冲任病显然。

小茴香　川楝子　橘核　桂枝　茯苓　南查

凡食入脘中即痛，必是肝火上逆阻滞。若食入胃中而痛，则积滞为患居多。

方长浜，三十岁　络脉少血，气聚形象，升降而动，起居如惊肾主恐，下元虚乏显然。跗踵乏力登高，久已未育，乃下焦肝肾虚损，累及八脉可谓峻补。

紫石英　巴戟肉　归身　鹿角胶　白石英　淡苁蓉　枸杞子　杜仲

羊肉肾丸

叶　自五月间生产，将交白露，日泻五六次，每泻必先痛形寒战栗，气冲入脘欲呕，脉来右濡，下坠入尺，以冷湿按阴浊，致阻遏阳气流行脉症如此，虚寒显然。法当辛温宣通阳痹。

炒黑川椒　煨广木香　天台乌药　川楝子　生益智仁　生香附

气厚味薄，专主温通，更妙川楝一味，阳中有阴。

沈桐泾桥，四十五岁　经漏已三年，淋漓带下黄白，视色脉不受温暖，固下汤散力量难以直达冲任。古局方中有震灵丹，每早服六十粒，是固奇脉药，可使其缓。欲求全愈。非大剂人参不可。

包十八岁　经阻三月，咳嗽失血，交夜蒸蒸身热，脉来左搏而促，是阳气烦蒸，致逆诸络，血液不得汇集冲脉，秋深经水不来，必加寒热瘦削，称干血劳矣老笔确凿。

生鳖甲　全当归　生白芍　粉丹皮　原生地　茺蔚子　南查肉　生麦芽

仰三十岁　产后自乳，三年肉消，夜热咳嗽薄劳，皆产伤真阴，阴虚生热，络中无血，气入络，变化有形，为气聚之瘕。医攻瘕则谬，理嗽亦非。以下损之伤在肝肾，奇经之虚，肺药寒凉，望其止嗽，嗽必不效，胃伤经阻则凶。

炙甘草汤

冯十四岁　室女经初至，必是畏热，因热受凉，致冲任伤，遂经漏不已。血色凝紫，腹中仍痛，是从前经至失调所致。和血脉之中，必佐阴中之阳勿腻滞者，问痛得按姑缓者属虚。

当归身　炒小茴香　甘枸杞　真沙苑　人参　鹿角霜　炙桂心　紫石英

问及得按姑缓，用药温而不腻，何等细密。

陈廿九岁　产后二年，经水不转，呕涎沫不饥，喜酸味，肝阴久虚，伤损在下焦，阳气逆乘，头巅晕痛惟晕而痛，乃知阳气逆乘细极。议用酸甘，化阴和阳。

原生地　白芍　乌梅肉　大麻仁　炙甘草　炒焦枸杞　漂淡天门冬

凡清阳主上升，浊阳主下伏，所谓逆乘，乃下焦浊阳耳。

蔡四十四岁　上年产后致损，所见皆由肝肾阴虚。忌与燥热，见崩漏虚热，骸肿寒热，不必缕缕。

清阿胶　云茯神　细生地　生白芍　粗桂枝木　炙甘草

方五泾庙前，廿六岁　死胎至旬日乃下，必有尸秽浊气，留着冲任脉中，至今黄白淋带，病人说腰已下冰冷，大便久溏，产后刚药难用，用朱南阳方法。

瘢鼠粪汤

以秽治秽，与前阿魏丸治痞胀，同一巧思。

俞申卫前，五十岁　任督失摄任督摄之司，脂液暗消不禁。八味丸可以常服，再议固奇脉方法以佐之。

鹿茸　补骨脂　人参　生菟丝　覆盆子

锁阳

顾廿二岁　产后形肉日瘦，经水逾期，此属内损，问经来无痛，与方书气滞经迟迥异，养肝调冲任可矣经来无痛而逾期，乃内虚少续耳。

乌骨雄鸡　原生地　枸杞子　白芍　桂元肉　当归身　紫丹参　柏子仁　云茯苓

朱徐家湖头，三十五岁　操家劳烦，过动内起之热，皆情怀中来。热灼血伤，经水愆期，食少干呛，难用通经峻克，居家安间，不致骤成劳损。

资生丸

闵　既产已过十年不孕育，经将至，周身脉络牵掣，腹中不和，若用力劳瘁，即起寒热，乃经后劳乏，奇经益损。当安逸一年，络血宁，八脉自苏。愚人遍尝药汤，不知养病大旨，损不能复，劳怯莫救。

鹿角霜　枸杞子　小茴香　当归　沙苑蒺藜　南查肉　茯苓　香附

邱钟由古巷，四十七岁　十年前小产血崩，损伤未复，家政操持，形神俱不获安养。上年夏秋漏带，久矣淋漓。不但肝肾脂液先竭，奇经与诸络无血存蓄说得透彻，风雅宜人。气冲犯上，气攻聚络，为胃脘刺痛，胁肋高突，更推下焦寒冷，腰围如带拘缚，两足麻木，践地痿软，二便塞窒不爽，五液枯槁，至阳不交于阴，有关性命大症。病人说一年尝药，从未见效，更有医见痛用沉香者。凡血枯液涸，香燥大忌，姜、桂燥烈，亦非亡血所宜。姑以血肉参入人参，若春和温煦，草木藉以资生，血有形难生，益气无形，以充有形耳。

人参　当归身小茴拌炒拣去　羊肉肾　肉苁蓉　枸杞子　真沙苑　黑芝麻

益血中之气，自然云雾致白露也。

钱廿四岁　上秋产蓐，自乳伤血，夏热泄气，阴不复，入秋咳嗽，震动失血，饮食不少，经年不致凶。既已断乳，必在冬前经转可卜，春深不致反覆。

茯神　炒白芍　钩藤　炒查　炒麦芽　焦丹皮　新会皮

伍蔡门，廿二岁　上年秋冬经漏带淋，初用震灵丹，继进参茸，升阳佐温摄而安方药细密。自夏五月咳嗽，已至秋分，咳甚必呕。腰脊如坠，问经闭已两月，显然下虚冲气，天明欲便，乃痕泄之渐。

附都气丸三钱

陆蔡门，廿五岁　未嫁有喉痹，上热下寒，由情志郁勃之热上灼。有升不降者，情志无怡悦之念，遭嫁宜速，医药无用王道本乎人情绝妙，开郁散结方。

川贝　夏枯草　连翘心　钩藤　江西神曲　茯苓

张三十九岁　半产是下焦先虚，血少内风鼓动眩晕，腰椎不和，胃弱恶心，勿以温燥眩晕总是内风鼓动。

茯神　阿胶　川斛　天冬　生地　女贞子　枸杞子　菊花炭

杜　少腹气冲胃脘，每痛呕恶，吐粘涎，三年频发，少腹已结瘕形，月事迟，肝胃病始伤及冲脉，病是嗔忿而得，治法不越调经。俾气血流行，不致逆攻犯络，《内经》论痛，皆曰络病，医药不入络脉，乃无效矣。

南查肉　小茴香　延胡索醋炒　蓬莪术　川椒　金铃子　生香附　云茯苓　青葱管

赵杨安浜，十九岁　惊恐起病，遇怒而发肝厥，乃阳气暴升，痰随气火上举，神识乃迷。近加小产后，必须养肝阴，佐入凉肝。

原生地　茯神　清阿胶　天冬　柏子仁　白芍　人中白　紫丹参

治肝必佐以清凉，故即温肾药内，必佐凉滋一二味，所以养胃液而清肝阳也。

惟阴阳并衰，生气索然者，始专主温热耳。

王　脉虚数倏，寒热口渴思饮，营卫失和，阳明津损，初因必挟温邪，不受姜、桂辛温。有年衰体，宜保胃口，攻伐非养老汤液也。

沙参　花粉　玉竹　甘草　桑叶　甜杏仁　元米

陈　院中宿病，痛发呕吐黑水，五六日方止。诊脉左大而弦，肝木犯胃，浊气厥逆，大便数日不通，久病必在血络，久郁必从热化。用苦辛泄降，少佐通瘀。

川连　金铃子　山栀　元胡　半夏　橘红　桃仁

陆　春阳萌动，气火暗袭经络，痛在板胸，左右胁肋，皆血络空旷，气攻如痞胀之形，其实无物。热起左小指无名指间，手厥阴脉直到劳宫矣劳宫穴在手掌。养血难进滋腻，破气热燥非宜，议以辛甘润剂濡之。

柏子仁　桃仁　桂圆　茯神　山栀　橘红

顾　左耳窍汩汩有声，左胁冲脉冲起欲胀，肝脏血络大虚，气偏乘络，络空为胀，当年痛发，用归脾最安。但耆术呆守中上，似与气升膜胀相左有年。奇脉已空，以宣通补液，使奇脉流行，虚胀可缓。

杞子　归身　柏子仁　桃仁　桂圆　鹿角霜　小茴香　香附　茯苓

吴　肝血久空，阳明胃脉亦虚，肌肉肤胀，气聚热流著，自觉热炽，不可作实热治。通经脉之壅，仍佐和血熄风，使内风稍宁。望其稍逸。

杞子　白蒺藜　虎骨　牛膝　天冬　生地　归身　柏子仁

周　情怀动则生热，是五志气火上灼心营，肺卫腠痛．鼻渊咽中似窄，只宜甘药濡养，莫见热而投寒。

人参　麦冬　川贝　柏子仁　茯神　甘草

朱　大队阴药，佐以人参，诚为阴分益气之法，服之热疖累累而起，恶露缓缓而下。扶正却邪，并行不悖。今谷食已安，谅无反覆。然难成易亏之阴，须安养可望图成。倘加情志感触，轻则奇经淋带，重则髓枯内损。

苏　老年阳气日微，浊阴自下上干，由少腹痛胀及于胃脘，渐妨饮食，痞散成鼓矣。法当适阳以驱浊阴。倘昧此旨，徒以豆蔻、沉香破泄，耗其真气，斯胀满立至。

熟附子　生干姜

水煎滤茶盏内七分，调入生猪胆汁一枚，以极苦为度。

王　胃弱不食，脾虚便溏，由脏气单薄，府阳遂失流行，结痂之际，当进清凉宣解，乃论论其常也。凡重痘得自愈者，正气收纳，邪热外泄，一定之理。今乃体虚邪未尽解之症，犹非纯补纯攻。

人参　焦术　茯苓　白芍　川连　查肉　广皮　泽泻　米仁

陈四十八岁　遇烦劳必脘中气窒噎痛，望五年岁，不宜有此。

桂枝括蒌薤白汤

吕北漳，廿八岁　暑邪先受，饮瓜汁水寒，胃口再为冷湿凝着，此疟是脾胃病。舌白背寒，从里症治表里辨别明确，都用里药。

杏仁　蔻拔　广皮　厚朴　草果　白蔻仁　桔梗　枳壳

《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终

跋

叶氏《临证指南》一书，风行海内，操轩岐术者，恒家置一编。说者谓中多臆鼎，命意立方，间有可议，实非当时之定本也。曩从贝师游，有叶先生手写方数页，治法入神妙，字迹亦苍劲及古，闻先生家，别有存本相承，洎六世不以示人，乃真洄溪所评定者。咸丰初，粤逆扰吴下，其家中落，货大书簏于市，故纸充塞，检之则是书在焉。振家以厚币易归，如获波斯鸿宝，只身窜海上，抱书以行。人或讥诮之，不顾也。今忽忽垂三十年，振家亦老矣，脱终失坠，岂非先生之罪人欤。先生元孙讷人，曾刻《医案存真》，而此书未尽刊入，藏为家秘。爰属及门诸子，详加校订，以公斯世。先生之真传不泯，亦振家之幸。振家尝叩先生之书而讨论之，偶有所得，附赘于上，聊以醒读者之目。先生达于医，著述不多见，晚年求医者，户限欲穿，鲜著书暇，其温热论数则，赴证洞庭山与门人成于舟中者，余无所传。

光绪十四年戊子仲冬吴县后学张振家跋

孙文垣医案

〔明〕　孙泰来　孙文来　同编

《孙文垣医案》提要

明·孙泰来、孙明来同编，休宁人。孙一奎为文垣之字，是编即所辑一奎医案也。有三吴医案二卷，计九十六症，新都医案二卷，一百十四症，宜兴医案一卷，四十一症，是编不分证而分地，盖以治之先后为次序。一奎深究医理，是篇要旨，俱载《赤水玄珠》、《医旨续余》二书之中，旁文多于正论，大意主于标榜医名，而不主于挥发医理，惟辨症用药尚合，来源多可师法，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亦多采之。

孙　序

盖士君子有济世之心者，必托经世之术以运之，遇不遇无论也。何也？得时而驾，则宇内之休戚利害，隐然共之，视其患若切于身之疾痛疴痒，不措之安全不止。此士君子之心，得位以行之者也。不幸不获遇，泽不及物，而心不得施，有志君子，往往怀其道而隐于医。故是昔人谓济人利物，无位者不能，惟医以救死扶生为功，故业之者，可以推不忍之心及于物，而于道有益。有味乎其言之也。然医岂易言哉？吾闻其宗旨，自《内经》、本草以来，书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非博通巨儒，超悟上哲，专攻其业，何能探讨？洞明其阴阳、寒热、静躁、虚实，消息盈缩之奥，而措之行事。夫人之待命于医，生死攸系，乃以未谙浅薄者尝试之，其不贼人之命者几希。医以济人，至于贼人，可不畏耶！此医之所以难言也。余顷多病，谒告山居，尝叹济物之衷未措于用。顾思延医以求济其身。然而医之良者，苦不一遇也。乃壬申仲秋，吴君柳溪，谈新安海阳有孙君东宿者，医可谓称良矣。余亟请而相印证之，耳其论汹汹乎《素》、《难》之旨，而表里夫张、刘、孙、李、丹溪、伯仁诸家。其视余疾也，未投药，先谈余之经络、色脉、机能，与受病之自，即勿药而余病爽然若失。及详察其端方之度，沉着之思，渊渊之阃奥，则杳焉莫竟其涯。非所谓深于道而隐于医者耶！余因诘之曰：神农尝百草，先天而命之药，黄帝、岐伯，后天而著之经。此天以神授，圣以神符，不可及矣。嗣后若和、扁、华佗、淳于意、仲景、思邈、河间、东垣、朱、滑，莫不颉弄化机，制人命于掌上，术亦神也。何今日之事是业者，不能踵其芳躅耶！抑世代之不同也？孙君勃然曰：古今人非不相及，用心殊尔！宋儒有言，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不佞亦谓古之医者为人，今之医者为己，道不同而受病一也。夫士君子之视天下，与吾身血脉相流通，天下病，若痈痤之切身，天下安，则愜然而无恨。虽以道为药石者，其济宏，以医为道术者，其济狭，其心一也。故古之医也，以救死扶生为心，其业专而用方也慎。专则精而造诣入室，慎则审而投药奏功。此和、扁诸名家，所以悉臻秘妙，称神奇。今之医，则异是也。将以市利，非以济人。黄、岐以来诸书，非不剽窃以资口说，乃其心则实胡越一膜视天下，率以利之盈绌，为心之重轻。人之济与否，若与吾术不相关，此何以比古人而接其芳躅哉？不佞奎何能造古贤哲之阃奥，第无愧于此心尔！余闻而喟然叹曰：孙君充是心而行是术，其将大有裨于时矣！虽隐而亦显也。因次其语而归之，爰以订夫业是术者，是为序。

时万历癸酉中秋日吴江孙质庵从龙敬书于符九草堂

《孙文垣医案》目录

卷一 三吴治验

万历龙飞二年吴小峰小川目疾…… 109
万历甲戌沈中丞案…… 109
张孝廉后渠大头疫…… 110
吴江孙行人痛风有发明 …… 110
郑都谏公子痘有发明 …… 110
张文学子心病虚弱有发明 …… 111
大宗伯董浔阳翁脾胃疾有发明 …… 112
董龙山夫人便血…… 112
马厨疟痢并发有发明 …… 112
吴肖峰令政腹痛有发明 …… 113
大光禄庞太夫人寒热头痛饱闷…… 113
光禄公痰火胁痛有发明 …… 114
张思轩夫人心痹有发明 …… 114
马迪庵公内伤腹胀大小便不利有发明 …… 114
潘大司马肠风…… 115
马凤林内子隐疾有发明 …… 115
舜田臧公气虚中满…… 116
金溪令君臧老夫人大头疫有发明 … 116
潘见所公半身不遂有发明 …… 117
见所公白浊有发明 …… 117
凌夫人孕…… 117
金元岩令眷产后痢…… 117
沈别驾夫人产后发热有发明 …… 117
吴太夫人白带…… 118
吴北海令政经行四肢累累发块红紫…… 118
周刍玉白浊…… 118
竹匠妇妊娠吐血胸腹胀痛有发明 … 118
李妓梦遗咳嗽…… 119
金妓时疫…… 119
曹镗胸膈不畅…… 119
李双痛风…… 119
沈别驾门下老仆三阳合病有发明 … 120
蔡中林内人阳明少阳合病…… 120
吴九宜先生早晨泄泻…… 120
沈大官左膝肿痛不能起止…… 120
沈继庵下痢脱肛内人干霍乱…… 120
沈晴岳先生五更耳鸣…… 121
潘景宇内人头痛作泻…… 121
臧六老上吐血下泻血…… 121
臧氏妇脐边痛下痢红白…… 121
丁耀川令堂吐血左胯肛门互换作痛…… 121
丁文学令姊晕厥…… 122
金良美咳嗽吐红潮热左胁不能卧…… 122
倪五娘子口眼歪斜…… 122
王班泉令政头痛恶寒汗出如雨…… 122
温罡桥子妇滞下…… 123
温一渠内人血虚咳嗽…… 123
温巽桥二令媳产后胁胀痛白带如脓…… 123
温天衢病目吐血…… 123
张二娘子孕七月呕吐不止…… 123
王敬泉内眷痰嗽腹胀…… 123
温南溪内人大便秘结…… 124
陈春野公令爱丁奚疳痢…… 124
潘敬斋令媳血下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捆…… 124
张怀赤公早晨泄泻下元虚寒…… 124
臧七房二老夫人痢…… 124
蔡乐川令眷头痛如破…… 124
周芦汀乃眷胃脘痛…… 124

卷二 三吴治验

王文川令郎内伤发黄有发明 …… 126
施泾阳先生内人痰火…… 126
屠侍轩尊眷产昏愦不知人事…… 126
屠学恒乃眷产后作泻…… 126
周鉴泉令政伤寒谵语…… 126
臧顾渚老先生两耳燃痒…… 126
王南岗咳嗽气涌…… 127
张桃津乃政小产后脐下痛…… 127
陈光禄五更胸膈饱胀…… 127
溧水令君夫人五更倒饱泄泻…… 127
李悦斋夫人腹痛谵语如狂鼻
衄有发明 …… 127
吴仲峰脾泄…… 127
张后溪令孙疮疥发肿…… 128
张五桥夫人喘嗽…… 128
方东野脊骨痛牵引胸腹皆痛…… 128
张净宇发热腹痛泄泻呕吐…… 128
张近川胃脘痛…… 128
闵文川公肛生一毒脓溃不收口…… 128
李古愚胸膈饱闷大便溏泄…… 128
姚惠斋夜多泄泻…… 128
姚老夫人右手疼…… 129
一仆时疫头痛发热…… 129
一仆时疫头痛如破…… 129
一仆时疫呕吐烦躁口渴…… 129
马凤阳咳嗽内热…… 129
倪二南内人小水不禁…… 129
严柱史令媳腹中有块疼痛…… 129
陈鹿塘肠风脏毒大便燥结…… 129
张道南内人腹痛…… 130
张道南尊堂膈上痰饮痞而恶心…… 130
马迪庵内人奇痰症…… 130
董老夫人眩晕…… 130
张裕斋恶寒发呃…… 130
严老夫人胸膈痞闷…… 130
王谷泉头眩泄泻汗出不止…… 130
方东野两胁痛…… 131
一妇怀孕内热咳嗽…… 131
一妇心痛唇红虫痛症…… 131
倪二南内人小产小腹痛晕厥…… 131
倪少南右颊车浮肿疼痛…… 131
倪少南内人经行如崩头晕…… 131
高仰山内人痔血里急后重…… 131
姚娘子小腹疼…… 131
张五桥先生令政痰喘咳嗽…… 131
徐文学三泉令郎右胁胀痛…… 131
王祖泉乃眷遍身痛…… 131
费少垣乃眷孕痰喘胎逆…… 132
费一吾令政孕子淋…… 132
六娘子遍身痛汗大出昏昏如醉…… 132
八娘子头痛咳嗽痰多有血…… 132
姚弁山内人胸胁痛…… 132
李坦渠令子室咳嗽心痛腰疼…… 132
周衡宇咯血痰火作痞…… 132
张分守腰膝酸痛…… 132
郑春寰头痛内热…… 133
徐老夫人胸膈痞闷…… 133
张丽川咳嗽多痰粪门发燥…… 133
陈仰山内人小产二月而血大下…… 133
张溪亭乃眷喉中梗梗有肉如炙
脔…… 133
张溪亭令媳梦亡过祖母打其背…… 133
陈茂之劳倦色欲伤寒…… 133
陈五山胃脘痛…… 133
吴小峰酒积作痛…… 134
沈大参痰饮痞满…… 134
王敬泉胸膈饱闷头晕作吐…… 134
张二官伤寒…… 134
大司马令媳产后晕厥发狂有发明 … 134
孝廉臧茗泉疟后作痢…… 135
包继可先生令眷孕而发疟…… 135
一张氏妇心神不足肺经有痰…… 135
吴比部公子眼病有发明 …… 135
丘大守令侄筋痿有发明 …… 136
一书办下消…… 136
韩金宪令媳怒后夜卧不安…… 137
韩老妇人夜来脐腹痛甚…… 137
丁震澜令郎疟母…… 137

孙令君令媳产后谵语发热泄
泻有发明 …… 137
吴东星先生杨梅风毒有发明 …… 137
潘见所老先生小盛价痞积有发明 … 138
凌绎泉翁痰火叶红喘嗽…… 138
周凤亭湿热壅滞发热烦躁有发明 … 139
周禾石湿热生痰痞闷…… 139
又令孙女龟背…… 139
闵璧楼虚损咳嗽令眷痛风奇
疾有发明 …… 140
金寄闲令堂痢而胸膈膨胀…… 140
徐中宇之妇汗出如雨昏昏愦愦胸膈
要人足踹…… 140
金达泉令政孕三月而痢赤白…… 141
金元岩赤白痢…… 141
金达泉疟痢交作…… 141
金寄闲少阳阳明合病为疟…… 141
淮阴胡少泉令郎梦遗令爱发热咳嗽
又友人奇疾…… 142
吴氏妇隐疾有发明 …… 142
染匠之妇肠痈…… 142
王祖泉脏毒下血…… 142
南都大司马发热燥渴…… 143
崔百原公右胁痛右手足痛…… 143

卷三 新都治验

琼兄内伤饮食外感风邪…… 144
程龙邱翁每行动即作热发渴呕恶腰
与环跳穴常痛…… 144
汪松岗原伤干酒夜分发热咳嗽咯
血…… 144
族妹经不行者八十日每饮食入腹即
疼痛叶出乃止…… 144
孙华野喉痛颊车肿…… 144
显兄每辛苦及酒多则咯血数口…… 144
吴遂兄湿热发黄…… 145
族侄明之痰火上逆大吐痰沫因而呕
血一浦数碗有发明 …… 145
族嫂程氏肺痈…… 145
侄媳叶氏身面四肢浮肿…… 145
族侄孙伍仲善饮好内小便血淋疼
痛…… 145
令眷生红发热…… 145
亮卿令爱右目红肿…… 146
大学心竹眼红肿胀…… 146
一小妇产后恶露不尽腹中作痛…… 146
程好吾令孙右耳后生毒肿痛…… 146
华岳令堂右手臂肢节胀痛…… 146
程两峰令眷血痢…… 146
程七护兄胁腹右边疼痛小水不利
呕吐不进食…… 146
程社贵兄醉后御色次早胃脘痛
极…… 146
汪松岗令眷左胁痛咳嗽内热…… 146
赞皇令堂产后左胁痛甚…… 146
许少峰中风先兆…… 146
朱宅女眷热入血室…… 147
孙熙宇肢节肿痛痰多呕恶病多梦
鬼…… 147
爱泉伤风咳嗽声哑右边不能贴
席…… 147
侄妇戴氏有妊五月忽血大下午后发
热…… 147
灵岳乃眷胃脘疼痛头晕舌麻…… 147
吴人峰先生内人两胁胀急痛抵胃
脘…… 147
陈铁兄内人产后腹痛发热下痢脓
血…… 147
程石洲乃眷因产难子死恍闷小腹有块
作痛复因多食圆眼腹益大胀坚如石大
如斗气促不安有发明 …… 148
程姬年八旬头晕脚软大便溏泄小水
淋沥…… 148
程道吾先生令眷夜魇而惊时常晕
跌…… 148
一仆妇瘟疫以劳食复作…… 148
程方塘年六十四风瘫不能步者三载腿
肉尽消…… 148
汪省吾疟三日一发发于夜…… 149

汪东之丈七月初旬虚阳口
疮有发明 …… 149
令眷妊中咳嗽…… 150
吴东渠疟后虚惫…… 150
吴西源令眷以艰子多郁多思肌肉尽
削皮肤燥揭遍身生疮体如火燎 ……
…… 150
族嫂程氏环跳穴边肿痛寒热并发
不能动止…… 150
恒宇疮后遭跌环跳脱出不能复
收…… 150
侄孙女周岁发慢惊…… 150
程少湖以饮生酒面浮胸胀…… 150
吴斗一原有肠风又感风邪发热多痰
腹痛下痢…… 150
侄孙二水体甚肥胖患温疟…… 151
堪舆张锡泉先生左胁皮里膜外疼
痛 …… 151
族侄云岳偏坠脐腹腰俞胀痛…… 151
一妇妙龄感风寒致成鼻渊…… 151
程两峰瘀血发黄吐出秽恶如烂猪肺
状大便色如墨有发明 …… 151
予表嫂小产后腹痛晕厥…… 152
陈士美伤寒热症漏底有发明 …… 152
程松逸兄酒疸…… 152
仲谏患跨马痈有发明 …… 152
一妇咳嗽痰中有红…… 152
族侄春温鼻衄寒战…… 153
汪氏妇腹胀如斗…… 153
仲登阳症似阴有发明 …… 153
汪希明性躁痰火咳嗽吐红…… 153
祝弘吾潮热咳嗽汗流不止…… 154
汪宥翁老年劳倦感冒胸膈大热
而瘖…… 154
汪链兄内人经水紫黑血块不止…… 154
程相如令政妊发寒热…… 154
余文台壮年咳嗽吐红…… 154
邵伯成女经行而浴感冒大发寒热
呕吐烦躁…… 154
金氏妇血崩后四肢浮肿…… 154
张云门令郎囊痈…… 155
朱宅内眷怀妊受惊而成子
悬有发明 …… 155
胡邻泉女吐血潮热…… 155
汪思石令堂怒后晕厥…… 155
侄孙君实遍身筋骨痛如虎啮…… 156
叶子黑内人疫后虚惫…… 156
孙如亭令政右眼眦突生白泡二寸
余呕吐眩晕有发明 …… 156
吴勉斋腹痛欲死有发明 …… 156
黄颐斋内子产未弥月醉犯房事
血来如崩…… 157
程心章兄颊腮红肿…… 157
程六十喘后发肿…… 157
程七护丈发热背痛伏梁积块下痢红
白…… 157
程孺人黄氏春温过时热病…… 157
程有望孺人月汛当止不止…… 157
上舍近洲胸膈胀痛有发明 …… 157
黄源金先生内人吐血泄泻发
喘有大发明 …… 158
孙合溪翁八旬而发寒热咳嗽汗出不
止呃呃连声…… 159
孝廉方叔度令嫂江氏胀满…… 159
吴天威丈便痈有发明 …… 159
文贵者时疫漏底发热谵语有发明 … 160
钟泽程梦奎孺人哭子过伤因发寒
热有发明 …… 160
歙潜口汪召南丈令郎蛊胀有发明 … 161
岩镇郑景南丈痰饮积块跳动
不止有发明 …… 162

卷四　新都治验

孙子元疮后沐浴鼻出红涕面足浮
肿…… 163
一妇食积痰饮瘀血流于下部左跨脐
腹胀痛…… 163
恒宇令堂左肩筋搐肿痛…… 163
孙君锡头痛胸背胀饮食作吐咳

嗽…… 163
孙尔嘉内人三妊而三小产…… 163
孙藏垣内人咳唾红痰…… 163
戴万奇丈中痰后而右手不能动…… 164
族文学内眷头痛玉户撮急肛门逼迫遍身皆疼…… 164
梓林兄内眷右手痛风小水频迫…… 164
一妇经闭三月泄泻嘈杂吐酸…… 164
程氏妇下午喉痛痰多晕厥…… 164
汪铁兄时疫热病汗出不止…… 164
何明吾时疫食复不省人事循衣摸床…… 164
孙元素春温食复发斑…… 164
孙安凯劳感疫食复发斑…… 164
一人喉痛夜卧气壅面足浮肿…… 165
何洗心虚寒肾泄…… 165
程湘儒人鼻衄后眩晕嘈杂呕吐清水…… 165
孙君孝春温误作阴虚治…… 165
一仆妇头疼喉痛咳嗽呕恶胸膈作胀…… 165
族侄妇范氏乳痈…… 165
表侄女黄氏孕七月患血痢…… 166
程氏妇小产后患赤痢…… 166
孙竹野受暑作吐又伤酒面身黄痘…… 166
程菊泉暑月喘嗽…… 166
程应祯兄咳吐红痰胸背胀痛眩晕…… 166
虚山内人胸胁胀痛五更嘈杂…… 166
一妇暑月小便不利玉户肿大便血…… 167
弟妇戴氏脐腹痛白带如注里急后重下痢赤白…… 167
族弟应章胃脘当心而痛…… 167
弟淑南三阳合病暑症…… 167
一富妇转脬…… 167
文约孺人八十三胃脘疼痛…… 167
应章弟三阴疟…… 167
惺好吾春温…… 167
程氏妇屁从子户出…… 168
族子应章之弟十月发三阴疟…… 168
吴中岳儒人疫后坏症…… 168
鲍子五保时疫耳聋泄泻…… 168
仆子孙守中麻后咳嗽无痰唇厚声哑…… 168
仆子得贵春温头痛…… 168
元素侄令政春温后经水适止…… 168
朱氏子天送时疾头疼身若燔炭…… 168
朱桃源内人胃脘痛苦苦梦遗经水一月二至…… 169
桂亭大兄痰积瘀血作痛…… 169
熊二官疫后食复…… 169
堂弟东里内子咳嗽吐红…… 169
程竹坡内人年六十瘟疫昏愦…… 169
程方眷新寡七日染疫适值梦泄神昏谵语…… 170
太学从明滞下纯血有发明 …… 170
查小引喘后肿胀有发明 …… 170
夏益吾肢节肿痛手足弯痛肿尤甚…… 171
初阳侄内人肺痈…… 171
仲木内人气喘作胀…… 172
侄孙女十岁大便脱肛鼻中出血…… 172
唐岩祈患痢赤白腹胀气喘四肢冷阴囊肿…… 172
侄婿陈东山患休息痢下皆紫血…… 172
陈氏妇肠鸣腹痛合目汗出下午潮热…… 172
九德侄耳鸣…… 172
陈觉宇上盛下虚合目乱语痰火吼喘…… 173
程绍溪中年患鹤膝风有发明 …… 173
堂嫂程氏喉间有物如窝咯之不出咽之不下…… 173
一妇产后咳嗽发热咳出之痰色黑而臭…… 173
表嫂孀居二十年右瘫不能举动神情恍

愦乱言多悲泣…… 173
桂亭大兄坠轿后腰胁胀痛…… 174
堂嫂王氏吐紫黑血块足跟烦肿痒痛…… 174
弟妇程氏孕五月痢下脓血…… 174
嫂汪氏头疼遍身痛痢下赤白…… 174
仲阎气虚中满有发明 …… 174
朱怀竹杨梅毒气内攻上迫于肺将成肺痈下流阴囊囊溃见子…… 174
查良本兄令眷每饮食悉从背后而下…… 175
后溪大兄孺人戴氏患血痢有发明 … 175
邵敬圃乃眷胃脘痛…… 176
苏望台患症有发明 …… 176
汪氏妪寒痰壅滞…… 177
徐客兄子筋痿风…… 177
邵老封君手足麻而无力…… 177
程巢父乃郎痢后风有发明 …… 177
叶润斋心膈嘈杂好啖肉尤好鸡腹大痛虫症也…… 177
程相如令政孕七月患痢…… 178
程晓山中风先兆有发明 …… 178
程晓山令郎麻后疳症…… 178
一妇疫后虚寒…… 178
从献长郎七岁患痢疾后成疳有发明 …… 178
侄孙子忠痢下红脓如烂鱼肠腹大痛日夜百次…… 179
元素内人双胎难产治奇 …… 179
邵马兄患呕吐所吐皆如烂猪肺…… 180
许卓峰上吐血下溲血咳嗽声哑…… 180
族嫂汪氏患痢赤白呕吐痰涎粒米不进二月…… 180
邵来仪丈令眷咳吐红痰如桃花脓色…… 180
程玄祖兄春温食复僵褥如尸有发明 …… 180
汪郎兄虫痛…… 180
查景川气虚疮疡…… 181
程玉吾内人妊七月内吹…… 181
一黄氏妇受身足月发痫…… 181
吴见南令郎心脾痛…… 181
又令郎八岁疳积虫痛…… 181
侄女八岁腹高于胸咳嗽呕吐甚则喷血…… 181
从兄韶年五旬左胁痛手足抽搐不能步履…… 181
小童上达脾虚发肿…… 181
族侄良诠血痢腹痛有发明 …… 181
一妇胸膈有痰大便泄泻大发寒热…… 182
从弟妇程氏右胁痛不能睡背心疼胸膈作梗痰中有血…… 182
黄怀虚原患吐血又咳嗽呕吐左胁不能着席…… 182
一族姐年六十咳嗽口渴常吐蛔虫…… 182
侄妇戴氏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一发必七日…… 182
老仆来兴痰火上壅胸胁背心胀痛…… 182
一妇生女不生子多思郁小便秘而不通转胖症也治奇 …… 182
昆池太学内人牙痛一晚晕厥三次…… 183
一仆妇难产子宫坠出户外半月不收治奇 …… 183
侄孙媳程氏体肥经闭者八年…… 183
熊成八官早起行路眼见邪火两团滚来大被惊骇…… 183
从侄中叔太学以暑月赴南雍一日转斑出…… 183
程达庵四媳戴氏产半月而腿疼…… 184

卷五　宜兴治验

徐学士检老患肠风下血数桶后委顿而右胁极痛有发明 …… 185
吴仪制主政尚卿先生患肺经痰火症更兼鼻衄…… 186

宜兴令君宋太夫人病胸腹胀痛予诊
左部俱散乱无绪两尺无神予断
不治…… 186
吴宫詹少溪先生以酒积致胃脘疼又
加腰眼足跟肢节皆疼…… 186
宜兴令君胡太夫人七十二脾泄十五年
不愈又加吐红咳嗽多痰痰不易
出有发明 …… 186
曹同府东岗先生患右胁痛予以脉知
其伤风伤食所致…… 187
宜兴令君胡镜阳公上焦浮热胃中食
积痰饮又因劳心动火头面疮疖作
疼…… 187
吴鹤源先生咳嗽口干腹中如火滚动不
思饮食右胁痛…… 187
吴鹤洲先生太夫人八十六源有痰火大
便日三四行夜两起肠鸣脐腹膨胀脉三
四至一止七八至一止人皆不治予独
起之…… 187
吴鹤洲如夫人胃脘痛百治不效目为
怪疾予作肝脾相胜之症治而
愈…… 187
曹宜岗常梦遗于语以神志不足又疝
气嘈杂食硬喉中作梗…… 187
吴荆樵文学疝气半年两跨结核硬
痛…… 187
吴鹤洲先生中焦有痰肺气不足发痒
热多寒少口渴小水不利体倦头
痛…… 187
吴雪舫先生左胁下红块大如鸡子旁有
小菩蕾作疼予作肝胆两经有热毒治
而愈…… 188
吴孝廉球泉先生心血不足胃中有痰
下元阳气不充…… 188
李思椿胸膈胀痛痰有紫色瘀血…… 188
吴双泉公病阳亢阴微之候上盛下
虚…… 188
李寅斋先生患血淋小水艰涩难出窍
痛不可言二年不愈…… 188
徐熙宇文学内眷前后心痛耳鸣眩晕
呕逆吐酸四肢酸软…… 188
汤筒庵封君素善饮致发肠风且心肾
不交…… 188
吴仰玄先生患胃脘痛痛彻于背痛时
冷汗如雨…… 188
梗芝岗文学酒后近内行采战之法致
成血淋…… 189
吴中翰汉源先生肠风下血腹中微
痛…… 189
吴大宁史安节公脾肺二经有痰火中
生有湿热流于膀胱为淋浊…… 189
吴宫詹少溪翁有酒积而频伤怒致右
胁之火冲上作痛 耳鸣眩晕大便艰
涩…… 189
吴孝廉球泉公内人痢疾后感寒而经
至发热口渴遍身疼等症…… 189
吴西云先生庶母筋骨无力不能起止
将成痿症…… 189
蒋近思令郎胁痛气促胸满喉疼痰有
血胃下午潮热…… 189
徐学士检老正月食新蒜炒肉而又冒
风寒咳嗽喉疼声哑有发明 …… 190
万肃庵先生令郎发热旬日口渴舌干
色如沉香…… 190
大宗伯万履老夫人右胁痛咳嗽喉干
间吐红肠鸣泄泻…… 190
白仰云先生令眷触怒晕厥手足冷汗
如雨气息微闭门合目静坐一时始
定…… 190
吴心逸先生之使患劳倦伤寒…… 190
吴文学霖阳先生以积学劳心而心肺
之神不足…… 190
宜兴令君胡镜阳公夫人患阴虚阳搏
之候…… 191
太史徐检老向苦癥疝而妨生
育有发明 …… 191
吴宫詹少溪翁以长君秋捷受贺过劳而伤
饮食…… 191

吴别驾勉斋翁体丰腴连跌而口眼歪邪左手足不能动…… 192
少冢宰徐检老以贺寿而臀生痔痈有发明 …… 192
宫詹吴少翁患痢赤白兼下里急后重有发明 …… 193
臧少庚年五十饮食不顺利喉管中梗而难下…… 193

孙文垣医案　卷一

明　新安　孙一奎文垣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三吴治验

万历龙飞二年小春月，予始游苕之东双林。于时，族兄吉泉之友吴小峰与其弟小川俱病目，专科者愈治愈重。其目始红肿，次加太阳痛，继则白星翳叠出。予不以目科名，而识者称予大方，因谋于吉泉曰：医以通变为良，昔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则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则为耳目痹医。闻东宿君国手也，必能随俗为变，愿一言去吾兄弟目疾。吉泉邀予，余曰：嘉靖间论医者，必首西吴，如周仲仁氏、凌汉章氏、王宾湖氏者，皆擅一时名，其家世必有传也，何需于予。吉泉曰：渠家慕弟久矣，且其尊人受博士易，为西吴名家，弟好易，幸一往，藉此为谈易地，勿逊。诊其脉，小峰之脉，濡而缓大，两目血缕直贯瞳人，薄暮则疼。小川之脉，皆洪大鼓指，黑珠有浮翳瞭，隐涩难开，大小便皆不利。故于小峰用补，先以清肝散与之。夏枯草五钱，香附四钱，甘草一钱五分，细茶五分，以彻其痛。药两进而痛止。继用人参、白茯苓、熟地黄、枸杞子、桂心、牛膝、破故纸、白蒺藜、牡丹皮。服八日而愈。于小川用泻，内用泻肝汤，及当归龙荟丸。外用象牙、冰片为末点之，七日痊愈。其尊君我峰翁喜语余曰：二目均病，年同齿，染同时，诸医同治而同不愈，先生一补一泻，而二病均愈，何哉？余曰：此阴阳虚实之辨也。经云：实者正治，虚者从治。令侄之症，惟厥阴肝火炽盛，肝常有余，有余者泻之，正治也。郎君下虚，又为怒所激，怒则火起于肝，肝为藏血之地，故血丝贯瞳人，而薄暮作痛，方用夏枯草、香附为君，疏其肝气。经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用甘草为臣。茶能清头目，用以为使，先为去此痛。经又云：水流湿，火就燥，故复用甘温补其下元之虚，俾火得归元，此从治也。若用苦寒降火之剂，不惟血凝而痛加，抑且激其火而使愈炽矣。我峰闻之，语人曰：孙君本阴阳而治寒热，是用《易》为医也。故补者补效，攻者攻效。语曰：不知《易》者，不可以为太医。孙君神于《易》而于医乎何有，愿子苕苕恳一壶也。余哂之，谓：昔韩伯休且不欲人间知其名，余又何壶之可恳哉。

万历甲戌，其年自仲秋徂冬，瘧子盛行。三月内，予所治男妇婴孩共七十二人，苕之望族沈最著，大中丞观颐公当考功时，幼君瘧，喘嗽不宁，声哑，发热，泄泻，斑紫不敛，予以小羌比散愈之。夫人妊，腹痛昏厥者五日，名医如高、陈二公者，沈姻娅，无已细悉任之，亦不能措手。予至诊之，两手脉皆洪大，法当下，众佥以妊难之。予曰：经云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妊已九月，将解，即胎动奚伤？若当下不下，不独其痛难忍，而变且不测。考功是予言而请药，予即用小承气汤加苏梗、砂、仁，下之而安。考功偶冒风，头痛倦怠，发寒热如疟，脉弦浮而数。予曰：此小柴胡汤症也，一剂而瘥。考功请告家居者二十年，笃好方书，予初之苕，苕人未知予，考功闻予，亟欲识之，谓予治病甚奇，又与予论伤寒、痘疹、胎产皆中窾，深

然之。语人曰：良相良医等尔，如孙君所诣，即千金不足为其重，特撰医说书于册，以不朽孙君云。

张孝廉后渠，丁年，患大头疫。头大如斗。不见项，唇垂及乳，色如紫肝，昏愦不知人事。见者骇而走，其年疫甚疠，人畏传染，致废吊庆。张与考功公子，同受《春秋》于会稽陶春源所，陶邀余诊之。其脉皆浮弦而数，初以柴胡一两，黄芩、玄参各三钱，薄荷、连翘、葛根各二钱，甘草一钱，服三剂，寒热退，弦脉减，但洪大。予知其传于阳明也，改以贯众一两，葛根、天花粉各三钱，甘草一钱，黑豆四十九粒，一剂，肿消其半；再剂，全消。浆粒不入口者二十一日，再与小柴胡汤两剂服之，始纳干糕如指者二条，次日进粥，而渐平矣。丁酉秋闱报捷。

吴江孙质庵老先生行人，时患痛风，两手自肩髃及曲池，以至手梢，两足自膝及跟尻，肿痛更甚，痛处热，饮食少，请告南还，而伏蓐者三年。里有吴君九宜者，沈考功西席也。见予起后渠疾，因语行人逆予。诊其脉，皆弦细而数，面青肌瘦，大小腿肉皆削。予与言：此病得之禀气弱，下虚多内，以伤其阴也。在燕地又多寒。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今阴血虚，则筋失养，故营不营于中；气为寒束，百骸拘挛，故卫不卫于外。营卫不行，故肢节肿而痛，痛而热，病名周痹是也。治当养血舒筋，疏湿润燥，使经络通畅，则肿消热退，而痛止矣。痛止，即以大补阴血之剂实其下元，则腿肉复生。稍愈之后，愿加珍重，年余始可出户。行人闻而喜曰：果如公言，是起白骨而肉之也。吾即未药，病似半去，惟公命剂。予先以五加皮、苍术、黄柏、苍耳子、当归、红花、苡仁、羌活、防风、秦艽、紫荆皮。服之二十剂，而筋渐舒，肿渐消，痛减大半。更以生地、龟板、牛膝、苍术、黄柏、晚蚕沙、苍耳子、苡仁、海桐皮、当归、秦艽，三十剂而肿痛全减。行人公益喜。予曰：病加于小愈，公下元虚惫，非岁月不能充实。古谓难足而易败者，阴也。须痛戒酒色，自培根本，斯饮药有效，而沉疴可除。据公六脉轻清流利，官必腰金，愿葆真以俟之，万毋自轻，来春气和，可北上也。乃用仙茅为君，枸杞子、牛膝、鹿角胶、虎骨、人参为臣，熟地黄、黄柏、晚蚕沙、茯苓、苍耳子为佐，桂心、秦艽、泽泻为使，蜜丸服，百日腿肉长完，精神复旧。又喜语予曰：贫官何以称报，撰次公济人泽物盛德于沈考功册后，以彰盛美云。后十年，行人官至江西副宪。

郑都谏春寰公长君，四岁患痘，稠密烦躁，医者星罗，皆以为热盛不退，形枯色紫，顶有焦势，症逆，必不可为，将辞去。予至，细观之，见两太阳圆净，神气苍厚，谓当急为凉血解毒。用赤芍药、生地黄各三钱，紫草二钱，连翘、黄芩、贝母、山楂、木通各一钱，蝉退、甘草各五分，药成剂，而众止之曰：麻要清凉痘要温，故《博爱心鉴》以保元汤为良，吾侪将剂而进之，乃公独主寒凉，保元之谓何？予曰：用药贵对症，保元汤良矣，必血活热清而后可用。今血热毒盛而用温剂，是火炽添油也。众曰：若虑毒未解，吾苍酵法甚佳，用桑虫、鸡冠血调酒服之，痘即立起。而慎氏、王氏、茅氏，皆苕上专门名家，亦以为言。予曰：此法亦可用于清解之后。经曰：诸痛疮疡，皆属心火。火未退而用，是以毒攻毒，其势愈炽。予故欲先清解，而后保元也。惟楚铜壁山人黄桂峰者，治痘高手也。独语郑公曰：孙公之剂，实与症对，众论皆胶固不达变者，第恐清解之剂，用迟一日尔。试煎服之，以观其后。郑公命仆速煎，众犹持议曰：如必服此剂，亦当拣去贝母、山楂。郑公听其减去。至夜予始闻，随语桂峰曰：减去二味，恐七八日后不能无它症。桂峰曰：何以故？予曰：此痘内伤外感俱未清楚，今带热而出，故其腹犹膨胀，去贝母，恐抢喉；去山楂，恐泄泻，七

八日痘毒出尽，腹内空虚，变从虚出。诸君素以痘专科，何不虑及此。其夜服药后，即嗒然而睡，天明痘色明润，焦顶尽退，血亦渐活，惟呕哕抢喉。众又以昨日之剂太寒所致。予曰：此火毒未尽彻也，宜进竹茹汤。而慎云峰佛然曰：吾家世世业痘，年亦七十有五，曾未见治痘用竹茹者。春霓公令弟乐津公，检痘疹全书用竹茹者以正。慎语塞，悻然而去。药进而哕止。至八日，果泄泻、发痒。予以保元汤加白术以治泻，大加何首乌以止痒，一帖而痒止。至十四日，天庭两颧皆回浆作靥，惟两颐浆未回，泄泻不止。予因偶出北门，半日归，见其口开项软，手足痘气尽瘪，复又作胀，已成内攻。举家啼泣，予亦茫然，不遑为计，叹息出门。乐津公把而送之，少间揖别，而闻衣间痘臭，语乐津公曰：公闻臭乎？曰：闻。予曰：似有生意，亟还起之。予思两颐乃肾经部位，独不回浆者，肾元虚也。峻补肾元，庶可使活。先以紫河车一钱，用酒浆调服，固其元气，服后即睡。继以人参一两，黄芪、菟丝子各三钱，作大剂服之，一日夜服人参一两八钱。黄桂峰是夜自松江还，时已四鼓，叩门而入，郑语之变，且告之服药。黄曰：俟吾看作何状。见其结靥之下，腹灌一线黄浆，赠痘尽起。桂峰曰：万全矣！非孙公不能起此病。桂峰由此益昵予，出必联舟，归则同榻，相印正者三年。郑公感予而作序以赠，亲书孙宪副公册后，识不忘也。

张文学子心，二尹可泉公长君也。自知医，弱冠病，吴下名医皆诊之，佥曰瘵，治久不效。子心亦自分必死，督家人具秘器，已沐浴，衣晰衣而卧正寝，断粒、绝药者二日。可泉闻予治其高第张星岳之妹奇，因访予曰：病心痹而卧寝浃旬者能起之，谁不啧啧称公高手，吾子病且革，幸怜而诊之。予至，诊其脉，左寸短弱，右关略弦，余皆洪大。其症咳嗽，下午热从两足心起，渐至头面，夜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气促，多梦遗，交睫卧床榻奄奄一息耳。时则七月初旬也。诊毕，语可泉公曰：郎君病可治，不宜豫凶器也。可泉公曰：诸医佥谓火起九泉者，十不救一，大肉尽削者死，咳嗽加汗者死，脉不为汗衰者死，又当此铄石流金之候，又恐肺金将绝。豚子亦自谓无生理，先生何言可治也？予曰：汗多者，孤阳几于飞越也。可泉公曰：飞越亦死候也。予曰：几者，将成未成之辞也。症虽危，其色、其声音、其脉，尚有生意，终不可以一凶而废三善。两颧不赤，心火未焚也；声音不哑，肺金未痿也；耳轮不焦，肾水未涸也。相书云：面青者，忧疑不决；左寸短者，心神不足；关略弦者，谋为不遂。夫心者，万世万化之主，《内经》曰：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又肝主谋为，胆主决断。谋为不决，故色青。症与色与脉皆非瘵也，盖郎君志愿高而不遂其欲，殆心病，非肾病也。经曰：色脉相得者生。予故谓郎君之病可起也。病者闻言，明目语其父曰：吾今由瘵者初瘥矣！从来未有此论沁吾心脾也。吾病由虱士许决科于癸酉，是年余落第，而同窗者中，故怏怏至此。先生得吾心于色脉，神矣！此言可当药石，谨拜命。予为定方，燕方名调肝益神汤。以人参、酸枣仁、龙骨为君，丹参、石斛、贝母、麦冬、五味子为臣，山栀、香附为佐，服二十帖而病起。丸方则大龟板、熟地黄、枸杞子、人参、麦冬、五味、茯苓，蜜丸，服三月而精神健，肌肉完。次年生女。可泉公，吾中名士，奇予治，而延誉闻于大宗伯董浔阳公。宗伯交欢予者，由可泉公始也。

大宗伯董浔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以过啖瓜果而胸膈胀痛，时当处暑也。延予治，诊其脉，寸关弦紧，观其色，神藏气固。翁门下蒋虹桥、沈乐闲者，多艺人也。翁素亲信二公，语余曰：症脉何如？予曰：症脉虽胸腹胀痛，然易瘳也。二公曰：翁生平不能素食，食辄泻。今不茹荤者半月，燕居好奕，好看书，好作诗文，即盛暑亦手一编不

言倦，日永亦不瞌，今不亲笔砚者月余，不栉沐者七日，它一切无所事事，倦极矣。诸名家如沈竹亭、沈春宇、金樗丘者，剂备尝之无益也。而公何言易？予曰：诸公不过用二陈平胃，加山楂、麦芽等消导剂耳，与症何涉。盖翁伤于瓜果，而为寒湿淫胜。经云：寒淫所胜，治以辛温。然瓜果非麝香、肉桂不能消，此诸公所以不能愈翁疾也。予以高良姜、香附各一两为君，肉桂五钱为臣，麝香一钱为佐，每服二钱，酒调下之。药入腹，胸次便宽，再而知饿，三服而巾栉，交接宾客如未病者。翁语沈、蒋曰：孙君所见所养，度越诸人若是。往闻治张氏子，气绝两日而能活之，今于活吾病益信，诚临淄虢国之遗，特书一轴以彰其高，因以纪一时之良遇云。

大宗伯郎君董龙山公夫人，为宪副茅鹿门公女，年三十五而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诸医诊治者三年不效。予诊之，左脉沉涩，右脉漏出关外，诊不应病。予窃谓，血既久下，且当益其气而升提之，以探其症。乃用补中益气汤，加阿胶、地榆、侧柏叶，服八剂，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矣。偶因劳而血复下，因索前药。予语龙山公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积于经隧，前药因右脉漏关难凭，故以升提兼补兼涩者，以探虚实耳。今得病情，法当下而除其根也。龙山公曰：三年间便血，虽一日二三下，而月汛之期不爽，每行且五日，如此尚有瘀血停蓄耶？予曰：此予因其日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经云：不塞不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实由塞之行也，不可再涩。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公曰：明日试卜之。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公随以语夫人，夫人曰：孙先生非误人者，识见往往出寻常，宜惟命。盖夫人读书能文，聪明谋断，不啻丈夫，故言下便能了悟。即用桃仁承气汤，加丹参、五灵脂、荷叶蒂，水煎，夜服之，五更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来，复令人索卜药。予曰：姑以理脾药养之，病根已动，俟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复用下剂，又下黑血如前者半，继用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调理痊愈。

大宗伯董浔老门下有马厨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余日愈剧，而势甚猲。时宗伯对余奕正酣，而蒋虹桥、沈乐闲报曰：马厨危在旦夕。宗伯闻之，推枰叹息曰：吾命吾命！予叩其故，语曰：能厨者，不下二十人，独此厨适吾意，将恃之以怡晚节，今病不可起，奈何？予诘何病，翁顾蒋与沈曰：第详道其状。蒋、沈述其症，大发寒热，寒至不惮人灶，热至不惮下井，痢兼红白，日夜八十余行，腹痛、恶心、汗多，神气倦甚。究其脉，曰：脉不吉，下痢脉洪大者死，细微者生，今洪大逆也。予曰：痢固忌洪大，寒热亦非细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曰：幸一往决之。浔翁不可，谓何可以细人而劳长者。予曰：医寄人生死，何论巨细，矧事翁之人，犹不可坐视不救也。浔翁欣然握余手偕行，至宅后桥，余入门，同居数十家，皆执香拱立以伺。诊其脉，察其症，果如蒋、沈所言。其面色微红，汗淋淋下。予究病所由起，渠谓过客众，厨间燥热，食瓜果菱藕过多，晚又过饮御内，而寝于楼檐之下，次日即寒热腹痛，因而下痢。虽得其病情，尚未融通一治法，因沉思之，不觉行至桥，而浔老犹立而俟予，见予无婉容，知病重，遂置不问，如前握余手而回。蒋、沈问余可治否？予曰：侥幸先生宠灵，偶有一得，乃背水阵也。人参、白术、石膏、滑石各五钱，知母、炮姜各三钱，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钱，作一大剂煎之。蒋、沈将问予，浔翁即命近侍煎于其侧，不欲蒋、沈问也。熟则付饮之，饮讫即睡。老先生曰：服后何状为佳？予曰：倘得一睡，则阴阳始和，和则汗可敛，而寒热呕恶可止也。蒋、沈曰：闻已睡矣。明日巳刻，二公鼓掌来言，夜来痢减半，汗吐全无，脉小敛矣。再用人参、石膏、白术、白芍药、滑石各三钱，炮姜、肉桂、知母各二钱，炙甘草、附子各一钱，服

后疟止，痢又减半，饮食渐进，神气渐转。改用白芍药酒炒五钱，人参、白术、滑石各二钱，甘草、陈皮、炮姜、肉桂各一钱，三剂而痢全止，饮食加，渐就安矣。蒋、沈问曰：公寒热均投，此为何症？而剂何名也？予笑曰：此滑公所谓混沌汤也。浔老又问，予对曰：经云：夏伤于暑，秋必痎痢。白虎汤、益元散皆解暑之剂。瓜果寒凉伤其中气，酒后御色，损其下元，附子理中汤正所以温中补下者。《内经》又云：实者，邪气实也。故以白虎汤、益元散应之。虚者，正气虚也。故以理中汤应之。若以寒热均用为疑，而张仲景附子甘草泻心汤，即用大黄、黄连，又用干姜、附子，此何说哉！盖假对假，真对真也。浔翁跃然喜曰：先生惟是，故能起垂毙之人而生之，余诗册中临淄虢国之谈，非虚语矣。

吴江吴太仆长君肖峰令政，太宗伯董浔老次女也。患咳嗽、体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绝口者半月，吴江之医不效，访远近名最著者，如姑苏盛氏后湖，王氏后山，震泽沈氏竹亭，先后递治之而痛愈加。予适寓苕城，龙山公邀予乘快舡兼程而进，至则诊其脉，左手二五不调，右手沉弦，面色青而息甚微，腹中漉漉有声。予因问上年夏月曾病否？肖峰曰：曾头痛体倦多汗，动止无力，不能亲事，但不咳嗽，不腹痛。今五月初，病如上年，而市医谓伤风所致，用参苏饮表之，始咳嗽。沈为其清嗽，则加腹痛；王与盛谓通则不痛，以沉香滚痰丸下之，则势愈而不可支。予方殚思，谓此乃痎夏病。仲景谓春夏剧，秋冬瘥者是也。而龙山公诘问：痎夏何为咳嗽？予曰：原不咳嗽，由参苏饮而咳嗽也。汗多又重发汗，肺金受伤，故燥而嗽。何为腹痛？予曰：原不腹痛，因治嗽而寒其中气，腹故痛也。后事者，又不究其因寒而痛，乃谓通则不痛，而用寒凉滚痰之剂，重伤其中气，不思五月六阳之气皆散于外，汗而又汗，汗多则亡阳，夏至一阴将萌，腹中尚虚，虚而复下，下多则亡阴，阴阳俱亡，不瘳何待。予欲酌一方以起之，恐从事者又将议其后。龙山促之，乃用酒炒白芍五钱，甘草、黄芪各三钱，桂枝二钱，大枣二枚，水煎，临服加饴糖一合。吴下诸公，果群然又辩。龙山公曰：不必辩，病者望此以苏其生，速煎饮之。饮讫而睡，自巳至申不醒。先事者，皆摇首，命仆急携药囊将去，且语龙山公曰：夺令妹之速者，孙君也。《本草》云：夏不用桂，伐天和也。诸痛不补，助邪气也。故一饮而不醒，吾侪行矣。龙山公以其言语余，因诘病者之熟睡。予曰：所善者，以其睡也。睡则阴气生，阴生则汗可敛，痛可止也。假令药不对症，安得有此。又诘所投之剂何名。予曰：此仲景小建中汤也，出《金匮要略》。盖建者，立也，中者，阳明所主，今腹痛如缚，带脉急缩也。东垣治例，腹痛以芍药为君，恶寒而痛，加桂。甘草，缓带脉之急缩，用以为臣。经曰，急者缓之。面青脉弦，肝气盛也，肝属木，木盛则脾土受制，而又误下，因伤之极，故痛之猛也。经云：木得甘而柎。佐以黄芪，伐肝补脾，又能敛汗止痛，此建中之所由名也。语未竟，内报病者醒，命索粥，予曰：与之，谷气进则有本矣。粥后又睡。至天明，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麦门冬，兼治痎夏而全瘳焉。龙山公述病之始末，剂之药味，报大宗伯，宗伯公致书于予曰：足下以四味之常药，振不起之危病，名震三吴，声溢两浙，昔宋景濂为宋丹溪立传，吾固不敏，幸先生以所治节条付之，俾序以传于后，俾仁是术者，有所籍乎！予怃然语龙山公曰：何修而得老先生宠幸之深也。第令妹被克伐太过，阴阳俱亡，今病虽愈，而脉弦不退，犹可为虑，幸叮咛戒暴怒、节饮食，谢去人事，恬澹多补，庶可永年。不然亥月阴极阳生，恐不能保无患也，慎之慎之。后至期，与肖峰龃龉，怒而绝药，果以凶闻。苕人多予之直与先见云。

大光禄庞公子远，吴江人也。其太夫人

病头痛恶寒，胸膈懊且痛，时发寒热。吴医王后山者，有时名，吴人最所笃信。延治五日不瘥。闻予居吴，礼致为治。诊其脉，右滑大，左浮弦而数。问服何剂？光禄公曰：不识，而有药在。予视之，偶失言曰：左矣！时有西席项姓者，闻言而厉声曰：此三吴最名士也。渠发剂而有议者，辄面唾之，幸不在尔。予笑曰：渠是而议者非，则当唾人；渠非而议者是，是自唾且不暇，何暇唾人。四物汤、玄胡索、牡丹皮、香附子，养血调经剂也。太夫人七十余矣，而有经可调哉！投剂之左，由生平守常套，而不知因人因症随俗为变也。项子曰：此何症？予曰：仲景有云，头痛恶寒，外感病也。浮弦而数，胸膈懊痛，少阳脉症俱在，右脉滑，饮食滞而为痰。彼用当归、地黄、芍药，皆滞痰闭气之味，内伤何由得消，外感何由得出？此症只宜用柴胡汤合平胃散，一二帖可瘳也。项犹有言，光禄公曰：勿辩，饮药而泾渭明矣。一饮而寒热除，再饮而胸膈泰。光禄喜曰：奇公名不虚附矣！予私问项子何极誉王？光禄曰：项初受业于王，未睹大方，而独是其师说，多见其识之不广也。

光禄公后有事于庄所，值中秋，乘酒步月，失足一跌，扶起便胁痛不能立，昼夜不宁，行血散血活血之剂，一日三进，阅三月服二百余帖，痛不少减，因迎予治。诊之，脉左弦右滑数，予曰：此痰火症也。公曰：否，贱躯虽肥，生平未尝有痰，徒以遭跌，积血于胁间作痛尔。予曰：据脉，实痰火也，痰在经络间，不在肺，故不咳嗽，而亦不上出。脉书云：滑为痰，弦为饮。予据脉而认痰火。如瘀血，脉必沉伏，或芤或涩也，面色亦必带黄。前诸君以瘀血治者，皆徇公言，不以色脉为据。且多服峻厉克伐破坚之剂无效，此非瘀血之积明矣。公欣然请药，即用大栝蒌壳者二枚，重二两，研碎，枳实、甘草、前胡各一钱，贝母二钱，与四帖。公以为少。予曰：愚见犹以为多，此症服之一二剂可瘳，又即报我，为制补益之药可也。公得药一更矣，仍煎服，五更腹中漉漉有声，天明大泻一二次，皆痰无血，痛减大半。再服又下痰数碗许，痛全止，随能挺立。三服腹中不复有声，亦不泻。盖前由痰积泻也，今无痰，故不泻。公曰：望闻问切四者，医之要务，人人皆著之口吻，有先生独见之行事，即予母子之疾，先有事者，皆吴之名流，微先生，吾殆撞壁矣！何能还辕而生哉，吾于是益服先生之高。

进贤三尹张思轩公，与潘少保印川公，皆受室于施氏，称联襟云。施故富家，而张公夫人贤慧，治家勤笃，为人精洁周致，以产多而气血惫，又以婚嫁繁，而费用不支积忧，年将五十，因病心痹，发则晕厥，小水短涩，胸膈痛不可忍，烦躁，干哕恶，内蒸热，气蒸蒸上腾，肌削骨立，月汛不止。苕城时辈，有认为气怯者，有认为膈食者，皆束手无措。尸寝浃旬，浆粒不入口者五日，凶具备而待毙，举家计无所之，惟神是祷。予适在潘府，逆予诊之，脉左弦大，右滑大而数。诊毕，予曰：可生也。病机云：诸逆吐酸，皆属于火；诸风掉眩，皆属于木。法当调肝清热，开郁安神。诸医群然目摄而背谤曰：书云骨蒸肉脱者死、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绝谷食者死。孙君独许其生，果药王再世哉。予若不闻，而捡药以进。竹茹、滑石各三钱，白豆蔻仁七分，半夏曲、橘红、姜连、茯苓各一钱，甘草五分，水煎，令一口口咽之。服毕，哕止晕定。次日用温胆汤调辰砂益元散三钱，服之，胸膈顿开，渐进饮食，小水通长，烦躁尽减，寝寝然安若无事。后用逍遥散、六君子汤，加黄连、香附，三越月而肌肉全，精神如旧。苕人骇然曰：能起此病，信药王矣。

马二尹迪庵公，年五十五，以扫墓而过食鳗肉卷饼，心腹胀痛，市医不知用吐，而遽用硝黄下之，大便不行，胀痛愈增。继至者，又用木香槟榔丸，继又有下以小承气汤者，有下以大承气汤者。十日多，胀痛益甚，饮食粒不能进，大便并不行，小水亦仅点滴。

后医又以大黄芒硝，多服不行，谓非白饼子不可。服五日，而胀痛尤加。又谓非备急丸不可，服三日，胀痛益不可当。又用甘遂、芫花、大戟、牵牛之属。服三日，不惟大便不行，并小便点滴亦无矣，胀不可言。众医大叫称怪。自三月初二日起，至是念二日矣。有名士王南野者，用炙法炙中脘三十余壮，毫不为动，因断其越三日为念五，戌时当弃人间。迪老四子皆逢掖，闻言涕泗。时有张太学怀赤者，迪老甥也，见予起张思轩夫人疾，喻亟请予。予至，观其色苍黑，神藏不露，声音亮，惟腹大如覆箕，不能反侧，诊其脉，两手皆滑大，两尺尤有力。究其受病之源，查其历服之药，予骇然以为未闻且见也。因思一治法，先用六君子汤，加木香、砂仁、参、术俱用二钱。乃旁有钱小松者，自称家世受医，见剂争之。予曰：非若所知也。彼犹喋喋诘予，谓：人言中满者，泻之于内，大小便不利者，当先利大小便，然欤？予曰：非人言，《素问》云云也。又云：诸痛不得用参术，苍黑之人尤忌。先生既知《素问》，奈何不用通而用塞也？予悄然不答，顾迪老诸子言曰：钱君拘儒常见，何能起尊君病，尊君非中满胀症，内伤症也。当始伤时，犹在上膈，法当用吐，《素问》云：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不用吐而用下药，以伤其脾，脾气伤则失运动之职，是以愈下愈伤，愈伤愈胀，不思脾气伤而神不为用，药不能行，以峻厉味益下之，是遵何说也？予因脾伤，故用六君子汤以醒其脾，木香、砂仁助其运动，再用吐法，吐出前药，予剂非治尊君之病，治诸君药也。予初欲为诸君讳，何钱君激予，而使暴其短哉。且予不虑大便不行，独虑行之不止也。钱又谬言：急则治标，今法用尽不能使一行，何以不止为虑？予曰：君试思，常人能服硝、黄几何？服巴豆、白饼子几何？今硝、黄服过五斤，巴豆、白饼子之属服过五、六两，又加甘遂、牵牛、芫花、大戟至悍至急之剂，幸而大便未行，药性未动，尚可为计。若一行，而诸药性动，譬瓶水底漏，其中能蓄点滴哉？危矣！钱又诘：迪老多服下药，而大便不行何也？予曰此易知之。始为食伤，继为药伤，所伤在上、中二焦，下元未损，故两尺脉尚有神气。《难经》曰：人有两尺，如树之有根也。《内经》曰：肾者，胃之关。盖肾主大便，观其色苍黑，神藏气固，皆由根本未动，赖此犹可为也。服药后，腹中大痛，予知其药力已动，改用人参芦、防风芦、升麻、桔梗各三钱，水煎服之，少顷，用鹅翎探喉中，令吐之。前服药物，一涌而出十数碗。病者以手加额曰：目前光矣。此巳时也。予曰：酉时大便必行，可预买人参数斤，以备不虞。至午进至宝丹一帖，以温中气，未申间，腹中汩汩有声，浊气下滚，顷刻间，腹宽数寸。至晚，大便行一次，小水略通。予即用人参、白术各五钱，炮姜三钱，茯苓二钱，木香、甘草各五分，陈皮一钱，令急煎服。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继至，胀痛渐减。次日大便泻十次余，因以前理中汤剂为丸，与煎剂兼补，腹胀全消，饮食渐进，共泻七十二日，服人参二斤余。苍人闻以补收功，群然异之。而钱小松始帖然心服。曰：奇哉，奇哉！人多用攻，孙君独用补，人多用下，孙君独用吐。由见之真，而所投者确也，医可易言哉！今而后，知孙君之高矣。

潘大司马公，尝有肠风之疾。八月丁祭，学博馈鹿血，食之而血暴下。致予治，用槐角子五钱，黄连、枳壳、地榆、贯众各三钱，一服而止。大司马善其方，书之粘壁间，遇有便血者，辄依方药之，无不立愈。喜甚，鼓腹谓诸子曰：往而姨之疾，族医无不言必死，孙君独能生之，神哉！进乎技矣。予曰：昔扁鹊有言，予非能生死人也，此当自生者，越人使之起耳，予何能，亦张安人当自生也。大司马公由是益重予，病无巨细悉任之，而予亦得尽其术云。

迪老之子凤林，见予起乃翁疾，乘间语曰，内子包有隐疾，每月汛行，子户傍辍生

一肿毒，胀而不痛，过三五日，以银簪烧红针破，出白脓盏余而消，不必贴膏药而生肉，无疤痕。初间用针刺，近只以指掐之，脓即出，但汛行即发，或上下左右而无定所，第不离子户也，于今八年，内外科历治不效，且致不孕，先生学博而思超，幸为筹之。予沉思两日而悟曰：此中焦湿痰，随经水下流，壅于子户也。经下而痰凝，故化为脓，以原非毒，故不痛。用白螺蛳壳火锻存性为君，南星、半夏为臣，柴胡、甘草为佐，面糊为丸，令早晚服之，未终剂而汛行不肿，次年生女。

舜田臧公，吴车驾涌澜公岳也，年将六旬，为人多怒多欲，胸膈痞胀，饮食少，时医治以平胃散、枳术丸、香砂丸，不效，复以槟榔、三棱、莪术之类日消之，而大便溏泻，两足跟踝皆浮肿，渐及两手背。医又以其手足浮肿而认为黄胖者，以针砂丸与之，肿益加，面色黄且黑。自二月医至八月，身重不能动止，又有以水肿治者。车驾公雅善予，因延诊之。脉沉而濡弱，予曰：此气虚中满症也，法当温补兼升提，庶清阳升，则大便可实；浊阴降，则膈胸自宽。以人参、白术各三钱，炮姜、回阳、陈皮各一钱，茯苓、黄芪各二钱，泽泻、升麻、肉桂、苍术、防风各七分，三十帖而安。客有疑而诘予曰：此症，诸家非消导则淡渗，而先生独以温补收功，腹中积而为满为肿者，从何道而去也？予曰：胀满非肿满比也，故治不同。肿满由脾虚不能摄水，水渗皮肤，遍身光肿。今胀满者，先因中虚，以致皮胀，外坚中空，腹皮胀紧象鼓，故俗名鼓胀。盖由气虚以成中满，若气不虚，何中满之有？气虚为本，中满为标，是以治先温补，使脾气健运，则清浊始分，清浊分而胀斯愈也。

金溪令净涵臧公尊堂太夫人，以季春眉寿，连看戏文二十余本，且多食鱼腥虾蟹，偶发寒热，三日不退。第四日，左耳前后及颊车皆红肿。第五日，右边亦肿。第六日，肿及满头，红大如斗，眼合无缝，昏愦不知人事，谵语若有邪祟，粒米不进者八日。举家惊惶，逆予为治。诊其脉，六部皆洪长而数。予曰：此大头疫也。即以贯众、石膏各六钱，柴胡、葛根各三钱，赤芍药、天花粉各二钱，甘草一钱，黑豆四十九粒，水煎服之。日进二帖，脉始减半，第九日，方进粥饮半盅。前药除石膏，又四帖而安。是役也，人皆为予危之，谓八十之尊年，八日之绝粒，头大如斗，体热如燔炭，昏愦谵语，乃不去而治，何冥行不知止如此！而其婿闵怀海亦言病势如此，吾心亦危疑，见先生安闲而甘寝食，赖以少慰。予曰：此疾为阳明、少阳二经热壅而然。夫阳明多气多血之经也，以高年故不敢用硝黄，惟投以轻清解散之剂，使因微汗而解。症脉相对，虽重可生。假如人言以高年病危而弃不治，岂惟非医之存心，于病家相托之意亦孤矣，可乎哉？

内申夏，见所潘公谒予于海阳邑邸，时霪涘旬，邑市水涨。公至，予惊问曰：公贵倨也者，何堪此？公曰：与君间者阔矣，且先君服阕，秋当北上，不卜补任南下，谒求一诊，他何计？予究何疾。公曰：无，第年甫逾骭，微觉阳萎。次早诊毕，语其随行俞金二字曰：公脉上盛下虚，上盛为痰与火，下虚为精元弱，切宜戒色慎怒，剂宜清上补下。不然，三年内恐中风不免。盖由痰生热，热生风也，谨之识之，乃为立方。别去，公亦未暇制服。公次年八月，往返武林，不无劳怒，又届中秋，连宵酒色。平常色后，辍用鹿角胶三钱，人参一钱，酒送下。以连宵有犯，乃用鹿角胶五钱，人参三钱，空心服之，十七日薄暮，偶与社友谈诗，筵间，左手陡然颤动，把捉不住，随归房，左手重不能举，十八日早，左边半体手足皆不为用矣。亟令人逆予，予适在前丘吴宅，及至，公惊喜交集曰：君何先见若此也，先少保患在左体不遂者，三年而殁，不佞今亦左体，其风水致然欤？第先少保年七十余，不佞四十有七；先少保不能遇先生，不佞赖有先生，或可企无

恙也。予始观面色赤，口微喎向右，唇麻，手足胭拽，已成瘫痪。诊其脉，左弦大，右滑大。先用乌药顺气散一帖，服后昏睡半日，醒觉面更加赤，喎也稍加，知痰盛使然。即以二陈汤加全蝎、僵蚕、天麻、黄芩、石菖蒲、红花、秦艽，水煎。临服加竹沥一小酒杯，生姜汁五茶匙，一日两进，晚更与活络丹，服至第六日，手指梢头略能运动，足可倚棹而立。予喜曰：机动矣！改用归芍六君子汤，加红花、钩藤、天麻、竹沥、姜汁，服二十帖，行可二十步矣，手指先麻木不知痛痒，至是能执物。继用天麻丸，兼服全鹿丸，调理百日，病去十之九，次年二月，北上补任永清。公以病后，能戒色断酒，自知培养，故药功获奏。此症予历治历效者，良由先为疏通经络，活血调气，然后以补剂收功。惟经络疏通，宿痰磨去，新痰不生，何疾不瘳。此治类中风之法也。

见所公弱冠，随尊君大司马印老治河居北。患白浊，精泽淫下。自北地山东、淮扬、镇江及江右三吴诸名家，医药三年不效。癸酉冬，礼予诊之。其脉两寸短弱，两关滑，两尺洪滑，观其人襟期潇洒出尘，而神色闲雅，真翩翩佳公子也。一接见，便就昵而信余请药。予曰：公疾易愈，第待来春之仲，一剂可瘳，而今时不可。公固请曰：先生大方，而善拯人之急。以大方而治小疾，试可立效，何待来年？予曰：非秘其术不售也。《素问》有云：升降浮沉必顺之。又曰：天时不可伐。公脉为湿痰下流症也。经曰：治痰必先理气。而脉书亦谓，洪大而见于尺部者，阳乘于阴也。法当从阴引阳，今冬令为闭藏之候，冬之闭藏，实为来春发生根本，天人一理，若不顾天时而强用升提之法，是逆天时而泄元气，根本既竭，来春何以发生？故《素问》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公疾本小，而历治三年不效者，良由诸医不知脉、不识病、不按时也。公闻言唯唯。乃尊君所遣之医踵接，治竟无效，至春分而逆予，以白螺蛳壳火煅四两为君，牡蛎二两为臣，半夏、葛根、柴胡、苦参各一两为佐，黄柏一两为使，面糊为丸，名曰端本丸。令早晚服之，不终剂而全愈。公复书曰：贱疾果如先生言，今勿药也，何历治三年不效。窃谓天下无药，服端本丸而愈，又信天下有药矣。

少司空凌绎老夫人蒋，适绎老无儿，腹胀痛，发热，经过期不行者五日。诸医皆以经期作痛，为调经不效。而绎老召予诊。左寸洪滑，两尺皆滑数，左尺之外，更有神气。予喜而语绎老曰：经闭非病，孕也，产必男。绎老雅信予，因究其说。予曰：滑非经闭之脉，左尺尤有神气，是以知产必男也。绎老谓：果孕矣，奈发热腹痛何？予曰：何伤，气虚血热耳，以安胎饮加减调理即安也。用人参、白术、白芍药为君，川芎、当归为臣，香附、柴胡、苏梗、条芩、甘草为佐，四帖，腹痛减，热除。全期果生子。绎老德余，而多推毂云。

金文学元岩之眷，产后两日，腹痛，下痢纯红，肠鸣三越月，时当孟秋，两脉皆软弱，用佛手散加减以治，川芎三钱，当归五钱，艾叶、炮姜各一钱，桂心五分，酒炒白芍药二钱，连进三帖，而疾减半。后因食新姜、新栗，又连为怒气所激，日晡晕厥，以生姜汤灌苏，腹胁大痛，手不可近，用二陈汤加香附、砂仁、桂皮、炮姜与之，痛亦不减，且胸膈胀甚。自以手探喉中，吐出菱栗，痛稍定。少顷复痛，又用手探吐，吐后泻二四次，而元气脱矣。脉皆散乱如解索状，神气急而恍惚，循衣摸床，病势危急。用人参、白术各五钱，酒炒白芍药二钱，砂仁、炮姜、肉桂、甘草各一钱，急煎进之，痛乃稍定，精神清，仍泻二次，次日复进药，痛减泻止。加白术又四帖，而饮食进，精神勃勃兴起矣。此因初痢时，医者不以产后为重，徒以治痢苦寒之剂伤其中气，又为菱栗生冷所损，中气益坏然也，治可不慎哉。

沈三石别驾公夫人严，产三日而腹不畅。

南浔女科陈姓者，为下之，大泻五六次，遂发热恶心，又用温胆汤止吐，小柴胡退热，服四日，热吐四日，粒米不进亦四日，又进八珍汤加童便，服后昏愦，耳聋，眼合，口渴，肠鸣，眼胞上下及手足背皆有虚浮。因逆予治。诊其六脉皆数，时五月初二日也。予曰：脉书云数脉所主，其邪为热，其症为虚。法当以十全大补汤加炮姜进之。夜半稍清爽，进粥一盂，始开目言语。次日午时，以承值者倦而药不相接，且言语太多，复昏昧不知人事。初四日，以人参、白术各三钱，炮姜、茯苓、陈皮各一钱，甘草五分，煎服讫，体微汗，遍身瘕瘖，热退而神爽。下午又药不接，又动怒，昏昧复如前，六脉散乱无伦，状如解索，瘕瘖没而虚极矣。亟以人参、白术各五钱，炙甘草、炮姜，大附子各一钱，连进二帖。是夜熟寝，唯呼吸之息尚促。初六日，脉又数，下午发热不退，环跳穴边发一毒如碗大，红肿微痛。夫人父严翁，与陈女科交谮之，曰：向之发热恶心，皆此所致，由附子、干姜温补误也，须急用寒凉解毒之剂。予正色面谕以理曰：此乃胃中虚火游行无制，大虚之症，非毒也。若作毒治面用寒凉，速其死尔。《内经》云：壮者气行则愈，怯者着而成病。惟大补庶可万全。三石翁然予言，急煎附子理中汤进之，日夕两帖，参、术皆用七钱，服后瘕瘖复出，毒散无踪，热亦退，沾沾喜矣。复以参苓白术散调理而全安。皆由产后误用下药，致变百出，噫唏！彼不达变之专科，其可任哉。

诰封吴太夫人者，车驾涌澜公母也。年余六十，久患白带，历治不效，变为白崩，逆予治之。诊得右寸滑，左寸短弱，两关濡，两尺皆软弱。予曰：据脉，心肾俱不足，而中焦不湿。《脉经》云：崩中日久为白带，漏下多时骨木枯。今白物下多，气血日败，法当燥脾，兼补心肾。以既济丹补其心肾，以断下丸燥中宫之湿，则万全矣。服果不终剂而愈。

既济丹方：鹿角霜、当归、白茯苓各二两，石菖蒲、远志各一两五钱，龙骨、白石脂各一两，益智仁五钱，干山药打糊为丸，梧桐子大，空心白汤下七八十丸。

断下丸方：头二蚕砂炒三两，　黄荆子炒二两，　海螵蛸磨去黑甲，　樗根白皮各一两，面糊为丸，下午白汤送下六十丸。

吴北海太学令政，每月经行期之前，四肢累累发块，红紫胀痛，不思饮食，胃脘亦常痛，经水多不及期。诊其脉，两手皆驶，以症脉参之，肝脾二经有郁火也。盖肝主怒，脾主思，多思多怒，隐而不发，郁滞于中，故临经累累发红肿于四肢也。以柴胡、川芎、香附、乌药、白芍药、青皮、丹参、玄胡索、郁金、酒炒黄连、山栀子，治之而愈。

吴之清客周乌玉者，豪放不拘，人言有晋人风，酒后益恣而好男色，因患白浊。吴医有以补中益气汤升提者，有以六味地黄丸补阴者，有以五苓散、六一散渗利者，有为降火者，有为温补者，不效。又以草头药乱进之，肌瘦如削，膝软如痿，患有年所矣。因绍介吴太学北海而谒余，恳为治之。诊其脉，右寸关皆数。予曰：皆由酒后不检所致也。中宫多湿多痰，积而为热，流于下部，故浊物淫淫而下，久不愈矣。与以加味端本丸服之而瘥。白螺蛳壳四两，牡蛎、苦参、葛根、黄柏各二两，陈皮、半夏、茯苓各一两，甘草五钱，面糊为丸，令早晚白汤下三钱。

丁酉夏，予寓雉城顾乡宦宅。其门下竹匠妇，怀妊五月而患心痛。究其所由起，谓由失足坠楼也。始教饮韭菜汁一盏，而痛随止。其夫又从他医赍药二帖归，令煎服。服既，心复痛，吐鲜血盈盆，胸间忡忡上抵，疼不可言，危在顷刻。竹匠告急予仆孙安，安怜之，恳予诊治。六脉皆洪大，汗出如雨，喘息不相续。其妇楼居低小，予令亟移居楼下，随与益元散五钱，令用紫苏汤调服。又嘱之曰：今夜若睡，听其自醒，切勿惊动，汗止即苏也。服后果睡至晓，汗敛而胸膈不痛，喘

息亦定。再与固胎饮一帖，煎服而安全矣。先是邻医诊其脉，谓吐血之脉宜沉细，今反洪大，而汗出喘息不休，危在今夜。及病起来，询余曰：妊妇不得汗、不得下、不得利小便，是谓三禁。昨日之剂悉犯之，而反获效，何哉？予曰：医贵审证，盖妇之患，非由病汗，以楼居低小，当酷暑而热逼故也。汗血去而胎失养，故忡忡上抵，喘息不续。移楼下以避暑气，益元散为解暑之圣药，而紫苏又安胎下气之妙品，气下则血归原而病痊矣。此对症之药，法出王海藏《医垒元戎》中四血饮是也。特诸君检阅不遍，即检阅亦不知为胎产之治。余何能，不过融会前人之法，用之不胶焉耳。邻医俯首，唯唯而退。

壬申仲秋，予东游槜李，而王松泉、吴小峰偕行。小峰语予：中秋至矣，此间一妓李姓者，行第七，殊可人意，须访之。晚令佐酒，至则见其态度果濟雅风致。坐少顷，连咳两声，少峰究其病，曰：偶耳。小峰谓：毋诳，孙公知人生死，不啻扁鹊，可求一诊。诊之，两寸短涩，两尺洪滑，关弦。予未语，而小峰问脉，予曰：脉甚怪，公可问经行否？曰：行仅一日，亦仅点滴。予曰：此脉在良家主梦遗，若不宜有也。妓曰：良然，即御客时亦或遗，遗则冷汗淫淫，体倦而不能支。小峰为请药，予曰：姑置之。小峰问何故？予曰：金木相胜，心神无主，法当不治。小峰谓人尚无恙，何得便至于此？予曰：弦为春令，当金旺之时，犹然猖獗，设在卯月木旺火相，肺金枯萎，水之上源已竭，且肾脉洪滑，妓以欲胜，阴血既亏，淫火愈炽。书云：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今已咳嗽，其兆见矣，可治乎？次年二月果死。

有老妓金姓者，其嫂三月患头痛，身热，口渴，水泻不止，身重不能反侧，日渐昏沉，耳聋眼合，梦多乱语。嘉秀医者，历试不效，视为必死。予适吴江归，便道过槜李，访南溪、吉泉二兄。吉泉兄以是症见询，且言诸医有以补中益气汤进者，有以附子理中汤进者，二药已煎成未服，幸弟至，乞为诊之。六脉洪大，观其色内红外黑，口唇干燥，舌心黑胎，不知人事。予曰：此疫症也，法当清解。急以小白汤进之，犹可生也。若附子理中汤，杀之耳，安可用！南溪兄问：小白何汤也？予曰：小柴胡、白虎汤，合而一之是也。南溪兄谓：泄泻昏沉如此，恐石膏不可用也。予曰：此挟热下痢，但使清阳上升，则泻止热退，而神气自清也。服讫，夜半神气苏醒，惟小水不利，热渴不退。予思仲景法谓，渴而身热不退，小便不利者，当利其小便。乃以辰砂六一散一两，灯心汤调服之。两帖而瘳。南溪兄曰：死生信乎命也，弟顷刻不至，必服理中汤，此妇不为泉下人哉！

有曹姓讳镗者，九月重阳，以胸膈不舒畅，而渴南溪兄为治，诊未竟，予至。南溪兄起语曹曰：舍弟高手，浼诊之。诊讫未有言。而南溪私问曰：曹何如脉？予曰：不治。会易货者沓至，予亦别去，曹果次年二月死。南溪兄问曰：何曹无它病，而弟见脉即断不治，何也？予曰：其脉两寸洪滑搏指，两关微弦，两尺微弱，《难经》所谓溢脉也。九月深秋，木调令时也，不宜弦大，大则上盛下虚，至二月木旺，木能生火，火木性皆上升不下，下无真阴以相济，是有阳无阴，有升无降，《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是以断曹于二月当呕吐而死也。

嘉善之妓李双，号素琴，体虽肥，而性冲澹，态度闲雅端重，歌调娼家推其擅场。与予邑程芦溪处厚，患痛风，自二月起至仲冬，诸治不效。鸨母悭毒，遂视为痼疾，不为治。而芦溪固恳予诊之，六脉大而无力，手足肢节肿痛，两跨亦痛，不能起止，肌肉消其半，日仅进粥二碗，月汛两月一行，甚少。予曰：此行痹也。芦溪问：病可治否？予笑而应曰：君能娶，予能治之。芦溪曰：嫁娶乃风月中套语，公长者，乃亦此言。予曰：观此子虽堕风尘，实有良家风度，予故怜之。且君断

弦未续，而彼有心于君，或天缘也。芹溪曰：诚吾素愿，恐鸨母高其价而难与言。予谓：乘其病而盟之，易与耳。芹溪以予言为然，乞为治之。以人参、白术、苡仁各三钱，当归、枸杞、杜仲、龟板、苍耳子各二钱，晚蚕砂、秦艽、防风各一钱，大附子、甘草、桂枝、黄柏各五分，十帖而痛止肿消。改用归芍六君子，加苡仁、丹参、红花、石斛、紫荆皮，三十帖而痊愈。芹溪娶之，善持家，举族称贤，而亦羡予知人焉。

沈别驾翁，有老仆，头痛，遍身骨节痛，面色黑，发热，口渴，胸膈膨胀，饮食七日不入，复感寒，人皆危之。予诊其脉，左弦数，右洪大，以藿香、苍术、防风、葛根、白芷、紫苏、甘草、陈皮、大腹皮、麦芽、枳实，服后胸膈稍宽，热与痛更甚。改以麻黄、葛根、柴胡各二钱，石膏、滑石各三钱，紫苏叶、白芷、苍术各一钱，甘草五分，姜三片，服后大汗出，而热痛皆除，惟口渴。又以白芍药、当归、石膏、知母、柴胡、黄芩、麦冬、葛根、陈皮，煎服痊愈。别驾翁喜诘予曰：老仆病甚重，无不谓其必死，先生三日起之，此何症？而何汤剂饮之使起也？予曰：此三阳合病，先为饮食所伤，子故先用藿香正气汤，加消导之剂治其本，又以六神通解散，加助表之药治其标，病虽重，年虽高，喜其色脉相对，故投以对症之药易愈也。翁曰：在先生然耳！若他人轻者且重，况重者乎！吾未见其能起也。

蔡中林文学内人，发热口渴，舌上燥裂，小腹痛，呕吐，药食不能入者七日，诸医之技殚矣，皆视为膈食而不可为。吴我峰翁固邀予诊，右寸脉绝不应指，关沉滑有力，左手弦数。予曰：此阳明少阳合病，邪热壅于上焦然也，非膈食，法当解散，数剂可愈，无忧。以软柴胡、石膏各五钱，半夏曲、枳实、黄芩、黄连、葛根、竹茹、人参各二钱，姜三片，煎服，药纳而不吐，五更下黑粪数块，热痛减半。次日仍与前药，右寸脉至是亦起，粥始进。改用小柴胡加橘红、竹茹、葛根，服三帖而全安。

吴九宜先生，每早晨腹痛泄泻者半年，粪色青，腹膨胪，人皆认为脾肾泄也。为炙关元二十壮，服补脾肾之药皆不效。自亦知医，谓其尺寸俱无脉，惟两关沉滑，大以为忧，以人言泄久而六脉将绝也。予为诊之曰：君无忧，此中焦食积痰泄也，积胶于中，故尺寸脉隐伏不见。法当下去其积，诸公用补，谬矣！渠谓：敢下耶？予曰：何伤。《素问》云：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若不乘时，久则元气愈弱，再下难矣。以丹溪保和丸二钱，加备急丸三粒，五更服之，已刻下稠积半桶，胀痛随愈。次日六脉齐见。再以东垣木香化滞汤，调理而安。渠称谢言曰：人皆谓六脉将绝为虚极，公独见之真而下之，由公究理深邃，故见之行事，著之谈论，皆自理学中来，他人何敢望其后尘。

沈大官，左膝肿痛，不能起止者年半，大便泻，一日三次。诊其脉弦紧，予曰：此脾虚有湿热凝于经络，流于下部也。古谓肿属湿，痛属火。用苍术、黄柏、薏苡仁为君，泽泻、猪苓、五加皮为臣，炙甘草、防风、桂枝为佐，木通为使，四帖痛减肿消，泄泻亦止。改用苍术、苍耳子、五加皮、苡仁、当归、枸杞子、杜仲、丹参、黄柏、乌药叶，酒糊为丸，调理月余，步履如故。

沈继庵先生，下痢十二日，腹痛，脱肛，后重，嗳气，不知饥。一友用补中益气加白芍药，腹痛愈加，后重亦甚。予脉之，右关滑大搏指，曰：此积滞固结肠胃间，故后重脱肛也。当为推荡，以其素弱多郁，不敢，只为调气而兼消导。木香、山楂、槟榔、枳实、川芎、白芍药、黄连、黄芩、秦艽。服后稍宽。次日用七伤丸，二帖痊愈。

其内人患发热头痛，遍身痛，干呕口渴，胸膈胀闷，坐卧不安。医与以参苏饮，干呕愈甚，又加烦躁。予诊之，右手洪大倍于左，左浮数。予曰：干霍乱症也。与以藿香正气

散，减去白术、桔梗，加白扁豆、香薷一帖吐止食进，遍身痛除，惟口渴额痛未除，小水不利，以石膏、香薷、滑石各五钱，橘红、藿香、葛根各二钱，槟榔、木瓜各一钱，甘草五分，姜三片，一帖而愈。

沈晴岳先生，五更耳鸣，腹不舒畅，稍劳则烘然热，自汗。脉右关滑大有力，左脉和缓。原为当风睡卧而得，素来上焦有痰火，午后过劳或受饿，大作眩晕，冷汗津津，再不敢动，稍动则呕吐，此皆痰火所致，盖无痰不作晕也。先与藿香正气散一帖，以去表里之邪；继与温胆汤加天麻，服后眩晕、呕吐皆止。次日诊之，右关脉仍滑，此中焦食积痰饮胶固已久，卒难动摇，姑以二陈汤加枳实、黄连、滑石、天花粉、天麻、竹茹调理，后以当归龙荟丸加牛胆南星、青礞石，凡数帖痊愈。

潘景宇内人，后半夜不睡，面黄肌瘦，两太阳及眉棱骨痛，大便溏，稍劳动则体热，四肢无力。其脉左寸洪滑，自春至秋皆然。此由脾虚，肝心二经火盛然也。先用四君子加酒连、柴胡、白扁豆、泽泻、滑石调理，夜与钱仲阳安神丸数粒，灯心汤送下。服八日得睡，两太阳亦不痛，继用六君子加黄芪、秦艽、柴胡、泽泻、当归、白芍药、黄柏，全安。

臧六老，上吐血下泻血，胸膈背心皆胀，原从怒触，又犬肉所伤，故发热而渴。医者皆作阴虚火动，而为滋阴降火，胸背愈胀，血来更多。予诊之，两关俱洪滑有力。谓曰：此肝脾二经有余症也，作阴虚治，左矣！《内经》曰：怒伤肝。甚则呕血并下泄。胸背胀痛，瘀血使然。脾为犬肉所伤，故不能统血。今误用地黄、麦冬、黄柏、知母等剂，是以脾益伤，而上焦瘀血愈滞也。惟调气健脾兼之消导，则方全矣。六老曰：人皆谓劳怯，故发热吐红，血上吐，阳络伤也；血下行，阴络伤也。阴阳俱伤，法当不治，公独认非阴虚何也？予曰：脉书云：脉数无力者阴虚也，今脉固非阴虚。书又曰：凡阴虚之热，发于申酉戌间，夜半而退，明日犹是，如潮信然。以下午乃阴分主事，故曰阴虚潮热也。今热不分昼夜，而症亦非阴虚，故曰作阴虚治者左也。六老闻言大喜曰：公诚见垣一方者，幸惠一匕以生之。即与山查、香附、枳实，调气消导为君；丹参、丹皮、桃仁、滑石、茅根化瘀血为臣；黄连、芦根，解犬肉之热为佐。四帖，胸背宽，血吐止，惟腹中不舒，仍以前药同丹溪保和丸与之，四帖，大便下极臭黑粪半桶，寝食俱安矣。

有臧氏之妇，原以有痰火，服降火之药过多，至秋痰积，因令气下行而滞于大肠，脐边有硬块，按之甚痛，痢下红白八日，下惟点滴，日夜二十余行，腹痛潮热，口渴，小水不利，大便里急后重，饮食不进，身重不能转侧。予诊之，喜左脉皆有神气，即从刘守真之法，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治之。用白芍药、滑石、桃仁为君，当归为臣，木香、槟榔、山查、酒芩、酒连、枳壳为佐，服下大便稍流利，腹中稍宽舒，次日仍与前药，则滞下大行，痢减大半。第三日，用芍药、当归、滑石、桃仁、炙甘草、酒连、木香，与保和丸同服，下午大便行，上午所服丸药，随粪而下，乃知积滞已尽，诸症悉减，惟脐边痛未全止。以仲景小建中汤加当归、木香，服之而安。

丁耀川文学令堂，年四十四，常患胃脘痛，媳居十五年，日茹蔬素。其年七月，触于怒，吐血碗许，不数日平矣。九月又怒，而吐血如前，加腹痛。至次年二月，忽里急后重，肛门大疼，小便短涩，出惟点滴，痛不可言，腰与小腹之热，如滚汤泡者，日惟仰卧不能侧，一侧则左跨并腿作痛。两跨原有痛，小便疼则肛门之痛减，肛门疼则小便之痛亦减。肛门以疼之故不能坐。遇惊恐则下愈坐而疼。经不行者两月，往常经来时腰腹必痛，下紫黑血块甚多，今又白带如注，口渴，通宵不寐，不思饮食，多怒，面与手足

发虚浮，喉中梗梗有痰，肌肉半消。诊之脉仅四至，两寸软弱，右关滑，左关弦，两尺涩。据脉上焦气血不足，中焦有痰，下焦气凝血滞，郁而为火。盖下焦之疾，肝肾所摄，腰胯肝之所经，而二便乃肾之所主也。据症面与手足虚浮，则脾气甚弱；饮食不思，则胃气不充；不寐，由过于愁忧思虑而心血不足，总为七情所伤故尔。《内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女子得之则不月，此病近之。且值火令当权之候，诚可虑也。所幸者，脉尚不数，声音清亮，尤可措手。因先为开郁清热，调达肝气，保过夏令后，再为骤补阴血。必戒绝怒气，使血得循经，而病可痊。不然，则仓扁亦难奏功矣。初投当归龙荟丸，以彻下部之热，继以四物汤，龙胆草、黄柏、知母、柴胡、泽兰叶，煎吞滋肾丸，连服四日，腰与小腹之热始退。后以香薷、石苇、龙胆草、桃仁、滑石、杜牛膝、甘草梢、软柴胡，煎吞滋肾丸，大小便痛全减。

丁文学长令姊，常患晕厥，吐痰碗许乃苏，一月三、五发。后又口渴，五更倒饱，肠鸣腹疼，泄泻，小水短涩，咳嗽。余脉之，两寸濡弱，两关滑大，此中焦痰积所致也。先与二陈汤，加苍术、山查、麦芽以健脾祛湿为臣，以白芍药止痛为君，以滑石、泽泻引湿热从小便出为佐，黄芩为裨佐。十帖，二阴之痛俱止，改以六味地黄丸加黄柏、知母、牛膝，服之而安。

有金良美者，年十八，患咳嗽吐红，下午潮热梦遗。市医进四物汤加天门冬、黄柏，知母之类，治半年，反加左胁胀疼，不能侧卧，声音渐哑，饮食辄恶心，肌肉大削，六脉俱数，医告技穷，因就予治。观其面色白，又隐隐有清气夹之，两足痿弱无力，予语之曰：此症气虚血热，而肝脉甚弦，弦则木气太旺，脾土受亏，不能统血，殆始怒气所触，继为寒凉之剂所伤，以致饮食恶心，肌肉瘦削。书云，脾胃一虚，肺气先绝。以肺金不足，则肝木愈不能制。浊痰瘀血凝于肺窍，故咳嗽声哑，滞于肝，故左胁不能贴席而卧，病势危矣。喜在青年，犹可措手。因急用人参二钱，鳖甲五钱为君，白术、白芍、陈皮、茯苓、通草、贝母各一钱为臣，甘草、牡丹皮各七分为佐，桔梗五分为使。二十帖，潮热止，咳嗽减大半。三十帖，声音开亮，左胁亦能贴席而卧。后以大造丸调理全安矣。乃嘱之曰：病愈虽可喜，而弦脉未退，须切忌怒气及劳心劳力之事，庶几可保无虞。苟不守予言，而劳怒相触，血来必不能御，戒之防之。此后精神日旺，肌体半肥，六年无事。一日遇事拂意，大怒，而又结算劳心，则血如泉涌，顷刻盈盆，上唇黑肿，汗出淋漓。急请予诊，脉乱无伦。诊毕，渠语近侍欲大解。予曰：此死征也，阴阳乖离矣。辞而出，未离门而气绝。父母哭谢予曰：始守翁训，苟活六年，一旦不戒，遂如翁所料，死生虽命，亦不自慎致之。其为人也，量窄而紧于财，因记此以戒世之重财轻生者。

倪五娘子，以中风晕厥之后，口眼歪斜，左脚右手不能屈伸，口渴，小水不利，两颊紧，出语艰涩。问之则期期而对，不问默然，亦不思饮食，行年五十矣。诸医不效。予治始与凉膈散，加石菖蒲、远志煎汤，化钱氏安神丸二颗服之。其夜大便四行，次日神气遂清，口眼半正，惟颊车尚紧，未能开声。细察形气，似弱也。即与六君子汤，加麦门冬、滑石、天花粉、石菖蒲、远志、当归、薄荷，服后神思大清爽，能自坐，不须人扶，语言亦少利。改以六君子汤，加麦冬、天花粉、石菖蒲、当归、五加皮、薏苡仁、红花、天麻，十帖痊愈矣。

王祖泉令政，患头疼夜热，洒淅恶寒，汗淋漓如雨，上身热，下身寒，渴不思饮，遍身疼，腹有一块，大如拳，硬如石，肠鸣，小水短少，饮食俱废。脉则右关滑，左弦数。究所由起，谓大怒后即伤于食，市医皆以地黄、门冬、芩、连、黄柏之剂治之，热愈甚，脾气大虚。予治用平胃散，加山查、麦芽、砂

仁、香附、木香、川芎、枳实，连进四帖，中气稍能运动，而夜热如前。再与补中益气汤，寒热俱退矣，而腹痛里急后重。予知其积滞将行也，乃与白六神丸，而腹痛后重皆除，改进以参苓白术散，加香附、乌梅、山楂，服之病良已。

温巽桥子妇，吴车驾涌澜公长女也。发热恶心，小腹痛，原为怒后进食，因而成积，左脚酸已十日矣。南浔有陈女科，始作瘟疫疗治，呕哕益加。又作疟治，粒米不能进，变为滞下，里急后重，一日夜三十余行。陈技穷而辞去。且言曰：非不尽心，犯逆症也。下痢身凉者生，身热者死；脉沉细者生，脉洪大者死。今身热脉大，而又噤口，何可为哉？因请予治。脉之，两手皆滑大，尺部尤搏指。予曰：症非逆，误认为疫为疟，治者逆也。虽多日不食，而尺脉搏指，《内经》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法从下可生也。即与当归龙荟丸一钱五分，服下，去稠积半盆，痛减大半，不食者十四日，至此始进粥一瓯，但胸膈仍饱闷不知饿。又与红六神丸二钱，胸膈舒而小腹软，惟两跨痛，小腹觉冷，用热砖熨之，子户中白物绵绵下，小水短涩。改用五苓散加白芷、小茴香、白鸡冠花、柴胡服之，半夜满腹作疼。吸以五灵脂醋炒为末，酒糊为丸三钱，白汤送下，通宵安寝。次日，精神清健，饮食大进，小水通利矣。而独白物仍下，再用香附炒黑存性，枯矾各一两，面糊为丸，每空心益母草煎汤送下二钱，不终剂而白物无，病痊愈矣。专科翕然称奇而服，录其案验而去。

温一渠内人，平素血虚咳嗽，近为饮食所伤，不知饥饿。专科作阴虚治，而胸膈愈胀。予脉之，右关滑大，左手软弱。法当先健脾，消去饮食，然后治嗽。若为补阴降火，不惟咳嗽无功，恐脾胃转伤，腹胀泻泄，变将不测。何也？脾胃喜温而误寒也。即以二陈汤加山查、麦芽、枳实、白术、川芎、香附与之。一剂而胸膈宽，再剂而饮食进。继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陈皮、贝母、栝蒌仁、马兜铃、桔梗、紫菀，十帖而咳嗽脱然矣。

温巽桥二令媳，产后五十余日，右胁胀痛，手不可近，赤白带多，下如脓，发热，大便燥结。予曰：此恶露未尽，瘀血化为脓，治宜急也。尝见数妇有此病，而不识治，积而成毒，有成肠痈者，有内成肿毒，溃从腰俞出者，皆以不知治法，则瘀血无从出故也。急用泽兰叶、山楂子、五灵脂，消恶露为君；川芎、当归、茯苓、白芷为臣；益母草为佐；香附、青皮为使。外与当归龙荟丸，润大便，使热从大便去。服后次日，腹胁皆宽，痛亦尽止，又因食荤与鸡子，复作疼，但不如前之甚，随与保和丸，用山查煎汤送下三钱，而痛愈矣。

温天衢氏，冬月病目，医为发散太过，至春间吐血碗余。及夏，下午潮热咳嗽，胸膈胀疼，早晨冷汗淋漓，大便溏，一日两行，饮食少，肌肉消十之七，脉数。据症脉，法在不治。里中诸长老，以其素行端厚，群然恳予措剂。予以众恳不能辞，乃用泻白散加五味子、白芍药、贝母、马兜铃。服下，其夜帖然而卧，不嗽，惟大便溏。前药加白扁豆、山药、茯苓，汗亦渐止，复与泻白散，加石斛、马兜铃、贝母、陈皮、薏苡仁、白芍药、山药、五味子、桔梗，调理三月而痊。

张二娘子，妊七月而呕吐不止，气壅咳嗽，胸与两胁皆胀，不能伏枕。予先与金花丸二服以止吐，服下立应，继与大腹皮、陈皮、枳壳、半夏、甘草、竹茹、茯苓、旋覆花、前胡、紫菀、黄芩、生姜，服二帖，气平嗽止，安然睡矣。

金花丸者，雄黄一钱五分，半夏一两，槟榔二钱，姜汁浸，蒸饼糊为丸是也。

王敬泉内眷，患痰嗽，腹饱胀，泄泻肠鸣，里急后重，发热，口鼻之气如火塞。以六君子汤，加山楂、麦芽、柴胡、秦艽、青蒿、白芍药、益智仁，与香连丸兼服，两剂，

气舒嗽减，大便结实，鼻仍塞。前方加川芎，减白芍药而安。

温南溪内人，居常大便秘结，面赤，不思饮食，头时眩晕。诊其脉，右关尺滑大有力，此痰火症也。用栝蒌四钱为君，滑石三钱，枳实二钱，半夏一钱半为臣，萝卜子、姜黄各一钱为佐，两帖愈矣。又教以或遇大便秘结，每服当归龙荟丸，加牛胆南星一钱立应。

陈春野孝廉二令爱，患丁奚疳痢，四肢浮肿，以布袋丸与大安丸同服则大泻，用参苓白术散加泽泻、山查、麦芽，泻亦不止。神气大弱，谷粒不入口，小水不利，大便一日仍三五次，积滞未除，改以参苓白术散，加肉果与服，泻稍止，食粥一盏。下午因食红枣数枚，夜分痰忽起，其势甚危。急与苏合丸，服之而愈。再以参苓白术散，加石菖蒲、藿香、炮姜、肉果，调理全安。

潘敬斋令媳，原因经水不行，医投安胎之剂。越七月，经水忽大行，内有血块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昏冒困惫为剧。逆予治，其脉右关洪滑，左寸洪数，两尺皆洪大。病形夜分咬牙乱语，手心热，口噤，时手足皆冷，心头胀闷不快，面色青。始诸医皆谓难治。予曰：无恐，此浊痰流滞血海，以误服安胎之剂，益加其滞。夫血去多，故神魂无依，痰鸣心窍，故神昏语乱。急为调气开痰，安神养血，可生也。即以温胆汤加石菖蒲、酒芩、天麻、酸枣仁、丹参与服，其夜子丑时，咬牙乱语皆减半。次日仍与前药，每帖加竹茹五钱，临睡，又与黑虎丹数粒，诸症悉去而愈。敬斋问曰：藉高手病痊矣，而每发于夜半何也？予曰：此心包络与胆经有痰热，故每至其时而发，单治此两经，痰既消，而神魂俱安也。敬斋曰：善。

上舍张怀赤，每早晨肠鸣泻一二度，晚间泻一度，年四十二，且未有子。予诊之，尺寸短弱，右关滑大。予谓此中焦有湿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症。以六君子汤加破故纸、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煎服，泻遂减半。又以前药加杜仲为丸，服之而愈，次年生子。

臧七房二老妇人，年六十八，患痢，痢后过食熟姜与腐汤，以致大便滑泄不固，饮汤水，径直下不停，胸膈痞闷，语言无力，舌干口燥生疮，咽津液则喉疼。元气大虚而热，皆虚火所致。且长素二十余年，又当痢后，益知非有余之症也。脉又尺寸俱弱，两关滑大。《内经》云：清气在下，必生飧泄；浊气在上，必生膜胀，此之谓也。法当提清降浊，补助元气。用四君子汤，加葛根、白芍药、黄连清虚热，止燥渴为君，桔梗辅佐葛根升提清气为臣，陈皮、麦芽降其浊气，以消胸膈痞闷为佐，加乌梅为使。上使生津，下使止泻，连服二剂，尺寸之脉稍起，饮食亦得停腹，骎骎然始有生气。仍以前方加白扁豆、神曲，打糊为丸，调理而安。

蔡乐川令眷，患头痛，痛如物破，发根稍动，则痛延满头，晕倒不省人事，逾半时乃苏。遍身亦作疼，胸膈饱闷，饮汤水停膈间不下。先一日吐清水数次，蛔虫三条。原为怒起，今或恶风，或恶热，口或渴，或不渴，大便秘，脉则六部皆滑大有力。予曰：此痰厥头痛症也。先以藿香正气散止其吐，继以牛黄丸、黑虎丹清其人事。头仍疼甚，又以天麻、藁本各三钱，半夏二钱，陈皮、白芷、薄荷、麻黄、生姜、葱白煎服，得少汗而头痛少止。至晚再服之，五更痛止大半，而人事未全清。予谓此中焦痰盛，非下不可。乃用半夏五钱，巴霜一分，面糊为丸，每服三十丸，生姜汤送下。下午大便行三次，皆稠粘痰积也。由此饮食少进，余症瘥可，惟遍身仍略疼。改用二陈汤，加前胡、石膏、藁本、薄荷、枳壳、黄芩、石菖蒲，调理而安。

周芦汀乃眷，患胃脘痛，手心热，呕吐不食者四日，昼夜叫痛不辍声，脉则两手皆滑数。予谓当以清热止痛为先，故先与清热止痛末药二钱令服之，不一饭顷，痛遂止而

睡，家人皆色喜。予曰：未也，此火暂息耳，其中痰积甚固，不乘时而下之，势必再作。因与总管丸二钱，服下腹中微痛，再服二钱，又睡至天明乃醒，而腹痛亦止。大便下痰积甚多。次日以二陈汤加枳实、姜黄、香附、山栀、黄连与之，服后胃脘之痛全止，惟小腹略觉膨胪。予谓其痰积未尽也，再与总管丸二钱，夜服之，天明又行一次，痰积之下如前，而胃脘之痛亦绝不发矣。

孙文垣医案　卷二

明　新安　孙一奎文垣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三吴治验

王文川令郎，原伤饮食，又伤于冷菱等物，遍身发黄，眼如金色，夜发热，天明则退，腹痛手不可近，号叫通宵。市医因其黄而曰胡苣真矣。众议以草头药进。予至，急止之，曰：向以草药几误其母，复欲误其子乎！盖脾胃喜温恶寒，且此症乃食积酿成，而黄为湿热所致，法当健脾，用温暖之剂下之，湿热去而黄自退。草头药性多寒，用之是损脾土而益其疾也，可用哉？即以保和丸一钱，入备急丸五分，作一次服之，少顷泻一次，又少顷，连下三次，积物所下甚多，腹痛尽止，再与调中丸服一月，不但一身之黄尽退，而步履轻捷如飞。其父喜曰：神不误我。问其故，曰：始议进草头药者十九，而孙君独叱其非，余不能决而决于神，神允孙君，服果有效。而吴我峰、小楼等曰：亦孙君之药神尔！设无孙君，神虽灵何所显哉！众拊掌而嘻。

施泾阳先生内人，年五十八，左胁有痰饮，每升至咽间，即胀闷不知人事，遍身皆胀，不能卧，小水赤。诊其脉，两寸关洪滑，六部皆数。予谓此痰火症也，痰生热，热生风，故每发人事不知尔。乃与牛黄清心、凉膈丸间黑虎丹服之，夜遂得睡，人事亦安静。再以二陈汤加滑石、竹茹、郁金、薄荷、黄芩、前胡，加灯心、生姜煎服，全安矣。

屠侍轩尊眷，产一日而触于怒，大便泄泻，昏愦不省人事，大热，气促，汗多。众医谓产后脉不宜大，今脉大左手散乱，又汗出喘促，法在不治。予曰：固然。书云医而不起者有矣，未有不药而起者也。且不药而视其死，与药而或可图生者，孰优？予试之。亟与人参五钱，白术三钱，炙甘草一钱五分，炮姜二钱，肉果六分，五味子七分，煎服。其夜遂稍睡。予窃喜，补而得睡，其阴阳和矣。次早脉果稍收敛，喘促亦缓，大便前半夜泻三次，五更啜粥半盂，小便通利，大有生意也。再以人参、阿胶固元气、定喘为君，白术、炮姜补脾为臣，泽兰叶退产后之热，五味子敛神止汗，肉果止泻为佐，甘草和中为使，五帖而安。

屠学恒先生乃眷，以产后欠补养，而精神疲困，脾胃亦弱，腹中间作痛，作泻，脉两手皆濡软无力，以六君子汤加藿香、砂仁、香附、苍术、泽泻，调理而安。

周鉴泉令政，病伤寒。发热，谵语，口渴，咳嗽，胸膈痛，泄泻，呕吐，遍身发斑。诊之，六脉洪滑，予曰：此少阳阳明合病之症，势亦重矣。急以升麻葛根汤，加滑石，五味子进之。服后汗大出，下午即退凉而谵语止。晚进柴苓汤加五味子、滑石，其夜泻止，神思始清。次日左脉已和，右脉亦稍收敛。予喜曰：可无恙也。改用白芍药为君，陈皮、柴胡、酒芩、五味子、牡蛎、滑石、茯苓、泽泻、白术，服四帖而痊可。

大国博臧顾渚先生，病两耳痛痒，唇燥舌干，咳嗽吐浓痰，脉左稍浮弦，右洪滑。此胃中痰火流入肺经，郁积久而生热生风也。先以总管丸导其痰，又与黑虎丹祛其风热，继

以天花粉、薄荷、郁金、葛根、白芍子、甘草、黄连、连翘、蝉蜕煎服而安。

王南岗咳嗽气涌，不能伏枕，吐痰不已，下午微热，胸膈膨胀，不知饱饿，口干，舌上白苔厚，小水短少，大便里急后重，间有紫黑血。脉右关洪滑，左手涩。据脉症，胃中有瘀血痰积，而肺气亦虚也。法当先补而后泻，以人参、白术、白芍药、柴胡、黄连、陈皮、半夏、五味子、桔梗，与三帖后，察其肺脉已旺，乃与总管丸下之，去黑血屑极多，诸症悉减，再与红六神丸调理而痊。

张桃津乃政，原有小便癃闭之症，又小产后三日，脐下作疼，夜分发热，口渴，大便溏，日三四度。先与补中益气汤，加玄胡索、泽兰叶、牡丹皮服之，连进三帖，大便实矣。惟小便频数，滴滴不断，一日夜二十余次，夜分尤多，精神甚惫。脉虽五至，不甚充指，此血虚有热，而气亦滞也。湿热在气分。故口中渴，血虚，故脐下痛。法当峻补其阴，而淡渗其阳。以熟地黄三钱，黄柏一钱补阴为君，萆薢去湿热为臣，麦穗、泽泻淡渗为佐，乌药调气，甘草为使。服下脐痛全止，小便其夜亦不起，连进二帖，病脱然矣。

陈光禄松密翁，长厚君子也，而存心博爱。常五更胸膈胀疼，三吴名家遍延而治，寒热温凉药味备尝，竟无一效。礼予诊之。右寸软弱，左平，两尺亦弱。予曰：此肺肾二经之不足也，补而敛之，可无恙矣。以补骨脂、山茱萸、人参各三两，鹿角胶、鹿角霜各五两，杜仲、巴戟、白茯苓、车前子各一两五钱，十山药二两，鹿角胶酒化为丸，空心淡盐汤送下。又以御米壳去筋膜蜜水炒三两，诃子面煨去核一两，陈皮一两半，炼蜜为丸，五更枕上白汤送下一钱。服一月，病不再发，翁由是交予极欢也。及见予《玄珠》稿，大称快，语曰：医家凡得一方，辄自秘以为高，君独欲公诸人，是有意于寿苍生者。亟付剞劂，予当助梓。因手录予百余方，制丸散以施，而亦无人德我之望。

溧水令君吴涌澜公尊夫人，每五更倒饱，必泻一次，腹常作胀，间亦痛。脉两手寸关洪滑，两尺沉伏。予曰：此肠胃中有食积痰饮也。乃与总管丸三钱，生姜汤送下。大便虽行，不甚顺利，又以神授香连丸和之，外用滑石、甘草、木香、枳壳、山楂、陈白、白芍药、酒连调理而安。

李悦斋先生夫人，胸胁大腹作痛，谵语如狂。寅卯辰三时稍轻，午后及夜痛甚，昼夜不睡，饮食不进者十八日。究其故，原有痰火与头疼、牙疼之疾，又因经行二日后，头疼发寒热，医以症治，因大恶热，三四人交扇之，而两手浸冷水中，口噙水而不咽，鼻有微衄，又常自悲自哭，目以多哭而肿，痛时即壁上亦欲飞去，剧则咬人，小水直下不固，喉梗梗吞药不下。脉则左弦数，右关洪滑。予曰：此热入血室症也，误服治症刚燥之剂而动痰火，以致标本交作。诸人尤谓：热入血室，当夜间谵语如狂，如见鬼，何至胸胁痛剧咬人也？予曰：仲景云，经水适来适止，得疾，皆作热入血室治之，治同少阳，而以小柴胡汤为主，加凉血活血之药，此古人成法可守也。痛极咬人者，乃胃虚虫行，求食而不得，故喉中梗梗然也。即以小柴胡汤加桃仁、丹皮，而谵语减，次日以安蛔汤与服，而疼随止，饮食进，遂骎骎有生意。

吴仲峰先生邀予诊，时为仲秋初二日也。六部皆沉微，而左尤甚，隐隐又如蛛丝之细。症则原以肠风去血，过服寒凉，致伤脾胃。自春至秋，脾泄不愈，日夜十二三行，面色黄白带青，两颧浮肿，四肢亦浮，小水不能独利，利必与大便并行，肠鸣，四肢冷，口不渴，饮食大减，口唇龈肉皆白。其为人也，多忧思。夫四肢者，脾之所主，清冷为阳气不充。两颧乃肾经部位，浮肿益见肾气之不足也。脉沉微与面色黄肿，皆属于湿。书云：诸湿肿满，皆属脾土。合脉症观之，由脾虚不运，积湿而然，虚寒明矣。病至此，势亦甚

危，第形症相符，色脉相应，又能受补，庶几可生也。法当大温补升提，以东垣益胃升阳渗湿汤加减调理。人参三钱，白术五钱，黄芪二钱，茯苓、益智仁、苍术、泽泻各一钱，大附子五分，炮姜、炙甘草、升麻、防风各五分，连服八帖，诸症悉减。乃嘱之曰：病虽暂愈，宜戒生冷、忧思，庶服药有效，切勿轻犯，犯之非药石可回也。翁曰：诺，敢不唯命？

张后溪先生令孙，遍身疥疮浮肿，肿自足背起，渐肿上大腿，今且至腹，大便泄泻，发热不得安寝。此风湿之症，当令与时违之候。治从开鬼门，洁净府二法，使清阳升，则泻可止；小水利，则浮肿可消。上下分去其湿之意也。苍术一钱，薏苡仁、桑白皮各三钱，青蒿、防风、升麻、柴胡各五钱，大腹皮、五加皮、赤茯苓、泽泻各六分，八帖全安。

府佐张五桥先生夫人，患喘嗽，夜分气壅不能仰卧，体素弱，脉右滑大，左细弱，每咳嗽，必连连数十声，痰不易出，甚至作吐。以东垣人参平肺散加减治之，四日而愈。人参、桑白皮、地骨皮、青皮、伏苓、五味子、知母、滑石、麦芽、天麻、粳米、甘草，水煎服，夜与白丸子。

方东野患脊骨痛，牵引胸腹皆疼，舌上黄苔甚厚，脉沉滑而数。先以川芎、羌活、炙甘草、苍术、姜黄、防风、藁本、枳壳、桔梗、柴胡服之。服后背脊痛减，腹仍痛。与木香、槟榔、姜黄、香附、青皮、酒连、大栝蒌、柴胡、川芎服之，腹痛稍减，腰疼甚，知其痰积下行，欲去而不能也。即以木香槟榔丸下之，连行三四次，舌上黄苔始退，腹痛全止。脉亦软弱。改以人参、当归、白芍、甘草、茯苓、陈皮、白芥子、香附、柴胡、青皮、白术，调理而安。

张净宇文学，发热腹疼，泄泻口渴，呕吐不止。时师有认寒者，有认热者，有认伤食者。予至诊之曰：此时疫泻也。以二陈汤倍白术，加青蒿、葛根、酒芩、白芍药、猪苓、泽泻、滑石，一剂而安。

张一尹近川翁，始以内伤外感，过服发散消导之剂，致胃脘当心而痛，六脉皆弦而弱。此法当补而敛之也。白芍药酒炒五钱，炙甘草二钱，桂枝一钱半，香附一钱，大枣三枚，饴糖一合，煎服一帖而瘳。

闵文川先生，肛上生一肿毒，月余脓溃矣，但稍动则出鲜血不止，大便结燥，胸膈饱胀，饮食不思。脉两寸短弱，关弦，尺洪滑。此气虚血热，陷于下部。法宜补而升提也者，不然痔漏将作，可虑也。黄芪二钱，归身、地榆、槐花、枳壳各一钱，升麻、秦艽各七分，荆芥穗五分，甘草三分，服后胸膈宽，惟口苦甚，前方加酒连、连翘各五分而愈。

李古愚先生，每食后即大便，腹皮稍胀急，胸膈饱闷。医与参术则痞闷愈甚，小水清而长。予脉之，左寸涩，右寸滑，按之如黄豆大，且鼓指，关尺之脉皆弦小，左尺脉迢迢有神气。据脉乃积痰郁滞于肺莫能出，以致大便之气不固也。法当效丹溪治乃叔用吐，吐去上焦痰积，而大便自实矣。先用苦梗、萝卜子各二钱，白豆仁、橘红、山栀仁各一钱，川芎五分，生姜三片，葱三根，水煎服之，取吐。服后半小时许，恶心，吐出清痰，恶心之势虽有，乃痰积胶固，犹不易出。又以萝卜子一合，擂浆水，加蜂蜜，与半碗饮之，始吐出胶痰二碗余。平日每小水则大便并行，吐后小水始能独利，连行三四次，而胸腹宽舒。初亦以吐为惧，至是豁然称快，大便五日不行，始以予言为不谬也。再以二陈汤加白术、旋覆花、麦芽，调理而全可矣。

姚惠斋先生，夜多泄泻，泻必三五次，甚且十数次，小腹时作疼，按亦疼，口不渴，小便长，医半年不愈。予诊之，左寸滑，余五部皆濡弱。此阳气大虚，虚中有寒也。治当温补下元，兼之升举。人参一钱半，黄芪、白术各二钱，白芍药酒炒三钱，大附子五分，肉

桂一钱，杜仲、补骨脂各一钱半，升麻、防风各七分，姜枣煎服。其夜大便减半，次早虽泻，俱是白积，如生豆汁状，小腹痛止。再诊之，右脉稍起，连服四帖而瘳。翁喜言曰：抱病半年，药无虚日，今收功于四剂，何速哉！认病真而投剂确也，敢不铭心。

大京兆姚画老夫人，年几七十，右手疼不能上头。医者皆以痛风治，不效，益加口渴烦躁，请予诊之。右手脉浮滑，左平。予谓此湿痰生热，热生风也。治宜化痰清热，兼流动经络可瘳也。二陈汤倍加威灵仙、酒芩、白僵蚕、秦艽，四剂而病去如脱。

一仆发热头疼，口渴，腹疼，小便赤，大便泻，日夜不睡者六日。予诊之曰：据脉，汗后浮数，热尚不减，乃疫症也。以滑石二钱，青蒿、葛根、白芷、片芩各一钱半，炙甘草、升麻各五分，一帖即得睡，热减大半，头痛全除。惟小水赤，头晕，脚膝无力。此病后血虚之故。以四物汤加青蒿、酒芩、薏苡仁，服之而安。

一仆病与前类，而身如火炽，头痛如破，大便不泻，小水赤，口渴，鼻干，不得眠，胸膈胀，腹饥不能食，六脉弦而数。用竹叶石膏汤，加知母、枳壳、白芷、葛根，大加青蒿，一帖而热痛减半，胸膈亦宽。惟口渴，小水短涩，睡卧不安，又与化瘟丹三钱，井水化下，渴止，稍得睡，头晕脚软，喘急。与四物汤加青蒿、酒芩、薏苡仁、木瓜，服之全安。

一仆之病亦前相似，以服五、六斋药而大吐大泻，热益增，头痛莫能当，烦躁口渴，鼻干，呕吐，小水短涩，寝食废者十四日，势甚危急。询前所服药，乃藿香正气散加砂仁、厚朴、山楂，大耗元气之味，且五月火令当权之疫，当以甘寒之剂治之，何可以辛热香窜者，益其火而枯其津也？其势危矣！此皆不知因时变达，惟习常胶，故以误人者。用急投人参白虎汤，加竹茹、葛根、青蒿、升麻，一帖而热除，再帖而头痛止，诸症尽去。

连治数人，多如此类，何也？此天行之疫，故一方见之。治多先以甘寒清解之剂投之，热退即以四物汤以补阴血，稍加清热之剂，而青蒿之功居多，此固一时自得之愚。用录之以告同志者，使知治法当随时俗为变，而常套不可不脱也。

马凤阳文学，五月患咳嗽，内热，额上多汗，恶风，脉左弦数，右滑数。予曰：据弦数为阴虚，滑为有痰。不亟调治，恐成虚怯。以白芍药、川归、茯苓、五味子、白术、甘草、陈皮、贝母、天花粉、酒芩、麦冬、知母、桑白皮，十帖，诸症皆瘳。七月复症，间日一发，寒热相半，寒热亦俱极，渴甚，上身汗多。以石膏五钱，人参、黄芪、白芍药、麦冬、知母二钱，柴胡三钱，桂枝、甘草、陈皮、贝母各一钱，竹叶三十片，一帖而愈。

倪二南先生内人，小水不禁，一日二十余起。脉右寸洪而有力，左寸虚，右尺沉微，此心肾不交之症也。以当归、远志、丹参、牡丹皮、桑螵蛸、人参、山茱萸、益智仁、黄柏、知母为丸，服之，五日为安。后凡遇辛苦则发，以此服之立效。

杜史严印老长嫂，少司空沈镜老女也，患腹痛有小块蓝蓝然，腹觉冷甚，两寸关皆滑数，两尺皆沉微，此脾气弱而饮食不消。又当秋令湿泻之候，不利亦泻，宜预防。与白术、苍术、茯苓、甘草、白豆仁、木香、半夏、陈皮、泽泻煎服。其夜果泻一度，次早又泻一度，小腹仍疼不少减，且里急后重，盖其禀赋素虚，当补中兼消兼利。白芍药二钱，桂心一钱，甘草、人参、茯苓、泽泻、陈皮、白术各八分，升麻、葛根各六分，服后脉转软弱不滑，蓝块亦消，改以人参、黄芪、白术、白芍药各二钱，炙甘草、陈皮、泽泻、葛根、柴胡、茯苓各一钱，调理而痊。

新市陈鹿塘先生，原有肠风脏毒之症，大便燥结，数日不能一行，痛苦殊甚。此胃寒肠热之症，其脉两寸皆数，两关皆弦而无力，两尺洪滑而左尤甚。诊毕，渠告予曰：病数

年，百医不效，望生难矣。闻公治多奇中，冀一奇而生之，实再造之恩也。予怜其苦，而俯想久之。因思李东垣有云：大肠喜清而恶热，脾胃喜温而恶寒，以胃属土，而大肠属金也。今治肠胃相兼之疾，必寒非凄凄，热非灼灼始可。乃详酌一方，专以肠风脏毒之药为君主，外以养血之剂裹之，使不伤胃气。盖药先入胃，而后传入大肠，入胃时裹药未化，及入大肠则裹药化，而君药始见，庶几两不相妨，亦假道灭虢之策也。因以大黄酒浸九蒸九晒者二两，槐花三两，木耳二两，郁李仁、皂角子、象牙屑、条芩各一两，血余灰、升麻、荆芥穗各五钱为末，炼蜜为丸，赤豆大，外以四物汤加蒲黄各一两为衣，米汤送下，空心及下午各服二钱。服此果然血止，而大便不燥，饮食日加。鹿塘大喜曰：古称用药如用兵，奇正相生，鲜有不克敌者，其公之谓乎。

张道南先生内人，以饮食忤于气，因腹痛不饮食五日矣。逆予诊之。两寸关弦，尺滑。予曰：此上焦气虚，下有郁滞也。以姜黄、青皮为君，山楂、槟榔、当归、杏仁、乌药、枳壳为臣，柴胡、木香为佐，吴茱萸为使。服后气稍顺。然后用葱二斤，前汤浴洗腰腹，即将熟葱擦摩腰腹，使气通透，洗毕即安卧少顷。其夜大便通，先下皆黑硬结块，后皆水，此积滞行而正气虚也。以建中汤加山楂、茯苓、泽泻、柴胡、香附、姜连调摄之而痊。

张道南先生尊堂老妇人，以劳倦致早晨膈上有痰痞而恶心。每食热物，目中即出泪，脉右寸关皆滑，左寸短弱，此心血不足，而肺胃有痰也。以六君子汤加麦芽、白豆仁、旋覆花治之而愈。

马迪庵先生内人，原以饮食过伤，又为风寒外袭，以内伤外感治之后，复至五更发热，唇燥，胸中冲跳不已，手足皆冷，脉两寸俱滑数。予谓此奇痰症也。以小陷胸汤加白芍药、萝卜子、前胡、酒芩二帖，次早大便行，下蛔虫八条，胸中即不冲跳，但觉力怯。再诊之，两寸减半，尺脉稍起。以二陈汤加白术、白芍药、酒芩调理，后四帖加当归而痊愈。

大宗伯董浔老夫人，常眩晕，手指及肢节作胀。脉右寸软弱，关滑，左脉弦长，直上鱼际，两尺皆弱，此亢而不下之脉。《难经》所谓木行乘金之候也。总由未生育而肝经之血未破尔。《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肝木。兼有痰火，治当养金平木，培土化痰。以白术半夏天麻汤，正与此对。服两帖而眩晕平。再与六君子汤加天麻、白僵蚕以治其晕，加白芍药以泻肝，麦门冬、人参以补肺金，麦芽、枳实、神曲、苍术以健脾，使宿痰去而新痰不生。少用黄柏二分为使，引热下行，令不再发。

张裕斋，恶寒，痰多，作呃，胸膈不宽。两寸俱短弱，关洪大，尺涩。此上焦气虚，中焦有痰，下元不实也。法当清中补下。不然，后将有中风之患。二陈汤加白蔻仁、香附、藿香以开胃气，白芥子、萝卜子、杏仁以降痰而润大便。两帖诸症悉去。乃录八味肾气丸方与之，令自调理。

大柱史严印台夫人，年近六十，已孀居十年余，以孀居而食长素。其婿张怀赤善予，语曰：外母近鼻塞，大便泻，胸膈不畅，医者下之益甚。予曰：王海藏有云，杂病酒积，下之早必成痞满，所当慎也。用拉予诊之，两寸沉弱，关弦大，两尺亦弱。予曰：此阳气其弱，脾气大虚，不当下而误下之，故鼻作塞而胸痞闷也。用苍术、川芎、桂枝、白芷、防风、桔梗，以疏风而升阳气，白蔻仁、萝卜子，宽胸利膈，麦芽以助脾气。服后鼻不塞而胸犹痞，复用东垣木香化滞汤，加吴茱萸、干姜而安。乃嘱之曰：病虽渐愈，第阳气虚，脾气弱，不宜久食素，恐中气不充，防作中满，谨识之，谨识之！

王谷泉，大便作泻，上身热，耳中壅塞，头眩晕，胸膈不宽，口渴，痰多，咳嗽，六

脉俱濡弱，汗大出。此正气大虚，或由克伐太过所致，当以补养为先。人参、白术、白芍药酒炒各四钱，柴胡、石菖蒲、陈皮各一钱，炙甘草五分，泽泻、茯苓各一钱。两服而神清、膈宽、脾健，惟汗不敛，眩晕未除。再与人参、白术、黄芪、酒炒白芍药各二钱，炙甘草五分，大附子五分，桂枝二分，泽泻一钱而愈。

方东野，两胁痛，上壅至胸，发热，饮食不进。脉左手沉而弦数，乃积气也。右手滑，痰饮也。关脉濡弱，脾气不充也。据症或触于怒，故痛之暴耳。治当先去积热，消痰气，然后用补。栝蒌仁六钱，枳壳、姜连、半夏各一钱半，白芥子一钱，牡蛎二钱，炙甘草五分，柴胡一钱五分，二帖，诸症尽去，饮食进矣。然恐其复发也，与当归龙荟丸使行之，以刈其根。服下果行两次。

一妇人怀妊七月，内热咳嗽，胸膈饱闷。以条芩二钱，栝蒌仁、白芍药、紫菀、贝母、桑白皮各一钱，甘草三分，枳壳、紫苏梗、知母、陈皮各七分，两帖而愈。

一妇人心痛，唇红，痛则大发热，头疼，少顷出汗，脉大小不一。予曰：此虫痛之症，痛吐白沫可征也。槟榔、川椒各二钱，杏仁一钱五分，石菖蒲一钱，乌梅七个，炮姜、草豆仁、陈皮各五分，山栀仁一钱，一进而痛减半，再进而痛全除。

倪二南内人小产后小腹痛，夜分作热，作晕。予曰：此气血虚而恶露未尽也。川芎一钱半，当归三钱，泽兰、益母草、香附、丹参各一钱，人参七分，荆芥穗五分，山楂、桂皮各一钱。一帖而小腹痛止，再帖而热晕悉除。

倪少南右颊车浮肿而疼，直冲太阳，大发寒热，两手寸关俱洪大有力，此阳明经风热交扇所致。以软石膏三钱，白芷、升麻各一钱，葛根二钱，生熟甘草各一钱，薄荷、山栀子、牡丹皮、连翘各七分，天花粉、贯众各一钱半。两帖肿痛全消。

倪少南内人，行经如崩，势不可遏，头晕眼花，脉右寸极软弱，左近快，此气虚血热之候，由气虚而血不固也。仲景云：血脱益气。特用人参、黄芪各三钱，白术二钱，粉草五分，荆芥穗、蒲黄、侧柏叶、姜炭各一钱，三帖全瘳。

高仰山内人，痔血，里急后重。饮食入腹，大便即行，昼夜行五六度，五更咳嗽，喉中痰响，肌肉脱，口作渴。由服痔科凉血之药过多，致脾虚不能统血也。脉六部皆软弱无力。以四君子汤加荆芥穗、秦艽、陈皮、炮姜，四帖而饮食进，血全止，嗽定而睡宁。后减炮姜，倍加何首乌，又四帖，而数年不发矣。

姚娘子小腹疼，饮食及药入腹皆疼，疼来遍身无力。此由血崩而致，宜急治之。人参、黄芪各二钱，白术一钱，茯苓、陈皮各八分，白芍药、贯众各一钱，姜炭、荆芥穗、莲蓬壳烧炭各三分，煎服而安。

张五桥先生令政，郑都谏春寰公令姊也。痰喘不能伏枕，且咳嗽甚则吐痰涎碗余乃止。以旋覆花汤为主治之。旋覆花、紫苏子各一钱，半夏一钱五分，厚朴、桂皮、粉草各二分，茯苓、陈皮、桑白皮、葶苈子各八分，姜三片，水煎服。临卧以养正丹二十粒白汤送下。两帖，痰嗽喘各减十之七，乃去葶苈子，加白芥子、萝卜子，二帖而痊。

徐文学三泉令郎，每下午发热直至天明，夜热更甚，右胁胀痛，咳嗽吊疼，坐卧俱疼。医以疟治罔效。延及二十余日，热不能退，后医谓为虚热，投以参术为主，痛益增。逆予诊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予曰：《内经》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据脉肝胆之火为痰所凝，必勉强作文，过思不决，木火之性不得通达，郁而为疼。夜甚者，肝邪实也。初治只当通调肝气，一剂可瘳。误以为疟，燥动其火，补以参术，闭塞其气。书云：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今汗不出，舌上之胎已沉香色，热之极矣。设不急治，立见凶危。乃

以仲景小陷胸汤为主。大栝蒌一两，黄连三钱，半夏曲二钱，前胡、青皮各一钱，水煎饮之。夜服当归龙荟丸微下之。诸公犹争之曰：病久而食不进，精神狼狈若此，宁可下乎？予曰：经云肝常有余，且脉亦为有余，故有余者泻之。前时误认为虚，投补左矣，岂容再误哉！服后，夜半痛止热退，两帖全安。

王祖泉乃眷，朝饭后稍寒，恶风发热，遍身疼痛，汗大出不止，口中热，腹中不知饿，小水短，六脉皆涩。以白芍药五钱，白术二钱，桂皮、黄芩各一钱，甘草八分。二帖而汗止，寒热除，减去白术，加当归而遍身痛止。

费少垣乃眷，妊已九月，痰多喘嗽，胎气上逆，眼撑不起，两太阳微疼。予曰：此子悬症兼痰火也。以大紫苏饮为主，才服一帖，逆即不逆，胸膈顿宽，惟喘嗽不止，与七制化痰丸而安。

费一吾先生令政，妊已四月，夜不能睡，小便淋痛，痰嗽内热。脉右关滑，左寸微弱，两手皆数。与橘红、贝母、片芩、黄连、茯苓、泽泻、枳壳、苏梗、前胡，水煎服之。其夜即能安寝。次日再以四君子汤加当归、香附、贝母、陈皮、条芩、紫苏梗、前胡，调理足月而产一子。

令弟媳六娘子，遍身痛，发热，汗大出，昏昏如醉，卧不能起。两寸脉短弱，两手皆数而无力，此劳倦之余，故汗大走也。黄芪三钱，白芍四钱，粉草一钱五分，桂皮八分，当归一钱，石斛二钱。一帖热除，痛、汗皆止。惟倦而不能起，仍以前方加人参、陈皮，两帖而痊。

又八娘子，头痛咳嗽，痰多有血，夜分发热，喉中常作血腥。每经水行，必腹中先痛二日。用香附、牡丹皮、滑石、甘草、桃仁、川芎、当归、柴胡、白芍、山栀子、茅根，八帖而瘳。

姚弁山老先生内人，自上年十月，左足不能履地。至十二月，产后忽好三日，复不能动，时常胸胁作痛，素多痰火，而治者率以四物汤、天麦门冬为主，间服独参汤，服将弥年，而病如故。予诊之，两寸脉俱洪滑而数，夜分发热，此系湿痰凝滞，补塞太重，故迁延不脱。乃以二陈汤加苍术、黄柏、威灵仙、五加皮、生地黄、白芥子、白芍药、当归，两帖，胸胁痛止，热除，再加薏苡仁，八帖，而足能举步矣。

李坦渠老先生令子室，十月发寒热起，一日一发，咳嗽，心痛，腰亦痛。至次年正月十七日，始间日一发，肌肉大瘦，喉疼，汗出如雨，白带如注，饮食减少；百试而汗不止，延予为诊。其脉右手软弱，左手散乱，此汗多而脉不敛，病势至此，危之甚矣。书云火热似疟，此病之谓欤？以黄芪二钱，白芍一钱五分，粉草、阿胶各一钱，鳖甲三钱，桂枝五分，乌梅一个，水煎服。其夜汗止。次早诊之，左脉已敛，神气亦回。前方加何首乌、石斛、牡蛎。其日寒热亦不发，饮食稍加，骎骎然有幽谷回春之象。

太学周衡宇先生，吴江澜溪人，大冢宰白川公之令孙也。近来咯血色紫，胃中痰火素盛，壅子胸膈，作痞作疼，痰与瘀血挟而为热。脉左寸洪大，右寸关皆滑，两手尽数，此有余之候。总管丸四钱，再以滑石、桃仁各三钱，山楂二钱，枳壳、栀子、贝母、红花、丹皮各一钱，茅根五钱，水煎服之。次日大便行三次，痰积极多，内带瘀血。改以山栀子、紫菀、丹皮各一钱，滑石三钱，桃仁一钱五分，小蓟三钱，茅根五钱，水煎，加童便一酒杯，三帖全安。

大参张公，分守杭嘉湖道，因丧夫人，衙中亡者八口，心中惶惶。因凌绛翁交厚，而礼予为诊。左寸脉短，关弦，右关滑，两尺亦弦。据脉心血不足，中焦有痰，流于下部，凝子经络，以故腰膝酸疼，居常背心作胀，头多眩晕，夜睡多汗。先时诸医悉投风剂，非所宜也。予以陈皮、白芍药、木瓜、牛膝、五加皮、苡仁、黄柏、酒芩、甘草、生地、当

归、威灵仙调理，十剂，诸症悉愈。

大都谏郑春寰老先生，为春元时，头痛内热，入夜尤甚，汗出如流，通宵不止，小水短赤，舌上黄苔，右胁胀疼。先与桂枝白虎汤一帖，解其内热，敛去浮汗，再与白芥子一钱，栝蒌仁四钱，枳实、姜黄、黄连各八分，水煎服，外与当归龙荟丸一钱五分下之，而胁痛安。

大参徐天目老夫人，胸膈痞闷，不思饮食，咳嗽多痰，或时恶心，上焦头目俱不清利，向来长素。两寸关滑大如豆，两尺沉微，痰火症也。二陈汤加酒芩、薄荷、前胡、枳壳、苍术、香附、郁金、川芎，调理而安。

张丽川咳嗽多痰，面青，潮热，肌瘦，性躁而多自用，以数考不利，悒悒成疾。又新婚之后，饮食不节。脉之右关滑大，余部皆无神气，且粪门已发瘘疮，溃流脓血。予曰：此阳病极而下也。法在不治，果不逾月而亡。

陈仰山先生内人，小产后二月而血大下，白浊如注，五更泄泻，面虚浮，下午身热口渴，面色青黄，脉右手豁大近芤，左濡弱。据此，大虚之候，血海尚有瘀血不尽，以致新血不得归源，稍动气即下如崩。盖脾乃统血之经，虚则不能约束，且面浮食少，脾虚剧矣。急宜温补，势或可为。人参、白术各二钱，姜炭、粉草各五分，茯苓六分，香附八分，丹参炒过一钱，水煎服。四帖而泻止。再以人参、白术各二钱，茯苓、丹参、黄芪、蒲黄各一钱，姜炭、泽兰叶、粉草各五分，调理痊愈。

张溪亭乃眷，喉中梗梗有肉如炙脔，吞之不下，吐之不出，鼻塞头晕，耳常啾啾不安，汗出如雨，心惊胆怯，不敢出门，稍见风即遍身疼，小腹时疼，小水淋涩而疼。脉两寸皆短，两关滑大，右关尤搏指，此梅核气症也。以半夏四钱，厚朴一钱，紫苏叶一钱五分，茯苓一钱三分，姜三片，水煎，食后服。每用此汤调理多效。

溪亭子室，妊已七月，梦见亡过祖母，挥拳背打一下，惊醒即觉胎动不安，血已下，大小便皆急，腰与小腹胀疼者五日，此亦事之奇也。迓予为治。两寸脉俱短弱，此上焦元气大虚，当骤补之。人参、阿胶、黄芪、白术各二钱，当归、白芍、条芩、杜仲各一钱，砂仁、香附各五分，苎根嫩皮三钱，葱白六钱。一剂而血止，两剂诸症悉除，而神渐安。四帖后，减去苎根、葱白，调理旬日。足月而产一女。

陈茂之，劳倦之后，勉强色欲，精竭而血继至。续感风寒，发热头痛，胸膈饱闷。始从太阳而传之少阳，胸胁痛而耳聋，呕逆口苦，咳嗽，六脉俱弦数，此少阳症也。以小柴胡汤加枳壳、桔梗、竹茹，而呕逆止，热退。因进粥早，夏热口渴，小水不利，大便一日夜六七次，所行皆清水，日晡热甚，舌上黄苔，昏沉振颤。此食夏之候。书云：渴而小便不利者，当先利其小便。以猪苓汤为主。猪苓、泽泻各二钱，滑石三钱，赤茯苓一钱，柴胡八分，升麻、木通各五分。连进两帖，小便利而大便实，但热不退。以六神通解散一帖，其夜热仍不退。次早诊之，左脉不弦数矣。两寸脉虚，以故服药无汗，口渴，漱水而不欲咽，咽热，此邪传阳明经，不急凉血，必作鼻衄，病势至此，可谓极恶矣。投黄芩芍药汤合生脉散以止嗽渴，用葛根汤以解肌热。白芍药三钱，葛根、升麻、黄芩各一钱，人参一钱五分，麦冬、滑石各三钱，甘草、五味子各五分，乌梅一枚。急煎二帖饮之。日中大便下燥粪十数枚，始得微汗，就得睡矣。晚进粥一盂，夜卧向安。

陈五山胃脘疼，医作劳倦治，不效。又医作寒气治，而用刚燥，痛转极。又医以巴豆丸下之，大泻皆水，亦无积滞之物，痛虽稍减，然面有虚浮，胸痞足肿。又张医以人参、白术各二钱，大补脾胃，则痰嗽气逆，上腭热甚，喉咙干燥，右胁不能贴席，大便一日二三行，因向被巴豆丸泻起，迨今七日，犹泻不止，饮食大减。延余为治，诊两寸濡弱，

两关滑，两尺洪大。予曰：据症，原起于郁火，乱投汤剂，大推大搬，以致加重。若平平治之，自当寻愈。二陈汤加姜连、枳实、姜黄、桔梗、萝卜子、前胡，一帖而热嗽除，右胁亦可贴席。再剂而饮食进，大便实。其晚又为怒气所加，痰嗽胁痛如旧，且多烦躁。改用橘红、贝母、栝蒌、茯苓、山栀子、前胡、青皮、甘草、陈皮、萝卜子，水煎，饮之而平。

吴小峰，年五十未有子，素有酒积作疼，晌午即泻，所下多稠粘之物。腹痛之疾，年已久矣。治当清洁中焦分湿热，兼养脾法。用白滑石三两，粉草、肉果各五钱，白芍药酒炒一两五钱，木香三钱，红曲四钱，神曲糊为丸，每早晚白汤送下二钱，服未竟而积除。始举一子。

沈大参玉阳老先生，中焦有食积痰饮而作痞滞，以故大便了而不了，间或作胀。予脉之，两寸短弱，关滑，两尺沉滑有力。予曰：脾胃经有湿痰，蕴而为热，但清其中宫，使清阳升，浊阴降，而气血自旺，此不补之补也。以二陈汤加枳实、酒连、酒芩、滑石、姜黄、木香、干葛、山楂，两剂而愈。

王敬泉头晕且痛，起则倒仆，胸膈胀闷如绳束缚，呕吐而食饮皆不得入，六脉俱涩，此痰饮挟水火之势而作晕也。先以济生竹茹汤而吐不止，且烦躁发眊、发热。再与芦根汤，连进二碗，气眊稍定。再以吴茱萸一两为末，以鸡子心调涂两足心，引火下行，外用二陈汤加姜汁炒黄芩、黄连、旋覆花、枇杷叶、丁香、白豆仁、槟榔、柴胡，水煎服之。服后热退，大便亦行，头晕呕吐皆止。惟胃脘有一块作痛，仍与前药两剂，而块亦消。

张二宫发热头痛，口渴，大便秘结三日未行，脉洪大，此阳明少阳二经之症。用大柴胡汤行二五次，所下者皆黑粪，夜出臭汗，次日清爽，惟额上仍热。用白虎汤加葛根、天花粉。因食粥太早，复发热咳嗽，口渴殊甚，且恶心。用小柴胡加枳实、山栀子、麦芽。次日渴不可当。改以白虎汤加麦门冬、天花粉，外与辰砂益元散以井水调下五钱，热始退，渴始定。不虞夜睡失盖，复受寒邪，天明又大发热，不知人事，急用小柴胡汤加升麻、葛根、前胡、薄荷进之而汗出热退，神思大瘁，四肢皆冷，语言懒倦，且咳嗽。以生脉散加石斛、百合、大枣、白芍药，服后咳嗽寻止，精神日加，饮食进而向安矣。

大司马潘印川第三令子室，尚书蒋公孙女也。年二十五，体素弱，语言端谨。因难产伤力，继以生女拂意，后又女死悲戚，即时晕厥，醒而神思昧昧，手足瘛疭，目作上视。予更后始至，因瘛疭不能诊脉，细询之，自女落地，恶露绝无，比有女医在旁，乃昔所亲信者，时与人参大嚼，及独参汤并粥乱进，参与粥皆壅塞膈上不下，以故神昏瘛疭不已也。予教以手于喉中探而吐之，喜其随手吐出痰饮、粥、药盈盆，瘛疭方定。乃与川芎、山楂、泽兰叶、陈皮、半夏、茯苓、香附进之，稍得睡。予亦出中堂就寝。不虞女医又私与补药二帖。子丑时，陡然狂乱如降神之状，口中乱语云：我是观音大士降坛。所言皆儒雅官话，问答如流，声甚壮厉，殊无产后不足之态。生平不谙汉声，至是出语如生成者，人皆异之，目为神附，禳祷百般。予独诤之，语诸左右曰：此恶露不尽，乃蓄血如见鬼之症，非真有神佛相附也。徐以正言叱之即缄默，继以清魂散加滑石、童便与之。至天明小水乃行，狂乱皆定。迨予出房少顷，迨知女医意欲要功，又不知与何药服之，少刻狂乱如前。再与川芎一钱五分，当归四钱，泽兰叶、益母草各一钱，临服加童便、连饮二帖不效。予逆思之，胸中必有余痰作滞，前剂中无佐、使之品，故药力不行也。即用前剂大加山楂与之，恶露稍行，神思即静，嗣后稍睡少时，手足微动，或自以手掌其面，或自以手捶其胸，昏乱不息。诊其脉近虚，早间面红而光，申酉时面色白，此血行火退，故脉虚而当补矣。与人参、川芎、泽兰叶各一

钱，当归、山楂各二钱，茯苓、陈皮各八分，卷荷叶一片，煎熟调琥珀末子五分，服下半时许，嗳气二声。予喜曰：此清阳升而浊阴降矣，自兹安静。夜中恶露行，大便亦利，乃索粥饮。问其昨日汉声何来？答曰：不知也。诸君始信蓄血如见鬼之言为不诬。昔秦越人有言曰：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一不治也。古称用药如用兵。以郭子仪之英明，而以鱼朝恩监之，便不成功。予固非郭令公之俦，彼女医之误，则又有过于鱼朝恩矣。噫！宁不慎哉？

孝廉臧茗泉老先生，脉左弦数，右寸弱，关大，重则滑，右尺微。原以疟后复伤饮食，大便泻而变痢，一日夜虽只五六行，皆积滞无粪，腹疼后重难安。午未后发热，至天明始退，此夏伤于暑而秋为疟痢也。其热仍疟之余邪，当先解散，然后以补剂投之，则大便自愈矣。与神授香连丸一服。服讫，腹中肠鸣，须臾大便行，且较前更多，方有粪下。改以白芍药四钱，泽泻、黄连各一钱，滑石二钱，粉草、桂皮、木香各四分，山楂七分，两日后，乃与补中益气汤加木香、黄连、白芍药。调理半月，潮热、大便皆愈。

包继叶先生令眷，孕三月而疟疾发，先寒后热，胸膈大胀疼，口渴，汤水入即吐，谵语，无汗，胎气上冲而成子悬。脉皆弦大，以川芎、柴胡、黄芩、知母、甘草、橘红、紫苏、枳壳、砂仁，水煎服之，吐止痛除。

一张氏妇，年才二十一，其夫延余诊之，左寸关短弱，尺滑，右寸亦滑，关濡弱，尺沉微。诊毕问予曰：脉何如？予曰：心神脾志皆大不足，肺经有痰。夫曰：不然，乃有身也。予曰：左寸短弱如此，安得有孕？夫曰：已七十日矣。予俯思久之，问渠曰：曾经孕育否？夫曰：已经二次，今乃三也。予问：二产皆足月否？男耶女也？夫曰：实不敢讳，始产仅九个月，手足面目完全，而水火不分，裹肉一片，生下亦无啼声，抱起已身冷矣。细检之，乃知其无水火也。次亦九个月，产下又无啼声，看时口中无舌。二胎之异，不知何故？闻先生能细心察人之病，特祈审之。予方悟前二胎之不完者，由心脾二经不足所致也。今左寸右关之脉可见矣，乃为筹思一方，专以补心血为主，令其多服，以百帖为率。酸枣仁、远志、茯神各一钱，白术二钱，白芍药、当归、枸杞子各一钱五分，甘草五分，生地黄八分，艾絮二分，龙眼肉五枚，水煎服。足月而产一子。次年又有身，不以前事为意，至九个月，产下形体俱具，外有脂膜一片包其面，耳目口鼻不见，但不能去此脂膜，产下即毙。因思七年之子，为药之力也。因予久不至苕，其家以予方粘于壁间，一觉有身，即照方服之。后生二子一女。里中以此方为补天手云。

癸巳仲夏，吴比部凤麓父母，以次君弦台先生眼目红痛，恐学道按临，速于取效，乃听眼科器寒凉而治，两越月无验。又眼科视之曰，目疾不宜多用寒凉，恐冰其血。以人参五钱，枸杞子一两，悉温补之剂。凡用人参、枸杞子五六斤矣。目肿如桃，绝不能开。又专科谓之曰：红肿而痛，明是热症，误服温补，反助其热，宁不益肿。顾其势，即百寒凉亦不易瘳，捷径无如用下，此釜底抽薪法也。弦台惟其速效，一听下之，用大黄、芒硝、枳壳作大剂，下五六次，而饮食日减，恶心、畏风，则不能出房门矣。又专门谓前剂矢当，大泻之后，正合补也，又听补之。一补而目肿如旧。又有眼师云：目疾热症多，寒症少，只当滋补肾水，水升则火自降，火降而目疾斯愈矣。用是以滋阴降火之剂为恃，才数服而精滑不禁，一夜梦遗一二次，神气大脱，投补则目肿痛，用降则精元滑脱，屡试屡如是。诸医无策，悉谢而退。乃修书命使白淮阴之海阳，恳祝令君介绍，征予为治。予始以远为惧，祝再四为渠言，予亦素为渠重义，不得以远为辞，乃解行李向往。至即诊之，左寸脉甚短，右寸大而无力，左关弦弱，有滑，两尺亦滑。予见其坐在幔中，略不敢

见风。问其日食几何？答曰三次，计二碗许，荤腥绝不能用。予曰：夜卧安否？答曰：迩来甚苦于睡，才合目即梦魇可畏，或被虎蛇交咬，或有鬼来勾摄，或落桥坠井，或与人争门而负。猛然惊悟，冷汗淋淋，四肢瘫软，不能动惮，少顷乃定。今幸公不远千里而临，足征素雅。予曰：足下始无大恙，只缘大推大搬，以致狼狈若是。彼专科者，不足恃也。经谓五脏精华皆上注于目。今专科局局然守其死法，安知五脏盈虚，阴阳消长，随时出入哉。以愚管见，但平平治之易与耳。据足下之脉，心神脾志互相不足，肝胆之火郁而不散，致生目瞑。今为补养心脾，壮其神志，则饮食日加，寝卧安稳，而精元有守，神水盈溢，何目瞑之不愈哉！弦台曰：善，惟先生命剂。乃以归脾汤减去黄芪、木香，加丹参而补心脾，以大安丸专助脾胃，而磨谷食，俾新痰不生，则气血可继日而旺矣。后五日而饮食加；十日而梦魇少，寻能出户，不畏风日；半月而肌肉生，目可观奕，津津然而有万全之兆。不虞专门张氏子复至，以白眼药日频点之，一日凡七八次，后此复不能开，脸肉风粟生满。适予有南都之往，卒为所误。后幸有李少塘，打去风粟，眼始能开。李虽手法精熟，然于轩岐阃奥，尚亦未窥藩篱。予后自南都至，见左目虽愈，右目终成内障。予故曰：彼专科者，不足恃也，岂虚语哉！

丘太守镇山翁令侄，淮阴人也。丁年患两手筋挛，指掉不能屈伸，臂肉瘦削，体瘠面白，寝食大减。市中诸友调治不验，乃任京口诸名家疗之半年，肉更消，色更瘁。闻予在吴比部衙中，敦予为治。诊其脉，六部俱弦，重按稍快。诊竟，扣其受病之源，太守公曰：自上年冬底，偶发寒热，筋骨疼痛，迨于仲春，寒热虽退，而筋骨之疼不减。服药无虚日，甚之日三四进，肉渐消去，指掉不随，似有加于往昔。医之来者，一曰风，二曰风，三四五六皆曰风，即十数辈，又莫不皆曰风者。竭技尽方，卒无一应，奄奄床第，绝不知为何病。予对公曰：此筋痿症也，乃少年不谨欲而受风湿，邪气乘虚而入。医者不察天时，不分六经，概而汗之。仲景治风湿之法，但使微汗津津，则风湿尽去，若汗大出，则风去而湿存，由是血气俱虚。经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虚则筋无所养，渐成痿弱，乃不足之疾。故陈无择、朱丹溪、刘宗厚皆谓诸痿切不可作风治，误则成瘫疾。公闻言愕然曰：服风药几二百剂矣，顾今已瘫，奈之何？予对曰：令侄青年，犹可图也。公曰：用何法？予曰：法当大补气血。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血旺则筋柔而软，由是乃可以束骨而利机关也。抑何掉之有哉！病者闻言大喜曰：聆先生详病之源，治法之略，虽未服药，已觉沉疴去体矣！即请剂。予以五加皮、薏苡仁、红花、人参、鹿角胶、龟板、虎骨、当归、丹参、地黄、骨碎补、苍耳子之类。服两月，肌肉渐生，饮食大进，两手指掉亦平复。

一书办年过五十，糟酒纵欲无惮，忽患下消之症，一日夜小便二十余度，清白而长，味且甜，少顷凝结如脂，色有油光。治半年不验，腰膝以下皆软弱，载身不起，饮食减半，神色大瘁。脉之六部大而无力。书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法当温补下焦。以熟地黄六两为君，鹿角霜、山茱萸各四两，桑螵蛸、鹿角胶、人参、白茯苓、枸杞子、远志、菟丝子、怀山药各三两为臣，益智仁一两为佐，大附子、桂心各七钱为使，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早晚淡盐汤送下七八十丸，不终剂而愈。或曰：凡云消者皆热症也。始公具方，人多议之，今果以温补成功，此何故哉？予曰：病由下元不足，无气升腾于上，故渴而多饮。以饮多，小便亦多也。今大补下元，使阳气充盛，薰蒸于上，口自不干。譬之釜盖，釜虽有水，若底下无火，则水气不得上升，釜盖干而不润。必釜底有火，则釜中水气升腾，薰蒸于上，盖才湿润不干也。予已详著《医旨绪余》中，兹不多赘。

佥宪韩约斋老先生令子室，每动怒则夜卧不安，如见鬼魅，小水淋沥，今又大便秘结，腹中疼痛，腰胯胀坠如生产状，坐卧不安，因痛而脉多不应指。此肝经郁火所致，法当通利。以杏仁、桃仁各三钱，柏树根皮、山栀仁、青皮各一钱，槟榔五分，枳壳八分，水煎服之。少顷大便通，痛胀随减。

佥宪韩约斋老先生夫人，向来夜分脐腹疼极甚，必用炒盐熨之，两时久乃止。次日必头痛，两太阳如箍，遍身亦疼，此上盛下虚症也。先用柴胡、川芎、粉草、酒连、薄荷、天麻、橘红、茯苓、半夏、蔓荆子，水煎服。数帖头痛全止，惟咳嗽胸前略痛。两寸脉浮滑，两尺弱。再用鹿角霜、鹿角胶、补骨脂、远志、枸杞子、金铃子、香附子，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空心及下午食前淡盐汤送下七十丸而瘳。

孝廉丁震澜丈令郎，才二岁，疟母上壅，咳嗽，每午后发热至子丑时乃退，终日啼哭不止，鹅口白屑，神气大弱，痘后遍身疮疥未愈，多方治之不效。有灸之者，有痧之者，有以膏药帖之者，种种施之，全然不应。予曰：乳下婴孩，脏腑薄脆，不可乱攻乱补，参芪足以增其嗽，炙痧适以惊其神，安能取效？予教以白术、鳖甲各一钱五分，青蒿、麦芽、陈皮各八分，乌梅一枚，贝母、知母各六分，甘草三分，八帖痊愈。

武进令君孙康宇公子室，臧位宇丈女也。年十六，初产女，艰苦二日，偶感风邪，继食面饼。时师不察，竟以参术投之，即大热谵语，口渴，汗出如洗，气喘泄泻，泻皆黄水无粪，一日夜不计遍数，小水短少，饮食不进，症甚危恶。时当六月初旬，女科见热不除，乃投黄芩、芍药、黄连寒凉之剂，诸症更甚。又以参术大剂、肉果、干姜等止泻。一日计用人参二两四钱，泻益频，热益剧，喘汗转加，谵语不彻口。医各缚手辞谢曰：书云汗出如油，喘而不休，死症也。又汗出而热不退，泻而热不止，且谵语神昏，产后而脉洪大，法皆犯逆，无生路矣。惟附子理中汤，庶侥幸于万一。适予为顾太守肖溪公延至，即过为一诊，六脉乱而无绪，七八至，独右关坚硬。踌躇久之，因思暑月汗出乃常事，但风邪面食瘀血皆未消熔，补剂太骤。书云：蓄血如见鬼。治当消瘀血、面食，解其暑气，犹可图生，勿遽弃也。有臧玉宇者，位宇堂兄也。医有雅致，深以予言为然，而速予措剂。予曰：剂凭症发，难拘常套，不常之症，须用不常之药。乃用益元散六钱，解暑气清热为君。仲景云：渴而小便不利者，当先利其小便。况水泻，尤当用之为君也。以糖球子三钱为臣；红曲、泽兰叶各一钱五分，消瘀血、安魂为佐；香附一钱五分为裨佐；橘红、半夏曲、茯苓，乃统理脾气为使；京三棱五分，消前参、术，决其壅滞为先锋。水煎饮之。饮下即稍睡，谵语竟止。连进二剂，其晚大便减半。次日仍用前剂饮之，其夜热大减，大便只二次，有黄粪矣。恶露略行黑血数枚。又次日诊之，脉始有绪，神亦收敛，进粥一盏，大有生意。前方减去京三棱、红曲，加白扁豆。其夜大便一次，所下皆黑粪。从此热尽退，大便亦实。改用四君子汤加益元散、青蒿、香附、白扁豆、酒炒白芍药、炮姜，调理而平。

吴东星上舍，辰州太守公长君也，冒暑赴南都试，落第归而怏怏，因成疟。自八月中旬延至十月，疟虽止，而腰痛白浊，日夜咳嗽，肌肉大消。药剂乱投。认为风者，以羌活、防风、续断等发散；认为虚者，以六味地黄丸为补；认为火者，以芩、连、栀子、黄柏、知母、天花粉、生地黄泻其火；认为半虚半实者，投以独活寄生汤；认为寒者，以大附子、肉桂、鹿角胶、参、术温补之。痛剧欲死，叫撼四邻。予脉之，左弦细，右滑大，俱六至。口渴眼赤。予知其昔患杨梅疮，余毒尚伏经络，适因疟后气血不足，旧毒感动，故痛而暴也。以当归、芍药、甘草、牛膝、钩藤、苡仁、木通、白鲜皮，用土茯苓

四两煎汤代水煎前药。服下而痛止，咳嗽亦除，脉缓其半，连服数剂大效，精神渐复，乃起而督工视事。冬至日为酒兴鼓舞，纵欲无忌，次日腰如束缚，足面亦疼，左眼赤，小水短，足底有火从两胯直冲其上，痛不可言。予以当归、钩藤、甘草、白芍药、牛膝、苡仁、石斛、红花、生地、黄柏，调理三日，症已守定，略无进退。适大雪，寒冻殊甚，有女医为渠宅所亲信者，因其大便燥结，一日夜服玄明粉一两五钱，大便且不行，而腰痛愈猛，两足挛缩，气息奄奄，一语而三换气，面青惨。渠自觉危急，乃唤内人及弟叔嘱其后事。天明予至诊之，六脉俱伏，痛使然也。扣其由，乃知服玄明粉所致。予曰：症虽热，便虽燥，但公病不在肠胃，而在经络筋骨间，徒泻肠胃无益也。且冬月阳气闭藏，误泻则阳气亏乏，来春无发生根本矣。今四肢拘缩，腰胯痛剧者，由日来天令寒极，经络凝涩也。寒主收敛，法当温散寒邪之标，使痛定，然后复治其本，庶可保全。乃用桂心、杜仲、炙甘草、苍术、破故纸、五加皮，连与二剂，痛定而四肢柔和，饮食始进。予知渠宅素喜速效，予适有荆溪之往，乃宣言曰：足下之疾在经络，顾今天令严寒，幸宁耐以俟春和为足下拔去病根。渠宅不以予言为然，乃用张云溪调理，予亦赞张之可守，盖张氏药用养血清热，虽不去病，亦不害事。迨二月，太守公归，乃改用沈春宇，沈揣渠必以酒色而致阴虚，乃纯用滋阴降火之剂，以为旬日可奏功也。及调治月余，略无影响。予从荆溪归而谒渠，为三月初旬也。渠闻予至，即以沈药呈予，且语予：公许春和拔除病根，此其时也。予知太守公方笃信沈，随以温语慰渠曰：沈公名士也，可使彼展尽底蕴。沈又调理半月，以无功而行。沈去，予再以煨肾散进，大泻五六度，四肢冰冷，举家大恐，以予泻之为非也。予曰：病从此日减矣，夫奚忧？后进理脾药，服数帖，神气始转，腰胯柔和，可下床举数步矣。方始信而问予曰：人皆以补为治，公何得病源之真，于三月之前，先已预定，节节如公语也？予曰：此杨梅疮余毒伏于经络，岂补剂所能去哉！予故先为疏通湿热，然后以补剂收功，则无反复之患。后仍以威灵仙末子二钱，入猪腰子内，煨熟食之。又泻一二度，病根尽拔。改用苡仁、当归、生熟地黄、白芍药、牛膝、黄柏、丹参、龟板，调理全安。

潘见所老先生有一小盛价，年可十六七，发热于午后。城中周友以为阴虚，而为滋阴降火，服三十余剂，热益加，且腹中渐胀，面色清白。仍以六味地黄丸加黄柏、知母、麦冬、五味子之类。又三十剂，而腹大如斗，坚如石，饮食大减，发黄成穗，额颅光亮，口渴不可言，两腿大肉消尽，眼大，面肉皆消，肌肤枯燥如松树皮，奄奄一骷髅耳。予观其目之神，尚五分存。欲为治剂，潘公门下诸人语予曰：形症如是，死在目下，尚可服药乎？予曰：症非死候，为用药者误耳。譬之树木，若根本坏而枝叶枯焦，非力可生；今焦枯乃斧斤伤其枝叶，而根本仍在也。设灌溉有方，犹可冀生，安可遽弃？予以神授丹，日用一丸，煮猪肉四两饲之。十日腹软其半，热亦消其半，神色渐好。潘见老诘余曰：此何症？公能肉枯骨如此之神。予曰：此疳积症也。彼误认为肾虚，而用补阴之药，是以滞益滞，腹焉得不大不坚？公曰：彼纯用寒而热愈炽，君用非寒而热反退，此何说焉？予曰：此热乃湿热，由脾虚所致，补阴之剂皆湿类，盖脾属土，恶湿喜燥，今以大芦荟丸、肥儿丸调理一月，可全瘳矣。公曰：善，微先生，此仆已为泉下物矣。

少司空凌绎泉翁，年已古稀，原有痰火之疾，因正月上旬，为令孙大婚过劳，偶占风寒，内热咳嗽，痰中有血，血多而痰少，痰坚不易出，鼻流清水，舌生芒刺，色焦黄，语言强硬不清，大小便不利，喘急不能睡，亦不能仰，惟坐高椅，椅前安棹，棹上安枕，日惟额伏枕上而已。市医环治半月不瘳，敦予

诊之。两手脉浮而洪，两关滑大有力。知其内有积热痰火，为风邪所闭，且为怒气所加，故血上逆。议者以高年见红，脉大发热为惧。予曰：此有余症，诸公认为阴虚，而为滋阴降火，故不瘳。法当先驱中焦痰火积热，然后以地黄补血等剂收功，斯不失先后者也。余以予言为然。用栝蒌、石膏各三钱，橘红、半夏曲、桑白皮、前胡、杏仁、酒芩、紫苏子，水煎，临服加入萝卜汁一小酒盏，一剂而血止。次日诊之，脉仍浮而洪大，尚恶寒。予曰：古云伤风必恶风，伤寒必恶寒，此其常也。只因先时失于清散，表中之热未彻，竟用滋阴之剂，又加童便收敛，降下太速，以致风寒郁而不散，故热愈甚也。改以定喘汤，一剂而喘急减半，再剂热退而不恶寒。复为诊之，两手浮体已无，惟两关之脉甚数指，此中焦痰积胶固已久，不可不因其时而疏导之。以清中丸间当归龙荟丸共二钱进之。其夜大便所下稠粘秽积甚多。予忆朱丹溪有云：凡哮喘火盛者，以白虎汤加黄连、枳实有功。此法正绎翁对症剂也。与十剂，外以清中丸同双玉丸夜服，调理而安。

周凤亭公，年五十有八，正月肠风下血，又饮食过伤，大吐。而朱友以枸杞地黄膏一斤进之。不知此公肝气素盛，中焦原有痰积，且多思伤脾，又值卯木正旺之月，投以地黄、枸杞，适以滋其湿而溢滞其痰耳。由是饮食减少，肌肉日消，腹中痞滞。又吴友以归脾汤进之。讵知湿热未除，先用温补，是以油扑火，势成燎原。以致大便燥结，口干舌燥。据已午未三时，中焦蒸蒸发热，烦闷，酉时而退。此皆湿热壅滞于脾无疑矣。且面色黄中带黑，下午足面有浮气，皆是湿势伤脾之征。法宜清肃中焦，彻去湿热，则饮食自加，而新痰不生，宿痰磨去，庶五谷精华不生痰而生血矣。血充则精神长，而肌肉可复，且秋来无疟痢之患。公曰：清肃中焦，当用何剂？予曰：二陈汤加薏苡仁、酒炒白芍药、麦芽以养脾而消痰，以枳实、黄连泄痞而去热，以青蒿分利阴阳而消其黄，葛根升引清阳之气，使肌热清，而口渴可止矣，当服十剂。公曰：先生之方善，但枳实、黄连恐体虚者不足以当之。予曰：惟此二味，适可以去公之病根，舍是则不效。缘中焦有余之疾，非此不能去，亦非它药所能代。公半信半疑，服四剂而诸疾皆愈。公遽中止，不复服完。至七日尽，果发疟疾，而以木香槟榔丸下去稠积甚多，乃追悔予言，而延之诊。予教以前方仍服十剂，夜以丹溪保和丸调理，则永无疟痢之患矣。

令郎采石先生，中焦湿热生痰，痞闷，五更倒饱，且下午两股或膝下筋脉抽掣疼痛，时常暖气，面色带黄，间常梦遗。予以清气大安化痰丸、及猪肚丸二方调治而安。猪肚丸用白术五两，苦参酒炒二两，牡蛎煅过三两，为末，将雄猪肚子一具，摘去油，甘草汤洗过，将药装入肚中，缝其口，饭中蒸极烂为度，捣极匀为丸，此方极健脾去湿热、固精丸也。清气大安化痰丸用白术四两，橘红、半夏、山楂各二两，黄芩、黄连俱生姜汁炒，各一两五钱，枳实、栝蒌仁各二两，白芥子、萝卜子各炒一两，姜黄碱水煮干一两，青黛五钱，麦芽取曲打糊为丸，绿豆大，每食后及夜，茶送下二钱。

令孙女才六岁，忽发寒热一日，过后腰脊中命门穴间骨节肿一块，如大馒头之状，高三、四寸，自此不能平身而立，绝不能下地走动，如此者半年。人皆以为龟背瘤疾，莫能措一法。即如幼科治龟背古方治之亦不效。予曰：此非龟背，盖龟背在七、今在下部。必初年乳母放在地上，坐早之过，此时筋骨未坚，坐久而背曲，因受风邪，初不觉，其渐入骨节间而生痰涎，致令骨节胀满而大。不急治之，必成痼疾。今起未久，可用万灵黑虎比天膏贴之，外再以晚蚕沙醋洗炒热，绢片包定于膏上，带热熨之，一夜熨一次。再以威灵仙为君，五加皮、乌药、红花、防风、独活，水煎服之。一月而消其半，骨节柔软，

不复肿硬，便能下地行走如初矣。人皆以为神奇。此后三个月，蓦不能行，问之足膝酸软，载身不起，故不能行。予知其病去而下元虚也，用杜仲、晚蚕沙、五加皮、薏苡仁、当归、人参、牛膝、独活、苍耳子、仙茅，水煎服二十剂，行动如故。

闵文学蜃楼，患虚损咳嗽，昼轻夜重。乃政丁氏，长兴富翁女也。躯其肥，性其躁，患痛风，手不能沐栉，足不能履地，凡痛处略肿，呻吟喊叫。比有朱远斋氏，为时推重，夫好倚朱治者七越月，纤毫不减。吴九宜翁乃举予治。至其家，蜃楼大兄岳楼，旦暮与偕。诊毕，语岳楼曰：令弟之症，虽易见功，然非百日不能断根。丁氏症，十日便可刈其根，但恐不能尽五剂，奈何！岳楼曰：何谓也？予曰：令弟咳嗽，由肺火未清，误服参术太过而然。但为清肺利肺，咳可立止，止后以补心安神之剂养之，则万全矣。药用麦门冬、桑白皮、白芍子、贝母、桔梗、甘草、黄芩、枳壳，十帖咳嗽全止。惟心血不足，神不固精，以酸枣仁、远志、麦冬、莲花心、丹参，调养百日，果能出户肄业。丁症乃湿痰凝滞经络作痛，朱公作血虚而投以地黄、芍药、当归、人参、牛膝之类，宜其痛愈加而病愈久也。今必须燥湿流动之剂，疏决一番，庶经络通畅，虽不服补剂，而五谷精华足以自充。但疏决之剂，不能止痛，恐其不信余而中止也。岳楼曰：先生既已言明，惟命是听。用二陈汤加乌药叶、苍术、僵蚕、海桐皮、南星，服至五帖，果不悸而欲止药。岳楼曰：孙君已先言十帖见功，今过半，何不勉强而使功亏一篑哉？又服一帖而止，百般强之不从。乃扬言曰：请医疗痛而反加痛，吾何药为，后四剂断断乎不敢奉命矣。时已申刻，予知其富家娇态，亦不强服。随以芫花醋炒过三分，海金沙一分为末，白汤调下。至晚泻一次，下稠痰半盆。足痛减大半，稍能动止。初更后吾辈酒犹未散，忽服云腹中大痛，促予进看。行至后堂，内中人出而止曰：病者卒矣，不劳进看。予曰：此必痛厥，非长逝也，乌可不进一看。至即冷汗淋漓，几坐溺器，面青息断。执而诊之，手冷如冰，但六脉俱在，惟沉伏耳。知其为痛极使然，用生姜汤灌之而苏。徐语近侍女使曰：适来腹中痛甚耳。后火光溅出，肛门如焚，大响一声，不知泻下何物。众看之，乃血鳅一条，长六寸，阔半寸余，鳞目俱在，盆中尚能游动，众皆悚骇。岳楼问曰：此鳅下可好否？予应之曰：此尤物也，得下岂不好，但丁症实由痰作，予特为行痰，初不知其有虫，如是第药中有芫花，乃杀虫之物，故偶中，亦令弟之福也。次日手足皆能动，仍以二陈汤加苡仁、红花、五加皮，四帖，脱然如故。闵宅以予不矜功而益重予。

金寄闲令堂暑月患痢，小腹窘迫，胸膈膨胀，口舌焦渴。右寸关脉洪滑，左脉弦，乃气郁食积痢也。先与木香槟榔丸开而下之，微利一二度，因口渴食西瓜一片，即恶心而吐。昨日大便利后，胸膈宽快，就进饭一碗，致腹饱闷，兀兀欲吐，所吐皆痰涎。乃以温胆汤加减治之。半夏四钱，枳实一钱五分，竹茹二钱，橘红、茯苓各一钱，甘草五分，姜连八分，生姜五片，水煎服之。一饮而胸膈舒畅，便能就枕而睡，恶心顿无，痢亦寻止。

徐中宇之妇，汗出如雨，昏昏愦愦，两手无所着落，胸要人足踹之不少放，少放即昏愦益甚，气促不能以息，稍近风则呕恶晕厥。与九龙镇心丹一丸，服下即稍定，少间则又发，始知胸喉中有物作梗而痛，汤水难入，即药仅能吞一口，多则弗能咽下。乃以苏合香丸与之，晕厥寻止，心痛始萌。昨日六脉俱伏，今早六部俱见，惟左寸短涩，知其痛为瘀血也。用玄胡索、桃仁、丹皮、丹参、青皮、当归、香附。其夜仍晕厥一次，由其痛极而然。再与玄胡、丹皮、桃仁、丹参、香附、青皮、乌梅、人参、贝母、桂枝、赤芍药，服此痛减大半。乃自云心虚，有热，头眩。加山栀仁。居常多梦交之症，近更甚，以

其心虚故也。人参、石斛、丹参、贝母、当归、白芍药、酸枣仁、酒连、香附，调理全安。

金文学达泉先生令政，暑月患痢赤白，一日夜三十余度，后重腿急，口渴，小腹痛。孕已二月，幸而腰不痛。右手脉弦，左脉滑。与白芍药三钱，黄连、黄芩、当归、陈皮、香附各一钱，桂皮、木香各五分，水煎服。外与香连丸，服下后重稍轻。因进饭太早，其夜仍十数度。次早诊之，右弦减半。前药煎成，吞女金丹，一帖痢减大半，六脉已和，但软弱。此气血不足，宜从补养，用八珍汤加陈皮、香附、阿胶、条芩，一帖全安。凡孕妇痢疾，后重稍轻，腹痛稍减，独痢不止，必须补养气血为主，加调气之剂为佐，庶可保胎。斯亦丹溪虚则而痢自止之意也。

金元岩文学，下午发热，痢下红多白少，一日夜七十余度，后重下坠，饮食不思。左脉细数，右脉滑，此阴虚之候。询知二日前曾梦遗，续得痢疾，阴虚明矣。但滑脉主食积。法当先补后攻。乃与小建中汤一帖，白芍药三钱，桂枝七分，粉草、酒连、酒芩各八分，当归一钱，槟榔五分，水煎饮之。夜半复诊，脉稍宽指，改与枳壳三钱，桃仁一钱，当归四钱，煎熟，吞木香槟榔丸一钱五分。至天明大便泻三次，则见粪矣。次日午进饭，又食火肉，随即大便频，并后重如前，与山楂枳术丸一服不效，再为诊之，六部皆虚软无力，独右关滑，此进肉、饭太早，脾弱不能消磨，宜健脾气兼为升举。人参、黄芪各二钱，白术一钱，升麻三钱，防风、藿香、炮姜、粉草各五分，白芍药一钱半，茯苓八分，连进两帖，痢减而后重宽，因食狗肉过多，复伤脾气，前方加砂仁、山楂，调理痊愈。

金文学达泉先生，因食肝白肠肉伤，续又胃风，就成疟痢，日夜四十余度，小腹痛甚，每登厕汗出如雨，下迫后重，小水涩痛。头疼口渴，下午发热，天明始退。左脉浮弦而数，右软弱，中部稍滑。此肉伤饮食，外感风邪，疟痢并作。法当速治，否则深秋阳气潜藏，邪因陷下，未易瘳也。乃先与柴苓汤一剂，小便即清，不痛。疟发时寒多热少，晚与人参败毒散加减。人参、干葛、防风、桂枝、粉草、茯苓、枳壳各五分，柴胡、白芍药各一钱，水煎饮之。次日头痛痢疾俱减，夜才起三次。改与补中益气汤加酒芩、桂枝、白芍药，其夜疟止，但微热，再改胃风汤，人参、白术、桂皮各二钱，白芍药四钱，当归一钱五分，茯苓、川芎各八分，酒芩、酒连各一钱，炮姜二分，地榆五分，服后寒热疹迹。夜起一次，已是真粪。前方减去桂枝，再三剂而巾栉出户矣。

金寄闲先生，七月既望，患头痛口渴，汗大泄不敛，呕恶发寒热，间日一发，而发于阳日，乃为诊之，两寸洪大有力，左浮弦而数，右脉稍软，亦弦长。此少阳与阳明合并为疟。以柴葛解肌汤主之。柴胡、葛根各二钱，白芍药、石膏各三钱，粉草、桂枝各五分，知母一钱，姜三片，水煎饮之。次早左脉稍退，乃与补阴益血何首乌丸截之，又与黄芪芍药汤一帖，以防作痢。白芍药、石膏、黄芪各三钱，桂枝五分，知母、粉草各一钱，柴胡七分，姜三片，煎服，后加人参七分，疟竟全止而向安矣。

淮阴胡少泉翁，丽水县三井也。令郎年弱冠患梦遗，百治不应。体倦而气弱，食少而汗多，四肢酸软，头眩，肌热，将成瘵疾。知予在理刑吴比部衙中，敦余为治。其脉两寸短，左寸尤甚，余部滑数。余曰：郎君之脉，心气大弱，盖心者，神之舍；神者，精之主。神旺始能固精。今遗不禁，由神弱不能固摄其精，致多妄泄。时近端阳，诸症丛集，乃兼症夏病也。法当养心安神，庶几不成瘵。翁曰：然。前此诸公，每为滋阴降火，多不见功，徒见损脾减食。今先生主以养神，愿以先生是听。乃与人参、黄芪、石莲子、酸枣仁、莲花心、石菖蒲、远志、当归补心安神为君，俾精固汗敛。经曰：汗者心之液。汗多则心血愈虚，故佐以甘草、白术、黄柏、麦门冬、五味子兼治症夏，使饮食加而四肢壮，缓而图之可万全矣。药进甚妥，竟以

此方调理，果精固神全，肌热尽退。又令爱及笄，头痛微热，经水愆期，日多咳嗽，食渐减，肌渐消，口渴，睡卧不宁，喉中血腥，四肢不劳而疲，体不动而汗，六脉弦而且数，左关长出寸口。余以逍遥散加石斛、丹参、牡丹皮、酸枣仁、山栀子、麦门冬，调理而瘳。

又一文学，贫士也，忘其姓氏。与胡少泉翁为硕交。有奇疾，两足不酸不痛，每行动，绝不听其所用，或扭于左而又坠于右，或扭于右而坠于左，之玄而行，不能一步步止走。此亦目之稀觏，竟不识为何疾，书无所考。予臆度之，由筋软不能所致，故行动则偏斜扭坠也。夫筋者，肝之所主，肝属木，木纵不收，宜益金以制之。用人参、黄芪、白芍药以补肺金，薏苡仁、虎骨、龟板、杜仲以壮筋骨，以铁华粉专制肝木，炼蜜为丸，早晚服之。别后三载，族侄理问公敬亭南还，道出淮阴，胡少泉寄语云：向者铁粉所愈之疾，淮人极以为奇，远迩敦录其方，布传以颂，自恨贫儒，勿能致一芹为谢，且暮额手南斗，以识不忘云。

一吴氏妇，有隐疾，其夫访于予，三造门而三不言，忸怩而去。后又至，未言而面先赭。予因诘之曰：诸来诣余者，皆谓予能为人决疑疗急也。今子来者四，必有疑于中，疑而不露一语，虽百来而疑终不可决，疾终不可去矣。且盈天地间怪事甚多，非圣智所能尽识，然亦非圣智不能通疗也。彼《折肱录》、《医说》、《医鉴》等集，怪症猬毛，假非明哲决而治之，何以扩后人之闻见也。其夫乃俯首徐应曰：言之无任主臣，先生长者，即言之，谅无叹。山妇子户中突生一物，初长可三寸，今则五寸许矣。状如坚筋，色赤，大可拱把，胀而且痛，不便起止，憎寒壮热，寝食俱减。羞涩于言，每求自尽。闻先生能为人决疑疗怪，不啻扁、华，特相访而祈一决。予曰：疾成几年？对曰：将百日。予曰：盖凡所谓怪者，耳目无所闻睹，书籍无所注载。今所言者，乃阴挺症也。书有所征，奚足言怪？夫曰：阴挺何自而生？何法而治？几何月日而可愈也？可无妨于生育否？予曰：子户属厥阴肝经，肝属木。肝有湿热，故生阴挺，犹木有湿热而生蕈然。法当以龙胆泻肝汤及猬皮散，当归、黄芩、牡蛎、猬皮、赤芍药为末，每用二钱，空心米饮调下。即而治之，大计月余可消释也。奚生育之有妨哉？其夫合手顶礼于地曰：愿如药王言，敢微一料。随按法措剂，畀之而去。甫三月，来报云前疾果如所言，消释无痕。兹为汛期一月不至，敢问。予曰：此有身也。夫曰：疾才愈，未必即能受身，恐防他疾。予曰：前恙乃肝经有余之疾，肝为血海。书云：女人血盛则怀胎。据血盛行当先期。今汛逾期，实孕耳，匪病也。后果足月而产一子。

前丘一染匠之妇，腹痛两月矣。或以为寒，为热，为气，为虚，为食积，为虫，递尝试之转加。一医与膏药如斗大者一个，满腹贴之，痛益剧。乃揭去膏药，即贴牢不可起，火熨油调，百计不能脱分寸，如生在肉上相类。无可奈何，知子在吴乡宦宅中，乃买舟就予诊。及抵吴门桥口，匠偕乃母乃姑四人尽力扶挽，绝不能动移一步。岸上环视如堵，莫不语匠曰：病势若此，时刻难抵，固乃强其起而欲污吾桥口耶？匠乃止妇舟中，起而垦予为治。至舟中，见其面色苍黑。及伸手求诊，皮肤燥若老松树皮之状。六脉皆洪数。问其腹中之痛何在？匠即为解衣露腹指其痛所，始知膏药粘牢之故，此甚希觏。叩其不能举步之由，妇曰：非力弱不能行，乃左脚不可动，动即痛应于心，是以一步不能举也。予俯思，若色若脉，皆非死候，胡治而益剧也？此必肠痈，左脚莫能举是其征也。与营卫返魂汤，加金银花为君，与四帖，酒水各一碗煎服。一帖痛稍减，二帖下臭脓半桶，痛全减。腹上膏药不须手揭，自脱而下。由热去而膏脱也。四帖完，其妇同匠诣吴宅拜谢予，并求善后之方。吴宅见之，一族皆惊。

王祖泉，大便里急后重，腹痛，日夜下紫黑稠粘二四十度。市中凡有名者，雷同痢治。自秋历冬，三越月不瘳。形色瘦瘁，匙箸厌举，

即勉强，仅一盏而止，眼阖懒开，悉以为不治弃去。访余脉之，六部滑弱，观其所下之色甚晦，如苹齑汁之状。予曰：观此色，非痢，乃脏毒下血症。《医说》中人参椶皮散，正此对脓剂也。即制与之，其夜果减半，终剂全愈。方以人参、椶根白皮各二两，为末，每空心米饮调服二钱，忌肉汁、生菜、鱼腥。

癸巳秋仲，南都大司马袁洪溪老先生，以兼署工部都察院，操江印日，冲暑往来各衙门，而经络其政事，致发热燥渴。因解燥渴，而过食水浸瓜梨新藕，遂成泄泻，小水短少。医以胃苓汤加滑石、木通、车前子利之而泻止。大便又因之结燥，艰涩不堪。乃用润肠丸，复泻不止。又进以前通利之剂，泻虽止而小水竟不得流通直遂，脐下胀急。立起解之，则点滴不出，卧则流之不竭，以顿取夜壶，致通宵不得寐也。治半月余，而精神削，寝食废。闻予寓崔勋部衙，而征予治。初见即告以受病之源，又谓都城诸医俱不识为何症。将认为癃，则立解时点滴不出；认为秘，卧则涓涓而流；谓为脾约，大便又不结燥；谓气虚下陷，心血不足，而补中益气汤与安神丸，服过十昼夜无益。雅闻先生高手，愿一诊以决之。探其脉，两寸短弱，关缓大，两尺洪大。语之曰：此余暑未解，而司马素善饮，湿热流于下部也。今已下午，恐诊之未准，俟明早细察而再定方。公曰：延颈吾子久矣，适所言近似，愿亟求一剂饮之，饶夜间一睡。予不得已，以益元散三钱，煎香薷汤进之，略无进退。次早复诊，六脉如昨。予思之而恍然悟。又语之曰：此症尿窍不对也。司马曰：名出何书？予曰：《内经》云：膀胱者，脬之室也。脬中湿热下坠，故立解而窍不对，小水因不得出，卧则脬不下坠，而尿渗出膀胱。亦以窍不对，小水虽涓涓而流，亦不能通达直遂，故了而不了也。治惟提补上中二焦元气，兼清下焦湿热，斯得矣。又有一法，今气虚下陷已久，一两剂未能取效，安得伏枕而睡？且此不寐，非心血不足之故，因着心防闭小便之了而不了而不敢寐也。暂将旧衣或布衬于席上，不必防而任其流出，又免取夜器而劳动其神，自然熟睡矣。以补中益气汤提补上中二焦之元气，加黄柏、知母，祛下焦之湿热，去清阳升则浊阴自降，脬无湿热则不下坠，窍可对而病可瘳矣。司马忻然请药，夜如法衬之，果嘻然一睡，相忘其尿之出不出也。次早视衬布，虽湿而不甚。以久不阖目，得此一睡，神气顿回，胸臆爽快如未病者。调理四日而病全安。司马大喜，而欲留久住，缘漕运李公相延之亟，勿克也。差大马舡，鼓吹送予阡关而还。

崔百原公者，河南人也。年余四十矣，而为南勋部郎。患右胁痛，右手足筋骨俱痛，艰于举动者三月，诸医作偏风治之不效。驰书邑大夫祝公征余治。予至，视其色苍，其神困，性多躁急。诊其脉，左弦数，右滑数。时当仲秋。予曰：此湿痰风热为痹也。脉之滑为痰，弦为风，数为热。盖湿生痰，痰生热，热壅经络，伤其营卫，变为风也。公曰：君何以治？予曰：痰生经络，虽不害事，然非假岁月不能愈也。随与二陈汤加钩藤、苍耳子、薏苡仁、红花、五加皮、秦艽、威灵仙、黄芩、竹沥、姜汁饮之。数日手足之痛稍减，而胁痛如旧。再加郁金、川芎、白芥子，痛俱稍安。予以赴漕运李公召而行速，劝公请假缓治，因嘱其慎怒、内观以需药力。公曰：内观何为主？予曰：正心。公曰：儒以正心为修身先务，每苦工夫无下手处。予曰：正之为义，一止而已，止于一，则静定而妄念不生，宋儒所谓主静。又曰：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作何气象。释氏之止观，老子之了得一万事毕。皆此义也，孟子所谓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长，是其工夫节度也。公曰：吾知止矣。遂上疏请告。予录前方，畀之北归，如法调养半年，而病根尽除。

孙文垣医案　卷三

明　新安　孙一奎文垣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新都治验

琼兄内伤饮食，外感风邪，洒淅恶寒发热，烦躁不宁。已经表汗泻吐之后，小水短赤，口渴腹中疼，夜不能睡，耳聋气塞，神魂不安，懊恼不已。予脉之，两寸滑大，左关弦，右关滑，两尺皆弦皆七至。据此乃少阳阳明两经合病。仲景云：渴而小便不利者，当利其小便。先与柴苓汤加竹茹进之。耳稍聪，稍得睡，热仍不退，闻食气即呕，以济生竹茹汤加人参、麦冬、黄连与辰砂六一散三钱，服后神稍清，手足心仍热，用竹叶石膏汤而热亦不退，且懊恼殊甚，合目即谵语。按仲景谓伤寒汗吐下后懊恼不得眠者，热在心胸之间，宜轻涌之。以栀子豆豉汤主之。服后晚间仍不得眠，两耳气塞难当，改以小柴胡汤合白虎汤进之，即得睡。睡中汗出二次，耳顿通利。因进食早，又发热口渴，舌上黄苔，此阳明余热复萌，乃用石膏七钱，甘草一钱，知母三钱，黄连一钱五分，百合、竹茹各一钱，竹叶三十片，急进而热全退，始得获安。

程龙邱翁每行动即作热发渴呕恶，腰与环跳常痛，脉左沉细，右寸滑，关尺濡弱，此上焦有痰火，下焦有湿热，治当流湿舒筋，然后施补。先用苡仁三钱，苍术、威灵仙、黄柏、乌药叶、紫荆皮各一钱，红花、桂皮、防己各五分，水煎服。外以鹿茸、虎骨、晚蚕砂、仙茅、黄柏、龟板、苍术、牛膝、杜仲蜜丸服之而安。

汪松岗翁原伤于酒夜分有热，咳嗽咯血，不思饮食，左胁气不调，左寸脉芤，关涩，尺弱；右寸短，关滑。此胃中痰火正旺，气血俱虚，宜先清胃保肺，然后大补。麦冬、知母、寒水石、甘草、紫菀、人参、牡丹皮、白芍药、当归、贝母、桑白皮煎服。一帖，红仍未止，加侧柏叶、茅根四帖而红止。过后四月，又为怒气所伤，血又动，左不能睡，桃仁、滑石、红花、当归、人参、贝母、山栀、甘草、香附、青皮、牡丹皮煎服而安。予嘱渠令子曰：寄语令堂，诸凡得意事可与尊翁知之，如不得意者切不可使之闻也。盖肝为藏血之所，况血去多，肝火刚燥，心主不足。《内经》云：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不可不谨防之。且左不得眠肝胀可知，予甚为尊翁虑。后三年，果为怒复，乃命使迎予，予固辞谢曰：何曾叮嘱，今病之来非不佞所堪任也。不逾旬而殁。

族妹经不行者八十日，每饮食入腹即疼痛，必尽吐出乃止。居常亦吐酸水，上焦热，下焦寒，大便半月始一行，食饮不进者四十日。六脉皆数，左滑右软弱。妹能事者，以其夫多病，且不谙世故，由是悒悒，病从思虑而得，恐成膈症。今大便燥结、吐酸乃膈之征，急宜拂虑，庶药有功。先与丁灵丸一粒而吐止，继用温胆汤加大腹皮、姜连痛吐全安，改以二陈汤加香附、条芩、山栀仁、丹参、砂仁调理两月，经行，大便始润，而膈症斯不作矣。

孙华野，脉沉弦而数，喉痛颊车肿，两太阳作胀疼，遍身皆胀痛，憎寒发热，乃痰火上壅而变风热，将欲作毒也，宜急治之。薄荷、甘草、升麻、白芷、石膏、枳壳、天花粉、桔梗、大力子、连翘、玄参，一帖而愈。

显兄，每辛苦及酒多则咯血数口，脉两寸

皆短弱，关尺洪数。此胃中有痰火，而下焦有阴火，由壮年酒色所伤故耳。以丹参、滑石各三钱，白芍药二钱，麦冬、贝母、桃仁、紫菀、牡丹皮各一钱，当归七分，甘草五分煎服而安。

敝邑吴遂兄，木商也，在吴兴年七十。因冒雨劳力汗出，又以冷水澡浴，因而发热，口渴，心与背互相胀痛，小水长而赤，舌上黄苔，夜不得卧，眼目如金，皮肤尽黄。吴兴之医见之远走，不敢措剂，谓其年高不宜此病。谦劝回家，乃敦访于治。诊得左脉浮数，右濡弱，两手皆有六至。予曰：此湿热发黄症也。病虽重，年虽高，有是症当有是药，毋用仓惶。乃以柴胡三钱，酒芩、葛根、青蒿、香薷、天花粉各一钱，人参七分，粉草五分，连进二帖，晚得微汗即能睡，次早热退其半，舌苔稍淡润不焦燥矣。胸膈余热作烦，身黄如旧，以竹茹、青蒿、葛根各一钱，人参、麦门冬、天花粉、知母各八分，白芍药六分，二帖，热退食进，精神陡长。后于补中益气汤加青蒿、麦门冬、天花粉十帖而眼目肌肤之黄尽释然矣。吴兴诸公悉服其精当，各录方而传。

族侄文学明之，以作文过劳，痰火上逆，大吐痰沫，因而呕血，一涌数碗。昏晕汗出，奄奄而卧，略不敢动，稍动即呕吐而血随出，色鲜红。饮食汤水皆不敢入，入即吐而眩晕，血即随之。里有婺君程闻野氏为之诊，骇而走曰：血如涌泉，体热脉大，眩晕而药食难入，似无佳兆。乃速予治，予诊视毕，语其乃兄勉之曰：可生也，何举家张惶若此？勉之以程言告予，予曰：看症要圆活，勿拘泥。据经云：心主血，肝藏血。又曰：怒则气上。又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今右脉弦大，右脉虚大，明之不独作文劳心动火，且亦被怒伤肝，抑又为暑所逼，以致木火上升，眩晕作吐。经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呕吐逆皆属于火。又诸动属火。内为木火上冲，外为暑气所迫，故吐而汗多血随吐出也。医贵识病，有是病则有是药。予特以白丸子三钱，解其暑气，清其痰饮，抑其冲逆，则吐可止，吐止气平则血自能归经。服后果嗒然而睡，醒则吐止食进，眩晕寻已。继用滑石、香薷各三钱，甘草五分，黄连、白扁豆各一钱五分，竹茹一钱，四帖全安。

族嫂程氏，年近五十，患咳嗽吐臭脓血，一日夜一碗余。发热昼轻夜重，肌肉大瘦，六脉浮而洪滑且数。人皆谓：呕血身热脉大，法在不治。予曰：此非吐血比也，此系酿酒伤肺，又为怒气所触，瘀血浊痰滞于肺之气窍，无从而出，久之化而为脓，成肺痈也。治宜开肺窍，活血化痰，使脓尽当自愈也。诸人治之，二年不效，予教以白及、薏苡仁各三钱，牡丹皮、桔梗、茜根、归尾、山栀子、贝母、白芍药各一钱，甘草、葶苈子各五分，三十帖。痊愈。后寿七十三，以它病而终，此疾再不复发。

族侄媳叶氏，年三十，身、面、四肢浮肿，渐而入腹，腹大不可言。眼泡肿而无缝，饮食大减，小水不利，此气滞水胀也。以大腹皮、茯苓皮、姜黄、苍术、厚朴、泽泻、木香、乌药、陈皮服四剂，而眼目能开。饮食稍进，即为食伤而复肿，予改用七伤丸调理全安。

族侄孙伍仲立年，善饮好肉，小便血淋疼痛。予以滑石、甘草梢、海金沙、琥珀、山栀子、青蒿、茅草根煎膏为丸，梧桐子大，每空心及食前灯心汤送下三钱，不终剂而愈。后五年，因子迟，服补下元药过多，血淋又发，小便中痛极，立而不能解，必蹲下如妇女小解样，始能解出，皆大血块，每行一二碗余，如是者半月。诸通利清热之剂，靡不遍尝不应，脉俱洪数，予以五灵脂、蒲黄、甘草梢各二钱，小蓟、龙芽草各三钱，水煎空心服，二帖而痛减半，血仍旧。改用瞿麦、山栀子、甘草各二钱，茅根、杜牛膝、连叶车前草各三钱，生地黄、柴胡、黄柏、木通各一钱，四帖痛全减，血全止，惟小便了而不了，六脉亦和缓不似前矣。后以人参、葛根、青蒿、白术、茯苓、甘草、白芍药、升麻、黄柏、知母调理万全。

令眷，辰州太守石峰公女也。吐红发热，经水二十日一行或一月行二次，白带且多，胸膈饱胀，脉洪数。以丹参、生地、山栀子、白芍

药、小蓟、鹿角胶，水煎。临服前加入童便一酒杯，二十剂而瘳。

亮卿令爱，右目红肿，如腹中饱，眼乃能开；饥则眼不能开。此疳积虚寒症也。以夏枯草二钱，甘草、谷精草各一钱，香附一钱五分，煎服。四帖而安。

侄孙少竹，大学生也，眼红肿胀。余云谷以苦寒治时疾之剂与之，眼愈肿且增两太阳痛。前药中再加石膏，不惟眼肿不消，头痛不止，且令遍身胀闷，寝食俱废。予为脉之，弦大而无力，乃用蔓荆子、桑白皮、柴胡、香附、夏枯草、甘草、芽茶，一帖而痛定，两帖肿消，四帖全瘳。

一仆妇，产后恶露不尽，腹中作痛，且冒风咳嗽，呕吐，头晕，脚麻不知痛痒，亦不能转侧。与糖球子、紫苏、旋覆花、乌药、五灵脂、茯苓、川芎、当归、泽兰叶、玄胡索加砂糖，煎服而痛止，再进恶露行，咳嗽呕吐皆愈。

上舍程好吾公令孙，右耳后生一毒，肿痛，遍身生大泡疮，憎寒发热，与金银花、当归尾、甘草、赤芍、连翘、姜蚕、大力子、玄参，两剂而消。

华岳令堂，年五十余，向来小水短少。今则右背盐匙骨边一点痛，夜尤痛，已经半月，医治不效，辗转加剧，即子右边手臂、肢节皆胀痛，筋皆暴起，肌肉上生红点子，脉两手皆滑数，右尺软弱，乃湿热伤筋而成痛痹，以东垣舒筋汤为主，羌活、升麻、桃仁、麻黄、红花、当归、防风、甘草、独活、猪苓、黄柏、防己、知母、黄连，两帖痛减肿消，再亦不发。

由溪程两峰丈内人患血痢，里急后重，呕吐不纳谷，两寸脉洪大，以竹茹温胆汤加姜连、滑石、橘红、酒芩，水煎服。二帖大便结实，脓血皆止，惟后重。与枳壳、当归、芍药、生地、桃仁、条芩、甘草、滑石、酒连，四帖全安。

由溪程七护兄，脐腹右边疼痛，小水短少，大便四日未行，呕吐不能进食，舌上白苔，面青手冷，势甚危急。脉之左沉伏，右滑大有力。予曰：此痰格中焦，气闭下焦，故大小便秘而不利，气逆呕吐也，不急治即无救矣。与柏树东行根皮二钱，滑石三钱，桃仁、青皮、枳实、槟榔各一钱，水煎服之。夜半吐出胶痰碗余，大便未行，痛亦不减。次日改用玄胡索五钱，水煎，临服调下玄明粉三钱，辰刻服下，午刻痛减大半，未刻大便始行，右脉平而左脉起矣。觉体倦无力，以生脉散加甘草、山栀仁、黄柏、芍药、苡仁、陈皮调理如故。

由溪程社贵兄，先醉酒，后御色，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极，脉仅四至。先医以郁火为治，投以寒凉痛更增极，三日前所食西瓜仍吐出不化。乃翁以为阴症伤寒，欲用附子理中汤，不决，逆予治之。予观其面色青，惨叫痛而声不扬，坐卧烦乱。予曰：此霍乱兼蛔厥症也。先当止痛安蛔，后理霍乱可免死也，迟则误事矣。急用五灵脂醋炒三钱，苍术一钱五分，乌梅三枚，川椒、炮姜、桂心各五分，水煎饮下，痛减大半，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陈皮、山楂、五灵脂、茯苓，两帖全安。

汪松岗令眷左胁疼，咳嗽内热，每咳则胁下吊痛，寝食大减。与青皮、香附、甘草、芍药、诃子、山栀子、贝母、茯苓、柴胡、桃仁、滑石，人参水煎饮之，热除痛减。

文学赞皇令堂，产后左胁痛甚，咳嗽痰不易出，内热气壅不能伏枕。予以栝蒌仁六钱，桑白皮、紫苏子、杏仁、半夏、桔梗、枳壳各一钱，水煎服之而气壅定，嗽渐减除。外与保和丸及七制化痰丸而安。

许少峰，胃中有痰，肝胆经有郁火，心血不足，面色黑而枯燥，肢节疼痛，健忘，精神恍惚，内热，将有中风之兆。左寸细数、关弦数，右关重按滑，两尺弱。治以清肝胆之郁火而养心神，消胃中之痰涎而生气血，使神帅气，气帅血，气血周流，经络无壅则诸疾不期愈而自愈矣。何中风之有哉？用石菖蒲、黄连、白茯苓、半夏、酸枣仁、天麻、橘红各一两，牛胆南星二两，白僵蚕、青黛、木香各五钱，柴胡七钱五分，竹沥生姜汁打神曲糊为丸，绿豆大，每食后及夜茶汤任下二钱，一日二三次，服完神

气大健，肢节皆舒，面色开而手足轻健，种种皆瘳。少峰曰：吾生平服药少效，不期此方之神若是，不惟自服有功，即诸亲友有痰火者服之莫不响应。

朱宅女眷，经水行，一月不止。每黄昏先寒后热，夜遍身疼痛，胸前胀闷不通，必欲大喊叫嘶，用手于喉中斡而吐出痰涎乃宽，今且渴甚，此痰饮症疾。今饮食不进，夜如见鬼者，乃热入血室也。用小柴胡汤加生地黄、丹皮、陈皮、桃仁两帖后，以白术三钱，何首乌二钱，陈皮、麦芽各一钱，乌梅一枚，生姜三片，水煎服之，而寒热止，诸症皆安。

孙熙宇肢节肿痛，痰多呕恶，胸中气不畅达，语言亦不清利，夜梦皆亡人野鬼追陪，精神惨恶，惊恐不安，且汗多不止，饮食减三之二。远近名家，医治逾月不应，敦予为治。诊其脉，左手甚弱，汗多故也。右手滑大，痰饮湿热而然。法当补敛，前医皆作风治而用疏散，泄其元神将成柔痉。予以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白芍药、当归、茯仁、陈皮、石斛、木瓜、甘草、白术、桂枝，服此汗大敛而神思稍清，吐亦止矣。惟饮食不思，夜梦与亡人同游为恶耳。改用人参、黄芪、枸杞子、茯仁、白术各一钱五分，当归、远志、茯苓、木瓜、陈皮各一钱，甘草五分，水二盅入雄猪心血一枚，煎作八分，饮之，四帖乃能睡，始梦生人，不复梦亡人矣。

爱泉，上年十月因伤风咳嗽，即时声哑，继闻父伤过忧，右边不能贴席而睡。医以滋阴降火之剂治之，半年肌肉大削，大便溏泻，饮食减少，咳嗽声哑有加，喉且疼痛。迎余为治，诊得六脉俱弦数，此忧伤肺、思伤脾症也，危急甚矣。以白术、茯苓、陈皮、粉草、茯仁、桔梗、柴胡、桑白皮、酒炒白芍药、泽泻、麦芽、山楂，煎服一日，再以荆芥、桔梗、玄参、甘草、茯苓、白芍、酒连、扁豆、山药、山楂、木通，服此而右边可睡矣。改用参苓白术散加白芍药、乌梅、诃子、酒连、山楂，调理而愈。

侄妇戴氏，有孕已五月矣。忽血大下，午后发战，六脉俱数，左寸滑大，右关搏指，左关软弱。予以白芍药二钱，生地、阿胶、人参、蒲黄各一钱，柴胡、香附、地榆、荆芥穗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午后发寒热，每夜凡三次，头痛恶心，腹中块硬，所下血块甚多，心下怯力，此虚无疑也。以补中益气汤加阿胶、炮姜、白芍药、乌梅煎服。下午右眼白珠发一白泡，光肿下垂，而面亦肿，此虚火游行无制之症。其夜大发寒热，指爪皆黑，唇白，汗大出，腹中作痛牵引两乳皆痛，仍以补中益气汤加阿胶、白芍药、桂枝、五味子、麦冬，服后热退，汗止，渴除，神气稍定，乃有生意。次日咳嗽而胎堕，即以独参汤继服，其夜肠鸣泻二次，以人参、白术各二钱，炙甘草一钱五分，炮姜一钱，桂心、茯苓各五分，陈皮七分，莲子、大枣煎服，后因咳嗽以四君子加炮姜、五味子、紫菀调理而愈。

灵岳乃眷胃脘疼痛，手心热，头晕，舌麻，两太阳痛，背心亦胀，内热而外恶寒，必厚被盖覆，得微汗乃解。二陈汤加桔梗、杏仁、桑白皮、枳壳、青皮、白芥子、萝卜子、酒芩煎服。两帖舌觉不麻，晚因食鸡过多，膈上气滞，二陈汤加萝卜子、枳实、山楂、川芎、香附、酒连调理痊愈。

歙溪南吴人峰先生内人，两胁胀急抵于胃脘作痛，痛一阵则汗出一番，两颧红，唇口亦红，饮食汤水饮之立吐，不受者三日夜矣。予为诊之，两寸脉洪大，两尺沉微。予以井水半碗，白滚汤半碗和之，名曰阴阳汤，用此调玄明粉一钱五分服之，不惟不吐，痛减半矣，少顷大便行二次，因食豆腐及粥太早而痛复萌，唇脸皆红，此必有虫故如是也。与白芍药、桂枝、粉草、乌梅、花椒、五灵脂、杏仁水煎，痛乃定其大半，再与苍术、厚朴、山楂、枳实、茯苓、玄胡索、香附一帖，全止。但心背皮肤外疼，不能着席而睡，以川芎、当归、白术、厚朴、大腹皮、粉草、茯苓、香附、陈皮、半夏调养痊愈。

陈铁兄内人产后腹痛，发热下痢脓血，里急后重，川芎二钱，当归三钱，茯苓、干姜、肉

桂、山楂、陈皮、酒炒白芍药、白术各一钱，粉草五分，一帖而腹痛止，痢轻，后重亦除，惟发寒热多汗，改用人参、白芍药、桂枝、粉草、川芎、当归、白术、茯苓、香附、陈皮、山楂，再剂而诸症如释。

程石洲乃眷因产难子死，忧闷，小腹有块作痛，下午发热不思饮食。次早诊之，脉右大于左者三倍且数。与芎归汤加糖球子、泽兰叶、肉桂。次日下午腰腹胀痛。诘之，晌午食圆眼一斤矣，从此小腹渐胀，大便三日未行，早晨鼻衄，夜间极热口渴，脉大无绪，势甚危急，用川芎、当归、红花、桃仁、青皮、槟榔、莪术、山楂，水煎调玄明粉二钱，服后大便稍行结粪二枚，安而就寝，醒后进粥稍多，又复胀痛，腹大如斗，坚如石，气促不安，势危至此亦已极矣。乃与五灵脂、糖球子各四钱，凌霄花二钱，赤芍药一钱，服后大便通，腹软气定。始可进粥，渐有生气，但脉仍数指，此腹中积滞尚多，不可不因其时而驱去也。用糖球子、大黄各三钱，桃仁二钱，桂心、红花各五分，炙甘草七分，水煎，临服调玄明粉一钱五分，其夜下黑粪四次，热始退，上腹虽消，脐下仍大，仍以桃仁承气加山楂、滑石、红花煎饮之。五更大便行，脐腹胀又渐减，后与积块丸调理全消。是役也，女流只知女科专门为仗，故前发热腹痛止之时，彼专门不察虚实，即以常套十全大补汤投之，讵知圆眼肉初入腹之时不觉，少顷渐渐胀开，故腹亦因之而胀也。且其味甘尤能作滞，复加地黄、参、术，宁不塞其塞哉？由是而成大满大坚之症。《内经》谓：中满者，泻之于内。良以此夫。彼亦泥乎丹溪产后须当大补气血之误也。

程宅一老妪，年八十余，常头晕脚软，撑戴上身不起，行须人扶，否则眩晕，跌仆，大便溏泄，小水淋沥，此下元虚惫所至。以人参、黄芪、白术、薏苡仁各二钱，山茱萸、杜仲、茯苓各一钱，陈皮、山药、粉草各八分，八帖而愈。

文学程道吾先生令眷夜为梦魇所惊，时常晕厥，精神恍惚，一日三五发。咳嗽面色青，不思谷食。日惟啖牛肉脯数块而已。时师屡治无功。吴渤海视为寒痰作厥，投以附子、肉桂而厥尤加。逆予为治，诊左脉弦，右脉滑，两寸稍短。道吾先令眷二皆卒于瘵，知其为传尸瘵症也，不易治之。乃权以壮神补养之剂，消息调理，俟饮食进，胃气转始可用正治之法，姑用人参、茯苓、柏子仁、石菖蒲、远志、丹参、当归、石斛以补养神气，以陈皮、贝母、甘草、紫菀化痰治嗽，服半月而无进退。乃为制太上浑元丹，药用紫河车一具，辰砂、鳖甲、犀角各一两，鹿角胶、紫石英、石斛各八钱，沉香、乳香、安息香、茯苓、紫菀、牛膝、人参各五钱，麝香五分，炼蜜为丸，赤豆大，每早晚盐汤或酒送下三十六丸。又制霹雳出猎丹，药用牛黄、狗宝、阿魏、安息各一钱，虎头骨五钱，啄木鸟一只，獭爪一枚，败鼓心破皮三钱，麝香五分，天灵盖一个，炼蜜为丸，雄黄三钱为衣，每五更空心葱白汤送下五分，三五日服一次，与太上浑元丹相兼服。才服半月，精神顿异，不似前时恍惚矣，但小腹左边一点疼，前煎药中加白芍一钱，服之一月，精神大好，晕厥再不发矣。次年生一女，其宅瘵疾从此再亦不传。

一仆妇，年三十，患瘟疫一月余矣，非劳复即食复，今则发热咳嗽，胸胁痛，耳聋口渴，大便七八日不行，不知人事。乃与柴胡、石膏各三钱，瓜蒌、桔梗、枳壳各一钱五分，黄芩、前胡各一钱，天花粉八分，甘草五分，黄连八分，急煎服之，人事稍清。因大便不行，次日以大柴胡汤下之，又次日大便虽行热仍不退，改以柴胡二钱，白芍药、黄芩、麦门冬各一钱，天花粉、茯苓、甘草各六分，四帖而愈。

参军程方塘翁，年六十四，向以殊胤服温补下元药太多，冬月下身着单裤立溪边督工，受寒致筋骨疼痛，肩井、缺盆、脚、膝、跟、踝、手肘、掌后及骨节动处皆红肿而痛，卧床褥三年。吴中溪视为虚而用虎潜丸；吴渤海视为寒而用大附子、肉桂、鹿茸。徐东皋认为湿，周鹤认为血虚，张甲认为风，李乙认为历节，百治不瘳。腿间大肉尽消，惟各骨节处肿大而疼。

予适在程道吾宅，乃逆予。诊之，其脉弦涩有力，知其为湿热痰火被寒气凝滞固涩经络也。第为药剂不对，故病日加。所取者目中精神尚在，胃气仍未全损，但小水解下，以瓦盆盛之少顷则澄结为砂，色红而浊，两膝下及脚指皆生大疮，疮靥如靴钉状，此皆平昔服温补春方所致。病虽久，年虽高，犹为有余之疾，不可因高年疾痼弃不治也。乃特为先驱逐经络中凝滞，然后健脾消痰，俾新痰不生，气血日长，最后以补剂收功，斯得矣。翁生平好补畏攻，故进门者皆务迎合，予独反之。以新取威灵仙一斤，装新竹筒中，入烧酒二斤，塞筒口，刮去筒外青皮，重汤煮三炷官香为度，取出威灵仙晒干为末，用竹沥打糊为丸，梧桐子大，每早晚酒送下一钱，一日服二次。五日后大便泻出稠粘痰积半桶，肿痛消去大半。改以人参、石斛、苍术、黄柏、苡仁、苍耳子、牛膝、乌药叶、龟板、红花、犀角屑、木通煎服二十帖，又用前末药服三日，又下痰积如前之半。仍以前煎药服半月，又将末药服三日，腹中痰渐少，乃为制丸药，以虎骨、晚蚕沙、苍术、黄柏、丹参、杜牛膝茎叶、苡仁、红花、五加皮、苍耳子，龟板打酒，面糊为丸，梧桐子大，每空心白汤送下七八十丸外，以丹溪保和丸食后服半年疮愈，腿肉复完，步履如故。

汪省吾暮秋患疟，三日一次，发于夜。迨次年仲春犹不能止，遍身疼，头疼，背脊疼，百治不应。即炙亦仅止得一日，次日仍发，面色青，肌肉瘦。以症参之，邪在足太阳经，用麻黄一钱五分，人参、桂枝、白芍药、粉草、知母各一钱，陈皮、贝母各七分，姜、枣煎服，诸疼减半而疟未止。以何首乌、白术各五钱，青蒿一钱，乌梅一个，陈皮二钱，生姜三大片，水煎，临发日五更服。寻常以六君子汤加黄芪、柴胡、五味子、乌梅、草果调理而愈。

江东之丈，七月初旬自浙归，连日与客手谈过劳，口中生疮，医以香薷饮、清胃汤、泻黄汤、三黄丸、黄连解毒汤、白虎汤、凉膈散。凡治上焦热症之剂，竭寒凉而进之者十一日矣。口疮日甚一日，不但饮食不进，即药亦难下咽，因疮延及于喉也。逆予为诊，其脉六部俱豁大无力。诊罢，有外科陈氏者自称喉舌专门，炫其口疳敷药之妙。予曰：汝试为口中一洗，看是何状？才开口见涎沫迷漫，不能得见肉色，陈以荆芥汤洗而引之，揽出稠涎一二碗余，倾于地上，偶见二鸡争啄之，二鸡立毙，其毒何如？此亦疾之奇者。予嘱陈曰：汝用药只可吹入喉中，切不可敷其舌，必候喉中全好，然后敷舌，待舌好再敷口唇，甚毋得概敷，恐毒无出路，反攻入喉，极为误事。陈曰：诺。予对乃翁曰：令郎之疾，乃虚阳口疮也。翁曰：当用何剂？予曰：附子理中汤，煎热待冷饮之，可救。如他药不能立功。翁曰：疮乃热症，况上身已热，又天时酷暑，大热之剂其敢进乎？予曰：此阴盛格阳之症，初未尝如此，因服寒凉过剂激之使然尔，翁不看其两足膝下皆冷乎？翁用手探足下果冷，乃欣然听用。用人参、白术各三钱，大附子、炮姜、炙甘草各一钱，水煎冷与之，服后即鼾睡达旦，次早便能食粥半盏，足膝下渐暖，药仍如前。早饭后，予与二三友散步山溪，午刻归来，乃见举家大恸于地，见予至，哭语予曰：不可为矣！本是热病误服热药，今舌肿大，塞满口中，不能言语，死在顷刻，奈何？奈何？予骇然应曰：安得有是不祥语也？今晨诊脉与昨不二，适往返不过二时许，何倏尔有此大变乎？待予再诊决之，及诊六脉渐敛较昨大有神气，面色亦和，独舌胀大。予心知为陈寒凉敷药所致也。乃诘陈曰：我别后可用敷药否？陈点首曰：已二次矣。予抚翁及诸人曰：无恸，立看予为翁消之。急取官桂研末五钱，用生姜自然汁调涂舌上，才涂上但见眼泪双流，鼻中涕出，口内涎垂，舌顿消去。语近侍曰：我无事矣。诸环侍者，男妇不下二十，皆面面相觑，以为神奇。予曰：可即取粥与食，使压之庶虚火不再升。适舌胀满者，乃敷药寒凉，闭其毒气，毒无从出，故作胀耳。桂皮乃辛热之物，又以姜汁调涂，取辛散之义也。诸人皆服其论。

东之丈令眷妊已六月，为伤风咳嗽，腹中吊疼，痰壅喉音不清，头目眩晕，脉左滑数，右寸弱，关滑，左尺有力，右尺弱。予以人参、白术、陈皮、贝母、茯苓、桔梗、桑白皮、紫苏、粉草、黄芩、前胡，四帖而病痊愈。

吴东渠，年五十又七，因上年患疟，胸痞作胀，肌肉大削，因连服攻克太重，脾胃败坏，膝及跟踝皆浮肿，遍身发热口渴，小水短赤，舌上黄苔，舌心焦煤干燥。误服寒凉，大便连泻五六次，目不能开，手足无力，倦于言语。予诊之六部俱浮大，按之豁然空虚，饮食不进，此中气大虚，元神俱脱，可畏之甚。即以人参、白术、茯苓、粉草、木香、葛根、酒炒白芍药，水煎服之。连进二帖，始能开目，渐出声言语，后以六君子汤去半夏加葛根、白扁豆、山药、藿香、苡仁、白芍药、石斛调理而愈。

吴西源令眷因未有子，多郁，多思，肌肉渐瘦，皮肤燥揭，遍身生疮，体如火燎，胸膈胀痛而应于背，咳嗽不住口。医治十越月，佥以为瘵疾不可治。知予在程方塘宅中，乃迓予治，诊得右寸关俱滑大有力，左弦数。予以瓜蒌仁四钱，萝卜子、贝母、枳壳调气化痰开郁为君，桑白皮、葶苈子、黄芩泻肺火为臣，甘草、前胡为使，三十帖痊愈，仍以千金化痰丸调理。向来年年至冬月，则咳嗽痰喘不能睡，自此后遇冬月痰再不复发。

族嫂程氏环跳穴边肿痛，憎寒发热，不能动止，寝食俱废，头重恶心，上身热下身冷，天明乃退，口干，舌上白苔甚厚。以柴胡、防风、桂枝解其寒热；以苍术、黄柏、五加皮、桃仁、赤芍药治其痛；木通利其湿热且引火下行；甘草调和诸药，使各得职一帖而痛止大半，再进寒热除，三帖痛全减去，改以小柴胡汤加牡丹、枳壳、桔梗，二帖而舌苔脱然。

上舍恒宇先生原因生杨梅疮后，偶遭一跌，环跳脱出不能复入窠臼，疼痛殊甚，两足因长短不齐。予思不能复入窠臼者，以瘀血流入窠臼占满故窍，致骨不得复入也。今但消去瘀血，必以行气活血之剂为主，以下行响导之剂佐之，庶可复原。用陈年窖中砖瓦洗净煅过四两，生地、杜牛膝、骨碎补、丹参、赤芍各一两五钱，自然铜三两，蒲黄、车前子、苏木各一两，鹿角二两，玄明粉五钱各为末，以茅草根一斤，红花四两，煎膏拌晒前药，再以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空心及食前，酒送下八九十丸。未服此药之先病足长二寸余，服此丸药后只差半寸。设再制久服必能万全。惜渠素畏药中道而止，故功亏一篑也，岂胜叹哉。

族侄孙女二周岁时发慢惊，眼开手拳，目不动移，脚指微动，先自囟门后遍身如火，喉中痰声，口中痰沫，腹胀放屁，大便亦行。先以牛黄丸、苏合香丸进之不效，及各治惊、治痰等药与之皆不受，即从痰沫流出。用通关散吹入鼻中亦不作嚏。自申时至戌时犹不能醒，面色素青而白。气禀甚弱，因婢者抱而偶失跌，受惊发热。此惊气乘虚而入，在法已无生路，但不忍坐视，姑以人参二钱，生姜自然汁拌炒煎汤，频频用匙挑入口中，初二三四匙皆不受，又与五六匙，偶能入一二匙下喉，便觉痰声稍缓，因此频频与之。十匙中有二三匙入腹矣。喉中气转，目便能动，始有生意。再以六君子汤加天麻、石菖蒲、僵蚕、泽泻、薄荷，煎服至鸡鸣时，乃略啼一二声，方识吮乳。次日咳嗽，语声不出，小水短少，以辰砂、益元散一钱，用灯心汤调下，热退声出，惟嗽不尽止，改以四君子汤加陈皮、五味子、麦门冬、桑白皮、桔梗、杏仁、薄荷一帖痊愈。

程少湖因饮生酒，食硬干豆腐，以致次日面上浮肿，胸中作胀。今经半年，腹中肠鸣，四肢浮肿，两腿及阴囊皆肿，口干，大小便俱不利，年四十六矣。夜卧气喘，膝下冷。先以人参、苍术、陈皮、萝卜子、半夏曲、葛根、厚朴、枳实、破故纸、大附子、茯苓煎服。二帖气喘稍定，腹中仍鸣，加白豆仁、白芥子、桑白皮，小水颇利，浮肿渐消。

吴斗一丈歙溪南人也。八月初旬，自新都往湖州途次偶感风邪，发热多痰，且又腹痛下痢，里急后重。原有肠风下血之疾，又以旧年

乃翁痢疾发热卒于湖州，心甚恐怖。予脉之，两关滑大有力，尺寸俱不足，乃以白芍药一半生、一半酒炒，五钱止痛为君，当归活血、酒连、酒芩、柴胡、桔梗清热升提阳气为臣，枳壳、槐花兼治肠风为佐，益元散、木香以实大肠，山楂以消瘀血调肝安脾为裨佐，一帖热减半，痢稍轻，次日仍用前药，外与丹溪保和丸调理，五日而出户。

侄孙二水年三十，体甚肥胖，夏月常浸在溪中，卧于松阴之下。至八月大发寒热于巳午间，至天明乃退。不能起床，饮食亦不进，呕吐黄苦胆汁，胸膈胀闷，舌上干燥，生芒刺沉香色，强硬不能言语，必含冷水漱之始能说一句，若再语三语必三噙水而后可。惟西瓜、新藕是啖。先发寒热之日吐血一口，今则大便下血，症甚危恶，且咳嗽，此温疟症也。由医失解散，遽用黄芪以闭邪气致成大祸。今法当清解止吐，俾饮食进，然后庶可保其生也。柴胡、知母各三钱，石膏七钱，葛根二钱，橘红、竹茹各一钱五分，酒芩、枳实各二钱，甘草、贝母各五分，水煎服之，三帖而吐止，改用二陈汤加柴胡、枳实、黄芩、黄连、天花粉、鳖甲、白术、何首乌调理而愈。乃嘱其不可食荤，食荤早恐复发也。

堪舆张锡泉先生，患左胁皮里膜外疼痛，有恶寒发热之状，以白芥子一钱五分，川芎、柴胡、桔梗各一钱，桂枝、甘草各五分，水煎饮之，当愈其半。次日以八珍汤加青皮为君，木香为佐，柴胡为使，一帖痊愈。

族侄云岳，患偏坠脐腹腰俞俱胀而痛，左关脉弦大鼓指。用小茴香、甘草、苍术、益智仁、防风各五分，荔枝核、橘核、糖球子、柴胡各一钱，山栀、青皮各七分，服后其痛如旧，脉且转数，恐作囊痈，急为解毒。栝蒌五钱，当归、甘草节、金银花各一钱，连翘、柴胡、青皮各七分，水煎服之，痛定肿消。因食鸡鱼太早，次日脐腹又作胀痛，发热不能睡。昨日囊消后，弦脉尽退，今复弦矣。改以山楂、栝蒌各二钱，金银花、柴胡、连翘各八分，甘草节、黄连、当归各五分，青皮七分，两帖而愈。

一妇，时方妙龄，表虚易感风寒致成鼻渊，流清涕不止，便觉头运，两太阳常作疼，且多喷嚏，脉之两寸洪大，用秦艽、酒芩、桑白皮、乌兜铃各八分，白芍一钱，滑石、石膏各二钱，枳壳、蔓荆子各五分，甘草三分，四帖涕止病愈。

程两峰丈，偶与乃侄稍有介蒂，其晚饮于侄家，归觉腹中胀满，呕哕不宁，次日眼珠面色皆黄，恶寒发热。时当仲秋，正疟痢为疠之候。医作疟治，五心加热，下午潮热烦躁，似呕不呕，且鼻衄，腹痛，大便黑如墨，吐出黑血如烂猪肺者然约碗余。有谓：所吐之物如此，大便之黑又如彼，似有中蛊之象，心疑乃侄毒之也。正欲与乃侄争辩，予仲子泰来适在渠宅，徐语渠诸郎君曰：尊翁症尚可起，顾不为救症，而务与人闻，何舍重而图轻耶！渠家素不急予，仍逆所亲信者率相视之。见目珠如金，面若熏橘，腹大如斗，其中有块大如碟，坚如石，两足下皆浮肿，四肢且冷，小水赤，饮食不思，莫不面面相觑，辞而不药。举家闻言，通宵号泣，惟欲攘臂争闯。仲子泰来又语之曰：家君固不敏，其知识量不出诸公下，昨自华阳归，逆而诊之，当必有说。举家忻然敦予求诊，其脉左涩右滑。予曰：据滑脉主痰饮，涩主有瘀血也，今所吐所下皆瘀之征，断非蛊也。使得早从事，曷有此猜忌此号泣哉。两峰曰：吾生平颇谨疾，瘀自何致？予曰：《内经》云：怒则伤肝，甚则呕血，不呕则积，积而瘀于经隧，满而溢也。两峰曰：若谓从怒而致，则此语恰当吾病源矣，敢请剂。予用当归尾三钱，赤芍药、牡丹皮、川芎各一钱五分，玄胡索、五灵脂、桃仁各一钱，滑石、茜根各二钱，水煎饮之，所下黑物甚多，腹中仍痛，块犹未软。前方再加青皮、山楂、酒蒸大黄服之，大便行三次，黑瘀及痰不计其数。从此腹渐宽，块渐溶，面色稍转，而黄日退，饮食津津有加，四肢微温有生气矣。惟两足浮肿不消，改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茜根、滑石、青蒿调理而黑粪全无。一月精神

复旧，里中谓予，此役匪得认病投剂为足称，且俾二宅释猜疑，排忿争，其雅谊尤足重也。

予有表嫂小产后，腹痛晕厥，冷汗淋淋，遍身麻木，心怔怔动，左脉绝不应指，虚极故也。以当归三钱，川芎一钱五分，人参、荆芥穗灯火烧存性各一钱，益母草、泽兰叶各八分，甘草五分，水煎饮之。腹痛减，惟怔怔不宁。以四君子汤倍加黄芪为君，当归、香附、益母草为臣，川芎为佐，炮姜为使，两剂而安。

陈士美，孤子也。年弱冠，由梦遗后患头疼发热，时值仲夏，医治不瘳。凡市中有名者率延致，转治转热，反加水泻口渴，日夜不得眠者旬日，众视为危。时有俞氏者用参芪白术为其敛汗止泻，而汗泻愈剧，呻吟不间昼夜，勺粒不入口，咳嗽胸痞，躁闷不宁，又四日矣。渠亲邵琼林交予，因诿邵逆予为治。诊其脉左弦长，右洪大俱七至，舌苔焦黄，体若火燎，神昏气促。予曰：此仲景伤寒热症也。邪在阳明少阳二经，其危不啻风中烛。胡时师不认症察脉，徒以梦遗受病，率投补剂，无怪乎转治转剧也。幸予至，设迟一日，大事去矣。用石膏五钱，柴胡、知母各三钱，炙甘草、白芍药、枳壳、桔梗、黄芩、天花粉各一钱，粳米一撮，急煎饮之。夜半热稍退，神稍静，脉之仍数甚。继以前剂进，天明乃得睡觉而热退神清，泻止膈宽。惟口尚渴。再用柴胡一钱五分，白芍药、麦门冬、知母各一钱，石膏三钱，甘草、五味子各五分，人参七分，服之舌润渴止，余热尽退，粥饮始入，渐向安矣。次日，忽两足指前一截痛如犬啮不能耐，以野蓼一握入明矾四两，煎汤熏洗，痛势稍缓。又以薏苡仁三钱，木瓜二钱，黄柏、牛膝各一钱，汉防己三分，一帖而愈。后又干咳嗽尽夜不住口，喉且疼，胸胀而体略热，此为误服参术太早之过。用马兜铃、百部、御米壳，各用蜜水制过一钱，五味子、甘草各五分，百合二钱，四帖而愈。

程松逸兄，患酒疸，遍身皆黄，尿如柏汁，眼若金装，汗出沾衣如染，胸膈痞满，口不知味，四肢酸软，脉濡而数。以四苓散加厚朴、陈皮、糖球子、麦芽、葛根，倍加青蒿水煎，临服加萱草根自然汁一小酒杯，四帖其黄焕然脱去。

太学岐原门下千人，名仲谏者，患跨马痈，大发寒热，红肿疼痛，呕恶不纳饮食。外科医月余，肿痛日加，饮食日减，肌肉日削，精神大惫，不能起止。岐原邀予，脉之六部数而无力，形气殊不胜息。时有专科唐氏为渠调剂将进，予诘何剂？唐曰：真人活命饮也，曾服四剂，今始加大黄。予复诘曰：前此何剂？唐曰：败毒散，黄连解毒汤。予晓之曰：此皆治初起有余之疾，据今症乃气血大不足者，法当大补托而出之，庶保终吉。唐曰：凡痛为实，痒为虚。今痛正盛，脉正数，饮食且不进，大补必加饱闷，饮食何由进？热毒何由出也？予正色语之曰：《素问》云，数脉所主其邪为热，其症为虚。今痛极者，皆由寒凉败毒之剂伤脾胃，凝气血，故饮食减而痛增也。又以败毒之剂进，是鸩之尔安望脓出而全其生乎？唐曰：补剂迨脓溃后或因脓清而后用之，今脓未出，安可谓虚而补之？吾为专门不敢任其责。予顾岐原曰：生死在此一剂，不可不慎。彼谓脓未出无补理，彼排脓内托散，十全大补汤非外科急剂乎？大抵凡病宁使有余后欲剥之，乃为易易，今狼狈若此，再株守成法，剥削后，何以措手？岐原曰：井蛙之见，岂知有天？惟叔命剂。予用黄芪三钱，人参二钱，川芎、当归各一钱，白芷、官桂、甘草、防风各五分，急煎饮之。一帖痛止而精神回，饮食进。再剂而脓溃。十帖肉生能动止矣。唐乃拊膺，啧啧语同列曰：今而后知补剂能出脓而加食也，吾侪外科当永识此以为法则。

一妇咳嗽，痰中有红，大便一日五六度，饮食极难下膈，才下膈，腹中即不安，立时欲泻必尽泻出乃止，肌肉消瘦，下午发热，热将发时，四肢先麻，两足膝皆战摇。两寸关脉滑数，两尺沉细，此虚中有实疾痰饮之候也。脉虽数，午后虽发热，不敢轻用寒凉，特为温补下元，庶关门有守，泻可止也。山茱萸、菟丝

子、人参、破故纸、杜仲、山药、茯苓、泽泻、桂心、砂仁服下其安，四剂后下体不战摇矣。但饮食腹中微疼，即欲蹲厕，前方减去山萸加白术、肉果、木香、八帖愈。

族侄煌，春温后忽鼻衄寒战，小水不利，舌上焦黄，目珠极红，六脉伏而不见，举室惶惶。予曰：此作汗之兆，由热极使然也。因先时汗未透彻，阳明余热在经迫血上行越出鼻窍，故有此症。以石膏、滑石、生地黄、升麻、赤芍药、牡丹皮、麦门冬、天花粉、甘草，煎而服之，汗出如雨，直至两踝，舌润而苔尽退，衄亦止，目珠色淡，脉乃渐出。改用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白芍药、甘草、知母、黄芩、柴胡、竹叶、石膏，服下。大便原五日未通，今亦始行，精神大转，饮食亦渐进矣。

富昨汪氏妇，对河程门女也，年仅二八，经不行者半载，腹大如斗，坚如石，时或作痛。里医尽技以治月余，弗瘳。乃举歙友为翼，又治月余，腹转胀急，小水涓滴不通，乃仿予治孙仲闾法，而用温补下元之剂，则胀急欲裂，自经求尽。文学南瀛怜之，荐予，诊其脉两关洪滑鼓指，按之不下，乃有余之候也，症虽重，机可生。询其致病之源，由乃姑治家严而过俭，其母极事姑息，常令女童袖熟鸡、牛舌之类私授之。因绚食冷物，积而渐成鼓胀。前任事者并不察病源，不审脉候，误作气虚中满治之，因胀而欲裂，宜其然也。乃用积块丸，一下之而胀消积去，后以丹溪保和丸调养一月而愈。积块丸列赤水玄珠第五卷虫蛊后。

族侄孙仲登，因与堂兄构讼城中方归，时值二月末旬，醉后房事二，起而小溲随即脐下作痛，水泻肠鸣一日十数度，发热头痛。里医进理中汤，一帖反而呕逆，烦躁口渴。敦予诊之，左脉弦大，右洪大，俱七至，饮食不能下咽，昼夜不得睡，面赤唇燥，舌上黄苔深厚。诊毕语予曰：我房失后阴症伤寒也，小腹痛且漏底，幸叔祖救之。予笑而应曰：以子所言决为阴症，以予指下辨之当是春温阳症也。且外症亦阳，乌得为有房事而遽以理中进之乎？族中相知者交为予言，渠病的属阴症，故呕吐水泻，不可因其面赤便认为阳，顾戴阳症与此近似，幸加察之。吾辈正拟于理中汤内再加大附子、肉桂，庶可保全。予极言：不可。仲景有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况附子理中者乎。阴阳寒热之间，辨之不真，生死反掌耳。兹当舍症而从脉也，以温胆汤加姜汁炒黄连，柴胡、干葛，与二帖，嘱令当夜饮尽，俾明日不它传也。予别后，渠一服而呕逆止，余症悉在。诘朝予诊，竟扣渠曰：夜来二药必未服完，不然何两手之脉洪大搏指如是？佥曰：因有竹茹、黄连，恐非房失后所宜，故仅服一。予曰：不服黄连，致热转剧，今日非石膏不能已。乃与白虎汤加竹茹两剂，临别嘱渠曰：今症非昨日可比，用石膏者岂得已哉！设当用不用，使经中之热传入于腑，非大黄不能瘳，切勿失时误事。讵知别后又有惑之者，仍只服一帖，泻即随止，余小腹之痛具在。次日予诊毕语渠曰：昨临行时嘱之再三，何乃又不服完？今脉洪长坚硬，邪已入腑奈何？奈何？对曰：众谓石膏大寒，恐小腹加痛，实只服一帖而已。予曰：惧服石膏，今且服大黄矣。皆失时误事之过。周金人铭云：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其斯之谓欤。思非桃仁承气汤不可。乃亲面煎服，连饮二剂，下极黑燥粪五六枚，痛热俱减。再为诊之，六脉皆缓弱，迫是病方尽去，改以四君子汤加白芍药、黄连、香附，调养数日而愈。

汪希明，竹山丈长君也。年弱冠，性多躁，素有痰火，旧曾吐红。张医用收涩之剂太早，以致痰与瘀血留滞经络，酿成病根，恬不知觉，且为炙肺俞、膏肓，撼动前疾。止涩无功，滋阴作壅，咳不能睡。又误作风邪而投发散风剂，不思火盛得风，其势愈炽，血从口鼻喷出，势如泉涌。延予为治，六部洪数，身热而烦，又时当三伏，内外之火夹攻，纵体质刚劲，宁能堪此销铄哉。予思非釜底抽薪之法难夺其上涌之势，乃以三制大黄三钱，石膏五钱，黄连、茜根、滑石各二钱，牡丹皮一钱，急煎饮之，大便微行二次，血来少缓。即用石膏、滑石、冬青

子各三钱，旱莲草、茜根各二钱，黄连、山栀、贝母各一钱，甘草五分，茅草根五钱煎服，血乃全止。三日后大便结燥，火又上逆，咳咳连声，左关脉弦劲，右关洪滑，与当归龙荟丸下之，而咳始缓。改以瓜蒌仁、茜根各一钱五分，贝母、旱莲草、麦门冬、知母各一钱，白芍药二钱，黄连、黄芩各七分，青皮、甘草各三分，仍加茅根。后每遇大便燥结即进龙荟丸，迹此调理三月大定，半载全瘳。书云：病有六不炙，火盛者不炙。此由误炙，几于不保，故特识之以为好炙者龟鉴。

德兴文学祝弘吾公，祝令君叔祖也。在休衙，偶有阴阳之患，子午潮热，咳嗽痰多，汗流不止，胸膈不畅，大便燥结，动作喘乏口渴。以贝母、知母、瓜蒌仁、桑白皮各一钱，枳壳、黄连、麦门冬各八分，桔梗、柴胡、前胡各五分，甘草三分，五味子十一粒服下，五更微汗，热退十之七，惟痰嗽喘乏，改用瓜蒌仁二钱，余如前，外以七制化痰丸夜服热尽退。渠甚喜，以为自是以往，可勿药矣。予曰：未也，据脉弦数不减，恐防作疟，公未为然。予适东行半月，书报疟作，咳嗽转加，所出皆黄粘老痰。予曰：书云无痰不作疟。仍用前方倍加柴胡、贝母为君，加乌梅一个，四剂霍然良已。公曰：翁之视疾，应若桴鼓。古云：智者不治已病治未病。吾于翁言征之，乃以是备言祝令公。祝令公喜曰：孙君匪独得岐黄正脉，其雅谊足称，叔祖尚未前闻，予当赋诗以赠。子是欣然手书若干律以授予，其诗附后第六卷。

素封汪宥翁年八十有一，因劳倦感冒，胸膈大热而痞，口渴，舌上苔白如敷粉，咳嗽不能睡，此少阳症也。柴胡一钱，桔梗、枳壳、竹茹、知母各八分，酒连、酒芩、天花粉各七分，甘草四分，姜三片，服下乃得睡。口仍渴，痰仍嗽，前方加半夏曲，夜与二母丸，治其热嗽而愈。

汪链兄内人，经水久不止，内有紫黑血块。今则胃脘胸腹皆痛，玉户且肿，手足皆冷，绝不知饿，脐腹之下有一块坚如铁。脉左数，右沉涩，此血瘕症也。用糖球子五钱，玄胡索、五灵脂、香附、麦芽、青皮各一钱，水煎服。夜即痛减其半，手足渐温，后加丹参、川芎、蒲黄、益母草、当归，四帖而痛全止，玉户亦消。再四帖而经调。

程相如丈令政，孕四月，头疼遍身皆痛，腰痛更甚，恶寒发热，咳嗽口渴，六脉浮数。以小柴胡汤加防风、羌活、葛根，姜、枣煎服。夜忽大发寒战，继而发热，五更又发战。告急于予，予曰：此作汗之兆。俄而汗出，口渴头痛，身热皆减。惟胸膈胀闷，此胎气上逼而为子悬，以大紫苏饮与之。紫苏、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陈皮、大腹皮、川芎、白芍药，服后身冷而汗出不止，胸腹胀痛，急以夺命丹进服下，嗒然而睡。觉则痛止胀消，始能进食，身温汗止，翌翌向安。夺命丹用白术、茯苓、牡丹皮、桃仁、白芍药、桂枝，醋水煎服，止痛如神。

余文台，壮年咳嗽吐红，腹中常痛，夜多口渴梦遗，背心作胀，两手脉短弱，两关弦大。左尺弱，右尺滑大。心血不足，中焦有痰积，膈间有瘀血，阴分有淫火。乃先为清肃上焦，用山栀仁、牡丹皮、丹参、茯苓、甘草、贝母、橘红、益元散，服十帖，背胀渐消。惟咳不止，改用黄芩、杏仁、半夏曲、益元散、黄连、瓜蒌仁、甘草，十帖而嗽止。惟腹疼不除，再以遇仙丹同丹溪保和丸进之，大便下稠积痰甚多。后以人参、白茯苓、白芍药、紫菀、知母、麦门冬、甘草、当归、五味子调理而愈。

邵伯成丈大令爱经水适行，洗浴后感冒风邪，误服人参补剂，大发寒热，呕吐，烦躁，随即口噤，心烦不安，循衣摸床。时当仲夏之晦，予谓上焦有痰，因误补，故阻滞其气道而然。与加味温胆汤，半夏四钱，橘红二钱，白茯苓、枳实、竹茹、麦门冬各一钱，益元散三钱，生姜三片，水煎饮之，一帖而安。后稍劳，复头疼，痰火上冲，背胀腰痛，以柴胡、薄荷、甘草、枳壳、桔梗、酒芩、桑皮、半夏、麦门冬、山栀仁、茯苓、生姜调养痊愈。

金氏妇，苏双泉之亲妈也。旧秋患崩中，

愈后方百日，时值上巳，因洗浴受风邪，外寒而束内热，前后心胀，四肢肿痛，面有浮气，恶寒发热，呵欠不时，大小便欲行不行，口内常甜，六脉浮大而数。以柴胡、紫苏、麻黄、桔梗、枳壳、大腹皮、厚朴、酒芩、姜黄服下，夜得微汗，胸腹稍安，四肢仍胀，再加萝卜子进之，觉烦躁且醋心。改用二陈汤加香附、大腹皮、桑白皮、姜连、枳壳、山栀子各八分，益元散二钱，慈茹仁三钱，吴朱萸二分，服下，四肢消半，面气全消。觉腰痛，嗳气，胸膈嘈辣，用六君子汤加薏苡仁、姜连、厚朴、知母、泽泻、郁金、砂仁、枳实，调养半月，四肢悉平，嘈杂寻愈。

文学张云门三令郎，丁年偶发寒热，右胁有一块降起，疼痛，手不可近，下午至夜尤甚，额颅手心皆热，脉右关洪滑，两尺尤有力，日夜不得睡。乃仿推气散例，姜黄、桔梗、川芎各一钱五分，枳实二钱，白芍药一钱，粉草五分，姜、枣煎服，外以当归龙荟丸。其夜大便行一次，颇得睡。三更后，先发寒战，徐热，至五更微汗，而胁痛寒热悉减。再诊之，左脉略弦，舌有黄白厚苔，两胁重按微疼，大便燥结不行，以小柴胡汤减半夏，倍加瓜蒌、鳖甲、牡蛎，胁疼全瘳，睾丸略硬痛，彼自以为无后患矣。予语渠姐夫徐仲子伟曰："病先起胁下，顾胁下为肝之经，后及睾丸硬疼，其睾丸亦肝之地，此余热未尽彻故也，而彼已厌药，以小愈为全安，不出浃旬，必有奇疾。"徐仲之曰："奇者若何？"余曰："此君性急好胜，若勉强作文，遇劳而发，憎寒壮热，非疟即囊痈也。予倘东行，子宜识之。"别后半月，果因作文，夜发寒热，囊渐肿大，其热如火。及予至，诊之六部皆数，两尺且近于洪，知其脓已成，必溃而后已。彼心甚恐，予曰："无伤，易与耳。"急以营卫返魂汤加金银花为君，两帖而脓溃，再加人参，又两帖而肌生，十日痊愈。方用何首乌、赤芍药、当归、小茴香、甘草节、木通、金银花、贝母、枳壳、白芷，水与酒共煎服之。此方加独活治流注尤神。

朱眷内眷，孕已八月，因送殡受惊，胸膈胀闷，呕逆不入食。城中时师，认为外感，为之发散，呕恶愈剧，举家恐胎有动，延予诊视。两寸脉皆洪滑，两尺弱，此亢上不下之候，胸膈胀者，盖由于悬而然，此一剂可瘳也。夫曰："胎妇难任峻剂，觑其呕恶之状，胀闷之势，时刻不稍，一剂曷愈？"予曰："请试之。"与温胆汤加姜汁炒黄连、大腹皮，水煎成送下姜汁益元丸，果一帖而呕止膈宽，即能进食，午后酣寝，怡然若未始有病者。其夫讶曰："温胆汤何神若此，幸详其义。"予曰："胎孕之症，重在足少阳，足少阳者，胆也。病起于惊，气逆痰随，胎气上逼，故脉亢上不下，在《难经》为溢候，由木火之性上而不下。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予故用一剂可愈也。方名温胆者，此温字非温暖之温，乃温存之温。黄连、竹茹清其肝胆之火，同白茯苓而安心神，益元丸压其痰火下行，火下行而胎因之亦安矣。"筠皋公曰："先生认症真，故投剂确，非神乎？药神乎用也。"

胡邻泉令爱及笄后，患吐血，每吐碗余，下午倦怠，夜分潮热，呕吐不食，大便秘结，时师视为阴虚火动，投以滋阴之剂，反加饱闷，背心胀痛。予诊其脉，两寸洪大，两尺弱，知其有瘀血凝滞，以致新血不得归经，故满而溢也。法当消瘀为主，用白芍药、枳壳、前胡、益元散、桃仁、红花、牡丹皮、山栀子、贝母，水煎，临服入萝卜汁一小酒杯。服后呕吐如旧，大便仍秘，乃以龙荟丸通之，更以石膏三钱，橘红、半夏曲、姜连、茜根、竹茹、黄连、枳壳各一钱，白茯苓八分，甘草三分，服后大便行三次，吐止食进。后用二陈汤加滑石、丹参、丹皮、茜根、白芍药、香附。二十剂后，经行热退背胀悉愈，从此经调血不上逆。

汪思石令堂，年可五旬。大怒后，小解蓦然晕厥，口噤，牙关，不省人事，以苏合香丸灌之而苏，左手右足疼痛，不能举动，用二陈汤加酒芩、五加皮、秦艽、石菖蒲、防风、薏苡仁、紫荆皮，四帖而愈。

族侄孙君实，壮年，患遍身筋骨疼痛，肢节肿痛。其痛极，状如虎啮，大小便起止，非三五人不能扶，诸痛处热如火燎，食饮不入，呻吟床褥已经二候。有以疏风之剂投者，不应，又以乳香、没药活血止痛之剂投者，亦不应。延予诊治，六脉浮紧而数，予曰：此周痹也。势甚恶，俗名白虎历节风，乃湿热所致。丹溪云：肿属湿，痛属火，火性速，故痛暴猛若此。以生地黄、红花、酒芩、酒连、酒柏、秦艽、防风、羌活、独活、海桐皮、威灵仙、甘草，四剂而痛减大半，再加赤芍药、当归、苍耳子、薏苡仁，减去独活、秦艽，又八剂痊愈。

叶子黑内人患疫，医为其汗，为其下，罄技不能起，尸寝者已浃旬。家事窘乏，亦不能复迎医。邻人睹其状，以生死在须臾间，群然发善愿，科敛助其殡敛之需。予闻，为之诊，六部俱微弱不充指，右关稍滑，精神昏惫，仅一息奄奄，四肢冷厥，口渴。予诊毕，语诸邻曰："据症甚危，据脉邪已尽退，惟虚惫而神气弱，非大补不能也。诸君苟能以助殡者，助其市人参，庶几可起死而还之生也。诸君既怜其死，宁不以冀其生乎？予非毫有希觊，顾渠力不足瞻，愿与诸君共圆满好生善果耳。"诸邻固有善心，激于余言，益忻然相语曰："惟先生命。"即以六君子汤，加归、芍补气血而化痰涎，以麦门冬、五味子复脉通心而生津液，以桂枝温其四体。午刻进药，晡刻四肢渐暖，精神涣发，尚无力开声，改以生脉汤加远志、归、芍、苡仁、山药，调理而愈。诸邻人大快。

孙如亭令政，年过四十，眼偶赤肿，两太阳疼痛，大便不行者三日。平时汛期一月仅二日，令行四日犹且未止。里有开化余云谷者，自谓眼科捷手，医治逾候，肿赤不消而右眼内眦突生一白泡，垂与鼻齐，大二寸余，余见而骇走，以为奇疾，莫能措剂。又见其呕吐眩晕，伏于枕上，略不敢动，稍动则眩愈极，吐愈急，疑其变而不治。予为诊之，两寸关脉俱滑大有力，两尺沉微。予曰：此中焦有痰，肝胆有火，必为怒气所触而然。《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盖无痰不作晕也。眼眦白泡乃火性急速，怒气加之，气乘于络，上而不下，故直胀出眼外也。古壮士一怒而目眦裂，与白泡胀出眦外理同。肝为血海，故血亦来不止。治当抑其肝木，清镇痰火，则诸症自瘳。先用姜汁益元丸压其痰火，以止其吐，再以二陈汤加酒连、酒芩、天麻、滑石、吴茱萸、竹茹、枳实，煎饮。一帖吐止晕定，头稍能动。改用二陈汤加芩、连、谷精草、香附、夏枯草、吴茱萸、薏苡仁两剂，赤肿消，白泡敛。四剂痊愈，血海亦净，从是后不发。

吴勉斋，年近五十，有腹痛疾，或作或止，性极急，多躁多怒。今痛在当脐，不间昼夜，市里医者为下之已五日，大便虽泻，痛则尤甚，饮食不进，手足清冷，形神俱倦，脉仅四至，重按则伏而有力。此由攻克太过，寒凉伤脾，脾虚则中气不运，积反凝滞，以故大便虽泻而积不行，痛终不减也。治当建立中气为主，中气一回，痛当立止，先与王海藏五神丸一钱，滚水送下，以止其痛。此丸补接元气，安和五脏，升降阴阳，极有神应，故名五神丸。方出《医垒元戎》第十卷中。再用小建中汤调肝养脾。盖脐下乃肝经部位，唯此汤乃对症剂也。白芍酒炒三钱、炙甘草一钱五分，桂心一钱，加香附一钱，生姜三片，水煎服。午牌进药，未牌已报痛止，因其夜进粥太频，且食鸭汁，憾动余积，腹又作痛，且加胀闷，面有浮气，里急后重，与四平丸而渐定，外以二陈汤加香附、砂仁、苍术、厚朴、山楂，腹中始觉宽快，三日无恙。又纵恣口腹，大啖肥甘，糕、粽、肉、鸡之类，不饱不止，腹中大痛时刻难存，欲吐则食已下膈，欲泻则食尚未入肠，自喊叫云，可取木香槟榔丸、大承气汤急与我下之，虽死无憾。予谕之曰：据痛虽甚，腹则不坚，顾今日适届冬节，礼曰先旦于至日，闭关安静，以养微阳，曷敢以大寒峻剂，而泪天和乎？设不得已只须柏树东行根上白皮一钱，长流水煎饮之，一服可愈也。夜已二鼓，觅而煎服，天明泻三五行，痛减大半，仍以小建中汤和之，痛又旋减，唯脐下

尚不脱然，常常以热手重熨之，大便欲行，及至厕，则又不解。知其血少而气不调，用熟地二钱，白芍一钱，杏仁二钱，乌药一钱，木香五分，水煎饮既，下黑粪甚多，十年腹痛沉疴从此不再复萌。此后勉斋常语人曰：吾得孙公五神丸、柏根皮、小建中汤三法，不啻脱胎换骨，数年来岂惟饮食增加，即步履轻便，捷若少壮，皆孙君赐也。亲友有求其三法者，畀而服之，捷若桴鼓，彼家谓予殆三生夙缘云。

黄颐斋内子，产未弥月，醉犯房事，血来如崩，势不可遏，发热头晕，大小便俱热，六脉洪大。以竹茹、蒲黄、白芍药各一钱，香附、茯苓、侧柏叶、青蒿各七分，甘草、炮姜、艾叶各三分。血止大半，腰犹胀痛，下午胸膈饱闷，改以川芎五分，当归、茯苓、破故纸、蒲黄、香附各八分，姜炭、甘草各一分，陈皮七分，人参一钱，服此血全止，腰痛亦愈。

程心章兄，颊腮红肿，呕恶，发热，不能进食，下午烦躁，口苦，夜不能睡，六脉洪大，此俗名鸬鹚瘟是也。乃少阳阳明二经之症，法当清解，以柴胡、贯众各二钱，干葛、竹茹、半夏曲各一钱，黄连、枳壳各七分，甘草四分，一帖而瘳其半，再服肿消，食进而安睡矣。

程六十者，原有喘嗽，今肿发于面，四肢俱浮，大便溏，小水少，时多怔忡。此痰饮症也，以旋覆花汤加桑白皮、薏苡仁主之，旋覆花、桑白皮各一钱，半夏、人参、橘红、茯苓各七分，厚朴五分，桂心、甘草各三分，薏苡仁一钱五分，生姜三片，水煎服。一剂而怔忡除，四剂喘肿俱消。

程七护丈，发热背痛，起于伤酒，医治三月，反加里急后重，泻下红白粘稠，中脘有块，自鸠尾骨直硬至脐，如横梁状，小水少且涩，一日仅进粥二盏，卧不能起，才立起即后重下坠，腹中隐隐痛。与积块丸消之，连与二日，所下血屑甚多，外与滑石三钱，当归二钱，桃仁、川芎、白芍药、枳实、山楂各一钱，酒芩、酒连各八分，木香六分，升麻五分，连进四帖，块软腹宽，再以丹溪保和丸兼服一月而消其六，饮食大加，红白俱无，块痛硬势虽云稍可，然其根尚未易刈，素多纵性，饮啖无忌，每每为饮食所复，病久而中气虚弱，难任峻剂。乃与六君子汤加香附、山楂、滑石、红曲、木香、酒连，调理而痊。乃嘱之曰：足下两构危疾，皆纵恣所致，不佞殚力尽技为足下拯之，非易易也。固三生之缘有在，幸无为再误。邵子谓爽口物作疾，快心事为殃。足下其鉴诸。

程孺人黄氏，予之内亲也，发热头痛，遍身如煅，口渴，谵语，饮食不进。先已迎程文峰氏疗之，认为痛风症，授以蜡丸及辛温之剂进之。余适至，为之诊，六部弦而洪数，视其舌，皆沉香焦燥、芒刺、深厚，神渐昏沉。乃语之曰：此春温过时热病也，法宜清解。彼视为痛风而用辛温，是谓如火益热，适足以戕生，非卫生也。方和宇氏亦以予言为是，乃用石膏五钱，知母、麦冬各三钱，竹茹、甘草、黄连各一钱，生姜三片。一帖而神清，再帖汗津津出，始能言，热解食进，又两帖，一身轻快，自能坐立。再用薏苡仁、麦冬、白扁豆、甘草、黄连、白芍药、香薷、白茯苓调养而愈。

程有望孺人，年逾五十，月汛当止不止，来且甚多，遍身皆疼，手足牵扯而痛，牙疼经年不愈。此气虚血热症也，白芍药二钱，当归八分，人参七分，蒲黄、五灵脂、炒黑侧柏叶各一钱五分，甘草、姜炭各三分。四帖诸症悉减，惟牙痛尚存，改用石膏一钱五分，人参、石斛、当归各八分，地黄、白芍药各一钱，黄连、升麻各七分，白芷、甘草各三分，再四帖，牙疼亦愈。

上舍近洲，予族中至厚侄孙也，性拓落，豪放不羁。夏仲，在苕与诸友泛舟游于碧浪之间，兴至即百觥不辞，亦以是终为酒困也。呕恶，体热，胸胁胀闷，腹中疼痛，大便秘结，饮食大减。苕之名医如杨调元者，桥梓悉方，治之已三月，或愈或否，延至深秋，肌瘦神瘁，日进米仅二合，胸胁胀，腹中痛，漠然略无所减，懔然而不可支，两足皆有浮气，归谋于予。左脉沉弦而数，右关结实大如碧豆，因诘其在苕

所服之剂。答曰：彼谓侄孙禀薄肌脆，宜当理脾，向服多理脾之剂。予曰：否。子所苦者，胸胁胀闷，腹中疼痛，大便燥结，其累大矣。理脾易可以去此哉？适足以益病耳。经曰：塞者通之，又曰：通则不痛，其治此病之谓欤。乃取当归龙荟丸，三下之，大便行五六度，又与酒连、酒芩、青蒿、姜黄、槟榔、青皮、半夏、葛根饮之，豁然焦膈通达，呼吸开利，惟头略晕，足上浮未去，前方再加滑石、茯苓、薏苡仁、山楂与调中丸兼服，半月痊愈。近洲喜曰：人皆谓我症似中满，今不满者叔公力也，敢不德欤。予警之曰：吾闻君子之于身也，兢兢焉不敢轻父母之遗体，无伐天和，则疾疢不作；无反天常，则灾害不逢。蘧伯玉尝言，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况新愈后，尤当痛惩，庶保遐年，区区无足恃也。别未五年，予在宜兴闻讣，果以伤酒而卒。噫惜哉。

甲午仲秋下旬，黄源金先生以中馈病急，谒予于市，貌甚惨，步立栗然，语其症，怔怔言涩子吻，不胜其忧。执族医尺一白子云：病自仲夏吐血二碗余，初以芩、连、栀、柏、生地、芍药大寒之剂投之，一帖而止，未几则咳嗽彻昼夜。后师谓咳自吐血后，当以滋阴降火之治。逾两月，尽其法而罔效，反加喘促，泄泻，辰巳二时发热，烦躁，师告技穷，谓喘咳乃火刑肺金，泄泻乃脾胃已惫。保脾则火愈炽而喘咳增加；滋阴则泄泻绵绵而元气下脱。经书所记，嗽而下泄上喘者死，此症之谓也。似无可奈何矣，语竟泪潸潸下。予观其忡忡之状，心不觉惕然动也。市去渠宅五里许，即步去一视，观其面青，喘从抬肩撷项，息息连身而倒，胁背俱疼，日夜不得伏枕，脉之左涩右寸关滑大。诊毕，顾金兄犹泪盈眦，予抚其背曰：毋泪，尚可生也。适徐仲子同视，诘予曰：症若此，夫子曰可生何也？予曰：是非汝所知也，第观予治，俟奏功当语汝。遂以紫菀、茜根、牡丹皮、桃仁、益元散、桑白皮、茯苓、桔梗、瓜蒌仁、桂枝、白前水煎，临服加韭菜汁半酒杯。服后背胁痛止，泻减半，乃得睡，但咳而声哑不除。次以杏仁、桔梗、紫菀、甘草、白前、五味子、瓜蒌、干姜、款冬花、半夏曲、通草水煎服，服后声渐开，泻全止，惟嗽尚多。再以半夏曲、桔梗、茯苓、陈皮、甘草、杏仁、桑白皮、白前、苡仁、白芍、牡丹皮水煎，后以丹溪治咳吐方，用泻白散加青皮、人参、白茯苓、五味子，调理痊愈，次年诞一子。是役也，徐仲子之功居多，盖金为徐仲子友也。徐仲子治疾多奇中，乃笃信予而推毂之。初投剂，人多置议，仲子独赞之曰：其必有见也，人人辟易，彼许可生，安得不望生哉？故金任之不二。功成，余明甫、查仲修问予曰：病起于吐红，发热、烦躁、喘咳皆是火邪，前后之师滋阴降火，药法亦未爽，然而病转增剧，其故何也？予答曰：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病。余明甫、查仲修曰：市人议先生治疾多不循方，每每师心。金之役，人皆视为火症而用寒凉，先生独用温药，虽成功，小人窃为先生恐。予曰：病原于火，其势之剧，以治之太峻致然。夫血之初来，势如涌泉，安能一吐遂尽？必有余血伏于经络，思不及此，而以大寒之剂一帖而止，夫大寒之剂岂能止血，适以凝其血耳。血凝经络，滞于气道，气滞血凝，日甚一日。气滞又复生痰，痰与瘀血两滞经络，则肺气不利，故咳嗽声哑。不加察而为消瘀化痰，导血归经，又以滋阴苦寒之剂施之，则痰瘀愈凝而气道愈不利也，久则胃寒脾弱，反增泄泻，昼夜喘促不能卧矣。书云：上热未除中寒复生，而为阴盛格阳之症，故咳而呕吐，予故始以桂枝、干姜之类温其胃，以桃仁、韭汁、丹皮、茜根之类活其血而消其瘀，故喘止而泻除。东垣曰：脾胃喜温而恶寒，信不欺也。古谓药不贵执方，而贵合宜，方即兵家之阵图，匠氏之规矩也。图可授人，而不能授人斗；匠可授人规矩，而不能授人巧。此岳武穆对宗留守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予游方之外，亦不失方之内，惟不失方，窃谓知方。知方合法，岂区区能哉？观古人治虚怯之疾，即不治之症，亦能延之三五载。乃今治虚怯者，不半载而竟殒逝，犹笃言曰：殆今之天元运气使

然，故人多不寿。愚谓天元运气，则人人皆如是乎？何予母八十有六，予父逾八望九，予伯母今九十有五，予表伯汪春元东台之父年九十余，强健不啻少壮。不思速夭之由，皆为滋阴降火之误，而反归咎于天，天何尤哉？缘滋阴降火之法起于丹溪，继而王节斋、何大英之流倡而和之，以成其风，此当今之大弊而人未之警也。我师祖汪石山先生揭而指之，惜乎未有继其言者，一齐众楚，故滋阴之祸，流而迫今，敝以继敝，无已时也，二三子其识之，徐仲子其闻之乎？仲修又问：先生何以认是症为中寒而非阴虚之火，而又认其喘为瘀血也。予曰：脉与症皆可考。《脉经》云：涩为气滞，气滞且血凝。盛吐之后，大寒之药一帖而止，其未尽之余血为寒凉所凝，滞于气道为喘。书云，从前来者为本，从后来者为标。兹用活血消瘀之剂治其本，以温热暖胃之剂治其标，故泻止而喘定也。若夫阴虚火动之脉，乃细数之候，今脉滑大，非阴虚之脉，阴虚喘嗽之症，潮热于夜，两颊皆红，今热在辰巳阳分，而面色带青，由是以知其非阴虚之火，乃误用寒凉激其火而上行也。经曰：水流湿，火就燥。中气既寒，火愈不能下矣，正如雨骤雷烈则电光之火愈炽，日出而电光自息也。且阴虚火动，火起九泉，皆自足下涌泉穴起以渐上升，今膝下冷而上身热，两尺脉又弱，盖由咳而气升。经曰：形寒饮冷则伤肺。肺气为寒药壅遏不得下降，故咳而吐酸。《丹溪纂要》云：阴气在下，阳气在上。喘咳呕吐，泻白散加人参、茯苓、五味子、青皮。故不从河间，而用诸呕吐酸皆属于火之治，况今岁次甲午，为湿土司运，八月建酉，水土衰败之时。《内经》曰：毋违时，毋代化。且脾恶湿，湿多则泻，湿则生痰。前后之师不考运气月令，一概而用滋阴降火之剂，助湿生痰，安望其痰之愈也。《丹溪纂要》云：实脾土，燥脾湿，是治痰之本也。遵而用之，如鼓应桴，予故曰：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病，有以也。

族侄合溪，年当八旬，春初偶为寒袭，发热咳嗽。医与苓苏散，即汗出不止，呃呃连声，勺粒不入，昏愦经旬，汗日加，呃日甚，延予诊之。六部浮大无力，重按三五不调，六七至一止，右关近滑。诊毕，语嗣君敬所曰：尊翁由劳倦表虚感邪，脉故浮大无力，法当从东垣补中益气汤，一二剂可瘳也。医乃妄为表散，致汗漏、神疲、昏愦、发呃，高年值此，宁不殆乎？即可侥幸图安，亦不过千日养耳。敬所勃然俯而对曰：上已后为家君寿期，不虞构疾。羸惫若此，苟保百日，俾菽水之心，庶几少尽，叔祖之赐多矣。若千日，又出于望外也。予即以六君子汤，加竹茹、柿蒂以止呃，再加酸枣仁、石斛以敛汗，一进热退呃定，再进汗止食人，三进霈霈然，精神长矣。乃减去竹茹、柿蒂，加当归，半月全安。先是祝令君谓渠有耆德，请为介宾，以疾辞不及赴。迨季春，令君闻渠寿，即援例赐一级宠以冠带扁额，用彰恩典光于乡闾。后果三年而卒。

孝廉方叔度令嫂江氏，年甫三旬，患胀满，诸名家或补、或消、或分利、或温、或寒，悉为整理一番，束手而去，举家惶惶无所适从。叔度曰：闻孙仲暗昔患此，众亦束手，比得孙生生者，治而起之，众皆敛衽钦服。仲阿伯仲适在馆中，盍咨访之，即发书，介予随绍向往，诊得左脉弦大，右滑大。予曰：此李东垣木香化滞汤症也，病从忧思而起，合如法按治，可保终吉。叔度喜曰：舆从事诸公悉云不治，先生谓可保终吉，此故仓公有言，拙者疑殆，良工取焉是也，幸先生早为措剂。予即照本方发四帖。服讫，腹果宽其半，继以人参消痞汤、琥珀调中丸调理二月全瘳。叔度信予从此始，每推毂予于诸相知，多有奇中，卒为通家之好。

临溪吴天威丈，年七十有二，客邸远归，偶坠马跌伤，左胁作痛，随治而愈。后半年，忽左胯肿痛，憎寒作热，动止极艰，里中诸公有认湿痰者，有认风气者，有认湿热者，总罔效。闻歙外科洪氏能，且识杂病，迓以为治。居数日，视为疝气，率投荔枝核、大小茴香、川楝子、橘核之类，痛躁不可当，乃欲引绳自绝。诸

子百般慰解，洪乃辞去，竟不知为何疾也。其婿汪开之，予之表弟也，邀予诊之，六脉浮而洪数，左寸尤甚，验其痛处，红肿光浮如瓠，抚之烙手。予曰：此便痈也，洪系外科专门，胡独忽此？盖渠素慎重，见患者年高，乌敢认为便痈治哉！此殆千虑一失，毋足怪。诸郎君闻予言皆骇然，诘予曰：家严不御色者十载，顾安得此，愿先生再思。予曰：此非近色而得，审胯属足厥阴肝经，肝为血海，乃昔时坠马，恶血消之未尽，瘀蓄经络，无门可出，化而为脓，由年高气虚，又被香燥克伐太过，不能溃而即出，故散漫浮肿。观其色，青中隐黑，浓已成腐，必须外用镵针，引而出之，内用千金托里，庶可排脓生肉。但予生平心慈，不能用针。予弟瞥吾，外科良手，可延而决之。至，即以镵针深入寸余，出青黑脓五六碗许，臭秽难近，即语诸郎君曰：使早决三日，可免一月之苦，今即日大补之，非百日不能痊，此俗名石米疮也。诸郎君及患者见脓色如是，始信予言不爽，急以请剂。予乃用内托十宣散，参、芪每帖三钱，后加至五钱，一日两进，两越月，脓尽肉满而愈，一市称奇。

文贯者，善为族文学，岐原出入子母者也，寓长兴邸中，病发热，昼夜不止，口渴，齿燥、鼻干，舌苔黄厚，不得眠。服药不效。予适至雉城，岐原邀诊之。脉俱洪数，呕恶，胸膈痞懑，小水短而赤，大便下皆清水。予以石膏七钱、知母五钱，甘草一钱，软柴胡五钱，葛根三钱，黄芩二钱，枳壳、竹茹、桔梗各一钱，连进三帖，呕恶止，胸膈宽，热仍未退，无汗，泻未止也。时有问予者，谓胡不用柴苓汤而退热止泻也，服石膏故益泻耳。予戏之曰：予乃三脚猫耶，能认此为何症用柴苓汤也？仍以柴胡、石膏各七钱为君，葛根、知母各五钱为臣，黄芩、甘草各一钱为佐，生姜五片，速进二帖，汗则津津然出，热退泻止，口不渴而眠矣。予因他往，留药三帖而嘱之曰：胃气初回，势必思食，宜谨慎不可多进，若多则余热复作，必成食复，治将费手也。慎之！慎之！后五日，果以食不慎而复病。予又至，热较前为重，且加懊恼，夜谵语如见鬼状，口大渴，齿燥，舌焦黑有芒刺，势甚危急，以前方加枳实、栀子各三钱，淡豆豉二钱煎饮之，二帖懊恼止，余症犹然，夜更甚，前方减去豆豉，加黄连、麦冬、生地、白芍，一日二帖，舌以井水生姜擦去黑苔，用蜜调玄明粉涂之而胎去矣。服三日，始得微汗，诸症尽减，再四叮咛慎饮食，调理半月而全。岐原问曰：人始皆认此症为漏底伤寒，谓叔不用柴苓汤退热止泻，而用石膏为非，乃竟以石膏收功，何也？予曰：此问甚善。盖医贵认症，此症乃少阳、阳明合病也，柴胡、白虎汤、葛根为二经对症之药，服之可解肌热，止口渴。若柴苓汤为太阳、少阳合病之剂，内有五苓散，乃太阳经之里药，症非太阳，曷敢用之？且其内有人参、白术、肉桂，皆助热发燥之味，误投则必发斑。其齿燥舌干而焦黑，又何敢用茯苓、泽泻、猪苓利之，使益亡其津液耶？古人谓：以伤寒为大病，不察症而误投，则生死立见。《伤寒论》有言，不得汗，不得下，不得利小便，是谓三禁。故曰：少阳、阳明不从标本，从乎中治。小柴胡、白虎汤中治剂也。人徒见其大便作泻为漏底，不察泻皆清水无糟粕者，为热极所致，症乃春温时疫也。但为发散，使清气上升而微有汗，泻当自止。此泻岂五苓散所能止哉？止则误事。岐原曰：夜重如见鬼者，何以故？予曰：热入血室故也。岐原曰：男子亦有血室乎？予曰：血室男妇同之，冲任二脉为血之海，二脉附于阳明，今病乃阳明之热，遗入血海也。故加生地、白芍而效。余治伤寒，用柴葛解肌汤及柴胡白虎汤而热不解者，加此二味，则热无不退，汗无不出矣。且下午与夜又阴分主事，欲解血海之热，必投此二味以收其功，此亦予一得之愚也。岐原曰：善。愿记之，以诏后来。

钟泽有程梦奎儒人者，年将五十，仅一子，念一岁而殁于痘。旦夕哭之，哀且弥月，揽镜自鉴曰：何子死而形色不瘁。如此因持铁如意捶其胸，绝粒断浆，肌容日瘁。时为初秋，寒

热交作，呕哕，懊恼，遍身疼。夫为遍延诊视，却药不饮，诸医卢箧并弃，拒而不听，媳与孙，踧而恳，姻族就而谕其不纳者，若罔闻也。惟合睫以待死。已而作色语其夫曰：病若此，汝曷不延名医一决生死乎？夫曰：所延皆名上。病者曰：昔常闻程方塘参军，患疯二年而起者谁？曰：孙君。又问：吴西源孺人病燥，揭痰喘二年，与程道吾内眷劳瘵羸厥，谁为起之？夫答如前。病者曰：何不请孙君决我生死？夫闻言，物色征予，五日而后至，则薄暮矣。病者犹疑为诞也。私至三家访予状，皆曰魁然长髯者也。诘朝觐面诊之毕，则问曰：何日死？予应曰：病势危，去死不远。病者喟然叹曰：死不足惜，第九华山香愿未了为恨耳。予曰：孺人大愿不思，何须以此小愿为孜孜也？孺人曰：无大愿。予曰：人之修短有数，今年之痘死者，不可胜计，令嗣之死亦数也。然有二孙可承宗祧，孺人能忍哀抚孙，使其成立，娶妇以蕃后胤，令嗣虽死犹不死也，而孺人亦有令名。若不此之思，忧伤以殒，夫君必娶，娶必少年，继室生子，则必厚其子而薄孺人之孙，晚娘晚爷之谣，独不闻之耶？孺人万金之家，使令孙不得其所，令嗣九泉之下，恐不能无憾，孺人忧死何益也？愿孰大于此者？予故谓未之思耳。孺人试思之，谁轻谁重，当自辨也。语毕，恍然曰：先生言至此，吾如寐者得醒矣。顾病势去死不远，何能得如吾愿？予曰：所谓近者，病也，非脉也。脉左弦细右关滑，故发热，体痛，呕哕，乃秋来痎症，非死脉也。若如前，执拗不服药，不进饮食，书谓绝谷者亡，殆非虚语，孺人诚听予言，以二孙为念，以大体为重，予以活血养血之剂而治其伤损，以小柴胡加竹茹、滑石，以和阴阳而止其呕哕，不一月而可无恙矣。奚忧哉？果从予言，而进饮食服药。五日寒热呕哕皆止。后以丹参、刘寄奴各三钱为臣，五加皮五钱为君，香附一钱为佐，入四物煎服。果一月而全可矣。程孺人病起，而闻者皆曰：七发起太子之病，观于孙君益信。

歙潜口汪召南令郎，年十四，患盅胀大如覆箕。经医三十余人，见症皆骇而走，独市之幼科汪养直者，调理数数见效。第此子溺于豢养，纵口腹，不守戒忌，病多反复。一日语召南曰：郎君之症，非求之孙生生者不能成功。召南曰：闻此公多游吴浙缙绅间，何可以月日致也？养直曰：归矣！吾有妹适罗田，为方与石匠嫂也，旧岁患症如盅，治经弥岁无功，生生子立全之。吾推毂孙君者，岂有他肠，为郎君也。召南即洗罗田延予。予至，日已晡矣。观病者，腹胀大极，青筋缕缕如蚯蚓大，上自胸脯，至上脘而止，惟喜其不下现也。脐平，四肢面目皆浮人，两足胫骨七各裂开，大出清水，一日间数为更衣易被，阴囊光肿如泡，淫淫渗湿，发寒热，脉以手肿不能取，必推开其肿下指，重按浮而六至。予曰：症可谓重之极矣。仅可恃者，目瞳子有神耳，余皆险恶，将何以治？养直知予至，亟过相陪，宣言曰：病重不必言，引领先生久矣。幸为投剂，生死无憾。予曰：目先为理表，若表彻稍得微汗，使肺气少利，则小水可通。召南喜而亟请药，乃用紫苏叶、苏子、陈皮、麻黄各一钱，桑白皮八分，防风、杏仁各七分，炙甘草、桂枝各三分，生姜三片，水煎服之。五更乃有微汗，次早面上气稍消，胸脯青筋皆退，余症虽仍旧，机括则可生矣。仍投前药，次日腹与四肢皆有皱纹，惟小水未利，乃改用破故纸、苍术、赤茯苓、泽泻、桑白皮、赤小豆、桂心、木香，二帖而小水利，骎骎已有生意，乃以饮食过度，大便作泻，又以四君子汤加茯仁、破故纸、泽泻、山楂、砂仁调理而全安。此症予阅历者不下数十，然青筋未有如此之粗，足胫出水有之，未有出水处如鲇鱼口之大，而取效亦未有如此之速，盖此子体未破而真全，故症虽重而收功速也。数十人间有五六不能成功者，由其纵欲恣情，不守禁忌，非药之罪也。召南昆仲见人谈医，则以不佞为称首。予笑曰：君得无到处逢人说项斯者耶，乃汪养直亦医道中巨眉，乃不收功于后，病者不忌口过耳，于养直何尤？养直不矜己之功，亦不忮人之功，所谓忠厚长者非耶？

岩镇郑景南丈，病卧年余，百治不效。昔体丰腴，今瘦骨立，饮食少进，新都名士皆辞不治。其家闻昔年方士荣孺人蛊症，时师亦皆辞去，予为起之，因征余治。时则六月望也。诊其脉，左弦大，右关滑大，两尺俱无，恶心，腹瘦削状如仰瓦，肠鸣如雷，昼夜不住，小水不利，肌肤及眼珠色若黄金，腹中有块如碟，动跳不止，足膝以下皆冷，饮食不入。予详思其病机，昔肥而今瘦者，痰也。形虽瘦，而目炯炯有神，先以五饮汤姑试之，以观其势，再为加减。因用旋覆花八分，破故纸一钱，肉桂三分，白术、茯苓、泽泻、陈皮、半夏各八分，生姜三片，水煎服之。二帖，恶心肠鸣皆止。次早饮食稍进，举家欣欣色喜。令岳程钟山公，于予为石交，闻病有起意，心殊异之，不知为予，因而过访。见予，抚掌大叫称快，曰：吾固知是公也。指其甥而语之：此即所尝与尔曹言者，闻久为西吴缙绅递留，不意今归，城吾婿之幸也。相与谈对，两日而别。别之时，景南饮食稍加，小水利，肌肤面目黄气退，渐有生机。不虞逾半月，为拂意事所激而怒，复吐痰，不思饮食，家人惊惶无措，亟请予诊，两寸滑大，左关弦劲搏指，右关亦滑大有力，两尺沉微，予语之曰：病甚重，脉非前比，且不敢以万全许，第尽吾心尔。病以药力而回，君之福也。时为七月之朔，予因留视七日，日进一剂，剂以人参、陈皮、半夏、茯苓、香附、白豆仁、黄连、旋覆花、麦芽、甘草与服。服三日，恶心止，大便有稠痰下，其中间有瘀血，此皆大怒所致。故经云：怒则伤肝，甚则呕血。并下泄上吐，亦或有红点子在痰中吐出，是其征也。后改用六君子汤，加麦芽、黄连、枇杷叶、白扁豆调理，病势骎骎向安，腹中如碟之块亦渐消去，大仅如指耳。肌肉亦生，能下榻举足以步。市上之人称奇。

后闻蜡月又被郁怒，颈发瘰疬，外科以烂药点溃，服蜈蚣败毒药，卒莫能收口而终。伤哉！

孙文垣医案　卷四

明　新安　孙一奎文垣甫辑
鄞县　曹赤电锦章圈点

新都治验

孙文学子元，素多疮疥，近因沐浴，鼻涕出红，面足浮肿汗多。左脉大而有力，右寸亦大。据脉，多思而气不畅。以葛根、大腹皮、厚朴、赤茯苓、青蒿、泽泻、白术、郁金、升麻、木通、滑石、黄芩水煎饮之。浮肿渐消，惟鼻红尚在，口且渴，改用当归、白芍药、知母、甘草、石斛、麦门冬、五味子、山栀子、玄参调理而愈。

一妇因夫荒于酒色，不事生计，多忧多郁，左跨疼痛，且及于膝。小水频数，大便频，并脐腹胀痛，口干。脉之，左手数，右手弱。近又发热恶寒，汗因痛出时刻不宁，此食积，痰饮、瘀血流于下部，足厥阴之经挟郁火而痛，恐成肠痈。与神效瓜蒌散一帖。半夜后，痛即减半，汗也寻止。次日诊之，数脉稍退，小腹坚如石，按之且痛。再与前药，其夜环跳穴亦作痛，直至于膝，小腹稍软，小便仍痛，大便也未通利。仍与前药，每帖用大瓜蒌二枚，加牡丹皮、莪术、五灵脂、金银花服下。大便利而热退痛止，小水亦长，诸症悉平。

太学恒宇侄令堂，仲春，右肩筋搐肿痛，夜尤甚。次日，痛连肘下，出臑，入曲池，且洒淅寒热。以二陈汤加南星、酒芩、白僵蚕、羌活、秦艽、威灵仙。服后至子丑时，病乃减半，而筋不搐矣，红肿略消。次日，减去南星，加当归、川芎，其夜肩痛又递减。但一夜不睡，口干舌硬，用川芎、当归、防风、秦艽、甘草、威灵仙、白僵蚕、酒芩、白芍药，服此热全退，痛全减，饮食始进。以人参、川芎、白芍药、当归、甘草、秦艽、僵蚕、防风、陈皮调理，良安。

族侄孙君锡，头痛，胸背胀，饮食下膈便吐，咳嗽不住口，痰浊如脓，大便结燥，脉之，独右寸洪大。以二陈汤加竹茹、滑石、石膏、酒连、麦冬，连进四剂，夜与益元丸兼服，而嗽吐俱止。惟痰浊如脓色，且腥气触人，此将欲作肺痈，改用牡丹皮、麦门冬、山栀子、甘草、贝母、枳壳、桑白皮、紫菀、知母、当归、生地黄、桔梗四帖，全安。

侄孙尔嘉内人，三孕而三小产，六脉滑数，乃气虚血热也。由其热故多滑下，因其血虚下，心甚恐怖，终日偃卧，略不敢起身，稍起，血即大下。与生地、白芍药、白术、地榆、桑寄生、续断、甘草、升麻、椿根白皮、黄柏、条芩服之，而血三日不来，惟白带绵绵下。过五日后，因有不得已事，起身稍劳，血又大下。予谓：血滑已久，如水行旧路，若不涩之，必不能止。又思：血海甚热，亦肝风所致，防风子芩丸正与病对，宜制与之。又制白芍药六两，侧柏叶、条芩各三两，防风、椿根白皮各二两，蜜丸服之。从此血止胎安，足月而产一子。此后连产三子，并无胎漏之患。后遇胎漏，递用此法，莫不良已。附告同志，以便取用。

鸿胪薇垣侄内人，喉中燥痒，咳唾红痰，两寸关洪大，内热生疮。山栀子、小蓟、生地、牡丹皮、滑石、青皮、麦门冬、甘草、黄连、瓜蒌，水煎饮之，而血止嗽除。后遇劳

心即咳嗽，喉中血腥，总由上焦热盛而然。以枇杷叶、山栀子、生地、白芍药、甘草、牡丹皮、地动蜂、天花粉、滑石、紫菀，常服三五剂，两月而安。

戴万奇丈，中痰后而右手不能伸动。与之牛胆南星、陈皮、茯苓、甘草、天麻、僵蚕、黄连、木通、石菖蒲、防己，服后手稍能动，惟左边头痛，喉舌俱痛，大便秘结，三日一行。又与川芎、荆芥、玄参、桔梗、柴胡、酒芩、蔓荆子、甘草、杏仁、枳壳，水煎饮之，诸症悉减。但下午体倦，右边头微痛。后又为怒气所触，舌掉不言，头复大痛。与连翘、甘草、山栀子、薄荷、石菖蒲、远志、木通、麦门冬、五味子、白芍药、黄柏调理而愈。

亮卿文学内人，头痛，遍身痛，前后心两乳皆胀，玉户撮急，肛门逼迫，大便三日未行，口干。因大拂意事而起，下午发热似疟、恶心、烦躁不宁，而时当盛暑，乃怒气伤肝，挟暑热而然。以石膏三钱，青皮、柴胡、枳壳各一钱，半夏曲、黄芩各八分，甘草、桔梗各五分，夜与当归龙荟丸下之，大小便皆利，热退而诸症悉减，惟略恶心，与清脾饮两帖，全安。

梓林兄令眷，右手痛风，小水频迫，起身稍迟，即出不禁，足有浮气。年过六十，右寸关脉濡弱，左手和。此脾虚停湿之症。近且咳嗽，用六君子汤加苍术、石菖蒲、远志、大附子、晚蚕沙，倍加薏苡仁，缓治而平。

一妇，经不行者三月，大便泻，腹胀嘈杂，吐酸水，时下白带，常恶心，自以为有孕。予脉之，候非有孕，乃脾经有湿热，心经有瘀血症也。与二陈汤加白术、泽泻、猪苓、酒连、木通、吴茱萸、滑石、麦芽、山楂。泻止腹宽，经行腰腹作痛。以川芎三钱，当归五钱，香附、丹参、桃仁各一钱，水煎服之。经虽行，口中吐出黑血水甚多，且亦有如脓者，改用四物汤加牡丹皮、丹参、桃仁、红花、山栀、滑石，调理两月而痊。

侄妇程氏，下午喉痛，近来痰多晕厥，一日二三发，头痛面赤，素未生育。左脉弦大，右寸关滑大有力。以荆芥、薄荷、甘草、桔梗、玄参、僵蚕、柴胡、枳壳、竹茹、贝母，水煎饮之，连进二帖，其夜得睡。惟背胀、怔仲、痰犹不清、面多热，用黄芩、枳壳、甘草、桑白皮、地骨皮、天花粉、玄参、前胡、半夏曲、橘红、山栀仁，调养而平。

汪嗃兄，时疫热病，被发汗过度，热留胸中，烦躁不止，呕恶不安，汗竟不敛，口且渴。脉之，独两关洪大。此阳明之热尚在，当以白虎生脉汤为主，石膏五钱，知母三钱，人参、白芍药、甘草、石斛各一钱，麦门冬二钱，五味子十五粒。急煎饮之而热退。继以益元丸服之，而吐亦安。

何明吾，时疫食复，大便不通，呕恶内热，昏愦不省人事，或作梦语，循衣摸床，此热在心包络经。以竹茹、麦冬、知母、山栀各一钱，陈皮、半夏曲、酸枣仁、枳实各八分，甘草三分服之。至夜半，人事稍清，余热未散，用石膏三钱，知母二钱，竹茹、麦冬、生酸枣仁各一钱，天花粉、陈皮各七分，枳实、麦芽、半夏曲各六分，水煎饮之。下午，大便行而热退，诸症悉愈。

族侄元素，春温头痛发热，左脉弦大，右洪大，以小柴胡合白虎汤二帖而愈。乃为食复发斑，色紫，神昏，人事不省，身重不能转动。即水、火皆不自知，合目鼾睡，形如醉人。面赤发热，舌苔外黄内黑，皆有芒刺。三日后，予至脉之，六部俱浮洪以三黄石膏汤加枳实、鳖甲进之，稍得微汗，大便始有真粪。次日才开目言语，乃进粥一盏，改以小柴胡汤加山栀、枳实、鳖甲、白芍药调理而愈。

仆子孙安，空晨出门，途次食面三碗，饥劳感疫，因内伤，表里皆热。及至绩溪衙中，昏闷谵语，头痛，身疼，腹痛。医不察为劳倦感疫，遽以遇仙丹下之，大便泄三四十行，邪因陷下，而为挟热下利之候。急归视之。舌

沉香色，额痛，口干燥渴，烦闷，昏昏愦愦，脉左弦数，右洪数，但不克指，知为误下坏症。以柴胡、石膏各二钱，白芍药、黄芩、竹茹、葛根各一钱，天花粉、甘草各五分，山栀子、枳实各七分，葱白五茎，水煎服之。后半夜吐蛔一条，乃稍得睡，次早大便犹泻二次，呕吐酸水，腹乃痛。改用小柴胡加滑石、竹茹。夜热甚，与丝瓜汁一碗，饮既神顿清爽。少顷药力过时，烦热如前，再以丝瓜汁一大碗进之，即大发战。予谓此战非寒战，乃作汗之征耳。不移时，汗果出而热犹然。忆《活人书》云：再三汗下，热不退，以人参白虎汤加苍术一钱如神。遂此，再加玄参、升麻、柴胡、白芍药、黄连饮后，身上之斑，先发者紫，后发者红，中夜后乃得睡而热散，斑寻退去，腹中微疼，肠鸣口渴，右脉尚滑，左脉已和，再与竹叶石膏汤加白芍药、苍术，服后睡安，腹仍微痛。用柴胡、芍药各一钱，人参、酒芩、陈皮、半夏各六分，甘草三分，乌梅一枚，服此腹痛渐减，精神骎骎长矣。惟两跨痛不能转动，此大病后汗多而筋失养之故，宜当补益。人参、黄芪、白芍药、桑寄生、枸杞子、薏苡仁、桂心、牛膝、熟地黄，水煎服。后加木瓜、黄柏、当归，减去桂心，调养而痊。

一人喉疼，夜卧气壅不能伏枕，痰嗽不出，遍身生疮，面足皆浮，夜间发热，睡醒多出冷汗。此由脾经有湿热，水气不利而然。薏苡仁、款冬花、陈皮、贝母、前胡、萝卜子、桔梗、桑白皮、茯苓、甘草，服此喘嗽大定，仍得伏枕，惟下体肿胀不消，且肤皮紧硬，小水黄，动作则头眩。用大腹皮、茯苓皮、陈皮、桑白皮、五加皮、生姜皮、木瓜、姜黄四剂而消。

善易数者何洗心，每饮食稍冷，饭粥或稀，必作胀泻，理脾之剂历试不瘳，就予诊之。左三部皆濡弱，右寸亦然，关滑尺沉微，此下元虚寒所致，法当温补。以补骨脂、杜仲、菟丝子各二钱，山茱萸肉、人参、山药各一钱，白茯苓、泽泻各八分，肉果五分，数剂而愈。

程潮孺人孙氏，鼻衄后眩晕，嘈杂，呕吐清水，夜卧不安，腹中饥而食不下膈，由脾虚肝郁有郁火也。以人参、黄连、白术、扁豆、甘草、陈皮、半夏、竹茹、茯苓、石膏水煎，调养而平。

侄君孝，后溪兄次子也，三月患头项痛，腰脊强，遍身如被杖，脐腹也痛，口渴不能饮食不进，六脉浮数。吴医以为阴虚，为滋阴降火二投而二剧，反加呕恶。又与疏通、热丸不退，下午烦乱。延方和宇丈视之，以为外感挟虚人参败毒散。吴争之，谓阴虚体弱，难再汗，仍用四物汤加柴胡、葛根、薄荷、黄芩、知母，而热如焚，神昏惊冒矣。予时远出，促归诊之，六脉浮弦而数鼓指。语之曰：此春温症也，方诊良是。因复加内伤，以故病剧，滋阴之剂缠而作满，且引邪入于阴分，宜乎热加而躁闷也。法当清解兼消可愈无伤，以二陈汤加羌活、柴胡、防风、麦芽、山楂，服下得微汗，热退其半，惟下午作剧，大便未行，腰脐之痛不止，用小柴胡汤加葛根、白芍药、青皮、黄连、山楂饮下，热又少退，大便已行，腰脐之痛也随减去，但不知饥，再以柴胡、甘草、青皮、枳实、麦芽、知母、黄芩、白芍药，诸证悉平，惟觉体倦乏力，加人参、白扁豆、薏苡仁，减去柴胡、青皮，调养而痊。

一仆妇，头疼喉咙痛，咳嗽呕恶吐痰，胸膈作胀，经水适来，身热口干，此少阳经痰火症也。用柴胡为君，半夏、白芍药、竹茹为臣，葛根、天花粉、橘红、桑白皮、黄芩、知母为佐，甘草、桔梗为使，一帖微汗而热散痛除，惟咳嗽不转，小水短涩，柴胡、知母、麦冬、竹茹各八分，白芍药一钱，滑石二钱，黄芩、贝母、桔梗各七分，五味子十二粒，甘草二分，一帖而瘳。

族侄女王郭氏，大参晴老女也，素有痰涎，胸腹痞胀，近因乳肿，大发寒热，欲成痈毒，

以加味神效瓜蒌散二帖，寒热虽退而肿不消，用贝母、白芷为臣，瓜蒌为君，赤芍药、当归、连翘为佐，青皮、甘草、柴胡为使，痛虽减而肿仍不消。脉之近数，知已成脓，仍与内托十宣散加金银花、蒲公英两帖而脓溃。因脚上生疮而有浮气，前方去蒲公英、金银花，加薏苡仁、苍耳子，调理全安。

表侄女黄氏，孕已七月患赤痢，腹痛后重。体素弱，举家甚忧。以白芍药三钱，条芩一钱五分，白术、地榆各八分，甘草三分，两帖而愈。后五日报云，因稍劳痢又复来，教以当归三钱，川芎一钱半，真阿胶二钱，艾叶三分，一帖全瘳。

一程氏妇，吾孙门女也。小产后二十日矣，患赤痢，一日十余次，怯寒恶食，小腹胀痛。诊之右寸滑大，知其虚中有热，忆其恶露未净，故小腹胀痛。专科泥丹溪产后大补气血之语，概施之，因而作痢。乃翁曰：病尚怯寒，何云有热？予曰：书云恶寒非寒，明是热症由热极而似水也。饮药后当自知之。以白芍药、当归、滑石为君，桃仁、酒芩、酒连为臣，木香、桂皮、槟榔为佐，青皮为使。服下果去臭黑瘀血甚多，小腹顿宽，惟口干小水少，恶心，怕饮食，体倦，仍里急后重。人参、川芎、白芍药各一钱，当归一钱五分，酒连、陈皮各六分，木香二分，外与清六丸服下，热除，痢减十之八矣。但大便不实，恶心、虚弱，以四君子汤加酒炒白芍药、陈皮、木香、肉果、酒连、当归养之而平。

孙竹野浙归，途次受暑，又为酒面所伤，因而作吐，胸膈痞闷。时师以消导之剂，燥动脾火，口渴，嘈杂，躁乱不宁，目珠如金，一身尽黄，已成疸症。诊独右寸脉洪大有力，先以温胆汤，倍加香薷、滑石、葛根解暑止吐为君，黄连、麦门冬清热止渴为臣，使湿热散而黄自瘳也。连与三帖，吐止食进，黄也定矣。再与五苓散加青蒿、葛根、滑石、黄连、枳实八剂而黄释然。

程菊泉，暑月患喘嗽，咳咳连声，浓痰滚滚，行动则喘促不宁。夜分口渴，胸膈胀闷，两寸脉滑而数，两关弦。此肺有宿痰、胆有郁火。内经云：火郁发之。又云：风寒外来者可发。用紫苏子、半夏曲、杏仁各一钱，石膏二钱，款冬花、桑白皮各八分，桔梗、枳壳各五分，麻黄三分，服下无进退。改以杏仁、陈皮、人参、贝母、款冬花、麦门冬各七分，薏苡仁一钱五分，桔梗、知母各五分，五味子十一粒，桑白皮一钱，陈皮六分，服下痰减大半，胸膈仍不舒，口仍干，脚仍热。前方减去款冬花、五味子，加枳壳、葶苈子两帖全安。

程应祯兄，胸膈背心时常胀疼，头眩晕，脚软弱，手指痛，咳吐红痰。诊其脉，左关弦大，右寸关滑大。予谓此食饱后感于怒，老痰瘀血积在上焦，宜其胸背胀痛而热壅也，治当清化上焦，使新痰不生，宿瘀磨去，则万全矣。如落时套，用地黄、山茱萸等滋阴降火之剂，是以滞益滞，则热无由去，瘀无由消，而痰益增不去也。病者闻言，谔然曰：未见公时，业已服过一月久矣。疑其饮食损而热寻加，胸背胀痛递长哉。予曰：今反辙幸早耳，再迟则败事。亟以青皮、枳壳、陈皮快其气而疏其壅滞。盖痰随气行也。贝母、桑白皮以消余痰而清其嗽；牡丹皮、滑石、桃仁，消其瘀血，山栀仁开郁清热；白芍药伐肝补脾；甘草调和诸性，缓而理之，当见其去泰去甚也。别后半月复书报云：胸背之胀减三之二，血已十日止矣，痰如旧。改以山栀仁、牡丹皮、丹参、赤芍药、桃仁各八分，滑石三钱，五灵脂、当归尾各一钱，半夏曲、青皮各六分，诸症悉去，独足心热，再以黄柏、知母、苡仁、牛膝、甘草、白芍药、茯苓、陈皮、贝母、石斛、牡丹皮调之如初。

虚山内人，胸胁胀痛，五更嘈杂，每一嘈杂则痛发更甚，左寸关脉洪滑，右关亦然，此肝胆有郁火，胃中有胶痰，乃有余之疾。内经云：木郁则达之。盖木火之性贵乎疏通，当以龙荟丸条而达之。顾痛则不通，通之则不

痛也。服龙荟丸一钱五分，大便行一次，痛随疹迹。惟声不开，以陈皮、柴胡、贝母、茯苓、甘草、白芍药、酒芩、香附、杏仁、桔梗调之而安。

一妇，当暑月小便不利而痛，玉户肿，且又便血，发热，左脉弦数，右寸短弱，此肺气不足，肝火太炽。盖肝为血海，肝又主小便，玉户为肝经所络之地，治当疏决肝经壅塞，俾气畅则新血得以归经，热解则小水可不痛，而肿亦可消矣。以滑石三钱，桃仁、当归、白芍药各一钱，柴胡、黄连、人参各八分，川芎六分，甘草、桂皮、白芷各三分，四剂而病如失。

族弟妇戴氏，腹中痛多在脐腹，白带如注，四肢酸疼，大便里急后重，已成赤白痢矣。脉之，两寸关俱滑数，尺也数。以白芍药、当归、黄连、黄芩、木香、槟榔、桂皮、甘草、滑石、桃仁、桔梗，一剂而红止。惟小水短涩，下午发热，大便一日夜仍四行。改用白芍药、当归、白术、陈皮、滑石、甘草、茯苓、厚朴、酒连、酒芩、桔梗、柴胡、木香饮下，诸症悉愈。惟头痛腰疼，再以桂心、当归、白芍药、白术、茯苓、甘草、酒芩、酒连、破故纸、木通、黄柏煎服，全安。

族弟应章，胃脘当心而痛，手不可近，疑有瘀血使然。玄胡、五灵脂、牡丹皮、滑石、川芎、当归、甘草、桃仁、桔梗、香附，水煎，临服加韭菜汁一小酒杯，其夜痛止得睡，饮食也进。惟大便下坠，逼迫不安，此瘀血已动，欲下行也。前剂减去韭菜汁，一帖全安。

予弟淑南，额痛遍身痛，口干，舌苔黄厚，左脉浮大，六部俱数。时当仲秋初旬，以小柴胡合白虎汤加羌活，热仍不退。下午用六神通解散，以葱汤调服三钱，热稍退，至半夜后又复热，额痛，顶巅尤甚，舌根黄且焦黑，小水赤痛，烦躁不睡，遍身又痛，此三阳合病，暑症也。次日，以小柴胡大加石膏为君，藁本、白芷、竹叶、粳米、生姜、大枣，少顷，大汗出至足，热始尽退，犹烦躁不睡，仍以小柴胡汤加桂枝、山栀子、竹茹、竹叶饮下，烦躁宁而得睡，余热悉平，精神爽而向安矣。

一富家妇，当仲秋大小便秘者三日，市师以巴豆丸二帖，大便泻而小便愈秘，胀闷，脐突二寸余，前阴胀裂不能坐卧，啼泣呻吟欲求自尽，此转脬病也。柏树东行根皮一寸，滑石二钱，玄胡索、桃仁、当归、瞿麦各一钱，水煎，临服入韭菜汁半杯。服后食顷而小便稍行，玉户痛甚，小便非极用力努之，则不能出，改用升麻、桔梗、枳壳、玄胡索煎成，调玄明粉二钱，乃提清降浊之意，服后大小便俱行，始不胀急。次日报云：每大小便来时，腹中先痛，有淡血水，小便短，再以丹参、丹皮、当归、白芍药、甘草、青皮、香附、玄胡、茯苓、山栀子、山楂两帖，各症良安。

孙文约孺人，年八十有三，胃脘疼痛，手不可近，腹中饥而饮食不能下，两寸关脉滑大，两尺沉弱，此血虚气滞症也。先予积气丸，一服而痛减半，再用生白芍药、山栀子、五灵脂各一钱，酒炒白芍药二钱，粉草、山楂、香附各八分，一帖全安。

应章族弟，三阳症发于子、午、卯、酉日，四越月矣。每发于夜，热多寒少，左脉微弦，右关滑大，以二陈汤加柴胡、黄柏、川芎、当归、黄连两帖，而热稍轻，饮食不进，四肢懒倦，脾气大虚。白术、何首乌各三钱，鳖甲二钱，青皮七分，乌梅一个，一帖而截。

太学程好吾，倜傥博洽士也。季春患两太阳痛，胸胁稍疼，口渴，大便水泻，左脉浮弦而数，中按有力，右关滑大。予曰：春温症也。柴胡、前胡、葛根、粉草、青皮、黄芩、知母、桔梗、半夏曲、石膏，半夜后得微汗。因起大便，感风续又发热，依然口渴，更觉烦躁，石膏三钱，知母、柴胡各二钱，葛根、黄芩各一钱，粉草、桔梗各五分，竹叶二十片，两进而汗出热解，诸症悉平。四肢

尚倦，口微干，语言乏力，以生麦汤加薏苡仁、石斛、甘草、白芍药、黄芩调养如初。

令媳长卿之妇，腹中微疼，经行不流利，喉痛，四肢麻木作战，不知饥饿。右脉洪大如豌豆，以川芎、香附、麦芽、山楂、乌梅、粉草、桔梗、酒芩、防风、荆芥、白术、茯苓四剂而安。次月经水大行，十日不止，以黄芪、阿胶、蒲黄各一钱，白芍药二钱，粉草三分，一帖而止。此后但觉浊气下坠，屁从子户中出，以补中益气汤，加酒炒黄连调养而平。

族子应章之弟，十月发三阴症，至次年仲春未止。每发于辰戌、丑未日，午后寒多热少，夜有盗汗，左脉软弱，右关尺弦数有力。用白芍药、当归各一钱，白术二钱，柴胡、川芎、粉草、砂仁、桂枝、酒芩各三分，生姜三片，水煎服，再以何首乌、白术、鳖甲各二钱，柴胡一钱，青皮、酒芩、甘草各五分，乌梅一个，生姜三片，水煎，临发日五更服之，两帖而止。后半月，下身大生疮疖，以东坡四神丹调理而痊。

油坛吴中岳孺人，先感风邪，后伤饮食，发热头疼，腹中作胀。医与巴豆丸泻之而热不减；后医又以大黄重泻之，而热也如初；再后医谓泻而热不退者为虚，大用参、芪、白术补之，补经四日，神气昏沉，不知人事。乃敦予诊，左脉弦数，右关尺沉数有力，舌尖沉香色，舌根焦黑芒刺，语言含舌不清，扣前服药，始知妄下妄补，不思饥谨之余，疫气为厉，误成坏症，危而且殆。姑以知母、柴胡各三钱，石膏六钱，枳实、天花粉各五分，粉草、黄芩、麦冬各一钱，山栀子、生地黄各七分，人参六分，竹叶三十片，生姜三片，水煎饮之。中夜后人事稍清，微有汗，舌稍柔和，语言已不含舌，骎骎然有生气矣。次日，前方减去地黄，加白芍药，舌心焦黑退尽，诸症十减其七。但大便五日未行，遍身尚痛，咳嗽，与七制化痰丸两帖，再以石膏二钱，麦冬、贝母各一钱，前胡、枳实、黄芩、栀子各六分，甘草三分，桑白皮八分煎服而安。

鲍子五保，时疫，耳聋，体有热，口干，大便五日不行，人事不清。竹叶、黄芩、柴胡、半夏曲、甘草、枳壳、天花粉、知母煎服，而热渴更甚，大便行而泻，手拿缩不能伸，且发呃，或又咳嗽。改以柴胡、石膏、竹茹、人参、甘草、麦冬、半夏曲、橘红、黄芩、黄连一帖而呃止泻除，诸症悉罢而安睡矣。

仆子孙守，以中麻后咳嗽无痰，上唇厚肿，体热，大便燥，声哑。以麦门冬、知母、瓜蒌仁、甘草、白芍药、桑白皮、地骨皮、石斛、枳壳、五味子服后，嗽减其七，乃减去瓜蒌、枳壳，以其大便已溏，加生地黄、当归、薏苡仁调理而安。

仆子得贵，春温头痛，体热，面赤，舌心焦燥，以石膏、柴胡、葛根、甘草、黄芩、知母、天花粉、白芍药服之，而舌不焦黑矣。进粥太早，半夜后又复发热，中脘硬痛，与大柴胡汤一帖，汗出津津，大便行二次，腹痛不止。乃以小承气汤调下玄明粉一钱，大便又行二次，热不退，而痛全减，旋作鼻衄。改以石膏、牡丹皮、生地黄、山栀子、甘草、升麻、黄芩、赤芍药，一帖而热散衄止。

元素侄令政，春温后经水适止，余热不退，口中甚渴，胸胁痛而耳重，脉左弦数，右滑大而数。小柴胡加石膏、知母、桔梗、枳壳、葛根、瓜蒌、半夏曲服下，而热渴如旧。改用柴胡二钱，人参、甘草、天花粉、黄芩各七分，白芍药、红花、当归、牡丹皮、知母各八分，调理而瘳。

朱氏子天送，时疾头疼，身若燔炭，口渴气促，申酉刻热潮更甚，舌心焦黑，遍体紫斑，语言含舌不清，时多发呃，耳聋。先治者误进藿香正气散而加呕逆水泻；又医以柴葛汤，呕益甚，热转增剧。迎予为诊，六脉俱洪数，此少阳阳明合病之疫，以石膏五钱，知母、柴胡各三钱，黄芩一钱五分，半

夏曲、麦门冬、竹茹、橘红、葛根各一钱，粉草、枳实各五分，服下热退其七，舌不燥矣，再以柴胡、半夏曲、白芍药、竹茹各一钱，石膏三钱，麦门冬、知母各一钱五分，黄连、甘草、人参各五分，水煎饮之而热退，诸症悉平。

朱桃源内人胃脘痛，年五十有二，经水尚行不止，一月让三旬，每至十余日不净，下带淫淫下，常苦梦遗，近又眩晕，先与积气丸一帖，以止胃脘痛，再以逍遥散加石莲子、莲花心、五倍子炼蜜为丸，每早晚白汤送下二钱，梦遗竟绝。

桂亭兄，壮年原有湿热、痰积。年逾艾，偶坠轿，跌伤背胁。专科以草药敷贴于外，因以药酒攻之而愈，越十五年，左胁痛，手不可近，左脉弦数怪劲搏指，小腹也痛，知为旧瘀及痰积作祟。以青皮、赤芍药、黄连、当归尾各一钱，桃仁一钱五分，大黄二钱，滑石三钱，水煎，临服调玄明粉一钱。服下吐出痰涎碗余，大便仅行一次，而左胯及腿骨皆痛，夜睡不安，由小腹痛其之故。此瘀均欲行而未能也，再与大黄、当归尾、红花、牡丹皮、赤芍药各一钱，桃仁二钱，滑石三钱，青皮八分，调玄明粉一钱，再下之。大便行三次，皆沉香色稠粘瘀物，腹痛虽除，胯痛仍在，用乳香、没药、归尾、红花各一钱，桃仁、滑石各三钱，大黄二钱，穿山甲、丹参各一钱五分。服后大便行四次，所下皆紫黑如筋膜者不可胜计，诸病悉减。因食鸡汤、牛肉，脐腹又痛。里急后重，此余积未尽。欲再下之，举家惊怖，谓六旬以外之年，已下数次，恐脾弱不能再下。予曰：医贵认病，何以年齿数下拘哉？今药力到而积已动矣，破竹之势可迎刃而解，若失时姑息，恐他日滋蔓，欲下难动也。行后而补，庶无反顿之忧。大兄然之，以红花、桃仁、当归尾、赤芍药、山栀仁、玄胡索、牡丹皮、穿山甲、滑石，煎调玄明粉，下二次紫黑瘀物。如前之半，胁胯小腹痛则俱释。次日用人参、茯苓、白芍药、枳壳、陈皮、山楂、桂心、当归、半夏曲各十月，精神、步履、饮啖一如旧矣。

江右史二官，发后食复，头痛，口渴，谵语发狂，面青舌黑，身中发灰，不省人事，小水点小，势已危急，以小柴胡汤减去半夏，加石膏、知母、当归、山栀子、豆豉、枳实急与服之，一饮使得微汗，热退大半，次日以柴胡、滑石、甘草、知母、石膏、人参、桔梗、黄芩、天花粉与之，舌黑始退，大事乃清，饮食才进，霍然半矣。

堂弟东里内子，咳嗽吐红，发热头眩，倾骨乏力，先已服滋阴降火十数剂不愈，饮食渐少，精神倦怠，邀予治之，两寸脉累累如贯珠，两尺俱软弱，此上盛下虚之候。上盛者，痰与瘀血也；下虚者，肾阴弱也。且生平好饮，不无助热，法当先清上焦，化去瘀血痰涎，然后以养阴药收功，则病根可拔，咳嗽可免也。用贝母、枳壳、桑白皮清肺化痰，瞿石、桃仁、牡丹皮、小蓟消除瘀血，山栀子、甘草、白芍药养血以祛余热，一帖后，红渐稀少，前后心始不胀痛，惟痰嗽不止，大便结燥，减去滑石、桃仁，加瓜蒌、黄芩、杏仁尚在。

由溪程白坡孺人，年过六十，为疫所染，头痛口渴，舌苔前黄燥，后紫黑，身热沉重，大事锋慢，语言错乱，小水短涩，呕逆烦躁，合目不开，谵语不辍口，耳聋，痛胁痛，时五万物向也，诸予为珍。左浮而弦数，右洪长而数。珍曰：仲昔治卖饼妇曰：何症？予曰：此热病类也。青夷曰：因体热便名热病乎？予曰：否，仲景谓春温过时为热病，则兹又为热方也。邪在阳明少阳二经，又问曰：可生乎？予曰：脉症对可生也，此病延亟染延旬伏，不足畏。青夷曰：诸方和平也，立少阳阳明二经之病，二公所见既同，乞商确一方为幸。予与相予珍多荐合，即以柴胡、石膏为君，知母、天冬、天花粉、竹茹为臣，黄芩为佐，甘草、枳壳、桔梗为使，连进两帖，未刻成汁，热毒神清不扰，即进若粥，下午又

复大热，谵语昏沉，举家惊怖。予曰：此食复也。即以小柴胡汤加山栀子、枳实、淡豆豉、鳖甲四剂，复得汗，热从散去，神顿清爽，仍口渴烦躁。以生脉汤加黄连、香薷、竹茹、竹叶而安。

程家内眷，藏溪汪氏女也。乃夫殁子疫疠，新寡七日，疫即及之。大热头疼，口渴，胸胁并痛。医与小柴胡汤，夜忽梦夫交泄而觉，冷汗淫淫，四肢如解，略不能动，神昏谵语，面如土色，舌若焦煤、强硬。迓予诊之，六脉沉弦而数，大小便俱秘，此亦阴阳易类也。疫后有是，危已极矣。予以生脉汤加柴胡、黄芩、桂枝、甘草，水煎成，将乃夫昔穿旧裤裆烧灰调下两剂而神醒，体温，汗敛，舌始柔和，焦也渐退。次日，仍以前方加酸枣仁、竹茹，四肢始能运动，乃饮粥汤。仅一子甫十岁，一女甫十四，继被疫困，均以六神通解散汗之而安。妯娌及婢辈六人皆六神通解散瘳之。举家德予，以为再造。

族侄太学从明，夏初由客邸患滞下，调半痊而归，因食隔宿猪首而复，里急后重，昼夜三四十度，日渐沉困，口渴，胸膈焦辣，手必热，腹微痛，小水少。每解时先干哕，呕恶，汗出飞飞，下皆稠粘紫黑血、无粪。彼素知医，且慎重，不轻服人药。敦予诊之，脉左沉弦，右滑数，面色外黑内黄，饮食不入，肛门辣痛。予以渠原禀薄弱，今远归，途次不能无劳，不敢疏下。姑以胃风汤加黄连，与二帖不效，腹稍加胀。渠叮予曰：古云无积不成痢，顾积势胶固，切勿用补，无以体素弱为疑。予曰：诺！改用黄芩芍药汤三剂无进退。乃私语渠侄元亮曰：令伯之症，实实虚虚，热热寒寒，实不易治，且谷食噤口不入，干哕可虑，须得明哲参治。元亮从容言之，欲得方古墩为翼，诸相契及内眷递相赞言。太学不从。曰：吾岂不重命而吝费哉？顾新都之医，尤如叔最明，吾之交无如叔最厚，舍叔安所倚？元亮曰，叔祖善矣，能用人之长，得一隽商榷，可无后虑。太学拂然曰：知莫过于知心，吾知其心久矣，专任勿疑也。予知渠信任坚若金石，益加研究。图欲先开胃口，使新谷食将宿秽压出，或补或攻，视缓急以为方略。乃背嘱元亮曰：令伯非人参不可，幸且勿露，俾予得以尽技。元亮曰：诺。乃仿朱丹溪法，用人参、黄连各二钱，煎浓，细细呷之，但得一呷下咽，胃口便开，哕恶便止。盖胃口虚热冲上为哕也。其日用之，哕恶即止大半。连与两日，觉胸腹胀，即以保和丸应之。觉小水不利，又以清六丸应之。里急后重以，参术加芩、连、木香、槟榔、滑石、桃仁应之。人参皆背加，太学不知也。渠每诊必叮予曰：日来疾稍平，叔之力也。幸勿遽补，恐废前功。予曰：如教。讵知人参已服过十日，计二两许矣。此后脉仅四至，软而无力。忆丹溪云：虚回而痢自止。又云：气虚甚者，非附子不能行参芪。乃以胃风汤加黄芪、附子、姜炭四剂而血全无，后重也止，惟大便泻面不实，所下俱黄粪。渠知积滞已尽，始欲理脾，用参苓白术散服十日，便仍不实。乃问予曰：补脾而泻不止奈何？予曰：据脉乃下元虚寒，殆肾泄非脾泄也，温补下元则固矣。盖肾者胃之关，初不敢用下剂者，虑有今日也。教以菟丝子、破故纸、杜仲、山茱萸、人参、大附子、白茯苓、泽泻，四帖全瘳。里中称太学能知人，而予不负所任也。

查少川公，年四十三，夙有哮喘疾，每发则遍身如燎，气贲贲上腾，息息短促，候中痰声响若汤沸。经七昼夜，汗而渐平。居常嗜饮，通宵不辍，醉后纵欲，不避风寒。族中有教以石膏、麻黄、杏仁、枳壳、细茶各一两，作大剂饮之，名曰五虎汤，喘至即以此御之，随饮而止，屡发屡进，应若桴鼓。公喜甚，持为保命丹。寓大通一月，邑中麻黄、石膏为之缺市。讵知情欲无穷，胃中冲和有限，三年之间，饮五虎者殆不可以数计，而胃中之冲和者，亦不知损之何若也。因而腹大若复箕，两腿光肿如柱，内外臁、疥疮中清水涓涓流之不竭，昼夜腥气逼人，不能伏

枕而卧者五越月。自仪（征）杨（州）医起，问京口（镇江）之医如何如何，张者最良，遍延治之弥月，卒无一验。又舍京口抵姑苏，历嘉杭，凡有名者，悉迎疗之，而势益剧。舁回至岩镇，镇医擅名者吴与方也。先诣吴，吴骇辞不治；就方，方诊视久之曰：公疾非常，必得非常人乃可已。公曰：先生世家大方，昔在两淮且人人引领，愿得先生一诊为快，何我弃而使需非常人也？今世非常人舍先生其谁？方曰：噫，公贵邑孙生生者，名动三吴，今归不出，吸迎治之，或可无恙。公扣孙生生居何里，状何若，方书予姓氏里居与之。归即悬程公山氏绍介迓予，时长至后一日也。至则见公坐高椅之上，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复以绵被，足纳火箱，前后左右，环火五盆，首戴绒帽，帽外笼以貂套，套外仍束一帕，鼻用绒套笼之。门设重幔，犹凛凛怯寒。诊其脉浮大无力，睇其色，白中隐青。徐问公曰：恶寒身热从何时起？公曰：十日。予曰：据色据脉，予已得其概矣，公历数府名家，认为何症，拟何汤剂，请详述之。公曰：众论落落不一，先生学博见真，愿惟命。予曰：公疾乃气虚中满，法当温补下元。人徒知利小水，不知小水不利者由下焦之气不充，不能渗从膀胱故道而行，若利之急，则汛滥而横流肌肤，下于阴囊，甚则胀裂，崩塌而出。若使下焦壮盛，则小水自通。譬之甑炊釜底，水火交旺，甑中之气自然蒸腾，若雾若露。《内经》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身充肤、泽毛，若雾露之灌溉，是谓气。故曰上焦如雾也。清阳升则浊阴降，降下则为小水，故曰下焦如渎也。渎者，水也。言下焦为决水之官，水道出焉者是也。人之汗即此雾露之气，小水即降下之气。盖气者水之母，由气化而为水，故又曰气化则能出矣。融众理而观之，总由下焦元气壮盛，斯能升降变化，清阳升，浊阴降，即地天交之泰。阳不升，阴不降，即天地不交之否。否者，塞也。此胀满之所由生也。公之疾起于五虎汤，致脏寒生满病也。公曰：善。吾乃今始知致病之源。第近来身热、手热、膈内焦辣，而外恶寒竟不解，孰为热、孰为寒也？予曰：仲景云伤寒必恶寒，由寒邪在表而然，合先散之。胸膈焦辣者，乃阴盛格阳，虚阳之火被寒气驱逼上行，非真热也。经云水流湿、火就燥，但得下元一温，热自下行。公曰：然，惟先生命剂。予以紫苏、马蹄荸、炙甘草、防风、白豆仁、苍术、陈皮、人参、羌活、生姜，一帖而得微汗，悉彻去环列之火，仅存足底一盆，首上所覆之帕也去。独鼻寒如初，乃用防风、黄芪二两煎汤置器中，令薰其鼻，饭顷而止，一日凡三薰，次日鼻套也除。呕恶不止，用人参温胆汤加丁香进之，一帖而止。又谓鲤鱼能利水，一日尽二斤半。夜胀极，乃告急于予。予曰：病势如是，固乃纵恣若此，等闲之剂曷能消释？沉思久之，以平胃散一两，人橄榄肉一两，水煎饮之，两剂而定。独腹胀，小水不利，不能伏枕为苦。乃以附子理中汤加砂仁、补骨脂、赤小豆、桂心，连进四帖，小水略长。继以尊重丸日二服之，每服五丸，五日后小水通利，可贴席而睡。守此调理，腹胀渐消，两月大平，三月而公出市。市中人信予实从公始。

夏益吾，肢节肿痛，手足弯痛肿尤甚，不能动止。凡肿处皆红热。先起于左手右足，五日后又传于左足右手，此行痹症也。且喘咳气涌不能睡，左脉浮数、中按弦，右滑数，乃湿热风痰壅遏经络而然。以茅山苍术、姜黄、苡仁、威灵仙、秦艽、知母、桑白皮、黄柏、酒芩、麻黄水煎，服下而右手肿消痛减。夜服七制化痰丸而嗽止，乃得睡。再剂两足弯消其半。左手经渠列缺穴边肿痛殊甚，用苡仁、苍术、秦艽、甘草、天花粉、五加皮、石斛、前胡、枳壳、威灵仙、当归，旋服旋愈。

初阳侄令政，先时咳嗽，诸治无功。且嗽急则吐，用碧玉散二钱，白汤调下立止。后半年复咳嗽，胸背隐隐疼痛，身常内热，咳出桃花脓不可胜计，腥秽之气甚恶。右胁并

乳胀痛，脉洪数，大便燥、肌瘦骨立，此肺痈症也。用贝母、茜根、白芍药各一钱，知母、麦门冬、山栀子、紫菀各八分，桑白皮、当归、牡丹皮、杏仁各七分，薏苡仁一钱五分，甘草、葶苈子各五分，水煎服之，服止甚安，但要常服。若一缺药，其疾便发。据此，肺窍中痰积、瘀血尚多，未能即去，宜缓图之。书云俟脓去尽当自愈也，予谓丹溪虽有此言，也不可固执，设不以药消化之，必俟其脓自尽，恐岁月深而有他变。且中年之人何能当此？莫若清热润肺，消痰化瘀，久而服之，或早愈也。方、黄、吴诸公谓久咳伤肺，每每投补，屡被寒之。每补必增热，加痛，加咳，而脓转多。余晓之曰：诸公之意诚良，其如病加何是？姑息之谓也。古人不务姑息，惟以去病为安。夫姑息可以养病，非所以去病也。独汪无怀，然余言，守余法，二年良愈，肌长如初。

族侄仲木内人，贤淑妇也。不育多郁，腹胀，左胁不能侧卧，也不能仰卧，仰侧卧即气涌。每午夜背心作胀，气喘，吐痰，发热，必起坐令人揩摩久之始定。面有浮气，右寸关脉滑大有力，此气郁食积痰饮症也。盖忧思伤脾，思则脾气结，气结不行，则五谷之津液皆凝聚为痰，故喘急作胀。先与定喘汤二帖，而无进退，继用核桃肉五钱，杏仁三钱，人参、桑白皮各七分，水煎服之，气喘乃定。惟腹中胀急，改用橘红、半夏曲、木香、白豆仁、郁金、萝卜子、姜连、香附、茯苓四剂，大便痰积随下，腹胀尽消而愈。

族侄孙女，年甫十岁，大便脱肛，鼻中时常出血，夜多咬牙，肚热面黄，将成疳症，以山楂、青蒿、枳实、升麻、酒连、滑石各一两，甘草、芦荟、干蟾各五钱，俱研末，神曲糊为丸，一料痊愈。

唐岩祈，首秋患痢赤白，延至次年春分不愈，腹中作胀不知饿。每行动则气喘，四肢之末皆冷，阴囊肿，大便日夜十数行，而肌肉甚瘦，小水短少，饮食减半，面黄，两脚肿大及踝，与平胃散加酒连、猪苓、泽泻、升麻、防风、酒炒白芍药、薏苡仁，外与香连丸合益元丸相兼服，四日而痢止，乃知饿而加食，精神爽快。再四剂，两脚、阴囊之肿皆消，惟咳嗽。用薏苡仁、酒炒白芍药、粉草、泽泻、杏仁、桑白皮、陈皮、姜连、茯苓、姜黄、葛根、萝卜子二帖而嗽除，但体乏力，与六君子汤加补骨脂、薏苡仁、滑石、红曲、酒炒白芍药、桔梗、麦芽，调养半月而全瘳。

侄婿陈东山，仲夏患休息痢，所下皆紫血、腹痛，迨清明犹不愈。医药备尝，体倦肌瘦，或三五日一发，或七八日一发，发必三日乃止。予为诊之，左涩而右滑，据脉有瘀血痰积。近来小水不利，姑用四君子汤加滑石、红曲、陈皮、山楂、泽泻、升麻服后，微觉有热，改用四君子汤加滑石、桃仁、红曲、酒连，神气稍旺，脾气始回。乃用番鸦胆三钱下之，果去紫黑血块及如败鱼肠者半桶，从此痛除痢止。次日，以六君子汤去半夏，加酒炒白芍药、山楂、红曲、滑石、桃仁、升麻调之。报云胸膈作胀，恐积滞未尽而服参术，欲再下之，予为再诊，两寸短弱，两尺洪大，前日滑涩两脉俱无，此阳虚下陷之候，宜当大升大补。以六君子汤大加黄芪为君，酒炒芍药为臣，升麻、桔梗为使，服此胸膈宽快，精神也好，惟肛门热，前方加酒连，减半夏，脱然平安。

陈氏妇，肠鸣腹痛，大便溏泻，合目即汗出，下午潮热。医谓潮热盗汗，乃虚怯之症，加之泄泻，脾气坏矣，视为不治。浼予诊之，右脉濡数，左脉洪数。予曰：此郁火痰积症也。盖忧伤肺、思伤脾，饮食因而不化，积而生痰，故腹痛溏泻。但理中焦，消去痰积可瘳也。以四君子汤加半夏曲、滑石、红曲、麦芽、苡仁、酒炒白芍药、酒炒黄连、牡蛎、桔梗八帖，而病去如释。

九德侄，耳鸣，气筑筑然闭而不通，鼻塞不利，口不知味，痰多而膈热不清，脉左

浮而弦大，右滑大，俱数。《内经》云：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此由胃中痰火上壅，热极生风，乃以蔓荆子、升麻、木通、赤茯苓、桑白皮、麦门冬、生地黄、前胡、甘菊花、赤芍药、甘草、石膏，生姜三片，枣子一枚，水煎饮之四帖，左弦虽减半，而症尚如前。再用甘菊花、橘红、半夏曲、茯苓、甘草、知母、白芍药、酒芩、麻黄、石膏、桑白皮、桔梗加姜枣，又四帖而诸症悉平。后以六君子加酒连、柴胡、川芎、白芍、麦门冬、升麻两帖，饮食亦甘味矣。

陈觉宇丈，常山县人也。年四十有三，体肥患痰火，十年多矣。每月必一发，或劳心过度则二发，吐痰身热，吼喘，饮食不进，不能倒头而睡，合目则乱语，面赤头痛，遍身痰气走动，牵扯作痛，必俟吐出痰后则耳始不鸣，目始不泪。素服风痰药南星、半夏之类不效，后服参芪也仅止四五个月。诊其脉两寸洪滑，两尺沉微，殆上盛下虚之候，法当清上补下。以橘红、贝母、茯苓、甘草、桔梗、杏仁、前胡、钩藤、天麻、酒芩、枳壳水煎服之，夜进七制化痰丸，再以八味丸加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空心服之，半年而瘳。

程绍溪，中年患鹤膝风症，两腿及脚肚、内外臁肉尽削，两膝肿大，乃酒后纵欲所致。经治苏、松、嘉、湖、杭、严六府，视为痼疾。且四肢脓疥连片，淫烂腌脏，臭恶难近。自分必死，家人以渠病久，医药破家，今则衣食不抵，无门求生矣。渠有亲为予邻家，偶言及渠病之异，家道之窘，予闻恻然。邻素知予不以窘异为惮，恳为一看，予携仲子泰来同往。令渠沐手诊之，左寸关浮数，右寸短弱，两尺沉微，此气虚血热之候，法当大补气血壮其筋骨，犹可冀生。病者闻言，命家人子媳罗拜于地请药。予曰：病热已痼，非百日不见功，盖补血无速效，日浸月润，渐而濡之，关节通利，骨正筋柔，腿肉自生。初以龟板、苡仁各三钱，苍耳子、五加皮、头二蚕沙、节节香各一钱，当归、人参、黄芪、苍术、杜仲、黄柏各八分，红花五分，水煎服之，十剂而疮疥渐稀、精神稍长。再以薏苡仁、五加皮、龟板各二钱，节节香、苍耳子、地黄、丹参、苍术、黄柏、何首乌各一钱，人参、当归各八分，红花、木通各五分。二十帖，足可倚杖而行，腿肉渐生，疮疥尽愈，膝肿消去其六。后以虎潜丸加鹿角胶、何首乌、金毛狗脊、节节香、牛膝，用龟板胶为丸，服二越月，腿肉复完。出之苕上，苕人啧啧称奇。悉录其方以布。

予堂嫂程氏，喉间有物如瘿，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梗梗不安，腹中痛且泻，年五十有八矣。乃梅核气症也。腹痛乃新疾，以二陈汤加旋覆花、白术、香附、紫苏、桂皮、厚朴、泽泻四剂。腹痛仍在，泻亦不止，乃用胃苓汤加麦芽、砂仁、香附二帖，痛止泻瘳。仍用二陈汤加厚朴、桂皮、紫苏、旋覆花、细辛、人参煎服，四帖而喉中病去如失。

一妇，先伤风发热，咳嗽二日，乃分娩，热尚未退，又食鸡汁肉等太早，咳嗽发热愈盛，已八日矣。胸膈胀痛，头痛口渴，大便秘，咳出之痰色黑而臭，小水短少，胁下扯痛，气逆而喘不得卧，左胁不能着席，汗出不止，症甚危急。予以瓜蒌五钱，紫苏子一钱，枳壳、酒芩各六分，前胡、桔梗各五分，粉草三分，生姜三片，水煎饮之，胸膈之痛减半，气喘稍定。次日再进前药，大便用蜜枣导之，热尽退，痛尽减，诸症寻愈。

表嫂孀居二十年矣，右瘫不能举动，不出门者三年，今则神情恍惚，口乳语，常悲泣。诘其故，答曰：自亦不知为何故也。诊之两寸脉短涩，以石菖蒲、远志、当归、茯苓、人参、黄芪、白术、大附子、晚蚕砂、陈皮、粉草，服四剂精神较好于前，但悲泣如旧，夜更泣。予思仲景大枣小麦汤正与此对，即与服之，两帖而瘳。方用大枣十二枚，小麦一合，大甘草炙过三寸，水煎饮之。此忧伤肺脏，脏寒故多泣也。

桂亭大兄，原因坠轿跌伤腰胁，痛不能转侧，咳嗽吊痛，用三制大黄二钱，桃仁一钱五分，杏仁、红花、天花粉各一钱，穿山甲八分，甘草五分，水煎服之，两帖而大便行。继以五加皮、红花、川芎、当归、生地黄、白芍药、丹参、甘草、桃仁、穿山甲、柴胡，煎四剂饮之，而痛大定。后因过食荤腥，喘嗽腰痛，右肩背坠痛，素有湿热痰积，以威灵仙、紫苏子、枳实、酒芩、半夏曲、瓜蒌仁、甘草、陈皮、姜黄、防风、羌活，服后肠鸣，坐则重坠，此痰积已动，欲行不可得也。与穿山甲、当归尾、红花、杏仁、枳壳、大黄、萝卜子、川芎、莪术、青皮，服后大便所下稠积秽瘀甚多，痛随减去。以保和丸调理而安。

堂嫂王氏，两寸脉洪大，右关滑大，五六月间必吐紫黑血块，足跟肿痒痛，时流黄水，与牡丹皮、山栀子、玄参、甘草、白芍药、当归、陈皮、滑石、桃仁四剂而愈。

族弟妇程氏，孕已五月，痢下脓血，里急后重，腰重坠难当，以白芍、当归、木香、砂仁、条芩、酒连、艾叶、陈皮煎服，夜仍痛，痢三次。次日大便所下如烂鱼肠者甚多。夜半忽两足脚底前半节红肿疼痛难安，此厥阴肝经虚，胎气下坠也，当补气血，以川芎、当归、人参、白术、紫苏、茯苓、甘草、槟榔服下，夜半痛止，即得睡矣。左脚略痛，再以人参、紫苏、川芎、当归、白芍、甘草、陈皮、茯苓、大腹皮，柴胡、服后左脚痛也全减。后以补中益气汤加白芍、黄芩、茯苓调补，而胎也无恙。

族嫂汪氏，发寒发热，头疼遍身痛，眼珠疼，小腹痛，里急后重，赤白脓血日夜三十余度，口渴，此疟痢并作也。以柴胡、葛根、甘草、青皮、枳壳、酒芩、酒连、当归、白芍、桂枝、防风、羌活、川芎水煎服之，外与神授香连丸。其夜痢减十之九，但遍身尚疼，略恶寒，不发热，头略晕而已，改以川芎、川归、白芍、木香、桂皮、陈皮、酒连、酒芩，调理三日全安。

仲暗侄孙，赴府考试，过食牛面且劳苦，因而发疟。城中医疟半月，形神俱瘦，疟愈而腹大如箕矣。健所黄夫人，仲暗岳母也。凡名家递为延至，率认疟后腹胀，其中必有疟母为祟也。诸消痞药尝之不效，又以五皮饮利之不应，将议攻下，而予适至。观其色黄口渴，小水短涩，腹胀不可言，足膝之下肿大不能行，两腿肿连阴囊，气壅不能卧，饮食绝少，脉才四至，大而不敛。予曰：此真气虚中满症也，法当温补下元而兼理脾，病犹可愈。若攻下是杀之也。渠父与予厚，今宦河南，予安得不为渠任其重哉！顾歙友所用之剂，乃皂荚、槟榔、三棱、莪术、姜黄、荸荠子、木通、枳实、陈皮、厚朴、山栀、大黄、牵牛、黄连等皆破敌有余之品，见之且骇然。但黄夫人荐来之医又不能拒，正踌躇间，幸渠乃伯溪亭公知予心，卒谢歙医而一任予治。予即以人参、白术各三钱，炙甘草五分，大附子、炮干姜、桂心各一钱，破故纸二钱、桑白皮、砂仁、茯苓、泽泻各八分，水煎饮之。其夜小水稍利，喘急稍缓，连饮五日，腹稍宽，皮作皱。因食猪肚子大早，依旧作胀，前方人参、白术加至五钱，再加陈皮八分，又二十剂而腹消其大半，乃能伏枕而卧，始能移步行动。改以参苓白术散加破故纸、肉桂调养而安。溪亭公问曰：腹胀如此，口渴如此，小水短涩如此，诸人悉认为热、为有余，乃今以温补收功何也？予曰：公不观古人以气虚中满名鼓胀耶？由气虚所以成中满，设气不虚，何中满之有哉？且鼓者，外皮坚紧而内空无物，若复泻之，真元脱矣，安能复生？故惟有补而已。口渴、小水少者，皆元气虚弱不能运转。清气不上升故口渴；浊气不下降，故无小便。乃天地不交之否。兹特补其下元，俾水火充实，阳气上腾，浊气下降，中气运动，而诸疾皆瘳也。

朱怀竹壮年，客外不谨而生杨梅疮，恐人知之，又欲回家，乃求速愈。每日用药外

熏，熏而不效，用药水频洗，洗而不瘳，乃以末药点之，一日凡服煎药三帖。如斯两月，不惟疮不能瘳，毒且赶入内。在下则肛脱二寸余，周围疮满如草，弗克收入，因而不能行坐；在上则毒入于肺，喘咳气涌，胸膈胀闷，不能仰卧，内热而外恶寒，寝食俱废，合目即谵语。阴囊疙瘩红肿胀痛，两足疮延肿大，精神恍惚，软床异归。乃兄少竹逆予为诊，六脉俱洪大而数。语少竹曰：病至重，幸壮年，犹可治也。今予尚未可付药，俟彼胸中瘀血毒物出后乃可服。否则彼以予药动血而反致疑。顾城中诸友鲜有识此病者，一误则大事去矣。慎之，慎之！少竹素信予，固请予药而不与其服。怀竹见予不发药，乃延张、程两公为治。晌午服药，晡刻大发喘咳，吐出紫黑血块如脓之类碗余，满房腥秽不可近。怀竹心慌，少竹慰之曰：毋恐。孙君先已预言你胸中胀闷者由熏药逼毒入内，上迫于肺，痰与瘀血壅遏肺窍，将欲成脓，故喘咳不能伏枕。顾脉洪大而数，从可知也，必俟吐后乘而消之，极易为力。今果如孙君言，孙君药俱在，急煎饮之。药用牡丹皮、桑白皮、白鲜皮、木通、前胡、枳壳、桔梗、甘草、杏仁、苡仁、葶苈子，服后大便里急后重者二十余次，所下黑紫脓血甚多，喘咳稍定，痰红稍淡。二三剂乃能伏枕而睡。改用白芍、当归、白鲜皮、甘草、贝母、黄连、金银花、皂角子、苡仁、麦冬、木通、连饮二帖，足上跟踝疮肿渐消。其夜阴囊出臭脓血二碗许。次早诊之，两尺脉不洪大矣，仍用前剂加丹参又两帖。阴囊结痂甚厚，横裂一缝，三日后随缝连皮落下约重五六两，厚可半寸，色如猪肝，洞见两阴子，系一光薄白胞，令人骇然，此也亘千古稀见者。举家谓阴囊乃致命之所，且未有子，今烂去，即使复好，也不能育子矣。环哭其悲。予谕之曰：此毒去也，而真元不伤，吾能使其生肉如故，也不妨于生育，毋过虑焉。举家将信将疑。予即用红粉霜加生肌末药敷上，一日三次，并不作痛，脓水立干。外以人参、当归、酒炒白芍、白芷、甘草、白鲜皮、皂角子、苡仁、何首乌调理一月，囊肌全生，诸症悉愈。乃令日用土茯苓、猪肉各半斤同煮极烂，将肉入酱盐如常法食之，汤当茶饮，脱然全瘳。次年生女。

查良本兄令眷，怒后偶食鱼头，骨梗于喉中，即以馒头粽肉等压之，骨虽下，便觉胸膈不快。又服消骨药两日，迨今乃七日矣。胸膈胀痛殊甚，饮食悉从背后而下，恶寒发热，六脉弦数。予思骨梗之后，用硬物压之，伤其胃脘，必有瘀血停留膈间，将食管逼在背后，故饮食觉从背后下也。今但消去瘀血，使食管复原，胸膈之痛可瘳矣。药以五灵脂为君，山楂、玄胡索、桃仁、枳壳为臣，赤芍药、牡丹皮、香附、山栀仁为佐，柴胡、石菖蒲为使，水煎临服入韭汁一酒杯饮之。其夜胸膈宽快，大便泻一次，痛减大半，饮食仍从右边而下。右边胸喉稍痛，吞物甚艰苦，吐出痰皆血腥气。改以山栀、赤芍药、归尾、桃仁、刘寄奴、五灵脂、牡丹皮、穿山甲，煎，入韭菜汁服之，两帖全瘳。

后溪大兄孺人戴氏，勤笃严谨人也。秋患痢，所下皆血及屋漏水，内有血子如赤小豆者不可计数，昼夜五六十行，里急后重，哕恶不住声者，五日。予以刘守真芍药汤与三剂而病无进退。适后溪兄在浙，侄女辈素信医博黄氏为女科专门，延而治之，投以芩、连、枳壳、槟榔、山栀、地榆、黄柏、滑石之类，服已五日，始虽哕恶，一日尚有碗粥，今则粒米不进，腹痛转加，必用重物压之乃稍定。神思昏弱，卧不能起，下午发热。女科仍以前剂加青皮、枳实。侄孙尔嘉持药见予曰：家姑酷信黄医为专门，今已任事五日，较前精神大瘁，叔翁为祖父至交，宁无一语启愚乎？予曰：吾非不言，欲诋黄，恐为妒妇之口，今子来，予可诊之。六脉滑大无力。诊毕，慌语尔嘉曰：事急，可速令人促乃祖归。否则，令姑女流，不谙医药，吾安能施其巧？比有

西席汪带川闻之，决尔嘉曰：此事极要调停，留黄医以安女流心，黄发之剂，搁而不进，以东宿之剂作黄剂进之，内外无猜则妥矣。予然其言，以人参、白术、酒炒白芍各三钱，炙甘草一钱半，炮姜、肉桂各一钱，白茯苓、陈皮各八分，砂仁五分，大枣二枚，水煎饮之。哕恶减半，其夜痢减十之五，惟腹痛不甚减。次早诊之，脉稍敛。黄医以为渠功，大言自矜，药仍以芩连之类。予仍以前剂再加黄芪。其日下午始纳粥一茶盏，腹痛渐减。又次晨，黄医诊视，见夜来痢减其七，益得扬扬得志，语左右曰：寒家业医五代，似此大病也不多见。自以为非彼也无能治也。尔嘉诘曰：疟痢也寻常耳，何以为大？黄曰：丹溪云下痢身凉者生，身热者死；下痢纯血者死；脉洪大者死；如屋漏水者半死半生。今皆犯之，故云去也。尔嘉曰：然。然则今日当用何剂？黄曰：剂已投病，仍当确守前方，何敢轻改？尔嘉笑而点首，复向予求剂。予以理中汤倍加酒炒白芍药，以肉桂佐之。腹痛身热悉愈，痢十去九矣。后溪兄也浙回，尔嘉述病原，以黄方、予方呈看，后溪唏嘘叹息。乃辞谢黄而诘予曰：人言下赤痢者热，哕恶者热，又身热脉大，吾弟何独认为寒，而用此大热之剂成功，曷故哉？予曰：此虚虚实实之处，极能误人。尊嫂之热非真有余之热，乃内有虚寒逼真血火上行，故哕恶潮热耳。脉大而无力仍作虚看，且向服寒凉不效，当自知警也。后溪兄曰：微弟几败乃事矣。

邵敬圃令眷，常胃脘痛，由气郁而起。近以产后下痢红白，而胃脘之痛不止，汗多，六脉滑大无力，法当收敛。以小建中汤为主，白芍药酒炒四钱，炙甘草一钱半，桂皮、五灵脂醋炒各一钱，香附、糖球子各八分，水煎饮之，痛减，汗未全敛。次日前方加御米壳醋炒过一钱，两帖全止。

苏文学望台，患疟一日一发，先寒后热，热多寒少，胸膈痞闷，口渴，小便混浊，腥臊不可近。医五越月不效，面黄肌瘦，饮食减少，喘息呻吟，精神疲惫，起须人扶，乃敦予治。脉得沉弦而数。公问曰：是疟否？予曰：是。公曰：吾闻之，真病不治，治之无功。盖真者，死候也。疟，殆常病，不过寒热虚实表里。诸名家曾认为表症者，麻黄、羌活、柴胡等汗之矣；有认为里症者大柴胡汤辈下之矣；有认为痰饮者，常山、矾石吐之矣；有认为虚寒者，附子理中汤，人参服过三斤矣；有认为实热，用白虎汤、枳实、青皮、槟榔、草果消之矣。尽法备尝，绝无一应，疟岂亦有真而卒至于死耶？言讫泪潸潸下。予曰：观公色脉，疟将发矣，不暇辨，第饮予药不死也。以柴胡、滑石各五钱为君，鳖甲三钱为臣，黄连、知母各一钱为佐，枳实、甘草各五分，黑豆四十九粒为使。水煎送下昆布鳖甲丸，申刻疟至，戌初便止。公喜曰：向者，疟发未申，夜半尚不能止，即止犹倦怠懒言。适饮先生药，不两时而止，止便能言，先生之功也。予曰：偶耳。今日服药已晏，明日五更幸早服之。服讫竟日不发。又次日，前方加人参、白术，小水腥臊之气已无，精神健长。公又喜曰：两日无苦，先生之功也。予曰：偶然耳。公曰：噫，吾疟儿半载，休、截之名公莫不历试，卒无影响，先生一举奏奇，有而不居，益见所养，不审汤名何剂，乞指示之，以诏将来。予曰：公何以名为哉。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矧医亦道也，即道亦是强名。医贵识病，苟识病，一、二、三品，便能成剂立功。经云：约方如约囊。又曰：方以类聚，方凭病立。苟不识病，即尽本草一千六百五十六品并而服之，未见其益也。疟固常疾，治亦不易。仲景有言曰：治疟当分六经。予谓即六经之中，又各有寒热虚实阴阳在焉，是六六而三十六也。即三十六之中又有挟痰、挟食、挟气者，禀弱者，曷能枚举？人与天地、阴阳一致，天地变化无穷，人身灾患不一，岂拘拘一百一十二方、三百九十七法所能概哉？王节斋曰：古人因病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也。斯言深得轩岐

立方大意。然予今日所用之剂，和剂也。仲景谓汗吐下后而邪热不减者，是为坏症。以小柴胡汤加鳖甲治之。予特仿仲景小柴胡例，加益元散撤邪热从小便中出，鳖甲虽治坏症，又能截症。公曰：噫嘻，前此诸公看病不过口寒、口热、曰虚实而已，未尝有此妙论，诚空谷跫音也。吾闻先生从祝令君潘去华辈，六邑会中讨究理致，又曾览先生序大易毂、序翼飞，乃知先生融三教而萃于医，先生之医得之于性命窍中，故能全人性命也有如此。

一汪氏妪，寒痰壅滞于背，胸胁腹皆胀，小水频数。先与女金丹以治胸胁之痛，以二陈汤加益智仁、香附子、白芥子、青皮、柴胡、苍术、桂枝一帖而小水减半，次日以白豆仁易益智仁，以枳壳易青皮，再加川芎、桔梗升提清气，诸胀痛悉减。

太塘徐公，讳客者，其子弱冠，肌肉瘦削，尻膝肿大，手肘肩颐皆肿，肿处皆痛而发热。时医有作风治者，有作湿痰治者，有作鹤膝鼓槌风治者，愈治愈重，伏床褥奄奄一息耳。举家仓惶而决之菁，棣者释策曰：易象可不死，天医上卦，第远在东方，相去百里而遥，迎而治之无恙也。因访予而迎之治。予诊其脉，六部皆弦，观其色青而白，饮食少。时当长至，予曰：此筋痿症也。书云诸痿皆不可作风治，病势几危者，以前药皆风剂耳。风能伤血，血枯则筋愈失养，况弦脉乃肝木所主，搀前而至是肝有余而脾土受敌，脾为所伤，宜饮食少、肌肉削而势将危也。《内经》曰：诸痿独取于阳明为治。阳明者，肠与胃也。法当滋补肠胃，俾饮食日加，五脏六腑有所禀受，营卫流行，气煦血濡，调养至春，淑气司令，君火主事之时，宗筋润而机关可利也。病者年虽少，而能闻言相信，恳予为治。予立方：五加皮、茯仁、甘草、苍耳子、枸杞子、回阳、人参、杜仲、黄柏、黄芪、防风。服二十剂而精神壮，腰膂健，饮食加。惟间或梦遗，则为减去杜仲而加远志、当归，二十帖而全安。此余初发之治也。

邵都谏老封君思翁，年过古稀，右手足麻而无力，不为运用，足不良于行。以六君子汤加川芎、当归、茯仁、大附子、鹿角胶、黄芪、桂枝两剂，便能步履。四剂手足强健，每降冬必服十数剂，则精神加，饮食美，睡卧也安。翁喜语曰：吾得君方服之可不杖，君剂当我几杖乎？嘻！

太塘程巢父文学，乃郎讳万里者，年十五。夏月患痢，族医为治弥月，痢止而筋骨肿痛，痛处发热，昼轻夜重，肌肉消，饮食少，烦躁。医者以白虎历节风治之，病剧而形削骨立矣。又有作鹤膝鼓槌风治者，法愈更而病愈甚。其家有程松谷者，博洽嘉闻君子也，为巢父族大父。以余在西吴治多奇中，命巢父迎余。予至诊之，脉皆细涩。曰：此痢后风也。盖由治痢不善，以致寒湿秽瘀凝滞经络，日久气血为痛所伤。此症虚虚实实极难认，而措药不易，欲补虚则肿愈剧，欲疏通则痛愈甚，惟《局方》大防风汤可愈此疾也。防风、熟地、黄芪、人参、白芍、当归、杜仲各一钱，白术一钱五分，羌活、牛膝、甘草、肉阳各五分，川芎七分，加姜三片，水煎服，服三十帖而愈。

按：《局方》云：痢后脚缓痛、不良于行者，名曰痢风；或两脚肿痛、足胫枯腊者，名曰鹤膝风。并一切麻痹痿软、风湿挟虚之候，服之其效如神。余故用之，亦谓治气血两虚、挟风气而成痿躄者尔，非谓可并治初起有余之疾也。

叶润斋，年近四十。心膈嘈杂，好啖肉，尤好鸡。一日不能缺，缺则身浮力倦，神魂无措，必急得肉乃已。见则大嚼，及入腹，腹又大痛，痛极则吐酸水稠涎，然后定，稍定，又思肉啖也。其痛苦之态，喊叫之厉，难状见者酸鼻，而润斋则甘心焉。市人咸以为祟。或有谕之者曰：古云与其好肉而受痛，孰若绝肉以无楚也。久病脾虚，肉入难化，故使作痛。此妇人女子且知之，汝丈夫独不慎，何哉？润斋曰：吾岂不知绝肉之为愈也。盖痛

虽苦尚能熬，若嘈杂则遍身淫淫苏苏，左右无可奈何，手足无所把捉，顷刻不能自存，有近于死不能熬，急须肉少苏，吾岂纵口求痛哉？不得已也。乃翁延予为诊。六脉大小不等，观其色，唇红脸黄。予曰：据色脉乃虫症，非祟也，予能拯之。先与雄黄丸一服，不瘳；改以腻粉五分，使君子末一钱，用鸡子打饼，五更空心饲之，辰刻下长蛲十条，内有二大者，长尺有咫，自首贯尾皆红，下午又下小虫百余。自此再不喜肉，而嘈杂良愈。

程相如丈令政郑氏，孕逾七月，因食冷患痢，所下皆白脓，腹痛后重，小水不利，两关脉滑数。以艾叶、砂仁、白芍药、白术、厚朴、泽泻、滑石、甘草与之。痢如旧，小水仍不通利，夜更痢频。改用当归、白芍药各二钱，益母草、酒连、酒芩各一钱，滑石三钱，枳壳七分，木香、甘草各三分，艾叶二分。两帖而安。

太塘程晓山，程松谷从弟也。客湖州，年四十，悬弧之日，湖中亲友举贺，征妓行酒，宴乐月余。一日忽言曰：近觉两手小指及无名指掉硬不舒，也不为用。口角一边常牵扯引动，幸为诊之。六脉皆滑大而数，浮而不敛。其体肥，其面色苍紫。予曰：据脉滑大为痰、数为热、浮为风。盖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君善饮，故多湿。近又荒于色，故真阴竭而脉浮，此手指不舒，口角牵扯，中风之症已兆也。所喜面色苍紫，其神藏，虽病犹可治。切宜戒酒色，以自保爱。为立一方，以二陈汤加滑石为君，芩连为臣，健脾消痰，撤湿热从小便出；加胆星、天麻以定其风，用竹沥、姜汁三拌三晒，仍以竹沥打糊为丸，取竹沥引诸药入经络化痰。外又以天麻丸滋补其筋骨，标本两治。服二料，几半年，不惟病痊，且至十年无恙。追行年五十，湖之贺者如旧，召妓宴乐者亦如旧，甘酒嗜音，荒淫而忘其旧之致病也。手指、口角牵引、掉硬尤甚，月余中风，左体瘫痪矣（瘫痪俗所谓半身不遂也）。归而逆予诊之，脉皆洪大不敛，汗多不收，呼吸气促。予曰：此下虚上竭之候。盖肾虚不能纳气归原，故汗出如油喘而不休，虽和缓无能为矣。阅二十日而卒。

程晓山中风，归而逆予诊时，其子仅七岁，中麻（西吴呼为瘖子，姑苏呼为沙子）一月余矣。发热如故，咳嗽声哑，肌削骨立，头发尽秃。众医束手，举家也堕泪而已。余以诊晓山见之，曰：举家惊惶，谓此儿不保耶？此瘖症，瘖因麻后虚热而发，以大芦会丸治之，可获万全。君家初不问予者，谓于非幼科专门也。不知此特大方家余事耳。为制药服之，药未尽而病瘳。松谷君语其乡人曰：东宿公见病而决死生，治病而随俗为变，一秦越人也，孙真人后身非耶？予闻之而三谢不敏。

去予舍二里许，地名曰前坑口。一妇人清明前十日发热、头痛。医者以九味羌活汤、十神汤进之不效，而又加口渴，舌黑如煤。更一医以如神白虎汤、竹叶石膏汤进之亦不效，而加泄泻不止，人事昏沉，四肢厥冷，呼吸气微，米粒不进者十四日，其家为具含殓而待毙。适予扫祖墓而近其家。其子闻之，即告急于予，恳为一诊。其脉细如蛛丝。予曰：此疫症也。合理中生脉二汤饮之，连进二服，夜半神气稍苏，饮粥汤半盏。次早，六脉渐见。予喜语其子曰：可保无事。书云脉绝微续者生，仍以前药与之。至晚泻止，口不渴，舌心焦煤退，精神清爽，骎骎向安矣。再用人参、白术各五钱，炮姜、炙甘草各二钱半，麦门冬三钱，五味子十五粒，水煎不拘时服。不数日而痊愈。

族太学从献长郎，七岁时患痢，红白稠粘，而红更多，饮食少，形气弱。于时太学应南都试，其兄从明雅知予，因逆予视。视毕，予曰：此不可寻常治也，法当补。从明曰：语云无积不成痢，故法先推，今不下而遽用补，积何从去？予曰：足下论者，常也。治病贵先察症，古人有先攻后补，有先补后

攻者，因症投剂，不胶于常也。今形瘦体弱，面色青，禀受大不足者，饮食又少，予故用补。欲使宁有余，即不如意，犹可措手。若拘常法下之，倘有变将奈之何？从明是予而索药。即以四君子汤加归芍、黄连、山楂，与服三帖，而病无进退。妇道间有议予非幼科专门，令更请夏氏。夏至，即诺予先不下而用补，以至迁延如是。夏曰：幸不下，若下今不可为。叩其故。曰：丹溪云大孔如竹筒者不治。今肛门有竹筒状，岂可下？然也不必补，香连丸、六一散可愈耳。二服而痢愈频，其病愈甚，又加恶心，而神气惫。又更医请汪恒春，汪至亦以香连丸、黄芩芍药汤与之，痢下日夜不可以数计，饮食不入口。妇道信耳，谓二氏有时名，故遂迎之。独从明持议复谒予。予往观其形神大非昔比，知中气虚极，非理中汤不可。用人参、白术各二钱五分，酒炒白芍药、白茯苓各一钱，炙甘草、炮姜各八分，肉桂三分。四帖痢即减半。前方减其半料，又六帖，而饮食进，痢也止，稠粘虽无，而血水日夜仍二、五行，肌肉也未生。予思其故，必瘕疾从虚而动，用如圣丸以治瘕病，则全瘳矣。

族侄孙子忠，患痢于湖之东双林，腹大痛日夜行百余次，下皆红脓，状若腐烂鱼肠，绝无粪。疼而喊叫，声震中外，由孟秋饥饱后，媚家纵欲而得也。一病即伏枕，已十余日矣。予时寓雉城，相去百里外。渠叔少崖邀予往视。诊其脉皆缓大无力。始用芎归各五钱，加人参、白芍药、桂心、木香、黄连，服四日不效。改用胶艾汤，也不效。大孔状如竹筒，物食而下不变色，犹原物。予思之，此脾经为寒湿所伤，脾不裹血故也。非附子理中汤加肉桂、肉果不可。进五六帖痢始减半，饮食稍进，但所下秽恶仍若前状，亦无粪。渠父仲珪家居闻报，即遍访徽之名家，金嘱以切勿用补药。兼程而抵雉城，徽虞留款，因询近用何剂？徽虞曰：闻用附子理中汤，人参每帖二钱。仲珪骇而喷饭，亟使见予，潸然泪下。言曰：侄五旬仅此一子，症危如此，倘不测，后将何望？予曰：郎君险过矣，复何忧？亦以侄只此一子，故殚心力相扶也。仲珪曰：离家而徽之名公，俱嘱以勿轻用补，侄故兼程而来。竟以补收功，非叔几乎误事。吾儿自今以往之年皆叔之赐，侄父子何以报效？予曰：治疾如救焚，医家份内事。矧属在宗邻，且无德我之望，又何望报。第雉城之约不可失，若挽李钟泉邀吴苹斋代视数日，俾予得践雉城之约，庶两尽矣。而吴子疑而辞曰：病者危在旦夕，何孙公欲自脱手而愚我被恶声也？予闻而哂之曰：见何鄙哉！丹溪有言，虚则闭而痢自止。病者再五日可脱然矣。予也暂留，即以东垣和中胜湿汤与之，服七日即衣冠出市，报谢四邻。吴见之而悔。李钟泉嘲之曰：孙公欲成尔名，尔欲自没没也，悔之何补。吴由是改容相敬，令其弟游予门，彼也纳交予而称莫逆。子忠始病也，其友李钟泉重交谊，日夕省候，督其仆事汤药，毋许离蛙步。所下秽物腥臭不可闻，皆用漆布拭之，昼夜用数十斤。悉其渝浣，了无难色，两月如一日也。此友也今时所稀观者，因并记之，以著其高。

余侄元素内人，季夏难产，夜过半，急叩予门。起而问之，为产者急矣。曰：然作何状？曰：产已及户不能下，用力则胸膈间有物上冲，痛不可忍。予思少顷，曰：此必双胎，胞已分而一上一下也，及户者在下欲产，在上者以用力而上冲，惟上冲，胸膈故病也，势亦险矣，乃诸书如《产宝》、《良方》、《胎产须知》与各大方家俱未论及，将何以处？因详思其治法，偶悟必安上，而下始用力产也。即取益元散一两与之，令以紫苏汤送下，嘱必如法，俟药入腹而胸膈痛止，不逾时产两女，母亦无恙。予仲子泰来问曰：益元散非产科急剂，何能取效如是？予曰：紫苏安胎下气，滑石滑以利窍，亦摧生之良品。盖医者，意也。予亦以意裁处之耳。此法方书无载，故记之，以备专女科者采而用焉。

有邵兄而沛弓者，年五十患呕吐，吐物如烂猪肺状，胸背胀。市上诸医皆以翻胃治之不效，而反加潮热烦躁，饮食不入口。歙医谓肺坏，辞去不治。延予治之。诊其脉两寸滑数，左关尺涩。予曰：此瘀血痰饮症也，非肺坏，果若肺坏，声音当哑，今声亮而独胸背作胀，瘀血痰饮明矣。此症殆由酒后怒发所致。盖肝藏血，脾统血，酒伤脾，怒伤肝，以故不能藏，不能统，血随气上积于胸膈，必吐出而胀斯宽也。法当消瘀血、调气化痰，气调瘀消，则新血始得归经，大本端而病根可除矣。乃为立方。滑石三钱，甘草五分，茜根二钱，小蓟一钱五分，桃仁、贝母、归尾、香附各一钱，山栀仁、枳壳、桑白皮各八分，服十帖而全安。

许卓峰者，多酒多怒人也。上吐血，下溲血，咳嗽声哑。族医以为瘵，辞去不治。迎予诊之。其脉左关弦大，右寸下半指累累如薏苡子状。予曰：此有余症也，作瘵治者非。客有辨之者，谓此症人皆认为瘵，而先生独谓非瘵，然何以失血而声哑也？予曰：其为人也好酒，酒属湿热而助火生痰，火性炎上，迫肺不降，积而生痰，壅瘀肺窍，肺属金，主声。书云：金空则鸣，金壅塞而不通，故哑。此痰壅之哑，非肺痿之哑也。其性又多怒。《内经》云：怒则伤肝，甚则呕血，并下泄。盖血随气行，气妄动血随之亦妄动而不归原，故上吐而下溲。法宜清热开郁化痰、导血归原，不半月而病可瘳也。若认为瘵症而以地黄、天麦门冬、牛膝、山茱萸之类，将甚其塞而益其热，声音何由而开？血随气行，气不清，血又何得归原哉？诸君试观之。予用滑石、青蒿解酒热为君，贝母、郁金、山栀仁、香附开郁为臣，杏仁、桔梗同贝母化痰为佐，丹皮、丹参、小蓟、甘草导血归原为使。服十帖，血果归原。又以贝母一两，童便浸一日，为末，柿霜等分，时时抄舌上化下。五日而声音开亮矣，计期不出半月。

族嫂钧孺人，年六旬，孀居已十余年。患痢赤白俱下，腹微痛，昼夜二十余次，呕吐痰涎，粒米不入口者两月。日惟用薄白酒打鸡蛋花饮之。肌肉尽削，诸药不效。予归诊之，六脉滑数，知湿热痰火所致。以二陈汤加益元散、姜汁炒黄连、黄芩。服几四十帖而呕止痢瘳。其病也几危矣，予为治者，恃其神存。惟神存，虽形气不足不食，犹可不死，此也医者当察也。

邵来仪丈令眷，咳吐红痰，或如桃花脓色，前后心稍胀痛，两寸脉洪滑，此瘀血痰火郁滞肺之气道，而欲成肺痈也。治当调气化痰，兼消瘀血，清理肺金。以山栀子、牡丹皮、贝母、桑白皮、赤芍药、麦冬各一钱，白滑石三钱，茅草根五钱，小蓟二钱，甘草五分，枳壳八分，四帖而瘳。

程玄祖兄春温食复，入事昏沉，内热口渴，舌如焦煤，胁痛耳聋，身热如火，僵硬不能转动，尸寝者十日，口中喃喃，盖梦语也。城中时疫正盛，亲友咸不吊庆。予为脉之，左弦数，右洪大而数。以柴胡、石膏各五钱，黄芩、知母、葛根各二钱，山栀子、枳实各三钱，甘草五分，连饮三剂。额上微汗，腹中雷鸣，其夜大便泻三次，皆清水，热仍不退。次早脉之，右寸稍软，前方加人参七分，又二帖而汗出热退。身仍僵，口仍渴，耳仍聋，泻也不止，汗也不收，四肢如冰，勺粒不进者已十三日。人皆以为死矣，予独不忍弃。以人参、麦门冬、白芍药、石斛各一钱，五味子十一粒，当归八分，桂枝三分，黄柏、甘草各五分。后再诊之，左脉已弱。咳嗽，人事渐爽，粥饮稍进，乃能开目发声。泻已止，颇可转身，才有生气。后以四物汤加茯仁、甘草、陈皮、白术、石斛、百合、贝母，调理一月全瘳。

汪郎兄，腹痛、呕吐不止，城中诸友毕力医治不痊。予为脉之，早晚、大小、缓急不一，知其为虫也。以干姜、槟榔、苍术各一钱，五灵脂二钱，乌梅三个，川椒二分水煎饮之，痛吐立止。

查景川兄，遍身疹痤，红而燃痒，诸君以白蒺藜、荆芥、升麻、葛根、玄参、甘草、石斛、酒芩、甘草与之，不愈。又谓为风热，以玄参、蝉退、赤芍药、羌活、防风、甘草、生地、当归、升麻、苍耳子、连翘服之，饮食顿减，遍身发疮，痛痒不可言。予脉之，两手俱缓弱，以六君子汤减去半夏，加白扁豆、砂仁、苡仁、山药、藿香、黄芪。一饮而饮食进，四帖而痛痒除，十帖疮疥如蜕。

程玉吾内人，妊已七月，乳忽红肿而痛，洒淅恶寒发热而成内吹。以大瓜蒌四钱为君，当归尾二钱为臣，甘草节；蒲公英、贝母、连翘各一钱二分为佐，青皮、柴胡各八分，橘叶五片为使。水煎饮之两剂而瘳。此方治验不可胜数，缘妇女郁怒肝经为多，故瓜蒌、甘草为缓肝之剂，贝母开郁，连翘、蒲公英解毒，柴胡、青皮调气，橘叶引经，当归活血。血活气调毒解热散而肿痛消释也。若将成脓，可加白芷。

一黄氏妇，青年初孕，已及弥月。忽午夜口中呶呶，目作上视，角弓反张，裸裎不避羞耻，口眼偏邪，昏愦不知人事，问之不能言对，举家慄骇。予曰：此风痰为怒所动而成子痫，当从云箕子葛根汤加大腹皮一两剂可愈也。方以葛根、贝母、丹皮、防风、川芎、当归、茯苓、桂心、泽泻、甘草各一钱，独活、石膏、人参各四钱，水煎饮之而苏。

按：贝母令人易产，未临月者用升麻代之。

吴见南令郎，心脾痛。因劳倦而致，每痛必得可口之物压之立止。两腿生疮，右脉滑，左脉弱，以白芍药三钱，甘草一钱五分，白蒺藜、碧胡麻各一钱，当归、黄柏各八分，石菖蒲、白茯苓各六分，四剂而痛止。仍用小建中汤，减去桂枝，加黄柏、苍耳子、白蒺藜、何首乌，炼蜜为丸，服之，疮也寻愈。

又令郎八岁，原有疳积虫痛，因幼科攻克太过，脾气不足，面色青。以启脾丸为主，药用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白芍药、山楂、泽泻、薏苡仁、白扁豆、使君子、芦荟、鸡肫皮，以神曲糊为丸，一料而瘳。

族侄女，年甫八岁，腹高于胸，发热面红，咳嗽呕吐，甚则连血喷出。右关脉滑大有力。此风热羁绊于脾肺之间而然。以滑石二钱，枇杷叶一钱，麦芽、天麻、半夏曲各八分，枳实、枳壳、防风、青皮各五分，水煎服之，热退嗽定，吐也良瘳。

从兄锦，年近五十，左胁痛，手足抽搐，不能步履，两手脉俱软弱。用当归、白芍药、木瓜、石斛、苍耳子、枸杞子各一钱，薏苡仁二钱，人参、牛膝各七分，陈皮、白芥子各六分，红花三分，水煎饮之。其夜大便下黑血二升，乃得睡，痛搐俱缓。改用人参、当归、白芍药各一钱二分，薏苡仁四钱，牛膝、木瓜、石斛各八分，红花、酒芩各五分，其夜大便仍有黑物，从此精神和好，寝食俱安。后五日，因为怒忤，且加食伤，右手左足大搐，左足大腿疼痛，缩而难伸，伸则痛甚，左胁极痛，小水短。用山楂、青皮、防己、人参、半夏曲、陈皮、苡仁、川芎、苍耳子、杜仲、石斛，以瓜蒌为君服下，左胁痛止，右手也不搐矣。惟左大腿内股筋痛，一搐则膝抵于口，此也事之异者。因改以人参、当归、薏苡仁、甘草、黄柏、白芍药、钩藤、牛膝、木通、山栀子，诸痛搐悉愈，口也不渴。后只以此法调理五日，随能纵步出户。

一小童士达，年十六，忽面大肿，足也微肿，喘息不安，此脾虚湿气壅盛所致。酒芩、桑白皮、防风、葶苈子、陈皮、羌活、升麻、甘草、泽泻、白术，此上下分消法也。服后肿势稍退，但正气甚虚，以六君子汤加麦芽、泽泻调理而安。一日因多饮食，且感风寒，痰涌吐逆，见鬼面掉，手足角弓反张，唇口色黑，势极危急，此痫症也。以胆星、半夏、天麻、僵蚕、橘红、炙甘草、枳实、麦芽、白术、紫苏子、杏仁、前胡、白茯苓，姜三片，水煎饮之一剂而愈，此后再不复发。

族侄良诠，患血痢腹痛，里急后重。时

师治以香连丸、黄芩芍药汤不愈，反增痛，面赤唇红，有似涂朱，喊叫之声，四舍悚骇。比有太学宁宇者，仁心为质人也。怜其家贫莫祗，拉予为诊。六脉洪大、伏于床间，两眼泪而不能言。太学会其意语予曰：症诚急，彼以后事无措而难于言。予曰：诺，吾能起之。以生熟白芍药六钱，生熟甘草二钱，干姜、肉桂各一钱，木香五分，枣二枚，水煎饮之。饮竟嗒焉而卧。太学心疑，归嘱家奴曰：倘有急，叩门可即报我。及明，见无动静，仍令人觇病者何若：复曰：夜来痛减十之五，痛减十之七，早间已啜粥半盏矣。太学喜而叩予曰：渠面赤唇红，脉大，所下皆血，症皆属热，叔乃复投热剂，吾甚恐一夜不能寐，乃今疾已减半，生有望焉。不卜今日用何剂？予曰：比昨剂差小耳，方仍昨也。太学曰：吾惑矣，何视热为寒耶？予曰：君知脉大为热，不知大而无力乃虚寒也。面赤唇红由中寒而火不能下，阴盛格阳之症。设是真热腹痛，其人体仰而舒，寒则引而伏，所下血色带晦，均是假热，寒症明矣。前剂果再进而全瘳。太学复书报予曰：昨闻虚实真假之论，非饮上池水者不能道也。幸注之以诏后世。

一妇，年三十二，大发寒热，胸膈有痰，大便泄泻。以二陈汤加白术、桂枝、白芍药、柴胡、酒芩一帖而止。后因怒，早晨又复发热，吐血一盏，口渴，汗多，脉甚数。陈皮、知母、柴胡、杏仁、丹皮、酒芩、白术、人参、乌梅、青皮、槟榔，水煎服之。用此调理，数脉渐退，惟左脉尚弦，寒热已止，喉中痰声已定。后又因将息失宜，两胁痛，痰多，嗽不易出。脉较前不甚数。以瓜蒌仁一钱半，贝母、白芥子各一钱，萝卜子、桃仁、滑石、牡丹皮、香附、山栀子各七分，青皮、赤芍药、甘草各四分，煎服。血绝不来，嗽热寝息而安。

从弟妇程氏，右胁痛不能睡，背心疼。下午潮热，胸膈作梗，痰中有血，大便秘。用大黄，以韭菜汁、萝卜汁、芦根汁各和匀，将大黄拌湿炒干，再拌再炒，如此三次，以黑为度三钱，瓜蒌仁二钱，贝母、当归、山栀子、牡丹皮各一钱，青皮、前胡、穿山甲各六分。甘草三分，水煎饮之。凡三帖而瘳，再也不发。

黄怀虚，咳嗽呕吐不知饥饿，气逆不调，不得仰卧，左胁也不能着席。原曾吐红，近又伤食。先以丹溪保和丸进之，继以谷芽、橘红、白术、枳实、半夏曲、甘草、萝卜子、茯苓、杏仁、桑白皮，将养而安。

一族姐，年近六十，咳嗽口渴，常吐蛔虫。用前胡、知母、天花粉、白芍药、当归、甘草、陈皮、桔梗、乌梅、桑白皮煎服，诸症悉止。后半年，膝弯红肿作痛，大便秘。黄柏、当归、生地、红花、威灵仙、羌活、苍耳子、五加皮、防风、苡仁，四剂全瘳。

族侄妇戴氏，两寸脉滑大，两尺沉微，心痛彻背，背痛彻心，甚则必探吐其食乃已。近来每一痛必七日，仅进白水，粒食不能进，进则吐而痛更加，七日后痛渐已。如此者十七年所矣。始则一年两发，又一年六七发。今则一月一发。以积气丸治之，不终剂而断根。

老仆来兴，咳嗽胸胁背心胀痛，如刀刃所痌。发热口渴，诸治不瘳。脉浮而数。此风寒鼓激，痰火上涌而然。前胡、麻黄、紫苏子散风邪为臣，以瓜蒌仁治痰火为君，橘红、半夏、旋覆花、杏仁为佐，枳壳、桔梗、甘草为使，两剂而平。

一妇生女不生子，多思多郁，小便秘而不通，胀闷不安者二日。歙医汪氏以备急丸进之，谓大便行小水自利也。讵意大便行后，而小水点滴不通，胀闷益急，时刻不能存，将欲自尽。家人急予为治。予询之曰：近来经水行否？答曰：行过十日矣。小腹肿大如一大西瓜之硬，自大便泄后，疲困不足以息，势若燃眉。予曰：此转脬病也。不急治则危矣。以补中益气汤，临服入韭菜汁一小酒杯。服讫，选有力妇人进房，令患者横卧床间，力妇以患者两脚膝弯架于肩上，将患者下身虚

空，提起摇摆数四，俾尿脬倒上，徐徐放下，患者去衣不及，小便箭射而出。热如汤，黑如墨，顷刻盈盆，小腹立消而愈。后遇数人，不拘男妇，皆以此法治之而安。

昆池太学内人患牙痛。一晚晕厥三次，次日两腮红肿，痛不可支，且洒淅恶寒，寝食废。以清胃汤加石膏为君，白芷为臣，连翘为佐，北细辛为使。饮下痛顿释然，如风灭灯之速。外以明矾为末，大五倍子一枚，将矾装入，以满为率，炭火上炙焦，以矾红枯为末，不时揩牙痛处，牙痛立止。此方多效。

一仆妇，因难产而子宫坠出户外，半月不收，艰于坐卧。家贫不能求药，忧恐成瘤。邻妪为访之专门，黄医博氏教之四：此易事也。只须补中益气汤一百帖，每帖要人参二钱，计二斤可收功也。乃夫闻言，即大伸舌谢之曰：彼家朝佣暮食，无隔宿之储，甑生蛛网者半越月矣，安有人参二斤可服也，惟命是俟耳。妪复向予言之，且告以医博氏之治。予笑语妪曰：审如彼言，贫家则尽俟命矣，又奚医为？此必产时受寒，血凝滞不能敛而收入。症虽名阴脱，未必尽由气虚下脱也。观其善餐，而大小便如常可知矣。予有一法，价廉而功捷，三、五日可瘳也。用未经水石灰干一块、重二三斤者，又以韭菜二三斤，煎汤置盆中，将灰干投入，灰开汤沸，看沸声尽，乃滤去灰，带热坐于盆上，先熏后洗，即以热韭菜于患处揉挪。盖石灰能散寒消血，韭菜亦行气消血。一日洗一次，如法洗之。初极爽快，洗三日果消软收入。此予臆度之方，初不期捷效如是。里中闻之，咸谓此方合命名曰“赛百帖人参汤”云。

族侄孙媳程氏，双桂翁女也，年甫二旬，产曾五胎，今则经闭不行者八年，肌肉则丰肥于昔，饮食又倍加于昔，精采则艳美于昔，腹柔不坚，略无所谓病者。独经闭不行，不生育耳。专科率用四物汤、玄胡索、牡丹皮诸通调剂，计服千余帖矣。又如三棱、莪术、干漆、桃仁、苏木之类，莫不概尝，罔有一应。访余为诊。六脉缓大有力。予曰：此脾湿生痰，脂满子宫，徒行血、活血、破血无益也。法宜调气消痰，燥湿熔脂，俾使清瘦，庶新饮食不复生痰，不助肥脂，复为经水，经不期行而自行矣。若被专科者流，局局然养血活血破血，而望其经行不也难乎？盖前剂皆滋湿生痰之味，非有湿痰者所宜，而肥人尤不宜用也。乃为订一方，以平胃散加滑石、桃仁、黄连、姜黄、丹参、南星、半夏作丸剂服之，半年而经行，次年生一子，后连生一子一女。

熊成八官，江右南昌人也。早起行路，忽见邪火两团滚滚而来，大惊骇。次日腹中膨懑，渐成胀满，面白皮薄，两手瘦削，两足皆有浮气，按之窅然不起，行动气促，形神俱弱。医谓神弱气促，面白肌瘦，胸腹青筋缕缕如贯索，小水清长，形症如此，脾虚所致，以参苓白术散投之，十日，堵然如鼓，中有一块巍巍突出，坚若铁石，脐已平满，勺粒不入。医者复诊，与渠决曰：若疾，法在不治，盍早图归，毋作异乡鬼也。病者闻言，泪簌簌下。熊东溪怜而恳予为诊。脉沉弦有力。诊竟语渠曰：审脉验症，非气虚中满候也。前补太骤，适有助长。顾今霉雨途遥，即归，恐未能时刻可到；即到，未必遇良手，治稍异，则大事去矣。予有一药，尚可冀生。东溪力为之请。以琥珀调中丸，日二进之。一进甚甘，再进称快。十日腹渐宽，块渐熔，半月块尽消去，肾筋俱敛。改以平胃散加萝卜子、姜黄、苡仁、砂仁、木香调养一月，饮食大加，帖然安寝。两足之浮亦并消释。

从侄中叔太学，以暑月赴南雍，一日转班，出索茶饮。饮辄逆流，左鼻出茶，入腹者十之二、三。当迓白下名家调理者尽其人。几一月，不惟饮茶水为然，食粥与饭亦多从鼻出。太学生平喜精洁，日与交游皆缙绅、逢掖，遂以疾白惭，因告假图治。闻京口多名医，买舟访之。如何、如张、如团，无不谒治。然愈服药愈病，渐加恶心，头晕，肌肉

削，四肢无力，心益惴惴。亟归就予治。予诊毕，因叩所见诸名公认何症、投何剂？中叔曰：诸君皆谓此疾板籍无载，治法无稽，徒揣度为胃火。谓诸逆上冲，皆属于火。故投剂非黄连解毒，即三黄、石膏、栀子、黄柏、知母、天花粉、葛根之属。侄也以初到白下苦酒，因酒动火，理或为然，听其治而不惶它计也。予曰：治病贵辨明经络与经络之出纳虚实，明脏象，察经度，究竟夫病机病能，此扁鹊所以随俗为变也。何常拘拘守方书哉？《内经》有云：咽喉者，水谷之道路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人之鼻渊涕出不收者，颃颡不开也。子之症也颃颡不开之类尔。颃颡不开，故气上而不下。会厌弱而不能掩其气喉。夫鼻与气喉相通，惟不掩故饮食逆从鼻窍而出。不见常人偶气逆而饮食自喷噫出乎！即其例也。且右脉缓弱无力，气虚明矣。《内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又曰：脾胃喜温而恶寒。又云：视听明而清凉，香臭辨而温暖。子多服寒凉，此所以恶心、头晕、肌消也。予但为温补。盖肺属金而主气，金气旺则收敛下降，气下降则饮食从气下矣。以六君子汤加辛荑、桑白皮、苡仁、沉香一进而势缓，三进而止大半，七剂而全安。以此症旧无载，故笔之以俟后人采焉。

程达庵四媳戴氏，产半月而腿疼。迎专科诊视曰虚，投以八珍汤，服十日，痛益甚。予赴邑侯之召，道经其庐，达庵趋问：产后半月而腿疼，何症？予曰：两腿皆疼，独一疼也？达庵曰：右腿疼。予问疼处热否？曰：热。予谓切不可认虚认风。此产后败血凝滞血海，流于经络，不急治则血无从出、久必化脓成毒，或为肠痈，今腿痛是其征也。达庵默然而别。复迎专科，又曰风也。但丹溪有云，产后须当大补气血，虽有他症，以末治之。投以十全大补汤。痛转剧，大发寒热，小腹近胯果红肿出脓。外科又为生肌收口太早，致腰俞复发一毒，肿痛寒热如初。十日后大溃脓而不收口，精神萎顿，肌肉陡削。饮食不进，恶心怯寒，奄奄一息尔。外科曰：不可为也。专科曰：余但治胎前产后、今为肿毒所坏。皆辞去而不下药。达庵始悔不听予言，以致误事。因急予，予往视。六脉濡大无力，疮口流清水而无脓。予曰：势棘矣，不暇治疾，速为保脾。盖五脏六腑皆藉脾土以为养。然非大剂人参、附子不可。始以人参、白术各五钱，甘草、干姜、大附子各一钱，黄芪三钱，白芷、桂心各五分，以其能排脓止痛也。外科犹然阻曰：白术作脓恐不可服。予曰：脓不死人，饮食不入口则死人也。急进之。四帖而神气回，饮食进，诸症悉减，疮口成脓。予语之曰：生矣，改用参苓白术散，调理一月而安。达庵叩予曰：公何预知必为肿毒，当急治也？予曰：《内经》所谓脏象。又云：现症腿疼而热，症已现矣。生于产后非败血所致而何？于时急为疏通，不留经络，何毒之有？专科不察而补，是益其毒而助之溃也。外科不审虚实强弱，概以毒治之，奈何不使患者几危哉？达庵曰：专科之不足恃也。如此夫，虽然不如是，无以见公之高矣。

孙文垣医案　卷五

明　新安　孙一奎文垣甫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宜兴治验

学士徐检老，体丰厚，善饮，致有肠风，计下血不下数桶，因而委顿。己卯仲冬，右胁极疼痛，上至耳后，夜分尤甚，左右不能转动，转动则痛甚，饮食减，面色青，闭目汗出如雨，湿透衣被，故不敢合睫而睡。族医皆投以香附、青皮，及辛散之剂，痛愈甚，汗愈多，面愈青。逆予诊之，两寸短弱，左关弦而搏指，右关沉滑，六脉皆近七至。予曰：据痛在少阳经分野，始必动于怒，木火之性上而不下，故上冲耳后而皆痛也。夜痛甚者，盖夜属肝气用事。《内经》云：司疏泄者肝也。邪在肝胆，故阖目汗即大出，中焦原有湿痰，法当调肝清热解毒为主，兼利小便，不可遽止汗而使邪无出路。今脉大数，如遽敛汗，是逆其木火之性，不惟痛加，且将发肿毒而害非浅矣。《内经》云：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当预防之。公曰：何为敛剂而谓不宜？予曰：当归六黄汤内有地黄、当归、黄芪，皆滞痰闭气之味，桔梗亦非所宜。书曰下虚者及怒气上升者皆不可用，故当慎也。因以柴胡、黄连为君，白芍、甘草、天花粉为臣，红花、连翘为佐，龙胆草为使，服后汗虽仍旧，痛即减三分之一，不妨睡矣。次日仍用前药，痛又减半，第三日又服，左右转动如常，饮食也加。予未至，公已先迎姑苏盛氏，盛公幼时窗友也，家世受医。公初不急予，日引领期盛到，可刈桔铲朽也。盛至诊毕，遂诘曾用何剂，公出予发剂示盛，盛大叫称谬，谓当隆冬之候，汗多如此，阳气大泄，何敢以柴胡为君，喉中痰既未清，又何不用桔梗当归六黄汤。前贤已试之药置而不用，是舍纪律而务野战也。即取六黄汤加桔梗以进。公雅信盛，乃倾心以从，速煎服之，未逾时而旧病随作，色色加恶，左右复不能转动，自戌而至子丑，苦不能支。有内侍语之曰：服孙君药虽未全可，亦已去泰去甚，彼曾言二药不可用，何为轻犯而受此苦？宜急取孙君药煎饮，饮下即伏枕鼾鼾，达旦始寤。命使速予至而叩予曰：人言隆冬汗出不当用柴胡，而公用为君，何旨？予曰：胆与肝为表里，肝胆之火郁而不发故痛，痛极而汗，汗出而痛减者，是火从汗出，盖汗乃邪出之门也。予故曰：汗不可敛。本草云：柴胡泻肝胆火，而以黄连佐之。《内经》云：木郁则达，火郁则发。言当顺其性而利导之。势则易克。古人治火之法，轻则正治，重则从其性而升之者。以此，盖医贵通变，如阴虚火动而汗出者，内无有余邪，故以六黄汤敛而降之，常治法也。今内有余邪未出，遽敛降之，邪无从出，势必成毒，故变常而从治者，使邪有出路，木火之性不逆，则毒不成而痛可减也。公曰：善哉。孙君之剂，奇正相生，不下孙武子兵法，何轻以无纪律议之，愿投剂而奏凯也。予曰：公数日后疮疡大发，两胯且有兴块作痛，此毒出之征，公于时无恐。改用柴胡、白芍、甘草、丹参、苦参、茯苓、瞿麦、车前子、黄柏、金银花、连翘服三日，而痛全减，汗全收，左右不难转动矣。逾日，公谓肌肤甚痒，累累然似瘾疹，岂疮

出欤，欲以药浴之可乎？予曰：可。再三日，两胯果发舆块，如棋子大者数枚，且痛。予业已制蜡矾丸以待，至是授服之。疮果遍身大发，两腿为甚，一月余而瘳。公始信予防毒之言不谬。披愫交欢，且作序识胜，期与终身不替云。

吴仪制主政尚卿先生，柱史安节公公子也。弱冠时，病鼻塞不能喷者四年，且衄，寒月更甚，口渴，咽喉边有痰核，脉之右寸关洪滑。予曰：此肺经痰火症也。与前胡、秦艽、葛根、薄荷、石膏、天花粉、玄参、贝母、山栀子、甘草、白药子、桔梗、丹皮、四帖而衄止。夜与牛黄三清丸数粒噙之，鼻气即通利能嗅，噙未旬曰痊愈。先生初年绩学，心专志一，不知寒暑，致有塞衄疾。又万历己卯庚辰，郡邑试皆首选，如此者再，而皆不得籍名学宫，益郁然不适。予时把臂语之曰：先生何以一儒冠为汲汲。据脉，科甲当不在尊君下，即馆中二友亦金马客也。依愚见，史先登，公次之，吴又次之，日后当以斯言为左券，毋相忘。后三公先后登第，一如予言。万历戊戌春，余应吴宫詹召，公暨史玉老不爽前言，皆为予撰《玄珠》序，而纪其事，以见一时良遇云。

宜兴宋令君，山东人也，太夫人年五十余，病胸膈胀痛。予时寓吴宫詹家，而绳庵安节二公，皆宋公年友，因二公而逆予。诊太夫人脉，右寸关洪滑弹指，如黄豆大，左三部散乱无绪，如解索状，两尺绝无神气。予不得其受病之源，而宋公亦不以病源告，卒然问曰：脉为何症？予曰：据左脉为虚弱久病，右脉似又为饮食所伤，必病小愈而又伤，反覆之疾也。其势亦危。宋公闻言危，乃拂其意，貌似不恭，予见其貌，即辞出，至后堂，有各佐贰及学博佘公在焉。佘公予乡人也，素亦知医。问曰：症候何如？予曰：不治。渠谓前诊者皆无难色，公何云然？予曰：两尺无神，如树无根，此《难经》所云也。左脉散乱，右脉如豆大弹指，不旬日当见，果后七日而卒，邑中乡先生士民相传，谓予能预决死生云。

宫詹吴少溪先生，有酒积，常患胃脘疼，近右腰眼足跟肢节皆痛。予谓此皆由湿热伤筋，脾肺痰火所致，法宜清肃中宫，消痰去湿，俾经络流通，筋骨自不疼矣。切不可作风痛而用风剂。公极然之。用二陈汤加威灵仙、苍术、黄柏、五加皮、枳实、葛根、山栀子进之，肢节痛减，改用清气化痰丸加瓦楞子、苍术、枳实、姜黄，用竹沥、神曲打糊为丸，调理而安。

宜兴令君胡镜阳公尊堂太夫人，年七十二，脾泄十五年不愈，近加吐红，咳嗽痰多，痰亦不易出，申酉时潮热，胸膈壅塞不能就枕，饮食大减，且恶风，终日坐幔中。诸医谓发热吐红，法当寒凉。脾泄多年，气虚老蓐，法当温补。二病矛盾，难于投剂。又谓身热脉大，血家所忌。益束手无能为计，皆辞去。且归咎于长桥上拆屋，致正堂不利。以是前丁宋二公接迹忧去，邑中汹汹，因延予治。诊得两手脉皆浮而洪数，亦皆带滑。予曰：据脉洪数为热，滑为痰，浮为风邪在表，以伤风故恶风。仲景曰：当汗不汗必作衄症。法当清解，可无恙也。公以诸医二病矛盾之说为问。予曰：此暗于先后者也。夫脾泄已久，未尝为害。新病势炽，宜当速去，所谓急则治其标也。俟邪去之后，补脾未晚，且潮热为风邪所致之热，而非阴虚火动之热，血乃当汗不汗之血，亦非阴虚火动之血。《内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当汗不汗，邪鼓血动，但得表解热退，血自止耳。公怃然曰：噫唏！畴昔老母过钱塘，遇风涛受惊，因发热咳嗽，血出痰多，今以公言质之，诚由风邪起病也，愿以药进。予用紫苏子、前胡、麻黄、薄荷解表为君，枳壳、桔梗、桑白皮、瓜蒌、紫菀、贝母消痰治嗽为臣，酒芩、甘草为佐，连服二帖，五更微汗而热退，胸膈不壅，嗽也稍减，血止大半，始进粥。次日减麻黄，加白茯苓，夜服七制化痰丸，其

夜痰嗽又减半，从是不恶风而去幔矣。前方再减枳壳，加薏苡仁，调理而安。

曹同府东岗先生，右胁痛。脉之左弦大，右滑大，此由外伤风内伤食所致也。又加咳嗽，夜更痛，体肥面青，寝食俱废。予以紫苏、柴胡解其表，白芥子、桂皮、香附治其胁痛，山楂、萝卜子消其食，杏仁、陈皮、半夏、瓜蒌仁治其嗽，四帖，饮食进，嗽也除，胁痛减十之七，再与保和丸服之而安。

宜兴令君镜阳先生，上焦有浮热，胃中有食积痰饮，平常好食热物，稍凉即腹痛泄泻，大便后，间有红，又因劳心动火，头面生疮疖作疼，脉左数，右滑数，以玄参、石斛、白芍药各二钱，甘草一钱，天花粉、连翘、贝母各一钱，茯苓八分，薄荷五分，四帖，疮疖皆愈。再以保和丸加姜连、滑石、红曲、白术丸与服，半月全安。

吴鹤源先生，咳嗽口干，腹中如火滚动，不知饱饿，亦不思饮食，右胁痛，脉右滑数，左弦数，此中焦有痰积也。先以总管丸去其痰，而后养脾，服后大便下稠粘黄糜甚多，小水如血，此热下行也。继以保和丸理脾消余痰，又使新饮食不生痰也。外以桔红、贝母、天花粉、桔梗、酒芩、知母、葛根、甘草、滑石服之，其咳嗽也除。

吴鹤洲先生太夫人，年八十六，素有痰火，大便一日三四行，一夜两起，肠鸣，脐腹膨胀，脉三四至一止，或七八至一止，诸医不知温补，妄以平胃散加黄连、山楂、白芍一切苦寒之剂投之，克伐太过，因致腹疼。顾不咎其误，但谓年高而脉歇，至是为凶兆，辞去不治。逆予诊之。予曰：据脉书云：脉缓而止曰结，数而止曰促。今结脉非凶脉也，由寒湿之痰凝滞所致，法当温补下元，俾火得以生土，所谓虚则补其母者，当无恙矣。鹤洲公曰：寿算何如？予曰：两尺迢迢有神，寿征也，即百年犹未艾。以补骨脂、白术各三钱为君，杜仲二钱为臣，白茯苓、泽泻、陈皮、甘草各一钱为佐，肉豆蔻、益智仁各五分为使，四帖，大便实，唯肠鸣未止，减肉豆蔻加炮姜五分而安。寿果至九十有八。

吴鹤洲如夫人，病胃脘痛，医有认为虫者，有认为火者，又有认为痰、为气、为食、为虚、为血、为寒者。诸说纷纷，百治不效，群然指为怪疾。请予诊，两手大而无力，皆六至。予曰：岂怪耶？肝脾相胜之症耳。东垣治例，腹痛以芍药为君，恶热而痛，加黄柏效，效此法则治当万全矣。白芍四钱，一半生一半酒炒，伐肝补脾为君，大甘草二钱一半炙一半生，缓肝补脾为臣，山楂为佐，炒黑山栀仁、五灵脂各一钱，止痛为使，三帖而病愈。鹤洲公喜曰：君真能用药神而降病怪者也。噫！

曹宜岗常多梦遗，予曰：此神志不足也。又有疝气，近加嘈杂，食硬物喉中梗作疼。予谓病有缓急，则治有先后，咽喉之症，非急先而何？初为清肃上焦，次为补养神志，俾神旺而精有主，可不妄遗。然后，以下部之剂治其疝。清肃上焦用六君子汤加滑石、酒连、枇杷叶、芦柴根、香附、吴茱萸，四帖，嘈杂止，喉中宽舒。再以猪肚丸补其神志，远志、石菖蒲、石莲子、韭菜子、黄连、贝母各二两，白术五两，枸杞子、白茯苓各一两为末，入雄猪肚内，饭中蒸熟，捣为丸，梧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晚灯心汤送下二钱。治疝丸，橘核、昆布各四两，川椒、山栀子炒黑、山楂核各二两，柴胡、小茴香各一两，哺鸡子壳煅二两，曲糊为丸，空心白汤或酒送下三钱，不终剂而瘳。

吴荆樵文学，恺悌君子也。左关尺脉甚弦，疝气半年，两胯结核硬痛，予以平疝丸消之，海藻、昆布、橘核各酒醋炒四两，玄胡索、山栀子仁、山楂核、小茴香、柴胡各一两，龙胆草酒炒五钱，醋打面糊为丸，梧桐子大，空心酒下三钱，服一月而消。

吴鹤洲先生，中焦有痰，肺气不足，疟一日一发，热多寒少口渴，小水不利，倦怠，头疼，脉左弦大，右寸短弱，关尺滑大。以

石膏、知母、黄芪同柴苓汤煎服。服后腹作泻，前方去石膏、知母，邪热减大半。唯仅潮热而口渴甚，改以人参、葛根、知母、麦门冬、柴胡、陈皮、甘草、白术、鳖甲，五更服之而愈。

吴雪舫先生，左胁下红块大如鸡子，旁有小菩萁作疼，左脉弦大而数，右滑大而数，盖由生平嗜煿炙，以使肝胆二经有热毒也。用大瓜蒌一枚，白芍三钱，当归、甘草、贝母各一钱，连进三帖，疼减其半，胁下红成一小疖，以解毒早，故硬块潜消，大毒不成也。仍当为活血清热，再用白芍三钱，当归一钱半，金银花、甘草各一钱，大瓜蒌一枚，连翘、山栀仁各八分，红花、柴胡各五分，四帖而愈。

吴孝廉球泉先生，心血不足，胃中有痰，下元阳气不充，脉六部皆弱，唯右关滑。以远志、枸杞子各四两，巴戟、菟丝子、破故纸、山茱萸各二两，五味子、白茯神、人参各一两，炼蜜为丸，空心淡盐汤送下三钱。外以固阳锁真丹助之，龙齿、益智仁各一两，黄柏二两，辰砂、甘草、莲花心各五钱，芡实粉打糊为丸，梧桐子大，每夜灯心汤送下一钱五分，极能固精。

李思椿患胸膈胀痛，痰中有紫色瘀血，其原有酒积郁火也。脉两寸短，关滑，两手皆数，先与红六神丸服之，继以山栀、酒连、郁金、香附、橘红、茯苓、半夏曲、甘草、滑石、紫苏子，服后胸膈稍宽，仍以山栀仁、贝母、益元散各二两，牡丹皮、黄连、橘红各一两半，白茯苓一两，紫苏子、郁金、红曲各五钱，茜根三两，神曲打糊为丸，每早晚白汤送下二钱，调理而愈。

吴双泉公，两尺脉洪大，两关滑，两尺沉微，此阳亢阴微之候，上盛而下虚也。上盛者，痰与火，下虚者，肾经真阴不足也。法当清上补下，上清则头目清利，耳鸣眩晕之症可除，下实则腰膝不酸，筋骨强健。清上用清中丸，贝母、橘红、枳实、海石、山楂、茯苓、白芥子、黄连、黄芩、滑石、青黛、神曲为丸，食后茶送下二钱。补下用既济丹，辰砂、磁石各一两，熟生地四两，黄柏、知母、兔丝子、柏子仁各二两，牛膝、枸杞子、白茯苓各一两半，炼蜜为丸，梧桐子大，空心淡盐汤送下八九十丸。

李寅斋先生，患血淋几二年不愈，每发十余日，小水艰涩难出，窍痛不可言，将发必先面热牙疼，后则血淋。前数日饮汤水欲温和，再二日欲热，又二日非冷如冰者不可，燥渴之甚，令速汲井水连饮二三碗，犹以为未足。未发时，大便燥结，四五日一行，发则泻而不实，脉左寸短弱，关弦大，右寸下半指与关皆滑大，两尺俱洪大。据此中焦有痰，肝经有瘀血也。向服滋阴降火及淡渗利窍之剂，皆无效，且年六十有三，病已久，血去多，何可不兼补，治当去瘀生新，提清降浊，用四物汤加杜牛膝补新血，滑石、桃仁消其瘀血，枳实、贝母以化痰，山栀仁以降火，柴胡升提清气，二十帖而诸症渐减。再以滑石、黄柏、知母各一两，琥珀、小茴香、桂心各一钱半，玄明粉三钱，海金沙、没药各五钱，茅根汁熬膏为丸，每服一钱，空心及晚，茅根汤送下而愈。

徐熙宇文学内眷，常患前后心痛，每痛必面赤手心热，耳鸣眩晕，即饮白汤，亦停膈间不下，且作酸呕逆，吐出皆酸水，五七日方止。四肢酸软无力，气逆上噫，乃其常也。两手脉皆沉数，左弦，此上焦有痰饮故也。先以二陈汤加瓦楞子、滑石、吴茱萸、姜连、前胡、枳壳、竹茹、香附、大腹皮服，后以橘红、半夏、滑石各二两为臣，白螺蛳壳煅过四两为君，茯苓、姜连各一两半为佐，旋覆花一两，吴茱萸三钱为使，面糊为丸，每服三钱，调理而愈。

汤简庵封君，血分热甚，以善饮致肠风，且心肾不交。予以四物汤加酸枣仁、侧柏叶、槐花、连翘炼蜜为丸，服之顿愈。

吴仰玄先生，患胃脘痛，痛则彻于背，以

手重按之少止，痛时冷汗如雨，脉涩，此气虚而痛也。以小建中汤加御米壳服之而愈。

粳芝岗文学，酒后近内，每行三峰采战，对景忘情之法，致成血淋。自仲夏至岁杪未愈，便下或红或紫，中有块如筋膜状，或如苏木汁色，间有小黑子，三五日一发，或劳心，或劳力，或久立、坐亦发，访医问道，百治不效。以吴中书汉源公交善，逆予治之。观其色白而青，肌肉削甚，诊其脉，左寸沉弱，关尺弦细，右寸略滑，据此必肺经有浊痰，肝经有瘀血，总由酒后竭力纵欲，淫火交煽，精离故道，不识澄心，调气摄精归沅之法，以致凝滞经络，流于溺道，故新血行至，被阻塞而成淋浊也。三五日一至者，科盈满溢故耳。先与丹参加茅根浓煎服，小便解后，以瓦器盛之，少顷即成金色黄砂，乃用肾气丸加琥珀、海金沙、黄柏，以杜牛膝连叶捣汁熬膏为丸调理，外以川芎三钱，当归七钱，杜牛膝草根煎服。临发时，用滑石、甘草梢、桃仁、海金沙、麝香为末，以韭菜汁、藕汁调服，去其凝精败血，则新血始得归源，而病根可除矣。二月痊愈。

吴中翰汉源先生，肠风下血，腹中微痛，脉左寸短，右关滑，两尺弦大，以地榆、槐花、枳壳各三钱，荆芥穗、秦艽、青蒿、葛根各一钱半，黄连二钱，两剂而愈。

大柱史安节公，脾肺二经有痰火，中焦有湿热，流于膀胱为淋浊，溲之前作痛，小便了而不了，脉左寸短弱，关弦大，右寸关滑，两尺洪大，六部皆数。法当先清上中二焦痰火，然后提清降浊，庶日后筋骨无疼痛之患。先与萆薢分清饮加山栀、黄柏、滑石服之，淋浊减半，改以二陈汤加山栀、黄柏、滑石、螺蛳壳、木通以去湿热，而消中焦之痰，再加柴胡、升麻、桔梗以提清气，四帖而愈。

吴宦詹少溪翁，原有酒积，且频伤于怒，致右胁之火冲上作疼，耳鸣眩晕，大便艰涩，脉右寸关滑数，左弦，以当归龙荟丸加牛胆南星治之而愈。

吴孝廉球泉公内人，痢疾后感寒，又月水适至，大发热，口渴，遍身疼，胸膈饱闷烦躁，头微疼，耳亦聋，大便泻，舌上白苔，脉七八至，乱而无序。此三阳合病，春温症也。时师误以为漏底伤寒不治。予曰：病已危，医而不起者有矣，未有不医而起者也。且投三阳药服之，挑察征应，再相时而动。以柴胡三钱、葛根、白芍药各二钱，枳实、桔梗、酒芩、竹茹各一钱，天花粉八分，炙甘草、桂枝各五分，服后但觉遍身冷如冰，面与四肢尤甚，六脉俱无，举家及医者皆叹为物故矣。予独曰：非死候也，盖夜半阴极阳生，势欲作汗，比之天将雨而六合皆阴。球泉疑信相半，而诸医闻之皆笑去。四鼓后果战而汗出，衣被皆湿，四肢体面渐温，神思清爽，且索粥，举家欣欣，以为再生。次日惟耳尚聋，腹中大响，脉近六至，改以柴苓汤加乌梅，两帖而愈。

吴西云先生庶母，筋骨无力，不能起止，将成痿症。上热下寒，易为惊恐，小腹左边疼，以玄胡索、五灵脂、陈皮、半夏、香附、青皮、白芍药、茯苓、山栀子煎服，小腹痛减，唯小水频数。改用青蒿、山栀子、苡仁、白芍药、甘草、翟麦，服后热退，小水不频数，独胸膈微痛，夜不欲睡。再以当归、白芍药、山栀子、香附、柴胡、陈皮、甘草、茯苓、青蒿调理痊愈。

蒋近思令郎，胁痛气促，胸满喉疼，痰中有血屑，下午潮热，口渴头重，指梢冷，服滋阴降火之剂不效，且红愈多，痰咳不出，请予诊之。右寸关滑大，左尺亦大，予谓此肺经有瘀血，浊痰壅而为热也。治当先清化，不当先滋补，以瓜蒌仁三钱，红花、紫菀、丹皮、枳壳各一钱，滑石二钱，甘草五分，前胡、青蒿，水煎，临服加童便一小酒杯，二帖而热退血止。唯咳嗽未除，胸膈不宽，再以瓜蒌、陈皮、贝母、萝卜子、马兜铃、白茯苓、甘草、紫菀、滑石、杏仁调理而愈。

徐学士检老以正月食新蒜炒肉，又冒风寒，因咳嗽喉疼声哑。翁原有痰火，又为外邪所束，不得发越以致此。治当润肺清热、化痰调气以祛其本，兼散邪解表以治其标。庶乎喉痛可除，声音可开亮矣。先与瓜蒌仁、橘红、桔梗、薄荷、贝母、桑白皮、地骨皮、葛根、前胡、甘草，四帖，复以滚痰丸，同七制化痰丸，两帖夜服，诸症除而声且亮矣。此釜底抽薪法也。

万肃庵先生令郎，发热十一日，口渴，舌心色若沉香，且甚干燥，额上热极，两胁亦热，耳微聋，曾未有汗，亦已下二次，热不少除，小水绝少，神昏足冷，饮食不思。市医技穷，仍告急于予。予诊之，左脉中按数而有力，右脉软弱，据症为阳明少阳并病也。当以柴葛汤清其热，看汗有无，再当机而处。柴胡五钱，葛根三钱，白芍药、石膏各二钱，人参、升麻、天花粉各一钱，粉草七分，水煎服之。次早诊，数脉稍缓，热稍退，舌齿仍干，小水不利，神思尚昏沉，改用柴胡、粉草、天花粉、黄芩、人参、白术、茯苓、滑石、木通、泽泻。下午又觉微热，面赤，额上痛且重，即以益元散三钱服之。大便行一次，溏而色黄，热仍甚，面仍赤，服前药后，小水去二次。再诊之，寸关脉将和，两尺尚洪大，乃知邪热在下焦，唯利之而已。再与辰砂益元散五钱，口渴稍止，齿下盘虽润，上盘仍燥，神思昏沉，睡而不醒，睛彩不与人相当，又知热在心包络也。宜用陶节庵导赤散，二帖而神清，唯小水尚欠利，以四苓散加酒连、麦芽、木通煎服，再二帖而诸症悉退，饮食且进矣。

大宗伯万履庵老先生夫人，右胁下疼，咳嗽喉干，间亦吐红，或一碗，或半碗，肠鸣泄泻，年六十外。原因头风坏目，性急躁。左脉弦数，右滑数。以瓜蒌仁二钱，黄连、前胡、桔梗、枳壳、橘红、贝母、白茯苓各八分，甘草五分服之，次日红仍不止，唯胁疼减半。改用山栀仁、牡丹皮、香附、贝母、甘草、瓜蒌、紫菀、滑石水煎服。方欲觅真郁金，苦不能得，唐凝庵老先生，乃夫人婿也，偶至闻之，应声曰：有。取磨三分，用煎药饮之，二帖而红止痛瘳。

白仰云先生令眷，每触怒即晕厥，必闭门合目静坐，不留一人在房，手足皆冷，汗出如雨，气息俱微，越一时许，苏如常。原以颈生瘰疬，多服女医草头药，及专科用斑蝥等毒，因而脾胃损，元气亏也。年三十八，曾未生育，每日令二婢不住手敲两腿，俟其熟睡乃已。不然则睡不安，晚至二更后始睡，夜半心多惊跳不止，指甲皆无血色。经将行，小腹先疼二日，色紫有块，诸病虽如是，而肌肉饮食却如无事人，百治不效，慕予而请诊之。两寸短弱，左关大而有力，右关滑，左尺滑，右尺沉微，据脉肺气虚，肝木实，胃中有痰之症也。用六君子汤加丹参、酒连、青皮，外与珠母丸及独活汤二方调理而安。(二方出《医学纲目》)

吴心逸先生之使，患额疼，口大渴，身大热，汗多，胸膈痞，恶心，昏沉。先与柴苓汤，加枳壳、桔梗，热减大半。次日以六君子汤加黄芩、白芍药、当归，调摄而愈。盖劳倦伤寒，以致虚极，而邪未散，故宜先散而后补也。

吴文学齐阳先生，笃志士也。以积学劳心，又有星士以己卯决科许者，其星士前许历历有验，至期症发不能终场，遂心忧而成癫狂，日间或悲、或歌，或鼓掌，或顿足，甚则骂詈不避亲疏贵贱。乃叔邀予视之，面白而青，脉两寸短弱，关弦，右关滑，两尺平。予谓两寸脉既短弱，此心肺之神不足，志愿高而不遂其欲，郁结不舒，津液生痰而不生血，又攻痰克伐太过，心神愈不得养，故昏乱而无所摄持。《内经》云：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按此，则治宜补养，收敛心神，面兼之清痰，可万全也。用酸枣仁、人参、茯神、小草、丹参、当归以补心安神，黄连、竹茹以清肝胆之火，玄参佐之外以龙齿、珍珠、羚

羊角、牛黄、胆星、天麻、青黛、辰砂、全蝎、水片、黄连、甘草膏为丸，金箔为衣，调理而愈。

宜兴令君胡镜阳老先生夫人，夜间热，口渴，经行过十日复行，小腹痛，两寸关短弱，两尺洪滑。予诊毕，语曰：此《内经》所谓阴虚阳搏之候也。可预防之。以川芎、当归、条芩、蒲黄、白芍、侧柏叶、生地、荆芥进之。下午热甚，口中气如火喷，血下如倾，内有紫块，小腹仍痛。乃用川芎二钱，当归四钱，地榆、香附各一钱半，黄芩一钱，莲蓬壳一枚烧灰，煎服两帖而止。

太史徐检老，向为癞疝所苦，而妨生育。辛巳孟秋，有江右陈苓泉者，以是症为专科，寓无锡，翁延而治，谓将烂药煮竹片夹阴囊，俾阴囊烂见子，又以烂药点开肾子，使其中蓄积臭水溃出，然后用生肌药长肉收功。翁以此治与道中诸友商之，无有劝者，而谋于予。予曰：翁疾非常疾，则治当非常治也。陈能为翁治于外，予当佐陈补于内，内外兼治，必可成功。翁因予言而决用陈。是时，予有湖州之役，而陈用其术治一月，囊烂子开，洞见水泡，第不能使泡破水出也。由是胸中气满，汗出如流，终夜不寐，饮食减三分之二，面青肌肉瘦其半，形气弱而大便艰涩，腰肾俱痛，苦不可殚述。将令人急予。予适自湖州至荆溪，主吴少溪公家。翁时杜门谢客，闻予至，大喜而促予，诊脉两寸软弱，右尺大，右关滑。予诊毕曰：向许佐陈治内，今其时也，比陈技已竭，而水不得出，翁又难于痛，业已用收口药矣。予曰：无伤，痛由元气虚惫，而汗亦因痛来，汗去多则心血不足，心血不足则神失养，故不寐，脾胃为痛所伤，故饮食减，今只大补血气，不惟痛止疾除，即水泡亦可出也。陈谓用补收口生肌，或可使泡出水，或未必然。予曰：三日后，当自见。翁曰：补甚善，奈生平不能服参何？予曰：翁体非昔比也，脉症皆可服，又何忧？乃用人参、黄芪各三钱，当归、白芍、石斛各一钱五分，陈皮、贝母、红花、粉甘草各八分，饮下即睡。次早汗敛，且索粥，胸膈顿宽。连服二日，痛减大半，饮食顿加，精神亦爽。乃陈恐予夺功，私潜之曰：孙君之药虽善，但非外科所急，服之恐生肌收口后，而水终不得出也。翁谓必如何而后可，陈曰：当于前药加羌活、防风、白芷、远志，减去石斛，则外内两得矣。翁然其说，且服其药，饮未半而痛立至，汗立出，头热如火，气逆上升，夜竟不寐，种种病复矣。极索予剂，予知陈之忌而行谮也。乃宣言曰：予实佐尔成功耳，尔何自败？尔知翁之痛乎，元气虚而毒药凝滞，故补而助之，活动其血，则毒药自行，药行则泡可溃，水方可出。翁之谢尔已有成议。予雅善翁，来者为义，非为利也，鄙见与寻常较不牟矣。陈闻言而语塞，亦以投剂无功，遂乘机而听予治。仍用前方，加酸枣仁、枸杞子、皂角刺各一钱，两帖而泡溃，出臭水五六碗，囊随消瘪。陈拊掌曰：今而后知用补之神，其老先生之福也。太史受补自此始。

丁酉冬，宫詹少溪吴公，年七十二，以长君秋闱之捷，应酬贺者过劳过饮，又伤于大肉，市医概用消导之剂投之，漠如也，反加内热。常州张氏，荆溪缙绅大家恃为锁钥者，至则谓公高年过劳，消剂峻而致内热，用补可愈也。因投人参，则右胁胀痛，尽夜难支。张又谓补法不痊，唯少行气之味，故无功耳。于前药加木香、砂仁，辛热止痛之剂，益呕吐不止，胀痛转剧，而大便燥结。张不自咎不认病而误投，乃遍语缙绅相知曰：吴少翁老年膈食，非其所宜。丹溪复生，无能为也。少翁闻予在苕，而急予治，予兼程而往，至则脑之念一日也。诊其脉，左弦右滑，两手皆数，且搏指，谛视其色，神藏气固，唯肌肉略瘦，手心甚热。予曰：此内伤症，非膈食症也。公曰：诸君言吐而大便燥结，食不得下，非膈而何？予曰：否，公原不热不痛又不吐，由误饮药而使然耳。书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大便既燥而用补，非也。经

曰：食不得入，是有火也。尤用辛热，非之非也，以是而治，比之以油救火，益令其炽耳。予见与诸医不侔也，即与琥珀调中丸一帖，其夜胁痛稍缓，次早诊之，脉仍如前。予决谓非通不可，即以龙会丸与调中丸兼服之，五日内下黑粪十五六次，诸症悉减，饮食大进，改以保和丸，调中丸调理。念七日，公即能巾栉，元旦命庖人治酒，榜人般舟拉予泛于南门，持觞为予寿曰：与兄别者十六年，不惮劳涉险而赴吾急，自今以后之齿，皆兄之赐也，敢不铭心，为欢竟日。至谷日，予乃别而复之苕。

别驾吴勉斋翁，体丰腴，嗜炮炙，任性纵欲，年六十七。极躁急。一日跌伤其齿，恬不为意，阅三日复跌，亦不为意，复跌之次日晚，左手足忽不能动，口眼歪斜。陆怀南先生，公通家友也，即往诊之，语公诸郎曰：此中风也，治不可缓，急取牛黄丸进之，诸郎皆有名博士弟子。延予为治。诊其脉，左洪大，右缓大，观其色苍黑，神昏鼾呼，呼长而吸短，呼至口气嘶嘶出不能回，终日偃卧如醉，人不能动。陆曰：此非半身不遂乎？予曰：症候甚恶，不特半身不遂也。半身不遂者，中风已过之疾，其势仍缓，亦有十余年无恙者，今才病，势便若此，乃中风之渐，方来且不可测。陆重厚长者，所谓亦精，闻予言，当下了然，即与予商确用药。始以六君子汤加全蝎、僵蚕、天麻，与之两日，神气仍未清，犹昏睡，睡犹呼吸，口边嘶嘶然，间作吐，粒米尚不进，前药再加竹茹。又两日，神始苏，欲言而舌难掉，嗫嚅不能出诸口，前药又加石菖蒲、远志、红花，始能进粥数口，日计亦可茶瓯许，夜与正舌散，同前药饮之。又二日，能坐，粥亦颇加，唯言尚蹇涩，欲言以笔代口，写我左手甚痛，大小便艰少。又用四君子汤加陈皮、竹茹、当归、芍药、红花、钩藤、天麻，服三日，神思大好，饮食日加，以是方调理弥月，手痛减，稍能动，足稍能伸，扶起能坐，且能自按谱铺牌，语言十分清至八九，骎骎有万全之望。唯大便有七八日或十余日始一行。予曰：此血少之故，补养久当自全，幸无他用而速害。公常自言吾疾乃痰在膈间，何能得一吐为快，此医家有授之言也。予曰：公脉大虚，非余痰为害，况今以补养而渐安，此其明验，何敢轻试一吐，愿宁耐静俟，毋涉危险也。此戊戌九月念五，予以是日别往苕城，别不及旬，公复倾心而任张甲，张大言曰：公病可吐，早吐早愈，诸郎君始信予言，持议不可。彼曰：公病痰也，不可不吐，吐而后补，可全愈而无后患，不然必成瘤疾。公欲速效，决意吐之。诸郎君不能阻，一吐而烦躁，犹曰吐不快耳，须大吐始可，再吐而神昏气促，汗出如雨，立时就殂，可叹可叹！

少冢宰徐检老，以万历丁酉三月初旬，往贺长兴臧老夫人眉寿而发寒热，臀近肛硬处生一毒，红肿而痛，坐卧为艰，因归荆溪访治外科，即以镳针点开，插药线于内，涂以烂药，使脓血急溃，又于疮口上以生肌药敷之使易收口。可受谢而去，未半月，其傍之硬处，又红肿痛，寒热交作，几于成脓。以前医有功，遂复延之，至则又以向者之法治之，受谢而去。递医递患，递针而递插药，计其患者凡八遍，计其医之更者，如张，如鲁，如冯，凡八人，有陈外科者，则总其中而受谢独多，其时则丁酉三月至戊戌八月，几年半矣。于时，予赴吴少溪翁召，因知翁在褥，亟往谒于卧榻间，翁见予至，悲喜交集，备陈其历病之由，针刀之苦，伏枕岁月之深，辄为痛心，予闻之亦为鼻酸。谛观其色则青惨，诊其脉皆濡弱，把其手足，则冷如冰，问其饮食，减平日之六，究其所服之药，则槐角、黄柏、生地，凉血解毒之类。予骇然而语翁曰：此痔痛非痔漏也，痔漏当用挂线，以五灰膏点之可愈。今肿硬无定处，离肛门且远，况其初原无硬块，硬块由插药凝滞中来。谚云：剜肉做疮者非耶？假令非翁禀气厚，胃气壮，安能六十以外之年，而当此剥削哉！初

只可大补气血，即有毒，只宜托出一脓而愈，未成者，使活动消散，不复生毒，此王道之治，不胜于针刀万万？诸君之治，如避虎者，不知息阴而急趋以求避，则影益速，而气促敝矣，自治之道也。翁初不逆予者，以非外科，至听予之论，幡然有悟，又见《玄珠》集有外科二卷，益信予之善外科，而听予治。予即以十全大补汤进之，四帖，而饮食加，手足暖，大便艰涩百方润而不能行者，今亦通利，而肛门如不知也。诸外科犹晓晓议补非是，予极言排之，翁惟予为听，予以何首乌四两，人参、枸杞子、黄芪、当归、熟地各二两，槐角、秦艽各一两，蜜丸服之。不终剂，其肿处少出脓而全瘳，旁亦不生硬块，益信向之硬块为插药之毒所致也。翁喜为谑曰：予病非孙君，诸外科视我疾为金穴，其取于有已耶。呵呵！

宫詹吴少翁，患痢，赤白兼下，里急后重，市医治半月，后重不除，饮食渐减。最苦者，下午发热呕吐，乃遣使往若召予，予闻状心怖，即涉险而过太湖，一昼夜而至荆溪，翁卧榻已二十日，观其色，唇红面瘁，听其声，微弱不扬，但一两语，气即不接续，下午潮热，至丑方退，形神俱弱。诊其脉，两手俱大而无力，右关略滑。予曰：据此乃虚虚实实之候，不足中之有余也，治当补养，兼清兼消，缓以治之，庶可无恙。公深然之。以四君子汤加白芍药、黄连、山楂、滑石、陈皮、柴胡，两帖而潮热除，呕吐止。去柴胡，因口渴不止，加葛根，六剂而饮食渐进，痢亦止，惟白脓不除。改用人参、白术各二钱，白茯苓、白芍药、当归、神曲各一钱，酒连、陈皮、泽泻各七分，滑石、山楂各一钱半，外以丸剂消息益虚，调养半月，则神气回而饮食大进，肌肉渐生矣。少冢宰检翁问曰：诸医先谓老年痢非所宜，又呕吐饮食不进者，谓之噤口，且身热脉大为痢所忌，公不旬日而收功，岂诸医称书之总皆幻妄哉？予曰：诸君所言，皆至言也，第非因时制宜耳。愚见以脾胃乃五脏六腑之仓廪，故曰纳谷者昌，又曰人身之内，谷气为宝，予姑舍痢不治，而先开胃口，俾进饮食，使新糟粕将宿秽压下，若见粪则后重除而痢易愈也。然又相其机宜，若食入而腹胀作痛，又量势略与疏通，通后或气虚下坠，又因势而略与升提。大抵以理脾开胃进饮食为先，此亦远交近攻之策，用虽多，功可万全矣。斯仆一得之愚，屡试而屡验者也。设不先开胃口，不审老弱，不揣缓急，一概治痢，虽有得未必无失，岂能胜算哉！公曰：善。

臧少虞年五十，每饮食，胸膈不顺利，觉喉管中梗梗，宛转难下，大便燥结，内热，肌肉渐瘦，医与五香连翘汤、五膈丁香散，诸治膈之剂，尝试之不效。时予方有事于先冢，久未远出，臧则不远千里而就予治。观其色苍黑，目中神炯炯不眊，唯气促骨立，予知其有机心人也。其脉左弦大，右滑大。予谓之曰：据脉，乃谋而不决，气郁成火，脾志不舒，致成痰涎，因而血少便燥，内热肌消，张鸡峰有言：膈乃神思间病。即是推之，予当减思虑，断色欲，薄滋味，绝妄想，俾神思清净，然后服药有功，不然，世无大丹，而草根木石何足恃哉！子既远来，予敢不以肝脑相照，兹酌一方颇妥，归即制服，但切轻示人，恐见未精者，妄为加减，乃败事矣。慎之慎之！臧曰：谨如教。其方用桂府滑石六两，炙甘草一两，真北白芥子、萝卜子、时下、连翘子各一两半，辰砂五钱，以竹茹四两煎汤，打馒头糊为丸，绿豆大，每食下三十丸，灯心汤送下一钱半，一日三服，经剂而病如失。

《孙文垣医案》终

三家医案合刻

〔清〕　叶天士　缪宜亭　薛生白　著

《三家医案合刻》提要

清·吴子音纂辑。子音字金寿，笠泽人。清·道光辛卯刊行。其第一卷，叶天士医案。第二卷，缪遵义医案。第三卷，薛生白医案。皆清雍乾间苏州名医。素闻其治病之神，如磁引针，如鼓应桴。今阅其方案，灵机活泼，议论精醇，诚非学有根柢，不克臻此。然非子音拾遗补缺，汇萃成编，则当时斟今酌古，殊途同归之理，何由观其会通。案取揣摩，方留绳墨，此则济世之盛心，指迷之宝筏也。炳章选刊本集医案，搜集叶案五种，以是编殿后，因有缪、薛二案附于二三两卷故也。其他叶氏尚有"南阳医案"四卷，未刊钞本，为吉越何氏所藏，惜其遗失一卷，犹待征求，异日补全，再为续刊，以成叶案全璧，藉供海内方家参酌遵循耳。

陆　序

三家医案者，叶天士布衣，薛生白微君、缪宜亭进士之所作也。青囊一肩，紫书三卷，壶公术妙，懒女神奇，甘居带下之名，自获肘后之秘，变金液于六一，改银丸于三七。丹砂玉札，待用无遗；牛溲马勃，收藏不弃。盛以竹节，量以刀圭。赤箭刷于云根，红盐拂于灶上。明珠耻其价，金镜惭其形。杏林之树，以董奉而益珍；橘井之泉，非苏耽其谁酱。游刃恢乎，奏刀騞然，无枝经肯綮之忧，得批却导窾之要。今虽扁卢已杳，和缓云遥，郭玉之针靡传，淳意之经失授，而问秘书于金匮，鼠迹犹存，抄禁方于龙宫，蠹蚀未尽，傥不搜之石室，镌以玉版，则桃胶莫问，金浆遂漓，安能唤三折之肱，起一肱之土，续已断之琴弦，补久亡之笙诗乎。此鸳湖吴子音先生，所以有合刻之选也。先生以民胞为怀，婆心救世，赤饼胸纳，青芝手采，五行精理，六气辨淫，心源接俞跗之传意，学探允宗之妙，岁活人以万计，日扪心无一疵。固已严州道上，争颂桐君。成都市中，惟寻韩伯矣。乃当夫春雨初过，药苗微香，花拂帘垂，茗熟炉沸，茶烟袅于帐后，砚云起于池中。簟滑瓯甘，窗疏几净。爱翻玉轴，细检牙签。考阴阳之和，按升沈之度，攻必腠理，位必君臣，总思邈之《千金》，资葛洪之万卷，莫不明折虫翼，细察蚊睫，著解颅理脑之效，显涤胃濡肠之能，洵可以寿诸枣梨，观其草木焉。今天秘术不宣者，庸医之窄量也；著书行世者，良医之苦心也。设或箧藏内典，枕贮《灵枢》，窃巫彭之制，而号为已能，抱岐伯之书，而矜为独得，则春风已歇，兰草孤芳，抱朴虚传，简文空劝。竟没飞仙之迹，难言妙道之公，乃先生则玉字亲编，金针暗度，潜消沴盭，广被太和，其心可不谓美哉！其利于是乎溥矣。长春少有痼疾，长习微疴，药性粗谙，方书渐熟，命含毫而撰序，遂濡笔而成章。嗟拙陋之无文，恐揄扬之未善，神君活我，医者原存割股之心，贤士知余，狂夫难疗看花之癖。

道光辛卯九月既望愚侄乌程陆长春瓣香氏谨撰

姚　序

余奉命视学江左，按临苏属，苏属人文渊薮，校士之暇，留心博访。震泽吴生金寿，以所纂《三家医案》，请序于余。三家者，叶天士、薛生白、缪宜亭三先生也。三先生皆吴中往哲，素闻其治病之神，如磁引针，如鼓应桴。今阅其方案，灵机活泼，议论精醇，诚非学有根源，不克臻此超诣。然非吴生拾遗补缺，汇萃成编，则当日斟今酌古，殊途同归之理，何由观其会通？余故心折三先生而并以此多吴生也。吴生博学好古，诗善六法，兼通医理，为吴郡张容庭入室弟子。容庭者，继三家而起者也。生于医固无俟于余言，而余窃有一言为生进者，盖医之道，下流为艺，上通于儒。轩岐以来，《内经》、《素问》尚矣。而后贤辈出，代有成书，要其旨，虚实以质异，情性以因感，风气以变生。所谓穷阴阳升降之微，悉运会转移之故。五行尽其变，五上异其宜，实足与天地权生息之机，为国家培太平之本，医之学不亦大哉！余望吴生能近守师承，远宗前哲，功深养到，实至名归。有以传三先生之书，必有以传三先生之学，则此集其嚆矢焉耳。故于请序也，书以勖之，并嘱其持示容庭，其不以使者之言为河汉否。

道光纪元岁次辛巳十月既望，赐进士及第诰授光禄大夫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提督 江苏全省学政加三级归安姚文田撰

例　言

三家医案，藏箧有年，校刊医效秘传竣事，同人以两书如丰城宝物，必合延津，怂恿合刻。缘重为补订，命门人凌又新，侄右厍校正，以应同人之命。并略系例言如左。

医案与医书，似同实异。书则示人以规矩，故宜分门别类，使后学有一定之准绳；案则因症用法，离法于症，无一定之体存之者，欲人知治症之常变，处剂之权宜。一症有一症之治法，一方有一方之运用，不致泥古不化，以佐书之不逮。既无定体，奚烦类别，故随选随录之。况案中病情杂见者颇多，本难条分缕析也。

叶氏方案，散播人间者不少，然所存俱当时门诊为多，余搜罗二十余年，不下八九百案，惟禊湖毛氏、邱氏本，皆系及门汇存赴诊之案。案中议论超迈，立法精到，尤足启迪后人，故采取独多于他本。

薛案，余所得郡中朱氏抄存本外，散见者落落晨星。如定武兰亭不少概见，惟余同里沈子莲溪有手抄本，较朱本多十分之四，亟为登入。然终恨存方不多，倘同志君子另有藏本，尚希邮寄补刊，以广其传，幸甚。

缪案，乃业师张友樵先生手录。缪氏专于调补，善用异类有情之品，疗治虚劳杂症，头头是道，实补前哲所未发。故合纂行世。

是书所录，仅三家之寸鳞片爪耳。而回春妙手，已见一斑，诚即此触类而引伸之，于斯道未必无小补云。

续刊书五种，西洋利西泰人身说概，盐官裴一中言医，平湖陆秋山瘟疫新编，暨拙著语冰漫录，阅历知非，俱已汇稿嗣出。

道光辛卯秋八月望日笠泽吴金寿子音氏识

三家医案合刻 卷一

清 叶 桂天士 著
吴金寿子言 纂

粤东地卑多湿，阳气多泄。宦游十载，恰已五旬。中年二气，不及壮盛坚固，眩晕汗出，乃阳不潜藏，变化内风，扰动虚灵所致。内经藏象谓肾为根本，左右有二，盖一阴一阳，互相交纽，水中有火，为生生化育，惟藏畜不露，斯永年无病。而肝为肾子，母气既衰，水不生木，肝属风藏，内风乘龙雷相火，迅速飞腾，陡升莫制。每虑仆中之累。是皆内因之症，自述热起脊背，直至巅顶，清之补之，无效，未究藏阴内乏，阳气独升之旨。古人以肾藏内寓真阳，非温不纳；肝脏内寄相火，非清不宁。用药之法，填实精气以固其下，佐咸味以达之，兼气重以镇之，介类以潜之，酸味以收之，复入滋清以凉肝。引之导之，浮阳内风，勿令鼓动。

熟地 北五味子 萸肉 磁石 青盐 琐阳 龟板 伏神 湘莲 天门冬

猪脊筋捣烂，和蜜丸，热酒送。

经漏百日，淋带不止，是冲任督带奇经诸脉不能固摄，病在下焦，脉左关沉微而缓，右部虚浮。阳升于上，阴亏于下。然先以血凝成块，决非血热妄行，况食减味少，胃气孱惫，补中益气，仅升脾营，焉得药到病所？滋阴堵塞沈腻与胃衰少谷相背，考古崩漏不止，先用局方震灵丹，直达冲任以固之，继用人参汤续其生气，得效，再为进商。

震灵丹

诊脉百至，数促而芤，劳损数年不复，寒热，大汗泄越。将及半载，卧枕嗽甚，起坐少缓，谷食大减，大便不实，由下焦损伤冲脉之气震动，诸脉皆逆。医投清热理肺，降气消痰，益令胃气戕害。昔越人有下损过脾不治之训，此寒热汗出，二气不交所致。秋半之气不应，天气肃降乖离，已见一斑。生阳不发，入冬可虑，急固散越之阳，安其寒热汗出，稍缓再商。

救逆汤去白术，加人参

稚年纯阳体质，热症最多。病偏右胸高，呼气不利，肺气不能清肃，热郁内蒸，逆传膻中。经天君震动，状若痫症。夫肺主卫，心主营，二气循环于肺胃脉中，荷营卫失和，越日触遇乃发。翁仲仁谓扶肚抬胸，为肺热壅塞，然不及周岁，未受谷食涵养，藏府柔薄，一切苦寒沉降及腻滞阴药，俱在禁例。且肺位最高，逆行心胞络间，仍从上治，抱持勿卧，令上气下行为顺，可使营卫两和。

薄荷 桑叶 米仁 茯苓 郁金 淡竹叶 鲜石菖蒲

再诊

西瓜翠衣 鲜枇杷叶 通草 茯苓 生米仁 淡竹叶

三诊 宿热未平，秋金燥令亦从天降，致上气不能全顺。症见咳嗽燥逆，议清气分之热。

大沙参 麦冬 花粉 生甘草 桑叶 灯心

四诊 视面部清窍未能爽适，显然肺热未能全解。议进甘寒，仿喻嘉言清燥意。

桑叶 麦冬 梨肉 川贝母 银花 生甘草

五诊 伏暑上壅，得宣通而降，头头胸次已平，但乳食不能少运，便溏日有数次，思

肺降之热，必移于府。考古幼稚泄泻，每以四苓为主方，不越分利和中之意。

四苓加广皮、木瓜、生谷芽

据述产育频多，产后两年，经水至今未来，此为病根，已属下元阴亏。长夏初患泄泻，必天雨地湿，潮雾秽浊气，由口鼻吸受，原非发散消攻可去。只因体质甚薄，致秽浊蔓延，充在三焦，上则咳痰不饥，下则二便涩少，非表有风寒，故无寒热见症。然气分壅塞，津化浊痰，入夜渴饮，胃汁消乏，求助于水，是本虚标实之病。夫肺位最高，与大肠相表里，清肃不行，小便不利矣。

芦根　米仁　通草　茯苓　桑叶　西瓜翠衣

冲入白蔻末。

再诊　前议虚不受补，皆因夏令伏邪著于气分。夫肺主一身之气，既因气阻清肃不行，诸经不能流畅，三焦悉被其蒙。前言攻邪不效，盖客邪由吸而受，与风寒感冒不同，乃氤氲虚空，聚则为殃耳。故取淡渗无味气薄之品，仅通其上，勿动中下，俾虚无伤，伏气可去，稍佐辛香，非燥也，仿辟秽之义。

经霜桑叶　鲜枇杷叶　茯苓　薏仁　米仁　芦根

脉小右弦，呼吸不利，喉中有声，入夜神迷昏倦，少腹微胀，二便不爽，自言筋骨如针刺，身重难以转侧，右环跳筋，纵不能伸屈。此皆暴寒内入，周行上下，阳气痹塞，且频年交冬痰嗽，天暖自安，老年肾真衰乏，少藏纳之司，水液化痰上泛，寒中少阴，则太阳膀胱之气，无以上承，而流通宣化，开合失度，枢机悉阻，浊气升痰饮逆，最忌喘急神昏。若用发散坠降，恐致伤阳劫阴。议进仲景小青龙法，乃太阳表中之里，通营卫不耗其阳，开痰饮不泄其气，仍有收肺逆通膀胱之义。

小青龙汤

惊自外触，恐自内起。内经论惊必伤肝，恐则伤肾。丹溪谓上升之气，多从肝出，谓厥阳暴升莫制，则气塞于上，阴不上承，即天地不能交泰，而为否塞。至于梦扰筋缩，乃精气不能护神，神无所依，用药当镇其怯，益其虚，渐引道以致二气之交合。是为医之能事。

妙香散

尾闾尻骨先痛，继以溲溺淋闭，兼有瘀血。夫督脉部位，隶于太阳脉络，气坠频溺，点滴不爽，分利清热愈痛。古贤每以软剂温药，升任督之气。按经旨以治病，谅无误矣。

鹿茸　当归头　淡苁蓉　巴戟　枸杞　沙蒺藜

脘下胀及少腹，疏肝平胃，不应肾气，加辛香又不应，食物仍进，二便仍利。病既非停著有形之滞，自属阳微气结，议与通阳润剂。

阿魏　麝香

丸服。

新产不满百日，天暑汗出气泄，加以澡浴汤蒸，更助开发，阳浮左升，阴弱莫制，遂喉痒咳逆，牵连左胁及气街背部皆痛。盖产后肝血未充，肾液未足，奇经诸脉，悉皆怯弱。阴亏阳炽，血不能荣养筋脉，法当味厚质静，流护至阴之藏，兼温养奇经。

仿仲圣阿胶鸡子黄汤。

阿胶　生地　鸡子黄　白芍　稆豆皮　石决明

再诊　考足厥阴肝经，过胃贯膈上，循喉咙，因肝阴少藏阳气，有升无降，每交暮夜，咳甚如吵。戌亥乃肝阴旺时，肝阳扰胃，则阳明脉衰，四肢倦怠，面色青晦，阳化内风，掀越鼓动，为肌浮偏肿，心无液养，似嘈非嘈，似痛非痛，热酿涎沫，吐出复聚。余不以咳嗽为治，急于流护至阴静，制风阳内鼓，夜分更以胃药助之。

午服

鸡子黄　白芍　枸杞子　阿胶　甘草　炙草

暮服

人参 南枣 秋石

据述久有胃痛，当年因痛吐蛔，服资生丸，消补相投，用八味丸，温润不合。凭脉论症，向时随发随愈，今病发一月，痛止不纳，口味酸浊，假寐未久，忽躁热头汗淋漓，口不渴饮。凡肝病必犯胃府，且攻涤寒热等药，必先入胃以分，布药不对，病更伤胃气。胃司九窍，清浊既乱于中，焉有下行为顺之理。上下不宣，状如关格，但关格乃阴枯阳结，圣贤尤以为难。今是胃伤困乏，清阳不司旋运，斯为异歧，不必以寒之不应而投热。但主伤在无形，必图清气宣通，则为善治程法。《金匮》大半夏汤。

大半夏汤

诊脉左数微弦，寸尺关虚数。阅五年前病原，左胁映背胀痛，不能卧席，曾吐瘀血，凝块紫色，显然肝郁成热，热迫气逆血瘀。虽经调理全愈，而体质中肝阴不充，肝阳易动。凡人身之气左升主肝，右降主肺。今升多降少，阴不和阳，胃中津液乏上供涵肺之用。此燥痒咳呛，吐出水沫，合乎经旨肝病吐涎沫矣。肝木必犯胃土，纳谷最少，而肢软少力，非嗽药可以愈病。此皆肝阳逆乘，实系肝阴不足。仲圣云：见肝之病，先理脾胃，俾土厚不为木克。原有生金功能，据述凡食鸡子，病必加剧，则知呆滞凝涩之药，皆与病体未合。

北沙参 生扁豆 麦冬 玉竹 桑叶 生甘草 蔗浆

病已十余日，身尚躁热，舌苔粘腻，神呆目定，脉刚而数，烦躁呓语。此暑湿久伏，与时气之秽邪凝合，酿成胶腻之痰，闭塞清明之府，神情迷昧，胃家浊液蒸遏不宣，药食甘味，必蛔厥上冒。然内经有湿位之下，燥气乘之，是以从之湿转为燥。若无湿痰之潮气上蒸，舌苔早已燥刺矣。今先滋液以洁烈焰之燔。

鲜生地 麦冬 乌梅 蔗浆 银花露 羚羊角 蚌水

再诊 面垢舌白，渴饮，气短如喘，自利，是秽浊气入口鼻，与水谷之气互相混扰，湿气阻窒，氤氲内蒸，三焦皆受，胸背肢节有晦黯斑纹，秽与气血胶固，心终为邪薰灼，神昏呓语，手经蔓延。疫邪不与伤寒同例，法当芳香辟邪，参以解毒，必得不为湿秽蒙闭，可免痉厥之害。

石菖蒲汁 白蔻仁 犀尖 小青皮 连翘心 金银花 六一散 金汁 至宝丹

三诊 邪陷复利，伤及厥阴。症见气上撞心，饥不能食，干呕腹痛，全是肝病见端。为至阴之藏，相火内寄，仲圣治法，不用纯刚之剂，以肝为刚藏也。今正交土旺之时，水火为仇，五日内未为稳当，宜慎之。

人参 淡吴萸 当归 白芍 秦皮 炒乌梅

脉沉而微，沉为里寒，微为无阳，舌白似粉，泻起口渴，身体卧著，其痛甚厉。交夏阴气在内，其病日加，寅辰少阳升动，少缓少腹，至阴部位，浊阴凝聚，是为疝瘕，若读书明理之医，凡阴邪盘踞，必以阳药通之归、地列于四物汤，护持血液，虽佐热剂，反与阴邪树帜。当以纯刚药，直走浊阴凝结之处调摄，非片言可尽也。

川附子 黑川乌 吴茱萸 干姜 猪胆汁

再诊 阴寒盘踞少腹，非纯阳刚剂，直入坚冰之地，阴凝不解。此如亚夫之师，从天而降也。医易肾气汤，阴多阳少，立见病加，反至不食，药不对症。仿通脉四逆汤法。

附子、干姜、猪胆汁

五旬有四，阳气日薄，阳明脉络空乏，不能束筋骨，以流利机关，肩痛肢麻，头目如蒙，行动痿弱无力。此下虚上实，络热内风沸起。当入夏，阳升为甚，渗湿利痰，必不应病。议清营热以泄内风。

犀角 鲜生地 元参 连翘 桑叶 丹皮 天麻 钩藤

下体痿躄，先有遗泄，湿疡，频进渗利，

阴阳更伤，虽有参、芪、术养脾肺以益气，未能救下。即如长冷阳微，饭后吐食，乃胃阳顿衰，应乎卫外失职。但下焦之病，都属精血受伤，两投温通柔剂，以肾恶燥，久病宜通任督。通摄兼施，亦与古贤四斤健步诸法互参。至于胃药必须另用。夫胃府主予气，气得下行为顺，东垣有升阳益胃之条，似乎相悖。然芩、连非苦降之气乎。凡吐后一二日，停止下焦血分，药即用扶阳理胃。二日俾中下两固，经旨谓阳明之脉，束筋骨以流利机关，本病即有合矣。

鹿茸　归身　柏子霜　茯苓　苁蓉　巴戟　补骨脂　川石斛　牛膝　枸杞子

吐后间服大半夏汤，加干姜、姜汁。

再诊　长夏湿热，经脉流行气钝，兼以下元络脉已虚，痿弱不耐步趋，常似酸楚。大便或结或溏，都属肝肾为病，然益下必佐宣通脉络，乃正治之法。恐夏季后湿热还扰，预为防理。

鹿角霜　生茅术　茯苓　苁蓉　归身　熟地　桑椹子　巴戟　远志　茴香　酒蒸金毛狗脊

水熬膏

三诊　痿躄在下，肝肾居多，但素饮必有湿热，热瘀湿滞，气血不行，筋缩，肌肉不仁，体质重著不移，无非湿邪之深沉也。若论阳虚不该大发疮痍，但病久非可速攻，莫计效迟，方可愈也。

细生地　归身　黄柏　萆薢　苁蓉　川斛　牛膝　蒺藜

四诊　寝食如常，脉沉而缓，独两腿内外肉脱麻木，年逾五旬，阳脉渐衰，跷维不为用事，非三气杂感也。温通以佐脉络之流畅，仿古圣四斤金刚之属。

苁蓉　牛膝　茯苓　萆薢　木瓜　枸杞子　蒺藜　金毛狗脊膏丸

经云：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令入煎厥。夫劳动阳气弛张，则精气不充，留恋其阳，虽有若无，故曰绝积之既久，逢夏季阳气开泄，五志火动，内风以生。若煎厥治法，以清心益肾，使肝胆相火不致暴起，宣风静熄，不为晕厥。然必薄味静养为稳。

细生地　连翘　知母　元参　生白芍　竹叶

肾厥，由腰脊而升，发时手足逆冷，口吐涎沫，喉如刀刺。盖足少阴经脉，上循喉咙，挟舌本，阴浊自下犯上，必循经而至。仿许学士椒附汤，通阳以泄浊阴为主。

炮附子　淡干姜　葫芦巴　川椒　半夏　茯苓

姜汁泛丸

脐上心下热炽，咽喉间陈腐气遂神昏扑厥。经时汗出而醒，口涌血沫，乃膻中热壅，以致心窍受蒙。若非芳香清透，不能宣通络中瘀痹。

犀角　茯神　天竺黄　麝香　丹参　菖蒲　郁金　冰片

各生研末，赤豆皮煎汤泛丸，竹叶汤送。

暑由上受，先入肺络，日期渐多，气分热邪，逆传入营，遂逼入心胞络中，神迷欲躁，舌音短缩，手足牵引，乃暑热流陷，势将发痉。热闭在里，肢体反不发热，热邪内闭外脱，岂非至危至急！考古人方法，清络热必兼芳香，开里窍以清神识。若重药攻邪，直走肠胃，与胞络无干涉也。

犀尖　鲜生地　元参　银花　石菖蒲　化至宝丹

向来久咳伤肺，更值雨潮感邪，但热不寒，是为痫症。仲圣云：消烁肌肉，当以饮食消息之。在平救胃以涵肺，医知是理否。

竹叶　麦冬　连翘　甘草　梨皮　青蔗汁

症得汗不解，近来竟夜汗出，且胸痞不饥，形瘦脉大便秘，显然阴虚体质。症邪烁液，致清阳痞结脘中。议以柔剂，存阴却邪。

竹卷心　辰砂益元散　生地　麦冬　知母

脾经症邪，必由四末扰中，仲景论太阴

经九条，深戒攻下。谓脾为孤藏，体阴而用阳，喜暖而恶寒，不饥病胀，嗳气，阳伤则运动无权，滞浊弥漫矣。昔贤制方，阳伤取药之气，阴伤取药之味，奈何不究病之阴阳，不分药之气味，便塞则攻下，痞闷则开泄。药不对病，脾胃受伤，数年沉痼，如脾胃论莫详于东垣，苟能玩读，焉有此等混治？

炒半夏　淡吴萸　生益智　茯苓　干姜　伏苓

苦辛过服，大泻心阳，心虚热收于里，三疟之来，心神迷惑，久延恐成癫症。考诸《金匮》，仲景每以蜀漆散为牡疟治法。

云母石　蜀漆　生龙骨

为末，开水调服二钱。

下焦精亏，疟邪遂入少阴，当其发作从背起，乃太阳与少阴表里相应也。因邪得汗不解，托邪固是，但气易泄，姜、附纯刚，又恐劫阴矣。

人参　鹿茸　桂枝　细辛　杞子炭　归身炭　生姜

脉微而迟，色青萎黄。凡阳气不足，久利久泻，穷必伤肾。今浮肿渐起，目下是水失火而败。若非暝下，徒见泄泻有红，为脾胃湿热，必至中满败坏。

熟地炭　淡附子　茯苓　车前子　生茅术　干姜

脉左弦右浮涩，始由脘痛贯胁，继则腹大高凸，纳食减少，二便艰涩不爽，此乃有年操持，萦虑太甚。肝木拂郁，脾土自困，清浊混淆，胀势乃成。盖藏真日漓，府阳不运。考古治胀名家，以通阳为务，若滋阴柔药，微加桂、附，凝阴浊浊，岂是良法。议用局方禹余粮丸，暖其水藏，攻其秽浊。俟其小效，兼进通阳刚补，是为虚症内伤胀满治法。至于攻泻动夺，都为有形而设，与气伤之病不同也。

禹余粮丸

脉缓弱，脘中痛胀，呕涌清涎，是脾胃阳微。得之积劳，午后病甚，阳不用事也。大凡脾阳宜通则运，温补极是。而守中及腻滞，皆非通府，勿佐用之。

人参　半夏　淡干姜　生益智　伏苓　生姜汁

大便不通，间服半硫丸五分。

痔血久下，肌肉萎黄，乃血脱气馁，渐加喘促浮肿，再延腹胀，二便不通。此症藏阴有寒，府阳有热。详于《金匮》谷疸篇中，极难调治。

人参　白术　伏苓　智仁　菟丝　木瓜　广皮

经营不遂，情怀拂郁，少火化为壮火，风木挟阳上巅，眩晕不寐，是阳不入阴，非阴虚症也。如果纯虚，岂有由春及秋，仍能纳食驱驰。今忽然中脘噎阻，由药伤胃口，致胃阳上逆使然。温胆汤加减之。

陈皮　茯苓　丹皮　栀皮　半夏　枳实　桑叶　竹茹

湿温长夏最多，湿热郁蒸之气，由口鼻而入，上焦先病，渐布中下，河间所谓三焦病也，治与风寒食积迥异。仲景云：湿家不可发汗，汗之则痉。湿本阴邪，其中人也则伤阳，汗则阳易泄越，而邪留不解。湿蒸热郁，发现为黄，熏蒸气隘之间，正如雾曲之比，斯时病全在气分，连翘赤小豆汤可以奏效。今经一月，邪弥三焦，自耳前后左肿及右，痈疡大发。大痈者壅也，不惟气滞，血亦阻塞，蒸而为脓，谷食不思，陡然肉消殆尽，胃气索然矣。商治之法，补则助壅，清则垂脱，前辈成法，一无可遵，因思湿热秽浊结于头面清窍，议轻可去实之法，选芳香气味，使胃无所苦，或者壅遏得宜，少进浆粥，便是进步。经云：从上病者治其上。《灵枢》云：上焦如雾，非轻扬芳香之气，何以开之？

青菊叶　荷叶边　金银花　象贝母　绿豆皮　马兜铃　连翘　射干

煎好，露一宿，临服加金汁一小杯。

身腴，体质适值过劳，阳气受伤，呕吐

食物，身热而无头痛。已非外感风寒。间日烦躁渴饮，唇焦舌黑，是内伏热气。由募原以流布三焦，亦如疟邪之分争营卫者然。然积劳既久，伏邪客病，脉来小缓，按之不鼓，可为征验。且两便颇通，略能纳谷，焉有停聚积滞？仲景以单热无寒之症，不出方药，但以饮食消息之。后贤参拟甘寒滋养胃阴，其热自解。

竹叶　花粉　麦冬　连翘　生地　杏仁　蔗浆

寅卯少阳内动，络中血溢，寒热呕逆，骤然泄泻，不能左卧。盖阳木必犯阴土，胆汁无藏，少寐多痰，土藏被克，食减无味。宜补土疏木。

人参　山药　炙草　白术　扁豆　丹皮

虚损泄泻，用异功理中，乃补脾胃以煦其阳气方法。无如失血遗精，金水久亏，阴乏上承，咽痛失音，而泻仍不已。长夏吸受暑湿之气，与身中浮越之气，互为郁蒸，遂起疳蚀。气阻则妨食，是劳损为本，而杂以暑湿，纯补决不应病，与轻淡气薄之剂，先清上焦，后议补益。

芦根　马兜铃　通草　米仁　滑石　西瓜翠衣

瘦人阴虚，热邪易入于阴，病后遗精，皆阴弱不主固摄也。泄泻在夏秋间，是暑湿内侵，其间有瓜果生冷，不能速行，是中寒下利，什中仅一。况此病因遗泄患疟，病人自认为虚，医者迎合，以致邪无出路，转辗内攻加剧。夫犯房劳而患客邪，不过比平常较胜，未必便是阴病。近代名贤，讹传阴症，伤人比比。总之遗泄阴亏，与利后阴伤，均非刚剂所宜，当拟柔刚以扶精气。

人参　山药　川斛　芡实　茯苓　生地炭

七年沉瘤，心惕热迷，咬牙嚼舌，阴火失守，阳乃鸱张。前方理厥阴阳明，以和阳主治，继方以咸味纯阴，填水源以生木。病究竟未能却，自述每每遗泄，其病随发。春夏两时，发病甚频。况五更寅卯少阳气振，阳冒病来，更兼操持不已。《内经》胆藏汁三合，肾藏液三合。精遗则肾液少，操劳则胆汁亏，欲望春阳不动，安可得耶？

熟地　肉苁蓉　五味子　龙骨　茯苓　左牡蛎　石菖蒲　远志　川斛　山萸肉

脉弦数右大，舌绛色，面微浮，咳呕上逆，心中热，腹中气撑，卧侧著右，暮夜内外皆热。自五月起病，百日不晓饥饱，病因忧愁嗔怒而起。诸气交逆。少火化为壮火，烦热不熄，五液皆涸，内风煽动，亦属阳化。见症肝病，十之八九。秋金主候，木尚不和，日潮加剧，病属郁劳，难以久延。议咸苦清养厥阴之阴以和阳。

阿胶　川连　生地　糯米　白芍　鸡子黄

再诊　脉百至，右弦数，左细数。寒热无汗，渴饮呕逆，病中咯血，经水反多。邪热入阴，迫血妄行。平日奇经多病，已属内虚，故邪乘虚陷，竟属厥阴之热炽以犯阳明。故为呕为闷，不食，目胞紫暗羞明，咽中窒塞头痛。由厥阴热邪通胃贯膈，上及而目诸窍，先寒后热，饥不能食，消渴，气上冲心，呕哕。仲景皆例厥阴篇中，此伏邪在至阴之中，必熬至枯涸而后已。表之则伤阳，攻之则劫阴，惟咸味直走阴分，参入苦寒，以清伏热。清邪之中，仍护阴气，俾邪退一分，便存得一分之阴，望其少苏。

阿胶　鸡子黄　生地　白芍　黄连　黄柏

右脉平和，左寸关弦动甚锐，面色带赤，体质清癯，得木火之形，鼻多动之性，加以操持烦虑，五志之阳，无有不炽，宜乎痰多寐少，内风不熄，眩晕自生。经云：阳气下入阴中，阴跷满乃得寐。谋虑不决，则火动阴伤，肝阳独行，乏阴和协而魂不藏，则寐不安。总以益阴和阳为主治，议加味补心丹，兼和肝阳。

人参　生地　元参　桔梗　川连　茯神

天冬 丹参 枣仁 远志 羚羊角 琥珀
麦冬 白芍 柏仁 石菖蒲

炼蜜丸

五日前胀满已在脘间，兼中下寒冷不暖，议参、附、川乌驱阴寒之气凝结，非补虚方也。十九日阴雨天冷，正阳气不生之象，况日久胃气已疲，腥浊入胃即吐，确是阳微见症。王先生主通阳极妙。若得阳气通调，何患水湿不去。

人参 熟川附子 大茴香 生淡干姜
茯苓 川楝子 川椒

和入童便杯许。

脉弦数，腹膨便泄，目自泪出，经来身体掣痛，今秋冬两月不至，据说两年患病，医药不效，缘情怀抑郁，热自内起，厥阴风木化火，阳明侵削，日迫气血内蒸，血海无贮，渐渐延及下血劳症。凡调经诸法，须论在气在血，今久郁热胜，经阻有年，正气已亏，补药固宜，而气血偏滞，非徒补可以治病。议厥阴阳明同治，酸苦泄热为先，和补胃气为佐。

吴茱萸 川连 胡连 川楝子 乌梅
人参 白芍 延胡索 云苓 香附 南枣

益母草膏同乌梅肉捣丸。

痰饮乃浊阴所化，阻遏阳气，不入于阴，阴跷空，夜不熟寐，《灵枢经》用半夏秫米汤，谓通阳交阴，饮邪不聚，天王补心丹一派寒凉阴药，与沖阴树帜。中年必以护阳为要，即《金匮》所云必以温药和之也。

半夏 秫米 茯苓

少年面色青黄，脉小无神，自幼颇有呕吐之症，明是饮食寒暄不调，以致中气不足，咳嗽非外感，不宜疏泄，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汤

气郁单胀，中空无物，卧则气塞，浊饮上冲，渐有不得安卧之象。问其起病之由，多是恼怒动肝，为肝木郁伤脾土。脾失健运，气阻成胀，延及百日，正气愈虚，浊更坚凝，逆走攻肺，上咳气逆欲喘，脘中蕴热，咳出脓血。病根固在肝脾，今已传及肺部。丹溪曰：养金制木。脾无贼邪之害，滋水制火，肺得清化之权，目下至要务在顺气。胸中开爽，寝食不废，便可从容论治。不然春分节近，更属难调矣。先用宣通上焦法。

紫菀 杏仁 蒌皮 郁金 厚朴 大腹皮 桑皮 茯苓皮 黑山栀

两剂后，早服肾气丸，晚服四君子汤。

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但热无寒，是为瘅症。舌干渴饮，咳嗽，暑邪尚在肺胃。如饥不嗜食，乃热邪不杀谷也。先用玉女煎，存阴消暑和肺胃。

玉女煎

再诊

原方去牛膝，加竹卷心。

任脉、督脉，分行乎身之前后，自觉热蒸，不梦自遗，皆奇经虚也。辛温药颇效。六味加五味子不应，方药仅仅达下，未能约束奇经，议用聚精固摄之法。

桑螵蛸 龟板 芡实 沙蒺藜 线鱼胶
胡连 龙骨 金樱子 覆盆子

产后阴虚阳实，热易拂郁，近日客邪，乃冬应寒而反温，凡羌活辛温，柴胡扰动肝血，皆属禁忌。谓阳明未复，再动冲阳耳。恶露变成腥水，亦是热犯肝阴之极，液不养筋，内风必动，致面肿身痛，消渴呕逆，自利暮热汗多，全是肝胃受病。诸厥皆隶厥阴，呕不能食，厥阴之气，冲犯阳明所致。产后厥冒，厥而下利，恐其阴涸难愈。今冲气欲昏，正是冲阳上犯，治以镇逆，佐以酸苦，泄热调经。

牡蛎 乌梅 黄芩 茯苓皮 川连 郁金 秦皮 炒山楂

经以肾司二便，若肾无藏液，下窍气不运化，肠中即不能通水液之燥。水火吸消为多，议知、柏苦寒，滋其水源，龟甲性潜，以通其阴，人中白咸重以入下，苁蓉咸温以通便，少佐肉桂化肝风以制木，是为稳当方法。

黄柏 知母 龟甲 肉苁蓉 人中白

肉桂

蜜丸

望色痿黄少膏泽，按脉弦促而芤，纳谷不旺，病已数年，每春夏阳升气泄，偶加烦冗，情志不适，血必溢出上窍，中气非少壮阴火相同。夫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藏阴内虚，阳动乃溢，常服归脾汤，去芪、术、木香，加白芍，以和肝脾之阴。所谓王道养正善药，不计骤功。

人参　茯神　炙草　归身　白芍　枣仁　远志　桂圆肉

背痛得按摩愈痛，吐涎沫，短气腹满，小腹坚，小便不通，大便自利，下身麻木，不得移动，不食不寐，烦则汗出，病机多端。无缕治成法。思冷浊窃踞，阳微不行，为痞塞之象。二气既乖，岂可忽略。引仲景少阴例，急进通阳为要。议用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

去须葱白　生淡干姜　生炮附子

上药用水一盏，煎至四分，滤清，加人尿一小杯，猪胆汁一枚，频频调和，勿令其沉于药底。

再诊　浊阴蔽塞，舍通阳再无别法。服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脉不微续，仍二五参差，尚非稳保，议用四逆通脉方。

人参　淡干姜　人尿　炮附子　猪胆汁

三诊　症象稍减，但少腹浊阴尚踞，胃气不苏，犹虑反复。

人参　生淡干姜　炮附子　茯苓　泽泻

四诊　误用攻表伤阳，致阴邪浊气结闭于下，少腹坚痛，二便阻涩，浊上干，逆则呕。非温热佐以咸苦寒，何以直达下焦。

炮附子　淡干姜　人尿　猪胆汁　葱白头

凡疟久邪结，必成疟母，其邪深客于阴络，道路深远，肌肤无汗，能食不运，便溺通调。病不在腑，从腹下升逆，贯及两胁腰中，推及八脉中，病理固有之。然立方无据捉摸，忆读仲景转旋下焦痹阻，例以通阳。

苓姜术桂汤

精未充而先泄，异日必有难状之疾，此南齐褚尚书之言。大精气所以护神，既受损伤，神形衰怯，数年不得充旺，议双补脾肾，略用通络，舍此竟无别法。

黑地黄丸。痛发时用阿魏丸。

宿癥脘胀，似乎气滞，从小产后失调，病起三年不愈。病伤日虚，不思纳谷，经候如常，及立夏小满，经候不来，食下即吐，汤饮下咽，脘中胀痹，腹满脐突，大便旬余始解。始而畏寒，今渐怕热，呕吐，先出有形之物，继以痰涎白沫，味必酸浊。参诸经旨，全是足厥阴肝经受病，阳化内风，乘犯阳明胃土，胃不主乎顺趋达肠，遂成反胃之症。治宜理肝木以安土。但气逆沸腾，阳药不能下膈，势必随涌，议分治方法于下。

左金丸盐水煮，蒸饼和丸。

左金平肝，苦辛气味，尤虑下行未速，加盐味令其下行，宗《内经》本草咸苦之味入阴厥，阳浊气退避，胃乏中流砥柱，热势风阳再逆。议坐镇中宫木火，庶不乘土。服左金丸逾二时，继用针头、代赭石、化州橘红，饭和丸，煎大半夏汤，加姜汁送下。

再诊　昔人云：吐中有散，谓多呕多吐，诸气升腾而散。《内经》以阳明经脉主束筋骨，以利机关。今为厥阴风木久侵，中虚困穷，清空溃散，致浊蒙蟠聚，不徒胸腹胀满，腰痹肌膜，亦令浮肿。左金泻肝止呕吐，谓肝家郁勃上冲，大苦寒降其逆，大辛热泄其气。丹溪制方之义，以相火内寄于肝胆，上升之气，皆从肝出。气有余便是火。此非有余，因数日不食，阳明胃土伤疲已极，中无砥柱，木横浊攻。历考治胀诸贤，河间分消三焦，戴人必攻六腑，此皆有余治法。今乃虚症，若呆钝补阳，适助其胀。议通阳明兼泄厥阴法。

人参　川楝子　延胡索　麻仁　茯苓　芜蔚子

时刻精遗，少腹胀满，皆肾不收纳。咽喉微干，火升及面，由附不上承，虚阳浮越。上年用纯阴静药即泻，下损及中，今当固下。

熟地　山药　茯苓　北五味　人参　炙实　湘莲

人乳粉同河车、金樱二膏为丸。

眼胞上下脾肾之脉，循行倦于开阖太阴脾脉已钝，甘补多用为宜。

蒸于术　枸杞子　桂圆肉　归身　黄芪　炙草

脉弦右大，弦则为饮，大则胃阳已虚，缘操持紫思，积劳阳伤，致不饥不食，勉纳食物不运，嗔怒，兼以夜卧不安，多睡少寐，恍惚中心懊恼，忽尔腹鸣气震，四肢筋骸，痿弱无力，起病时晨必寒战，足跗微冷。按是脉症有年，阳虚为本，而痰饮气逆，因虚而聚。夫虚则生寒，实则生热。寝食不安，将及半载，已交四之气中，长夏湿土乘侮脾胃，遂及肌肿腹胀，故周身束筋利机，阳明胃脉是积。阅医药气血清混，寒热互投，不以阴阳偏著调理，宜乎不应。议通补理胃阳为主，疏肝为辅，气宣阳苏，何患痰浊之蒙昧。以茯苓饮法减术，合薛氏星附六君子意。

人参　茯苓　香附　苏梗　白附　半夏　姜汁　陈皮

舌白不大渴，寒战复热，神躁欲昏，心胸饱闷更甚。症系客邪，先由四末以及中宫，咳痰呕逆，是邪干肺胃，体虚邪聚，闭塞不通。故神昏烦闷，郁蒸汗泄，得以渐解，营卫之邪未清，寒热蔓延无已。此和补未必中款，按经设法为宜。

白蔻仁　黄芩　半夏　竹叶　煮苡仁　姜汁

治目疾无非辛散寒苦，遂致精滑淋浊。夫阳虚则生外寒，阴虚则生内热。精气皆亏，神志孤独，梦魂纷扰，惊惕恐惧，而无以自主。法当固摄肾关，养心宁神，镇怯理虚，渐次夜视反听，十分调护，方可治疗。

桑螵蛸散

舌色白晦，脉得右大，来去不整，左部小促，耳聋，身热不寐，语言蹇涩，非是少阳伤寒，良由小产。阴气不复，惕气上冒，恐有余瘤暴厥之忧，勿以轻浅视之。

生地　阿胶　丹皮　麦冬　白芍　蔗浆再诊

前方去白芍，加元参、羚羊角。

遗由精窍，淋由溺窍。异出同门，最宜分别。久遗不愈，是精关不摄为虚，但点滴痛痒，少腹坚满。此属淋闭，乃气塞不通，未可便认为虚。况夏秋足指先肿，下焦蕴有湿热，气不流行，膀胱撑满，遂致坚满耳。五苓散主治。

五苓散

秋暑失血，初春再发，脉右大能纳食，金匮云：男子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要知脉大为劳，是烦劳伤气，脉虚为劳，是情欲致损，安静一年可愈。

黄芪　北沙参　南枣　白芨　炙草　煮苡仁

咳嗽从肺治者，以外邪必由皮毛而入，内合乎肺。然六气皆令火化散之，未解清之润之即愈。若内因之嗽，由别经干连及肺，当明其因，徒治肺无益。夫肾为先天，坎中真阳，内藏而主，封蛰奇经，得司其间，冲阳由前而起，由少阴脉循喉咙，挟舌本，阴之上承，阳独自为，故阴上阳下则寿，反则死。八味丸阴中之阳，似乎有理，然肉消形瘦，桂、附伤属刚燥，宜温和柔剂，取乎血肉有情之品，议用琼玉膏补玉堂关下。但鹿角入督升顶，有过升之弊，加以青盐引入下元，斯为合法。

鹿角胶　鹿角霜　熟地　菟饼　白茯苓　青盐　补骨脂　柏子仁

住居临海，风瘴疠气，侵入脑髓骨骸，气血不和，壅遏内蒸，头面清阳痹阻，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通逐邪。

蜣螂　蜂房　川芎　威灵仙

火酒飞面为丸。

由夏季目黄神倦，渐至中焦胀满，延至霜降，上吐痰血，下便污浊。按脉弱细不调，

视色神采不振，兼以呼吸带喘，素有寒疾气逆，其宿饮之畜，已非一日，当夏三月脾胃主令，天气热，地气升，人身气泄，加以饥饱劳役，而遂减食胀满，是皆病于中绵延上下矣。夫六府以通为用，不但府不用事，其间经脉络脉中，气血皆令不行，气壅血瘀，胀势愈加。古人以胀病专以宣通为法，而有阴阳之殊，后之攻劫宣通如神佑舟车禹功等方，值此久病淹淹，何敢轻试？议以专通三焦之阳气，驱其锢蔽之浊阴，温补兼进，若不阳气渐苏，难以拟投。引用仲景白通汤。

去须葱白四枚　干姜切片、盐水泡二十余次，去辣味，三钱　猪胆汁十匙　淡附子去皮脐，再用包火煨，一钱

再诊　脉神如昨，胸满胀更急，不思纳食，鼻尖冷甚，热汗出，自吐瘀便垢，至今神衰吸短。古人谓上下交征，当理其中，但阳微浊僭，格拒不通，理中守剂，不能理烦治剧，此护阳通阳，仍参苦寒，俾浊阴泄得一分，其阳复得一分，安谷之理在焉，不及缕述。

前方去葱白，加人参三钱。

前用生津养阴，已得咳停热退，可以渐入佳境，不虞发热较甚，三昼夜不减，口渴不饥。盖体弱肌疏，邪易侵袭，郁遏不宣，蒸燎如焚，质系金虚火旺。今遇炎威酷烈，相火内煽，暑热外侵，交相烁液，必致煎熬枯涸，欲进苦寒，奈虚火不堪直折，且虑徒伤胃气，议用海藏神术法，上解三阳，下安太阴。

白术　梨汁　防风　麦冬　甘草

酒客淋浊，必系湿热之邪，著于气分，故五苓八正，俱用通利。病数年不愈，必由情欲致伤败精血阻于内窍，溺与精异路同门。茎中因精腐阻居多，必通败精，一定之理。

杜牛膝一两五钱。捣汁冲入麝香三分。

痰饮留伏而发最详。《金匮》、《玉函》、仲景，必分内外。以内饮治肾，外饮治脾。更出总括一论。谓饮邪必和以温药。数年寒暄。感触致病。今屡发势甚于昔。男子中年以后。下元渐衰也。

都气丸，加坎炁、胡桃。

经来渐迟，色淡而少，当期必暮夜，腹痛膜胀，腰髀酸楚，经络牵掣少舒，脉数，右小左大，此乃奇经冲任二脉，为他经之气所束，以致气机日钝，血少贮蓄。若加暴怒，须防经漏沸溢，用药须择入奇经者为宜。血海固阳明隶属奇经肝肾为多，议两和气血宣通奇脉方。

当归　芫蔚子　生香附　小茴香　焦麦芽　大黑豆皮

调入西琥珀末一钱。

面肿气喘，咳呛不止，音渐哑，酒客久蓄之湿热，必上熏及肺，为肿为喘，声音闭塞。按《内经》湿淫子内，治以淡渗，佐以苦温。

芦根　薏苡仁　滑石　赤苓　杏仁　厚朴

寒入厥阴之脉，结为气疝，痛则胀升气消，绝无踪迹。老年下元已亏，不可破气攻疝，尿管痛或阻溺，温养下元，佐以通窍。

鹿茸　麝香　韭菜子　蛇床子　茴香　归身　青盐　覆盆子

肝肾精血交亏，阳气不肯潜伏，阳升面赤戴阳，阳坠精关不固，时令冬失潜藏，阳生阳动病加，静处山林，勿预家务。迎夏至一阴来复，必有好音，倘然却药，心境操持，与身病无益。

水制熟地　琐阳　元武板　茯苓　线鱼胶　远志炭

宿瘕在胁下，亦与肥气相类，自述因嗔怒，盖肝之积也。久郁气血不通，肝藏内寄相火，时当夏令泛潮苦雨，脾胃受湿，自必困倦，肝木横克脾土，胀势百满，所受湿邪，漫无出路，蒸于肠胃，粘腻积滞，利不肯爽。中焦不和，寤不得逸，症属难治，且议分消。

白术　厚朴　茯苓　猪苓　茵陈　通草

胎孕而患疟，古人先保胎，佐以治病。兹

诊齿燥舌白，呕闷自利，乃夏令伏邪，至深秋而发，非柴、枳之属可止。呕吐黑水，腹痛，胎气不动，邪陷入里，蒸迫藏府，是大危之象。

黄芩　黄连　黄柏　秦皮　川贝母

再诊　寒少热多，即先后厥之谓。热甚胎攻冲心痛，盖胎在冲，疟邪从四末渐归胃，冲脉属阳明胃脉管辖，上呕青黑涎沫，胎受邪迫，上攻冲心，总是邪热无由发泄，内陷不已，势必坠胎。且协热自利，外邪从里而出，有不死不休之戒。方书保胎必固阴益气，今热炽壅塞，入参胶地反为热邪树帜，前以纯苦气寒急取，固上焦阳明胃、厥阴肝两治，今则用酸苦辛泄两经之热邪，外以井泥护胎。

川连　草决明　乌梅肉　石莲肉　黄芩　白芍　炒川椒

三诊　苦辛酸清，泄阳明厥阴邪热，兼外护胎法，病减十之二。视苔色芒刺，舌心干板，而心中痛不已，此皆热邪内迫，阳津阴液告穷。两日前虑其陷伏闭塞，今又怕其昏痉，最难调治。夫护胎存阴，清邪去邪，俱不可少。

阿胶　鲜生地　川连　鸡子黄　知母

雨淋冲阳受伤，热水洗浴，迫其冷湿深入，与水谷之气互蒸，而肌肉发黄，陈无择云：谷疸能食不肌，舌有黄苔。一年之久，寒湿酿成湿热。凡湿在太阴脾，热在阳明胃，不分经络治不可。

生谷芽　半夏　广皮门　柴胡　黄芩　川连　入参　枳实　姜汁

经云：谋虑在肝，决断在胆，操持思虑，五志阳气，有升无降，肝脉循环，绕乎阴器，气逆拂乱，不司疏泄之权，似疝如淋病象。其实内系肝藏，但治淋、治疝，不越子和辛香流气，即从丹溪分消泄热。今形脉已衰，当以虚论，肝病三法，曰辛，曰酸、曰甘缓。经云：食酸令人癃，小便不爽，大忌酸味。

当归　茴香　穿山甲　枸杞子　沙蒺藜

凡当脐动气，脐腹结瘕，肌肉濡动，眩晕羞明。昔贤都主下焦精血之损，二气不得摄纳，则变乱火风，如混蒙之象，泄气温燥攻病，是虚其虚也。温养有情之属为宜。

紫河车　肉苁蓉　当归　青盐　茯苓　胡桃　黄柏　小茴香　柏子仁　紫石英

暑风入肺为痫疟，金匮为阳气独发。嘉言云：体中阴液素虚，所伏热气，日久混入血分，阴虚阳冒，上焦清气皆蒙，胃阳失和，不纳易痞，究竟伏邪未去。凡苦辛疏泄，皆属禁例。夫上实下虚，有客邪留著，镇降不应，仿徐之才轻可去实之例，分别气血，以宣之，以逐之。

犀角　连翘　元参　通草　竹叶　荷叶

十年前小产血崩，损伤未复，家政操持，形神俱不能清静，上年交秋，带下淋浊，不特肝肾脂液告竭，奇经与诸络亦无血存留。气冲犯胃，脘膈刺痛，胁肋高突，更兼下焦寒冷，腰围如带拘束，两足麻木，践地痿软，二便窒塞不爽。五液枯涸，至阳不交阴，见痛用沉香大谬。凡血液枯槁，大忌香燥，姑以血肉参和人参。若春和温煦，草木藉以滋生。

人参　甘枸杞　归身　肉苁蓉　小茴香　沙蒺藜　黑芝麻　羊肉肾

诊脉尺垂，据述冲气上冲，肝脉必搏大无偏，视面色赤亮，肌肉瘦削，乃肾精肝血内耗，阴不和阳，致冲任不主把持，固摄壮水，正谓助阴抑阳。然久损不复，当与味厚质静，或血肉有情，填实精隧。考古海藏与可久辈，咸遵是制。内损精血，务宜绝欲静养，使其加餐壮胃，所谓精生于谷也。且肝肾久伤，累及八脉，阴伤渐干及阳，岂一法网罗者。

闺中室女，忽然神志时惑，遂月事不来，正《内经》谓二阳之病发心脾也。盖气逆血菀，经纬紊乱，日加郁痹，焉得聪明。清旷情怀，致病草木药饵，都属无情，所以不易奏功。议以上清心窍以通神，下调奇脉以通经。

琥珀末五钱　丹参一两

鲜石菖蒲捣汁法丸，辰砂为衣。

回生丹为小丸，早服一钱。另以大黑豆一两，炒赤，置竹篮盖内，以无灰酒淋热豆，取酒服药。

天癸从未至，肉瘦色悴，咳呛著枕更甚，暮夜内外皆热，天明汗出势减，痰或粘或稀，咽中总不爽利，此先天最薄，真阴不旺，弗勤针指，务要安闲怡悦，俾经来热除。不然，俗云干血劳。

复脉汤去姜、桂。

男子结疝，在《内经》则曰冲任为病。子和统论疏肝，今疝未愈，脐右复高突硬起，乃由疝渐至瘕聚肠覃之属。夫肠覃者，寒气客于大肠，与胃气相搏，大肠与肺表里，传送肺气，寒则气凝不行，清气散而浊气结为瘕。迁延日久，如怀胎妊，按之坚，推之移，气病而血不病也。

穿山甲　椒目　桂枝　川楝子　小茴香　茯苓　麝香　白芥子

冒暑远行，热气由口鼻吸入，先犯上中，分走营卫，故为寒热疟疾。当淡泊饮食滋味，清疏胃气，投剂或以凉解芳香，或以甘寒生津，皆可疗治。奈何发散不效。复肆行滋补，致肺气壅闭，胃中凝滞，自上及下，一身气机不通，变成肿胀，矫其非而欲与攻逐。无如病久形消，又虑正气之垂寂，不得已用保和丸，缓疏中焦，渐渐升降得宣，六腑转达，腑气先通，经脉之气无有不通者矣。

保和丸

女科肝病为多，产后必病及八脉，即如少腹瘕聚，冲气攻心，必呕吐。逆上则喉间闭塞，经水半年不来，越日常有寒热。凡下焦多属血病，癥属气聚，瘕为血痹。病在冲脉，阴维阳维混混施治，焉得入奇经。

延胡索　川楝子　蓬术　桃仁　生鳖甲　地鳖虫　麝香　楂炭

脉缓按之濡弱，谷少不食，厚味运化最迟。饮食不适，即欲痛泻，肤腠麻木，骨软筋痛。且遇暴风骤冷，体中更觉不安，上年肠红，入夏方愈，种种脉症，是气弱阳微，脾胃少于运化，湿郁生痰，致气机不能灵动，法当健阳佐运，即治痰驱湿之本。

人参　于术　茯苓　半夏　陈皮　益智仁　木瓜　天麻　生姜　大枣

女子四十九天癸当止，谓阳明脉衰，冲脉力怯，不能招集诸络之血，聚于血海，按月经行。此向老皆然。今秋热致伤，客邪不重，已见带淋，肌麻血阻，内伤之势已露。况所患甚于腰腹，是必脏阴内损，及于八脉，有形之血既去，无形之气掀旋，诸窍百骸，攻迫肆症，即身中之阳气独行，不得真阴眷恋耳。熟地、五味，滋收固不甚谬，然不入奇经，法当介用潜阳。咸味下引，酸味内收，或佐微苦微润。盖肝恶刚喜凉，肾恶燥喜暖，古人之制然矣。

盐水炒阿胶　茯苓　山萸肉炭　盐水炒鳖甲　知母　女贞子　盐水炒旱莲草　天冬　盐水炒黄柏

幼稚惊痫，古人有阳痫之分，据述自幼至今，不论寒暑，痫必汗泄，乃藏真不固，阳不内依，致内风灼筋牵强，冒窍神迷。且时时神悸恐惧，治在肝肾，用包举大气，内安肝肾。

熟地　石菖蒲　龙骨　五味子　远志　茯苓　琐阳　黄柏　萸肉

紫河车膏丸。

惊则动肝，肝气上逆，忧则伤肺，肺气失降，升降失司，中焦不运，气聚成形，风扰鸣泄。仲景论上升吐蛔，下坠狐惑，都从胃虚起见，风木相侮，阳土日困，食减便溏有诸。由惊忧偏逆致病，因病失治，延虚最难奏效。用药不过生化克制之理，培其受侮，平其冲扰，补阳明以宣府，泄厥阴以平逆，如是而已。至于拔病根，在乎居恒颐养，当医药外求之。

人参　干姜　川椒　川楝子　茯苓　桂枝　白芍　乌梅

产育颇多，冲任先伤，其咳嗽失血，呕

吐涎沫，都是下元不摄，冲气上逆所致。况晨刻必泻，乃属肝肾虚滑，为瘕泄鹜溏。此病原系萎劳，根本已怯，倘经水阴隔，尤法可商。急急招纳下元散失之真，固之摄之，尤虑弗及。若见血见嗽，用滋清沉降，非内热肺咳，奚益于病。徒使迁延胃败。遂至废食，岂不危哉？

盐水炒补骨脂　石壳莲肉　熟地炭　炒黄山药　覆盆子　五味子　芡实

再诊

前方服二剂泻止，今去补骨脂、覆盆子，加青花龙骨。

三诊　自前方固摄之后，五六日精神颇觉向安，但寒在四肢背部，热在心前腹中，即《内经》阳虚外寒，阴虚内热之旨。然产后气虚，必自阴分伤及阳位。张景岳云：气因精而虚者，当补精以化气。况产后八脉空虚，填补方中，必佐以收拾奇经之散亡也。

熟地炭　龙骨　湘莲　紫石英　五味子　人参　芡实　茯神

丸方

砂仁拌炒熟地　芡实　桑螵蛸　五味子　紫河车　茯苓　人参　远志　沙苑蒺藜

山药浆丸。

诊脉右弦左濡，久痔注血，致纳食不易运化，此脾营先伤，胃阳继困，府气不能宣畅，大便不爽，温补未能通调，府气疏滞，更损脾胃生阳东垣每以治土，必先达木，不宜过投燥剂。仿古治中汤法，佐以疏肝解郁。

人参　青皮　陈皮　木瓜　黑槐米　益智仁　楂肉　茯苓　黑地榆

水泛丸。

诊脉百至，左小涩结，右部弦大，绿高年中焦，清阳已微，浊阴渐阻，致脘中窒塞日盛，物不能纳，下焦阴液枯槁，肠中气痹，溺少便涩。虞花溪云：噎膈反胃，阴枯阳结为多，衰老之象，最难调理。诚情志偏胜无形之伤也。若夫痰气瘀血积聚，亦有是病，有形有象，即易为力矣。惟无形致伤，以有形之药饵施治，鲜有奏效。当以阴阳二气推求，在上为阳，在下为阴，通则流通，守则呆钝。古人成法，宜遵其旨，居恒颐养，不在药饵中矣。议宜通之味以冀小效。

大半夏汤加枳实、姜汁、川连。

脉右弦左濡，秋凉宿饮上泛，咳呛入夜，著枕欲寐，气冲胃脘，心悸震动，必欲起坐。仲景论脉篇弦为饮，背寒为饮，当治饮，不当治咳。饮属阴邪，乘暮夜窍发。金匮法中，每以通阳涤饮，与世俗仅以肺药疏降迥异，用小青龙减麻辛法。

桂枝　五味子　干姜　茯苓　白芍　炙草　半夏

丸方

八味去附，加沉香。

频因小产，奇脉不固，经来甚多，经过带下，早震大便溏滑，纳谷日少，时觉心悸震动，始养血滋腻，即脘闷不思纳谷。此皆自下焦损伤，渐及中焦，致脾胃不能转运。近日拟用王荆公妙香散，宣通补中，仍兼顾下，虽似相投，然于调和经带，其力未专，再议两去分治，中宫宣通，下焦固摄。

鹿角霜　淡苁蓉　青盐　炒黑小茴香　紫石英　禹余粮　当归　茯苓

用雄羊肾蒸熟捣丸，人参汤下。

男子血淋成块，尿出痛。医治一年无效。夫淋属肝经，郁火湿热皆有是病，患少壮情欲勉强，必致败精凝窍，精腐变下，理固有诸。用虎杖散法，服五六日痛减血少，最溯尚有血丝，此随窍中有未尽之败浊，宜通不宜涩。

人中白　琥珀　沉香　白牵牛　川楝

韭菜汁丸。

产育致虚，病情多歧，不能缕分。思产后八脉皆空，损伤非在一藏一府，所以诸恙并起，稍涉情志不适，药饵便少功效。沉痼宿恙，骤难奏功，阅病原，再诊脉，知内因虚损，小效病复，实由于此。姑拟逆日再急，在腹胀洞泄，胁腹疗痛，冀得少缓一二，为

进商之步。

人参　鹿茸　茯苓　舶茴香　紫石英　补骨脂

另用禹余粮、赤石脂等分，糯米煮糊为丸，煎前方送廿丸。

脚气古称南地，多因湿热，医用苦辛宣通开气，渗湿久进，病未祛除，而血液反耗。心热气冲，目黄呕涎，烦躁头痛昏厥，四肢筋纵掣痉，大便艰涩。显然肝血衰涸，内风掀越，此风乃阳气之化，非外来八风，同例而治。分经辨治，病在肝藏，扰动胃络，由气分湿热延中，血中枯燥，静摄小安，焦烦必甚。盖内伤情怀，草木难解，斯为沉痼。

石决明　稽豆皮　天冬　生地　茺蔚子　阿胶

丸方

生地　白芍　天冬　桂圆肉　丹参　杞子　阿胶　麦冬　知母　茺蔚子　稽豆皮

乌骨鸡煮烂杵丸。

暑属阴邪，一种湿温秽浊之气，胶结于三焦，故苔灰边白，气喘脘结，周身痛难转侧，小溲窒涩而痛。老年情气已衰，恐有内闭外脱之变。

鲜石菖蒲　厚朴　茯苓皮　橘红　白蔻仁　杏仁

另服苏合香丸。

病久反覆，精气损伤，遂成虚怯。据说脐下闪闪升触，逆干咳嗽，兼痰多咽痹，明明元海无根，冲脉气震，无以把握，阴精内枯，阳乏眷恋，非静处山林，屏绝世扰，望其生生复聚。问医便投草木汤液，恐难久持。

鲜紫河车胶　秋石拌人参　云茯神

盐水炒紫衣胡桃肉。

经云：脾气散精，上输于肺，地气上升，肺主治节，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天气下降也。愤郁戕肝，肝气拂逆，忧思伤肺，肺气失降，左右二藏既乖，上下不交而否象成。中宫亦不和畅，至晨夕嘈杂，食少无味，下脘如纳粗物，病久胃汁枯，四肢无力，显然脾病。右胁少腹作痛，升降有声，寅卯病进，午后病退，是清阳之气闭结。若仍勤劳家政，深秋关格是虑。

香附　延胡索　黑山栀　归身　柏子霜　桂圆肉

诸动属阳，烦劳则损气。肝司藏血，拂郁则血菀于上，午后则气并于血。升降混淆为厥，脉来浮数，退而细涩，面黄唇白，热势稍轻，神昏如故，胸膈隐痛，必非停滞，谅有瘀聚所致。目瞤舌缩，为肾水竭绝之征，瘛疭不止，乃肝虚风动之象，病名暴厥。赵养葵所谓薄厥煎厥之类，开心窍不应，勉以蒲黄散去瘀舒郁，续进滋养，天一之水，以翼风宁火熄。

蒲黄散

情志郁勃，气逆多升，络血上冒，连次小产，冲任已怯，心嘈震悸，目珠痛，头胀，肝胆厥阳动极，必须怀抱宽舒，可望病痊，否则延成痼疾矣。用复脉汤去姜、桂、参，加淮小麦、天冬、石决明。经来后期两旬，牙宣吐血，防其倒经，议养肝阴，兼通冲脉。

生地　天冬　枸杞子　牛膝　茯苓　白芍　阿胶　桂圆肉　丹参　茯神

乌骨鸡煮烂为丸。

烦劳气泄，阳升巅顶，瞳神必胀，容色夺，目眶变，呼吸似乎下陷，若热气升，舌本必麻，即痰气阻咽。天暖风和必逸，乃血气因劳致虚。有藉乎天气之煦涵，《内经》云：劳者温之。取味甘气平，以补其阴阳血气。然痰气宿恙，勿以腻浊为准。

人参　白术　当归　枸杞子　茯苓　甘草　白芍　天麻　嫩钩藤　菊花炭

桂圆汁丸，午后服三钱。另早服虎潜丸四钱。

质瘦脉弱，交夏天暖真气发泄，心热口渴，头痛胁疼，食下如噎，右耳气闭，少聪，语言过多，齿戛寒噤，或巅胀面浮，皆津液因热而伤，致令浮阳动搏。议用甘凉生津和阳法。

北沙参　天冬　麦冬　麻仁　杏仁　桑叶　蜜水炒橘红

川石斛煮汁泛丸。

筋胀肤疼，发作有年，左胁有形，不痛为瘕，肝气久郁血虚，生热生风，不受辛热之药，以肝木内寄相火，只宜和血熄风，柔筋缓痛。

生首乌　归须　胡麻　丹皮　黑山栀　桑叶　嫩钩藤

丸方

桑寄生　阿胶　钩藤　丹皮　大生地　当归　天冬　白芍　黑芝麻　柏子仁

炼蜜丸。

情怀抱郁，肝气不舒，患乳生痈脓溃，血液大耗，气蒸上逆咳嗽，左胁内痛，不能转侧。盖肝络少血内养，左右升降不利，清润治嗽无益。

炒桃仁　当归　茯神　丹皮　阿胶　柏子仁

时令温邪内迫，经水不应期至，淋淋不断，二便不通，唇舌俱白，不喜冷饮，神呆恍惚，言语支离。诊脉细小欲绝，当芒种夏至，阳极泄越，阴未来复，神魂不摄，是谓亡阳昏谵，最属危脱之象。拟用仲景救逆法，以扼其危。

人参　龙骨　制附子　炙草　桂枝　牡蛎　蜀漆　南枣肉

经停两月，恰值嗔怒，阳气升降失和，血随气行冲任，脉络不固，遂为崩漏。且血凝成大块，非血热宜凉，从来血脱，必须益气，但冲任奇经在下焦，又非东垣归、芪、升、柴升举诸法所宜。须固摄奇脉之药，乃能按经循络耳。

人参　茯苓　乌鲗骨　鲍鱼　茜草

震灵丹冲服。

再诊　昨拟震灵丹通摄，咸苦入阴，加人参见效。但头痛身热，是血大去，阴气不主内守，阳孤失偶泛越。景岳云：阳因阴而离散，宜从阴以收散亡之阳。两仪煎加龟甲、秋石主之，谅中病机。

人参　熟地　茯神　龟板　紫石英　桑螵蛸　当归

酒客中虚聚湿，口鼻吸受秽浊不正之气，初病头胀胸痞，身痛微汗，不解秽湿，在募原内蒸。非伤寒之邪，从表入里，及中道斜行，鼻受秽湿，皆蕴结于气分。治以芳香，邪气得开，奈不分气血，从热消导，清热攻下，邪混血分成斑，冒入膻中，神昏谵妄，内闭藏府，外象肢冷大汗，势已危笃，仍以病根源秽邪，逼迫心胞络，论神气少清，冀其回生。

至宝丹四分，金汁一杯，石菖蒲汁一匙，研细和匀，炖温服。

三家医案合刻　卷二

清　缪导义宜亭著
吴金寿子音纂

咳失音，脉右部向内极微而涩，水竭金枯之象。姑变法治之。

炒熟地　麦冬　川贝　败叫子　海参　梨汁　紫菀　蝉衣

加鸡子清一个，囫囵煎。

另方　猪肺一个煮烂，俟卧后将醒，不可开口说话，取肺及桐城秋石少许，食之即睡。

失血咳嗽盗汗，从阴虚治。

黄芪　北沙参　炒枣仁　麦冬　北小麦　生牡蛎　南枣

胃寒不能食。

河车一具，重汤煮，收入菟丝饼末四两，焙燥为末。

鹿角胶四两　蛤蚧一对　制附子一两　补骨脂二两　制白术斤半　南枣半斤　干姜一两五钱

煎膏丸。

腹满发黄，恶寒舌白，多食即胀。

陈香橼挖去盖，入砂仁二钱，仍用盖合上，用水和东壁土煅，存性取出，去泥研末，即将东壁土一撮，煎汤送下一钱，用糠火煨。

牙龈肿痛，左尺弦搏之象稍缓，水中之火渐戢。

大补阴丸加

犀角　藕汁　生牡蛎　人中白　骨碎补　丹皮炒炭　芦根

傅药

石膏　廉珠　人中白　金丝草灰　土贝　青黛　生赤小豆

研末。

酒湿侵络。肩髃酸麻，留著不去，肺受其伤，痰中亦带血矣。络脉既伤，郁而成热，清补不可废也。

细生地　地骨皮　料豆衣　白扁豆　丝瓜筋　炒黑新绛　米仁　柿饼灰

气急脉数久咳，内热盗汗，用虚损法。

生精羊肉一两，煎汤去油　黄芪蜜水炙　土炒当归　炙鳖甲　制白术　北沙参　淡天冬　怀山药

鼓舞胃气。

炒松黄鳝　参条　炒香焦术　梨汁　白荷花露　南枣　大麦仁

丸方

黄鳝六两　淡菜六两　五味一两　党参二两　莲肉二两　山药二两　麦冬二两　玉竹二两　米仁二两　梨膏四两

为末，黄精二两，南枣二两，去皮核，同梨膏捣丸。

服药后，血止而口中之热亦去，亦稍见效矣。而食不加增，脉亦未除。询其所得之证，则自齿中出血之日始，则非一日矣。使投六七剂，而即扫除痼疾，恐扁仓亦谢不敏也。今姑用王良诡遇之法以试之何如。

炒熟地　龟板　骨碎补　黄柏　生牡蛎　人中白　旱莲草　夏枯草　犀角　芦根　野菊根　红曲　黄鳝　蒸白术　楂炭　小赤豆

郁结伤肝，肝火上侵肺络，故痰中见血。治从肺肝两经清理。

阿胶　白茯末　鸡子清　白棉纸灰　炒黑侧柏　料豆衣　炒柿饼

气下陷，肛门似坠，下鲜血，用补中升阳法。

四君子汤加

升麻 柴胡 砂仁 木香 鲫鱼末用矾五分入腹中、缝好、泥涂、煨存性

血症屡发，予滋养中寓堵截法。

炒熟地 麦冬 北沙参 川斛 女贞子 料豆衣 茜草 侧柏 白芨 牡蛎 藕节灰

汗泄太过，津伤口燥，究竟邪未得清，咳犹未除。夫邪在手经，本非重症，止宜以轻剂调之足矣。

枇杷叶 南沙参 杏仁 川贝母 雀石斛 南花粉 玉竹 水梨皮

真阴亏损，火炎为患，用滋降方。

熟地 河车 龟板 石决明 川斛 犀角 廉珠 黄柏 人中白 莲须 淡天冬 丹皮炭 黑山栀 金樱子 芡实 夏枯草

煎膏和丸。

耳内流脓，昔人谓之肾疳，用六味丸加味治。今用其法，兼清少阳。

六味丸加

桑螵蛸 黄甘菊 山栀 石决明 桑叶 黄柏盐水炒

猪脊髓、芡实、粥为丸。

诊脉左涩滞，右弦滑，饮邪为患。肝郁不舒，若以燥药治水则阴阳，以滋药养肝则饮滞，皆非策也。议用加减当归四逆，以养肝而利水，健脾运痰。

蒸于术 霞天曲 酸枣仁 茯神木 半夏 橘红 石决明 辰砂 砂仁 沉香

淡菜胶丸。

痰喘而见血燥，药难于进矣，变法治之。

淡菜 霞天曲 青盐陈皮 川贝 生蛤壳 蛤蚧

藕粉和丸。

脉小微数，真阴不足，今既见血，旋复咳嗽，久烁肺金，不能无虑。温燥不可进，姑从金水二藏治之。

炒熟地 麦冬 料豆衣 北沙参 雀石斛 山药 糯

丸方

鳗鲤丸加

獭肝 人中白 熟地 川贝 全鳖 侧柏叶 女贞子旱莲草汁蒸晒

用十大功劳六斤，淡菜八两，红枣四两，煎膏丸。

诊脉，右部虚软无力，左足内踝肿渐大，此足三阴经脉所行之处，藏真亏损何疑。议用峻补方。

六味丸加

河车 杜仲 菟丝子 川续断 五味子 麦冬 牛筋 鹿筋 黄柏

用黄牛骨髓、羊骨髓、猪脊髓、精羊肉煎汤。入淡菜同熬膏丸。

休息痢已久，但其为痢也，与寻常之痢有异。其始先下浊水，后则下燥粪，所谓浊水燥粪，皆微带红色，水与粪各行，全不混入。故其燥愈甚，而水竟独行其事也。夫渣滓之下，由于大肠，先从小肠而下，小肠属火腑为丙，大肠属津液，属金为燥，火性急速，故水速于下。金性燥，故粪结且硬也。治宜益脾阴以润大肠之燥，并缓火性，使勿速下，庶与病机有裨。

生甘草 红曲 料豆衣 鸭血 茯苓 琥珀屑

猪大肠煮烂和丸，夜服威喜丸。

脉左弦，右关上半主胃，亦见弦象，合之于左部，则血之下也。因乎肝火，而胃脘之病，亦因之而起。治在肝胃。

生白芍 炙草 沉香汁 藕节灰 苏梗汁 金柑皮 荆芥炭 楂炭 炒黑石耳子 炒黑荷蒂

脉右尺举按少力，左关弦，肝火易动，动则主疏泄，精泄不固，有自来矣。右尺主肾中之阳，脉象不鼓，一由真阳不足，一由心火不降。不降则不交，少阴之枢窒矣。从两经论治，方合病机。

制于术　菟丝饼　麦冬　川斛　远志炭　沙蒺藜　杜仲　巴戟肉　黄甘菊　丹皮炭　米仁　莲蕊

久咳鼻衄，内热口渴。

炒熟地　麦冬　料豆衣　丹皮　犀角花粉　青蒿子　淡菜　山药　莲肉

藕汁和丸。

梦泄先伤其阴，故足跟肿痛，更兼下痢口渴，是真阴再竭矣。据述微恶寒，仲圣以此属少阴病，则从厥少治，又何疑？

烧黑鹿角霜　生菟丝子　炒黑骨碎补　炒松牛筋　金毛狗脊　没石子　木瓜

据述，吐血在二月至六月方止，血止发热，如火后渐止。今又发热，推测病情，尚是伏暑，失血后，邪乘虚入营分，久而复发，竟有热入血室之意。仲圣阳明篇原有此条，正可援其例而变通之。

鲜地骨皮　桑根白皮　青蒿汁　水梨汁　蝉衣　芦根　生甘草

加三甲煎。

疟已四月，传入三阴，缠绵不已，用搜络法。

三甲煎加

蒸于术　党参　青蒿　归身　牡蛎　炙草　姜　枣

足冷肢麻，面有风块，又恶风脉沉细。前方滞而少通，宜与当归四逆汤。

本方去枣加

附子　生姜

三疟四载，寒轻热重，呕逆腰痛。此腰痛疟系少阴也。宜治少阴兼理少阳。

鹿角霜　杜仲　续断　半夏　生鳖甲　生姜

冲脉为病。，治宜镇逆。

炒熟地　紫石英　坎炁　鹿角胶　杞子　金铃子　肉桂　小茴香　生杜仲粉　菟饼　沉香屑

木火旺令，肝木乘阳气之浮，直冲清道，血遂上溢，脉左部弦急，宜从肝治。

炒熟地　生左牡蛎　沙参　料豆衣　侧柏叶　山药　鸭肝

经闭半年，腹肿未消，脾虚，肝乘中焦，营气失职，经何由而至。今又客邪侵肺，咳嗽间作，宜兼理之。

当归　白薇　丹参　丹皮　川贝　桔梗　楂炭　生麦芽

食随痰出，噎时颇痛，用镇降方。

灵磁石　代赭石　海浮石　月石

研细。

旋覆花　夜合花　枇杷叶　蜜

煎成调入前药末。

覆诊。

鸡谷袋　戊腹粮漂炒　月石

加油和蜜调服。

疝气时作痛胀。

六味丸加

柴胡梢　独活　肉桂　吴茱萸

脉数，肌肉消烁，痰咯不和，有虚损之象，先进清补之剂。

北沙参　淡菜　甜杏仁　川贝　白扁豆　青盐陈皮　水梨汁

心肾不交，无寐，阴不制阳，阳强易动，与坎离交媾法。

熟地　龟板　牡蛎　建莲肉　酸枣仁　茯神　远志　黄柏

痰哮有年。

六味加

杏仁霜　川贝　橘红　蛤蚧

素患精虚遗泄，今春始发潮热，半夜方止。初则扪之而热，后则热及骨髓矣。此系肾虚，复感冬寒，以感轻，故发亦不甚耳。

炒熟地　桂枝　生牡蛎　龙骨　茯神　白芍　煨姜　炙草　淮小麦　南枣肉

左胁掣痛，筋脉不舒，络虚气攻所致。

旋覆花汤加

当归　苏梗汁　沉香汁

额上胀，鼻息不通，牙关颊车开阖不利。此乃足阳明交会之地，据述喉肿之后起。宜

从阳明治，而开阖不利，是挟风使然。

葛根 犀角 生地 丹皮 杏仁 桔梗 连翘 山栀 白芷 苍耳

食之吐，因于不运，非尽由肝也。姑与消补方。

焦术 枳实皮 木香汁 砂仁 鸡内金炒归身 沉香汁 红曲 陈皮 茯苓 炒芝麻 麦芽

食不足，则气滞而支、两胁胀斯作矣。议两调之。

旋覆花汤加

鸡谷袋末 沉香末 红曲末 麦芽末 焦滞 橘络 藕粉研 楂炭

汤泛丸。

交夏至后腹胀，一阴生而肝邪为患也。当与当归四逆汤。

本方加

杞子炭 小茴香 去枣

额颡著寒则嚏，清涕随流，咳其，五心灼热。此卫阳虚而肝火炽也。仿东垣法应之。

生芪 防风 桂枝 炙草 石决明 细生地 小川连 元参 川石斛 南花粉 地骨皮 丹皮 苏梗汁

阴寒凝聚成瘕，上攻为痛，右脉虚软，即真阳式微之征，非辛温通阳弗效也。

淡附子 吴茱萸 归身炭 炮姜 大茴香 法半夏 炙草 茯苓

素有饮邪，阳不交阴，故目不瞑。

法半夏 秫米 生术 茯苓 枣仁

寒热胁痛，腹结瘕形，肝脾同治。

六味加

柴胡梢 蒸于术 炙鳖甲 楂炭 白芍

湿胜则肿，如何服五味，肿而热痛，奈何以鹿胶助热。

大豆卷 海桐皮 川萆薢 宣木瓜 川通草 白麻骨 米仁 茯神

脘中常痛，病起于劳倦伤中，用建中法极合，当即以此加减。

桂枝 当归 肉桂 橘饼 炙草 煨姜 南枣

手足指痒，肝乘脾虚而风动，以脾主四肢故也。

于术 茯苓 半夏 橘红 石决明 丹皮 川斛 料豆衣 木瓜 甘菊 桑叶

气升呕逆，此属下焦根本不固，急宜填补。

贞元饮加

紫石英 肉桂 杞子 炒焦菟饼 淡吴萸 牛膝

肠中攻动则痛，下痢更甚，明系肝邪为患。曾服补中益气升阳之剂而反剧，则升之无益可知矣。宜从风动飧泄一条，比例治之。

制白术 炒黑秦皮 炒焦菟丝饼 蕲艾叶 煅牡蛎 炒黑骨碎补

阳虚挟湿，左足时木。治宜养阴通阳，佐以疏肝活络，可收全功。

贞元饮加

制附子 肉桂 杞子 白芍 鹿筋 新绛 生于术 茯苓 远志炭 橘红 沉香汁

痢渐减，口干夜热。

鲜荷叶 生鬼丝 炒枯砂糖 鲜稻叶 黄蜡 怀山药

先用炒枯熟地四钱，泡汤煎药，俟药冷，蜡浮水面去之，再温服。

足筋不舒，为湿邪所阻。以致络脉壅滞。今发疮。即是湿邪疏泄处。

熟地 阿胶 桑叶 黑芝麻 当归 真血余 石决明 甘菊 木瓜 丝瓜络 新绛 牛筋 人乳粉 牛酥 白麻骨

用猪脊髓、阿胶烊化和丸。

食入窒塞且响，少腹微痛，切脉肝部不和，用温通厥阴治。

九香虫 戊腹粮 楂炭 炒红曲 苏梗 炒谷芽 沉香 炒麦芽

生山药煮浆和丸，饭后服二钱。

喉痒痛未愈，下体有漏，时梦泄。

炒熟地 麦冬 线胶 黄明胶 地骨皮 人中白 山药 湘莲

鳖一个，泥涂煅存性研末，生鸡子清和丸。

每至新凉，阳微饮逆，气喘不得卧，宜摄阴通阳。

附桂八味加

蛤蚧　杏仁　橘红

炼蜜丸。

脾肾虚损，肝阳扰动，调停二者之间，治肝为要。

生地　龟板　知母　黄柏　白术　雄猪肚　牡蛎　川连　苦参

吐血后，痰时带红，是肺病。姑肃清手经，再议填补，用仲醇法。

生地　地骨皮　枇杷叶　川斛　川贝　巴杏　扁豆　桑叶　梨汁

由不得汗，肿从面起，其为风水显然。水不得泄，由肺气郁遏，不得外达，并不得下行而为小便，故遂直走肠间而便溏，所谓不得横，遍转为竖穷，正合卢氏之说也。不从此参究病情，再以寒滑之品，欲从前阴驱之，不顾其利，斯亦左矣。

桂枝　白术　羌活　防风　川芎　独活　桔梗　姜皮　椒目　赤豆

脉左关弦，全是肝火为患，仿喻氏清燥救肺法。

枇杷叶　桑叶　生地　丹皮　霍斛　料豆衣　地骨皮　青蔗汁

心中嘈杂如饥，此肝火上炎所致。

炒熟地　淡天冬　川连　牡蛎　料豆衣　淮小麦　炙草　南枣肉

诊脉三五不调，短而微数，按之不鼓，真阳式微，气不下潜，虚里振动，宜于温补中佐以镇摄。

熟地　杞子　萸肉　杜仲　紫石英　河车　坎炁　鹿角胶　菟丝饼　鹿茸　枣仁　茯神　山药　建莲　远志　补骨脂

肝邪偶有所触则发，遇寒遇郁，或饥饱不时，尤易扰动，见于两脉肝部也。口涌甜水，脾滞也，木乘土，用建中法。

桂枝木　当归　橘饼皮　煨姜　炙草　香附　橘络　南枣

先天禀赋不充，故填补未能，即应南翁辅以益胃运脾之法，先后天同治，亦周密矣。当仍其方，略为增损，以消息之。

人参　菟丝子　煨砂仁　于术　陈皮　锅巴

山药浆和丸。

筋脉挛急，治宜养营。

熟地　阿胶　当归　人乳　木瓜　牛膝炭

丸方

全当归一斤，料豆衣制　牛筋八两　牛膝二两　木瓜二两　桂圆肉十二斤　马匜四两　牛乳六斤

桂元膏丸。

目干则涩，目润则开。其开阖之机，即少阴之枢也。开阖不利，其水亏乎。

熟地　生地　玉竹　霍斛　石决明　明月砂　桑叶　黑芝麻

面目浮肿，不及股足，三疟未除，宜运脾胃之阳，兼益命门真火，以祛寒湿，斯不治疟而疟自止。

桂枝木　生白术　茯苓　法半夏　淡附子　生姜

太阳气化不行，亦因天一之源不足，徒用渗泄无功。

炒熟地　西党参　麦冬　丹皮　枣仁　山药　茯苓　泽泻

食物易噎，噎则喜呕。昔张鸡峰谓之神思间病，宜以怡情适志为主。

苏梗汁　鸡谷袋　橘红　橄核汁　牛啮草　茯苓

食噎有痰。

枇杷叶不拘多少，拭去毛，煎膏加白蜜梨汁同收。

右脉细而急，细属木体之虚，急则肝火之动也。鼻衄气逆则噫甚，是其明征。

六味加灵磁、犀角、血余、川柏、牡蛎、

人中白，藕汁拌，晒干，阿胶、龟胶丸。

饮食少思，大便溏泄，夜卧，口燥殊甚，肾阴既亏，脾阳复陷，治法极不易。

西党参　白蒺于术　麦冬　北五味　葛根　桔梗　茯神　炙草

用熟地二钱，泡汤煎药。

三症已止，而薄暮犹甚恶寒，此邪尚未尽也。宜和营卫。

桂枝木　当归　炙草　蝉衣

姜枣煎。

夜不得寐。

济生归脾汤加

川连　龙齿　辰砂

各血后，左乳傍胀，嗳气始宽，是左升太过，右降无权，肝络阻塞，气为之痹也。

旋覆花汤加

炒枯熟地　阿胶　牡蛎　枇杷叶

治日之法，不惟阴精宜补，而阳光尤为最要，不可偏，偏则畸重畸轻矣。用瑞竹堂四神丸。

久咳音嘶，痰中带红，脉右数。

淡人中白　廉珠

生鸡子清丸。

日光，犹阳火也，其在天为日月。日为阳精，月为阴精，日皆应之。故目之病，不尽得之阴亏，亦有得之阳弱。如寒水翳膜，与云雾阴霾何异？今诊脉迟涩，阳虚可知，阴药不可用，须变法治之。

炒熟地　枸杞子　肉桂　生菟丝　白蒺藜　甘菊炭　明月砂　凤凰衣　谷精　羊肝

用介类潜阳，而以参、芪、苓、术建中，治法密矣。而风邪尚未寂静，脉弦数，闪烁无定，究竟阳动而阴不能制，仍用前方增损，以消息病机。

炒熟地　西党参　制于术　黄芪　龟板　灵磁石　牡蛎　石决明　淡菜　人中白　白芍　丹皮　夏枯草　怀牛膝　川柏

脉弦为肝木月余之象，未免侵克脾胃，胃腑以通为补，且肝主疏泄，议两和之。

生益智仁　半夏曲　沉香　陈皮　长须谷芽　金橘皮　砂仁　茯苓

气胀上嗳，下泄始宽，兼有痰饮呛逆，议法郁疏肝，佐以涤饮。

川贝　青盐半夏　橘红

研末，用梨汁浸晒干丸。

胃脘作痛，肠风下血，悉属痰饮为患，故呕出始快。其下血亦湿伤脾络所致。

熟地　金铃子　炒黑防风　法半夏　茅术　沉香汁　炒黑木耳　茯苓

心阳过耗，肝胆之火，翕然从之，以致神气浮越不寐，汗多。治宜收摄心阴，以宁神志。

朱砂拌茯神　枣仁　牡蛎　五味　炙黑甘草　淮小麦　麦冬　南枣

症发时作时止，亦无定期，历秋冬而不愈，邪已深伏三阴，必得搜剔经络，以发伏祛邪，庶可渐瘳。

六味三甲加

当归　白芍　牡蛎　蠡虫

三症既久，项酸腰似折，督脉惫矣。宜治少阴。

鹿角尖　生菟丝　当归　焦术　补骨脂　杜仲

脉微涩，三五不调，此由先天禀赋不充，故当壮盛之年，而肾阳衰惫，水乘上泛，饮邪充斥，宜崔氏八味，加味以祛饮。

崔氏八味丸加

蛤蚧　胡桃肉

症久不止，邪扰营分，汗多，用建中法，佐以升阳祛邪之品。

黄芪五物汤加

鹿角霜　炙鳖甲　当归　小茴香　橘饼

左关弦急，酸水上冲，脘中不爽，悉是木郁土中，阳微滞运，议与宣通之法。

冬虫夏草　玫瑰花　于术　砂仁　黑沉香汁　神曲　半曲　陈皮　金橘皮

症后失调，耳鸣气喘，是劳倦伤中，宜用归脾加味。

济生归脾加

半夏　茯苓　丹皮　桑叶

脉数而细，喘急咽干，此属金枯水亏之象。

炒熟地　淡天冬　女贞子　北沙参　乌饭子　淮山药　坎炁　地骨皮　十大功劳

又　人中白　豚珠

研细，开水调服。

疟发，腹中犹胀，肝邪未平。

归芪建中汤加

鹿角霜　焦白术　小茴香　橘饼

当脐有瘕，不可攻也，食人不运，宜以宣通为主，但不可碍肝。

炒松黄蘗　小茴香　砂仁　红曲　广木香汁　新会皮　茯苓　麦芽

三疟变为间日，伏邪有转出之机。

黄芪五物汤去白芍加

西党参　当归　鳖甲　桑虫　焦术

脉数，咳嗽不止，带血，湿热下注，成漏，便溏泄，所赖胃气尚强耳。壮水清金，固属至要，但不得有碍脾阳，以资生之本在是也。

北沙参　鲜地骨皮　料豆衣　米仁　乌饭子　生蛤蜊壳　淡菜　扁豆　梨汁

缺盆右痛，肺络受伤，宜清补兼施。

生地　阿胶　沙参　麦冬　牡蛎　川斛　苏梗　瓜蒌藤　侧柏叶　藕节灰　川贝　白茭末

用梨汁拌药三次，柿饼捣丸。

炳类偏枯，由梦泄太过，得之阴精既伤，筋脉亦失所养，治宜填补固摄，以滋荣溉之源。

炒熟地　枸杞子　龙骨　金樱子　干河车　当归　牡蛎　白莲蕊　鱼胶　牛筋

诊脉按之不鼓，阳虚湿聚，舌白腹满，溲少脐平，急与通阳泄湿。

桂枝木　淡干姜　舶上茴香　淡附子　茯苓　炒米仁

食噎呕逆痰多。

旋覆花　陈胆星　干姜　淡附子　代赭石　法半夏　杏仁　槟榔

再诊。

原方去槟榔，加瓦罐末一分。

三疟后，寒热屡发，持重则心悸，宜和营卫。

桂枝汤加

当归　鳖甲　淮小麦　茯神

血虚故便燥，气虚故脱肛，须两治之。

补中益气加

桔梗　细生地　北五味　芝麻　灵磁石

三疟头痛心悸，病在厥阴。

桂枝汤加

石决明　当归　茯神　龙齿　淮小麦

脚气行痹，左右更代而痛，宜温通方。

桂枝　独活　秦艽　贝齿　晚蚕沙　茯苓　防风　附子　木瓜　萆薢　海桐皮　米仁

气升不降，胸中热而辣痛，痰色黑，此肝肾病也，非滋降不可。

炒熟地　当归　沉香汁　法半夏　紫石英　炙草　茯苓　橘红

疟后，日轻日重相间，此名子母疟。呕恶，邪在少阳居多，体虚难用小柴胡，仿其意为之。

鲜荷叶边　法半夏　橘红　草果仁　茯苓块　生姜

脾弱，不能散津上输，故咽干口渴，用东垣法。

葛根　麦冬　于术　升麻　生甘草　陈皮　人参　五味　川连　桔梗　炙草　泽泻　谷芽

复诊　加木香、檀肉。

痛在右胁，是肝木郁而不宣，以逍遥法。

当归　柴胡梢　旋覆花　青葱　白芍　茯苓　新绛　沉香汁　谷芽　苏梗汁　炙草

诊脉短而涩，短为气弱，涩为营虚，阴不恋阳，阳动而升，为头疼心痛，先宜清火育阴，徐议峻补。

熟地 天冬 石斛 石决明 磁石 牡蛎 丹皮 黄菊炭

阳虚，寒湿袭入厥少二阴，下注成疝，治宜温通。

细辛 附子 杞子 葫芦巴 小茴香 吴萸 肉桂 归身 穿山甲 干地龙 独活 伏苓 韭根

瘰疬之生，胆汁不足也，而木火因之上升，失血、咳嗽、惊遗、所谓上传及肺，未传寒中也。滋则碍脾，燥则碍肺，兼顾方稳。

人参 霞天曲 莲肉 谷芽 淡菜 沙参 米仁 藕

喉痛原属少阴，今痛止而犹肿，左关弦滑，阴虚有火，并挟热痰，须滋其化源，佐以清热之品。

熟地 山药 茯苓 泽泻 琥珀 廉珠 辰砂 灯心 人中白 石决明

阿胶二两化丸。

此非伏暑症也。暑既兼湿，无阳以化，则少阴之枢不转，而太阳之开反阖矣。但热居湿下，温通又非所宜，宗河间法。

河间桂苓甘露饮

胃脘痛、右关弱而不鼓，中阳式微，故肝邪乘之，用建中法。

当归 炙草 香附 煨姜 官桂 炒大茴 橘饼 南枣

久咳痰秽，脓血交作，并非肺痈，此褚氏所谓难名之疾也。病涉少阴而阴火甚炽，以饮食消息之。

猪肤 蛤壳 海参 川贝母 米仁根 梨汁

阴虚挟湿，风阳易动，故瘰症时发，湿邪宜去，却不可燥。以燥药易致劫阴也。

生地 杜仲 料豆衣 茯苓 炒黑防风 木瓜 麻骨 泽泻 木防己 萆薢 桐皮 五加皮 黑芝麻 炒独活 桑叶 鸭血 鲜山药藤

为末，牛乳拌晒二次，薏苡仁一斤，霍斛四两，煎浓汁丸。

肝脉弦搏，火有余也。痰中带红，以前曾坠马跌伤，瘀血留络所致，当于育阴中，佐行瘀之品。

炒熟地 参三七 楂炭 麦冬 阿胶 白花百合 藕节汁 柿饼

病湿挟风，身发红瘰，服搜风之剂，外燥里湿。外燥，故风愈烈，内湿，故水益聚，肤裂水溃，始觉微痒，岂非湿泄而卫气得行之据乎？此症以治湿为本，而禁风燥之品。

干首乌 桑叶 石决明 川斛 生术 黑芝麻 细生地 梨汁

胃脘痛发，必寒热得汗则解，厥阴病从少阴而泄也。平素阴虚内热，却不可用滋补，从交感朱雀两方出入以消息之。

朱砂 香附 人乳拌茯苓 莲蕊 人乳藕汁泛丸

诊脉小而弱，经阻四月，脉不见滑象，未可即以妊断，但体质素虚之人，往往脉形有不见滑利者，以气血不充故也。治法不妨为子黄执中之说，则于本体有益无损，可无畸重畸轻之弊。

苏梗汁 陈皮 金柑皮 藕 归身 砂仁 炒锅巴

经不至者，两月有余，此营不足也，惟气能生血，法当大补。

制于术 白芍 茯神 熟地炭 归身炭 远志炭 楂炭 炒参 炒黑枣仁 湘莲 炙草 淮麦

气冲则噫，气病自下焦来也。姑用镇逆法。

炒熟地 山药 茯苓 紫石英 萸肉 丹皮 泽泻 五味子 杞子炭

纹银一件。

气从胁下，上升走络，其至于巅，则为头痛，壮阴和阳，佐以镇摄，自是一定之法。

炒熟地 淡菜 石决明 天冬 西参 蛤壳 牡蛎 川石斛

病在少阳之络，宜滋养而佐以宣通之品。

归身 枸杞子 续断 陈酒 新绛 人

乳　木瓜

右臂酸楚，痹而不行也，宜调营分。

桂枝　红花　川断酒炒　当归　仙鹤草　鸡右翅血拌炙　络石

补脾而兼补其先天之不足处则可，若云益命门之火，则冲气无阳虚之理，正可不必也。

制于术　橘红　神曲　楂炭　鸡内金　法半夏　砂仁　川连　茯苓　全牛膝　紫河车丸

眩晕，用王氏妙香散。

焦于术　枣仁炭　龙骨　远志炭　茯神　生智仁　茯苓　炙草　藕

诊得右关，其来颇疾，此肝邪扰中之象。脉形不长，是肝木之郁，左关弦长，幸其全局，犹在左部。若并于右胃，必病矣。

炒熟地　石决明　天冬　西党参　阿胶　生牡蛎　川石斛　淡菜　猪项骨

用木瓜一钱，煎汤和入鸭血，瓦上炙黄，煎汤去油代水。

肾水上泛，连肺液而上出，故一咳而连咳不已。昔立斋云：气虚有痰，用肾气丸补而逐之。其自注云：肾气丸，即今之六味也，今仿此意为之。

六味加

麦冬　猪内肾　五味　莲须

尾闾骨痛，即以异类有情者补之。

猪尾骨　归身　木瓜　新绛

脉象已和，惟小便时茎中痛，连及上。若小便长，则不病也。此是阴中有火，病在小肠丙火。宜以养营合导赤，用东垣法。

熟地　炙芪　白芍　炙草　生草梢　于术　归身　陈皮　茯苓　小木通

加淡竹叶。

痛止而经事犹行，应止不止，冲脉不摄，宜兼调之。

炒熟地　杞子炭　牛角腮　螵蛸黑　蛤粉炒阿胶　杜仲　白薇　丹皮炭

左关独弦，春脉如弦，或以将交春令使然。但弦而带急，是属肝阴不足，凡心悸腰痛、悉由此。

细生地　枣仁炭　川石斛　石决明　辰砂　茯神　杜仲

经行速而为日多，冲不摄也。寒热发而腹中痛，营气虚也。病关八脉，阳惟督脉冲任皆及也。法以调奇经为主，使河津渐充流于经脉，病可渐愈矣。

熟地炭　羊尾骨炙　艾炭　阿胶　杞子炭　沙蒺藜　杜仲　炙螵蛸　丝吐灰　白薇

下多，阴气大亏，近兼渴饮溺少，三消有二，身仍微热，乃因婴幼，阴常不足，适当溽暑郁蒸，热伤津液，最虞肉削。

参须　麦冬　五味　鲜莲子　炙草　炒山药

的系温邪，壅闭肺络，咳喘气粗，声音不扬，甚则抬肩鼻煽，舌白不渴，里热不盛可知。是以苦泄淡渗，效而不效者，必佐辛宣通泄达邪，冀望奏续焉。

紫菀　川贝母　竹叶　芦根　杏仁　郁金　连翘　薏仁

再诊。

桑叶　郁金　连翘　通草　杏仁　竹叶　芦根　川贝　薏仁

疝本肝肾为病，又挟湿热下注，以致睾丸肿痒。昔子和分导湿热，丹溪利气辛芳，以二者兼治之。

革薢　白蒺皮　茯苓　米仁　通草　生草梢

肝阴素亏，伏邪内发，始先不寐，继则往来，腹中绊痛，泛恶干咳，寒热得汗，热未退尽，脉左弦，右涩数，治以和阳益阴，少佐清热。

桑叶　葳蕤　料豆衣　茯神　丹皮　巴杏仁　炒白芍　橘红

痹痛虽缓，营液颇燥，气机上阻，此属肝胃营艰于宣布，余邪犹羁留肠腑，未尽化也。

归身　广皮　赤苓　金毛狗脊　柏子仁

油松节 苇茎 生麦芽 枳壳

暑病湿热下利，昏狂谵语，至旬日而陡然口暗目闭，手足颤掉，是邪热内陷心胞，肝阴告绝矣。危险何辞。原翁芳香开络，亦背城借一计，佐以清滋熄风，以冀弋获。

鲜莲子 羚羊角 川贝 麦冬 钩藤 稻叶

化至宝丹一粒。

病情如昨，势不可援，勉拟以冀万一。

淡芩 黑山栀 甘草 元明粉 连翘 薄荷 大黄

今日病情更幻，用药更难，议从手经开达。

枇杷叶 杏仁 荷梗 青蒿梗 桑白皮 桔梗 佛手 连翘 川贝 郁金

前病，暑去湿存，今又湿复招暑，烦热一候，神烦寐少，脉数右大，舌红口干，阳明不和，湿转化热矣。

大竹叶 法半夏 甘草 麦冬 生石膏 粳米

仿仲圣复病法。

淡豆豉 黑山栀 枳实

更衣后，势犹不退，表未解也。舌红苔黄，小溲短赤，里热亦不清泄。议从三焦分泄。

大竹叶 豆卷 杏仁 连翘 大麦芽 桑皮 赤苓 滑石

气痹化热，机窍不宣，专开上焦，使其气化热泄。

黄芩 山栀 桔梗 枇杷叶 紫菀 淡豆豉 枳壳

议旋降辛开，宣气热以通络。

旋覆花 黑山栀 枇杷叶 青葱 钩藤 新绛 生麦芽 紫香附

寒热咳嗽，外感新凉，经水适至，止而复来，邪热内伤营分，虽有肝气内著为痛，仍宜宣手太阴，使痹郁得开为要。

淡芩 黑山栀 枇杷叶 青葱 枳壳 炒豆豉 杏仁 新绛

脉弦带数，偶吸暑浊，致身热不解，而宿病肝气随发，腹中块垒，痛剧，呛咳心嘈，皆属木火升扰。姑以宣降开达，佐以轻苦和阳。

枇杷叶 黑山栀 金石斛 桑叶 杏仁 炒豆豉 生麦芽 半曲

三家医案合刻　卷三

清　薛　雪生白著
吴金寿子音纂

骨小肉脆，定非松柏之姿，脉数经停，已现虚劳之候，先天既弱而水亏，壮火复识而金燥，岁气一周一损，岂容再损。秋风乍荐已伤，难免重伤，证具如前。药惟补北，非敢说梦，聊以解嘲。

生地　沙参　地骨皮　麦冬　金石斛　生鳖甲

苏禄国贡使契苾丹，副使阿石丹，久咳不能卧案。

辨八方之风，测五土之性，大率贵邦，偏在中华之巽上，箕尾之前，翼轸之外，阳气偏泄，即有风寒，易感易散，来此华夏，已属三焦。况不得卧下，肺气大伤，止宜润降而已。

蜜炙枇杷叶　麦门冬　川贝母　甜杏仁　经霜桑叶　米仁

《内经》谓：骨肉柔脆之人，其质本弱，然以脉症较之，其咳原属手太阴得之，闻先一人补之，后一人泻之，邪则从补而升，元则由泻而虚，竟成庙兵出而岸兵入也。亦参末议，共博一笑。

北沙参　燕窝　桑叶　冰糖　川贝母　紫菀

少腹有形隆起如阜，上至心下则厥逆，来疾去骏，虽大力人拒之不能却，上则人身为之上窜，下则人身为之下坠，不能强挣，一翕一辟，一上一下，乃至人身上下如舂杵，口鼻两阴之血，随其上下溢出，群医不能治。余思此症载在《难经》，特未曾缕晰示人耳。且云：此物伏在脐旁上下则少楚，伏入脐中则少安。可见脐旁两穴，亦与此条相合。且弗揭明其义，一任群公思而得之可也。

用薄荷汤送下神秘丸，以病人自思此汤饮之，其物条伏而不动，故亦用之。素来扰亏根本，不特病者自嫌，即操医师之术者，亦跋前疐后之时也。值风木适旺之令，病目且黄，已而遗精淋浊，少间，则又膝胫肿痛不能行，及来诊时，脉象左弦数，右搏而长，面沈紫而时时作呕，静思其故，从前纷纷之病，同一邪也，均为三病，次第缠绵耳。由上而下，由下而至极下，因根本久拨之体，复蒸而上为胃病，是肾胃相关之故也。倘不稍为戡除一二，但取回阳返本，窃恐剑关苦拒，而阴平非复汉有也。谨拟一法，略效丹溪，未识何如。

羚羊角　木瓜　酒炒黄柏　伏龙肝　生米仁　橘红　马料豆

痨劳得愈，如麟毛兔角，或叩之琼台丹扃间，求金光一叶，庶几脱然。

小建中汤

脉象右三部，洪数弦急并现，左上数中紧，先患阳精不升，次及于阳络不固。盖至阴生阳，不屯失精为先天，至阳出阴，失蒙吐红为后天，是有形始兆之后，复现先后天俱病，即禀至真有余之躯，亦不足以供其渐耗。今将投味厚入阴者乎，抑投味薄清阳者耶？窃恐山川草木，皆不足以还返金品，莫妙夫大药金丹，周天火候耳。然又不可不以服食之方佐之，拟候尊师同订，终惭布鼓，希谅之。

建莲肉一斤，带心扑如麻子大饭上蒸晒九次为末　麦冬肉一斤　嫩荷叶半斤　顶生地四两　金

樱子去毛，半斤

以前四味敷捣，同莲肉粉作为丸，秋石汤送五钱。

抑郁顿挫，倥偬无聊心乃偏倚，十二官皆无主，则阴气并于阳也，投以重镇之剂。

生铁落 郁金 半夏 苦参 橘红 块苓

阳极升而不入阴，郁沉而不附，是以有昼无夜，离明当午而睡，水渐衰矣 治以交阴阳，引卫入营，毋云血家忌半夏也。

半夏 酸枣仁 生地 生甘草 糯米 茯苓 米仁 去油乳香

暑热时邪，病经二十日，诸法具备，何必问途于蹇足 既承触暑相招，勉尔挥汗撰方。

川连 半夏 生甘草 淡苓 茯苓 生姜

此症原属胃乏冲和之气而起，要之，冲和之气即太和元气，位天地，育万物，无非此气，少有不足，已非所宜，况大有所损乎！拙见宜谢绝一切，高养山斋，饵以药石，廓然世外，庶几霭然，若在操觚弄墨，非所宜也，尝闻甘子赠人以言，爱人以德，故琐屑及此。

旋覆花 木瓜 生谷芽 炙草 代赭石 白芍 糯米汁

病更节后，医历多人，朝张言热，暮李论寒，藏府各有受病，运气各有翕辟，眇尔一躯，遍尝补泻，不病亦病矣。宜守正持法，幸勿好大喜功。

当归建中汤

脉弦劲如循刀刃，全无冲和之气，木气太过，金令不及，从后来者，谓之贼克，苟非致太和之气，以消乖戾，必至阴失潜藏，阳无所倚，履霜坚冰至，岂可不未雨而绸缪乎！老子云：齿刚则折，殆其是也。切嘱切嘱。此方存之于左券。

炙甘草 北沙参 料豆皮 冬桑叶 生白芍 麦冬肉

中土以嵩高而定八方之位，是蜀在坤矣。毓斯境者，脉宜缓而流利，今洪搏太过，面黄气重，幸在浙已久，若处故乡，是脉象当血溢，即日回蜀，宜早服丸以滋之。

六味地黄丸

清贵之脉，类多六阳，次则六阴，是皆纯淳之象，今体禀六阳，是一征也。息分九候，位分三部，虽一部之中，均察脏腑，而左部显然者，心肝肾三脏，今寸来空大，是心不藏神也。关脉滑数，木无水养也。尺来浮大，水气不衡也。火以木为体，木以水为母，先天一气，由是通明，故知离中耦画生阴，心气日欲下交，坎中奇画生阳，肾气日欲上承，是即心肾一交也。丹诀云：水火交永不老者，此也。无非寻常日用之间，心欲宁，肝欲和，肾欲实，庶无恍惚悸动，以及肢末不利，而四体泰然矣。谨疏一方，先滋营卫，颐养之法，再图疏导。

人参 枣仁 远志 当归 炙草 熟地 茯神 元参 白芍 木香

脉象较前稍和，两手平均，俨就六阳本体，可卜无外来之气，惟营卫少虚耳。但观簿书旁午，是心阴不得不养，肾阳不得不藏，以供日用之精神，以副临民之至意。先配汤药，带往省中，日进一剂培补，随配膏丸相继，宏体精神，自当日臻康泰矣。

人参 枣仁 归身 炙草 茯神 元参 白芍 杞子 熟地 胡桃 桂圆肉

《内经》称三阳结乃成膈者，单指太阳阳明少阳也。今从脉色较之，少阴与厥阴亦病若以填塞下焦为首务，固所当然，但胃关一部，从何飞渡 且有一团郁火，扶本邪横亘于中州，得热为伍，愈肆猖狂，若寒势所不容，甘寒势不容缓，倘令肺不生津，大肠不生液，津液愈亏，为病愈繁矣。且逆上者，肝邪也，水不生之耳。不纳者，胃病也，肺气不降耳。一身之中，津液真精，皆为切要。愚见专事于此，未识如何，先进五汁饮，次商投药可也。

芦根汁　甘蔗汁　茅根汁　鲜藕汁　水梨汁各一杯　生姜汁　沉香汁各一小匙

诊得脉象，惟有虚细无力，弦象俱退，手足颤振，此元气亏弱之微。前此投药，俱无少效者，盖为元气不克载药行令耳。今无气一日不复，则病机一日不退，病机与元气本不并峙，此长彼消，理之常也。据愚见汤药在乎其次，必以直走先天之品剂为膏丸，朝斯夕斯，久久自足，元气元精，一朝而复，后天饮食，不强自强矣。因此症非暴感内伤，不必数数更方，以苦阳明胃口，且经不云乎。适于胃者为补，煎药久服，适于胃者否耶。愚自吴中承给谏公之命，来斯一诊色脉，固知不出此理，勉为镇台留三日者，一则感镇台下士之隆，一则为给谏公笃亲之爱，而欲浙中诸医。一批却导窾，以报镇台，今参脉症，毋事更张，直补先天可也。议呈煎膏丸三方，煎则暂用，膏则时时频服，丸则清晨为定，俟填补二十日外，便有消息，尚当叩阶复诊何如。

方未见

尊体本阴虚，阳气并邪独发，热廿余日不解，盖阴液枯，不能作汗，邪亦不解也。连剂养阴之后，邪少松，则大汗泄，是云行雨施，品物咸享之候，何疑其脱耶？但弱体久病不解，元气愈亏，此邪稍出，大汗作，亦属接补关头，不容少懈耳。心静则气定而神住，切不可忧扰神气，致阳上升，至嘱至嘱。

人参四钱　熟地一两　抱木茯神二钱　天冬三钱　制首乌五钱　左颓牡蛎六钱

脉空弦，腹中急痛，肝病也。治肝不应，治脾亦良法也。

粗桂枝一钱　没药五分　白芍二钱炒黄　甘草一钱炒黑　琥珀一钱　饴糖钱半

骨小肉脆，本非松柏之质，补泻温凉杂投，岂是济生之术。幸能食便实，秋令尚可扶持，然破腘脱肉，侧眠经阻，医者犹然梦梦何也。仆老不谈医，聊书数语，并拟一方。

熟地　炙草　当归　生左牡蛎

十二经皆有咳，胃病安得不咳？况此土病于金脏，而府亦病，于此而求其痛与泻，一在于胃之上脘，一在于肺之腑，所以无从踪迹也。仰屋图维，必须分兵合剿，乃得拟一法，请诸道长，以此而益精之，或刍荛可采，为虾力于行舟何如。

江西赤石脂六两、煅　炒黑干姜一两

二味为末，黄米饭为丸。

人参一钱　炙黑甘草一钱　大枣五钱　饴糖五钱　桂木一钱　酒炒白芍二钱　煨熟生姜一钱

水煎一次，去渣，送前桃花丸三钱。

病本湿温，元气不能载邪外出，有直犯中焦之势矣。拟以栀、豉上下分开之，姜、芩左右升降之，芳香之草横解之，以冀廓清诸邪，未识得奏肤功否。

黑山栀　淡芩　川郁金　生香附　炒香豉　生姜　鲜石菖蒲　生甘草

病久绪紊，终不离乎厥阴一脏。今商佐金气以暗制之，滋营气以抚绥之，实太阴以堵御之，亦子贡存鲁，霸越灭吴之意。

羚羊角　人参　制首乌　清阿胶　麦冬　云茯神

诊得真气久不周于四肢，又暴受暑邪类中，遗溺目瞑，脉弦数而上承鱼际，肝风为足厥阴，暑风为手厥阴，手足两经得病，喑而不能言者不治，且移至近地凉处为病室，外解暑邪，内用对证之药以救其逆。

羚羊角　竹茹　连翘仁　鲜桑枝　半夏　鲜石菖蒲根

人生五十一脏衰，况向六乎？所患聚讼者，皆主肾脏。盖以所述，大旨在扼定脾脏，则枢机得而四运成矣。

独术膏先用十斤可也。

真气已漓，病何能愈，有愈之方者，其仙乎？

归芍六君去甘草，鲜桑枝煎汤代水。

此太阴被湿气熏蒸，无清肃之权。木无畏，右肩臂渐显不仁之象，曲蘖伤生而尚甘

之，我不解也。

生米仁　鲜芦根　生地　嫩桑枝　白归身　赤芍

人身之脉，胸走手，腹走足，八十丈周于一身，未有沉寒伤筋之损而不及于下者。先后异时，为患则一，非鲍姑之艾、文伯之针不能愈。内服八味汤可也。

桂附八味丸

佞布之人多嗜，积郁之人多火，久而久之，佛郁之性，飚发波掀，若狂若魅，药石既不能与，先与丹药焚于室中，以辟易其狂悖可也。

如意丹七丸

须眉自落，皮毛淖泽，脉来浮涩，此风也，非衰白也。三十六种，同出异名，非浅可之疾，夏月宜食香风蛇，即俗名黑风蛇也，与鸡煮食之。

白归身　白麻　赤芍　生地　旱莲草　僵蚕　银花　茺蔚子　夏枯花

头痛，食不见人为一忌。肝风，呕吐胆汁为一忌。相与有年，知己惟此一人，岂宜坐视！条得挽回为妙，然固有数存焉者矣。

温胆汤去枳实，加天麻、钩藤、桑叶。

是证究属肝风，则厥阴一经，未易制也。在古法，有镇摄一法，有培土御之一法，所以东垣有半夏天麻汤，而景岳又撰左归以补其关略。今二法皆不能纯用之矣。拟出入一方备采。

人参　焦术　茯苓　柏子仁　半夏　陈皮　熟地　白归身　炙草　鳖甲

久咳移邪犯胃，因咳而肺肃无权，故气升逆，勿用泻损肺气之药。

水梨去心带皮捣烂，丝绵滤清，慢火熬成膏，收入磁缸内，蜡封口，每日开水送五钱。

阳明脉实，气急而喘，壮火食气，消烁真阴，夏气开张而剧，剥枣时垣境也。此刻不能他图，姑与温胆汤，少衰其热，以保伤金。

温胆汤

体盛之人气必弱，寒热乍起，即现六脉更短数，头项瞤动，舌干齿燥，气促，脉左弦右弱，渴不欲饮，皆元不胜邪之象。恐其乘津液之衰，遽尔内陷，宜谨慎斟酌，缘化时正当燥令故耳。

天花粉　卷竹叶　厚橘红　青蒿梗　麦冬　六一散

脉数，五六日不更衣，舌黄唇焦，胃热炽矣。况前服之药，皆辛温耗阴之品，今非寒凉不可，然宜小心保 8 护为主，因热邪深入阴中，而阳气独亢故耳。

川黄连　枳实　瓜蒌　赤芍　生甘草　陈皮　杏仁　木通

病之原，由食柿过多，得寒而起，于兹二十余年矣。要知柿为西方之木，其实禀秋金之气而成，其与肺金为同气相求，可知其邪入肺，发为气哮，久则肾水无本，虚而上泛为痰。胃为贮痰之器，所以降气汤、六君子，由肺及胃，皆得小效，而不除要营，与即墨不拔，齐地终非燕有，况脉象尚悍，当深入病所为是。拟仲景方法。

甜葶苈　苦葶苈　大枣

嗽而失血，已逾三载，缠绵不已，色黯脉弦，嗽益甚，环口色黄，由于肝脾，及于肾，上藏为其所取，给而不能应矣。饮亦从而为患，逐之不得，滋之无功，迁延日损，莫可弥缝，当取其中以冀流布，庶几近之。拟宗建中法，加以涤饮之品，俟阳明升而继以大补太阴，然后渐入纯阴之法，否则非治也。

小建中汤去姜。加茯苓、姜皮。

古人造字，两火著力为劳，故为君相二火而说。温补中州，以静痰之源，补下焦以益水之源。但病势已深，恐非一击可破也。

熟地　枸杞子　元参　牛膝　茯苓　紫石英

横则为二坎，竖则为北水，中间一点真阳，水亏则露，为龙火。三为震，震下之阳，与之同源，升为雷火，所以雷为木属，皆阴

中之火也。纯阴之药，愈泼愈炽，一切草木，无能制之，当用一元丹，久服愈矣。

澹秋石五六斤，红枣浆为丸，早服五六钱，晚服二三钱，以阳秋石少许点汤送下。

脉弦数，尺独大，咳而喉痛失音，乃数载失红之后，其阴亏火炎，不言可喻矣。唯有至静之品，引阳潜入阴中，庶近内经之旨。然须作静摄工夫，使阴秘阳密，得坎离相交之力为妙。

熟地海石粉搞烂　金石斛　北沙参　茯苓　麦门冬　生白芍　龟腹板　山药

形忽渐瘦，脉虚极，气怯偶咳，目黑微眩，忽忽不乐，补气补血，人所知也。宜将阴兽，引入阴中，药犹得力。早晚捕獭一头，取肝阴干用鹿角胶，各于木器杵碎，早服鹿角胶末一钱，晚服獭肝末一钱，皆开水送下。此常用百日之法，今拟煎方先服。

人参　茯苓　兔丝饼　南枣　焦冬术　炙　枸杞子

左关搏指急疾，右关弦大，无胃气不归元，充海无根，右关如是，当剧于春，右关如是，当折于秋。恐左关为应，勉拟古人乙癸同源之治。

大生地　女贞子　枸杞子　茯神　元参　杯山药　紫石英

此病起于费心劳碌，风寒不切，遂致咳嗽吐痰，久则内伤。内伤者，内中之藏气伤也，即古人所谓虚劳证总不得愈，必须绝去费心劳碌之事，一毫凡念不起，助之以药，或可延年。

麦冬　阿胶　桔梗　炙草　沙参　米仁　茯苓

此痨劳也，由子太阴伤损，日传至足少阴，脾气少溏，则入下藏也，百无一治，速宜返棹。闭关静养，方一首奉赠，日饮可也。

熟地　阿胶　百合　枸杞子

花甲之入，两尺独大，二脏已衰之际，岂宜如此！急进乙癸同源之法可矣。

熟地　女贞子　兔丝饼　茯苓　元参　旱莲草　枸杞子　蜜丸

此真阴亏证，俗名百日劳也。稍有伏暑，所以寒热愈甚，惜乎治之不早尔。

熟地　茜草　青蒿　元参　滑石　丹皮

坎中一画，真阳孤飞于上，一交巳午之月，神水金丹，亦奈之何。

老生姜　天冬　怀牛膝　甘草　川石斛　元参　女贞子

禀性好食辛，医书云：多食辛，令暴卒。今诊得色脉，形骸俱惫，不须暴卒，亦不长生。自宜持其病，今先服三生饮。

生地黄　赤茯苓　麦冬　粉甘草　生米仁　红枣

此一损证也，从上损之下者，一损肺，肺再传心，传肝，传脾，脾损便溏，传至肾，则骨痿不能于床，断不可再投理肺药，以速其提，惟猪肚丸可服。

猪肚丸

未过五旬，形脉色俱衰，叩之连丧三子，得不如是耶，况复伤其孙乎！此非药饵所能疗者也。

川贝母　生地　茯苓　麦冬

脉得数而且弦，此阴亏症也，并非外感。今以虚火升而头痛，渐有金水两伤之势，静摄乃得，药饵其次也。

熟地　女贞子　麦冬　龟板　元参　澹秋石

枣浆为丸，开水送下。

肺为水主，热淫则融，融则水源竭矣。土为金母，不承则金无生。土金水三藏日渐，苟无玉液，神精安能返？既惫之有形，虽拟禁方，亦据古人之常谈耳。

苇茎汤

心阴虚则易汗，肺阴虚则多嗽，肝阴虚则火升，肾阴虚则发热，脾阳虚则便溏，非一真阴乎，怯症之渐也。但知头痛医头之为良医，不知履霜坚冰至，君子其为忧危之心也。

炒白芍　小生地　麦冬　枣　桂枝木　炙甘草　青蒿梗　云苓

诊得脉细数而微，舌干黄，下利，身焦燥而不润。此为下多伤阴，热邪因之而内陷，大可虑也。治法轻以清其邪，苦以泄其热，未识应否。

川连　小生地　人中黄　淡豆豉　木通　金银花

饮食不和者，太阴亏也。葛稚川肘后方，有一味治虚劳之法，少阴厥阴亏者，鹿角散。太阴亏者，神曲散。今用神曲散。

真陈六神曲研细炒香四两，每食后，用开水调服二钱。

中焦为气血津液朝会之所，今诊得胃气不能脉中流布，其亦元气中馁也。酸以摄泄，辛以流动，惟甘以培养，因增肿患而却之。拟方备阅。

橘白　灼艾　醒头草　麦冬　木瓜　五味子

厥有十四，泄为一法，镇为一法。盖因曲直太过，不特下侮土，并其上不畏金，镇法恐其格不相入，宜因其势而利导之，然后润之滋之，鲜有不济者。

羚羊角　金铃肉　生甘草　淡吴萸　黑稽豆　生白芍　云茯苓　川郁金汁

仲景书云：疟脉自弦一句，开尽人天眼目，今三部九候之中，并无一毫弦象可见。与正气相战者，非比春之风夏之暑、南方之瘴也，于此推之，思过半矣。

草果仁　炒厚朴　陈皮　白茯苓　制苍术　炙草

脉愈按愈大，可知阴气不足，疟邪得以深入，漏芦、鳖甲补阴太过，非花甲劳心之体所宜。汗泄过多，阳气亦虚，胃间伏邪，水饮不入，种种皆所不胜也，岂宜再从汗解耶？病者小心，医者慎之。

人参　薏仁　淡黄芩　生牡蛎　生地　陈皮　小青皮　生首乌　新谷　姜汁

明系肝风上冒，右尺脉碎乱搏指，此乙癸同源，肾肝同病也。但少阴之脉，不至于巅，惟厥阴能至，以肝为重，肾次之。

羚羊角　生地　半夏　白芍　当归身　陈皮　茯苓　菊花　女贞子

此由金水不相承挹，故咳久不愈，切勿理肺，肺为娇藏，愈理愈虚，证不可泛然滋阴。

北沙参　整玉竹　云茯神　川石斛　甜杏仁　生扁豆

短气失音，喉中时作水鸡声，右脉如革，面浮色痿，肺胃应之，心下痞硬，补泻纷更，动无一效，甚于水冷，剧于春候。拟进苇茎越婢成汤，进饮三剂。

石膏　桂枝木　白芍　杏仁　冬瓜子　生米仁

木属湿温。犯在三焦，先斥腠理，误伤手太阴足太阳之气，必致渐入虚损一途，非病之过，治之过也。必移入高明静虚之室，治以百日之遥，庶几得之。拟言开太阳，益太阴。

淡干姜同五味子捣烂　茯苓　地骨皮　桑叶　生扁豆　生甘草

弦动无情之脉，即名胃少，虽非难经所谓但弦无胃，而久病有此不宜，莫因失血而久进纯阴之药，阳气抑而阴无所恃也。拙见且进甘温。

建中汤加人参、炙绵芪、归身。

病在奇经，治他经不应，要知血行清道，便知清气不肃，所以鼻红昏晕二者皆出督脉，好异无用，以古法之法治之自效。

生地　犀角　广圆核　侧柏叶

右蜜丸，早服五钱，晚服三钱，开水下。

暑者，热中之阴邪也，心先受之，侵入胞络，怠惰不语，神昏肢冷，为不治。今脉迟软，渐有是机，四末渐冷，竟有内闭外脱之虞。急用通阳救逆之法，仿右大顺散之义，未识何如。

桂枝　半夏　焦白芍　炙甘草

右脉芤搏，耳聋，血下溢，寒热不已，阴

络所伤，而厥阴不摄，当从至阴中宣出热邪，是存阴第一义也。

青蒿　白知母　生白芍　炒黄柏　鳖甲　鲜荷叶

元米一合，泡汤为水。

右脉一息七重弦，左脉一息六至紧，咳而不得息，阴气已弱，金水同受病，且议景岳六君煎投之。

金水六君煎

素有喘症，形气怯弱，咽痛不肿，时咳，此新感风温在肺，气不下肃，尚宜清降。

桑叶　白沙参　块茯苓　杏仁　川贝母　南枣肉

禀质既薄，咳红，极易伤阴，不可理肺，缘水出高源，肺主气母，借以生津补液，周环百脉故耳。

生地　清阿胶　枸杞子　料豆皮　麦冬　百合

昨所同议之方，以两关按之，脉弦，特借仲景旋覆代赭法，同四磨饮投之。旋覆有转旋之功，代赭为镇坠之品，咸寒可降，酸可入肝。四磨则渐摩运化，使手太阴得行清肃之令，足厥阴无克侮之暴。今诊得两关弦象已减，面浮少退，是药已应，而暴渴欲饮，则仍然如故。是则阳明之腑，中垢不去，煎熬津液，下流一日不通，上流一日上泛，虽有补虚之策，孰敢泛投？且其虚脉虚象，显然彰著，势不容缓。前既借仲景之法，以退两关之弦，此独不可借仲景急去宿垢以存津液。然未可以子和霸法投之，拟以缓法，推陈致新，仍候昨日两道长印可何如。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参

煎送沉香化气丸二钱五分。

滋营养液膏

女贞子　广皮　干桑叶　熟地　旱莲草　白芍　黑芝麻　枸杞子　鲜菊花　归身　黑稆豆　玉竹　南烛叶　白茯神　沙蒺藜　炙草

上前十四味各四两，后二味各二两，天泉水。桑枝火熬成膏，收入真阿胶三两，炼净白蜜三两，磁缸贮好，每日卯时挑服五六钱，开水送下。

此方为林下服食之大药，肝气不和之妙品。贞、莲二味，法二至以暗转阴阳，佐以桑、麻为调风气应候，播植生机，助以杞、菊，为升降之春秋，亦承流以宣化。归、芍辛酸，一通一泄，使无壅滞之情。地黄、蒺藜，一填一养，不致肌虚之困，稆豆滋水息肝，南烛培元益气，茯神、玉竹为营卫报使，橘红、甘草为喉舌真司，阿胶济水造成，激浊扬清之凛冽，蜂蜜百花酿就和风甘雨之仁慈。服之不特调元却老，且以见天地之生生有如是也。

心脾双补丸

人参　元参　五味子　远志肉　麦冬　茯神　酸枣仁　柏子仁　于术　川贝　生甘草　苦桔梗　丹参　生地　川黄连　金苹香　附　朱砂

上为末，用桂圆肉熬膏代蜜，捣丸如弹子大，每晨嚼服一丸，开水送下。

经云：女子以心脾为立命之根，凡心脾气郁，郁则从火。久久不解，渐耗五阴。特制此方，有通有补、允与丹溪、立斋诸公相颉颃者，方义盖取入参养心，麦冬益心津，生地、丹参、元参益心阴，茯神、柏子、远志安心神，五味、枣仁收心液，川连、甘草泻心阳，桔梗利心气，朱砂镇心怯，白术健脾阳，香附畅脾阴，川贝疗脾郁，特重其数，以对待心脾二脏，龙眼代蜜，大补心血，甘草和脾。丸如弹大，细嚼吞下，不致直趋下焦，其功倍著矣，名曰心脾双补法。

治产后少腹结瘕。

人参　云母粉　当归　金铃子　生地　吴茱萸　炒白芍　炒白川芎　干漆　制香附　藕粉生用　老白韭根

上为末，真神曲糊丸绿豆大，每日百丸，空心开水服下。

附刊书札

其　一

平湖陆增秋山

自亲雅范，若饮醇醪，别来时忆清芬，不啻东野云龙之感，缅想足下远溯灵兰。近搜杂著，特开生民之寿域，实为济世之慈航。弟于斯道交情颇广，未尝有究心如足下者，钦佩之至，兹于梦琴仁弟处接奉朵云，极承绮注，垂爱殷拳，深铭五内，并荷惠及瑶章，过奖太甚，益觉汗颜。鄙人自愧才疏，碌碌奔走，三十年来，愁长鬓丝，皮宽腰带，身如蕉而破碎，肘生柳以支离，燕影萍踪，依然故我，不免为时光所笑人也。拙著《瘟疫》一书，成于仓猝，笔墨荒芜，岂堪行世，因承不弃，故敢布鼓于雷门，倘足下必欲付之梓人，务求深加斧政，去其瑕疵，集中尚有纰缪及字画未真处，另呈裁正。承录校刻姓氏，得叨附骥，不胜欣幸，梦琴亦嘱谢谢。

其　二

同里陈希恕梦琴

执别逾岁，牋缯旷阔，离逖之感，驱役魂梦，朗月照胆，清风吹怀，钦响靡涘，伏维足下业隆伯休，劬学著书，蓄之有素，救弊补偏，一归于正。方今耳塞豆者，何足语此！每与秋山兄言而叹息，足下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作中流之砥柱，回既倒之狂澜，是以触处生春，颂声遍地，所谓无一夫不被其泽者也。昨承托致秋山尺素，领悉灵兰秘册，尽付剞劂，活人寿世，流泽何穷。恕辈指南有针，实堪领教，惟蒙以校刻之中，叨厕贱名，惭恧实甚，拳拳盛心，何以克当，感谢奚似。倘刷印后，乞早赐读是幸。景星庆云，先睹为快。

跋

铭奉吾师命，校订《三家医案》一书。师于是书，几经岁月，随在搜罗，辑往哲之良方，备临时之宝鉴，案取揣摩，方留绳墨，斟今不致泥古，酌古即可通今。寸以公诸同好，不吝青囊，授之吾徒，遥传丹灶，此济世之盛心，指迷之宝筏也。师近日又取徐灵胎所批《临证指南》，重为删订，因华氏所刻，门类虽分，精粗交杂，爰复扫除繁芜，务归的当，庶使妙义显呈，金针暗度，继往开来，未始非吾师兹选启其端也。今于医案告成，附识数语，以续请剞劂云。

道光壬辰夏四月门人凌铭志于暖翠楼

张畹香医案

〔清〕　张畹香　原著

《张畹香医案》提要

清·张畹香著。畹香先生古越名医也，世居绍兴洗马池。嘉、道、咸、同时人也。于医学颇有经验，学名卓著，据先辈云，同治庚午尚健在，年近八十，须发似雪，髯长尺余，大面红颜，声如洪钟，可称童颜鹤发，陆地仙人。旋归道山，其文孙朴山，深得家学，虽不及乃祖之有声，多谓其对于病后调理最为得法。畹香先生著作散失，多未刊行流传，炳章旅绍四十余年，搜集前哲遗著，偶得张书两种，其一种《温暑医旨》，乃先生治温暑心得实验，已刊入第六温暑丛刊中。其实验医案，乃山阴陈吉庭钞录珍藏，皆得设法假录，为之厘订，校勘印行，藉以表扬潜德，以作后学之楷模。

张畹香医案　卷上

清　山阴　张畹香先生原著
山阴　吉庭陈立谦手录
鄞县　赤屯曹炳章圈校

冬温十四日，身似凉，脉仍大有数意，而久按无力，是属邪减退，舌亦滑润，尚灰，两边黄，面红，目白红色，口舌自觉燥，仍属肝肺之余热未净也。查温病，古有葳蕤汤，其意首存津液也。此症病中经，至未经通走，故致肝热而作惊多怒，汤中有白薇，能定惊凉血，拟以治此。

生玉竹三钱　北沙参三钱　炒麦冬三钱　白薇二钱　炒丹皮三钱　象贝母三钱　陈皮一钱　焦山栀三钱　茯苓四钱　连翘三钱　冬桑叶二钱　金银花二钱　竹肉一丸

如时昏时清，当去白薇，加砂壳一钱半以运湿舒肝，以素体有湿多郁也。

大便以增液而解，可知其沸阴之热，精液得滋润，必不以苦寒而燥之也。诊脉左手已细软，右关已大去而尚有数象，舌苔尚黑燥。然有脱象，喉舌尚燥，再当遵《条辨》法，养其肺阴，用清燥汤。

北沙参八钱　麦冬五钱　根生地六钱　生白芍三钱　陈皮一钱　知母二钱　天花粉三钱　象贝母五钱　生谷芽五钱　羚羊角三钱，先煎　元参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温邪先里解，而后出表，故能出汗且多，痞是夹湿之体，肌肝尚蒸蒸然，舌苔仍黑，惟较前减，再当增液托邪，加以开肺，助之出表而全解。

地骨皮四钱　茯苓皮五钱　黄芩三钱，酒炒　北沙参六钱　麦冬三钱，连心　元参三钱　根生地五钱　桔梗二钱　连翘四钱　羚羊角二钱，另包先煎　象贝母五钱　金银花三钱　蝉退一钱半

两太阳与腰痛，稍有咳嗽喉哑痛，脉左关反大，而舌苔燥，当用从症不从脉法。

杏仁三钱　苏薄荷二钱半，净叶　冬桑叶二钱半　象贝母二钱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半　射干一钱半　麦冬三钱　连翘三钱　酒黄芩一钱半　枳壳一钱半　竹叶廿四片

厥阴症已止，停药又起，左手虚，再以何人法。

制首乌六钱　文党参三钱　炙鳖甲五钱　青蒿梗二钱　炮姜炭一钱　冬桑叶一钱半　煅牡蛎五钱　当归三钱　桂枝一钱　炙甘草一钱半　炒白芍二钱

诸筋骨痛，咳嗽，无味，脉涩，当滋血息风。

大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丹参四钱　川续断三钱　甘杞子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炒白芍二钱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陈皮八分

痛瘥而作泻，胃不开，舌尚黄，脉左手关尚弦，再以肝法建中汤法。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桂枝一钱半　酒元胡一钱半　炒白芍四钱　清炙甘一钱半　川续断三钱　制香附三钱　川石斛三钱　陈皮八分　矾半夏三钱　荷叶一角

寒热往来，出汗已有四个月，脉弦细，此属肝虚。当用清骨散。

青蒿梗三钱　炙鳖甲五钱　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地骨皮四钱　银胡一钱半　秦艽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川石斛三钱　新会皮八分

气急是老病，今伤风半个月，自然气愈

急，咳嗽无痰，脉左手大，右手弱，尚身热头痛。拟清金平木法。

苏薄荷一钱半　杏仁三钱　连翘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杏梗三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麦冬三钱　陈皮八分　竹叶卅片

外感后，诸恙皆去，胃亦开，再益其阴。

大生地六钱　归身三钱　续断三钱　川石斛三钱　甘杞子三钱　新会皮八分　炒白芍三钱　丹参三钱　茯苓三钱　制狗脊三钱

风木乘脾，口燥背冷腹痛，气急咳嗽，总属肝也。

当归三钱　生白芍五钱　桂枝一钱半　清炙甘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泽泻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生茅术一钱半　制香附三钱　陈皮八分　干荷叶一角

书以伤风不忌油腻，每致耳聋，又年未四旬，从无虚致耳聋之事，耳病有四条，彼动云虚者，不知医也。

滚痰丸三钱，同煎　滑石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橘红八分　桔梗二钱　刺蒺藜三钱，炒　薄荷梗三钱　川石菖蒲八分　竹叶卅片

外感夹肝，身已凉，胃不开，甘寒法。

杏仁三钱　麦冬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桔梗二钱　生谷芽四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生牡蛎五钱　象贝三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干荷叶一角

痛瘥，大便已解，诊右寸起徐弱，再以前法。

熟地　当归三钱　甘杞子三钱　淡附子一钱半　桂枝一钱半　生白芍三钱　续断三钱　制香附三钱　阳春砂八分，冲　怀牛膝三钱　桂圆肉十四枚

身凉后，尚舌黄，口渴，小溲短，气急，是余邪化火。惟诸筋作痛，是属辛劳之业，病后血虚，故而致作痛。

羚羊角二钱，先煎　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三钱　续断三钱　根生地五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生甘草一钱半　瓜蒌皮三钱　生谷芽四钱　竹肉一丸

身凉后，尚舌黄厚，大便不解，口渴咳痰，再当泄其风热。

羚羊角二钱先煎　杏仁三钱　枳壳一钱半　瓜蒌仁八钱　象贝三钱　陈皮八分　桔梗二钱　川郁金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焦山栀三钱　竹肉一丸

背冷气急，腰痛舌黄，口燥，有汗，脉浮弦大，当属少阳经感风。

苏薄荷一钱半，净叶　羌活一钱半　黄酒芩二钱　杏仁三钱　桂枝一钱　清炙甘一钱　姜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连翘三钱　焦山栀三钱　荷叶一角

少阳症，身已凉，舌黄，口渴，咳嗽，痰厚，诸筋尚痛，脉平，当祛余风热。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天花粉三钱　生白芍三钱　生谷芽四钱　陈皮八分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续断三钱　杏仁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荷叶一角

胸中痛兼及腰间，作呕黄水作苦，已有一月，诊脉弦细，咳嗽寒热，此属少阳厥阴之合病。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桂枝一钱半　炒川连八分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真降香一钱　生香附一钱半　杏仁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姜二片

丁家沿之病，业将就痊，是知其病中走经，故用逍遥散法，而发疹出汗而解矣。若不从此着眼，势必发狂，否则身热至百余日，而变幻丛生，为不治矣。所以学医，总须多读书，多看各家书籍，自然腹中渊博，胸有准绳。今将现在滋肺托邪，为前后调治之的方。特从尊处一转，祈阅后仍付原人寄去为望，专此字达，并候在兹贤弟日安不一。兄畹香顿首。

暑湿入肝，用药胸痛作呕皆去，而今日上午作冷作热，出汗口渴，气急舌黄，左手弦细，右手弦数。又以两尺空大，因询经事，

再三询问，始知已至五日，今日已止，则似疟非疟，梦多昏话，口苦，皆热入血室之症矣。是怕为缠绵之兆，为多变幻之症矣。兹姑用逍遥散，复以暑法，为内外双解之法程。

柴胡一钱半　薄荷一钱半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三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益元散三钱　杏仁三钱　麦冬三钱　连翘三钱　金银花三钱　竹肉一丸

诊脉已大起，惟全涩，涩属血虚，惟舌稍黄，且有肝气。拟滋补肝阴气分复入舒肝。

大生地一两　当归三钱　续断三钱　制狗脊三钱　真龟胶三钱，烊冲　甘杞子三钱　炒杜仲三钱　建石斛三钱　阳春砂八分，研煎　怀山药四钱　新会皮八分　桂圆肉十枚

产后又温邪后，脉左手小且调，是属吉象。惟有数意，寐则冷汗，耳响，皆虚也。

生地八钱　地骨皮四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三钱　川石斛三钱　新会皮八分　黑穞豆皮四钱　生牡蛎四钱　炙龟板三钱　生谷芽四钱　荷叶一角

产后病外感，愈后迄今，五个月期未至，述饮食起居均好，脉亦右手好，左手沉小。虚是属肝血之虚，当调其肝。

熟地八钱　当归三钱　乌鲗骨三钱　酒炒白薇三钱　茜草一钱半　续断三钱　甘杞子三钱，炒　煅牡蛎五钱　炮姜炭五分　炒杜仲三钱

外感后，左手已静，右手尚大，舌黄未去，面头上有热细瘰，肺主皮毛，头为诸阳之首，当责肺分之湿热，再拟清养肺阴法。

北沙参六钱　麦冬二钱　生地五钱　生苡仁六钱　象贝三钱　炒丹皮三钱　茯苓三钱　百合三钱　陈皮八分　地骨皮一钱　连翘三钱　竹叶廿片

日发热出汗，稍觉有冷，而病者不觉，总当以肺热论。至发作有时，热后出汗身凉，是寒热分明，当从疟治，第日发舌薄，即疟亦在肺分，不必用柴胡少阳法也。惟纯热无寒，谓之瘅疟，当用白虎汤。若稍有寒，则桂枝白虎。兹姑减一等法，仍拟肺法，以蔻壳白芥子易桂枝可耳。

杏仁三钱　连翘三钱　生薏仁五钱　知母一钱　六一散三钱　白芥子一钱半　白蔻壳一钱　象贝三钱　通草一钱半　焦山栀三钱　竹叶卅片

初起身热，至今八日，面红头痛，口渴，舌黄滑，小便赤短，解时大便如水随出，诊脉左手数大，右亦然，而脾尤觉大，当属冬温，冬温用二焦法。至左胁与背筋掣，与左边头尤痛，是素有肝气，此时由外感带起。又温病往往有大便作泻，乃肺移热于大肠，由湿体之故，并非挟热下利。

薄荷一钱半　杏仁三钱　白蔻仁八分，冲　象贝五钱　瓜蒌皮三钱　桔梗一钱半　酒黄芩二钱　厚朴一钱　连翘三钱　茯苓四钱　陈皮八分　桑叶一钱半

暑湿从无大便攻泻之理，此症患经二十余日，历服枳壳蒌仁多剂，昨日又以制军，致舌苔雪花呃逆，昨用益阴固脾，泻痞呃减，惟舌尚雪花，若胃口日开无碍，脉仍弦，再拟复脉加减。

生地炭六钱　炒白芍三钱　炒麦冬三钱　清炙甘三钱，勿少　怀山药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旋覆花三钱，包煎　陈皮一钱　炙龟板四钱　广木香一钱　生苡仁六钱　红枣七枚

暑湿误下，致舌雪花，口燥甚，大便已止，呃已去，出冷汗，脉左手已小，右手尚大，再以前法。

真大生地六钱　生白芍五钱　麦冬五钱　清炙甘三钱，勿少　地骨皮四钱　陈皮一钱半　阳春砂八分，同煎　炙龟板四钱　黑穞豆皮五钱　生牡蛎五钱　泽泻三钱

疟后或间日，或日日，已两个月，热转轻有汗，汗后又冷，汗后嗜卧，转侧身重，舌白苔滑，或有时黄滑，口燥不能饮，饮后呕黄水，嗳风，腹痛，口味淡且滞，胃久不开，诊脉皆滞缓，热时之数不作凭。此属太阴经湿疟，为日已久，且在秋中，拟温劫湿邪。

叶氏方。

焦茅术三钱　草果仁六分　槟榔一钱　制

半夏五钱　藿香二钱　炒干姜八分　白芥子一钱半　厚朴一钱半　陈皮八分　桂枝八分　鲜老姜二片，泡

患肚痈后致弱，所以脉虚小之至，嗣后逢吃力，必咳嗽失血，又腰足骨疼，是可知肝肾阴分至虚。

熟地六钱　炙龟板四钱　当归三钱　续断三钱　北五味一钱，捣碎　炒杜仲三钱　炮姜炭一钱　建石斛二钱　新会皮八分　制狗脊三钱

肝病胀均差，而如崩亦减而带甚，脉仍弦数，再以调肝。

大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生白芍三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生牡蛎六钱　炒丹皮三钱　泽泻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石苇五钱

久咳痰臭气急，口味甜，小溲红，诊脉弦大，当属肺分风热。

羚羊角二钱，先煎　苦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一钱半　橘红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连翘三钱　焦山栀三钱　瓜蒌皮三钱　苏薄荷叶一钱半　竹叶卅片

久嗽，用药臭痰已瘥，口味尚甜，脉尚弦而已小，再以甘寒。

羚羊角二钱，先煎　元参五钱　根生地六钱　桔梗三钱　麦冬二钱　生甘草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象贝三钱　枳壳一钱半　焦山栀三钱　竹肉一丸

久嗽夹有肝气，今又外感，舌黄胃不开，怕冷，气塞，再以金木法。

杏仁三钱　麦冬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桔梗二钱　白蔻壳一钱　冬桑叶一钱　生牡蛎五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阳春砂八分，同煎　生谷芽四钱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上焦肺胀，已有一年，咳嗽痰少，口渴，舌黄，大便痛泻，小溲少，脉弦细，当治上焦。

瓜蒌皮八钱　枳壳一钱半　桔梗三钱　象贝三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生苡仁六钱　茯苓皮六钱　连翘三钱　淡黄芩一钱　薄荷叶一钱半　竹叶卅片

去年三月间，忽然失红，至今则有咳嗽，昨日寒热，咳嗽而不失血，右胁痛，当用清金平木法。

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白蔻壳一钱　桔梗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麦冬三钱　生玉竹三钱　陈皮八分　竹叶廿四片

产甫满月，即发干咳，至今半载，咳嗽未去，喉哑，盗汗，气急，小溲热，少寐，胃不开，舌黄，诊右手甚虚，左手弦数，当属肝风之妨肺。

大生地六钱　生白芍三钱　归身三钱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冲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泽泻二钱　甘杞子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动则气喘，属肾虚，烟气亦咳喘，属肺分气冲，脉弦细是肝冲。大抵肝肾之气冲肺，而肺气亦虚。

文元党四钱　焦冬术三钱　矾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酒炒熟地六钱　紫石英三钱　当归三钱　煅牡蛎四钱　炮姜八分　五北味一钱，捣碎

所云刀谱中一方，其用玉竹、黄芪、龙眼肉熬膏，代蜜为丸，为壮筋骨补气血之用。观药品和平，大抵黄芪补表气，龙眼肉补肝血，以玉竹为君者，玉竹有黄老之名，久服可仙，本草称其益气生津，功能不减人参，惟须多多益善耳。于足下体质，洵属有益之至，惟鄙见欲其速效，若再加入熟地一斤，当归一斤，川续断一斤，于筋骨更有裨益，合否乞酌之。

肝痛已瘥，左脉尚弦数，述患经一年，曾经期至如崩，现尚早而如崩，腹中痛而胀，口渴，是可知其血之热而不摄。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生牡蛎六钱　炒丹皮三钱　生白芍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泽泻三钱　茺蔚子五钱　焦栀子三钱　乌鲗骨三钱

咳嗽背冷，身上觉胀，脉弦浮，舌净，当属肺胀，用上焦法。

薄荷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瓜蒌皮五钱

白蒺藜壳一钱　枳壳二钱　桔梗三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连翘三钱　陈皮一钱　竹叶卅片

久嗽舌黄，脉弦数，气急发热，当属伤风带起肝气，又有重感。

薄荷叶一钱半　白蒺藜壳一钱　杏仁三钱　瓜皮三钱　连翘三钱　象贝三钱　生甘草一钱　桔梗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刺蒺藜三钱，炒　陈皮八分　竹肉一丸

肝郁气急，曾经音哑，吐紫血而愈。兹又气急，先天癸至，周身又有风饼，是病属肝气风之升，据书当先通经水。

丹参五钱　当归三钱　茺蔚子五钱　赤芍二钱　川楝子二钱　酒元胡一钱半　降真香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刺蒺藜三钱，炒　炒丹皮二钱

外感后用下法，大便已解，虽舌黄未去，而知味不渴，是内邪亦去其大半，乃耳胀脚手不能动，动则痛不可忍，是固产后血分之虚，带起肝风。

根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续断三钱　丹参四钱　羚羊角二钱，先煎　桂枝一钱半　刺蒺藜三钱，炒　片姜黄二钱　生白芍三钱　宣木瓜三钱　嫩桑枝一尺

大流鼻衄，甚至成桶，今已止而面色㿠白，耳响，两太阳痛，腰疼，舌黄，脉弦细，当用甘寒肺金。

根生地八钱　元参五钱　麦冬二钱　象贝三钱　炒丹皮三钱　山茶花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桔梗二钱　北沙参五钱　生谷芽四钱　竹叶廿片

又外感，脉弦细，仍属少阳症，已有三日。

柴胡一钱半　酒黄芩二钱　杏仁三钱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炒川连八分　川郁金一钱半　生香附一钱半　枳壳一钱半　连翘三钱　荷叶一角

两耳停痛且聋，而又痛响作泻，以肝胆法，耳痛已去，惟尚流脓，即腹痛亦去，而口渴作响，改为水泻，脉尚弦，再以风木法。

当归二钱　生白芍三钱　桂枝一钱　清炙甘二钱　广木香一钱　焦茅术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宣木瓜二钱　泽泻三钱　生牡蛎五钱　生苡仁五钱

十八龄咳嗽失红，已有两年，寒热已有十月．舌黄，咽中曾经艾炙，肋痛腹中痛泻诊脉浮弦小数。大抵五月间起病，初时由于暑风湿热，久则传入厥阴，清金平木法。

杏仁二钱　桔梗三钱　象贝三钱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冲　青蒿梗三钱　炙鳖甲五钱　六一散四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苡仁五钱　通草一钱半　竹叶卅片

气冲咳嗽吐痰，逢酒烟则甚，总属肝肾之虚气上冲也。

熟地炭八钱　当归二钱　淡附片一钱半　炮姜炭一钱　紫石英三钱　五味子二钱，捣碎　清炙草一钱半　煅磁石三钱　甘杞子三钱　炒补骨脂三钱　核桃肉二枚

胃中痛先流涎，呕清水味酸，每发如此。现尚不发，惟嗳气，舌白燥，胃不开，诊脉沉涩，法当滋肝舒气。

生地炭六钱　当归三钱　制香附二钱　广木香一钱　炮姜炭一钱　清炙甘一钱半　怀牛膝三钱　炒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甘杞子炭三钱　生姜二片　红枣七枚

作泻已有四个月，舌黄，口微渴，腹响，诊脉平，小溲如常，是当调其脾胃。

生冬术三钱　茯苓三钱　广木香一钱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清炙甘一钱半　泽泻三钱　阳春砂八分，冲　焦栀子三钱　生苡仁五钱　荷叶一角

伤风后带起阴虚，当用甘寒，兼息肝风。

杏仁三钱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三钱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续断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甘草一钱半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竹肉一丸

冬温十二日，舌中间灰色，两边白滑是湿休故滑，大便作泻，喉痛，述口舌燥，是仍在肺阴，怕热而不寒，可用甘寒法，手牵动，足

筋痛，易于发怒，是仍属肝风之动。舌尖红，是心经之虚热。最怕作蒙，查清金可以制木，而肺与心同为上焦，再拟生津去热，复入利水之药，小溲清长，其病自愈矣。又脉沉大而滞，是湿体之象，数属化热，而大属阳脉，于病不悖，若小溲一长，其从无汗泄者，即可得汗而解。

北沙参六钱　麦冬三钱　羚羊角二钱，先煎　连翘三钱　炒丹皮三钱　焦栀子三钱　茯苓四钱　生苡仁四钱　象贝五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灯心一丸

寒热出冷汗，咳嗽痰红，腹痛响泻，两腕腰痛，自正月至今，当属肝风之射肺失红。

青蒿梗三钱　炙鳖甲五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三钱　地骨皮四钱　炙甘草一钱半　桂枝八分　生牡蛎六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地五钱　续断三钱

正月廿六日起，寒热咳嗽痰红，脉弦细，舌白，口渴，气急。此属风温失红三月初一日

元参五钱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三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山茶花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橘红八分　连翘三钱　薄荷一钱半　竹叶卅片

风温十天，咳嗽作泻，腹痛，舌黄口渴，脉弦数，是已化火，尚冷作热，当表里均解。

薄荷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淡黄芩三钱　生白芍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生苡仁六钱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连翘三钱　枳壳一钱半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竹肉一丸

初时喉痛，作冷作热，已有十日，欲呕胸肋痛，咳嗽，尚无汗出，脉弦细，舌黄，是少阳经感风热，当用逍遥散。

薄荷叶一钱半　柴胡一钱半　归须三钱　赤芍二钱　桂枝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川郁金一钱半　生香附一钱半　降香一钱　荷叶一角

风温后又感风邪，致作冷出汗，舌白，脉弦，再当甘寒。

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麦冬三钱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白蒺藜一钱　根生地五钱　陈皮八分　竹叶廿四片

外感后带起肝风，虚头晕。

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三钱　怀山药三钱　生石决明五钱　煨天麻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半夏曲一钱半　陈皮八分　续断三钱　荷叶一角

风温后，邪已净，惟胃不开，稍有咳痰，两脉甚虚。

北沙参五钱　麦冬三钱　生地五钱　生白芍三钱　象贝三钱　新会皮八分　生谷芽四钱　茯神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　干荷叶一角

腹腰作痛，期早而多如崩状，脉弦大，当调其肝。

大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炒小茴香一钱半　酒元胡一钱半　乌鲗骨三钱　白薇三钱　菟蓄子五钱　续断三钱　制香附三钱

身已凉，大便已解而不畅，惟咳嗽与痰气急，咳时肋尚痛，舌苔尚黄厚，口燥而不渴，六脉弦小数，多梦话，再当凉肝息风。

根生地五钱　生白芍三钱　羚羊角二钱，先煎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炙鳖甲五钱　当归三钱　象贝三钱　陈皮八分　阳春砂八分，同煎　柏子仁四钱　竹肉一丸

身热三日，出冷汗，咳嗽有痰，胃不开，口燥头眩，诊脉弦，当用甘寒。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三钱　地骨皮四钱　生谷芽四钱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　生石决明五钱　冬桑叶一钱半　新会皮八分　续断三钱　竹叶廿四片

胃痛大差且能食，而痛在右肋，诊左手尚弦，右手已虚，厥阴大症后致此，是当再以清肝法。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炙鳖甲五钱　青蒿梗三钱　软柴胡一钱半　炒白芍三钱　茯神三钱　矾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制香附三钱 荷叶一角

久经失红，咳嗽右肋痛，总怕失红复起，少寐即血分之虚，脉弦细，再当清金润肺。大抵劳力持重之体，未有不虚者。

生玉竹五钱 大生地八钱 生白芍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象贝三钱 陈皮八分 炒丹皮三钱 麦冬三钱 生牡蛎五钱 软柴胡梢一钱半

咳嗽失红，虽从去年发作，然昨诊六脉弦数，决其出于肺脏。今日述胃不开，逢食即吐，不能起床，势必夹有风温。拟再用风温失红例治。

元参五钱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三钱 山茶花三钱 冬桑叶三钱 炙甘草一钱半 丝瓜络三钱

自七月间起病，初时间日，今成两发，小溲赤，足酸，腹中痛，肋痛，诊脉弦细，当属厥阴大症。

青蒿根三钱 炙鳖甲五钱 当归三钱 制首乌六钱 煅牡蛎五钱 青皮一钱半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桂枝一钱 炒白芍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夜多盗汗，舌黄滑，大便溏，胃亦不开，诊脉弦小数，当益阴调土。

地骨皮三钱 炙鳖甲四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二钱 砚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广木香一钱 黑稽豆衣四钱 生牡蛎五钱 清炙甘草八分 荷叶一角

两肋与肋及腰背，皆胀满塞闷，胃亦不开，每至午则痛，诊右手弱，是素属六阴，而左关独起，是必属肝气之走络。拟通其络。

当归四钱 炒白芍三钱 生牡蛎五钱 泽泻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炙鳖甲五钱 旋覆花二钱，包煎 片子姜黄三钱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青葱管两支

寒热十三日，胸胃塞痛，脉弦细，当用逍遥散。

软柴胡一钱半 薄荷一钱半 当归二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炒白芍二钱 川郁金一钱半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生香附一钱半 荷叶一角

二月上旬身热，今已凉，咳嗽多痰，冷汗，舌黄口燥，大便溏，气急，诊脉弦数，当属风温，久则化火之候。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一钱 瓜蒌皮三钱 生苡仁五钱 枳壳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象贝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橘红八分 桔梗三钱 焦山栀三钱 竹肉一丸

鼻红止，尚耳响，稍有咳嗽头痛，当再治肺阴。

苏薄荷叶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麦冬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象贝母三钱 根生地六钱 桔梗一钱 陈皮八分 焦栀子三钱 炒刺蒺藜一钱 荷叶一角

喉痒燥则呕，间有稀水，昧不酸，头筋胀痛，腹胀，脉右手调，左手有数意，舌黄，大抵湿热为病。

滑石三钱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茯苓四钱 生苡仁五钱 连翘三钱 焦山栀三钱 通草一钱 阳春砂八分，油 淡豆豉三钱 丝瓜叶二片 竹叶廿片

风邪解后，尚有余热，诊脉稍弦滞，舌黄，干咳作宅呕，出汗。拟用甘寒以解余邪。

北沙参六钱 麦冬三钱 根生地六钱 生甘草一钱半 桔梗一钱半 象贝三钱 地骨皮三钱 橘红八分 生谷芽四钱 元参一钱 竹肉一丸

湿痰用温燥脾经已效，第症症虽口渴，亦当用温，况舌黄而滑，脉未滑利，据理仍当温燥中焦，兼以通阳。

东洋参一钱半 焦冬术三钱 当归三钱 陈皮八分 厚朴一钱 砚半夏三钱 桂枝一钱 炮姜炭一钱 炒谷芽五钱 阳春砂同煎，八分 广木香八分 生姜二片 红枣五枚

舌白体肥，胃不甚开，大便易溏，或时作嘈，诊脉痘滑。在抵脾胃多湿痰，拟祛痰益脾。

焦冬术一钱 茯苓三钱 制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生益智仁一钱半 炒谷芽五钱 炒苡仁六钱 广木香一钱 焦栀子三钱 连翘三钱

干荷叶 一角

今日诊两手，皆较前大而有力，右滑利，惟左手尚涩，左手属血，涩属血虚，再拟肝肾血分叶。

大生地八钱　当归二钱　甘杞子三钱　炒枣仁三钱　茯神三钱　炒杜仲三钱　川续断三钱　制狗脊三钱　怀山药五钱　茯苓三钱　陈皮一钱半

伤风日久，痰粘喉中有声，脉弦，当用甘寒法。

杏仁三钱　马兜铃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半　麦冬三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连翘三钱　根生地六钱　竹叶卅片

妇女以肝脏为先天，肝血若足，自无胎产之病，或易于小产者，非气不能包，即属肝虚生热，致胎元不稳，此症小产后，右手已起，左手稍小，惟似有微数意，可知是肝虚生热之体，再拟柔益肝脏。

炒白芍三钱　大生地六钱　归身三钱　甘杞子炭三钱　真驴胶三钱，烊冲　川续断三钱　怀山药四钱　新会皮八分　建石斛三钱　荷叶一角

暑邪二十二日，舌上已有雪花，六脉弦大，是属病久阴亏，断无下攻之理，乃以制军伤其脾分，据书速须救阴，今且呃逆，是肝气亦起，病属棘手之至。姑拟救法，合否乞高明裁之。

生地炭六钱　炒白芍三钱　生苡仁五钱　清炙甘草三钱　炒麦冬一钱半　炒怀药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陈皮八分　地骨皮四钱　旋覆花三钱，包煎　此复脉加减是救法。

诊脉惟右关已起，各脉欠有精长之象，大抵病后不复元，虽冬令脉宜静小，第总由血不应脉，再拟两益肝脾。

人参八分　茯苓三钱　炒枣仁三钱　生地炭六钱　当归三钱　陈皮八分　广木香一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远志炭八分　焦冬术三钱　桂圆肉十四颗　生姜二片　红枣七枚

表寒已解，咳嗽愈多，痰不易出，当用甘寒。

杏仁三钱　麦冬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枳壳一钱半　栀子三钱　竹叶卅片

疟愈后仍自间日之寒热分明，而自汗甚轻，胃开不甚旺，舌净稍黄，口微渴，腹中知嘈，是元虚邪轻之候，想体肥固多湿痰，而久疟阴虚。拟温经法以截。

制首乌六钱　炙鳖甲四钱　炮姜炭八分　制半夏曲二钱　当归三钱　炒谷芽四钱　新会皮八分　青蒿梗一钱半　茯神三钱　焦丹参三钱　生姜二片　红枣七枚

怕冷去，咳嗽亦差，痰有，舌净，惟胃不开，诊脉弦小，当用甘寒法。

苦杏仁三钱　麦冬三钱　根生地五钱　炒白芍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生谷芽四钱　新会皮八分　川石斛三钱　干荷叶一角

身已凉，而右肋尚痛，咳嗽痰红，今日当治肺阴。

根生地六钱　元参五钱　麦冬三钱　山茶花三钱　象贝三钱　炒丹皮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羚羊角一钱，先煎　桔梗二钱　侧柏叶三钱　陈皮八分　竹叶四十片

诊右手调，左手浮大，关尺虚，解大便时心腹痛，大便难，少寐，气急，是属肝热，当用更衣丸法。

丹参四钱　当归三钱　柏子仁四钱　芦荟二钱　漂辰砂八分，冲　生地五钱　丹皮三钱　栀子三钱　生白芍三钱　灯心卅寸

上焦肺胀，用药已效，再以上焦法，第患经一年，为最难愈之事，必忌口为要。

瓜蒌皮八钱　枳壳三钱　桔梗三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苡仁六钱　茯苓皮五钱　羚羊角三钱，先煎　淡黄芩三钱　焦栀子三钱　陈皮一钱半　竹叶四十片

头胀，背间怕冷，腰肋咳时作痛，胸膈塞闷作呕，诊脉浮微，右手中部稍数而涩，舌

净，当属肺邪。

苏薄荷叶五钱半　白蔻仁一分，研冲　冬桑叶一钱半　象贝三钱　杏仁三钱　桔梗三钱　枳壳一钱半　瓜蒌皮三钱　连翘三钱　陈皮八分　竹叶廿四片

纯热，出汗口渴，舌黄燥，腰痛足重头眩，诊左手净虚小数，右手浮部亦然，中沉两候滞大，当属痹症，是暑湿热痰之在肺者，白虎汤。

生石膏八钱　知母三钱　生甘草八分　生苡仁八钱　矾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茯苓三钱　六一散三钱　连翘三钱　苦杏仁三钱　桂枝八分　白粳米三钱

用白虎汤痹症已减，舌黄退而未净，头眩腰足重滞皆去，脉服虚小皆去，而尚数，中沉之滞大已除，大便溏，小溲长，口渴去而燥，再拟凉肺通溲法。

根生地五钱　连翘三钱　生苡仁八钱　茯苓三钱　六一散三钱　焦栀子三钱　通草一钱半　陈皮八分　象贝三钱　羚角一钱半，先煎　竹叶卅片

中年每患齿痛，是欲脱之象，总由肝血之虚，虚则生风，耳下筋痛，是肝风也。兹症止已久，胃口亦好，味苦舌黄，且素属多湿多痰之体，拟凉血息风，兼以消痰。

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炒刺蒺藜三钱　冬桑叶一钱　生牡蛎六钱　炒丹皮二钱　矾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炒白芍三钱　川石斛三钱　荷叶一角

张畹香医案　卷下

清　山阴　张畹香先生原著
山阴　陈吉庭立谦手录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风温身热退，昏语去，泻止，惟尚咳嗽有痰，脉尚弦，胃口不开，当用甘寒。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桔梗二钱　象贝三钱　橘红八分　生谷芽四钱　冬桑叶一钱半　地骨皮三钱　川石斛三钱　竹叶卅片

身热七八日，咳嗽有痰，水泻腹痛，有昏语，口大渴，舌鲜红，诊脉弦小数，是邪在心肺之间，当用上焦法。其泻在肺，与大肠相表里也上焦以邪入心包为重症。

羚羊角二钱，先煎　根生地六钱　麦冬三钱，不去心　连翘三钱，不去心　生苡仁六钱　茯苓三钱　象贝三钱　橘红八分　川郁金一钱半　川石菖蒲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竹叶四十片

病久属虚，逢劳则发，谓之劳复，古用补法，今脉虽数，而沉虚作冷，因乎坐久，责之阳虚，第筋骨作酸，总属血事，再拟归脾汤加减。

东洋参一钱半　焦冬术三钱　清炙绵芪三钱　炒枣仁三钱　茯神三钱　广木香一钱　当归三钱　陈皮八分　清炙甘草一钱　远志炭八分　熟地炭五钱　生姜二片　红枣七枚　桂圆肉十四枚

上焦肺胀，已有一年，是为最难愈之症。今已治有效验，而复然如前，必有误食油腻之故。

瓜蒌皮八钱　枳壳二钱　桔梗三钱　象贝三钱　淡黄芩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苏薄荷叶一钱半　陈皮八分　连翘三钱　竹叶卅片

肝痛在心络，痛发则牵及背肋，用柔补络分，稍差而不通除根。

大熟地六钱　当归三钱　桂枝一钱半　柏子仁三钱　生白芍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炒甘杞子三钱　远志炭一钱　制香附三钱　淡附子一钱半

十三龄室女，去冬患下焦肝痛，六脉弦数，当用张石顽先生法。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炒小茴一钱半　酒延胡一钱半　生白芍三钱　生牡蛎五钱　降真香一钱　生香附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地骨皮三钱

肝痛在胃，已有月余，舌苔，脉弦数，怕冷，当用河间法。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桂枝一钱　酒炒延胡一钱半　阳春砂八分，炒　炒白芍三钱　矾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枳壳一钱半　川郁金一钱半

作泻已久，用运脾已效，再当香砂法。

文党参三钱　焦冬术三钱　茯苓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广木香一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煨益智仁一钱半　炮姜炭八分　红枣七枚

休息痢已有四年，用药痛尚在，而已少解，脉尚弦，舌尚黄，再当前法。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三钱　淡黄芩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广木香一钱半　炒川连一钱　青皮一钱　川楝子三钱　酒延胡一钱半　制香附三钱

腹痛响泻或呕，胃不开，舌黄，头面肿，当属肝分之风热。

大生地五钱　当归二钱　生白芍二钱　桂枝一钱　炙甘草一钱半　炒半夏曲二钱　生牡蛎五钱　陈皮八分　泽泻二钱

少年耳聋，皆由胆分之分热，误服补剂，每致久聋。现在少阳司令，故耳痛流水，又发寒热，腹痛作泻不爽，皆肝胆病也。

软柴胡一钱半　薄荷一钱半　桂枝一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防风一钱　连翘二钱　滑石二钱　龙胆草一钱半，酒炒　苦丁茶一钱　当归二钱　炒白芍二钱

胸腹痛响，作泻如痢，舌黄，背冷，两手皆弦细小数，当属风木之乘脾。

当归二钱　生白芍五钱　桂枝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半　川楝子二钱　酒延胡一钱半　广木香一钱　炒丹皮二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陈皮八分

咳嗽已去，惟右乳曾经作疡，刷后则成小疮，今则延走乳上近腋下，诊脉弦小，此属肝风郁热。

生地五钱　炙鳖甲四钱　生牡蛎五钱　炒丹皮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晚蚕沙二钱　赤芍二钱　夏枯草花二钱　连翘二钱　生甘草节一钱

寒热往来，已有半年，头痛，冷汗，咳嗽，腹作痛泻，六脉弦小细数，无汗者用逍遥散。有汗者当以清骨散。

青蒿梗二钱　炙鳖甲五钱　当归二钱　炒白芍二钱　茯苓二钱　焦冬术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半　阳春砂八分，同煎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新会皮八分　荷叶一角

五月先肝气作痛，后即咳嗽失红，且腹痛作泻，或如痢，或水泻，舌黄脉弦，少有寒热，鄙见总当用清肝法。

当归二钱　生白芍五钱　桂枝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六钱　广木香一钱　炒川连一钱　泽泻二钱　陈皮一钱半

期早而多又延，色淡，仍诸筋骨痛，少寐多淋，是当益凉兼涩。

大生地八钱　归身二钱　炒丹皮二钱　生牡蛎五钱　炒怀药四钱　炒沙苑子四钱　川续断二钱　茯神二钱　石莼四钱　炒枣仁二钱，勿研　陈皮八分

体息痛已有四年，尚腹痛，胸腹与足皆肿，解出如墨水，脉弦细，当属痛在厥阴，勉为已效。

当归一钱　炒白芍二钱　淡黄芩二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广木香一钱半　炒川连一钱　小青皮一钱半　陈皮八分　阳春砂八分，同煎　制香附二钱

因跌胸痛，业经吸出瘀血多，多乃不当必经作呕，或痰或饮，诊脉弦细，是当调其肝胃。

姜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炒川连八分　炮姜炭八分　当归二钱　炒白芍二钱　广郁金一钱半　杏仁二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制香附一钱

汗不止，仍当益阴主收汗。有汗者，以无汗而愈也。至经至，无论何病，当从经治。胸中满，仍当舒木。胃不知饥，再拟肝胃法，兼以收汗。

地骨皮四钱　根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天花粉二钱　炒丹皮二钱　丹参一钱　新会皮八分　川石斛四钱　宣木瓜一钱　荷叶一角

肝痛已用补剂，其胸中块在，须久药可平，至现在食稍减，舌苔，右手滞，当进通胃。

大生地八钱　归身二钱　甘杞子二钱　柏子仁四钱　生牡蛎五钱　炙鳖甲五钱　冬桑叶一钱半　炒丹皮二钱　制香附二钱　制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病经月余，舌白，腹痛作溏，气急，咳嗽痰多，夜汗，此属冬温失治致此，诊脉弦小，当用外兼内热之法。

苏薄荷叶一钱半　杏仁二钱　象贝二钱　桔梗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　生甘草一钱半　连翘二钱　生薏仁五钱　茯苓二钱　白蔻壳一钱　酒黄芩一钱　竹叶甘用

腹痛响作泻，以风木法。泻已止，而痛尚未去，舌净，诊脉左关当起，是肝气之未净也。

当归三钱　炒白芍二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制香附三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泽泻二钱　焦山栀三钱　丹参四钱　炒丹皮二钱　冬桑叶一钱

久嗽声哑，痰臭脉大，当用甘寒。

羚羊角二钱先煎　杏仁三钱　麦冬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桔梗一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陈皮八分　金银花三钱　连翘二钱　竹叶卅片

干咳五十余日，连少腹右有块震痛，气急，咳时有汗，胃不开，口燥，诊左手弦大，右手弦数，舌右边黄，是属肺燥之夹肝风者。

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半　陈皮八分　麦冬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根生地五钱　竹叶卅片

久有咳嗽，已五六年，现在又伤风带起，是夹有外感，当先祛之。

苏薄荷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瓜蒌皮三钱　桔梗二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二钱　酒黄芩三钱　白蒺藜一钱　连翘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陈皮八分　竹叶卅片

重风温已有六日，咳嗽气急，口渴舌黄，背冷自汗，诊脉弦大，当用辛凉。

苏薄荷叶一钱半　酒黄芩三钱　羚羊角二钱，先煎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半　瓜蒌皮三钱　苦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一钱　橘红八分　连翘三钱　竹叶四十片

曾经失经至年余，现在寒热往来，口苦，胸胀欲呕，咳嗽，诊脉弦细，舌净，是属肝病。当用清骨散法。

青蒿梗一钱半　炙鳖甲五钱　生地五钱　当归三钱　冬桑叶一钱　生牡蛎五钱　降真香一钱　川郁金一钱半　炒丹皮三钱　生白芍三钱　陈皮八分　荷叶一角

肝风射肺，既经嗽血，又复痛泻，脉弦细，再当用土中拔木法。

生地炭六钱　当归二钱　生白芍四钱　桂枝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川断续二钱　宣木瓜三钱　生牡蛎五钱　茯苓三钱

胸中痛，胃下开，脉弦数，当用河间法。

当归二钱　川楝子三钱　桂枝尖一钱　酒延胡一钱半　炒白芍二钱　柏子仁三钱　远志炭八分　白蒺壳一钱　矾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荷叶一角

屡次崩后，致变化不已，今已失红，复历用肝法，乃头眩不差，而两太阳与齿作痛。又且腹作溏，舌黄，左手尤弦数。此皆肝血虚，风热上升之象。

大生地一两　归身四钱　炒刺蒺藜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八钱　生白芍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甘菊炭一钱半　骨碎补三钱　炒丹皮三钱　薄荷一钱半　干荷叶一角

八月间初发疟，属间日至，今仍间日，盗汗，诊脉左手弦大，右手弦，是久疟必虚。又汗多者，求无汗而愈，当遵柯氏法。

制首乌六钱　炙鳖甲五钱　文元党三钱　炮姜炭一钱　蜜炙桂枝一钱半　炒白芍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当归三钱　矾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杏仁三钱　红枣七枚

高年素有咳血，兹又发作，肋背抽痛，痰中带血，脉弦细，舌白，有寒热，当用肝风射肺法。

青蒿梗三钱　炙鳖甲五钱　生地五钱　当归三钱　川续断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橘红八分　生白芍三钱　象贝三钱

产后左手脉应细虚，而右手弦大，喉燥，肌热，动则有汗，肌肤作肿，当属血虚，肝风为病。产已弥月，身子尚未干净，服药后经多且旺，其色红，间有黑块，恐日久致成崩漏也。

大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炙鳖甲五钱　地骨皮五钱　炒白芍三钱　生牡蛎五钱　泽泻一钱半　川石斛二钱　陈皮八分　麦冬三钱

目科分五轮八廓，若现物不清，是肾轮

之事，方书以目力之衰，以石决明五味子同用，可使目视得力，用之颇效。惟脉弦细，药不宜过重。

熟地炭六钱　炙龟板四钱　北五味子二钱，捣碎　煅石决明五钱　当归二钱　炒白芍三钱　制香附三钱　炒怀山药四钱　合欢二钱　蜜蒙花三钱　广木香八分　炒甘杞子三钱

大病后，咳嗽，舌黄，盗汗，腹痛响泻，脉弦大，当属出于厥阴。

青蒿梗二钱　炙鳖甲五钱　蜜炙桂枝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生白芍九钱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当归三钱　干荷叶一角

肺症无补法，久则必邪不净。兹身上有汗已透，而头七尚不至流，诊脉右手尚弦大，左关独数，胃口两便均好，鄙见总属肺症。

苏薄荷叶一钱半　淡豆豉三钱　滑石三钱　白芥子一钱半　白蔻壳一钱半　象贝三钱　酒黄芩三钱　桔梗一钱半　炙甘草八分　冬桑叶一钱　丝瓜叶三片

六脉滞大，大便作溏，掌心作热，当属肺分有湿热，嗜卧者，即其征也。

生茅术三钱　六一散三钱　淡黄芩一钱　焦栀子三钱　生薏苡仁六钱　半夏曲三钱，醋水炒　陈皮八分　广木香八分

肺症寒热已去，而大便响泻，初时痛，今已不痛，今日舌苔尚黄，脉弦数去，而右手滞大，左手已有滑利之象。大抵暑净而湿热未除，再从肺治。

生薏仁六钱　茯苓三钱　大豆卷五钱　象贝三钱　通草一钱半　六一散三钱　根生地四钱　陈皮八分　焦栀子三钱　苦杏仁三钱　竹叶廿四片

冬温后，尚有余热作躁，脉细数，右关少带滞象，舌黑苔已浮起，两边黄去而微白滑，喉燥喜饮，面色红，左太阳与目牵痛，耳孔痛。吴氏以温邪治肺，余热由于肺阴之虚，故曰根生地，可以除血中之热。此症由于病中经至，血分更虚，所以从无汗出，法当滋其肺阴。阴分一滋，则表里皆辏矣。至目牵耳痛，总属夹有肝风与火，再拟滋肺阴，息肝风火

北沙参五钱　根生地三钱　麦冬六钱　生白芍三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丹皮三钱　元参一钱　焦栀子三钱　冬桑叶三钱　象贝五钱　陈皮八分　砂壳一钱半

感风在肝，业经出汗，且有冷汗。然六脉弦数，舌黄燥，是肺分之热邪未净也。小溲有时黄，大便亦有时溏，今年秋暑太酷，未必不夹有湿邪也。

羚羊角二钱，先煎　六一散三钱　生苡仁五钱　大豆卷五钱　桔梗三钱　连翘三钱　通草一钱半　陈皮八分　茯苓三钱　麦冬三钱　竹叶卅片

出痧已有三日，舌黄无嗽与泻，惟身热大汗，背上已见，脉弦滞，当托风热。

羚羊角一钱半　连翘三钱　桔梗三钱　生甘草一钱　象贝三钱　蝉退三钱　苦杏仁三钱　冬桑叶一钱　金银花三钱　大力子五钱　竹叶十九

二三日出痧，总当以风温法，至嗜卧者，风也。《内经》风温之为病，身灼热，汗自出，身重咳嗽嗜卧，则嗜卧者，风也。口渴者，温而化火也。咳痛者，肺火也。大小便不解，喉痛，当治肺且托痧。舌尖红，有昏语，当兼及心，再拟心肺上焦法。

炒大力子三钱　桔梗三钱　羚羊角二钱，先煎　根生地四钱　麦冬三钱，不去心　元参五钱　苦杏仁三钱　冬桑叶一钱　川郁金一钱半　石菖蒲一钱　象贝三钱　竹叶卅片

痧后已无余嗽，惟系泻仍有，乃又有寒热，无物不呕，舌黄薄，诊脉弦数，较前已大，当属肝邪之犯胃，即作呕。亦当责之风木乘脾，脾胃两受，是木邪之盛，当先除其呕，与喉梗胸痛，进退法。

川连八分，姜汁炒　姜制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苦杏仁三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一钱半　乌贼骨三钱　阳春砂八分，研　泽泻一钱半　青木瓜一钱半　茯苓三钱　鲜生姜二片

间日发疟，总在少阳，止后复发，总属复未经调养，总属劳复。今又止，而右手已小，左手尚弦且涩，法当温养肝胆。

制首乌六钱　炙鳖甲五钱　当归三钱　制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炒白芍二钱　怀山药四钱　清炙甘草一钱　蜜炙桂枝八分　黑稽豆衣六钱

瘥后身初凉，大便溏，咳嗽痰少，知苔少，胃不开，脉已缓，再从肺治，甘寒法，

根生地六钱　生白芍二钱　生甘草一钱　桔梗一钱半　象贝三钱　麦冬三钱　冬桑叶一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八钱　生谷芽四钱　竹叶廿四片

身热已有四日，昨日已三天，有汗，是逢年经得泄，即瘥轻。今日诊脉尚数，当未净，面色红，喉痛，舌上无苔，当用肺风热法。

苏薄荷叶一钱半　苦杏仁三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桔梗三钱　生甘草八分　酒炒黄芩三钱　冬桑叶一钱　象贝三钱　连翘三钱　元参四钱　麦冬一钱半　竹叶卅斤

久泻舌净，腹中响，间有作痛之时，诊脉弦数，是必在肝脾。然响较多痛少，泻如水，是脾虚甚，再拟舒肝扶土法。

当归三钱　生白芍三钱　清炙甘草三钱　炒怀山药六钱　芦决明三钱　焦苍术三钱　生地炭五钱　北五味子十四粒　冬桑叶一钱　茯苓三钱　制香附三钱

出瘥已满月，而又受风，身热有汗，头胀舌燥，口夜间渴，小溲热，诊脉弦数，已有四日，舌微黄而燥，腹中有时痛，拟辛凉合甘寒法。

苏薄荷叶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　酒炒黄芩三钱　生甘草一钱　桔梗一钱半　生白芍三钱　象贝三钱　连翘三钱　羚羊角一钱半　焦山栀三钱　陈皮八分　竹叶三钱

肝风齿痛后，右手荒，左手涩，再益肝血，血足风灭也。舌苔尚滑，胃有湿痰，须消之。

大生地八钱　当归三钱　甘杞子炭三钱　茶菊炭五钱　矾半夏三钱　陈皮八分　怀山药四钱　煅石决明五钱　川续断三钱　茯苓三钱　干荷叶一角

瘥后脉虚，舌尚黄，大便素有泻病，是肾虚。当先祛外感之风热下移。

北沙参四钱　麦冬三钱　根生地六钱　象贝母三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三钱　生白芍一钱半　生谷芽四钱　新会皮八分　生玉竹四钱　荷叶一角

经停三个月，曾经患暑邪十五日。今邪净胃开，而六脉弦大，稍有数意，是素属阴虚有热之体，若以孕论，脉欠静缓。大凡孕脉，初时喜静小也，过于有力，每服不稳。兹尚未确，宜以凉滋肝分。

大生地六钱　归身三钱　川续断三钱　阳春砂八分，冲　川石斛二钱　新会皮八分　生白芍三钱　麦冬三钱　女贞子三钱　怀山药四钱　荷叶一角

暑湿已余，热去，小溲长，胃渐开，是邪当净。述左手沉部有力且数，大凡左手属血，是血分之热矣。第初时夹有肝痛，大抵素属肝热耳，

生地五钱　归身一钱半　生白芍三钱　川续断一钱　川石斛二钱　新会皮八分　生谷芽四钱　川郁金一钱　柏子仁三钱　炒丹皮一钱半　干荷叶一角

舌黄，胃不开，脉滞，因食面而作泻，南面善助湿热，且动肝气。拟除面积，兼以调胃。

炒麦芽五钱，要焦　建曲二钱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广木香八分　泽泻二钱　焦栀子二钱　生白芍三钱　茯苓二钱　阳春砂六分，冲　荷叶一角

今日右手颇有收敛之象，而关脉颇滑利有神，左关较前亦当收小，是属震象矣。兹惟有时腹中痛，且胃胀，再拟调肝保元法。

大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阳春砂八分，冲　生牡蛎八钱　川续断五钱　炒白芍三钱　制香附二钱　新会皮一钱　建石斛三钱　盐水炒条

芩二钱　干荷叶一角

凡出痧，叶氏曰，须按时令治之。春令用风温法，风温净则风痧自已。兹已六日，身热五日后出痧，以背上有为齐，大便泻，舌燥白，诊脉弦数，当用辛凉合甘寒法。

苏薄荷叶一钱半　连翘三钱　冬桑叶一钱　桔梗二钱　象贝三钱　生甘草八分　蝉衣一钱半　苦杏仁三钱　酒黄芩二钱　麦冬三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竹叶卅片

诊脉涩且大，左手尤涩，涩属血虚，当益血分。

大生地八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二钱　川续断三钱　炒杜仲三钱　怀山药四钱　制狗脊三钱　甘杞子三钱　炙龟板四钱　麦冬三钱

外感后，余邪总当凉解，况肺热怕反伤也。身凉后尚咳痰，左胁素有块，今自觉痰从此起，查左胁下是肝位，此块当属向来做工夫之故。然无形状，非真有瘀也，不过络中之气郁耳。古人云。清金可以平木，则但清其肺，而肝自可耳。

生玉竹四钱　桔梗二钱　象贝三钱　麦冬三钱　地骨皮三钱　根生地六钱　橘红八分　冬桑叶一钱半　炒丹皮一钱半　煅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凡病之起于产后，总属虚症，以去血过也，转侧则淋如注，而大便之难，古人每以益血润肠如攻下，殆今之产科每不知也。至肠上下有块，按之不痛，属肝气之不舒，自觉气闷，不能消遣，即此再拟前法加减。脉弦是肝病之象，蛔虫属肝，虫由于湿热。

大生地六钱　归身三钱　怀山药五钱　炒沙苑子五钱　生牡蛎六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炙龟板四钱　川续断三钱　生龙骨三钱　陈皮一钱半　生白芍三钱

胃口稍减，由于饭时淘气，且致左胁下作胀，转矢，气不畅，诊脉稍数，舌苔右黄，当以香砂法加减。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阳春砂八分，冲　广木香八分　当归三钱　炒白芍二钱　生牡蛎五钱　泽泻三钱　柏子霜二钱　炒丹皮二钱　焦栀子一钱　荷叶一角

暑邪五天，舌已黄，晚间作热有汗，热甚则言，脉左手尚数，右手已缓，适逢期至，当用热从血泄法。

益元散四钱　连翘一钱，不去心　川郁金一钱半　石菖蒲八分，九节者　丹参五钱　当归三钱　炒丹皮二钱　赤芍二钱　茜蔚子三钱　麦冬三钱，不心去　陈皮八分　竹叶廿四片

气急咳嗽无痰，汗甚多，诸筋抽痛，饭不得下，诊脉浮弦，口渴，小便热，是属肝喘。

降真香一钱半　炒苏子二钱，后煎　杏仁三钱　当归二钱　川续断三钱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生香附一钱半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咳嗽舌黄，已有十日，下午作热，脉弦细，两胁痛，当属肝风之妨肺。

青蒿梗三钱　炙鳖甲五钱　当归三钱　生白芍三钱　地骨皮四钱　冬桑叶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软柴胡梢一钱半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竹叶卅片

石顽曰：凡痛自上至下，须用温剂，阅病原，病在肝肾，肝主筋，筋病治肝，二便属肾，便病治肾，皆有古训。拟温通与补益兼施。

熟地炭六钱，要透　当归三钱　柏子仁四钱　甘杞子二钱，淡盐水炒　制香附三钱　桂枝一钱半　炒怀山药六钱　炒菟丝饼三钱　煅牡蛎五钱　川续断三钱　真桑寄生三钱

大流鼻衄，止后而有涕赤色，耳响头痛。

北沙参五钱　麦冬三钱　根生地六钱　山茶花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苏薄荷叶一钱半　杏仁三钱　炒丹皮三钱　桔梗二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生甘草一钱半　竹叶卅片

痛泻已去，寒热亦减，舌净，脉仍弦，再当调肝，述腹中有块梗痛，胃不开。

当归三钱　炒白芍三钱　生牡蛎五钱　阳春砂八分，同煎　半夏曲三钱　新会皮八分　泽

泻一钱半　青蒿梗一钱半　炙鳖甲四钱　川石斛三钱　干荷叶一角

寒热往来，头痛胸肋痛，咳嗽气急，舌黄，已有五日，脉弦细，口苦欲呕，当属少阳受风之症。

软柴胡一钱半　苏薄荷叶一钱半　酒炒黄芩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矾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川郁金一钱半　瓜蒌皮三钱　苦杏仁三钱　生牡蛎五钱　竹肉一丸

六脉全扎，妇人崩漏，兹小产后，血分大虚，故有此脉。冷气上冲，丹溪曰：凡自觉冷者，非真冷也，此属肝气之逆。

大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炙鳖甲四钱　炙龟版四钱　怀山药四钱　煅牡蛎四钱　阳春砂八分，冲　川续断三钱　新会皮八分　建石斛三钱

六脉已起，胃口亦开，是病已净尽，若论补法，则惟凉滋肺胃，是热病之后路。

大生地八钱　炒白芍三钱　麦冬三钱　北沙参五钱　怀山药四钱　茯苓三钱　象贝三钱　新会皮八分　建石斛三钱　生苡仁四钱　干荷叶一角

肺气感冒，三日是半经，业经大汗，据理应凉净，若未净，当再三日，然亦无大苦，有汗者，不应再汗，况头眩足滞痛皆瘥，脉数已流利，拟再清肺。

苦杏仁三钱　连翘三钱　桔梗一钱半　生苡仁八钱　矾半夏二钱　陈皮八分　茯苓三钱　生甘草八分　冬桑叶一钱　焦栀子三钱　竹叶卅片　荷叶一角

右脉已滑，有力有神，左寸亦然，惟左关尚涩，是总由肝血之虚，再当补其肝血，兼以养络。

熟地八钱　当归三钱　陈龟胶三钱，烊冲　真驴胶三钱，烊冲　怀山药四钱　川续断三钱　炒杜仲三钱　柏子仁三钱　制狗脊三钱　建石斛三钱　新会皮八分

经年或泻或燥，今已肝阳犯胃作呕，用喻氏进退法而愈，惟泻仍有不痛而响，以肝症合观，当属风木乘脾，第又有别，以其风胜也。

当归三钱　生白芍五钱　桂枝一钱半　清炙甘草一钱半，要焦　怀山药五钱　泽泻三钱　炒刺蒺藜三钱　冬桑叶一钱　宣木瓜三钱　新会皮八分

诊脉甚流利而缓，缓即属脾脉之本象，所谓脉贵有神者即此，非可进热，再用益阴健骨法。

熟地八钱　炒杜仲三钱　柏子仁三钱　怀山药四钱　当归一钱　制狗脊二钱，去毛　真桑寄生三钱　炒白芍二钱　川续断三钱　怀牛膝三钱，炒　建石斛三钱

发时纯热，口大渴有汗，总属瘅疟。今日移早，疟本将愈，惟不令出汗，明日须再至。饮后胸微胀，是水不速下，舌胎较昨厚，仍微黄色，口喉燥甚，是热伤肺津。白虎汤本生津去热之药，祛热生津，子病本合，先有头眩肢重，本有湿热痰，脉数不滑，断非伏暑，再拟白虎汤复入祛湿消痰，兼以生津。

生石膏一两　知母三钱　生甘草一钱半　连翘三钱　苦杏仁三钱　赤茯苓五钱　陈皮八分　生苡仁六钱　象贝三钱　枳壳一钱半　白粳米三钱

用白虎汤后，大热大汗已止，舌苔前半已去，而根尚有黄色，口苦且腻，掌心尚热，小溲赤，诊脉左手已小，右手稍有滞象，惟皆数，数属邪未净，想瘅疟由子暑邪之在肺，再拟肺入法，惟素有湿邪，复入祛湿。

羚羊角二钱，先煎　象贝三钱　通草一钱　陈皮八分　连翘三钱　麦冬三钱　赤茯苓三钱　生苡仁八钱　六一散三钱　焦栀子三钱　竹肉一丸

昨日又劳，今日又有寒热，舌黄口渴脉数。凡寒热，有出子肺与少阳胆者，有出子肝者，有出地募原者，有出营卫之和者，今逢劳则发，当责营之卫不和，出汗大便溏，卫病也。干呕或有清水，肝病也。今日先拟调和营卫法。

东洋参一钱半　陈皮八分　炒白芍三钱　阳春砂六分，冲　生冬术三钱　矾半夏三钱　炮姜炭八分　生姜二片　当归三钱　桂枝一钱　茯苓三钱　红枣七枚

舌净脉平，惟鼻间尚有红色，当益其阴。

大生地八钱　北五味十四粒　川石斛三钱　丹皮二钱　炙龟版五钱，先煎　怀山药四钱　新会皮八分　山茶花三钱　麦冬三钱　茯苓三钱

伏邪论每至下午，或纯热，或纯寒，或寒热相间，日日如是。今身热三日，凉后第六日又热，第七日出汗身凉，诊脉已缓，舌白燥，小溲赤短，是汗后。书以汗多者禁利小便，口味淡，胃火未净，口气亦然，鄙见仍属肺分受风化火之候，头不胀，胸不闷，脉虽滞，腰腿虽酸，总非伏邪。再拟清凉肺胃法。

羚羊角一钱，先煎　连翘三钱，不去心　焦栀子三钱　苦杏仁二钱　鲜生地八钱　麦冬三钱，不去心　陈皮八分　茯苓三钱　桔梗一钱半　象贝三钱　竹叶卅片

肺风感冒，身已凉，舌已净，脉小数，口渴少寐，头眩痛瘥，指木腰痛，呼吸腰间痛，是筋中病，大便不解已有四日，是夹有劳乏

北沙参六钱　麦冬三钱　根生地五钱　象贝三钱　生石决明三钱　生谷芽五钱　新会皮八分　川石斛三钱　茯苓三钱　生玉竹四钱　竹叶卅片

前日寒热头胀，今日又冷且战后热，热时无汗，头上与身尚觉木，腰背穿痛，舌黄滑，诊脉两手皆滞，书以木属湿痰，合脉怕作伏邪，第冷时作战是疟象，而疟属肝分。拟用肺分法，勿用小柴胡引贼也。

苏薄荷叶一钱半　矾半夏三钱　杏仁三钱　厚朴一钱　白芥子一钱　陈皮八分　滑石三钱　酒黄芩一钱半　白蔻壳一钱　桔梗二钱　苏梗二钱　荷叶一角

肝风齿痛月余，右肿去而左又肿，头额痛，诊脉尚弦，总由血虚生风。

炒刺蒺藜二钱　生地八钱　炒茶菊炭一钱半　炒半夏曲三钱　蔓荆子一钱　当归三钱　甘杞子炭二钱　陈皮八分　明天麻一钱半　生牡蛎六钱　生石决明三钱　荷叶一角

由痫症后，带起胃湿热邪，现在舌黄已减，而根未除，目筋尚红，鼻柱色青，卧不安口已燥，而食后水运，诊脉稍有滑象，是湿热未罢之候，祛疾务尽，再用前法。

生苡仁八钱　生苍术二钱　矾半夏五钱　陈皮八分　羚羊角一钱，先煎　连翘三钱　泽泻一钱半　阳春砂八分，冲　茯苓三钱　绵茵陈三钱　竹肉一丸

失红右胁下痛，舌黄，大小溲均热，诊脉右手弦，左关独起，是必由于热伤肝络。

降真香一钱半　制香附三钱　根生地三钱　生白芍一钱半　川郁金三钱　炒丹皮三钱　生牡蛎五钱　焦栀子三钱　炒苏子三钱，后煎　冬桑叶一钱　软柴胡一钱半　竹肉一丸

身热出汗，小溲赤短，头痛且眩，两足滞，诊脉浮弦数，已有三日，尚渴，身上不怕冷而热，舌上无苔微白。书以无苔者邪在肺，身热有汗者属风，头尚痛者邪未净。头眩者湿痰，两足滞两手木者，亦属湿痰。拟祛肺分之风热湿痰。

苏薄荷叶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　生米仁三钱　酒黄芩五钱　炒大力子三钱　矾半夏三钱　连翘二钱　苦杏仁二钱　陈皮八分　桔梗一钱半　丝瓜叶三片　荷叶一角

今日诊脉皆起，惟欠长，且有数意，总属血分之虚。张氏书以脉洪大者可重用地黄，惟脉小者不能，以脉小为不能载重药也。再拟前法。

大熟地六钱　当归三钱　真驴皮胶三钱，炸冲　甘杞子三钱　炒杜仲三钱　川续断三钱　蕲艾绒一钱　建石斛二钱　陈皮八分　炮姜炭三分　红枣七枚

诊两手脉皆滞，舌苔根黄厚，头胀虽瘥而未除，胃开气冲，至喉作痒而下呕，所患者是肝胃不和，头胀是阳气不达颠顶，故有

起落，而据脉与苔，恐有湿病之起，故以越鞠丸加减。

焦茅术三钱　半夏曲三钱　煨葛根一钱半　制香附三钱　炒建曲二钱　炮姜炭六钱　陈皮八分　阳春砂八分，冲　茯苓三钱　鲜荷叶一角

暑湿七日，尚未通阳，头痛汗不得出，尚有寒，舌苔甚薄，当在上焦，惟胸闷稍加中焦药，至腹中流走作痛，必夹有肝气，嗜卧是湿邪。拟上中焦法，兼以舒肝。

苏薄荷叶一钱半　连翘三钱　桔梗一钱半　川郁金一钱半　白蔻壳一钱半　六一散四钱　半夏曲二钱　杏仁三钱　厚朴一钱　陈皮八分　丝瓜叶二片　竹叶卅片

间日疟后，胃开脉弦数，舌黄，想间日疟后，仍当温肝，惟夹有外风在肺，打噫咳嗽有痰，喉中觉热，复入清肺可耳。

制首乌六钱　当归一钱半　象贝三钱　生玉竹四钱　炙鳖甲四钱　冬桑叶一钱　桔梗一钱半　炒白芍二钱　杏仁三钱　生甘草八分　荷叶一角

右边肋间穿痛，且痛时作嘈，必欲食之，诊脉弦细，舌中黄，是属络中肝痛，而夹有胃热与痰。

生地炭　炙鳖甲　制半夏　冬桑叶　当归　煅牡蛎　陈皮　川续断　柏子仁三钱　软柴胡梢一钱　炒丹皮三钱

齿痛已有月余，大痛亦三四日，两太阳痛，诊脉数，舌白燥，当用肝分法。

炒刺蒺藜三钱　蔓荆子三钱　薄荷一钱半　生地六钱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冬桑叶一钱　当归三钱　炒白芍二钱　生牡蛎五钱　陈皮八分　荷叶一角

感风出瘖，已有五日，业经有汗，无须辛散。舌黄，口渴。脉数，当用凉剂，且素属火体，是气有余，血不足，兹姑先祛外邪。

羚羊角一钱半，先煎　桔梗三钱　蝉退一钱半　连翘三钱　炒大力子一钱半　酒黄芩三钱　象贝三钱　陈皮八分　苦杏仁三钱　冬桑叶一钱　竹肉一丸

身热七日，凉后舌苔微黄，胃不开，鼻间有红，小溲黄，诊右手尤弦，有数意，是余邪化热之候，当清凉肺胃。

北沙参五钱　天花粉三钱　连翘三钱　陈皮八分　麦冬三钱　山茶花三钱　象贝三钱　炒丹皮三钱　焦栀子四钱　茯苓三钱　竹叶卅片

嗽血已止，而口不知味，必有外感，舌黄，午后胸前塞，两腿酸痛，手颤不寐，大约受有暑湿热，当用甘寒。

六一散四钱　桔梗三钱　象贝三钱　焦栀子三钱　知母三钱　枳壳一钱半　通草一钱半　木防己三钱　生石膏六钱　冬桑叶一钱　茯苓三钱　竹叶卅片

伏邪十日，冷颤虽去，汗虽有，而小溲未长，口中尚腻脉弦滞，当清其肺湿。

杏仁三钱　半夏曲三钱　陈皮八分　六一散四钱　通草一钱半　连翘三钱　枳壳一钱半　焦栀子三钱　酒炒黄芩三钱　桔梗二钱　竹叶卅片

寒热已有三四日，头胀咳嗽，小溲赤，脉右寸弦浮数，当属上焦暑风，因新感风寒引起。

薄荷一钱半　白蔻壳一钱　杏仁三钱　连翘三钱　枳壳一钱半　桔梗二钱　冬桑叶一钱半　象贝二钱　陈皮八分　竹叶廿四片

先泻十余日，止后反腹痛，且有寒热，脉滞大，是皆湿热不得开廓之故。

厚朴一钱半　杏仁三钱　川郁金一钱半　枳壳一钱半　六一散四钱　茯苓三钱　通草一钱半　桔梗二钱　半夏曲二钱　陈皮八分　荷叶一角

头痛身热十余日，大便泻，舌黄，口渴咳嗽，是上焦暑湿夹风。

薄荷一钱半　生苡仁五钱　象贝三钱　茯苓三钱　杏仁三钱　连翘三钱　桔梗三钱　陈皮一钱　六一散四钱　川郁金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半　竹叶卅片

前日受寒，昨日先冷作颤，热转神昏，至

今早始凉，此刻诊两手脉弦细，舌白口苦胃不开，是邪尚未化火，怕成疟疾。

苏薄荷一钱半　苦杏仁三钱　干姜一钱　桂枝一钱半　苏梗二钱　姜半夏三钱　枳壳一钱半　桔梗一钱半　白蔻仁五分，冲　陈皮八分　生姜二片

下午发热，不作冷，汗不透澈。脉数弦，舌黄，口不渴，小溲赤，已有两三天，当属伏邪之轻者，当用上中焦法，五日可望解，十天可已。

苏薄荷叶一钱半　连翘三钱　通草一钱半　半夏曲二钱　杏仁三钱　厚朴一钱　焦栀子三钱　酒炒黄芩一钱半　滑石三钱　陈皮八分　荷叶一角

胃中梗塞，或酸或苦，无物不呕，已有三月，舌黄厚，脉弦细，当属肝阳犯胃。

炒川连一钱　杏仁二钱　陈皮八分　降真香一钱　炒干姜三钱　姜半夏二钱　当归三钱　川郁金一钱半　枳壳一钱半　广木香一钱　生白芍三钱　荷叶一角

产后左关本虚，以嗣育皆肝藏事，产后去血过多，故须百日后始复。今况又外感风热，出汗太多。今均已愈，惟胃口尚不如前，左关尚小，再拟益血壮筋。

大生地八钱　炒白芍三钱　炒杜仲三钱　地骨皮三钱　归身三钱　制狗脊三钱　建石斛三钱　陈皮八分　甘杞子三钱　川续断三钱　炒丹皮二钱

伤风，脉弦滞去而稍数，舌仍黄，耳响聋。咳嗽与痰尚有，再当前法。

北沙参六钱　麦冬三钱　象贝五钱　冬桑叶一钱半　石菖蒲一钱　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半　滑石三钱　薄荷梗二钱　生苡仁六钱　竹肉一丸

诸筋抽痛，足底作痒，头风作痛，右寸大，余均虚，当属肝血虚风。

大生地六钱　归身三钱　川续断三钱　炒刺蒺藜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炒旱莲草一钱半　茯苓三钱　怀山药三钱　炒白芍二钱　麦冬三钱　生牡蛎五钱

伏邪八日已有汗，舌黄口渴唇焦。今日有昏语，胸中痛，动则欲呕，是属上焦心肺，现在走心，兼有肝气，须防呕蛔与痉。

羚羊角一钱，先煎　鲜生地八钱　麦冬三钱　连翘二钱　金银花三钱　石菖蒲一钱半　川连八分，姜汁炒　归尾二钱　益元散三钱　川楝子三钱　酒元胡一钱半　陈皮八分　竹肉一丸

冬温恶寒去，皮肤有凉时，而仍有热时，口能渴，舌渐化燥，大便泻，小便有，是移热已解，而肺阴余热未除，再当遵叶氏甘寒法矣。惟太阳经与两手腕牵掣，且呕酸绿水，是仍属夹有肝气，法当复入肝药，而避去甘味，以呕家忌甘也。

苦杏仁二钱　象贝五钱　生白芍三钱　焦栀子三钱　瓜蒌皮三钱　陈皮八分　冬桑叶三钱　天花粉三钱　苦桔梗一钱半　黄芩二钱　连翘一钱　生姜二片

此姜所以除呕也，平肝也。丹溪有生姜栀子汤，用以通肝热，祈勿泥。

感风肌热已久，今已有汗，而舌黄口燥，咳嗽痰如水，喉痒，诊脉弦数。据书风温日久，表里均热，当用甘寒。

苦杏仁三钱　生甘草一钱　桔梗二钱　羚羊角三钱，先煎　根生地六钱　地骨皮三钱　冬桑叶一钱半　橘红八分　麦冬三钱　生玉竹三钱　象贝五钱　竹肉一丸

湿疟以温脾得止，述胃开，大便已燥，小溲亦长，舌苔黄去而尚厚仍滑，尚非过燥之候。拟再祛湿温中。

东洋参二钱　陈皮八分　茯苓三钱　生苡仁六钱　焦冬术三钱　炮姜炭一钱半　清炙甘草八分　广木香一钱　矾半夏三钱　桂枝一钱半　炒谷芽五钱　生姜二片　红枣七枚

少腹痛，气升作呕，诊脉两关尺独大，咳嗽多痰，患经四载，此属奔豚，当用石顽先生法。

当归三钱　川楝子三钱　小茴香三钱，炒　酒元胡一钱半　生牡蛎六钱　乌鲗骨三钱　降

真香一钱半　生香附一钱半　炒白芍三钱　泽泻三钱

四帖痛去，而咳嗽多痰，再以前法，复以息风。

外感去后，带起肝痛作呕，口渴，脉弦数。

归须三钱　炒川连一钱　杏仁三钱　炒白芍三钱　川楝子二钱　半夏曲三钱　降真香一钱　鲜生地二片，泡　酒元胡一钱半　陈皮八分　生香附一钱半

两剂痛呕皆去。

诊脉沉弦，五更腹痛作溏，当用建中加减。

当归三钱　清炙甘草一钱半　生牡蛎五钱　制香附二钱　生白芍五钱　南天烛六钱　阳春砂八分，冲　川续断三钱　桂枝一钱半　炒丹皮二钱　陈皮一钱

厥阴大疟自愈后，左肋生有疟母且多，咳嗽痰少，诊脉右手已调，右关弦数。大凡疟母，久则必失红，且块形日增痛，今已患有咳嗽，岂已愈之事，故用薛氏法八剂未效。鄙见仍须进之，药足其疟母自消。

炙鳖甲六钱　当归三钱　小青皮一钱半　旋覆花三钱，包煎　炙龟板四钱　生牡蛎六钱　柏子仁四钱　青葱管二支　生地五钱　软柴胡梢一钱半　冬桑叶一钱

《张畹香医案》终

程杏轩医案

〔清〕　程杏轩　著

《程杏轩医案》提要

清·程杏轩著。杏轩字文囿，嘉道年间新安人。陈安波评注，其父载安，绍兴山阴人，先生于嘉庆丁丑初成医述十六卷，胡赓枚序之。道光七年丁亥刻成医案三编，乃其历年所治疑难大症，随笔记录。陆氏再续名医类案。多采录之，开发新智，启悟后学。山阴陈安波，同光间与海昌王士雄为学友。学问渊博，经验丰富，复为评注，阐明其病理，解释其方议，更将病情药理，阐发无遗，使后学者登堂入室，卒无迂曲之难。是案三编，原为[illegible]章所藏，陈氏所评批，与别家印本不同，今公诸同好，爰述其事实如右。

刘　序

新安程子杏轩，深于医，著有《医案》一书，发明其理甚悉。予因思医书，惟《灵枢》、《素问》最古，虽未敢必为神农氏以后之书，然其为战国时神于是术者之所为无疑也。由是推之，《春秋》左氏传医和医缓诸论说，更推之周官医师食医疡医诸职守，所云阴阳风雨晦明之生疾，九窍九脏之变动，辞约义备，医之理尽矣。后世著书者，代作短长，往往互见，程子去其短集其长，盖尤有心得。《医案》一书，谓与《灵枢》、《素问》并传可也。

嘉庆十年孟夏月长沙刘权之

鲍　序

轩埃绵藐，岐风阒寥。《素》、《灵》之书，辽乎远矣。杏轩程子，高悟绝世，精思迈伦，擅潘陆之诗名，工俞扁之道术。平生疗疾，多著奇效，或蹈背而出血，或举水而灌头，瞩垣一方，腾誉千里。仆尝遘危候，赖君获全，爱契洽夫兰金，实感深于肉骨。暇日造膝，示我成编。揽要则象纲之挈元珠，钩沉则纪昌之贯轮虱。生枯起朽，能事匪一，视色察毫，殊绩累奏。虽葛仙金匮之作，孙氏龙宫之秘，隐居本草之录，宣公集验之书，方兹蔑矣。懔然心服，退而弁言，洵堪拯夫膏肓，请以授之剞劂。

嘉庆庚申长夏愚弟鲍桂星

程　序

子华子有言：医者，理也，意也。盖理明则意得，意得则审脉处方，无所施而不中。于以称国工不难，吾宗杏轩先生其人也。先生性颖悟，工诗，隐于医，为人疗疾，应手辄奏效。余同年鲍觉生，尝遘危疾，赖先生起之，母称道不去口。一日出先生所著医案，属余弁言，余受而读之，见其审脉处方，深得古人四然二反之理，而神明其意，以是叹先生之艺之精，非寻常执经方习针石者所能望其项背也。然则是书其桐君之别录，越人之逸篇也夫。

嘉庆十年岁在柔兆赤奋若余月中澣鹤樵国仁拜书

自　序

医之有案也，昉于汉之仓公。继仓公而作者，代有其人。若明之薛氏立斋、喻氏嘉言，其尤著矣。余自惭颛陋，安敢步诸贤之后尘。虽然庄生不云乎，轮扁之斫轮也。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余亦自道其得心应手者而已矣。且夫医之为术也，蔑古则失之纵，泥古又失之拘。余自业医以来，以古为师，亦或间出新意，以济古法所未及。虽未能发皆中鹄，而郑重不苟之心，固有可自信者。故凡应手之处，往往录而存之，以自验学力之浅深。太史鲍君觉生，见之称善，劝付剞劂，余迟疑者久之；迄今所存之案日益多，友人江君晋三、复促梓行，窃不自揆，竟徇其请，因即其信于心而应于手者，聊录一二，尚乞海内高明君子，进而教之。

岁在阏逢困敦嘉平月既望，程文囿自序

《程杏轩医案初集》目录

许静亭翁夫人产后感邪重用清下治验…… 271
刘明府少君先天不足心脾内亏治法…… 271
鲍觉生宫詹郁伤心脾证类噎隔，殆而复生…… 271
洪楚峰孝廉中脏殆证再生奇验…… 272
方萃岩翁公郎滑精证治…… 272
余氏子疟后变证…… 272
汪典扬翁外孙女体弱感邪证变抽掣…… 272
方玉堂翁孙女暑风惊证详论病机治法…… 273
方宅揆翁幼孙暑风惊证病愈之奇…… 273
洪荔原翁尊堂大头时疫真热假寒之证…… 273
又夫人子嗽…… 274
族兄奏韩挟虚伤寒因循贻误救治原委…… 274
方牧夫兄尊堂寒湿内伏加感外邪…… 274
曹近轩翁感后食复…… 274
曹肖岩翁春温两感危证…… 275
又三郎麻闭急证…… 275
吴芳屋兄幼孙胎疟…… 275
方理丰翁中寒脱阳殆证救苏…… 275
方晋偕翁乃媳咳嗽成痨预决不治…… 275
潘氏室女经闭成痨不治之证…… 276
方灿侣翁腹痛蓄瘀脱血治愈并商善后法…… 276
农人某攻痞动血昏晕急证…… 276
王以仁翁乃郎暑病热久伤阴…… 276
又翁自病肝郁证似外感…… 276
吴秀森翁干脚气…… 277
洪临川兄幼女偏废…… 277
吴礼庭兄时感肿腮消后睾丸肿痛…… 277
庄炳南兄素禀火体病治与众不同…… 277
柳荫千兄令爱无故发癍…… 277
柳闻莺兄挟虚伤寒并后患阴疟误截致变拯治始末…… 277
方绣文兄夫人怀孕日吐清涎数碗…… 278
曹德酎兄乃郎水肿…… 278
方咏葭兄伤寒转疟并论胎疟病因…… 278
闵方田兄初患少阴伤寒喉痹治愈后患脚气杂治成痿…… 279

汪心涤兄夫人半产血晕危证…… 279
吴立亭翁幼孙伤暑危证治验…… 279
梅文彩兄令堂病类噎隔奇证…… 279
郑鹤鸣挟阴伤寒…… 280
郑媪便闭…… 280
吴光先翁偏中便闭…… 280
董千云伤寒格阳证…… 280
许娘伤寒疑难证治…… 281
吴某时疟变证…… 281
族叔晓堂失志狂妄…… 281
族人联升休息痢证治奇验…… 281
堂妹感冒暑风证治…… 281
家炳然兄女肝郁气厥实有羸状…… 282
陈某子感证体脉俱厥…… 282
又妇忧劳传染药误致变…… 282
许生母伤食腹痛…… 283
叶习方甥麻疳…… 283
族兄女疸证并妇感证濒危救回大略…… 283
菜佣某单腹胀…… 283
胡某乃媳感证…… 284
汪氏妇热病喜饮沸汤…… 284
蒋某阴暑…… 284
汪木工感证舌胎变易之奇…… 284
农人某伤寒误服凉药舌见人字纹…… 285
李某阴证伤寒见纯红舌…… 285
郑氏妇肝风头痛…… 285
汪某头痛预见真脏脉…… 285
方氏妇目疾误治变证…… 285
闵某心脾虚脘痛…… 286
许细长食厥…… 286
商人某唇蛔奇证奇治…… 286
汪氏妇鼻蛔止蛔奇法…… 286
某妇胎动下血…… 286
吕妇产后胞衣不下误药晕脱…… 287
族媪血崩奇证…… 287
方氏女孩带下罕见之证…… 287
洪大登痉病…… 287
王木工反关脉…… 287
王某血证频发…… 287

族子石淋奇证…… 287
曹某忍精淋痛…… 288
王氏妇痹证…… 288
自病臂痛…… 288

程杏轩医案　初集

浙安　本轩程文囿观泉甫著
与阿　安　波　陈　光　泰　评
轩县　曹　赤　电　炳　章　圈　点

许静亭翁夫人产后感邪重用清下治验

丹溪云：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他证从末治之。言固善矣，然事竟有不可执者。乾隆乙巳仲夏，岩镇许静翁夫人病，延诊。据述：产后十二朝，初起洒淅寒热，医投温散不解，即进温补，病渐加重，发热不退，口渴心烦，胸闷便闭。时值溽暑，病人楼居，闭户塞牖。诊脉弦数，视舌苔黄。告静翁曰：夫人病候，乃产后感邪，医药姑息，邪无出路，郁而为热。今日本欲即用重剂清解，恐生疑畏，且与一柴胡饮试之，但病重药轻，不能见效，明早再为进步。并令移榻下楼，免鼻气蒸逼。诘朝视之，脉证如故，舌苔转黑。众犹疑是阴证。予曰：不然。阴阳二证，舌胎皆黑。阴证舌黑，黑而润滑，病初即见，肾水凌心也。阳证舌黑，黑而焦干，热久才见，薪化为炭也。前方力薄，不能胜任，议用白虎汤加芩连。饮药周时，家人报曰：热退手足微冷。少顷又曰：周身冷甚。静翁骇然，亦谓恐系阴证，服此药必殆。予曰无忧。果系阴证，前服温补药效矣，否则昨服柴胡饮死矣，安能延至此刻。此即仲景所谓热深厥亦深也，姑待之。薄暮厥回复热，烦渴欲饮冷水，令取井水一碗，与饮甚快。予曰：扬汤止沸，不若釜底抽薪，竟与玉烛散下之。初服不动，再剂便解黑矢五六枚，热势稍轻，改用玉女煎数剂，诸候悉平，调养经月而愈。众尚虑其产后凉药服多，不能生育。予曰无伤，经云有故无殒，至今廿载，数生子女矣，壬戌岁，与打朱陈焉。予来岩镇谭医，自静翁始

刘明府少君先天不足心脾内亏治法

刘少君年近三旬，春间由都来徽，抱疾数月，食减形倦，心悸少寐，浮火上升，间或见血。医云：肝肺火盛。药投清降，屡治不效。金文航中翰荐延予诊，谓曰：病由先天不足，心脾内亏所致。丹溪云：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虚以实治，宜乎无功。拟黑归脾汤合生脉散，数服稍应。复诊令照原方再进，诸恙渐平，接服丸药。次春北上，秋归晤之，状貌丰腴，前病如失。

鲍觉生宫詹郁伤心脾证类噎隔殆而复生

鲍宫詹未第时，游昆陵幕，抱痾半载，百治不痊，因买舟回里，延予治之。望色，颊赤面青，诊脉虚弦细急。自述数月来通宵不寐，闻声即惊，畏见亲朋，胸膈嘈痛，食粥一盂，旦呕其半，粪如羊矢，色绿而坚，平时作文颇敏，今则只字难书，得无已成隔证耶。予曰：君质本弱，兼多抑郁，心脾受伤，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食阻。二肠无所禀受，故便干。若在高年，即虑成隔，今方少

壮，犹可无虞。方仿逍遥、归脾出入，服至数十剂，病尚未减，众忧之。予曰：内伤日久，原无速效，况病关情志，当内观静养，未可徒恃药力，续得弄璋之喜，予曰：喜能胜忧，病可却矣。半月后果渐瘥，仍劝往僧斋静养，共服煎药百剂，丸药数斤乃瘳。因更号觉生，盖幸其殆而复生也。

洪楚峰孝廉中脏殆证再生奇验

洪楚峰孝廉病，遣使延诊。问其使曰：何候？曰：中风。问年几何。曰：耋矣。予曰：殆证也。辞不往，使者强之。将及门，闻邻人语云：病将就木，医来何为。若能起之，其卢扁乎。入视，身僵若尸，神昏不语，目阖口张，声鼾痰鸣，遗尿手撒，切脉虚大，歇至。予曰：此中脏也。高年脏真已亏，况见五绝之候，不可为矣。其弟曰：固知病不可为，然尚有一息之存，安忍坐视，求惠一七，姑冀万一。勉处地黄饮子合大补元煎，以为聊尽人事而已，讵意服药后，痰平鼾定，目开能言，再剂神清食进，复诊更加河车鹿茸，脉证大转。续订丸方付之，半载后因视他病，过其家，见翁矍铄如常矣。

方萃岩翁公郎滑精证治

萃翁公郎，禀质向亏，诵读烦劳，心神伤耗。初病浮火上升，继则阳强不密，精时自下。诊脉虚细无力，方定六味地黄汤。除茯苓泽泻，加麦冬五味远志枣仁牡蛎芡实，期以功成。百日服药数剂未应，更医病状依然，复召诊视。予曰：此水火失济象也，岂能速效。仍用前方再加龙骨蒺藜桑螵蛸莲蕊须，合乎滑者涩之之意。守服两旬，虚阳渐敛，精下日减。但病久形羸食少，究由脾胃有亏。经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是精藏于肾，非生于肾也。譬诸钱粮，虽贮库中，然非库中自出。须补脾胃化源，欲于前方内参入脾药，嫌其杂而不专，乃从脾肾分治之法，早用参苓白术散，晚间仍进前药。服之益效，续拟丸方，调养而瘳。

余氏子疟后变证

余氏子八龄，形瘦阴虚，夏患瘅疟，愈后失调。值秋燥时，偶作寒热，幼科泛投疏散之剂，转致躁扰搐搦，危证百出。余翁求视，以决死生。予见其儿，肢掣痰鸣，身热烦躁，势颇危笃。诊脉神根未败，予曰：疾固剧矣，然尚可生。翁喜叩其说，予曰：惊风一证，时世无传，小儿受害，不可胜数。喻氏虽辟其谬，特重外感，轻内伤，经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医昧病因，用方通套，偶遇强实而应者有之，特此儿所患，本非外因，良由肾水下虚，肝失所养，木逢金制，故作寒热。状似外感，误投疏散，津液更伤。因而肝风鼓动，变幻若此。予尚望其生者，因其脉犹未败耳。方拟六味地黄汤，滋水生木，更加归芍甘草钩藤之属，和阳熄风，风熄而惊自定矣。翁闻言甚悦，服药痰平热退，不搐不烦，另制膏子药与服全愈。

汪典扬翁外孙女体弱感邪证变抽掣

典翁外孙女年三岁，病经旬日，发热便泻，初服疏导药不应，忽作抽掣，复请前医视之，云系动惊，更加金药琥珀。典翁邀予商酌。望其儿，色白神疲，头身虽热，四肢冰冷，按脉沉细无力，谓曰：病乃质亏感邪，便泻多日，脾元受伤，以致肝风内动。金石之品，不可用也，拟六君子汤加炮姜桂枝，服药热退泻稀，再服肢温泻止，惊亦不作。

方玉堂翁孙女暑风惊证详论病机治法

玉翁孙女年四龄，夏间感受暑风，热发不退，肢搐体僵，目斜口啮。予曰：此暑风急惊也。暑喜伤心，风喜伤肝，心肝为脏，脏者藏也，邪难入，亦复难出，证虽可治，然非旦晚能愈。且内服煎药，仍须参以外治之法，令挑黄土一石，捶细摊于凉地，上铺荷叶，再用蒲席与儿垫卧，慎勿姑息。俟热退惊定，方可抱起，药用防风、香薷、柴胡、钩藤、连翘、川连、石膏、木通、生甘草，引加鲜菖蒲扁荚叶，清暑疏风，一切金石之类，概置不用。盖病因暑风生热，热生惊，金石镇坠锢邪，最为害事，依法服药，守至七朝，热退惊定。渠家以为病愈，恐久卧凉地不宜，将儿抱置床上，当晚热复发。予令仍放土上，热即退。尚不之信，次晚复抱起，热又发，乃问所由。予曰：邪未净也。又问邪何日可净，予曰：伤寒以十二朝为经尽，大概亦需此期。届期上床安卧，不复热矣。药换养阴，调和肝胃，诸恙皆平。惟喑哑不能言，其母忧甚。予曰：无伤，将自复。阅三月，果能言。予按此证，小儿夏间患者甚多，治不如法，往往不救，较之寻常惊证特异。考诸古训，鲜有发明，惟近时吾郡许宣治先生，叙有十则，辨论颇详。至若卧置土上，垫用荷叶一法，犹未言及。予治此证，每用此法获验，盖土能吸热，荷叶清暑故耳。特其惊之作，必由热盛而成。然有一热即作者，有热二三日而作者，其状悉皆昏迷搐搦，肢厥咬牙，轻者时昏时醒，重者七日方苏，极重者至十二朝始转。若由吐泻而起，脉细质亏，不能受清凉者，多不可治。倘不因吐泻，一热即惊，脉洪质实。能受清凉者，十中可救七八，勿视其危而弃之也。再按惊后喑哑一证，诸书亦未论及，每见证轻者，病后多无此，患重者有之。然有喑至一两月愈者，有三四月愈者，有终身不愈者。予堂侄女惊后数载始能言。又见保村族人子，惊后喑哑，至今十余年，竟不能愈。其故总因多服金石之药所致。若未服此等药，虽包络暂闭，当自开耳。

方宅揆翁幼孙暑风惊证病愈之奇

宅翁幼孙，夏月患暑风惊证，热盛神迷，肢掣齿龂，目斜。予照治玉翁孙女法。数日，证犹不转，不啼不食，气息奄奄，俨如就毙。翁以为殆。予曰：病诚可畏，若在他候，则无生理，惟此证乃暑邪内闭心窍，幸得窍开，尚可挽回。仍令守视勿懈，一夕迅雷骤至，儿卧地上，忽然作声，如梦初觉，此后神明渐苏，热平惊定。斯证予虽为治愈，然理殊不可测，岂雷气通于心，雷动则蛰启，心为邪闭，得雷声而启耶。

洪荔原翁尊堂大头时疫真热假寒之证

荔翁尊堂，年届六旬，初发寒热，疏散不解，越日头颅红肿，渐及面目颐颊，舌焦口渴，发热脉数。予视之曰：此大头时疫证也，东垣普济消毒饮最妙。翁云：家慈向患肠风，体质素弱，苦寒之剂，恐难胜耳。予曰：有病当之不害，若恐药峻，方内不用黄连亦可。市药煎熟，仅饮一杯，旋复吐出。病人自觉喉冷，吸气如冰，以袖掩口始快。众见其拒药喉冷，疑药有误，促予复诊，商欲更方。细审脉证，复告翁曰：此正丹溪所谓病人自觉冷者，非真冷也。因热郁于内，而外反见寒象耳。其饮药旋吐者，此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也。如盈炉之炭，有热无焰，试以杯水沃之，自必烟焰上腾，前治不谬，无庸迟疑。令将前药饮毕，喉冷渐除，随服复煎，干渴更甚，头肿舌焦如前。荔翁着急，无所适从。予曰无他，病重药轻耳。再加黄连，多服自效。如言服至匝旬，热退肿消，诸恙尽

释。可见寒热真假之间，最易惑人，若非细心审察，能不为所误耶。

又夫人子嗽

荔翁夫人，怀孕数月，嗽喘胸痹，夜不安卧，食少形羸。予曰：此子嗽也。病由胎火上冲，肺金被制，相搏失职，治节不行。经云：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夫嗽则周身百脉震动、久嗽不已，必致动胎。古治子嗽，有紫菀散，百合汤法，犹未善。鄙见惟补肺阿胶汤，内有甘草、兜铃、杏仁、牛蒡清金降火，糯米、阿胶润肺安胎，一方而胎病两调，至稳至当。服药两日，咳嗽虽减，喘痹未舒，方内加苇茎一味，取其色白中空，轻清宣痹再服数剂，胸宽喘定，逾月分娩无恙。

族兄妻韩挟虚伤寒，因循贻误救治原委

族兄妻韩，年逾四旬，外腧内亏，邪乘虚入，寒热咳嗽，头身疼痛，脉大无力。予初投温散不解，转用补中益气汤加姜枣，辅正托邪。语其侄曰：令叔病候不轻，慎勿泛视。旁人以为病轻药重，更医漫不为意，迁延数日，势渐鸱张。延同道余朗亭先生诊治，不肯立方，既而曰：程某现居比邻，胡不邀来同议。乃复相招，观其病状增剧，面红目赤，舌黑唇焦，神识昏乱，脉息豁大空虚，势欲内陷。因与余君商，以壮中温托，仿六味回阳饮方法。无如渠家皆系女流，其侄少不谙医理，或谓烦热，若此再投姜附，必致逾墙上屋。故此迟疑，药不敢服。又复因循，病势更剧，再请余君不至，阖家张皇，其侄偕鲍履平兄来舍恳治，并乞扎邀余君，予为作书余君始至。宾朋交集，时金融若兄在座，私谓予曰：子可尽力举方，服药之事，吾能任之。复与余君斟酌，仍用前方，融兄俟药煎熟，面督服下。次日神采稍回，脉象渐敛，方除炮姜，加枸杞山萸，又服一剂，热退舌润。再将附子分两减半，加杜仲山药。继进大补元煎，两月始康。

方牧夫兄尊堂寒湿内伏加感外邪

嘉庆甲子初秋，牧兄邀视伊母恙云、家慈年逾五旬，外腧内亏，病经八日，上热下冷，痰多汗少，咳嗽作呕。昔患淋痛，兹亦带发，医为散风清暑，治俱不应，又以为肝火，拟用龙胆泻肝汤，求为决之。予曰：淋证为本，感证为标，从本从标，当观病之缓急，未可臆断也。比往诊视，脉细面青，身热足冷，时正酷热，病人犹盖毡被，舌苔白滑，胸腹胀闷，不饥不渴。谓牧兄曰：尊堂之病，乃寒湿内伏，加感外邪。治宜温中逐邪．淋痛无暇兼顾，方用苍白二陈汤，加姜附、白蔻以温中燥湿，桂枝、秦艽以彻其表。牧兄问服药以何为验？何期可愈？予曰：伤寒以舌为凭，舌苔退净，病邪自清，计非二候不可。初服舌苔稍退，再剂已退其半，服至四剂，寒热全解，舌苔退净，淋痛亦止。惟腹闷食少，大便未行，次日忽便泻数次，佥以伤寒漏底为虑。予曰：无妨。仲圣云：胃家实，秽腐当去也。方易六君子汤，加谷芽苡仁泽泻神曲，健脾渗湿。三日内共泻二十余行，始得胸宽食进。越日忽又发热，诊脉浮大。予曰：此复感也。牧兄曰：病人日来俱卧帐中，邪何由入。予曰：想因日前便泻，夜间下床，恙久体虚，易于感耳。仍用六君子汤，加姜附秦艽，一服即平。

曹近轩翁感后食复

近翁同道友也，夏月患感证，自用白虎汤治愈。后因饮食不节，病复发热腹胀，服消导药不效，再服白虎汤亦不效，热盛口渴，

舌黄便闭。予曰：此食复也。投以枳实栀豉汤，加大黄，一剂和，二剂已。仲景祖方，用之对证，无不桴鼓相应。

曹肖岩翁春温两感危证

道友曹肖岩翁，故居杨村，侨寓岩镇，乾隆甲寅春初病寒热头痛，自服温散不解，又因胸膈胀闷，疑夹食滞，加用消导亦不效。直至七朝，热发不退，精神恍惚，予视之曰：病由冬不藏精，又伤于寒，邪伏少阴，乘时触发，即春温两感证也。渠虑客中不便，乃归，诘朝延诊，势渐加重，神昏脉大，面赤舌黑。方仿理阴煎，补中托邪。渠师仇心谷先生，见方称善。次早复诊，予告仇公曰：此病全是真元内亏，邪伏于里，猝难驱逐，吾料其热烦过二候，始能退去。热退神自清耳。复订六味回阳饮与之。越日再视，热盛舌干，烦躁脉数，因易左归饮，令服两剂，期届二候，果汗出热退。守至两旬，饮食大进，日啜糜粥十余碗，便犹未圊，其昆季问故。予曰：人胃中常留水谷三斗五升，每日入五升，出五升。缘病中全不能食，胃中水谷，久经告竭，今虽日啜糜粥，不足弥缝其阙，并未有余，焉能骤便。予阅方书，案载一人病后，纳食颇多，并不欲便，亦无胀楚，众疑之。医曰：胃津亏耗，燥火用事，所进之食即销熔，其渣滓须待津回燥润，方能便利如常，阅月余便始通，今才两旬，何虑为？后至三十余日便通，病亦全却。

又三郎麻闭急证

肖翁三郎心成兄，幼时出麻，冒风隐闭，喘促烦躁，鼻扇目阖，肌肤枯涩，不啼不食，投药莫应。翁商于予，见其势已濒危，谓曰：此麻闭急证，药非精锐，蔑能挽救。方疏麻杏石甘汤与之。一服，肤润麻渐发出，再服，周身麻出如痱，神爽躁安，目开喘定，继用泻白散，清肺解毒，复用养阴退阳之剂而愈。予治麻闭危候，每用此方获验。盖麻出于肺，闭则火毒内攻，多致喘闷而殆，此方麻黄发肺邪，杏仁下肺气，甘草缓肺急，石膏清肺热，药简功专，所以效速。可见仲景方不独专治伤寒，并能通治杂病也。

吴芳崖兄幼孙胎疟

芳兄乃孙，甫生两月，即患胎疟。幼科佥用疏导和解不愈，面色黄滞，口鼻手足俱冷，予疏六君子汤，加炮姜。芳兄曰：襁褓即可服参耶？予曰：小儿如初生萌芽，不惯风日，攻伐宜少，补益宜多，况疟久脾伤，温补脾元，重扶生气，不易法也。服药色泽肢温，疟止无恙。

方理丰翁中寒脱阳殆证救苏

理翁年逾五旬，耽于酒色，时值寒夜，邻家邀饮，起身小解，昏眩仆地。促予往视，面白肢厥，口鼻气冷，神昏遗溺，脉细如丝。予曰：阳脱矣。奈何？渠子弟泣求拯治，仓卒市药不及，令先取艾火，炙气海关元数壮，并煎姜汤灌之。少顷，呻吟出声，方订参附汤，因其力难办参，姑用党参二两，附子一两，浓煎服讫，四肢渐温，目开能言。舁归，诘朝脉色略回，惟呕恶畏寒，不思饮食，将前方分两减半，参合理中汤方法，与服二日，转用右归饮，温补肾元，月余方能起褥。

方晋偕翁乃媳咳嗽成痨预决不治

晋翁乃媳，秋间咳嗽，不以为意。交冬渐甚，午后寒热。医云外感，服药不效，遂致形倦肌瘦，食少便溏。予视其行动气促，诊脉弦劲无胃，询其经期，三月未至，私谓晋翁曰：此殆证也，危期速矣。翁惊曰：是病不过咳嗽寒热，何以至此？予曰：经云二阳

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传为风消息贲者，死不治。矧脉弦劲无胃，乃真脏也。经又云：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脉证如此，何以得生。辞不举方，逾旬而殁。

潘氏室女经闭成痨不治之证

潘氏室女，年十五岁，初患腹痛，驯至咳嗽寒热，形瘦食少，诊脉细数，询经事愆期三月。予曰：瘵证也。辞不治。未百日而殁。历见妇人咳嗽寒热，脉数经闭者，多不可治，若室女更无一生。任用补虚清热，解郁调经诸法，总无灵效。求诸古训，鲜有良法。惟《金匮》载有大黄䗪虫丸，及百劳丸二方，喻氏阐发其义，窃思此证当其初起，血痹不行，痨瘵将成未成之际，即以此药投之，祛旧生新，或能图功，亦未可料。倘迁延时日，元气已衰，则无及矣。识此质诸明哲。

方灿侣翁腹痛蓄瘀脱血治愈并商善后法

灿翁年近七旬，向患腹痛，一夕忽吐下紫瘀血块数碗，头晕自汗，目阖神疲，诊脉芤虚，谓其子曰：此血脱证也。书云：久痛多蓄瘀。盖腹痛数年，瘀蓄已久，一旦倾囊而出，夫气为血之帅，高年气虚，切虑晕脱。古人治血脱，每用独参汤以益其气，但目下参价甚昂，恐难措办，乃订大剂黑归脾汤，资其化源，固其统摄，未几获痊，次年病复。虽不若前之剧，亦觉困倦莫支，仍守前法治愈。其子忧甚，恐其再发，商图善后之策。予思血蓄之故，必有窠囊，如水之盈科而进，按胃为生血之源，脾为统血之脏，苟脾健胃强，则气血周流，何蓄之有？经以六经为川，肠胃为海，譬诸洪水泛滥，究缘江河失疏，为订二方，早用归脾丸，晚用参苓白术散，每方俱加丹参干漆二味，冀其去瘀生新。服药经年，其病遂绝。

农人某攻痞动血昏晕急证

农人某，久患痞积，腹如抱瓮。偶遇方士，教以外用炙法，内服末药，即可刈根。某信之，数日后，忽觉心嘈如饥，吐下紫瘀，成碗成盆，头晕不能起坐，无力延医。舁至镇中戚家，招予往视。病者倦卧榻上，闭目呻吟，方欲诊脉，又血涌出，状如豚肝，遍地皆污，昏晕手战咬牙。戚家恐其脱去，急欲扛回。予按脉虽虚细，尚未散乱，戒勿惊扰，姑俟之。少顷晕定，令先灌米饮以安其胃，续灌党参汤以益其气，再与八珍汤一剂，嘱尽今晚服尽，明日再商。诘朝人来请云：昨服药血幸止，惟心慌气坠，睡卧不安。思血脱之后，心脾必亏，乃易归脾汤，加黑姜，令其扛归，多服自效。后果如言。

王以仁翁乃郎暑病热久伤阴

以翁乃郎年五岁，夏月病逾两旬，诸药罔效，发热不退，汗多口渴，色白肌瘦，切脉虚数无力。阅前方悉皆清散之属，翁问病势何如？答曰极重。又问此为何病？予曰：暑病也。初治甚易，医不如法，热久伤阴，元气被伐，犹幸肝风未动，急宜养阴，保金生水，尚有生机。方用首乌、料豆皮、扁豆、沙参、玉竹、麦冬、五味、石斛、茯苓、丹皮，令取稻露煎药，守服四剂，汗止热退，更进麦易地黄汤，神采渐转。惟饮食欠旺，参用六神散，餐加元复。

又翁自病肝郁证似外感

以翁自病寒热胁痛，口苦食少，呻吟不寐，已经月余，服药不应，自以为殆。诊脉弦急，知其平日情志抑郁，肝木不舒，病似外感，因系内伤，与加味逍遥散，一服而效，数服而安。

吴秀森翁干脚气

秀翁年将五十，体虚多劳，初病足痹，医治数月不效，诊脉虚濡无力，视其腓肉枯瘪，膝盖肿大，谓曰：此干脚气也。又名鹤膝风。病由肝肾亏，邪乘虚伏，医者不知温补托邪，泛从标治，转致血气耗伤，无性命之虞，有终身之患。治仿大营煎，加附子、党参、河车、鹿角胶，初服十剂，其痛已减，再服十剂，足能履地，续服丸药，枯同槁泽，行动如常。

洪临川兄幼女偏废

临兄女二岁，右肢痿软，不能举动，医作风治。予曰：此偏废证也。病由先天不足，肝肾内亏，药当温补。若作风治，误矣。临兄曰：偏废乃老人病，孩提安得患此。予曰：肝主筋，肾主骨，肝充则筋健，肾充则骨强，老人肾气已衰，小儿肾气未足，其理一也。与右归饮，加参芪鹿角胶，数十服乃愈。

吴礼庭兄时感肿腮消后睾丸肿痛

礼兄平素体虚，时感寒热，耳旁肿痛，维时此证盛行，俗称猪头瘟。医与清散药两剂，耳旁肿消，睾丸旋肿，痛不可耐，寒热更甚。予思耳旁部位属少阳。睾丸属厥阴肝胆相为表里，料由少阳之邪，不从表解，内传厥阴故耳。仿暖肝煎，加吴萸一剂而效。同时族人泽瞻兄病此，予诊之曰：得无耳旁肿消，睾丸肿痛乎？泽兄惊曰：子何神耶。亦用煎法治愈。后阅会心录，载有肿腮一证，云医不知治，混投表散，邪乘虚陷，传入厥阴，睾丸肿痛，耳后全消，昔贤之言，洵不诬也。

庄炳南兄素禀火体病治与众不同

炳兄禀质多火，喜凉恶热，夏月常以冷水灌汗，露卧石地为快，素患痰火，方用生地、丹皮、麦冬、山栀、栝蒌、黄芩、知母等味，发时服之即安，乃至他病亦服此方，并食肚肺馄饨汤，汗出即解。暇时向予道及，予曰：痰火药应用凉，若凡病守服一方，似无其理，倘属伤寒阴证，恐其误事，后当慎之。一日果患阴暑感证，寒热身痛，脉细肢冷，予投以附子理中汤不应，再强服之，病反加重，坚不服药，索食馄饨肚肺汤，予谓荤油腻邪，戒勿与食，不听。食后得汗反安，欲服常治痰火方，家人劝阻不可，竟服之。病却，后亦无损。予思咫尺间，人病体质之殊若此，则南北地上不同，风气各异，其人其病又何如耶。《素问》异法方宜论，不可不玩索也。

柳荫千兄令爱无故发癍

嘉庆甲子秋，予在邻村，偶值余朗亭先生云：目前住富阳视一女子，病甚奇。初起无故发癍，医言是火，多投凉药，渐变损怯，今脉证俱败，此何故也？予曰：无故发癍，事属罕闻。若云变怯，大都清凉过剂，元气被戕耳。越日荫兄令爱，两胫癍出，密密形如锦纹，诊脉和平，询其饮食如常，别无他疾。予曰：勿药。荫兄曰：癍乃重候，安可勿药。因以余公所云告之，竟听予言，后癍退无恙，设当时杂投汤药，不几踵富阳女子之覆辙乎？

柳闻莺兄挟虚伤寒并后患阴疟误截致变拯治始末

闻兄体虚感邪，兼挟内伤，病起寒热肢厥，诊脉沉细，初投当归四逆汤，肢厥虽回，身热未退，审属少下亏，邪乘虚陷，更进理阴煎两剂，复诊脉转浮大，舌黑面红，奄奄

欲脱，贫士无力服参，姑以党参熟地各四两，熬成浓汁，昼夜与浆粥间进。神稍回，脉稍敛，尚觉心烦内热，舌枯津涸，嘱煮团鱼汤煎药。诸候渐平，又转为疟。发时甚剧，多方图治，百日始痊。后数年，因夏伤于暑，秋发痎疟，邪伏于阴，寒热夜作，予用补中益气汤，参香红饮数剂未止，自求速愈，杂服截疟诸方，气血大伤，面青形倦，寝食俱废，目中时见红光，溲溺淋漓。复迓予治，悉屏疟门套药，仿四明治久疟不愈，用养营汤送八味丸法，十剂而止。

方绣文兄夫人怀孕日吐清涎数碗

绣兄夫人，旧冬曾患弱证，今春又病肝风，俱予治愈。续复得一奇证，口吐清涎，日计数碗，《道经》云：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涎亦液属，久吐真阴必伤，然百计治之不止，语其妇曰：古有咽华池真水之法，咽之不吐何如。妇曰：若强咽下，即愦愦欲呕。诊手少阴脉微动，问经事两月未行，告绣兄曰：脉象似属妊娠，不卜昔年怀孕有此证否。曰：拙荆往年受孕，原有吐证，但所吐者食耳，此番证绝不类。况旧病体虚未复，焉能受孕？予曰：据脉多属重身，不然断无此等奇证，今不论其孕否，专意补养肝肾，兼益脾胃，以俟消息。交夏后腹中跃动，孕形渐露，复邀诊视，绣兄笑曰：拙荆累孕矣。但吐涎如故奈何？予曰：无伤，产后当自止。分娩后涎竟止。计自春徂冬，十月之间，所吐涎沫无算，而津液竟无所损，且胎前诸治不应，产后不治自痊，亦异事也。

曹德酢兄乃郎水肿

德兄乃郎年十四岁，证患水肿，医投利水诸药无效，转致腹大如鼓，足冷如冰，头身俱肿，阴囊光亮欲裂，行动喘促，势甚危急，诊脉沉细无力。谓曰：此脾肺肾三脏内亏之病也。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水无所制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仲师金匮肾气丸，如禹之治水，行所无事，实为至当不易之方。无如病久形羸，消耗药多，真元败坏，恐难挽矣。德兄固请救治，仍用本方，旬日而验，不月而痊。

方咏葭兄伤寒转疟并论胎疟病因

咏兄先天不足，形瘦质弱，夏夜贪凉，醉而使内，邪乘虚伏，交秋病发。初诊脉细肢冷，舌白面青，畏寒不热，腰痛无汗，方订附子理阴煎。服后夜发壮热，次日复视，谓其尊人曰：令郎病候，乃夹阴伤寒，势防内陷，药当温中托邪，冀其云蒸雨化。令守原方。服至六日，病犹未减，举家忧甚。予曰：正亏邪重，未易驱除，日来证未变幻，即为见效，须过二候，方望转机。方内加入参芪枸杞杜仲，一意照顾真元，毫不杂投标药。届期得汗热退，渠家以为病愈，是晚复发寒热。诘朝往视，予曰：疟作矣。咏兄曰：疟疾吾生平未曾患过，恐其缠绵，恳为截之。予曰：子病乃极重伤寒，赖温补诸剂，守住三阴门户，不使内陷。经言少阳为枢，今未净之邪，得从少阳转枢而出，乃佳兆也，乌可言截。于是早进八味丸，晚服补中益气汤，十数发才止。予曰：慎之防复。旬日后疟果复，更用养营汤，吞八味丸乃愈。按胎疟一证，诸书鲜有言及，患者多至淹缠，轻则月余，重则数月，治不如法，或成虚劳，或变肿胀，即质实之人，亦累成疟母，为终身之患。且常疟有不入阴，胎疟每多入阴，常疟愈后少复，胎疟愈后多复。又究此病淹缠之故，想由经隧路径生疏，故邪不易出耳。续阅《会心录》云：常发疟者，邪从毛窍熟径而出，其愈易。若胎疟则隧道少疏通之机，毛窍非熟由之路，其愈难，乃知昔贤之言，先得我心

矣。再按其证，似与痘疹相类，人生皆不能免。夫人禀父母之精血以成形，其所以必患痘疹者，盖因淫火种于有形之先，发于有生之后，不识胎疟之因，果何所本耶，录中惜未详及。或谓此乃胎中感受风邪，故名胎疟，是说予未之信。

闵方田兄初患少阴伤寒喉痹治愈后患脚气杂治成痿

方兄体素清癯，证见身热足冷，喉红肿痛，脉息沉细无力。诊毕谓予曰：贱恙似属风热，烦君为我散之。不卜喉痛可吹冰硼散否。予曰：不然。君病乃少阴伤寒，少阴之脉，循喉咙，良由肾元下虚，寒邪客之，雷龙不安其宅，是以上热下寒，其喉为痹。治当温补下元，引火归根，若泛视为风热而清散之，殆矣。方仿镇阴煎。一服喉痹愈，再服寒热退。是日有何生者，从本里吴谱泉先生游，证候相类，向与喉科某善，因便道求诊。某与清散药一剂，服后彻夜烦躁不安，比晓，吴公逝矣，至已逝矣。归告闵君，骇为吐舌。后数年，渠又患脚气肿痛，予初为祛风渗湿，因其下元素亏，兼益肝肾，诊视数次，病犹未减，更医消散过剂，血气耗伤，腿膝枯瘪，致成痿废，足不任地，阅十余年，始能出户。

汪心涤兄夫人半产血晕危证

汪心涤兄夫人，体孱多病，怀孕三月，腹痛见血，势欲小产，延余至时，胎已下矣，血来如崩，昏晕汗淋，面白如纸，身冷脉伏。予曰：事急矣，非参附汤莫挽，佥谓用参恐阻恶露，予曰：人将死矣，何远虑为。亟煎参附汤灌之。少苏，旋复晕去，随晕随灌，终夕渐定，续用参术芪草归地枸杞大剂浓煎，与粥饮肉汁间服，旬日始安。再投归脾汤数十剂乃愈。后张效伊翁夫人，证同，亦照此法治验。乾隆甲寅秋，予室人叶孕三月，胎堕血晕，日进参芪十数两乃定。后仍半产数次，势皆危险，均赖补剂挽回。倘惑于浮议，弃矣。

吴立亭翁幼孙伤暑危证治验

嘉庆辛酉夏，立翁幼孙，伤暑发热，吐泻不止，神烦体躁，唇赤舌黄，口渴欲饮，饮后即吐。诊脉沉伏，手冷过肘，足冷过膝，料非寒厥。欲投凉剂，恐其吐泻，脾胃受伤，拟用六君子汤，除白术加川连木瓜黄上稻花，安脾胃，祛暑邪，服药不效，维时赤日当空，暑气正酷，遇见庭前花卉，枝叶枯萎，童子汲水溅之。因悟病机，乃与生脉地黄汤一服，吐泻即止，再服，脉出肢温，未及旬而愈。思前脉伏肢厥者，乃童真未充，吐泻日频，津液顿伤，脉乃血派，脾主四肢，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之气故也。六味大培真阴，生脉保金化液，小儿脏气易为虚实，是以效速。

梅文彩兄令堂病类噎隔奇证

噎隔一病，古人论之甚详，尚有似隔非隔之证，犹未言及。文兄令堂年届四旬，经事数月，初时不能食饭，后并米饮俱不能咽，强之即吐，隔证无疑。然每日尚可啖千面粿数枚，思古人论隔证，不出胃脘枯槁四字。又称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今既不能食饭，何独能食面？且饮汤即吐，干食反安，理殊不解，与逍遥散，数服不应。考《张氏医通》有饮韭血法，行之又不验，更医多方图治，亦不效，因劝勿药，两载后可食面汤并精猪肉，今十余年，肌肉不瘦，起居如常，亦奇证也。

郑鹤鸣挟阴伤寒

郑鹤鸣，君平之流，冬月适患伤寒，初起寒热身痛，不以为意。延挨数日，陡然肢冷，脉伏肌肉青紫，面赤烦躁，呃逆频频。请同道曹肖岩翁诊视，询知系欲事后起病，以为少阴下亏，寒邪乘之，逼其真阳外越，与六味回阳饮。服之不应，势已濒危，邀予商酌。予曰：景岳回阳二方，皆能救急，其中尚有分别。夫寒中阴经，审其阴阳俱伤，而病尚缓者，则从阴阳两回之法。苟真阳飞越，重阴用事，须取单骑突入重围，搴旗树帜使，既散之阳，望帜争趋。若加合阴药，反牵制其雄入之势。定方单用姜附参草四味，煎令冷服，外用葱艾炒热熨脐，老姜附子皮煮汁蒸洗手足，于是一昼夜厥始回，脉始出，惟呃未止，每呃必至百声，知为肾气上冲，于前药中参以熟地枸杞五味丁香，摄纳真元。诸恙渐减，改用右归饮，与服二日，目辣舌燥，投六味地黄汤，浮阳顿平。复为调理脾胃及脾肾双补而起。

郑媪便闭

郑媪年逾古稀，证患便闭，腹痛肛胀，寝食俱废，已经两旬，诸治不应。延诊以下为嘱，切脉虚细而涩，谓曰：此虚闭也，一补中益气汤足矣。何下为。服药两日，便仍不通，自言胀痛欲死，刻不可耐，必欲下之。予曰：下法吾非不知，但年高病久，正气亏虚，下后恐其脱耳。媪曰：与其胀闭而死，莫若脱之为快。因忆心悟篇云：病有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下之不得其法，多致误人。沉思良久，于前汤内加入制大黄三钱，仿古人寓攻于补之意。饮后肠鸣矢气，当晚便解，结粪数枚，略能安卧。次日少腹尚痛，知其燥矢未净，仍用前方大黄分两减半，再剂便行两次，先硬后溏，痛止食进而愈。夫补中益气汤，原无加大黄之法，此虽予之创见，然医贵变通，固不容胶柱鼓瑟也。

吴光先翁偏中便闭

光翁年逾七旬，偏中卧床不起，治用地黄饮子，参左右二归饮。服药半月，证已守住，惟大便两旬未通，腹痛肛胀，盖由气血俱亏，不能传送。方如通幽汤、补中益气汤、五仁汤、济川煎，屡投不验。思用猪胆汁蜜煎导法，无如燥粪已抵肛门，阻不能入，每一努挣，魄汗淋漓，头晕欲脱，无可如何。偶记叶氏案中载治便闭，有用挖法，令病人自用中指染油探入肛内，将燥粪挖碎而出。奈病者肢废自难掉动，嘱其孙依法行之，当即挖出燥粪数块，随后自解，秽腐甚多。不劳余力，病者称快，洵治便闭捷法也。

董千云伤寒格阳证

董千云卖花为业，年逾四旬，外状丰腴，冬月患伤寒，诊脉沉细无力，证见寒热烦躁，头身疼痛，面红目赤，舌吐唇外数寸，病来势暴。询因房劳感受寒邪，逼其虚阳外露，即格阳证也。方定六味回阳饮，令其煎成冷服。无如饮药旋呕，并吐蛔虫，躁扰如故，甚为踌躇。其母跪求救治，勉取前药半盏，冲入猪胆汁数匙，试服不呕，良久又与半盏，夜间尽剂。晨诊躁象略安，舌收吐止，仍照原方再进，次易八味地黄汤。时届九朝，忽口噤不语，十一二日，又寒热如疟，有从外感起见者，予曰：温中即可以散邪，强主正所以逐寇。力排众议，坚持数日，稍见转机，此后尚多枝节，极力扶住正气，守至两旬，寝食虽安，神采欠爽。因思前病重时，只图固正，未暇驱邪，温补药多，未免留邪闭窍，曾记方书论伤寒时疫，愈后神识不清，有属邪滞心包之语，与服蜜煎两剂，神明顿清，续为调理而痊。

许妪伤寒疑难证治

许妪冬月病伤寒，寒热头痛，医投疏表和解不应，渐致昏谵口渴，更进芩连清之亦不应。便秘经旬，用大黄亦不下。予初望其面赤烦躁，意属阳证，及切脉细涩，又疑阳证阴脉，思维未决，因问其汗自病起，至今未出，扪之肤燥而枯，予曰是矣。且不立方，姑先与药一剂，有验再商。幸彼农家不谙药性，与药即服。次日往视，面红稍退，烦躁略平，肤腠微润，予曰生矣。疏方付之，乃大青龙汤也。又服一剂，更见起色，转为调理而安。渠族人佩之兄与予善，亦知医理。问曰：君治此病，殆有神助，不然如斯重候，何药之奇效之速也。予曰仲圣云，太阳病不罢，面色缘缘正赤者，此阳气怫郁在表，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但坐以汗出不彻，更发汗则愈。何以知之？脉涩故也。子能参悟此篇，自知此病之治法矣。

吴某时疟变证

吴某尝富后贫，体虚多郁，病患时疟，坚不服药，已半月矣。一夕忽发热不退，胸闷干呕，医投小柴胡汤不应，热盛汗多，神昏体倦，脉细无力，呓语音低。急延予诊。按仲师云：谵语有虚有实，实则谵语，虚则郑声。《素问》云：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用补元煎合生脉散，两服霍然。

族叔晓堂失志狂妄

族叔晓堂，向在吴地贸易，情志不舒，抑郁成病，神迷谵妄，诸医无效。同人虑有不测，送回里中，诊脉弦急搏指，知其因郁生火，因火生痰，痰火扰其神明，蒙其心窍，是以语言不正，举动异常，与阳明胃实狂乱之候不同，故前医用下药不应。病久正气固虚，补之又恐助其痰火。爰仿服蛮煎加梨尖铁落珀辰砂为引。初服谵妄稍定，再剂寝食渐安，共服十二剂，神清语止，举止如常。盖此方能清心肝之热，而通神明，故效速如此。

族人联升休息痢证治奇验

族人联升，患休息痢，淹缠两载，药如清火固涩，补中升提，遍尝无效。偶遇诸涂，望其色萎气怯，知为脱血之候。谓曰：尔病已深，不治将殆。渠告其故，予曰：吾寓有药，能愈尔病。盍往取之。比随至寓付药，再服即愈。渠以两年之疾，百治不瘳，此药效速如此，称为神丹。方用鸦胆子一味，去壳取仁，外包桂圆肉捻丸，每早米汤送下三十粒，旋以食压之。此方初得之人，传专治休息痢，并治肠风便血，少则一二服，多则三四服，无不应验。其物不载本草，无从稽考，其味极苦，似属性寒，后阅幼幼集成书云：痢久邪附大肠屈曲之处，药力所不能到，用此奇效。思治虚怯沉疴，参芪归地有用数斤愈者，治伤寒热病，姜附硝黄有用数两愈者。何此物每用不过二三分，治积年之病，其效如神，物理真不可测。先哲云：千方易得，一效难求，信矣。

堂妹感冒暑风证治

堂妹适邻村许姓，夏日浴罢，忽头晕仆地，家人扶起，旋即发热，夜间热盛。烦渴呕吐，谵妄不安，手指掣动，医药无效。予诊脉浮弦数，视舌尖绛苔黄，谓其翁曰：病由暑风相搏，邪热燔炽，亟宜清解，以杜痉厥之患。方用川连、香薷、甘草、半夏、茯苓、钩藤、防风、青蒿、羚羊角、荷叶、扁荚叶。服药两剂，热缓神清，呕渴亦止。方内除川连、香薷、钩藤、防风、半夏，加沙参麦冬石斛稻露。又服两日，证减七八，再除青蒿、羚羊角、荷叶、扁荚叶，加玉竹、生

扁豆、女贞子、当归、白芍，调养而愈。

家炳然兄女肝郁气厥实有羸状

炳兄女在室，年已及笄，性躁多郁，初春曾患吐血，夏间陡然发厥，厥回呕吐不止，汗冷肢麻，言微气短，胸膈胀闷，脉息细涩，状似虚象。医投补剂益剧。予诊之曰：此郁病也。经云：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乃为大厥。议与越鞠丸加郁金、枳壳、茯苓、陈皮、半夏。兄曰：女病卧床数日，粒米不入，脉细言微，恐其虚脱。奈何？予曰：依吾用药则生，否则难救。盖此脉乃郁而不流，非真细弱，欲言而讷，乃气机阻闭故也。观其以手频捶胸臆，全属中焦郁而不舒。且叫喊声彻户外，岂脱证所有耶。请速备药，吾守此，勿迟疑也。取药煎服。少顷，膈间漉漉有声，嗳气数口，胸次略宽，再服呕止，寝食俱安。转用八味逍遥散，除白术加香附、郁金、陈皮，病愈血证亦泯。

陈某子感证体脉俱厥

陈某子年十六岁，夏月患感证，壮热神昏，面赤烦渴，唇燥舌焦，口鼻牙根出血，俱属热象。惟脉息沉细，四肢厥冷，诸医不效。时届九朝，延予商之。予曰：此非阴证，乃阳证也。今日本应重用凉药，恐汝家畏而不服，姑以小柴胡汤去半夏人参，加生地、花粉、山栀、丹皮试之。无如歙俗以为吃坏热药有救，凉药无救。因见方有凉药果畏不服。三日后势更剧，复来迓予，予辞不往，乃挽友人胡君景三代请。予曰：救病如救焚，彼病已重，况复迁延，恐难治矣。胡君曰：试往一决，可治则治之。至诊其脉，前之沉细者，今竟绝，抚扪其肢，则冷过肘膝，更加腹痛拒按，欲便不解，惊狂不定。予曰疾急矣，非承气汤下之不可。疏方讫，胡君私叩予曰：从来伤寒阴阳二证，凭脉用药，不拘浮沉大小，总以有力无力分之。有力为阳，无力为阴，今按脉全无，四肢冷甚，恐属阴证奈何。予曰：此乃阳极似阴，证载吴又可《瘟疫论》中，所谓体脉二厥也。归检书与阅，胡君以为然，竟服下剂，夜间便行二次，比晓厥回脉出，改用甘露饮，后易生脉地黄汤，匝月而痊。

又妇忧劳传染药误致变

陈某子病愈后，其妇忧劳传染。初起头疼寒热，予与香苏饮一服汗解。旋又劳复发热，口苦耳聋，兼值经期，恐其热入血室，酌以柴芩煎加生地、赤芍、丹皮，热犹不退，更加面赤舌黄，谵语脉数。予曰：邪犯少阳阳明也。仿生生子小白汤，炒黄芩换生黄芩，加竹叶灯心为引。并语某曰：予适有他出，倘明日迟到，可请胡君商之，或照原方先服一渣亦可。次日午刻予归，渠已着人相促数次，急造其庐，其弟曰：病大变矣。问其何状，曰昨服尊剂，夜来烦热不眠，今早忽咬牙闭目，昏厥遗尿，已请胡君斟酌，并照原方煎服一渣，迄今不转奈何。予曰：昨病虽重，然已加增药味，即不应验，亦不至此。岂更服他医药欤？某曰：小儿病承救活，深为感佩，今且专心倚仗，曷敢易医。胡君恍然曰：往日市药，吾未之阅，今早阅剂内生黄芩，药店错发生黄芪，比令换去，得无昨剂中误服黄芪耶？因验昨倾之药渣，果然。予曰：此病受邪本重，前药悉力驱之，尚不能解，误服黄芪，将邪热补住，内攻心包，迷塞窍隧，故致变若此。惟有急泻心包之热，通窍避邪，庶有生机。拟导赤各半汤，除人参，加银花金汁，外用紫雪点舌。饮药至墓，神采略回，连投四剂，浸有起色。惟神呆耳聋，时多妄语，易以服蛮煎两服，神明稍清。后用养阴定志之品，月余始平。是役也，使非胡君验明药误，在病家必归咎于医，而医亦不自知其故

矣。识此凡治重病，所虑药剂，医须亲验，不可忽也。

许生母伤食腹痛

许生咏堂母病请治，据云因食脉肝面饼后，偶触怫郁，致患腹痛，自用麦芽楂曲香砂二陈不应，因其痛在少腹，以为寒凝厥阴，加吴萸炮姜服之益剧。予问痛处可按乎？曰拒按。又问日来便乎？曰未也。切脉沉细，视舌苔黄，中心焦燥，顾谓生曰：此下证也。生曰：连服温消诸剂不验，思亦及此。因家母平素质亏，且脉沉细，故未敢下。予曰：病剧脉伏，此理之常。质虽虚而病则实，书称腑病以通为补，仲师云：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又云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今痛满拒按，舌黄焦燥，下证悉具，夫复何疑。方定大承气汤，用元明粉代芒硝，仍加香砂楂曲，兼行气滞。服头煎后便行一次，其痛略定，随服复煎，夜半连下二次，痛势大减，舌干转润，易以调中和胃，匝旬起居如常。

叶习方甥麻疳

予甥习方，稚年出麻，麻后热久不退，干咳无痰肌瘠食少，粪如羊矢，神形疲困。诸医束手，姊氏忧惶，抱负来舍。予曰：此麻疳也。病属难疗，姊嘱拯治，思麻后热久，阴血必伤，干咳便难，津液必涸，计惟养阴保液，清肺润肠，庶可望效。方定麦易地黄汤，加石斛、沙参、玉竹、芝麻、阿胶、梨汁、白蜜，并令饮人乳，食猪肚。姊言前医以嗽热未清，戒勿食荤。予曰：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今病久肠胃干枯，须假物类脂膏，以补人身血液，古有猪肤汤，猪肚丸，可法也。于是药食并进，热嗽渐减，便润食加，调治一月，诸候均愈，肌肉复生，乃送归焉。

族兄女痘证并妇感证濒危救回大路

族兄女二岁，出痘如蚕种，医初认为麻，继由始误为痘，恐其前去，更关泛投清解药毒，延至七朝，色白神靡，势欲将脱，急请予诊，予曰：毒盛气虚，船轻载重，本属险证，初起按次图治，尚望生机，今无及矣，姑恳救治，勉自保元汤，用糯米鲫鱼羊肉煮汁煎药，昼夜频灌，喜得浆行隔起，再加熟地当归、枸杞、鹿角温补之品，侥幸收功，无何，又病疟证，两进逍遥散不应，热盛脉数，口渴舌黄，改方加生地黄芩，次日证仍未减，神昏舌苔干黑，予曰：疫急矣，非重剂莫挽，乃用大剂甘露饮，令其浓煎数碗，尽今日夜服尽，请再复视，昏热舌黑如故，反增胸腹胀闷，旁议二冬寒凉，二地滋腻，万胀不合，予曰：古人论治感证，始终以存津液为主，今热炽香涸如期，舍是别无良法，兄曰：固知药好，奈饭粥药势不行奈何，沉思良久，令市大西瓜一枚，取汁与服，汁尽少顷，忽作寒战，目珠昏陷，汗出如雨，衣被皆湿，不晚始定，早间故，予曰：此战汗也，非此里邪不能达，今无忧矣。嗣此热退神清，知饥纳食，惟觉身轻如叶，倦怠不支，徐为培养而安。

菜佣某单腹胀

菜佣某，初患腹胀，二便不利，手用导法之药，稍效，渠欲求神也，更医曰为脾寒生满病，猛与桂附姜黄，胀甚，腹如抱瓮，时实口干，溲滴如屑，喘无生理，其兄回来，以为恳治，予谓某曰：尔病由湿热内蕴，致成单胀，复被误药吃坏，似非草木可疗，吾有妙药，汝勿嫌秽可乎？某泣曰：我今只图命活，焉敢嫌秽，令取干鸡矢一升，炒研为末，分作两次，每次加大黄一钱，五更清酒煎服，

有效再商。某归依法制就，初服肠鸣便泻数行，腹胀稍舒，再服腹软胀宽。又服数日，十愈六七，更用理脾末药而瘳。众以为奇，不知此本内经方法，何奇之有。予治此证，每服此法，效者颇多，视禹功神佑诸方，其功相去远矣。

胡某乃媳感证

胡某乃媳，夏月患感证，延诊时已七日矣。切脉弦数搏指，壮热谵狂，面目都赤，舌黑便秘，腹痛拒按。诊毕令先取冷水一碗与服，某有难色，予曰：冷水即是妙药，饮之无伤。盖欲观其饮水多寡，察其热势之轻重耳。其姑取水至，虽闻予言，心尚犹豫，勉倾半盅与饮。妇恚曰：何少乃尔。予令尽碗与之，一饮而罄。问曰：饮此何如。妇曰：其甘如饴，心地顿快，吾日来原欲饮水，奈诸人坚禁不与，致焦烦如此。予曰：毋忧，今令与汝饮，但勿纵耳。因谓某曰：汝媳病乃极重感证，邪踞阳明，已成胃实。问所服何药，某出前方，乃小柴胡汤也。予曰：杯水能救车薪之火乎？即投白虎泻心，尚是扬汤止沸耳。某曰：然则当用何方？予疏大承气汤与之。某持方不决。邻人曰：吾妇昔病此，曾服此方得效。于是取药煎服，夜间便行两次，次早腹痛虽止，他证依然。改用白虎泻心及甘露饮三方出入，石膏用至四两，芩连各用数钱，佐以银花金汁驱秽解毒，数日间共计用药数斤，冷水十余碗，始得热退病除。众皆服予胆大。予曰：非胆大也，此等重证，不得不用此重剂耳。

汪氏妇热病喜饮沸汤

汪氏妇患热病，壮热不退，目赤唇干，舌黑起刺，便闭溲赤，诊脉弦数有力，应用清剂无疑。试问：渴乎？曰不甚渴，惟喜饮沸汤数口，稍凉即不欲思。如此热证，当渴饮水，何反嗜饮沸汤？若以此一端而从阴治，似乎不可。偶忆律云：二罪俱犯，以重者论。今脉证均属阳热，乌可以喜饮沸汤一事为疑。先与小白汤，病状仿佛，知其药不胜病，乃进大剂白虎汤，石膏重用四两，因其胃热上冲，呕恶不食，更加芦根竹茹为引，另取元明粉蜜拌涂舌，以润其燥。如此寒凉叠进，阅十四朝，始得热退神清，便通舌润。使拘古法，以喜热从阴而投温药，不几抱薪救火乎？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斯言可证矣。

蒋某阴暑

蒋某夏月病患发热，口渴，头疼，身痛。医云伤暑，初用香薷饮不应，因其热盛，更加青蒿连翘。服之益剧，诊脉沉细，望色，舌白面青，身虽热而反近衣，口虽渴而喜热饮，谓曰：此阴暑证也，非姜附莫治。其家人曰：病者日来热盛，连服凉剂，尚未见效，且天时酷暑，姜附恐未可用。予曰：夏月伏阴在内，人多畏热贪凉，受寒最易。若云夏月不可服热药，则冬月不可服凉药矣。何仲景治冬月伤寒，每用石膏芩连耶。舍时从证，自古有之，乃投附子理中汤，一服热退，再服病却。

汪木工感证舌苔变易之奇

汪木工年二旬余，夏间患感证，初起寒热呕泻，自汗头痛，他医与疏表和中药，呕泻虽止，发热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懒言，望色青白不泽，舌苔黑黄而润，诊脉虚细。经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因拟清暑益气汤加减。服药一剂，夜热更甚，谵狂不安，次早复诊，其脉更细，疑为阳证阴脉。及视舌苔与昨大异，色紫肉碎，凝有血痕，渴嗜冷饮。予思此必内有热邪，蕴伏未透，当舍脉从证，改用白虎汤，加生地、丹皮、山栀、黄芩、竹茹、灯心。下午人来请云：服头煎药

后周身汗出，谵狂虽定，神呆肢冷，不识何故。予往扪其手足，果冰冷异常，按脉至骨不见，阖目不省人事，知为热厥。命再进药，旁议以为体脉如此，恐系阴证，前药恐未合宜。予曰：此非阴证，乃阳极似阴耳。若误投热剂，则殆，否则今晚勿药，明日再看何如。众然之。次日神呆略回，体脉如故，视其舌苔，又与昨异，形短而厚，满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黄黑绿杂色，腻胎罩于其上，予甚惊异，辞以不治。其母哀恳拯救，予悯之，揣摩再四，令取紫雪蜜调涂舌，于前方内加入犀角、黄连、元参以清热，金汁、人中黄、银花、绿豆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药。翌日再诊，厥回脉出，观其舌泡消退，苔仅下紫耳。再剂热净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予虽能审其阳证似阴于后，然未能察其实证类虚于前。自咎学力未到，但生平历治伤寒瘟疫诸候，曾未见此舌苔之异，且诊视五日，变幻如出五人，前贤诸书亦鲜言及，真匪夷所思也。谚云：读尽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洵非妄语。

农人某伤寒误服凉药舌见人字纹

农人某患伤寒，数日寒热交作，自汗如雨，就予诊治。脉虚神倦，视其舌胎白滑，分开两歧，宛如刀划，考已任编中有阴证误服凉药，舌见人字纹之语。阅前方果然，予辞不治。渠恳拯救，先与六味回阳饮服之有效，继进左右二归饮数剂，舌胎渐退，诸恙续痊。

李某阴证伤寒见纯红舌

李某患伤寒，畏寒发热，下体如冰，脉息沉细，饮沸汤犹不知热，阴寒脉证悉具，药当从温无疑。然视其舌色如朱，方书云：舌见纯红，热蓄里，与证不符，因其病初起，凭脉用药，先与小剂理中汤探之，无碍，随用重剂六味回阳饮，数服病痊，舌色亦退。为详其故，殆所谓肾水凌心，逼其心阳外越者欤。

郑氏妇肝风头痛

郑妇年近三旬，质亏多郁，证患头痛，上及巅顶，下连齿颊，医称太阳风邪，药用羌防芎芷，痛剧而厥，呕吐不食，经脉动惕。予曰：此肝风也。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下虚上实为厥巅疾。究由水虚不能涵木，怒木生风，勃勃欲动，误投温散，益助其威，鼓舞鸱张，渐变痉厥，诚可虑耳。方用地黄汤加菊花、钩藤、白芍、甘草，数服稍应。思阳但上冒，阴不下吸，熄风务用咸寒，潜阳必须介类，方加阿胶、鸡子黄、牡蛎、龟版，取用磁石为引，使其吸引肝肾之气归原，服之病释。

汪某头痛预见真脏脉

汪某中年质薄，且多斫丧，头痛时作时止，夏间诊脉弦急而枯。嘱以脉象欠佳，速宜静养，多服补药，切勿因循。病者以疾虽时发，然寝食如常，犹不为意。逮冬至前二日，忽目花面赤，昏晕不支，延予至，势已败坏，且无力服参，因辞不治。逾日而逝。是病虽吸于冬，而真脏脉早见于夏，乃枝叶未害，本实先拔故也。

方氏妇目疾误治变证

方氏妇本体血虚，偶患目疾，眼科认为实火，初用芩连清之，更用大黄下之。饮药一盏，顷忽晕去，舌吐唇外，不能缩入，肢厥脉伏。时已薄暮，急延予诊，谓曰：寒下耗伤真阳，阳气暴脱，势属可畏，速投温补，希冀挽回。方疏通脉四逆汤，药熟不能下咽，令取艾火灸气海关元数壮，身始动，舌始收，

忙灌药一盅，移时又厥，仍令再炙。厥回，复进前药，守至黎明始苏，续进左归饮，及滋肾生肝诸剂，病痊目亦明矣。

闵某心脾虚脘痛

闵某处境艰难，向多忧虑，脘痛经岁，诸治不瘳。望色萎黄，切脉细弱，问痛喜按乎？曰然，得食痛缓乎？曰然。予曰：此虚痛也。古云：痛无补法，此特为强实者言，非概论也。为订归脾汤，嘱多服乃效。如言服廿剂有应，百剂获痊。后一丐者患同，某检方与之，服数十剂亦愈。

许细长食厥

许细长，石工也。病起少腹胀痛，坚硬如石，医用消导药，转致吐蛔，便溺俱闭，更医目为寒凝厥阴，投以姜附吴萸，痛剧而厥，肢冷脉伏。急来延予，予以手按其少腹，见其眉攒难忍之状，谓其妇曰：此食厥证也。妇曰：病果因食冷面而起，然已服过消导药无效，或药力不及，亦未可知。第停食小恙，何至厥逆吐蚘便溺俱闭。予曰：谷食下行，由少腹右角后出广肠，今食积不下，故大便不通，直肠紧胀，撑迫膀胱，小溲因而不利，下既不通，气反上行，故为呕吐。呕多胃逆，蚘必上攻，是以随呕而出，务得大便一通，通则不痛，诸证自释矣。但病经多日，凝沍已坚，非精锐之品，不能奏绩。旋进备急丸三钱，顷之腹中雷鸣，下结粪数枚，再与钱半，复泻十余行，厥回脉出，痛减腹软，观者动色，惊有神助。后畏药不服，将息而起。

商人某唇衄奇证奇治

唇衄之名，医书未载，而予则亲见之。证治之奇，理不可测。乾隆壬子秋，一商人求诊，据述上唇偶起一疮，擦破血出不止，或直射如箭，已经旬矣。求与止血之药。按唇属脾，必由脾热上蒸，以故血流不止，补用清剂不效，因血流多，恐其阴伤，更用滋水养阴之剂，亦不效。及敷外科金疮各种止血药，又不效。挨至月余，去血无算，形神羸惫，自分必死。忽梦其先亡语曰：尔病非医药能治，可用栗一枚，连壳烧灰，同硫黄等分研末和敷，自愈。醒后依法敷之，血果止。商人亲向予言，真咄咄怪事也。

汪氏妇鼻衄止衄奇法

汪氏妇，夏月初患齿衄，衄止旋吐血，血止鼻又衄，大流三日，诸治不应。诊脉弦搏，知其肺胃火盛，非寒凉折之不可，乃用犀角地黄汤，取鲜地黄绞汁，和童便冲药，外用热酒洗足，独蒜捣涂足心，一昼夜衄仍不止。因忆门人许生曾言：人传止衄奇法，先用粗琴线数尺，两头各系钱百文，悬挂项下，再用手指掐定太溪穴太溪穴在两足内踝下动脉陷处，神验。外治之法，于病无伤，今既诸治罔效，姑一试之，衄竟止。惟神形疲困，头昏少寐，思血去过多，真阴必伤，改用麦易地黄汤加龟版、石斛、白芍、女贞、沙参、阿胶，旬日霍然。识此以广见闻。

某妇胎动下血

昔闻先辈云：补中益气汤，乃安胎圣药，予未深信。乾隆癸丑秋，某妇怀孕数月，腰腹俱痛，恶露行多，势欲下堕，诸药不应，投以此方，加阿胶即安，后屡用皆验。下方中有参芪归术，培补气血，妙在升柴二味，升举之力，俾胎元不至下陷，然后补药得以奏功。血热加黄芩，血虚加地黄尤妙。

吕妇产后胞衣不下误药晕脱

吕妇年甫三旬，平时面黄体弱，因少乳求方，与八珍汤服之，有验。数年后又因胎产胞衣不下，予诊之，曰：此气虚不能传送，血虚不能濡润故也。令服得十全大补汤，众议以为新产，胞衣积血，阻障不出，补之不宜，或授以单方，用芒硝一两煎服，云下胞如神，众咸称善，一七入喉，即时晕脱。

族媪血崩奇证

族媪年逾八旬，天癸复行，日渐淋漓，时或如崩，头昏食少，心悸不寐，予与黑归脾汤，服之不应，他医投以清补固涩诸方，亦不效，淹缠数月而殁。予历见老妇病此，皆不能治，古笋言之，亦奇疾也。

方氏女孩带下罕见之证

邻村方氏女，年才四岁，其母抱负来舍求治。予问何疾，曰带下。问疾何时起，曰，女夜遗溺，常以帛垫卧，旧春晨起晒帛，乍见白物，以为偶然，后频下不已，渐觉面黄肌瘦，饮食减少。今经一载，时发时止，附近求医，皆言未见之证。予曰：此先天禀弱，脾虚挟湿故也。但童真未允，早泄诚非所宜，令夜服地黄丸，早服参苓白术散，匝月而效。半载后疾复发，仍令守原方服愈，嗣后不闻消息，及阅《怡堂散记》载一七岁幼女，患此证，虽已治痊，后出室怀孕，一产即脱，亦天之由也。方氏女孩得无类此。

洪大登痉病

洪大登为人厮役，体虚多劳，初病夹车紧痛，服疏风药二剂，卧不能起，口不能张，日饮米泔，仅以茶瓶嘴灌入，四肢挛急，每小便须两人抬起，痛甚汗淋，诊脉细濡，两尺尤弱，有从外感起见，仍欲用风药者，予曰：此痉病也。气血大亏，服此即不救。拟用大剂补元煎，旬余未效，病家亟请更方。予曰：毋庸，药力未到耳。原方令守服二十剂，渐能掉动，服至两月，始出户庭。

王木工反关脉

王某木工也，向患胃痛，诸治不效，一医以草药与服，陡然便血半桶，时时晕去，闭目懒言，汗淋气怯，诊脉全无。按脉乃血脱，此必血脱之故。然血脱益气，须用人参，彼木工，焉能得此。辞不与治，料其旦晚必脱也。越月遇诸途，见其行动如常，心窃讶之。后因他病来视，问其前恙如何得愈。曰：先生言我病危非参莫救，求医无益，只得日煎党参汤饮之，侥幸得活。予曰：此亦血脱益气法也。再诊两手仍然无脉，思人久无脉，焉能得生，沉吟半晌，恍然悟曰，此必反关脉也，覆候之果然。渠乃匠人，脉之如何，原不自知，予前诊时，因见其外证之危，仓卒未及细究，识此，告诸诊家，务须留神详察也。

王某血证频发

老医方星岩曾向予言：昔从上海王协中先生游，论及血证愈后，每多反复者，此由胃膜破伤，须用法补之。思之至再，订方用白芨鱼鳔丝绵三味，烧灰等分为丸，服之永不复发。王某患此证，莫能除根，令服此丸，果验。

族子石淋奇证

族子年方舞勺，初时小便欠利，不以为意，后每溺，茎中涩痛，医作淋治，溺更点

滴不通，少腹胀硬，卧床号叫，昼夜靡安。延予至家，其母手拈一物，与予视之。云病者连日小便全无，昨夕努挣多时，突然溺出此物，当觉通快，喜为疾却，今又复闭，岂尿管内尚有此物塞住耶？予视其形如豆，色苍而坚，置臼中捣之不碎。考方书虽有石淋一证，即予平素目睹患此者，亦不过如盐沙之细，今此石形大如豆，从未之见，初以为妄，试取簪柄探入茎中拨之，砰然有声，方信溺之不通，竟由于此。思将此石取出，特古无是法，不敢妄出意见，辞不与治。闻后石不得出，茎根烂开一孔，溲又彼泄，迁延而殁。越数年道出庐江，遇吕墨从先生言，彼邑昔有徐姓老医，能治此证。亲见其治愈数人。其术用刀将阴茎剖开，取出石子，敷以末药，旬日即愈。予心异之，欲求其方。其人已物故矣。因并志之，倘后有患此者，须求巧手剖之可也。

曹某忍精淋痛

淋痛一证，今人多用八正分清等方，然有效有不效者，盖阴茎有精溺二窍，若因湿热阻闭膀胱，病在溺窍，则前药投之是矣。尚因房劳忍精，病在精窍，乃有形败浊，阻于隧道，徒进清利无益。此证叶香岩论之甚详，言古有虎杖散，近世不识此药，治用杜牛膝根绞汁一盅，冲入麝香少许，隔汤炖服，并宗朱南阳方法，用两头尖川楝子韭白归尾等味，曹某患此证，予仿前法治愈，后治数人俱验，因并识之。

王氏妇痹证

王妇周体痹痛，医作风治，卧篑月余，肢挛头晕。予见之曰：此痹证也。躯壳外疾，虽无害命之理，但病久寝食不安，神形困顿，速救根本，犹可支撑。若见病医病，则殆矣。方定十全大补汤，加枸杞、杜仲、鹿角胶，两服未应，众疑之。予曰：缓则疗病，急则顾命。今病势败坏如斯，舍是不救。且补虚与攻实不同，非数十剂莫效。又服十日，周身发肿，众称病变，予曰勿忧。凡风寒客于人，壮者气行则已，怯者著而为病，本由营气不足，邪陷于里，今服补剂，托邪外出，乃佳兆也。仍命照方多服，痛止肿消而愈。识此为治痹恣用风燥药者戒。

自病臂痛

嘉庆癸亥岁，予因夏热，夜卧石地受凉，秋后臂痛，莫能屈伸。初服温经散邪之剂，不效，外贴膏药，又不效。思筋骨间病，药力难到，古有暖洗一法，日洗药水，其痛如故。偶阅《韩氏医通》云：有痿痹疾者，偎卧患处于壮阴之怀，久之生气和洽，病气潜消。试仿其法，将痛臂夜令室人以热体偎之，数日而愈。按《归田录》云：人气能粉犀，则疗痹。固其宜矣。

侯　序

家弟瑞生，昔游新安，适遘疠疟，观泉先生为之蠲疴，归述盛名，越数年，予始得见。丰颐阔度，信为有道者，既乃读所刻古近体稿、多隐居冲澹，及壮游奇丽之作，既又读所著医案，益肃然于先生之为通儒也。夫医者，意也。必有与天地同流之意，而后能诵古人方药之书。又必一空胶窒方药之言，而后能伸其用，当通神之意。医果可以意为，案果可以臆说哉。先生尚有未刻之书，曰《医述》，盖博览《灵》、《素》以后历代诸家之论，采其精当者，萃为一集，卷帙盈尺，其精勤过于海录，他日刊布，读者参考互证，当益知通儒之所阐扬，不仅功侔良相也。

道光六年子月上汗白下侯云松拜识

朱　序

内传称良医者再，医缓视晋侯疾，曰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数语即案也。又医和视晋侯疾，曰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后及六气六淫，不节不时，并括《内经》运气诸篇精义所言，亦案也。医案如漱案，根源洞澈，治法精严，均系乎此。顾非博物君子，深于医理，未足语此。杏轩先生，于嘉庆九年，刊有《医案初集》，随证处方，灵心独运，足度后学金针矣。嗣后所闻见益扩，所全活益众，又汇记治验若干条，定为《二集》。出以示盅，反复读之，弥叹先生之才大心细，师古而不泥于古也。虚实判之病，寒燠审之时，南北燥湿因乎地，弱壮贫富视乎人。批却导窾，有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之妙。因亟请付梓以善世。其《初集》藏版，不戒于火，今乃一并补刊，以著双玉为珏。钟盖于道光丁亥冬日，访道至岩镇，亲见先生勤求医奥，手不释卷，积数十年博览之功，年弥高而学弥笃，真所谓博物君子，深于医理者也。吾愿先生自今以往，日记所治，由周甲而晋期颐，灵丹救世无尽，而新编传世亦无尽。三刻四刻，钟且不揣掊昧，自订续为序言，以期附名于骥尾也。

虹桥朱钟谨序

吴　序

曩余在都门，知鲍觉生侍读，少遘奇疾，赖程君杏轩获全。越二十年，觉生视学中州，复病如前，杏轩又起之。心奇其人，以不得一见为恨。嘉庆丁卯春，余撄疾南归，遇杏轩于大梁使院，乞刀圭焉，十数年来，殆不知其疾之在体也。丁丑夏，余再至新安，杏轩亦倦游归，相见甚喜，晤语浃旬，尽出其所著书数种示余，上溯轩岐，旁及越人仲景，下逮河间东垣丹溪诸家，靡不究其精微，扩其旨趣。就中《医案续录》一编，说理精当，视前刻《初集》尤佳，余劝其付梓，杏轩让未遑。余曰：子无然也。余见世所为医者多矣，读汤头歌括一册，诵药性赋一篇，遂榜于门曰医室，号于人曰医师。病者不察，从而求诊乞方焉。幸而得资财，愈益肆其欺谩，乘坚车，策怒马，驰骋以耀于衢人。尊信之者日益众，杀人日益多。其不忍为此态者，又或达心而懦，讷于言语，拙于文词，为世所轻，而医理卒以不明于天下。今先生立卢扁之帜，入孙葛之垒，使是书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天下望而争趋，登苍生于仁寿，甚盛事也。纵山川修阻，针砭莫及，世医即可奉为准绳，以奏效于旦夕。其善养生者，得领绪余，亦足以却病驻年，所全不已多乎。夫士君子之托业，国家之设官，皆为养人计也。先生少业儒术，长习方书，常自恨不得用于世，以竟其学。余观斯编所载，审是非于毫厘，察虚实于微渺，其良有司之矜慎以折狱乎？补养以培元气，和解使无郁湮，其良有司之和煦以爱民乎。法当攻伐，如厉鹰鹘以逐鸟雀，法当清凉，如沃渊泉以救燎原，其良有司之锄暴安良，不事姑息乎。吾愿与先生同业者，皆以先生之学为学，其不与先生同业者，皆以先生之心为心，则郡邑之呻吟皆起矣。先生斯编，顾可秘而不宣乎哉？杏轩曰：唯唯。然犹藏之箧笥，自是又增入数十条。今年春，邮寄是书，问序于余，披阅之下，犹记曩在新安与吾杏轩晤言一室时也，爰追述之以为序。

道光四年岁次甲申季春月桐城吴虔拟

《程杏轩医案续录》目录

黄敬修兄咳血…… 294
鲍宗海风寒喘嗽误补肺胀欲绝治验…… 294
胡某妇脏躁面论证治方法…… 294
余振如兄幼子胎痫…… 295
柳圣依翁夫人热病战汗而解…… 295
鲍子钦兄感风停食小恙猝变虚脱宜用急疗之法…… 295
族妇眩晕续堂弟媳所患证同治皆无效不药自痊…… 296
洪荔原翁挟虚伤寒…… 296
洪召亭翁夫人胎动血晕急救保全…… 296
曹引泉翁竹简痢…… 297
王策勋先生幼孙疳疾…… 297
金荫陶封翁久泻滑脱之证…… 297
洪梅渚翁肝郁犯胃痛呕发黄温补药误危而复安…… 298
又乃爱暑邪扰胃发热吐泻欲作惊搐…… 298
又乃郎湿温感证…… 299
张汝功兄乃郎嗽久伤阴奇治验…… 299
又令爱暑入心包拯治无功后见数人证同皆不可救并答门人四问 …… 299
叶蔚如兄胁痛便闭一剂而效…… 302
曹静川翁孙女颏脱音哑…… 302
堂妹吐证…… 302
方萃岩翁乃郎跌后又患腹痛药伤胃气治验…… 303
又翁自患阴疽复中寒阳脱救急治法…… 303
次儿光墀单腹胀奇验…… 303
巴声茂生布疽瘛闭险逆一剂救转…… 304
答鲍北山翁询伊郎饮澼证治始末并商善后之策…… 304
许玉书翁大郎腹痛吐泻危证拯治之奇…… 306
又次郎脾肾阳虚伏寒凝冱重用温补而瘳…… 307
鲍宅京翁仆人中寒暴脱救转之奇…… 307
许纲之兄齿痛…… 308
鲍智原翁令孙疽后鬼肿溃久药投温补而愈…… 308
吴尚时兄春温两感危证治愈附载郑晋康兄令弟病同致殂之故并诲门人…… 308
家芃生兄怔忡治法…… 309
汪靖臣兄乃郎冒暑泻甚欲脱亟换元气一法…… 310
又幼女外感咳嗽误药酿成肺痹急证…… 310

黄曙堂翁乃郎头痛忽变症既续见数证皆不　治…… 310
家秀翁兄肝郁痛伤胃气详论两机治法…… 311
别驾故田阿六仆妇子症…… 311
鲍觉生室詹病发三次不能复起…… 312
黄就唐表兄肛痛呕吐危证治验…… 312
燕云亭司马伏暑感证…… 312
饶君扬翁公郎风温证治原委…… 313
饶厚卿兄幼女因热生风之证治详并明其理…… 313
又仆人肝风用药大意…… 314
许兑岩兄尊堂久痢治验…… 314
许月邻翁令爱齿龈…… 314
族弟羲采血涌欲脱…… 314
何少君令政传尸虫异附载历见诸证并证治法…… 315
汪绍由翁尊堂脱证救苏…… 316
汪商彝翁夫人风寒袭络之证…… 316
予久患腹痛忽下瘀血而愈…… 316

程杏轩医案　续录

新安　杏轩程文囿观泉甫著
山阴　安波陈光寿评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黄敬修兄咳血

敬兄向在金华贸易，恙患咳血，医治无效，食微肌瘦，虑成损怯。予时至兰溪，友人荐延诊视。阅前诸方，偏于温补，谓曰：古人治血证，虽有此法，然须审其证属虚寒，方为合辙。据兹脉证，责诸肺肾阴亏，肝阳上僭，咳甚火炎，血随溢出，理应滋水生木，润肺保金，得以咳稀，血当自止。服药投机，予欲辞回，敬兄固留，为治月余，咳血全好，餐加神旺，肌肉复生。

安波按：温热治虚损与草菅人命何异？故前贤云男子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盖男子气恒有余者多，血患不足者不少。以温热治虚损者，仲圣建中之类也。其内以稼稻作甘之本味，急建其中气，俾中宫得强，饮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复其真阴之不足。愚意以治脾虚损怯则可，若肾阴耗乏，相火燥金，见咳呛累血，形销骨折，遗泄潮热等病，投之如抱薪救火矣。

鲍宗海风寒喘嗽误补肺胀欲绝治验

黄敬修兄店内，有同事鲍宗海者，因感风寒，喘嗽多日，就彼地某姓老医看视，谓其证属内亏，药与地归参术。予见方劝其勿服，宗海以为伊体素虚，老医见识不谬，潜服其药。是夜喘嗽益甚，次日复往加减，医谓前药尚轻，更增黄芪五味子，服后胸高气筑，莫能卧下，呷呀不休，闭闷欲绝。敬兄询知其故，嘱予拯治。予曰：前药吾原劝其勿服，伊不之信，况加酸敛，邪锢益坚，如何排解？敬兄云：渠与我同事多年，不忍见其死而不救，揣摩至再，立方用麻黄、桂枝、细辛、半夏、甘草、生姜、杏仁、葶苈子，并语之曰：此乃风寒客肺，气阻痰凝，因而喘嗽，医不开解，反投敛补，以致闭者愈闭，壅者愈壅，酿成肺胀危证。《金匮》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予于方中除五味白芍之酸收，加葶苈杏仁之苦泻者，盖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如救眉燃，不容缓待也。敬兄欣以为然，即令市药煎服，少顷嗽出稠痰两盂，胸膈顿宽，再服复渣，又吐痰涎盏许，喘定能卧。宗海始悟前药之误，泣求救援。予笑曰：无妨，枉自吃几日苦耳。次剂麻桂等味分两减轻，参入桔梗橘红茯苓苏子，更为调和肺胃而痊。

安波按：风寒咳嗽，亦一大症也，不可渺视为轻浅者。徐氏灵胎，苦志三十年，始能治咳，先生于小青龙，去味芍加葶杏，真善法古人而不泥古人者也。

胡某妇脏躁面论证治方法

长林胡某，延诊妇病，据述证经半载，外无寒热，饭食月事如常，惟时时悲泣，劝之不止，询其何故，伊不自知。延医多人，有云抑郁，用逍遥散者，有云痰火，用温胆汤

者，药俱不效。又疑邪祟，攘祷无灵，咸称怪证，恳为诊治。视毕出语某曰：易治耳。立方药用甘草小麦大枣。某问病名及用药方法，予曰：病名脏躁，方乃甘麦大枣汤，详载《金匮玉函》中，未见是书，不识病名，焉知治法，宜予曰为怪证也。某曰：适承指教，足见高明，但拙荆病久，诸治无功，尊方药只三味，且皆平淡，未卜果能去疾否。予曰：此仲圣祖方。神化莫测，必效无疑。服之果验。

安波按：有时法于古而不泥于古，有时竟法于古而泥于古，此之谓良工也。

余振如兄幼子胎痫

振兄乃郎，出胎两月，突然肢搐目斜，逾时乃定，乳食如常，以为偶然，次日又发。幼科作胎惊治，药用疏风镇惊不应，发经数日，俱在巳午时候。予视之，曰此非胎惊，乃胎痫也。振兄云：胎惊则尝闻之矣，胎痫之名，请问出于何典？予曰：名出《内经》。帝曰：人生而有癫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故令子发为癫疾也。注云：癫痫也。大惊之搐搦无定，痫之发作有时，大人之痫疾亦然。惟其发作有时，故较惊稍轻耳，爰用茯神远志麦冬丹参甘草白芍菊花钩藤桑寄生以安神定志，养肝熄风，少入橘红、半夏曲以涤扰心之痰涎。盖疾由母腹受惊而得，病在心肝二脏，神安风熄，其疾自平。发行疏散，则风益动，褓襁胃气薄弱，金石镇坠，尤非所宜。服药其发渐轻，未几而定。所见数儿证同，皆照此法治愈。

安波按：斯症逐步幼医辄以痘疹等丸斗事，从不知孩提之负屈者，岂止宜河沙数乎。

柳圣依翁夫人热病战汗而解

圣翁夫人，夏间病患热盛无汗，烦渴昏谵，医治旬余不解，圣翁外贸，伊郎茵千兄，延予诊视。脉数舌黄，谓曰：此热病也，非清不可，疏竹叶石膏汤与之。时夜将半，闻叩扉声甚急，启视，茵兄慌入而言曰：病危矣。询其故，曰妙剂，当服头渣，至暮未见动静，再服复渣，更静后，忽寒战肢抖，少顷汗出如浆，肤冷息微，闭目不语。众以为殆，归咎药性太凉，欲投参附以救其脱，亟求复诊以决之。予即随往，扪其肌肤果冷，细按脉虽虚软，然不数和缓，并不急疾。曰无妨，此战汗也。因本气不足，邪气鸱张，予重用清剂驱之，邪不能留，遂与正争，是以战而汗出，邪虽从此而解，正亦由此而亏，且任其养息，切勿惊扰，元气来复，自然肤暖神苏，若骤进参附，诚恐余焰复炎，反为害矣。叶氏论温热病战汗解后，胃气空虚，有肤冷一昼夜之说，取书与阅，群疑始释。另立一方，用生脉散加茯神、玉竹、白芍、甘草，嘱市药煎好，俟其苏醒与服，并啜稀粥，以养胃气。次早茵兄来谢云：昨夕非子有定见，几为旁言所误，遵嘱静守，逾时汗敛神苏，恰将煎好之药服讫，复睡至晓，肌肤已温，唯虚气息耳，更为缮正养阴和胃，数次而康。

安波按：斯证若以予视，一下如洗，手足不安，神志不宁，是自气脱门绝之候，何暇从容立方，与此大剂暴投。

鲍子钦兄感风停食小恙猝变虚脱宜用急疗之法

子钦兄幼年质弱，偶因停感，发热腹痛，儿科药用荆防查曲，服后热退痛止，以为应验。距意次日卧床不起，头重目圈，气怯懒言，不饮不食。急延予诊，见其形状倦怠，切脉细软无神，维时伊舅柳茵千兄在座，予告之曰：令甥之恙，乃元气不支，切恐虚脱，亟宜峻补，迟则难救。茵兄云：舍甥病才两日，消散又未过剂，童质固虚，何至遽脱？岂可骤投重补耶？予曰：小儿脏气易为虚实，脉

证疲惫如斯，舍此别无他策。仿补元煎方法与服二剂，病仍未转，伊乃堂忧甚，予曰：凡治病，补虚与攻实不同，攻实可求速效，补虚本无近功。服药病既不增，虚能受补，即为见效。古称填补，如地有陷阱，方能容填。若平地填之，成敦阜矣。仍依原方加入芪术、茯、神、枣仁合归脾汤，守服浃旬，头竖目开，饮食照常，俨如无病。

安波按：于庚辰岁治余杭金姓稚子，年甫五龄，形颇肮脏，忽患暴注下迫，形神顿减，小尿短滴，幼医以消导之属，靡不备尝，或有以暴泻属热者，需胡黄连之类，其泻转甚，延余诊治。脉之细弱乏神，按之则空，胎微黑不渴，曰寒邪直中太阴所致，非附子理中汤不可，迟则恐变，乃尊曰：邪中太阴，已领教矣。然小儿体若纯阳，胡可以热济之乎。余曰：医贵活泼，不可纽执一说，以塞见闻。彼以为然，投之果应。此症与斯案相类，险为肤见所阻，故录出为固执者鉴。

族妇眩晕续堂弟媳所患证同治皆无效不药自痊

予童时见族中一妇人，头额常系一带，行动须人扶掖，云无他病，惟头目昏眩，饮食倍增，形体加胖，稍饥心内即觉难过。医治无效，只得屏药。越数年疾自愈，形体退瘦，饮食起居如常。其致病之由，及所服方药，均不同考。后堂弟媳，年二旬余，因遭回禄，忧郁成疾，见证与族妇仿佛。予知其疾由郁而起，初投逍遥达郁，继加丹栀清火，更进地黄阿胶滋水生木，白芍菊花平肝熄风，磁石牡蛎镇逆潜阳等法，俱不应。他医以为无痰不作眩，药用豁痰，又以为无虚不作眩，药用补虚，亦皆无验，遂不服药，四旬外病自瘳。予生平所见眩晕之疾，未有甚于此二证者，且病中诸治不应，后皆不药自痊，事亦奇矣。细求其故，盖病关情志，是以草木无灵。由此观之，凡七情内伤致病，皆可类推。

安波按：七情致病者，尼师寡妇室女为尤甚，必须陶情怡悦，所谓心病必以心药治也。

洪荔原翁挟虚伤寒

荔翁年逾强仕，冬月重感寒邪，诊脉细紧，见证寒热无汗，头疼体痛，初投附子理阴煎，汗发不出，复诊方加人参麻黄，翁曰：麻黄性悍，驶不能御，吾质素弱，恐不可服。予笑谓曰：他人之麻黄或不可服，予之麻黄放心服之。盖医当论方，不当论药，若以此加入表散药中，则诚驶不能御，今合补剂，有入参熟地监制之，虽勇过孟贲，亦难肆其强悍之性矣。古人用散法，有皮毛肌肉血脉筋骨之殊，峻散平散温散凉散之异。至于阳根于阴，汗化于液，云腾致雨之妙，独景岳先生得之。其所制理阴煎，及麻桂饮、大温中饮数方，真可称长沙之功臣，而补其所未备也。况理阴煎方后，有原加麻黄之法，又何疑耶。翁信予信，一服汗出而解。

安波按：于辛巳岁，治王少莲者，夏月纳凉痛饮，日晡觉头重恶冷，至次日壮热憎寒，口燥渴而不饮，目赤汗沾，诊得脉洪大而空，沉按若无，苔来黑滑。余曰：此肾阳为阴暑所迫，致见阳气上戴，目赤口燥不饮，脉空无神，壮热恶寒，即伤寒论之戴阳证也。拟附子理中汤加香薷人参，一剂而神清楚，寒热顿减，口不燥，目赤退，诸恙稍愈。后以斯方减轻，加以祛暑渗湿而痊。似此案之相类，故亦录出，以广后来者之目。

洪召亭翁夫人胎动血晕急救保全

召翁夫人怀孕三月，胎动血崩发晕，促往诊视。乃告翁曰：妊娠胎下血晕，已为重险，今胎未下而晕先见，倘胎下晕脱，奈何？翁嘱立方。予曰：血脱益气，舍独参汤别无

良药。翁问所需若干，予曰：数非一两不可。翁出取参，予闻房内雇妇私语，胎产服参不宜。亟呼之出，语曰：尔何知，勿妄言以乱人意。少顷翁持参至，予欲辞回，思适才雇妇所言，恐病人闻之，疑而不服，岂不偾事！只得俟之，翁持参汤，予随入房，病人果不肯服。翁无如何，予正色言曰：性命安危，在此一举，今若不服此汤，胎下晕脱莫救，俗见胎产忌服人参，无非恐其补住恶露，在胎下后，犹或可言，今胎未下，与平常临产无异，岂平常临产可以服参，今昏晕欲脱，反不可服乎？予治此症颇多，勿为旁言所惑。病人疑释，一饮而罄。予曰：有此砥柱中流，大势可守，尚防胎下复晕，其参渣再煎与服为妙。诘朝复诊，翁云：昨遵谕，仍将参渣煎服，薄暮胎下，恶露无多，晕亦未作，令多服培养气血之剂而痊。续翁媳升冶兄令政半产，胎下血晕，时值寒冬，夤夜招诊，两脉已脱，面白肢冷，亟以参附汤灌苏。一家两证，势俱危险，皆仗参力保全，胎产不可服参，殊属谬语。

安波按：半产之虚，虚不待言，况产前血晕等脱候，可不以参辅乎？险为愚妇偾事，得以获全者，亦幸耳。

曹引泉翁竹筒痢

引翁年将花甲，秋季患痢，缠绵日久，清利过剂，肛如竹筒，直下无度，卧床不起，诊脉细濡，望色憔悴，知为脾肾两亏，元气下夺，所幸尚能纳谷，胃气未败。仿胃关煎，调石脂余粮末，与服两日，其痢稍减。再加桑螵蛸，晚间参服四神丸，治疗匝月始。

安波按：痢者利也，不可以通利治痢之常药，以医老人久痢之不固。其法不一，医师胸有成竹耳。

王策勋先生幼孙疳疾

予弟倚兰，服贾庐江。戊辰冬，予自中州回，道经彼地，羁留信宿，有王策勋先生者，与予弟善，抱其幼孙，恳为诊治。视其体热面黄，肢细腹大，发焦目暗，颈起结核，予曰：此乃疳疾。疳者干也，小儿肠胃柔脆，乳食失调，运化不及，停积发热，热久津干，故名曰疳。又谓之丁奚哺露。丁奚者，言奚童枯瘠如丁，哺露者，言愈哺而骨愈露。但是疾，每多生虫，虫噬日滋，侵蚀脏腑，非寻常药饵所能去病。古方有布袋丸，治此证多验。药用人参、白术、茯苓、使君子肉各一两，芦荟、夜明沙、芜荑、甘草各五钱，共为末，蒸饼糊丸，每粒约重三钱，日用一丸，以夏布袋盛之。另切精猪肉二两，同煮汁服，肉亦可食。如法制就，服完一料而愈。

安波按：布袋丸名亦奇，方亦奇，故治亦奇。沈姓幼童五龄者，余之内戚也，患腹膨形黑，善食作泻，虽骨支床已半载矣，余亦是丸服半料，沉疴霍然。盖意布袋者，令入之胃，如物之袋，病久致疳，虫蚀已空，故其胃必虚，津液必涸，赖以猪肉汁充养胃阴，而从药得以各司其司，同心共济，以奏凯歌也。

金荫陶封翁久泻滑脱之证

封翁年愈古稀，恙患泄泻，公郎迈伦兄善岐黄，屡进温补脾肾诸药，淹缠日久，泻总不止。招予诊视。谓迈兄曰：尊翁所患乃泻久肠胃滑脱之候也。十剂云：补可去弱，涩可去脱，泻久元气未有不虚，但补仅可益虚，未能固脱。仲景云：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丸主之。李先知云：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余粮赤石脂。况肠胃之空，非此不能填，肠垢已去，非此不能复其粘着之性。喻西昌治陈彦质浦君艺泻利，久

而不愈，用此俱奏奇功，遂于原方内加入石脂余粮，服之果效。

安波按：善师古人之法。

洪梅渚翁肝郁犯胃痛呕发黄温补药误危而复安

嘉庆辛未春，予患眩晕，不出户者累月。友人张汝功兄来，言洪梅翁病剧，述其证状，起初少腹痛、呕吐，医谓寒凝厥阴，投以暖肝煎，痛呕益甚，又谓肾气上冲，更用理阴煎合六君子汤，每剂俱用人参，服之愈剧，脘痞畏食，昼夜呻吟，面目色黄，医称体亏病重，补之不应，虑其虚脱，举室忧惶。复有指为疸证，欲进茵陈蒿汤者，嘱邀予诊以决之。予辞以疾，汝兄强之，于是扶掖而往。诊毕笑谓翁曰：病可无妨，但药只须数文一剂，毋大费主人物料。方疏加味逍遥散，加郁金、陈皮、谷芽、竺叶。乃弟并锋翁曰：家兄年将花甲，病经多日，痛呕不食，胃气空虚，轻淡之品，恐不济事。予曰：此非虚证，药不中病，致益剧耳。经云：诸痛属肝。病由肝郁不舒，气机遏抑，少腹乃厥阴部位，因而致痛。肝气上逆，冲胃为呕，温补太过，木郁则火郁，诸逆冲上，皆属于火，食不得入，是有火也。至于面目色黄，亦肝郁之所使然，非疸证也。逍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其说出赵氏《医贯》，予辑载拙集《医述》中。检书与阅，翁以为然。初服各证均减，服至四剂，不痛不呕，黄色尽退，共服药十二剂，服食如常。是役也，翁病召诊日，皆汝兄代邀，语予曰：翁前服参药不应，自以为殆，予药如此之轻，见效如此之速，甚为感佩，嘱予致意，容当图谢。予曰：医者愈病，分所当然，惟自抱疾，为人疗病，行动蹒跚，殊可笑耳。翁有盛情，拙集辑成，借代付梓，亦善果也，胜酬多矣。晤间翁问尊集成乎？予曰：未也。翁曰：且俟脱稿，薄助剞劂。阅兹廿载，集成而翁已仙矣。集首阅书姓氏款中，谨登翁名，不忘其言。

安波按：治肝一法，不外辛散酸收甘缓，此古制逍遥散之妙也。但肝病已久，必盗母气，故前贤有温暖肝肾，乙癸同源之治。如肾阴虚伤，木火内燃，虽滋肾阴一法以柔肝，然时最碍补，必须病久，或肾家素有宿疾，方为合符耳。第治肝以辛散酸收为多，以滋补收纳者十中一二耳。

又乃爱暑邪扰胃发热吐泻欲作惊搐

梅翁令爱，年甫两龄，仲夏时发热吐泻，渠宅同事方心树兄知医，作暑风食滞治，热甚烦渴，吐泻益频。延予至，心兄述其病状，并用药大意。予视其儿，身热肢冷，舌绛苔黄，烦扰不定。谓心兄曰：证属暑邪扰胃，热气上冲，以故渴饮吐泻。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但婴儿质脆，暑邪酷烈，最易激动肝风。许宣治先生论暑风惊候，由吐泻而后发搐者，谓之慢惊。治之不易，且吐甚于泻，吐多胃伤，不能宣布津液，是以诸药无验，必得生机活泼，方转灵轴，所制黄土稻花汤一方甚妙。予遇此证，每仿其法，治多应手。于是方疏黄土、稻花、沙参、茯苓、甘草、半夏、乌梅、木瓜、扁豆叶，因其热甚，再加黄连，一剂而效。夏月小儿感受暑邪热渴，吐呕不利于香砂术曲者，服此方而晏如。

安波按：细绎方义，暑邪犯胃为呕，以黄土稻花温而不燥，香而不窜，安胃为君。吐多伤液，以沙参茯苓甘草半夏，养而不腻，缉而不滞，使中宫得以运旋，则吐泻不治而自愈矣。故主为臣，盖土气衰微，致招客邪，则胜己之木来侮，可不待言而知也。故以乌梅、木瓜预以定木为佐，而脾胃得以安，肝得以伏，而炎炎之暑邪未驱，故使以扁豆叶得金气之最早，以暑平木，良由斯乎。

又乃郎湿温感证

梅翁幼郎，夏间患感证，见其发热口干，舌苔白腻，知有伏邪，思膏粱稚子，提携捧负，邪何由受。询其乳媪，据云向系楼居，近缘天暑，移住地房，霉气甚重，病因此受，亦未可知。予曰是矣。盖霉湿之气，从口鼻吸入，伏于膜原，酝酿为热，自里达表，不比风寒客于皮毛，可以辛温发散而治也。初用淡豉、苏梗、鲜藿香、秦艽、广皮、桔梗、连翘、甘草、通草之属，芳香解秽，辛凉透邪。服药热甚，烦渴，舌苔转黄，方除苏梗广皮，加入黄芩黑栀赤苓泽泻，热渴不止，舌色欲焦，予素手战，渠宅视惫，方俱心树兄代书，乃谓之曰：此证热势炽甚，非白虎汤不能去病。心兄云：据证应用此方，但白虎之名，俗多恐畏，或至明日，如病不减，再进如何？予曰：拯溺救焚，急不及待。今舌欲焦，邪热燔灼，胃津已伤，倘到明日，舌若变黑，而成胃实。则非白虎所能胜任。再投承气，岂不更骇听闻。因将病原治法，细与渠宅说明。当用石膏一两，知母一钱，并加滑石芦根，其余栀芩等味，分量均照前加重。次日复看，身热较轻，舌焦亦润。但病来势暴，若骤松手，恐其余烬复燃，仍守原方，再服一剂，转用沙参玉竹麦冬丹皮石斛料豆梨汁芝麻，养阴需液而痊。

安波按：读斯篇未终，不觉喟然长吁三三息矣。盖方之名汤治疾，二翻三复者甚众，今时地气异，药未终剂，更医已数四矣。乞出类拔萃之举，常立于人背之后，是为所误命也夫。

张汝功兄乃郎嗽久伤阴奇治验

汝兄乃郎，年方龆龀，秋间咳嗽，入冬不止，初起呛嗽痰涩，气急面红，渐次潮热脉数，食减肌瘦，药如泻白散、止嗽散、清燥救肺汤，遍尝无验。汝兄虑成童怯，嘱予等治。令且停药，每日用甜雪梨一枚，去皮渣，雄猪肉四两，同切块，清水煮汤啜之。其肉与粳米稀粥同食。凡病日久，戒食荤油，复为药苦，得此可口，食而甘之，数日而效，浃旬而痊。汝兄称谢，并问其故。予曰：斯证即喻西昌所谓秋伤于燥，冬生咳嗽之候也。夫燥者濡之，其所以服诸清润之剂而不应者，缘童质向亏，嗽久阴伤，凡药皆草木根芩，只可濡其时邪之燥，不能滋其津液之干耳。经云：阴之所生，本在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故用猪肉雪梨粳米，诸多滋液滋干之品，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岂寻常方剂可同语耶。汝兄慨然曰：人知药能治病，不知药反增病。人知食肉病夏，不知食肉病愈。今而后益信医理渊深，不易知也。

安波按：读斯篇未终，不觉喟然长吁三三息矣。盖方之名汤治疾，二翻三复者甚众，今时地气异，药未终剂，更医已数四矣。乞出类拔萃之举，常立于人背之后，是为所误命也夫。

又令爱暑入心包拯治无功后见数人证同皆不可救并答门人四问

汝兄令爱，弱年在室，时属季夏，薄暮忽觉微寒，夜发壮热，头痛呕吐，次早谒予，其女出房就诊。脉弦急数，舌苔白腻，谓汝兄曰：证属时感暑风，来势不轻，防其生变，方用葛根防风以祛风，香薷茯苓甘草半夏滑石扁豆叶以清暑。请朝入房诊视，脉证如故，舌苔转黄，热盛口渴，目定神呆。方除葛根防风半夏，加入连翘知母花粉鲜荷叶。四剑再视，病者扶坐椅上，昏昏不语。令其伸舌，勉伸半截，芒绛起刺。汝兄云：小女夜来热炽，烦渴呻吟不安，黎明稍定，以为病减，不意神更昏沉，肢渐厥冷，未识何故。予曰：此暑入心包，邪陷于里，热深厥深，肝风欲萌，势属危险，可延他医酌之。汝兄坚嘱拯治。思暑由上受，首先犯卫，渐传入营，叶氏有清络热，必佐芳香，开里窍，以清神识，用金

宝丹一法。吾乡苦无此药，姑用生地、元参、银花、麦冬、川连、犀角、鲜菖蒲、西瓜翠衣，令取荷露煎药。翌日复召，病势益剧。目阖肢掣，口噤牙咬。予曰：肝风已动，证成痉厥，不可为矣。汝兄乞筹以希万一。揣诸病情，治法不过如此，奈服药不应。无已再想外法，令桃黄土摊地上，铺荷叶，将病人抬置其上，另用紫雪牛黄蜜调涂舌，方加钩藤、桑寄生、羚羊角，平肝熄风。至第六朝，汝兄来云：昨晚肢掣不作，口噤已开，似有生意，再烦视之。至见病人眼戴口张，痰声漉漉，切脉如丝。予曰：此非掣定，乃元气内夺，无力鼓动故也。脉证俱败，危期速矣。延至七朝而殁。未几，又见鲍蓁莪翁令媳之证。

蓁翁邀视媳病，云日前因热贪凉，起初头痛呕恶，旋即怯风发热。至今热犹未退，似属外感，烦为解散，免致成疟。导予入室。诊际问其头痛乎，病者不答。转令使女询之，亦复默然。予曰：殆证也。辞不治。蓁翁云：小媳病才两日，其候不过发热头痛，何以言殆？予曰：害虽未形，其机已露。盖此病因于冒暑，夫暑喜伤心，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顷问病原，蔑知应对。足征邪犯心包，神明为之紊乱，按心肝为脏，脏者藏也。邪已入脏，断难驱逐。且手足厥阴相表里，肝风痉厥，蝉联而至，预期一候，恐有风波，并将张汝兄令爱病状告之。翁虽唯唯，然未深信。续延他医疗治，诸证蜂生。果至七朝而逝，始信予言不虚。后旬日又见许礼门翁令侄媳之证。

礼翁儒而通医。因乃侄媳病见招。晤间予告以近视张鲍两女病。均不治之故。翁蹙然云：舍侄媳病候，与此仿佛，奈何？予问病经几日矣。曰五日。问其状。曰身热肢凉，昏迷瘛疭。予曰，邪已入脏，不可救矣。其姑坚托诊视，脉证俱殆。翁求举方，予曰：适谈前视张鲍两女证，维时病入犹能行动，尚不可疗，况如是乎？辞欲登车，其仆乞诊妇病，询其何疾，云病起二朝，发热不退，神渐昏冒，今早手足微掣。予曰：此亦暑入心包之候也，可不必往。翁强之。皆至其家，见妇昏卧于床，热盛息粗，面赤唇干，舌伸不前，抉视色绛，苔黄，切脉弦数。辞不用药。仆人跪恳，勉议清解暑邪芳香宣窍之剂，并嘱用黄土荷叶垫卧。越日仆来言，主母已故。妻病服药热缓掣定，神识稍清，复为加减，幸得获痊。后期年再见洪蕊春兄令媳之证。

蕊兄乃媳，长夏患病，四朝热盛神昏，舌黄口渴，肢冷脉细。予诊之曰：此暑邪内犯心包，棘手之候。蕊兄嘱治，勉商清暑涤邪，参以芳香开窍，并语之曰：服药热减神苏，庶可图幸，若肝风一动，则难救矣。旁议予方过凉，另延他医，以病者肢冷脉细，认为阴寒，遂用姜附，置诸阳证不问。歙俗病家服药，喜热畏凉，膏粱殆甚，维时姻娅咸集，度其少年新婚，当从阴证治法。蕊兄自不知医，因听众咻，信以为是。友人方瑞征，病者之表兄也，予视病时，渠亦在座，见后医之方，与予相左，私叩所以，予曰：病属暑邪入脏，热极似寒，实非阴证。亟为清解，犹恐不及，再投姜附，岂不火上添油乎。瑞兄云：家姑现在伊宅，吾往告之，勿服其药如何？予曰：子固婆心，但予虽能决其服彼药而必死，然未能料其服予药而必生。续闻竟服彼药，肝风大动，颠簸反张，凭空跃起数尺，爬床搔席，啮舌断齿，未至一候而亡。予所见数证，临危俱动风抽掣，然不若此之剧，盖由姜附燥烈，以刚与刚，益助其威耳。后十余年，复见吴蔚扬兄令爱之证。

蔚兄令爱，适本里洪宅，即星恒翁之乃媳也。年近二旬，形瘦质弱，星翁乃郎，向外贸易，因病遄归，媳侍汤药，忧劳交集，时值溽暑，偶作寒热，次日热发不退，头痛呕吐，逆予诊之，拟属暑风相搏，投以轻解之剂。诘朝脉证如故，神识欠慧，予谓星翁曰：令媳病势颇剧，刻防传变，可速告知令亲，切勿轻忽。原方佐以清热辟邪，四朝再召，蔚

兄在座，据言昨夕热盛烦躁，今晨人事更迷。予入房诊毕曰：邪已入脏，旦晚肝风即至。病人体薄，且多忧劳，料难支撑。并将畴昔所见诸证向说，嘱早延医斟酌。蔚兄务求画策，勉于昨剂中参入芳香开窍，以尽人工。五日黎明，星翁遣价来请，予辞不往，再四相邀，至见病者昏卧肢掣，喉中痰鸣。予曰：内闭外脱，莫能为力，他医用药，亦无效灵，越日而殂。

安波按：于壬小春初二，治钱清场司秦积卿公祖，年将古稀，神采矍铄，六旬余得类中症，后以大补获痊。今岁秋季，忽觉形寒怕热，溺短便涩，素善饭膳，须豚蹄之属，饥必以大碗燕窝，其余荤食之类，常不啖于口，寒热之际，啖食亦减失饿，致见神采暗晦，口辛指搐，目闭溲遗，切脉沉伏，撬视舌苔，干燥黄厚。余曰：此伏暑候也。年高体弱，慎防内闭外脱之险，辞以不起。彼人固求立方，余勉拟芳香开窍，辛凉豁痰之剂。今伊速觅妙手评酌，医亦吾药仿佛，竟服彼方。次日复诊，余观脉病仍然，令搜真西黄几厘，调至宝丹抹涂舌上，倘得神定搐回，可望万一。如是弥留者五日矣。果觅获得西黄几厘，调至宝丹将涂，讵期舌初沾染，而公竟仙逝矣。兹阅斯案，益奇先生之明决于一候之间，神乎神乎。

门人问曰：暑入心包一证，古人略而不详，近叶氏案载证治数条，似非不救之候，且六淫首重伤寒，其危莫如两感，虽轩岐只有死期，而无治法。然后贤谓用药先后，发表攻里，复推出可生之机，今读先生所著暑入心包数案，咸辞不治，或拯无功，果斯候之危甚于两感，而竟不可救耶？答曰：伤寒两感固危，毕竟其邪表里双传，犹或可据可疗，暑邪变幻无常，彼暴中之厉烈，扁鹊不及撄指而投咀，盖缘心为君主之官，心包乃其外郭，邪犯心包，至危至急，乌可同类而语乎。又问曰：暑入心包，危急之故，已闻命矣。然三因病候多端，岂无一证可与比类者乎？答曰：安得无之。小儿夏月冒暑发热，陡然神昏抽搐，俗呼暑风急惊，其证彷佛，其原相同，亦可以称比类也。但暑邪感触，小儿即作惊搐者多，大人即入心包者少。小儿暑风急惊，十中可救七八。大人暑入心包，十中难拯一二。此中奥义，不可不明。盖小儿质弱，脏气未实，邪入易，故病多。大人体强，脏气已实，邪入难，故病少。惟其入之易，则其出亦易，故治易。入之难，则其出亦难，故治难。即此观之，病情思过半矣。又问曰：夫子发蒙解惑，畅论病机，顿开茅塞，顽钝辈以为古人治病，证分寒热，药析温凉。今见故案，治法悉是清暑辟邪，参以芳香通窍，不识此外尚有他法可施与？答曰：凡治他病证，有寒热之殊，药有温凉之异，惟此一证，有热无寒。此例温病，病必有阳而无阴，药必有寒而远热。夫暴病暴死，皆属于火。苦寒则凝泣聚迟，焉有如此之激烈哉。予为子辈再伸其义。医方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渗是也，此证邪已入脏，汗之不宜，随病宜通，脏无下法，温则以耗与刚，和解渗利，绝无干涉。痰食结胸则吐之，脏邪从无吐出之理，至于补法，伤寒中风，邪陷于里，往往用之，无如此证，邪入弥漫，虚灵闭塞，不涤其邪，恣补无益，故舍清法，别无可施。譬诸救焚，舍水他无可灭。再按小儿暑风惊证，质实能受清凉者可治，质虚不受清凉者不可治，此证亦然。曩治许无门翁仆妇之证得愈者，亦因其禀赋体坚，能受清凉故也。膏粱羸弱，患此欲求幸免者，几希。又问曰：《伤寒论》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仲师验治伤寒传经之法也。夫子言暑入心包之候，危于伤寒，但寒之伤人尚少，暑之伤人甚多，暑邪之入脏，如伤寒之传经，应可预知，曷不仿仲师针法，使其不入可乎？答曰：此未可易言也。夫寒邪未传之先，有证可据，暑邪未入之先，无证可凭。当其疾作之始，身热头疼，呕吐口渴，与寻常暑证

不殊。有此慧眼，能预知其邪之欲入，而为设法堵御耶，《内经》论卒中云：急虚身中卒至，譬如堕溺，不可为期，可类推矣。虽然邪之未入，固难预知，而邪之既入，不可不识。凡诊暑证，二三日间，视病者神识微呆，即是邪入之征。此语未经人道，舟子望云而知风汛。予阅历有年之一得耳，既知邪之已入，维时其入尚浅，肝风未萌，似可极力验之，勿令入深可也。无如暑邪变幻，电掣雷奔，迅速异常，纵使验逐，枉竭其力，罕见其功，亦非临证目击，不能知之。兹因子辈之问，一伸病机，惜未水饮上池，无浣肠涤胃之术，能起人于九死一生之中，徒自歉耳。

安波按：病至危证毕聚，虽有慧心妙手，亦奚以为。姑立方者，聊尽良工之婆心耳。

叶蔚如兄胁痛便闭一剂而效

蔚兄来诊云：病初右胁刺痛，皮肤如烙，渐致大便闭结，坐卧不安，每便努挣，痛剧难耐，理气清火，养血润肠，药皆不应。切脉弦急欠柔，谓曰易治耳，一剂可愈。蔚兄云：吾病日久，诸药无灵，何言易治？予曰：此乃燥证。肺苦燥，其脉行于右，与大肠相表里，方书论胁痛以左属肝，右属肺，今痛在右胁而便闭结，肺病显然。但肝虽位于左，而其脉素于两胁，内经言邪在肝，则两胁中痛。今痛虽在右胁，不得谓其专属肺病已也。夫金制木，忧伤肺，金失其刚，转而为柔，致令木失其柔，转而为刚，辛香益助其刚，苦寒愈资其燥，润肠养血，缓不济急。订方用栝蒌一枚，甘草二钱，红花五分。蔚兄见方称奇，乃询所以。予曰：方出《赤水元珠》。夫栝蒌柔而润下，能治插胁之痛，合之甘草缓中濡燥，稍入红花，流通血脉，肝柔肺润，效可必矣。服药便通痛减，能以定卧，随服复渣，微溏两次，其痛如失。

安波按：怀抱奇，胁痛法，亦可参用。

曹静川翁孙女颏脱音哑

静翁孙女，年甫三龄，夏月发热，医作暑风治，投清散药两剂，忽颏脱音哑，食莫能嚼，饮莫能啜。又以为风中会厌，仍用散药，静翁迟疑，邀予商酌。谓曰：颏属肾，颏脱肾虚之征。肾脉循喉咙，挟舌本，为声音之根。经云：内夺而厥，则为喑痱。儿质本薄，暑复伤气，更服辛散，元气益漓，致变若此。倘再行疏泄，肝风一动，慢惊旋至，不可救矣。仿左归饮合生脉散，服之而瘥。

安波按：勘此等证，腹中无《内经》，犹瞎子行路。

堂妹吐证

堂妹年二旬，因情怀忧郁，致患吐证。每餐离间哽哽，少顷即吐，轻则只吐数口，甚则所食之物，倾囊而出。温中调气，清火解郁，治俱不应，予用安胃制肝法，亦不验。只得停药，越十余年，疾仍如故。肌肉不瘦，产育如常。予见此证数人，药皆罔效，然亦无损。复有梅氏女一证，案载辑录卷中，其候更加经期阻闭，缠绵数年，咸目为殆，出室后得自愈。可见情志之病，药饵难疗。至于病久而血气无损者，良由胃为多气多血之经，腑病较脏病轻耳。若果脏真损伤，焉能久延不坏乎？

安波按：古人云：师尼寡妇，必须异治。愚谓室女之治，较师尼寡妇为尤甚。盖室女人道未周，情窦早露，以致室塞之郁，百变百幻。结离后，诸病霍然。余亦有见之者。马陆氏女也，年过久笄，识书算，谈吐渊博，知药性，貌亦加常人一等，后得肝厥一症，每月如死者一二次，及合卺有时，而适逢厥来，从此好事多磨者有二次。余至，以疏肝息风为事，然虽救目前之急，奈终身痼产，总少妙术，忽忽三年，婿突至，完姻迄今，沉疴

若失，而脉渐已三四矣。

方萃岩翁乃郎跌后又患腹痛药伤胃气治验

萃翁公郎葆晨儿，禀质素弱，曩患滑精，予为治愈，案载初集中。斯病之始，偶因登山跌仆伤足。吾乡专科接骨颇善，但其药狠，弱者每不能胜。葆兄缘伤重，欲图速效，日服其药，已戕胃气。又患腹痛，更服温肝行气活血等方，胃气益伤，神疲倦卧，痛呕不止，药食不纳，邀予诊视，脉虚细涩，气怯言微，面青自汗。谓萃翁曰：公郎病候，乃药戕胃气，恐踏脱机。人以胃气为本，安谷则昌，治先救胃，冀其呕止谷安，然后以大补气血之剂继之，不徒愈病，且足得血而能步矣。但治呕吐之药，最宜详辨气味，不独苦劣腥臊不能受，即微郁微酸，亦不能受，惟人参力大气味和平，胃伤已极，非此莫可扶持，而单味独用，分两需多，购办不易，姑以高丽参代之，日用数钱，陈米水煎，缓缓呷之，守服数日，呕止食纳，神未略转。接服大补元煎，渐可下床，移步尚苦，前脉虽强，行动艰难，翁虑成跛。予曰：无忧，血气未复耳。仍服前方，半载后步履如常。

按：味单则力峻，古人时以独参汤也，而其可专。

又翁自患阴疽复中寒阳脱救急治法

壬午冬萃翁患外证甚重，因往候之。翁卧于床，谓予曰：背偶生毒，已经旬矣。知子不专疡科，故请潘日章兄看视。溃脓无多，并不痛楚，惟形疲食少，烦为诊之。切脉沉细而更，观其毒形平塌，乃告之曰：此疽也。其病在阴，治须温补内托，由阴转阳，脓肿作痛，毒化成脓，庶几无虑。嘱邀潘日章兄同议。方订十全大补汤加白芷、穿山甲、薄桂煎来阅云：剧病甚剧，祈速往。入室见翁箕坐于地，众皆仓皇，予惊问故，乃弟子桥先生言：家兄因起身更衣，站立不住，忽然跌仆，遂昏昏晕，故此不能动移，按脉迟细欲失，面青肢冷，呕恶频频。予曰：此中寒也，病亟即病，切防脱。变计惟参附汤以济其急，呕多胃逆，更以干姜佐之。古有霹雳散之名，形其迅速也，适日兄亦至，意见相符，于是用高丽参五钱，附子干姜各二钱五分，令先扶掖上床，药熟倾服。予与日兄同坐室中，俟其消息。时届三鼓，渐见呕定肢温，神苏脉出，予喜曰：可无忧矣。令煎二渣与服，次日复召，谓日兄曰：昨夕中寒急暴，幸赖参附汤挽回，今视其疽，形仍平塌，尚不知痛，昨间议之方，犹恐不济。商以大剂养荣汤，加附子，再诊更增枸杞、菟丝、巴戟天及河车、鹿茸胶肉之属，日渐知痛，肿起脓稠，腐化新生，治疗月余，疮口始敛。

次儿光墀单腹胀奇验

墀儿年逾弱冠，向无疾病，夏间偶患腹胀，以为渗漏，无关紧要，虽服药饵，然饮食起居，未能谨慎，经缠两月，腹形渐大，肌瘦食减，时作呕吐，日甚不愈。就同道曹肖岩余剑亭二公诊治，药如和渗温清消补，遍尝无验。其时尚能勉力出户，犹不介意。予思既诸药无功，谚云：不药得中医。遂令停药。迨至冬初，因事触怒，病益增剧，食入旋呕，前即气冲，二便欠利，予忆经云：肝主怒，怒则气上，得无肝气横逆，阻胃之降，是以为呕为胀，与自拟越鞠逍遥，及安胃制肝方法，亦不应。渐至腹大如鼓，坚韧如石，筋露脐突，青筋形赢，行步气促。予技已穷，复邀同道诸公视之，皆称证成中满，消补两难，有进专治鼓胀丸药者，言其音如响，一下其腹即消。予料彼药乃巴黄霸劫之品，令羸久胃虚，如何能受。即古治单胀，有用鸡矢醴一方，顾明畏食呕吐，气味亦不相投，是

夕踌躇，无策可画。俄延至腊，忽睹梅梢蕊放，见景生情，旋摘数十枝，令以汤泡代茶，日啜数次。机关勘破，触类旁通，家有藏酿，用木瓜橘饼各三钱，另以村醪煎熟，与藏酿对冲，晚饮两杯。以前腹胀否塞，绝不响动。如此啜饮三日，腹中微鸣，不时天气，坚硬稍软，迨至旬余，胀势减半，二便觉爽，食入不呕，夜能安卧，匝月后腹胀全消。当时胀甚腹如抱瓮，疑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及其胀消，大便并无秽恶遗出，可知即此身之元气，与此身为难首耳。儿病愈后，咸以为奇。友人问予所用梅花治胀，出于何书。予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予之会心偶中，无古可师。大概梅占先春，花发最早，其气芳香，故能舒肝醒脾。橘皮调和诸气。肝以敛为泻，木瓜酸柔，能于土中泻木，更藉酒力，是以得效。友人喟然曰：子良工也。公郎之疾，固虽有术起之于后，尚且无法疗之于前。此医之难也。然使此证患于不明医理之家，当其迫切之际，未有不随下药而毙者。此又医之不可不知也。予聆斯语，不觉悚然。

安波按：膨证一候，世乏良方。细绎此子得愈之由，缘年正方刚，血气甚盛，虽病久形衰，而根蒂尚固。更兼年轻无知，郁怒未深，并非冤沉海底，大怒不解，日就忧抑者同日而语。不然臌残春回，木升当阳，其病日增之不暇，岂藉梅花微末之材，可能却病乎？余见是证，不治者甚众，其年均在四五六左右，三十以外，尚未之闻也。余生也晚，不然贵之杏翁，以为然乎否乎。

巴声茂生布痘瘛闭险逆一剂救转

巴生居近比邻，尊公秉昭翁，早子俱殇于痘。是春痘令盛行，儿多夭折，生年数龄，尚未出痘，翁以为忧。一夕忽发热呕吐，卧寐不安。比晓迓予，望其颊赤唇干，扪其身热指冷，烦渴舌黄，细验周身标点，隐隐夹有紫瘢，顾谓翁曰：此布痘瘛闭，险逆之证也。服药瘛消痘透，庶可无虞。方定羌活散瘛汤，加石膏灯心，午后复视，云服头渣药后，热盛闷乱，头摇肢掣。予曰：此欲作惊。令服复渣，薄暮烦热益甚，昏谵渴饮，舌吐唇外，掉弄不休，痘仍不透。瘛反增多。其热颇剧，举家仓皇。旁议剂中石膏过凉，冰伏为害。予辞焉。秉翁坚求拯治，因在邻居素契，且此子又从次儿受业，情难固却，复告之曰：方书虽有痘初宜于升发，忌用清凉，恐其冰伏之说。特此证乃心胃火毒壅遏，致成瘛闭，不清其火，瘛何由消？痘何由透，前方清药力轻，故不胜任，于是重用石膏为君，佐以犀角、酒炒黄连、元参、升麻、连翘、赤芍、牛蒡、紫草之属。灯心尖为引，每服另冲无比散，取其大热，利小便，亦釜底抽薪之义。方已写就，思舌为心苗，今舌吐弄不休，内服煎药，须外用紫雪涂之，奈此物吾乡甚罕，乞诸其邻，所与些微，亦不济事。翁云：吾有紫雪藏之久矣。取出称有三钱，快甚。即令蜜调涂舌，并速煎药与服，次早翁来云：昨夕遵谕服药，涂舌至半夜，热缓瘛收，泻止躁定，似有转机。再烦一看，果诸证悉平，瘛消痘透。予曰生矣。询其紫雪只剩三分，余皆涂去。予笑谓翁曰：此证虽仗药力挽回，然非如许紫雪，亦无此速效。今火势既平，药当褪松，酌以十神解毒汤，仍稍用石膏犀角，清其余火，转用太乙保和汤，人参易沙参，加天虫、白芷、贝母鲜鳞。浆成之后，补脾利水，清凉解毒，渐次收功。此等险证，幸在比邻，朝夕看视，药随病转，得以保全。使病家与医居隔远，仓卒变幻，鞭鞭长莫及，欲图庆成，不亦难乎。

安波按：方议精妙入神，读者不可忽过。

答鲍北山翁询伊郎饮澼证治始末并商善后之策

饮证名载《内经》，特经文专论。运气司天在泉，胜复之义，仅启大端。仲圣于金匮

玉函中，阐发病机，详辨治法，条分缕析，后世有所遵循，可称幸甚。经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水为阴，火为阳，足见饮为阴类，致病之由，必其人之元气亏乏，阴盛阳衰，津液凝滞，不能输布，留于胸中，则清者悉变为浊矣。使果真气充足，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何患之有？经又云：阳化气，阴成形。夫气即水也，水即气也。气可化水，水可化气。今则阴翳弥漫，水精凝聚，得无阳衰，气无以化之故乎？人身之阳有三：一曰膻中之阳。如离照当空，纤云不掩，膻中阳虚，则浊阴上干，窃踞阳位，所谓浊气在上，则生膜胀也。一曰肾中之阳。如釜底之火，熟腐水谷，肾中阳虚，则釜底无火，物终不熟。所谓戊癸少化火之机，命阳无蒸变之力也。一曰膀胱之阳，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膻中位于膈内，膀胱位于腹内，膀胱气化，则膻中之气得以下行，膀胱阳虚，则气不化，失其通调水道之职矣。童年既无色欲之戕，又鲜情志之扰，其膻中肾命膀胱之阳，从何而亏，饮病从何而起，得无水果生冷所伤之咎与。轩岐于病治之后，尚以谷肉果菜食养尽之，非谓水果不可食也，惟食之有节，无使过之。过则伤矣。童质禀薄，素嗜水果胃阳受伤，致成饮澼。夫蔗性寒清胃，诗称大官还有蔗浆寒者此也。旧夏日啖蔗浆，致发宿疾，胸膈支满，漉漉有声，愦然无奈，呕吐冷水，成碗成盆，投以苓桂术甘理中，六君之属，通阳涤饮。服至月余，始得获效。复订温健脾胃丸方，并嘱戒食生冷，冀杜病根。仲秋病复召诊。询知丸药未服，复食梨菱，此则自误，非医咎也。窥其病状，较前加甚，不但呕吐水冷，并且脘中喉口俱冷如冰，食姜不辣，溲色如泔。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变。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初则胃阳之伤，继及膀胱肾命，一寒至此，诚为可畏。姜椒桂附，屡投不应，思商硫黄丸，大热纯阳，羞堪有济，此药吾乡苦无市处，无已，每日方内附子加至五钱，连进十二剂，才见春回旸谷。细揣此病，定有窠囊附于膈间，如贼寇依山傍险，结成巢穴，出没不常。窠囊之说，许叔微论之于前，喻嘉言详之于后。师古而非杜撰。前番势轻，病后只须治脾。此番势重，病后务须治肾。因仿肾气丸方法，令其上紧制服，并嘱水果不可沾唇，即菜蔬性寒之品，均不可食。语意旁人少所见，多所怪，因见方内附子分两加重，咻为有毒，不可多服，致令药已奏功，反生疑畏。又将所立丸方，付未达不敢尝之例。无如病虽暂愈，其根犹在，交春萌动，一夕吐水半桶。夫水之为物，不盈科不行，积之日久，故复倾囊而出。不明窠囊之因，反诋温药之过。嗟呼。周礼冬至采毒药以供医事，凡攻疾之药，俱是有毒，不独附子为然。但有病病当，彼性攻寒不逮，何暇留连作毒。如兵者，毒物也。然剿贼必须用之。若无故用兵，则受其毒矣。倘用兵以剿贼，剿贼以安民，则不惟不见其毒，而反受其益，故第论用之当不当，不必问其毒不毒。苟用之不当，即无毒亦转为大毒，用之得当，即有毒亦化为无毒。仲圣伤寒方中，如四逆汤，回阳救急，生附俱用一枚，今时种附力薄，况经童便甘草制透，其力更缓，方将虚其无毒以攻疾，何至虑其有毒以伤人乎？试思一月之中，附子服过斤许，设不对证，早已祸起萧墙，何以病后毫无喉痛口疮之恙，安得视为砒鸩，执迷不悟耶。果疑温药非是，盍请他医疗之。医来案称胃寒气痛，药用吴萸丁香，杂以枳朴芦根石斛，仆因素契，不忍缄口，复实告以证属寒凝，饮积且发，经数次吐多胃伤，岂特不可寒凉，即枳朴消耗真气，亦属不合。此次病发，得以势轻，未始非仗从前温药回阳之力。观其吐后即渴，《金匮》饮证条中，以渴者为欲解也。愈期非遥，不药亦可。但窠囊不除，终为后患耳。如言停药，数日即安，谕商善后之策，所云五气朝元丹，仆前原思及此，惟是此番

疾作，寒象既已减轻，温药亦应稍损。纯阳刚愎。似可无需，剃窠囊之疾，非迅速可以荡扫。药性过悍，久防增气，且前仅用附子，众咸诋其有毒，今若再进硫黄，更骇听闻，莫若仍从外饮治脾，内饮治肾，不偏不倚，中正和平，禹之治水，行所无事，病去元气不伤，斯为尽善。再按治饮用温，固属无难，要知其病，虽由虚而成，非同全实，可以直行攻消。然亦非同全虚，可以专行温补。酌予温药中少加开导，俾饮邪不至逗留，合乎温面和之之旨。考诸《金匮》云：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心下有支饮，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原痰饮之作，不外脾胃阳虚，浊阴凝聚。而施治之法，亦不外燥土升阳，驱导饮邪。盖胃寒则痰生，胃暖则痰消，脾湿则饮留，脾燥则饮去。二方虽治支饮，然用之于诸饮，亦无不行。并考许叔微《本事方》，专用苍术一味，疗痰饮之澼囊。喻氏《寓意草》中，有华太夫人饵术方法，效验彰彰。圣域贤关，心心相印，外饮治脾，当如是也。金匮又云：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盖治饮虽以升阳燥土为第一义，然从小便去之，尤为先务，苓桂术甘，亦导水利小便之剂也。设其人肾阳不充，则难胜任，故又主之以肾气丸，以桂附加入六味补肾药中，益火之原，蒸暖中焦之阳，使胃利于消，而脾快于运，则饮邪自无伏留之患矣。况方内苓泽原有淡渗水邪之能，亦本温而和之之意，较他温补诸方，相去径庭。奈世无好桂，而种附力复浅薄，虽以枸兔佐之，犹恐不逮。再假斑龙血肉，纯阳温煦奇经，以补玉堂关下之阙。方内减丹皮者，恐其清泻相火故也。内饮治肾，不亦宜乎。

安波按：可称尽善尽美。

许玉书翁大郎腹痛吐泻危证拯治之奇

玉翁大郎，童年曾患头昏，诸药不愈。予作肝风治，疏归芍地黄汤。佥谓头昏是有风寒，童子不可轻服熟地。翁排众议，依方多服而瘳。次春又患腹痛，呕吐便泻，延诊，药用温中调气，两服未愈，家人着急，令更他医，日请数人。或以为虫，或以为血，或以为火，治总不验，淹缠旬余，痛甚不止，呕泻不停，寝食俱废。复邀诊视，脉细面青，呻吟疲惫。予思病势增剧，玉翁固虽相信，然旁议纷纷，难与着手，转荐同道余朗亭先生诊治。初投五苓散，续进真武汤，亦俱不应。玉翁坚嘱想法，予曰：非不欲为借筹，奈令郎病久，胃气必空，轻剂谅不济事，若背城借一，尊公爱孙如珍，见方骇然，焉肯与服。翁沉吟云：有一善策，今早友人谈及邻村有扶鸾治病者，家人欲往求方，予呵止之。祈拟一方，予持语家人云，是乩仙所开，自必信服。予曰：策固善矣，治法尚难。令郎之病，起初不过寒凝气滞，本无大害，因求速效，诸治庞杂，痛久伤气，吐多伤胃，泻多伤脾，故困顿若此。倘仍见病疗病，必至土败气脱，计惟扶阳益气，以拯其急。爰议附子理中汤，米水煎饮。气固胃安，庶堪保守。诘朝玉翁来舍，喜云：曩服他药，如水投石，昨服尊方，不但病减，并可啜粥。家人信为神丹，相烦往视，恳为加减。予曰：药已对证，勿轻易辙。今日照方仍服一剂，明日再为斟酌。次早往诊，病势大转，因其体素阴虚，方内除去附子，又服两日。更用参苓白术散，调理而痊。是役也，非玉翁平素信心，兼施权变，安能图成？志此以见医家临证，不特病情之难窥，而人情之难处尤甚也。

安波按：人情难处，近今为尤甚。杏翁处嘉道盛世之际，而不见光绪医生之吃苦乎。今日之医，必须一剂知，二剂已之技，否则另商他人矣。可见人心不古，愈流愈下。

又次郎脾肾阳虚伏寒凝冱重用温补而瘳

玉翁次郎，形貌丰腴，向无疾病，丁亥季秋望后，陡作寒热，延予次儿光墀诊治。药投温解，其热即退。嗣后单寒不热，肢麻指凉，口吐冷涎，脐腹隐痛，便溏畏食。知系伏寒凝冱，方换姜附六君附子。初用八分，增至一钱，未见松动。邀予商酌，切脉迟细无力，望色面白舌润。予曰：此正仲圣所谓无热恶寒，发于阴也。前方不谬，尚恐病重药轻，附子加用二钱，更加吴萸、肉桂、砂仁、川椒。次日复诊，病状仿佛，思火为土母，阳虚生寒，温理脾阳不应，非补火生土不可。王冰所谓益火之原，以消阴翳也。仿生生子壮原汤加吴茱萸、胡芦巴、肉果、巴戟天、附子增至三钱，以为必效矣。诘朝脉证依然，玉翁问故。予曰无他，药力未到耳。盖市中种附力薄，况经制透，其味更淡，可增四钱，再加鹿茸、枸兔峻补真阳。自可春回旸谷。依法服之。证仍如旧。翁侄召成兄私询予曰：舍弟之病，先生审属阴寒，第用如许热药，毫不见功，理殊不解。且附子大毒，今已服过数两，久而增加，可无患否？予曰：其他勿论，时下秋燥，此等纯阳之药，若不对证，一匕亦不能堪，况其多乎。夫攻病之药皆有毒，无毒之品不能攻病。凡伤寒中阴等证，非附子不能驱阴回阳，有病则病受之，何有余性，遗留作毒，即使有毒而生，不胜于无毒而死乎。仍守原方，附子加至五钱，维时旁议沸腾，幸玉翁信而不疑。予告之曰：此证确属沉寒痼冷，然煎剂温药止矣。再得硫黄丸佐之，庶有裨益。于是煎丸并进，渐见好机，热药稍减，参入熟地河车杜仲。予与墀儿日为诊视，两阅月始得全愈。共计服过附子一斤，硫黄丸二两，干姜六两，鹿茸一架，党参三斤，高丽人参共十余两，其他肉桂、吴萸、川椒等，不可胜计。予生平治阴证用温药，未有若斯之多，而效验亦无如此之迟也。

安波按：病家相信，医家放胆，所以为医一道，非易事也。

鲍宅京翁仆人中寒暴脱救转之奇

宅翁令政，质亏恙久，是岁季春病剧，延诊，投以大补之剂，诸证渐减，六月初旬，病人夜卧受凉，微觉怯寒体痛，其时宅翁往淮，公郎辉远兄，遣仆相招。予至视毕，谓曰此新感阴暑，但病躯不胜表散，暂进参附汤，得以邪从汗解，仍服本药，比用人参二钱，附子钱半，各煎和就，正待与服，恰病人睡去。少顷辉兄出，告曰：家母方才睡醒，身已有汗，体痛亦松，不甚怯寒，日内天暑，附子过温，或可不用，即服本药何如。予曰：质虚偶感，邪原无多，标证既除，自应治本。仍将旧方加减配药，其所和之参附汤，留贮盏内置方几上。时值正午，辉兄留餐，甫将举箸，忽仆人之妇，张皇奔入，泣云：伊夫病在垂危，叩求拯救。予曰：尔夫早间适我，随同归来，并未见有病状。妇云：陡然晕倒，不知所由。辉兄本家莆田翁偕往，果见神昏汗冷，肢厥脉伏，初为踌躇，继而猛省，笑顾莆翁曰：证固危殆，然有一大奇事，可望生机。翁惊问故。予曰：此证乃卒中阴寒，阳欲暴脱，而救脱必须人参，伊等焉能得此。况安危呼吸，急不可待，顷辉兄乃堂所煎之参附汤未服，人参虽贵重之物，但和有附子在内，他人无此病，断难服此药，不意盛纪突遭斯疾，适与此药吻合，岂非天造地设乎。令妇跟至辉兄宅中，予道其详，众咸称异。当将几上参附药盏付之持去，谕其稍温与服，再看动静。下午其妇来云：服药逾时，汗敛肢温，人事渐苏。复诊脉出神清，惟倦怠耳。方疏参芪建中汤，仍加附子，嘱向伊主人处乞高丽参四钱，分两剂服，更见起色。续增枸杞、山萸、当归、杜仲，服之而瘳，观此可见，人之死生有数，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矣。

安波按：证似中暑，以参附回阳，非大识见不可。

许绸之兄齿痛

绸兄质亏多病，予为调治，所用药剂，不外归脾汤、补元煎之属。一日遣使相促，至时将薄暮，绸兄踡卧榻上，起告予曰：早晨齿牙忽痛甚，不可耐，予至今不止，恐挟风热外因，故停前药。相烦诊视，暂解标邪，切脉沉细无力，见证形寒足冷，谓曰：此属虚寒，非关外感，不徒用补，更须从温，爰仿古方八味地黄汤，加骨碎补，一服痛已。

鲍智原翁令孙痘后鬼肿溃久药投温补而愈

智翁令孙三岁，痘后左手曲池穴侧鬼肿，溃经年余，外科疗治，不能收口，逆予商之。维时伊兄朗玉翁，及同事叶殿扬兄在座，二公俱知医理，予视毕告曰：毒生手足，固不害命，然溃久脓水流多，气血受伤，面黄肌瘦，神形疲倦，目无精采，天柱骨垂，一派大虚之象，最为可虑。溃口收否，无暇计也。朗翁云：证既属虚，虚则当补。予曰：不但用补，且须用温。智翁云：时下炎暑如蒸，过温恐其难受。予曰：医家治病，盛夏遇寒证，用热药，隆冬遇热证，用凉药。所谓舍时从证也。病若虚而不寒，单补亦可见功，今虚而兼寒，非温补莫能奏效。爰定人参养营汤，加附子、鹿茸、枸杞、杜仲，合乎《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义。二公见方称善。初服精神略转，再服颈骨不倾，守服数十剂，气血恢复，溃口亦敛，此证获痊。虽予之执理不阿，亦赖二公赞襄之力也。

吴尚时兄春温两感危证治愈附载郑晋康兄令弟病同致殂之故并诲门人

尚兄体素清瘦，夏月病温，延诊，金迈伦翁偕往。据述昨午先寒后热，头痛汗出，热灼不退，口渴心烦，夜不安卧，形倦莫支。就榻诊之，脉虚浮大而数，视舌无胎，抚如干版。予为之骇曰：此证乃春温两感，至危至急。仲圣云：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既伤于寒，又不藏精，同时病发，谓之两感。凡伤寒瘟疫，热盛舌干，亦须至一候之外始见。今病才一日，舌即干涸，足征肾水素亏，冬伤于寒，邪伏少阴，暗吸肾真，劫其家宝，故一见发热，津液无以上供，舌即干矣。热论篇云：伤寒一日，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断为两感，不可救药。比类而推，殊难着手。爰用熟地一两，当归三钱，料豆五钱，玉竹五钱，甘草一钱。疏方讫，告迈翁曰：予生平治少阴，先溃于里，太阳复感于表，伤寒春温两感危殆之候，初起悉宗景岳新方，理阴托邪，往往获效，无如此证津液既涸，再投姜附，则阴立亡。故但师其意，以广期前辈风温汤佐之。虽一时之权宜，亦经营之惨淡耳。迈翁曰：善。遂服其药，热减神安，舌稍转润，再加沙参、麦冬、女贞、石斛，更进复脉、左归渐次而愈。

安波按：形倦句不妥，盖外感一病，人人皆倦。

郑晋康兄，侨居潜口，设帐汪宅，予因其居停延诊。晤间云：舍弟抱恙，便托一看。予问恙经几日矣，曰昨日起病，发热至今未退。予曰：此感证也。汪宅去伊家不数武，即与偕行。途次谈及时下患感证者颇多，须验其舌。若初起舌胎腻厚，则受邪深重，缠绵难愈。既至其室，病者出房就诊，令其伸舌，干涸无苔，形如镜面。予曰殆矣。晋兄惊问

所以，予曰：适言感证轻重，须验舌苔厚薄，不意令弟舌底无苔，光明如镜，初病见之，其非佳兆。胥兄云：予言感证苔薄病轻，今舌无苔，反以为殆，此曷故耶？因将襄视吴尚时兄病情向说，即照所用治法，疏方付之。并告之曰：服药应效则吉，否则难救。渠以予言为过，另更他医，日甚一日。挨至六朝，势已沉笃，予言果验。欲复相招，恐予不至，乃札托家芃生兄劝驾。予曰：非不肯往，奈彼病本重，即服予药，亦难必效，况复稽迟，内经论两感之危，在于六日，今已届期，卢扁再世，亦无能为。芃兄曰：固难如此，但渠昆仲与吾交契，今急而相求，且屈一行，以全吾之友谊耳。勉为呼舆，将及门，其疾已革。

安波按：两证舌俱无苔，外感固属阴寒，但亦须问其平日舌胎无苔否。倘若体质如是，不在此例也。

门人问曰：叔和序例云，寒毒藏于肌肤，思肌肤浅近，岂容邪栖数月，而病始发与。答曰：喻氏云，寒邪由肌肤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肤则有之。若膏粱之辈，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于骨髓者矣。程扶生云：藏于肌肤，当云藏于骨髓。周禹载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不藏，寒邪得而入之，伤于肌肤，伏于骨髓。合三条而观之，谓伤于肌共则可，谓藏于肌肤则不可。又问曰：序例又云，至春变为温病。喻氏谓变字下得怪诞骇人，周禹载言变字大妙，未审孰是。答曰：内经论伏气为病，如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等条，未言变也。又如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亦未言变也。其有称变者，如高梁之变，足生大疔，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等条，乃谓病之由此变。彼如实证变虚，热证变寒之类，始可言变。若春温则本冬伤于寒，至春病作，流异源同，似未可言变也。经又云：秋阳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曷不一宗经旨，曰至春变为温病，岂不疑乎？又何曰：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然则室女童男，旷夫寡妇，皆无温病乎？答曰：经语浑融，在人之意会耳。盖冬不藏精一语，亦指天时，非专指人事也。试观天明则日月不明之句，义可见矣。天一日之中，早明而夜晦者，即藏精也。一岁之中，春生而冬藏者，亦藏精也。使人夜不晦，人冬不藏，人物能无夭札疠疫乎，轩岐于此分定两例，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但寒乃冬令之正气，人知畏避，受病尚少，冬阳开泄，天暖而蓄，乃为淫气，受病殊多。此虽予之臆说，然按其理，似当不谬。又问曰：刘松峰读《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云笺七篇改作冬伤于汗，盖言冬时过暖，以致汗出，来春必病温，冬日严寒，来春并无瘟疫，以其虽寒而寒，得时令之正故耳。以汗易寒可乎？答曰：此创论也，似亦近理。但《内经》格言，岂容率改耶。

家芃生兄怔忡治法

芃兄恙抱怔忡，久而不愈，每发心旌摇摇，头晕神倦，辗转不安。予诊之曰：此烦劳郁伤，心脾肝三经病也。方定黑归脾汤，去木香，加白芍柴胡，合逍遥散，间参以麦冬、五味、柏子仁、丹参、牡蛎之属。疾发虽轻，然犹未断，芃兄忧之。予曰：神者伸也，人之神好伸而恶郁，郁则伤神。孔圣二论，首揭说乐，佛家般若经，首称自在。庄生著南华，首标逍遥，游情志中，病未可全凭药力，务须屏烦颐养，方能除根。如言闲散半载，服煎药两百剂，至今疾不复发。

安波按：郁则伤神一句，妙极。盖心有屈郁，则事事肘掣。虽有乐境当前，变为畏途。

汪靖臣兄乃郎冒暑泻甚欲脱亟挽元气一法

靖兄乃郎，年甫四龄，禀质向亏，夏冒暑邪，发热便泻。幼科佥用清散消导之品，服至匝旬，热泻如故，形疲气馁，食入作呕。医称邪滞未净，仍用前药，乃至食粥泻粥，饮药泻药。更医以为脾虚，投六君子汤不应，始来逆予。儿卧几上，阖目无神，脉细如丝。予曰：胃气告竭，慢惊欲来，不可为矣。靖兄曰：固知病久属虚，然昨服六君补药，亦无灵效何也。予曰：病有倒悬之危，一缕千钧，焉能有济。考古人制六君子汤，原为平时调养脾胃而设，非为救急拯危而设也。且阅方内并无人参，仅用钱许党参，数分白术，而市中种术味苦性烈，与苍术等，不能补脾而反燥脾。复有二陈消之，茯苓利之，欲求拨乱反正之功，真蚍蜉之撼大树矣。靖兄曰：然则治当如何。予曰：非真人参不可。盖参者参也，与元气为参赞也。鱼一刻无水即死，人一刻无气即亡，儿质本薄，泻久气伤，加以医药重戕胃气，经云：食入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今肠胃通为一家，幽门阑门洞开不固，饮食入胃，不使少留，即从肠出。仓廪之官，废弛厥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惟仗参力，急固其气，气不夺则命不倾。然须独用，始克见功，古有独参汤可法也。靖兄闻言大悦，即恳立方。专用人参二钱，令分两次，米水煎服，热退泻稀，次日照方再进，便泻全止，啜粥不呕，更制八仙糕与服而痊。

又幼女外感咳嗽误药酿成肺痹急证

歙俗信神，无知之徒，将神庙签诗，混编药名，乡愚患病，辄往求之，呼为神药，贻害甚多。靖兄外贸，幼女在襁褓中，时值冬寒，感冒外邪，发热咳嗽。其妻误听人言，往求神签。药用贝母三钱，女流不谙药性，即市煎灌，咳嗽顿止，以为神验。少顷忽痰涌气促，头仰胸高，彻夜搅扰。次早迓予，视其儿身热肢冷，口张鼻扇，啼声如鸦，乃姑告其所以。予曰：此肺痹大证，危期甚速。夫肺主皮毛，皮毛受邪，肺气闭塞，因而发热咳嗽，不为疏解，反投寒敛之品，且单味重用，为害更烈。经云：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孩提弱质，焉能堪乎？辞不举方。友人谭萃升翁，代恳试施一匕，以图侥幸。予思病既濒危，药非精锐，料难应效。方用麻黄、桂枝、杏仁、桔梗、橘红、半夏、姜汁，并嘱服药竖抱，旋走，勿令卧倒。如此一昼夜，始得咳嗽出声，痰喘略定。知其痹象稍宽，但病势过重，药虽见效，未便骤松，麻黄昨用三分，令其减半，余照原制，再进一剂，汗出肤润，热退喘平。更用六安煎，加桔梗，卧稳嗽稀。予曰：痹开病去，大局无虞。古云小儿勿多服药，盖儿质薄弱，脏腑娇嫩，药多恐伤真气，今可停药，乳哺调之，自然恢复。果如予言，识此为乡愚信求神药者戒。

安波按：神药贻害，不可胜道。余见病伤寒服签内人乳脱者两人，可不戒哉？

黄曙堂翁乃郎头痛忽变痉厥续见数证皆不治

头痛久而不愈，名曰头风。头风多害眼，方书固已言之矣。尚有一种突变，神迷肢掣，不可救治之证，前贤未经道及。曾见曙翁乃郎，年约十岁，头痛时发，予因他事过其家，见儿号泣，询之，翁告之故。出方药皆辛散之属。予曰：此由先天不足，木失水涵，风阳上冒，辛散不宜。翁求方，疏归芍地黄汤付之。翁惑旁言，遂置不服，仍请原医看视，以为前药尚轻，更增细辛藁本。一夕痛剧而厥，手足瘛疭，急来延予。予曰：肝风动矣，不可为也。翁恳挽援，勉用熟地、党参、麦冬、阿胶、炙甘草、麻仁、枣肉、茯神、白

芍，合复脉汤，参入牡蛎、龟版方诸水介潜之法，不验辞之。更医无功，迁延数日而殁。续见仇姓稚子及方氏女，证同皆不治。推详病机，证属头痛巅疾，下虚上实，治当上病下取。医昧病原，恣行辛散，以致变幻，其理显然。凡诸痛厥可治者尚多，惟此证一经神迷，即莫能救，此其故岂所谓甚则入肾，内夺而厥，则为喑痱者与。初集载有郑氏妇一证，予虽为治愈，然亦幸也。

安波按：肝风肝厥，发逆以后，此风盛行。大抵感乎日久人情娇柔造作的致，何则，当发逆炽张时，人且谋食疗生之不暇，岂有怒发冲冠之患乎。

家秀翘兄肝郁痛伤胃气详论病机治法

秀兄年逾五旬，向在维扬贸易，患病数月，延医多人，愈疗愈剧。因买舟载归。望其形容枯槁，行动艰难，诊脉弦劲欠柔。询其病原，据述旧冬少腹痛起，渐次痛连中脘，时作呕恶，彼时纳谷虽减，尚餐烂饭一盂，交春病势日增，即啜稀糜亦吐，形羸肉脱，便秘皮枯，药饵遍尝，毫无一效。迩来更加恶闻药气，入口即吐，君将何以教之？予曰：医之审病，如吏之审案，审案必得其情，审病须明其理。推详脉证，其病机已了然心目矣。按弦为肝脉，诸痛属肝，厥阴之脉，循少腹，究缘平日情怀不适，木郁失条，少腹因而致痛。然肝为将军之官，脏刚性急，医投辛香温燥，希图止痛，肝阴被劫，怒木益横，冲胃为呕，此肝为受病之原，胃为传病之所。医多药杂，胃气益伤。夫胃为水谷之海，气血俱多之经，既不安谷，气血从何生化？肤无血润则枯槁，肠无血润则干燥。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欲走噎途，岂区区草木所能回枯转泽耶。经云：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燥者濡之，治法固无难也。无如濡润之品，恒多凝滞。现今胃气空虚，呕吐恶闻药气，焉能强进？考古人治血气两伤之候，先当益气，气为血之帅也。但益气药品殊多，首推人参者，以其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也。再考东垣云：胃中虚热，谷气久虚，而为呕吐者，但得五谷之阴以和之，则呕吐自止，不必用药。淘择参米饮一方，气味冲和，谅当合辙。于是每日用人参二钱，陈米水煎，果受不吐，服至匝旬，餐加色转，再合参乳汤，守服两月，便濡肤泽而起。如此大证，只此二方，并未别参他味，药简功专信矣。

安波按：病久属虚，故入参能受，不然肝无补法之旨，弃置于无矣。

别驾菽田何公仆妇子痫

吾郡别驾何公，续迁甘肃，眷属仍居郡城。宅中一仆妇，重身九月，偶患头痛，医作外感治，其痛益甚，呕吐汗淋。至二鼓时，忽神迷肢掣，目吊口噤，乍作乍止，何公少君六吉兄，当晚遣力相召，晓造其宅，六兄告以病危之故，入视搐搦形状，诊脉虚弦劲急，谓曰：此子痫证也。势虽危险，幸在初起，当不误命。六兄曰：昨夕仓皇，恐驾到迟，故近邀女科一看，亦言证属子痫。然服药不效奈何？出方阅之，羚羊角散也。予曰：此乃古方，原属不谬，不知子痫疾作之由。因子在母腹，阴虚火炽，经脉空疏，精不养神，柔不养筋，而如厥如痫，神魂失守，手足抽掣。其病初头痛者，即内风欲动之征也。医家误作外风，浪投疏散，致变若此。至羚羊角散，方内惟羚角入肝舒筋，当归、枣仁补肝益血，侠神安神，甘草缓急，与证相符，其余防、独、木香、杏仁，俱耗真气，苡仁下胎，多不合宜，岂可以为古人成方，漫不加察耶。于是仍以本方除去防独等味，参入熟地、沙参、麦冬、阿胶、芝麻，养阴濡液，少佐钩藤、桑寄生，平肝熄风。头煎服后，其搐渐平，随服二煎，搐定头痛亦减。六兄喜甚，予曰：病来势暴，今虽暂熄，犹恐复萌。嘱再市药一剂，尽今晚服尽，搐不再作，方

许无虞。次日复诊，痛搐俱止，神清脉静，纳食不呕。方除钩藤寄生，加白芍、玉竹、女贞、石斛，逾月分娩，母子俱得无恙。

安波按：论证一端，总在灵机活泼，随症变化，不可效颦生之见，至死不悟也。

鲍觉生宫詹病发三次不能复起

宫詹前于乾隆丁未冬，自毗陵抱疾归，证类噎隔，已濒于危，予为治之而愈。嘉庆乙丑，宫詹视学中州，病发召诊，又为治愈。案载初集及辑录中。道光乙酉秋，宫詹在都，前疾又作，初时尚轻，来书语状，予辄忧之。虑其年逾花甲，血气既衰，非前此少壮可比。末又云：幸得请假南归，便图就诊。深为之喜。及至腊底，伊宅报中详述病情，较前两次发时更剧，体惫不支，势甚危笃。令侄子硕兄，亟欲邀予入都诊治，予虽老迈，谊不容辞。适迫岁暮，冰雪严凝，水陆舟车，都难进发，道阻且长，恐其病不及待，子硕兄踌躇无策，再四相商，只得酌拟一方，专足送去，冀幸得效如前，即可回籍调治。另函致意，劝令速归。回书云：手翰再颁，感沦肌髓，妙剂服之，不似昔年之应手，盖衰惫日久之故，欲归不得，进退维谷，负我良友，何以为人，弟之心绪，不可名状；永别之戚，惨剧难言。然奄忽而徂，胜于凝狂而活也。专泐敬谢，不能多写，亦不知结草何时，南望故乡，惟有怅结。未几遂卒。悲夫：宫詹自订年谱未竟，令弟时任乾州，续成之，谱末有云兄病中尝语人曰：吾生平患此疾，及今而三矣。丁未乙丑，皆濒于危，皆赖程杏轩治之而愈，今无杏轩，吾病殆不可为矣。予阅及此，不禁泫然。

安波按：膈隔等症，较瘫痪尤险，大约仓扁复生，亦无如之何矣。

黄就唐表兄脘痛呕吐危证治验

就兄体素虚寒，向患腹痛，服温药相安，年来痛移上脘，气逆呕吐，饮食渐减，丁亥之秋，病发益剧，食全不纳，自服理中六君之属，温理脾阳未应，形羸气怯，卧床不起，遣价迎予。诊脉胃少弦多，望色青白不泽，自以为殆，予曰无妨，治未中肯耳。尊体平素虚寒，原宜温理，据兹脉证，由于心境欠舒，木郁不达，厥阴干犯阳明，肝气逆横，胃降失职。仲圣云：厥阴为病，气上冲心，心中热疼，饥不欲食。夫肝为将军之官，脏刚性急，脾胃虽俱属土，然须分别治之，不容笼统而论。叶香岩谓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数语，实发前人之所未发。观其食入即呕，足见其病在胃而不在脾。理中六君，皆是脾药，不能治胃，今胃空若谷，必须参力扶持，始克有济，寒士购参不易，姑思其次，以高丽参代之，乃于六君子汤中，除术甘之守，加入川椒、乌梅、干姜、木瓜、白芍，另用陈仓米水煎服。药则辛酸并投，法合制肝安胃。予辞归。越日就兄专札来云：妙方连服两剂，痛缓呕止，稍能安谷，颇见效灵，深为感佩。尚祈加减，照原法略为出入，守服而痊。次春相晤郡城饶君扬翁宅中，丰采倍胜于前。

安波按：此亦病久胃虚，故丽参能受。然必须参入梅椒瓜等，仿安胃腕，以辛散、酸收、甘缓三法并济也。

燕云亭司马伏暑感证

戊子夏，征郡蛟水暴涨，横流泛滥，田庐人畜，到处被湮，歉休尤甚。公奉委往勘，暑湿烦蒸，感伏膜原，交秋疾作，始而寒热似疟，继则单热不寒。吾宗思敏翁为治两旬，大热已退，日晡微潮，拟属邪去正亏，转为

养阴和胃。越日寒热又作，以为感复，辅正驱邪，病状如故，神形益疲。度其恙久，阴阳两虚，连投补剂，寒热总不能止，嘱邀予商。予进署时，公寒热正发，卧榻呻吟。诊毕思翁适至，谓予曰：燕公祖之恙，吾看多次，愈而反复，烦子酌之。予曰：顷诊脉象数犹带弦，热时口犹作渴，是属秋时晚发，感证似疟之候。大局无妨，但恙久正气固虚，余波似仍未净。过补恐其腻邪，过清虑其伤正，酌以辅正剂中，微寓和解之意，邪退而正不伤，斯为美也。思翁称善，遂令疏方。药用首乌、人参、当归、茯苓、甘草、料豆衣、扁豆壳、陈皮、半夏、糯稻根须，引加鲜姜红枣，另以井河水各半煎。露一宿，明早温服。后旦再议，届期复召，询其家人云：昨服药后，寒热未来，夜眠安稳，入室公起坐就诊，笑曰：疟魔已被君驱去矣。复与思翁斟酌加减，不旬日而痊。公善画山水，有倪迂风，惜墨如金，求之不得，病痊后，亲绘一箑赠予，并序其事。

饶君扬翁公郎风温证治原委

道光戊子冬，郡城饶君扬翁公郎厚卿兄病，初起寒热头痛咳嗽，服辛散药一剂，次日单热不寒，口渴烦躁，嗽痰带血，下午突作昏晕。当晚折简速予，黎明至郡，见其面目俱赤，舌黄耳聋，呛咳胁痛，汗出而热不衰，诊脉洪大数疾。谓君翁曰：公郎之恙，乃风温犯肺，邪在上焦，速为清解，免致蔓延中下。辛散之品，不宜用也。方用牛蒡、甘草、桑叶、蒌皮、杏仁、桔梗、牛蒡子、贝母、梨皮之属。诘朝复召，问知夜来热退十馀，咳血甚多，望其面目仍赤，诊毕昏晕又作，额汗淋漓。翁甚彷徨，适黄就唐表兄至，予告之曰：此证确属风温为病，但质亏病重，虑难支撑。昨方力薄，故不应效。就兄曰：鄙见亦然，不识当如何用药。予曰：噫，难言。考风温名载仲景《伤寒论》中，但只言脉证及误治之变，并未出方。叔和以下，亦皆无治法，惟宋李东垣创立六方，可谓登坛树帜，然既言不可发汗，何萎蕤汤中又用麻黄、羌活等药耶？宋元迄今，名贤代出，所论风温证治，未有一言折衷，可为法守者。惟近时休邑汪广朝先生，所立风温汤一方，只萎蕤、料豆、甘草三味，药简功专，颇有深意。予治此证，每宗此方范围而扩充之，往往获验。就兄以为然，于是照方加入沙参、生地、丹皮、地骨皮、知母、贝母、黄芩，引用芦根梨汁白蜜，服之大效。诊视数次，热势渐退，苔寒渐减，转手养阴润肺，调理两月，幸得保全。是役也，使非君翁信而不疑，就兄推诚赞助，未见其有成功也。予常语人曰：凡起一大证，务须病家能笃信，医者有主持，旁人不妄议，二者失一，不可为矣。

饶厚卿兄幼女因热生风之证治愈并明其理

厚兄病愈，其女三岁，发热目赤，医谓证属因风生热，投以羌活荆防，目肿如李，眵流如脓，热甚搐搦。尊公君扬翁，嘱予治之。予曰：此因热生风证也，非清不可。方用生地、丹皮、山栀、生甘草、菊花、桑叶、石决明、羚羊角，服之热退搐定，目肿亦消。君翁疑而问曰：小孙女之病，医云因风生热，子云因热生风，同一风耳。风则当散，何服散剂而病反增，服清剂而病旋愈？此曷故也？予曰：风热二字，不可概言，须知内外标本之别。因风生热者，乃外入之风，风胜则热遏，散其风，而热自解，所谓火郁发之。此风为本，热为标也。因热生风者，乃内出之风，热胜则风，旋清其热，而风自熄，所谓热者寒之，此热为本，风为标也。医家因风热二字，义未解明，模棱施治，是以多误。翁喟然曰：医患不明理，理明则治病视诸掌矣。

又仆人肝风用药大意

君翁盛纪，年将二旬。暮春之初，始觉头筋抽痛，旋见口眼歪斜，肢凉脉细。以为风寒外感，药投温散，其病益剧，肢掣头昏，心悸汗浆，君翁令舁至舍，嘱为诊治，按诸风眩掉，皆属于肝。春深时强木长，水不涵木，阳化内风，乘虚绕络。凡治风须分内外，外入之风则可散，内出之风，散之益助其升腾鼓动之势。现在左肢瘫痪，防变痉厥神迷。议以滋水涵木，和阳熄风。方用炙甘草、黑参、熟地、麦冬、阿胶、芝麻、茯神、枣仁、五味子、牡蛎、小麦、南枣，初服四剂，势已减轻，更加白芍、当归、萎蕤服至廿剂，病瘥。虚犹未复，令制丸药，数阅月，始得元复如初。

许兑岩兄尊堂久痢治验

兑兄尊堂，年将及耋，本质阴虚，时常头昏，口干耳鸣，心悸，药服滋补相安。秋初患痢，后成休息，延至次春，昼夜或十余行，七八行之不等，每便腹痛后重，粪带鲜红，间见白垢，形疲食少。医治无效，召诊脉如平时，予曰：体素阴亏，原宜滋养，但痢久脾虚肠滑，滋药又非所宜。方仿异功散，加首乌、白芍、山药、扁豆、莲肉、老米，剂内俱用人参，数服痢仍不止。复诊告兑兄曰：令堂证属休息痢疾，病根在大肠曲折之处，诸药力不能到，即复入参，亦皆无益。兑兄云：然则奈何？予曰：非鸦胆子莫能奏效。特此物本草未收，他书亦鲜论及，惟幼幼集成载其功能，名为至圣丹。予用治此证，颇多获验。检书与阅，兑兄云：据书所言，并先生经验，自必不谬，第恐此药性猛，家慈年迈难胜耳。予曰：所虑固是。但每用只二十粒，去壳取仁，不过二三分，且有桂圆肉包裹，兼服补剂，扶持正气，断乎无伤。盖非此莫达病所，病不能除，正反伤矣。如法制服，三日全瘳。是秋其疾复作，家菡洲兄为治，多日未瘥，复邀同议。予曰：上春曾投鸦胆子见功，何不再用？兑兄仍以高年质虚为忧，予曰：有病当之不害，亦三服而愈。兑兄虑疾复萌，商用此味，研入调养丸药内，冀刈病根。予曰：善后之图固妙，然研末入丸，似不合法，更与菡兄斟酌，仍照原制，每以五粒与丸药和吞，服之两月，至今三年，其病不发，可见此药之功效如神。

安波按：久年肠红亦效，可见医贵圆通也。

许月邻翁令爱齿衄

月翁令爱患齿衄，药服生地、丹皮、赤芍、连翘、石膏、升麻之属，衄反甚。予于方内除升麻加犀角，一服即止。翁问曰：古人治血证，用犀角、地黄汤云，无犀角代以升麻。盖升麻能引诸药入阳明也，今服之不效，岂古方不足信与。予曰：宋二允有言：升麻性升，犀角性降，用犀角止血，乃借其下降之气，清心肝之火，使血下行归经耳。倘误用升麻，血随气升，不愈涌出不止乎。古方未可尽泥也。翁又问入阳明清胃热，药品尚多，惟犀角与齿衄相宜者，得无齿属上部，角长于头，本乎天者亲上之义耶？予曰：不宁惟是，人之上齿属足阳明，《礼》云戴角者，无上齿。阳明之血脉，上贯于角，齿衄用之辄应者，职是故也。

安波按：医工古方而不知更变，犹一匠人拆旧料起翻房地基，虽合而关笋钩角，总须刀锯也。

族弟蓑采血涌欲脱

予侨居岩镇，距祖居之东溪几五十里，丁亥春，族弟蓑采证患吐血，近延予弟春圃门生诊堂酌治，血涌不止，势欲晕脱。专价星

夜逆予。至见病者仰靠于床，气息奄奄，自云脐下热气上冲，血即涌出。切脉虚大不敛，顾谓弟与生曰：此水火失济之候也。经云水为阴，火为阳，夫人身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常，故阳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今阳但上越，阴不下吸，恐蹈危机，所服皆滋纳之品，药病相当，其所以不验者，病重药轻故耳。方定大剂两仪煎，合生脉散，更加龟版、怀牛膝、白芍、茯苓、山药、童便、阿胶之属，服后血虽不涌，脉犹未敛。予曰：慎之，防复吐，上午因亲属问病，应答烦劳，血又上涌，神思飘荡，几欲脱去，忙照原方熟地由一两增至二两，再加磁石，吸引肾气归原。另煮团鱼汤煎药。盖治真阳之飞越，不以龟鳖之类引之，下伏不能也。如言饮药，血旋止。日晡又因家人嘈杂，血复溢出，虽不若前之甚，亦觉难支。思血属阴喜静，动则阳化，故越出上窍，令其闭户屏烦。如此两昼夜，始得脉敛神安，血止不吐。仍守前法调治，月余而瘳。

安波按：方论并妙。

何少君令政传尸虫异附载历见诸证并详治法

何别驾少君六吉兄，召视令政病。诊之曰：此瘵证也。危期甚速，可勿药。忆别驾公如君，前亦患此疾而殁。因谓六兄曰：令政病状，显属传尸。此证五内有虫，人将殁，虫先出，迭相传染，为害最烈，慎防之。六兄曰：吾亦疑及此。据内子云：家庶母病笃时，伊坐榻旁，见帐中一物飞出，攒入伊鼻，自此得病。予曰是矣。六兄求杜患之策，令研獭肝末，每人日服钱许，思虫由鼻入，当以法御之。嘱捻纸球外裹雄黄，入病人房，以此塞鼻，倘见虫出，即钳置火中炼之，一夕六兄入房，突有物飞集于头，似觉蜿蜒多足，惊拨堕地而没。秉烛四照，瞥见其物潜伏几下，蠢蠢然。急呼家人持钳夹住，视形如蝶，翅翼生毛，毛色杂花，投诸火唧唧如鼠声。六兄有妹，时又病瘵，越日令政逝。有邻媪来慰，顺至伊妹房中问疾，归家脱衣，陡见一虫缀其裙，媪亦如法炼毙。伊妹殂后，患遂绝。

襄见方理丰翁宅中，始而妻死于是，继而媳死于是，后弟媳又死于是。一岁之中，同病而死者三人。次春皆续弦，未几长子死焉，翁娶继室，质伟体坚，自以为无患，不数月而病矣。其前妻之女，年已及笄，侍继母汤药，忽见病人鼻内有物，蠕蠕而出，心异之，其物飞扑女面，倏不见，继室殂。女疾作，未百日亦殁，一岁之中，又同病而死者三人。传尸之祸，可胜言哉！

又许玉生翁，有女四人，先是二三两女，俱患此证，相继而夭。居无何，四女又病。予谓之曰：此证有虫传染，三传乃灵，符药莫制，宜设法以杜后患。翁因将长女远送戚家，病女移于后院，家人日服獭肝，女殁患幸泯，但一病临危，俱未睹有虫出，或能变化，而人莫之见欤。

愚按：传尸乃虚劳中另自一种，虚劳无虫，传尸有虫，虚劳不传染，传尸传染。但此所谓虚劳非浅俗佛，幸难认识，而治之之法，诸说不同，各将证治辨明，则临病庶有主持，亦医家之不可不讲也。请先以证言之。稽求古训，如苏游之说，道藏之言，不为不详。然后人谓其类于不经，流于妄诞，似难取信。夫传尸之异在于虫，但其虫须俟人之疾笃而后见，不比别病之虫，可先从吐从便而见也。紫霄方用乳香熏病人手指，有毛出者，为传尸，告虽未试，然亦不验。又烧安息香烟，令病人吸之，噀不止者为传尸，不噀者非也。此说亦不足凭。凡虚劳多噀，噀最畏烟，断无吸之不噀之理。惟喻氏谓狐惑声哑喉。劳瘵亦声哑喉，是则声哑者，气管为虫所蚀明矣。斯言可为此证之一验。愚于此更有一要旨，如一家之中，先有患虚劳而殁，夫儿又一人时患讵同，不问前病之见虫有无，后病之声哑与否，即可断为传尸。盖

寻常虚劳不传染也。至于治法，《肘后》有獭肝散，治冷劳鬼疰，一门相承。《青囊》有取虫用啄木鸟法，喻氏又谓虚劳热久，熬其所瘀之血，化而为虫，遂成传尸，瘵证獭肝散，非不可以杀虫，而未可以行血去瘀。仲景所制大黄䗪虫丸，及援陈大夫之百劳丸，驱旧生新，诚有一无二之圣法。愚考二方，《金匮》原文，只言治五劳七伤，内有干血，并未云治传尸。喻氏从《金匮》叙虚劳于血瘀之下悟入，以为血瘀则瘀，瘀则生虫，非具过人之识，不能若是。然则䗪虫丸百劳丸可涤虫之原，獭肝散青囊药可除虫之害。证有辨之之法，虫有治之之方。传尸之候，或有可生，然须及早图之。若待其势已成，噬脐何及。

安波按：喻氏瘀化为虫，实阐前人之秘。

汪绍由翁尊堂脱证救苏

戊子之春，予由旌邑至孙村汪生德辉家，伊族绍由翁尊堂病剧延诊，比至，已治木矣。入见病者色白如盐，切脉弦劲少胃。予曰：此脱证也，何以至此？翁述病原云：家慈年近3古稀，体虚多忧，向患气痛，服辛香之品稍快。旧夏病目，眼科疗治，其目已盲。今春又因痰嗽，药如二陈、枳、桔、杏仁、苏子，服经多日，前夕忽心慌晕汗，至今不止，畏食懒言。出所服诸方，予阅之曰：病伤犹可治，药伤最难医。今脱机甚速，驷马追之，尚恐不及，奈何？翁恳举方，商以两仪煎合生脉散，每剂拟用人参三钱，熟地八钱。翁云：家慈因患气痛，补剂向不取尝，分两过重，虑其不受，请小试之如何。予曰：亦可。但大厦摇摇，一木恐难支耳。姑用人参一钱，熟地三钱，麦冬一钱五分，五味子五分。予下榻汪生宅中。次早翁郎岷山兄来云：家祖母昨夕服妙药后，安睡片时，汗敛晕定，略啜稀粥，稍能言语，幸已获效，乞求复诊。予曰：予归先煎人参二钱，熟地五钱备用。往察脉证颇有起色，仍守原方，续仿《千金》复脉汤以救阴液，再加茯神、归、芍、牡蛎、女贞、石斛，柔肝养胃，渐次而痊。

汪商彝翁夫人风寒袭络之证

商翁夫人，本质虚寒，常多疾病。旧春曾为诊治，药投温补有效。今春因乃郎心疾，昼夜看守辛劳，风寒之邪，乘虚袭络，比时不觉，渐致颈脊酸痛，喜暖畏寒，欲人揉打，纠缠两月。医用羌独防风以驱风，香砂陈皮以理气，屡服不应。季夏，予至孙村，延诊。谓曰：此风寒袭络之证也。夫初痛在经，久痛在络。经主气，络主血。考督脉并于脊里，至风府入属于脑。素问云：痛者，寒气多也。寒则泣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大法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理当养血为君，佐以温通脉络，非驱风理气所能治也。方定当归、枸杞、杜仲、巴戟天、附子、鹿角胶霜、狗脊、五加皮、秦艽、桑枝，四剂全愈。

安波按：此内风症也，名以风寒袭络，似属不切，不然前医驱风已效灵矣。

予久患腹痛忽下瘀血而痊

予患腹痛多年，由午餐饭冷强食而起，痛处在脐之上，痛时腹冷，掌按热熨稍瘥。虽盛暑亦必以帛护其腹，饮食渐减，喜暖畏凉，他物食尚相安，惟饭蒸煮未透，或稍冷食则必痛，素嗜瓜果，得疾后不敢尝。向患痔红，食姜蒜烧酒即发，故忌之。此疾作时，食人阻滞，饮烧酒一二杯，反觉通畅，不但姜蒜不忌，即食椒末辣酱，均与痔红无碍。经云：痛者寒气多也。证属寒凝气滞无疑。予素畏药，痛发无何，香砂姜莫陈半谷芽神曲之类，服一两剂即罢去，往岁发疏尚轻，惟餐饭不能如常，年来发频且重，不拘何物，餐后必痛，须食下行，其痛方止。于是餐后不敢坐卧，乃学古人养生，食后行百步，常宜手摩

腹之法，并遵释教过午戒食，然亦无益于病，遂视食为畏途，无如疾经多载，消恐耗元，补防助壅，踌躇无策。友人谓予年近古稀，命阳衰弱，寒从内生，是以喜暖畏凉。釜底无火，物终不熟，是以谷食难化，须用八味丸补火生土。所论固是，予意终未坦然。思痛若在高，虑其妨食成噎，今幸在腹，当不害命。药饵乱投，恐反有伤，恪守不药得中医之诫。己丑季夏，旌邑孙村汪宅延诊。下塌塾中，时二鼓既寝，急欲大便。灯灭暗中摸索，跌仆莫能挣扎，大孔汩汩遗出如泻水状，呼仆持火至，扶起视地皆污，色如漆，汗淋气坠，即忙就枕。汪宅献楠志仁二公闻之驰至，殊为着惊，予曰无妨，此因久痛蓄瘀，刻瘀下脱，未免伤气耳。饮党参、桂圆汤，少顷气稍续，汗亦敛，次早登厕，犹有余瘀。予恐其瘀复脱，遄归到家更衣，瘀已无矣。自此腹不再痛，餐饭如常。细求其故，究由瘀凝肠胃，阻其传导之机，以故食入则痛。夫血犹水也，血之结而为瘀，亦如水之结而为冰，所以痛处常冷，按熨饮醇热气至，故觉稍快。至于瘀蓄年久，胶固已深，一旦倾囊自出，理味不解，得无长夏炎蒸，奔驰烦劳，动则阳化，如雪消而春水来耶。从斯悟入，书称久痛在络，络主血，不独肢体之痛为在络，即胸腹之痛，痞积之痛，皆为在络，皆宜治血，无徒从事于气。又如噎隔一证，方书虽有胃脘枯槁，及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等语，然由瘀血阻塞胃口者恒多。进而思之，予疾将十年，固未能自知瘀蓄于先，然不药稳持，尚不失为中驷。不然补泻杂投，不殒于病，而殒于药矣。予见败坏之证自娄者十之二三，药伤者十之七八。药本生人，而反杀人，可不惧哉。自今以往，伏愿医家证未审明，勿轻用药，病家疾如可待，勿急求医，如此或亦可为卫生之一助耳。

安曰：初痛在经，久痛入络二语，叶氏实发前人数千年之未发，启后学千意万载之无穷。然不独胃病噎膈之证，正融使然也，凡病久根深蒂固，综须治血为主，此即古人穷必及肾之意也夫。

《程杏轩医案续录》终

《程杏轩医案辑录》序

嘉庆九年，岁在阏逢困敦，先生既成《医案初集》一编，寿诸世矣。原版不戒于火，其《续录》尚藏巾笥中。今年春，又成《医述》十六卷，集诸家之大成，垂不刊之定论，诚医宗之成轨也。既乃合医案前后集付剞劂氏，而先生行踪所至，与凡所施治，随笔扎记，及榜等录存者，历时既久，积而盈帙。先生以出于一时论列，详略或殊，始末未备，不欲付梓，榜等窃以近世叶氏一家，亦临证笔记，然惜其辞多简括，而义少发明，若先生斯编，证必求其本，治必折其衷，发聋觉聩，引示迷津，实有前贤屐齿所未及者。昔史迁传太仓公，论证论治，辞繁不杀，几及三十条，岂不以活人指南，端在是乎。乃敦请于先生，排次而梓行之。因并附记数语于其后云。

时道光九年岁在屠维赤奋若阳月上瀚门人儿榜许朴小门人许后洪鼎彝汪有容叶光煦郑立传等谨识

《程杏轩医案辑录》目录

庆敬斋方伯耳鸣…… 321
又公子痘证…… 321
齐方伯胁痛…… 321
福方伯哮嗽…… 321
台静亭州尊阴阳两亏伤及奇经…… 322
长中堂病机治法…… 322
马朗山制军公子中寒阳脱急救不及…… 322
温景侨制军饮伤脾胃商善后之策…… 322
周都宪咳久医误治用温肺涤邪…… 323
方去青制军便泻溲数…… 323
曾宾谷尚丞痢疾…… 323
张观察如夫人经期不调…… 323
龚闽斋观察令媳癥证…… 324
吴春蕤仪曹不寐眩晕…… 324
又少君水火失济之证…… 325
胡观察疝证…… 325
郭松崖郡侯疟疾…… 325
鲍蒔春部曹尊堂血枯久伤奇经…… 325
周司马痱风痈后足膝软弱…… 325
王明府夫人积聚久痛…… 326
沈虹桥广文疫证…… 326
洪厂文少君损过脾胃…… 326
鲍觉生宫詹精气内亏详叙证治次第…… 326
殷仲周先生筋挛便浊…… 327
张佩韦先生肝肾两亏证治…… 328
家近陶翁肝阳逆肺咳嗽加感风温标本
异治…… 328
汪蘅麋翁令爱水肿…… 328
方芷南茂才夫人产后心脾两亏之证…… 328
鲍禹京翁夫人厥证治法节略…… 329
张仲篪翁息贲喘嗽…… 330
方竹坪翁头痛…… 330
洪并锋翁脾阳虚寒湿内伏重用温
补治法…… 331

洪庭光兄肝风眩晕证类猝中…… 331
叶振标翁证患似隔非隔…… 331
洪星门翁吐血…… 331
龚西崖兄咳血…… 332
吴曜泉翁乃媳痉厥变幻证治之奇…… 332
叶震先兄肝风眩晕…… 332
吴双翘兄幼女目疾…… 333
汪式如兄阴暑感证转为瘅疟前后治
法不同…… 333
又乃嫂喉痛清药过剂变证…… 334
又患伏暑危证拯治原委…… 334
吴妇血崩…… 335
许妇内伤经闭辨明非孕…… 335
汪孚占翁乃孙暑风惊证反复治法…… 336
黄禹功兄阴虚咳血误服阳药致害…… 336
方侣丰兄挟虚伤寒误治致变坏病…… 337
谢翁证治并答所问…… 337
饶君扬翁脾虚泻血肺燥咳嗽证治异歧…… 337
方女慢惊…… 338
某妪本病风痱加感暑邪…… 338
胡某令郎麻后颈生瘰疬筹治三法…… 339
家若谷兄乃郎胁痛…… 339
梅氏女呕吐经闭…… 339
叶某喉痛…… 339
朱百春兄令婶半产崩晕寒热似疟…… 340
王氏妇妊娠二便闭塞…… 341
李某鼻渊孔溃…… 341
王某背疡溃后余毒未净…… 341
王锡章肺肾虚喘畏补致脱…… 341
吴媪肺痹…… 342
施妇感证…… 342
江妇崩证…… 343
江氏子足痹误治成废…… 343
叶翰周世侄感证反复状类内伤…… 343

《程杏轩医案》辑录

新安　杏轩程文囿观泉甫著
山阴　安波陈光寿评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庆敬斋方伯耳鸣

经言肾气通于耳，故人至中年以后，肾气渐衰，每多耳鸣之患。喻氏论之甚晰。然不独肝肾之阴气上逆，必兼挟有内风乘虚上升。夫风善人孔窍，试观帘栊稍疏，风即透入。人之清窍，本属空虚，是以外感风邪，其息即鸣。韩昌黎云：草木之无声，风撓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凡物之鸣，由于不得其平。人身之阴失其平，阳失其秘，化风盘旋，上干清窍，汩汩之声，昼夜不息，其义亦然。议与潜阳熄风，静以制动之治。

安波按：耳为肾之主窍，心胆寄附，是以体虚失聪，心肾同责。案内帘栊稍疏，风即透入之句，真是精议卓识。

又公子痘证

见点九朝成浆之期，孩提先天禀薄，痘形陷伏，根脚不齐，浆清色白，便溏食少，嗜卧无神，一派气血虚寒之象。亟亟温补内托，尚有生机，医犹以为肌热未退，火毒未消，药仍清解，误之甚矣。夫痘证发热，此其正候，盖不热则表不能透，标不能长，浆不能蒸，靥不能结，故痘证始终无不赖此热力为之主持。若欲尽攻其热，不顾戕损其元，元气受伤，安能送毒归窠，苗而不秀，能成实者鲜矣。外科论痈疽，谓有脓则生，无脓则死，痘证亦然。又伤寒有养汗之法，痘证有养浆之法，伤寒须七朝以前，邪气未传，尚可养得汗来，痘证须七朝以前，逆证未见，尚可养得浆来。倘至七朝以外，生气已离，再思养浆，亦犹伤寒邪气已传，再思养汗，其可得乎？无脓痒塌，势所必至，十二险关，虑有风波。勉议保元汤合参归鹿茸一法，冀其堆沙发臭，或可侥幸图成。

安波按：近时痘医，辄以辛凉解毒，苦寒退热，往往致成败证，束手无策。良可叹也。

齐方伯胁痛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情志不舒，木郁为病。据谕恙起数年，左季胁下不时作痛，饮食入胃，其气常注于左，不行于右。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肝位居左，其气常行于右，脾位居右，其气常行于左。左升右降，如环无端。今气偏注一隅，岂非升降失司，肝脾不和之所使然。目前虽无大患，窃恐肝病日久，土困木横，冲胃为呕，攻脾为胀，可不早为曲突徙薪之计乎？

福方伯哮嗽

哮嗽多年，原属锢疾，往岁举发尚轻，此番发剧，胸满喘促，呼吸欠利，夜卧不堪着枕。药投温通苦降，闭开喘定，吐出稠痰而后即安。思病之频发膈间，必有窠囊，痰饮日聚其中，盈科后进，肺为华盖，位处上焦，

司清肃之职。痰气上逆，阻肺之降，是以喘闭不通。务将所聚之痰，倾囊叶出。膈间空旷，始得安堵。无如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子房中，莲子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不刈其根，患何由杜？考《金匮》分外饮治脾，内饮治肾，且曰：饮邪当以温药和之，议以早服肾气丸，温通肾阳，使饮邪不致上泛。晚用六君，变汤为散，默健坤元，冀其土能生金，兼可制水。夫痰即津液所化，使脾肾得强，则日入之饮食，但生津液而不生痰。痰既不生，疾自不作，上工治病，须求其本。平常守服丸散，疾发间用煎剂搜逐。譬诸宵小潜伏里闬，乘其行动犯窃，易于拘执，剿抚并行，渐可杜患。

台静亭州尊阴阳两亏伤及奇经

复诊寒热依然，神采更倦，前方初服，微见痰红，疑系附子温燥所致。续服五剂，红不再吐，口并不渴。仲圣云：身大热而反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且越人明以阳维为病，苦寒热为训，岂寒栗如此，经年累月，憔悴不堪，不从温补，尚有何策可施耶？王太仆云：热之不热，是无火也。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旨可悟矣。虽内经有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之言，丹溪有治用清凉之案，然与此似乎不合。无如补虚门中，归脾、十全、补元煎、养营汤之属，均已服过，即治奇经之鹿茸河车，亦无应验。殊为棘手。但细详脉证，总不外乎阴阳精气两亏，张介宾所谓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古人复起，不易斯言。

长中堂病机治法

经云：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水为阴，火为阳。是病机虽繁，可一言以蔽之曰阴阳而已。试观天有四时，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以生喜怒悲忧恐。五脏所患不同，要不外乎心肾。此阴阳窟宅，水火根基。恙缘夙夜烦劳，心肾不交，水火失济。夫营卫二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若卫气不得入阴，则但寤而无寐矣。医用补心丹、养心汤，安神定志，未为不善，要知心为虚灵之脏，草木无情，非假物类之灵以引之，焉能望效？拟以纯甘加入龟版虎睛龙齿琥珀珍珠，谅当有应。

安波按：此议诚言人所未言，拟再参入磁石，取其黑色通肾，上交于心，灵情活泼，上应虚灵之脏，未识与先生合拍否。

马朗山制军公子中寒阳脱急救不及

诊脉沉伏模糊，证见肢厥声鼾，口鼻气冷，人事迷惑。处由真元内戕，阴寒直中，阳气外脱，势属危殆。内经以阳气者，若天与日。今则迓寒凝泣，阳霾用事，使非重阳见晛，何以复其散失之元乎？夫人身之真阳，譬之鳌山走马灯，拜舞飞走，无一不具，其间惟是一点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舞飞走之躯壳，未尝不存也。方用参附二味，重加分两，昼夜频进。本草言人参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附子为斩关夺门之将。潭底日红阴怪灭，分阳未尽则不死。但脉证败坏如斯，欲图断鳌立极之功，亦难之难矣。

安波按：此症亡阳也，急用附片垫气海，关元炙数百壮，或可挽。

温景侨制军饮伤脾胃商善后之策

脉沉细缓，外腴内虚，饮多谷少。恙经三载。发时脘痞嗳噫，小便欠利，年来戒饮，其疾虽平，然精神起居，未能如昔。饮食稍有失调，脘中犹觉不快，虑其病根复萌，商图善后之策，此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也。夫脾胃清和，始能生化气血。酒者熟谷之液，其

气慓悍，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故致患若此。今病虽愈，而仓廪之官，未得骤反清和之旧。计惟调养脾胃，以资运化。考古治病，有煎膏丸散之别，心肺病在上焦，宜用煎膏。肝肾病在下焦，宜用丸。脾胃病在中焦，宜用散。审其致疾之因，投药自中肯矣。

周都宪咳久医误治用温肺涤邪

岐伯虽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然其所重，全在于肺。盖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其寒，饮食入胃，从胃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是咳之不离乎肺，犹疟之不离乎少阳。据谕病缘夏热，晓起感冒凉风，更兼饮冷，始而微咳，渐至咳甚，服药月余，咳仍不已。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此致病之大端。医者只知天时之气热，不察人身之脏寒，频投滋润，希冀清火止咳，适燕指南，无怪药愈服而咳愈频也。盖肺为娇脏，性虽畏热，然尤畏寒，金被火刑固为咳，金寒水冷亦为咳。五行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金固生水者也。然金寒则水冷，使非火克金，则金不能生水矣。譬诸水冰地坼，犹以霜雪压之，其能堪乎？诊脉沉细，口不干渴，时当盛暑，背犹怯风，使非温中涤邪，何以春回旸谷。倘再因循贻误，寒邪不解，久咳肺伤，更难为计，拟温肺汤一法。

安波按：咳嗽一症，治之最难。昔徐灵胎医究三十年，始能治嗽，难怪庸流一见咳症，就以沙参麦冬从事，贻害良深，可欢可恨。

方耒膏制军便泻溲数

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变。人之二便，全藉中气为之转输，故不失其常度。肾气虚则关门不固，脾气虚则仓廪失藏，便泻溲数之病生焉。方定补中益气汤，升举脾元，四神丸固摄肾气。二药合投，并行不悖。加枸兔佐蔻萸之功，增莲芡辅参术之力，方则脾肾分施，病则溲便并治矣。

安波按：肾开窍于二阴，肾气虚则失其司，脾气弱则运失其旋，故以脾肾双补治。然此公大约多年，或久泻溲数。如新泻溺短，则大相径庭矣。

曾宾谷中丞痢疾

痢疾古名滞下，然此滞字，非单指饮食停滞之谓，言其暑湿内侵，腑气阻遏而为滞耳。长夏感受暑邪，伏于肠胃，新秋患痢，腹痛后重，赤白稠粘，日夜频次。考古贤治痢，不外通涩两法。大都初痢宜通，久痢宜涩。夫暑湿邪热，客于营卫则生疮疖，入于肠胃则为泻痢。痢之红白，如疖之脓血，脓血不净疖不收，红白不净痢不止。证在初起，治贵乎通。经曰：通因通用。然此通字，亦非专指攻下之谓，言其气机流行而无壅滞，乃为通耳。丹溪以河间发明滞下证治，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二语，实盲者之日月，聋者之雷霆。特其方法，每用芩连槟枳，苦寒攻伐，藜藿淘属合宜，膏粱恐难胜任。敝郡汪氏蕴谷书称，痢疾即时疫，浊邪中下，名曰滞。亦杂气之所乘，故多传染于人。其自定黄金汤一方，药虽平淡无奇，然于逐邪解毒之义，颇为切当。谷食不减，胃气尚强，约期二候，可以奏功。

安波按：黄金汤者，用黄土、金银花、扁豆肉、扁豆花、茯苓、谷芽、黑豆、甘草、生白芍、五谷虫、生姜也。余治噤口痢甚效，已验之数人矣。

张观察如夫人经期不调

先天禀薄，情志欠舒，心脾抑郁？诊脉细涩，细为气少，涩主血虚。问寝食如常，惟

月事失调，每值经期，洒淅寒热，腰膂酸疼。按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脉交通，乃能有子。脉证若此，即无他患，恐难孕育。间进加味归脾汤，调养心脾血气之源，常服毓麟珠，补益冲任，阴阳和协，冲任调匀，则合浦珠还，蓝田玉茁，可预必也。

安波按：冲脉为经水之本，故内经言太冲脉盛则月事以时下。兹以毓麟珠等药以补益冲任，正合其旨。

龚阎斋观察令媳瘵证

轩岐论五郁，首究乎肝。肝主春生之气，春气不生则长养收藏之令息矣，而欲其无灾害者几希。夫病端虽始于肝，久则滋蔓他脏。肤浅见血投凉，因咳治肺者，固无足论。即知求本而不审诸阴阳消长之理，依然隔膜。所谓补阴补阳，义各有二。芩连知柏，有形之水也。麦味地黄，无形之水也。以无形之水，制无形之火，如盏中加油，其灯自明。干姜桂附，温烈之温也。参芪甘草，温存之温也。以温存之温，煦虚无之气，如炉中复灰，其火不熄。日内咳频，痰犹带血，似须先投甘寒以降火，未可骤用参芪以补阳耳。医贯云：凡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肾水干枯，无可容之地，故复上逆而为患矣。病始不得隐曲，渐至不月，风消喘咳息贲，莫能正偃。所以然者，虽云火炽之相煎，实由水亏之莫济。夫火空则发，使非填实其空，炎焰何能敛纳。王太仆云：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诚见道之论。昨论便溏，多恐脾元下陷，夜来便圊数次，烦热少寐。夫土为物母，心肝肺肾，若四子焉，子虚尚可仰给母气，苟土母倾颓，中无砥柱矣。古人论脾肺两亏之证，最难措置，方欲培土强脾，恐燥剂有妨于阴液，方欲濡燥生津，恐润剂有碍于中州，惟上嗽热而下不便溏，下便溏而上不嗽热者，方好施治耳。今日用药，当以扶脾为急。昔士材先生治虚劳，尝云今日肺病，多保肺药中兼佐扶脾。明日脾病，多扶脾药中兼保肺。亦因时制宜法也。但脏真损伤已极，药饵恐难图成。

吴春麓仪曹不寐眩晕

经曰：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肾为坎卦，一阳居二阴之间，故须阴得其平，然后阳藏于密，童年知识已开，阴精早泄，此致病之大端。及壮，血气方刚，尚不觉其所苦，人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日衰，精神不充，蝉联疾作。诊脉尺虚细涩，寸关大于平时，按尺为肾部，脉见细涩，肾虚奚疑。寸关大于平时，阴弱阳浮之象耳。夫医之治病，不以用补为难，而以分别水火气血为难。冯氏书云：小病治气血，大病治水火。盖气血者，后天有形之阴阳也。水火者，先天无形之阴阳也。太极之理，无形而生有形，是治大病，可不以水火为首重耶。请以不寐言之，人知其为心病，而不知其为肾病也。心虽为神舍，而坎离尤贵交通。越人以阳不入阴，令人不寐，岂非水火未济，坎离失交之故乎，内经又有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之语。形容厥晕，病机最切。方书称风、称火、称痰，漫无定见。景岳师其意，以为无虚不作眩，治当上病疗下，滋苗灌根。精矣精矣。暂服煎剂，再订丸方。王道无近功，内观颐养为要。旧患眩晕，征忡不寐，遗泄，本属心肾两亏，水火失济，曾订煎丸，服经十载。兹诊脉候平和，精神矍铄，此亦颐养之功，非全关草木之力也。惟食多尚难运化，腰膂时痛，遗泄间或有之。药物所需，仍不可缺。考古人用药，有攻病保躬两途，攻病则或凉或热，当取其偏，保躬则适其寒温，宜用其平。盖温多恐助相火，精关不藏，润多虑伤脾阳，坤元失健，如云食蜜，便即溏泻。脾虚不胜润滑之征。青娥丸固能治肾虚腰痛，但故纸胡桃味辛性温，久而增气，恐其助火，且常服丸药，亦须分别气候。夏令炎热，远刚近

柔，以防金水之伤。冬令严寒，远柔近刚，以遂就温之意。将交夏至，一阴初变，元精不足之时，商以益阴保金，兼调脾胃，秋季再为斟酌。

又少君水火失济之证

水火之道，宜交而不宜分。水上火下，名曰交。交为既济，不交为未济。由是观之，水火之切于人身者大矣。据脉与证，处由肾元下亏，水火失济，以致魄汗淋漓，玉关滑泄。腰为肾腑，肾虚则腰膂多疼。心为神舍，心虚则夜卧欠逸，面赤颈热，虚阳上炎；体倦头倾，髓海不足，且金乃生水之源，肺肾为子母之脏，子虚盗窃母气，此喘咳之所由。肾开窍于二阴，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热移于小肠，此血淋之所自。昔肥今瘦，虚里跳动，种种见证，虚象奚疑。不知持满御神，旦啖草木无益，积精自刚，积气自卫，积神自旺。酸以收之，介以潜之，厚味以填之，水火交，精神治矣。

安波按：广成子云，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之言，诚为养身吃紧良方。而世人一至有疾，徒以草木从事，其先天不自摄，恣意斫伐，忍心克剥，可欢可悲。

胡观察疝证

经云：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督脉为病，不得前后为冲疝。是疝病虽属于肝，而实冲任督三脉所生。据证睾肿，少腹形坚痛甚，攻冲腰俞，病根深远，愈发愈剧。考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上毛际循腹里，冲脉起于气街，督脉统督诸脉，而为奇经之长。叶氏云：大凡冲气从背而上者，系督脉主病，治在少阴，从腹而上者，系冲任主病，治在厥阴。揣诸病情，确为奇经受病无疑。医不中肯，是以药治无功。

郭松崖郡侯疟疾

疟虽小病，而内经论之最详。首称夏伤于暑，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内外相搏，是以日作。可知疟病由于暑风相搏而成。然暑必兼湿，若无湿但为干热，非暑也。即此推之，疟病虽属暑风相搏而成，又必挟有湿邪酝酿之所致矣。特六淫分配四时，暑之与湿气虽异，而因则同。有可分不可分之义也。今岁太阴司天，湿土主事，其变骤注，其灾霖潦，人在气交之中，感而即病者，为霍乱、吐泻，肿满诸候，其不即病，邪伏膜原，内趋大肠则为痢，外走少阳则为疟。故疟之寒热往来，亦犹痢之赤白胶粘耳。兼逾匝旬，疟经五发，胸腹饱闷，呕恶不渴，脉沉弦缓，显系湿郁中焦，脾阳失运，幸得从枢外达，不至滞下痞满，邪净自瘳，无烦过虑。

鲍莳春部曹尊堂血枯久伤奇经

产育多胎，冲任受亏，兼之自乳，阴血更耗。兼经年远，腰膂刺痛，转侧维艰，小便血淋，痛引少腹。揣摩其故，非特血气之伤，而且奇经亦损。故归地养阴，参芪益气，均无灵效。冲脉起于气街，任脉起于中极之下，淋痛诸候，必有所关，即寒热一端，亦阳维为病耳。病由血海空虚，损及奇经八脉，寻常药饵，谅难奏功。宗《内经》血枯，治以四乌鲗骨一虑茹丸。

安波按：古言病久入八脉。

周司马痱风病后足膝软弱

前患痱风，调治小愈。案牍劳形，元虚未复，腰膂虽能转侧，足膝尚觉软弱，肝肾真元下亏，八脉不司约束，参芪归地，仅可益其气血，未能通及八脉。古人治奇经精髓

之伤，佥用血肉有情，岂诸草木根荄，可同日而语。推之腰为肾府，膝为筋府，转摇不能，行则振掉，不求自强功夫，恐难弥缝其阙。恬澹虚无，御神持满。庶几松柏之姿，老而益劲也。

拟河车、鹿茸、虎胫骨、虎膝骨、牛骨髓、猪骨髓、羊骨髓、阿胶、海参之属。

王明府夫人积聚久痛

脉弱质亏，操持多劳，昔年产后少腹起有瘕块，不时作痛，迩来痛于早晨，日日如是。经云：任脉起于中极之下，循腹里。任之为病，其内若结，男子七疝，女子瘕聚。再考古人论积聚，分癥瘕两端。癥者征也，有块可征，其病在血。瘕者假也，聚则有形，散则无迹，其病在气。良由新产之后，或因寒侵，或因气滞，以致循经之血，凝结成形，胶粘牢固，长大则易，铲削则难。须待本身元气充旺，始能消磨。倘务急攻，非但积不可消，反伤正气。内经有大积大聚，其可犯也之戒。旨可见矣。现在痛势攻冲较甚，滋腻之补，似非所宜。思久痛在络，冲为血海，先商煎剂，调和冲任，使其脉络流通，气机条畅，痛势稍缓，再议丸药，图刈病根。

安波按：煎剂议通瘀煎法丸，以回生丹攻补兼用。

沈虹桥广文疫证

时疫十朝，正虚挟邪，证见神卷耳聋，热发不退，脉息沉细无力。凭脉用药，理应壮中温托，阅方曾服理阴煎三剂，病样日增，前法似难再进。夫阳证阴脉，原属不宜，方书有时疫，邪伏于里，脉多沉细，不同伤寒邪自外来，脉多浮大，语属可参。仿赵氏六味汤加柴胡一法。复诊脉仍虚细，神形倦怠，唇齿干枯，舌胎黄燥变黑。夫邪热最为真阴之贼，高年肾阴本亏，热甚津液更耗。《己任编》所谓感证始终以存津液为第一义，盖阳明燥土，全赖少阴肾水以滋养之。如旱田侧有井泉，犹可供其灌溉之资，倘井井泉干涸，燥土炎蒸，则苗槁矣，宗甘露饮。

洪广文少君损过脾胃

书云：卫虚则恶寒，营虚则发热。证见日晡寒热往来，已经数月，洵为营卫二气之虚，断非客邪外感也。病既属虚，虚则当补，昨服补剂，胸膈反增滞闷，此中消息，颇难窥测。盖非药不能应病，乃胃气不行药力耳。夫上损过胃，下损过脾，越人且畏，姑遵经旨，虚痨不足，当与甘药。两进甘药，寒热依然，惟粥食稍增，咳嗽略缓药病尚觉相符。稽古补虚方法，千蹊万径，而其关键，总以脾胃为之主脑。夫人之一身，内而五脏六腑，外而皮肉经脉，何一非藉谷气长养之功。苟土母倾颓，既难输化饮食之精微，焉能传送药力，宜乎虚不纳补也。难经发明五损，勿过脾胃，仲景治虚痨诸不足，出活人手眼，其所立建中方法，亦皆稼穑作甘。此古圣贤明训，内伤大病，可不以脾胃为首重耶？然病真药假，终难图功。

鲍觉生宫詹精气内亏，详叙证治次第

恙经半载，脉证合参，究属质亏烦劳，以致坎离不交，水火失济，五液内涸，虚阳不藏。误服苦寒，重伐胃气，诸证蜂生，纠缠不已。揆之古训，以虚能受补者可治，虚火可补，参芪之类，实火可泻，芩连之类。劳伤之火，虚乎实乎，泻之可乎。赵氏谓阴虚之火，如盏中油干，灯焰自炽，须以膏油养之，专主补阴。其说是已。然阴生于阳，血生于气，顾此食少欲呕，脘闷不快，又难强投滋腻。反复推详，计惟培养脾胃，默运坤元，以为先着。脾为土母，安谷则昌。《金匮》治虚劳，首用建中。越人言损其脾者，调

其饮食。脾元日健，饮食日增，变化精微，滋荣脏腑，不治火而火自熄，不润燥而燥自濡，充肤热肉之功，可渐见矣。然内伤之病，宜内观静养，所谓大病须服大药。大药者，天时春夏，吾心寂然秋冬也。参透此关，以佐草木之不逮，为妙。服药旬余，脉象稍转，寝食略安，惟足膝酸软，项背时疼，形神疲倦。考治五脏之虚，难经言之甚悉，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阐发精微，了无遗蕴。再考《金匮》云：男子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夫脉大为真气泄越，心脾耗伤，此归脾、建中、养营、四君等汤之所宜。极虚亦为劳，乃精血内夺，肝肾下衰，此六味、八味、天真、大造等丸之所宜也。但病证多端，治须次第。首先稼穑作甘，培补中宫，专崇其土，次当荣养心脾。盖心为离阳，补心阳以生胃土，虚则补母之义。至于皮枯肉瘠，肢懈形羸，精髓内竭，筋骨废弛，明属本实先拨，舍填纳固摄，则解体何由而振？枯槁何由而回？特草木无情，须假物类之脂膏，益人身之血液，煎丸并服，脾肾分施。炼石补天，而收桑榆之效矣。调治两旬，虽未大效，然处境烦剧，犹能支撑，未始非赖药饵扶持之力。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无速功。春三月此谓发陈，恪服煎丸，春气得生，夏可得长。一阴来复，自可霍然。病机前案已详，其中奥义难测者，尚有数端，请再陈之。凡入病若劳动，反觉精神强健者，此阴火沸腾，扶助于内，不觉其元气之衰，若静养调适，反觉神疲气弱者，此阴火退，本相露故也。病情有类乎此者一也。解体一证，由乎肝肾二经之虚。肝虚则筋软无力以束周身，肌肉皆涣散而若解，肾虚则骨痿不能自强，遍体骨节皆松懈而多体，故恹恹悒悒。若不知所以为人，病情有类乎此者，二也。男子精未满而早摇其精，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病。病情有类乎此者，三也。卫气昼行于阳主寤，夜行于阴主寐。平人夜卧，则阳升阴降，阴阳交合，然后渐入睡乡。若营弱卫强，坎离失媾，神明之地，扰乱不安，万虑纷云，却之不去，卫气刚入于阴，契合浅而脱离快，升者复升，降者复降，是以欲寐之时，忽惊而寤矣。病情有类乎此者，四也。至若饮食虽能强餐，腹中常觉不畅者，胃得受纳之司，脾失健运之职也。大便燥结，数日始一更衣者，肠脂枯涩，传导艰难也。脘中时痛者，木失水涵，肝旺怒张而迫蒿也。心乍怔忡，营虚之故。臂多青脉，血脱之征。更有皮肉之间，时如冰水滴溜，证状之奇，方书未载。曾治一妇患此疾，数年投补药百剂而愈。岂非血气空虚，失其温分肉、实腠理之司耶。

安波按：先生阐发经义，善发古人之意。

殷仲周先生筋挛便浊

据谕病原始末，考诸经云：肝主筋。身之所束者，筋也。所以荣筋者血也，病本血不荣筋，而跗筋之血，又耗于足瘤之渗漏，加之时疫热邪，深入经络，足跗之大筋，得热而短。经义云：肝气热，胆泄口苦，筋膜干，则筋急而挛者是矣。然治挛固难，而治浊亦不易。虽津液藏于膀胱，气化能出，但肺为生水之源，金燥则水不生。诸病水液浑浊，皆属于热，义可知矣。进而求之筋挛血涸，使非养血荣筋不可也。然徒知荣养，而不明夫辅金制木之法，亦不可也。苟以金制木而木反荣，筋反舒矣。且金清则水生而热降，此荣筋即可以治浊也。水足则木畅而筋柔，此治浊即可以荣筋也。明见谅以为然。

安波按：金清则水生而热降，此荣筋即可以治浊。拟《准绳》人参清肺法，冀其治节之令行，则膀胱气化出矣。所谓不治浊而治浊也。复以朱氏虎潜法，以滋养营卫，壮阴潜阳，所谓水足则水畅，不荣筋而筋自荣也。

张佩韦先生肝肾两亏证治

两尺细涩，肝肾下亏，必得之醉而使内也。壮时血气方刚，故无所苦。自强仕以来，渐觉目盲不能远视，耳如蝉吟蛙鼓，虚里其动应衣，阖目转盼，则身非己有，腰膝酸楚，行步不正，种种病状，就衰之征。经云：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目得血而能视，耳得血而能听，血气衰耗，不能上充，故视听失其常度。心为君主之官，血虚心无所养，故掣动不安。脑为髓海，下通命门，上气不足，头为之苦倾。腰者肾之府，肾惫则惮于转侧。膝者筋之府，筋惫则艰于屈伸。方用人参为君，形不足温之以气；地黄河车龟鹿胶为佐，精不足补之以味，更用山萸五味，摄纳肾气归元，气旺精充，百骸司职，收视而视明，返听而听聪矣。

安波按：方议皆精妙入化。

家近陶翁肝阳逆肺咳嗽加感风温标本异治

两寸关脉候俱大，左关尤急。据述前冬因情志抑郁，先见此脉。后觉心烦不安，旧春心烦稍定，咳嗽至今不止，舌苔时黄时退，此肝为受病之源，肾为传病之所。夫肝之伤脾，人所易知，肝之伤肾，人所不识。譬如折花枝安插瓶中，花枝日茂，瓶水日为吸干，肝阳吸引肾阴，此之谓也。且肺为肾母，子虚必盗母气，不特金不制木，而木反得侮金。肝阳上升，冲心为烦，冲肺为咳，脉大不敛，舌见黄苔，要皆阳亢阴亏之所使然。所幸寝食如常，别无兼证。议以滋肾生肝，保金化液，辛温刚愎，似非所宜。复诊脉急依然，连日嗽甚，于前夜卧欠安，头额手心俱热，是属挟有风温外因。若云阴血之热，当发于日晡，不应发在午前，且其来也渐，何骤若此。质虚恙久，固不能正从标治，然亦未可过补。仿汪广期前辈风温汤方法。

安波按：卓识名论。非熔经铸史者不能。

汪舜赓翁令爱水肿

色白肤嫩，肾气不充，数月病魔，脾元又困，诸医调治，病势日增，请求其本而论治焉。经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饕服五苓、五皮，非无所据，但肾为胃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仲师主用肾气丸，即此意也。若谓童年精气未泄，补之不宜，然治标不应，理应求本，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是已。夫水流湿，火就燥，二阳结，谓之消。三阴结，谓之水。消者患其有火，水者患其无火。且水病虽出三阴，而其权尤重于肾。肾居水脏而火寓焉，此火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水不能有生。即膀胱津液藏焉，亦必由命门气化而出。华元化曰：肾气壮则水还于肾，肾气虚则水散于皮。前服肾气丸颇应，日来饮食不节，病复再投不效。考诸《已任编》云：此病单用肾气丸不效，单用补中益气汤亦不效，须用补中益气汤，吞《金匮》肾气丸。谨宗其旨。

安波按：于庚长秋，行医于杭笕桥，一士子患水肿，百日无缝，阴大如栲，小水点滴不爽，切脉沉细模糊，苔腻白滑，不渴。阅前医有开鬼门者，有洁净府者，有用五子五皮者，有需《金匮》肾气法者，服之如石投海。余意肾气虚则水泛为肿，以肾气丸为旗鼓之剂，何反不应。追忆《已任编》有益气阳，送肾气丸之法，翻书令彼视之，伊以为然。服之竟验。视此与先生暗合也。

方芷南茂才夫人产后心脾两亏之证

《金匮》云：妇人新产有三证，一曰痉，二曰郁冒，三曰大便难。三证所因，无非阴伤血耗之所致耳。人知四物汤能补血，此第认其面目，而未审其根源。夫血生于心，统于脾，欲求其源，舍此谁与？再按脾主肌肉，

脾虚故肌肉发热，心主神明，心虚故神明失藏。计惟熙归脾汤一方，可称对证之药，泛涉他求，恐多岐也。语云：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盖女科病本无难，其所难者，胎产两端而已。胎前诸病，尚须培养气血，况乎产后百脉空虚，不言可知矣。产经十朝，发热昏冒，肢掣烦躁，夜卧欠安，脉息数大无力，断非蓄瘀风邪，显属阴亏阳越。病关根本，非枝叶小恙可比。归脾汤培养心脾化源，喜其虚能受补。第补药治虚，如旱田稼穑，灌溉宜频。病人畏药，昨晨至今，停药未进，心烦肢扰，痉厥欲萌，原方加胶黄枣麦，守服勿懈。

安波按：近时之大弊，产后辄以生花汤从事，徒不知芎归等之走窜，散涣无常。兹阅此案，救以归脾胶黄，何啻霄坏之殊。昔丹溪之产后多血虚，尝以大补为主，虽有杂症，以末治之。景岳云：产后多不虚症，胎前为气血所壅，及产后始见。通快之语。细玩二言，在医者之灵机活泼，不可固执一见，以致胶柱鼓瑟也。

鲍禹京翁夫人厥证治法节略

伤寒论厥证，分别阴阳，阴厥属寒，阳厥属热，寒宜温而热宜凉。杂病论厥证，分别虚实。夺厥、煎厥、痿厥为虚，薄厥、尸厥、食厥为实，实可消而虚可补。病由情怀不释，肝失条达，血气日偏，阴阳不相顺接，因而致厥。与全虚全实者有间，理偏就和，宜用其平。偏补偏消，鸟能治情志中病。厥证妇人常有之，其为情志郁勃，致病显然。惟昼夜频发，阴阳脏气俱伤，却为可虑。若乍发乍止，虽而且轻，亦无妨碍。所嫌病关情志，难以除根，务须戒怒舒怀，惜劳静养，冬令收藏之际，加意慎持，来春草木萌动，庶可不致复发。厥证有因痰者，有不因痰者，因痰而厥，厥时喉中必有痰声漉漉，此则厥来寂然无闻，且痰厥脉应带滑，今脉细兼弦涩，洵属气厥无疑。持脉之道，须知人之平脉，然后察其病脉，贵乎脉细，此其常也。惟细中见涩，右寸关兼带弦象，故主病耳，涩者血虚气滞，弦者胃弱肝强，细小弦涩，主病尚轻，牢大弦长，主病重矣。诸厥属肝，女子以肝为先天，肝主怒，怒则气上。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乃为大厥。其由肝郁为病可知。考古人治郁证，多用越鞠逍遥二方，但越鞠燥而逍遥则润矣，越鞠峻而逍遥则和矣。治肝三法：辛散、酸收、甘缓。逍遥一方，三法俱备。木郁则火生，加丹栀，名加味逍遥。滋水以生木，加熟地，名黑逍遥。《己任编》中一变，疏肝益肾汤，再变滋肾生肝饮。前用逍遥减术者，恐其守中，闭升发减山栀者，恐其苦泄伤胃也。肝胃二经同病，须分别其肝阴胃液已亏未亏。如阴液未亏，气药可以暂投，若阴液已亏，治惟养阴清液。所谓胃为阳土，宜凉宜润，肝为刚脏，宜柔宜和。叶氏治治郁证，不重在偏攻偏补，真要在乎甘苦泄热而不损胃，用辛理气而不破气，用香润清燥涩而不滋腻气机，用宣通而不耗营动长数语，深得治郁之理。血虚治当补血，四物汤为补血之首方。然其中尚须分别阴阳。若血虚肝旺，木火沸腾，芍药微酸微寒，在所必需，地黄先应用生，凉血生血，继则宜熟，补水涵木，川芎辛窜，固属不合，当归亦须蒸去辛温之性。养血诸药，除四物外，惟丹参为胜。本草言其色赤入心，有去瘀生新之能，功兼四物，乃女科要药，可以备用。木郁生火，火则宜凉，第此火非从外来，良由木失水涵，以致肝阳内炽，芩连知柏，苦寒伤胃，洵非所宜。不若生地丹皮之属，清肝凉血为稳。

五行克制，木必犯土，肝气上逆，胃当其冲。洵其厥来，脘中有块，按之则痛，食下阻滞，此肝犯胃，厥阳烦乘阳明故也。既知气逆为患，治应先理其气，无如气药多燥，肝阴胃液已亏，如何燥得？经言兰除陈气，并能醒胃舒肝，可加为引。桑叶轻清，能泻肝

胆之郁热，叶案每与丹皮同用见功。虚则补其母，肝肾同治，乙癸同源乃治肝病第一要诀。然须俟其痞消厥定，以作善后之筹。若用六味汤，可加当归白芍，或去山萸，恐其温肝故也。如用须陈者乃佳，分两减轻，并用盐水拌炒。肢掣名为肝风，此非外来之风，由乎身中阳气变化，故曰诸风掉掉，皆属于肝。第肝为刚脏，须和柔济之，治用和阳熄风，及养阴甘缓等法。至于钩藤、菊花、桑寄生，均有平肝熄风之能，发时随宜加入。内经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语。金匮出甘麦大枣汤，只用甘草小麦枣肉三味。盖小麦春生，肝之谷也，最能养肝，合诸甘草枣肉之甘，以缓其急，后贤治肝风诸病，每参此法。木喜滋而恶燥，阴亏血燥之体，或逢天时阳气泄越，或触情志寿嗔，因而激动肝风，变幻痉厥，纠缠日久，阴液内竭，可以借用《千金》之复脉汤。盖脉乃血派，血脉既亏，藉其药力以通营卫，致津液，叶氏于方内除去姜桂益精。诸厥虽属肝病，然心为君主之官，主安则十二官各得其职，厥发日久，肝风内扇，震动心营，养心安神药品虽多，首推抱木茯神者。盖茯神本治心，而中抱之木，又属肝，以本制本之义。其次柏子霜，既能养心，更可润肾滋肝。用枣仁须猪心血拌蒸晒，用麦冬须辰砂拌染，或加琥珀龙蛎，均有镇静之功。肥人之病，虑虚其阳，瘦人之病，虑虚其阴。阴亏后下，则阳越于上，下虚上实，而为厥巅之疾。是故养阴药中，必佐以潜阳者，如畜鱼千头，须置介类于池中之意。牡蛎鳖甲淡菜龟版，皆介类也。方中只用牡蛎鳖甲者，取蛎之咸能软坚，鳖之色青入肝，不独潜阳已也。

安波按：肝风良由肾阴祜涸，肝阳上冒所致。是以轻则窍络阻塞，甚则痿痹痉厥，故厥者必挟痉，往往若是。

张仲笼翁息贲喘嗽

情志抑郁，原属肝病，辛散酸收甘缓，俱厥阴正治之方。屡投未应，窃思肝木不平，金失其刚，肺脏不能无患。肺欲收，观其胸痞，喘咳不得卧，岂非肺张不收。卧则叶粘背俞，阻塞气道之故乎。经言诸气臌郁，皆属于肺。喻氏发明秋伤于燥，冬生咳嗽之义，是知郁病可不专责于肝，而燥证则全关于肺也。盖肺主气，居相傅之官，荀治节有权，则清肃下行，克称其职。病缘木郁生火，兼挟燥邪，金受火刑，令失清肃，肺燥叶张，阻塞气机，而为患矣。倘果专属肝病，而不涉肺，何至喘咳不能着枕耶？且肝病治肺，辅金制木，道犹不悖。设令肺病不救，则烦冤逆满，内闭外脱，更何如耶。拟《千金》苇茎汤大意。

安波按：外气闭欲死时，先总以开豁为主，或降气，或导痰，善后之法，不出《已任编》等方意义也。

又按：木旺金鸣，以《千金》苇茎汤治，大有深意。

方竹坪翁头痛

质亏烦劳证，经多日诊脉，虚弦带急，精神欠充，夜寐少逸。询其病初，并无寒热，知非外因。惟头痛乍轻乍重，推求其故，东垣云：内伤头痛，时痛时止，究缘烦劳抑郁，水不涵木，肝风上扰，清空鼓动不定。夫头痛神烦，倏然而至，迅速莫如风火。但身中阳化内风，非发散可解，寒凉可平，必须阳和，庶乎风熄。经旨以下虚则上实，阴伤阳浮，冒上病疗下，滋苗灌根，语可味也。

按波按：胃阳不潜，宜和阳以就阴，拟虎潜法。

洪并锋翁脾阳虚寒湿内伏重用温补治法

夏月伏阴在内，当于寒湿中求之。议以理中汤，温理脾阳。服药泻止呕减，舌苔少退。此由脾阳向亏，卑监之上，易于酿湿，阳气不足，寒自内生，既无外邪干之，本气自能为病。今既投机，只可于方内增分两，不必于方外求他味。其所以不骤加阴药者，盖恐肥人之病，虚虚其阳耳。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日光不到之处，恒多湿生，土之薄也。经又云：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阳健可冀运矣。昨方加增分两有效，足见尚是病重药轻，然当此盛暑参附大剂，服逾两旬，病犹未却，虚寒情状，亦可畏矣。安心稳守，功到自成。

安波按：华氏云，低窪湿处，必须以烈日晒之，此病是也。

洪庭光兄肝风眩晕证类猝中

病起偶然眩仆，医谓急虚身中，猛进甘温峻补，转增胸胀呕吐，不饥不便，有时浮阳上腾，面赤，唇口干燥。然脉尚和平，寝尚安稳，言语尚觉明白，求其所因，良由肾元下虚，水不生木，肝风鸱张，以致发时，状如中厥。经谓诸风眩掉，皆属于肝。温补药重，激动肝阳，其胸胀呕吐，不饥不便者，无非肝风扰胃，阻胃之降而然。使果真阳飞越，雷龙不藏，则脉必浮大无根，证必烦躁，无暂安时。且前服温补诸方，岂有不效，而反病增之理。所定制肝安胃，尚有商者，盖肝阳冲逆，非介不足潜其威，木火沸腾，舍酸无可敛其焰。拟于方内加牡蛎乌梅二味，更觉相宜。痰涎频吐，胃液必伤，再加赤斛蔗汁，益阴保液，尤为符合。

安波按：肝风症由肝阳吸耗肾水，致水涸木炽，故上冒为仆，为痰迷，上泛为晕，为呕，为惊悸，为不寐，为痉厥，为耳鸣。种种恶候，变态不一。庸流不识，以热补助火致毙者，何可胜计。故录出以为庸医者解。

叶振标翁证患似隔非隔

肝主怒，怒则伤肝。脾主思，思则伤脾。病缘情志不适，初患上焦痞闷嗳噫，此肝气横逆，阻其胃降而然。医者不察，浪投槟榔枳朴，损伤胃气，转致胸脘胀痛，泛泛欲呕，食面尚安，稍饮米汤，脘中即觉不爽，纠缠二载，似隔非隔，百计图之，总不见效。经云：肝在地为木，其谷麦不能食谷而能食麦者，肝强胃弱之故也。盖胃弱故谷不安，肝强故麦可受耳。安胃制肝法当不谬，但证属情志内伤，未可全凭药力。张鸡峰以为神思间病，当内观静养，惟逃禅二字甚妙。夫禅而名之曰逃，其心境为何如哉？

安波按：安胃制肝法，思如半夏、广皮、砂香荷叶蒂、茯苓、炒头糖等以安胃，如乌梅、白芍、绿萼梅、木蝴蝶、枣儿、槟榔之类以制肝。需以清香活络，松灵不钝，使横逆之气下行，而胃阳得动矣。

洪星门翁吐血

脉大不敛，阳虚，体质兼多烦劳，旧病喘汗，服温补煎丸相安。月前偶感咳嗽，续见鼻衄痰红，日来吐多不止，口苦食减，头昏气促。若论寻常吐血，不过肝肺之火，药投清降，火平，其血自止。尊体精气本虚，一阳初复，形神交劳，水火不交，气随血脱，病关根本，再投清降损真，则阴阳离决矣。先哲有见血休治血之语，可味也。议从黑归脾汤，培养心脾，佐以生脉保金，摄纳肾气。服药三剂，血止脉敛。经云：人四十而阴气自半，平素质亏多病，今复大失其血，生生不继，脏真耗伤，灌溉栽培，尤非易事。夫血虽生于心，藏于肝，实则统于脾。古人治血

证，每以胃药收功，良有以也。再按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由于脾。《内经》以痰多为白血，此果痰也，果精血也，岂精血之外，别有称痰者耶。故昔贤又有见痰休治痰之论，参五阴煎，水土金先天一气化源也。

安波按：方义精妙入神，吐血以时聊法治，大不易事。学者须审究的确，否则祸不旋踵矣。

龚西崖兄咳血

向患血证，发将匝月，医用血脱益气之法，未为不是。惟嫌脉数不静，肌肉咽下，呛咳莫能正偃，咳甚则血来，咳止血亦止。血去阴阳，阴不恋阳，水不制火，刻值金燥秉权，肺被火刑，金水不相施化。《医贯》云：不投甘寒以降火，骤用参芪以补阳，此非医误，不知先后者也。自述胸脘乍觉烦冤，即咳频血溢，按冲为血海，其经起于气街，挟脐上行至胸中，冲脉动则诸脉皆动，岂非下焦阴火上逆，血随火升之故耶。火在丹田以下曰少火，出丹田以上曰壮火。少火生气，壮火食气。欲止其血，须止其嗽。欲止其嗽，须熄其火。然非寻常清火止嗽之药所能奏功。务使下焦阴火敛藏，火不上逆，金不受刑，嗽止血自止矣。

安波按：拟一阿煎，加青铅山茱，收纳冲脉之逆。

吴曜泉翁乃媳痉厥变幻证治之奇

前议安胃制肝，呕吐稍止，脘仍痞痛，大便未圊，手抖目窜，齿龂唇干，舌黄肌热，肝风痉厥，状已显著。据述病因情怀郁勃，夹食而起。郁则伤肝，食则伤胃。木郁宜达，腑病宜通。昨宗仲圣厥应下例，便解结粪数枚，中宫痞形稍软，饮入不呕，惟肝风未熄，痉厥仍发，肌热口渴，面赤齿干，胸脘嘈杂。病由肝木抑郁，腑气阻闭，变化火风，下焦腑气虽通，上脘火犹未降，姑议平肝熄风，舒郁清热。诸厥属肝，肝为风木之脏，相火内寄，体阴用阳，肝气上逆，胃当其冲，食不得入，是有火也。古称寒热之气，相结于心下而成痞，相阻于心下而成格。又云：厥阴为病，气上冲心，心中热疼，饥不能食。仿半夏泻心减去守中之品。肝郁逆胃，阻胃之降，中焦痞塞，不食不便，连日肝风势平，脘热亦减，惟胸痞未宽，不思饮食，前用润下，微解结粪，昨晚两番欲便，未得解出，似有宿滞未净，胃宜通，肝宜凉，乃病治之法则。郁抑夹食，激动肝风，神昏肢掣，烦热胸痞，不饥不便，曾投承气泻心获效，加怒病复，连日诊治，证犹未减。自言脘中热闷，口渴唇干，头筋抽痛，有时气冲，厥晕即发，大便欲出不解。病久反复，诚难想法。然扬汤止沸，不若仍用釜底抽薪，阳明腑气一通，厥阴风木自平。但成败利钝，虽武侯之明，亦难逆睹也。便通复闭，脘痞依然，按之尚痛，食不阻塞不行。然下法用经两次，燥粪已圊，所有热滞，亦应推荡，何至牢锢若此，迁延两旬，言微形倦，似未可以再攻。奈痞结不开，补之不纳，仍宗土郁夺之，实有羸状之义。

安波按：凡病之变幻不一，在病家之贤愚耳。如今时之人，房有一变，群医华集，或论寒，或道热，贻误者岂可胜算。如先生之相信终不更医，亦时也，运也，命也。为之废书一叹。大约为医一途，命中必要为天医星者，何彼多遇而此不遇耶。

叶霞先兄肝风眩晕

肝者，将军之官，罢极之本。其藏血，其主筋，肝病则血病，筋失所养，眩掉强直，诸证生焉。要知此乃肝家自生之风，非外中之风也，治肝之法，可不以为先着耶？但东方木生于北方水，使无此水，何以生之。使水

不足，何以涵之。虚则补母，厥有深意。平昔嗜饮醪醴伤阴，足间常患流火，行步振掉，皮肉干瘪，春来渐有眩晕之象，肝风勃勃内动，加以阴络之血，又从痔孔内溢，淋漓不已，将何以荣筋泽肉乎。斯恙由来有自矣。目下年纪尚壮，犹可撑持，过此以往，欲求良治，不可得也。

吴双翘兄幼女目疾

目得血而能视，黑轮上戴，日久溷痒羞明，弦烂流泪。眼科苦寒消散，屡服无功。可知无形之火，原非苦寒可折。王太仆云：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小儿纯阳，从钱氏六味地黄汤治法。襄缘血虚肝燥，目痛羞明，苦寒消散，阴气益弱。今年厥阴司天，风木气王，秋深燥气倍张。肝藏血，其荣在爪，观其爪甲枯槁剥落，肝血内涸显然。前议壮水，以平厥阳冲逆之威，继佐芍甘培土，酸味入阴，甘缓其急，交冬肾水王事，木得水涵，庶可冀安。[illegible]，宜由脏燥，肝在窍为目，肺在声为哭。地黄滋肾生肝，二冬清肺润燥，所加黑羊胆汁引之者，盖肝位将军，胆司决断，胆附肝叶之下，肝燥胆亦燥矣。故取物类胆汁以济之，同气相求之义也。

安波按：羊胆味苦，泻肠前燥，不若以磁珠丸之磁石，其性能引铁制金，平木之义可知也。设肝胆得以有制，破其势不戕他脏，只可足以自守本位，济之以补益滋养。俾暴者得饮而燥者润，冲逆之威下潜，丁日浅释矣。

汪式如兄阴暑感证转为痧疹前后治法不同

证经七朝，两投温解，寒热退而复发，干呕不渴，舌腻头疼。病缘本质不足，因热贪凉，感受阴暑之邪，怯者着而为病。方订理阴煎，冀其云蒸雨化，邪从少阳转枢，归于痧途则吉。寒热如期，呵欠，指甲变色，似走疟途，证因阴暑逗留，非并手正疟可比。仍宜壮中温托，参以姜枣和解。现在寒来，且看晚间热势若何，明日再议。

寒热仍来，邪犯未解，口仍不渴，体犹怕风，时当盛夏，姜附服至四剂，并无火象，使非阴暑，安能胜任。不问是疟非疟，总属正虚邪留，辅正即所以祛邪，强主即所以逐寇。昨发热至五更，汗出始退，今日午初又至，呕恶呵欠，前次尚有微寒，此番并无寒意，脉见弦急，由阳转阳之机。大凡阴证得以转阳为顺，证既转阳，温药当退，中病则已，过恐伤阴。病经多日，正气受亏，辅正驱邪为是。汗出热退，头痛稍减，脉仍弦急，舌胎转黄，芒刺俱见，寒邪化热无疑，恐其热盛伤阴，酌以补阴益气煎出入。质亏感证经十二朝，单热无寒，午初起势，黎明汗出退凉，确系伏暑为病，较之伤寒，其状稍缓，较之正疟，寒热又不分明。经云：少阳为枢，阴暑伏邪，得从枢转，尚属好机，不然则邪正混淆，如白银中参入铅铜，不成银色矣。大伤寒一汗可解，温暑数汗不除。盖暑湿之邪，伏着膜原，所以驱之不易。今寒邪既化，似可清凉，惟嫌受病之原，终从阴分而来，甫经转阳，苦寒未便骤进。昨用养阴和解，夜热稍轻，头痛稍减，脉急稍平，窥其大局，守过二候，当可获效。热来稍晚，势觉和平，黎明退凉，渴饮较多，汗至午时，尚未收净。夫暑汗与虚汗不同，经言暑当与汗，皆出勿止，脉急渐缓，头痛渐轻，小便渐淡，邪剩无多，今将二候，愈期不远，按纯热无寒，口痧疹，痧即阳亢之名，再药自应转手。昨热作止，势犹仿佛，脉急已平，神采稍好，惟舌根尚有黄苔，口犹作渴，仍属伏暑余波，今明两日，热难骤止，好在发作有时，上痧疹同例。内经以为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参加减一阴煎。昨热仍作，其势较轻，证属痧疹，因系伏暑，了无遗义。喻氏论痧疹，会《内经》、《金匮》微旨，从饮食消息，调以甘药二语悟入，

主用甘寒保阴存液，《指南医案》治用梨蔗，亦此意也。推诸病状，似与秋时晚发之证相类，气候稍有不符，情形大略则一。必须两三候外，日减一日，方得全解，届期可许霍然。

安波按：秋时伏气之疾，考方书惟《己任编》另出心裁，论之甚晰。迄今以来，叶氏独得其妙，此外无几人矣。

又乃嫂喉痛清药过剂变证

恙经两旬，起初喉痛，清凉叠进，喉痛虽好，变出舌强语涩，食少形疲，头昏足麻，虚里跳动，一派虚象。切防肝风变幻。若恐余烬未熄，亦当壮水养阴，断无再用苦寒之理。舌乃心苗，肾脉系舌本，当于心肾两家，求其水火既济之道。早诊言防肝风变幻，午后突然口眼歪斜，心悸肢掣，此肾真下虚，水不涵木，以致内风鼓动，更怕痉厥之险。经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祖千金复脉方法。连日肝风已平，食少欲呕，人以胃气为本，病久正亏，全仗饮食扶持，胃气不旺，药难奏功。究缘前患喉证，煎吹二药，清凉过度，脾胃受伤，不必虑其有火，且恐变为虚寒。脾开窍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口冷不渴，岂非脾胃虚寒之明验。与温养脾阳，仿理中六君方意。服药两剂，呕止胃安，虚里跳动，舌强口歪，诸证尚未见效，虚风不息，谷少胃虚，固当扶助脾元，建其中气。第土由火生，既虚且寒，更须兼补其母。

安波按：拟景岳四味回阳饮合六味异功煎法。

又患伏暑危证拯治原委

日前诊视，拟属质亏，受暑热伤胃阴，诸呕吐酸，皆属于热。商仿黄土稻花汤，养胃涤邪。服药呕减热缓，惟舌腻未退，脉急未和，寐仍欠逸，心烦体躁，正虚邪留，辅正兼理余波。治法固虽不谬，所嫌热久呕多，形倦不支，目阖少神，不独伤阴，亦复伤气。不患邪之不除，而患正之不守。未可以呕减小效，恃而不恐。昨夜仍不安寐，今日巳刻，陡然神昏齿噤，状类痉厥，舌苔黄腻，反甚于前。证虽多朝，伏邪未透，本体向亏。况经三候之久，驱辅两难，暑喜伤心，风喜伤肝，入心则昏迷，入肝则瘛疭，其危若此。姑订甘露饮、合于一老人汤，养正涤邪，稳持不变，庶可转危为安。夏暑内伏，秋时晚发，前见热势鸱张，不得不为清凉，复虑正气不胜，兼佐养阴固本，以杜痉厥，脱变其热，朝轻暮重，口渴心烦，舌黄欲黑，足征内热燔灼。若非急为徙薪，必致焦头烂额，幸得热退，方许坦途。质亏伏暑，病经多朝，邪热虽减，正气更虚。自云心中焦烦，口渴嗜冷，固知邪热未清。然形倦如此，清凉又难再进，前案所谓不患邪之不除，而患正之不守，洵非虚谬。原知邪实正虚，未敢直行荡扫，无知邪热蕴炽，舌苔欲焦，神迷欲厥，所商养阴固正，清热涤邪，睹斯证状，邪未净而正欲倾，将何图治耶。复脉生脉合参，再望幸成。昨订亟固真元以挺危殆，夜来狂叫晕汗，黎明神识渐苏，脉大稍敛，面赤略退，舌苔仍黄，口仍作渴，头额手心尚有微热，倦怠依然。惟询问病原，略能应对，较昨昏沉形状稍好，质亏载邪，纠缠四候，正虚固不待言，余烬似乎未熄，苦寒虽不可投，甘寒尚可佐用。证将匝月，危而复苏，虽属伏邪粘着，迅速难驱，亦由正气不充，无力托达。凡治质亏加感之病，起初最难着手，不比壮实之躯，发表攻里，邪去病除之为易也。神明清爽，似属转机，然肌热未退，大便欲圊不解，固非实热为殃，亦缘虚焰不熄，仍议育阴固正，濡液存津，阴血下润，便自通耳。养阴濡润，便仍未圊，热仍未净，病人自言心烦口渴，喜吃生冷，总属热久阴伤，津液被劫，虽仲景有急下存津之法，现在正气动摇，焉能商进？考诸张介宾及高鼓峰前辈，所论伤寒温暑，热

甚伤阴，舌黑便闭之候，悉用左归六味甘露等方，以代白虎承气，见效虽迟，稳当过之，谨宗其旨。病候缠绵，变幻不测，刻诊脉更、形疲，气坠，都系虚象，外热已轻，舌苔既退，内热料亦无多，大便未圊，腹无苦楚，听其自然。知饥啜粥，胃气渐开。一意固本培元，当此九仞，加意留神为上。

安波按：此症祝数，紫雪牛黄至宝之候，必须详察精凝。如此症之前，曾患肝风虚患，故决意以热投伤阴四字作主，稍不经意，药到人死，可不慎哉？

又按：近时吴鞠通先生增液法，取添水行舟之意，大有深味。余治斯候，甚效。投之应若桴鼓，故参而启后学之悟也。

吴妇血崩

经云：阴虚阳搏谓之崩。又云：悲哀动中，则胞络绝。阳气内动，发为心下崩，病机已见大端。至于治法，方书虽有暴崩宜温，久崩宜清之语，要知此温清二字，乃示人大意，未可执论也。夫气为血之帅，暴崩气随血脱，每见晕汗诸证，故宜甘温，以益其气。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初非指温字为温烈之温也。阴为阳之守，久崩血耗阴伤，每见躁热诸证，又当滋养，以培其阴。盖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盏中加油，浮焰自敛，亦非指清字为清凉之清也。病由半产失调，始而经漏，继则崩中，黑归脾汤一方，按心脾肝三经用药，暴崩之顷，洵属合宜，若谓反复之故，除肝脾失其藏统之外，或情怀不释，因怒动血者有之，或冲脉空虚，不司约束者有之，或肾水下亏，不能坐镇心火者有之，或元气大虚，不能收摄其血者有之。断无因服归脾汤而反致崩之理。凡血离宫便成块，未可见血之有块，即认为瘀。果真内有蓄瘀，必然胀痛拒按，何崩决数番，腹无所苦耶？血色紫黑，固多属热，然须辨其热之虚实。经言阳搏其阴必虚，心崩由乎悲哀太甚，其旨可见。再按肾开窍于二阴，冲为血海，脉起气街，据言小解后血随溢出，此肾真下亏。冲脉不固，益彰彰矣。

安波按：洄溪云，崩漏宜大剂补阴，轻药不能以取效。余拟砂仁炒枯，熟地、蒲黄炒枯、阿胶、桑螵蛸、海螵蛸、醋煅牡蛎、棕炭，以鸡黄炒茜草，以黄芩水炒血余，以童便炒枯煅尽烟，人参、谷芽等分修丸。余自名为补炼丸。曾治吴观察夫人患崩三月，诸味饵遍不效，余以此丸大剂作汤饮，十襄而痊。

许妇内伤经闭辨明非孕

病由不得隐曲，以致脏真内伤，经期阻闭，女科不察病原，令用清热安胎，愈医愈剧。考金匮虽有蠹虫丸治虚痨血痹之法，顾此羸躯，恐难胜任。即水土金俱病，古人亦无笼统治理。议以早用四阴煎，育阴保金，晚仿周慎斋前辈，淡养胃气，甘益脾阴。盖土为物母，脾乃至阴，其他退热止嗽之药，皆置不用。叶氏云：勿见热而投凉，勿因咳而理肺，诚哉是言也。形瘦阴亏，脉虚近数，证见咳嗽侧卧汗多食少，经停九月，失红三次。据述曩因腹中微动，疑是妊娠。经云：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孕子也。又云：身有病而无邪脉也。今脉证如此，谅非孕征。果真有孕，不过气血之虚，胎不长养，虽费调理，尚在可为，无孕则血海干枯，势走怯途，殊难着手。且妇人重身，即有病端，但去其病而胎自安。漫究妊娠之是否，惟论疗治之何如。君以育阴保金，佐以调养胃气，夏至一阴能复，差可保守。

安波按：女子以血为主，首重在乎冲任。治冲任之法，首重养血，胃为冲脉本，故阳明气旺，则月事行。先生以育阴调胃，良由斯乎。

汪孚占翁乃孙暑风惊证反复治法

一热即搐，幼科呼为急惊。经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昨日惊作，至今热发不退，神识昏迷，哭不出声，唇干鼻燥，舌苔中黄尖绛。虽属时感燥邪，然必挟有伏暑，两邪相合，致病势暴如此，叫喊作努，头仰肢搐，肝风动摇，亟亟清解。守过一候，邪净热退，庶可安稳。夏暑伏邪，秋时感发，病起三日，热甚作惊，新旧两邪，内犯心肝二脏，入心则昏迷，入肝则抽掣。观其撮唇弄舌，尖绛苔黄，伏邪化热显著。夫邪在皮毛，疏散可解，伏热内蕴，非清不除。病来势暴，未可因循，亟当清解伏邪，舍此别无法想。两服清解，热退七八，惊势虽定，神犹未清，舌仍干黄，唇红目赤，伏邪未尽故也。口中生疮，火寻窍出，心热外解之征。清药仍不可少。虑其热盛伤阴，参以养阴亦可。九朝惊定复作，余烬复燃，肝风熄而复动，幸病不由吐泻而来，证属急惊，犹可无妨，热蕴在里，外反不热，肢反厥冷，所谓热深厥亦深也。若谓热盛伤阴，理则有之。若直指为虚寒，思投温补，断乎不可。仍当涤邪清热，平肝熄风。病逾两旬，惊犹未定，神迷齿龂，肢掣头摇，证由夏伏暑邪。兼感秋燥之气，两邪相并，一热即惊。邪传手足，厥阴深伏于里，所谓脏者藏也。邪难入亦复难出，故治法宜守。更有初中末三法，病初邪热炽甚，治宜清解，急驱其邪，不使陷伏。中治则和阳熄风，末治惟有养阴存津，缓肝之急而已。若云初起热甚，惊作之时，当服桂枝汤，岂不抱薪救火，而犯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戒乎。是病纠缠至今，尚有生机可图者。幸能纳谷。胃气未散。倘一投桂附温补，阳遇阳则为焦枯。胃气消亡殆尽矣。病势溃裂若此，恐难扭转机关。伏暑至秋而发，邪陷手足厥阴，证经五十余日，肝风虽定，神躁未安。舌绛唇红，鼻疮便结，虽属病久阴亏，而心肝伏邪，总未涤净。今岁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故多热燥之证。治病须明运气也。缓肝之急以熄风，滋肾之液以驱热。服药数日，躁定寐安，时或仍有强直之状。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许宣治前辈，书称暑风惊后，强直者，属阴虚，治当养阴舒筋，僭仿其旨。

安波按：案内直犯心肝之句，似欠融化，盖暑邪最喜犯心，其故由肺逆传，肺病则肝无所制，故手足制动矣。下句有五十余日之久，其邪深入下焦阴分，故前辈以甘露复脉等方，虽不治肝，而已治肝。下言肝风两字，日久者少似。盖肝居位不及心肺之高，岂邪一中即直赴至阴之地乎。

安波按：小儿惊症一候，历来惟吴氏京辈，驳之甚详，自斯泾渭析矣。其立名曰风热惊痫四字，愚尝疑之。盖孩提气血未充，神藏未实，每招微感，邪留皮毛，上注于肺，失治则蔓延于心包络，是以视识溷蒙，目睛上吊。肺失治节之司，聚液成痰，而肝失滋已之制，得以鸱张上逆，为抽掣搐。法当安神开肺，甘寒退热。肺开则痰行，热清而昏定，昏定而抽搐痰疹之势亦平矣。若陡用芳香金石之剂，使阴液愈亡，肺烁愈横，其祸不可待而言也。余诚愧劣，不愧贤言。若见斯症，辄投惊药，真幼稚之含冤无胜数矣。

黄禹功兄阴虚咳血误服阳药致害

操持经营，劳思过度，病起咯血，后加咳嗽，孟秋诊过，告以肺肾阴亏久咳。虚火上升，津液生痰不生血，治当补水制火则其痰自除，第此甘醇静药，本无速功，更医参附养阳，服至半月，诸证倍增。经曰：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是知证有阴阳，药有动静。阳主动，以动济动，火上添油也，不焦烂乎。且一星之火，能烧千仞之山，一杯之水，难救车薪之火。况本火多水少，救阴尚恐不逮，岂堪燥烈更灼其阴乎。三冬肾水

枯涸，来春奉生者少。语云：昌阳引年，欲进豨苓，其斯之谓欤。

方侣丰兄挟虚伤寒误治致变坏病

年届五旬，心事内伤，兼挟外邪，误药因循。邪留不解，脉濡无神，汗多头晕，交午寒热。此阴阳衰惫，邪正交争，乌可与传经少阳之寒热同语？张介宾云：邪气如贼，其来在外，元气如民，其守在中。足民即所以强中，强中即所以御外。斯证斯时，曰但驱邪可以却病，吾不信也。曰舍辅正可以拯援，亦不信也。仲圣云：伤寒若吐，若汗，若下，若温，针不解者，名曰坏病。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虽然理固如斯，而病已濒危。大厦欲覆，一木恐难撑持。劳感经旬，因循误治，邪陷正亏。喻氏所谓轻则半出不出，重则反随元气缩入。观其晕汗，每现于寒热之顷，此阴阳交争，正不胜邪，脱机显露。如盗入人家，门户洞开，藩篱不固，主惫如斯，何堪与贼角胜负邪。请先救人，后医病。

安波按：病到此等地步，虽有卢扁，于命云何。

谢翁证治并答所问

年逾花甲，天真既薄，酒多谷少，脾胃复亏，书称胃主四肢，脾主肌肉，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睹此手足牵强，肤腠绷急麻痒，岂非脾胃不和，失其升降之道乎？内经以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即今乳房肿胀，胃络不和之征。又按痰生于湿，湿生于脾，由土薄也。土厚则无湿，无湿则无痰矣。阅所服诸方，均从肝治，以为凡病皆生于郁，但土为万物之母，试以五行言之，木虽生于水，然江河湖海无土之处，则无木生。是故树木之枝叶萎悴，必由土气之衰。…培其土，则根木坚固，津汁上升，布达周流，木欣欣以向荣矣。又问肾气丸能治手足麻木否？答曰：天一生水，水之凝处为土，坚者为石，其最坚者为金。水土金原同一气，凡人藏九腑一，心肺居上，脾胃居中，肝肾居下，胚胎始基，先具两肾，此肾为先天之根，元牝之宅，肾气丸先天药也，能助右肾命门火，使肾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肾水生肝木，一方而五脏皆调，一法而水火两备。且夫人之手足，犹树之有枝也。人之肾命，犹树之有根也。乌有根本充盈，而枝叶不敷荣畅茂者乎。引指使臂，灌叶救根，何可与言至道。

安波按：确论，引喻亦妙。

饶君扬翁脾虚泻血肺燥咳嗽证治异歧

诊脉细濡，恙经多时，始而便泻，继则下血，渐致食少欲呕，形疲心愦，药无灵效。略投辛温，血下即多，稍用清凉，饮食即减。辗转却难借箸。然医贵变通，未可见病治病，印定眼目，经曰：湿多成五泻。病始于泻，脾虚酿湿，治湿固宜于燥，但脾为血之统，刚燥过剂，致动其血，内溢不已，阴络受伤。无如养阴之品，恒多腻滞，又与脾胃欠合。此培其中州，抉其土母，不得不为之呕呕也。昔贤治血证，每以胃药收功，土厚自能胜湿耳。酌以淡养胃气，甘益脾阴，宗嘉禾饮。服药数日，谷食稍增，视其病状，与痢相似，即痢久正气未有不亏，亦当培养本元，资其生气。据述脘中如饥如嘈，是属下多亡阴，兼伤其气，观其得食则安，情已显露，方内参力加重，佐以乌梅，取其酸能生津，并可摄血。再考方书，论久痢病根在大肠曲折之处，药力所不能到，有用至圣丹一方，余仿其法，治验颇多，可备采择。经云：阴络伤血内溢。然药用清热养阴而不效者何耶？经曰：营出中焦，中焦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中焦盖指胃而言。夫胃为水谷之海，气血俱多之经。病之浅者，饮食如常，旋去旋生，病之深者，谷少气衰，所生不偿所耗，脾与胃以

膜相连，胃弱则生化无权，脾虚则统摄失职。书称不问阴阳与冷热，先将脾胃为调和。万物以土为根，元气以土为宅，议进归脾理当如是。又述向有肝阳冲逆之恙，近兼举发，方内加入首乌，既可益阴，又可固摄，非熟地滋腻可比。乌梅畏酸，不用亦可。但肠滑已久，须参涩以固脱。李先知云：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余粮赤石脂。便稀食进，大有好机，病缠两月，气血受伤，以故尻骨酸楚，颊车乍痛，便时急坠，行动乏力。初议专培脾胃，乃血脱益气之法，续进归脾，乃虚则补母之方。李士材先生云：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二脏安和，百骸皆治。今既食增泻减，脾胃已调，自当进加肾药。治疗匝月，诸证均减，寝食俱安，精神渐长，体素阴亏，加以便血，久伤阴络，屡服胃药，气分虽充，阴犹未复。金为生水之源，金燥不能生水，是以上膈焦干，鼻痒咳呛。夫药随病转，移步换形，医如珠之走盘，贵乎活泼。气不足便是寒，气有余便是火。改议养阴润肺，金水相生，津回燥自濡矣。经言：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恙后体亏，加受外因，形寒头痛，脘闷欲呕。然舌无苔，脉不急，受邪知不甚重，正气不充，未可直行表散，治宜辅正驱邪。外感已解，痔疮举发，肛痛便复见红。然每日便止一次，并不溏泻，此乃痔血，非前肠血可比。痔平血当自止，知饥能食，食后脘中微痛，按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脾健失职，运化较迟，若果食滞致痛，则饱闷不饥矣。地黄益阴固妙，稍嫌其腻，不利于脾。暂商养胃调脾，复诊再筹进步。据谕向来冬春左畔畏风，夏秋上焦热闷，药投清散，服时虽效，过后依然。揆度其故，谅缘营卫失和，藩篱不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断无六淫之邪，久羁人身之理。使非探本寻源，徒泛治标无益，且俟新病瘥后，再为图之。下极为魄门，魄门亦为五脏使，痔血去多，阴亏阳冒，上焦燥热干咳，阳加于阴，谓之汗。前则泻多纳少，故仿胃药收功。兹则大便如常，多食善饥，病情迥别。丹溪谓男子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阳主动，阴主静，理当育阴济阳，静以制动。据言每届秋时即患咳嗽，服清润之剂颇验。目前感后，恐有余邪，地黄滋腻，似未可服。按质虚偶感，邪本无多，既已驱逐，谅无逗留。肺与大肠相表里，肠热上熏，肺燥则痒，痒则咳，此咳嗽之故，非关于风，而实由于燥也。经云：燥者濡之，痔血咳嗽，同归一途，无烦分治矣。

安波按：大肠为燥府，以润为补。拟桑麻丸意，以表里同治。

方女慢惊

周岁女婴，病经两月，消散多剂，脾元内伤，面青目定，肢掣指冷，证属慢惊。势颇危殆。无风可逐，无惊可疗。治惟温补脾阳，百中冀图一二。病缘脾元大亏，木横土困，变生慢惊，屡进六君温补脾元，已臻小效。日来停药，神形复疲，小儿脏腑柔脆，初生萌芽，非苍枝老干可比。根蒂伤伐，恐难图效，尽人工以邀天眷耳。

安波按：惊风一途，初感即发为急惊慢惊，总缘食积伤脾，脾伤则木恣其所侮，宜培土之中，兼以抑木。虽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丁酉仲春志。

某妪本病风痱加感暑邪

本证风痱，近加受暑，脉虚身热，倦怠口渴。经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暑伤气是以倦怠。夫暑乃六淫标邪，虽无大害，特恐质亏不胜病耳。商仿清暑益气汤大意，以俟消息。脉仍虚急，热甚心烦，夜不安寐，方内酌除芪术，加以玉竹，本草言其用代参芪，不寒不燥，且能治风淫湿毒，寒热疮疟，大便五日未圊，小溲数热，肺与大肠相表里，又与膀胱通气化。古人治暑证，每用生脉散者，以其有保肺清金之能也。病躯加受暑邪，恙

经六日，两进清暑益气，辅正涤邪，形倦肤干，热仍熇熇，心烦口渴，溲数便闭。张介宾云：干锅赤裂，润自何来，但加以水，则郁蒸畅然，而气化四达。宗玉女煎。早服玉女煎，薄暮复视，病势依然。暑邪留着，原难急驱。今日已服药两渣，末便再进，暂与荷蜜煎代茶。便通肤泽，往日早晨热缓，交午复甚，心内如焚，今午热势平和，无焦烦辗转之状，病躯治标，亦不得已。兹既势平，自当斟酌，无使过也。前药退松，昨午其热复甚，溲数口渴，心如煎熬，质虚恙重，况加反复，切虚变更。揣诸病情，得无心营胃液，为热灼伤，以致焦烦嘈杂者欤。宗阿胶鸡子黄汤法。

安波按：方议均佳。

胡某令郎麻后颈生瘰疬筹治三法

麻出于脏，由阴而及乎阳，火毒燔灼，营血耗伤，故麻后每多遗毒之患。不可补气以助火，只宜养阴以退阳。此治法之大纲也。病由麻后颈生瘰疬，自春徂冬，滋蔓不已，鄙筹三法而论治焉。盖瘰之未消，由毒之未净，然毒即火也，欲去其毒，须去其火。要知火有虚实，病有新久，麻出之先，其火属实，药宜清凉，麻敛之后，其火属虚，药宜滋养。酌以六味地黄汤，煎送消瘰丸，庶乎瘰消而元气不伤。且人以胃气为本，久病服药，必究脾胃。此养阴软坚消其瘰，培补脾胃扶其元，道并行而不悖也。

安波按：妙论侃侃，令读者口齿生香。

家若谷兄乃郎胁痛

感证已逾两旬，胁痛依然不愈。按外感胁痛，病在少阳，内伤胁痛，病在厥阴。今外邪解经多日，胁痛何以不瘳。既无情志抑郁，定属动作闪力之伤，外邪引发耳。夫久痛在络，络主血。防其蓄瘀动红，从《金匮》肝着，例用旋覆花汤一法。

安波按：病久入络，理固宜然。药内再参入搜瘀涤饮，则无遗蕴矣。

梅氏女呕吐经闭

病逾四载，起初呕吐，渐致经期不行，温清攻下，遍投无验，医乃视为痨瘵，弃而不治。诊脉不数，亦无风消息贲，寒热咳嗽兼证，似与痨瘵有间。果真损怯已成，病入膏肓，焉能久延岁月乎？经云：治病必求其本。又云：先病为本，后病为标。恙由呕吐而起，自当以呕吐为病之本也。苟能止其呕吐，则仓廪得藏，生生有赖，气血周流，诸证不治而自安矣。考诸方书，论吐证非止一途，斯病既非真寒，又非实火，所以温清俱不投机。至于下法，乃治伤寒暴急之方，施于内伤久病，殊属悖谬。询其饮食，下嗌停注膈间，不肯下行，旋即呕出，冲逆不平，时时嗳噫。所以然者，乃肝为受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胃宜降则和，肝气横逆，阻胃之降，致失其和而为患也。夫脾为湿土，胃为燥土，六君异功，止可健运脾阳，今病在胃而不在脾，湿燥异歧，不容笼统而论矣。再按肝为将军之官，脏刚性急，木喜条达，最嫌抑郁。古人治肝病辛散酸收甘缓，与夫补水生木，培土御木，方法多端，非仅伐之泻之而已。治宜安胃制肝，厥阴阳明两调，王道无近功，戒怒舒怀，以佐药力为要。

安波按：灶心土温中除呕，平木制肝，此病在所必需之物。

叶某喉痛

病逾一年，医称阴亏阳升，水不制火，育阴清火潜阳，屡治无效。若云痨瘵已成，非草木之所能治。现在饮食如常，脉不细数，似又不侔。求其何以屡治不效之故，理殊难测。岂非另有隔膜未窥透耶？据述病缘旧春郊外

垂钓，感冒风热而起。经云：肺主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此肺为受病之原，比诸劳风，法在肺下，巨阳不能引精，青黄之涕，不能咳出，适足伤肺之例，当时虽曾服过清解之剂，但外邪入肺，如油入面，有仓卒难以浣涤者，胶粘酝酿，郁而为热，郁热熏灼，津液受伤，所谓因病致虚者，由肺病而累及之也。何以言之。凡人咽喉两管，咽通于胃，喉通于肺，今喉虽辣痛，而纳食无碍，可知其病在喉而不在咽。人身之气左升右降，肝主升，其脉萦于左，肺主降，其脉萦于右。今左畔肢体如常，而病端偏着于右，足见其病在肺，而不在肝。肺脉虽萦于右，然位居上焦，为脏腑之华盖，观其上脘烦热，时冲喉咙，颈下皮肤作痒，搔爬如痱，咯吐痰色灰黄等因，其为肺脏蕴热，金燥液干，情已大露。再按大便坚硬，数日始一更衣者，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倘果因虚致病，悉属内伤，水不制火，而致喉痛，早已咳血音嘶，走入怯途，焉能缓待。且滋阴壮水，药证相符，何以久服不应耶？然病情虽窥一斑，治法尚难计议。盖治病须分新久，用药贵审机宜。病初体质无亏，治惟涤邪，无庸顾虚。兹则病魔经岁，正气已亏，岂容孟浪！进而求之，肺为娇脏，喜润恶燥，邪热久处肺中，金被火刑，津于液涸，是以养阴药饵，只可滋其津液之干，莫能驱其蕴伏之燥耳。古人治燥甚少良方，惟西昌喻氏，会悟经旨，发明燥病，根源见得，诸气臌郁，诸痿喘呕，以及心移热于肺，二阳之病发心脾，各种病机，俱关于肺。所立清燥救肺一方，颇有深意。盖辅金制木，即所以治肝，清肺澄源即所以治肾，酌仿其法，谅当有应。

安波按：此方之义，无遗蕴矣。

朱百春兄令婶半产崩晕寒热似疟

质亏，生育多胎，此番重身三月，又复半产，气随血脱，昏晕频发，幸赖独参汤挽回。日来热发不退，时时怯寒，舌白，喜饮热汤，头痛形倦，脉急无力，合参脉证，明是气血两虚，即有外邪，投鼠忌器。丹溪云：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他证从末治之。仿甘温除大热之旨。下午复诊，脉象仿佛，早间服药，安眠片时，顷复寒热交作，此属阴阳两虚，正气不胜，非疟证也。原方更进一渣，明日再议。两进甘温，昨午寒后热甚，扶掖下床，小溲遗出，直至半夜，热始渐缓。切恐今午寒热复来，撑持不住，揣其寒热之故，非阴阳两亏，即正虚邪陷，当此危迫，不问有邪无邪，一意扶元固本。盖辅正即所以祛邪也。本草谓人参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古人治气随血脱之候，悉仗参力斡旋，昨药分两固虽加重，惜乏参力，故难奏效耳。昨午寒热仍来，神形益倦，二更后热势渐平，然起床劳顿，即作昏晕，顷进诊间，晕又复发，连服温补大剂，尚未见功，即云寒热由于外因，睹此狼狈情形，焉可再从标治。仍守原制，佐以河车，亟挽真元。医当医人，不当医病。昨夕昏晕频作，顷诊右脉虚要，左犹带数，体倦无力，气怯懒言，虚象无疑。病缘质亏半产，加之寒热纠缠，波涛汹涌。现在热退神清，固见小效，奈病来势暴，大厦摇摇，前议补元归脾，更从养营进步。两日未诊，脉象依然，在前发热之际，脉由热搏而数，今外热既退，理当和缓，何至数犹未平。口不干渴，并无火象。无非产时血去过多，营阴受亏，脉乃血派，是以急数不平耳，但诸药皆是草木根荄，人身真元耗伤，仓卒焉能挽转。参力既艰，他策又无可画，前方减去辛温，稍佐柔和之品。产后崩晕，血气大亏，阴阳枢纽不固，见出种种疲备之候，赖诸温补药饵，竭力挽回。寒热已除，胃安谷纳，无如事多磨折，臀生疡毒。痛楚不安，疡甫溃脓，痛势稍定，又加时感湿邪，腹痛便泻，节外生枝。暂与香砂六君，俟其痛泻愈后，仍须峻补真元，冀图恢复。

安波按：先生方必中肯，剂不虚投。但此妇真元已败，冥游已近，不过聊尽人事矣。

王氏妇妊娠二便闭塞

孕妇脉来滑数，证见便溺不通，二阴牵胀，足膝浮肿，医药滋阴，疏利升举，屡施不验。按肺与大肠相表里，又与膀胱通气化，是二便之通闭，肺有所关系焉。金燥水无以生，清肃之令不能下降，是以二肠交阻。喻氏谓人身之气，全关于肺，肺清则气行，肺浊则气壅。清肺之热，救肺之燥，治其源也。气行则壅自通，源澄斯流清矣。凡禽畜之类，有肺者有溲，无肺者无溲，故诸水道不利而成肿满者，以治肺为急。前商清燥救肺，小溲虽通，大便未畅，足肿未消，二阴仍然牵胀，夜卧不适，口苦舌黄，原方加枯芩梨汁。

安波按：议论神妙，使读者满舌生津。

李某鼻渊孔溃

经云：肺气通于鼻。又云：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可知鼻渊一证，病端虽责于肺，实由胆热移脑之所使然。证经数载，腥涕流多，肺肾为子母之脏，金被火刑，阴液受伤，加之鼻窍右侧，旧夏曾已穿溃，甫经收口，左侧又溃一孔，至今红肿未消。经谓热胜则肿。虽由胆移之热，酝酿为患，但治病须分新久，诊脉数大无力，是属恙久，阴虚阳浮，非新病实热可比，苦寒伤胃，洵非所宜。计惟壮水保金，冀其水升火降，庶几红肿可消，溃口可敛也。

安波按：拟清燥救肺法，辅金剋木，即所以治胆清肺，澄源，即所以治肾。

王某背疡溃后余毒未净

痈从六腑生，疽从五脏生。营气不循，逆于肉理，乃生痈肿。此先圣论痈疽之大端，疡科之纲领也。证起月余，毒发于背，始初平塌不痛，药服温补内托，得以由阴转阳，掀肿溃脓腐化，新生疮口渐敛。无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前龈微肿痛，渐次肿甚流血，病中饮食本少，兹因龈肿，米汁难啜，人以胃气为本，疡溃之后，胃气空虚，全藉饮食精华，资其生气。既不安谷，仓廪必倾，何恃不恐。且疡后与产后同，理应培养气血，现在龈肿咽干，下利粪色如酱，利下龈肿稍松，利止肿痛复剧。详审病机，似乎余毒未清，奈病久困顿如斯，固正则火势不平，清火则正气不守。如何借箸，姑仿少阴不足阳明有余之例，宗玉女煎方法。盖肾主骨，齿者骨之余，上龈属手阳明，下龈属足阳明。据理推详，冀图侥幸。

安波按：拟于玉女煎外，再参入清胃散意方，有升麻使清升浊降，丹皮以疏其下滞，则斯候之上下处病，厥义无遗漏矣。

王锡章肺肾虚喘畏补致脱

经云：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是肺主出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母藏子宫，子隐母胎，金水相生之义也。前商保金生水，纳气归根，正本澄源，治不为谬。据述服药脘中微觉痞闷，心疑药补，即不敢尝。此由胃虚不能传送药力之故，与补无干。如果补之为害，何喘不见增，病不见甚耶？经曰：能合脉色，可以万全。岂色悴神疲，喝喝不继者如是，而能以耗散收功者乎。先哲有云：喘生毋耗气，气本弱而复耗之，元本亏而复竭之，抱薪救火，入井下石，脱机甚速。勿怪言之不祥。

安波按：读至斯案，不觉浩叹。虽有回生妙术，亲下见信何。近来见夭枉者甚多，大抵彼寿固止于此，而吾之道终于不行，岂非命耶？

吴媪肺痹

恙经三月，脉大而急，证见呛咳气筑，胸满背胀，夜不安卧，卧则气冲，呼吸不利，目烂舌赤，口干心烦。审诸脉证。是属肺感燥邪。加之抑郁，痰气胶结，肺窍阻闭，清肃失司，酿成肺痹危险。盖肺为气之主，肺气逆则诸气皆因之而逆矣。平素质亏受补，兹则补剂不投，虽虚虚而病则实，不去其病，徒补无益。经云：诸气膹郁，皆属于肺。秋伤于燥，冬生咳嗽，计惟清燥宣痹，幸得胸展痹开，方许机关枢转，仿苇茎汤遵《金匮》法。服药四剂，喉口燥象稍减，舌根焦苔亦退，脉象依然，痹犹时发，甚则胸膈膜胀，喘喝不已，欲人捶摩，咯出浊痰，略觉宽展，病由燥邪蕴伏上焦，治节不行，痰壅无形之火，火灼有形之痰，交相为患。夫痹者闭也，内闭则外脱，至危至急，无如上焦不开，未能填补其下，是以每投补剂，其闭更剧。按肺窍蕴结之痰，如屋之游，树之萝，石之苔，胶粘滋蔓，岂寻常消痰之品所能芟刈。原方加蒌皮海石，轻清宣痹，病象未减，下虚不能纳补，上实通之无功。消补两难，颇为棘手。据述每痹甚时，惟饮腹水则痰气稍平，即此推求，定有顽痰胶粘肺管，阻塞气机，苇茎频投不应，惟有进步葶苈一法，非不虑及老人质亏难任，当此危迫，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奈何。苇茎葶苈，乃金匮治肺痹两大法门，前因年高恙久，不敢骤用葶苈峻攻，惟取苇茎轻清宣痹，冀其病去，元气不伤，服药虽见小效，痹终未宣。前论燥热酝酿为痰，肺窍气机阻塞，清肃失司，因而逆满，却非谬语。夫顽痰滋蔓，譬诸顽民，不服王化，不忍猛而宽，则莓苔盗风，何由而息。所加葶苈，虽系无可如何，亦理之所当然，非徒行险侥幸也。现在痹势稍松，足见有故无殒，从来峻剂，原属可暂而不可常。然证经数月之久，痰热弥漫已极，甫得稍开，若旋行易辙，病根尚在，虑其复萌。今早鼻仍流血，可知肺火未清，方加石膏、山栀、竹沥彻其痰热余波，今夜得以痹再减轻，明日可为转手。老人病逾百日，痰凝气壅，肺痹不舒，上实下虚，原难想法，数番诊视，因其痰火势盛，不能受补，无已初投苇茎轻清宣肺，继进葶苈涤饮除痰，佐以膏栀竹沥，以彻痰热余波，此皆古人成法，非杜撰也。今痹象稍减，虚状渐露，高年恙久，恐其元气不支，商佐保金辅正。

安波按：先生用方用法，丝丝入蔻，不比近来庸流涸乱笼统者也。

施妇感证

证逾三候，始而寒热溷淆，继则不寒单热，日晡热甚，黎明渐退。阅方初投逍遥，次用桃仁承气，愈医愈剧。食少便泻，足肿腹胀，热甚胀亦甚，热缓胀亦缓。若云肝气，未必发热，亦不必胀随热至。若云血痹，当在下焦，不应胀在中脘。求诸病因，非关气滞血凝，乃伏邪留着故也。《己任编》云：秋时晚发，感证似疟，本是伏暑之病，暑必挟湿，盘踞膜原，膜原即中焦部位，邪伏既久，乘时而发。自里达表，是以外热内胀。至于便泻足肿，更属湿病无疑。欲消其胀，须祛其邪。邪一日不去，胀一日不除。所谓伤寒究六经，温暑辨三焦。上焦不解，势必蔓延，中下淡渗，佐以微辛。盖无形之邪，未可作有形攻击耳。前议服药汗出，热退胀减，伏邪外达之机。盖暑湿伏邪，与风寒外邪不同，新邪当先彻表，伏邪当先清里，里清表自解也。日来兼见咳嗽，泻仍未止，按外感以嗽为轻，腑病以通为补，嗽泻均系伏邪之出路，不可止遏。

安波按：拟薄荷、山栀辛苦以清里热，茯苓皮、大豆卷、滑石、通草之甘淡以渗外湿，杏仁、橘红以开肺，半夏、佩兰以醒脾。

江妇崩证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曰月经。经者常也，反常则为病矣。是以妇人首重调经，经调则百病不生，失调则诸证蜂起。夫血生于心，藏于肝，统于脾。而冲为血海，血犹水也。若江河之流行，设有枯涸崩决，其为患也大矣。求其致病之因，有谓血枯者，盖女子以肝为先天，素性多郁，木郁生火，火灼阴伤，以致经血日耗，地道不通。经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者，此也。有谓崩决者，崩如山冢崒崩，决如波涛横决，盖血属阴，静则循经营内，动则错经妄行。经言。阴虚阳搏谓之崩，阳气内动，发为心下崩者，此也。病经日久，形瘦阴亏，木火郁勃，旧春经阻崩罢，现又愆期两月，勿愁血之不行，切恐崩患复发。议养肾阴以济心阳，兼培冲任，冀其生生有自，血气调匀，无错妄之虞，复经常之度，不徒病去人安，更可勿药有喜。

安波按：拟自制补煞丸养肾阴以济心阳，培冲任以赞其职。

江氏子足痹误治成废

经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风气胜者为行痹。据述证由右足膝盖，痛引腿胛，渐移于左，状类行痹。行痹属风，治以驱逐，理不为谬。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况童质禀薄，肾元未充，驱逐过猛，血气受亏。肝主筋，筋无血养则挛急，脾主肉，肉无气煦则枯瘦，以致腓日干，髀日肿，足不任地，酿成废疾矣。古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闻所服诸方，非全无治血之品也。无如桂麻羌独，药性太狠，难以监制，故只见其害，不见其益。在病初血气未衰，犹可辅驱并行，今则疲惫如斯，尚有何风可逐，何络可通？倘再求速功，见病医病，非但病不能医。而命亦难保矣。要知疾即成废，欲图转泽回枯，诚非易事，惟有培补肝肾一法。膝为筋府，肝肾之脉，丽于足，足得血而能步。复有调养脾胃一法。四肢皆禀气于胃，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强胃健，四肢得禀谷气，脉道流行，自能充肤。热肉二法，虽不言治病，然治病之旨，在其中矣。

安波按：此症虽经治痊如语，而童质先禀薄弱，已见一斑，大约不寿之征矣。

叶翰周世侄感证反复状类内伤

襄议和中通腑，大便解后，痞闷渐舒，谷食稍进，时候寒暄不常，质虚最宜加感，以致寒热愈而复作。日来寒象虽除，热犹未净，脉虚近急，是属节外生枝，尚非本证变幻，特元亏未复，腠理空疏，起居最宜谨慎。若谓此番寒热不关外感，全属内伤，则是阴阳两虚，奇经为病，不应急骤至此。且内伤之寒热，当在日晡，日日如是，不能偶然。其状洒洒，亦不若此之重。据理推详，似当不类，现在大便又复旬余未解，腹中虽无所苦，总觉欠舒，呆补惟恐不受。所以然者，病由湿凝气滞而起，医药庞杂，胃腑欠和，输化失职故耳。淡养胃气，甘益脾阴，参以润肠，不至蹭蹬再生，自可渐跻蓐境。复诊便虽半月半圊，腹无所苦，下不嫌迟，毋庸亟亟。日前感复，寒热作后，至今申刻仍有微潮。热时口渴，交戌汗出始退，固属余波未清，但热久津液必伤，商进养阴，阴血下润则便通，非徒退热已也。感证反复，热盛阴伤，肠枯便结，叠进养阴濡液，热退餐加，脉急已平，神采渐转。据述昨午便圊燥粪依然，努挣艰难，足见病魔经久，元气受亏，津液未充。便通犹防复闭，按救阳气当用建中，救阴液须投复脉，宗《千金》方法，佐以人乳团鱼燕窝，血肉有情，且俟液复虚回，胃强脾健，再议善后之图。

安波按：便闭一证，病人每有一通为愈之意。盖粪呆物也，必藉中气之送送，故便时努力则易下。屡见病后有一二月之久，体已复原，始得畅然下注，可见便闭一途，非徒补血润肠为能事，而益气顺气之助，岂可漠然不道乎？是以经文中气不足，溲便乃变。

《程杏轩医案辑录》终

何澹安医案

〔清〕　何澹安　著

《何澹安医案》提要

《丹徒县志》云：何游号澹安，金琇子，生而颖悟，过目不忘。其先世皆以医学著名朝野，虑家学之或坠也，苦志习医，家藏医书甚多，无不悉心考究。诊脉拟方，别有神解。于是声名大振，四方争延致之。凡经诊视，立奏奇效。著有《医学折衷》十卷，《何氏十三方注解》一卷，及《医案》等书云。此卷即先生医案未刊稿本，炳章为其别类编次，分列类中、肝风、眩晕、头痛、咳嗽、吐血、失音、肺痿、虚劳、遗精、淋浊、尿血、癃闭等类。法则崇尚叶派，用药善能权变，识证之精，能得病因主脑，且不泥古方，不胶成见。宜其奏效如神，深恐湮没不彰，爰为编订校刊行世。

《何澹安医案》目录

类中 …… 351
肝风 …… 352
眩晕 …… 354
头痛 …… 354
咳嗽 …… 355
吐血 …… 357
失音 …… 359
肺痿 …… 360
虚劳 …… 360
遗精 …… 362
淋浊 …… 362
尿血 …… 363
小便闭癃 …… 363

何澹安医案

清　丹徒　何　游澹安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编

类　中

头晕体丰，心悸脉动，类中之渐，须安养调治。

熟地四钱　茯神二钱　甘菊一钱五分　稀莶草一钱五分　石决明四钱　老桑叶一钱五分　归身二钱　枣仁三钱　麦冬二钱　白蒺藜四钱　柏子霜一钱五分

阳不交阴，鼻塞不通，两膝麻而不暖，乃命门火微也。用潜阳温补。

熟地四钱　茯神二钱　杞子二钱　半夏一钱五分　胡桃肉二钱　归身二钱　枣仁三钱　苁蓉一钱五分　新会皮一钱

少寐头晕，阳不交阴也，六脉紧数，无疑肝火挟痰为患，防其类中。

熟首乌　法半夏　茯神　石决明　橘红　羚羊角　麦冬肉　枣仁　白蒺藜　川郁金

丸方，去羚羊、蒺藜、郁金，加于术、胆星、石菖蒲、淮牛膝、鲜竹茹、钩钩，汤泛法丸。

卒然厥晕，膈次胀楚，六脉弦数，当用佐金法。

川黄连　归身　茯神　川楝子　木香　竹茹　淡吴萸　白芍　枣仁　石决明　橘叶

阳本亏而厥阴气郁，以致身心劳动，即头晕肢麻，脉来弦滑。类中之机，预为调治。

真西党　石决明　茯神　草郁金　橘红　熟首乌　白蒺藜　枣仁　淮牛膝　竹茹

营阴内伤，血不养肝，以致恶寒脉软，膈胀作痛，兼之舌本不利，语言不清。须宽心安养，可免此患。

紫丹参三钱　法半夏一钱五分　茯神二钱　炒白芍一钱五分　川郁金一钱　大生地四钱　煨木香四分　枣仁三钱　淡苁蓉一钱五分　橘叶三片

肺胃不清，不能言语，此湿痰凝于肺胃，清窍不利使然。拟方暂服。

炒白术二钱　法半夏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归身一钱五分　淡干姜七分　炒毛术一钱五分　新会皮一钱　茯神二钱　白蒺藜四钱

声音不清，不能言语，属下焦气亏，惟宜温补。

川桂枝　法半夏　茯神　川贝　白芥子　姜汁　制远志　新会仁　枣仁　杞子　石菖蒲

又丸方

党参二两　熟地三两　夏曲一两　茯神一两五钱　苁蓉一两　橘白七钱　于术二两　菖蒲一两五味五钱　胆星五钱　枣仁二两　肉桂四钱

淡蜜水丸。

肝火挟痰，卒然晕厥，当此发生之候，疏风清镇治。

羚羊角　法半夏　白蒺藜　黑山栀　石决明　熟首乌　橘红　天麻　淮牛膝　石菖蒲

中虚肝郁，心嘈膈胀，须开怀调养，否则防类中。

西党参　归身　茯神　法半夏　天麻　制于术　白芍　枣仁　煨木香　橘叶

接服归脾丸。

手足麻木，面发红块，风症将成，和营

祛风兼理。

大熟地　归身　青防风　红花　厚杜仲　制于术　川断　鹿角霜　木防己　桂枝

炼蜜为丸。

风湿袭于营卫，以致手足麻木，肌肤不仁，以祛湿养营调治。

真茅术　熟首乌　川断　白蒺藜　秦艽　川牛膝　制于术　炒归身　木瓜　豨莶草　杞子　生米仁

熬鹿角胶三两为丸。

上手足肿痛不仁，艰于言语，此风入络脉，痰蒙清窍也。宜祛风豁痰治之。

羚羊角　秦艽　刺蒺藜　归身　防风　法半夏　木瓜　五加皮　橘红　忍冬藤

积劳内亏，腰痛肢痿，津液内竭，并六脉沉弱，少力。必须温补，否则防类中。

党参　熟地　茯神　杞子　北五味　麦冬　归身　枣仁　苁蓉　胡桃肉

阳微湿困，腰膝无力，软中之基，须戒酒谨慎。

制于术　归身　狗脊　川附子　胡桃　大熟地　杜仲　杞子　五加皮

肝　风

质弱火炎，耳鸣头晕，膈次不宽。先用疏肝清理，然后进补奏效。

制首乌　青蒿　石决明　花粉　泽泻　元生地　甘菊　老桑叶　钩钩　生甘草

耳鸣头晕，六脉弦滑不柔，肝火挟痰为患，先清后补。

制首乌　黑山栀　石决明　池菊　白蒺藜　法半夏　茯苓　老桑叶　淮牛膝

卒然厥晕，膈次胀楚，六脉弦数，当用左金法方在类中复。

川黄连　茯神　炒白芍　木香　川楝子　竹茹　淡吴萸　枣仁　石决明　归身　真橘叶

肝风挟痰，防其痫厥，六脉弦数，暂用疏肝涤饮治四肢麻时昏沉。

制首乌　茯神　白蒺藜　石决明　钩钩　法半夏　郁金　香附　黑山栀

肝风挟痰，统体麻木，兼惊惕不宁，屡欲呕恶，乃肝邪侮胃，中气虚也。宜标本兼顾卧则不痛，行则不能，坐则足肿，卧则肿退，症属湿痰，并非脚气。

于术　法半夏　白蒺藜　五加皮　茯神　十大功劳　茅术　白归身　秦艽　石决明　枣仁

肝风挟痰，上焦清空窍不利也。以清镇疏肝降气治其人壮时晕厥跌倒。

羚羊尖　法半夏　黑山栀　茯神　橘红　陈胆星　制首乌　石决明　白蒺藜　枣仁　降香

咽痛咳痰，膈胀便溏，此中虚厥阴化风，宜调中润肺治之。

桑白皮　橘红　炒苏子　桔梗　薄荷叶　生芪　钩钩　大力子　赤苓　冬瓜子

复诊

炒苏子　炒扁豆　橘红　桔梗　生甘草　川石斛　生米仁　茯苓　郁金

膈胀目昏，舌本手指麻木，当此厥阴用事之候，未敢遂补。酌拟疏风涤饮法，以视动静。

白蒸于术　蒺藜　茯神　归身　石决明　姜制半夏　甘菊　枣仁　新会　冬桑叶

时疾后惊恐，以致下部精滑，上冲呕恶，触动肝风，膈胀浮肿，兼右脉滑大。先宜理胃疏肝，然后补其偏胜。

姜制半夏　广藿　代赭石　钩钩　竹茹　赤茯神　黑山栀　白蒺藜　橘红

肝郁生风，内热膈胀，不思饮食，以通为补。

元米炒川连　广藿　新会　大麦仁　炒白芍　法半夏　郁金　橘叶　归须　荷蒂

木郁生风，心悸口干，兼之腹鸣侮土，不克输津长肌，恐成单腹，莫作轻视。

川连　法半夏　炒白芍　泽泻　橘叶

广藿　白茯苓　焦神曲　黑山栀

接服方

土炒于术　法半夏　茯神　白芍　黑山栀　川石斛　白归身　枣仁　橘叶　泽泻

肝失所养，内风煽烁，时身心烦动，气机呼吸不利，以致痰喘。现诊脉象，并不细软，并脾胃无咎，未必阳本亏也。兹此以甘露饮加减法其人七旬，每于亥于时发，痰壅气逆，血少肝亢。

真西党　熟地　淡天冬　茯神　柏子霜　元生地　牛膝　大麦冬　枣仁　郁金汁

丸方

西党参　半夏曲　茯神　柏子霜　石决明　枇杷叶　大熟地　沉香末　枣仁　胡桃霜　淮牛膝

血虚肝郁，厥阴化风，病经三载，以柔肝培本，恒服奏效。

熟地　制首乌　茯神　杞子　甘菊花　归身　石决明　枣仁　牛膝　老桑叶

接服方

炙黄芪　阿胶　茯神　甘杞子　石决明　大熟地　归身　枣仁　柏子霜　老桑叶

肝火挟痰，卒然晕厥，当此发生之候，宜疏风清镇治。

羚羊角　法半夏　石决明　白蒺藜　橘红　熟首乌　天麻　黑山栀　淮牛膝　菖蒲

厥阴之气有余，不时发热，热甚生风，神昏厥逆，当此升令，宜用清心疏镇法月事不至。

制首乌　麦冬　归须　石决明　枳实　半夏曲　茯神　黑山栀　川郁金　益母膏二钱冲

营液交虚，心阳飞越，上实下虚，易饥胆怯，延久不痊，神思倦怠，脉数无力。鄙拟甘温潜纳法。附方酌用。

炙黄芪二钱　麦冬三钱　茯神二钱　杞子三钱　新会红一钱　大熟地五钱　五味四分　枣仁三钱　牡蛎四钱，煅　龙眼肉二钱

肝胆热郁生风，统体作痛，阳明湿邪下注，以致口渴不清，左脉紧大。先用疏风分理，然后进补奏效。

羚角片　归身　白蒺藜　赤苓　生米仁　生白术　秦艽　川续断　萆薢　忍冬藤

接服方

制首乌　白术　煅牡蛎　沙苑　细桑枝　归身　川断　生米仁　赤神　生甘草

神志不清，频发厥晕，上焦空窍蒙闭也。以泻心降气治。

川黄连　法半夏　代赭石　枳实　竹茹　风化硝　炒苏子　白茯苓　牛膝　菖蒲

厥阴气郁，郁久生风，风甚生痰，中焦清窍不利也。须戒荤及酒，不致神昏颠倒。

羚羊角　石决明　法半夏　茯神　僵蚕　甘菊花　明天麻　葶苈子　黑山栀　竹茹

厥阴化风，痰气壅于上焦，以致右脉滑数，瘰疬不消，以和肝化痰法。

制洋参　象贝　秦艽　石决明　冬桑叶　夏枯草　麦冬　橘红　白蒺藜　黑山栀

久患休息，复兼咳血，二端俱愈，惟是内风扇动，以致心悸头晕，右脉弦数。宜黑归脾通补，徐徐安痊。

制于术　煨木香　茯神　炒白芍　炙甘草　炒阿胶　远志肉　枣仁　炒丹皮

厥阴气郁，久而化风，营阴暗耗，不寐，火动及上焦，脉络痿痛。当此发生之候，宜疏风静养。

熟地　归身　茯神　杞子　柏子仁　洋参　麦冬　枣仁　龟板　十大功劳

厥阴化风，神不守舍，屡汗，火升，心悸不寐，以安魄苦泄治。

川连　归身　茯神　石决明　黑山栀　半夏　麦冬　枣仁　白蒺藜　橘叶

内风煽烁，肺气不宣，以致鼻窍不利，面部红肿抽动，以清金化风，热邪自泄。此方暂服。

羚羊角　桑白皮　石决明　甘菊　豨莶草　荆芥　生米仁　地骨皮　知母　生甘草

接服方

熟首乌　归身　桑叶　泽泻　生甘草

麦冬肉　丹皮　豨莶　黑山栀

阳明有余，少阴不足，水不涵木，肝火内动，脉数肢痿。宜祛风培水调治。

熟地　归身　牛膝　杞子　生虎骨　十大功劳　首乌　秦艽　木瓜　赤苓　元武板

多痰头晕，四肢麻木，由脾虚挟湿，血少肝风，六脉滑大不柔，以平肝燥土调治。

炒熟地　于术　归身　白蒺藜　橘红　法半夏　茅术　白芍　甘杞子

平昔好饮，操劳，火动，伤络，据曾失血，肝失所养，阴气易浮，立春节近。当从心脾肾调治。

西党　远志肉　茯神　米仁　蛤粉炒阿胶　麦冬　女珍子　枣仁　牛膝　桂元肉

水不涵木，肝风内炽，肺气受克，肌体不润，筋骸不利，痛痹之渐，培水柔肝兼治。

制首乌三钱　秦艽一钱五分　豨莶草二钱　五加皮三钱　柏子霜一钱五分　十大功劳二钱　净归身二钱　米仁四钱　地肤子一钱五分　冬桑叶一钱五分　生甘草四分

肺肾两虚，多痰咳逆，肝风内炽，痰火壅结，肿连颐颈，暂用涤痰清理，然后进补。

生绵芪　制首乌　知母　橘红　生鳖甲　真川贝　蛤壳　桑叶

厥阴气郁，络伤经败，肝失所养，木风愈甚，脉不柔软，以通为补。拟用黑逍遥，佐苦泄法。

元米炒川连五分　制子术一钱五分　炒黑枣仁三钱　制香附三钱　石决明四钱煅　炒黑柴胡八分　白茯神二钱　炒黑丹皮一钱五分　草郁金一钱　橘叶三张

水亏肝风内动，以致虚里穴跳动，以交心肾，和肝调治。

熟首乌三钱　川石斛三钱　茯神二钱　黑山栀一钱五分　牡蛎四钱，煅　大麦冬二钱　炒白芍一钱五分　枣仁三钱　新会一钱　湘莲七粒

始疾咳呛，继之帝丁胀楚。此邪入厥阴为患，以培水化风治。

陈阿胶　大力子　入中白　归须　生甘草　淮牛膝　马兜铃　枇杷叶　青黛　新绛屑

眩　晕

头晕体丰，心悸脉动，类中之渐，须安养调治。

熟地　茯神　麦冬肉　甘菊　白蒺藜　老桑叶　归身　枣仁　石决明　豨莶　柏子霜

质弱火炎，耳鸣头晕，膈次不宽。先用疏肝清理，然后进补。

元生地　青蒿　石决明　花粉　泽泻　制首乌　甘菊　老桑叶　钩丁　甘草

耳鸣头晕，六脉弦滑不柔，肝火挟痰为患。先清后补。

制首乌　法半夏　淮牛膝　白蒺藜　茯苓　石决明　甘菊花　黑山栀　冬桑叶

头晕膈胀，阴虚肝络不舒也。理气疏风兼治。

归身　茯神　甘菊花　川郁金　女珍子　橘叶　白芍　枣仁　白蒺藜　制香附　阿胶

头晕多痰，心悸少寐，坎离不交，心志不宁。以苦泄安神，自然安适。

川连　辰砂拌麦冬　枣仁　丹参　橘红　法半夏　云茯神　龙齿　橘叶　竹茹

头　痛

头风数载，由肝肾不足，兼表阳空疏，稍触外感，内风辄动。

炙绵芪　女珍子　归身　石决明　青盐少许　大熟地　冬桑叶　茯神　甘菊

气亏表弱，客邪易入，触动肝风，头痛呕吐，以固表养肝治。

炙绵芪　白归身　白蒺藜　甘菊　黑山栀　制首乌　法半夏　石决明　白芍　桑叶

膈胀头痛，少阳热郁也，防其腹满。

柴胡　石决明　郁金　新会皮　牛膝　黑山栀　瓜蒌皮　白芍　泽泻　佛手

表虚头痛，甚则腹泄，呕吐。此肝风侮土也，暂用温胆法。

川连　法半夏　茯苓　池菊　黑山栀　焦术　石决明　广藿　白芍

咳　嗽

咳呛脾泄，饮食日减，六脉软弱少力，土不生金之验，症非轻渺。

制于术　茯神　川贝母　归身　川石斛　北沙参　山药　新会皮　香附　红枣

久咳膈痛，右脉弦数，肺痿之渐，莫作轻视。

北沙参　川贝母　生芪　橘白　冬瓜子　紫菀　生蛤壳　米仁　云苓　桑叶

喘咳稠痰转剧，咽痛脉弱，此非有余之火克金，乃气虚肝液亏也。若再投凉剂，脾胃困败，须重剂滋补，图其奏效。

熟地　川贝　橘白　天竺黄　淮山药　于术　杞子　茯苓　焙麦冬　建莲肉

咳呛、秽痰、气喘，脉软中虚，肺络受伤也，殊非轻恙。

制于术　川百合　麦冬　茯苓　川贝　茅根　北沙参　生蛤壳　橘白　桑叶　知母

早寒暮热，脉数烦渴，呛咳不减，疑表虚火不潜根也。仍用生津止渴，稍佐降气法服过凉剂未效，乃下虚上实。

大熟地　橘红　牛膝　川贝母　米仁　生石膏　苏子　知母　北沙参　芦根

咽间碎痛，咳呛唾涎，六脉并不弦数，乃肝阴亏而脾不输津下布也。所以大便燥结，殊非轻恙。

制于术　川贝　杞子　橘白　枇杷叶　半夏曲　蛤壳　苡蓉　杏仁　人中白

脾肺两虚，畏风咳喘，暂用玉屏风法，然后进补奏效女身热于呕三月，少痰，腹痛，食后胀，四肢麻木，中虚，恐肿胀。

生黄芪　防风　苏子　旋覆花　桑叶　鲜佛手　制于术　半夏　茯苓　代赭石　橘红

温邪留恋，咳呛秽痰，当此夏令，宜救肺涤饮主治。

生芪皮　枇杷叶　橘红　知母　淮牛膝　阿胶　生米仁　桑叶　川贝　茅根

耳后结痰，溃脓已愈，现在腠理空疏，呛咳自汗，幸阳明气旺，不致大害。酌拟固表润肠法，否则防复溃。

生芪　知母　麦冬　半夏曲　甜杏仁　米仁　川贝　蛤壳　橘红　枇杷叶

丸方，去蛤壳，加洋参、石决明、牛膝、胖海参，捣丸。

咳呛音哑，中虚木火烁金也。

生芪　北沙参　川百合　紫菀　橘红　丹皮　麦冬肉　川贝母　牛膝　桑叶

咳吐白沫，恶寒脉软，乃金寒不束津液，以和脾保肺佐降气治。

西党参　北沙参　杞子　人中白　生蛤壳　制于术　川百合　橘白　川贝母　沉香汁

寒热咳呛，气阴交虚，此非暴病，未许速痊。

真四党　北沙参　川百合　杞子　牡蛎　于术　大麦冬　淮山药　橘白

久嗽中虚，恶寒咽痛，气分不足，宜乎温补，无虞难许。

西党参　山药　大麦冬　杞子　橘白　炒熟地　牛膝　五味肉　于术　青盐

久呛中虚，气喘多痰，肝液有亏，咽间梗塞，病根深固，难许速痊。

真西党　北五味　川百合　橘白　生蛤壳　制于术　大麦冬　人中白　牛膝　枇杷叶

咳呛不止，色脉少神，气分亏也。从脾肺调治。

西党参　北沙参　枣仁　川贝　淮山药　制于术　大麦冬　茯神　橘白

咳沫音哑，中虚，肺气不清。宜轻剂疏理。

旋覆花　米仁　冬瓜子　枇杷叶　炒苏子　紫菀茸　橘红　马兜铃　知母　冬桑叶

咳逆音哑，似属阴亏火动，然脉象未见虚数，可见蕴邪未得清彻，宜轻剂和理。

鲜石斛　杏仁　川贝　马兜铃　新会红　紫菀茸　蛤壳　麦冬　枇杷叶　川郁金

时疾后，饮食不慎，腹胀咳呛，此土不生金，殊非轻恙。

焦术二钱　炒苏子三钱　川石斛三钱　茯苓二钱　橘红一钱　冬瓜子三钱　法夏一钱五分　白蔻壳四分　生米仁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谷芽四钱

咳沫不止，气喘咽痛，并六脉虚数无力，可见中虚肝液竭也，殊非轻恙。兹拟填补保肝法，图其奏效。

炙绵芪二钱　麦冬肉二钱　炒熟地四钱　橘白一钱　茯神二钱　川百合三钱　人中白一钱，漂　淮山药二钱　杞子二钱　阿胶二钱，烊冲

胃痛干呛，肝络不和，恐有蓄血。以通络润燥，为暂用之剂。

当归须　淮牛膝　桃仁　瓦楞子　白茯苓　煨木香　炒苏子　蒌皮　川郁金　新绛屑

中气不舒，近兼咳呛，六脉弦紧，惟恐咯血。

炒苏子　旋覆花　橘红　蛤壳　冬桑叶　法半夏　草郁金　茯苓　归须　新绛屑

元气素虚，疟后膝疏喘咳转剧，脉数无力，劳怯之渐，愈期未许。

炙芪　北沙参　麦冬　橘白　煅牡蛎　红枣　玉竹　川贝母　山药　茯神　冬桑叶

接服方

黄芪　北沙参　麦冬　橘白　煅牡蛎　杞子　熟地　川贝母　山药　茯神　款冬花　建连

膏滋方

炙芪　五味　淡苁蓉　胡桃肉　熟地　牛膝　煅牡蛎

久嗽不止，中虚表弱也，以致盗汗，膈胀气喘，脉软，以健胃固表治，庶克奏效。

制于术　石斛　苏子　蛤壳　川贝　红枣　川百合　橘白　茯苓　米仁　桑叶

接服方

西党参　北沙参　山药　菟丝　茯苓　红枣　制子术　沙米仁　橘白　牛膝　桑叶

咳喘多痰，咽间梗塞，六脉无力。属中虚肝液亏也，殊非轻恙。

西党参三钱　北沙参二钱　蛤壳三钱　杞子二钱　人中白一钱　大熟地四钱　川百合三钱　杏仁二钱　橘白一钱　枇杷叶一钱五分

内热咳呛，痰中带血，此中焦热郁，非阴虚所发，不宜大补。

北沙参三钱　地骨皮二钱　元参二钱　橘红一钱　人中白一钱　麦冬肉二钱　生蛤壳三钱　知母一钱五分　米仁四钱　冬桑叶一钱

水亏火动，干呛咯血，六脉无力。可见元气愈虚，恐交春病剧。

元生地四钱　北沙参二钱　麦冬二钱　山药二钱　茜草一钱　粉丹皮一钱五分　川百合三钱　川贝一钱五分　茯神二钱　桑叶一钱五分

咳呛反覆，中虚表弱也。宜从脾肺调治。

制于术　麦冬肉　炒苏子　橘白　海浮石　法半夏　北沙参　川贝母　茯苓　老桑叶

喘咳伤中，口干膈痛，以润肺健胃调治。

川石斛　法半夏　杏仁　麦冬　橘红　北沙参　炒苏子　蛤壳　米仁

先曾失血，由络伤所致。现患咳呛，脾泄痰多，肉削，中气不足之验。治宜涤痰健中。

舍此无策。

制子术　淮山药　桑叶　北沙参　橘白　川石斛　茯苓　款冬　川贝母　炙草

再诊，冲呛不止，比前减少，并脉象数势缓和，斯属佳境。但速愈不能。

炒生地　麦冬　川贝　元武板　丹皮

北沙参　橘红　杏仁　冬桑叶　青盐

久呛中虚，肢体困倦，肝胆气不舒也，频作呕吐，病在肝胃，腻补不合。

制于术　西党　川贝　石决明　姜汁焙竹茹　半夏曲　茯神　橘白　麦冬

吐　血

络伤见血，幸不咳呛，乃气分病也。平肝降气主治。

元生地　北沙参　茯神　淮牛膝　湖藕　麦冬肉　炒苏子　枣仁　川郁金

温邪伤肺，咳呛失血，六脉弦数，恐延入怯门。

北沙参　麦冬肉　元武板　冬桑叶　丹皮　川贝母　地骨皮　淮牛膝　生米仁　橘红

内伤失血，咽干膈痛，虽有咳呛，六脉并不弦数。惟虚阳不潜，须省力调治。

地生地　川断　北沙参　苏子　地武板　丹皮　牛膝　大麦冬　橘红　老桑叶

素有痰喘，近兼失血，频发不已，两手脉虚软，乃中虚气分受伤也。须培阴保肺兼顾，斯为尽善。

黄芪　陈阿胶　茯苓　甘杞子　制香附　熟地　炒白芍　枣仁　牛膝炭　青盐

内热咳血，本元虚也。清阴润肺治。

地骨皮　玉竹　知母　生蛤壳　藕节　北沙参　麦冬　橘红　老桑叶

阳络受伤，咳血膈痛病久脉虚，愈期难决。

熟地　麦冬　北沙参　橘红　淮牛膝　阿胶　丹皮　石决明　茜草　冬桑叶

覆诊脉症，俱见平安，惟有内烧不止，阴分虚也。

元生地　麦冬　北沙参　龟板　橘红　丹皮　茯神　女珍子　牡蛎　桑叶

晨起咳痰，咽痒见血，肺胃之火，只宜清润调治。

乌犀角　天冬　知母　枇杷叶　生甘草　小元地　麦冬　橘红　冬桑叶　茅根

狂失血后脉软，气怯胃气薄弱，非补无策。

炙黄芪　麦冬　淮牛膝　牡蛎　广橘白　炒熟地　五味　甘杞子　茯神　胡桃肉

蓄血妄行，并不咳呛，气逆，左脉弦大，乃血去络不和也。暂用疏滞通络，接服黑归脾调理。

归须　丹参　柏子霜　川郁金　新绛屑　桃仁　苏子　牛膝炭　石决明

元气素虚，火动咯血，膈次不利，防其狂吐。

炒生地　莲须　炒苏子　茯苓　石决明　冬桑叶　丹皮　龟板　川郁金　淮牛膝　藕汁冲服。

元气素虚，火动咯血，血虽止而痰涎上泛，恐阴液内亏。兹用健中保肺法。

制于术　北沙参　山药　川贝母　橘白　陈阿胶　炒麦冬　茯神　川百合　青盐

失血后咳痰气秽，肝肺络伤也。无虞难许。

羚羊角　麦冬　杏仁　茜草　炒苏子　茅根　生米仁　知母　橘红　牛膝　冬桑叶

气喘咳血中虚，阳气易浮，固表纳喘兼治。

炙绵芪　煅牡蛎　山药　麦冬　北沙参　炒熟地　淮牛膝　茯苓　橘白　胡桃肉

质弱火炎，骨蒸不退，痰中虽有血点，幸不咳呛。当此春令，须滋肝肾调理。

银柴胡　熟首乌　茯苓　秦艽　淮山药　北沙参　川柏　泽泻　麦冬

阳明络伤，狂吐衄血，脉络空虚，气喘心悸。

炙芪　茯神　白芍　蕊石　藕节　大熟地　枣仁　茜草　牛膝

咳血久缠，痰多咽痛。

蛤粉炒阿胶　制洋参　橘白　生米仁　冬瓜子　北沙参　人中白　茜草　冬桑叶

燕窝一钱五分

骤然失血半斗，神困脉微，由去血过多，阳气无依，颇有脱势。姑拟补气养心法，斯为要计。

炙绵芪　麦冬　茯神　红枣　牡蛎　西党参　五味　枣仁　白芍　炙草

蓄血妄行，络虚心悸，幸不咳呛，当以黑归脾调理。

真西党　麦冬　茯神　牛膝炭　橘红　炒熟地　远志　枣仁　炒白芍　桑叶

咳血反复，咽关不利，左脉弦数，木火刑金也。

熟地　北沙参　枇杷叶　茜草　牛膝炭　阿胶　川百合　麦冬肉　橘红　青盐

素体不足，前曾失血，现诊脉象弦数不静，此水亏火不潜根也。久防咳呛。

元生地　茯神　麦冬　龟板心　北沙参　丹皮　枣仁　丹参　石决明

咳血气秽，六脉弦数模糊，此温邪入络，肺胃受伤，以清理救肺治之。

羚羊角　地骨皮　象贝　知母　橘红　藕节　枇杷叶　冬瓜子　茜草　米仁　茅根

失血过多，木邪侮土，脉不柔软，以通为补。

川石斛四钱　白芍一钱五分　车前二钱　茯苓二钱　新会皮一钱　焦谷芽三钱　净归身二钱　苏子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五分　冬瓜子三钱

血症复萌，右脉弦数，当此升令，宜用泻白法。

桑白皮　瓜蒌皮　麦冬　牛膝　炒米仁　地骨皮　枇杷叶　知母　茜草

咳血复萌，近兼遗泄，幸不脉数气喘，想见阴分不致大亏，乃阳络伤也，先理后补。

北沙参　川百合　茜草　阿胶　花粉　大麦冬　白莲须　丹参　茯神

失血过多，气痹阴络满也。以通为补。

川石斛　归身　炒苏子　法半夏　淮牛膝　焦谷芽　茯苓　白芍　炒车前　新会皮　冬瓜子

气伤血溢，火动咳呛，肝失所养，木火刑金，当用清上纳下法。

元生地　橘白　苏子　淮牛膝　石决明　麦冬肉　丹皮　茜草　川续断　藕节

咳血咽痛，恶寒喘逆，中虚肺液亏也。以补气保肺治。

炙绵芪　北沙参　山药　阿胶　橘白　熟地炭　大麦冬　牛膝　米仁　桑叶

狂失血后，络伤气怯，脉细无力。虽见咳呛，非阴火上冲，乃气不足使然。以归脾法调理。

炙绵芪二钱　麦冬二钱　枣仁三钱　白芍一钱　蛤粉炒阿胶三钱　北沙参二钱　远志一钱，泡　茯神二钱　牡蛎四钱，煅　建莲肉七粒

呕泻蓄血，气虚阴络伤也。恐交春后，腹胀不易脱体。

焦术二钱　炒归身一钱五分　川楝子一钱　白芍一钱五分　赤苓三钱　木香四分，煨　炒青皮一钱　延胡索一钱　泽泻一钱五分　谷芽三钱

阳络受伤，血症频发，虽不咳呛，六脉甚是弦数，非佳境也。立春在迩，预为调治。

元生地　麦冬　桃仁　花蕊石　紫丹参　藕节　丹皮　牛膝　茜草　冬桑叶　草郁金

呕泻蓄血，明阳络俱伤，气滞脾困，不克输津生新，下焦真气不充，清浊艰于升降，运谷无权，腹膨便溏，六脉软弱无力。理当温补佐安神法，再视消息，附方呈政。

土炒制子术二钱　炙白芍二钱　炒枣仁三钱　菟丝二钱　橘叶三张　土炒归身一钱五分　云茯神二钱　川郁金一钱，切后入　泽泻一钱五分　焦谷芽四钱

十九日晚复诊，左脉弦动，略有烦躁。此肝阴亏而脾未输上供也。再拟醒脾化气，参用柔肝法。

土炒制于术一钱　归身一钱五分，酒炒　枣仁三钱　川郁金一钱　泽泻一钱五分　焦谷芽四

钱　蛤粉炒阿胶二钱　白芍二钱　茯神二钱　炙升麻四分　橘叶三张

甘　一日脉象两手均称条达，惟重按少力，可见中焦气机稍舒，命门真火未能摄水，脾阳不克运动，所以下体浮肿重滞，饮食能纳难化也。仍拟和肝胃佐助元阳法。

炒黄西党一钱　茯神三钱　巴戟一钱五分，盐水炒　川郁金一钱，切，后入　泽泻一钱五分　焦谷芽四钱　土炒于术二钱　枣仁三钱　肉桂三分，去皮磨　炙升麻四分　橘叶三张

廿三日诊，腹胀不痒，脉反弦数，无疑木旺土衰，肝阴内亏所致。就证参脉，未敢骤补，此方暂服。

米饮炒制于术　归身　茯苓　川郁金　元米炒麦冬　赤豆卅粒　姜汁制半夏　白芍　藿香　淮牛膝　磨冲肉桂

廿五日诊，中不胜湿，湿化为热，其气不得快利，以致腐谷少权，二便不畅，脉象动静，以扶本为主，疏理为佐。拙方候政。

土炒制于术　归身　大腹绒　茯神　益智　煨木香　白芍　泡炮姜　车前　肉桂

深思抑郁，内滞蓄血，狂吐之后，肝失所养，气机呆钝，侮土作胀，诊得脉象右弦左软，可见下焦无火，津不上供也。当用金匮法。

炒西党　炒熟地　川附　牛膝　丹皮　焦于术　块茯苓　肉桂　泽泻　赤豆

狂失血后，脉络空虚，其气无依，喘逆日甚，脉数无力，脾胃不甚强健，大虚候也。当用甘温纳补法。

西党参　炒熟地　茯神　紫石英　牛膝　制于术　炒杞子　枣仁　川附子　胡桃

复诊，前拟温补，病情脉象，未见进退，但元气久虚，惟宜温补，舍此无策。

西党　熟地　麦冬　杞子　附子　于术　五味　茯神　磁石　坎气

服参方

人参　于术　麦冬　五味　茯神　杞子　炙草

又复方，同前去坎气，加胡桃肉。

狂吐蓄血，肋痞侮中，乃肝脾络伤，惟恐腹满。

川石斛　茯苓　鳖甲　郁金　焦谷芽　炒苏子　白芍　新会　厚朴　藕节

肝胃不和，并曾失血，显系营卫受伤，只宜清理。

生白芍　川郁金　茯苓　钩钩　姜皮　炒苏子　石决明　新会　泽泻

内蕴暑邪，咳痰带血，六脉洪大不柔，补阴剂，不宜早服。

地骨皮　生米仁　丹皮　橘红　冬瓜子　桑白皮　生蛤壳　知母　甘草　茅柴根

失　音

咳逆咽痛音哑，脉象紧数，乃肺虚肝液亏也，甚为棘手。

川黄连　枇杷叶　橘白　人中白　知母　陈阿胶　紫菀　麦冬　生米仁　鸡子黄生冲

肾水不能制火，必致克金，阴精不能化气，必致咳病燥，所以咳逆音哑，脉动无神，此木郁水亏，虚火上炎之象。酌拟滋纳法，以视动静。

青盐炒熟地　牡蛎　川贝　川郁金　云茯神　盐水炒广皮　淮膝　龟板　川百合　鸡子黄

邪未透泄，音哑咽痛，为患未久，无所大害。

旋覆花　马兜铃　麻黄　象贝母　桑叶　紫菀茸　杏仁　桔梗　人中黄

接服方

紫菀　人中黄　牛膝　北沙参　桑叶　杏仁　生蛤壳　米仁　天花粉

咳呛音哑，中虚木火烁金。

生芪　北沙参　橘红　牛膝　川百合　丹皮　麦冬肉　紫菀　川贝　冬桑叶

咳沫音哑，中虚肺气不清，宜轻剂疏理。

旋覆花　生米仁　枇杷叶　冬瓜子　知母　紫菀茸　炒苏子　马兜铃　冬桑叶　橘红

咳逆音哑，似属阴亏火动，然脉象未见虚数，可见蕴邪未得清彻。宜轻剂和理。

鲜石斛　生蛤壳　麦冬　橘红　川郁金汁　紫菀茸　甜杏仁　川贝　兜铃　鲜枇杷叶

肺　痿

上膈及臂膀胀痛不仁，六脉弦数，坐卧不宁，此温邪入络，恐肺气痿伤，须用清通法近时稍有痰喘。

旋覆花　羚羊角　法半夏　当归　白蒺藜　橘叶　代赭石　川郁金　炒苏子　秦艽　生米仁　桑枝

络不通气，痹右胸肋高肿，右寸关脉大，恐肺气痿伤，鄙拟通络化痰佐理气法，以图松解痰黑带腥稍咳。

旋覆花　枇杷叶　牛膝炭　当归　钩钩　桑枝　炒苏子　半夏曲　瓦楞子　橘叶　郁金

咳呛秽痰带血，右脉弦数，由气郁络伤，肺金受克，冬至节已近，须宽怀调理。

陈阿胶　丹参　米仁　麦冬肉　炒苏子　藕节　北沙参　茜草　橘红　枇杷叶　淮牛膝

患疟时失于表理，肺气不宣，膀痿咳血，延久不痊，表虚自汗，并神色光白，症属肺痿，不宜过用凉剂痰腥大失血。

生芪　枇杷叶　橘红　蛤粉炒阿胶　藕汁　米仁　淮牛膝　茜草　川百合　冬瓜子

吞食噎逆，痰喘动血，乃肝郁刑金肺气痿伤也。恐盛暑病剧，慎之慎之。

陈阿胶　甜杏仁　麦冬　冬桑叶　冬瓜子　茅根　生米仁　川贝母　橘红　生蛤壳　枇杷叶

肺气素虚，又感温邪，身热咳血，肺络伤也。所以咯痰胶腻，六脉数大，正气虽虚，温补不合。

生洋参一钱五分　生米仁四钱　川百合三钱　茅柴根四钱　陈阿胶二钱　橘红一钱　沙参二钱　枇杷叶一钱五分，刷　茜草一钱　淮膝炭一钱五分

虚　劳

气虚表弱，色脉少神，自汗属泄，法当培本。

炙黄芪　茯神　白芍　地骨皮　牡蛎　红枣　川石斛　枣仁　新会　女珍子　桑叶

表里交虚，形衰脉弱，病经三载，须气阴并补。

炙黄芪　茯神　山药　麦冬肉　丹皮　熟地　枣仁　五味　女珍子　红枣

食少痰多，火动不寐，诊得六脉虚弦无力，可见气阴俱不足也。健中保肺为主。

西党参　陈阿胶　茯神　淮药　麦冬肉　制于术　北沙参　枣仁　百合　橘白

类疟兼呛恶寒，脉软表里俱虚，非补无策。

黄芪　茯神　麦冬　白芍　桑叶　首乌　枣仁　橘红　牡蛎　红枣

失血后，喘咳业经一载，气血俱虚，殊非轻渺。

熟地　北沙参　茯神　牡蛎　橘红　丹皮　陈阿胶　枣仁　山药

气喘咳血，恶寒自汗，脉数腹痛，大便不结，不但营液内亏，肝胃亦困败，均非佳境。

姑拟补土宁金法，以望奏效。

炙绵芪　淮山药　茯神　菟丝　蛤粉炒阿胶　北沙参　牡蛎　湘莲　枇杷叶

肾水不能制火，必致克金，阴精不能化风，必致病燥，燥则痒，痒则咳，以致音哑嗌痛，脉动无神，此木郁水亏，虚火上炎之象。鄙拟滋纳，以视动静。

青盐炒熟地 牡蛎 川贝 川郁金 云茯神 盐水炒广皮 淮膝 龟板 川百合 鸡子黄冲

质弱火炎，牙痛口干，六脉并不弦数，此系肝肾虚而不克输津上供，不宜过投凉剂。

西党参 阿胶 茯神 北沙参 青盐 大熟地 丹皮 枣仁 麦冬肉

气亏表弱，不时寒热，营络空虚，气喘火升，六脉不甚有力，须气阴兼顾。

真西党 茯神 北沙参 麦冬 橘白 制于术 杞子 怀山药 阿胶 青盐

连进补剂，并不膈胀作痛，不但营液有亏，表阳亦不固，甚宜用重剂频补，庶乎奏效。

西党参 熟地 茯神 麦冬 牡蛎 北沙参 淮膝 枣仁 百合 水梨

失血兼精滑，肝肾虚损，筋拘而坐卧不宁，六脉细软无力，属下虚，而血不养肝，并泄自汗，此大虚候也。须重剂培补。

炙绵芪 茯神 麦冬 狗脊 杞子 大熟地 枣仁 五味 龙齿 郁金冲

气分不足，肝络不和，以补气养营调治劳力，则食减，饥则左胁痛，脚麻头痛。

于术 归身 川断 钩钩 香附 茯苓 白芍 法夏 杞子

丸方

西党 归身 川断 茯苓 法夏 熟地 于术 白芍 菟丝 木香 新会 炙草

肺肾两虚，腰痛痰喘，饮食有限，宜补脾肾，保肺调理。

炙芪 于术 五味 杞子 沙苑 乌贼骨 熟地 麦冬 归身 杜冲 湘莲 煅牡蛎

研末，用川石斛煎汤泛丸。

内伤兼少阳热郁，鼻衄及便溏带血，阴阳络俱伤，须省力调治。

生地炭 白芍 木香 米仁 泽泻 炒丹皮 鳖甲 山药 木瓜

中虚阴火不潜，六脉沉弱无力。

元生地 丹皮 茯苓 杞子 玉竹 山药 泽泻 萸肉 川柏 芦根

素体阴亏，近兼咳逆，白汗脾泄，六脉虚数无力，阳本大亏。宜填纳温补，然无虞未许。

炙绵芪二钱 炒熟地四钱 杞子二钱 茯苓一钱 北五味二钱 沉香汁三分 真西党二钱 制于术一钱 白芍一钱 枣仁三钱 干河车一钱五分

久嗽不止，多痰咽痛，及气喘脉软软，举动无力，不但阴亏中气大虚也，均非吉兆。

制于术二钱 麦冬二钱 茯神一钱 甘杞子二钱 大中白一钱 大熟地四钱 五味一分，炙 橘白一钱 煅牡蛎二钱

久嗽中虚，多痰脾泄，津失供肺，音哑咽痛，此重候也。愈期未许。

制于术二钱 北沙参二钱 生米仁四钱 茯苓二钱 大中白一钱 淮山药二钱 川百合三钱 白扁豆二钱 橘红一钱 冬桑叶一钱

气虚骨热，营液成痰，筋骸不得舒展，以致肿溃脓水，艰于收口。已属虚损，惟宜培本。

生芪一钱五分 熟地四钱 五味炙，二分 杞子二钱 五加皮一钱 炒枣仁三钱 归身二钱 山药二钱 麦冬二钱 川断一钱五分 细桑枝四钱，酒炒

症属虚损，莫作风湿。治从脾肾培补，以图元旺病却，庶有遗泄。

熟地 淮药 归身 狗脊 木瓜 于术 杞子 川断 杜仲 羊肾

膏滋方，去山药、川断、羊肾，加桑枝、胡桃、党参、虎骨、龟板、白蜜、湘莲粉收入。

中虚阴火不潜，多痰内热，劳怯根苗，须省力服药。

制首乌三钱 北沙参二钱 女珍二钱 橘红一钱 制香附一钱 生绵芪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杜仲二钱 丹皮一钱五分 冬桑叶一钱

遗　精

相火旺而兼湿热下注，以致阳举精泄，六脉弦滑。以滋清佐苦泄法。

鲜生地　莲须　赤苓　丹皮　米仁　川柏　龟板　萆薢　泽泻　甘草

精关不固，腰脊痿痛，六脉细软无力。宜涩精温补。

炒熟地　淮山药　川断　北五味　湘莲肉　制于术　金樱子　杜仲　白茯苓

丸方去金樱，加党参、狗脊、线鱼胶、砂仁。

厥阴气郁，膈胀目昏，君火内迫，阴精属泄，脉不柔软，当用交心肾苦泄法兼心悸过度，作肝火看，由用心服过补药不效。

川黄连　黑山栀　泽泻　莲须　柏子霜　法半夏　赤苓　郁金　橘叶

坎离不交，惊恐自汗，近兼精滑，精气神俱亏，脉空无力。须重剂频补足痿艰行

炙芪三钱　五味四分，炙　茯神二钱　煅牡蛎五钱　川柏一钱　贡干一两　熟地八钱　麦冬三钱　枣仁三钱　淮山药三钱　湘莲七粒

失血兼精滑，肝肾虚损，筋拘而坐卧不宁，六脉细软无力，属下虚而血不养肝。并泄自汗，此大虚候也，须重剂培补。

炙芪二钱　北五味子四分　茯神二钱　金狗脊一钱五分　甘杞子二钱　熟地五钱　麦冬肉二钱　枣仁三钱　煅龙齿二钱　川郁金一钱

心肾不交，多梦遗泄，素有便血。宜黑归脾调理。

制于术　茯神　金樱子　麦冬肉　泽泻　炒生地　枣仁　莲须　北五味

丸方

西党参　熟地　茯神　金樱子　麦冬　龟板心　制于术　湘莲　枣仁　五味肉　牡蛎　川柏　蜜丸。

咳血复萌，近兼遗泄，幸不脉数气喘，想见阴分不致大亏，乃阴络伤也。先理后补。

北沙参　陈阿胶　丹参　莲须　花粉　麦冬肉　川百合　茜草　茯神

丸方

西党　麦冬　茯神　白线胶　龟板　北沙参　熟地　五味　枣仁　煅牡蛎　湘莲　丹皮　藕汁泛丸。

阴分不足，又兼湿火上冲，脑顶下陷，遗泄，督脉痿痛，清上纳下治。

熟地　龟板　莲须　石决明　首乌　川柏　茯苓　冬桑叶

淋　浊

中气不足，便浊下注，以四君摄精治。

真西党　茯神　牡蛎　北五味　炙草　淮山药　萆薢　牛膝　炒白芍

又丸方，即前方加于术、米仁，湘莲肉。

久浊元虚，六脉无力，健中升清，自然安适。

制于术　萆薢　生米仁　牡蛎　冬瓜子　赤苓　泽泻　沙蒺藜　山药　甘草梢

脾肾两虚，腰痛便浊，未免费心太过，君火下陷，但此患久缠命门，阳气不摄，以致上脉沉弱，大便溏薄。拟补中益气合滋肾法服过人黄数两未效。

真西党　熟地　茯神　肉桂　炙草　制于术　升麻　枣仁　萆薢　湘莲

丸方，去萆薢，加五味、金樱子、阿胶，捣丸。

误服药酒，热注膀胱，小便下浊，久延不痊，烦渴肉削。诊得六脉并不弦数。兹用补中益气加减法。

西党参　熟地　麦冬　萆薢　升麻　芦根　制于术　茯神　五味　牡蛎　湘莲

便浊腰痛，督脉受伤，以固精补气治。

大熟地　金樱子　川断　龙骨　净归身　芡实　狗脊　杜仲

久浊不止，肾部痿痛，分清温润治。

西党参　川萆薢　淡苁蓉　杜仲　生归

身　大熟地　赤茯苓　沙蒺藜　牡蛎　湘莲肉

尿血兼浊，频解溺痛，左肋不和，恐有蓄血，此方暂服。

川连　萆薢　瓦楞子　甘草　归须　赤苓　元胡索

便浊久缠，湿火下注也。升清分利治。

元生地　川萆薢　炙升麻　赤苓　莲须　丹皮　甘草梢　生米仁　泽泻

尿　血

膈胀尿血，由厥阴气郁，膀胱络伤也。暂用破瘀导下法。

川连　制军　川郁金　泽泻　甘草梢　赤苓　归须　延胡索　萎皮　琥珀屑

接服方

萆薢　淡苓　牛膝炭　泽泻　生藕　赤苓　丹皮　生米仁　莲须

腹膨便溺，下注尿血，由肝经热郁，膀胱络伤也。先宜疏滞，然后培补奏效。女

川黄连　当归须　赤芍　车前　枳壳　制生军　牛膝炭　赤苓　泽泻　新绛屑

接服方

生于术　琥珀屑　赤苓　泽泻　荷蒂　生米仁　川郁金　萆薢　生草

湿热伤络，曾下尿血，神色萎黄。当用健中分理年六七岁，饮食少，溺时作痛，虚治一童年六七岁，尿血，苦痛，元旺，投川连大黄

生于术　赤苓　泽泻　牡丹皮　冬瓜子　生米仁　萆薢　川柏　生甘草

尿血兼浊，频解溺痛，左肋不和。恐有蓄血，此方暂服。

川连　萆薢　瓦楞子　甘草　归须　赤苓　元胡索

心火内迫，膀胱络伤，以致尿血。

生洋参　元生地　丹参　血余灰　萆薢　大麦冬　牡丹皮　茯神　琥珀屑

尿血溺痛，久延不痊，六脉无力。须标本兼顾。

西党参　炒丹皮　萆薢　炒阿胶　湖藕　云茯苓　炒杞子　升麻　甘草梢

尿血久缠．腰腹作痛．屡投利剂，气陷伤津，以致精神委顿，六脉细软。若不升清培补，恐交秋病剧。

西党参　赤茯神　升麻　沙蒺　木香　制于术　甘草梢　杞子　萆薢　藕节

小便闭癃

外症已愈，小溲仍然不爽，脉象亦未柔软，大补不宜阴囊溃烂。

生洋参　丹皮　萆薢　龟板　甘草梢　制首乌　赤苓　米仁　莲须

命门气亏，兼之中虚气陷，清气不升，小便溺塞．诊得六脉沉弱，所以凉剂不宜多服。

西党参　升麻　菟丝子　萆薢　琥珀屑　制于术　赤苓　甘草梢　泽泻

湿火下注，小便溺痛，六脉弦紧。须用分清导下法，方许奏效。

锦纹　莲须　萆薢　牛膝　甘草梢　川连　归须　泽泻　赤苓　冬瓜子

频解溺痛，左脉细软，乃少阴亏而膀胱挟热也。以滋肾法。

熟地四钱　升麻四分．炙　赤茯苓二钱　川柏一钱　生甘草四分　肉桂四分　萆薢一钱五分　柏子霜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琥珀屑三分，研冲

《何澹安医案》终

邵兰荪医案

〔清〕　邵兰荪　原著

《邵兰荪医案》提要

清·邵兰荪著。兰荪为古越近代名医，世居杨泛桥，幼从钱清王馥原游，生平服膺叶氏《临证指南》、程氏《医学心悟》二书。天资颖悟，颇能神明变化。其于温暑时感及虚劳妇女经带，俱有心得实验。阅其方案，无不从《指南》、《心悟》二书中得来。先生名高望重，全浙皆知。每日应诊，户限为穿，是以无暇著作。及归道山，无片纸流传。是案四卷，乃炳章钦其学识经验，爰为征求绍兴城乡各病家治愈留存方案，积十余年之久，乃得汇集成册，分别门类，为之厘订，复请史介生君加以按语付刊。吾知平时钦佩邵氏者，不乏其人，是书一出，自能博得好评也。

史　序

张仲景著《金匮玉函经》，为万世医学之准绳；司马迁为淳于意立传，即后世医案之权舆。但历代医案，类多自己编述，殊少遗方于人。其中发明新理，表示心得者，固属不少。然而夸张虚语，欺诳后学者，亦所难免。盖完全是功则归己，过则诿人之心理。一经治愈，即称验案，此种自负之通弊，甚无功效之足言。惟叶香岩之医案，录自门人之手，细心参玩，精义环生，洵堪称为临证之指南焉。

但江浙为滨海之邦，居温带之地，温热之症，十中可占八九，伤寒之病，百中只得二三。良由地势卑下，气候多温，以西金肃杀之气，北风凛冽之威，感之而多伤寒之症者，不同也。所以叶香岩极少伤寒之案，王孟英善用清凉之剂，而当世服其卓识，良有以也。

吾绍先哲有邵兰荪先生者，系王馥原先生之高足。其临证则四诊必详，而处方则率多桴应，所以名噪浙东者，垂四十年。且其诊笈，遵喻嘉言之《寓意》，仿叶天士之程式。方上立案，案中拟方。对于病家，既可征明病象之进退，若逢同道，亦可讨论治法之步骤。今不佞与曹炳章先生，兼搜并蓄，共得其方案约计二百余十则，虽未能窥其全豹，而立法处方，大致楚楚，堪与叶案媲美。惟治伤寒之案，尚付阙如，诚如《医宗金鉴》所谓大江以南多伤温之意夫。倘如同志尚有珍藏者，希即续行刊布，俾以嘉惠来兹。今不佞不揣谫陋，略分门类并附管窥之见，以冀高明之教正焉。是为序。

民国廿二年十月绍兴史久华介生识于右军祠畔之寓次

凡　例

一、案中病证，有暑邪而兼湿热食积，有带下而兼经阻咳嗽等类，病名难以鉴别，只以治法注重何证作为标准，稍分眉目。例如暑邪而兼湿热，若治法是清热利湿，即列于湿热门中，余者仿此。

一、案中有初诊之方而无末诊者，或有善后善养胃之方而无初诊者，恕难一一搜集。只得根据病象治法，略分门类。

一、案中虽则注明病者地址，今仍照原方录出；内有数方遗失地址者，则以某字代之。

一、此编时病，尚缺伤寒以及火病两类。伤寒一症。谅以吾绍地居温带，真正伤寒极少，兼以此类方案，一时无从购觅，以后遇见，再当续刊。至于火症，从沈尧封先生谓火之微者曰温，火之甚者曰热之意，故凡火症，既散见于各症之中，又立温热一门，庶几眉目朗然。

一、每案有效与否，虽则难以确定，但其理之所存，即法之所在，明哲之士，自能意会，编者恕难悬揣，尚希阅者谅之。

《邵兰荪医案》目录

卷一

风…… 373
暑…… 374
湿…… 378
燥…… 381
温热…… 382

卷二

咽喉…… 385
耳目口齿…… 385
咳嗽…… 386
咳血…… 388
喘…… 390
胸痹…… 390
虚劳…… 391
不寐…… 392
心悸健忘…… 393

卷三

肝风…… 395
呕吐噎格…… 396
脘痛…… 397
腹痛…… 399
泄泻…… 400
痢…… 402
疟…… 403

卷四

肿胀…… 404
遗精…… 406
遗尿…… 407
淋浊…… 407
疝气…… 409
疮疡…… 409
调经…… 410
带下…… 412
胎前…… 413
产后…… 413

邵兰荪医案 卷一

清 山阴 邵兰荪先生原著
绍兴 史久华介先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纂辑

风

渔庄沈 迩来风邪，咳嗽尤甚，脉形浮弦，舌滑腻，形寒，左腋刺痛。宜清肺、和络、疏风。十一月望

百部七分，蒸 桔梗钱半 橘红一钱 金沸草三钱，包煎 炙草八分 紫菀钱半 荆芥钱半 丝瓜络二钱 象贝三钱 广郁金三钱 前胡钱半 引 枇杷叶五片，去毛，

两帖。

介按：凡治风寒咳嗽，必先辛散轻开，宣肺豁痰，俾病从表入者，仍从表出，则肺气自复清肃之常，而咳嗽自除。此案是风邪于肺，肺气阻滞而肝络不和，以致左腋刺痛，脉形浮弦而咳嗽尤甚。治以清肺疏风，兼用旋覆花、丝瓜络以和络，恰是咳嗽而患腋痛之对症良剂。

遗风郁 风邪伏肺，咳嗽久累，已曾失血。脉寸浮滑，音嘶。宜清肺、疏风、化痰。防损。四月五号癸卯十八日

紫菀钱半 光杏仁三钱 桔蒌皮钱半 苏梗钱半 橘络钱半 白前钱半 川贝一钱 佛耳草三钱 荆芥钱半 杜兜铃一钱 生诃子钱半 鲜枇杷叶三片，去毛

三帖。

介按：咳嗽由于风寒入肺，肺为娇脏，一味误投，即能受害。若用熟地、麦冬、萸肉、五味等滋腻酸敛之品，补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此徐洄溪之言也。今此人因风邪伏肺，而咳嗽日久，甚至失血音嘶，谅以前医误投滋腻，或病家误食滋补，渐致伤风误补成劳之症，治以清肺疏风之品，乃是根本疗法。

遗风庞 咳嗽日久。咽干音嘶，脉弦，舌微白，头疼。姑宜清肺、疏风。

桑叶二钱 桔梗钱半 杜兜铃一钱 丝瓜络二钱 杏仁三钱 生甘草五分 广橘红一钱 胖大海二钱 甘菊二钱 川贝钱半 白前钱半 枇杷叶三片，去毛

介按：风邪舍于肺喻，势必气逆咳嗽。若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而服疏风清肺之剂，则咳嗽自已。谅以病家妄食滋补，而助痰遏风，邪居肺络，久而酿热，气道为痰所壅，则咽干音哑。此方从甘桔汤，而加清肺宁络之品，可谓治病必求其本矣。

衙前施 风邪未清，左脉浮滑，咳逆，舌薄白，头疼较差。宜止嗽、化痰、疏风。

百部八分 紫菀钱半 马兜铃一钱 冬桑叶二钱 生甘草七分 白前钱半 橘红一钱 光杏仁二钱 桔梗钱半 荆芥钱半 川贝钱半 引枇杷叶二片，去毛

四帖。

介按：风邪由皮毛而入，内应于肺，以致头痛咳嗽，故以清肺降气，解肌疏风为治。

安昌沈 风邪未尽，脉弦，舌薄白，迎风头疼，呛咳不已。宜清肺疏风为主。

紫菀钱半 桑叶二钱 石决明六钱 代赭石二钱 川芎一钱 川贝钱半 广橘红一钱 杏仁二钱 甘菊二钱 刺蒺藜二钱 白前钱半 鲜枇杷叶三片，去毛

介按：风邪外侵，日久不解，又以肝胆郁热内炽，而肺气不宣，因致咳嗽不已，迎风头疼，故治法于清肺疏风之中，佐以平肝降气之品。

安昌叶　风热头胀，脉数，气轮红，外寒内热，心悸。宜清疏为稳。九月十二日

冬桑叶三钱　木贼草钱半　人中黄八分　淡竹叶钱半　焦山栀三钱　夏枯草二钱　甘菊二钱　蜜银花二钱　薏仁钱半　生石决明六钱　光杏仁三钱

清煎二帖。

又　风热未清，脉小数，不时汗出，厥阳上越则热，仍遵前法加减为妥。九月十七日

冬桑叶三钱　生牡蛎四钱　青葙子三钱　穞豆皮三钱　甘菊二钱　丹皮三钱　刺蒺藜三钱　女贞子钱半　茯神四钱　焦栀子三钱　薏仁一钱

清煎三帖。

又　舌微黄，脉弦细数，午后寒热不清，姑宜清少阳为主。九月廿二日

青蒿钱半　遍锻斛三钱　淡竹叶钱半　女贞子钱半　炙鳖甲三钱　薏仁一钱　刺蒺藜三钱　通草钱半　丹皮二钱　生石决明五钱　冬瓜子一钱

清煎四帖。

介按：此位外因感冒风热，内因肝胆郁热。第一方清热疏风；次方因厥阳上越，不时汗出，参用女贞子、穞豆皮，加减恰好；第三方，因此时外邪已去，少阳之郁热未净，以致午后寒热，治以清少阳，平肝热。方法亦佳。

某　带下腰疼不减，脉浮虚，夹风邪，呛咳，癸涩，牙缝出血。宜清肺疏风为主。二月廿九日

霜桑叶三钱　川贝母钱半　杜仲三钱　乌元参三钱　焦栀子三钱　苏梗钱半　川断二钱　粉丹皮二钱　光杏仁三钱　生牡蛎四钱　丝瓜络三钱　引加　竹肉一丸

介按：带脉不固，肾液未充，是以带下腰疼，兹以更感风热之邪，犯及肺胃，以致咳呛而牙缝出血。此方既清肺胃之热，复补肾液之虚，乃是欲要调经先须去病之意。

暑

遗风王　暑风湿热，寒热交作，脉濡，舌滑微黄，脘闷欲呕。宜和中祛邪。

青皮八分　桂枝五分　仙半夏钱半　广藿香二钱　厚朴一钱　炒知母钱半　酒炒条芩二钱　防己钱半　大腹皮三钱　原滑石四钱　焦六曲四钱

清煎二帖。

介按：暑挟湿邪，入于膜原，故寒热脘闷呕恶。治以辛香温化之品，开达膜原之邪，确是对症疗法。

坂里汪　暑邪寒热，脉弦数，头疼脘闷，溲数。宜和中清邪。七月三号丙午廿九日

青茵子钱半　藿香三钱　佩兰钱半　青皮八分　炒知母钱半　白芷八分　滑石四钱　威灵仙钱半　仙半夏钱半　大豆卷三钱　蔻壳钱半　引荷叶一角

二帖。

又清解已效，脉虚细，寒热交作，午后稍差，舌滑白根微黄，便利。宜清暑和中。七月六号丙午初二日

藿香梗二钱　仙半夏钱半　银花钱半　连翘三钱　滑石四钱　黄芩钱半　赤苓四钱　大豆卷三钱　蔻仁八分　扁豆衣三钱　通草钱半　引　荷叶一角

二帖。

介按：此与前案大同小异，而处方亦是开达膜原，但湿热较轻，故初则头痛而用祛风之品，继则寒热，至午后少差，而仍以清暑为主。

遗风庞　暑风夹湿，寒热如疟，渴饮，溲数，脉滿右大，舌白，中心嫩黄。宜清解，防重。八月十一号丁未廿九日

淡竹叶钱半　香薷七分　蝉衣钱半　牛蒡

子三钱 连翘三钱 光杏仁二钱 六一散四钱，包煎 通草钱半 薄荷五分 天花粉三钱 银花二钱 引鲜荷叶一角

二帖。

又 寒热未除，脉弦濡，舌黄滑，腹中濯濯。姑宜清暑和中。八月十五号戊申初三日

广藿香二钱 青蒿子钱半 炒青皮八分 炒枳壳钱半 焦山栀三钱 连翘三钱 山楂三钱 原滑石四钱 省头草三钱 条芩钱半 通草钱半 引鲜荷叶一角

介按：叶香岩曰。暑邪必挟湿，状如外感风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热无汗，辛凉轻剂无误。香薷辛温气升，热伏易吐。佐苦降如杏仁、黄连、黄芩，则不吐。宜通上焦，如杏仁、连翘、薄荷、竹叶，暑热深入，伏热烦渴，白虎汤、六一散。今此人寒热如疟，是属暑而挟湿之候。初方悉宗叶氏之意，次因寒热未除，故于清暑之中，又佐清少阳余热之味。

坂里汪 暑风伤肺，头疼发热，汗微不出，脉右浮濡，身痛，溲数，舌微黄。宜清解，防变重。五月十九日

香薷八分 桔梗钱半 薄荷钱半 天花粉三钱 连翘三钱 象贝钱半 六一散四钱 蔻仁八分，冲 白芷八分 炒知母钱半 光杏仁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暑风先伤气分，是属上焦之病。治以辛凉微苦，清肺气为主。

蜀阜马 暑湿伤气，脘闷发热，脉濡，右弦细，舌滑白，溺数，恶心。宜开气分为治。八月初四日

瓜蒌皮三钱 藿香梗二钱 仙半夏钱半 炒枳壳钱半 川朴一钱 省头草三钱 条芩钱半 苦丁茶钱半 通草钱半 蔻壳钱半 滑石四钱

介按：暑为熏蒸之气，湿为腻浊之邪，热处湿中，阻于气分，日久不解，蔓延中焦。故脘闷呕恶，发热溺数。治以芳香止呕，苦辛开肺。

马安赵 暑湿伤气，舌灰黄，汗出发热，脉虚，右濡，头目不爽，溲数。宜清热利湿为治，防重。七月廿五号丁未十二日

淡竹叶钱半 焦六曲四钱 焦栀子三钱 藿香三钱 连翘三钱 赤苓四钱 条芩三钱 光杏仁三钱 苦丁茶钱半 大豆卷三钱 滑石四钱 引鲜荷叶一角

二帖。

介按：肺主皮毛，今以肺气被郁，则自汗发热而头目不爽，脉虚右濡，尤为伤暑挟湿之征。治以辛凉轻剂清解上焦，兼以渗湿，方法极是

安昌姚 暑湿伤气，呕渴身热，大便自利，脉弦濡数，舌黄滑，腹痛，症非轻觑。宜清热和中。候正。七月十八号丁未初五日

霜桑三钱 焦六曲四钱 炒黄芩钱半 天花粉三钱 六一散四钱，包 连翘三钱 枳壳钱半 佩兰三钱 银花三钱 石菖蒲八分 大豆卷一钱

清煎一帖。

又 清热和中，自利呕渴悉差，脉濡，右弦数，舌黄滑，身热已缓，头晕耳鸣，仍遵前法加减为稳。七月廿二号丁未初九日

广藿香钱半 苦丁茶钱半 条芩钱半 省头草二钱 六一散四钱 扁豆衣三钱 赤苓四钱 通草钱半 银花三钱 连翘一钱 焦山栀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暑湿兼秽，由口鼻吸受而伤气分，渐入膜募，下渗大肠，以致呕渴身热，腹痛自利。故以清热和中之剂，诸恙悉差。次诊头晕耳鸣，是属肝胆余热，上犯清窍，而治法注重上焦湿热。亦是良方。

西池余 暑湿伤气，潮热，溺赤，大便如酱，脉濡细数，舌心焦黄，口甜。宜清利，防变。

晚蚕沙三钱 仙半夏钱半 光杏仁三钱 苦丁茶钱半 连翘二钱 赤苓钱半 大腹皮三钱 淡竹叶钱半 大豆卷三钱 炒黄芩钱半

原滑石四钱　荷叶一圈

二帖。

次诊　潮热已退，脉左濡，右细，舌黄燥，口甜，溲溺赤，大便闭。宜泻心汤加减，防变。

仙半夏钱半　炒黄芩钱半　广郁金三钱　省头草二钱　炒川连六分　炒枳实二钱　厚朴一钱　通草钱半　生白芍钱半　光杏仁三钱　赤苓三钱

二帖。

三诊　舌转嫩黄尚腻，脉两手弦细，口尚甜。系脾瘅，胃钝。宜泻心汤加减。

仙半夏钱半　焦神曲三钱　炒谷芽三钱　新会皮钱半　炒川连六分　杏仁三钱　赤苓三钱　滑石四钱　炒枳实钱半　蔻壳钱半　省头草三钱

清煎三帖

四诊　舌色犹黄，胃气不振，脉濡，左弦细，便结，心泛。宜养胃清利，最怕变端。

遍金钗三钱　瓜蒌皮三钱　藿梗二钱　鸡内金三钱　省头草三钱　光杏仁三钱　谷芽四钱　淡竹叶一钱　原滑石四钱　陈皮钱半　晚蚕沙二钱

五诊　舌色未清，大便稍下，饥不欲食，颇六脉虚细，胃逆恶心。湿热犹存，仍遵前法加减，不致变端无虑。

遍金钗三钱　柏子仁三钱　瓜蒌皮三钱　通草钱半　省头草三钱　合欢皮三钱　藿梗二钱　薏仁钱半　鸡内金三钱　白茯神四钱　炒谷芽四钱

介按：暑而兼湿，锢结不解，最为淹缠难愈之症。治疗之际，务须辨明暑多与湿多之异，盖因过用清凉以治暑，则湿愈留恋，过用温燥以利湿，则化热劫津。故此案历经四诊，而尚虑变端，实因湿热胶结，一时难以分化。至于方法，尚属步骤井然。惟钗斛一味，虽是滋养胃液之妙品，但湿热尚存，用得太早，须防有恋邪之患。口甘一证，古人名曰脾瘅，因五味入口，必藏于胃，赖脾脏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口甘。其人必素食甘美多肥之品，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满，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内经谓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后人均以佩兰治之，但佩兰之功效，不如建兰叶之生津止渴，以除胃中陈积蓄热之气为愈也。

蜀皁马　冒暑受风，头疼发热，肢战，脉浮数，右关劲，脘闷气冲，咽喉如有物阻，舌微黄，根厚，症属棘手。宜防痉厥，候正。六月初二日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　橘核钱半　射干钱半　广橘红一钱　焦山栀二钱　甘菊二钱　薄荷一钱　炒僵蚕二钱　光杏仁三钱　竹叶钱半　引荷叶一角

一帖。

介按：暑月受风，先伤气分，是以头疼发热，日久不解，化热而引动肝风，以致肢战气冲。治以清气分之热，迨气分之热肃清，则肝风自平。

大义汪　稚孩暑风夹湿，脉浮大，舌滑白，汗多发热，渴饮。恐变惊风，姑宜清热祛邪。又月廿四日

瓜蒌根二钱　密银花二钱　大豆卷三钱　淡竹叶钱半　连翘三钱　扁豆衣三钱　赤苓四钱　白蔻仁八分，冲　六一散三钱　光杏仁三钱　枳壳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稚年纯阳之体，感受夏月之风热与湿，最防化热劫液，引动肝风而为痉厥，况其汗多发热渴饮诸端。是属热炽显然。故治法宜清热达邪

遗风庞　右耳下肿，夹杂暑湿，便泻，腹痛，脉弦濡，舌根微黄。姑宜清暑和中。六月廿四日

藿香梗二钱　大腹皮三钱　通草钱半　左金丸八分　益元散三钱　赤苓三钱　扁豆衣三钱　南木香六分　苦丁茶钱半　焦山栀三钱　新会皮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暑气下降，湿浊上腾，人在湿热

蒸腾之中，感受其气，兼以秽浊夹杂，归于脾胃而为泄泻，走于中道则腹痛。治宜清热开郁，佐以芳香淡渗。俾秽浊湿邪，由此可以分消。

杭垣施 素患痰饮，新受暑气夹湿，潮热，咳嗽气急，脉濡滑数，舌白，根微黄。姑宜清气消痰。

瓜蒌皮三钱 光杏仁三钱 广橘红一钱 赤茯苓四钱 川贝二钱 连翘三钱 扁豆衣三钱 白蔻仁八分 六一散三钱、荷包 淡芩钱半 白前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治痰饮当以温药和之，但新受暑邪，先犯气分。故其治法，先清其暑，兼消痰湿。

遗风徐 暑风热湿，呛咳，耳木，脉濡数，舌白，根微黄。神识乍惯，症势重险。宜防厥闭，候正。七月廿四日

石菖蒲八分 焦山栀三钱 橘红一钱 老式天竺黄钱半 远志八分 滑石四钱 光杏仁三钱 炒黄芩钱半 苦丁茶钱半 象贝三钱 淡竹叶三钱 引荷叶一角

三帖。

介按：暑热下逼，湿浊上腾，其邪从口鼻吸受，气分先阻，而上焦清肃不行，以致呛咳。但暑而挟湿，系是熏蒸粘腻之邪，最难分解。郁久化热烁津，遂变神昏耳聋，险象毕露。此种症候，先须认明暑风湿热，何者为重，分别施治，庶几奏效。今以暑热挟痰湿，由肺而渐逼心胞，最防厥闭之候。治以肃肺化痰，涤暑开窍，以解胞络之危，洵是佳计。

西柱沈 暑风夹湿，呛咳，面浮，舌红，根黄，口渴，溺多，素患脾泄。宜清暑消痰为法，防重。七月廿二日

乌元参三钱 橘红一钱 天花粉三钱 石莲子三钱 益元散四钱 扁豆衣三钱 茯苓四钱 省头草三钱 银花二钱 川贝钱半 淡竹叶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暑湿挟痰，留恋上焦，湿痰阻气，气不化津，则口渴而舌红根黄。但素患脾泄之人，尤为湿热横渗而化浮肿，治以清热消痰，兼写扁豆衣、石莲子、茯苓等之扶脾渗湿，是标本兼顾之方。

安昌李 暑风夹湿，咳嗽吐血，脉寸大，舌白，根微黄，潮热。宜防瘵。六月十一日

栝蒌皮钱半 淡竹叶钱半 茜根二钱 小蓟草三钱 川贝三钱 扁豆衣三钱 焦山栀三钱 银花三钱 六一散四钱 光杏仁三钱 白前钱半 荷花露二两冲 引 茅草根一两 二帖。

介按：此是暑热烁肺，复燃阳络，以致络血上溢。治以涤暑保肺，清络止血。较诸叶香岩治王姓一方，尤为敏捷。

某妇 伏暑呕渴发热，脉寸滑数，冲气撞脘，溲数。癸水趱迟，慎恐变端。宜泻心汤加减，候正。十月十一号九月初二日

炒川连八分 枳实钱半 省头草三钱 原滑石四钱 仙半夏钱半 生白芍三钱 广郁金二钱 蔻壳钱半 酒炒黄芩钱半 光杏仁三钱 橘白 钱

清煎二帖。

介按：暑热伏于心膈之间，治以芩、连、半夏，仿泻心汤之意而泄其热，又佐杏仁、蔻壳以止其呕。惟冲气撞脘，尚少镇冲之品，而癸水趱迟，系是血虚之候。此方先清其暑，治法最佳。待暑解之后，再行调经补血，自无内外夹杂之虞。

安昌余 伏暑秋发，始起寒热，脉濡细，舌微白、底红，潮热，头胀，肢楚，大便不爽。姑宜清利。

晚蚕沙四钱包 青皮八分 苦丁茶三钱 川石斛一钱 光杏仁二钱 焦山栀三钱 广郁金三钱 新会皮钱半 六一散三钱、包 淡竹叶三钱 天花粉二钱

介按：伏暑内发，新凉外束，故始起寒热，舌苔微白。清热利湿，方极稳妥，在鄙

见宜去川斛而加入透达之品，则新邪易退，且免恋湿之患。

安昌顾建记　阳明伏暑、舌焦腻，脘闷呕恶，脉弦细，暮夜烦热。症属棘手，宜防外脱内闭，候正。八月廿四日

栝蒌子四钱，杵　枳实钱半　淡竹叶钱半　广郁金三钱　炒川连八分　焦栀子三钱　赤苓四钱　晚蚕沙四钱　仙半夏钱半　原滑石四钱　光杏仁三钱

介按：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此人系是浊热粘腻之邪，由阳明而留恋脘膈。治宗小陷胸汤之意，是属对症疗法。

安昌高　秋暑未清，脉涩滞，气机不和，神识乍愦，溺后精关不固，舌微白，腹痛，仍遵前法加减治之。七月廿九日

广藿香二钱　仙半夏钱半　生牡蛎四钱　石莲子三钱　省头草三钱　茯苓四钱　蔻壳钱半　通草钱半　川楝子三钱　香附三钱　左金丸八分

清煎三帖。

介按：素患遗精，兼受秋暑，故其治法，于清暑理气之中，仍佐涩下之品。虽则标本兼顾，尚宜注重新邪。

湿

茅蓬陈　湿着经络，寒热交作，脉弦濡，舌黄滑，口渴，足跗冷彻骨中。宜宣明桂苓甘露饮加减。三月廿九日

白茯苓四钱　绵茵陈二钱　滑石四钱　晚蚕沙二钱，包　桂枝七分　煅石膏三钱　光杏仁三钱　秦艽钱半　江西术一钱　防己钱半　瓜蒌根三钱　泽泻三钱

介按：湿郁脾胃之阳，脾胃以膜相连，邪伏于此，则寒热交作。脾主四肢，故足多浮肿。治以桂苓甘露饮，导湿分消而宣通其阳。

某　寒热不清，脉濡数，舌滑白，咳嗽稍减，湿热阻隔气分。宜治手太阴，佐淡渗。四月十八日

绵茵陈三钱　光杏仁三钱　仙半夏钱半　炒青皮八分　白蔻仁八分，冲　茯苓四钱　炒条芩钱半　川贝钱半　滑石四钱　广橘红一钱　大腹皮三钱　淡竹茹一丸

三帖。

介按：湿热阻滞气分，寒热咳嗽。形同肺疟，故用半贝丸意，以退寒热。又以清肃肺气而渗湿热。

某　咳逆已除，脉弦，舌白，根微黄，大便溏，溺赤涩。湿热蕴结。

瓜蒌皮三钱　原滑石四钱　通草钱半　蔻壳钱半　赤苓四钱　广郁金三钱　枳壳钱半　光杏仁三钱　省头草钱半　新会皮钱半　炒谷芽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湿热蕴结，脾弱便溏。治法于渗湿之中，参以芳香理气，则湿易下趋。惟杏仁善泄肺气，肺气一降，未免与便溏有碍。

马安赵　湿热伤气，寒热交作，肢冷，呕逆，便利，脉沉弱，舌黄滑，两边微白，脘闷。宜宣明桂苓甘露饮加减，尤防昏厥之变，候正。六月十六日

茯苓三钱　泽泻三钱　仙半夏钱半　藿香二钱　桂枝八分　猪苓钱半　条芩三钱　焦曲四钱　苍术钱半　滑石四钱　大豆卷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湿阻气分，凝遏清阳，郁而为热，治疗大忌发散，汗之则变痉厥。今仿桂苓甘露饮意，藉渗湿清热以通阳，是为正治。

遗风庞　湿热寒热，脉弦濡，中痞气滞，腹痛便滑。姑宜和中利湿。

草果五分　生香附三钱　仙半夏钱半　炒青皮八分　川朴一钱　赤苓四钱　炒条芩钱半　原滑石四钱　大腹皮三钱　广木香七分　威灵仙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脾失健运之职，胃失消化之权，湿热蕴于膈膜，致寒热交作，气机阻滞，腹痛便泄。此方开达膜原，健脾和胃，理气渗湿。

均臻稳妥。

盛陵徐 中焦未和，气冲脘闷，脉滞涩，湿热蕴蓄。宜顺气和中。

乌药二钱 绵茵陈二钱 生香附三钱 枳壳钱半 厚朴一钱 泽泻二钱 沉香曲钱半 玫瑰花五朵 生牡蛎四钱 鸡内金三钱 通草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牡蛎泽泻散，为治腰以下水气不行之专方。盖以泽泻能启水中之清气上行，牡蛎能化下焦之湿浊阻滞。前清叶天士先生善用古方，至用牡蛎泽泻散，只取此二味，未曾尽用原方。今此案亦宗此意，因其气冲脘闷，又佐鸡金散以理气，确治湿热蕴蓄之良剂。

盛陵徐 胃气稍振，湿犹未净，舌滑嫩黄，脉濡。腰坠。宜渗利为妥。

赤苓四钱 藿梗二钱 蔻壳钱半 仙半夏钱半 省头草钱半 焦栀子三钱 光杏仁三钱 谷芽四钱 绵茵陈三钱 通草钱半 大豆卷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病后余湿流于下焦，治用辛泄，又佐清热，以存阳明之液，确有见地。其湿自上中蔓延下焦。故方法仍是开泄上中，源清则流自洁之意。

安昌叶 湿热未清，脉濡细，舌薄滑，午后背寒乍热。宜宣明桂苓甘露饮加减治之。

桂枝五分 江西术一钱 绵茵陈一钱 淡竹叶钱半 茯苓四钱 寒水石二钱 原滑石四钱 光杏仁二钱 泽泻三钱 猪苓钱半 锻斛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湿热未清，脾阳被遏，甘露饮加减极妙。惟锻斛一味，虽滋胃液，未免有恋湿之患。

漓渚吴 舌微黄，脉细数，背寒肢木，脘中窒痹。此属湿邪。宜温胆祛邪。

仙半夏钱半 枳实钱半 省头草一钱 广郁金三钱 陈皮一钱 焦山栀三钱 薤白一钱 麦冬二钱 茯苓四钱 淡豆豉钱半 光杏仁二钱 桑梗一钱半

二帖。

介按：湿热蔓延三焦，气机阻塞而不流行，津液滞涩而为痰饮，充中窒痹，良以痰阻气机。故其治法，于温胆汤加薤白、杏仁，以通胸中之阳，则背寒肢木自除。参以栀豉，泄其久郁之热，佐以省头草、涤其陈腐之气而醒脾胃。此方从王孟英脱胎而来，深可为法。

遗风李 舌色黄滑，根厚，脉濡细，头晕肢楚，恶寒微热，溲数便结。宜甘露饮加减治之。五月廿三日

茯苓四钱 炒条芩钱半 光杏仁二钱 枣儿槟榔二钱 桂枝五分 原滑石四钱 防己钱半 炒谷芽四钱 泽泻二钱 猪苓钱半 大豆卷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脾胃之阳，被湿热郁遏而不振。治以清湿热而法脾，则诸恙自退。

安昌顾 湿阻肺卫，脉弦，舌微黄，呃逆频频，溲溺赤。症属重险。宜宣化肺气，候止。七月十八日

瓜蒌皮三钱 通草钱半 刀豆子二钱 省头草三钱 京川贝钱半 广郁金三钱 赤苓四钱 射干钱半 广橘红钱半 光杏仁三钱 柿蒂七个 引 枇杷叶去毛，五片

二帖。

介按：湿阻肺卫，化痰而壅湿漏膜，以致溲赤呃逆。清宣肺气，治法极是。

遗风金 舌滑微黄，头胀肢懈，脉濡细，咳逆。此属湿热。宜保和丸加减治之。八月廿二号丙午初八日

焦六曲四钱 山楂二钱 绵茵陈三钱 广藿梗二钱 连翘三钱 赤苓四钱 光杏仁三钱 大豆卷三钱 仙半夏钱半 省头草钱半 原滑石四钱

清煎二帖。

介按：外受之湿，郁于气分，则咳逆头

痛，内起之湿，由口腹不慎，而蕴伏中焦，致脾胃失于消化。脾主四肢，今被湿热阻滞则肢懈。治以消积渗湿，是属湿热夹食之候。

渔庄沈　疟邪已除，脉弦濡，湿热犹存，舌滑白，屡次衄血。宜清利为稳。五月十七日

绵茵陈三钱　藿梗二钱　大豆卷三钱　谷芽四钱　焦山栀三钱　淡条芩钱半　光杏仁三钱　通草钱半　蔻仁八分，冲　原滑石四钱　省头草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血行清道，从鼻而出，古名曰衄。此症系是阳明湿热，化火而逼血上溢，故仍以清利湿热，是属根本疗法。

安昌徐　舌黄滑罩灰，脉弦濡，胃钝，跗肿溺赤。此属湿热。宜越鞠丸法加减治之。七月十二号丙午廿七日

焦六曲四钱　白芷八分　绵茵陈三钱　藿梗二钱　香附二钱　茯苓四钱　滑石四钱　新会皮钱半　焦山栀三钱　鸡内金三钱　炒谷芽四钱

清煎三帖。

介按：湿热蕴伏脾胃，而兼气郁食积，以致跗肿溺赤，故以治六郁主方之越鞠丸加减。

遗风胡　湿热内着，脘闷便结，骨热，脉涩滞，舌厚嫩黄，足肿冷。宜清利。六月十五日

晚蚕沙三钱　瓜蒌子三钱　焦六曲四钱　炒枳壳钱半　光杏仁三钱　赤苓四钱　原滑石四钱　鸡内金三钱　仙半夏钱半　淡芩钱半　大腹皮三钱　路路通七个

三帖。

介按：舌苔黄厚，脘闷便结，是属湿热滞于阳明之证，徒事清热泄邪，只能散流走之热，而不能除胃中蕴结之邪。故于清利方中，佐以蚕沙、蒌仁，兼导湿浊之下趋。

遗风徐　舌黄罩灰，身潮热，脉弦濡，湿热蕴于经络，便溏溺赤。姑宜清热利湿，慎恐变幻。八月九号丁未廿七日

炒知母钱半　瓜蒌皮三钱　仙半夏钱半　赤苓四钱　草果仁钱半　炒枳壳钱半　条芩钱半　通草钱半　大腹皮三钱　原滑石四钱　光杏仁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湿热蕴结膜原，膜原为脾胃相联之处，湿胜则便溏，热胜则潮热。案中用草果治太阴之寒，知母除阳明之热，二味合用，为治湿伏膜原而致寒热交作之良品。

某　湿热未罢，脉涩滞，舌厚微黄，足跗酸楚，脘闷。姑宜和中清利。五月十八日

晚蚕沙三钱　焦六曲四钱　绵茵陈三钱　藿香梗二钱　赤苓四钱　厚朴一钱　原滑石四钱　鸡内金三钱　防己钱半　枳壳钱半　香附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夏季身痛属湿，宜用木防己、蚕沙，此叶香岩先生之言也。今以治足跗酸楚，洵是对症发药。其用六曲、鸡金，必系夹食。又用厚朴、枳壳，以除脘闷。余味均是淡渗之品，藉除未罢之湿热。又藿梗、香附以理气，气机转运，则湿热自去矣。

湿热发黄，脉涩滞，舌滑，面跗浮。症属重极。宜清利，候正。八月初三日朱墅田　绵茵陈三钱　大豆卷三钱　鸡内金三钱　冬瓜皮二钱　赤苓四钱　白蔻仁八分　新会皮钱半　生米仁四钱　防己钱半　滑石四钱　光杏仁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湿与热合，瘀郁不解，未能达表通里，势必蒸发为黄。兹用辛淡泄湿，使内瘀之湿热下趋，则黄从小便而解。

西庄黄　跌仆伤筋，环跳肿痹作痛，脉濡左劲，舌黄滑，湿热作泻。姑宜和络、清热、利湿。八月十九号戊申初七日

干地龙钱半　百叶煎二钱　炒米仁四钱　藿梗二钱　豨莶草三钱　茯苓四钱　通草钱半　车前三钱　大腹皮三钱　木瓜三钱　新会皮钱半　引桑枝一尺许

三帖。

介按：因跌仆伤筋而湿郁肿痹，气窒络瘀，壅闭不宣，不通而痛，故用地龙、豨莶、

桑枝，以宣通脉络。又因湿胜便泄，而用健脾渗湿之剂，以清热止泻。且米仁、木瓜二味，为治湿热阻滞，以致足筋酸痛之妙品。

遗风庞　舌滑白，脉濡细，脘闷，溲溺赤，汗出津津。宜和中清利。

焦六曲四钱　藿香梗一钱　炒谷芽四钱　新会皮钱半　赤苓三钱　蔻壳钱半　枳壳钱半　省头草三钱　川朴一钱　通草钱半　淡竹叶钱半　荷叶一角

三帖。

介按：湿浊上干则脘闷，胃热内蒸则汗出，病在中焦气分，故开中焦气分湿热，兼以和胃为治。

燥

盛陵徐　闺女秋燥发热，脉浮数，咳嗽气急，舌微黄，渴不多饮，症非轻貌。宜防昏变，候正九月初四日。

薄荷钱半　桑叶三钱　光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连翘三钱　蝉衣钱半　广橘红一钱　淡豆豉三钱　花粉三钱　前胡钱半　淡竹叶三钱　引活水芦根一两

二帖。

介按：燥有凉燥、温燥之殊。凉燥治法，宜遵《内经》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之旨。而此案系是温燥之症，即《内经》所谓燥化于天，热反胜之之候。须防化热劫液。兹从叶氏上燥治气，辛凉宣上之意，而清燥救肺，俾上焦之燥热，逐渐清解。

蜀阜张　闺女秋燥发热，脉滑数，呛咳痰阻。症非轻貌，姑宜清燥消痰九月十五日。

冬桑叶三钱　炒知母钱半　白前钱半　秦艽钱半　象贝三钱　光杏仁三钱　甘菊钱半　焦山栀二钱　前胡钱半　广橘红一钱　老式天竺黄钱半　引枇杷叶去毛，三片

三帖。

介按：此系温燥化热，烁液成痰而为呛咳。最防内合胃热，引动肝风，骤变痉厥。治以辛凉清解，滋液豁痰，俾痰热稍蠲，则诸证自愈。

义桥徐　秋感燥化，头晕而疼，咳逆发热，脉右浮滑，左微劲，舌黄尖红。姑宜辛凉清解七月初四日。

薄荷钱半　冬桑叶三钱　银花三钱　淡竹叶钱半　连翘三钱　甘菊钱半　焦栀子三钱　象贝三钱　桔梗钱半　前胡钱半　橘红一钱

清煎。二帖。

介按：先哲何廉臣先生曰：六气之中，惟燥气难明，盖燥有凉燥、温燥、上燥、下燥之分。凉燥者，燥之胜气也，治以温润，杏苏散主之。温燥者，燥之复气也，治以清润，清燥救肺汤主之。上燥治气，吴氏桑杏汤主之。下燥治血，滋燥养营汤主之。今此案系是燥之复气，故治法悉宗叶氏辛凉清宣之意。

大西庄杨　童年咳嗽，已曾失血，脉细右大，舌微黄，身热头胀，此燥气内逼。宜防成损八月十七日。

霜桑叶二钱　焦山栀三钱炒知母钱半　苦丁茶钱半　光杏仁三钱　广郁金三钱　川贝钱半　银花一钱　池菊二钱　橘络钱半　白前钱半

清煎。三帖。

又　童年血后咳嗽较减，颃脉两手皆弦，舌尖红，头晕。宜清燥以育阴八月廿二日。

冬桑叶三钱　南沙参三钱　天冬三钱　白前钱半　光杏仁三钱　川贝钱半　女贞子三钱　胖大海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橘络钱半　黄草石斛三钱

清煎。

介按：时令燥气，挟肝经之燥火，互相上蒸，冲肺则咳呛失血，冲脑则头晕目眩。初诊脉细右大，治在气分，所以咳嗽较减。次则治以清肝肃肺，和胃止血，俾肺气复肃降之权，则咳晕自止。此后如能再进颐松园之八仙玉液，更为稳妥。又据叶氏《幼科要略》自注云：秋燥一证，气分先受，治肺为急。若延绵数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轻浮肺药可治。须审体质证端，古谓治病当

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温　热

遗风漏　风温发热咳嗽，气急不耐，脉弦数，舌厚腻。症势非轻，宜治防变元月廿九日。

姜半夏三钱　莱菔子三钱　前胡钱半　枳壳钱半　光杏仁三钱　连翘三钱　焦山栀三钱　花粉三钱　霜桑叶三钱　象贝三钱　广橘红一钱　引竹肉一丸

二帖。

介按：风温先伤肺分，肺气不舒，以致咳嗽气急，脉数舌腻。治法大忌辛温汗散，宜与辛凉轻剂，肃降肺气，清解表邪。姜半夏虽能消痰止咳，尚宜慎用。

安昌徐　温邪未净，脉尚大，午后肌热，舌白滑，呛咳面浮，大便溏薄。宜养胃、清肺熄邪。

丹参三钱　生米仁四钱　银花钱半　金沸草三钱，包煎　川贝二钱　茯苓三钱　丹皮二钱　通草钱半　省头草三钱　桔梗钱半　白前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温邪湿热未净，上冲于肺，则咳嗽面浮，阴液未复，而湿热蕴蓄则肌热便溏，必先清肺热，则咳嗽自止，渗湿扶脾，则便溏自差，佐清营热，则肌热亦退。

惟丹参恐是元参之误。

白马山李　温邪上郁，头目不爽，脉数，舌微黄，身热肢楚。宜清解为主二月廿七日。

淡竹叶钱半　苦丁茶钱半　滑石四钱　炒枳壳钱半　焦栀子二钱　炒远志肉八分　广郁金三钱　炒麦芽三钱　甘菊钱半　石菖蒲八分　干地龙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温病发出之途自少阳，热病发出之途由阳明，此病由少阳而上郁清窍，则头目不爽，渐次由阳明而化热，故身热肢楚。今以少阳、阳明同治，参用地龙、竹叶，借清胃络之热。

遗风庞　温邪发热，神识乍清乍愦，脉滑数，口燥，咳逆，便闭。宜防变端，候正四月十七号三月初二日。

瓜蒌皮三钱　石菖蒲七分　干地龙钱半　焦栀子三钱　广郁金三钱　连翘三钱　枳壳钱半　天花粉钱半　银花钱半　光杏仁三钱　淡竹叶钱半

清煎。二帖。

又　大便稍下，热犹不解，脉滑数，咳逆。宜清上焦为主，不致变端无虑三月初四日。

瓜蒌皮三钱　淡条芩钱半　前胡钱半　莱菔子二钱　焦山栀三钱　广郁金三钱　光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枳壳钱半

二帖。

介按：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传于阳明，胃热挟痰而渐逼心胞，致神识乍愦，口燥咳逆而便闭。治以清热化痰，芳香宣窍。胃热清降则大便稍下。然肺分之余热不清，故咳逆未止，继方再清上焦气分，庶无变幻之虑。

渔庄沈妇　癸水色尚紫，正夹温邪，咳嗽尤甚，脉浮大，舌红，头疼身热。邪热已极营络，宜清解消痰杏月十一日。

天花粉三钱　象贝三钱　元参三钱　旋覆花二钱，包煎　连翘二钱　甘菊钱半　橘红一钱　光杏仁三钱　丹参三钱　白前钱半　银花钱半　引枇杷叶三片，去毛

三帖。

介按：阴虚内热则癸水色紫，更感温邪，上犯于肺，致咳嗽身热头疼，而脉象浮大，足气分热炽，已属显然。但两热相并，易入营分，故此方于清肺止咳之中，兼顾营热为治。

安昌顾　温热言谵，脉促数，舌微黄，疹点隐约，咳逆，发热，肢战。症属棘手。宜防痉厥，候正四月廿四号甲辰初八日。

玳瑁一钱　紫草一钱　银花三钱　天花粉三钱　连翘三钱　蝉衣一钱　广郁金三钱，杵　僵蚕三钱　石菖蒲七分　象贝三钱　老式天竺黄三钱　引　鲜竹叶卅片

一帖。

介按：病由肺卫而逼入营分，劫液动风，以致言谵肢战。所幸疹现而咳，邪势外达，然症象已属热极，故用玳瑁、紫草凉解营分，余味开窍豁痰，清热透邪。洵治温邪逼入营分之良方。

盛陵龙　湿温杂受，中焦格拒，脉涩滞，舌厚嫩黄，便溺不利。藉小陷胸汤，防变，候正。五月三号甲辰十七日。

杜括蒌子钱半　枳实一钱　原滑石四钱　炒麦芽三钱　姜炒川连八分　生楂肉三钱　焦栀子三钱　光杏仁三钱　仙半夏钱半　淡竹叶钱半　省头草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内湿素盛，更感温邪，蕴伏中焦，化痰而阻其气化之流行，故以小陷胸汤加味，藉除中焦之湿热以化痰。

盛陵徐　湿热温邪杂受，寒热交作，脉濡数，大便自利，舌心灰黄。宜防昏蒙之变。候正。五月十号甲辰廿四日。

焦六曲四钱　赤苓四钱　原滑石四钱　银花钱半　连翘三钱　大豆卷三钱　防己钱半　石菖蒲五分　仙半夏钱半　陈皮钱半　淡黄芩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湿热凝滞，大便自利，感受温邪，寒热交作，最怕湿阻气机，挟痰而上蒙清窍，变现神识昏愦。此症既不能表，又不能下，故治法以宣窍而清湿热为首要。

道墟陶　湿温杂受，烦热口燥，身发疹斑，神识乍清乍愦，脉数舌黄。清窍失聪，症属棘手。宜防厥闭，候正。五月廿三号乙巳初七日。

焦栀子三钱　贯仲一钱　银花二钱　牛蒡子钱半　淡豆豉三钱　蝉衣钱半　连翘三钱　淡竹叶钱半　石菖蒲八分　天花粉三钱　滑石四钱　引活水芦根一两

先服牛黄清心丸一粒，一帖。

介按：湿热相蒸，先阻气分，津液被烁，未能上升，是以烦热口燥，日久不解，邪热无处发泄，渐走营分，则神昏谵语，上蒙清窍，则耳聋无闻。幸喜邪胃之邪，渐从疹斑而透现。然症势已在险途，故治以芳香通神，淡渗宣窍，俾秽浊湿邪，由此分消。

盛陵蒋　热入血室，疹斑稍现，舌黄滑，脘闷、大便泻痢，微热。势在重险，宜清解，防厥。六月廿一号丙午初七日。

贯仲二钱　碧玉散三钱，荷包　大豆卷一钱　小青草一钱　原滑石四钱　赤苓四钱　连翘三钱　通草钱半　银花二钱　炒枳壳钱半　省头草钱半　引　活水芦根一两

二帖。

又　血舍已清，泻痢较差，脉濡数，舌黄，呛咳，微热不清，胸前发斑白痦。宜清解为主。六月念四号丙午初十日。

淡竹叶钱半　银花三钱　省头草钱半　桔梗钱半　京川贝二钱　赤苓四钱　广郁金三钱　大豆卷三钱　碧玉散四钱，荷包　小青草一钱　通草钱半

清煎二帖。

又　泻痢已差，身热亦退，脉濡细，脘腹胀闷、咳逆宜治，防变七月四号丙午十七日

桔梗钱半　枳壳钱半　新会皮钱半　白前钱半　川贝二钱　赤苓四钱　广郁金三钱　蔻壳钱半　佩兰钱半　通草钱半　谷芽四钱　引荷叶一角

三帖。

介按：伏热由阳明而陷入血室，血下则阳热上浮，而神识不清，语言谵妄。张仲景婴有刺期门之训，因期门是肝经之募，泻其热而通其经，则汗得遍身而蓄热外泄，下血自止而谵语自已。此案治法，虽不宗小柴胡汤之例，而悉遵仲景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之戒，仍以清热利窍，俾郁热外泄而疹斑透现，确是良法。但肝经之热，恐难速解，故防劫液动风而变痉厥。幸其郁热尚由大肠而自寻出路，治以清解而斑痦更现，泻痢较差，身热亦退，初二两方之奏功，显然可见。惟初方既用碧玉散，则滑石可以去之。第三方若再

注重清解，庶免久咳之累。

西庄易　血舍已清，脉数，气口滑，呛咳头晕，身热未退，舌黄尖红，腰疼肢楚。还防变幻，候正。五月廿号乙巳初四日。

瓜蒌根三钱　冬桑叶三钱　象贝三钱　干地龙钱半　连翘三钱　甘菊钱半　广橘红一钱　光杏仁三钱　前胡钱半　贯仲二钱　老式天竺黄钱半　引竹肉一丸

二帖。

介按：温邪由肺而传于胃，表邪虽解而里热尚在熏蒸，是以肌热未退，上熏于肺，则呛咳头晕。故治法仍以肃降肺气，蠲除胃热，俾胃热清解，则身热咳嗽可除。因其腰疼肢楚，又佐地龙善走经络以退热。

遗风徐　冬温汗出发热，脉数右劲，舌心黄厚。咳逆吸短，右胁剌痛，神识乍愦。症势重险，宜防厥闭，候正十月十二日。

干地龙钱半　象贝三钱　冬桑叶三钱　牛蒡子钱半　连翘三钱　前胡钱半　原郁金三钱　橘红一钱　光杏仁三钱　银花钱半　老式天竺黄二钱　卷心竹叶卅片

二帖。

又　右胁犹痛，脉滑数，舌黄，吸粗，咳逆痰阻，神色乍愦，还防变幻。

干地龙钱半　石菖蒲八分　前胡钱半　广郁金三钱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　炒淡黄芩钱半　丝瓜络钱半　赖橘红八分　光杏仁三钱　老式天竺黄二钱　枇杷叶三片，去毛

三帖。

介按：冬温犯肺，不得外解，最易逆传心胞，而现神识昏愦。兹以温邪激动肝阳，烁液成痰，阻滞气机而致咳逆吸促，右胁刺痛。治以辛凉之剂，肃清肺胃之痰，而解气分之热。然至次诊，神色犹愦，症势已属棘手矣。

邵兰荪医案　卷二

清　山阴　邵兰荪先生原著
绍兴　史久华介生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纂辑

咽　喉

白马山李　温热寒热，脉弦寸口芤，呛咳咽痛，舌白尖赤。症属阴虚，宜防喉燥。

元参三钱　橘红一钱　金果榄钱半　桑叶三钱　象贝三钱　焦山栀三钱　光杏仁三钱射干钱半　马勃钱半　白前钱半　胖大海三钱　引枇杷叶五片，去毛

三帖。

又　咽痛稍差，脉弦右寸大，舌黄红，呛咳，寒热不清，宜防喉燥二月十二日。

元参三钱　薄荷钱半　金果榄钱半　桔梗二钱　象贝二钱　橘红钱半　粉丹皮二钱　甘草八分　马勃钱半　炒知母钱半　山茶花钱半　引枇杷叶五片

三帖。

又　咳逆稍减，自利未除，脉濡数，舌滑根焦，尚润形光，最怕变幻。四月廿一号甲辰初五日。

桔梗钱半　银花钱半　广郁金三钱　淡竹叶钱半　连翘三钱　大豆卷三钱　橘红一钱薏仁七分，冲　光杏仁三钱　赤苓四钱　通草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张仲景云：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今此案，是属伏气自少阴而内发之咽痛，虽不用猪肤汤，而初方以宣散温邪，清火解毒，得以咽痛少差，次方则从甘桔汤加味，以清少阴内发之热，而咳逆稍减。三方因其自利，兼用辛淡渗湿，俾湿走脾健，自能告痊。

耳目口齿

渔庄沈　女孩邪火上郁，始喉痹，继及耳内颐部，延久不清，鼻塞气粗。宜清上焦为主。

桔梗钱半　苦丁茶钱半　焦山栀三钱　淡竹叶三钱　连翘三钱　光杏仁三钱　僵蚕钱半　人中黄钱半　夏枯草三钱　银花二钱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风热之邪，干于上焦气分，以致清窍不利，而喉痛颐肿，故治法以清解宣散。

安昌王　风热目涩，头疼胃馁，脉浮弦，呛咳，便结，舌微黄。宜清疏为妥。

桑叶三钱　蔓荆子三钱　天麻八分　生石决明六钱　甘菊花二钱　刺蒺藜三钱　杏仁三钱　丹皮二钱　薏仁钱半　青葙子三钱　谷精珠三钱

清煎四帖。

又　风热未净，脉弦濡，头疼已减。目涩胃馁。仍遵前法为妥十二月十二日。

桑叶三钱　钗斛三钱　煨天麻八分　蔓荆子三钱　甘菊一钱　生石决明六钱　刺蒺藜三钱　谷芽四钱　薏仁钱半　蝎梢一钱　谷精珠三钱

清煎四帖。

又　胃气尚馁，脉虚细，舌微黄，夜寐少安。姑宜养胃凝神。

钗斛三钱　炒枣仁三钱　谷芽四钱　远志八分　夜交藤三钱　茯神四钱　石决明六钱　丹皮二钱　蒺仁钱半　丹参三钱　刺蒺藜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局方》蝉花散，为治肝经郁热，风毒上攻，以致眼目涩痛之良剂。今此人头疼咳嗽，是属风热郁于肺经，故加杏仁以止咳，蒺仁以退赤，洵是对症发药。惟初诊之方，系从蝉花散脱胎，则蝉衣不必减去，俾风热容易退净，次诊又加蝎梢，尤能善祛肝经蕴热，亦为佳妙。三诊则肝热虽退，胃液未复，致肝不藏魂而夜寐少安，故以养胃柔肝，安神退热以善后。

盛陵徐　湿邪上郁，齿浮口臭，牙缝出血，脉细数，肢木。宜防牙疳。

淡竹叶三钱　乌元参三钱　细生地三钱　天花粉三钱　人中黄三钱　僵蚕钱半　丹皮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银花三钱　焦山栀三钱　知母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胃脉络于上龈，大肠脉络于下龈，而胃又为五脏六腑之海，最善容纳，邪热入胃，遍动肝阳，血溢而上结于龈，转成牙疳。此方清肝凉胃，为治牙疳之良剂。

咳　嗽

某　新邪咳嗽气急，右胁刺痛，宜防血溢之变五月初三日。

干地龙钱半　枳壳钱半　金沸草三钱　光杏仁三钱　象贝三钱　广郁金三钱　焦栀子三钱　马兜铃一钱　白前钱半　橘络钱半　前胡钱半　鲜竹肉一丸

二帖。

介按：此是温邪烁肺，故治以清肺宁络之方。

安昌徐　咳呛不已，脉弦细，口甜，舌色嫩黄。宜清肺胃以化痰。

瓜蒌皮三钱　仙半夏钱半　广橘红一钱　金沸花二钱，包煎　光杏仁三钱　炒川连七分　茯苓四钱　石决明五钱　紫菀钱半　白前钱半　冬瓜子二钱　川贝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肝热烁肺，脾湿酿痰，此方清宣肺气，兼平肝热。又佐渗湿化痰为治。

某　咳痰不爽，脉弦，舌微白，脐下气机不运。姑宜清气消痰为主四月念三日。

瓜蒌皮三钱　霜桑叶三钱　金沸花三钱，包煎　炒枳壳钱半　川贝钱半　石决明六钱　广郁金一钱　新会皮钱半　光杏仁三钱　白前钱半　焦栀子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肝阳逆阻枢机，以致肺气不宣。治以清宣肺痹，平肝理气，庶几痰蠲肝和，而诸恙自瘳。

安昌高　舌白滑，脉细数，咳嗽痰迷，咯不易出，气逆，周身骨骱痛。宜防损。五月念三日。

北沙参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甜杏仁三钱　炙甘草八分　茯苓四钱　川贝二钱　怀药二钱　冬瓜子三钱　生地三钱　紫菀钱半　盐水炒橘红一钱

清煎五帖。

又　咳不减，喉中贮痰不爽，咳不易出，脉濡细，舌滑，头晕肢楚。宜清气熄风，利湿化痰六月初五日。

瓜蒌皮三钱　煨天麻八分　冬瓜子三钱　生石决明四钱　川贝三钱　白蒺藜三钱　茯苓四钱　通草钱半　甘菊钱半　光杏仁三钱　广橘红一钱

清煎四帖。

又　湿酿成痰，喉中咯不易出，舌滑，大便不快。仍遵前法损益。

瓜蒌皮三钱　金沸花三钱，包煎　川贝二钱　通草钱半　广橘红一钱　广郁金三钱　杏仁三钱　焦山栀三钱　茯苓四钱　紫菀钱半　桑叶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肝阳上越，挟湿化痰，阻滞气机，

以致咳嗽而咯痰不爽。初方健脾养胃，清肺渗湿，继则参以平肝熄风，终则清宣肺气，兼渗湿热。三方之中，以次方尤为灵动。

某 湿热酿痰，脉濡细，舌微白，咳逆，右胁刺痛，溲溺赤，腹痛。宜清气、和络、化痰。

瓜蒌皮三钱 枳壳钱半 光杏仁三钱 降香七分 广郁金三钱 象贝三钱 丝瓜络三钱 橘红一钱 干地龙钱半 通草钱半 白前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湿痰阻肺，以致咳久胁痛，故治以渗湿化痰兼和络。

大西庄宋 呛咳喉痒，脉弦细，舌转微白，潮热较差，食入恶心。宜清肺胃化痰。四月十六号癸卯廿九日。

紫菀二钱 光杏仁三钱 炒谷芽四钱 白前钱半 川贝钱半 茯苓四钱 蔻壳一钱 橘红一钱 仙半夏钱半 青蒿梗一钱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又 潮热不清，脉弦细数，咳嗽如前，溲溺赤。宜清热、通肺、化痰，防血溢。四月念三号甲辰初七日。

秦艽钱半 霜桑叶二钱 白前钱半 焦山栀二钱 丹皮二钱 川贝二钱 广橘红一钱 通草钱半 青蒿梗一钱 地骨皮三钱 杏仁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阴虚热盛，灼液成痰而为咳嗽，今以舌转微白，继则溲溺变赤，是属更感新邪之候，肺胃叠次受戕，肝阳上越莫制。前后两方，既清内热，又祛新邪。但阴液骤难恢复，已属难治之症，后闻斯人于六月望边竟至不起。录之以为辨证之一助。

遗风庞 咳嗽不已，脉尚虚数，胃纳已和。宜润肺以清降。四月十二日。

生玉竹三钱 霜桑叶三钱 瓜蒌皮三钱 马兜铃一钱 川贝钱半 茯神四钱 光杏仁三钱 款冬花三钱 白前钱半 广橘络钱半 焦山栀三钱 生石决明五钱

清煎四帖。

介按：此方清肺养胃以柔肝，为治咳嗽善后之妙剂。

安昌施 咳嗽未除，脉小数，仍属汗出，微热已退，姑宜清肺敛液五月一号甲辰十五日。

北沙参三钱 紫菀二钱 白薇三钱 白石英二钱 茯神四钱 川贝钱半 炒白芍钱半 炙橘红一钱 生牡蛎四钱 甜杏仁三钱 炒枣仁二钱

清煎四帖。

介按：心在天为热，其液为汗，兹以心火不宁，刑肺咳嗽，气泄而身热汗出，故以补益心神，敛液清肺为治。

安昌王年五十余岁 酒湿伤肺，咳嗽气急，痰稠，脉滑数，舌赤，苔薄腻。尤防变幻，候正。八月六日丁未念四日

瓜蒌皮三钱 广橘红一钱 原滑石四钱 炒知母钱半 象贝三钱 天竺黄钱半 广郁金三钱 前胡钱半 光杏仁三钱 生苡子二钱 法半夏钱半 引枇杷叶五片

一帖。

介按：酒湿酿痰，壅滞气机，肺失治节之权，而气急咳嗽，兹以清肺气而涤稠痰，方虽对证。但高年患此，是属危险重症。案中尤防变幻之语，洵是经验之谈。后闻斯人，只过四五日而逝世，可见医家临证，全在诊断确凿，审慎周详也。

安昌李妇 呕减热缓，呛咳渴饮，脉滑数，经停月余，小溲稍利，偶有呃逆，脘痛。宜宣肺、和中、化痰。九月补五日。

瓜蒌皮三钱 射干钱半 广橘白一钱 白前二钱 广郁金三钱 光杏仁二钱 焦山栀三钱 柿蒂七只 川贝母二钱 霜桑叶三钱 天花粉三钱 引枇杷叶五片

三帖。

又 呕逆已差，脉小滑，经停月余，呛咳脘闷，气冲欲呕。宜清养肺胃化痰。九月初九日。

黄草斛三钱 川贝钱半 大腹绒三钱 藿

梗二钱　橘白一钱　扁豆衣三钱　广郁金三钱　绿萼梅钱半　桑叶三钱　炒谷芽四钱　蔻壳钱半　鲜枇杷叶七片，去毛

三帖。

又　呛咳未除，舌红，潮热，脉滑数，经停，胸闷心惕。宜清养肺胃为主。九月十三日。

南沙参三钱　冬桑叶三钱　橘红一钱　炒知母钱半　地骨皮三钱　川贝母钱半　谷芽钱半　绿萼梅钱半　银胡一钱　紫菀二钱　黄草石斛三钱　鲜枇杷叶七片

三帖。

介按：肝经郁热上升，犯胃则呕恶呃逆，冲肺则咳呛脘闷，日久而痰气凝滞，经隧不宣。初方宣肺化痰，继则养胃清肝，终则又参入滋液退热。方法颇有次序。

大西庄沈妇　气喘呛咳，右脉小数，左关弦细，舌灰黄底红，癸水不调，外寒内热，胃钝便闭。宜防血溢。十月初九日。

霜桑叶三钱　光杏仁三钱　瓜蒌皮三钱　南沙参三钱　川贝二钱　甘菊二钱　焦山栀三钱　橘红一钱　紫菀钱半　白前钱半　谷芽四钱　引枇杷叶五片，去毛

三帖。

介按：肝阴素亏，厥阳上冲肺胃，肺气失于清肃，以致咳喘而大便不爽，兼以阴虚内热，阳微外寒。治以清宣肺痹，养胃液而制肝逆。

柯桥王　咳嗽较减，脉虚，左弦细，腰疼，癸涩早期，还宜前法加减为妥。

紫菀二钱　南沙参三钱　川断三钱　当归钱半　川贝钱半　甜杏仁三钱　炒杜仲二钱　炒白芍钱半　丹皮三钱　橘络钱半　生地四钱，砂仁五分拌炒　小橘饼三枚

四帖。

介按：经水趱早，血热之征，脉虚腰疼，肾虚之候。咳嗽略减，是肺气略见清肃。脉虚而细，是胃液尚未恢复。故其方法，既以清养肺胃，又佐滋液补肾。

遗风庞妇　呛咳头晕，左脉弦细，气口搏大，形寒，钝胃，经停二月余。宜清肺胃熄风。三月念号癸卯初二日。

南沙参三钱　桔梗钱半　谷芽四钱　桑叶三钱　苏梗钱半　川贝二钱　川断三钱　甘菊钱半　紫菀二钱　光杏仁三钱　炒杜仲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肝阳化风，旋扰不息，时届春令，肝阳愈旺，更受外风，逆乘肺胃，遂致呛咳头晕。兹以柔肝养胃，清肺疏风，乃是对症疗法。

遗风庞妇　咳嗽稍减，腹中瘕块不利，呕恶涎沫，癸不及期。宜清肺、平肝、调经。

紫菀钱半　生牡蛎四钱　仙半夏钱半　茺蔚子三钱　川贝钱半　香附三钱　广橘红一钱　玫瑰花五朵　甜杏仁三钱　钗斛三钱　生款冬三钱　枇杷叶五片，去毛

四帖。

介按：冲脉为病，气逆里急，在男子则为内疝，女子则为瘕聚。今冲脉之气上逆，犯胃则呕吐涎沫，冲肺则咳呛不止。且冲脉即是血海，隶于阳明，细揣病情，治宜镇冲养胃。兹因腹瘕呕恶，治以清肺平肝，方法极佳。如能酌用镇冲养胃之品，则奏效尤捷矣。

渔庄沈　大便已通，胃气稍振，脉虚细，舌滑白。宜养胃凝心神。九月十二日。

钗斛三钱　丹参三钱　谷芽四钱　新会皮钱半　省头草三钱　光杏仁三钱　远志八分淡竹叶钱半　川贝二钱　抱木茯神四钱　合欢皮三钱

介按：此是咳呛之后，肺胃津液未复，故以清肺养胃，兼安心神为治。

咳　血

陡瞥王妇　肝气作痛，脉弦，经闭，咳痰带红，损怯已成，非轻藐之症六月初九日

紫菀钱半　广橘红钱半　左金丸八分　白石英三钱　光杏仁三钱　川贝三钱　降香七分　绿萼梅钱半　生牡蛎四钱　茜草钱半　泽兰

钱半　藕节三个

四帖。

介按：左升属肝，右降属肺，兹以胃惫而肝阳横逆无制，肺失下降之权，以致咳血经闭，此方是泄肝降气，和血通络之意。

安昌庞　肝阳烁肺，咳痰带红，脉弦数，舌色透明，便血，防损。二月初十日。

霜桑叶三钱　光杏仁三钱　焦山栀三钱　粉丹皮二钱　炒驴胶钱半　生石决明六钱　川贝钱半　生米仁四钱　山茶花钱半　银花炭二钱　橘络钱半

清煎四帖。

又　痰红较差，脉弦劲，呛咳不已，咽痛已减。宜清肺化痰。二月二十日。

生地四钱　生石决明六钱　川石斛三钱　炒驴胶钱半　杏仁三钱　川贝二钱　生白芍钱半　鸡子黄一枚　元参二钱　侧柏炭三钱　女贞子三钱

清煎五帖。

又　咳嗽仍属带红，脉劲数，肝阳上升。宜清降为主。三月初七日。

生地四钱　桑叶三钱　侧柏炭三钱　小苏草二钱　光杏仁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天冬二钱　茜根三钱　元参三钱　焦山栀三钱　橘红钱半　茅根一两，煎汤

五帖。

介按：《内经》云：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谅以怒劳动肝，暗耗营阴，肺与大肠均受其戕，而逼血妄行，久延愈剧。前后三方，佥以柔肝肃肺，清热育阴，深合病机，故多奏效。

安昌胡　咳血气促，脉弦数，舌微黄，寒热交作，此木火刑肺。宜清少阳为主。

霜桑叶二钱　杜栝蒌皮钱半　小蓟草三钱　淮牛膝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川贝二钱　淡竹叶钱半　白薇三钱　焦栀子三钱　茜草根二钱　橘络钱半

清煎三帖。

又　血已除，咳嗽气促不已，脉数，舌黄，肝火犹炽。宜清降为妥十二月初二日。

紫菀钱半　桑叶三钱　白前钱半　女贞子三钱　天冬二钱　生石决明六钱　川贝二钱　谷芽四钱　遍金钗三钱　光杏仁三钱　淡秋石八分

清煎四帖。

介按：阳明脉络日衰则发冷，阴亏而阳不潜藏则发热，总之，肝阳横逆而血上溢，故初方以柔肝肃肺，降气凉血而获效。次方于清降之中，参用养胃，立法秩序井然。

张溇俞　咳血未除，脉数，右关弦，胸闷，舌微黄。宜清降消痰。

杜栝蒌皮钱半　淡竹叶钱半　焦栀子三钱　赤芍钱半　京川贝二钱　广橘络钱半　光杏仁二钱　参三七一钱　小蓟草三钱　白前钱半　紫菀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胃热冲肺，逼血上溢，诚以胃脘当心，是肝经交络所过之处。兹因肝胃郁热冲肺，而觉脘闷，治以清肺和络，凉血消痰，用药颇为稳妥。

安昌徐　遭忿动肝，气冲咳血，脉弦细，舌微黄。姑宜清降消痰。三月初七日。

苏子钱半　焦山栀二钱　茜根三钱　紫菀钱半　川贝二钱　橘络钱半　光杏仁三钱　天冬二钱　降香七分　白薇二钱　小蓟草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嗔怒动及肝阳，血随气逆，此方宗缪仲醇气为血帅之意，确是对症良剂。

安昌王　阴虚内热，便结，脉细数，精关不固，咳痰带红。宜存阴为主六月念七日

遍金钗二钱　焦栀子三钱　光杏仁三钱　茜根钱半　川贝二钱　侧柏炭三钱　炒知母钱半　小蓟草三钱　生地四钱　柏子仁三钱　广橘络钱半　鲜荷叶一角

四帖。

介按：夏月藏阴，冬月藏阳，兹际夏令，适逢液亏之体，而阳不潜伏，升则血溢，降则遗精。此方滋阴清热，和血肃肺，治法极佳。

安昌黄　肝阳烁肺，咳嗽带红，脉弦，迎风头疼，舌心光，耳鸣作痛。宜清少阳为主。

冬桑叶三钱　甘菊二钱　光杏仁三钱　焦栀子三钱　石决明六钱　川贝二钱　侧柏炭三钱　苦丁茶钱半　炒驴胶钱半　丹皮三钱　钗斛三钱　淡竹叶钱半

清煎五帖。

介按：阴液未能上承，厥阳燔燎不已，冲肺则咳嗽带红，挟胆热而上蒙清窍，则头疼耳鸣。此方养胃肃肺，兼清肝胆之热，确是治病必求于本之义。

安昌徐　痰血已除，脉虚数，咳嗽不已，气逆。宜清降为主。四月初七日。

霜桑叶三钱　广橘络钱半　淡竹叶钱半　栝蒌皮钱半　光杏仁三钱　焦栀子三钱　生石膏六钱　象贝三钱　马兜铃一钱　白前钱半　前胡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此是痰血已除，肺胃余热未清之证，故治以降气清胃为主。

喘

安昌娄　阴火上升，咳嗽气喘，着枕不耐，脉滑数，舌黄燥底赤。宜防变幻，候正。三月七号壬寅十九日。

鲜生地六钱　瓜蒌子三钱　白石英三钱　赖橘红八分　陈萸肉钱半　川贝二钱　天冬三钱　海石三钱　粉丹皮二钱　杜兜铃钱半　光杏仁三钱　引青铅一两

三帖。

又　据述痰气稍平，胃钝，浮肿溺少，恐痰壅致险，仍遵前法加减，候正。四月十二号癸卯念五日。

瓜蒌子三钱　苏子二钱　炒谷芽四钱　海金沙四钱　川贝三钱　橘红一钱　白石英三钱　杜赤豆四钱　光杏仁三钱　通草钱半　紫菀二钱

清煎二帖。

介按：喘病之因，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此则虚实兼夹，肺肾同病，虚则虚于肾之不固，实则实于湿痰壅逆。盖因下元已虚，肾气不为收摄，痰随气升，壅住肺气。肺气不降，以致气喘不能着枕。初方镇摄固纳，清宣肃降，得以痰气稍平。然湿浊尚未净退，而浮肿溺少，继进清肺渗湿以化痰，治法标本兼顾。

胸　痹

安昌叶　脘痹气冲，得嗳稍舒，脉弦细，腹中有瘕，咳逆。姑宜瓜蒌薤白汤主治。三月二号壬寅十四日。

瓜蒌皮三钱　川贝钱半　炒谷芽四钱　绿萼梅钱半　薤白钱半　生香附钱半　广郁金三钱　远志肉八分　仙半夏钱半　佩兰三钱　苦丁茶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阴虚肝旺，腹中聚瘕，挟痰而上冲于肺。肺失清降之司，而阻痹气机，则嗳咳兼作。治法宗仲景辛滑微通其阳。

安昌杨　肺气不宣，胸脘仍属窒痹，右脉涩，左沉弦，舌厚腻，仍遵前法加减三月廿一号癸卯初五日。

瓜蒌皮三钱　乌药二钱　生牡蛎四钱　炒青皮八分　薤白钱半　厚朴一钱　木蝴蝶四分　玫瑰花五朵　仙半夏钱半　炒麦芽三钱　鸡内金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此方平肝运气，消食健脾，藉以清宣肺气。

长巷宋　呛咳痰阻，脉濡细数，胸冷窒痹，舌微黄。宜清气化痰。

瓜蒌皮五钱　白前钱半　炒枳壳钱半　霜桑叶三钱　薤白钱半　广郁金三钱　冬瓜子三钱　绿萼梅钱半　广橘络钱半　京川贝钱半　通草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痰饮疑丐，清阳失旷，以致咳呛

而胸冷窒痹，苦辛开郁，治法极是。

西庄易 血后咳痰不爽，脉弦，肝逆上冲，脘闷，肺气窒痹。仍遵前法加减为妥八月念七日。

冬桑叶三钱 栝蒌皮三钱 橘络钱半 川贝钱半 石决明八钱 薤白钱半 广郁金三钱 杜兜铃一钱 光杏仁三钱 白前钱半 焦山栀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血后肝逆未平，络伤气窒，尚有郁热未清，故治以降气通络，藉涤肝肺之热。

某 肺痹气逆，呛咳稠痰，脉浮滑，耳木。姑宜清降消痰为治八月念一日。

瓜蒌皮三钱 仙半夏钱半 金沸花三钱，包煎 桑叶三钱 薤白一钱 川贝钱半 海石四钱 池菊钱半 紫菀钱半 白前钱半 青蛤壳二钱

清煎三帖。

介按：肝性上升，胆脉贯耳，兹以厥阳与少阳挟稠痰而上腾，阻遏清阳，方以苦降辛通，柔肝肃肺，治法极好。

虚 劳

大西庄马 病损成劳，呛咳，形寒盗汗，曾经失血，脉小数，舌黄。肺气受戕，非轻藐之症。

北沙参三钱 云母石三钱 紫菀钱半 光杏仁三钱 生牡蛎四钱 茯神四钱 川贝二钱 橘络钱半 清炙芪皮八分 五味子十粒 冬虫夏草钱半 加 红枣三枚

四帖。

又 案列于前，顷脉仍属小数，咳痰脓厚带红。总之，肺气受戕，形寒，属虚劳重症。

北沙参三钱 白芨片钱半 煅蛤壳四钱 紫菀钱半 生牡蛎四钱 橘络钱半 光杏仁三钱 白薇钱半 川贝二钱 侧柏炭三钱 冬虫夏草钱半 引枇杷叶五片，去毛

四帖。

介按：肺主皮毛，肺伤则失其卫护之职，热伤元气，气伤则不能生津而敛液，以致呛咳形寒而盗汗。但虚劳而至于失血，诚属重极之症。照此症候，以宜用黄芪建中汤急建中气，俾饮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复其真阴之不足。惟此人肺气受戕，故初方全是清肺生津之品。又佐以善治肺劳之冬虫夏草，最益肺经之云母石，确治肺劳之妙剂。据戴氏白芨枇杷丸（用白芨一两，枇杷叶、藕节各五钱，为细末，另以蛤粉炒阿胶五钱，生地汁调之，火上顿化，入前药为丸，如龙眼大，每服一丸）为治咳咯肺血之专方，今次诊仿佛戴氏之意以拟治，真是异曲而同工。

下方桥王 症由暑湿伤气，咳嗽潮热，清窍已蒙，右脉小数，左劲，舌光红，中有白屑，津液重伤，已成虚劳，势在棘手。宜清降养胃消痰。九月三十日。

南沙参三钱 川石斛三钱 炒远志八分 生石决明六钱 扁豆衣三钱 紫菀二钱 茯神四钱 川贝母二钱 光杏仁三钱 淡秋石八分 橘红一钱，盐水炒 引雅梨五钱

二帖。

介按：暑湿伤于气分，从口鼻吸受，治以辛凉微苦，俾上焦气分廓清则愈。乃因日久失治，以致劫烁肺胃之津液而成虚劳，兼以清窍已蒙，症势诚属重险，此方肃肺滋液以化痰，治法极为适当。

蜀阜马妇 劳嗽潮热，脉涩，左细数，舌白，中心红。经阻形怯，非轻藐之症。

生玉竹钱半 紫菀钱半 丹参三钱 黄芪三钱 川贝钱半 橘红一钱 白石英三钱 省头草钱半 地骨皮三钱 白前钱半 谷芽四钱 枇杷叶三片，去毛

四帖。

又 咳嗽未除，形怯潮热，脉虚细右弦，舌微黄，脘闷便泻。究属重险之症，宜清气和中，候正六月初九日。

南沙参三钱 霍梗二钱 谷芽四钱 银胡一钱 扁豆衣三钱 川贝钱半 茯苓四钱 地

骨皮三钱　桔梗钱半　新会皮钱半　砂仁七分　江西术一钱

清煎三帖。

介按：冲任皆损，二气不交，五液消耗，延为劳怯。初方镇冲活血，清肺养胃，双方兼顾，未能应验。次诊又见便泻，是属脾气虚弱，虽于清养肺胃之中，参用扶脾理气之品，究属难愈之疴。

安昌范　盗汗未除，六脉虚细，舌白少津，咳嗽气促，脘痛。宜防血溢。二月十九日。

北沙参三钱　炒驴胶钱半　左金丸八分　白前钱半　茯神四钱　川贝钱半　橘红钱半　绿萼梅钱半　生白芍钱半　生牡蛎四钱　白石英三钱

清煎四帖。

又　咳嗽已减，脉左虚细，右较缓，舌滑白，盗汗较差，仍遵前法加减损益。三月十二日。

炙甘草八分　生地四钱　紫菀钱半　怀药三钱　炒驴胶钱半　炙桂枝六分　茯神四钱　川贝钱半　东洋参钱半　生牡蛎四钱　甜杏仁三钱　引枇杷叶三片，去毛

五帖。

又　前药已效，咳嗽盗汗悉减，脉虚细，舌清白，力怯，腰酸不健，还宜前法损益为妥。三月十九日。

炙甘草八分　生地五钱　炒杜仲三钱　怀牛膝三钱　老东参钱半　炙桂枝六分　茯神四钱　京川贝钱半　炒狗脊三钱　生牡蛎四钱　炒驴胶珠钱半　鲜枇杷叶三片

八帖。

介按：此症由于肾液已虚，未能上承于心，而阳不潜藏，入春肝木司权，而肝阳化风，冲肺而为咳血盗汗之累。初方于滋阴潜阳之中，参用平肝清肺之品，以防血溢而宁咳嗽，确是良方，故见奏效。继方兼护卫阳，而盗汗悉减。末方以力怯腰酸不健，而再参用补肾养心诸味，步伐整齐，深堪则效。

不　寐

安昌娄　阳不交阴，寤不成寐，脉数右劲，舌尖赤，咳嗽气逆，胃馁。姑宜清肺、安神、化痰。三月七号壬寅十九日。

北沙参三钱　霍石斛三钱　炒枣仁三钱　丹参二钱　天冬二钱　光杏仁三钱　夜交藤三钱　生米仁四钱　紫菀钱半　茯神四钱，辰砂拌　橘红一钱，盐水炒

清煎四帖。

介按：胃为六腑之海，其气以下行为顺。兹以阳明气逆冲肺，以致咳嗽不寐，故治以肃肺养胃而安神。

渔庄沈　肝阳未静，夜寐少安，脉右尚弦，左细数，呛咳，舌色如前。还宜柔肝肾以和阳为妥杏月初四日。

生首乌三钱　紫菀钱半　炙龟版四钱　南沙参三钱　茯神三钱　参贝陈皮钱半　光杏仁三钱　生米仁四钱　桑椹子三钱　生牡蛎四钱　炒杜仲二钱

清煎四帖。

介按：肝阴已虚，而阳不潜藏，且肝藏魂而肺藏魄。今以魂魄不安，则夜不安寐，肝逆乘肺，则为呛咳。故治以潜阳育阴，柔肝清肺为主。

黄公楼某　呛咳心悸，夜不安寐，脉虚细，胃钝恶心。宜温胆和胃，清肺安神。

仙半夏钱半　枳壳钱半　紫菀钱半　瓜蒌皮三钱　陈皮钱半　炒枣仁三钱　川贝三钱　炒谷芽四钱　茯神四钱　白前钱半　蒌壳钱半　引鲜竹肉一丸

三帖。

介按：罗东逸云：胆为中正之官，清净之腑，喜宁谧，恶烦扰，喜柔和，不喜壅郁。盖东方木德，少阳温和之气也。是以虚烦惊悸者，中正之官，以熇热而不宁也。热呕吐苦者，清净之腑，以郁久而不谧也。痰气上逆者，土家湿热反乘，而木不得遂其条达也。

故是者首当清热及解利三焦。据是以观，则此症纯系少阳未得温和之气，以致诸证并起。此方治法，深得罗氏之旨趣。

安昌相　心惕如悬，夜寐不安，脉虚细，左关细劲，舌红，偶然语蹇，姑宜补心丹加减治之。辛亥十二月念九日。

丹参三钱　生地四钱　柏子仁钱半　甘菊二钱　麦冬二钱，去心　炒枣仁三钱　远志肉八分　预知子三钱，即八月札　元参二钱　钗斛三钱　茯神四钱，辰砂拌　引灯芯七支

四帖。

介按：心血不足，神志不宁，而致心惕如悬，夜不安寐，故治以补益心神为主。用生地以滋肾液而承于心，俾心得以藏神，麦冬以清气热，丹参以生心血，元参以清血热，柏子仁以清气、酸枣仁以补心，茯神、远志以安心神，钗斛滋液，甘菊养肝。又用预知子之固肾，灯芯以为引导。此方诚治心虚不寐之专剂。

安昌王　晕眩并作，心悸少寐，脉劲，舌色透明，力怯附肿。宜柔肝肾以安神。四月四号癸卯十七日。

生首乌三钱　炒枣仁三钱　炒杜仲三钱　生牡蛎四钱　杞子三钱　茯神四钱，辰砂拌　炒狗脊三钱　泽泻三钱　甘菊二钱　远志肉八分炒　生米仁四钱

清煎四帖。

又　晕眩已减，夜寐稍安，睡中汗出，脉虚，力怯，仍遵前法加减为妥。二月念三日

生首乌三钱　炒枣仁三钱　煨天麻八分　怀山药三钱　杞子三钱　茯神四钱　白蒺藜三钱　杜仲三钱　甘菊钱半　生牡蛎四钱　桑椹子三钱

清煎八帖。

介按：肝阴已亏而不藏魂，则晕眩少寐，心神不安则心悸力怯。更兼湿热滞于下焦而致跗肿，故于补养肝肾之中，而佐牡蛎、泽泻以祛湿。用药既已双方兼顾，投剂自然得效。次诊又形寝汗，仍是阴液未固而外泄之候，但此时跗肿已除，故只以柔肝补肾而安神为治。

西庄沈　胃气仍钝，夜不安寐，脉濡细，舌黄滑，湿犹未罢，宜温胆汤加减。元月十二日。

姜半夏钱半　枳壳钱半　绵茵陈二钱　鸡内金二钱　新会皮钱半　枣仁三钱　生米仁四钱　炒谷芽四钱　茯神四钱，辰砂拌　通草钱半　蔻壳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胆为清静之腑，兹以痰湿未清，胸膈之余热未退，而致夜寐不安，胃纳尚纯。治以温胆汤加减，兼清湿热而养胃。

安昌徐　湿热较减，胃纳略增，脉右弦濡，左虚细，夜寐少安，大便艰涩。宜和胃安神为妥。六月六号乙巳二十日。

仙半夏钱半　炒川连六分　柏子仁三钱　夜交藤二钱　新会皮钱半　炒枣仁三钱　炒远志八分　通草钱半　茯神四钱，辰砂拌　丹参三钱　谷芽四钱

五帖。

介按：湿热方退，肾液已耗，未能上注于心，是以夜寐不安，胃津未复，是以大便艰涩，故治以和胃安神，补心滋肾，略佐渗湿，俾胃气得和，则卧寐自安。

心悸健忘

遵风徐　血后阴耗，脉濡数，舌黄滑，湿火未清，心悸健忘，仍遵前法再进。

生地四钱　焦山栀三钱　黄草石斛三钱　夜交藤二钱　麦冬三钱　茯神四钱　远志肉八分　白薇钱半　丹参三钱　元参钱半　炒条芩钱半　淡竹叶钱半　加灯芯七支

四帖。

介按：阳明湿热未清，再以劳神动肝，以致咳血而暗吸肾阴，肾液既虚，未能上承于心，则心悸健忘，滋液清热，安神养胃。治法极为周到。

某　咳嗽盗汗悉差，左脉虚细，右劲，舌

滑白，心虚悸惕。宜补心丹加减治之三月念九日。

苏丹参三钱　归身钱半　甜杏仁三钱　炙甘草七分　茯神四钱　炒枣仁三钱　远志八分　炒杜仲三钱　老东参钱半　生牡蛎四钱　煅龙齿钱半

清煎八帖。

介按：肃肺分之余热，潜未靖之浮阳，藉以补益心神，则悸惕自瘳。

白马山李　肝逆乘中，脘痛气冲，脉弦，语蹇心悸，姑宜泄降化痰。四月二号癸卯望日。

瓜蒌皮三钱　川楝子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仙半夏钱半　薤白钱半　延胡二钱　光杏仁三钱　沉香五分　橘红一钱　抱木茯神四钱　远志肉八分，炒　引　灯心七支

四帖。

又　冲气未平，脉弦细，舌白，心无所主，语蹇。宜镇肝逆，凝心神。四月六号癸卯十九日。

西琥珀八分　丹参三钱　仙半夏钱半　合欢皮三钱　沉香五分　煅龙齿钱半　新会皮钱半　炒枣仁三钱　抱木茯神四钱　石决明五钱　远志肉八分，炒　石菖蒲五分　引灯芯七支

四帖。

介按：肝升太过，胃降无权，湿酿成痰，阻碍气机，平肝清肺，治法甚佳。次以肝风浮越，语蹇依然，因其冲气未平，再进镇冲凝神之品，秩序井然。

安昌徐　水亏木旺，脉细劲，音低，心悸，寝寐恍惚，舌心微黄。姑宜滋水涵木，佐以凝神。三月十四日。

生地四钱　阿胶珠钱半　桑叶三钱　远志肉八分　茯神四钱　石决明六钱　淮山药三钱　预知子三钱，即八月札　夜交藤三钱　炒枣仁三钱　黄草石斛三钱　引鸡子壳一枚

介按：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今以肾液未能上承，而致音低心悸，此方宗阿胶鸡子黄汤加减，俾心肾交合，阳和阴充，则少阴之火各归其部，而诸恙自除。

邵兰荪医案　卷三

清　山阴　邵兰荪先生原著
绍兴　名久华介生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纂辑

肝　风

渔庄沈妇　肝风烁肺，呛咳久累不已，右脉寸关虚细，左弦，舌心红，癸水始淡继紫。姑宜柔肝以清肺为主。十月十三号九月初四日。

冬桑叶三钱　南沙参三钱　乌贼骨钱半　生白芍钱半　炒驴胶钱半　川贝二钱　粉丹皮三钱　淡秋石八分　生石决明六钱　紫菀钱半　甜杏仁三钱　引枇杷叶五片，去毛

五帖。

介按：肝阳上逆，乘肺而咳，肺津胃液，均受灼烁，以致癸水转紫。故治以清肝熄风，养胃滋液。

华川赵妇　癸水先后不一，脉左涩右弦，舌心光，头晕音哑，此肝风烁肺。宜阿胶鸡子黄汤治之。十一月一日。

炒驴胶钱半　霜桑叶三钱　丹参三钱　黄草石斛三钱　鸡子黄一枚　生石决明六钱　茯神四钱　粉丹皮二钱　稽豆皮三钱　小胡麻三钱　甘菊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肾液虚而未能上承于心，肝阴亏而厥阳化风烁肺，以致音哑头晕。治以阿胶鸡子黄汤，参用柔肝养液之品，真是的对之良方。

安昌庞妇　冲任内怯，带下癸涩，腰酸腹痛，脉涩细，右细数，肝风浮越，头疼牙痛。姑宜柔肝熄风为主。六月初三日。

煅天麻八分　生牡蛎四钱　钗斛三钱　西洋参一钱　粉丹皮三钱　稽豆皮三钱　小胡麻三钱　炒杜仲三钱　甘菊二钱　钩藤三钱　桑寄生三钱

清煎五帖。

又　带下未除，腹中疼痛，脉涩数，头疼牙痛悉差。宜柔肝、调经、涩下。六月十四日。

桑寄生三钱　炒杜仲三钱　丹皮三钱　制香附钱半　小胡麻三钱　远志肉八分　炒白芍钱半　覆盆子三钱　元胡钱半　钩藤三钱　钗斛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素禀阴亏，冲任皆损，是以腰痛连腹，经愆带下，内风浮越，直上巅顶，则头晕牙痛。治以柔肝熄风，滋液补肾，而头疼牙痛悉差。次因腹中尚疼，故用理气活血之品。

某　肝风内震，心惕，头晕，肢战，脉弦右虚，癸来夹杂腰疼。姑宜柔肝熄风，仍镇摄心神。

桑寄生三钱　西琥珀八分　龙齿三钱　甘菊二钱　炒驴胶钱半　茯神三钱　炒远志八分　杜仲二钱　小胡麻三钱　钩藤三钱　稽豆皮三钱　引灯芯七支

五帖。

介按：肾难生液，是以心惕而癸来腰疼，肝不养筋，内风浮动，是以头晕肢战。今以柔肝熄风以缓晕，镇摄心神兼补肾，洵属对症疗法。

安昌余　大便稍润，舌根微黄，脉濡，头角筋惕作痛，此由内风浮越。姑宜清肝、熄风、渗利。九月廿四日

桑叶三钱　黄草石斛三钱　薏仁钱半　苦

丁茶钱半　甘菊二钱　生石决明六钱　茯苓四钱　通草钱半　钩藤三钱　刺蒺藜三钱　淡竹叶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胃虚挟湿，肝阳化风不熄，直上巅顶，而头角作痛。故治以清肝渗湿之剂。

呕吐噎格

安昌杨妇　血虚气滞，湿热盘踞，肝逆犯胃，每癸来心泛，脉濡，腹满带下。故宜和肝调经。

大腹绒三钱　淡菴子钱半　佩兰二钱　厚朴钱半　仙半夏钱半　茯苓四钱　丹参二钱　玫瑰花五朵　香附二钱　鸡血藤三钱　川连八分　吴萸四分，拌炒

五帖。

介按：此即秦越人所谓带脉为病，腰溶溶如坐水中之候也。今以带脉不固，更兼湿热盘踞，厥阴逆乘而犯胃心泛。治以和肝除湿为首要。

大西庄黄　肝逆犯胃，脘格呕恶，脉右细滞，左弦，舌色还和。宜苦辛通降为妥。八月十四日。

干姜四分　猬皮钱半　蔻壳钱半　乌药二钱　厚朴一钱　通草钱半　赤苓四钱　玫瑰花五朵　仙半夏钱半　谷芽四钱　吴萸五分拌炒川连八分

清煎三帖。

又　呕恶已除，脉弦细，舌微白，着根淡黄，湿热未净，气机不利。宜和中利湿为妥。八月廿八日

藿梗二钱　蔻壳钱半　谷芽四钱　甘松四分　省头草钱半　赤苓四钱　枳壳钱半　绿萼梅钱半　厚朴一钱　新会皮钱半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气机阻滞，清阳不展，初方以平肝和胃，而胃气渐和，呕吐已止。次以湿尚未净，故进利气渗湿之方。

渔庄沈女　闺女便泻未除，脉弱细，呕恶已差，胃馁，脘闷少寐。宜养胃、和肝、凝神。

丹参三钱　佩兰叶钱半　枣仁三钱　谷芽四钱　扁豆衣三钱　猬皮一钱　香附钱半　玫瑰花五朵　茯神四钱　藿斛三钱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肝气逆乘犯胃，而呕恶脘闷，肝阳挟湿侮脾则便泻，更以胃不和而卧不安，故以制肝和胃，扶脾安神为治。

安昌徐妇　带下未除，脉沉弦，呕恶，舌微黄，此肝胃不和，癸水不调。宜防隔症。杏月二十日。

刺猬皮钱半　吴萸四分拌炒川连七分　丹参三钱　茯苓四钱　生白芍钱半　广皮钱半　绿萼梅钱半　仙半夏钱半　省头草三钱　蔻壳钱半　鸡血藤三钱　引路路通七枚

四帖。

介按：肝气逆行犯胃而呕恶，更以血枯而癸水不调。方中平肝和胃，参用和血之品，是属胃津被肝阳劫烁之候。但既防隔症，则蔻壳未免劫津，尚宜慎用为是。

安昌徐妇　隔气作吐，脉左沉弦，右弦滑，经停五月，舌薄白，根稍厚。此肝逆犯胃，宜厥阴阳明同治。五月十七日。

仙半夏钱半　炒谷芽四钱　新会皮钱半　藿梗二钱　吴萸五分拌炒川连七分　苏梗钱半　绿萼梅钱半　猬皮一钱　川朴一钱　木蝴蝶四分　蔻壳钱半

清煎。

又　隔气较差，脘中稍和，脉两手切来弦滑，经停五月，舌根微黄，仍遵前法加减为妥。六月二十日。

猬皮一钱　广藿香钱半　乌药钱半　川楝子钱半　苏梗钱半　蔻壳钱半　木蝴蝶四分　绿萼梅钱半　钗斛三钱　炒谷芽四钱　新会皮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肝郁气逆，胃液被劫，势成隔症，故以厥阴阳明同治。但脉滑经停而兼呕吐，虽属肝胃不和，似乎妊娠之象。且治法并未通经活血。惟用和胃理气。但案中未曾叙明孕育，鄙

见难以臆断。然蔻壳劫津，究宜慎用。

梅陵钱　舌滑白，脉弦紧，食入脘中窒格，此肝逆乘中，脾气失运。故宜和中疏肝。六月廿一号丙午初八日。

鸡内金三钱　川楝子三钱　小青皮钱半　蔻壳钱半　沉香曲钱半　厚朴一钱　甘松四分　玫瑰花五朵　生牡蛎四钱　庵茴子三钱　左金丸八分　引路路通七个

四帖。

介按：此肝阳乘侮脾胃，食物不易消化，湿热聚腐，故治以泄降和胃，否则恐滋胀满之忧。

白马山李　舌滑灰黄，脘痛窒格，呕恶，汤水难入，脉弦濡，食后潮热，便闭。症属重险，宜苦辛通降。候正。

淡干姜二分　炒枳实钱半　瓜蒌皮五钱　生白芍钱半　炒川连八分　滑石四钱　炒麦芽三钱　佛手花八分　仙半夏钱半　降香八分　炒枣仁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上不纳食，下不通便，此是清阳日结，脘窄阴枯，骄乏津营，胃气已失下行为顺之旨，必须大便通爽，然后脘中纳食无阻。但此症已成关格，是属难治之疴。

脘　痛

安昌徐妇　血虚气冲，腰腹痛，带下，背板，脉沉弦，脘中偶痛。宜养血、和胃、平肝。

归身二钱　生牡蛎四钱　炒杜仲二钱　川楝子二钱　茯神四钱　草蔻一钱　小胡麻三钱　玫瑰花五朵　仙半夏钱半　木蝴蝶四分　丹参三钱

清煎四帖。

又　带下未除，脉细，舌厚黄，腹痛恶心，仍遵前法加减为妥。

归身二钱　仙半夏钱半　覆盆子三钱　小胡麻三钱　炒白芍钱半　广皮钱半　炒杜仲三钱　佩兰叶钱半　生牡蛎四钱　延胡钱半　青木香五分

清煎四帖。

介按：肾虚而带脉失于固束，则背板腰痛而带下，肝阳逆行而阻气，则脘腹作痛。总因血虚肝滞所致。故以和胃平肝，补肾养血为主，次以腹痛恶心，又参用理气之品。

安昌李文彬　脘痛窒极，口涌清水欲呕，脉弦，舌白，中心微黄，肢稍乍冷，宜厥阴阳明同治。七月廿四日。

干姜一分　草蔻一钱　降香八分　瓦楞子三钱，打吴萸三分拌炒川连八分　桂丁四分　厚朴一钱　仙半夏钱半　谷芽四钱　通草钱半　玫瑰花五朵

清煎三帖。

又　脘痛未除，呕恶已差，脉弦，肝横，舌厚嫩黄。宜疏泄厥阴为治。七月廿七日

川楝子三钱　枳实钱半　瓜蒌皮三钱　郁李仁三钱　延胡二钱　炒谷芽四钱　薤白一钱　玫瑰花五朵　草蔻一钱　猬皮钱半　厚朴钱半

清煎三帖。

又　脘痛较减，脉弦，嗳气上逆，肝木未和。姑宜镇逆和胃为妥。八月初四日

金沸花三钱，包煎　川楝子三钱　瓦楞子四钱　炒谷芽四钱　代赭石三钱　延胡二钱　薤白一钱　鸡内金三钱　仙半夏钱半　猬皮钱半　厚朴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肝气逆行犯胃，而清水泛溢作呕，胃脘痹痛。初方通阳泄浊，次则和胃平肝，终则参以镇逆之品，秩序不乱，故多奏效。

头蓬何　脘腹联痛有瘕，脉弦细，舌白，便溏涩。症属重险，宜治防厥，候政之。六月廿三日。

瓜蒌皮五钱　川楝子三钱　郁李仁三钱　降香八分　薤白钱半　草蔻一钱　广郁金三钱　玫瑰花五朵　生香附三钱　通草钱半　炒延胡二钱

清煎二帖。

又　脘痛未除，大便已通，脉弦细，舌腻，还宜防厥。呕逆，宜和肝胃为主，候正六月廿五日。

仙半夏二钱　川楝子三钱　九香虫三钱　通草钱半　左金丸八分　制延胡二钱　五谷虫三钱，酒炒　玫瑰花五朵　厚朴一钱　草豆蔻一钱　降香八分

清煎二帖。

介按：肝阳侮胃，气聚成瘕，而脘腹联痛，此因情怀忧郁，肝气无从宣泄。前后两方，系是泄厥阴以舒其用，和阳明以利其腑。药取苦味之降，辛气宣通之义。

安昌黄　嗜酒湿胜，脉弦，肝横，脘腹痛，宜解酒，分消利气为主三月初三日。

川楝子三钱　瓦楞子四钱　鸡内金三钱　鸡棋子三钱　延胡三钱　白蔻仁八分，冲　厚朴一钱　玫瑰花五朵　小青皮八分　乌药三钱　降香八分

清煎三帖。

介按：水谷之湿内着，脾阳不主默运，胃腑不能宣达，因而肝气乘侮，以致脘腹联痛，治以疏脾降胃以平肝，令其气机运布而渐瘥。

安昌俞　脘腹联痛较减，脉弦细，腰胯坠，湿热犹存，还宜前法加减再进。元月初七日。

川楝子三钱　草蔻一钱　鸡内金三钱　九香虫钱半　延胡三钱　茯苓四钱　木蝴蝶四分　玫瑰花五朵　生牡蛎四钱　豨莶草三钱　通草钱半　引路路通七颗

四帖。

又　腹痛已缓，腰胯犹坠，背掣，脉濡细，口甜。宜和肝胃为主。元月廿九日

仙半夏钱半　豨莶草三钱　木蝴蝶四分　独活钱半　左金丸八分　丝瓜络三钱　广郁金三钱　玫瑰花五朵　茯苓四钱　沉香曲钱半　通草钱半　引路路通七颗

四帖。

介按：肝阳侮胃，胃虚不能司束筋骨，兼以湿热凝滞于脾肾之经，阻其气血流行之隧道，以致腰胯坠痛。且背为阳明之腑，兹被风阳之扰，不能束筋骨而利机关，遂致背掣，故治以平肝和胃，渗湿通络之剂。

渔庄沈　脘痛较减，脉弦，舌黄根厚，寒热交作，仍遵前法加减为妥。四月廿九日

川楝子三钱　枣儿槟榔三钱　生香附三钱　左金丸八分　延胡二钱　广郁金三钱　川朴一钱　炒谷芽四钱　降香八分　通草钱半　蔻壳钱半　引路路通七枚

四帖。

介按：脾胃湿热未清，肝阳乘势侵侮，而致脘痛寒热，故以平肝渗湿为治。

大义汪　脘痛已差，大便不快，脉弦，舌根黄厚，溲溺赤。宜启膈、和中、疏肝。十一月三号九月二十日

瓜蒌皮三钱　川楝子三钱　炒谷芽四钱　瓦楞子四钱　薤白一钱　延胡二钱　郁李仁三钱　玫瑰花五朵　厚朴一钱　通草钱半　鸡内金三钱　路路通七个

介按：湿热阻遏清阳，而肝阳上逆，胃不下行，致大肠失于传导，小肠失于变化，而二便不爽。然脉象仍弦，故治以泄肝和胃而启膈通阳。

某　水亏木旺，脉形两手皆弦，食入脘格，脐下胀闷，暮夜手足心发热。姑宜养胃、和中　清肝。三月十二日。

钗斛三钱　鸡内金三钱　谷芽四钱　炒青皮七分　省头草钱半　石决明六钱　香附钱半　绿萼梅钱半　左金丸八分　川楝子钱半　合欢皮二钱

清煎三帖。

介按：胃液既亏，脾失健运，而肝阳愈横，故治以升脾养胃兼柔肝。

蜀阜孙　腹痛联脘，脉弦，肝横，嗳气上逆。姑宜疏肝和中。

川楝子三钱　鸡内金三钱　生香附三钱　左金丸八分　延胡二钱　贡沉香五分　广郁金三钱　佛手花八分　炒青皮八分　炒谷芽四钱　枳壳钱半　路路通七枚

四帖。

介按：肝横气滞，胃弱不和，以致腹痛联脘，嗳气上逆，是属旋覆代赭石汤之症。今以疏肝和中为治，可谓别出心裁。

遯风庞　营虚胃痛，脉虚，心悸，宜辛甘治之。又月初三日。

丹参三钱　沉香曲钱半　九香虫钱半　生牡蛎四钱

清煎四帖。

又　胃痛未除，脉虚左弦，心悸如悬，仍宜养血平肝六月初八日。

全当归钱半　川楝子三钱　茯神四钱　乌药钱半　九香虫钱半　炒延胡钱半　炒谷芽四钱　玫瑰花五朵　生牡蛎四钱　草蔻一钱　丹参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五液未能上承，心阳过动，愈耗昔阴，是以心悸胃痛。养血平肝，洵治此症之要图。

腹　痛

渔庄沈　秋暑内逼，腹痛如绞，大便赤不爽，脉弦濡，舌赤，呕恶，防痢。七月廿四日。

藿香钱半　红藤钱半　炒银花三钱　仙半夏钱半　左金丸八分　广郁金三钱　滑石四钱　莱菔子三钱　省头草三钱　川朴一钱　枳壳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暑热内逼肝经，阻碍气机，扰乱肠胃，因而腹中绞痛。治以平肝清热，理气止痛，方法甚佳。

渔庄沈　腹痛已除，胃气较振，脉两手皆弦，肝横气滞，阴火不敛。姑宜养胃泄肝。八月初三日。

黄草斛三钱　左金丸八分　焦栀子三钱　川楝子三钱　生石决明六钱　白芍钱半　广郁金三钱　佛手花八分　丹皮三钱　枳壳钱半　木蝴蝶四分　引路路通七枚

二帖。

介按：此系腹痛少减，肝热未清，胃阴未复之症。

安昌沈　闺女腹痛欲呕，脉寸弦滑，此由寒温失调，夹食为患，咳逆。宜开提和中，防变。九月廿二日。

桔梗钱半　枳壳钱半　省头草三钱　青木香七分　山楂四钱　前胡钱半　原郁金三钱　光杏仁三钱　红藤钱半　藿香二钱　炒麦芽二钱

清煎三帖。

介按：寒凝火郁，挟秽浊食滞而阻遏气机，故以芳香逐秽，兼以疏泄清肺为治。

某　便泻已止，脉弦，腹痛肠鸣。姑宜清肝和中。

川楝子三钱　新会皮钱半　通草钱半　生牡蛎四钱　茯苓四钱　广郁金三钱　炒白芍钱半　玫瑰花五朵　左金丸八分　炒谷芽四钱　广木香七分

清煎四帖。

介按：气滞湿阻，六腑不和，以致先泻后痛。但古人以胃为阳土，肝属阴木，治胃必主泄肝，制其胜也。

安昌陈　腹痛已差，脉弦，脘闷气冲，舌微黄，故宜顺气和中。五月十七日

乌药二钱　川楝子三钱　刺蒺藜三钱　左金丸八分　生牡蛎钱半　厚朴一钱　枳壳钱半　玫瑰花五朵　沉香曲钱半　炒青皮八分　仙半夏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肝热未清，气机阻痹，治以泄肝和胃，方极稳妥。

某　腹痛较差，脉沉弦，头晕，仍遵前法加减为妥。五月十三日

川楝子三钱　刺蒺藜三钱　仙半夏钱半　沉香曲钱半　延胡二钱　茯神四钱　新会皮钱半　玫瑰花五朵　生牡蛎四钱　鸡内金三钱　左金丸八分

清煎二帖。

介按：肝气稍平，而内风未熄，以致头晕。

治以柔肝熄风，兼理气。藉止腹痛而缓晕。

泄　泻

遗风王　舌厚黄滑，便泻不化，脉弦濡，小便不利，此属湿热。脘闷，宜和中清利。六月初八日。

藿香梗二钱　焦六曲四钱　蜜银花二钱　猪苓钱半　原滑石四钱　炒川连七分　扁豆衣三钱　通草钱半　川朴一钱　省头草三钱　新会皮钱半　引荷叶一角

二帖。

介按：湿胜便泻而小便不利，治以清利湿热。又佐消食扶脾，确是双方兼顾之疗法。

安昌夏　舌滑白，脉弦细，便溏，患小便不多，脘闷，气冲欲呕，藉猪苓汤加减。三月十三日。

猪苓钱半　广藿香二钱　仙半夏钱半　大腹皮三钱　泽泻二钱　滑石四钱　左金丸八分　玫瑰花五朵　茯苓四钱　厚朴一钱　香附三钱

清煎四帖。

又　湿热未清，腹中胀闷，脉涩滞，便泻，仍宜猪苓汤加减。

猪苓钱半　藿香梗二钱　大腹皮三钱　左金丸八分　泽泻三钱　滑石四钱　制香附三钱　佛手花八分　茯苓四钱　厚朴钱半　佩兰叶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内经曰：湿胜则濡泄。难经曰：湿多成五泄。兹以湿胜而脾胃失于健运，不能渗化，方从猪苓汤加减，以藿、朴、香附、玫瑰等味，芳香燥湿，二苓、泽泻健脾佐运，半夏、左金和胃宽胸，腹皮、滑石泄湿利溲。前后二方，大旨相同，即古人所谓利小便即是实大便之意。

渔庄沈妇　便泻腹痛，右脉涩，左弦细，经停四月，腰酸带下。心泛，舌微白，咳呛。姑宜清气和中。十月二十日。

藿香梗二钱　诃子肉钱半　新会皮钱半　桔梗钱半　川贝钱半　扁豆衣三钱　苏梗钱半　生款冬三钱　大腹皮二钱　广木香八分　蔻壳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肝肾阴亏、带脉不固，则腰酸带下，肝阳横逆，则腹痛便泻，上乘于肺则咳嗽心泛。先以清肺扶脾，兼用理气之品，是急则治标之意。

新田鄙　据述便泻较减，舌根厚，面浮，宜和胃为主。六月十三日。

焦六曲四钱　新会皮钱半　制香附三钱　鸡内金钱半　川连五分　赤苓三钱　扁豆衣钱半　大腹皮三钱　仙半夏钱半　炒麦芽三钱　通草钱半　鲜荷叶一角

二帖。

介按：便泻较减，舌厚面浮，此系湿热未净，夹食为患。故治以扶脾渗湿，兼消食滞。

大西庄沈　木克土便泻，气滞经阻，脉右涩左弦，舌心光，胃钝脘闷，腹中有瘕。姑宜泄木和中。七月廿九日。

乌药二钱　川楝子三钱　炒谷芽四钱　左金丸八分　茯苓四钱　木蝴蝶四分　扁豆衣三钱　玫瑰花五朵　大腹皮三钱　炒白芍钱半　佩兰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肝阳侮胃，气聚成瘕，阳明隶于冲脉，冲脉即是血海。兹以胃被肝乘，血海亦同时为病，以致经阻。治以泄肝救胃，方极稳健可法。

某　据述胃纳稍增，便泻稀水，缘水湿并归阳明，宜分利为稳。

茯苓三钱　大腹皮三钱　原砂仁七分　石莲子三钱　泽泻三钱　猪苓钱半　绿萼梅钱半　通草钱半　江西术一钱　新会皮钱半　生白芍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湿归阳明而为泄泻，治以五苓散加减，洵是对症之妙剂。

遗风庞　舌黄滑，脉弦濡，便利腹痛，此

属湿热。宜治防痢。六月初九日。

广藿香二钱　焦六曲四钱　青木香七分　大腹皮三钱　六一散三钱　炒川连五分　炒枳壳钱半　新会皮钱半　川朴一钱　猪苓钱半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湿热薄于肠胃，阻遏气机，而致太阴失健运，厥阴失疏泄，湿蒸热郁，传导失其常度，而便利腹痛。清热导气以渗湿，则诸恙自愈。

某　便泻较减，脉虚，气机不和，舌滑，宜固肾止泻，理气和中。三月十七日。

熟地三钱　骨碎补三钱　炒杜仲三钱　炒米仁四钱　怀药三钱　茯苓四钱　新会皮钱半　玫瑰花五朵　芡实三钱　原蚕砂一钱　甘松四分

清煎十帖。

介按：此是脾肾兼虚为泻，故君以地黄、杜仲、骨碎补，大滋肾阴，填精补髓，臣以芡实、山药之健脾，又佐泽泻、米仁以疏水道之滞，使以芳香诸味之理气，适气机转动，则湿走而肾强脾健矣。

渔庄沈　中虚气馁，水谷酿湿，成痰作泻，左脉虚细，右弦濡，舌微黄，心肾不交，寝不成寐。宜治脾肾为主。五月十三日。

骨碎补三钱　夜交藤三钱　炒枣仁三钱　炒川连五分　炒杜仲三钱　怀山药三钱　辰砂拌茯神四钱　粟壳一钱　炒江西术一钱　阳春砂一钱　百药煎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雷少逸曰：昔贤云，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夫痰乃湿气而生，湿由脾弱而起。盖为太阴湿土，得温则健，一被寒湿所侵，遂困顿矣。脾既困顿，焉能掌运用之权衡，则水谷之精微，悉变为痰。痰气上袭于肺，肺与大肠相为表里，其大肠固者，肺经自病而为痰嗽，其不固者，则肺病移于大肠而为痰泻矣。雷氏此言，发明痰泻之病源，已无余蕴，深堪钦佩，惟此症系是脾肾兼虚，以致水泛为痰，因大肠不固，遂移病于大肠而作泻。且以心不藏神，阳不交阴而不寐，故其治法，于固肾健脾之中，参用安神涩肠之品。

朱墅杨妇　木克土便泻腹满，脉沉涩，舌黄，心泛欲呕，癸涩，宜防腹胀。六月二十日。

藿香二钱　大腹皮三钱　新会皮钱半　川楝子三钱　左金丸八分　茯苓四钱　扁豆衣三钱　玫瑰花五朵　佩兰钱半　通草钱半　香附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冲隶阳明，厥阴对峙，今因肝病犯胃，则心泛欲呕，乘脾则便泻腹满，冲脉既被肝逆犯胃而受影响，则癸水难以应期而至。故治以苦辛泄降，俾肝逆稍平，胃气渐和，则诸恙自退。

安昌马妇　上咳下泻，形肉日削，脉弱细，经闭脘格，属棘手重症。宜法候政之。又六月初五日。

省头草五钱　诃子肉二钱　炒谷芽四钱　绿萼梅钱半　川贝三钱　扁豆衣三钱　石莲子三钱　桑白皮钱半　制香附三钱　新会皮钱半　赤苓四钱

清煎二帖。

介按：经闭脘格，咳泻形削，此是脾弱肝横，生化无权，中气久虚，血液渐涸，虽用扶脾抑肝之品，究属难愈之症。

某稚孩　呕渴已差，脉涩滞，舌心厚，腹尚大，胃钝便滑，仍遵前法加减。二月十一日

乌梅一个　甘松四分　赤苓三钱　生香附钱半　椒目四分　炒谷芽三钱　厚朴一钱　鸡内金钱半　大腹皮三钱　通草钱半　绿萼梅一钱

清煎三帖。

介按：肝胃湿热久蕴，脾弱而致腹大便滑，当然以扶脾渗湿，兼清肝胃之热。

某稚孩　腹形不减，气逆便溏，脉弦细，舌薄滑，身微热，口渴，仍宜和中分消，防疳。六月廿四日

广藿香二钱　省头草钱半　鸡内金钱半　川楝子钱半　宣木瓜钱半　甘松四分　五谷虫

三钱　绿萼梅一钱　大腹皮三钱　通草钱半　香附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食物不节，脾胃受创，肝阳乘侮，而致腹膨便泻，故治以和肝健脾，清导清热。

渔庄沈　女孩虫气内着，腹痛乍作乍止，脉弦濡，便溏。姑宜安胃和中。二月十五日。

乌梅一个　川椒十四粒　五谷虫三钱　广木香八分　川楝子三钱　延胡二钱　茯苓四钱　茉莉花八分　生白芍钱半　甘松四分　佩兰三钱

清煎二帖。

介按：疳泻治法，不离脾胃，约分数种。如胃滞当消，脾弱宜补，因热则苦寒清火，因冷则辛温健脾，有虫则用杀虫之品，因虚则补本脏之母。今此案系是湿热内滞，夹着虫积，以致腹痛便溏。治宗安胃丸之意，而以健脾驱虫，理气导滞，洵治虫积腹痛而兼便溏之良方。

遗风庞　女孩痘后受暑，夹食化泻，脉弦，舌黄，口渴，宜清热和中。

藿香梗二钱　炒川连八分　百药煎三钱　银花二钱　六一散四钱　扁豆衣三钱　生白芍钱半　麦芽三钱　佩兰三钱　通草钱半　新会皮钱半

清煎二帖。

又　时痘后，便泻腹痛，右脉弦，潮热似疟。宜和中清利。七月十三号五月廿九日。

猪苓三钱　六一散四钱　青蒿子八分　炒川连八分　泽泻三钱　大腹皮三钱　蔻壳钱半　新会皮钱半　赤苓四钱　扁豆衣三钱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又　痘后便泻化利，腹痛不爽，胃纳较增，舌滑微黄。宜清热、化气、分利。七月十七号丁未初四日

炒川连八分　莱菔子三钱　大腹皮三钱　冬瓜皮三钱　生白芍钱半　六一散四钱　广皮钱半　焦六曲四钱　枳壳钱半　青木香八分　生米仁四钱

清煎二帖。

介按：麻疹又名曰痧，吾绍通称曰痘，江苏总名曰疹。其实皆一病也，无非因地异名耳。叶氏治法，分晰四时，最为简明。其言曰：春令发痧，从风温治，夏季从暑风，暑必兼湿，秋令从热烁燥气，冬月从风寒。又曰：疹宜通泄，泄泻为顺。下痢五色者亦不妨。惟二便不利者，最多凶症，治法大忌止泻。今此案适在夏月，吸受暑热，兼挟湿食化泻，治以清暑，最属正当。遽日久而湿热内陷，移于大肠，治以导滞而清湿热，大旨近是。

痢

遗风庞　便痢未除，脉弦急，气不和，舌厚黄滑，潮热。姑宜清暑和中。八月十四号戊申初三日。

焦六曲四钱　青蒿子钱半　大腹皮三钱　藿香梗二钱　六一散三钱　扁豆衣三钱　省头草二钱　通草钱半　川朴一钱　炒麦芽三钱　仙半夏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暑湿痢由于湿热郁滞肠胃，每至午后潮热，治以清暑渗湿，最为适当。

后马周　肠澼久累，脉弦，舌滑，头晕而疼。宜黄连阿胶汤治之。二月十二日。

炒川连八分　炒白芍钱半　白头翁钱半　北秦皮钱半　赤茯苓四钱　枳壳钱半　青木香八分　草决明三钱，即青葙子　炒驴胶钱半　荆芥炭钱半　通草钱半　引荷叶一角

一帖。

介按：古之所谓肠澼下血，即今之所谓赤痢也。兹以热入厥阴而为下痢，肝阳上越而为头晕，治以黄连阿胶合白头翁汤，借清肝热而滋阴。

某　休息下痢，脉弦濡，跗浮脘闷，此湿热蕴蓄，宜和中清利。三月十七日。

秦艽钱半　藿梗二钱　炒枳壳钱半　猪苓钱半　厚朴一钱　原滑石四钱　青木香七分

泽泻三钱　大腹皮三钱　冬瓜皮三钱　新会皮钱半

清煎三帖。

又　休息下痢，圊而不爽，脉涩滞，胃钝，湿热犹存，舌微白。宜和中清利三月二十日。

藿梗二钱　左金丸八分　川楝子三钱　大腹皮三钱　滑石四钱　炒枳壳钱半　赤苓三钱　石莲子三钱　厚朴一钱　广木香七分　新会皮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休息痢疾，多由病人贪食油腻，或由医者早投滋阴，以致湿热留恋，滞而不去。兹因湿热久蓄，伤及脾脏中气，中气一伤，则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液郁滞，则不能下润于大肠，所以圊而不爽。初方从藿朴胃苓汤加减，次则参用平肝和胃。此后尚须参用补气之品，庶奏桴鼓之应。

疟

瓜沥杨　太阴湿疟，脉弦濡细，面跗浮，食人脘中胀闷。姑宜渗湿和中十月十七日。

草果仁一钱　桂枝八分　生香附三钱　仙半夏钱半　厚朴钱半　酒炒淡芩钱半　滑石四钱　蔻壳钱半　枣槟三钱　威灵仙钱半　瓜蒌皮三钱

清煎三帖。

又　疟邪犹来，脉弦濡，舌滑，湿热未清，仍遵前法加减为妥。

草果一钱，去壳　桂枝八分　炒茅术钱半　酒炒常山一钱　厚朴钱半　酒炒淡芩钱半　炒青皮八分　新会皮钱半　枣槟三钱　姜半夏钱半　赤苓四钱　引老姜三片

三帖。

介按：湿疟治法，当辨湿重于热者，藿朴二陈汤加减。热重于湿者，苍术白虎汤加减。此方系从达原饮加以渗湿之品，洵是湿重热轻之正法。

安昌陈　气虚邪留，寒热久羁。脉虚左弦。夜寐少安。姑宜补中益气汤加减。四月三十号甲辰十四日。

东洋参钱半　江西术一钱　制首乌三钱　秦艽钱半　酒炒柴胡八分　陈皮钱半　辰砂拌茯神四钱　威灵仙钱半　当归钱半　清炙芪三钱　远志肉八分

清煎四帖。

又　益气升阳。寒热较差，脉虚，按之弦细，邪犹未净，仍遵前法加减为妥五月九号甲辰廿二日。

东洋参钱半　升麻五分　仙半夏钱半　制首乌三钱　酒炒柴胡八分　陈皮钱半　炒江西术钱半　淮牛膝三钱　当归二钱　清炙芪三钱　炙甘草八分　引红枣四枚

四帖。

介按：柯韵伯曰：李杲知其为劳倦伤脾，谷气不胜，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制补中益气之法。又曰：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固皮毛护腠理，不令自汗，元气不足，懒言气喘，人参以补之，炙甘草之甘以泻心火而除烦，补脾胃而生气。此三味除烦热之圣药也。佐白术以健脾，当归以和血，气乱于中，清浊相干，用陈皮以理之，且以散诸甘药之滞，胃中清气下陷，用柴胡、升麻气之轻而味之薄者，引胃气以上腾，复其本位，便能升浮以行生长之令矣。今此案系是气虚邪留，疟久不愈，用补中益气汤以升脾胃之清气。初因夜不安寐，故加茯神、远志以安神，因其寒热久羁，又加首乌、灵丹、秦艽以退邪，次方参入半夏、牛膝等味，退邪补虚，标本兼顾，洵是虚疟之良方。后悉此人，年已四旬以外，患疟年余，服此方数剂，果然告痊。

邵兰荪医案　卷四

清　山阴　邵兰荪先生原著
绍兴　史久华介生评注
鄞县　曹赤电炳章纂辑

肿　胀

遗风庞　暑热内着，口腹不慎，化胀，脉濡左弦，舌白罩灰，呛咳脘闷，最重之症。宜分消，候正。八月十一号丁未廿九日。

金沸花三钱包煎　赤小豆四钱　大腹皮三钱　冬瓜皮三钱　赤苓四钱　光杏仁三钱　炒枳壳钱半　鸡内金三钱　前胡钱半　蔻壳钱半　通草钱半

清煎三帖。

覆诊　浮肿消减，脉浮濡，舌滑白，呛咳音嘶，脘中略和。仍宜分消为稳。八月十四号戊申初二日。

金沸花三钱，包煎　桑白皮三钱　冬瓜皮三钱　莱菔子三钱　赤苓四钱　光杏仁三钱　原滑石四钱　川萆薢三钱　大腹皮三钱　杜赤小豆三钱　鸡内金三钱　引路路通七个

三帖。

三诊　浮肿已退，脉弦劲，呛咳音嘶，舌滑。宜清肺利湿为妥。八月二十号戊申初八日。

霜桑叶三钱　生米仁四钱　射干钱半　白前钱半　石决明四钱　川贝钱半　茯苓四钱　粉丹皮二钱　光杏仁三钱　冬瓜子四钱　通草钱半　引鲜枇杷叶五片

四帖。

介按：暑热外受，湿自内起，无形夹有形之邪，阻遏肺气下降之司而为咳嗽，乘入脾脏而为肿胀。治法仿徐之才轻可去实之意，而以苦降肃肺，辛淡渗湿，故能奏效。最后一诊，浮肿已退，而亦以清肺渗湿为治，方法井井有条。

柯桥李　高年痰湿胶固，腹满，跗浮，溺少，脉濡细，舌厚腻，微灰两边白，呛咳。最重之症。八月九号丁未廿七日。

仙半夏钱半　炒苏子二钱　鸡内金三钱　麦芽三钱　川朴钱半　原滑石四钱　炒莱菔子三钱　橘红一钱　赤苓四钱　光杏仁三钱　大腹皮三钱　引路路通七个

三帖。

介按：湿壅三焦，肺气不降，而脾阳不运，则跗肿腹满，呛咳嗽痰，喘胀要旨，开鬼门以取汗，洁净腑以利水，无非宣通表里，务在治病源头。故以清肃肺气，渗湿导滞为治。但高年患此，是属重险之候。

盛陵徐　腹中仍属胀闷，食入尤甚，脉涩滞，舌滑尖红，大便溏，跗浮，究属重极之症。六月初五日。

乌药二钱　鸡内金三钱　冬瓜皮三钱　炒谷芽四钱　左金丸八分　新会皮钱半　赤苓四钱　佛手花八分　通草钱半　厚朴一钱　枳壳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湿热阻滞，肝阳横逆，致脾胃失于健运，而便溏跗浮。治以清肝扶脾兼渗湿，庶免腹满之虞矣。

安昌沈厚记　湿久化肿，脉涩滞，舌滑，溲数，脾阳受伤，非轻藐之症。八月廿九日。

带皮苓四钱　猪苓钱半　大豆卷三钱　光杏仁三钱　桂枝五分　车前三钱　原滑石四钱

杜赤小豆三钱　泽泻三钱　冬瓜皮三钱　莱菔子三钱

清煎三帖。

又　浮肿稍减，脉尚涩滞，舌滑，溲数，脾阳伤残，究非轻藐之症。九月初四日。

商陆一钱　赤苓三钱　炒菔子三钱　海金砂四钱　桂枝五分　车前三钱　滑石四钱　新会皮钱半　泽泻三钱　冬瓜皮三钱　大腹皮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湿漫三焦，郁伤脾阳，故治以通阳祛湿为主。方从河间桂苓甘露饮脱胎，恰是对症良剂。

后马金　室女食积化肿，脉濡右大，舌滑，便溺涩。宜消食消肿。

焦六曲四钱　大腹皮三钱　通草钱半　冬瓜皮三钱　炒莱菔子二钱　赤苓四钱　枳壳钱半　炒麦芽三钱　陈皮一钱　车前三钱　杜赤小豆四钱

清煎三帖。

介按：食积伤脾，脾失运化之权，更兼湿热壅滞，溢于皮肤而化肿。治以消积逐水，则浮肿自退。

后马金　闺女舌微黄，脉弦濡，便利稀水，浮肿已退。宜分消为稳。八月廿九日。

广藿梗二钱　炒川连八分　泽泻三钱　鸡内金三钱　滑石四钱　猪苓钱半　炒菔子三钱　通草钱半　省头草三钱　厚朴一钱　新会皮钱半

清煎三帖。

介按：湿热久蕴，脾气未复化泻，再以清热渗湿，理气消积，俾气行湿退，则肿泻均瘥。

遗风包　痢后浮肿腹大，脉涩滞，舌滑白，溺少。宜和中分消。七月十四日。

大腹皮三钱　焦六曲四钱　生香附钱半　炒枳壳二钱　泽泻三钱　炒车前三钱　赤苓四钱　炒莱菔子二钱　冬瓜皮三钱　防己三钱　通草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痢后脾虚湿滞，故治法仍以扶脾渗湿。

渔庄王　伏暑湿热，脉濡，舌滑微黄，跗肿溲赤，尤宜防胀。八月廿九日。

棉茵陈三钱　赤苓四钱　通草钱半　蔻壳钱半　杜赤小豆四钱　广皮钱半　省头草三钱　藿香梗二钱　仙半夏钱半　扁豆衣二钱　焦六曲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湿为黏腻之邪，暑为熏蒸之气，两相胶锢，病势最为淹缠。今以跗肿溲赤，治以芳香理气，淡渗湿，方法俱佳。若日久而湿浊凝滞，伤残脾阳，即防化胀之虑。

遗风金　痰湿化肿，左脉濡细，右寸关弦滑，呛咳气急，胸满溺少。症非轻貌，宜治防变。

金沸花三钱，包煎　炒车前三钱　通草钱半　川贝钱半　沉香曲钱半　广橘红一钱　海石三钱　光杏仁二钱　杜赤小豆三钱　白前钱半　地骷髅三钱

清煎三帖。

介按：余阅叶香岩《指南医案》，内有朱姓一症，适与此案证治相同，爰节录之，以资质证。其述病源曰：初因面肿，邪干阳位，气壅不通，二便皆少，桂附不应，即与导滞。滞属有质，湿热无形，入肺为喘，乘脾为胀，六腑开合皆废，便不通爽，溺短浑浊，时或点滴，视其舌绛口渴，腑病背胀，脏病腹满，更兼倚倒左右，肿胀随著处为甚，湿热布散三焦，明眼难以决胜矣。经云：从上之下者治其上。又云：从上之下而甚于下者，必先治其上，而后治其下。此病逆乱纷更，全无头绪，皆不辨有形无形之误。姑以清肃上焦为先（方用飞滑石三钱，大杏仁十粒，生苡仁三钱，白通草一钱，鲜枇杷叶去毛三钱，茯苓皮三钱，淡豆豉钱半，黑山栀壳一钱，急火煎，五分服）。叶氏发明病源与误治之由，以及应当治法，分辨明晰，深堪则效。今此案与叶氏所述，适相符合，而疗法亦

意旨相同。惟药味则大同小异。前哲后贤，如出一辙，正如先哲所谓活法法：中多活法，奇方方外有奇方，今以此案征之，益信。

渔庄沈霖记　木克土化胀，两跗皆肿，脉沉弦，便泻不爽，气逆溺少，非轻窥之症。七月初三日

大腹皮三钱　鸡内金三钱　新会皮钱半　川朴一钱　车前三钱　沉香五分，冲　枳壳钱半　炒米仁四钱　通草钱半　省头草三钱　杜赤豆四钱

清煎三帖。

又　浮肿已退，脉虚细，腰痛，胃纳尚和。宜《金匮》肾气丸加减治之。

生地四钱　陈萸肉钱半　淮牛膝三钱　豨莶草三钱　茯苓四钱　丹皮一钱　炒车前三钱　炒杜仲三钱　怀药三钱　泽泻三钱　五加皮三钱

清煎五帖。

又　诸款悉减，脉虚，夜不安寐，临晚跗浮，嘈杂已差，仍遵前法加减为妥。九月廿二日。

当归钱半　夜交藤三钱　仙半夏钱半　谷芽四钱　炒川连六分　茯神四钱　新会皮钱半　海桐皮三钱　柏子仁三钱　枣仁三钱　豨莶草三钱

清煎四帖。

又　诸款悉差，脉虚细，临晚跗浮酸楚。宜分消为妥。九月廿七日。

生牡蛎四钱　杜赤豆三钱　海桐皮三钱　大腹皮三钱　泽泻三钱　茯苓四钱　冬瓜子三钱　通草钱半　防己钱半　豨莶草三钱　柏子仁三钱

清煎四帖。

又　两跗犹肿，脉涩滞，面浮。宜分消，防化胀。十月初三日。

生牡蛎四钱　冬瓜子三钱　新会皮钱半　豨莶草三钱　泽泻三钱　赤苓四钱　猪苓钱半　五加皮三钱　防己钱半　商陆钱半切忌甜　大腹皮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李中梓曰：肿胀之病，诸经虽有，无不由于脾肺肾者。盖脾主运行，肺主气化，肾主五液，凡五气所化之液，悉属于肾，五液所行之气，悉属于肺。转输二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肿胀不外此三经也。然其治法，有内外上下虚实，不可不辨也。在外则肿，越脾汤、小青龙汤证也。在内则胀，十枣汤、神佑丸证也。在上则喘，葶苈大枣汤、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证也。在下则小便闭，沉香琥珀丸、疏凿饮子证也。此皆治实之法。若夫虚者，实脾饮、肾气丸证也。李氏此言，发明尽致，但此症初起，系是情怀少畅，以致清气不转，肝木侮脾，而湿热停滞化胀，第一方宗鸡金散加减，以运气消积，参用渗湿之品。次则因其利久伤阴，宗肾气汤意以养阴渗湿，补而不滞，利而不伐，洵治虚胀之良方。故至三诊而诸款悉减。然此时肾液未充，心神未安，则宗安神丸以补心而渗湿，四五两方，皆以牡蛎泽泻散加减，以分消下焦未净之湿热，步骤井然，故多奏效。但三诊方中，有仍遵前法加减之言，而且浮肿已退，则此诊以前，似乎遗失一方，深怀未窥全豹之感。

遗　精

上灶屠　屡有遗滑，脉弦细，气滞，腹中不和，呛咳，舌微灰。宜清肺胃为主。

北沙参三钱　光杏仁三钱　生牡蛎四钱　预知子三钱，即八月札　怀山药四钱　川贝二钱，不杵　茯神四钱　绿萼梅钱半　石莲子三钱，杵　砂壳钱半　谷芽四钱

清煎五帖。

介按：肾阴久亏，阳升无制，冲肺则呛，精滑则遗。治法于摄固之中，参以补脾养胃而清肺，乃是上损从阳，下损从阴之义。

某　咳嗽较减，脉虚细，心肾并亏，湿未净，屡次滑精。宜清养肝肾，佐清肺渗湿。四月十八日。

钗斛三钱　桑寄生三钱　甜杏仁三钱　冬

瓜子三钱　生牡蛎四钱　怀药三钱　川贝钱半　稀莶草二钱　炒杜仲三钱　生米仁四钱　丝瓜络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邹滋九曰：遗精一症，前贤各有明辨，其义各载本门，兹不复赘。大抵此症变幻虽多，不越乎有梦、无梦、湿热三者之范围而已。古人以有梦为心病，无梦为肾病，湿热为小肠膀胱病。夫精之藏制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其精血下注，湿热混摇遗滑者，责在小肠膀胱。今此案病在心肾，阴虚不摄，而兼湿热留着，若阳升无制，乘肺则咳，肾精不固，下注则遗。如用固摄，决难应病。清肺渗湿，兼以养心补肾，庶克有济。

安昌高　痰红已除，脉形小数，溺白，精关不固，溺后有淫。宜固补心肾为妥。七月十八日。

东洋参一钱　桑螵蛸三钱　远志肉八分　莲须一钱　怀药三钱　抱木茯神四钱　生牡蛎四钱　新会皮钱半　生地四钱　炒驴胶钱半　炒杜仲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汪昂曰：心君火也，君火一动，相火随之。相火寄于肝胆，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肾之阳强则气不固。今此案是肝阳上冒，故致痰中兼红，肾虚不摄，则溺后有淫，治以固摄助纳，又佐安神宁气，气固则精自守矣。

渔庄沈湘记　阴火已敛，脉虚细，心肾不交则精滑，舌白稍润。宜补心丹加减。五月十九日

丹参三钱　生地三钱　金樱子三钱　生牡蛎四钱　茯神四钱　远志肉八分　怀药三钱　柏子仁三钱　西洋参一钱　炒枣仁三钱　新会皮钱半

清煎四帖。

又　精滑未除，脉细劲，舌微白，大便难，有血。宜补益润肠。五月廿八日。

太子参一钱　龟版四钱　麻子仁三钱　新会皮钱半　茯神四钱　丹皮三钱　金樱子三钱　生牡蛎四钱　生地二钱　远志肉八分　稽豆衣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经云：神气舍心，精神毕具。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今以肾液未能上承于心，而心不藏神，心神一动，肾精遗泄，故治以补心丹加减，藉滋肾液而安心神。但其阴液已虚，未能腴润于大肠，肠中宿垢，因致秘结不通。传导之官，失其常度，故次方于滋阴潜阳之中，参用麻仁、生地以润肠通便，俾得肾液渐充，则便当通畅，而精固神安。

遗　尿

老埠头寿　泻犹未除，左脉虚细，右濡，小便不禁。姑宜分清养阴。

生地三钱　川萆薢三钱　淡秋石八分　潼蒺藜二钱　怀山药三钱　车前子三钱　茯苓四钱　生米仁四钱　泽泻三钱　桑螵蛸钱半　石莲子三钱　引陈淘米泔水并煎

介按：经曰：下虚则遗尿。又曰：膀胱不约为遗尿。今以膀胱失约，无气以固，而致小便不禁。又因脾气未健，湿热未净，而泻犹未除，故治法于渗湿扶脾之中，参用缩小便之味。

淋　浊

大义汪　湿热阻气，舌白厚，脘格，潮热，小便涩痛，便结。宜清利。九月十七日。

瞿麦三钱　焦栀子三钱　海金砂四钱　薏仁钱半　车前三钱　淡芩钱半　木通钱半　泽泻二钱　生牡蛎四钱　滑石四钱　川萆薢三钱　两头尖七十粒，包

三帖。

介按：丹溪谓五淋症，湿热阻窍居多，今兼气闭而小便涩痛，治以渗湿清热，固属佳妙。此方从八正散加减，合牡蛎泽泻以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且其便结系是腑气不用，故用两头尖以导浊。

东浦陈　湿热下注，溲溺赤流，脉濡右弦，舌滑跗肿。姑宜分清养阴为主。

川萆薢三钱　生地四钱　绵茵陈三钱　川柏钱半，盐水炒　泽泻三钱　怀药三钱　生米仁四钱　通草钱半　车前三钱　丹皮三钱　豨莶草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也。兹因肾阴气逆于少腹，阻遏膀胱之气化，以致小便短赤，足跗浮肿，故此方既利膀胱之湿，复滋肾脏之液。

渔庄沈　身热已退，脉弱，舌滑，小溲仍属淋漓。宜清利太阳。八月初三日。

西琥珀八分　银花钱半　木通钱半　海金砂四钱　车前三钱　六一散三钱　焦栀子三钱　石苇二钱　青木香八分　瞿麦二钱　省头草三钱　陈淘米泔水并煎

三帖。

介按：湿热下注成淋，清利之法极是。

安昌茹　湿热下注，小便涩痛带血，脉濡，肢冷背寒，舌黄。宜分清利湿为主。二月十八日。

川萆薢三钱　西琥珀八分冲　蒲黄钱半　赤苓四钱　泽泻二钱　炒车前三钱　当归三钱　木通钱半　海金砂四钱　血余炭一钱　粉丹皮钱半

清煎四帖。

又　湿热未清，溺后仍属有血，惟涩痛较差，脉濡，舌滑，借四物汤加减治之。四月九号癸卯廿三日。

生地四钱　蒲黄钱半　生甘梢八分　焦栀子三钱　当归钱半　血余炭一钱　泽泻三钱　瞿麦钱半　丹皮三钱　炒车前三钱　木通钱半

清煎四帖。

又　尿血遇劳即发，脉濡细，舌黄滑，湿热蕴蓄。姑宜凉血、清热、分利。五月十五号甲辰廿九日。

生地四钱　血余炭一钱　川萆薢三钱　淡竹叶钱半　丹皮三钱　茯苓四钱　银花钱半　木通钱半　焦栀子三钱　泽泻三钱　生米仁四钱

清煎四帖。

又　尿血屡发屡差，脉涩数，肺气窒痹，胸次痰阻。姑宜瓜蒌薤白汤主之。元月初八日。

瓜蒌皮三钱　光杏仁三钱　炒蒲黄钱半　白薇三钱　薤白一钱　广郁金三钱　血余炭一钱　儿茶一钱　焦栀子三钱　丹皮二钱　通草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阴亏而湿热下坠，致尿管阻痹而为血淋，初方宗分清饮意，再加琥珀、赤苓。以通血利窍，是通则不痛，痛随利缓之义，故能涩痛较差，次方虽是四物汤加减，适与钱氏导赤之意相符，以清小肠火腑之热，乃是滋阴凉血之方。但其阴未固摄，湿未退净，以致过劳即发。且湿热蕴蓄不解，屡次化热劫液，又进清热渗湿，兼以凉血之剂，而血余炭尤擅一方之长，在愚见尚堪兼用陈棕灰，则更为特效。至第四诊，湿化痰涎，阻痹肺气，又用瓜蒌薤白汤以除胸次之痰。此等方案，洵堪作为后学之师范。

茅蓬陈　湿火下注，茎肿作痛已溃，脉弦濡，舌白厚。宜龙胆泻肝汤治之。四月十七日。

龙胆炭七分　银花三钱　泽泻三钱　绵茵陈三钱　当归钱半　生甘梢七分　条芩钱半　生米仁四钱　炒车前三钱　赤茯苓四钱　海金沙四钱

清煎四帖。

介按：湿热下注前阴，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胆之湿热，但恐过于渗利，耗伤津液，故佐当归以养肝。

长巷沈　浊流未除，小便仍属涩痛，脉濡，气口滑，舌根黄，咳逆，仍遵前法加减为妥。元月廿九日

瞿麦三钱　瓜蒌仁三钱　西琥珀八分　川萆薢二钱　车前三钱　木通钱半　丹皮二钱　光杏仁三钱　甘草梢八分　海金沙四钱　血余炭一钱　引陈淘米泔水并煎

四帖。

介按：肺主气化，今被湿热阻滞，以致浊流未止，故治以清肺渗湿，通血利窍为主。

东关金　心肾不交，阴分尚亏，脉细数，手心热，精竭形怯，小溲乍赤。宜养阴清热为主。七月一号五月十七日。

细生地二钱　钗斛三钱　夜交藤三钱　川萆薢三钱　川柏一钱，盐水炒　茯神四钱　远志肉八分　生甘梢八分　淡秋石八分冲　地骨皮三钱　生米仁四钱

清煎四帖。

覆诊　养阴清热，精浊较差，脉尚细数，耳鸣，寝寐恍惚，仍遵前法加减为主。五月廿四日。

细生地四钱　钗斛三钱　川萆薢三钱　茯神四钱　怀山药三钱　炒远志八分　泽泻三钱　生米仁四钱　淡秋石八分，冲　骨碎补三钱　夜交藤三钱　鲜带心莲子七粒

八帖。

介按：此系心神常动，肾精暗泄，以致有形败浊，阻于隧道，随尿而出。前后两方，均是安神宁心，养阴通浊之品，洵属对症之药。

疝　气

安昌陈　湿热郁遏，脐下胀闷，睾丸偏坠，脉涩滞，舌黄腻。宜疏利为主。二月廿四日。

川楝子三道　橘核三钱　鸡内金二钱　川萆薢三钱　延胡三钱　赤苓四钱　香附三钱　玫瑰花五朵　炒青皮八分　泽泻三钱　通草钱半　引两头尖七十粒

四帖。

介按：此系七疝中之气疝，其脉涩滞，而舌黄腻，是夹湿热之候。方从《济生》橘核丸加减，确治睾丸偏大，痛引脐腹之专剂。兹又加以萆薢、赤苓、泽泻等味以利湿，用两头尖以浊导浊，治法极是。若再参用荔枝核、山楂核等味，尤为灵效，此鄙人所历验不爽者。

某　小便流浊涩痛，右脉弦细，睾丸偏坠。宜金铃子散为主。四月初四日。

川楝子三钱　川萆薢三钱　木通钱半　海金沙四钱　延胡三钱　泽泻三钱　赤苓四钱　车前子三钱　橘核三钱　生香附二钱　炒枳壳钱半　引两头尖七十粒

四帖。

介按：此与前案大同小异，方从金铃子散合橘核丸加减，而参用利湿导浊之品，治法极为稳妥。

疮　疡

清水闸陈　湿热下注为痔，始起下疳，脉滑数，九月身发疹痘，系是结毒。宜清解，仰希外科政之。

苦参一钱　藏连丸一钱　桑寄生三钱　豨莶草三钱　银花三钱　炒知母钱半　茯苓四钱　天花粉三钱　炒条芩钱半　焦山栀三钱　生白芍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此症虽是湿热下注，恰系脾肾阴亏，以脾司统血之职，肾主摄纳之权，兹以两络被伤，其血内溢。故治法以清热滋阴为主。

渔庄沈湘记　结喉旁及右手臂肿，溃而不敛，左脉细数，右寸关弦，不时汗出，形体怯弱。宜防疮劳。五月初十日。

北沙参三钱　霍斛三钱　穞豆皮三钱　忍冬藤三钱　茯神四钱　炒白芍钱半　枣仁三钱　地骨皮三钱　炙黄芪皮八分　生牡蛎四钱　新会皮钱半　引陈南枣三枚

三帖。

又　疮毒未敛，脉弦细数，阴火上升，齿痛，舌白少津。宜养阴清降，防疮劳。五月十三日。

西洋参钱半　骨碎补三钱　生地四钱　天花粉钱半　粉丹皮三钱　怀药三钱　广皮钱半　蜜银花钱半　钗斛三钱　生牡蛎四钱　冬桑叶三钱

清煎三帖。

又　疮劳胃钝，脉虚濡，舌滑白，迩由湿热伤气，清窍不利。宜清利为妥。又月初四日。

骨碎补三钱　生米仁三钱　薏壳一钱　冬瓜子四钱　炒远志八分　抱木茯神四钱　新会皮钱半　川贝钱半　苦丁茶钱半　谷芽四钱　石莲子三钱

清煎四帖。

又　疮劳形怯，胃气稍振，脉虚细，舌滑白，湿热犹存，仍遵前法损益。又月初七日。

骨碎补三钱　生米仁四钱　丹参三钱　省头草钱半　远志八分　怀药三钱　新会皮钱半　通草钱半　茯神四钱　炒谷芽四钱　冬瓜子四钱

清煎四帖。

又　诸款悉减，脉虚细，疮口未敛。宜补虚扶元为妥。六月初九日。

太子参一钱　归身钱半　霍石斛三钱　金樱子三钱　茯神四钱　炒白芍钱半　新会皮钱半　怀山药三钱　夜交藤三钱　生牡蛎四钱　炒杜仲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此症溃而未敛，脓血去多，营液大耗，以致形体怯弱，次以胃热上冲而齿痛，三因湿热重伤，故其处方，初以养胃敛阴，次则参以滋阴潜阳。三四两方，又佐渗湿。终则悉属扶脾益肾以安神，俾脾能统血，肝能藏血，心能生血，血液充足，则形体亦得恢如常矣。

调　经

某　便泻已除，六脉涩细，癸来涩少，脘中胀闷，皆缘肝横气滞，仍遵前法损益。八月初三日

左金丸八分　乌药二钱　茯苓四钱　鸡血藤钱半　厚朴一钱　佩兰三钱　丹参三钱　绿萼梅钱半　通草钱半　炒谷芽四钱　大腹皮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秦天一曰：血气之化，由于水谷，水谷盛则血气亦盛，水谷衰则血气亦衰。是水谷之海，即是阳明胃气，又是冲脉之本。故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今以胃被肝乘，失其生化之源，是癸来涩少。脘中胀闷，此方清肝和胃以养血，庶几肝逆稍平，太冲脉盛，则月事以时下矣。

瓜沥王　头晕心泛已差，六脉细涩，癸来腰腹联痛如刺，宜和营卫为主。五月四号甲辰十八日。

当归二钱、小茴香五分拌炒　制香附三钱　鸡血藤二钱　炒白芍钱半　杜仲三钱　茯神四钱　延胡二钱　川芎一钱　小胡麻三钱　丹参三钱　玫瑰花五朵

清煎五帖。

介按：血积不散，为气所冲，新血与故血相搏，引动冲任，以致经来腰腹刺痛。此方养血理气，调和营卫之意。

西庄俞　潮热不清，右脉涩，左关沉弦，大便忽泻，经停，腹中有瘕，脐下痛较缓，气转至咽，舌微黄。宜清热、养胃、和肝。

银柴胡一钱　扁豆衣三钱　制香附三钱　乌药钱半　地骨皮二钱　茯苓四钱　杜仲三钱　绿萼梅钱半　青蒿梗钱半　丹参三钱　广木香七分

清煎五帖。

又　寒热较差，胃纳已和，右脉虚，左弦细，经停，腹中有瘕，脐下偶痛，肝木抑郁。仍宜逍遥散加减。十一月初四日。

柴胡八分　当归钱半　青木香五分　木蝴蝶四分　炒白芍钱半　制香附二钱　杜仲三钱　川楝子钱半　茯苓四钱　生地三钱　炒青皮八分

清煎四帖。

介按：肝郁不畅，血气凝滞，以致脐下偶痛，而经停成瘕。然大便作泻，又是肝阳侮脾之候，治以理气疏肝，健脾清热，而寒热较差，胃气稍和。次以泄肝热而解肝郁，逍遥散为对症之方。因其既和气血，又佐柴胡以微升，藉

引少阳之生气。如是治疗，俾郁勃之气，由此可以条畅。

某　冲任内损，腰疼背掣，脉涩细，头疼心悸，癸涩。宜柔肝、补心、调经。

桑寄生三钱　炒杜仲三钱　煅龙齿三钱　煨天麻八分　白茯神四钱　甘菊钱半　远志肉八分　穞豆衣钱半　炒枣仁三钱　丹参二钱　鸡血藤胶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肝为风木之脏，内寄相火，体阴用阳，其性主升，全赖肾水之涵，血液之养，庶得遂其条达之性。兹以肝肾并亏，血液已虚，因而内风时动，即觉头晕心悸，腰背酸痛，癸水涩少，此方治法，系是缓肝熄风，滋肾退热之意。

某　脘闷气滞，癸涩，脉涩细，右弦，带下腰酸。宜养血和中。又月初三日。

鸡血藤二钱　制香附钱半　大腹皮三钱　丹皮三钱　冬瓜子四钱　小胡麻三钱　丹参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湿热蕴蓄，因而气滞血阻，以致带下腰酸，故治以理气和血，清热渗湿。

安昌包　闺女月事仍闭，脉沉涩，腹痛脘闷，肢体浮肿，顷经少安。

当归钱半　泽泻钱半　通草钱半　冬瓜皮三钱　川芎一钱　制香附三钱　车前三钱　鸡血藤三钱　延胡三钱　大腹皮三钱　杜赤豆四钱

清煎四帖。

介按：此因血液被湿热逼出，旁流膈膜，以致肢体浮肿，经来之时，湿热乘虚而入，阻碍血脉之周流，血既凝滞，自然经闭腹痛，利水活血以行气。方法面面顾到。

某　带下腰疼，脉虚细，癸涩，腹左有瘕，病在冲任。宜柔肝调经。

桑寄生三钱　炒杜仲三钱　炒白芍钱半　生牡蛎四钱　全当归一钱　覆盆子三钱　木蝴蝶四分　绿萼梅钱半　茺蔚子三钱　香附三钱　鸡血藤三钱

清煎八帖。

介按：冲任并虚，肝郁成瘕，故以柔肝固肾，理气活血为治。

安昌顾　气郁成痹，脉涩，右寸关弦，音嘶，腹痛有瘕，癸水早期。宜泄降清肝。三月廿七日。

瓜蒌皮三钱　石决明六钱，生打　川楝子三钱　茺蔚子三钱　薤白一钱　丹皮三钱　木蝴蝶四分　绿萼梅钱半　霍斛三钱　炒延胡钱半　新会皮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情怀不畅，肝郁化热，以致癸水早期，气逆上升，则胸脘阻痹，腹中瘕痛。故治以泄肝养胃。

某　便泻未除，舌色左边厚，癸水早期，脘闷气滞，右脉虚细，左关沉弦，肝木偏横。宜养胃、平肝、调经。六月七号。

霍斛三钱　鸡血藤三钱　通草钱半　紫香附钱半　佩兰三钱　谷芽四钱　石莲子三钱　生米仁四钱　丹皮二钱　木蝴蝶四分　丹参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便泻未除，是挟时令之湿热，癸水早期，是属肝热而不藏血之征。肝阳横逆，则脘闷气滞，而左脉沉弦，胃被肝乘，未能与冲脉生化血液，则右脉虚细，治宜双方顾到，故以养胃和血，平肝渗湿之剂。

安昌寿　血虚木旺，脉弦，右虚细，项背掣痛，癸水先后不一，脘中偶痛，夜寐少安。宜补心平肝为主。

丹参二钱　当归钱半　生牡蛎四钱　小胡麻三钱　茯神四钱　炒白芍钱半　木蝴蝶四分　鸡血藤钱半　枣仁三钱　炒杜仲三钱　川楝子三钱

清煎五帖。

介按：肝主筋而藏魂，肾主五液而恶燥，兹以肾液不能上承，则心不生血而癸水愆期，肝不藏魂，则夜寐不安，又不养筋，则项背掣

痛而联及脘中。故治以补肾养心，柔肝和血。

瓜沥王　癸涩后期，脉虚左涩，腰酸带下，胃纳不旺。姑宜养胃、调经、涩下。

钗斛三钱　鸡血藤钱半　覆盆子三钱　小胡麻三钱　省头草三钱　炒杜仲三钱　川断三钱　丹参三钱　生牡蛎四钱　谷芽四钱　制香附三钱

清煎十帖。

介按：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而冲脉隶于阳明。今以胃纳不旺而血海渐涸，是以癸涩后期，肾虚而带脉不固，则腰酸带下。治以养胃补肾，庶几经调带止。

瓜沥王　癸涩迟滞，气冲脘闷，脉左涩，右弦滑，痰湿下注为带。宜养血理气为主。四月廿三号。

归身二钱　仙半夏钱半　鸡血藤三钱　制香附三钱　炒白芍钱半　新会皮钱半　茺蔚子三钱　沉香四分　川芎一钱　生牡蛎四钱　杜仲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湿痰下注于带脉，带脉不能约束而下浊液。但带脉又通于冲任，冲任并亏，则气冲癸涩，治以补脾肾之气。又佐舒肝之品，俾血旺气和，则诸恙自愈。

安昌顾　心悸带下，癸涩过滞，腰酸，脐下痛，脉濡涩细，迩有头疼，龈起胀泡。宜胜金丹加减。五月二十日。

生地三钱　小胡麻三钱　远志肉八分　炒杜仲三钱　当归钱半　钗斛三钱　茯神四钱　石决明四钱　白芍钱半　香附三钱　鸡血藤胶钱半

清煎五帖。

介按：傅青主曰：带脉横生，通于任脉，任脉直上，走于唇齿，唇齿之间，原有不断之泉，下贯任脉以化精，使任脉无热气之绕，则口中之津液，尽化为精，以入于肾矣。惟有热邪存下焦之间，则津液不能化精而反化湿也。今此案系是带任两脉，液虚热炽之象，故用胜金丹加减，借以养血清热，柔肝安神。

带　下

遗风庞　血虚嘈杂，知饥少纳，脉虚细，腰酸带下，舌色灰厚。姑宜养血、和中、平肝。

当归身钱半　仙半夏钱半　遍金钗三钱　鸡血藤三钱　伏神四钱　左金丸八分　木蝴蝶四分　佩兰钱半　丹参三钱　炒谷芽四钱　生牡蛎四钱

清煎五帖。

介按：冲脉之血，系是阳明水谷所化，兹以胃液已虚，未能容纳水谷，而致知饥嘈杂。且肝肾并亏，而致腰酸带下，故以柔肝、和胃、养血为治。

遗风庞　带下腰酸，脉关尺涩细，经停七月，腹中有形，病在冲任。宜柔肝、涩下。三月廿三日。

桑螵蛸三钱　归身钱半　菟丝子三钱　生香附钱半　炒杜仲三钱　木蝴蝶四分　川断三钱　绿萼梅钱半　生牡蛎四钱　大腹绒三钱　覆盆子三钱

清煎四帖。

介按：任脉通，太冲脉盛，则月事以时下。兹以冲任并亏，而经停七月，肝郁不畅，则腹中有形，肾虚而带脉不固，则酸下腰带。治以柔肝涩下，即是摄冲任之意。

黄公溇徐　小腹仍属滞痛，脉尚涩，白带未除，冲任腰胯酸痛。宜和肝涩下为稳六月七号乙巳廿二日。

当归钱半、小茴香炒拌　省头草三钱　覆盆子三钱　杜仲三钱　延胡钱半　九香虫一钱　乌药钱半　香附三钱　炒小胡麻三钱　生牡蛎四钱　玫瑰花五朵

清煎七帖。

介按：王叔和曰：带脉为病，左右绕脐，腰脊痛，冲阴股也。据是以观，则此症系是带脉失司，肝逆未平之候。

盛陵徐　冲任内怯，腰疼背惫，带下，脉涩细，癸涩不调，头疼。姑宜养血、调经、涩下。八月廿二号戊申十四日。

全当归三钱　茺蔚子三钱　鸡血藤三钱　猪盆草三钱　炒白芍钱半　炒杜仲三钱　覆盆子三钱　化龙骨三钱　川芎钱半　生牡蛎四钱　桑寄生三钱

清煎七帖。

介按：女人月水，由诸络之血，汇集血海而下，兹以冲任内怯，肝肾液虚，是以头疼腰痛，背掣带下，养血补肾以调经，深得内经先其所因，伏其所主之旨。

安昌马　带下如注，小腹滞痛，脉涩左弦细，癸涩不调，舌厚腻，汗出濈濈。宜疏泄厥阴为主。四月廿八日。

川楝子三钱　当归钱半　桑螵蛸钱半　柏子仁三钱　延胡三钱　麻子仁四钱　生香附钱半　海金沙四钱　省头草三钱　车前子三钱　青木香八分

清煎三帖。

介按：此系肝郁侵脾，湿热下陷，是以脾精不守，未能化为经水，反变白滑之物，直下而为带。故治以疏泄厥阴，兼渗湿热而涩下。

胎　前

瓜沥谢　经停二月余，右脉滑数，脘格呕恶，食入即吐。宜防妊育。

钗斛三钱　藿梗二钱　桑寄生三钱　生香附钱半　苏梗二钱　阳春砂六分　杜仲三钱　焦栀子钱半　新会皮钱半　炒谷芽四钱　条芩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妇人受妊，全赖肾气之旺，肾气旺则容易摄精而荫胎。兹由肝热挟胎气上冲，致妊娠二月，呕吐恶阻，故于平肝养胃之中，参以补肾之品，确治恶阻之良方。

头蓬胡　肝风犯胃，头疼晕眩，呕恶，脉左虚细，右稍滑，经停厌食。宜防孕育，未知然否，候正。

桑寄生三钱　扁金钗三钱　新会皮钱半　炒杜仲三钱　炒驴胶钱半　苏梗钱半　藿梗钱半　阳春砂六分，冲　穞豆皮三钱　明天麻八分　甘菊钱半

清煎四帖。

介按：胃虚而肝风内震，以致眩晕呕恶。治以滋肝和胃而理气，是恶阻而兼肝风之良法。

渔庄沈　妊育头胀，腹中气机不和，脉弦濡滑，溲溺短数，呕恶涎沫，胃钝。宜和中、理气、护胎。五月初四日。

大腹皮三钱　江西术一钱　桑螵蛸钱半　藿梗二钱　苏梗钱半　新会皮钱半　车前子三钱　焦栀子二钱　天仙藤钱半　阳春砂七分，冲　条芩钱半

清煎二帖。

介按：肝阳横逆，阻滞气机，挟湿而侵侮脾胃，是以呕恶头胀。故治以安胎为主，兼清湿热以佐之。

产　后

黄公婆徐　小产后带下如注，脉弦细涩，脘中有形，攻触而痛，癸水不调。姑宜涩下平肝。六月七号乙巳廿二日。

生牡蛎四钱　草豆蔻一钱　仙半夏钱半　丹皮钱半　化龙骨钱半　制香附二钱　广皮钱半　玫瑰花五朵　炒杜仲二钱　左金丸八分　木蝴蝶四分

清煎五帖。

介按：刘宗厚曰：带下多本于阴虚阳竭，营气不升，经脉凝涩，冲气下陷，精气积滞于下焦而成。今此案系是肝经抑郁，耗及营液，以致带脉失固，冲气下陷。故小产之后，而带下如注，冲任虚气挟肝阳上逆，则脘腹作痛，治宜平肝补肾为先。

华舍施　产后湿瞀，溲黄，腹满，足肿，脉滞，舌黄，症势棘手。民国十年七月十九日。

杜赤小豆钱半，杵　大腹绒钱半　带皮苓四钱　光杏仁三钱　冬葵子三钱　椒目五分　泽泻三钱　地骷髅一两，煎汤代水　晚蚕沙一两，包

淡附片四分　炒米仁四钱

四帖。

又　产后臌胀，舌仍黄，溲较长，脘未展，脉尚滞，症尚棘手。

淡附片五分　鸡内金三钱炒　杜赤豆钱半，杵　枣槟钱半　光杏仁三钱　桃仁十粒　官桂五分　椒目五分　晚蚕沙一两，包　沉香曲钱半　冬葵子三钱　地骷髅一两，煎汤代水

又　产后臌胀，脉尚滞，溲长，舌黄，症尚棘手。八月初五日。

沉香曲钱半　晚蚕沙一两　蛲螂三双　大腹绒钱半　炒鸡内金三钱　冬葵子三钱　乌药钱半　椒目五分　杜赤豆钱半，杵　淡附片四分　原粒砂仁一钱，盐水炒　地骷髅一两，煎汤代水

介按：产后而患臌胀，须防瘀血凝结，但用普通治湿臌之药，决难奏效。虽则在后二方，用桃仁十粒，亦难济事。若能参用抵当汤，庶几近之，否则兼与黄连、丹参、大黄、五灵脂、蒲黄等品，下其瘀血，或能中鹄。后闻斯人转就诊于潘星如君而全愈，谅必兼用消瘀之品矣。此方渗湿扶阳，若治普通湿臌之症，亦是极好。惟产后血臌，尚欠斟酌。今特录之，以资后人之鉴戒。

《邵兰荪医案》终

吴鞠通医案

〔清〕　吴　瑭　著

《吴鞠通医案》提要

清·吴瑭著。瑭，字鞠通，淮阴人。其医学上追《素》、《难》、长沙，下遵叶派，以医名大江南北。所著《温病条辨》、《医医病书》，上为吴又可之诤臣，下导王孟英之先路。其所著《实验医案》，前乌程汪曰桢任绍兴会稽教论时，已欲捐俸受梓，因其案用药分两过重，恐后学不量体质强弱误用，中止付刊，于是所传只有钞本。厥后吾绍裘君吉生刻入《医学业书》，惜乎刻印未精，讹误居多。杭州金君月笙分类编次，厘为五卷，金君谨斋，以二号铅字排印行之，校刊较精。爰采是本，重为校定印行。虽间有药分过重，但苟能审证无讹，然后察体之强弱而运用之，固无妨也。昔杭大宗序《名医类案》，括以三言：曰审脉，曰辨药，曰慎思。其论绝精，余于是书则取鞠通氏之言以告同志，曰认证无差，而后用药，病重体强则药分重，病重体弱则避重就轻，庶乎其可矣。

序

医案之作，昉于明人。《四库全书》医家类著录薛己、陈桷两家医案，世鲜传本。惟明·江瓘《名医类案》、国朝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乾隆间长塘鲍氏刊行之，同治间有重刻本。江氏征引古今方论，附以评语，颇多辨证；魏氏采摭尤繁富，而不能免芜杂之累。若喻嘉言《寓意草》，自述其所治验，而不以医案名；叶天士《临证指南》，盛行吴越间，市医浅学，奉若科律，然中多门弟子伪托，不皆出于天士。故纯驳互见，胶柱鼓瑟，贻误后来，识者病焉。淮阴吴鞠通氏，以医名大江南北，所著《温病条辨》，上为吴又可之诤臣，下导王孟英之先路，亦既家有其书矣。金君月笙覃精灵兰之秘，博观医家书，得鞠通氏医案手稿，分类编次，厘为五卷。金君谨斋为排印行之，而督余序其端。余于医学无所得，顾少而善病，颇事涉猎，因受而卒业为。窃叹是书也，可以为医门之阶梯矣。其辨微也，分肌擘理，若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其纠缪也，若老吏谳狱，虽情伪万变，执吾法以绳之，而无所于挠。至若疗章氏颠狂之疾，而先激其羞恶之良心，几几于穷理尽性之学。治陈某肿胀之疾，与陈颂帛论药，齐轻重以决其效不效，折座客之气，而卒以服颂帛之心。于戏，可不谓神矣乎。昔杭先生大宗序《名医类案》，括以三言：曰审脉，曰辨药，曰慎思，其论绝伟。余于是书，则但取鞠通氏之自道，曰“认证无差”一言尽之矣。认证无差，非多读古书，善察时变者不能。今世言医者十九下工耳。不读古书，不察时变，苟焉以医为市，其戕贼于芒昧中者，不知其凡几矣。夫守一家之言，诋遂足为高手医。然得是书而深究其处方用意之所在，触类以充其识，隅反以神其悟，由是上通五运六气、三部九候之旨，不曾于汤齐先后缓急之序，毋以学医人费蒙世询病，驯至于浸诊潜消，民无夭札，则金君传布是书之举，不诚为仁人之用心矣乎！

岁在柔兆执徐涂月吴庆坻序

《吴鞠通医案》目录

卷一

风温……421
温疫……423

卷二

暑温……434
伏暑……438
温毒……442
湿温……444
冬温……446

卷三

中风……448
少阳痓疚……448
肝风……449
肝厥……450
胁痛……451
肝痈……453
癫狂……454
虚劳……457
吐血……458
便血……461
肿胀……463
单腹胀……465
滞下……465
积聚……467
淋浊……468
泄泻……470

卷四

痘症……471
噎……481
呕吐……482
反胃……483
哕……483
失音……483
水气……484
寒湿……485
痹……486
风淫……491
痰饮……491

卷五

肺痈……507
喉痹……507
症……508
伤寒……511
中燥……515
痉……517
痓疚……519
食积……519
飧泄……520
咳嗽……521
头痛……522
胃痛……525
脾胃……526

吴鞠通医案　卷一

风　温

初六日　风温，脉浮数，邪在上焦。胸痞微痛，秽浊上干清阳。医者误认为痰饮阴邪之干清阳，而用薤白汤。又有误认伤寒少阳经之胁痛，而以小柴胡治之者。逆理已甚，无怪乎谵语烦躁，而胸痞仍不解也。议辛凉治温以退热，芳香逐秽独以止痛。

连翘三钱　知母钱半　藿香梗二钱　银花三钱　苦桔梗二钱　牛蒡子二钱　人中黄一钱　薄荷八分　石膏五钱　广郁金钱半

牛黄清心丸一丸，日三服。

初七日　风温误汗，昨用芳香逐秽，虽见小效，究未能解。今日脉沉数，乃上行极而下也，渴甚。议气血两燔之玉女煎法，合银翘散加黄连。夜间如有谵语，仍服牛黄丸。

生石膏八钱　连翘四钱　知母四钱　生甘草二钱　丹皮五钱　真川连钱半　银花六钱　细生地六钱　连心麦冬六钱

煮取三碗，分三次服。

初八日　大势已解，余焰尚存，今日脉浮，邪气还表。

连翘二钱　麦冬五钱　银花六钱　白芍钱半　丹皮二钱　炒知母一钱　黄芩炭八分，细生地三钱　生甘草一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初九日　脉沉数有力，邪气入里，舌老黄微黑，可下之。然非正阳明实证大满、大痞可比，用增液足矣。

元参两半　麦冬一两　细生地一两

煮成三碗，分三次服完。如大便不快，再作服，快利停服。

初十日　昨服增液，黑粪已下。舌中黑边黄，口渴，面赤，脉浮，下行极而上也。自觉饥甚，阳明热也。仍用玉女煎加知母，善攻病者，随其所在而逐之。

生石膏八钱　细生地五钱　生甘草三钱　生知母六钱　麦冬六钱　白粳米一撮

断不可食粥，食粥则患不可言。

十一日　邪少虚多，用复脉法，二甲复脉汤。

姚　三十二岁　三月初二日　风温误认伤寒发表，致令神呆谵语，阳有汗，阴无汗，大便稀水不爽，现在脉浮，下行极而上也。先渴今不渴者，邪归血分也。

连翘二钱　银花三钱　元参三钱　竹叶心一钱　丹皮二钱　犀角二钱　桑叶一钱　甘草一钱　麦冬三钱

牛黄清心丸，三次服六丸。

初三日　昨用清膻中法，今日神识稍清，但小便短，脉无阴，大便稀水。议甘苦合化阴气法，其牛黄丸仍服。

大生地五钱　真川连一钱　生牡蛎一两　黄芩一钱　丹皮五钱　犀角三钱　麦冬五钱　人中黄一钱

水八碗，煮取三碗，分三次服。明早再一帖。

初四日　即于前方内去犀角，加：

生鳖甲一两　白芍一两

初五日　大热已减，余焰尚存，小便仍不快，用甘苦合化阴气法。

细生地八钱　炒黄柏二钱　丹皮四钱　炒知母二钱　连心麦冬六钱　生甘草二钱　生白芍四钱　生牡蛎五钱　生鳖甲八钱　黄芩二钱

今晚一帖，明日二帖。

初七日　温病已解，邪少虚多，用复脉法。

真大生地六钱　炒白芍六钱　连心麦冬六钱　炙甘草二钱　麻仁三钱　生牡蛎六钱　知母二钱　黄柏二钱　生阿胶三钱

三帖三日。

十一日　热淫所遏，其阴必伤，议于前方内去黄柏、知母，加鳖甲、沙参，以杜病后起燥之路。即于前方内去知母、黄柏、加：

生鳖甲六钱　沙参三钱

汤　甲子年四月十三日　风温自汗。

连翘三钱　银花二钱　甘草一钱　苦桔梗二钱　杏仁二钱　牛蒡子三钱　薄荷八分　豆豉二钱　芦根三把

今晚二帖，明早一帖，午前服完。

十四日　即于前方内加：

连心麦冬三钱　细生地三钱

王　十岁　风温发疹，初起肢厥，脉不甚数，势非浅鲜。

连翘五钱　薄荷三钱　甘草二钱　牛蒡子五钱　桑叶三钱　荆芥穗三钱　薤梗四钱　郁金三钱　桔梗五钱　元参五钱　芦根汤煎

共为细末，六钱一包，一时许服一包，明日再服。

李　六十岁　三焦浊气不宣，自觉格拒，用通利三焦法，仍以上焦为主。

薤梗三钱　广皮炭二钱　郁金二钱　桔梗三钱　黄芩炭钱半　杏仁三钱　连翘钱半

服三帖病痊。

陈氏　七十岁　风温，咳嗽粘痰，脉弦数，曾吐血丝、血沫，此风温而误以治风寒之辛温法治之也。当用辛凉甘润。

桑叶二钱　生甘草一钱　白扁豆皮三钱　沙参三钱　杏仁二钱　桔梗二钱　茶菊二钱　麦冬二钱　梨皮五钱

以上三人，温病日久不解，六脉全无，目闭不言，四肢不动，宛如死去。有一日一夜者，有二日者，有三日者，有手足不温，亦不甚凉者，有凉如冰者，有微温者，诚如吴又可所云体厥脉厥之证。佥用紫雪丹续续灌醒，继以复脉汤收功。

赵　二十六岁　乙酉年四月初四日　六脉浮弦而数，弦则为风，浮为在表，数则为热，证现喉痛。卯酉终气，本有温病之明文。虽头痛身痛恶寒甚，不得误用辛温，宜辛凉芳香清上。盖上焦主表，表即上焦也。

桔梗五钱　豆豉三钱　银花三钱　人中黄二钱　牛蒡子四钱　连翘三钱　荆芥穗五钱　郁金二钱　芦根五钱　薄荷五钱

煮三饭碗，先服一碗，即饮百沸汤一碗，覆被令微汗佳。得汗后，第二、三碗不必饮汤。服一帖而表解，又服一帖而身热尽退。

初六日　身热虽退，喉痛未止，与代赈普济散。日三四服，三日后痊愈。

赵　四十二岁　丙戌年正月初九日　脉浮，风温，咽痛，项强，颈微肿，舌伸不长，宜开提肺气为主。

桔梗三钱　连翘三钱　僵蚕三钱　人中黄二钱　银花三钱　牛蒡子二钱　荆芥三钱　薄荷二钱

张　六十七岁　甲申年正月十六日　本有肝郁，又受不正之时令浊气，故舌黑苔，口苦，胸痛，头痛，脉不甚数，不渴者年老体虚，不能及时传化邪气也。法宜辛凉芳香。

连翘三钱　桔梗三钱　豆豉三钱　荆芥二钱　薄荷钱半　生甘草一钱　郁金二钱　元参三钱　银花三钱　薤梗三钱

共为粗末，芦根汤煎。

十七日　老年肝郁挟温，昨用辛凉芳香，今日舌苔少化，身有微汗，右脉始大，邪气甫出，但六脉沉取极弱，下虚阴不足也，议辛凉药中加护阴法。

桔梗三钱　麦冬三钱　元参五钱　甘草钱半　豆豉二钱　细生地三钱　连翘二钱　银花三钱　芦根三钱

今日一帖，明日一帖，每帖煮二杯。

十八日　老年阴亏，邪退十分之七，即与填阴，耳聋脉芤，可知其阴之所存无几，与复脉法。

炙草三钱　白芍六钱　阿胶三钱　麦冬八

钱　麻仁三钱　大生地八钱

十九日　较昨日热退大半，但脉仍大，即于前方内加鳖甲六钱，以搜余邪。

二十日　脉静便溏，再于前方内加牡蛎八钱收阴，甘草三钱守中。

风温者，震方司令而化温也。温邪化热，先伤乎肺，继而变证甚繁，总之手三阴见症为多，治法宜辛凉，不宜辛温，宜甘润，不宜苦降。盖辛温烁肺，苦降伤胃。今观先生之治，则有辛凉解肌，甘寒退热，芳香利窍，甘苦化阴，时时轻扬，存阴退热诸法，种种有条，方全法备，则先生不亦神圣工巧之手乎。（舒配璜）

温　疫

章　七十岁　温热发斑，咽痛。

生石膏一两　人中黄二钱　苦桔梗六钱　知母四钱　射干三钱　芥穗二钱　元参五钱　银花六钱　牛蒡子五钱　黄芩二钱　连翘六钱　马勃二钱　犀角三钱

苇根、白茅根煎汤，煮成四碗，日三服，夜一服。

温斑三日，犹然骨痛，胸痛，咽痛，肢厥，未张之秽热尚多，清窍皆见火疮，目不欲开，脉弦数而不洪，口干燥而不渴。邪毒深居血分，虽有药可治，恐高年有限之阴精，不足当此燎原之势，又恐不能担延十数日之久，刻下趁其尚在上焦，频频进药，速速清阳。再以芳香透络逐秽，俾邪不入中下焦，可以望愈。

约二时间服紫雪丹二分，宣泄血络之秽毒。

连翘一钱　银花一钱　犀角五分　薄荷三分　牛蒡子一钱，炒研　丹皮五分　人中黄三分　桔梗一钱　白茅根五分　元参一钱　郁金四分　藿香梗五分　炒黄芩三分　芥穗三分　马勃三分　苇根五分　射干五分

周十二时八帖。

照前方加金汁五匙，仍周十二时服八帖。

照前方加犀角三分，黄连三分，炒枯，仍周十二时八帖。

邪有渐化之机，但心火炽盛，阴精枯而被烁，当两济之。

犀角一两，先煎　银花六钱　生白芍六钱　细生地八钱　连翘六钱　麦冬一两，连心　黄连四钱，先煎　丹皮一两　生甘草四钱　白茅根五钱　鲜荷叶四钱

煮成四碗，分四次服。

仍用前药一帖，先煮半帖，约八分二杯，除先服昨日余药一碗外，晚间服此二碗，余药明早煮成，缓缓服之。

如前日法，邪去八九，收阴中兼清肺胃血分之热而护津液。

生白芍六钱　大生地一两　沙参三钱　炙草三钱　柏子霜三钱　火麻仁三钱　麦冬八钱　白茅根五钱

八分三杯，三次服。

里热甚，胸闷骨痛，必须补阴而不宜呆腻。

生白芍四钱　沙苑子二钱　细生地五钱　沙参三钱　麦冬五钱　柏子霜三钱　冰糖二钱　广皮炭钱半

王　三十八岁　五月初十日　温热系手太阴病，何得妄用足六经表药九帖之多。即以《伤寒论》自开辟以来，亦未有如是之发表者。且柴胡为少阳提线，经谓少阳为枢，最能开转三阳者。今数数用之，升提太过，不至于上厥下竭不止。汗为心液，屡发不已，既伤心用之阳，又伤心体之阴，其势必神明内乱，不至于谵语颠狂不止也。今且救药逆，治病亦在其中。温病大例四损重逆难治。何谓四损？一曰老年真阳已衰，下虚阴竭；一曰婴儿稚阴稚阳未充；一曰产妇大行血后，血舍空虚，邪易乘虚而入；一曰病久阴阳两伤。何谓重逆？《玉函经》谓：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犯逆药至九帖之多，岂止重逆哉！

连翘三钱　银花三钱　薄荷八分　麦冬八

钱　丹皮五钱　桑叶三钱　元参五钱　细生地五钱　羚羊角三钱

辛凉芳香甘寒法，辛凉解肌分发越太过之阳，甘寒定骚扰复丧失之阴，芳香护膻中，定神明之内乱。

十一日　过服辛温，汗出不止，神明内乱，谵语多笑，心气受伤，邪气乘之，法当治以芳香。

紫雪丹五钱，每服一钱。其汤药仍服前方，日二帖。

十二日　《灵枢》温热论曰：狂言失志者死。况加以肢厥，冷过肘膝，脉厥六部全无，皆大用表药，误伤心阳，致厥阴包络受伤之深如是。现在危急之秋，只有香开内窍，使锢蔽之邪，一齐涌出方妙。且喜舌苔之板者已化，微有渴意，若得大渴，邪气还表，脉出身热，方是转机。即于前方内加犀角三钱，如谵语甚，约二时辰，再服紫雪丹一钱。

十三日　肢厥脉厥俱有渐回之象，仍服前方二帖。晚间再服紫雪丹一钱，牛黄丸一粒。明早有谵语，仍服紫雪丹一钱，不然不必服。

十四日　厥虽回而哕，目白睛，面色犹赤。

连翘二钱　元参五钱　丹皮三钱　银花二钱　麦冬五钱　犀角一钱　细生地五钱　煅石膏三钱　羚羊角三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五日　即于前方内加：

柿蒂六钱　黄芩二钱　郁金三钱

日二帖。

十六日　诸症悉减，但舌起新苔，当防其复。

连翘二钱　元参三钱　丹皮二钱　银花二钱　麦冬三钱　犀角五分　黄芩二钱　郁金二钱　牛蒡子二钱　柿蒂二钱　细生地三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谢　五月初三日　酒客脉象模糊，苔如积粉，胸中郁闷，病势十分深重，再舌苔刮白，大便昼夜十数下，不惟温热，且兼浊湿，岂伤寒六经药可治。

连翘钱半　滑石三钱　郁金二钱　银花二钱　藿香二钱　生苡仁三钱　杏仁三钱　黄连钱半　豆豉二钱　薄荷一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初四日　温病始终以护津液为主，不比伤寒以通阳气为主。

连翘三钱　黄芩二钱　桑叶三钱　甘草八分　麦冬五钱　银花三钱　薄荷一钱　豆豉二钱　黄连二钱　滑石三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初五日　旧苔已退，新苔又出，邪之所藏者尚多。脉象之模糊者，较前稍觉光明。

连翘三钱　麦冬四钱　通草八分　银花三钱　薄荷八分　天花粉三钱　桑叶二钱　滑石三钱　黄芩二钱　杏仁三钱　藿香叶八分　黄连二钱　鲜芦根三钱

初六日　脉洪，舌滑而中心灰黑，余皆刮白，湿中秽浊，须重用芳香。

连翘三钱　荷叶边二钱　豆豉三钱　银花二钱　通草钱半　郁金三钱　薄荷一钱　滑石五钱　藿香三钱　黄芩二钱　芦根五钱　黄连三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初七日　温病已有凉汗，但脉尚数而协热下利不止。议白头翁汤法。

白头翁五钱　生白芍二钱　秦皮三钱　黄芩三钱　黄连三钱

初八日　热邪虽退，而脉仍未静，尚有余热未清。大泄十余日，大汗一昼夜，津液丧亡已多，不可强责小便。再胃之上脘痛，有责之阳衰者，有责之痰饮者，有责之液伤者。兹当热邪大伤津液之后，脉尚未静，犹然自觉痰粘，断不得作阳衰论。且阳衰胸痹之痛，不必咽津而后痛也。与甘苦合化阴气法，既可以保胃汁，又可以蓄水之上源，得天水循环，水天一气，自然畅流。

麦冬六钱　炙草三钱　大生地五钱　火麻仁二钱　生牡蛎五钱　黄连一钱　炒黄芩一钱　沙参三钱　象贝母二钱

煮三碗，三次服。渣煮一碗，明早服。

初九日 即于前方内加：

丹皮三钱 赤芍三钱

初十日 肺脉独大，仍渴思凉。

连翘三钱 知母二钱 银花三钱 桑叶三钱 黄芩一钱 杏仁三钱 生甘草一钱 煅石膏三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一日 左关独大，仍喜凉物，余热未清，小便赤，用苦甘法。

黄连一钱 知母一钱 黄芩一钱 生草一钱 丹皮五钱 细生地二钱 桑叶三钱 赤芍二钱 木通一钱 麦冬二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长氏 二十二岁 温热发疹，系木火有余之证，焉有可用足三阳经之羌防柴葛，诛伐无过之理，举世不知，其如人命何？议辛凉达表，非直攻表也；芳香透络，非香燥也。

初四日

连翘六钱 银花八钱 薄荷三钱 桔梗五钱 元参六钱 生草二钱 牛蒡子五钱 黄芩三钱 桑叶三钱

为粗末，分六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

初五日 温毒脉象模糊，舌黄喉痹，胸闷渴甚。议时时轻扬，勿令邪聚方妙。

连翘八钱 银花一两 薄荷三钱 元参一两 射干三钱 人中黄三钱 黄连三钱 牛蒡子一两 黄芩三钱 桔梗一两 生石膏一两 郁金三钱 杏仁五钱 马勃三钱

共为粗末，分十二包，约一时服一包，芦根汤煎。

初六日 舌苔老黄，舌肉甚绛，脉沉壮热，夜间谵语，烦躁面赤，口干唇燥，喜凉饮。议急下以存津液法，用大承气减枳朴辛药，加增液润法。

生大黄八钱 元明粉四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三钱 元参三钱 麦冬五钱 细生地五钱

煮三杯，先服一杯，得快便止后服，不便或不快，进第二杯，约三时不便，进第三杯。

初七日 其势已杀，其焰未平，下后护阴为主，用甘苦化阴。

细生地八钱 黄芩二钱 元参三钱 生草一钱 丹皮五钱 麦冬六钱 黄连钱半

煮三杯，分三次服，渣煮一杯，明早服。

初八日 脉浮邪气还表，下行极而上也。即于前方内加：

连翘三钱 银花三钱 去黄连

初九日 脉仍数，余焰未息，口仍微渴，少用甘寒法，两解气血伏热。

细生地 生甘草 麦冬 连翘 元参 银花 生石膏 知母

各等分，服法如前。

初十日 脉沉微数，自觉心中躁，腹中不爽，舌上老黄苔，二日不大便，议小承气汤微和之。

生大黄三钱 厚朴三钱 枳实二钱

水五杯，煮二杯，先服一杯，得利止后服，不利再服。

赵 七十岁 五月十二日 温病之例，四损重逆为难治。今年老久病之后，已居四损之二。况初起见厥，病入已深。再温病不畏其大渴，引饮思凉，最畏其不渴。盖渴乃气分之病，不渴则到血分。此皆年老藩篱已撤，邪气直入下焦之故。勉以清血分之热，加以领邪外出法。

丹皮二钱 细生地二钱 连翘二钱 郁金二钱 桔梗一钱 羚羊角钱半 甘草五分 桑叶一钱 银花一钱 麦冬一钱 茶菊花一钱 薄荷八分

四帖，渣不再煎。

十三日 今日厥轻，但老年下虚，邪居血分，不肯外出，可畏，用辛凉合芳香法。

连翘三钱 牛蒡子二钱 藿香钱半 元参一钱 豆豉一钱 薄荷八分 银花三钱 郁金钱半 桑叶一钱 细生地二钱 丹皮三钱 麦冬二钱 芦根五寸

十四日　六脉沉数而实，四日不大便，汗不得除，舌苔微黄，老年下虚，不可轻下。然热病之热退，每在里气既通以后。议增液汤，作增水行舟之计。

元参二两　细生地一两　栀子炭六钱　丹皮六钱　麦冬一两　牛蒡子八钱

水八碗，煮三碗，三次服，均于今晚服尽，明早再将渣煮一碗服。

十五日　仍未大便，酌加去积粪之润药，即于前方内加：

元参一两　细生地一两

十六日　脉已滑，渴稍加，汗甚多，邪有欲出之势，但仍未大便，犹不能外增液法，少入玉女煎可也。既可润肠，又可保护老年有限津液，不比壮年可放心攻劫也。

元参三两　知母三钱　细生地二两　麦冬一两　生甘草二钱　生石膏一两　银花六钱　连翘五钱

十七日　渴更甚，加以保肺为急，即于前方内加：

黄芩三钱　生石膏一两　知母二钱

十八日　大便已见，舌苔未净，脉尚带数，不甚渴，仍清血分为主，复领邪法。

麦冬三钱　生甘草二钱　细生地一两　元参五钱　丹皮六钱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　黄芩二钱

煮三碗，三次服。

苗　十七岁　初一日　温热本木火有余之病。无奈世人不识四时，乃以治冬日之羌防柴葛治之，是之谓抱薪措火，误伤心阳，其势不至于神昏谵语痉厥颠狂不休也。议以清宫汤，急清宫城为要。

麦冬一两，连心　生石膏六钱　元参心六钱　犀角五分　莲子心一两　竹叶心三钱　细生地五钱　黄连二钱　连翘五钱，连心　丹皮五钱　勾藤勾三钱

再按：痉厥神昏，故以清宫为主。血分太热脉极数，故以地黄汤犀角为佐。邪气在血分虽多，尚能渴思凉饮，故加石膏合冬地为玉女煎法，以清气血两燔之伏热。大抵治逆之症，不能一辙，其势不得不用复方也，煮成三碗，分三次服。明日渣再煮半碗服。

初二日　诸证俱减而未尽除，脉之至数亦减。但老年下虚，咳声不满喉咙，可畏之至。议搜邪之中，寓补阴和阳之用。

麦冬二两，连心　丹皮八钱　黄芩三钱　黄连二钱　连翘三钱　生石膏一两　细生地一两　大生地一两　犀角五钱

初三日　脉证虽减，犹在险途。

大生地一两　黄连二钱　犀角五钱　黄芩三钱　细生地一两　麦冬二两　丹皮六钱　连翘三钱　焦白芍五钱　熟石膏五钱

初四日　神识略清，脉洪数有力，周身尽赤若斑，大便大频，用玉女煎加苦以坚阴。今晚明早，如神识不甚清爽，再服紫雪丹三五钱。

大生地一两　黄连三钱　黄芩二钱　知母三钱　犀角六钱　细生地一两　丹皮六钱　麦冬二两　生石膏八钱　炒京米一撮

头煎煮三杯，二煎煮二杯。今日服三次，明早服二次，各一杯。

初五日　即于前方内加：

元参六钱　去京米

此证服紫雪丹共一两八钱，牛黄丸五粒。神识清，大便通，舌苔退，脉静身凉，后二甲复脉汤十八帖。

普　四十四岁　五月廿九日　温热月余不解，初用横补中焦，致邪无出路。继用暑湿门中刚燥，致津液大亏，湿热之邪，仍未能化。现在干呕脉数，大小便闭，烦躁不安，热仍未除，证非浅鲜，议甘寒、苦寒合化阴气，令小便自通。若强责小便，不畏泉源告竭乎！

生石膏一两　元参一两　细生地六钱　知母四钱　连翘八钱　丹皮五钱　麦冬八钱　银花三钱　生甘草二钱　炒黄芩二钱　黄连二钱

煮成三碗，今日分三次服完，明早再煮一碗服。

三十日 昨用玉女煎、银翘散合法，再加苦寒，为甘苦合化阴气，又为苦辛润法。今日已见大效，汗也，便也，表里俱通。但脉仍沉数有力，是仍有宿粪，与久羁之结邪相搏。议增水行舟，复入阴搜邪法。

麦冬一两 丹皮六钱 生甘草三钱 黄芩炭 大生地六钱 北沙参五钱 生鳖甲八钱 生牡蛎六钱 柏子霜三钱 黄连钱半

史 三十八岁 温病汗后，法当脉静身凉。今脉虽为汗衰，究有五至，且不能弱。况对医者说病刺刺不休，岂一二日内欲虚脱者，而能若是乎？此证人佥畏其虚，我独畏其实也。现在大便溏泄频频，势若可畏，然不可与收摄肾胃两关。盖伏邪藏深，为日已久，兹方有出路，而可骤行纳缩乎？但柔滑之品，须暂行停止。议热淫于内，治以甘苦，佐以咸寒法，妙在即寓坚阴收纳于其中。

生牡蛎二两 炙甘草五钱 生鳖甲二两 黄柏炭三钱 黄芩炭三钱

周 六十三岁 六月初八日 温热最忌足三阳药，且柴胡直升少阳，不至于下竭上厥不止。且即系伤寒，从无用柴胡十数日之多。现在呕而便血，《灵枢》所谓不治之症。勉议犀角地黄汤，加黄连苦甘合化法。

大生地六钱 犀角二钱 黄连一钱 生白芍四钱 丹皮四钱 麦冬六钱，连心 黄芩二钱

分作二次服，以不呕不便血，小便不赤为度。

十一日 诸症稍减，但为日已久，以重护津液为主，复苦甘合化阴气法。

大生地一两 黄芩二钱 生白芍五钱 黄连八分 麦冬一两 元参一两 丹皮六钱 广郁金二钱

梁 六十二岁 丙辰年六月二十三日 脉数急，身热头痛，思凉饮，暑伤手太阴，切忌误认伤寒而用羌防柴葛。

连翘三钱 桑叶钱半 甘草一钱 银花三钱 石膏四钱 苦桔梗二钱 薄荷八分 豆豉钱半 知母二钱

二十四日 即于前方内加：

藿梗二钱 广郁金三钱 杏仁泥二钱 荷叶边一张

二十五日 六脉洪大而数，渴思凉饮，纯阳之症，气血两燔，用玉女煎。

石膏一两 细生地八钱 知母五钱 元参四钱 麦冬一两 生甘草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梁 二十二岁 壬申年六月初四日 温热自汗，脉浮，舌满白，最忌足三阳表药发汗。用辛凉法。

苦桔梗五钱 杏仁三钱 甘草三钱 薄荷二钱 银花六钱 藿香二钱 连翘六钱 郁金二钱 牛蒡子五钱

初六日 温病脉浮自汗，喘喝，舌苔白厚，思凉饮，用辛凉重剂。

生石膏一两 桑叶五钱 知母五钱 牛蒡子五钱 连翘六钱 元参一两 银花六钱 入中黄三钱

共为粗末，分八包，一时许服一包。

初七日 疫后肢痹。

杏仁泥三钱 连翘三钱 石膏六钱 银花二钱 防己三钱 生甘草一钱 广郁金钱半

十一日 肢痹。

桂枝三钱 生薏仁三钱 生石膏五钱 防己三钱 杏仁泥三钱 片子姜黄三钱 海桐皮二钱

温热复作，身热身痛，舌苔重浊，忌羌防柴葛，议辛凉合芳香法。

荆芥穗五钱 元参三钱 藿香叶二钱 薄荷三钱 豆豉三钱 连翘六钱 苦桔梗六钱 银花八钱 甘草三钱 牛蒡子三钱 郁金三钱

共为细末，分八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

大渴思凉饮，大汗如注，脉数急，非辛凉重剂，不足以解之。

生石膏二两 知母五钱 麦冬一两 生甘草三钱 细生地一两 连翘三钱 银花三钱 桑叶二钱

煮成二碗，分三次服。

用辛凉重剂，大热已解，脉小数，以养阴清解余邪立法。

麦冬八钱　丹皮三钱　细生地五钱　知母二钱　生甘草二钱　元参五钱

煮法如前。

甘　五岁　壬申年六月十八日　温热七日不退，渴思凉饮，脉仍洪浮而长，急宜辛凉退热，加入芳香化浊，最忌羌防柴葛发表。腹痛者，秽浊也。勿认作寒，用温药。

连翘八钱　牛蒡子三钱　银花六钱　石膏六钱　广郁金三钱　藿香叶三钱　苦桔梗六钱　豆豉三钱　知母二钱　人中黄二钱　黄芩二钱　丹皮二钱

共为粗末，分六包，约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去渣服。

十九日　热稍减，脉势亦减过半，气分尚未解透，血分亦有邪耳！今用玉女煎加芳香法。

麦冬一两　知母三钱　细生地八钱　郁金钱半　丹皮六钱　豆豉一钱　生甘草三钱　元参六钱　生石膏六钱

煮成三茶杯，渣再煎一茶杯，每服一杯，分四次服。

二十日　幼童温病，热退七八，以存阴退热，为第一要着。

麦冬二两　生甘草一钱　细生地八钱　知母钱半　元参两半　丹皮三钱

头煎两茶杯，二煎一茶杯，三次服。

二十一日　热渐退，手心热特甚，阴伤之象，用存阴法。

大生地五钱　焦白芍三钱　细生地五钱　麻仁三钱　丹皮二钱　炙草三钱　沙参三钱　麦冬六钱

二十三日　幼童热病退后，一以存阴为主，最忌与枳朴开胃，黄芩清余热，医者诚能识此，培养小儿不少矣。

焦白芍五钱　炒玉竹二钱　炙草一钱　麦冬五钱　元参三钱　沙参三钱　大生地五钱　丹皮三钱

陈氏　甲子年四月初三日　温病误汗七次，以致心阳受伤，邪入心包，神昏不语，膈上之邪，仍然不解。非芳香化浊，能入心包者，不足以救之。

牛黄丸三丸，约一时服一丸。服后如神仍不清不语，再服二三丸。

前方用芳香开膻中，是治邪法。恐老年阴气告竭，自汗而脱，再用复脉法护阴，是固正法。二更后服。

炙甘草三钱　生地五钱　丹皮三钱　白芍三钱　生鳖甲六钱　麦冬六钱　阿胶三钱　麻仁三钱　元参五钱

初四日　老年温病日久，误用风药过多，汗出伤津，以致大便坚结不下，口干舌黄，系阳明症，当下之。但气血久虚，恐不任承气。议增液汤，一面增液而补正，一面去积聚以驱邪，增水行舟计也。

元参两半　次生地两半　麦冬一两二钱，连心

水八碗，煮取三碗，分三次服，不便再服，便后服前方一帖。

初五日　脉仍有力，舌黄黑，仍有宿粪未净，再服增液一帖。

元参两六钱　细生地二两　麦冬二两

煮成三碗，分三次服。

初六日　大便后仍用二甲复脉法，以复其丧失之真阴。

炙甘草六钱　大生地八钱　炒白芍六钱　阿胶　钱　麻仁三钱　麦冬八钱　沙参三钱　牡蛎五钱　鳖甲五钱

浓煎三碗，零星缓服。

于　温病误表，面赤神昏谵语，肢掣肉瞤。先用牛黄丸清包络之邪。

牛黄丸三粒

汤药用麦冬、生地等味。

十三日　今日脉浮，鼻息太粗，粗甚则为喘矣。温病大忌喘促，恐化源绝也。再手指与臂，时时掣动，瘛疭之象也。勉与玉女煎法。

细生地五钱 大生地五钱 生石膏一两 元参五钱 知母三钱 生甘草二钱 麦冬一两 丹皮五钱

煮成二碗，分三次服。渣再煎一碗服。

十四日 前方沃法也，今日仍用，加：

石膏五钱 犀角三钱 以清包络而护肾水。

十五日 脉浮为邪气还表，渴甚加石膏。

连翘五钱 银花五钱 生石膏一两六钱 犀角三钱 麦冬一两 知母二钱 甘草二钱 细生地六钱

今日一帖，明日渴甚服二帖。渴止服一帖，不热不渴，或去石膏。

十七日 温病误治日久，上焦之热未净，下焦之液已亏，用清上实下法。

细生地五钱 大生地五钱 麦冬六钱 生鳖甲六钱 知母五钱 石膏八钱 甘草三钱 牡蛎五钱 丹皮五钱 生白芍三钱

明日热全退不渴，去石膏，即不退全，不渴思凉饮，亦去。假使病如今日，方亦如今日 头煎二碗，二煎一碗。

十九日 照前方再服一帖。

二十日 渴止脉静身凉，用复脉法。

杨 甲子年四月初四日 温病自汗，脉浮芤，神气昏蒙，时有谵语，可先服牛黄丸二丸，继以人参白虎汤。

生石膏八两，先煎 洋参四钱 知母四两 京米二合 炙甘草一两

神清止牛黄丸，热退止石膏。不然俱再作服。

初五日 于前方内加洋参四钱，共成八钱。

初六日 大用白虎，脉为敛戢，热未全退，咳而腹痛，议甘苦合化阴气法。

麦冬六钱 生甘草二钱 沙参三钱 杏仁粉五钱 连翘三钱 细生地五钱 黄芩三钱 银花三钱 知母三钱 黄连一钱

今日晚服一帖，明早一帖，每帖煮二碗。

初七日 今日脉少敛，但手心热甚于手背，温热未净，而津液已亏。用存阴退热法，兼润肺燥。

沙参八钱 桑叶三钱 麦冬一两 柏子霜二钱 细生地一两 丹皮六钱 知母六钱 生甘草五钱 元参五钱

煮四碗，分四次服。

初十日 脉复大而芤。

生石膏一两 知母八钱 甘草六钱 京米一撮 洋参一钱 麦冬八钱 细生地六钱

五杯水煮两杯，分二次服。渣如上法。

十一日 脉势火敛，但手心热甚，应治里。议热淫于内，治以甘苦，佐以咸寒。

炒知母一钱 甘草三钱 细生地六钱 生鳖甲八钱 麦冬八钱 生牡蛎五钱 黄芩炭二钱

头煎三杯，二煎一杯，分四次服。

十二日 脉复浮大而芤，前方去二甲黄芩，加石膏、洋参。

十三日 脉少敛，热未净，左脉仍空大，用存阴退热法。

细生地八钱 丹皮五钱 元参四钱 白芍六钱 麦冬一两 桑叶三钱 知母二钱

煎四碗，日三服，夜一服。

十四日 邪少虚多，且左大为下焦血分，非右大可比。议复脉法，复胃中之阴，渐有驱邪之势。

炙甘草五钱 阿胶三钱 麦冬六钱 麻仁三钱 生白芍六钱 大生地六钱 生鳖甲六钱 生牡蛎六钱 知母四钱

头煎水八碗，煎成三碗，二煎一碗。日三服，夜一服。

十八日 服前方。

五月初五日 温病愈后十五日，未服真元，复中暑温卒厥，俗名暑风，治在厥阴足少阳。

桑叶二钱 杏仁泥钱半 羚羊角二钱 菊花二钱 银花二钱 连翘二钱 钩藤钱半 生甘草一钱 荷叶边三钱

日三帖。

岳　七十八岁　二月十八日　右脉大于左，滑而且数，舌苔老黄，渴欲凉饮。诊尺篇，所谓尺肤热为温病者是也。法宜辛凉解肌，合芳香化浊。切忌辛温发表，甘热温里。

连翘二钱　银花二钱　藿香叶钱半　薄荷一钱　元参钱半　牛蒡子二钱　郁金二钱　杏仁泥二钱　豆豉二钱　芦根三把

水三杯，煮一杯，日三服。

十九日　其人素有痰饮，又以客气加临，身热，苔黄，脉数，思凉，为温病。昨用辛凉芳香，今日大便后，病势仍未除。仍须辛凉解散。《金匮》所谓先治新病，旧病当后治也，但当回护痰饮耳！

生石膏四钱　杏仁粉三钱　连翘三钱　芦根二钱　郁金一钱　牛蒡子二钱　薄荷八分　藿梗钱半　生甘草一钱

今晚明早共三帖。

二十日　病势虽较前稍减，脉体亦小，黄苔亦彻。但寒从左升，热从入分，寒少热多，颇似温疟。议白虎桂枝法，加青蒿等，使陷下之邪，一齐涌出，庶不致缠绵日久，坐耗真元也。

煅石膏三钱　知母钱半，炒黑　甘草一钱　桂枝三钱　京米一撮　青蒿八分

二十一日　痰饮是本病，温热是客气。客气易退，本病难除。现在客气已减六七，胁下常痛引痛，系痰饮为患。大温大凉，皆在难施之际。仍议以辛而微凉者，清不尽之邪，复以芳香降气开痰止痛。如下半日渴思凉饮，仍如石膏三钱。

降香末三钱　苏子霜二钱　制香附三钱　连翘二钱　杏仁泥三钱　银花三钱　旋覆花三钱，包　郁金二钱

二十二日　脉静身凉，舌苔悉退，温热已尽。惟余痰饮胁痛，一以宣通悬饮为法。

生香附二钱　降香末三钱　广皮钱半　旋覆花三钱，包　小茴香三钱　半夏四钱　苏子霜二钱　郁金二钱　杏仁泥三钱

甘澜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明早一帖。

二十三日　今日大便后，面微赤，脉微大，舌微苔，胸中热思凉饮，又有余邪上泛之故。议芳香之中，仍稍加辛凉。

旋覆花三钱，包　杏仁泥五钱　连翘二钱　降香末二钱　小枳实三个　银花三钱　生香附二钱　郁金二钱　芦根三把

二十四日　犹有余热，舌苔未化，仍用前法。但小便不禁，去枳实。

二十五日　脉静身凉，惟头微热，余邪已去八九，一以宣肺透饮为主。须能人胁者宜之。

杏仁泥三钱　郁金二钱　茯苓二钱　旋覆花三钱　藿梗三钱　降香末二钱　生香附三钱

甘澜水五杯，煮成两杯，分二次服。

三月初四日　食复，脉弦细而滑，胁痛胀，舌苔重浊，不思食。其人本有痰饮，与两和肝胃法。

旋覆花三钱　青皮钱半　郁金二钱　制香附半钱　广皮炭钱半　红曲八分　降香末三钱　半夏三钱　神曲炭二钱

脉虽安静，苔尚未化，未可恣意饮食。胁下刺痛，开胃兼与和络。

半夏五钱　新绛三钱　乌药二钱　广皮钱半　旋覆花三钱　归须二钱　青皮钱半　降香末三钱　郁金二钱　生香附二钱　延胡索一钱　小枳实一钱

章　丙寅年二月十一日　头痛身热，脉扎数，口渴，自汗，喉痛，舌苔重浊而尖赤甚，温病也。势甚重，法宜辛凉，最忌发汗。

连翘三钱　银花三钱　麦冬三钱　桔梗三钱　桑叶钱半　细生地三钱　甘草一钱　薄荷八分　射干二钱　元参三钱　牛蒡子三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二日　温热咽痛之极，阴本亏也。

桔梗八钱　人中黄三钱　马勃三钱　牛蒡子八钱　元参八钱　连翘六钱　射干四钱　黄连三钱　黄芩三钱　银花三钱　薄荷二钱　荆芥穗二钱　细生地四钱

共为粗末，分八包，一时服一包。芦根汤煎，去渣服。

十三日　大便通，咽痛减，脉渐静，不可躁。

桔梗三钱　麦冬五钱　黄芩一钱　银花三钱　元参五钱　连翘二钱　射干二钱　人中黄一钱　丹皮二钱　芦根二钱　黄连一钱　细生地五钱　白茅根三钱　牛蒡子三钱

煮两碗，分二次，今晚明早各半帖。

十四日　脉静，痛止大半，小便未畅，余焰尚存，仍不可食谷。

细生地五钱　连翘二钱　射干二钱　丹皮三钱　银花二钱　人中黄钱半　元参三钱　牡蛎三钱　桔梗二钱　黄芩一钱　麦冬六钱　黄连八分

二帖共煎四碗，分四次服。明日午前服完，计今日两碗，明日两碗，如服完后，喉仍微痛，小便不畅，明晓再服一帖。如喉痛已止，小便亦畅，可少啜粥汤，静俟十六日换方服药。

十六日　脉静身凉，用一甲复脉汤。

炙甘草六钱　大生地六钱　阿胶三钱　麦冬五钱　白芍六钱　麻仁三钱　牡蛎八钱

赵　初六日　热病脉七至，烦躁无宁晷，谵语神昏，汗出辄复热，脉不为汗衰。《内经》所谓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余向来见此症，每用一面大剂护阴清热，一面搜逐心包之邪，获效亦不少。但黄帝岐伯所云之死症，谁敢谓必生，勉与玉女煎法。

生石膏四两　次生地八钱　知母一两　麦冬八钱　甘草五钱　京米一合

煮五杯，分五次服。外服紫雪丹。

初七日　温热未清，又加温毒，喉肿，舌肿，唇肿，项强，面色反青。伏毒不发，与痘科之闷痘相似，可与代赈普济散。

一时许服一包，鲜荷叶边汤煎，其紫雪丹照旧服不可断，有好牛黄清心丸亦可。

初八日　热病瘛疭，痉厥神昏，脉洪大而芤，与育阴潜阳，咸以止厥法。但喉舌之肿，未能一时消尽，可与代赈普济散间服，其紫雪丹仍用。

细生地一两　麦冬四钱，连心　生白芍五钱　勾藤勾二钱　丹皮四钱　生鳖甲八钱　生牡蛎八钱　犀角二钱　黄芩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初十日　左脉洪而有力，右脉甚软，是温邪日久，陷入下焦血分无疑。古谓三时热病，深入下焦血分者，每借芳香以为搜逐之用。仍用紫雪丹五分一次，约三次，热退神清能言即止。

次生地一两　丹皮三钱　生鳖甲六钱　生白芍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生龟板六钱　生牡蛎六钱　生甘草五钱　生阿胶五钱，药化入

十一日　汗已得而脉未静，宿粪已解而肿未消、神未清，其代赈普济散仍服一二次、紫雪丹仍服三五分，其汤药与重收阴气。

生白芍五钱　细生地一两　生甘草五钱　麦冬五钱　黄芩三钱　生牡蛎二钱，研粉煎汤代水

煮三杯，分三次服。渣再煎一杯，明日服。

十二日　汗出脉静身凉之后，甫过七八日，忽又身热，脉洪数有力，便涩口渴思凉。乃余邪续出，以当日受邪之时，非一次也，并非食后劳复之比。但久病不宜反复，恐气血不支也，与玉女煎法。紫雪丹三分一次，身热神昏瘛疭则服，否则止。

生石膏八钱　生甘草三钱　知母五钱　细生地五钱　麦冬五钱　黄芩三钱　京米一撮

十三日　减石膏。

十四日　今日脉浮大，下行极而上也。

生石膏二两，另煎，有热则加。

知母五钱　次生地八钱　生鳖甲五钱　生甘草四钱　龟板五钱　麦冬六钱　生牡蛎五钱　京米一撮

头煎三杯，今夜服。二煎两杯，明早服。若能睡熟但令稳睡，不可呼之服药。

十五日　今日右脉已小，左脉仍壮，邪气又归下焦血分。先用紫雪丹以搜之，继之

培阴清热。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法。

知母五钱　生甘草四钱　生牡蛎六钱　次生地一两　丹皮四钱　生鳖甲六钱　黄柏三钱　麦冬六钱　生龟板六钱　生白芍三钱

煮五杯，今晚服三杯，明早两杯。

十六日　今日右脉复浮而大，犹思凉饮，暂与玉女煎法。其芳香搜逐邪浊之法，仍不能止。

生石膏一两　知母五钱　生甘草四钱　次生地六钱　麦冬六钱　生鳖甲六钱　京米一合

煮四杯，分四次服。

十七日　今日右脉稍沉面小，左脉仍洪大而浮。余邪续出，神识反昏，微瘛疭，肢微厥，非吉兆也。舌上津液已回，大便甚通。自始至终，总无下法，只有护阴，一面搜逐深入之伏邪。

大生地一两　生鳖甲五钱　生甘草四钱　丹皮三钱　勾藤勾三钱　生白芍六钱　生牡蛎五钱　麦冬六钱　阿胶三钱　生龟板五钱

煮五杯，分五次服。

十八日　神清改方。

十九日　温毒日久，诸症渐减，惟脉未静，应照邪少虚多例，其不尽之邪，付之紫雪可也。

生白芍四钱　钩藤三钱　生鳖甲五钱　大生地八钱　麦冬六钱　生龟板五钱　炙甘草三钱　羚羊角三钱　生牡蛎五钱　丹皮四钱　阿胶三钱

煮四杯，分四次服。

二十日　病虽渐次就退，伏热犹未清楚。暂与少加清热之品。

生白芍四钱　钩藤二钱　次生地一两　生甘草三钱　羚羊角三钱　丹皮二钱　麦冬六钱　生牡蛎六钱　黄芩二钱　生鳖甲四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二十一日　犹有瘛疭，仍从少阳中求之，再用紫雪丹一钱，分二次服。

刘　六十岁　癸丑年七月初九日　温病误表，津液消亡。本系酒客，热由小肠下注，溺血每至半盆，已三四日矣。又亡津液，面大赤，舌苔老黄而中黑，唇黑裂，大便七日不下，势如燎原，与急下以存津液法。

大承气，减枳朴分量，加丹皮、犀角。

初十日　昨日下后，舌上津液已回，溺血顿止，与清血分之热。

焦白芍四钱　犀角四钱　麦冬四钱　丹皮五钱　银花五钱　细生地五钱　生甘草二钱　天冬二钱

十一日　照前方。

十二日　前方加麻仁三钱。

十三日　前方四帖。

十七日　邪去七八，已能进粥，阴虚甚于余邪

复脉汤去参桂姜枣，二帖。

十九日　照前方加生牡蛎、生鳖甲，二帖。

二十一日　照前方又加生龟板，服二十一帖。

八月初十日　照前方又加海参二条，鲍鱼片五钱，服二十帖。

史氏　二十七岁　癸丑年七月初一日　温热误汗于前，又误用龙胆芦荟等极苦化燥于后，致七月胎动不安，舌苔正黄，烂去半边，目睛突出眼眶之外，如蚕豆大，与玉女煎加犀角。以气血两燔，脉浮洪数极故也。

生石膏四两　知母一两　炙甘草四钱　犀角六钱　京米一撮　细生地六钱　麦冬五钱

初二日　烦躁稍静，胎不动，余如故。照前方再服三帖

初五日　大便不通，小便数滴而已，溺管痛，舌苔黑，唇黑裂，非下不可，虽有胎，经云：有攻无殒，故无殒也。

生大黄六钱　元明粉四钱　川朴一钱　枳实一钱

煮两杯，分二次服，得快便即止。

初六日　下后脉静身凉，目睛渐收，与甘寒柔润。

初十日　复脉汤去刚药。

十四日　复脉加三甲。

二十日　服专翕大生膏十二斤，至产后弥月方止。

赵　五十五岁　癸丑年六月二十六日　体瘦无子，过服桂、附，津液枯燥。于二十二日得温热，自服补中益气汤三帖，致邪无出路，服辛凉轻剂二帖，竹叶石膏汤三帖，至七月初二日，烦躁不寐，并不卧床，赤身满地混抓，谵语干热，无汗舌黄，与调胃承气汤，加元参一小剂，得大便少许，随出赤红疹数十枚，少安半日，其症如前，与沃阴之甘凉法。二三日大躁大狂，又与调胃承气汤一小帖。又出疹数十枚，又少安，热总不退，脉总不静。如是者前后共下十三次，出疹十三次。而后脉静身凉，服复脉汤七帖后作专翕大生膏半料，计十二斤，半年后始复原。此证原案已失，举其大略，以备一格。

王　三十八岁　温病狂热，大渴引饮，周十二时，饮凉水担余，癫狂谵语，大汗不止。每日用白虎汤合犀角地黄汤，石膏用半斤，日服二帖。外用紫雪一两有余，间服牛黄清心丸五六丸。如是者七八日，热始渐退，药渐减，后以复脉汤收功。

温疫者，厉气流行而兼秽浊，户户皆然，如役所使也。是证也，悉从口鼻而入，先病手太阴，而后延布三焦。治法一以护阴、清热、逐秽为主。然法者规矩也。规矩不能使人巧，巧用在人也。今于其证中之有证者，先生则法中之有法。病见极重之证，方施至重之方，然未尝有一毫护此失彼之弊。如案中王、赵、史、刘数姓之疴，非先生胸有定见，法施奇绝，安望其生耶？真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岂庸手所能乎！至于精微妙旨，善读者细玩案中，自知其妙，予不敢再加妄论也。（舒配璜）

吴鞠通医案　卷二

暑　温

甘　二十四岁　壬戌六月二十九日　暑温邪传心包，谵语神昏，右脉洪大数实而模糊，势甚危险。

细生地六钱　知母五钱　银花八钱　元参六钱　连翘六钱　生甘草三钱　麦冬六钱　竹叶三钱　生石膏一两

煮三碗，分三次服。牛黄丸二丸，紫雪丹三钱。

温邪入心包络，神昏痉厥，极重之症。

连翘三钱　竹叶三钱　银花三钱　生石膏六钱　细生地五钱　甘草钱半　知母三钱　麦冬五钱连心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再服紫雪丹四钱。

周　五十二岁　壬戌年七月十四日　世人悉以羌防柴葛，治四时杂感，竟谓天地有冬而无夏，不亦冤哉！以致暑邪不解，深入血分成厥，衄血不止，夜间烦躁，势已胶锢难解，焉得速功。

鲜芦根一两　丹皮五钱　荷叶边一张　羚羊角三钱　元参五钱　杏仁三钱　桑叶三钱　滑石三钱　犀角三钱　细生地五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五日　厥与热似乎稍缓，据云夜间烦躁亦减，是其佳处；但脉沉弦细数，非痉厥所宜，急宜育阴而恋阳，复咸以止厥法。

生地六钱　元参六钱　麦冬八钱连心　生白芍四钱　桑叶三钱　羚羊角三钱　丹皮三钱　犀角三钱　生鳖甲六钱

日服二帖。

十六日　脉之弦刚者，大觉和缓，沉者已起，是为起色；但热病本属伤阴，况医者误以伤寒温燥药五六帖之多，无怪乎舌燥如草也。议启肾液法。

元参一两　丹皮五钱　桑叶二钱　犀角三钱　天冬三钱　麦冬五钱　沙参三钱　银花三钱　生鳖甲八钱

日服三帖。

十七日　即于前方内加：

连翘钱半　鲜荷叶边三钱　细生地六钱

再按：暑热之邪，深入下焦血分。身半以下，地气主之。热来甚于上焦，岂非热邪深入之明征乎？必借芳香以为搜邪之用。不然，恐日久胶固之邪一时难解也，则真阴正气日亏一日矣，紫雪丹之必不可少也。

紫雪丹钱半　分三次服。

十八日　厥已回，面赤，舌干黑苔，脉洪数有力，十余日不大便，皆下证也。人虽虚，然亦可以调胃承气小和之。

生大黄五钱　元明粉三钱，冲　生甘草三钱

先用一半，煎一茶杯，缓缓服，俟夜间不便，再服下半剂。服前方半剂，即解黑大便多许。便后用此方：

生白芍六钱　大生地一两　麦冬一两　生鳖甲一两

十九日　大下宿粪如许，舌苔化而干未滋润，脉仍洪数，微有潮热，除存阴无二法。

生白芍六钱　沙参六钱　炙甘草三钱　麦冬六钱　丹皮四钱　牡蛎五钱　天冬三钱　大生地一两　鳖甲五钱

日服二帖。

二十一日　小便短而赤甚，微咳，面微赤，尺脉仍见数洪象，议甘润益下，以治虚热，少复苦味，以治不尽之实邪。且甘苦合化阴气而利小便也。按：甘苦合化降气利小便法，举世不知，在温热门中诚为利小便之

上等法。盖热伤阴液，小便无由而生，故以甘润益水之源；小肠火腑，非苦不通，为邪热所助，故以苦药泻小肠而退邪热。甘得苦则不呆腻，苦得甘则不刚燥，合而成功也。

炙甘草四钱　生鳖甲八钱　生白芍六两　元参五钱　阿胶三钱　麦冬六钱　麻仁三钱　丹皮三钱　沙参三钱　黄连一钱

二十二日　已得效，仍服前方二帖。

二十三日　复脉复苦法，清下焦血分之阴热。

炙甘草五钱　生鳖甲五钱　麦冬五钱　生白芍六钱　阿胶三钱　丹皮五钱　麻仁五钱　天冬二钱　元参三钱

日服二帖。

王　三十八岁　癸亥六月初三日　暑温舌苔满布，色微黄，脉洪弦而刚甚，左反大于右，不渴，初起即现此等脉症，恐下焦精血之热，远甚于上焦气分之热也。且旧有血溢，故手心之热又甚于手背。究竟初起，且清上焦，然不可不免知其所以然。

连翘二钱　豆豉钱半　细生地钱半　丹皮二钱　银花二钱　生甘草一钱　藿梗一钱　元参钱半　薄荷三分　牛蒡子钱半　白茅根二钱　麦冬二钱　苦桔梗一钱

初六日　热退大半，胸痞，腹中自觉不和。按：暑必挟湿，热退湿存之故，先清气分。

连翘二钱　豆豉二钱　杏仁泥二钱　银花钱半　生苡仁三钱　白扁豆二钱　藿梗三钱　白通草八分　郁金二钱　滑石钱半

日二帖。

初七日　病退，六腑不和。

藿梗三钱　郁金一钱　半夏二钱　厚朴二钱　豆豉二钱　生苡仁三钱　广皮炭一钱　滑石三钱

初八日　向有失血，又届暑病之后，五心发热，法当补阴以配阳；但脉双弦而细，不惟阴不充足，即真阳亦未见其旺也。议二甲复脉汤，仍用旧有之桂、参、姜、枣。

炒白芍四钱　阿胶二钱　麦冬三钱　麻仁二钱　炙甘草五钱　生鳖甲五钱　沙参三钱　大生地四钱　生牡蛎五钱　桂枝二钱　大枣二个　生姜二片

又丸方

八仙长寿丸，加麻仁白芍蜜丸，每日三服，每服三钱。

马　三十八岁　癸丑年六月初六日　暑热本易伤阴，误用消导攻伐，重伤阴气，致令头中、耳中，鸣无止时，此系肝风内动。若不急救肝肾之阴，瘛疭热厥至矣。

炒白芍六钱　炙甘草三钱　生鳖甲五钱　大生地六钱　麦冬五钱　生牡蛎五钱　丹皮三钱　桑叶三钱　茶菊炭二钱　麻仁二钱，便不实去此

服四帖。

十二日　外邪虽退，无奈平素劳伤太过，虚不肯复，六脉无神，非参不可。

沙参三钱　大生地六钱　阿胶三钱　元参六钱　麻仁三钱　生鳖甲六钱　麦冬六钱　生白芍六钱　炙甘草四钱

得大便后，去元参，加

牡蛎三钱　人参三钱　桂枝　大枣二枚　生姜一片

七月初六日　病后饮食不调，又兼暑湿着里，腹中绞痛，痛极便溏，脉微数，欲作滞下，议芩芍法，夺其滞下之源。

黄芩炭一钱二分　小茴香炭八分　广木香一钱　厚朴二钱　焦白芍钱半　黄连炭八分　炒广皮钱半　枳实一钱　神曲炭二钱　山楂炭钱半

一二帖后腹痛除，仍服复脉汤服十余帖。

荣　十五岁　乙丑六月十一日　暑温挟痰饮怒郁，故脉芤身热而胁痛，误用足六经表药，烦躁不宁，六日不解，至危之证。

生香附三钱　旋覆花三钱　连翘二钱　藿梗二钱　生石膏四钱　杏仁三钱　薄荷一钱　郁金二钱

每帖煮两杯，分二次服。三时一帖，服二日大见效再商。

十三日　于前方内加：

青橘叶二钱　鲜荷叶边一张　芦根五钱

暑伤足太阴，发为膜胀，渴不欲饮，饮则呕，身微热，舌白滑，肢逆，二便闭塞，病在中焦居多，以香开六腑浊气为主。

半夏五钱　藿梗三钱　广皮二钱　枳实三钱　厚朴四钱　生香附三钱　郁金二钱　生苡仁三钱　白蔻仁二钱　杏泥三钱　旋覆花三钱

煮两杯，分二次服。今日一帖，明日一帖。

孙　四十五岁　乙丑六月初六日　头痛，左关独高，责之少阳内风掀动，最有损一目之弊。若以为外感风寒，则远甚矣。议清少阳胆络法。再此症除左关独高，余脉皆缓，所谓通体皆寒，一隅偏热，故先清一隅之热。《金匮》谓先治新病，旧病当后治也。

羚羊角二钱　苦桔梗二钱　生甘草一钱　薄荷六分　丹皮钱半　桑叶钱半　菊花钱半　刺蒺藜一钱　勾藤勾一钱　鲜荷叶半张

今日一帖，明日一帖。

初八日　前日左关独浮而弦，系少阳头痛，因暑而发，用清胆络法；兹关左已平其半，但缓甚，舌苔白厚而滑，胸中痞闷，暑中之热已解，而湿尚存也。议先宣上焦气分之热。

生苡仁五钱　郁金三钱　旋覆花三钱　藿梗三钱　杏仁泥五钱　白蔻仁二钱，连壳　半夏五钱　广皮三钱　茯苓皮三钱　滑石六钱　通草一钱

头煎二杯，今日服，二煎一杯，明早服。

初九日　诸症俱减，舌白未除，中湿尚多，议进法于前方内加：

加生苍术三钱　草果一钱

王　二十八岁　初三日　暑伤两太阴，手太阴之证多，一以化肺气为主。

杏仁泥五钱　鲜荷叶一钱　银花三钱　蔻仁二钱，连皮　连翘三钱　滑石八钱　生苡仁五钱　厚朴三钱　白通草一钱　藿香叶一钱　白扁豆花一枝

煎二杯，分两次服。今晚明早各一帖。

初四日　两太阴之暑症，昨用冷香合辛凉，暑中之热，已退其半，但里湿与热未克即除，故大便红水，胸中痞闷。

杏仁泥三钱　生苡仁五钱　藿梗三钱　泽泻五钱　白蔻仁钱半　滑石六钱　厚朴三钱　猪苓五钱　郁金二钱　白通草二钱　茯苓皮三钱

煎三杯，今晚、明早各一帖。

初五日　舌苔白厚，腹甚不和，肠鸣泄泻，聚湿尚多，急宜分泄。

生苡仁六钱　白蔻仁三钱　泽泻五钱　半夏五钱　藿梗三钱　茯苓皮六钱　椒目五钱　广皮三钱　滑石六钱　苍术三钱　厚朴三钱

水八碗，煎取三碗，分三次服，渣再煮一碗服。

广　二十四岁　七月二十二日　六脉洪大之极，左手更甚，目斜视，怒气可畏，两臂两手，卷曲而瘛疭，舌斜而不语三四日，面赤身热，舌苔中黄边白，暑入心包胆络，以清心胆之邪为要，先与紫雪丹。

桑叶三钱　羚羊角三钱　细生地五钱　连翘五钱，连心　竹茹三钱　银花五钱　丹皮三钱　嫩荷叶一张　天冬三钱　麦冬五钱　犀角三钱

煮四杯，分四次服。碧雪丹三钱　凉开水调服。以神清热退为度，不清再服三钱，虽三四次，均可服。

二十三日　肝热之极，加天冬凉肝，于前方加：

天冬三钱　紫雪丹仍照前调服。

二十四日　暑入心胆两经，与清心络之伏热，已见小效，仍用前法而进之。

犀角五钱　连翘四钱　细生地五钱　羚羊角三钱　银花三钱　茶菊花三钱　麦冬五钱　桑叶三钱　丹皮五钱

煮四杯，分四次服。

二十五日　加鲜白扁豆花一枝　鲜荷叶边一枚　黄连钱半　黄芩三钱

二十六日　暑入心胆两经，屡清二经之

邪，业已见效。今日饮水过多，水入微呕。盖暑必夹湿，议于前方内去柔药，加淡渗。

犀角二钱　茯苓皮五钱　黑山栀三钱　茵陈三钱　荷叶边一钱　桑叶二钱　银花二钱　羚羊角三钱　黄连一钱　连翘三钱　黄柏炭二钱　生苡仁五钱

二十七日　暑热退后，呕水，身微黄，热退湿存。

茵陈三钱　杏仁泥三钱　白通草一钱　银花三钱　白蔻皮二钱　连翘三钱　生苡仁五钱　黄柏炭二钱　茯苓五钱，连皮　黑山栀三钱

服二帖。

二十九日　热未尽退，舌起新白苔，胸痞。暑兼湿热，不能纯治一边。

银花三钱　黄连钱半　滑石六钱　连翘三钱　藿梗三钱　杏仁泥五钱　白通草一钱　生苡仁五钱　云苓皮五钱　白蔻仁钱半

煮三杯，分三次服，二帖。

八月初二日　暑热已退七八，惟十余日不大便，微有谵语，脉沉。可与轻通阳明，与增液承气法。

元参八钱　生大黄四钱　麦冬六钱，连心　细生地六钱

煮成二杯，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如不大便，再服第二杯，明早得大便，止后服；否则服第三杯。

初三日　温病下后宜养阴；暑温下后宜兼和胃。盖暑必挟湿，而舌苔白滑故也。脉缓，与外台茯苓饮意。

茯苓五钱　厚朴二钱　半夏三钱　白蔻皮钱半　麦冬五钱　生苡仁五钱　藿梗二钱　郁金一钱

暑温热退湿存，故呕，腹不和而舌白苔。

杏仁泥五钱　厚朴二钱　白蔻仁钱半　益智仁一钱　半夏五钱　生苡仁五钱　黄芩三钱　藿梗三钱　生姜三片

服二帖。

鞠通自医，丁巳六月十三日，时年四十岁。

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先服桂枝汤一帖。为君之桂枝用二两，尽剂毫无效验。次日用桂枝八两，服半剂而愈。

史　男　七岁　癸亥六月十二日　右脉洪大无伦，暑伤手太阴，有逆传心包之势，喘渴太甚，烦躁不宁，时有谵语，身热，议两清营卫之法。

连翘一钱，连心　生石膏三钱　知母一钱　银花二钱　真山连一钱　生甘草八分　竹叶二钱　厚朴一钱　杏泥二钱　藿梗一钱　丹皮一钱

日二帖。

十三日　诸症俱减，热已退，但右脉仍洪，舌黄而滑，呕未尽除。

银花钱半　飞滑石一钱　真山连一钱　连翘钱半，连心　生苡仁二钱　炒知母八分　生甘草八分　鲜荷叶边三钱　苇根三钱　杏泥钱半

二帖。

俞　男　三岁　七月初二日　暑湿伤脾，暮夜不安，小儿脉当数，且少腹以下常肿痛，肝肾亦复虚寒；况面色青黄，舌苔白，手心时热，调理乳食要紧，防成疳疾。议腑以通为补，食非温不化例。

生苡仁二钱　姜夏钱半　厚朴钱半　炒扁豆一钱　杏泥钱半　小枳实八分　焦曲钱半　鸡内金一钱　广皮炭八分　白蔻仁四分　煨姜三片　小茴一钱炒黑

四帖。

前证已愈，惟脾尚虚弱，以疏补中焦为主。

田　十四岁　暑温误下，寒凉太多，洞泄之后，关闸不藏，随食随便，完谷丝毫不化，脉弦。与桃花汤改粥法。

人参　赤石脂末　禹余粮细末　炙甘草　干姜　粳米

先以参、草、姜三味煎去渣，汤煮粥成，然后和入赤石脂、余粮末。愈后补脾阳而大健。

伏　暑

周　十四岁　壬戌八月十六日　伏暑内发，新凉外加。脉右大左弦，身热如烙，无汗，胶痰，舌苔满黄，不宜再见泄泻。不渴，腹胀，少腹痛，是谓阴阳并病，两太阳互争，难治之症。拟先清上焦湿热，盖气化湿亦化也。

杏仁泥三钱　银花二钱　白通草一钱　滑石三钱　芦根二钱　淡竹叶一钱　生苡仁钱半　厚朴二钱　大贝母一钱　连翘二钱　梨皮二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七日　案仍前。

连翘二钱　芦根二钱　杏仁泥钱半　银花二钱　薄荷八分　厚朴钱半　梨皮钱半　桑叶一钱　苦桔梗钱半　知母三钱，炒　鲜荷叶边一张　滑石三钱　白扁豆皮二钱

午一帖，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八日　两与清上焦，热已减其半，手心热于手背，谓之里热，舌苔红黄而厚，为实热。宜宣之，用苦辛寒法。再按：暑必夹湿，按腹中之痛胀，故不得不暂用苦燥法。

杏仁泥三钱　小枳实钱半　黄连钱半，姜汁炒　木通二钱　厚朴钱半　黄芩炭一钱　广木香一钱　瓜蒌仁八分　广皮炭一钱　小茴香炭钱半　炒知母钱半　槟榔八分

十九日　腹之痛胀俱减，舌苔干燥黄黑，唇肉色绛，呛咳痰粘。幼童阴气未坚，当与存阴退热。

麦冬六钱，连心　丹皮五钱　元参五钱　沙参三钱　炒知母二钱　犀角三钱　蛤粉三钱　杏仁三钱　生甘草一钱　细生地四钱　煅石膏四钱

二十日　津液稍回，宿粪未除，潮热因邪气还表，右脉仍然浮大，未可下，宜保津液，护火克金之嗽。

焦白芍四钱　沙参三钱　牡蛎粉钱半　麦冬六钱　柏子霜三钱　杏仁粉二钱　细生地六钱　霍石斛二钱　煅石膏三钱　元参六钱　犀角一钱

煮三杯，陆续服。

二十一日　诸症悉解，小有潮热，舌绛苔黑，深入血分之热未尽除也，用育阴法。

焦白芍四钱　天冬钱半　柏子霜三钱　大生地五钱　麦冬六钱　丹皮三钱　沙参三钱　炙甘草二钱　牡蛎三钱

头煎二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二十二日　津液消亡，舌黑干刺，用复脉法。

炒白芍六钱　丹皮四钱　柏子霜四钱　生鳖甲六钱　麻仁三钱　麦冬六钱　生牡蛎四钱　阿胶三钱，冲　大生地六钱

头煎二杯，今日服；二煎一杯，明早服。

二十三日　右脉仍数，余邪陷入肺中，咳甚痰艰，议甘润兼凉肺气。

甜杏仁泥三两　桑叶三钱　菊花三钱　苦桔梗三钱　麦冬一两，连心　玉竹三钱　大贝母三钱　梨皮三钱　细生地五钱　沙参三钱　甘草三钱　丹皮二钱

煎四茶杯，分四次服。

二十四日　舌黑苔退，脉仍数，仍咳，腹中微胀。

杏仁粉三钱　象贝母二钱　郁金钱半　茯苓三钱　沙参三钱　藿梗二钱　生扁豆三钱　丹皮三钱　细生地五钱　桔梗二钱　麦冬五钱

头煎三杯，二煎一杯，分四次服。

二十五日　昨晚得黑粪如许，潮热退，唇舌仍绛。热之所过，其阴必伤，与复脉法复其阴。

沙参三钱　麦冬一两　阿胶二钱，冲　炙甘草三钱　炒白芍六钱　生鳖甲五钱　丹皮三钱　元参三钱　大生地八钱　麻仁三钱　生牡蛎五钱

八碗水，煮成三碗，分三次服。二煎煮一碗，明早服。

二十六日　又得宿粪如许，邪气已退八九，但正阴虚耳，故不欲食，晚间干咳无痰。

大生地八钱　阿胶三钱　生白芍五钱　麻仁三钱　炙甘草二钱　牡蛎粉三钱　沙参三钱　麦冬六钱　天冬二钱

外用梨汁、藕汁、荸荠汁各一黄酒杯，重汤炖温频服。

二十七日　热伤津液，便燥，微有潮热，干咳舌赤，用甘润法。

元参六钱　知母二钱炒　阿胶二钱　沙参三钱　麻仁二钱　细生地五钱　麦冬六钱　郁李仁二钱　梨汁一杯冲　地栗汁一酒杯，冲

二十八日　伏邪内溃，续出白瘁如许，脉较前却稍和，第二次舌苔未化，不大便。

连翘二钱，连心　麻仁三钱　牛蒡子三钱，炒研　炒银花二钱　阿胶钱半　沙参二钱　元参二钱　生甘草一钱　大生地五钱　麦冬六钱

服此方后，晚间即得大便。

九月初四日　潮热复作，不大便，燥粪复聚，与增液承气汤微和之。

元参五钱　细生地五钱　麦冬五钱　甘草一钱　生大黄二钱

服此得黑粪如许，而潮热退，脉静。以后一以养阴收功。

陈　二十八岁　左脉洪大数实，右脉阳微，阴阳逆乱，伏暑似痉，最难即愈。议领邪外出法。

生鳖甲三两　青蒿四钱　桂枝三钱　麦冬八钱　焦白芍二钱　甘草钱半　沙参三钱　丹皮三钱　知母三钱，炒

三帖即愈。

十四日　伏暑寒热已愈，不食不饥不便，胸中痞闷，九窍不和，皆属胃病。

半夏五钱　广皮钱半　青皮钱半　桂枝钱半　郁金二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五钱　党参三钱

三帖。

十七日　久病真阳虚则膂痛，余邪化热则口苦，正气不复则肢倦。

西洋参二钱　桂枝三钱　茯苓三钱　半夏三钱　黄芩炭钱半　焦白芍三钱　生姜二片　广皮炭钱半　炙甘草钱半　大枣二枚

某　乙丑八月二十二日　不兼湿气之伏暑误治，津液消亡，以致热不肯退，唇裂舌燥，四十余日不解，咳嗽胶痰，谵语口渴。可先服牛黄清心丸，清包络而搜伏邪；汤药与存阴退热法。

细生地三钱　麦冬五钱　白芍三钱炒　甘草一钱　沙参三钱　生牡蛎五钱　生鳖甲五钱　生扁豆二钱

二十四日　暑之偏于热者，误以伤寒足经药治之，以致津液消亡。昨用存阴法，兼芳香开络中闭伏之邪，已见大效。兹因小便赤甚而短，热虽减而未除，议甘苦合化阴气法。

二甲复脉汤，加黄芩三钱　如有谵语，其牛黄丸仍服。

二十六日　昨用甘苦合化阴气法，服后大见凉汗，兹热已除，脉减，舌苔尽退，但六脉重按全无，舌仍干燥。议热之所过，其阴必伤例，用二甲复脉汤，重加鳖甲、生甘草八帖。

某　乙丑九月十六日　夏伤于湿，冬必咳嗽。况六脉俱弦，木旺克土，脾土受克则泄泻，胃土受克则不食欲呕，前曾腹胀，现在胸痞，舌白滑，此寒湿病也。而脉反数，思凉思酸，物极必反之象，岂浅鲜哉！急宜戒恼怒，小心一切为要。

半夏三钱　旋覆花二钱　杏仁泥四钱　白蔻皮一钱　生苡仁五钱　滑石三钱　郁金二钱　茯苓皮五钱　通草一钱

水五杯，煮两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二帖。

十八日　脉数甚，思凉，湿中生热之故。

通草一钱　郁金二钱　滑石六钱　茯苓皮六钱　白蔻仁钱半　藿梗三钱　生苡仁六钱　半夏四钱　杏仁泥六钱　小枳实钱半　黄芩二钱

水八碗，煮三茶碗，渣再煮半碗，分四次服，日三夜一，二帖。

二十日　伏暑必挟火与湿，不能单顾一

边。至服药后反觉不快，乃体虚久病，不任开泄之故。渴思凉者火也，得水则停者湿也。

生石膏六钱　半夏三钱　杏仁泥六钱　炒知母钱半　薏仁一钱　黄芩一钱

煮三杯，三次服，二帖。

二十二日　去薏仁加：

通草钱半　石膏四钱　滑石四钱　知母五分　藿梗三钱

二十七日　饮居右胁，不得卧，格拒心火，不得下通于肾，故嗌干。

杏仁粉三钱　苏子三钱，去油　小枳实三钱　香附三钱　广皮二钱　旋覆花三钱　半夏五钱　茯苓皮三钱　藿梗三钱

十月初二日　小便不通，于前方内加：

滑石三钱　通草钱半　生苡仁三钱

前后共九帖。

初六日　小便已通，于前方内去　滑石　通草　苡仁　服二帖。

巴　二十二岁　面目青黄，其为湿热无疑；右脉单弦，其为伏饮无疑；脘痞胸痛，合之脉弦，其为肝郁无疑。上年夏日曾得淋症，误服六味酸甘化阴，致令其湿热稳伏久踞，故证现庞杂无伦，治法以宣通三焦，使邪有出路，安胃能食为要。

生石膏八钱　半夏五钱　旋覆花三钱　滑石一两　蚕砂三钱　香附三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皮五钱　郁金三钱　通草二钱　杏仁泥三钱　草蘚四钱

初六日　其人本有饮症，又加内暑外凉，在经之邪，似疟而未成，在腑之邪泄泻不止，恐成痢疾，急以提邪外出为要。按六脉俱弦之泄泻，古谓之木泄，即以小柴胡汤为主方，况加之寒热往来乎？六脉俱弦，古谓脉双弦者寒也，指中焦虚寒而言，岂补水之生熟地所可用哉！现在寒水客气，燥金司天，而又大暑节气，与柴胡二桂枝一法。

柴胡六钱　炙甘草一钱　桂枝三钱　黄芩二钱　半夏六钱　生姜三钱　焦白芍二钱　大枣二钱　藿梗三钱　广皮二钱　青蒿二钱

寒热止即止。

初八日　寒暑兼受，成疟则轻，成痢则重。前用柴胡二桂枝一法，现在面色青，热退，痰多而稀，舌之赤者亦淡，脉之弦劲者微细，不渴，阳虚可知，与桂枝柴胡各半汤，减黄芩加干姜。

桂枝二钱　半夏六钱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炒　白芍钱半，炒　生甘草二钱　干姜二钱　生姜五钱　大枣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初九日　内暑外寒，相搏成疟，大便溏泄，恐致成痢。口干不渴，经谓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也，合之腹痛则更可知矣。仲景谓表急急当救表，里急急当救里。兹表里无偏急象，议两救之。救表仍用柴胡桂枝各半法，以太、少俱有邪也；救里与理中法。

桂枝四钱　黄芩炭二钱　生苡仁五钱　白芍二钱，炒　干姜三钱　炙甘草钱半　川椒炭三钱　柴胡四钱　良姜二钱　半夏六钱　白薏仁钱半　生姜五钱　大枣二个

初十日　昨用两救表里，已见小效，今日仍宗前法而退之，脉中阳气已有生动之机故也。不可性急，反致僨事。

桂枝二钱　黄芩钱半，炒　厚朴二钱　白芍二钱，炒　干姜二钱　炙甘草钱半　川椒炭二钱　柴胡三钱　煨草果一钱　半夏六钱　生姜五钱　大枣二个

十一日　内而痰饮踞中焦，外而寒暑扰乱胃阳。连日已夺去成痢疾之路，一以和中蠲饮为要。盖无形之邪，每借有形质者以为依附也。

青蒿三钱　小枳实三钱　黄芩炭钱半　杏仁泥三钱　茯苓皮五钱　柴胡三钱　半夏一两　广皮二钱　白薏仁钱半　生苡仁五钱　桂枝二钱　炒白芍二钱　生姜三片

十二日　杂受寒暑，再三分析，方成疟疾，寒多热少，脉沉弦，乃邪气深入，与两分阴阳之中偏于温法。

青蒿三钱　半夏八钱　槟榔一钱　柴胡三

钱 厚朴三钱 良姜二钱 黄芩炭钱半 枳实二钱 藿梗三钱 生姜五片 瓜蒌皮三钱 大枣二个

十四日 寒热少减，胸痞甚，去甘加辛，去枣加生姜。

十六日 脉弦细，指尖冷，阳微不及四末之故。兼之腹痛便溏，痰饮咳嗽，更可知矣。以和胃阳，温中汤，逐痰饮立法。

半夏六钱 良姜二钱 杏仁三钱 川椒炭三钱 干姜二钱 炒广皮三钱 桂枝三钱 薏仁三钱 生苡仁五钱 生姜三片

张 十七日 伏暑酒毒，遇寒凉而发，九日不愈，脉缓而软，滞下，身热，谵语，湿热发黄，先清湿热，开心包。

茵陈五钱 茯苓皮五钱 黄连二钱 栀子炭三钱 通草一钱 黄柏炭三钱 滑石五钱 生苡仁三钱 黄芩三钱

十八日 热退，滞下已愈，黄未解。

茵陈三钱 黄连八分 茯苓皮五钱 滑石五钱 栀子炭三钱 杏仁三钱 黄柏炭三钱 通草一钱 灯草一钱 萆薢三钱

十九日 黄亦少退，脉之软者亦鼓指；惟舌赤、小便赤浊，余湿余热未尽，尚须清之。

茯苓皮五钱 茵陈四钱 生苡仁三钱 黑栀子三钱 杏仁三钱 黄柏炭二钱 半夏三钱 黄连八分 广皮炭二钱 萆薢三钱 滑石五钱

二十日 黄退，小便赤浊，舌赤脉洪，湿热未净。

滑石五钱 栀皮二钱，炒 萆薢三钱 黄连一钱 海金砂三钱 半夏三钱

王 二十八岁 乙酉三月二十日 上年初秋伏暑，午后身热汗出，医者误以为阴虚劳损，不食，胸痞，咳嗽，舌苔白滑，四肢倦怠，不能起床。至今三月不解，已经八月之久，深痼难拔，勉与宣化三焦，兼从少阳提邪外出法。

桂枝三钱 薏仁三钱 黄芩一钱，炒 青蒿三钱 茯苓皮五钱 滑石六钱 苡仁五钱 半夏五钱 杏仁四钱 广皮三钱 通草一钱

此药服二帖，能进饮食；服四帖，饮食大进，即能起行立。后八日复诊，以调理脾胃而愈。

李 十八岁 十一月初九日 伏暑如疟状，脉弦数，寒热往来，热多于寒，解后有汗，与青蒿鳖甲汤，五帖而愈。

金氏 三十岁 乙酉四月二十二日 上年伏暑，寒热时发如疟状，以通宣三焦立法，补水补火皆妄也。

杏仁三钱 藿梗三钱 薏仁五钱 茯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半夏四钱 青蒿八分 炒黄芩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个

服四帖。

初二日 伏暑愈后，以平补中焦为要，仍须宣通，勿得粘滞。

半夏三钱 莲子五钱，去心皮 广皮一钱 益智仁一钱 茯苓五钱 生姜三片 生苡仁五钱

某 九月二十四日 初因肝郁，继因内饮招外风为病，现在寒热如疟状。又有伏暑内发，新凉外加之象，六脉弦细而紧，两关独大而浮，厥阴克阳明，医者全然不究病从何来，亦不究脉象之是阴是阳，一概以地黄等柔药补阴，以阴药助阴病，人命其何堪哉。势已沉重，欲成噎食反胃，勉与两和肝胃，兼提少阳之邪外出法。

桂枝三钱 薏仁二钱 川椒炭二钱 青蒿一钱 苡仁五钱 杏仁三钱 半夏六钱 香附三钱 生姜四钱 广皮三钱 旋覆花三钱

二十八日 寒热减半，呕止，舌苔满黄，但仍滑耳，于前方内加：

黄芩二钱，炒

再服四帖，如二三帖内寒热止，去青蒿。若舌苔干燥，腹痛止，去川椒，加

茯苓五钱

十月初六日 伏暑已解七八，痰饮肝郁未除，下焦且有湿热。

杏仁四钱 旋覆花三钱 通草一钱 薏仁三钱 香附三钱 萆薢五钱 苡仁五钱 半夏五钱 蚕砂二钱 茯苓皮五钱 广皮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数帖痊愈。

陶　五十八岁　乙酉九月十八日　伏暑遇新凉而发，舌苔燥白，上灰黑，六脉不浮不沉而数，误与发表，胸痞不食，此危证也。何以云危？盖四气杂感，又加一层肾虚，又加一层肝郁，又加一层误治，又加一层酒客中虚，何以克当！勉与河间之苦辛寒法，一以宣通三焦，而以肺气为主，望其气化而湿热俱化也。

杏仁四钱　郁金三钱　藿香叶三钱　蔻仁三钱　黄芩三钱　黄连一钱　苡仁五钱　滑石五钱　半夏五钱　茯苓皮五钱　通草一钱　广皮三钱

二十三日　舌之灰化为黄，滑而不燥，唇赤颧赤，脉之弦者，化而为滑数，是湿与热俱重也。

杏仁泥五钱　茯苓六钱　木通五钱　蔻仁三钱　茵陈五钱　苡仁五钱　黄连二钱　滑石一两　黄柏炭四钱　半夏五钱

二十六日　伏暑舌之灰者化黄，兹黄虽退，而白滑未除，当退苦药，加辛药，脉滑甚，重加化痰，小心复感要紧。

杏仁五钱　郁金三钱　滑石一两　蔻仁三钱　藿梗三钱　苡仁五钱　枳实三钱　半夏一两　黄柏炭三钱　广皮三钱　茯苓皮六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月初二日　伏暑虽退，舌之白滑未化，是暑中之伏湿尚存也，小心饮食要紧。脉之滑大者已减，是暑中之热去也。无奈太小而不甚流利，是阳气未充，不能化湿，重与辛温，助阳气，化湿气。

杏仁泥五钱　广皮五钱　半夏六钱　蔻仁三钱　益智仁三钱　川椒炭三钱　苡仁五钱　干姜三钱　木通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舌苔黄为度。

初六日　伏暑之外感者，因大汗而退，舌白滑苔，究未能化黄，前方大用刚燥未除也，务要小心饮食，毋使脾困。

杏仁泥四钱　煨草果八分　益智仁三钱　蔻仁三钱　茅术炭三钱　半夏五钱　苡仁五钱　广皮炭五钱　厚朴二钱　茯苓皮五钱　神曲炭三钱

王氏　二十二岁　二月二十六日　伏暑咳嗽寒热，将近一年不解，难望回生，既咳且呕而泄泻，勉与通宣三焦，俾邪有出路，或者得有生机。何以知其为伏暑而非劳？瘵劳之咳，重在丑寅卯木旺之时，或午前，或终日，湿家之咳，旺在戌亥子。劳之寒热后无汗，伏暑寒热如疟状，丑寅卯阳升，乃有汗而止。劳之阴虚身热，脉必芤大，伏暑之脉，弦细而弱。故知其为伏暑而非劳瘵也。再左边久不着席，此水在肝也。

生苡仁五钱　广皮三钱　蔻仁二钱　半夏五钱　茯苓皮五钱　郁金一钱　青蒿八分　香附三钱　桂枝三钱　旋覆花三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个

煮三杯，分三次服。

此方服四帖，寒热减，去青蒿，又服十帖，后健脾胃收功。

裘　四十岁　乙酉八月初五日　酒客中虚湿重，面色滞暗，业已有日，现在又感伏暑新凉，头胀便溏，舌白滑，脉弦细，中虚寒湿可知，不能戒酒，断乎病不除根。盖客症易除，久病伏湿虚寒难退也。

杏仁二钱　广皮五钱　藿梗三钱　苡仁一两　半夏六钱　黄芩炭六钱　蔻仁三钱　茯苓一两　青蒿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头胀除去青蒿，服七帖愈。

周　五岁　本系伏暑，误以为风寒挟食，发表消导难进，致邪气深入下焦血分，夜热早凉，与煎厥瘅疟相似。食减脉大，汗多便结，先与救阳明之阴。

梨汁一酒杯　藕汁一酒杯　鲜芦根汁半酒杯　荸荠汁一酒杯　元参五钱　连心麦冬五钱

三帖。

温　毒

刘　甲子五月十三日　面赤肿，喉痛，身

热，自汗，舌黄。

马勃三钱　银花六钱　牛蒡子六钱　荆芥穗二钱　元参六钱　薄荷钱半　人中黄二钱　桔梗五钱　连翘六钱　射干二钱　板蓝根三钱　桑叶六钱

共为粗末，分七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

十四日　用前法。

十五日　于前方内加：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某　甲子五月十一日　温毒喉痛发疹，腿酸痛甚重症也，须用急急轻扬，恐其聚而为灾也。

马勃五钱　射干五钱　薄荷五钱　元参一两　连翘一两二钱　荆芥穗六钱　桔梗两半　僵蚕五钱　板蓝根三钱　银花一两　牛蒡子八钱　人中黄四钱

共为粗末，七钱一包，一时服一包，通十二时服十包，服完再作服，芦根汤煎，二帖愈。

王氏　二十三岁　甲子五月十一日　温毒颊肿，脉伏而象模糊，此谓阳证阴脉耳，面目前后俱肿，其人本有瘰疬，头痛身痛，谵语肢厥，势甚凶危，议普济消毒饮法。

连翘一两二钱　牛蒡子八钱　银花两半　荆芥穗四钱　桔梗八钱　薄荷三钱　人中黄四钱　马勃五钱　元参八钱　板蓝根三钱

共为粗末，分十二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服，肿处敷水仙膏，用水仙花根去芦，捣烂敷之，中留一小口，干则随换，出毒后，敷三黄二香散。

三黄二香散

黄连一两　黄柏一两　生大黄一两　乳香五钱　没药五钱

上为极细末，初用细茶汁调敷，干则易之，继用香油调敷。

十二日　脉促，即于前方内加：

生石膏三两　知母八钱

十三日　即于前方内加：

犀角八钱　黄连三钱　黄芩六钱

十四日　于前方内加：

大黄五钱

十五日　于前方内去大黄，再加：

生石膏一两

十六日　于前方内加：

金汁半茶杯　分次冲入药内服。

十八日　脉出，身壮热，邪机向外也。然其势必凶，当静以镇之，勿事荒张，稍有谵语，即服：

牛黄清心丸一二丸。其汤药仍用前方。

二十日　肿消热退，脉亦静，用复脉汤七帖，全愈。

王　二十三岁　乙丑八月十一日　温毒发斑，时在初秋，盛暑未消，何妄用大汗大下之伤寒六经法，悖谬已极。右脉洪大芤甚，渴甚，汗太甚。急急重用化斑汤。

生石膏四两　细生地一两　知母二两　京米一两　炙甘草一两　犀角五钱

水八碗，煮三碗，分三次服，渣再以水五碗煮两碗，夜间明早，服至巳前完。

史　二十二岁　温毒三日，喉痛胀，滴水不下，身热脉洪数，先以代赈普济散五钱煎汤，去渣嗽口与喉，噙化少时，俟口内有涎，即控吐之。再嗽再化再吐，如是者三五时，喉即开，可服药矣。计用代赈普济散二两后，又用五钱一次与服，每日十数次，三日而喉痛止，继以玉女煎五帖，热全退，后用复脉汤七帖收功。

代赈普济散方

主治温毒、喉痹、项肿、发疹、发斑、温痘、牙痛、杨梅疮毒、上焦一切风热、皮毛瘙痒等证。如病极重者，昼夜服十二包，至轻者服四包，量病增减。如喉痹滴水不下咽者，噙一大口，仰面浸患处，少时有稀痰吐出，再噙再吐，四五次，喉即开。服药后如大便频数，甚至十数次者，勿畏也，毒尽前愈。如服三五次，大便尚坚结不通者，每包可加酒炒大黄五六分，或一钱。

桔梗十两　牛蒡子八两　黄芩六两，炒　人中黄四两　荆芥穗八两　银花一两　蝉蜕六两　马勃四两　板蓝根四两　薄荷四两　元参十两　大青叶六两　生大黄四两，炒黑　连翘十两，连心　僵蚕六两　射干四两

上为粗末，每包五钱，小儿减半，磁瓶收好，勿出香气。

按：此方用东垣普济消毒饮，去直升少阳、阳明之升麻、柴胡，直走下焦之黄连，合化清气之培赈散，改名曰代赈普济散，大意化清气，降浊气，秽毒自开也。方名代赈者，凶荒之后，必有温疫，凶荒者赈之以谷，温疫者赈之以药，使贫者病者皆得食赈，故方名代赈也。

李　四十岁　周身斑疹，夹紫黑痘数百枚，与代赈普济散，日五两，服至七日后愈。

戴氏　感受秽浊，满面满脊杨梅密布，与代赈普济散，每日六两，九日消尽。

徐　五十一岁　己酉五月二十日　因湿毒而发天行杨梅疮，脉弦兼有外风。

代赈普济散，每日服三包，每包五钱。加：

土茯苓五钱煎三杯，分二次服，日共六次。

陈　三十二岁　温热面赤，口渴烦躁，六七日壮热大汗，鼻衄，六脉洪数而促，左先生用五苓散双解表里。余曰：此温病阳明经证也，其脉促，有燎原之势，岂缓药所能挽回非白虎不可。

生石膏八两　知母一两　生甘草五钱　粳米二合　白茅根一两　侧柏叶炭八钱

煮四碗，分四次服，尽剂而脉静身凉。

《脉经》谓数而时一止曰促，缓而时一止曰结。按：古方书从无治促、结之明文，余一生治病，凡促脉主以石膏，结脉主以杏仁。盖促为阳，属火，故以石膏得肺胃之阳；结脉属阴，乃肺之细管中块痰，堵截隧道而然，故以杏仁利肺气而消块痰之阴，无不如意。然照世人用药，石膏用七八钱，杏仁用三五钱，必无效也。吾尝谓未能学问思辨，而骤然笃行，岂非孟浪之极，既已学问思辨，而不能笃行，岂非见义不为，无勇乎。

湿　温

王　三十三岁　壬戌四月二十二日　证似温热，但心下两胁俱胀，舌白，渴不多饮，呕恶嗳气，则非温热而从湿温例矣。用生姜泻心汤之苦辛通降法。

生姜一两　干姜五钱　茯苓六钱　生薏仁五钱　半夏八钱　黄芩三钱，炒　黄连三钱　生香附五钱

水八碗，煮三茶杯，分三次服。约二时服一次。二煎用水三杯，煎一茶杯，明早服。

二十三日　心下阴霾已退，湿已转阳，应清气分之湿热。

连翘五钱　杏泥仁三钱　银花五钱　藿梗三钱　芦根五寸　滑石五钱　熟石膏五钱　黄芩炭三钱　郁金三钱　黄连二钱

水八碗，煎三碗，分三次服。渣再煮一碗服。

二十四日　斑疹已现，气血两燔，用玉女煎合犀角地黄汤法。

生石膏两半　牛蒡子六钱　知母四钱　元参八钱　银花一两　薄荷三钱　连翘一两　细生地六钱　犀角三钱　桔梗四钱　黄芩四钱，炒　人中黄一钱

二十五日　面赤、舌黄大渴，脉沉肢厥，十日不大便，转矢气，谵语，下证也。小承气汤。

生大黄八钱　枳实五钱　厚朴四钱

水八碗，煮三碗，先服一碗，约三时得大便，止后服；不便再服第二碗。

又大便后，宜护津液，议增液法。

麦冬一两，连心　连翘三钱　细生地一两　银花三钱　元参三钱　甘草二钱，炒

煮三杯，分三次服。能寐不必服。

二十六日　陷下之余邪不清，仍思凉饮，舌黄微，以调胃承气汤小和之。

生大黄二钱　元明粉八分　生甘草一钱

二十七日　昨日虽大解而不爽，脉犹沉而有力，身热不退而微厥，渴甚面赤，犹宜微和之，但恐犯数下之戒，议增液承气，合玉女煎法。

生石膏八钱　知母四钱　黄芩二钱　生大黄三钱，另煎，分为三份，每次冲一分服

煮成三碗，分三次服。若大便稀而不结不黑，后服勿冲大黄。

二十八日　大便虽不甚爽，今日脉浮不可下，渴思凉饮，气分热也；口中味甘，脾热甚也。议用气血两燔例之玉女煎，加苦药以清脾痹。

生石膏二两　黄连二钱　元参六钱　麦冬一两　细生地一两　知母三钱　黄芩六钱

煮四碗，分四次服。得凉汗，止后服，不渴，止后服。

二十九日　大用辛凉，微合苦寒，斑疹续出如许，身热退其大半，不得再用辛凉重剂，议甘寒合化阴气加辛凉，以清斑疹。

连翘三钱　元参四钱　细生地五钱　银花三钱　黄芩二钱　花粉二钱　黄连二钱　薄荷一钱　麦冬五钱　犀角三钱

煮三碗，三次服。渣再煮一碗服。

大热虽减，余焰尚存，口甘弄舌，面光赤色未除，犹宜甘寒苦寒合法。

连翘三钱　细生地六钱　黄芩三钱　丹皮三钱　元参四钱　黄连二钱　麦冬五钱　银花三钱

水八碗，煮三碗，分三次服。

初二日　于前方内加：

犀角一钱　知母钱半

初三日　邪少虚多，宜用复脉去桂、枣，以其人本系酒客，再去甘草之重甘，加二甲、丹皮、黄芩。

此甘润化液，复微苦化阴，又苦甘咸寒法。

初四日　尚有余邪未尽，以甘苦合化入阴搜邪法。

元参一两　黄芩二钱　麦冬八钱　知母二钱　细生地六钱　生鳖甲八钱　银花三钱　丹皮五钱　连翘二钱　青蒿一钱

头煎三茶碗，二煎一茶碗，分四次服。

陈　二十二岁　乙丑四月十七日　面赤目赤，舌苔满布如积粉，至重之温病也。最忌发表，且用辛凉。

荆芥穗五钱　薄荷四钱　生甘草三钱　桔梗六钱　连翘八钱　银花八钱　藿香叶五钱　牛蒡子五钱　杏仁五钱

共为粗末，分八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去渣服。

某　初九日　面赤目赤，舌苔满布，至重之温热病，脉反缓而弦，外热反不盛，口反不渴，肢微厥，所谓阳证阴脉，乃本身阳气，不能十分充满，不肯化解耳。兹与化邪法。

荆芥穗二钱　郁金二钱　藿梗二钱　豆豉钱半　银花二钱　连翘心钱半　青蒿一钱　桔梗钱半　薄荷八分　杏仁泥二钱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十一日　温病未有不渴而燥者，今舌苔布满而不渴，虽黄而滑，脉缓甚，热不壮，盖挟湿之故也。议照湿温例，治用苦辛寒法。

生苍术二钱　广皮二钱　郁金三钱　黄连一钱　薏仁一钱　连翘二钱　银花二钱　藿香二钱　天花粉三钱　黄芩一钱，炒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各两杯，两帖而安。

陈　二十三岁　初八日　六脉弦细而劲，阴寒脉也；咳嗽稀痰，阴湿咳也；舌苔刮白而滑，阴舌苔也；呕吐泄泻，阴湿证也。虽发热汗出而解，乃湿中兼风，病名湿温，天下有如是之阴虚证乎？

茯苓四钱　泽泻四钱　桂枝二钱　于术三钱　炒白芍二钱　生苡仁五钱　半夏五钱　广皮炭二钱　生姜汁三匙冲

初十日　痰饮兼风，误治成坏证。前用温平逐湿除风，诸恶证俱成，惟寒少热多，热后汗出未除。现在面赤口渴，暮夜谵语，有

风化热之象，但六脉尚弦，未尽转阳也。再咳嗽则胸胁小腹俱微痛，又有金克木之象。

桂枝三钱　茯苓四钱　杏仁三钱　青蒿三钱　炙甘草二钱　半夏二钱　炒白芍二钱　生姜三片　猪苓五钱　石膏六钱　大枣二个

十四日　脉弦数，午后潮热，前有白苔，复变黄苔，呕恶口渴，颇有湿疟之象；但咳嗽便溏，又有湿温之形。伏邪内陷，所致最难清理。

桂枝四钱　茯苓皮五钱　生石膏八钱　青蒿二钱　知母三钱　杏仁泥三钱　炙甘草二钱　苡仁五钱　滑石六钱

某　初十日　六脉俱弦而细，左手沉取数面有力，面色淡黄，目白睛黄。自春分午后身热，至今不愈。曾经大泻后，身软不渴，现在虽不泄泻，大便久未成条，午前小便清，午后小便赤浊。与湿中生热之苦辛寒法。

茵陈四钱　杏仁三钱　滑石六钱　茯苓皮五钱　通草一钱半　黄连一钱　苡仁四钱　蚕砂三钱　黄芩二钱　海金砂四钱　苍术炭三钱

十三日　前方内去苍术，加石膏，增芩连。

文　三十八岁　丁卯七月初二日　湿温，舌苔白滑厚浊，脉象模糊，弦细而且沉濡。用通三焦法，先寒热，继微热，后不热，更方三十余帖，大抵不出渗湿之苦辛淡法。四十五日以后方解，解后以两和脾胃收功。

冬　温

张　六十八岁　甲子十一月二十五日　舌黄，口渴，头不痛而恶寒，面赤，目赤，脉洪热甚，形似伤寒，实乃冬温夹痰饮，与伏暑一类。

连翘六钱　桔梗八钱　杏仁六钱　荆芥穗五钱　银花六钱　甘草三钱　半夏八钱　广皮三钱　郁金三钱　通草三钱　藿梗七钱

共为粗末，分七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

二十六日　前方内减　荆芥穗　通草

二十七日　余热未清。

连翘三钱　杏仁三钱　知母二钱，炒　桔梗三钱　薄荷一钱　小生地三钱　黄芩一钱半　甘草一钱　银花二钱

水五杯，煮两杯，二次服。二帖。

二十九日　温病渴甚，热甚，面赤甚，脉洪甚。

杏仁五钱　生甘草三钱　半夏四钱　银花五钱　石膏八钱　连翘六钱　郁金二钱　荆芥穗三钱　薄荷一钱　桔梗五钱

三十日　温病最忌食复，况年老气血已衰，再复则难治矣口渴甚，痰多，胁痛，前方加：

香附一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二帖。

初一日　大势已退，余热尚存，仍须清淡数日，无使食复。

细生地五钱　麦冬五钱　连翘三钱　银花三钱　丹皮二钱　甘草二钱　元参二钱　黄芩一钱半。

头煎二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初二日　脉洪滑，于前方内加：

半夏三钱

某　三月二十二日　脉不浮而细数，大渴欲饮，大汗，里不足之热病也，用玉女煎法。

生石膏一两　甘草三钱　桑叶三钱　知母四钱　麦冬五钱　细生地五钱　粳米一撮

二十三日　温热大渴大汗，脉数，昨用玉女煎法，诸证俱减，平素有消渴病，服昨药后，大便稀溏，加牡蛎。一面护阴，一面收下。

生石膏五钱　炒知母二钱　炙甘草三钱　大生地五钱　麦冬五钱　京米一撮　牡蛎一两

某　初一日　冬温，脉沉细之极，舌赤，面赤，谵语，大便闭，邪机纯然在血分之里，与润下法。

元参六钱　元明粉一钱　细生地六钱　麦冬六钱，连心　生大黄五钱　丹皮三钱　生甘草二钱

煮三杯，先服一杯，得便，止后服，汤药之先，先服牛黄清心丸二丸。

初三日　冬温，谵语神昏，皆误表之故，邪在心包，宜急急速开膻中，不然则内闭外脱矣。大便闭，面正赤，昨与润下法未通，经谓下不通，非细故也。得药则呕，忌甘也。先与牛黄清心丸二三丸，以开膻中，继以大承气汤，攻阳明之实。

生大黄八钱　元明粉三钱　枳实四钱　厚朴二钱　元参八钱　丹皮五钱

煮三杯，得便则止，不便再服。

吴鞠通医案　卷三

中　风

陶氏　六十八岁　左肢拘挛，舌厚而蹇，不能言，上有白苔，滴水不能下咽，饮水则呛。此中风挟痰之实症。前医误与补阴，故隧道俱塞，先与开肺。

生石膏四两　防己五钱　杏仁四钱　姜半夏五钱　茯苓块五钱　桑枝五钱　陈皮三钱　白通草钱半

服一帖而饮下咽，服七帖而舌肿消。服二十帖，诸病虽渐减，而无大效，左肢拘挛如故，舌虽消肿，而语言不清，脉兼结。余曰：此络中痰堵塞，皆误补致壅之故，非针不可。于是延郑七兄针之，舌上中泉穴一针，出紫黑血半茶碗，随后有物如蚯蚓，令伊子以手探出，即使针孔中拉出胶痰一条，如匀粉，长七八寸，左手支沟穴一针，透左关手背三阳之络，用小针十数针。以后用药日日见效。前方止减石膏之半，服至七十余帖，自行出堂上轿矣。

哈　六十六岁　中风湿，口歪，臂不举，腿肿，脉洪数，口渴，胃不开，与辛凉开水道法。

桂枝三钱　防己一钱　飞滑石一两　通草二钱　半夏五钱　桑叶五钱　石膏四钱　茯苓皮一两　晚蚕砂三钱

二帖而效，十四帖痊愈，后以补脾胃收全功。

中风，神呆不语，前能语时，自云头晕，左肢麻，口大歪，不食，六脉弦数，此痱中也，与柔肝法。

生白芍三钱　麦冬二钱　生鳖甲五钱　左牡蛎五钱　炙甘草三钱　生地黄八钱

一帖而神有清意，人与之言能点头也。又于前方加生阿胶三钱，丹皮四钱，三帖而半语，七帖而愈，能食，十二三帖而如故。

李氏　七十二岁　伏暑挟痰饮，肝郁，又加中风，头痛，舌厚白苔，言蹇，畏寒，脉洪数而弦，先与辛凉清上。

苦桔梗二钱　桑叶三钱　连翘三钱　蒺藜二钱　甘草一钱　茶菊花三钱　银花三钱　薄荷钱半

四帖而头痛畏寒止，舌渐消，苔不退。兹以通宣三焦，兼开肝郁。

茯苓五钱，连皮　杏仁泥五钱　半夏四钱　白蔻仁二钱　飞滑石八钱　香附三钱　通草一钱　广郁金二钱　薏仁五钱

服二十余帖而大安，一切复元。

少阳癔疯

某氏　己卯七月　其人本有肝风头痛病根，少阳郁勃，真水不能上济可知。又现伏暑内发，新凉外加，金来克木，木愈病矣。少阳所至为癔疯，理固然也。勉与清胆络，兼清心包。

犀角三钱　丹皮五钱　鲜荷叶一张，去蒂　羚羊角三钱　细生地五钱　钩藤二钱　茶菊花三钱　桔梗一钱　甘草钱半　桑叶三钱

间服紫雪丹一二钱。

又　此症肝风无疑，昨服柔肝清热之剂而烧退，是外邪已解。现在六脉弦细，手足发凉，似有厥意，治法熄风之中，似宜参入开心胞之络为是，倘一二天不醒，便难挽回矣。

丹皮五钱　茶菊花三钱　细生地五钱　羚羊角三钱　嫩桑枝二十寸　刺蒺藜二钱　石菖

蒲一钱　生甘草一钱　生牡蛎三钱　沙参二钱　生阿胶二钱　生鳖甲二钱

间服紫雪丹及牛黄丸。

又　用玉女煎加：

犀角　丹皮

又　用玉女煎加：

犀角　丹皮　连翘　银花。重用　石膏　知母。

又　少阳头痛甚急，外因亦未尽解。

生石膏一两　生甘草二钱　炒知母二钱　桑叶三钱　丹皮五钱　天冬二钱　菊花三钱　钩藤二钱　银花三钱　羚羊角三钱　左牡蛎五钱　连翘三钱，连心　细生地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间服紫雪丹三分。

肝　风

章氏　七十二岁　癸丑正月二十八日　老年下虚上盛，又当厥阴司天之年，厥阴主令之候，以致少阳风动，头偏右痛，目系引急，最有坏眼之虑，刻下先与清上。

羚羊角三钱　刺蒺藜一钱　连翘一钱　桑叶二钱　茶菊花二钱　生甘草八分　桔梗钱半　苏薄荷八分

日二帖，服二日。

三十日　少阳头痛已止，现在胸痞胁胀，肝胃不和，肢痛腰痛。议两和肝胃之中，兼与宣行经络。

桂枝尖二钱　子青皮一钱　制半夏五钱　广郁金二钱　广皮钱半　制香附二钱　杏仁泥三钱　生姜汁三匙

服二帖。

二月初二日　因食冷物昼寐，中焦停滞，腹不和，泄泻，与开太阳阖阳明法。

桂枝五钱　茯苓块五钱　炮姜钱半　苍术三钱　半夏三钱　木香钱半　猪苓三钱　广陈皮钱半　泽泻三钱　雷香梗三钱　煨肉果钱半

头煎两茶杯，二煎一茶杯，分三次服。

初四日　诸症向安，惟余晨泄，左手脉紧，宜补肾阳。

煨肉果三钱　五味子一钱　莲子五钱，连皮去心　补骨脂三钱　生于术三钱　芡实三钱　菟丝子二钱　茯苓块五钱

水五碗，煮成两碗，分二次服。渣再煮一碗，明早服。

初七日　即于前方内去菟丝子，加：

牡蛎粉三钱

初十日　太阳微风，以桂枝法小和之。

桂枝二钱　广陈皮二钱　白芍二钱，炒　茯苓块三钱　炙甘草八分　半夏三钱　生姜二片　大枣一枚，去核

水三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十一日　右目涩小，酉刻后眼前如有黑雾。议清肝络、熄肝风、益肝阴法。

桔梗钱半　青葙子二钱　沙参三钱　生甘草八分　茶菊花钱半　沙蒺藜二钱　何首乌三钱

三帖后，了然如故。

陶氏　癸酉二月十五日　上脉洪大，尺部更甚，左脉弦细，上盛下虚，卒中不能言，如中风状，乃肝风内动络热窍闭之故，证势甚重。

羚羊角一钱　桔梗一钱　麦冬二钱　桑叶一钱　沙参钱半　生鳖甲三钱　茶菊花钱半　甘草八分　刺蒺藜一钱　细生地钱半

日二帖，服三日。

二十日　上盛下虚，窍闭不能语，用清轻合芳香开上，今稍能言，但虚烦不眠，心悸头晕，仍系厥阴未熄。兹用补心肝之体，兼实下法。

白芍六钱，炒　沙参三钱　阿胶二钱　莲子五钱　大生地五钱　枣仁五钱，炒　龟板四钱　朱砂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炙甘草二钱　茯苓块三钱

水五碗，煮取两碗，分三次服。再煮一杯服。

黄　三十岁　肝风内动，脉弦数，乃真

水不配相火，水不生木，故木直强而上行，头晕甚，即颠厥也。久不治为痱中，医云痰者妄也。先与清肃少阳胆络，继以填补真阴可也。

羚羊角三钱　茶菊花三钱　黑芝麻三钱，研　桑叶三钱　生甘草一钱　丹皮二钱　苦桔梗二钱　钩藤二钱　薄荷七分

丸方

定风珠。

肝　厥

高氏　四十五岁　乙丑十一月十一日　肝阳上窜，因怒即发，十余年矣。经云：久病在络，岂经药可效？再肝厥之症，亦有寒热之不同。此症脉沉而弦细，其为寒也无疑。大凡寒厥必死，今不死者，以其为腑厥而非脏厥也，现在胁下有块有声，经色紫黑。拟先用温通络脉法。

新绛纱三钱　旋覆花三钱　川椒二钱，炒黑　降香末三钱　归须二钱　制半夏五钱　桂枝尖三钱　生香附三钱　桃仁炭三钱

煮二杯，二次服。

颔　三兄夫人　二十二岁　除夕日亥时　先是产后受寒痹痛，医用桂附等极刚热之品，服之大效；医见其效也，以为此人非此不可，用之一年有余。不知温燥与温养不同，可以治病，不可以养生，以致少阳津液被劫无余，厥阴头痛，单巅顶一点，痛不可忍，畏明，至于窗间有豆大微光，即大叫，必室如黑漆而后少安，一日厥去四五次。脉弦细数，按之无力，危急已极，勉与定风珠潜阳育阴，以熄肝风。

真大生地八钱　麻仁四钱　生白芍四钱　麦冬四钱，带心　海参二条　生阿胶四钱　生龟板六钱　炙甘草五钱　生牡蛎六钱　生鳖甲六钱　鸡子黄二枚，去渣后化入搅匀

煮成八杯，去渣，上火煎成四杯，不时频服。

正月初一日　微见小效，加：

鲍鱼片一两

煮成十杯，去渣，煎至五杯，频服。

初四日　腰以上发热，腰以下冰凉，上下浑如两截；身左半有汗，身右半无汗，左右浑如两畔。自古方书未见是症，窃思古人云：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此症当令其复厥，厥后再安则愈。照前方定风珠减半，加：

青蒿八分　当夜即厥二三次。

初五日　照前方定风珠原分量一帖，服后厥止神安。

初七日　仍照前方。

初八日　方皆如前，渐不畏明，至正月二十日外，彻去帏帐，汤药服至二月春分后，与专翁大生膏一料痊愈。

杨　室女　四十九岁　甲申十二月初二日　初因肝郁胁痛，继而肝厥犯胃，医者不识病名肝着，与络痛治法，无非滋阴补虚，或用凉药，以致十年之久，不能吃饭，饮粥汤止一二口，食炒米粉止一酒杯，稍闻声响即痉厥，终夜抽搐，二三日方渐平，六脉弦紧而长，经闭二年，周身疼痛，痰饮咳嗽，终年无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此症内犯阳明，故不食；木克脾土，故饮聚；阳明空虚，故无主，闻声而惊；外犯太阳，故身痛而痉；本脏致病，故厥。经谓治病必求其本，仍从肝络论治。

新绛纱　归须　川椒炭　桂枝　郁金　旋覆花　青皮　苏子霜　半夏　降香末

十四日　服前方七帖，胁痛虽轻，痰饮特甚，喘咳频仍，夜卧不安，暂停络药，专与和胃蠲饮。

半夏八钱　广陈皮四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六钱　枳实三钱　淡干姜三钱　桂枝三钱

十七日　胃稍开，能食稀粥半碗，胁仍痛，仍服前活络方去川椒，加广陈皮。

十二月初四日十一日　胁痛平，咳嗽未除，又服前蠲饮方。

十一日　因余有由绍兴之行，令其常服和胃方，胁痛发时，暂服新绛旋覆花汤，此时已能食烂饭半碗矣。

乙酉二月二十八日　脉稍和平，虽弦而有胃气，干饭能吃一碗有半，经亦复通，仍间服前二方。夜间偶感燥症，欲起不得起，欲坐不得坐，欲卧不得卧，烦躁无奈不可当，约二时，服霹雳散三两许始安。次日仍与和胃。

十八日　能食干饭两小碗矣，六脉又和一等，仍间服前二方。

四月初三日，余复由淮至绍，初八日至苏州，不放心此病，作书一封，令其调适性情。五月间又作书一封，痛以大道理开导之。十月间始得回书，据云竟以余书作座右铭，每日讽诵一过，饮食又进，精神大长，阖家欢乐。

胁　痛

伊氏　二十岁　肝郁胁痛，病名肝着，亦妇科之常证，无足怪者。奈医者不识，见其有寒热也，误以为风寒而用风药。夫肝主风，同气相求，以风从风，致令肝风鸱张；肝主筋，致令一身筋胀；肝开窍于目，致令昼夜目不合、不得卧者七八日；肝主疏泄，肝病则有升无降，失其疏泄之职，故不大便，小溲仅通而短赤特甚。医者又不识，误以为肠胃之病，而以大黄通之，麻仁润之，致令不食不饥，不便不寐，六脉洪大无伦，身热，且坐不得卧，时时欲呕，烦躁欲怒，是两犯逆也。《金匮》论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不待智者而知其难愈也。议宣通络脉法，肝藏血，络主血故也，必加苦寒泄热，脉沉洪有力，且胆居肝内，肝病胆即相随故也。

旋覆花五钱　炒黄连二钱　桃仁四钱　归须四钱　郁金三钱　川楝皮五钱　新绛四钱　绛香末四钱　苏子四钱

急流水八碗。

又　服前方见小效，即于前方内加：

丹皮三钱，炒黑　生香附二钱　减　川楝皮二钱

又　胁痛减其大半，但不得寐，时时欲呕，拟两和阳明厥阴，仍兼宣络。

半夏五钱，醋炒　青皮钱半　降香末三钱　新绛三钱　归须三钱　苏子霜三钱　秫米一撮　桃仁三钱　川楝皮二钱　广郁金二钱　黄芩二钱

煮三碗，日二夜一。

又　昨方业已效，今日复苦药，即苦与辛合，能降能通之意，即于前方内加：

姜汁炒古勇黄连二钱

又　昨用苦辛法，脉减便通。今日腹中觉痛，将近经期，一以宣络为主。

新绛纱五钱　苏子霜二钱　丹皮二钱，炒　制香附二钱　两头尖二两　旋覆花五钱　元胡索二钱　条芩钱半，酒炒　桃仁泥四钱　降香末三钱　归须三钱　郁金三钱

水八碗，煮取三杯，日二夜一。

又　昨日一味通络，已得大便通利，腹中痛止，但不成寐；今日用胃不和则卧不安，饮以半夏汤，覆杯则寐法，仍兼宣络。此仲景先师所谓冲脉累及阳明，先治冲脉后治阳明也。

半夏一两　旋覆花五钱　降香末二钱　秫米一两　新绛四钱

水十杯，煮成四杯，日三夜一。

又　昨与半夏汤和胃，业已得寐，但脉沉数，溲赤短，议加苦药，泄肝热而通小肠火府。

半夏六钱　降香末三钱　黄柏二钱，盐水炒　秫米一两　新绛四钱　旋覆花五钱　生香附三钱　黄连二钱，炒

煎法如前。

又　昨日和胃宣络，兼用苦通火府，今日得寐，溲色稍淡，口亦知味，是阳明有渐和之机矣。惟胸中微痛，背亦掣痛，按肝脉络胸，背则太阳经也。是由厥阴而累及少阳，肝胆为夫妻也；由少阳而累及太阳，少太为

兄弟也。今日仍用前法，加通太阳络法。

半夏五钱　降香末三钱　黄柏钱半，盐水炒　旋覆花三钱　古勇黄连一钱　桂枝尖三钱　新绛三钱　秫米六钱　生香附三钱

煎法如前。

又　绕脐痛者，瘕也，亦冲脉肝经之病。

桂枝尖三钱　新绛三钱　半夏五钱　炒云连一钱　当归三钱，炒黑　生香附三钱　淡吴萸三钱，炒　小茴香三钱，炒黑　秫米八钱　川楝子三钱

又　两和肝胃，兼治瘕痛。

半夏八钱　青皮二钱　吴萸三钱，炒黑　新绛纱三钱　小茴香三钱，炒黑　生香附三钱　旋覆花三钱　桂枝尖三钱　云连钱半，炒黑　淡干姜二钱　乌药三钱　秫米一两　降香末三钱　全当归三钱，炒黑

煮成四碗，日三夜一。

又　腹中拘急而痛，小便短赤，皆阴络阻塞，浊阴凝聚之象。与宣通阴络降浊法。

桂枝尖三钱　降香末三钱　琥珀三分，研细末　小茴香三钱，炒　川楝皮三钱　原麝香五分，研冲　新绛三钱　两头尖二钱　元胡索二钱　吴萸钱半　归须二钱　桃仁泥二钱

水六杯，煮成二杯，每服半杯，冲韭白汁两小茶匙，日二杯，夜一杯，明早一杯。

又　仍用前方，但昨日未用半夏，今彻夜不寐，酉刻再服《灵枢》半夏汤一帖。

又　因肝病不得疏泄，兼有痹痛，拟两疏气血法。

桂枝尖三钱　川楝子三钱　小茴香三钱，炒黑　牛膝二钱　防己二钱　降香末三钱　新绛三钱　归须三钱　蚕砂三钱　桃仁泥三钱　黄连一钱，吴萸汁炒

又　诸证悉减而未尽，左脉已和，右脉弦大，是土中有木，于两疏气血之中，兼泄木安土法。

桂枝尖二钱　牛膝二钱　郁金二钱　归须三钱　白芍三钱，酒炒　杏仁三钱　蚕砂三钱　降香末二钱　半夏五钱　青皮二钱　川楝子二钱　防己二钱　新绛三钱　小茴香三钱　茯苓皮三钱

又　右脉弦刚，土中木盛。

白芍六钱，酒炒　茯苓块四钱　郁金三钱　桂枝尖四钱　降香末三钱　新绛三钱　姜半夏六钱　归须二钱　广皮二钱　小茴香二钱　川楝子三钱

又　脉弦数，头痛时止时甚，向来时发时止，已非一日。此乃少阳络痛，虚风内动也。今日且与清胆络法，勿犯中焦。

桑叶二钱　甘菊花二钱　刺蒺藜一钱　丹皮钱半　羚羊角八分　苦桔梗一钱　炒白芍二钱　钩藤一钱　生甘草八分

又　治下焦络法。

桂枝尖二钱　泽兰钱半　新绛二钱　整当归五钱　生香附三钱　小茴香三钱　白芍六钱，酒炒　缩砂蜜二钱，研细　郁金三钱

煮成三杯，日二夜一。

又　八脉丽于肝肾，肝病久，未有不累及八脉者，用通补阴络，兼走八脉法。

桂枝尖一钱　杞子二钱炒黑　小茴香二钱　杭白芍六钱　归身三钱　缩砂仁钱半　新绛钱半　桂圆肉二钱

又　法同前。

桂枝尖一钱　全当归二钱　桂圆肉二钱　广木香一钱　炒白芍六钱　降香末二钱　生香附三钱　新绛三钱　川芎二钱　泽兰一钱

尹氏　三十二岁　误服大辛大温，致伤心阳，使下焦浊阴来攻，过提致少阳无忌，有升无降，上愈盛，下愈虚。且与镇固法，非治病也，特医药耳。

新纱三钱　栀子三钱，炒黑　半夏六钱　旋覆花三钱　古勇黄连钱半　代赭石一两，煅　降香末五钱　焦白芍三钱　紫石英一两，研细　炙龟板五钱

煮成三大茶杯，分三次服，渣再煎一杯服。

又　镇冲脉，泄胆阳，业已得效，仍宗其法。其血络之郁痛未能卒治，盖事有缓急也。

紫石英一两　代赭石一两　焦白芍五钱　新绛纱四钱　古勇黄连一钱　山栀三钱，炒　炙龟板八钱　旋覆花三钱　半夏六钱

苏氏　三十二岁癸亥十月二十八日　脉弦数，左尺独大，瘕居右胁，发则攻心，痛跃不止，病名肝着，先宜宣络，后补八脉。

新绛纱三钱　归须三钱　广郁金三钱　旋覆花三钱　炒桃仁三钱　两头尖三钱，拣净两头圆　降香末三钱　丹皮三钱，炒　元胡索三钱

初二日　肝着用通络法，业已见效，仍宗前法。但必须用化瘀丹间服为妙，取其治病而不伤正耳。

新绛纱一钱　归须一钱　元胡索二钱　旋覆花三钱　桃仁三钱　生香附三钱　苏子净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半夏三钱　广郁金三钱　乌药三钱

二帖。

初三日　于前方内加：

两头尖三钱　丹皮炒三钱　白芍三钱　韭白汁三小匙

初六日　药力不及，且用进法。

新绛纱三钱　桃仁泥三钱　藏红花三钱　旋覆花三钱　归须钱半　生香附三钱　焦白芍六钱　丹皮五钱　川楝子三钱

三帖。

十四日　仍宗前法。

新绛纱三钱　桃仁泥五钱　归须二钱　旋覆花三钱　藏红花三钱　降香末三钱　栀子五钱，炒黑　生香附三钱　元胡索二钱　广郁金二钱　苏子霜三钱　川楝子三钱

三帖。

十六日　甲子正月十九日　业已见效，照前方日服半帖，丸药减三分之二。

经来五日，颜色已正，不得过行伤正。其瘕气，留为丸药化可也。兹拟宁心止汗。

白芍六钱，炒　粉丹皮三钱　洋参三钱　茯苓块五钱　制五味一钱　牡蛎五钱　整朱砂三钱　麦冬五钱，连心　大生地五钱　炙龟板八钱　大枣二枚，去核　小麦三钱　水八碗，煮取三碗，分三次服。三帖。

甘氏　五十岁　凡两畔不同者，皆肝病也。此证气至丑寅则上升，暮卒复。左脉沉弦，右脉浮弦，升降失司，痰饮斯聚。

姜半夏五钱　降香末二钱　旋覆花三钱　小枳实一钱　广陈皮三钱　杏仁泥三钱　苏子霜三钱　黄芩炭八分　生姜三片

肝　痛

谢　四十四岁　辛巳三月二十四日　病起肝郁胁痛，痰中带血，病名肝着。医者不识络病因由，与络病治法，非见血投凉，即见血补阴，无怪乎愈治愈穷也。大凡血症之脉，左脉坚搏，治在下焦血分；右坚搏，治在上焦气分。兹左手脉浮取弦，沉取洪大而数，重按即芤，前曾痰有气味，现在痰挟瘀滞黑色，唇舌皓白，其为肝经络瘀挟痰饮，咳血无疑。势已急极，勉与宣络止血，兼之两和肝胃，以逐痰定咳。方此未服

新绛纱一钱　旋覆花三钱　归须钱半　桃仁泥三钱　半夏二钱　广皮炭二钱　苏子霜一钱　降香末钱半　广郁金三钱

煮两茶杯，分四次服。二帖。

四月初二日　血家左手脉坚搏，治在下焦血分。此症先因肝络瘀滞，以致血不归经，日久不治，由阴经损及阳气，自汗溺变痿弱，阳虚也，左脉洪数而芤，阴伤也。如是阴阳两伤之极，而瘀滞仍然未净，通络则虚急，补虚又络滞，两难措手。不得已用新绛一方，缓通其络，其补药则用阴阳两摄法，聊尽人力而已。从此服起

辽参一钱　麦冬四钱，连心　海参二钱　五味子一钱　沙苑蒺藜三钱　茯神五钱　枸杞子三钱　龟板五钱　牡蛎六钱

初四日　病起于胁痛，瘀血致壅，久嗽成劳，至骨痿不能起床，仍有瘀滞不化之象，且痰有臭味，即系肝着成痈。前日脉虽芤大而涩，昨日大见瘀血后，今日则纯然芤矣，岂

非瘀血之明征乎？若一味贪补，断难再起，兼之宣络，万一得苏，妄诞之诊，高明酌之。

新绛纱三钱　旋覆花二钱　归横须八分　半夏钱半　广皮炭一钱　桃仁泥三钱　丹皮炭五钱

此方《金匮》载在妇人虚劳门，有识者其悟之。上半日服此方完，下半日服前补方。

初五日　痰中臭味太甚，黑痰未净，是活络之方不能除；脉芤自汗甚，是补摄之方又不可缓。痰稀纯白，内有支饮，于补方中去牡蛎、海参。盐味之碍饮者。此症极虚极实，时人但知其虚而不知其实，所以日误一日，以至于此。治实碍虚，治虚碍实，焉望成功。一通一补，俱每日照前服法未改。

初七日　脉较前敛戢，于新绛方内半夏加钱半，作三钱，余仍旧，服法亦如之。

初八日　今日左尺脉独大，加封固肾气法，余有原案二方，每日间服如前。

人参一钱　炙龟板八钱　莲子五钱　炙甘草三钱　制五味一钱　杞子三钱，炒黑　沙蒺藜二钱　左牡蛎六钱　云茯苓五钱　麦冬三钱，连心　炒白芍三钱

初十日　于前方内加辽参五分作钱半，又加海参一条，淡苁蓉三钱，四帖，余悉如前。

十三日　仍照前服，每日间服一通一补方。

十七日　左脉空大未敛，精神较前虽好，犹宜收摄下焦，于前方内去龟板、五味子、白芍、海参、苁蓉，余如旧间服法。煮好去渣，再上火煎成二杯，分二次服。

同日　痰色犹不能清白，气味亦不净，仍须宣络。

新绛纱三钱　旋覆花二钱　半夏五钱，姜制　广皮炭钱半　广郁金钱半　当归须一钱

上半日服，四帖。

二十一日　脉少敛，通补二方间服如前，四帖。

二十四日　痰浊未变，脉象少敛，午后微热不寐，饮食由渐而加，不可太过不及。

人参钱半　莲肉五钱，连心皮　炙甘草三钱　枸杞三钱，炒黑　沙蒺藜三钱　云茯苓五钱　左牡蛎五钱　麦冬三钱，连心　熟五味子一钱　炒枣仁三钱　海参二条，洗去砂　大淡菜三钱

午后服此。

又方：

新绛纱二钱　旋覆花二钱　半夏三钱，姜制　广郁金二钱　归须一钱　桃仁泥二钱　广陈皮八分　香附二钱

煮两小茶杯，午前服。

初九日　复诊于补方去牡蛎、五味子，余仍二方间服如前。

十三日　痰已渐清，肝亦渐平，精神渐旺，拟去搜逐而补中，与外台茯苓饮意。专用一方。

云茯苓块六钱　人参二钱　香附三钱　生于术五钱　炙甘草二钱　半夏五钱　生薏仁五钱　小枳实一钱

癫　狂

陀　五十九岁　病由情志而伤，中年下焦精气不固，上年露痱中之萌，近因情志重伤，又在相火主令，君火司天，君火客气，内与本身君火相火相应，以致肝风鸱张，初起如狂。医者仍然攻风劫痰，大用辛温刚燥，复以苦寒直下，是助贼为虐也。现在左脉实大坚牢，大非吉兆，勉以紫雪定痫疯肢厥，而泄有余之客热，再以定风珠济不足之真阴，而息内风之震动。如果病有回机，神色稍清，再拟后法。

紫雪丹二两，每服二钱，二时许一服，以神清为度。牙关紧闭用乌梅蘸醋擦牙根，其牙即开

大生地一两　生白芍一两　生鳖甲一两　炙甘草六钱　真阿胶四钱　麻仁四钱　麦冬八钱连心　左牡蛎八钱　蚌水半酒杯，冷开水冲入　鸡子黄二枚，药煮成去渣和入上火三沸

煮成三碗，渣再煮两碗，共四碗，四刻

服半碗。尽剂再作服。

二十日　左脉仍然牢固，较昨日诸证俱减，舌苔黄黑，尺肤热，阳明络现。昨谓不止本身虚热，且有客气加临，非虚语也，汤药仍照前方，再以清宫汤，化牛黄紫雪辈，二时一次。

连翘三钱，连心　元参心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莲子心钱半　鲜竹叶三钱，卷心

服牛黄丸紫雪丹，即以此汤化服。

二十一日　癫疯肢厥虽止，其狂如故，会厌不利，脉仍牢固数大。按：阳盛并于上则狂，的系阳火有余，非极苦之药，直折其上盛之威，其势未必得减。况小肠火腑，非苦不降，痰亦因之而降，其会厌庶可得利矣。

洋芦荟三钱　真雅连三钱　龙胆草三钱　生白芍六钱　知母六钱　细生地六钱　丹皮八钱　麦冬八钱　元参五钱　犀角八钱，先煎代水

头煎三碗，今日服，二煎两碗，明早服。二帖半。

二十四日　脉气大减，但阳升阴络，机不灵，拟兼清会厌胆络之热。

羚羊角三钱　龙胆草钱半　知母三钱　钩藤二钱　连翘钱半　桑叶钱半　洋芦荟钱半　大生地三钱　麦冬三钱，连心

米醋三杯，每药一茶杯，冲入半酒杯，今晚一帖，明早一贴。

二十五日　于前方内加：

石膏二两

二十六日　稍进糜粥，觉勇力培常，舌红黑，脉亦较昨日实大，犹为阳火有余。

芦荟四钱　龙胆草三钱　雅连四钱　犀角六钱　丹皮五钱　细生地四钱　麦冬五钱　知母五钱　米醋每一杯药和入半杯冲

浓煎三杯，分三次服，渣再煮二杯，明早服。

二十七日　于前方内加：

铁落一两代水

初二日　诸证与脉俱减，然未以净，苦药犹不能除也，颊肿系客气，拟加辛凉。

芦荟二钱　龙胆草三钱　真犀角五钱　丹皮五钱　麦冬六钱，连心　雅连三钱　知母三钱　羚羊角三钱　连翘三钱　钩藤三钱　银花三钱　铁落水煎

头煎三杯，二煎三杯，六次服，明日午令尽，间服牛黄紫雪辈，日三次。

初三日　于前方内加：

生地八钱

齐　四十二岁　己巳二月初二日　脉弦数而劲，初因肝郁，久升无降，以致阳并于上则狂。心体之虚，以用胜而更虚，心用之强，因体虚而更强。间日举发，气伏最深，已难调治。况现在卯中乙木盛时，今岁又系风木司天，有木火相煽之象，勉与补心体泻心用两法。

洋参三钱　大生地一两　莲子心一钱　黄柏二钱　白芍六钱　丹皮四钱　麦冬六钱，连心　生龟板一两　丹参三钱　真山连三钱

外用　紫雪丹六钱，每次一钱，与此方间服。

初六日　操持太过，致伤心气之狂疾，前用补心体，泻心用，摄心神，已见大效，脉势亦减，经谓脉小则病退是也。

洋参三钱　白芍六钱　丹皮五钱　真山连二钱　生龟板一两　黄柏炭二钱　麦冬三钱　女贞子四钱　莲子五钱　龙胆草二钱　米醋一酒杯冲　铁落水煎

某　二十七日　左脉弦劲，经谓单弦饮癖，前五日因观戏后，病恶梦，病狂肢厥，经谓阳并于上则狂，两阴交尽之厥。《灵枢》有淫发梦一卷，大意以五脏偏胜，非因梦而后病也。前人诸般怪症，皆属于痰之诊。虽不尽然，但此症现在咳嗽块痰，左脉单弦，应作痰治。

半夏五钱　丹皮三钱　石菖蒲二钱　天竺黄三钱　茯苓块五钱　白附子二钱

先服陈李济牛黄清心丸一二丸，温开水调服。

二十八日　狂而厥，左脉单弦，咳嗽痰

块，昨议应作痰治。今日左脉渐有和平之象，证于外者亦效，但形貌怯弱，色白而嫩，脉亦不壮，此症之痰，究因惊起，凡神气壮者不惊，况惊后恶梦发后大汗，其为阳虚神怯显然。此症将来必大补而后收功，现在不得以攻痰见效，而忘其虚怯，与化痰之中，微加益气。

半夏五钱　茯苓块五钱　秋小麦八钱　石菖蒲一钱　麦冬五钱，连心　大枣二枚

二十九日　体虚有痰之证，不能纯治一边，今日脉微滑数，于昨日法中，少加逐痰。

半夏五钱　白附子二钱　秋小麦一合　陈胆星一钱　石菖蒲钱半　茯神块五钱　麦冬三钱，连心

先服牛黄清心丸半丸。

初一日　昨日稍加逐痰，痰出如许，大势安静，但多怒耳，右脉仍滑，痰未净也。

半夏六钱　秋小麦八钱　白附子二钱　石菖蒲一钱　旋覆花三钱　茯神块三钱　代赭石五钱，煅飞　炙甘草一钱

其后痰去，以大补心脾而安。

鲍　三十二岁　十月初二日　大狂七年，先因功名不遂而病，本京先医市医儒医，已历不少，既徽州医、杭州医、苏州医、湖北医。所阅之医，不下数百矣，大概补虚者多，攻实者少。间有已时，不旋踵而发。余初诊时，见其蓬首垢面，下体俱赤，衣不遮身，随作随毁，门窗分碎，随钉随拆，镣铐手足，外有铁索数根，锢锁于大石盘上，言语之乱，形体之羸，更不待言。细询其情，每日非见妇人不可，妇人不愿见，彼尽闹不可，叫号声嘶，哀鸣令人不可闻，只得令伊姬妾强侍之，然后少安，次日仍然，无一日之空。诊其脉六脉弦长而劲，余曰：此实症，非虚症也。于是用极苦以泻心胆二经之火，泻心者必泻小肠，病在脏，治其腑也，但无出路，亦必泻小肠也。

龙胆草三钱　胡黄连三钱　天门冬三钱　细生地三钱　丹皮三钱　大麦冬三钱，连心

服二帖而大效，妄语少而举动安静，初三日见其效也。以为久病体虚，恐过刚则折，用病减者减其制例，于原方减苦药，加补阴之甘润。初五日，病家来告云，昨服政方二帖，病势大重，较前之叫哮妄语加数倍之多，无一刻静，此症想不能治，谅其必死，先生可不诊矣。余曰：不然，初用重剂而大效，继用轻剂加补阴而大重，吾知进退矣。复诊其脉，弦长而数，于是重用苦药。

龙胆草六钱　洋芦荟六钱　天冬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胡黄连五钱　秋石三钱　乌梅肉五钱

一气六帖，一日较一日大效，至十一日大为明白，于是将其得病之由，因伊念头之差，其念头之差，因未识文章至高之境，即欲至高，尚有命在，非人力所能为，何怒之有。人生以体亲心为孝，痛乎责之，俯首无辞，以后渐去苦药加补阴，半月而后，去刑具，着衣冠，同跪拜，神识与好人无异。服专翕大生膏一料而大壮，下科竟中矣。

章氏　四十二岁　先是二月间病，神识恍惚，误服肉桂、熟地等补药，因而大狂，余于三月间用极苦以折其上盛之威，间服芳香开心包，治三十日而愈。但脉仍洪数，余嘱其戒酒肉，服专翕大生膏，补阴配阳，彼不惟不服丸药，至午节大开酒肉，于是狂不可当，足臭至邻，不时脱净衣裤，上大街，一二男子不能搏之使回。五月十四日，又延余视，余再用前法随效，二三日仍然如故，盖少阳相火极，挟制君主行令，药随暂开其闭，暂折其威，相火一动，而仍然如故。延至六月十六日，午刻复自撕其裤，人不防而出大门矣。余坐视不忍，复自渐无术以已其病，因谓其胞弟曰：此症非打之极痛，令其自着衣裤也不可。盖羞恶之心，亦统于仁，能仁则不忍，忍则不仁，不仁之至，羞恶全丧，打之极痛，则不能忍，不忍而仁心复，仁心复而羞恶之心亦复矣，此古圣王扑作教刑之义也。伊弟见其乃姊如是景况，羞而成怒，以

保父母体面为义，于是以小竹板责其腿，令着裤，彼知痛而后自作衣着衣稍明。次月十七日立秋，余以大剂苦药，一帖而全愈，盖打之功，与天时秋金之气，药之力，相须而成功也，后以专翕生生膏而收全功。

虚　劳

伊　劳伤急怒，吐血二者，皆治在肝络，医者不识，见血投凉，以致胃口为苦寒。

二十岁　所伤残，脾阳肾阳，亦为苦寒滑润，伐其生发健运之常，此腹痛晨泄不食，脉沉弦细之所由来也。按：三焦俱损，先建中焦，补土可以生金，肾关之虚，亦可仰赖于胃关矣。

莲子五钱，去心　芡实三钱　白扁豆钱半　冰糖三钱　茯苓块三钱　广皮炭一钱　人参一钱

缓缓多服为宜。

陈　二十三岁　左脉搏大，下焦肝肾吐血，上焦咳嗽，中焦不食，谓之三焦俱损，例在不治，勉拟三焦俱损，先建中焦法。

桑叶二钱　白扁豆三钱　茯苓块　钱　莲子三钱　芡实三钱　冰糖三钱　桂枝一钱　焦白芍钱半　沙参三钱　胡肉桃二钱

服四帖后能食。

陈氏　三十二岁　甲子四月初五日　脉弦细失音，谓之金碎不鸣，暮热不食，食则呕，亦系俱损为难治。

胡桃肉三钱　甜杏仁三钱　冰糖三钱　白扁豆五钱　茯苓块二钱　桑叶二钱　洋参二钱　沙参二钱

柏子霜三钱

另含鲍鱼片，洋参片。

施　二十岁　形寒而六脉弦细，时而身热，先天不足，与诸虚不足之小建中法。

芍药六钱　生姜四钱　大枣四枚，去核　桂枝四钱　炙甘草三钱　胶糖一两，去渣化入

前方服过六十剂，诸皆见效，阳虽转而虚未复，于前方内减姜桂之半，加柔兼药与护阴法。

大生地五钱　五味子二钱　麦冬四钱，连心

姚　二十岁　乙酉五月初五日　六脉弦细而紧，劳伤吐血，诸虚不足，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汤加茯神四钱。

共服二十一帖全愈。

李　二十四岁　乙酉五月初三日　每日五更，胃痛欲饮，得食少安，胃痛则背冷如冰，六脉弦细，阳微，是太阳之阳虚，累及阳明之阳虚，阳明之阳虚现症，则太阳之阳更觉其虚。此等阳虚，只宜通补，不宜守补。

半夏六钱　广皮四钱　川椒炭五钱　干姜四钱　桂枝八钱

十四日　背寒减，腹痛下移，减桂枝，加茵、良姜。

傅　十八岁　乙酉五月十三日　六脉弦细而紧，吐血遗精，阳气不摄，胃口不开，法当与建中复其阳；奈系酒客，中焦湿热壅聚，不可与甘，改用辛淡微甘以和胃，胃旺得食，而后诸症可复也。

半夏五钱　白芍五钱　姜汁每杯点三小条匙　广皮炭二钱　桂枝木二钱　生苡仁五钱　云苓块五钱　麦冬三钱，连心　炒神曲五钱

七帖。

二十二日　业已见效，胃开得食，脉尚弦紧，多服为宜。

沈　十五岁　乙酉年五月十五日　幼孩脉双弦而细紧，瘰疬结核，胃阳不开，色白食少，且呕，形体羸瘦，与通补胃阳。

半夏四钱　云苓块四钱　炒广皮二钱　白扁豆四钱　生姜三钱

六月十二日　前药已服十二帖，呕止胃开，腹微胀，脉有回阳之气。于前方加厚朴、杉皮消胀，胀消后。接服前方化核，于前方内去生姜、广皮，加香附、土贝母、忍冬藤、青橘叶、海藻，以化瘰疬痰核。

钱　二十七岁　乙酉五月二十八日　六

脉弦紧，胃痛，久痛在络，当与和络。

公丁香八分　小茴香炭二钱　生姜三钱　归须二钱　桂枝尖三钱　降香末三钱　乌药三钱　良姜一钱　半夏三钱

此方服七帖后痛止，以二十帖神曲为丸，服过一料。

八月十九日　六脉弦细而紧，脏气之沉寒可知，食难用饱，稍饱则膜胀，食何物则嗳何气，间有胃痛时，皆腑阳之衰也。阳虚损症，与通补脏腑之阳法，大抵劳阳者十之八九，劳阴者十之二三，不然经何云劳者温之。世人佥以六味八味治虚损，人命其何堪哉，暂戒猪肉介属。

半夏六钱　川椒炭三钱　白蔻仁一钱　益智仁四钱　小枳实二钱　良姜三钱　茯苓块三钱　生姜五钱　丁香二钱　广陈皮五钱

经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今年阳明燥金，太乙天符，故用药如上，他年温热宜减。

二十四日　前方已服五帖，脉之紧无胃气者和，痛楚已止，颇能加餐，神气亦旺，照前方减川椒一钱，丁香一钱，再服七帖，可定丸方。

三十日　前因脉中之阳气已回，颇有活泼之神，恐刚燥太过，减去川椒、丁香各一钱，今日诊脉，虽不似初诊之脉紧，亦不是念四日之脉和肢凉，阳微不及四末之故。与前方内加桂枝五钱，再服七帖。

丸方

诸症向安，惟六脉尚弦，与通补脾胃两阳。

茯苓块八两　小枳实二两　生苡仁八两　白蔻仁一两　半夏八两　于术四两　广陈皮四两　人参二两　益智仁四两

共为细末，神曲八两，煎汤法丸，梧子大，每服三二钱，再服三服，自行斟酌。

备用方：

阳虚之体质，如冬日畏寒，四肢冷，有阳微不及四末之象，服此方五七帖，以充阳气。

白芍六钱　生姜五钱　炙甘草三钱　桂枝四钱　大枣三枚、去核　胶糖一两、化冲

煮两杯，分二次服。

此方亦可加绵黄芪、人参、茯苓、白术、广橘皮。

谭　四十七岁　乙酉八月二十八日　病后六脉弦细而紧，绝少阳和之气，形体羸瘦，幸喜胃旺，可以守补，与形不足者，补之以气法。

白芍六钱　云茯苓块四钱　生姜三钱　桂枝四钱　人参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炙甘草二钱　桂圆肉三钱　炙黄芪四钱　胶糖一两

陈　十九岁　脉虚数，头目眩冒，暮有微热，饮食减少，面似桃花，身如柳叶。

炙甘草六钱　大麦冬五钱，连心　生牡蛎五钱　干地黄六钱　阿胶三钱　生鳖甲八钱　生白芍六钱　麻仁三钱

服二十帖红退晕止，食进，后用专翕大生膏四斤收功。

李　四十岁　面赤舌绛，脉虚弦而数，闻妇声则遗，令其移居大庙深处。

三甲复脉汤

炙甘草　麻仁　生牡蛎　生白芍　阿胶　生鳖甲　干地黄　麦冬连心　生龟板

服四十帖，由渐面效，后以天根月窟膏一整料二十四斤收功。

宗　二十五岁　粉红色，虚数脉，头时晕，身微热，心悸气短不寐，食少，与补心肾之阴。

洋参　丹皮　莲子连心　麦冬连心朱拌　丹参　地黄　五味子　云苓块　炒枣仁　冰糖

服五帖渐安，后以专翕大生，朱砂为衣，一料收功。

吐　血

王　脉弦如刃，吐血后左胁微痛，喉中如有物阻。治在肝络，使血不瘀，则吐可止，

止后当与补阴。

新绛纱三钱　归须二钱　元胡索二钱　旋覆花二钱　炒桃仁三钱　降香末二钱　丹皮三钱　苏子霜二钱　郁金二钱

又　如刃之脉，已渐平减，但虚数如故。

新绛纱三钱　制香附钱半　焦白芍三钱　旋覆花二钱　丹皮五钱，炒　细生地三钱　降香末三钱　归须二钱　广郁金二钱

又　肝为刚藏，劲气初平，未便腻补，取松灵之解肝络者宜之。

辽沙参三钱　细生地三钱　丹皮五钱，炒　桑叶钱半　焦白芍六钱　整石斛三钱　白蒺藜三钱　麦冬五钱，连心　生甘草一钱　广郁金二钱　归须钱半

又　昨日仍有瘀血吐出，今尚未可呆补。

沙参一钱　细生地三钱　沙苑蒺藜二钱　桑叶钱半　丹皮五钱　茶菊花二钱　麦冬五钱，连心　焦白芍三钱　锻石斛五钱　当归钱半　生甘草一钱　羚角片二钱

外另服新绛三钱。

普女　二十三岁　大凡吐血，左脉坚搏，治在下焦血分，右脉坚搏，治在上焦气分。又有心血、肝血、大肠血、小肠血、胃血、冲脉血，各种不同，岂一概见血、投凉所可治哉，无怪乎室女童男，劳瘵干血甚数，体厚色白，少腹痛，小便短赤，咳吐瘀紫，继见鲜红血，喉中咸，此冲脉袭受寒邪，致经不得行，倒送而吐耳。大忌柔润寒凉，议温镇冲脉，行至阴之瘀浊，使经得行而血症愈矣。苦辛通法。

小茴香二钱　两头尖二钱　桃仁三钱　降香末三钱　韭白汁三茶匙　紫石英三钱　归须二钱　川楝子三钱　琥珀三分，研细冲

罗　三十二岁　右脉浮洪，咳痰吐血，唇绛，治在上焦气分。

桑叶二钱　生苡仁五钱　杏仁三钱　茯苓块五钱　沙参三钱　连翘八分　生扁豆五钱

三帖。

初三日　血后咳不止，进食不香，右脉不浮而仍洪，兼与养阳明之阴。

桑叶钱半　茯苓块三钱　百合二钱　生扁豆三钱　生苡仁三钱　玉竹二钱　麦冬二钱，连心　沙参三钱　甜杏仁二钱

初五日　诸证俱退，惟进食不旺，右脉大垂尺泽，先与甘寒养胃阴。

大麦冬六钱，连心　桑叶一钱　生扁豆三钱　玉竹三钱，炒　甜杏仁三钱　细生地三钱　秋梨汁一酒杯，冲　沙参三钱

初九日　甘润养阴。

麦冬六钱，连心　桑叶一钱　生扁豆三钱　甜杏仁二钱　大生地三钱　玉竹二钱，炒　沙参三钱　柏子霜二钱　火麻仁二钱　白芍三钱　冰糖二钱

四帖。

伊　二十四岁　癸酉七月二十五日　六脉弦数，两关独浮，左更甚，右胁痛，胸中痞塞，肝郁吐血，先理肝络。

新绛纱三钱　广郁金二钱　旋覆花二钱　归须二钱　降香末二钱　丹皮三钱，炒　苏子霜三钱

三帖。

乙丑三月十七日

细生地五钱　丹皮五钱　白芍四钱　甘草钱半　阿胶二钱　麻仁三钱　沙参一钱　天冬三钱　麦冬四钱　真云连一钱，炒黑　黄柏炭三钱　三七一钱

水八碗，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二十三日　左脉仍弦细数锋钢如刃，吐血，左手脉坚搏，治在下焦血分。

细生地五钱　丹皮五钱　白芍四钱　甘草钱半　霍石斛五钱　阿胶二钱　麻仁三钱　沙参三钱　天冬三钱　麦冬四钱，连心　元参三钱　茯苓块三钱　黄芩炭二钱

煮四杯，分四次服。

二十六日　脉数减，弦刚甚。

大生地五钱　炒白芍四钱　炙甘草钱半　丹皮五钱　阿胶二钱　麻仁二钱　洋参二钱　麦冬四钱　茯苓块三钱　生牡蛎三钱

章　丙寅二月初九日　劳伤吐血，脉双

弦，《金匮》谓大则为虚，弦则为减，虚弦相搏，其名曰革，男子失精亡血诸不足，小建中汤主之。

白芍六钱　桂枝四钱　炙甘草三钱　大枣二枚　生姜四钱　胶饴一两，去渣后入上火二三沸

水五碗，煮取两碗，渣再煮一碗，分三次服，病轻者日一帖，重则日再作服。

章　丙寅二月二十四日　右脉空大，左脉弦，血后咳吐浊痰腥臭，真液不守，阴火上冲克金，非纯补纯清之症，然而急矣。

沙参二钱　麦冬三钱，连心　生扁豆三钱　枇杷叶钱半　霜桑叶三钱　生阿胶三钱　甜杏仁二钱，蜜炙，研去尖皮　白花百合二钱　五味子钱半，研　天门冬二钱

藿石斛五钱，煎汤代水，浓煎两杯，分二次服。

二十八日　脉少敛，痰咳亦减，切戒用心。

沙参三钱　麦冬三钱，连心　天门冬三钱　百合三钱　生阿胶三钱　生牡蛎三钱　桑叶二钱　生白扁豆三钱　生西洋参钱半　五味子三钱

水五碗，煮取两碗，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日二帖。

脉大敛戢，古所谓脉小则病退是也，颇有起色，若得舌苔化去，则更妙矣。

沙参三钱　桑叶二钱　白扁豆三钱　麦冬三钱，连心　洋参钱半　天门冬三钱　五味子三钱　芦根汁五杯，鲜冲　梨汁一小杯，冲　生苡仁五钱

四帖。

胡　三十一岁　乙酉四月二十八日　劳伤吐血，汗多足麻，六脉弦细不数，小建中汤主之。

白芍六钱　桂枝四钱　炙甘草三钱　生姜五钱　大枣三枚，去核　胶饴一两，去渣后入上火二三沸

五月初六日　汗减，足麻愈，食少加，再服。

十五日　前药已服十四帖，诸症皆愈，惟咳嗽未止，于前原方加云苓、半夏。

沈　二十四岁　乙酉五月初十日　六脉弦数，劳伤吐血，建中汤主之。

白芍六钱，炒　生姜汁一匙，冲　桂枝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炙甘草三钱　胶饴一两

十二日　加麦冬五钱　丹皮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四帖。

十四日　肝郁胁痛，病名肝着，治在肝经之络，经药弗愈也。

新绛纱三钱　归横须一钱　吴萸一钱　旋覆花三钱　广郁金三钱　青皮三钱　苏子霜三钱　广皮炭二钱　降香末三钱　半夏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五日　六脉弦劲，前用建中，现脉已和，左手仍劲，胸前咳甚则痛，间有一二日紫色之血，按：肝脉络胸，是肝络中尚有瘀滞，且与宣络。

新绛纱三钱　归须二钱　广皮炭三钱　旋覆花三钱　丹皮炭三钱　桃仁泥三钱　苏子霜三钱　郁金二钱　降香末三钱　姜半夏五钱

四帖。

二十一日　六脉弦数，以清气在头之故，受微风，右寸独浮大而衄血，暂与清清道之风热。

白茅根五钱　甜杏仁三钱　黑山栀一钱，炒　桑叶三钱　侧柏叶三钱，炒　茶菊花三钱　鲜芦根三钱

吴　七十岁　周身痒不可当，脉洪，狂吐血，与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后永不发。

史　五十岁　酒客大吐狂血盛盆，六脉洪数，面赤，三阳实火为病，与大黄黄连泻心汤，一帖而止，二帖脉平，后七日又复发，血如故，又二帖。

吴　二十五岁　每日饱食就床，脾阳致困，因失其统血之职，此为伤食吐血，脉弦，与灶中黄土，每日一斤，分二次煎服，将尽半月而愈，戒其夜食，永远不发。

寿　二十岁　乙酉十一月十二日　怒伤

吐血，两胁俱痛，六脉弦紧，误补难愈。凡怒伤肝郁，必有瘀血，故症现胁痛，一以活肝络为主，俟瘀血去净，而后可以补虚。

新绛纱三钱　桃仁三钱　丹皮炭三钱　归须三钱　降香末二钱　苏子霜二钱　旋覆花三钱　广郁金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四帖。

二十二日　复诊脉之弦紧虽减，而未和缓，胁痛虽大减，而未净除，与原方去桃仁，加细生地五钱。

四帖。

十二月初五日　六脉弦细而紧，《金匮》谓脉双弦者寒也，弦则为减，男子失精亡血，小建中汤主之。怒伤吐血愈后，以小建中复阳生阴。

焦白芍六钱　生姜三钱　桂枝三钱　大枣二枚　炙甘草三钱　胶饴一两，后化入

初九日　加丹皮三钱　麦冬三钱

服八帖。

十八日　诸症全愈，胃口大开，虚未全复，于原方加麦冬二钱，使分布津液于十二经脏，则虚从饮食中复矣。

金　三十日　肝郁胁痛吐血，病名肝着，且有妊娠，一以宣肝络为要，与新绛旋覆花汤法，切戒恼怒介属。

新绛纱一钱　旋覆花二钱包　丹皮五钱　降香末三钱　归须三钱　桃仁二钱　香附三钱　广郁金二钱　苏子霜二钱

以胁痛止为度。

便　血

毛　十二岁　癸亥十二月初二日　粪后便红，责之小肠寒湿，不与粪前为大肠热湿同科，举世业医者，不知有此，无怪乎十数年不愈也，用古法黄土汤。

灶中黄土一两　生地黄三钱　制苍术三钱　熟附子三钱　阿胶三钱　黄芩二钱，炒　炙甘草二钱

加酒炒白芍　全归钱半

水八碗，煮成三碗，分三次服。

初七日　小儿脉当数而反缓，粪后便血，前用黄土汤，业已见效，仍照前法加刚药，即于前方内去白芍、全当归，加：

附子一钱　苍术一钱

孙　男　三十八岁　戊寅七月初一日　湖州孝廉某人，素有便红之症，自十八岁起至今不绝，现面色萎黄，失血太多，急宜用古法，有病则病受，虽暑月无碍也。

方法分两同前，服一帖即止，次日停后服，半月复发，再服一帖痊愈。

福　二十九岁　初因恣饮冰振黄酒，冰浸水果，又受外风，致成风水。头面与身，肿大难状，肿起自头，先与越婢汤发其汗，头面肿消，继与利小便，下截三消胀减，后与调理脾胃，自上年十月间服药，至次年二月方止，共计汤一百四十三帖，其病始安，嘱其戒酒肉生冷。不意夏月暑热甚时，仍恣吃冰冷水果，自八月后粪后大下狂血，每次有升数之多。余用黄土汤去柔药，加刚药，每剂黄土用一斤，附子用六钱，或止复来。伊本人见其血之不止也，加附子至八钱，或一两，他药接是，服至九十余帖，始大愈。

胡　二十岁　乙酉年九月十七日　本系酒客，湿中生热，久而发黄，颜色暗滞，六脉俱弦，其来也渐，此非阳黄，况粪后见红，非又为小肠寒湿乎。

灶中黄土八两，代水先煎　熟附子三钱　茵陈五钱　苍术炭三钱　黄柏三钱，炒　猪苓二钱　泽泻三钱　云茯苓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五帖全愈。

陈　二十五岁　乙酉四月二十一日　粪后便红，寒湿为病，误补误凉，胃口伤残，气从溺管而出，若女子阴吹之属瘕气者然。左胁肝部，卧不着席，得油腻则寒战发杂无伦，几于无处下手。议治病必求其本，仍从寒湿论治，令能安食再商，与黄土汤中去柔药，加刚药。

川椒炭一钱　广陈皮三钱　生姜二钱　灶

中黄土四两　云茯苓五钱　生茅术二钱　香附三钱　熟附子三钱　益智仁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服三帖。

五月初二日，又服二帖。

初三日　心悸短气，加小枳实四钱，干姜二钱，已服四帖。

十一日　去川椒三钱，已服三帖。

二十一日　诸症皆效，大势未退，左脉紧甚，加熟附子一钱，降香末三钱，干姜一钱，已服三帖。

二十七日　诸症向安，惟粪后便血又发，与黄土汤法，粪后便血，乃小肠寒湿，不与粪前为大肠热湿同科。

灶中黄土八两　广皮炭三钱　熟附子四钱　益智仁二钱　黄芩炭四钱　云茯苓五钱　苍术四钱，炒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血不来为度。

七月十四日　面色青黄滞暗，六脉弦细无阳，胃口不振，暂与和胃，其黄土汤，俟便红发时再服。

姜半夏六钱　云苓块五钱　广陈皮三钱　生苡仁五钱　益智仁三钱　川椒炭一钱　白蔻仁一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七日　加桂枝五钱。

十一月十五日　肝郁挟痰饮，寒湿为病，前与黄土汤，治粪后便血之寒湿，兹便红已止，继与通补胃阳，现在饮食大进，诸症渐安，惟六脉细弦，右手有胃气，左手弦紧，痰多畏寒，胁下仍有伏饮，与通补胃阳，兼逐痰饮。

桂枝六钱　小枳实三钱　川椒炭三钱　旋覆花三钱　香附四钱　广皮五钱　炒白芍三钱　干姜三钱　云苓五钱　姜半夏八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二月初十日　脉弦紧痰多畏寒，冲气上动，与桂枝茯苓甘草汤，合桂枝加桂汤法。

桂枝一两　茯苓块二两，连皮　炙甘草五钱　全当归三钱　川芎二钱　僵桂五钱，去粗皮

服一帖，冲气已止，当服药后，吐顽痰二口。

十一日　冲气已止，六脉紧退，而弦未除，可将初十日方，再服半帖，以后再服二十九日改定方，以不畏寒为度。

十三日　服十一月十五日疏肝药二帖。

十四初　背畏寒，脉仍弦紧，再服十二月初十日桂枝加桂汤二帖，以峻补冲阳，服药后吐顽痰一口。

十七日　脉仍弦紧，背犹畏寒，阳未全复，照原方再服二帖，分四日服。

十九日　前之畏寒，至今虽减，而未痊愈，脉之弦紧，亦未冲和，冲气微有上动之象，可取初十日桂枝加桂汤法，再服二帖，分四日，立春以后故也。

丙戌正月初五日　六脉俱弦，左脉更紧，粪后便红，小肠寒湿，黄土汤为主方，议黄土汤去柔药，加淡渗通阳，虽自觉胸中热，背心如热水浇，所云热非热也，况又恶寒乎。

灶中黄土八两　生苡米五钱　云苓块六钱　熟附子四钱　苍术炭四钱　桂枝五钱　黄芩炭四钱　广皮炭四钱

煮四碗，分四次服，血多则多服，万一血来甚涌，附子加至八钱，以血止为度，再发再服，切勿听浅学者妄转一方也。

丸方

阳虚脉弦，素有寒湿痰饮，与蠲饮丸方，通阳渗湿而补脾阳。

桂枝八两　苍术炭四两　生苡仁八两　云苓块八两　干姜炭四两　炙甘草三两　益智仁四两　半夏八两　广皮六两

神曲糊丸，小梧子大，每服三钱，日三服，忌生冷猪肉介属。

初十日　粪后便红虽止，寒湿未尽，脉之紧者亦减，当退刚药，背恶寒未罢，行湿之中，兼与调和营卫。

苍术炭三钱　黄芩炭钱半　灶中黄土一两　焦白芍四钱　生苡仁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背不恶寒为度，戒生冷介属猪肉。

肿　胀

陈　三十二岁　甲寅年二月初四日　太阴所至，发为膜胀者，脾主散津液，脾病不能散津，土曰敦阜，斯膜胀矣。厥阴所至，发为膜胀者，肝主疏泄，肝病不能疏泄，木穿土位，亦膜胀矣。此症起于肝经郁勃，从头面肿起，腹因胀大，的系蛊胀，而非水肿，何以知之。满腹青筋暴起如虫纹，并非本身筋骨之筋，故知之。治法行太阳之阳，泄厥阴之阴为要，医用八味丸误治，反摄少阴之阴，又加牡蛎涩阴恋阳，使阳不得行，而阴凝日甚，六脉沉弦而细，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口中血块累累续出，经所谓血脉凝泣者是也。势太危极，不敢骤然用药，思至阳而极灵者，莫如龙，非龙不足以行水，而开介属之翕，惟鲤鱼三十六鳞能化龙，孙真人曾用之矣。但孙真人《千金》原方去鳞甲用醋煮，兹改用活鲤鱼大者一尾，得六斤不去鳞甲，不破肚，加葱一斤，姜一斤，水煮熟透，加醋一斤，任服之。

服鲤鱼汤一昼夜，耳闻如旧，目视如旧，口中血块全无，神气清爽，但肿胀未除。

初五日　经谓病始于下而盛于上者，先治其下，后治其上，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上，后治其下，此病始于上肿，当发其汗，与《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二两，去节　熟附子一两六钱　炙甘草一两二钱

煮成五饭碗，先服半碗，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以得汗为度。

此方甫立未分量，陈颂帚先生一见云：断然无效。予问曰：何以不效？陈先生云：吾曾用来。予曰：此在先生用，诚然不效，予用或可效耳。王先生名谟忘其字云：吾甚不解，同一方也，药止三味，并无增减，何以为吴用则利，陈用则否，岂无知之草木，独听吾兄使令哉？予曰：盖有故也。陈先生性情忠厚，其胆最小，伊恐麻黄发阳，必用八分，附子护阳，用至一钱以监制，又恐麻黄、附子皆慓悍药也，甘草平缓，遂用一钱二分，又监制麻黄、附子。服一帖无汗，改用八味丸矣，八味阴柔药多，乃敢大用，如何能效。病者乃兄陈荫山先生入内室，取二十八日陈颂帚所用原方分量，一毫不差，在座者六七人，皆哗然笑曰：何先生之神也。予曰：余常与颂帚先生一同医病，故知之深矣。于是麻黄去净节用二两，附子大者一枚，得一两六钱，少麻黄四钱，让麻黄出头，甘草一两二钱，又少附子四钱，让麻黄、附子出头，甘草但镇中州而已。众见分量，又大哗曰：麻黄可如是用乎。颂帚先生云：不妨，如有过差，吾敢当之。众云：君用八分，未敢足钱，反敢保二两之多乎。颂帚云：吾在菊溪先生处，治产后郁冒，用当归二钱，吴君痛责，谓当归血中气药，最能窜阳，产后阴虚阳越，例在禁条，岂可用乎。夫麻黄之去当归，奚啻十百，吾用当归，伊责之甚，岂伊用麻黄又如是之多，竟无定见乎。予曰：人之畏麻黄如虎者，为其能大汗亡阳，未有汗不出而阳亡于内者，汤虽多，但服一杯，或半杯，得汗即止，不汗再服，不可使汗淋漓，何畏其亡阳哉。但此症闭锢已久，阴霾太重，虽尽剂未必有汗。予明日再来发汗，病家始敢买药，而仙芝堂药铺竟不卖，谓想是钱字，先生误写两字，主人亲自去买，方得药。服尽剂，竟无汗。

初六日　众人见汗不出，佥谓汗不出者死，此症不可为矣。余曰不然，若竟死症，鲤鱼汤不见效矣。予化裁仲景先师桂枝汤，用粥发胃家汗法，竟用原方分量一帖，再备用一帖。又用活鲤鱼一尾，得重四斤，煮如前法，服麻黄汤一饭碗，即接服鲤鱼汤一碗，汗至眉上；又一次，汗出上眼皮；又一次，汗至下眼皮；又一次，汗至鼻；又一次，汗至上唇。大约每一次，汗出三寸许，二帖俱服完。鲤鱼汤一锅，喝一昼夜，亦服尽，汗至伏兔而已，未过膝也，脐以上肿俱消，腹仍大。

初七日　经谓汗出不止足者死，此症尚未全活，虽腰以上肿消，而腹仍大，腰以下其

肿如故，因用腰以下肿，当利小便例，与五苓散，服至二十一日共十五天不效，病亦不增不减。陈荫山先生云：前用麻黄，其效如神，兹小便滴不下，奈何，祈转方。予曰：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今日先生去求好肉桂，若仍系前所用之桂，明日予不能立方，固无可转也。

二十二日　陈荫山购得新鲜紫油边青花桂一枝，重八钱，乞予视之。予曰：得此桂必有小便，但恐脱耳。膀胱为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焉，气虚亦不能化，于是用五苓二两，加桂四钱，顶高辽参三钱，服之尽剂，病者所睡系棕床，予嘱备大盆二三枚，置之床下，溺完被湿不可动，俟明日予亲视挪床，其溺自子正始通，至卯正方完，共得溺大盆有半。予辰正至其家，视其周身如空布袋，又如腐皮，于是用调理脾胃痊愈。

洪氏　六十八岁　孀居三十余年，体厚忧郁太多，肝经郁勃久矣，又因暴怒重忧，致成厥阴太阴两经臌胀并发，水不得行，肿从跗起，先与腰以下肿，当利小便例之五苓散法，但阴气太重，六脉沉细如丝，断非轻剂所能了。

桂枝五钱　生苍术五钱　猪苓五钱　泽泻五钱　茯苓皮六钱　肉桂四钱　广皮五钱　厚朴四钱

前方服三五帖不效，亦无坏处，小便总不见长，肉桂加至二三两，桂枝加至四五两，他药称是，每剂近一斤之多，作五六碗，服五七帖后，六脉丝毫不起，肿不消，便亦不长。所以然之故，肉桂不佳，阴气太重，忧郁多年，暴怒伤肝，必有陈菀。仍用原方加鸡矢醴熬净烟六钱，又加附子八钱，服之小便稍通，一连七帖，肿渐消，饮食渐进，形色渐喜。于是渐减前方分量，服至十四帖，肿胀全消。后以补脾阳，疏肝郁收功。

郭氏　六十二岁　先是郭氏丧夫于二百里外其祖墓之侧，郭携子奔丧，饥不欲食，寒不欲衣，悲痛太过，葬后庐墓百日，席地而卧，哭泣不休，食少衣薄，回家后致成单腹胀，六脉弦，无胃气，气喘不能食，唇舌刮白，面色淡黄，身体羸瘦。余思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必得开其愚蒙，使情志畅遂，方可冀见效于万一。因问曰：汝之痛心疾首，十倍于常人者何故？伊答曰：夫死不可复生，所遗二子，恐难立耳。余曰：汝何不明之甚也。大凡妇人夫死，曰未亡人，言将待死也。汝如思夫愈切，即死墓侧，得遂同穴之情，则亦已矣。虽有病何必医，医者求其更苏也。其所以不死者，仍系相夫之事业也。汝子之父已死，汝子已失其荫，汝再死，汝子岂不更无所赖乎。汝之死，汝之病，不惟无益于夫，而反重害其子，害其子，不惟无益于子，而且大失夫心。汝此刻欲尽妇人之道，必体亡夫之心，尽教子之职，汝必不可死也，不可死，且不可病，不可病，必得开怀畅遂，而后可愈。单腹胀，死症也。脉无胃气，死脉也。以死症而见死脉，必得心火旺，折泄肝郁之阴气，而后血脉通，血脉通，脏气遂，死证亦有可生之道。诗云：见晛曰消者是也。伊闻余言大笑。余曰：笑则生矣。伊云：自此以后，吾不惟不哭，并不敢忧思，一味以喜乐从事，但求其得生，以育吾儿而已。余曰：汝自欲生则生矣，于是为之立开郁方，十数剂而收全功。

旋覆花三钱，新绛纱包　降香末三钱　归须二钱　苏子霜二钱　郁金二钱　香附二钱　川厚朴二钱　姜半夏四钱　广皮三钱　青橘皮二钱

吴氏　二十八岁　春夏间乘舟，由南而北，途间湿毒愈后，感受风湿，内胀外肿，又有肝郁之过，时当季夏，左手劳宫穴，忽起劳宫毒，如桃大。此症治热碍湿，治湿碍热之弊，选用幼科痉后余毒归肺，喘促咳逆之实脾利水法，加极苦合为苦淡法，俾热毒由小肠下入膀胱，随湿热一齐泄出也。盖劳宫毒属心火，泻心者必泄小肠，小肠火腑，非苦不通。腰以下肿，当利小便，利小便者，亦用苦淡也。

猪苓一两　茯苓皮一两　白通草三钱　泽

泻一两　晚蚕砂二两　雅连四钱　黄柏四钱　飞滑石四钱　黄芩四钱

煮成五碗，分五次服，以小便长者为度。此方服七帖，分量不增减，肿胀与劳宫毒俱消，以后补脾收功。

陈　二十六岁　乙酉年五月十五日　脉弦细而紧，不知饥，内胀外肿，小便不利，与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法，阳欲灭绝，重加热以通阳，况今年燥金，太乙天符，经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桂枝六钱　猪苓五钱　生茅术三钱　泽泻五钱　广橘皮三钱　川椒炭五钱　厚朴四钱　茯苓皮六钱　公丁香二钱　杉木皮一两

煮四杯，分四次服。

二十五日　诸症皆效，知饥，肿胀消其大半。惟少腹有疝，竟如有一根筋吊痛，于原方内减丁香一钱，加小茴香三钱。

单氏　四十二岁　肿胀六年之久，时发时止，由于肝郁，应照厥阴膜胀例治。

降香末三钱　木通二钱　香附三钱　旋覆花三钱　归须三钱　郁金二钱　青皮二钱　厚朴三钱　大腹皮二钱　云苓六钱　半夏四钱

煮成三杯，分三次服，不能宽怀消怒，不必服药。

二十六日　服前方八帖，肿胀稍退。惟阳脉微弱，加以椒炭三钱；大便不通，加两头尖三钱，去陈菀。

单腹胀

毛　四十四岁　病起肝郁，木郁则克土，克阳土则不寐，克阴土则膜胀，自郁则胁痛。肝主疏泄，肝病则不能疏泄，故二便亦不宣通。肝主血，络亦主血，故治肝者必治络。

新绛纱三钱　半夏八钱　香附三钱　旋覆花三钱　青皮三钱　小茴香三钱　归须三钱　降香末三钱　广郁金三钱　苏子霜三钱

头煎两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三帖。

初七日　服肝络药，胀满、胁痛、不寐少减，惟觉胸痛。按：肝脉络胸，亦是肝郁之故。再小便赤浊，气湿也。

桂枝嫩尖三钱　晚蚕砂三钱　归须二钱　川楝子二钱　半夏六钱　降香末三钱　白通草二钱　青橘皮三钱　茯苓皮三钱　旋覆花三钱，新绛纱包　小茴香三钱，炒黑　两头尖三钱

服二帖。

初十日　驱浊阴而和阳明，现在得寐，小便少清，但肝郁必克土，阴土郁则胀，阳土郁则食少而无以生阳，故清阳虚而成胸痹，暂与开痹。

薤白头三钱　半夏一两　广郁金三钱　栝蒌实三钱，连皮仁研　生苡仁五钱　桂枝尖五钱　茯苓皮五钱　厚朴三钱　小枳实二钱

服三帖。

十四日　脉缓，太阳已开，而小便清通，阳明已阖，而得寐能食。但膜胀不除，病起肝郁，与行湿之中，必兼开郁。

降香末三钱　生苡仁五钱　白通草八钱　厚朴二钱　煨肉果一钱半　茯苓皮五钱　半夏五钱

徐　二十岁　腹胀且痛，脉弦细，大便泄，小便短，身不热，此属寒湿，伤足太阴。

猪苓三钱　黄芩炭一钱　泽泻二钱　桂枝二钱　厚朴三钱　广皮二钱　干姜一钱半　生苡仁五钱　通草二钱

滞下 俗名痢疾，又曰积。白色属热、属血，白色属寒、属气。

丁氏　五十八岁　滞下白积，欲便先痛，便后痛减，责之积重，脉迟而弦，甚痛，盖冷积也，非温下不可。

熟附子五钱　广木香三钱　小枳实三钱　生大黄片五钱　广陈皮五钱　南楂肉三钱　厚朴五钱　炒白芍三钱　良姜炭二钱　黄芩炭三钱　坚槟榔一钱

梁　二十八岁　滞下白积，欲便先痛，便后痛减者，责之有积，用温下法。

炒白芍一钱　广皮二钱　枳实一钱半　黄芩

二钱，炒　木香　钱　槟榔钱半　云连一钱，炒　锦纹军三钱，酒炒黑　厚朴二钱　熟附子三钱

五杯水，煮成两杯，分二次服。

张　三十八岁　甲子十一月十八日　先泄而后滞下，脾传肾，为难治。

大白芍二钱　真雅连钱二分，吴萸炒　黄芩炭一钱二分　生茅术二钱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生苡仁二钱　广木香钱半　老厚朴二钱　川椒目五钱　良姜一钱　广皮钱半

水六杯，煮取二杯，渣后再煎一杯，三次服。

二十日　先泄后滞下，古云难治，非一时可了，且喜脉弱，尚有生机。

白芍三钱，炒　南槟榔钱半　木香钱半　当归尾一钱　地榆炭三钱　广陈皮二钱　小枳实二钱，捣碎　红花二钱

煎法如前。

二十二日　脉沉有力，滞下，胀痛太甚，便后少减，片时其痛仍然，议纲开一面，用温下法。

白芍三钱，酒炒　黄芩三钱，酒炒　真山连二钱，酒炒黄　大黄五钱，酒炒　枳实二钱　厚朴三钱　广木香二钱　安边桂二钱，去粗皮　广皮炭二钱　红花二钱　归尾钱半

水五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一帖。

二十三日　于二十日方内加：

两头尖二钱

二十四日　肾症复归于脾，用四苓合芩芍汤法。

猪苓五钱　泽泻五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皮五钱　焦白芍二钱　黄芩钱半，炒　广木香钱半　生白术五钱　广陈皮钱半　厚朴二钱　真山连钱半，炒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二十五日　于前方内加：

白通草二钱

二十六日　肝郁则小便亦不能通，此徒用四苓不效，议开阴络法。

降香末三钱　麝香五厘，冲　桃仁三钱　归须二钱　琥珀三分，冲　猪苓三钱　两头尖一钱　泽泻三钱　小茴香二钱　川楝子二钱

二十七日　已效，于前方内加：

安边桂三分　生香附二钱　郁金六钱

二十八日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用开太阳，阖阳明，兼泻心法。

半夏六钱　青皮二钱　广陈皮二钱　茯苓三钱，连皮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黄芩二钱　生苡仁三钱　厚朴一钱姜汁炒　干姜二钱　炒山连钱半　广木香一钱

水五杯，煮成二杯，再煮一杯，三次服。

二十九日　开太阳，阖阳明，兼法湿中之热。

半夏六钱　茯苓皮三钱　生苡仁三钱　广皮二钱　白芍二钱　白通草二钱　广木香一钱　茯苓三钱　泽泻三钱　黄芩炭二钱　真山连钱半　萆薢二钱

三十日　粪后便血，加黄土汤法。

半夏五钱　广木香一钱　灶中黄土六钱　黄芩炭二钱　萆薢三钱　炒白芍三钱　茯苓皮三钱　广皮二钱　全当归钱半　老厚朴二钱　炒苍术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

初一日　舌绛甚，胸中嘈杂无奈，喉且痛，粪中犹带血迹，议酸苦泄热法。

乌梅九枚　灶中黄土八钱　黄芩二钱

初二日　四苓合芩芍法，以小便短，口糜，犹有滞下也。

炒白芍二钱　半夏三钱　真山连钱半　泽泻三钱　炒黄芩钱半　猪苓三钱　乌梅肉三钱　茯苓皮三钱　赤苓炭钱半　当归一钱　灶中黄土三钱

头煎一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初三日　少腹胀痛，不小便，仍系肝郁，不主疏泄之故。

真云连二钱，炒　黄芩炭二钱　桃仁泥三钱　生香附三钱　韭白汁三滴　两头尖三钱　降香末二钱　麝香末五厘　小茴香三钱，炒黑　归

须二钱　琥珀末五分，同冲

初四日　于前方内加：

广郁金二钱

初五日　苦辛淡，开下焦湿热，兼泻肝火法。

萆薢五钱　云连二钱，炒黑　小茴香三钱，炒黑　白通草二钱　川楝子二钱　吴萸钱半，炒黑　黄柏炭二钱　生香附二钱

小儿滞下红积，欲便先痛，便后痛减，积滞太重，非温下不可为功，恐缠绵日久，幼孩力不能胜！滞下为脏病也。

焦白芍钱半，炒　黄芩钱半　云连一钱，炒黑　神曲钱半　生大黄二钱　老厚朴钱半　广木香八分　广皮七分　枳壳六分　桃仁八分　南槟榔八分　归尾一钱　地榆炭一钱　肉桂八分

即于前方内去大黄、肉桂，方中再去归尾、地榆、桃仁，加苍术一钱五分。

积　聚

张　二十七岁　甲子三月十三日　脐右有积气，以故右脉沉细弦沉伏，阳微之极，浊阴太甚克之也。溯其初原从左胁注痛而起，其为肝着之咳无疑。此症不必治咳，但宣通肝之阴络，久病在络故也。使浊阴得有出路，病可自已，所谓治病必求其本者也。如不识纲领而妄冀速愈，必致剥削阳气殆尽而亡。

桂枝尖二钱　小茴香三钱　降香末二钱　桃仁三钱　川楝子二钱　青皮络二钱　炒广皮一钱　归须二钱　乌药三钱　苏子霜三钱　旋覆花三钱，新绛纱包

十九日　服通络药，已见小效，脉气大为回转，但右胁着席则咳甚，胁下支饮故也，议于前方内去桃仁、川楝、小茴，加：

生香附二钱　半夏六钱　杏仁三钱　肉桂八分

再服四帖。

二十三日　先痛后便而见血，议通阴络法。

苏子霜三钱　归须二钱　降香末三钱　桃仁二钱　两头尖二钱　丹皮三钱　藏红花一钱　半夏五钱　小茴香二钱　香附二钱　广木香一钱　广陈皮一钱

张　二十八岁　脐左癥瘕，面黄，肢倦，食少，不能作文，看书亦不能久，宛如虚损，与：

化癥回生丹。

缓通阴络法，每日空心服一丸，亦有早晚服一丸，时服之二年有余，计服化癥回生丹六百丸之多，癥始化净，气体复原，看书作文，始举进士。

吴　三十一岁　脐右结癥，径广五寸，睾如鹅卵大，以受重凉，又加暴怒而得，痛不可忍，不能立，不能坐，并不能卧。服辛香流气饮，三日服五帖，重加附子、肉桂，至五七钱之多，丝毫无效。因服天台乌药散，初服二钱，满腹如火烧，明知药至脐右患处，如搏物然，痛加十倍，少时腹中起蓓蕾无数，凡一蓓蕾，下浊气一次，如是者二三十次，腹中痛楚松快。少时痛又大作，服药如前，腹中热痛，起蓓蕾，下浊气亦如前，但少轻耳。自巳初服药起，至亥正共服五次，每次轻一等。次日腹微痛，再服乌药散，则腹中不知热矣。以后每日服二三次，七日后肿痛全消。后以习射助阳而体壮。

叶　四十五岁　乙酉四月二十八日　无论癥瘕，虽有气血之分，然皆系阴病结于阴部，岂有用阴药之理，维日已久沉寒痼冷疾，非巴豆不能除根。用：

天台乌药散

六月初九日　业已见效，未能除根，照常服前药，早晚各五分，癥瘕痛发时服二钱，舌苔厚白，面色淡黄而暗，左脉沉细阳微，再与汤药行湿通阳。

云茯苓块五钱　益智仁钱半　萆薢四钱　白蔻仁一钱，连皮　生苡仁五钱　半夏五钱　广陈皮一钱　桂枝二钱　白通草一钱

服至舌苔退为度。

甘　二十九岁　乙酉年五月初一日　十年瘕气，六脉弦细而紧。

淡吴萸三钱　乌药三钱　川椒炭五钱　归须二钱　良姜二钱　小茴香五钱，炒黑

煮三杯，分三次服。已服五帖。

初九日　病减者减其制，每日服半帖。

王氏　四十岁　乙酉五月二十一日　六脉弦紧，心下伏梁，非易化之症。一生忧泣，肝之郁也，又当燥金太乙天符之年，金来克木，痛愈甚矣。与温络法，其吐血亦络中寒也。

降香末二钱　川椒炭二钱　香附三钱　半夏三钱　枳实三钱　归须三钱　公丁香八分　广皮

服四帖。

二十五日　诸症皆效，自觉气上阻咽。加：

旋覆花五钱

二十九日　效不更方，再服。

六月初二日　加吴萸三钱

余氏　三十岁　乙酉五月二十四日　瘕结脐左，经来必痛，六脉沉细，阳微。

吴茱萸三钱　川楝子三钱　公丁香一钱　良姜二钱　全当归三钱　降香末二钱　小茴香三钱　艾炭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服七帖后，接服丸药。

六月初二日　业已见效，每日服半帖，再服十天。

二十日　每行经前三日，腹微痛时，空心服化癥回生丹一丸，服至经尽后，腹中丝毫不痛为止。下月经行，腹痛发时，再如此服法。癥瘕痛亦服回生，空心服一丸，化净为度。

车　五十五岁　须发已白大半，脐左坚大如盘，隐隐微痛，不大便十数日。先延外科治之，外科谓肠痈，以大承气下之，三四次终不通。延余诊视，按之坚冷如石，面色青黄，脉短涩而迟，先尚能食，屡下之后，糜粥不进，不大便已四十九日。余曰：此癥也，金气之所结也，以肝木抑郁，又感秋金燥气，邪中入里，久而结成，愈久愈坚，非下不可。然寒下非其治也，以天台乌药散二钱，加巴豆一分，姜汤和服。设三服以待之，如不通，第二次加巴豆霜分半，再不通，第三次加巴豆霜二分，服至三次后，始下黑亮球四十九枚，坚莫能破，继以苦温甘辛之法调理，渐次能食。又十五日不大便，余如前法，下至第二次而通，下黑亮球十五枚，虽亦坚结，然破之能碎，但燥极耳，外以香油熬川椒熨其坚处，内服芳香透络，月余化净。于此证方知燥金之气伤人如此，而温下之法，断不容紊也。

乙酉年　治通廷尉久疝不愈，时六十八岁，先是通廷外任时，每发疝，医者必用人参，故留邪在久不得愈。至乙丑季夏，受凉复发，坚结肛门，坐卧不得，胀痛不可忍，汗如雨下，七日不大便。余曰：疝本寒邪，凡坚结牢固，皆属金象，况现在势甚危急，非温下不可。亦用天台乌药散一钱，巴豆霜分许，下至三次始通，通后痛渐定，调以倭硫黄丸，兼用金匮蜘蛛散，渐次化净。

淋　浊

郎　五十六岁　便泄带血，既有膀胱之湿，又有小肠之热，用导赤合四苓汤法。

猪苓三钱　茯苓皮五钱　萆薢五钱　泽泻二钱　次生地五钱　甘草梢一钱　淡竹叶二钱　木通三钱　飞滑石五钱

十二月初一日　少腹痛，于前方内，加：

川楝子三钱　小茴香炭三钱

王　十七岁　湿土司天，湿热下注，致成淋症，茎肿。

萆薢二钱　白通草一钱　甘草梢三钱　茯苓皮五钱　滑石二钱　生苡仁五钱　车前子二钱　泽泻三钱　芦根三钱

十五日　于前方内，加：

黄柏炭二钱

龚　五十八岁　先是大小便俱闭，自用大黄八钱，大便虽通而小便点滴全无，续用五苓，仍不通，诊其六脉弦紧，病因肝郁而成，并阴络法。

降香末三钱　归须三钱　两头尖三钱　琥珀二分　丹皮三钱　韭白汁三匙，冲　麝香五厘，同研冲

一帖而通，二帖而畅。

普　三十八岁　小便淋浊，茎管痛不可忍，自用五苓、八正、萆薢分清饮等渗湿，愈利愈痛。细询病情，由房事不遂而成。余曰：溺管与精管异途，此症当治精管为是。用虎杖散法，现无虎杖草，以杜牛膝代之。

杜牛膝五钱　当归三钱　降香末三钱　麝香五厘　桃仁泥三钱　两头尖三钱　琥珀六分　丹皮三钱

一帖而痛减，五帖而痛止，七帖而浊净。后以补奇经而愈。

珍　四十五岁　血淋太多，先与导赤不应，继以脉弦，细询由怒郁而起，转方与活肝络。

新绛纱三钱　苏子霜一钱　丹皮炭五钱　旋覆花三钱　桃仁三钱　红花二钱　片姜黄三钱　香附三钱　归须三钱　郁金二钱　降香末三钱

四帖而安。

王　四十五岁，小便狂血，脉弦数，病因肝郁。

新绛纱三钱　细生地五钱　青皮二钱　旋覆花三钱　丹皮炭五钱　桃仁三钱　降香末三钱　香附三钱　归须三钱

服四帖而血止，止后两月，又因动气而发，仍与前方，七帖而愈。

范　二十八岁　因怒郁而大小便闭，与极苦而通小肠，借火腑通胆腑法。

黄芩三钱　归须三钱　桃仁泥三钱　胡黄连三钱　龙胆草三钱　广郁金二钱

二帖而大小皆通。

保　女　十八岁　怒郁，少腹胀大如斗，小便点滴全无，已三日矣，急不可耐，仰卧不能转侧起立，与开经络。

降香末三钱　香附米三钱　广郁金二钱　龙胆草三钱　青皮二钱　韭白汁三匙，冲　归须三钱　琥珀五分　两头尖三钱　麝香五厘

一帖而通，二帖而畅。

保　五岁　夏日痘后受暑，小便不通，脉洪数，玉茎肿亮，蜷曲如勾，与凉利膀胱。

白通草一钱半　蚕砂三钱　滑石六钱　云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杏仁三钱

一帖而通，三帖而玉茎复元。

叶　四十五岁　乙酉年七月初一日　金实无声，六脉俱弦，痰饮兼之湿痹，小便白浊，先与行湿。

茯苓皮五钱　川萆薢五钱　通草一钱　桂枝五钱　防己三钱　蚕砂五钱　半夏五钱　杏仁泥四钱　生苡仁五钱　甘草一钱　滑石六钱

服七帖。

十四日　复诊加：

九月初三日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伏饮湿痹便浊，前与淡渗通阳，已服三十帖，因停药二十余日，现在饮又上泛，胸满短气，腰酸淋浊未除，且与行心下之饮，脉弦细，阳不复。

姜半夏五钱　杏仁四钱　云苓皮五钱　广陈皮三钱　防己四钱　桂枝三钱　枳实四钱　萆薢五钱　通草一钱半　晚蚕砂三钱

十二日　服九帖。

去杏仁、防己，加：

薏苡五钱

又服三十余帖。

十月初五日　痰饮、痹症、淋浊，皆寒湿为病，误与补阴，以致湿邪胶痼沉着，急难清楚。前与开痹和胃，现今虽见效不少，究竟湿邪为患，阴柔之邪，久为呆补所困，难以旦夕奏功也。

桂枝四钱　川萆薢五钱　泽泻三钱　姜半夏六钱　滑石六钱　云苓皮五钱　广皮五钱　蚕砂三钱　车前子三钱　枳实三钱　猪苓三钱　生苡仁五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月二十五日　浊湿误补久留，与开太阳阖阳明法，数十帖之多，虽见大效，究未清楚，小便仍间有浊时，腿仍微有酸痛。

姜半夏一两　桂枝四钱　片姜黄二钱　广陈皮五钱　通草一钱　川草薢五钱　晚蚕砂三钱　川椒炭三钱　生苡仁五钱　防己三钱　猪苓三钱　小枳实二钱　茯苓皮五钱

十一月十八日　痹症挟痰饮，小便浊，喉哑，先开上焦，后行中下之湿，余有原案。

苦桔梗五钱　甘草三钱　杏仁五钱　半夏一两　云苓皮五钱　生苡仁五钱

喉哑服此。

备用方：

桂枝四钱　广皮三钱　生苡仁五钱　云苓皮六钱　半夏六钱　蚕砂三钱　川草薢五钱　车前子四钱　滑石一两　川黄柏三钱，盐水炒

便浊服此。

泄　泻

陶　四十五岁　乙酉年四月十五日　久泄脉弦，自春令而来，古谓之木泄，侮其所胜也。

柴胡三钱　猪苓三钱　生姜五钱　姜半夏五钱　炙甘草二钱　大枣三枚，去核　泽泻三钱　广陈皮三钱　茯苓块五钱　桂枝三钱

十九日　泄泻已减前数，加：

苍术三钱

前后共计服十三帖全愈。

五月初六日　前曾木泄，与小柴胡汤十三帖而愈。向有粪后便红，乃小肠寒湿之症，现在脉虽弦而不劲，且兼缓象，大便复溏，不必用柴胡汤矣，转用黄土汤法。

灶中黄土四两　黄芩炭二钱　熟附子三钱　茯苓块五钱，连皮　炒苍术五钱　广皮炭一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二日　湿温成五泄，先与行湿止泄，其粪后便红，少停再拟。

猪苓五钱　苍术四钱　泽泻五钱　茯苓六钱　连皮　桂枝五钱　苡仁五钱　广皮四钱　广木香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泄止为度。

八月初六日　胃不开，大便溏，小便不畅，脉弦。

猪苓三钱　白蔻仁二钱　泽泻二钱　生苡仁五钱　茯苓皮五钱　广皮二钱　姜半夏三钱　柴胡一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陆　二十七岁　乙酉年五月十九日　六脉弦细，面色淡黄，泄则脾虚，少食则胃虚，中焦不能建立，安望行经，议先与强土。

藿香梗二钱　广皮炭钱半　广木香钱半　白蔻仁一钱　云苓块三钱　苏梗钱半　苡仁二钱　姜半夏三钱　益智仁一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七帖。

二十八日　右脉宽泛，缓也。胃口稍开，泄则加添，小便不通，加实脾利水。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茯苓五钱　苡仁五钱

六月十八日　前方服十四帖，泄止，胃稍醒，脘中闷，舌苔滑，周身痹痛，六脉弦细而沉，先与和中，治痹在后。

桂枝三钱　防己三钱　益智仁钱半　藿香梗三钱　杏仁三钱　苡仁五钱　姜半夏五钱　白蔻仁二钱　广皮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王　三十五岁　渴而小便后淋浊，此湿家渴也，况舌苔黑滑乎，议《金匮》渴者猪苓汤法。但前医大剂地、黄、五味、麦冬、龟胶等，纯柔粘腻补阴封固日久，恐难速愈。戒猪肉介属滑腻。

猪苓六钱　萆薢六钱　泽泻五钱

初五日　渴而小便短，便后淋浊，与猪苓汤法，小便长而淋浊大减，渴止舌黑苔退，惟肩背微有麻木酸楚之象。是脏腑之湿热已行，而经络之邪未化也。与经腑同治法。

生石膏八钱　云苓块五钱，连皮　晚蚕砂三钱　杏仁四钱　广皮钱半　通草一钱　防己二钱　萆薢四钱　生苡仁四钱　桂枝三钱　黄柏炭钱半

吴鞠通医案　卷四

痘　症

周　女　一周零一月　庚申六月　身热耳冷，隐隐有点，防痘，夏令感温暑而发，先宜辛凉解肌，令其易出，切忌辛温发表，致表虚发痒，溃烂，且助温热。

连翘三钱　甘草一钱　苦桔梗三钱　芦根三钱　炒银花三钱　薄荷八分　芥穗八分

初二日　点出未透，仍宜解肌。照前方。

初三日　险痘三天，来已出齐，但顶陷色暗，与活血提顶法，再色白皮薄，两太阴素虚之体，此痘如用羌活、防风，必致塌痒，进苦降必致泄泻。

当归二钱　苦桔梗一钱　焦白芍钱半　银花三钱　白芷二钱　黄芩炭钱半　木通二钱　紫草八分　南山楂炭一钱　连翘二钱　暹逻犀角一钱

初四日　气虚则根松顶陷，血郁则色淡盘软，毒重则攒簇，且与消毒活血提顶，扶过七日，能用补托，方可有成。不然，九朝塌痒可虑，况现泄泻。

当归二钱，土炒　甘草钱半　白芷二钱　红花一钱　暹逻犀角三钱　皂针一钱　羚羊角三钱　连翘三钱　苦桔梗二钱　紫草钱半　炒银花三钱　公鸡冠血每大半黄酒杯点三小匙

初五日　痘五天半，气虚不能解毒外出，牵延时日，必致内陷塌痒，今日仍然外感用事，未敢大补，亦须少用托法。

白芷一钱　连翘钱半　丹皮二钱　皂针钱半　苦桔梗一钱　白归身三钱　甘草五分　紫草一钱　燕窝根五钱　生绵黄芪三钱　鸡冠血三五匙

浓煎一茶杯，服完，渣再煮浓半杯，明早服。

初六日　六天少用补托，业已起胀，颜色颇鲜，但皮薄壳亮。今日须大补，明日须峻补。

生绵黄芪五钱　苦桔梗三钱　鸡冠血每一酒杯点二滴　炙甘草钱半　紫草二钱　党参三钱　白归身三钱　广皮炭一钱　白芷二钱　川芎一钱　燕窝根一两

公鸡汤煎药。

初七日　两用托补，色鲜而润，陷者复起，但清浆十之二三，亮壳颇多。今到七日，脏腑已周，气血用事，正好施补气载毒之方。

生绵芪五钱　广皮一钱　炙甘草二钱　白芷一钱　苦桔梗三钱　人参一钱　广木香八分　煨肉果钱半　川芎四分　燕窝根一两

公鸡汤煎药。

八天痘顶圆绽者不过一二，头面行浆，胸背清浆三四，四肢全然空亮，根盘色淡。此气血两虚，急宜峻补，用参、归、鹿茸，合陈氏异功法。

人参一钱　归身六钱　煨肉果二钱　黄毛茸五钱，水黄酒另煎　苦桔梗三钱　白芷三钱　广木香一钱　炙甘草三钱　燕窝一两　生绵芪一两　茯苓块三钱　广皮炭三钱　公鸡汤一中碗

此药煮成四茶杯，加茸汁半茶杯，鸡汤一中碗，燕窝汤一碗，和匀上火煨浓，小人服一半，乳母服一半。

初九日　九天昨用峻补，两臂虽有黄浆，四肢仍然空亮，泄泻之故，用文仲大异功散。

生嫩芪一两　人参一钱　广木香二钱　当归五钱，土炒　煨肉果三钱　广皮炭二钱　煨诃子二钱　于白术五钱，炒　上肉桂一钱，研细去粗皮　茯苓块六钱　炙甘草三钱　鹿茸尖六钱，酒煎

初十日　即于前方内，去肉桂、鹿茸尖、归身，减黄芪四钱，加：

泽泻五钱

十一日　照前方。

十二日　即于前方内加：

薏米仁五钱

十三日　浆未十分满足，四肢间有破损，难保无痘毒咳嗽等事，兹用利水以助结痂，驱逐余毒，即在其中，所谓一举两得者也。

洋参三钱　泽泻三钱　广皮炭一钱　茯苓块五钱　生苡仁八钱　炙甘草钱半　焦于术三钱　广木香三钱　煨肉果二钱　煨诃子二钱

十四日　脚肿胸闷溲短，水不利也。

茯苓块五钱　炒银花二钱　冬白术三钱　泽泻二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炭钱半　飞滑石二钱　连翘二钱　五谷虫钱半

何　男　四岁　九月初三日　三天气虚毒重，粘连成片，兼之色滞顶陷，攻毒则碍虚，温托则碍毒，两难措手，和中安表，更不济事，勉议活血摆毒。

苦桔梗二钱　乌犀角五钱　连翘三钱　生甘草一钱　白芷一钱　薄荷一钱　炙天虫二钱　紫草三钱　全归三钱　南楂三钱　丹皮三钱　羚羊角三钱

每一酒杯，和猪尾膏三小匙。

初五日　四天昨用活血解毒，大有起色，但喉声微哑，面目浮肿太甚，唇色绛红，时疔之火毒太重，今日犹宜解毒。

苦桔梗六钱　暹罗犀角六钱　连翘三钱　人中黄三钱　桃仁钱半　古勇黄连一钱　天虫三钱　白芷一钱　全归二钱　炒楂肉二钱　紫草三钱　谷精草三钱　丹皮二钱　羚羊角三钱　银花五钱　紫花地丁五钱

以银花紫地丁煎汤代水。

初六日　五天半渐有起色，但险症变幻不一，时刻小心为要，今日仍宜活血提顶，微加托里。

生绵芪三钱　紫草三钱　红花三分　炙甘草三钱　归身三钱，土炒　银花三钱　白芷二钱　谷精草三钱　皂针一钱　犀角三钱　连翘三钱　每一酒杯约加鸡冠血三小匙

初七日　六天半时疔已退，气血用事，头面清浆三四，周身亮壳，非重用温托不可。

看守勿懈，不致损破，可望成功。

生黄芪八钱　紫草二钱　燕窝根五钱　炙甘草三钱　广木香钱半　归身三钱　党参三钱　白芷二钱　鸡冠血每酒杯冲三匙

初八日　七天半浆未及半，咬牙寒战，灰白塌陷，非陈文仲大异功散不可。

人参钱半　广皮钱半　焦于术三钱　生绵芪八钱　广木香二钱　茯苓块二钱　炙甘草三钱　白芷三钱　糯米三钱　上上桂心钱半　归身四钱

公鸡汤煎。

初九日　八天半昨用大异功法，咬牙寒战，已去大半，但浆犹未足，用异功参归鹿茸法。

绵黄芪一两　上上肉桂二钱，去粗皮　广木香二钱　人参三钱　黄毛鹿茸五钱，生　白芷二钱　茯苓块三钱　当归三钱，土炒　诃子肉二钱，炒　焦于术二钱　煨肉果二钱　炙甘草钱半　广皮炭卡钱

熬浓服。

初十日　九天半咬牙寒战，已去十分之九，但身上浆清，腿足未灌，泄泻频仍。翁仲仁有泄泻安宁大虚少毒之诊，今日犹宜峻补，如泄泻不止，再加涩肠。

绵黄芪一两　广木香钱半　人参三钱　生鹿茸五钱，酒另煎　上肉桂二钱　白芷二钱　炙甘草二钱　煨肉果三钱　厚朴二钱　诃子肉三钱，煨

十一日　十天半用异功散得效，但泄泻不止，肤痒浆薄，必有余毒，今日仍可托补一天，议于明日用实脾利水收痂法，俾不尽之热毒，从小便而去。

生绵黄芪一两　广木香二钱　煨肉果三钱　人参二钱　广皮炭二钱　炙甘草三钱　上肉桂一钱　厚朴二钱　诃子肉三钱

十二日　十一天痂虽结而浆薄，泄泻，以实脾利水为法，仍兼涩肠。

人参八分　煨肉果三钱　厚朴二钱　焦于术三钱　炙甘草钱半　上肉桂一钱　茯苓块三钱　炙黄芪五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炭二钱　诃子肉五钱　广木香二钱

十三日　十二天浆薄微咳，痂痒，便溏，仍当补气，兼与实脾。

人参八分　煨肉果钱半　厚朴二钱　生黄芪五钱　诃子肉二钱　广木香一钱　茯苓块五钱　炙甘草三钱　焦子术三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炭一钱

十四日　十三天喉哑咳嗽而渴，肺中余毒未清，便溏溺短，痘后脾虚宜实。

茯苓块三钱　五谷虫一钱　冬白术三钱，炒　厚朴钱半　生苡仁五钱　苦桔梗三钱　诃子肉二钱，煨　炒银花二钱　地骨皮二钱　连翘钱半

吴氏　五岁　辛酉九月二十日　险中逆痘三天，繁红扁阔，成片不起，翁仲仁谓重壅遏。其形退缩，且烦躁肢逆，唇焦舌黄，溲短腹痛，痘顶先出者已焦，勉用双解法。

芥穗三钱　全归三钱　苦桔梗三钱　楂肉三钱　生大黄五钱　生甘草一钱　牛蒡子三钱　连翘二钱　银花三钱　猪尾三匙，入梅片二分煎膏　桃仁粉二钱　薄荷一钱

二十一日　四天艳红扁阔，下后稍见起发，究不肥腻，何能起胀成浆，咳嗽痰多，且与清凉败毒，活血松肌，开提肺气。

犀角三钱　杏仁三钱　紫草二钱，和猪尾膏　羚羊角三钱　苦桔梗五钱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　甘草一钱　大力子三钱　芥穗三钱　归尾一钱　楂炭五钱

二十二日　五天密布不齐，身热未退，扁阔瘪陷，形色滞暗，不能起胀，那得成浆，勉于清毒之中，兼与活血提顶。

犀角三钱　天虫三钱　杏仁三钱　羚羊角三钱　归须二钱　银花三钱　苦桔梗三钱　牛蒡子三钱　白芷二钱　甘草一钱　皂针一钱　楂肉二钱　连翘二钱　紫草二钱　鸡冠血每杯冲四茶匙

二十三日　六天头面虽有行浆之意，究竟周身平陷，较昨日颜色略润耳。仍与清毒活血提顶，少加托里。

生黄芪三钱　天虫二钱　全归三钱　皂针钱半　人中黄一钱　杏仁三钱　白芷三钱　紫草三钱　牛蒡子三钱　银花三钱　穿山甲一钱　苦桔梗九钱　犀角三钱　鸡冠血每杯冲四茶匙

二十四日　七天头面行浆，周身平塌空壳，用伍氏内托法。

生绵芪八钱　大力子三钱，炒研　白芷二钱　全归三钱　苦桔梗三钱　川芎钱半　炙甘草钱半　洋参钱半，炒老黄色　紫草二钱　燕窝根五钱　公鸡汤一茶杯　鸡冠血每杯冲三茶匙

二十五日　八天头面浆足，周身平塌者已起，空壳者亦有行浆之势，翁仲仁谓喉哑声嘶，浆行饱满，亦无妨。咬牙在七日以后属气虚，况其食少乎，非阴虚也。

生绵芪八钱　炙甘草一钱　公丁香四分　白花二钱　象贝二钱　苦桔梗五钱　天虫三钱　洋参钱半，炒老黄　牛蒡子三钱　鸡汤一茶杯

二十六日　九天浆已行及大半，但气虚作痒，看守勿懈，毋令损破为要。

生绵芪一两一钱　象贝三钱　白芷三钱　天虫三钱　苦桔梗六钱　牛蒡子三钱　洋参二钱　冬白术二钱　炙甘草三钱　广木香一钱

二十七日　十天浆已行及十之七八，惟痰咳微痒，眼中出脓为可虑。

生绵芪　生甘草　谷精草　苦桔梗　焦冬术　桑叶　生苡仁　连翘　土贝母

二十八日　十一天湿重，小便不利，畏寒咬牙。

洋参钱半　广皮炭钱半　生黄芪五钱　炙甘草二钱　生苡仁五钱　冬白术二钱　谷精草三钱　茯苓块三钱

二十九日　十二天实脾利水以收痂止嗽，加辛凉败毒以护目疾。

生黄芪一钱　地骨皮二钱　炙甘草钱半　连翘一钱　炒冬术三钱　炒银花一钱　茯苓块三钱　谷精草三钱　生苡仁五钱

初一日　十三天湿气已行，痂结过半，正

气已化，痂落过半，饮甚好，目开无恙，已收全功，惟咳嗽减而未清，仍宜实脾利水，复以辛凉败毒。

炒冬术三钱　地骨皮一钱　茯苓块三钱　炒银花钱半　生苡仁三钱　五谷虫一钱　连翘钱半　象贝钱半

某七官　痘粒分颗，原属纯正，但壳薄顶平无浆，间有二三陷者，且有灰色，明日七朝，气血用事，非峻补不可。一切辛窜走里者，必不可不用，为其温中而托络也。其走表者断不可用，以其虚表而致塌痒也。再九日以后，须防泄泻咳嗽。

嵩女　五个月　初十日　相火用事，病民病温，防发痘，先宜辛凉达表，切忌发汗。

连翘二钱　银花二钱　甘草一钱　苦桔梗二钱　杏仁粉二钱　薄荷五钱　芥穗八分　芦根三把　牛蒡子二钱

十一日　险痘一天。

连翘二钱　银花二钱　苦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紫草一钱　芦根二两　归须八分　薄荷八分　牛蒡子二钱　芥穗一钱　煎汤代水。

十二日　脾经险痘二天，色重粘连，船小载重，夜间烦躁，先以活血败毒。

楂肉三钱　大黄一钱　连翘二钱　当归八分，土炒　银花五钱　桃仁泥八分　地丁三钱　苦桔梗二钱　红花三分　人中黄一钱　丹皮二钱　犀角一钱　猪尾膏三小匙　白茅根一两　煎汤代水。

十三日　险痘三天，色重粘连，间有陷顶，议凉血提顶。

连翘二钱　细生地钱半　银花钱半　归须八分　苦桔梗一钱　白茅根三钱　甘草八分　犀角八分　红花五分　羚羊角二钱　丹皮二钱　芦根三把

十四日　险痘四天，形色俱有起色，但顶平便溏耳，将就可望有成。

生黄芪三钱　茯苓块三钱　炙甘草钱半　沙洋参一钱　白芷一钱　炒山甲一钱　白茅根三钱　皂针八分　白术炭二钱　炒银花二钱　鸡冠血三小匙　公鸡汤煎药。

十五日　五天即于前方内，去银花、鸡冠血，加：

广皮一钱

十六日　六天虽然行浆，但色灰便溏。

焦于术钱半　广木香一钱　诃子肉一钱　茯苓块三钱　煨肉果钱半　炙甘草二钱　绵黄芪三钱　广皮炭一钱　洋参二钱，姜汁炒

水煎浓。

十七日　七天业已回浆，十分全功，但便溏湿重，仍有意外之虞，法宜实脾利水。

焦于术一钱　广木香一钱　茯苓块三钱　诃子肉一钱　生苡仁三钱　煨肉果一钱　广皮炭八分　人参一钱，姜炒　炙甘草一钱

嵩女　三岁　癸亥十一月初十日

芥穗钱半　藿香叶八分　防风钱半　薄荷八分　连翘二钱　杏仁一钱　甘草一钱　桑叶一钱　苦桔梗二钱　芦根二把

十一日　重险痘一天，热一日而见点，阳明络现，粘连成片，汗多便溏，气虚毒重，九朝塌痒难防，勉与摆毒松肌。

连翘三钱　银花五钱　桑叶三钱　丹皮二钱　紫花地丁五钱，先煮代水　归尾八分　苦桔梗二钱　牛蒡子八分，研　甘草一钱　芦根五把　猪尾膏三匙，冰片二厘和入

十二日　二天出不爽快，未三岁之儿，九日限期时刻有违陷之虑。即于前方内加：

白茅根五钱　逋逻犀角一钱

十三日　重险三天，面貌繁红，壳薄顶陷根松，粘连成片，身上色淡不起，小便清，大便多而稀，头温足冷，应作气虚不能送毒外出看。总之九朝塌痒之症，勉与活血提顶，而补气兼之。

连翘二钱　白芷二钱　红花一钱　川山甲一钱　甘草一钱　皂针一钱　归尾钱半　洋参一钱　犀角一钱　生绵芪三钱　猪尾膏三匙，冰片二厘拌

十四日　重险四天，较昨日稍好，然不能起胀，焉能成浆。塌痒之证，勉与提顶。

薄荷八分　生绵芪五钱　苦桔梗二钱　川

山甲一钱　杏仁二钱　犀角二钱　白芷二钱　红花一钱　甘草一钱　皂针一钱　银花二钱　鸡冠血五钱

十五日　重险五天，较昨日略好，究竟不能起胀，面红身白灰，头温足冷，虚寒之极，勉与辛温而甘者，助其元阳。

生绵芪五钱　红花钱半　川山甲二钱　焦于术钱半　洋参二钱，姜一片同捣炒枯　半夏钱半　白芷二钱　煨肉果八分　公丁香五分　广木香钱半　桑叶一条，生捣汁冲　炙甘草钱半

浓煎如膏

十六日　六天虚寒壳亮，急用峻补，以救万一。

生绵芪一两　归身三钱，土炒　川山甲三钱　焦于术四钱　洋参六钱　鹿茸五钱　白芷三钱　红花钱半　广木香三钱　煨肉果钱半　炙甘草三钱　茯苓块三钱　广皮炭二钱

老公鸡汤煎如膏。

十七日　七天壳薄无浆便溏，气血两虚，用陈文仲法。

生绵芪一两　炙甘草三钱　洋参三钱，姜炒　煨肉果二钱　焦于术二钱　煨诃子三钱　鹿茸尖六钱，酒炒　真僳桂八分，去粗皮　白芷二钱　公丁香八分　煨木香二钱　广皮炭钱半　半夏钱半

公鸡汤煎如膏。

十八日　八天咬牙，泄泻，目开，壳薄无浆，皆系虚欲塌痒之象，急用陈文仲大异功散法，惜无力用参耳。

防风五钱　诃子肉三钱　肉果霜三钱　生绵芪三钱　洋参五钱　熟附片一钱　于术四钱　僳桂钱半　茯苓块三钱　公丁香三钱　白芷二钱　广木香三钱　广皮二钱　炙甘草三钱

浓煎如膏，分六七次服。

十九日　九天昨用文仲大异功，仍然塌陷咬牙，水浆不得入口，然根盘未散，断不可弃而不治。议于前方加：

煨肉果一钱　丁香二钱

连服二帖。

二十日　十天昨日异功散方，连服二帖，头面业已行浆，下身仍然灰白塌陷，再用前方二帖。

二十一日　十一天灰白浆不足必陷，仍服前方二帖。

二十二日　十二天头面浆足，四肢空壳尚多，于前方内改肉桂为桂枝，再二帖。

二十三日　十三天仍须托理温中，白日服完，夜间再服半帖。

二十四日　十四天灰白咬牙，泄泻，犹在险途。

生绵芪五钱　桂枝五钱　洋参五钱　茯苓块五钱　于术五钱　白芷三钱　诃子肉三钱　炙甘草三钱　肉果霜六钱　生苡仁五钱　公丁香六钱　党参五钱　广木香五钱　广皮三钱

九碗水煎如膏。

徐男　六岁　癸亥腊月初四日　重险痘三天，骨立无肉，血枯而燥，干红色暗，粘连成片，皆隐在皮中，乃枭毒把持之故，勉议两解重法。如照常理立方，恐鞭长莫及。

大黄四钱，半生半用黄酒炒黑　蝉壳三钱，半生半炒　犀角一两　紫地丁一两　桃仁四两，半生半炒　青皮二两　银花一两　红花三钱　小猪尾血半酒杯，入梅片三厘

水八碗，煮成三碗，先服半碗，约二时再进，以舌苔退痘起发为度。

初五日　重险痘四天大下后，业已起发，不必再用沉降，议凉血提顶。

犀角八钱　紫地丁五钱　白芷二钱　银花八钱　苦桔梗五钱　皂针二钱　羚羊角五钱　人中黄三钱　白茅根一两　连翘五钱

初六日　重险痘五天，大有起色，仍宜凉血活血，兼与败毒。

细生地八钱　紫地丁五钱　白芷三钱　犀角五钱　羚羊角五钱　人中黄二钱　连翘四钱　银花八钱　白茅根一两　苦桔梗五钱

分四次服。

初七日　生险痘六天，虽然行浆，但火毒太重，不必用补，亦不可泻，犹宜用凉血

解毒，以为结痂之地。

元参五钱　紫地丁六钱　银花八钱　细生地一两　苦桔梗五钱　连翘三钱　犀角一两　人中黄二钱　白茅根一两　粉丹皮八钱

初八日　七天于前方内减犀角一半，加：麦冬五钱

初九日　八天浆已满足，色渐苍，胃已旺，议辛凉以助结痂之用。

连翘三钱　白茅根五钱　银花三钱　五谷虫钱半　生甘草钱半　麦冬五钱，连心

初十日　九天四肢太热，非重用辛凉，其痂不结。

连翘五钱　黄芩钱半，酒炒黑　元参五钱　银花五钱　生甘草钱半　麦冬八钱，连心　细生地五钱　白茅根六钱　丹皮五钱

十一日　十天回浆甚缓，微咳，用辛凉少兼实脾。

连翘二钱　黄芩一钱　白茅根三钱　人中黄钱半　麦冬三钱，连心　桑叶一钱　细生地三钱　生苡仁五钱　地骨皮一钱　丹皮三钱

十二日　十一天仍服前方一帖。

十三日　十二天再服前方一帖。

十五日　十四天十分全功，惟败余毒而已。

连翘二钱　人中黄钱半　白茅根三钱　五谷虫一钱　粉丹皮三钱　仙人杖皮二钱

吕女　癸亥腊月十三日　重险痘二天色重，粘连成片，攒簇颇多，第一方以达外感活血松肌为法。

芥穗二钱　苦桔梗三钱　牛蒡子三钱　杏仁三钱　前胡钱半　薄荷一钱　甘草一钱　半夏二钱　苏叶一钱　当归钱半　南红花一钱

十四日　早第二方，以摆开枭毒为主，盖攒簇者必攻也，况色重乎。

生大黄一两，半生半用酒炒黑　桃仁六钱，半生半炭　南楂六钱，半生半炭　苦桔梗四钱　青皮四钱，半生半炭　人中黄二钱　猪尾膏每次冲三小匙，一酒杯研入梅片五厘

十五日　申刻重险痘三天，早用必胜法，现在颜色已退，唇舌色绛，抱髯蒙头，腰中肾俞太重，弄口咂嘴，心火太重，恣议以凉血败毒。

犀角六钱　甘草钱半　羚羊角三钱　银花三钱　真山连一钱　大力子二钱　连翘三钱　广皮钱半　苦桔梗三钱　杏仁三钱　全归三钱　次生地三钱　猪尾膏每次三两匙，研入冰片五厘

十六日　险中逆痘四天，气血既虚，而毒又重，色暗根松，瘪阔壳薄，头温足冷，抱髯攒腰，下不可，初又不可，此其所以难也，勉与活血提顶。

红花钱半　人中黄三钱　犀角五钱　全归三钱　紫地丁五钱　白芷三钱　银花五钱　皂针三钱　苦桔梗六钱　川山甲二钱，炙　楂肉六钱　粉丹皮五钱　夺命丹三粒　猪尾膏每次冲三小匙，冰片五厘

十七日　险中逆痘五天，较昨日虽有起色，究竟色滞而重，板着不行，二日不大便，皆系枭毒把持，恐不能行浆，如过此关，则不能再用沉降矣。议必胜法：

生大黄一两，半生半用酒炒黑　青皮六钱　桃仁一两，生炒各半　焦楂肉一两　红花钱半　苦桔梗六钱　甘草三钱

十八日　险中逆痘六天，昨日复用必胜法，虽有起色，究竟头面不如周身之半，枭毒把持，阳亢可知。

犀角五钱　大黄五钱，酒炒黑　红花二钱　人中黄二钱　全归三钱　银花五钱　紫地丁五钱　川山甲二钱，炙　苦桔梗五钱　皂针二钱　南楂炭三钱　广皮一钱　白芷三钱

十九日　险中逆痘七天头面起发，色鲜，周身色淡，逆者已顺，现有行浆之势，一以上浆为主。

于术三钱　防风三钱　整绵芪一两生咀炒广皮二钱　洋参三钱，姜炒　炙甘草三钱　白芷三钱　茯苓块二钱　党参五钱　桂枝五钱　归身二钱，土炒

二十日　八天照前方仍服一帖。

二十一日　九天身上色淡灰，四肢尚空，大便频仍，寒战发痒，皆系虚象，急用陈文

仲法，防其内陷。

党参三钱　肉果霜五钱　诃子肉五钱，煨　茯苓块五钱　于术五钱，土炒　炙甘草三钱　广木香三钱　官桂一钱，去粗皮　白芷三钱　炒广皮二钱　姜半夏三钱　熟附子一钱　洋参三钱，姜汁炒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去核

咬牙加：

公丁香三钱　第二帖做细末。

二十二日　将昨日第二帖之末药，每服三钱，约二三个时辰服一次。

吕男　二岁　甲子正月十一日　状元痘原不必服药，但现在半生半熟，泄泻唇寒，犹恐遭毒损目，议托温法。

生黄芪三钱　党参三钱　白术一两　茯苓三钱　炙甘草三钱　半夏一钱　广皮一钱　诃子肉二钱　生苡仁二钱

服二帖后去黄芪，再服二帖。

汪男　三岁　初报痘点，形即繁重，表虚脉滑、心热恣甚，谨防八九朝塌痒，且与辛凉解肌透毒。

苦桔梗五钱　生甘草钱半　银花二钱　牛蒡子二钱　苏薄荷三钱　杏仁泥二钱　全归一钱　连翘一钱，连心　丹皮三钱

初七日　险痘一天，头面粘连，点现瘪陷，足凉，非纯然毒重，亦非纯然气虚，且与活血松肌败毒，大凉大温，皆在难施之例。

锉犀角五钱　牛蒡子一钱　青皮二钱　苦桔梗三钱　全归钱半　银花五钱　甘草二钱　南楂炭二钱　薄荷八分　连翘三钱　猪尾膏三匙冲

外以胡荽酒洗足。

初八日　险痘二天半，但唇肿，右颧肿，心脾之火甚也。足已温，痘苗稍大者即顶陷。

犀角五钱　全归二钱　银花五钱　苦桔梗三钱　红花八分　紫地丁五钱　甘草钱半　楂炭钱半　连翘三钱　牛蒡子二钱　广皮八分　猪尾膏三匙　白茅根一两

按：白茅根秉燥金之体，感风木而花，内异于众草，生发最速，其性喜洁，故能化毒开清。其味甘凉，故能走肺胃而不伤肺胃之阴。《本草》称其主衄症，盖言其所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也。但此物性平和，不假以重权不为功，凡一切清窍病，用之最良。而痘症中护眼护喉，走清导血分为尤良也。

初九日　险痘三天半，两眼两颧肉肿，痘不肿，心脾之火太甚也。血无不活，故今日不加血药。

犀角五钱　连翘三钱　元参五钱　羚羊角五钱　苦桔梗六钱　银花五钱　紫地丁五钱　甘草钱半　细生地三钱　牛蒡子五钱　白茅根一两　谷精草二钱　白芷二钱

初十日　重险痘四天半，额滞于颏，颏滞于身，此阳火有余之象，虽不必大下，仍以败毒为主，而提顶次之。

犀角五钱　银花五钱　羚羊角五钱　紫地丁五钱　黄芩三钱　苦桔梗五钱　次生地五钱　牛蒡子二钱　元参二钱　甘草二钱　谷精草三钱　山连钱半　白茅根一两

十二茶杯水，煮成五杯，分十次服。

十一日　五天半，已有行浆之势，不必提顶托浆，但喉沙声哑，趁此犹系外感用事之时，仍用昨日方开提肺气败毒，减其蒸腾炼毒之火，使归于平和，即行此等汤火痘之浆法，所谓道无定体者此也。高明以为何如？仍用昨日方一帖，限明日黎明服完。

十二日　六天半，面已有浆，四肢腰背皆空，五更大便两次，痛快而溏，今晚已入气血用事之关，须渐进补托，兼与清毒。

炙绵芪二钱　犀角三钱　白芷二钱　冬白术二钱　白茅根六钱　党参钱半　苦桔梗一钱　茯苓块三钱　银花三钱　广皮炭一钱

日入后服。

十三日　七天半，头面浆已七八，腰背不足，四肢尚空。今日正是气血当令，已有痒态，必得扶其不及，多得一分浆，少得一分后患，此身小痘多之定法也。

生绵芪五钱　白芷二钱　广皮炭钱半　党参三钱　炙甘草钱半　红花一钱　冬白术二钱，

土炒黄　茯苓块三钱　广木香一钱

十四日　浆足九天，于前方内去红花。

十五日　十天浆足色苍，形势圆绽，四肢陆续上浆，皮肤扪之平和，不冷亦不过热，脉洪数有力，合观皆情理之正，其不食畏缩，皆痛象也。痘多浆亦多，炼气血而成浆，痛亦情理之正，断非陷症，议补气以胜痛，活络以定痛法，似不歧于路矣。

生绵芪三钱　熟芪三钱　炙甘草三钱　人参五分　乳香八分　没药八分　茯苓块三钱　冬术三钱　广木香一钱　广皮一钱　老厚朴六分　白芷二钱　红花四分

十六日　十一天，大势已有成功之象，犹须防其泄泻作痒。

防风二钱　洋参一钱，炒黄　炒冬术二钱　茯苓块三钱　炙甘草一钱　广皮一钱半，炒黑　广木香一钱，煨　焦白芍二钱

十七日　十二天，小便长，大便滞，暂与宣化肠胃。

茯苓块　防风钱半　谷精草三钱　五谷虫　老厚朴一钱

十九日　十四天，痘后肺液受伤，渴而咳。

白茅根　象贝

某男　二十六日　风温发热三天，耳冷尻冷，已有微点，谨防天花，法宜辛凉解肌，芳香透络，最忌三阳表药，多汗致成塌痒。

苦桔梗　牛蒡子二钱，炒研　桑叶三钱　甘草　芥穗钱半　连翘三钱　薄荷　银花三钱　白茅根三钱

当日晚大泻水粪，加：

黄芩三钱。泻止。

二十七日　虚寒，痘二朝，甫二日，热退其半，神气安静，大便溏泄，布痘不多，亦属匀称。但痘形遍阔根松，色亦过淡，观其皮色，脾经素有饮食伤损，议异功保元合法。

人参一钱　生于术二钱　生绵芪三钱　云苓块三钱　广皮二钱　炙甘草二钱　广木香钱半

二十八日　仍用前方。

初七日　十二朝，痘虽稀少，浆行薄弱，腰下尚未结痂，乘此机会，再用保元以助余浆。

人参一钱　云苓块三钱　绵芪三钱　苡仁三钱　炙甘草钱半

初八日　仍用前方一帖。

补案　辛巳年述癸卯初夏，余有涟水之游，长女甫二龄，于四月十一日见点，至二十五日，已半月矣，余适回家，见其形势鼓立者半，顶陷者半，根抱者半，散者半，毫无汁浆。本系谢宝灵兄调治，因请同看。伊立一方，余视之曰：此方如上得浆起，甘受重罚，此方如上不起浆，亦受重罚。谢兄愕然曰：足下左右皆受重罚，何故？余曰：今且不必明言，明日来视浆色。伊去后，余仍用其方，照方制念帖，加燕窝十二两，此味原方所无　大公鸡一只，重九斤，紫河车一具，此二味亦原方所有，但加重耳。并药共十余斤，先分九锅煎，去渣后并一锅煎，自早至暮，不敢草率，成浓膏得两碗许，令乃母饮半茶杯，小人饮半酒杯。二鼓时其母因乳胀，谓余曰：药甚灵。余无乳者已数日，今忽蓬蓬，岂非药力乎。余曰：可急令小孩吮之。彼曰：小孩不得寐者已数日，今方熟睡，可惊之乎？余曰：限期已紧，所以令汝服药，为以乳汁上浆也，今乳胀可急与之。因促之醒，痛吮一饱，少时又寐，漏下三鼓，清浆如露矣。未至四鼓，又令母女服药如前，四鼓未罢，浆如蜡色。五鼓已后，又如茶色浓厚，如及时之浆。天明已十七朝矣，又延谢先生至，彼一视曰：奇哉？何因得此？余曰：用君原方。彼比曰：只添得燕窝一味，何神至此？余曰：余作日云此方上得起浆，甘受重罚者，以先生七八朝即用此方，彼时气血方壮，毫无浆汗，今已十五朝，气血消耗，岂能上浆乎？余又谓此方不能上浆，亦受重罚者，以先生之方如错，小女早不活矣。因令伊视方之背，伊见照方二十帖之文，又令视诸药渣，因谢曰：

余实不能。

女　二十日　十九朝痘后便溏而频，久则脾肾两伤，补涩为稳。

真云苓五钱　白术三钱，土炒　肉果霜三钱　半夏一钱　诃子肉二钱　生苡仁五钱

二十四日　实脾利水之中，兼化清气。

于术三钱，土炒　五谷虫三钱　云苓块五钱　晚蚕砂三钱　薏仁五钱　蝉衣七枚　地骨皮三钱

初一日　三十一天痘后解毒肿溃，补托之中，加以败毒。

人参一钱　银花三钱　云苓三钱　黄芪三钱　苡仁五钱　于术三钱　炙甘草钱半　五谷虫三钱

初四日　痘后余毒肿溃，稍加银花败毒，大便即溏，议于前方去银花，加肉果霜、诃子肉。

人参一钱　五谷虫二钱　肉果霜钱半　黄芪三钱　诃子肉三钱，炒　白云苓三钱　炙甘草钱半　于术三钱　木香一钱　薏仁五钱

初七日　三十六朝，痘毒溃烂，应照溃疡例，即用痘科门中之保元合异功法。

绵芪五钱　于术一钱　广皮一钱　炙甘草一钱　苡仁三钱　人参一钱　云苓五钱

初八日　伤食暮热呕吐，痘后太饱之故，与止渴消食，热自止。夜间不可吃粥。

地骨皮二钱　苡仁三钱　云苓三钱　炒神曲钱半　半夏二钱　炒广皮一钱

男　二十日　风木司天之年，又当风木司令之候，风木内含相火，时有痘疹。无论但受风温，身热而不发痘，或因风温而竟发痘。或发斑疹，皆忌辛温表药，惟与辛凉解肌透络最稳，此时医所不知。盖风淫所胜，治以辛凉，佐以苦甘，《内经》之正法也。

苦桔梗二钱　大力子钱半　鲜芦根五钱　甘草一钱　桑叶二钱　薄荷八分汗多不用　连翘二钱　芥穗一钱　银花二钱

二帖。此方治初痘起，最能化多为少，凉络而易出，见点亦服此。

二十一日申刻　险兼逆痘二天，痘色焰红，唇赤舌赤，见点繁琐，三五成群，毒参阳位，勉与凉血败毒。

苦桔梗三钱　地龙三钱　连翘三钱　人中黄三钱　桃仁二钱　生石膏八钱，研　银花五钱　犀尖五钱　白茅根三钱　丹皮三钱　生军三钱，炒黑　紫地丁五钱

此案为钞录者失去十四帖，大意以犀角地黄汤加连翘、银花、茅根、细生地等，一味凉血收功。至十五朝犹用犀角，十六朝以辛凉清余热，一方服至二十一朝。

赵姑　十二岁　六月二十二日　暑伤两太阴，身热而呕，舌白滑。

黄芩炭二钱　杏仁三钱　白蔻仁一钱　半夏三钱　生苡仁三钱　云苓皮四钱　连翘三钱　藿叶二钱　银花三钱

二十三日　痘三天，顶平根松，色暗，夹虚夹毒之痘，与活血提顶败毒，扶到七天，方好补托。

苦桔梗三钱　红花二钱　银花三钱　人中黄钱半　白芷三钱　楂炭二钱　大力子二钱　防风三钱　紫草茸一钱　全当归二钱　连翘三钱　紫地丁二钱

二十四日　痘四天，顶平根松色暗，便闭不食，昨用活血败毒宣络，今夜已见大便，热退能食，头面已有起胀之势，前后心续出盈千，皆根泛顶平，稍大者顶即陷。应照虚寒例治，与宣气活络提顶，不得过用败毒清里，致令便溏内陷。

当归二钱，土炒　广皮炭二钱　穿山甲一钱，炒　顶红花二钱　广木香一钱　蘑菇一钱　白芷三钱　炒银花三钱　炙甘草五分　防风二钱　楂炭二钱

二十五日　痘五天，顶平带陷，根松色暗，昨日即照虚寒例治，而用温煦芳香，今日口并不渴，而舌苔白厚。盛暑之际，尚兼足太阴之暑湿。痘七日以前，外感用事，必视其何邪在何脏腑而清之，以为七日以后上浆之地。

当归土炒　广皮炭二钱　生苡仁三钱　广木香一钱　藏红花　银花四钱　白蔻仁一钱　六一散三钱　白芷　防风　茯苓皮三钱

煮四小杯，分四次服，头煎五杯水煎两杯，二煎五杯水煎两杯。

二十六日　痘六天，顶平多陷，根松色暗，头面之色已华，前后心尚多陷而暗，身痛口不渴，与活血提顶，令其易于上浆。

当归三钱，土炒　乳香二钱　银花五钱　上红花二钱　没药二钱　公鸡冠血每杯点三匙　白芷三钱　广皮三钱　生绵芪五钱　山甲三钱　广木香二钱　炙甘草三钱

公鸡汤煎煮三杯，分三次服。

二十七日　七天已有行浆之势，平顶陷顶尚多，加补托以助之。

二十八日　痘八天，头面行浆已有七成，臂次于手，足次于胸，顺也。胸以下陷顶多，面色灰，仍须温煦以助行浆之势。

绵黄芪八钱　高丽参三钱　炙甘草钱半　当归三钱，土炒　广木香三钱　防风三钱　上红花二钱　广皮三钱　云苓块二钱　白芷三钱

二十九日　痘九天，正在行浆之际，便频眼开，即是虚象，粘连之处，颜色即灰，非虚而何。急急补托，面兼温煦为要。

炙绵芪一两　广皮三钱　炙甘草三钱　人参三钱　广木香二钱　云苓块三钱　白芷三钱　炒于术三钱　防风三钱　肉果霜三钱

七月初一日　十天虽已结痂，浆未十分满足，尚有正行浆之处，仍用前方，再为补托，明日收痂未迟。

初二日　十一天，痘已结痂，浆未十分满足之故，皆因连日便频，受暑积滞而成痢积。先拟温下其积，今视四肢鼓立，胸前全陷，并非正结，恐一进沉降，并四肢而变陷矣。前方系必不可不用之药，兹且暂停，勉与实脾利水以收痂，少加化积，俟十四日之后，痘势收场，如积滞未化，再与下法。

云苓块五钱，连皮　黄芩炭钱半　炒神曲三钱　生苡仁五钱　南茶炭二钱　黄皮炭三钱　焦白术二钱　槟榔二钱　益智仁二钱　枯山连一钱，姜炒

初三日　痘十二天，仍服前原方。

初四日　痘十三天，业已结痂，原可妥当收功，不意盛暑流行之际，食物不化，致成欲便先痛，便后痛减，里急后重之痢疾，法当温下，假使畏缩不前，拖延日久，必无好音，莫如乘此邪气初聚之时，急夺其邪，冀邪去正存，方可收拾一切未完也。

白芍三钱　槟榔三钱　生大黄五钱酒炒半黑　炒黄芩三钱　楂炭三钱　熟附子二钱　炒山连二钱　神曲四钱　广皮炭三钱　小枳实三钱　赤猺桂钱半

煮成三杯，先服一杯，候一二时，俟其再便，腹不痛，即勿服，腹仍痛，再服第二杯，三杯亦如之。

初五日　痘十四天，四肢结痂，十有其五，昨日服药后，腹痛愈甚，便中粪多积少，日夜共七八次。今用前方减附子一钱，桂心二分，服后巳刻至未刻，便红积二次，腹中仍痛，粪色如赭，后二杯即加赤桂心八分，约服一半杯，腹痛即便，红积仍有，粪色黄。夜半服第三杯，寅时连便二次，粪色仍赭，微有红积，腹仍微痛。

初六日　痘十五天，膝下至足趾，痂尚未结全。巳刻便一次，燥粪黄色兼赭色，溏粪微滞红积，腹不痛。午刻服第一杯，至亥刻便一次，粪色黄无积，丑刻便一次，无积，粪黄。

生苡仁五钱　黄芩炭钱半　高丽参三钱　云苓五钱，连皮　南楂炭二钱　炒神曲三钱　炒白芍一钱　广皮炭三钱　槟榔一钱　山连一钱，姜炒　赤桂心钱半　炙甘草一钱

初七日　痘十六天，痂已结齐，痢已痊可，不必服药。目带微肿，谷精草泡茶饮之。

初八日　青睛有云翳，速清胆络之热毒。

谷精草四两　桑叶三钱　连翘三钱　茶菊花二钱　青葙子三钱

初九日　痘浆未足，毒流胆络，故青睛

白翳；又感时令燥气化火，故白睛起太阴睛症。考古治法，治以六味丸作汤，改茯苓为君，再加清胆络之热毒以退翳。

云苓块四钱　山药钱半　青箱子二钱　泽泻钱半　谷精草三钱　萸肉钱半　真大生地二钱　茶菊花二钱　丹皮二钱　桑叶二钱

初十日　仍照前方服，加：

生甘草一钱五分　银花五钱　连翘二钱

目内白翳稍退，烦躁常哭，因痘后血虚化燥故也，与甘麦大枣汤主之。

生甘草钱半　小麦七合　大枣五枚

煮粥服之。

十一日　目内白翳仍有，身上起大小疮数十粒，复生细痘，在旧痂窝内，痘浆未足，流毒成疮故也。仍服初九日方。

十二日　目内白翳退，太阴睛疮仍在，疮未见消落，原方再作服。

十三日　目内太阴睛疮仍在，续出之疮痘未退，仍服原方，疮贴紫草膏加烂草灰。

十四日　药原方。

十五日　停药。

十六日　目内太阴睛疮稍退，仍有翳，身上疮已落痂者复生，小疮未落之处，复有倒浆欲溃，总之流毒未清之故也，原方再服。目内翳以四退散治之。

十七至二十三日　痘已满月，目内太阴睛疮未尽，翳仍在，仍服原方，又服钱氏蝉退散，一日二服。

蝉衣为末，每服一钱，羊肝汤下，日二服。

四退散　主治目睛老翳。

人退　蛇退　蝉退　鸡退即凤凰衣　每药一两，加梅片一分，左眼右鼻闻，右眼左鼻闻，每闻少许，两月后全愈。

赵姑　乙酉六月十五日　体坚痘少，原可不必服药，但痘愈少，浆更不可不足，舌苔厚，中黄边白，且与清毒一帖，明日再与托浆一帖。

苦桔梗一钱　人中黄八分　银花三钱　荷叶边一角　牛蒡子钱半　全归钱半　连翘三钱

明日服保元法，煮两小杯，分二次服。

十六日　于前方内加：

党参二钱　生绵芪四钱　炙甘草一钱半　白芷五钱

十七日　辛凉结痂，古人之正法也。实脾利水，亦有湿者所宜施也。兹当暑月，舌苔厚而白，湿也；身热未尽退，热也。二法可合用。

连翘三钱　云苓块三钱，连皮　银花三钱　生苡仁二钱　芦根三钱

噎

王　左尺独大，肾液不充，肾阳不安其位，尺脉以大为虚，经所谓阴衰于下者是也。右手三部俱弦，食入则痛，经所谓阳结于上者是也。有阴衰而累及阳结者，有阳结而累及阴衰者。此证形体长大，五官俱露，木火通明之象。凡木火太旺者，其阴必素虚，古所谓瘦人多火，又所谓瘦人之病，虑虚其阴。凡噎症治法，必究阴衰阳结，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何者为轻，何者为重？此症既系阴虚为本，阳结为标，何得妄投大黄十剂之多？虽一时暂通阳结，其如阴虚而愈虚，何业医者岂不知数下亡阴乎？且云歧子九法，大半皆攻，喻嘉言痛论其非，医者岂未之见耶？愚谓因怒停食，名之食膈，或可一时暂用，亦不得恃行数用，今议五汁饮果实之甘寒，牛乳血肉之变化，降胃阴以和阳结治其标，大用专翕膏峻补肝肾之阴，以救阴衰治其本，再能痛戒恼怒，善保太和，犹可望愈。

真大生地四斤　人参四斤　杭白芍四斤　清提麦冬四斤　阿胶四斤　蔡龟胶四斤　山萸肉一斤　鳖甲四斤　芡实二斤　沙苑蒺藜四斤　海参四斤　鲍鱼四斤　猪脊髓一斤　羊腰子二十二对　鸡子黄六十四个　云苓块四斤　乌骨鸡一对　牡蛎四斤　莲子四斤　桂圆肉二斤　白蜜四斤

取尽汁久火煎炼成膏。

李　五十四岁　大凡噎症由于半百之年，阴衰阳结，古来纷纷议论，各疏所长，俱未定宗。大抵偏于阳结而阴衰者，宜通阳气，如旋覆代赭汤，进退黄连汤之类。偏于阴衰而阳结者，重在阴衰，断不可见一毫香燥，如丹溪之论是也。又有食膈宜下，痰膈宜导，血膈宜通，络气膈宜宣。肝呕吐太过而伤胃液者，宜牛转草复其液。老僧寡妇，强制太过，精气结而成骨，横处幽门，宜鹅血以化之。厨役受秽浊之气伤肺，酒肉胜食而伤胃，宜化清气，不可胜数。按：此症脉沉数有力而渴，面色苍而兼红，甫过五旬，须发皆白，其为平日用心太过，重伤其阴，而又伏火无疑。用玉女煎法。

真大熟地六钱　煅石膏八钱　牛膝三钱　炙甘草三钱　麦冬六钱　白粳米一撮　知母二钱　旋覆花三钱，新绛纱包

每早服牛乳一茶碗。

张　六十三岁　老年阳结，又因久饮怒郁，肝旺克土，气上阻咽，致成噎食。按：阳气不虚不结，断非破气可疗，议一面通补胃阳，一面镇守肝阴法。

洋参二钱　茯苓块四钱　桂枝六钱　代赭石一两二钱，煅　半夏一两　旋覆花五钱，包　生姜六钱

七帖。

二十日　阳脉已起，恐过涸其液，议进阴药，退阳药。

洋参四钱　桂枝三钱　白芍六钱，炒　旋覆花六钱　茯苓三钱　炙甘草三钱　代赭石一两，煅　半夏六钱　姜汁每杯冲三小匙

二十五日　前日脉数，因退阳进阴，今日脉缓而痰多，仍须进阳，俾中焦得运，以复其健顺之体。

洋参二钱　桂枝六钱　焦白芍三钱　半夏一两二钱　茯苓八钱　代赭石一两六钱　旋覆花六钱，包　生姜五大片

二帖。

傅　五十五岁　先因酒楼中饮酒，食烧小猪响皮，甫下咽，即有家人报知朋友凶信，随即下楼寻车，车夫不知去向，因步行四五里，寻至其友救难未遇。又步行四里，又未遇。渴急饮冰冻乌梅汤三碗，然后买车返家，心下隐隐微痛，一月后痛有加，延医调治，一年不效。次年五月饮水一口，胃中痛如刀割，干饭不下咽，已月余矣。闰五月初八，计一粒不下已十日，骨瘦如柴，面赤如赭，脉沉洪有力，胃中痛处，高起如桃大，按之更痛。余曰：此食膈也，当下之。因用大承气汤，加牵牛，作三碗，一碗痛至少腹，三碗痛至肛门，大痛不可忍，又不得下。于是又作半剂，服一碗，外加蜜导法，始下如鸭蛋，黑而有毛，坚不可破。次日先吃烂面半碗，又次日饮粥汤，三日食粥，五日吃干饭矣。下后所用者，五汁饮也。

杨　四十六岁　先因微有痰饮咳嗽，误补于前，误下于后，津液受伤，又因肝郁性急，致成噎食，不食而大便燥，六脉弦数，治在阴衰。

炙甘草三钱　大生地六钱　生阿胶三钱化　丹皮三钱　麦冬三钱　麻仁三钱　郁金八分

服七帖而效，又于前方加：

鳖甲四钱　杞子三钱　服十七八帖而大效，进食如常。惟余痰饮，后以外台茯苓饮散，减广皮、枳实，收全功。

呕　吐

金　六十八岁　癸酉三月二十日　旧有痰饮，或发呕吐，仍系痰饮见证，医者不识，乃用苦寒坚阴，无怪乎无可存之物矣。议食入则吐，是无火例。

淡吴萸五钱　生苡仁六钱　干姜五钱　姜汁每次冲三匙　半夏八钱　广皮三钱

五水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一帖。

二十三日　前方业已见效，但脉迟紧，与通养胃阳。

淡吴萸三钱　生姜五片　苡仁三钱　人参钱半　茯苓二钱　半夏三钱

不拘帖。

恒氏　二十七岁　初因大惊，肝气厥逆，呕吐频仍。复因误补，大呕不止，呕急避人以剪刀自刎。渐即米粒不下，体瘦如柴，奄奄一息。仍不时干呕，四肢如冰，脉弦如丝而劲，与乌梅丸法。

川椒炭四钱　黄芩炭一钱　姜汁三匙，冲　半夏四钱　雅连二钱，姜汁炒　乌梅肉五钱　辽参二钱　吴萸三钱　云苓块五钱

服二帖而进米饮，四帖而食粥，七帖全愈，后以两和肝胃到底而大安。

反　胃

周　六十五岁　甲子十月二十五日　老年阳微浊聚，以致胸痹反胃，三焦之阳齐闭，难望有成，议先通胸上清阳。

栝蒌二钱　薤白三钱　半夏五钱　白蜜半酒杯　桂枝尖五钱　小枳实八分　川朴一钱　茯苓二钱　姜汁三小匙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三十日　老年阳微浊聚，反胃胸痹，用开清阳法，业已见效，但呕痰仍多，议食入则吐为无火例，用茱萸汤合大半夏汤。

淡吴萸八钱，自泡　洋参三钱，姜汁炒　生白蜜一酒杯　半夏一两二钱　生姜二两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渣再煮半碗服。

初三日　即于前方内加：

茯苓块五钱

初十日　即于前方去吴萸，加：

薤白三钱

哕

王　三十岁　癸亥六月十五日　六脉俱濡，右寸独大，湿淫于中，肺气贲郁，因而作哕，与伤寒阳明足太阴之寒哕有间，以宣肺气之痹为主。

广皮二钱　生苡仁三钱　杏泥二钱　通草二钱　柿蒂三钱　竹茹三钱　飞滑石三钱　姜汁二小匙，冲入

十七日　泄泻胸闷，于前方加：

茯苓三钱　藿梗二钱

十九日　脉之濡者已解，寸之大者已平。惟胃中有饮，隔拒上焦之气，不得下通，故于其旺时而哕甚，今从阳明主治。

半夏六钱　飞滑石三钱　茯苓五钱　生苡仁　广皮　柿蒂

二十二日　哕虽止而六脉俱数，右手更大，泄泻色黑，舌黄，气分湿热可知。

茯苓皮五钱　白通草二钱　黄芩炭一钱　泽泻二钱　滑石三钱　生苡仁三钱　白扁豆皮三钱　川朴一钱　连翘二钱

失　音

朱　乙丑二月初二日　右脉洪数有力，金实无声，麻杏石甘汤证也。奈已为前医发汗，麻黄未便再用，议清音汤加石、杏。

苦桔梗六钱　生甘草二钱　半夏六钱　苇根五钱　石膏六钱　杏仁粉五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

初三日　肺脏本热，为外感所搏，实而无声，究系麻杏石甘法为速。

生石膏一两　麻黄五钱，去节　炙甘草三钱　杏泥六钱　半夏五钱

初四日　右脉洪数，已减其半，音亦渐开，仍用麻杏石甘加半夏一帖。

麻黄三钱，去节　炙甘草三钱　杏仁霜七钱　生石膏一两，研末　半夏七钱

甘澜水八碗，煮三碗，分三次服，以后病减者减其治。

沈　二十岁　正月二十九日　六脉弦细若丝，阳微极矣。咳嗽便溏，纳食不旺，由

上焦损及中焦，所以致损之由，初因遗精，继因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外邪未清，骤然用补，使邪无出路，致咳嗽不已。古谓病有三虚一实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现在喉哑治实，先与提肺气，治虚与诸虚不足之小建中汤。

苦桔梗四钱　杏泥二钱　云苓五钱　生甘草二钱　生苡仁五钱　姜半夏四钱

煎两杯，分二次服。

二月初六日　六脉弦细之极，阴阳俱损，急需用补，以外感未净，喉音未清，暂与理肺二帖，后再诊。

苦桔梗一钱　甜杏仁四钱　姜半夏三钱　生草二钱　茯苓四钱　冰糖四钱　鲜芦根四钱

煮三小杯，分三次服。

朱　四十五岁　酒客失音，与麻杏石甘汤。

麻黄五钱　生石膏四两　炙甘草三钱　杏仁四钱

服一帖无汗，音不出，二帖微汗，音出不甚响，仍用前法。

麻黄三钱，蜜炙　生石膏三两　炙甘草二钱　杏仁四钱

服五帖音大出，但脉滑耳，与清音汤。

草桔梗六钱　炙甘草二钱　姜半夏六钱

服五帖音清，脉滑痰饮不尽，与外台茯苓饮法，减辛药。

茯苓八钱　半夏五钱　麦冬五钱，连心　沙参三钱　小枳实钱半　广皮二钱　甘草钱半

七帖而安。

软儿　十五岁　歌唱劳伤，肺火喉哑。

洋参一两，切薄片　鲍鱼四两，切薄片

早晚各取鲍鱼片二钱，洋参五分，煎汤顿服，歌时取洋参、鲍鱼各一片，贴牙后腮间，咽其津液，以后不复哑矣。

又　十六岁　因饮酒过度，贪食水果，寒热相搏，湿热内壅。

苦桔梗　甘草　茯苓　苏梗　半夏　神面　芦根

数帖而安。

水　气

兰女　十四岁　脉数，水气由面肿至足心。经谓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上，后治其下。议腰以上肿当发汗例，越婢加术汤法。

麻黄五钱，去节　杏泥五钱　炙甘草一钱　白术三钱　石膏六钱　桂枝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先服一杯，得汗即止，不汗再服。

二十三日

麻黄三钱，去节　生石膏八钱　杏泥五钱　炙甘草二钱　桂枝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去核　桂枝八钱　良姜二钱　老川朴三钱　广皮二钱

水八碗，煮取三碗，再煮一碗，四次服，以小便利为度。

初九日　肿胀胸痞，用半夏泻心汤法，俟痞愈再服前方。

半夏　干姜　山连　生姜　黄芩

二十六日　前因中焦停饮咳嗽，转用温药，今虽饮咳见效，小便究未畅行，脉之沉部洪较有力，症本湿中生热，又有酒毒，仍凉利小便之苦辛淡法。

杏仁四钱　飞滑石六钱　云苓皮五钱　白通草一钱　晚蚕砂三钱　黄柏炭二钱　桑皮三钱　生苡仁四钱　海金砂五钱　白蔻仁钱半　半夏二钱

二十八日　风水已愈其半，复感风寒，身热头痛虽减，身半以上复肿，口渴，浮脉数，仍与越婢加术法。

麻黄五钱，去节　杏仁五钱　生石膏末二两　桂枝三钱　炙甘草二钱　苍术三钱，炒

煮三杯，先服一杯，得微汗即止。

二十九日　风水汗后，脉洪数，渴而停水，肿水全消，尤宜凉开膀胱。

生石膏末二两　飞滑石六钱　杏仁五钱

半夏三钱　云苓皮五钱　枳实四钱　生苡仁三钱　晚蚕砂三钱　广皮三钱　白通草一钱　白蔻仁二钱　益智仁三钱　猪苓三钱　海金砂五钱

初一日　改前方去石膏。

初三日　水肿未全消，脾阳不醒，食不能磨，粪后见红。

灶心土二两　小枳实二钱　南苍术三钱　生苡仁五钱　熟附子二钱　杏仁五钱　海金砂四钱　白通草一钱　茯苓炭一钱　飞滑石五钱

初五日　小便犹不甚长，胃中得热物微噎，右脉滑数。

杏仁五钱　小枳实二钱　云苓皮五钱　海金砂五钱　飞滑石五钱　苡仁三钱　萆薢三钱　广皮炭二钱　川朴二钱　木通一钱　益智仁一钱

初七日　小便仍未通畅，右脉数大未退，仍宜凉肺以开膀胱。

杏仁五钱　桑皮三钱　云苓皮五钱　晚蚕砂三钱　苡仁四钱　川朴二钱　飞滑石六钱　大腹皮二钱　通草一钱　海金砂六钱　白蔻仁一钱半，连皮

初九日　肿未全消，又发痰饮，咳嗽，表通则小便长，右脉洪数，议照溢饮例，与大青龙汤。

麻黄三钱，蜜炙　桂枝四钱　云苓五钱半皮半块　细辛一钱　杏仁五钱　生石膏一两　半夏五钱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十一日　咳减，小便数而欠，渴思凉饮，鼻衄，肺热之故。

麻黄三钱，炙　小枳实三钱　生石膏四两　炙甘草三钱　半夏五钱　桂枝五钱　杏仁六钱　生姜二片　云苓皮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十三日　腰以下肿已消，腰以上肿尚重，兼衄，与治上焦法。

麻黄三钱，去节　白茅根三钱　生石膏四两　杏仁五钱　半夏五钱　苡仁五钱　芦根五钱　茯苓皮五钱　通草钱半

十五日　肿减咳增，脉洪数，衄未止。

麻黄三钱，炙　芦根五钱　杏泥八钱　白通草一钱　飞滑石六钱　生石膏四两　苡仁三钱　白茅根三钱　旋覆花二钱　半夏三钱

十七日　咳虽减，脉仍滑数，肿未全消。

苏叶三钱，连梗　葶苈三钱，炒　杏仁六钱　茯苓皮三钱　生石膏四两　半夏五钱　飞滑石六钱　海金砂五钱

福　二十四岁　初因爱饮冰冻黄酒，与冰糖冰果，内湿不行，又受外风，从头面肿起，不能卧，昼夜坐被上，头大如斗，六脉洪大，先以越婢汤发汗。肿渐消，继以调理脾胃药，服至一百四十三帖而愈，嘱戒猪肉、黄酒、水果。伊虽不饮，而冰冻水果不能戒也，一年后粪后便血如注，与金匮黄土汤，每剂黄土用一斤，附子用八钱，服至三十余剂而血始止。后与温补脾阳至九十帖而始壮。

范　十八岁　风水肿胀。

麻黄六钱，去节　生石膏四两　杏仁五钱　桂枝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炙甘草二钱

一帖而汗解，头面肿消，次日与宣脾利水，五日全愈，戒其避风不听，后八日复肿如故，仍与前法而愈，后受规戒，方不再发。

周　十八岁　肿从头面起。

麻黄六钱，去节　杏仁五钱　炙甘草三钱　生石膏一两　桂枝三钱　苍术二钱

服一帖分三次，汗出不至足，次日又服半剂，肿全消，后以理脾全愈。

寒　湿

郭　三十二岁　六月初二日　太阴中湿，病势沉闷，最难速功，非极刚以变脾胃两伤不可。

生茅术四钱　半夏六钱　川朴四钱　生草果二钱　椒目三钱　桂枝五钱　小枳实三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三钱　茯苓皮五钱　生姜一两

煮三碗，分三次服。

十七帖。

二十九日　寒湿为病，误用硝黄，致浊阴蟠踞，坚凝如石，苟非重刚，何以直透重围。

安边桂二钱　熟附子五钱　生草果二钱　川朴四钱　黑川椒四钱，炒　茯苓皮五钱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通草二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三钱　干姜四钱　小茴香三钱

煮四碗，四次服。共服十三帖而后脉转。

痹

昆氏　二十六岁　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既以误汗伤表，又以误下伤里，渴思凉饮，面赤舌绛，得饮反停，胁胀胸痛，皆不知病因而妄治之累瘁也。议木防己汤，两开表里之痹。

桂枝六钱　防己四钱　生石膏一两　炙甘草三钱　杏仁四钱　苍术五钱　生香附三钱

四次服。

十二日　胁胀止而胸痛未愈，子前方加薤白广皮，以通补胸上之清阳。

薤白三钱　广皮三钱

十四日　痹症愈后，胃不和，土恶湿也。

半夏一两　茯苓五钱　广皮三钱　秫米二合　生姜三钱

水五碗，煮两碗，渣再煮一碗，三次服。

十六日　痹后清阳不伸，右胁瘕痛。

半夏六钱　广皮二钱　青皮钱半　乌药二钱　薤白三钱　桂枝二钱　吴萸一钱　郁金二钱

煮两杯，渣再煮一杯，三次服。

吴　十一岁　行痹。

防己二钱　桂枝三钱　炙甘草一钱　杏泥三钱　茯苓皮二钱　生石膏五钱　片姜黄钱半　海桐皮钱半　牛膝钱半　生苡仁三钱

张　二十五岁　十一月十五日　风湿。

羌活三钱　桂枝二钱　杏仁三钱　炙甘草一钱　苦桔梗三钱　生姜三片　陈皮二钱　半夏二钱　苏叶三钱

十六日　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汗之不解，用麻黄加术法。

麻黄去节　杏仁五钱　苍术五钱　桂枝三钱　羌活钱半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片

又　于前方内加：

熟附子二钱

半帖而愈。

胡　十八岁　四月十九日　跗肿，右脉洪数，痰多咳嗽，口渴，茎中痛，与凉利小便法。

生石膏八钱　甘草梢钱半　半夏三钱　滑石六钱　生仁五钱　云苓皮五钱　海金沙五钱

四帖。

五月初六日　脉之洪数者减，去石膏二钱，加：

广皮三钱　杏仁三钱

十一日　湿热伤气，气伤则小便短，汗多必渴，湿聚则跗踵。与猪苓汤去阿胶，加银花以化湿热，湿热化则诸证皆愈。

猪苓四钱　云苓皮五钱　银花三钱　泽泻三钱　滑石六钱

二十日　湿热不攘，下注腿肿，小便不利，茎中痛。

萆薢五钱　猪苓三钱　甘草梢钱半　云苓皮五钱　泽泻三钱　飞滑石六钱　苡仁三钱　木通二钱　晚蚕砂三钱

服至小便畅为度。

二十四日　脉洪数，小便反黄，加黄柏、滑石，茎痛止，去甘草。

七月初四日　小便已长，肿未全消，脉弦滑，咳嗽多痰。

半夏六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四钱　云苓皮五钱　猪苓三钱　萆薢五钱　泽泻三钱

张　二十岁　七月十九日　身热头痛，腰痛，肢痛，无汗，六脉弦细，两目不明，食少，寒湿痹也。

熟附子三钱　川乌头二钱　羌活二钱　桂枝五钱　泽泻三钱　苡仁五钱　广皮三钱　防己三钱　云苓皮五钱　杏仁五钱

二帖。

五月初三日　服前方二帖，头痛止。旋

即误服他人补阴之品，便溏腹胀。今日复诊，因头痛愈，用原方去羌活，治药逆，加：

厚朴一钱

已服二帖。

初八日 痹症已愈，颇能健步，便溏泄泻皆止，目已复明，胃口较前加餐。因服一帖，脉稍数，寒湿有化热之象，当与平药，逐其化热之余邪而已。

云苓皮五钱 防己二钱 滑石六钱 桑枝五钱 泽泻二钱 晚蚕砂三钱 苡仁五钱 杏仁二钱

六月十八日 又感受暑湿，泄泻，脉弦，腹胀，与五苓法。

桂枝五钱 泽泻三钱 云苓皮五钱 苍术二钱炒 大腹皮三钱 广木香二钱 猪苓四钱 广皮三钱 苡仁五钱

煮三杯，三次服。

赵氏 四十七岁 六月二十日 太阳寒痹，脉弦，背心板着而痛。

桂枝五钱 云苓皮五钱 防己三钱 川椒炭三钱 川乌头三钱 白通草一钱 生苡仁五钱

二十五日 服前药已效，而背痛难除，加：

附子二钱

七月初二日 脉已回阳，痛未止，每日服半帖，六日三帖。加：

木通三钱 晚蚕砂四钱

初九日 脉仍小，阳未回，背仍痛，再服三帖，分六帖。

赵 三十六岁 五月初六日 痹症夹伏湿胀痛，且有肥气，湿已化热，故六脉洪滑，本寒标热，先治其标，本当缓治。

生石膏四两 防己四钱 半夏五钱 杏仁六钱 桂枝六钱 川朴五钱 广皮四钱

初十日 尺脉洪数更甚，加：

黄柏三钱 木通三钱 云苓皮六钱

十二日 尺脉仍洪，腹痛欲便，便后肛门热痛，原方再服二帖。

十六日 水停心下，漉漉有声，暂与逐水，无暇治痹。

广皮五钱 半夏六钱 枳实六钱 生姜五钱

甘澜水八茶杯，煮成二水杯，三次服。

十九日 水响退，腹胀甚，仍服前方去黄柏，加大腹皮。

二十三日 痹少减，胃不开，其人本有肥气，肥气成于肝郁，暂与两和肝胃。

半夏六钱 降香末三钱 广皮三钱 益智仁二钱 青皮二钱 川朴一钱 香附三钱 云苓块五钱

六月初三日 右脉大而数，加黄芩二钱，去川朴。

初五日 诸症向安，脉亦调适，胃口亦开，以调理脾胃立法。

云苓块五钱 白蔻仁钱半 苡仁五钱 黄芩炭二钱 广皮二钱 半夏五钱

二十日 误服西瓜寒冷，未有不发停饮者。

公丁香八分 半夏五钱 益智仁钱半 干姜三钱 白蔻仁一钱 广皮三钱 云苓五钱 小枳实三钱

钱 三十四岁 五月二十九日 寒痹，脉弦短涩而紧，由腿上连少腹，痛不可忍，甚至欲厥，兼有痰饮胃痛。

桂枝六钱 广皮三钱 防己四钱 川乌头三钱 川椒炭三钱 小茴香三钱，炒 云苓皮五钱 片姜黄三钱 生苡仁五钱 海桐皮三钱

六月初一日 左脉稍长，仍然紧甚，再服二帖。

丸方 寒湿为病。

草薢四两 小茴香四两，炒 川椒炭三两 苡仁八两 苍术六两，炒 云苓皮八两 川楝子二两 熟附子二两 木通四两

共为细末，神曲糊丸，小梧子大，每服三钱，姜汤下。

杨氏 二十六岁 乙酉正月初七日 前曾崩带，后得痿痹，病者自疑虚损。询病情

寒时轻热时重，正所谓经热则痹，络热则痰者也。再行经有紫有黑，经来时不惟腰腿大痛，少腹亦痛，经亦不调，或多或寡，日数亦然。此不但湿热，且有瘀血。治湿热用汤药，治瘀血用丸药，左脉浮取弦，沉取宽泛。右脉浮取弦，沉取洪。汤药用诸痹汤取太阴法，丸药用化癥回生丹。

生石膏二两　桂枝四钱　通草一钱　杏泥五钱　云苓皮五钱　片姜黄二钱　防己四钱　晚蚕砂三钱　海桐皮三钱　苡仁五钱

煮三杯，三次服。

岳　四十六岁　暑湿痹症，误以熟地等柔药滑脾，致令泄泻，卧床不起，两足蜷曲不伸，饮食少进，兼之疝痛。先以五苓散，加川椒、广皮、木香止其泄；继以半夏、广皮、良姜、益智、白蔻开其胃；复以丁香、川椒、吴萸、云苓、苡仁、姜黄平其疝；又以防己、杏仁、桂枝、乌头、苓皮、川椒等伸其痹末。惟引痛风在筋也，重用地龙、桂枝，引痛亦止，后补脾胃而愈。

王　四十六岁　寒湿为痹，背痛不能转侧，昼夜不寐，二十余日。两腿拘挛，手不能握，口眼歪斜，烦躁不宁，畏风自汗，脉弦，舌苔白滑，面色昏暗且黄，睛黄，大便闭。先以桂枝、杏仁、苡仁、羌活、广皮、半夏、茯苓、防己、川椒、滑石令得寐；继以前方去川椒、羌活，加白通草、蚕沙、革薤，得大便。一连七八日均如黑蛋子，服至二十余剂，身半以上稍轻，背足痛甚，于前方去半夏，加附子、片姜黄、地龙、海桐皮。又服十数帖，痛渐止；又去附子、地龙，又服十数帖，足渐伸。后用二妙丸，加云苓、苡仁、革薤、白术等药收功。

何　二十六岁　手足拘挛，误服桂、附、人参、熟地等补阳，以致面赤，脉洪数，小便闭，身重不能转侧，手不能上至鬓，足蜷曲，丝毫不能移动。细询病情，因大饮酒食肉而然。所谓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者也。与极苦通小肠，淡渗利膀胱法。

龙胆草四钱　芦荟三钱　胡黄连三钱　生石膏八两　地龙二钱　白通草二钱　茯苓皮六钱　飞滑石一两　穿山甲三钱　桑枝五钱　杏仁三钱　晚蚕砂四钱　防己五钱

前方服至七日后，小便红黑而浊，臭不可当。半月后手渐动、足渐伸，一月后下床扶桌椅能行，四十日后走至檐前，不能下阶，又半月始下阶，三月后能行四十里。后因痰饮，用埋脾收功。此症始于三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停药。

周　四十二岁　两腿紫绛而肿，上起细疮如痱，已三年矣。两腿足酸痛不能立，六脉弦细而紧，窦氏《扁鹊新书》，谓之苏木腿，盖寒湿着痹也。

附子八钱　乌头六钱　苡仁一两　桂枝一两　云苓皮一两

煮四杯，分四次服，服三十余帖而始策杖能行，后去乌附，用通经活络渗湿而愈。

成　五十四岁　腰间酸软，两腿无力，不能跪拜，间有腰痛，六脉洪大而滑。前医无非补阴，故日重一日。此湿热痿也，与诸痿独取阳明法。

生石膏四钱　海桐皮二钱　晚蚕沙三钱　白通草二钱　生苡仁八钱　云苓皮五钱　防己四钱　杏仁四钱　桑枝五钱　革薤五钱　飞滑石一两

前后共服九十余帖。病重时自加石膏一倍，后用二妙丸收功。

赵　四十五岁　乙酉正月十五日　肝郁挟痰饮，肾水上凌心，心悸短气，腹胀胸痹，六脉反沉洪，水极而似火也，与蠲痰饮伐邪，兼降肝逆法。

姜夏八钱　降香末三钱　小枳实五钱　桂枝五钱　茯苓块两　苏子霜三钱　广皮四钱　川椒炭三钱　生姜汁每杯三匙　旋覆花三钱

甘澜水煮四杯，分早中晚夜四次服，戒生冷猪肉咸菜。

四帖。

二十日　痰饮夹痹，肾水上凌，心惊悸短气，腰脊痹痛，皆太阳所过之地，小便短而腹胀，肚脐突出，是内而脏腑，外而经络，无不痹者。且开太阳之痹，脉洪大，与大青龙合木防己汤法。

桂枝五钱　半夏五钱　云苓皮六钱　生石膏四两　苡仁五钱　川朴三钱　防己四钱　广皮三钱　枳实五钱　杏仁四钱　滑石六钱　白通草钱半

煮四杯，三次服。

二十一日　于前方内加：

晚蚕沙三钱　飞滑石四钱

二十二日　外而经络之痹，内而脏腑之痹，行痰开痹，俱不甚应，现在脉洪数，少腹胀，小便短浊而臭。先与开支河，使湿热有出路，再商后法。

川萆薢三钱　飞滑石钱半　海金砂五钱　云苓皮五钱　猪苓四钱　小茴香三钱　白通草钱半　泽泻三钱

二帖。

二十五日　加去陈莝法。

两头尖三钱　半夏五钱

二帖。

二十九日　痹症夹痰饮，六脉洪大，湿已化热，屡利小便不应，非重用石膏宣肺热不可。诸痹独取太阴也。

生石膏四两　云苓皮五钱　白通草一钱　杏仁五钱　桂枝五钱　滑石二两　羌活一钱　黄柏四钱　防己五钱　苡仁五钱　晚蚕砂三钱

四帖。

二月初四日　痹症十年，误补三年，以致层层固结，开之非易，石膏用至二斤有余，脉象方小其半，现在少腹胀甚，而小便不畅，腰痛胸痛，邪无出路，必得小便畅行，方有转机。

老川朴五钱　木通六钱　防己五钱　杏仁六钱　枳实五钱　生石膏四两　桂枝六钱　云苓皮一两　滑石四钱　小茴香三钱

以后脉大而小便不利，用此小便利，去滑石。

初五日　大用石膏，六脉已小，经谓脉小则病退，盖脉为病之帅，脉退不患病不退，经又谓脉病人不病者死。人病脉不病者生，现在病归下焦血分，其人本有肝郁，暂退下焦血分。

桂枝六钱　云苓皮一两　黄柏三钱，炒　防己六钱　木通四钱　广皮三钱　全归三钱　小茴香六钱　小枳实五钱　海桐皮三钱　川椒炭三钱

初六日　脉复洪大，加：

石膏三两　滑石一两

初七日　加：

厚朴三钱　姜夏五钱

丸方：痹症夹痰饮疝瘕，六脉洪大，用诸痹独取太阴法，脉洪大者小，《难经》所谓人病脉不病者生。但脉虽平而瘕胀痹痛未除，议以乌药散退瘕痹之所难退者，以久病在络故也。再以丸药缓通脉络法，脉若复大，仍服前方数帖，见小即止。

蜣螂虫一两　归须四两　两头尖二两　穿山甲三两　降香末二钱　小茴香三两，炒　海桐皮三两　乳香一两　片姜黄三两　麝香三钱　地龙一两，去泥　川楝子三两，炒

共细末，酒水各半为丸，每服二钱，日二三次，从此服蜣螂丸起两月而止。

三月二十四日　痹症夹痰饮，脉本洪数，前用辛凉脉减，兼用通络散、瘕丸散亦效，现在六脉中部仍洪，但不数耳。议暂用辛凉宣肺。

生石膏四两　小枳实四钱　桂枝八钱　杏仁八钱　防己六钱　广皮二钱　云苓块一两　全归三钱　半夏八钱　飞滑石二两　海桐皮三钱

二十六日　诊右脉更大，小便反短，用苦辛淡法，于前方内加：

炒黄柏三钱

四月十六日　痹痛夹痰饮。

生石膏八钱　苡仁五钱　防己四钱　云苓

皮五钱　杏仁五钱　蚕砂三钱　桂枝五钱　白通草钱半　半夏五钱　广皮二钱

煮三杯，三次服。

十七日　内而胁痛，外而腰痹痛，是气血兼痹也。

桂枝尖五钱　归须二钱　白蔻仁钱半　杏仁五钱　云苓皮三钱　片姜黄二钱　旋覆花三钱，包　防己三钱　生苡仁三钱　小枳实四钱　半夏四钱　郁金二钱　广皮三钱

二十五日　痰饮踞于中焦，痹痛结于太阳，气上冲胸，二便不利。

桂枝八钱　姜半夏五钱　通草钱半　云苓皮二两二钱　防己六钱　杏仁八钱　枳实六钱　广皮三钱　滑石六钱

煮四杯，四次服。

五月初三日　大凡腹胀之疾，不责之太阴，即责之厥阴。此症自正月以来，开太阳之药，未有不泄太阴者，他症虽减其半，则尚未除。其故有三：一者病起肝郁；二者肝主疏泄，误补致壅；三者自正月以来，以右脉洪大之故，痹症甚重。治在肺经，经有诸痹独取太阴之明训。兹右脉平而左脉大，不得着于前议，暂与泄厥阴之络，久病在络故也。

旋覆花五钱，包　黄芩三钱　归须二钱　老川朴五钱　杉皮三钱　半夏五钱　小枳实五钱　晚蚕砂三钱　广皮三钱　郁金三钱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二十三日　左胁痛胀，卧不着席胸亦闷胀，气短，肝脉络胸之故。

新绛纱三钱　香附四钱　半夏五钱　旋覆花三钱，包　归须三钱　小枳实四钱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郁金三钱　广皮三钱　川椒炭四钱　青皮三钱

煮三大杯，三次服。七帖。

六月初一日　痰饮肝郁，脉弦细，气上冲胸。

旋覆花四钱　枳实三钱　公丁香二钱　苏子霜二钱　半夏六钱　片姜黄三钱　降香末三钱　郁金三钱　青皮三钱　广皮五钱　桂枝尖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初三日　痰饮上泛，咳嗽稀痰，兼发痹症。

桂枝六钱　防己六钱　杏仁五钱　川乌头三钱　云苓皮五钱　枳实四钱　广皮五钱　桂心二钱　苡仁三钱　白通草二钱　滑石四钱　炒黄柏二钱炒

煮三杯，分三次服。

初六日　小便不畅，下焦湿聚，于原方加滋肾丸法。

十一日　痹症未尽除，痰饮未全消，当盛暑流行之际，逐饮开痹，即所以防暑。

云苓块六钱　小枳实二钱　半夏六钱　防己三钱　生苡仁六钱　杏仁三钱　广皮二钱　桂枝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十三日　暑泄，腹胀，舌黄，其人本有痰饮痹症，议五苓加减。

桂枝三钱　猪苓四钱　泽泻四钱　云苓皮五钱　滑石六钱　川朴三钱　杉皮三钱　木香钱半　半夏三钱　葛根三钱　白蔻仁三钱　川椒炭二钱　真山连二钱

十五日　脉缓，服前方。

十六日　脉缓甚，服前方。

二十一日　久病在络，其本病统俟丸药立方，但逐痰饮，宣气化湿，捍时令之暑湿而已。

半夏六钱　云苓块五钱　生香附三钱　川朴二钱　广皮二钱　杉皮三钱　大腹皮三钱　小枳实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六月二十六日　服化癥回生丹起，每日一丸。

二十七日　脉浮，筋骨酸痛，气短，五心烦热，新感暑湿之气，加以辛凉，与三焦。

连翘二钱　苡仁五钱　银花三钱　白蔻仁二钱　藿香叶三钱　杏仁三钱　广皮三钱　小

枳实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七月初二日　背痛甚，先与通太阳之痹。

桂枝六钱　枳实五钱，打　防已五钱　云苓皮八钱　半夏五钱　杏仁三钱　川椒炭二钱

煮三杯，三次服，亥初令完。

初九日　近日阴雨连绵，背痛腹胀不减，二便不爽，非暖则哕，脉小于前，与宣痹开郁，兼去陈莝。

桂枝八钱　茯苓八钱，带皮　白通草钱半　川朴五钱　公丁香三钱　防已六钱　杏仁六钱　晚蚕沙三钱　小茴香三钱　枳实五钱　白蔻仁三钱

煮四杯，四次服。

二十一日　寒湿发痹，脉缓甚，中有痰饮。

桂枝六钱　茯苓六钱　白通草钱半　防已五钱　苡仁四钱　薤白三钱　枳实三钱　杏仁四钱　熟附子二钱　川乌头二钱　广皮五钱　草解五钱　片姜黄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已服五帖。

二十八日　脉弦紧，痰饮痹症瘥瘕，因燥气而发，脏腑经络俱痹，故肢冷而畏寒也，峻与通阳。

桂枝一两　广皮六钱　归须二钱　防已五钱　小枳实四钱　杏仁五钱　半夏三钱　穿山甲一钱　泽泻三钱　公丁香三钱　川椒炭五钱，炒　片姜黄一钱

煮四杯，四次服。

自六月二十六日起，每日空心服化癥回生丹一丸，七月二十九以后，每日服天台乌药散三分五分一钱二钱不等。至十月十二日，每两乌药散中，加巴霜一分，每晚服三分五分不等，间有服至一钱者，十一月初一日以后，每晚间服奇经丸。

十二月初十日　痹痛，饮咳，脉弦细。

桂枝八钱　苡仁五钱　滑石四钱　川乌头三钱　云苓皮六钱　枳实三钱　川草解五钱　杏仁四钱　防已五钱　川椒炭三钱

十二日　冲气上动畏寒，脉沉细，与桂枝加桂汤法，直伐冲气。

桂枝尖一两二钱　紫石英六钱，研　云苓块三两　制桂心八钱　小茴香五钱

煮四杯，分四次服。

十三日　大寒节冲气未止，脉反弦紧。于原方内加：

当归五钱　川芎三钱

服二帖，脉中阳气生动，冲气平，畏寒止，仍然早服化癥回生丹一丸，晚服奇经丸三钱。

风　淫

陶　三十岁　乙酉六月初二日　风淫末疾，两手发软，不能持物，脚亦有时而软，脉弦数，治以辛凉。

薄荷钱半　桑叶三钱　全归钱半　连翘三钱　麦冬二钱，连心　丹皮三钱　银花二钱　菊花三钱　细生地四钱

服八帖。

痰　饮

周　四十岁　壬戌八月二十五日　内而暑湿，外而新凉，内外相搏，痰饮斯发。

杏仁粉三钱　白通草三钱　广皮二钱　生苡仁五钱　飞滑石三钱　小枳实二钱　半夏五钱　川朴三钱　生姜三片　桂枝木三钱　茯苓皮二钱

二十八日　支饮射肺，眩冒，小青龙去麻辛。

桂枝四钱　白芍三钱，炒　焦于术三钱　干姜二钱　制五味一钱　生姜三片　半夏六钱　杏仁粉五钱　小枳实二钱　生苡仁五钱　炙甘草一钱

初一日　渴为痰饮欲去，不寐为胃仍未和，故以枳实橘皮汤逐不尽之痰饮，以半夏汤和胃令得寐。

半夏一两　杏仁粉三钱　广皮三钱　桂枝

三钱　生姜三片　生苡仁五钱　枳实二钱　秫米一合

得寐再诊。

初六日　服半夏汤，既得寐矣，而反咳痰多，议桂枝干姜五味茯苓汤，合葶苈大枣泄肺汤逐饮。

桂枝五钱　茯苓块六钱　苦葶苈三钱　半夏二钱　肥大枣四钱，去核　干姜五钱　五味子三钱

甘澜水五碗，煮取二碗，分二次服。再煮一碗服。

初八日　先以葶苈大枣泄肺汤，行业已攻动之饮，令其速去。

苦葶苈四钱　肥大枣五枚

服葶苈汤后，即以半夏汤和胃。

半夏一两　生姜五大片　小枳实四钱　洋参二钱，生姜块同捣炒老黄

水八杯，煮取三杯，三次服。

九月初十日　逐去水后，用《外台》茯苓饮，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块六钱　半夏三钱　小枳实四钱　洋参二钱，姜汁制黄色　生姜八钱　广皮三钱　于术六钱，炒

十五日　饮居胁下则肝病，肝病则肝气愈衰，故得后与气则愈。先与行胁下之饮，泄肝即所以舒脾，俟胁痛止，再议补脾。

生香附三钱　广皮二钱　旋覆花三钱，包　青皮钱半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半夏四钱　枳实钱半

二十日　行胁络之饮，业已见效，尚有不尽，仍用前法。

生香附三钱　归须一钱　半夏三钱　广皮一钱　苏子霜钱半　降香末钱半　郁金二钱　小枳实一钱　旋覆花三钱，包

二帖。

二十二日　通补中阳，兼行胁下不尽之饮。

代赭石五钱　焦术三钱　旋覆花三钱，包　桂枝三钱　炙甘草三钱　茯苓五钱　生姜三片　半夏五钱

四贴。

十月初二日　通降胁下之痰饮，兼与两和肝胃。

旋覆花三钱　小枳实二钱，炸　干姜钱半　苏子霜三钱　桂枝尖二钱　广皮二钱　生姜三片　半夏六钱

金氏　二十六岁　癸亥二月初十日　风寒挟痰饮为病，自汗恶寒，喘满短气，渴不多饮，饮则呕，夜咳甚，倚息不得卧，小青龙去麻、杏，加枳实、广皮，行饮而降逆气。

桂枝六钱　制五味钱半　炙甘草三钱　干姜三钱　白术四钱，炒　半夏六钱　小枳实二钱　广皮二钱　生姜三片　茯苓六钱

甘澜水八杯，煮成三杯，三次服。

十一日　昨用小青龙，咳虽稍减，仍不得卧，今用葶苈大枣合法。

桂枝八钱　广皮三钱　干姜五钱　五味子二钱　半夏六钱　炙甘草三钱　白芍四钱，炒　小枳实二钱　大枣去核，五枚　苦葶苈二钱，炒香研细

水八杯，煮取三杯，三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十二日　用小青龙逐饮，兼利小便，使水有出路。

桂枝五钱　小枳实二钱　干姜二钱　白通草钱半　杏泥五钱　制五味钱半　炙甘草一钱　白芍二钱，炒　生苡仁五钱　半夏五钱　生姜三片

煮成两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十三日　脉稍平，病起本渴，大服姜桂，渴反止者。饮居心下，格拒心火之渴也，仍以蠲饮为主。微恶寒，兼和营卫。

桂枝六钱　茯苓三钱　杏泥四钱　半夏六钱　干姜三钱　白芍三钱，炒　炙甘草钱半　广皮一钱　生姜三片　小枳实钱半　制五味钱半　大枣二钱，去核

煎法如前。

十四日　咳则胁痛，不惟支饮射肺，且有悬饮内痛之虞，兼逐胁下悬饮。

桂枝六钱　青皮二钱　干姜四钱　广皮二

钱　杏仁泥四钱　郁金三钱　生香附三钱　制五味钱半　旋覆花三钱，包　小枳实钱半　半夏八钱　苏子霜三钱　生姜五钱

三碗，三次服，渣再煎一碗服。

十五日　咳止大半，惟胁痛攻胸，肝胃不和之故。切戒恼怒，用通肝络法。

半夏　苏子三钱，去油　干姜三钱　桂枝尖三钱　降香末　归须二钱　青皮二钱　旋覆花三钱　郁金　生香附

头煎二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谢氏　二十五岁　癸亥二月二十二日　痰饮哮喘，咳嗽声重，有汗，六脉弦细，有七月之孕，与小青龙去麻辛主之。

桂枝五钱　半夏五钱　干姜三钱　白芍三钱　小枳实二钱　炙甘草一钱　五味一钱　广皮钱半

甘澜水五杯，煮成两杯，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二十二日　其人本渴，服桂姜热药当更渴，今渴反止者，饮也。恶寒未罢，仍用小青龙法，胸痹痛加薤白。按：饮为阴邪，以误服苦寒坚阴，不能速愈。

桂枝八钱　小枳实二钱　薤白三钱　干姜五钱　制五味一钱　川朴二钱　半夏六钱　焦白芍四钱　广皮二钱　炙甘草二钱

甘澜水五杯，煮成两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二杯服。

二十三日　胃不和则卧不安，亥子属水，故更重。胀也、痛也，皆阴病也，无非受苦寒药之累。

桂枝八钱　半夏八钱　炙甘草一钱　白芍三钱，炒　干姜五钱　薤白三钱　生苡仁五钱　川朴三钱　杏泥三钱　苦桔梗三钱　五味子钱半　茯苓块五钱

甘澜水八杯，煮三杯，分三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二十四日　寒饮误服苦寒坚阴，大用辛温三帖，今日甫能转热，右脉始大，左脉仍弦细，咳嗽反重者，是温药启其封固也。再用温药兼滑痰，痰出自然松快。

桂枝五钱　生苡仁五钱　薤白三钱　杏泥三钱　干姜二钱　茯苓五钱　栝蒌二钱　小枳实二钱　半夏八钱　白芍三钱，炒　川朴三钱　制五味钱半

甘澜水八杯，煮取三杯，三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二十五日　右脉已退，病势少减，但寒热汗多胸痹，恐成漏汗，则阳愈虚，饮更难愈。议桂枝加附子，去甘草，以肋胀故也。合栝蒌薤白汤意，通中上之清阳，护表阳为急。

桂枝六钱　大枣三枚，去核　川朴三钱　焦白芍四钱　熟附子二钱　小枳实钱半　生姜三片　薤白二钱

甘澜水五杯，煮取两杯，渣再煮一杯，三次服，其第一次即啜稀热粥半碗，令微汗佳，第二三次不必啜粥。

二十六日　昨日用桂枝汤加附子，再加薤白法，漏汗已止，表之寒热已和，但咳甚，议与逐饮。

桂枝六钱　大枣五枚，去核　半夏五钱　茯苓块六钱　生苡仁五钱　葶苈子二钱，炒研细

甘澜水八杯，取三杯，分三次服。

僧　四十二岁　脉双弦而紧，寒也；不欲饮水，寒饮也；喉中痒，病从外感来也；痰清不粘，寒饮也；咳而呕，胃阳衰而寒饮乘之，谓之胃咳也。背恶寒时欲厚衣向火，卫外之阳虚，而寒乘太阳经也。面色淡黄微青，唇色淡白，亦寒也。法当温中阳而护表阳，未便以吐血之后，而用柔润寒凉，小青龙去麻杏，加枳实、广皮、杏仁、生姜汤主之。服此方十数帖而愈。

徐　二十六岁　二月初十日　酒客脉弦细而沉，喘满短气，胁连腰痛，有汗，舌白滑而厚，恶风寒，倚息不得卧，此系内水招外风为病，小青龙去麻辛证也。

桂枝六钱　干姜三钱　杏泥五钱　白芍四钱，炒　生姜五片　半夏六钱　炙甘草一钱　制五味钱半　旋覆花三钱，包

邵　四十二岁　癸亥七月二十三日　右

关单弦饮癖，少阴独盛，水脏盛而土气衰也。至吞酸饭后吐痰不止，治在胃肾两关。不能戒酒，不必服药，真武法。

熟附子五钱　茯苓块六钱　生苡仁六钱　细辛钱半　生姜五片　真山连钱半，同吴萸漫炒　吴萸三钱

水八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四帖。

二十八日　内饮用温水脏法，已见大效，但药太阳刚，不可再用，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且议理阳明，以为过峡文字。

半夏六钱　广皮一钱　小枳实钱半　茯苓块六钱　生苡仁六钱　白豆蔻一钱　生姜六钱

四帖。

八月初三日　用理阳明，亦复见效，惟吐酸仍然未止。按：吞酸究属肝病，议肝胃同治法。

半夏六钱　桂枝三钱　吴萸三钱　茯苓块六钱　青皮六钱　生姜三片　苡仁五钱　山连钱半，姜炒

四帖。

某氏　内饮招外风为病，既喘且咳，议小青龙法。

桂枝三钱　麻黄一钱，蜜炒　制五味一钱　白芍钱半　细辛八分　半夏三钱　炙甘草钱半　茯苓块三钱　干姜三钱　生苡仁五钱

痰饮喘咳，前用小青龙汤，业已见效，但非常服之品，脉迟缓，议外治脾法。

桂枝五钱　炙甘草二钱　生于术三钱　制茅术四钱　茯苓六钱　生苡仁五钱　益智仁钱半　半夏六钱　生姜五片

四帖。

皮氏　四十八岁　甲子十月二十八日　痰饮喘咳，左脉浮弦沉紧，自汗，势甚凶危，议小青龙加杏仁、厚朴，去麻、辛。

桂枝六钱　白芍四钱　半夏六钱　炙甘草三钱　干姜五钱　厚朴三钱　制五味二钱　杏仁霜五钱

甘澜水八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二十九日　于前方内加：

云苓块五钱　半夏五钱

三十日　服青龙已效，然其水尚洋溢，未能一时平复。

桂枝八钱　炙甘草三钱　五味子三钱　杏仁霜五钱　半夏一两二钱　干姜五钱　云苓八钱　白芍五钱，炒　生姜五大片　广皮三钱

四帖。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渣再煮一碗，日三夜一，分四次服。

初二日　以眩冒甚，于前方内加：

于术六钱

初四日　脉现单弦，喘止咳减，眩冒未宁，再太阴属土，既重且缓，万不能一时速愈。且痰饮五年，岂三五日可了。

于术六钱　半夏一两　杏仁霜五钱　桂枝五钱　干姜三钱　云苓六钱　炙甘草三钱　五味子六钱

甘澜水八碗，煮三碗，分三次服。

福　三十二岁　乙丑二月初三日　痰饮胸痹，兼有胁下悬饮。

杏泥三钱　薤白三钱　瓜蒌二钱　桂枝二钱　广皮钱半　川朴二钱　小枳实三钱　旋覆花三钱　生香附三钱　半夏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三次服。三帖。

初七日　胸痹悬饮已愈，惟肠痹食不甘味，议和肝胃，兼开肠痹。

半夏三钱　广皮二钱　小枳实二钱　白通草二钱　杏仁八钱　生苡仁五钱　姜汁三匙冲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

邵　三十八岁　十一月十一日　脉弦细而沉，咳嗽，倚息不得卧，胸满口渴，小青龙去麻辛法。

桂枝六钱　白芍四钱　炙甘草三钱　干姜五钱　半夏一两五钱　五味子二钱　茯苓一两　小枳实七钱　广皮三钱

四次服。

十三日　服小青龙已效，但喉哑知渴，脉见微数，为痰饮欲去，转用辛凉，开提肺气

法。

麻黄三钱，蜜汁　杏仁五钱　石膏八钱　生甘草三钱　苦桔梗三钱　半夏三钱　广皮一钱

焕氏　三十八岁　丙寅正月　痰饮法当恶水，反喜水者，饮在肺也。喜水法当甘润，今反用温燥者，以其为饮也。既喜水，曷以知其为饮？以得水不行，心悸短气，喘满眩冒，咳嗽多痰，呕恶，诸饮证毕具也。既为饮证，何以反喜水？以水停心下，格拒心火，不得下通于肾，反来上烁华盖，又格拒肾中真水，不得上潮于喉，故嗌干而喜水以救之也，是之为反燥。反燥者，用辛能润法。

半夏一两　茯苓块一两　小枳实八钱　广皮五钱　杏仁泥六钱　生姜一两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渣再煮一碗，分四次服。

颜　四十二岁　丙寅正月二十四日　嗽不欲饮，倚息不得卧，胁痛，自汗，不寐，脉弦缓，议小青龙去麻辛，加杏仁、苡仁，再重加半夏。

桂枝六钱　干姜一钱　五味子钱半　炙甘草钱半　焦白芍三钱　半夏一两　杏泥六钱　生苡仁一两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分三次服。

二十七日　呕凉水，于前方内加干姜广皮以消痰气。

干姜一钱　广皮三钱

二月初一日　《金匮》谓桂枝干姜为热药，服之当遂渴，今反不渴者饮也。兹证不惟不渴，反呕凉水不止，其为寒饮无疑。既真知其饮，虽重用姜桂何惧乎！世人之不能立方者，皆未真知病情也。畏而不敢服者，亦未真知病情也。

桂枝八钱　干姜七钱　五味子钱半　半夏二钱　焦白芍四钱　带皮苓四钱　炙甘草三钱　生姜五片　小枳实三钱　广皮三钱

甘澜水八杯，煮取三杯，渣再煮一杯，分四次服。

昆　四十二岁　正月二十六日　饮家眩冒，用白术泽泻汤法，脉洪滑而沉。

白术一两　泽泻二两　半夏一两　茯苓块一两　小枳实三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渣再煮一碗，分四次服。一帖服三日。

二十六日　于前方内加竹茹六钱，姜汁每杯冲三小匙。

二月初十日　脉沉微数。

于术一两　泽泻二两　半夏一两　茯苓块一两　竹茹一两

丸方

半夏八两　天麻八两　泽泻八两　白术六两　云苓六两

共为细末，神曲姜汁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二钱，日再服，重则三服。

陶　氏三十六岁　二月二十五日　痰饮脉洪数，咳嗽，倚息不得卧，有汗，胸痹。

桂枝五钱　石膏八钱　杏泥五钱　炙甘草三钱　半夏六钱　枳实五钱　老川朴三钱　广皮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

某　悬饮者，水在肝也，非下不可。但初次诊视，且用轻法。

半夏一两　苏子霜一钱　青皮二钱　降香末二钱　旋覆花四钱　广皮三钱　生香附五钱

佟　氏七十五岁　脉沉细而不调，喘满短气，心悸气上阻胸，咳嗽倚息不得卧，乃中焦痰饮，下焦浊饮为患。年老全赖阳气生活，兹阴气阴邪上僭如此，何以克当。勉与通阳降浊法。

半夏二两　茯苓六钱　旋覆花四钱　秫米一合　小枳实一两　干姜六钱　广皮六钱

煮三碗，分三次服。

十七日　悬饮内痛肠鸣，非下不可，以老年久虚，且不敢下，止有降逆而已。

半夏二两　桂枝五钱　生姜一两　广皮五钱　椒目四钱　薤白五钱　小枳实一两　旋覆花三钱　秫米五钱

十八日　年近八旬，五饮俱备，兼之下

焦浊饮，随肝上逆，逼迫心火，不得下降，以致胸满而愦愦然无奈，两用通阳降逆，丝毫不应。盖年老真阳太虚，一刻难生难长，故阴霾一时难退也。于前方内加香开一法。

半夏一两　生姜一两　栝蒌三钱　降香三钱　小枳实一两　干姜五钱　桂枝六钱　薤白三钱　沉香二钱，研细冲　广皮五钱　茯苓一两，连皮

又　五饮而兼浊阴上攻，昨用苓桂，重伐肾邪，大辛以开中阳，虽见小效，大势阴太甚而阳太衰，恐即时难以复解也。勉与齐通三焦之阳法。

桂枝六钱　茯苓一两　生姜一两　老川朴三钱　公丁香二钱　肉桂二钱，研细冲　干姜五钱　小枳实六钱　薤白四钱　黑沉香三钱　半夏六钱　广皮四钱

二十日　仍宗前法而小变之。

桂枝六钱　干姜五钱　半夏八钱　小枳实五钱　广皮四钱　老川朴三钱　肉桂三钱　生姜一两　薤白三钱　云苓一两　川椒五钱，炒

二十三日　膀胱已开，今日可无伐肾邪，心下气阻不能寐，仍然议中焦，降逆法，令得寐。

半夏二两　广皮五钱　生姜汁半杯，冲　秫米一合　旋覆花五钱　小枳实八钱　代赭石八钱

二十四日　昨用降逆和胃，业已见效，但逆气虽降，仍然有时上阻，阴霾太重，肝气厥逆也。

半夏一两　小枳实六钱　带皮苓一两　旋覆花四钱　代赭石八钱　广皮四钱　姜汁半杯，冲

陈　四十三岁　正月二十五日　病由疟邪伤胃，土虚邪实，六脉俱结，且有块痰，寒滞经脉隧道，病有三虚一实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

杏仁泥一两　广皮三钱　小枳实四钱　云苓五钱　姜半夏六钱　苏子霜二钱

甘澜水八碗，煮成三碗，分早中晚三次服。二帖。

二十八日　脊痛，痹也。右腿偏软，痿也。咳嗽而喘，支饮射肺也。日久不愈，皆误补用熟地等壅塞隧道之故，脉洪。

生石膏三两，研末　杏泥五钱　桂枝五钱　片姜黄三钱　姜半夏五钱　防己四钱　广皮炭三钱　茯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煮四碗，分四次服，二帖后退石膏一两，加赤茯苓一两，再两帖后加生石膏一两。以左乳旁有结核，痛加青橘叶三钱。

二月初九日　痹夹痰饮，与开痹蠲饮法，现在痹解而饮未除，脉之洪者减，病减者减其治。

姜半夏五钱　桂枝五钱　小枳实三钱　茯苓六钱，连皮　防己三钱　生苡仁五钱　青橘叶三钱　广皮三钱

初八日　加　小枳实一钱　广皮二钱　滑石六钱

初八日　加　生石膏一两

十一日　肝郁夹痰饮，咳嗽痰多，吐瘀血。

旋覆花三钱，包　姜半夏六钱　广皮炭二钱　瓜蒌霜二钱　青皮二钱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归须二钱　桃仁泥二钱　青橘叶三钱　广皮三钱

丸方

痰饮夹肝郁，吐出瘀血后，以两和肝胃为主。

带皮苓八两　姜半夏十两　益智仁四两　郁金一两　广皮五钱　香附六两　生苡仁八两　泽泻八两

共为极细末，神曲水法丸小梧子大，每服三钱，日三服，白开水下。

六月初五日　暑湿行令，脉弦细，胃不开，渴而小便短，用渴者与猪苓汤法。

猪苓五钱　云苓四钱　姜半夏四钱　泽泻五钱　飞滑石六钱　益智仁钱半　广皮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胃开即止。

初六日　痰饮之质，胃暑欲呕，六脉俱弦，虽渴甚，难用寒凉，与局方消暑丸法。

姜半夏八钱　云苓八钱　藿梗三钱　广皮三钱　生甘草二钱　姜汁每杯冲三小匙

煮三杯，三次服。

初八日　病减者减其制，减：

半夏四钱　云苓四钱

十二日　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渴而小便短，议渴者与猪苓汤例。

猪苓八钱　泽泻八钱　滑石一两二钱　云苓皮六钱　半夏六钱

煮三杯，三次服，以渴减肿消为度。

十四日　脉沉细，胃不开，减：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飞滑石三钱　加藿香梗三钱　广皮三钱　益智仁三钱

十六日　暑湿病退，小便已去，阳气不振，与通补阳气。

桂枝三钱　半夏三钱　白蔻仁一钱，研　云苓五钱　茅术炭二钱　广皮二钱　炙甘草二钱　生苡仁五钱

煮三杯，三次服。

十七日　头胀胸闷，脉缓气歉，暑必夹湿也。

藿香三钱，叶半梗半　蔻仁二钱　半夏三钱　云苓皮五钱　广皮三钱　苡仁五钱　杏仁三钱

十九日　小便浊，加：

猪苓四钱　泽泻四钱

二十四日　暑月头胀微痛，与清上焦。

藿香叶三钱　薄荷一钱　荷叶边一张，去蒂

二十五日　六脉阳微，暑湿之余，小便白浊，与分利法。

萆薢五钱　泽泻三钱　桂枝二钱　云苓皮五钱　苍术三钱　益智仁三钱　猪苓三钱　苡仁五钱

煮三杯，三次服，以便清为度。

七月十九日　湿热为病，与苦辛淡法。

云苓皮五钱　半夏五钱　滑石六钱　猪苓三钱　木通三钱　泽泻三钱　苡仁五钱　桂枝三钱　杏仁二钱

煮三杯，三次服。

二十二日　湿热为病，与苦辛淡法，小便已长，胃不开，与阖阳。

半夏六钱　益智仁三钱　广皮三钱　云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生姜三钱

二十五日　加　白蔻仁三钱　枳实三钱

九月二十一日　痰饮喘咳，脉双弦，与小青龙法。

桂枝三钱　杏仁四钱　小枳实三钱　白芍二钱炒　姜半夏五钱　五味子二钱　炙甘草一钱　广皮三钱　干姜二钱

二十四日　痰饮胁动而喘渴，是谓悬饮。悬饮者，水在肝也，脉弦数。水在肝内者，外风未净也。

姜半夏六钱　杏仁三钱　旋覆花三钱　桂枝尖二钱　生姜汁二小匙，冲　黄芩炭钱半　香附二钱　葶苈子二钱　青蒿三钱　小枳实四钱　广皮一钱

二十五日　身热退，去青蒿、芩炭、葶苈子，加：杏仁三钱

共服五帖。

二十七日　痰饮胁痛而喘咳，是谓悬饮，水在肝也，脉弦数。

姜半夏六钱　香附三钱　杏仁三钱　桂枝尖三钱　广皮二钱　姜汁三匙　旋覆花三钱　苏子霜三钱　小枳实三钱　降香末三钱

二十九日　病减者减其治，去半夏三钱，枳实一钱，降香末一钱，桂枝一钱，连前共服五帖收功。

钱　十七岁　四月二十七日　春初前曾不寐，与胃不和之《灵枢》半夏汤，服至二十帖始得寐。

兹胃仍不甚和，犹有不寐之弊，纳食不旺，再与和胃。

半夏六钱　广皮炭钱半　云苓块四钱　苡仁五钱　益智仁一钱　白蔻仁一钱，连皮　姜汁三小匙冲

煮二杯，二次服。

备用方．胆移热于脑，则成鼻渊，苍耳子散主之。

苍耳子一两，炒　黄芩炭二钱　辛夷一两

桑叶六钱　连翘八钱，不去心　银花八钱　茶菊六钱　苦桔梗五钱　薄荷二钱　甘草三钱

共为极细末，每服二钱，雨前茶调，日二次。

胃不和，数与和胃，已得寐进食，夜眠必流口水者，经谓胃热则虫动，虫动则廉泉开，廉泉开则液自出，与辛凉和胃法。

半夏六钱　生苡仁五钱　白蔻皮钱半　生石膏八钱　杏仁三钱　带皮苓六钱　姜汁每杯冲三小匙

煮三杯，三次服。四帖。

初六日　口水减，牙痛，脉如故，再服四帖。

十一日　再服四帖。

十六日　风淫所胜，治以辛凉，佐以苦甘。

苦桔梗二钱　连翘二钱　甘草一钱　银花三钱　桑叶二钱　香豆豉三钱　荆芥穗八分　杏仁二钱

煮两杯，分二次服，热退为度，二帖热退。

十八日　胃热，夜间口中液自出，与和胃阴法。

生石膏六钱　麦冬三钱，连心　半夏五钱　白蔻仁钱半　云苓五钱

二十二日　诸症皆减，去石膏，加：

麦冬二钱

二十八日　胃中向有饮聚，不寐，服半夏汤已愈。后因痰涎自出，与凉阳明亦减，余饮未除，与外台茯苓饮意。

云苓五钱　枳实钱半　生姜三片　洋参二钱　广皮钱半　大枣二钱，去核　麦冬四钱，连心　半夏三钱

煮二杯，分二次服。

吴　五十七岁　六脉洪数，右寸独大，酒客痰多，肺热之至。

生石膏　防己三钱　杏仁五钱　苡仁　半夏五钱　云苓皮五钱

五月初十日　加广皮三钱，至五月二十日，共服二十帖。

二十六日　酒客形体壮盛而阳痿，为湿中生热，非精血之虚，其象显然。与诸痿独取阳明法。

半夏五钱　黄柏五钱　生石膏三两　苡仁八钱　木通三钱　云苓皮八钱　防己四钱

六月十二日　去黄柏二钱，木通三钱，以喉哈太久，今可兼清肺气，加：

苦梗三钱　飞滑石六钱　甘草一钱

二十日　脉洪数，右大于左，喉哑痰多，戒油腻。

生石膏四两　半夏六钱　苏叶钱半　苏梗钱半　苦桔梗三钱　杏仁五钱　炙甘草一钱

七月二十一日　生石膏三钱　生甘草一钱　半夏六钱　茯苓皮六钱　杏仁四钱　苦桔梗四钱

八月初四日　右寸脉独大，金实无声，已效而未全愈，照前方再服三剂。前后共服三十余帖，计石膏三百数十两。

严　三十九岁　五月初二日　六脉弦细短涩，吐血三年不愈，兼有痰饮咳嗽，五更出汗。经谓阳络伤则血上溢。要知络之所以伤者，有寒有热，并非人之有络，只许阳火伤之，不许寒水伤之也。今人见血投凉，见血补阴，为医士一大痼疾。医士之疾不愈，安望病家之病愈哉。此症阳欲亡矣，已难救治，勉照脉症立方。

半夏六钱　干姜炭三钱　五味子二钱　云苓五钱　小枳实二钱　桂枝木三钱　广皮炭三钱　焦白芍三钱

初六日　据云饮食已增，午后五心烦热如故，脉和缓，诸病必究眠食，得谷者昌，方无可转。至午后之热，方即甘温除大热法也。因脉稍和缓，去干姜炭。

十三日　前后共服过十帖，汗敛食增，血亦不吐，头中发空，得甜食则咳减，中气虚也。加甘草三钱以补中气，再服四帖，以其脉仍紧也。前后共服十四帖，诸症向安。惟脉之弦紧如故，咳甚则欲呕，于原方去五味，

减甘草，再服四帖。

二十一日　诸症皆渐减，痰亦渐厚，心悸甚。加：

枳实一钱

四帖。

二十五日　脉弦细如故，咳嗽日减，夜甚阳微，阴盛可知，午后身热已减，惟食后反觉嘈杂，胸中有水状，少时即平，于原方加：

干姜一钱　枳实二钱

三十日　汗停嗽减，五心烦热亦减，脉弦数，夜间咳甚，服热药反不渴，饮尚重也。病痰饮者，冬夏难治。

桂枝三钱　半夏六钱　枳实五钱　白芍三钱　云苓块五钱　苡仁五钱　炙甘草一钱　干姜一钱　五味子钱半　广皮炭三钱

六月初四日　前方已服四帖，脉弦紧不数，仍不知渴，于前方加：

甘草钱半　干姜二钱

再服三帖。

初八日　脉弦紧如故，呛咳如故，舌苔白滑，加桂枝二钱，再加干姜二钱。

十二日　脉之短涩退而弦细如故，痰饮仍重，再加桂枝二钱，干姜二钱，茯苓三钱，以化饮。

十七日　夜咳已止，是其佳处，咳来日减，亦是最好。左脉沉细，右脉弦紧，饮未尽除，至遍身骨痛，久病之故。古人云劳者温之，甘温调营卫而复胃气，气旺进食，久久自愈，病减者减其治。

桂枝三钱　半夏五钱　枳实五钱　炙甘草二钱　干姜三钱　广皮三钱　五味子钱半

蠲饮丸，痰饮久聚，未能一时猝去，业已见效，与丸药缓化可也。戒生冷恼怒。

桂枝半斤　广皮十二两　益智仁四两　干姜六两　小枳实四两　苍术炭六两　半夏一斤　炙甘草六两　云苓廿四两

神曲法丸梧子大，每日三服，每服三钱，饮甚时服小青龙汤。

陈　五十一岁　五月初十日　人尚未老，阳痿多年，眩冒昏迷，胸中如伤油腻状，饮水多则胃不快，此伏饮眩冒状也。先与白术泽泻汤逐其饮，再以缓治湿热之阳痿。岂有六脉俱弦细，而恣用熟地久服六味之理哉。

于术二两　泽泻二两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三日　已效而未尽除，再服原方十数帖而愈。

李　四十八岁　五月初一日　其人向有痰饮，至冬季水旺之时必发，后因伏暑成痢，痢后便溏，竟夜不寐者多日，寒热饥饱，皆不自知，大便不通。按暑必夹湿，况素有痰饮。饮即湿水之所化。医者毫不识病，以致如此，久卧床褥而不得起。议不食，不饥，不便，不寐，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例，与《灵枢》半夏汤令得寐再商。

姜半夏二两　秫米二合

急流水八杯，煮三杯，三次服，得寐为度。

十一日　诸窍不和，六脉纯阴，皆痰阴为腻补药所闭，昨用半夏汤，已得寐而未熟，再服前方三帖，续用小青龙去表药，加广皮、枳实，以和其饮。盖现在面色光亮，水主明也。六脉有阴无阳，饮为阴邪故也。左脉弦甚，经谓单弦，饮澼也。有一症必有一症之色脉，何医者盲无所知，不知伊一生所学何事，宁不愧死。

桂枝五钱　姜半夏六钱　白芍三钱，炒　五味子二钱　炙甘草二钱　小枳实五钱　干姜一钱　广皮二钱

甘澜水八碗，煮成三杯，三次服。

十八日　胃之所以不和者，土恶湿而阳困也。昨日纯刚大燥，以复胃阳，今诊脉象较前生动，胃阳已有生动之机，但小便白浊，湿气尚未畅行，胃终不得和也。与开太阳阖阳明法。

半夏一两　猪苓六钱　滑石三钱　秫米一合　泽泻六钱　白通草一钱　广皮三钱　桂枝

四钱　云苓皮六钱

急流水十一碗，分二次煮成四碗，分四次服。

五月初三日　去滑石、通草，加：

川椒三钱，炒去汗

高五十二岁　乙酉五月十六日　脉弦痰饮喘咳，与小青龙去麻辛，加广皮、枳实。

桂枝五钱　姜半夏六钱　白芍三钱　广皮三钱　炙甘草三钱　小枳实五钱　干姜二钱　五味子二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二帖。

十八日　已见小效，汗多，加：

净麻黄根三钱

又三帖。

病减者减其制，去：

桂枝　枳实各二钱

二十四日　服前药汗少，惟喜嚏，周身酸痛，于原方减干姜一钱，加：

杏仁　防己各三钱

董　五十四岁　五月二十七日　脉沉细弦弱，咳嗽夜甚，久而不愈，饮也。最忌补阴，补阴必死。以饮为阴邪，脉为阴脉也，经曰无实。

桂枝六钱　广皮三钱，炒　白芍四钱　半夏五钱　炙甘草一钱　五味子一钱　干姜三钱　小枳实二钱

四帖。

六月初一日　加云苓三钱　小枳实二钱

十七日　其人本有痰饮喘咳，服小青龙，胃口已开。连日午后颇有寒热，正当暑湿流行之际，恐成疟疾，且与宣通三焦。

杏仁三钱　半夏四钱　云苓皮五钱　白薏仁钱半　枳实三钱　茵仁五钱　广皮三钱　藿梗三钱　青蒿二钱

二帖。

十九日　寒热已止，脉微弱，去薏仁、青蒿，加桂枝、干姜，以治其咳。

二十二日　咳减寒热止，胃开，嗽未尽除，脉尚细小，效不更方，服至不咳为度。

周　二十二岁　正月初七日　六脉弦紧，右脉沉取洪大，先从腰以上肿例。舌白滑喘而咳无汗，从溢饮例之大青龙汤，去甘药，为其重而滞也。

麻黄六钱，去节　细辛二钱　生姜三钱　杏仁五钱，去皮留尖　生石膏末一钱　炙甘草二钱　桂枝五钱　大枣二枚，去核

煮成三杯，先服一杯，覆被令微汗佳。得汗即止后服，不汗再服第二杯，如上法。

十一日　溢饮，脉紧，无汗，喘咳，浮肿，昨用大青龙汗出，肿消，喘咳减，与开太阳阖阳明法。

半夏五钱　苍术炭二钱　桂枝钱半　广皮三钱　猪苓三钱　茯苓块五钱　茵仁五钱　泽泻三钱　飞滑石五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已服十数帖，后加：

益智仁二钱　莲子五钱

陈　七十六岁　正月初十日　悬饮脉弦，左胁不快，为水在肝法，当用十枣汤。近八旬之老人，难任药力，与两和肝胃可也。

半夏五钱　青皮三钱　旋覆花三钱，包　广皮三钱　香附五钱　小枳实三钱　淡吴萸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已服十数帖。

二十三日　脉结加：杏泥六钱

三帖。

觉罗　六十二岁　壬戌正月十三　酒客痰饮哮喘，脉弦紧数，急与小青龙去麻辛，加枳实橘皮汤不应。右胁痛甚，此悬饮也，故与治支饮之小青龙不应，应与十枣汤。以十枣太峻，降用控涎丹。

甘遂五钱　大戟五钱　白芥子五钱

神曲糊丸梧子大，先服十三丸不知，渐加至二十一丸，以得快便下黑绿水为度，三服而水下喘止，继以和胃收功。

汪　室女　伏暑夹痰饮，与三仁汤重加半夏、广皮，屡效而热不退。痰不除，右脉微结，中有块痰，堵塞隧道。因延郑芷谷兄针中泉穴，紫血出后，继咳老痰二口。以后用药无不见效，半月后伏暑痰饮皆愈矣。

钱　二十二岁　甲子八月初十日　咳嗽胃中停水，与小青龙去麻辛，重加枳实、广皮五帖，已愈八九。因回母家为父祝寿，大开酒肉。其父亦时医也，性喜用人参，爱其女，遂用六君子汤，服关东参数十帖。将近一年，胃中积水胀而且痛。又延其父治之，所用之药，大抵不出守补中焦之外。治愈胀而愈痛，以致胸高不可以俯，夜坐不可以卧，已数日不食。其翁见势已急，力辞其父，延余治之。余视其目欲努出，面色青黄，胸大胀痛不可忍，六脉弦急七八至之多，余曰：势急矣，断非缓药所能救。因服巴霜三分，下黑水将近一桶，势稍平，以和脾胃药调之。三四日后渐平，胃大开，于是吃羊肉饺三十二枚，胃中大痛一昼夜。又用巴霜一分五厘，下后痛止。严禁鱼肉，一月而安。

赵　四十六岁　正月三十日　太阳痹则腰脊痛，或左或右，风胜则引也。或喘或不喘者，中焦流饮，上泛则喘，不泛则不喘也。切戒猪肉生冷，与一切补药，周年可愈。六脉洪大已极，石膏用少，万不见效，命且难保。

生石膏六两　云苓皮五钱　白通草一钱　桂枝五钱　半夏五钱　黄柏炭二钱　杏仁五钱　小枳实五钱　生苡仁五钱　防己四钱

煮三杯，三次服。四帖。

二月初二日　于前方加：

猪苓二钱　滑石一两　小枳实三钱

四帖。

初七日　于前方去黄柏炭，加：

半夏九钱　桑皮三钱　石膏四两

二十七日　减石膏止留一两。

二十八日　石膏仍用四两，因拜扫停药六天。

二十九日　右脉洪大已减，石膏只用一两。

三月一日　石膏每日用二两。

十一日　石膏每日用一两，因感燥气，停药五天。

十二月十三日　石膏每日用二两，共服九帖。

十四日　石膏每日用三两，停药十天。

二十二至三十日、四月初一至初五日　自淮安复至绍兴，又诊得洪大之脉，较前已减七八，然较之平脉，仍大而有力。现在小便赤浊，阴痿，牙缝臭味复出。痹痛虽止，阳明太阳二经湿热未净，太阴化气未复。

十五日　生石膏四两　杏仁四钱　云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晚蚕砂三钱　海金砂五钱　滑石六钱　木通三钱

四帖。

十九日　脉渐退，减石膏至二两，加：

姜夏五钱　广皮三钱

二十至廿二日　每日用石膏一两。

廿三至廿六日　每日用石膏二两。

二十七日　小便不利。

杏仁四钱　云苓皮五钱　生苡仁五钱　海金砂五钱　木通三钱　飞滑石六钱　姜半夏五钱　陈皮三钱　生石膏四两

四帖。

五月初一日　感风寒，服桂枝汤。

初四日　仍服前二十七日方。三帖。

内饮招外风为病。

桂枝四钱　广皮三钱　杏仁三钱　白芍二钱　枳实五钱　半夏五钱　炙甘草一钱半　干姜一钱　防己三钱

煮三杯，先服一杯，即啜稀热粥一碗，覆被令微汗即解，得汗后余药不必啜粥。四帖。

十一日　前因风寒夹饮之故，用小青龙法。现在风寒解而饮未除，脉复洪大，仍与大青龙与木防己汤合法，兼治饮与痹也。

桂枝六钱　杏仁四钱　防己四钱　半夏六钱　广皮二钱　飞滑石六钱　云苓皮六钱　木通三钱　小枳实二钱　生石膏六钱

八贴

十四日　其人本有痹症痰饮，现在盛暑发泄，暑湿伤气，故四肢酸软少气，口中胶腻欲呕，与局方消暑丸意。

云苓块一两，连皮　炙甘草三钱　姜夏六钱　鲜荷叶一张去蒂　姜汁每杯三匙

煮三杯，三次服。三帖。十九至二十三日停药

二十四日　仍服十一日方，至六月初七日止，共服十一帖。

六月初八日　停药。

十八日　气急欲喘，新感暑湿之故，于原方加：

广皮二钱　小枳实二钱

五帖。

二十二日　桂枝四钱　杏仁四钱　防己四钱　半夏六钱　广皮三钱　枳实三钱　滑石六钱　云苓皮六钱　木通三钱　生石膏六两

四帖。

二十七日　于原方减石膏三两，加滑石六钱，共成一两二钱，木通二钱，共成五钱，蚕沙三钱。

四帖。

六月二十九日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苍术三钱，炒枯　桂枝三钱　藿香三钱　云苓皮六钱　半夏五钱　猪苓四钱　泽泻四钱　姜汁每杯三匙

三帖。

七月初二日　饮食有难化之象，于原方去苍术。加：

广皮炭四钱　炒神曲三钱　益智仁二钱　小枳实三钱

通胃腑，醒脾阳。

二帖。

初七日　右脉洪数，六腑不和，食后恶心，二便不爽，暑湿所干之故，议通宣三焦。

生石膏三两　广皮三钱　滑石六钱　黄芩炭三钱　生姜三钱　益智仁三钱　姜半夏五钱　白蔻仁钱半　枳实三钱　茯苓皮六钱　生苡仁五钱

二帖。

初九日　加益智仁、枳实。

服一帖。

中焦停饮，晚食倒饱，是脾阳不伸之故，一以理脾阳立法。

姜半夏五钱　广皮三钱　川椒炭八分　煨草果五分　云苓皮五钱　益智仁钱半　生苡仁五钱　白蔻仁钱半　小枳实二钱

煮三杯，三次服。二帖。

十七日　停饮兼痹，脉洪，向用石膏，无不见效。数日前因食后倒饱，脉不大，石膏已近三十斤之多，转用温醒脾阳方法，丝毫不应，水之蓄聚如故，跗肿不消，胃反不开，右脉复洪大有力，小便短。思天下无肺者无溺，肺寒者溺短，热者溺亦短，仍用石膏凉肺胃。

生石膏四两　广皮五钱　杏仁六钱　半夏五钱　枳实五钱　云苓皮五钱　桂枝三钱　防己四钱　苡仁五钱

四帖。

廿一日　加云苓皮五钱，共成一两，杉木皮五钱，减石膏二两。

廿二日至廿四日　石膏用四两。

廿五日至廿八日　石膏用二两。

共服八帖。

二十九日　饮聚不行，小便已清，少时即便臭浊，六腑之不退可知，大药已用不少，而犹然如是，病机之顽钝，又可知矣。议暂用重剂，余有原案。

生石膏四两　枳实五钱　杏仁八钱　飞滑石一两先煎　防己三钱　半夏八钱　云苓皮八钱　广皮四钱　海金砂八钱

八月初一日

初二日　加石膏二两。

初七日　又加石膏二两。

初十日　减广皮四钱，枳实二钱。

以上共服七帖。

九月初四日　脉之洪大不减，加：

石膏二两

至二十七日，共服二十帖。

服石膏至五十斤之多，而脉犹浮洪，千古未有如是之顽病。皆误下伤正于前，误补

留邪于后之累。今日去补阳明药，盖阳明之脉大也。

生石膏八两　杏仁一两　云苓皮一两　飞滑石二两　防己五钱　小枳实五钱　木通三钱

煮四杯，四次服，专以苦淡行水，服一二帖再商。

初九日　生石膏四两，共成十二两。

九帖。

十三日　脉洪滑，痰饮未除，晨起微喘，足跗肿未消尽，余有原案。

生石膏八两　云苓皮六钱　杏仁四钱　滑石一两　葶苈子三钱　木通四钱　生苡仁六钱　半夏六钱

十五日　气已不急，去葶苈；右脉仍浮洪，加石膏一倍，成一斤。

三帖。

十六日　气急者得葶苈而止，右脉之洪大者，得石膏一斤大减，病减者减其制，但仍滑数，加行痰饮。

生石膏六两　枳实三钱　杏仁四钱　云苓皮五钱　半夏一两　香附五钱　广皮四钱　旋覆花四钱，包

二帖。

十八日　脉渐小，减：

石膏二两

二帖。

二十日　脉洪数，加石膏八两，成十二两。

二帖。

二十二日　脉减，减石膏六两，加：

葶苈一钱五分

二帖。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共服二帖。

脉之洪大者，得石膏一斤大减，病减者减其制，脉复洪大有力，再酌加其制。

生石膏十二两　枳实五钱　杏仁四钱　云苓皮五钱　半夏一两　香附五钱　广皮四钱　旋覆花四钱，包

二十九日　小便短，加：

滑石一两

十月初一日　停药三日。

初四日　气喘，于原方加石膏四两，共成一斤。杏仁四钱，共成八钱。广皮二钱，共成六钱。加：

桂枝六钱　生姜四钱

五帖。

初二日服妙应丸二分六厘，大枣三枚，煎汤下，清晨服后，约二刻先从左胁作响，坠痛至少腹便下绿水胶痰碗许。

初三日服妙应丸二分六厘，大枣二枚，煎汤下，便痰水如前，汤药未服。

妙应丸方，《金匮》谓凡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此症痰饮兼痹，自正月服药至十月，石膏将近百斤之多，虽无不见效，究未拔除病根。左胁间漉漉有声，不时呕咳，此水在肝也。《金匮》谓水在肝，十枣汤主之；又谓偏弦饮澼；又谓咳家之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又谓咳家一百日，至一岁不死者，十枣汤主之。合而观之，此症当用十枣无疑。但十枣太峻，南人胆怯，未敢骤用，降用妙应丸续续下之，庶无差忒也。

制甘遂一钱　白芥子五钱　制大戟五钱

神曲为丸，小梧子大，从三十丸明起得下痰水即止。停数日水不尽再服，以尽为度，初四至初七，共服五帖。

初八日　石膏一斤　飞滑石二两　苏子霜二钱　旋覆花四钱　云苓皮六钱　广皮三钱　小枳实五钱　半夏一两　杏仁八钱

三帖。

十一日　服妙应丸三分。

十二日　脉仍洪大有力。

生石膏八两　杏仁四钱　半夏六钱　云苓皮六钱　广皮二钱　香附三钱　旋覆花四钱　苡仁六钱

一帖。

十三日　杏仁八钱　半夏一两　广皮四钱　云苓皮五钱　小枳实五钱　香附三钱　旋覆花四钱　滑石一两　苏子霜二钱　桂枝六钱

生石膏一斤

廿二至廿九日　去香附，加苏子霜。

五帖。

服妙应丸三分四厘，服之即下痰水。

十一月初四日　服妙应丸三分八厘，下痰水如前。

右脉洪数，本有饮聚，小便不长。

生石膏一斤　苡仁六钱　云苓皮六钱　小枳实四钱　半夏六钱　杏泥六钱　飞滑石一两　白通草二钱　蚕沙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初六日　服妙应丸三分八厘，下痰水如前。

十二日　于前方加：

广皮三钱　石膏八两

十三日　加枳实二钱　旋覆花四钱，绢包

补十一日　于前方加：

郁金三钱

十四日　加苏子霜四钱

共服五帖。

十五日　服妙应丸六分，自服丸药，每次皆下痰水，惟此次未下，以服药后即食粥故也。

二十三日　服妙应丸六分，大便仍行痰水。

十一月十七日　痰饮喘咳，右脉洪，左关独浮，与建金制木法。

生石膏八两　青皮三钱　杏仁六钱　旋覆花四钱　苏子霜三钱　香附四钱　半夏六钱

十八至二十六，共服五帖。

二十七日　洪大之脉已退，惟两关独浮，右大于左而兼实，木陷入土。与两和肝胃，兼开膀胱，小便短而水易停故也。

半夏六钱　苏子霜三钱　香附三钱　白芍四钱，酒炒　旋覆花三钱　滑石一两　青皮二钱　云苓皮六钱　广皮三钱

十二月初一日　数日不服石膏，右脉复洪数，左关之独浮者，亦未十分清净。与金木同治法。

生石膏六两　半夏六钱　杏仁六钱　滑石一两　香附四钱　旋覆花四钱　云苓皮六钱　枳实六钱

以后凡右脉大者，服此小即停止。

初三日　服妙应丸六分，下痰水如前。

仍服初一日原方。

二帖。

初五日　于初一日方内加桂枝五钱，广皮四钱，至初九日止，以畏寒故也。

初十日　服妙应丸八分，下痰水如前。

十一日　于前方去桂枝、广皮，脉不肯小故也，服至十五日止。

十六日　服妙应丸一钱。

丙戌正月十四日　《金匮》谓心下坚大如盘，水饮所作，枳术丸主之。兹虽不坚大而水停不去，病情相合，再脉洪大，洪大甚则喘发，最宜服石膏、杏仁。但石膏不可入丸方，议用橘半枳术丸，脉小时用开水下，脉大时暂用石膏汤送下，喘发加杏仁，脉复小，不用石膏。

鹅眼小枳实一斤　茅山苍一斤，炒半枯　广皮炭六两　姜半夏十两

神曲汤法丸梧子大，每服三钱，日三服，夏日间服消暑丸亦可。

陈　四十六岁　病由疟邪伤胃，土虚则水泛，以致喘而肢软，正虚邪实，六脉俱结，且有块痰，塞滞经脉隧道。病有三虚一实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

杏泥　广皮三钱　枳实四钱　云苓　姜半夏六钱　苏子霜二钱

甘澜水八碗。煮成三碗。分早中晚服。二帖。

初六日　脊病，痹也。右腿偏软，痿也。咳嗽而喘，支饮射肺也。日久不愈，皆误用熟地等补塞隧道之故。脉洪。

生石膏末一两　杏泥五钱　桂枝五钱　防己四钱　片姜黄三钱　姜半夏五钱　广皮炭三钱　茯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煮四碗四次服。二帖退石膏一两，加赤

苓一两　再二帖后加石膏一两，青橘叶五钱。

二月初二日　痹夹痰饮，与开痹蠲饮法，现在痹解而饮未除，脉之洪大者减，病减者减其制。

姜半夏五钱　桂枝五钱　防己三钱　广皮三钱　茯苓块六钱　苡仁五钱　小枳实三钱　青橘叶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初八日　加小枳实二钱　广皮二钱　滑石六钱

初九日　加生石膏一两

十一日　肝郁夹痰饮，咳嗽痰多，吐瘀。

旋覆花三钱　姜半夏六钱　青皮二钱　广皮炭二钱　瓜蒌仁二钱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归横须二钱　桃仁泥二钱　青橘叶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丸方　痰饮夹肝郁，吐出瘀血后，以两和肝胃为主。

带皮苓八两　姜半夏十两　香附六两　广郁金二两　广皮五两　益智四两　生苡仁八两　泽泻八两

共为极细末，神曲水为丸，梧子大，日三服，每服三钱，开水下。

二月初五日　暑湿行令，脉弦细，胃不开，渴而小便短，用渴者与猪苓汤法。

猪苓五钱　云苓块四钱　泽泻五钱　半夏四钱　滑石六钱　广皮三钱　益智仁钱半

煮三杯，三次服，胃开即止。

初六日　痰饮之质，冒暑欲呕，六脉俱弦，虽渴甚，难用寒凉，与局方消暑丸法。

姜半夏八钱　云苓块八钱　藿梗二钱　广皮二钱　生甘草二钱　生姜汁每杯冲二小匙

煮三杯，三次服。

初八日　病减者减其制，减：

半夏四钱　云苓四钱

十二日　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渴而小便短，议渴者与猪苓汤例。

猪苓八钱　泽泻八钱　飞滑石一两二钱　云苓皮六钱　姜半夏四钱

煮三杯，三次服，以渴减肿消为度。

十四日　脉沉细，胃不开，减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滑石六钱　加藿梗三钱　广皮三钱　益智仁三钱

十六日　暑湿病退，小便已长，阳气不振，与通补阳气。

桂枝二钱　姜半夏三钱　茅术二钱　白蔻仁一钱，研　云苓块五钱　生苡仁五钱　广皮二钱　炙甘草二钱

煮三杯，三次服。

十七日　头胀胸闷，脉缓气歉，暑必夹湿也。

半叶藿梗二钱　白蔻仁钱半　姜半夏二钱　云苓皮五钱　广皮三钱　苡仁五钱　杏仁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十九日　小便浊，加：

猪苓四钱　泽泻四钱

二十四日　暑月头胀微痛，与清上焦。

藿香三钱　薄荷一钱　鲜荷叶一张，去蒂

煮三杯，三次服。

二十五日　六脉阳微，暑湿之余，小便白浊，与分利法。

川萆薢五钱　泽泻二钱　云苓皮五钱　桂枝三钱　苍术二钱，炒　益智仁二钱　猪苓三钱　生苡仁五钱

煮三杯，三次服，以小便清为度。

七月十九日　湿热为病，与苦辛淡法。

云苓皮五钱　姜半夏五钱　飞滑石六钱　猪苓三钱　木通三钱　泽泻三钱　苡仁五钱　桂枝三钱　杏泥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二十二日　湿热为病，与苦辛淡法，小便已长，胃不甚开，与阖阳明。

姜半夏六钱　益智仁三钱　广皮二钱　云苓皮五钱　苡仁五钱　生姜三钱

二十五日　加白蔻仁三钱　枳实三钱

九月二十一日　痰饮喘咳脉弦，与小青龙法。

桂枝三钱　杏仁四钱　小枳实二钱　白芍二钱，炒　姜半夏五钱　五味子二钱　炙甘草一钱　广皮三钱　干姜二钱

煮三杯，三次服。三帖。

二十四日　痰饮胁痛而喘咳，是谓悬饮。悬饮者，水在肝也，脉弦数。身热者，外风未净也。

姜半夏六钱　杏仁三钱　旋覆花三钱　桂枝三钱　香附三钱　广皮二钱　小枳实一钱　姜汁二匙　黄芩炭钱半　青蒿三钱　苦葶苈二钱

服法如前。一帖。

二十五日　身热退，去青蒿、黄芩炭、葶苈，加：

杏仁二钱

二帖。

二十七日　痰饮胁痛而喘咳，是谓悬饮。悬饮者，水在肝也，脉弦数。

姜半夏六钱　香附三钱　杏泥三钱　桂枝尖三钱　广皮二钱　姜汁三匙　旋覆花三钱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小枳实三钱

服法如明。

十九日　病减者减其制，去：

半夏三钱　枳实一钱　苏子霜一钱　降香一钱　桂枝一钱

五帖而愈。

十一月初六日　痰饮，脉沉弦，有微喘之意，与小青龙去麻辛。

桂枝四钱　干姜二钱　云苓块三钱　白芍三钱　五味子钱半　炙甘草二钱　广皮三钱　姜半夏五钱　小枳实三钱

服法如前。三帖而愈。

十二月初七日　内饮招外风为病，喘咳，脉弦缓，虽头痛恶寒，能大食，只有风而无寒，用小青龙去麻黄，减细辛，兼用桂枝汤啜稀粥令微汗法。

桂枝一两　白芍四钱，炒　五味子二钱　细辛五分　炙甘草三钱　干姜三钱　姜半夏五钱

加广皮四钱　枳实四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煮三杯，先服一杯，即啜稀粥一碗，覆被令微汗佳，不可使汗淋漓。得汗服第二杯，不必啜粥，覆被。如不汗，再啜粥，覆被如前。汗后避风要紧。

初十日　脉不浮，外感已解，但弦细，而畏冷，中阳虚也。去细辛。

加桂枝四钱　干姜一钱　小枳实二钱

十三日　于前方加：

广皮二钱

十三日　脉双弦，咳而呕，胃咳也。

姜半夏八钱　云苓块一两　生姜五钱　广皮三钱　小枳实三钱

煮三杯，三次服。

正月十六日　脉沉弦而缓，饮居右胁，呕痰由胁痛外至脊背恶寒，由厥阴内犯阳明，外犯太阳也。与逐胁下之饮法。

苏子霜三钱　香附三钱　桂枝尖三钱　旋覆花三钱　广皮三钱　小枳实二钱　降香末三钱　青皮二钱　生姜五钱　姜半夏五钱　干姜二钱

吴鞠通医案　卷五

肺　痈

王氏　五十六岁　癸亥三月初八日　初起喉痹，为快利药所伤，致成肺痈。胸中痛，口中燥，喉痹仍未痊，不食不寐。痰气腥臭。已有成脓之象。脉短而数，寒热，且移热于大肠而泄泻，难愈之证。勉与急急开提肺气，议千金苇茎汤，与甘桔合法。

桔梗二两　甘草一两　桃仁五钱　冬瓜仁五钱　苡仁一两　鲜苇根四两

水八碗，煮三碗，二煎再煎一碗，分四次服。

堂伯兄　饮火酒，坐热炕，昼夜不寐，喜出汗。误服枇杷叶麻黄等利肺药，致伤津液，遂成肺痈，臭不可当，日吐脓二升许。用千金苇茎汤，合甘桔汤。

芦根八两　苡仁二两　桃仁两半　冬瓜仁两半　桔梗二两　生甘草一两

煎成两大菜碗，昼夜服过碗半，脓去十之七八，尽剂脓去八九，又服半剂，毫无臭气，调理脾胃收功。

朱咏齐　五十余岁　以己卯年二月初受风，与桂枝汤一帖，风解，胆怯不敢去厚衣，因而汗多。初四五日又受风温，口渴思凉，脉洪数。先与辛凉轻剂不解，脉又大，汗更多，口更渴，身更热。因与辛寒重剂石膏等一帖，身凉渴止脉静，仍胆怯不去厚衣。初十日当大差坐夜起五更，衣更厚，途间不敢去皮衣，以致重亡津液而成肺痈，与苇茎汤二三两一帖。服至五七日不应，脓成臭极，加苦荬葶子五钱，脓始退，未能十分净尽。后十日又发，脓又成，吐如绿豆汁浓臭，每吐一碗余。又于前方加葶荬三钱，服二帖方平复，以补胃逐痰饮收功。再其人色白体肥，夙有痰饮，未病之年前秋冬两季，以在上书房行走，早起恐寒，误服俗传药酒方，本不嗜酒，每早强饮数小杯，次年患此恙之由也。

喉　痹

刘　三十二岁　脉弦而长，木气太旺，与君火结而成喉痹。

荆芥穗二钱　薄荷二钱　元参八钱　银花六钱　牛蒡子五钱　连翘五钱　马勃二钱　人中黄二钱

共为粗末，分八包，每一包芦根汤煎，一时一服。

酒客脉弦数，与苦药清酒中之湿，即于前方内加：

桔梗四钱　射干四钱　黄芩四钱　儿茶三钱

煎法如前。

灵　乙丑六月二十六日　舌苔边白中浊，喉肿而痛，头晕，身热，脉数，疠气所干。切戒谷食，急开关窍，用时时轻扬法。

桔梗八钱　人中黄三钱　薄荷三钱　荆芥穗三钱　元参一两　牛蒡子八钱　黄芩三钱　黄连三钱　马勃二钱　板蓝根三钱　僵蚕三钱　连翘八钱　银花八钱　鲜荷叶半张去蒂

共为粗末，分八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

二十七日　舌浊甚，邪之传化甚缓，于前方内，加：

黄芩二钱成五钱　黄连二钱成五钱

二十八日　湿热疠气，相搏以成喉痹，舌苔重浊色暗，必得湿气宣化，而后热可以解。盖无形之邪热，每借有形之秽浊以为依附故

也，因前法而小变之。

桔梗八钱　人中黄二钱　黄芩五钱　黄连五钱　马勃五钱　牛蒡子五钱　僵蚕三钱　连翘八钱　银花八钱　通草三钱　荆芥二钱　杏仁五钱　薄荷三钱　滑石　两　犀角二钱

共为粗末，分十包，一时许服一包。每服鲜荷叶边二钱，芦根三钱，同煎，去渣服。

二十九日　喉痛虽止，舌浊未除，脉仍微数，则其中之湿可知。按：《灵枢经》五脏温病，以舌苔专属之肺，故药方一以宣通肺气为主，盖气化则湿化，而火亦无依矣。

桔梗三钱　人中黄八分　连翘二钱　银花二钱　黄连钱半　黄芩二钱　马勃八分　通草一钱　杏仁泥一钱　滑石三钱　芦根一枝　荷叶半张

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王　二十岁　壬午四月十一日　湿毒身热喉痹，滴水不能下咽，已二日矣。与代赈普济散二十包，先煎一包，衔入口内，仰面浸渍喉疮，一刻许有稀涎满口，即控出吐之。再噙再浸如上法，噙至半日，喉即开，得下咽。于是每一包药，煎一碗，呷一半，浸吐一半，三日得快便，喉痹全消，身热亦退，育阴而愈。

王氏　三十八岁　乙酉五月初二日　六脉沉弦而细，纯阴之象，喉痛足痹宜温。

川椒炭三钱　防己三钱　桂枝三钱　肉桂二钱　茯苓皮五钱　姜黄二钱　革薤五钱　苡仁五钱

四帖。

初八日　喉痛止去肉桂，痰不活加半夏五钱。

满氏　三十五岁　面色青黄，呼吸定息，脉再至而弦紧，食减，经不行，腹中有块二三枚，长三四寸，肝厥无五日不发，喉痛十数年不休。向来所服之方，非寒凉，即妇科地芎药等，以致历年沉困不休，病势日重，十二年不孕矣。与苦辛热法，急回真阳，或者可救。

肉桂钱半　良姜二钱　川椒二钱　广皮二钱　吴萸钱半　半夏三钱

前方服二帖，喉痛减其大半，厥未发，食少进，腹痛减，与前方加：

人参钱半　茯苓二钱

前方服四帖，服三至，喉痛止，食大进，腹痛亦减，仍服前方，去良姜，并减刚药分量。

前方服七帖，六脉将进至四至，服通补奇经丸一料，半年后受孕。

疟

吴　二十五岁　癸亥七月十六日　但寒不热，似乎牝疟，然渴甚脉数，皮肤扪之亦热，乃伏暑内发，新凉外加，热未透出之故。仍用苦辛寒法，加以升提。

杏仁泥三钱　天花粉二钱　薏仁　滑石　厚朴二钱　青蒿一钱　苡仁　藿香　郁金二钱　黄芩一钱　知母

三杯，分三次服，三帖。

但寒不热之疟，昨用升提，已出阳分，渴甚，脉洪数甚，热反多。昨云热邪深伏，未曾透出，不得作真牝疟者，非虚语也。用苦辛寒重剂。

杏仁粉五钱　滑石三钱　生石膏八钱　知母一钱　薏仁三钱　藿梗二钱　厚朴三钱　黄芩二钱　郁金二钱　甘草一钱

伊氏　二十二岁　正月初七日　妊娠七月，每日午后，先寒后热，热至戌时，微汗而解。已近十日，此上年伏暑成疟，由春初升发之气而发，病在少阳，与小柴胡法。

柴胡五钱　黄芩三钱，炒　炙甘草二钱　半夏四钱　人参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一帖，寒热减。二帖，减大半。第三日用前方三分之一，全愈。

朱　三十三岁　八月二十五日　体厚本有小肠寒湿，粪后便血，舌苔灰白而厚，中黑，呕恶不食，但寒不热，此脾湿疟也，与劫法。

生苍术五钱 生草果一钱 槟榔三钱 生苡仁五钱 杏仁三钱 茯苓五钱 熟附子一钱 黄芩炭一钱

二十八日 前方服三帖而病势渐减，舌苔化黄，减其制，又三帖而寒来甚微，一以理脾为主。

于术一钱，炒 薏仁三钱 益智仁一钱 广皮三钱 半夏三钱 黄芩炭一钱 苡仁五钱

服七帖而胃开。

佟氏 四十岁 少阴三疟，二年不愈，寒多热少。脉弦细，阳微，损及八脉，通补奇经丸四两，服完全愈

萧 三十三岁 少阴三疟，久而不愈，六脉弦紧，形寒嗜卧，发时口不知味，不渴，肾气上泛，面目黧黑，与扶阳汤法。

鹿茸一钱 桂枝三钱 人参一钱 熟附子三钱 蜀漆三钱 当归三钱

四帖愈，后调脾胃。

郑 五十五岁 四月十九日 脉双弦，伏暑成疟，间二日一至，舌苔白滑，热多寒少，十日之久不止，邪入已深，进速出，且与通宣三焦，使邪有出路，勿得骤补。

杏仁泥四钱 茯苓皮五钱 藿梗三钱 薏仁三钱 知母三钱，炒 半夏三钱 苡仁五钱 黄芩三钱，炒 青蒿一钱

服四帖。

二十六日 加青蒿一钱

服四帖。

初四日 脉紧汗多，加：

桂枝三钱

服二帖。

补六日 脉已活动，色已华，寒大减，热亦少减，共计已减其半，汗至足底，时已早至八刻，议去青蒿，加黄芩一钱，舌苔虽减而仍白，余药如故，再服四帖。

十四日 三疟与宣三焦，右脉稍大，热多汗多，舌苔之白滑虽薄，而未尽化，湿中生热，不能骤补，与两清湿热。

杏仁泥三钱 知母二钱 通草一钱半 薏仁三钱 黄芩二钱 苡仁四钱 黄连一钱 茯苓皮三钱 半夏三钱

十九日 加广皮炭三钱 藿梗三钱

服四帖。

二十二日 病减者减其制，每日服前方半帖，六日服三帖。

二十九日 病又减，去黄连，加益智仁三钱，以其脉大而尚紧也，仍系六日服三帖。

六月初五日 余邪未尽，仍六日服三帖。

十二日 三疟与宣化三焦，十退其九，白苔尚未尽退，今日诊脉，弦中兼缓，气来至缓，是阳气未充，议于前方退苦寒，进辛温。

杏仁三钱 益智仁三钱 桂枝三钱 薏仁三钱 黄芩炭三钱 半夏五钱 茯苓五钱 藿梗三钱

四帖。

二十三日 左脉弦紧，右大而缓，舌白未化，疟虽止而余湿未消，此方仍服。去：

薏仁一钱 黄芩一钱 益智仁一钱

服八帖。

七月初二日 四疟已止，胃已开，脉已回阳，与平补中焦。

半夏一钱 薏仁钱半 炙甘草三钱 广皮炭一钱 生苡仁三钱 茯苓五钱 生姜三片 于术三钱，炒 大枣一个

服七帖后，可加人参二钱，服至收功。

丸方 疟后六脉俱弦微数，与脾肾双补法。

何首乌四两 茯苓六两 枸杞子四两 五味子一两 沙苑子三两 山药四两 于术四两 薏仁五钱 莲实六两，去心 人参四钱

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二钱，开水送下，逢节以人参五分，煎汤送。

高 十六岁 乙酉六月十六日 间三疟，脉弦，暑邪深入矣。

杏仁三钱 青蒿三钱 茯苓皮三钱 薏仁一钱 半夏三钱 柴胡一钱 藿香叶三钱 黄芩三钱 知母三钱 苡仁三钱 炙甘草一钱 滑石五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个

十八日　诊脉数热，重加：

知母二钱

二十八日　疟止热退，去知母、柴胡、青蒿、姜枣，改藿梗二钱　减：

滑石二钱

初五日　余邪已轻，再服数帖。

朱　三十八岁　但寒不热，舌苔白滑而厚三四日，灰黑而滑五六日，黑滑可畏，脉沉弦而紧。太阴湿疟，与牝疟相参，但牝疟表寒重，此则偏于在里之寒湿重也。初起三日，用桂枝、草果、苍术、黄芩、茯苓、苡仁、广皮、猪苓、泽泻。三四日加附子，五六日又加草果、苍术分量。再加生姜，舌苔始微化黄，恶寒渐减。服至十二三日，舌苔恶寒始退。愈后峻补脾肾两阳，然后收功。

姚　二十五岁　乙酉七月二十五日　久疟不愈，寒多，舌苔白滑，湿气重也，宜宣通三焦，微偏于温。

杏仁五钱　青蒿二钱　广皮二钱　蔻仁三钱　半夏五钱　苡仁五钱　草果钱半　黄芩钱半炒　茯苓皮五钱　生姜二片

八月初三日　前方服六帖，疟已止，照原方去：草果　青蒿　加

滑石六钱　益智仁三钱

钱　二十岁　乙酉十一月初二日　三疟兼痹，舌苔白滑，终日一饮，热时不渴，胸痞，此偏于伏暑中之湿多者也。惟日已久，又加误补下行，邪已深入为难治。勉与宣通经络三焦，导邪外出，毋使久羁。

桂枝三钱　防己四钱　杏仁五钱　青蒿三钱　半夏三钱　黄芩三钱　茯苓五钱　蔻仁二钱　广皮三钱　煨草果八分　片姜黄二钱

十五日　阅来札知汗多而寒热减，舌白滑苔退，食后不饱闷，是伏邪已有活动之机。但阴疟发于戌亥时，不见日光，虽屡用升提，使邪外出法，毫不见早，大可虑也。勉与原方内加草果分量，去茯苓、蔻仁，再加急走之蜀漆，活血络之当归。

桂枝三钱　柴胡三钱　半夏三钱　青蒿一钱　防己三钱　杏仁四钱　黄芩炭三钱　广皮炭三钱　草果二钱　姜黄二钱　蜀漆三钱　当归三钱　生苡仁五钱

十二月　阅来札知寒热递减而未尽除，停饮痹痛太甚。议减治疟之品，加宣饮与痹之药。然大有病退正衰之虑，饮与痹皆喜通不喜守、大忌呆补，奈何。

桂枝五钱，三四帖后手背痛不减加至八钱或一两　广皮五钱　防己四钱　青蒿二钱　柴胡三钱，寒热如再减二药亦须减　山甲片一钱，炒　蜀漆二钱，寒热微则去之　生苡仁五钱　人参一钱　生姜三钱　半夏六钱　茯苓皮五钱　煨草果二钱　片姜黄三钱

煎四大茶杯，分四次服，七日必须来信。

初十日　以后忽寒忽热，已非呆于寒热者可比。十五日寒大减，十八日寒热又减，二十日申酉时似发非发，俱属佳处。但手背之痛，左甚于右，伏邪甚深，腹左之块，即系疟母一类，不过胁腹之别耳。合观寒多热少，当与补阳，议于原方内减柴胡、青蒿，加桂枝。其人参似非高丽参可比，盖人生世上不可留后悔也。其疟母每日空心服化癥回生丹一丸，开水送下。盖化癥丹中，原有鳖甲煎丸在内也，即久病在络，亦须用之。又天士先生云：三时热病，病久不解者，每借芳香以为搜逐之用。此证犹在畏途，不可随便饮啖也。

于前方内减：青蒿钱半　柴胡钱半　加

桂枝一钱

杨　二十四岁　丙戌二月十一日　伏暑自上年八月而来，邪已深入，三日一作，寒多热少，亦宜通宣三焦为要法。

青蒿三钱　蔻仁一钱　蜀漆一钱　桂枝三钱　杏仁二钱　黄芩钱半，炒　苡仁二钱　柴胡钱半

服一帖而寒退，热反多，此阴邪已化热，去柴胡、桂枝，重用通宣三焦，加广皮、半夏以和脾胃。

伤　寒

五十八岁　癸酉二月初一日　太阳中风，尚未十分清解，兼之湿痹髀痛。

桂枝四钱　厚朴二钱　蚕砂二钱　杏仁三钱　防己三钱　茯苓皮五钱　姜黄二钱　炙甘草钱半　广皮钱半

二帖。

初二日　行经络而和脾胃，则风痹自止。

桂枝八钱　白芍四钱，炒　半夏五钱　防己六钱　炙甘草三钱　生白术五钱　生姜五片　大枣二个

水八杯，煮三杯，分三次服，头一次啜稀粥，令微汗佳，二三次，不必食粥。

初五日　左脉沉紧，即于前方加：

熟附子五钱

初六日　脉洪大而数，经络痛虽解而未尽除，痹也；小便白而浊，湿也。

桂枝三钱　泽泻三钱　黄柏炭一钱　通草三钱　杏仁五钱　滑石五钱　苡仁五钱　茯苓皮五钱　猪苓三钱

初九日　昨服开肺与大肠痹法，湿滞已下，小便亦清，但大便与瘕中微有血迹，证从寒湿化热而来，未便即用柔药以清血分。今日且与宣行腑阳，右脉仍见数大，可加苦药。如明日血分未清，再清血分未迟。

杏仁泥三钱　黄柏炭一钱　黄芩炭二钱　陈皮钱半　苡仁五钱　半夏三钱　滑石五钱　厚朴二钱　细苏梗一钱

头煎两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初八日　舌苔仍有新白，衣被稍薄则畏寒，身热已退，阳虚湿气未尽无疑。

桂枝三钱　苡仁五钱　白芍二钱炒　陈皮钱半　半夏五钱　生茅术二钱　杏仁三钱　厚朴二钱　全当归钱半

煎服均如前法。二帖。

初十日　诸证向安，惟营气与卫不和，寐不实，寐后自觉身凉，以调和营卫为主。

桂枝二钱　苡仁五钱　大枣二个　白芍三钱　陈皮钱半　炙甘草二钱　半夏六钱　生姜二片　茯苓二钱

六帖。

十六日　营卫已和，即于前方内加：

胶饴二钱　白芍二钱成五钱

七帖而安。

唐　氏三十八岁　太阳中风漏汗，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桂枝六钱　熟附子三钱　炙甘草二钱　焦白芍四钱　生姜三片　大枣三个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七日　中风漏汗，兼之肾水上凌心，心悸腹痛，昨用桂枝加附子汤，诸症悉退。今左脉沉缓。右脉滑，表虽清而浊阴未退。议苓桂伐肾邪，归茴温冲脉，吴萸、半夏、生姜两和肝胃，白芍以收阴气，合桂枝而调营卫，加黄芩以清风化之热。合诸药为苦辛通法，此外感之余，兼有下焦里证之治法也。

桂枝四钱　全当归三钱　小茴香三钱，二味同炒　半夏四钱　吴萸二钱　青皮钱半　焦白芍二钱　茯苓五钱　黄芩炭一钱　生姜三片

甘澜水煎成二杯，分三次服。

十九日　脉缓浊阴久居，兼有滞物续下，用药仍不外苦辛通法，稍加推荡之品，因其势而导之。大意通补阳明之阳，正所以驱浊阴之阴。若其人阳明本旺，胃阴自能下降，六腑通调，浊阴何以能聚，再胃旺自能坐镇中州，浊阴何以能越胃而上攻心下，反覆推求，病情自见。

淡吴萸三钱　小茴香三钱，同炒黑　桂枝尖四钱　厚朴二钱　川楝子一钱　黄芩炭一钱　小枳实钱半　乌药二钱　青皮钱半　广木香一钱　焦白芍二钱　陈皮一钱　茯苓三钱

二十二日　凡痛胀滞下，必用苦辛通法，兼护阳明，固不待言。前法业已见效，细询病已十余年，以半产后得之，误用壅补成之。按久病在络再痛胀偏左下至少腹板着，其中必有瘀滞，非纯用汤药所能成功。盖汤者荡

也，条肠胃和通百脉，固其所长。至于细雕密镂、缓行横络，是其所短。非兼用化癥回生丹缓通不可。且阳剂过重，有癥散为蛊之虞，不得不思患预防也。

桂枝尖一钱　乌药钱半　厚朴一钱　全当归一钱，炒黑　半夏五钱　地榆炭一钱　小茴香一钱，炒　川楝子一钱　黄芩炭一钱　白芍一钱，炒　黄连八分　广皮炭八分　两头尖二钱　广木香八分　桃仁钱半，炒　红花七分　郁金一钱　降香末二钱

甘澜水煎，前后四杯，日三夜一，分四次服。四帖。

昔李东垣有方用药至三十余味者，张仲圣鳖甲煎丸，亦有三十几味，后人学问不到，妄生议论。不知治经治以急，急则用少而分量多。治络治以缓，缓则用多而分量少。治新则用急，治旧则用缓。治急可用独，治旧必用众。独则无推诿而一力成功，众则分功而互相调剂，此又用药多寡之权冲也。

兼服化癥回生丹一粒。

二十七日　宣络法兼两和肝胃。

全当归三钱　制香附二钱　小茴香三钱，炒黑　半夏三钱　川芎五分　青皮八分，炒　丹皮三钱，炒　沙苑子三钱　白芍六钱，炒

二十八日　寐仍不实，于前方内加：

半夏二钱　生苡仁六钱

服三贴。

初二日　案仍前。

全归三钱　制香附钱半　干姜炭五分　小茴香三钱　降香末二钱　高良姜二分　青皮八分　广皮炭八分　乌药二钱　半夏五钱　桃仁泥钱半

三帖。

初五日　络瘀多年，腹痛胀攻胃，食后膜胀。今搜去络中瘀滞，饥甚则如刀刮竹，络气虚也，与通补络法。

归身三钱　龙眼肉三钱　白芍六钱，炒　杞子三钱，炒　丹皮三钱　小茴香一钱　丹参三钱

九帖全愈。

吴氏　二十三岁　二月二十一　头项强痛而恶寒，脉缓有汗，太阳中风，主以桂枝汤。

桂枝三钱　白芍二钱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个

水五杯，煮二杯。第一杯服后，即食稀热粥，令微汗佳。有汗二杯，不必食粥，无汗仍然。

二十四日　不解，于前方内加：

羌活五钱

二十五日　服前方已，脉静身凉，不肯避风，因而复中，脉紧无汗，用麻黄汤法。

麻黄一钱，去节　羌活三钱　桂枝三钱　白芍三钱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个

煮二杯，分二次服。

二十六日　服前药不知身重疼痛，其人肥而阳气本虚，平素面色淡黄，舌白湿气又重，非加助阳胜湿之品不可　于前方内加：

麻黄五钱成八钱　桂枝二钱成五钱　炙甘草一钱成二钱　杏仁三钱　白术五钱　熟附子三钱

水五碗，先煮麻黄去上沫，入诸药取两碗，分二次服，服一碗而汗出愈。

唐　五十九岁　三月十六日　头痛恶寒，脉紧，言蹇，肢冷，舌色淡，太阳中风，虽系季春，天气早间阴晦，雨气甚寒，以桂枝二麻黄一法。

麻黄三钱，去节　桂枝六钱　炙甘草三钱　杏仁五钱　生姜六片　大枣二个

煮三杯，得微汗，止后服，不汗，再服。不汗促役其间。

十八日　原方倍麻黄，减桂枝，加：

附子三钱

二帖。

十八日　原方再服一帖。

十九日　诸证悉减，药当暂停以消息之。

二十日　中风表解后，言蹇减食则汗头行痛，舌白滑，脉微紧，宜桂枝加附子汤，除风实表护阳。

桂枝六钱　白芍四钱，炒　炙甘草二钱　附

子三钱　生姜五片　大枣二个

水五杯，煮二碗，分二次服，渣再煮一碗服。

二十一日　表解后复中，恶寒胸结，舌苔厚而白，脉迟紧里急。

桂枝六钱　苍术二钱　附子四钱　干姜三钱　苡仁五钱　茯苓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二钱　陈皮二钱

日二帖。

二十二日　子前方内加：

炙甘草二钱　生姜二两　去茯苓　减苡仁

日二帖。

二十三日　诸证悉衰，当减其制，照前日方，日一帖。

二十四日　中风表解后，余邪入里，舌黄身热胸痞，议泻心汤泻其痞。

干姜五钱　生姜五钱　黄芩五钱，炒　黄连二钱，炒　半夏六钱

头煎二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先寒后热，胁痛腰痛，少阳证也，议从少阳领邪外出太阳法。

柴胡六钱　黄芩三钱　党参三钱　桂枝四钱　半夏钱半　炙甘草三钱　羌活钱半　生姜三片

寒热后，寒退热存，胁胀。

半夏五钱　炙甘草钱半　陈皮炭钱半　生姜三钱　黄芩四钱　香附三钱　郁金二钱　大枣二个

张　二十五日　今年风木司天，现在寒水客气，故时近初夏，犹有太阳中风之症。按太阳中风，系伤寒门中第一关，最忌误下。时人不读唐晋以上之书，故不识症之所由来。仲景谓太阳至五六日太阳证不罢者，仍从太阳驱出，宜桂枝汤。现在头与身仍微痛，既身热而又仍恶风寒，的是太阳未罢，理宜用桂枝汤，但其人素有湿热，不喜甘，又有微咳，议于桂枝汤内去甘药，加辛燥，服如桂枝汤法。

桂枝六钱　陈皮三钱　白芍四钱　半夏四钱　杏仁三钱

二十六日　太阳中风，误下胸痞，四五日太阳症未罢。昨用太阳证仍在例之桂枝法，今日恶寒已罢，头目已清，惟胸痞特甚，不渴舌白而壮热，泄泻稀水频仍。仲景法云病发于阳而误下成胸痞者，泻心汤主之。今用其法，再经谓脉不动数者为不传经也。昨日已动数太甚，断无不传之理，可畏在此。

干姜五钱　茯苓五钱，连皮　半夏五钱　生姜三片　黄连三钱

二十七日　太阳中风误下，前日先与解外，昨日太阳证罢，即泻胸痞。今日胸痞解，惟自利不渴，舌灰白，脉沉数。经谓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也。太阴宜温，但理中之甘草、人参，恐不合拍，议用其法而不用其方。

干姜五钱　半夏六钱　苍术炭四钱　生姜四钱　陈皮炭二钱　茯苓一两，连皮

二十八日　太阳中风，先与解外，外解已即与泻误下之胸痞，痞解而现自利不渴之太阴证。今日口不渴而利止，是由阴出阳也，脉亦顿小其半。古云脉小则病退。但仍沉数，身犹热而气粗不寐，陷下之余邪不净。仲景《伤寒论》谓真阴已虚，阳邪尚盛之不寐，用阿胶鸡子黄汤。按：此汤重用芩连。议用甘草泻心法。

甘草三钱　黄芩四钱　半夏五钱　黄连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个　茯苓三钱

二十九日　脉沉数，阴经热阳经不热，是陷下之余邪在里也。气不伸而哕，哕者伤寒门中之大忌也，皆误下之故。议少用丁香柿蒂汤法，加芩、连以彻里热，疏逆气。

公丁香二钱　黄芩三钱　柿蒂九个　黄连一钱　陈皮二钱　姜汁三匙冲

初一日　误下成胸痞自利，两用泻心，胸痞自利俱止。但陷下之邪，与受伤之胃气，搏而成哕。昨用丁香柿蒂汤去人参加芩连，方虽易，仍不外仲圣苦辛通降之法。病者畏而不服，今日哕不止而左脉加进，勉与仲圣哕

门中之橘皮竹茹汤，其力量降前方数等矣。所以如此用者，病多一日，则气虚一日，仲圣于小柴胡汤中即用人参，况误下中虚者乎。

陈皮六钱　生姜五钱　炙甘草四钱　竹茹五钱　大枣四枚　半夏三钱　人参二钱，如无以洋参代

十七日　误下中虚，气逆成哕，昨与金匮橘皮竹茹汤，今日哕减过半。古谓效不更方，仍用前法。但微喘而舌苔白，仲圣谓喘家加厚朴杏子佳，议于前方内。加：

厚朴二钱　杏仁三钱　柿蒂三钱

十九日　误下之陷证，哕而喘，昨连与橘皮竹茹汤，一面补中，一面宣邪。兹已邪溃诸恶候如失，脉亦渐平，但其人中气受伤不浅，议与小建中汤加橘皮、半夏，小小建立中气，调和营卫，兼宣胃阳，令能进食安眠。

白芍六钱，炒　生姜三片　半夏四钱　桂枝四钱　大枣二枚　陈皮一钱　炙甘草三钱　饴糖一两，去渣后化搅匀再上火二三沸

煮三杯，三次服。

病解后微有饮咳，议与小建中去饴糖，加：

半夏　陈皮　茯苓　苡仁　薏仁　杏仁

初六日　病后两服建中，胃阳已复，脾阳不醒，何以知之？安眠进食，是胃阳起。舌起白滑苔，小便短，大便不解，脉乍数，是脾阳未醒，而上蒸于肺也。议与宣利三焦法，以醒脾阳。

杏仁五钱　半夏五钱　茯苓五钱　陈皮三钱　苡仁五钱　枳实三钱　通草一钱　益智仁一钱

初八日　大小便已利，脉仍洪数，舌白滑苔未除，仍宜苦辛淡法，转运脾阳，宣行湿热。

杏仁三钱　苍术炭三钱　薏仁钱半　黄芩炭二钱　陈皮钱半　黄柏炭三钱　茯苓皮五钱　半夏五钱　苡仁五钱

十一日　脉仍沉数，舌苔反白滑，仍宜建中行湿以除伏邪。湿最伤气，非湿去气不得健，与急劫湿法。

薏仁钱半　黄芩炭二钱　杏仁三钱　陈皮钱半　黄柏炭二钱　半夏五钱　益智仁二钱　苡仁五钱　煨草果四钱　制苍术四钱　茯苓皮五钱

煮三杯，周十二时服完。

吴　五十六岁　十一月十二日　内热外寒，兼发痰饮，喉哑，咳嗽，痰多，头痛，恶寒，脉浮，与麻杏石甘汤。

麻黄五钱，去节　半夏一两　生石膏六两　桔梗六钱　杏仁八钱　陈皮四钱　炙甘草四钱

煮四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汗后勿见风。

十四日　肺脉独浮，去：

麻黄三钱

十七日　脉浮，喉哑，咳嗽，痰多。

麻黄三钱　杏仁六钱　陈皮三钱　生石膏四两　桔梗五钱　半夏六钱　炙甘草二钱

二十三日　脉浮，喉哑，咳嗽，痰多，内饮招外风为病，与大青龙法。

麻黄五钱　杏仁八钱　陈皮五钱　生石膏四两　炙甘草三钱　半夏八钱　桔梗五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钱

头煎三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

二十四日　病减者减其制，减麻黄二钱，去陈皮、姜、枣，加木通，小便短故也。

二十七日　喉复哑，脉洪数，小便已长，前方去木通，加：

石膏二两

赵　十三岁　十一月二十九日　头痛，脉浮，弦不甚紧，无汗，与杏苏法。

杏仁二钱　羌活一钱　生姜三片　苏叶三钱　甘草钱半　大枣二枚　防风二钱　桔梗三钱

煮两杯，先服一杯，覆被令微汗，不可使汗淋漓。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第二杯，再不汗再作服，以得汗为度。汗后避风，只可啜稀粥，戒一切荤腥。

中　燥

吴　五十七岁　乙酉四月十九日　感受燥金之象，腹痛，泄泻，呕吐。现在泄泻虽止，而呕不能食，腹痛仍然，舌苔白滑，肉色刮白，宜急温之，兼与行太阴之湿。

川椒炭三钱　茯苓五钱　陈皮三钱　高良姜二钱　苡仁五钱　公丁香一钱　吴萸二钱　益智仁二钱　半夏五钱

二帖。

二十二日　背仍痛，原方加：

高良姜一钱　吴萸一钱　桂枝五钱

再服四帖。

二十七日　已效，阴气未退，再服三帖，分四日服完。

五月初三日　痛减，呕与泄泻俱止，减川椒、萸、姜之半，再服六帖。

十三日　阴未化，阳自不复，且心下坚大如盘，脉如故，前方再服。

姚　四十八岁　乙酉四月二十一日　燥金感后，所伤者阳气，何得以大剂熟地补阴。久久补之，阳气困顿，无怪乎不能食而呕矣。六脉弦紧，岂不知脉双弦者寒乎。

川椒炭二钱　陈皮三钱　半夏五钱　干姜二钱　茯苓五钱　公丁香八分　生姜三钱　苡仁五钱

初二日　加桂枝三钱　干姜一钱　减川椒之半。

十一日　呕痛皆止，饮食已加，惟肢软无力，阳气太虚，加甘草合前辛药，为辛甘补阳方法。

二十一日　复感燥气，呕而欲泻，于前方内去甘药加分量自愈。六脉弦细如丝，阳微之极。

川椒炭二钱　陈皮三钱　吴萸三钱　干姜三钱　茯苓五钱　半夏五钱　桂枝五钱　公丁香钱半　生姜五钱

二十七日　诸症皆效，脉稍有神，于原方内去吴萸、丁香之刚燥，加苡仁之平淡，阳明从中治也。

李　四十六岁　乙酉四月十六日　胃痛胁痛，或呕酸水，多年不愈，现在六脉弦紧，皆起初感燥金之气，金来克木，木受病，未有不克土者。土受病之由来，则自金克木始也，此等由外感而延及内伤者，自唐以后无闻焉。议变胃而受胃变法，即用火以克金也。又久病在络法：

公丁香一钱　茯苓五钱　枳实四钱　川椒炭三钱　苡仁五钱　生姜五钱　半夏五钱　陈皮二钱

四帖。

二十三日　复诊仍用原方四帖。

五月初二日　现在胃痛胁痛吐酸之证不发，其六脉弦紧不变，是胸中绝少太和之气，议转方用温平，刚燥不可以久任也。

桂枝四钱　茯苓五钱　生姜三钱　陈皮三钱　大枣二枚　炙甘草二钱　半夏五钱　干姜二钱　苡仁五钱　白芍四钱

服之如无弊，可多服。

十一日　诊脉已回阳，去干姜，减桂枝之半。

二十四日　复诊脉仍紧，原方加：

益智仁二钱

服三帖愈。

余　五十二岁　五月初二日　胃痛胁痛，脉双弦，午后更甚者，阳邪自旺于阴分也。

川椒炭三钱　陈皮三钱　公丁香钱半　降香末二钱　香附三钱　楂炭二钱　吴萸二钱　青皮二钱　青橘叶三钱　半夏五钱　苡仁五钱

接服霹雳散。

十七日　复诊病稍减，脉仍紧，去：

楂炭　橘叶　及川椒炭一钱　加

枳实三钱

二十四日　脉之紧者稍和，腹痛已止，唯头晕不寐，且与和胃令寐，再商后法。

半夏一两　苡仁一两　茯苓五钱　枳实三

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得痢为度。如服二帖后仍不痢，可加半夏至二两，再服一帖。

谭　四十七岁　五月初二日　感受金凉，胸痹头痛，脉弦细而紧。

薤白三钱　川椒炭三钱　厚朴二钱　桂枝三钱　陈皮三钱　高良姜二钱　半夏三钱　苡仁五钱　生姜五片　大枣一个

二帖。

十八日　燥气虽化，六脉俱弦，舌苔白滑，用阳明从中治法，与苦辛淡法，最忌酸甘。

半夏四钱　苡仁五钱　香附三钱　茯苓四钱　干姜钱半　益智仁二钱　陈皮三钱　蔻仁钱半　川椒炭一钱

二十一日　脉仍弦紧，热药难退，咳嗽减，效不更方。右胁微痛。加：

香附三钱

二十三日　右胁微痛，脉弦紧如故，加：

苏子霜三钱　降香末三钱　旋覆花三钱

二十六日　胁痛咳嗽皆止，痰尚多，脉弦未和，于前方内去香附　苏子霜　降香　旋覆花　加：

桂枝四钱　干姜二钱半　以充其阳气，行痰饮，和弦脉。

霹雳散方

主治中燥吐泻腹痛，甚则四肢厥逆转筋，骸痛肢麻，起卧不安，烦躁不宁，再甚则六脉全无。阴毒发斑疝癥等症，并一切凝寒痼冷积聚，寒轻者不可多服，寒重者不可少服，以愈为度。非实在纯受燥湿寒三气阴邪者不可服。

桂枝六两　公丁香二两　草果二两　川椒炭五两　水菖蒲二两　青木香四两　吴萸四两　防己三两　槟榔二两　降香末五两　附子三两　小茴香四两　薤白四两　苡仁五两　五灵脂二两　高良姜二两　茇澄茄五两　细辛二两　乌药三两　干姜三两　雄黄五钱

上药共为细末，开水和服，大人每服三钱，病重者五钱，小儿减半，病甚重者连服数次，以痛止厥回，或泻止筋不转为度。

方论　按《内经》有五疫之称，五行偏胜之极，皆可致疫。虽疠气之至，多见火证，而燥金寒湿之疫，亦复时有。著风火暑三者为阳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温疠；湿燥寒三者为阴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寒疠。现在见证多有肢麻转筋、手足厥逆、吐泻腹痛、胁肋疼痛，甚至反恶热而大渴思凉者。经谓雾伤于上，湿伤于下。此症乃燥金寒湿之气，直犯筋经，由大络别络内伤三阴脏真，所以转筋入腹即死也。既吐且泻者，阴阳逆乱也；诸痛者，燥金寒水之气所搏也；其渴思凉饮者，少阴篇谓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虚则饮水求救也；其头面赤者，阴邪上逼，阳不能降，所谓戴阳也；其周身恶热喜凉者，阴邪盘踞于内，阳气无附欲散也。阴病反见阳证，所谓水极似火，其受阴邪尤重也。诸阳证毕现，然必当脐痛甚拒按者，方为阳中见纯阴，乃为真阴之证。此处断不可误，故立方会三阴经刚燥温热之品，急温脏真，保住阳气，又重用芳香，急驱秽浊。一面由脏真而别络大络外出筋经经络以达皮毛，一面由脏络腑络以通六腑，外达九窍，俾浊秽阴邪，一齐立解。大抵皆扶阳抑阴，所谓丽照当空，群阴退避也。

赵　三十八岁　七月二十四日　感受燥金之气，腹痛甚，大呕不止，中有蓄水，误食水果。

公丁香三钱　半夏一两　茯苓皮五钱　生姜一两　川椒炭六钱　乌梅肉三钱　吴萸四钱　陈皮五钱　高良姜四钱　枳实三钱

水五碗，煎二碗，渣再煎一碗。另以生姜一两，煎汤一碗。候药稍凉，先服姜汤一口，接服汤药一口，少停半刻，俟不吐再服第二口。如上法，以呕止痛定为度。

二十五日　燥气腹痛虽止，当脐仍坚，按之微痛，舌苔微黄而滑，周身筋骨痛，脉缓，阳明之上中见太阳，当与阳明从中治例。

桂枝六钱 川椒炭二钱 生姜三钱 白芍三钱，炒 公丁香一钱 防己三钱 苡仁五钱 茯苓六钱 半夏九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服此身痛止。

二十六日 脉小于前，身痛已止，六脉未和，舌黄滑苔。

半夏五钱 生姜三钱 薤仁钱半 茯苓五钱 陈皮三钱 厚朴钱半 苡仁五钱 大腹皮三钱 川椒钱半

二十八日 腹胀如故不痢，加：

半夏一两

初一日 太阳痹。

桂枝六钱 茯苓皮五钱 茅术炭三钱 防己四钱 通草一钱 片姜黄三钱 杏仁五钱 苡仁五钱 滑石六钱 蚕砂三钱

初六日 腹胀停饮，前方内去术之守，加苦辛之通，又去滑石。

大腹皮二钱 厚朴三钱 枳实三钱 陈皮三钱

初十日 六脉俱弦，胃口不开，腹胀肢倦，宜通六腑，即劳者温之之法也。

桂枝六钱 大腹皮二钱 川椒炭三钱 陈皮五钱 益智仁三钱 半夏五钱 枳实三钱 茯苓五钱 厚朴二钱

服五帖而愈。

张 女十五岁 燥金之气，直中入里，六脉全无，僵卧如死，四肢逆冷，已过肘膝，骸痛转筋，与通脉四逆汤加川椒、吴萸、丁香一大剂。厥回脉出，一昼夜，次日以食粥太早，复中如前，脉复厥，体又死去矣。仍用前方，重加温药一剂，厥回其半。又二帖而无活，后以补阳收功。

顾 五十岁 直中燥气，呕少泻多，四肢厥逆，无脉，目开，无语，睛不转，与通脉四逆汤。加：

人参 川椒 吴萸 丁香

一帖而效，三帖脉渐复，重与补阳而愈。

杨 室女 五十岁 胁痛，心烦懊侬，拘急肢冷，脉弦细而紧。欲坐不得坐，欲立不得立，欲卧不得卧，随坐即欲立，刚立又欲坐，坐又不安。一刻较一刻脉渐小，立刻要脱。与霹雳散不住灌之，计二时，服散约计四两而稍定，后与两和脾胃而全安。

郑 二十六岁 先是三月初九日，得太阳中风，与桂枝汤已愈。十二日晚已卧，下身有微汗，因厨房不戒于火，只穿小汗褂一件，未着袜，出外救火，火熄复卧，觉身微热恶寒，腹中胀痛，脉弦数，与桂枝柴胡各半汤，汗出稍轻，究不能解。以后外虽化热，面赤汗多如温病状，以当脐之痛未休，舌白不燥，断不敢用辛凉，而辛温之药，或进或退，十日不解。至二十四日反重用温热，佐以黄连三钱，次日表证里证，一齐俱解如失。后与调理脾胃两阳而安。

多 十六岁 燥淫表里俱病，面赤身热，舌黄燥渴，六脉洪数而紧，大便闭，小便短，通体全似火证，只有当脐痛拒按。此为阳中之阴，乃为真阴，与苦热芳香，一剂而热退，减轻分量，三帖而病全失矣。

痉太阳所至

温 癸亥二月二十九日 六十日之幼孩，痉已二十余日，现在脉不数，额上凉汗，并无外感可知，乃杂药乱投，致伤脾胃。故乳食有不化之形，恐成柔痉，俗所谓慢脾风。议护中焦，乃实土制风法，又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义也。

明天麻三钱 干姜二钱 茯苓五钱 广木香五分 炙甘草三钱 生苡仁五钱 焦于术钱半 煨肉果一钱 煨姜一片

甘澜水五茶杯，煎成两茶杯，小儿服十之一二，乳母服十之八九。渣再煎一茶杯，服如前。

三月初一日 赤子不赤而刮白兼青，脉迟凉汗，舌苔白滑而厚，食物不化，洞泄者必中寒。按：痉必因于湿，古所谓柔痉是也。议从中治。经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此症

全无风火之象，纯然虚寒，乳中之湿不化，土愈虚则肝中内风愈动，若不崇土而惟肝是求，恐日见穷蹙矣。

人参四分　广皮炭三分　广木香五分　生于术一钱　焦白芍一钱　煅肉果五分　炙甘草一钱　明天麻三钱　生苡仁一钱

初二日　风湿相搏，有汗为柔痉。形若反弓者，病在太阳，俯视目珠向下者，病在阳明，以阳明为目下纲也。今久病为杂药困伤脾胃，大便泄，乳食不化，为湿多风少，痉时俯时多，为病在阳明。故此症以脾胃为主，议补中益气法，渗湿下行，内用风药，领邪外出。

人参三分　桂枝二分　茯苓块三钱　白术一钱　葛根二分　山药一钱　炙甘草五分　生苡仁钱半　焦白芍一钱

初三日　寒湿柔痉，昨用升阳益气法，从阳明提出太阳，兹精神倍昔，颜色生动，舌上白浊化净，大便已实，甚为可喜，但痉家有炙疮者难治。

人参三分　茯苓块一钱　嫩桂枝三分　生于术一钱　焦杭白芍一钱　葛根二分　广皮炭二分　莲子三粒，去心不去皮，打碎　生苡仁一钱　炙甘草五分

初四日　痉家自汗，有炙疮者难治。刻下且住脾胃，从脾胃中立以条连四肢，是久痉一定之至理。若镂治其痉，是速之也。

人参三分　广皮三分　桂枝二分　茯苓块一钱　焦于术八分　煅肉果三分　生苡仁一钱　炙甘草八分　诃子肉五分，煅　茅术炭六分

初五日　痉家为苦寒所伤，脾阳下陷，又有炙疮，其痉万万不能即愈。议护中阳，勿致虚脱为要，非深读钱仲阳、陈文仲、薛立斋、叶天士之书者，不知此恙。

人参四分　诃子肉六分，煅　白芍二钱　于术一钱，炒　桂枝三分　广木香四分　茯苓一钱　煅肉果六分　广皮炭三钱　炙甘草八分　苡仁钱半

浓煎。

初七日　脉仍不数，大便犹溏，但舌苔微黄，神气渐复，不似前虚寒太甚之象，宜退刚药，少进柔药。医经谓上守神，粗守形，兵法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此之谓也。

人参三分　麦冬一钱，米炒　茯苓一钱　整莲子一钱　于术一钱，炒　白芍一钱，炒　炙甘草七分　陈皮四分，盐炒黑

初九日　诸证渐退，神气亦佳，但舌上复起重浊之白苔，乳湿之过，暂停参药，且用疏补法。

生苡仁钱半　整莲子一钱　麦冬一钱，带心　厚朴五分　茯苓一钱　焦神曲八分　木香四分　广皮炭五分

张　十三岁　乙酉六月初三日　脉沉细而弱，舌苔白，滑幼童体，厚纯然湿邪致，痉一年有余。

苍术炭三钱　云苓皮五钱　川椒炭三分　白蔻仁一钱　生苡仁六钱　广皮三钱　桂枝三钱

四帖。

初八日　痉症发来渐稀，效不更方。

八帖。

十六日　脉至沉至细至缓，舌白滑甚，湿气太重，故效而不愈。于前方中加劫湿而通补脾阳之草果，调和营卫之桂枝、白芍、甘草。

五帖。

二十一日　痉症脉沉细，舌白滑，与湿淡法，发来渐稀，未得除根，于前方内去刚燥，加化痰。

桂枝四钱　苡仁五钱　半夏六钱　白芍三钱，炒　益智子二钱　炙甘草一钱　广皮三钱　云苓五钱　姜汁三匙，冲

二十五日　服前方四帖已效，舌苔仍然白滑，六脉阳微，照前方再服四帖。

二十九日　前方已服四帖，诸症皆安，惟痰尚多，再四帖。

七月初九日　前方又服九帖，痉症只发一次甚轻，已不呕吐，痰尚多，脉甚小，照

前方再服。

瘛疭少阳所至

陈　十五岁　乙卯六月二十五日　病久阴伤已极，骨瘦如柴，又加卒然中暑，中热气，舌绛芒刺，唇干液涸，无怪乎痉厥神昏，十指蠕动，危险之至。以脉尚浮弦而芤，勉与一面大队填阴，兼咸以止厥法。先与紫雪丹二钱，凉水和服，共服六钱。

白芍五钱　细生地三钱　犀角五钱　羚角三钱　麻仁二钱　炙甘草二钱　阿胶三钱　生鳖甲五钱　牡蛎五钱

浓煎，缓缓服。

二十八日　神识未清，间有谵语。

炙甘草六钱　麦冬八钱，连心　真大生地八钱　生鳖甲五钱　阿胶三钱　麻仁三钱　犀角五钱　生白芍五钱

七月初一日　邪少虚多，用复脉已当，但舌上黑苔未化，宿粪未见，兼加润法。

生白芍六钱　炙甘草四钱　麦冬六钱　真大生地八钱　阿胶三钱　麻仁五钱　犀角五钱　生鳖甲六钱　元参二两

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初五日　服前药五帖，见宿粪碗许，黑苔已化，但神识尚未十分清楚，用三加复脉加犀角，即于三甲复脉汤内，加：

犀角四钱

初八日　神识仍未清楚，汤药照前，间服牛黄丸三丸。

陈　三岁　九月十六日　燥气化火，壮热，舌黄，脉数，瘛疭而厥，法宜清凉解肌，切忌发表。

薄荷二钱　羚角三钱　杏泥四钱　连翘六钱，连心　银花八钱　丹皮三钱　生甘草二钱　牛蒡子三钱　苦桔梗六钱　黄芩二钱

共为粗末，分五包，一时许服一包。芦根汤煎，去渣服。

十七日　燥气化火，身壮热，渴甚，于前方内加煅石膏、炒知母、麦冬，去牛蒡、薄荷、丹皮、羚羊。

煅石膏五钱　炒知母钱半　麦冬二钱，连心　细生地二钱　银花二钱　连翘二钱，连心　苦桔梗一钱　生甘草八分　杏仁一钱　黄芩一钱

岳　八个月　六月二十八日　未及岁之儿，瘟毒头肿，瘛疭而厥，壮热气促，脉及数大。恐真阴不胜阳邪，先以普济消毒饮宣毒外出，必去升麻、柴胡之直升少阳阳明者，加犀角、羚羊、泻心胆之热。

连翘六钱　大力子六钱　薄荷二钱　人中黄二钱　苦桔梗三钱　芥穗二钱　元参五钱　马勃二钱　天虫二钱　银花六钱　鲜荷叶一张　鲜芦根一两，煎汤代水

共为细末，分八包，一时许服一包。

犀角四钱　羚羊角四钱，另包不必研

于前药每包加五分同煎。

吴　三岁　六月初九日　辰刻以跌扑惊后瘛疭，至戌正始醒，醒后身大热，口渴，脉数，舌无苔，用复脉汤六帖。热退脉静，又服二帖而安。

尹　十五岁　卒中暑风瘛疭口歪，四肢抽掣，头微痛，与清少阳胆络法。

羚角　连翘　生甘草　桑叶　薄荷　苦桔梗　茶菊　银花　钩藤　丹皮

五帖全愈。

白　五岁　痘后余邪，入少阳阳明二络，但唇口与眼皮瘛疭，致饮食不能收合，每从口张时随落出，四肢不掣，与清二经之络法。

苦桔梗　丹皮　连翘连心　生甘草　细生地　银花　桑叶　麦冬不去心　钩藤　刺蒺藜　茶菊

先服汤药数帖，后以三十帖作散，每日早晚中三次，各服二钱，服至半年方愈。

食　积

金　男　四岁　幼孩手心热，舌苔厚浊，呕吐，食积也，法当和胃而醒脾，宜降不宜

升。

藿梗二钱　焦曲钱半　白豆蔻三钱，研　半夏二钱　鸡内金一钱　广皮炭一钱　苡仁二钱，研　厚朴钱半　煨姜二小片

十三日　热退脉平，以调理脾胃为主。

白术二钱，炒　广皮炭六分　白扁豆一钱　茯苓块三钱　神曲一钱炒　半夏一钱　厚朴六分　山药一钱，炒

二十三日　泄久脾虚，将成滞下。

厚朴二钱　生苡仁三钱　广皮炭钱半　焦神曲二钱　云苓块二钱　益智仁五分，煨　广木香八分　鸡内金二钱　黄芩炭八分　焦白芍一钱

陶　二岁　乙酉七月初二　幼童手心热甚，舌微黄，身微热，体瘦，神不足，防成疳疾，与疏补中焦，兼之消食。

生苡仁三钱　厚朴八分　焦神曲二钱　广皮炭一钱　鸡内金一钱　云苓块三钱　益智仁七分

煮二小杯，分三次服，三帖而愈。

孙　九岁　丁亥七月二十五日　疳疾已久，若不急讲调理饮食，则不可为矣，用药以疏补中焦立法。

茯苓四钱，连皮　鸡内金二钱，炒　广木香一钱　益智仁钱半　厚朴二钱　楂炭钱半　半夏三钱　橘皮炭二钱

继男　十二月十四日　脉大浮取弦数，脾虚食滞，疳疾将成，大便频仍，面肿腹大，与温宣中焦法。

益智仁钱半　黄芩钱半　橘皮二钱　茯苓皮三钱　神曲三钱，炒　半夏三钱　苡仁四钱　蔻仁一钱

二十八日　大便后见血，乃小肠寒湿，加黄土汤法。

于前方内，去蔻仁，加苍术炭三钱　熟附子二钱　中黄土四两

再服三帖。

飧　泄

章男　十一个月　六月十三日　泄久伤脾，恐成柔痉，俗所谓慢脾风，议疏补中焦。

茯苓块三钱　厚朴一钱　煨肉果一钱　苡仁三钱，炒　扁豆二钱，炒　莲子三钱，连皮去心　广皮炭八分　芡实钱半，连皮　木香五分

十四日　仍用通补而进之。

人参五分　厚朴八分　煨肉果一钱　茯苓块二钱　广皮炭八分　木香七分　苡仁二钱，炒　藿梗八分　焦神曲八分　白扁豆三钱，炒　半夏二钱　小茴香一钱

十六日　疏补中焦，业已见效，仍不能外此法。

人参五分　厚朴八分　半夏二钱　木香八分　茯苓三钱　煨肉果钱半　苡仁三钱，炒　扁豆三钱，炒　藿梗八分　广皮炭八分　焦于术一钱

十七日　神气声音稍健，皮热亦觉平和，大有起色，但积虚旦晚可充。

人参五钱　莲子二钱　肉果霜钱半　茯苓三钱　半夏二钱　木香八分　白扁豆二钱，炒　广皮钱半　山药钱半

十八日　舌有黄苔，小便色黄，微有积，皆脾虚不运之故，且暂停参药，加宣络法。

茯苓三钱　厚朴一钱　煨肉果一钱　半夏二钱，炒　鸡内金一钱　白蔻仁二钱　莲子二钱，去心　木香七分　生苡仁三钱　生于术一钱　广皮炭八分

十九日　大便有不化形，思乳食，为血肉有情，应于疏补之中，加消血肉积者。

鸡内金一钱，炒　楂炭一钱　广皮炭一钱　茯苓块三钱　煨肉果一钱　范曲炭八分　木香七分　川朴钱半　白蔻仁三分　生苡仁三钱

二十日　脾虚火衰，则食物有不化之形，肝肾与冲脉伏寒，怒甚则疝痛。

小茴香二钱　生苡米三钱　木香一钱　黑楂炭钱半　煨肉果钱半　制茅术一钱　茯苓一钱　广皮炭八分　白蔻仁五分　青皮六分　乌

药八分

二十二日　补下通中。

小茴香钱半，炒黑　生苡仁钱半　人参二分　楂炭八分　煨肉果一钱　茯苓三钱　制茅术八分　白蔻仁五分　木香六分

张男　八个月　泄泻四五日，暑邪深入下焦，头热如火，手冷如冰，谓之暑厥。羸瘦难堪，脉迟紧，未必得愈，姑立方以救之。先与紫雪丹五分，三次服。

猪苓二钱　制苍术一钱　泽泻一钱　茯苓二钱　桂枝木一钱　广皮炭七分　白扁豆一钱　木香七分

略有转机，然终可畏也。

猪苓二钱　白扁豆钱半，炒　泽泻钱半　半夏钱半　生苡仁三钱　广木香八分　茅术炭一钱　厚朴六分

广皮炭五分

孟　十五岁　八月初八日　伏暑泄泻，加以停食，欲泻腹痛，泻后痛减，防成滞下，与五苓散加消食，脉细弦而缓。

桂枝三钱　云苓皮五钱　楂炭二钱　苍术炭三钱　神曲四钱，炒　小枳实二钱　猪苓三钱　广皮炭四钱　川椒炭二钱　泽泻三钱

一月后复诊，病已大愈，善后方与调和脾胃。

咳　嗽

郭男　八岁　癸亥七月十一日　咳而呕，胃咳也，痰涎壅塞，喘满气短。

半夏三钱　小枳实一钱　陈皮一钱　杏仁二钱　苏梗二钱　生苡仁三钱　生姜二钱　茯苓三钱

即于前方内加：

苦葶苈子钱半　半夏二钱　苏子二钱

去苏梗再服二帖。

二十日　小儿脾虚，湿重胃咳。

姜半夏六钱　焦曲二钱　小枳实钱半　杏泥三钱　旋覆花三钱，绢包　苏子霜钱半　茯苓三钱　生白扁豆三钱　生苡仁五钱　生姜汁每次冲二小匙

即于前方内加：

广皮二钱　杏仁二钱　苏子霜钱半　去神曲

十帖。

吴三岁、吴五岁、吴八岁　三幼孩连咳数十声不止，八岁者且衄，与千金苇茎汤，加苦葶苈子三钱。有二帖愈者，有三四帖愈者，第三四帖减葶苈之半，衄者加白茅根五钱。

文　四岁　幼孩呛咳数十日不止，百药不效，用于金苇茎汤，加苦葶苈，二帖而愈。

周女　十岁　春风呛咳，医用麻黄向外发法，又用诃子、白果、百合向内收，以致呛不可解，吐出者皆血沫，用金沸草汤，三帖而愈。

刘　十七岁　乙酉五月二十四日　三月间春温，呛咳见吐，现在六脉弦细，五更丑寅卯时，单声咳嗽甚，谓之木扣金，鸣风本生于木也。议辛甘化风，甘凉柔木。

苦桔梗三钱　连翘三钱　银花二钱　甘草二钱　薄荷一钱　鲜芦根三钱　桑叶三钱　麦冬三钱　细生地三钱　茶菊三钱　天冬一钱

二十八日　咳嗽减，食加，脉犹洪数，左大于右。效不更方，再服四五帖。

六月初二日　木扣金鸣，与柔肝清肺已效，左脉洪数已减，与前方去气分辛药，加甘润。

沙参三钱　玉竹三钱　麦冬三钱　冰糖三钱

李女　四岁已丑二月初十日　风温夹痰饮喘咳，肚热太甚，势甚危急，勉与宣肺络，清肺热法。

生石膏二钱　杏仁五钱　黄芩三钱，炒　苦葶苈三钱　芦根五钱

十二日　风温夹痰饮喘咳。

生石膏二两　杏仁四钱　冬瓜仁三钱　芦根五钱　茯苓皮三钱　苦葶苈钱半

煮三小杯，分三次服。服二帖，烧热退。

吴　二十岁　甲子四月二十四日　六脉弦劲，有阴无阳，但嗽无痰，且清上焦气分。

桑叶三钱　生扁豆三钱　玉竹三钱　冰糖三钱　麦冬三钱　沙参三钱　杏仁三钱　连翘钱半　茶菊三钱

四帖。

二十六日　于前方内，去连翘，加：

丹皮二钱　地骨皮三钱

陈　四十岁　丙戌正月十三日　咳嗽起于前年九月，夏伤于湿，伏暑遇新凉而发之咳，症本不大，后因误补封固，邪已难出。又用桑皮末用地骨引邪入肾。按肾为封藏之脏，误入者永难再出矣。身热得补药汗解，而足心之热总不解，是其确证也。现在咳而呕，六脉弦细而数，阴阳两虚也。勉照胃咳方法，先能得谷，建立中焦，假如胃旺，或有生机。常吐血一二口，中有瘀滞，亦系久病络伤，季胁作痛，肝经部分应加宣络降气。

姜半夏六钱　苏子霜钱半　桃仁三钱　云苓八钱，呕不止可加至两许　降香末二钱　广皮炭三钱　姜汁每杯冲三小杯

煮三杯，分三次服。此症扬汤止沸而已，断难釜底抽薪。

陈　十六岁　少年而体质本弱，六脉弦细而软，五更咳嗽，时而吐血，应照阳虚夹饮吐血论治。又劳者温之治法，与小建中汤，加茯苓、半夏。

白芍六钱，炒　姜半夏三钱　生姜三大片　桂枝四钱　云苓五钱　胶饴八钱，化入　炙甘草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多服为妙。

某　十三岁　五更空咳，木叩金鸣，本用柔药柔肝，兹两胁痛，中有怒郁瘀滞，法当活络。

新绛纱三钱　苏子霜二钱　广皮二钱，炒　旋覆花三钱，包　降香末二钱　姜半夏五钱　归须三钱　郁金二钱　青皮钱半　香附三钱

头　痛

赵氏　五十五岁　乙丑三月十八日　六脉弦而迟，沉部有，浮部无，巅顶痛甚，下连太阳，阳虚内风眩动之故。

桂枝六钱　白芍三钱　生芪六钱　炙甘草三钱　川芎一钱　全当归二钱　生姜五钱　大枣三八，去核　胶饴五钱，化入

辛甘为阳，一法也；辛甘化风，二法也；兼补肝经之正，三法也。服二帖。

初十日　阳虚头痛，愈后用芪建中。

白芍六钱　桂枝四钱　生姜三片　生芪五钱　炙甘草三钱　大枣二枚，去核　胶饴五钱，化入

李　少阳头痛，本有损一目之弊。无奈盲医不识，混用辛温，反助少阳之火，甚至有用附子雄烈者，无奈乎医者盲，致令病者亦盲矣。况此病由于伏暑发疟，疟久不愈，抑郁而起肝之郁勃难伸，肝愈郁而胆愈热矣。现在仍然少阳头痛未罢，议仍从少阳胆络论治。

桑叶三钱　茶菊三钱　羚角三钱　青葙子二钱　钩藤二钱　丹皮三钱　麦冬五钱，连心　麻仁三钱　桔梗三钱　生甘草钱半　刺蒺藜五钱　苦丁茶一钱

陈　三十五岁　乙丑十月二十二日　少阳风动，又袭外风为病，头偏左痛，左脉浮弦而数，大于右脉一倍，最有损一目之弊。议急清胆络之热，用辛甘化风方法。

羚角三钱　茶菊三钱　桑叶三钱　苦桔梗三钱　生甘草一钱　丹皮五钱　青葙子二钱　薄荷二钱　刺蒺藜二钱　钩藤二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二次服，渣再煎一杯服，日二帖。

二十五日　于前方内加：

木贼钱半　蔓仁三钱　减薄荷钱四分　头痛眼蒙甚。

日三帖，少轻日二帖。

十一月初八日　于前方内加：

薏仁　麦冬　白茅根

章　四十三岁　衄血之因，由于热行清道，法当以清轻之品，清清道之热。无奈所用皆重药，至头偏左痛，乃少阳胆络之热，最有损一目之患，岂熟地桂附鹿茸所可用。悖谬极矣，无怪乎深痼难拔也。勉与清少阳胆络法，当用羚羊角散，以无羚羊，故不用。

苦桔梗一两　苦丁茶三钱　连翘八钱，连心　甘草四钱　钩藤六钱　银花八钱　桑叶一两　丹皮八钱　薄荷二钱　茶菊五两　白蒺藜一钱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日三次，每服白扁豆花汤调，外以豆浆一担，熬至碗许，摊贴马刀患处，以化净为度，必须盐卤点之，做豆腐水，并非可吃之豆腐浆。

附：有一人素有肝郁痰火，项间致成马刀，外用蒲黄夏布贴患处，内服元参、贝母、牡蛎为丸，百日收功。

二十七日　复诊症小效，脉尚仍旧，照前清少阳胆络方，再服二三帖，俟大效后再议。

五月初二日　此时无扁豆花为引，改用鲜荷叶边煎汤为引亦可。少阳络热，误用峻补阳气，以致头目左半麻木发痒，耳后痈肿，发为马刀。现在六脉沉洪而数，头目中风火相扇，前用羚羊角散法，虽见小效，而不能大愈。议加一煎方，暂清脑户之风热，其散方仍用勿停。

苦桔梗　侧柏叶炭　荷叶边一枚，鲜　辛夷　生苓　黑山栀五钱，大便溏去之　苍耳子炒　桑叶　连翘连心　茶菊

六月初三日　细阅病状，由少阳移于阳明，加：

生石膏一两　知母三钱　葛根三分

十二日　偏头痛系少阳胆络病，医者误认为虚，而用鹿茸等峻补其阳，以致将少阳之热，移于阳明部分，项肿牙痛，半边头脸肿痛，目白睛血赤，且闭不得开，如温毒状，舌苔红黄，六脉沉数有力。议与代赈普济散，急急两清少阳阳明之热毒。

代赈普济散十包，每包五钱。用鲜芦根煎汤，水二杯，煮成一杯。去渣先服半杯，其下半杯噙化，得稀涎即吐之。一时许再煎一包，服如上法。

十六日　舌黄更甚，脉犹数，肿未全消，目白睛赤缕，自下而上，其名曰倒垂帘，治在阳明，不比自上而下者，治在太阳也。

代赈普济散，每日服五包，咽下大半，漱吐小半。每包生石膏三钱，煎成一小碗，服二日。外以不去心麦冬一两，分二次煎代茶。

十八日　今日偏头痛甚，且清少阳之络，其消肿之普济散加石膏，午前服一包，余时服此方，三次三杯。

羚羊角一钱　丹皮一钱　银花一钱　犀角八分　茶菊一钱　刺蒺藜六分　凌霄花一钱　钩藤六分　苦桔梗八分　桑叶一钱　连翘一钱　生甘草四分

两杯半水，煎一杯，顿服之，日三帖。

二十日　大便结，加元参二钱，溏则去之。

二十三日　经谓脉有独大独小，独浮独沉，斯病之所在也。兹左关独大独浮，胆阳太旺，清胆络之药，已服过数十帖之多，而胆脉尚如是之旺。络药清轻上浮，服至何日是了？议胆无出路，借小肠以为出路，小肠火腑，非苦不通，暂与极苦下夺法。然此等药可暂而不可久，恐化燥也。

洋芦荟二钱　龙胆草三钱　胡黄连二钱　真雅连二钱　麦冬五钱，不去心　丹皮五钱　秋石一钱

二十六日　前方服二帖，左关独大独浮之脉已平。续服羚羊角散一天，代赈普济散一天，目之赤缕大退，其耳后之马刀，坚硬未消。仍服代赈普济散，日四五次。

七月初一日　脉沉数，马刀之坚结未消，少阳阳明经脉受毒之处，犹然牵拉板滞。议外面改用水仙膏敷患处，每日早服羚羊角散一帖，已午后服代赈普济散四包。

初九日　服前药喉咙较前清亮，舌苔之黄浊，去其大半，脉渐小仍数，里症日轻，是大佳处。外症以水仙膏拔出黄疮少许，毒气仍未化透，仍须急急再敷，务斯拔尽方妙。至于见功迟缓，乃前此误用峻补之累，速速解此重围，非旦晚可了。只好宁耐性情，宽限令其自化，太紧恐致过刚则折之虞。前羚角散，每日午前服一帖，午后服代赈散四包，分四次，再以二三包煎汤漱口，以护牙齿。

十七日　数日大便不爽，左脉关部复浮，疮口痛甚，再用极苦以泻小肠，加芳香活络定痛。

洋芦荟二钱　乳香三钱　生大黄三钱，酒炒黑　真川连二钱　没药二钱　归尾三钱　龙胆草三钱　秋石三钱　胡黄连三钱　银花五钱

煮三小杯，分三次服，得快大便，一次即止。

十八日　马刀虽溃，少阳阳明之热毒未除，两手关脉独浮，气大旺，于清少阳阳明络热之中，兼疏肝郁，软坚化核。

苦桔梗三钱　桑叶三钱　海藻二钱　银花三钱　丹皮五钱　凌霄花三钱　连翘三钱　生香附三钱　夏枯草三钱　茶菊三钱

二十五日　马刀以误补太重而成，为日已久，一时未能化净，以畏疼停止水仙膏之故。舌上舌苔。浮面微黄，其毒尚重，现在胃口稍减，木来克土之故，子前方加宣肝郁。

苦桔梗二钱　桑叶三钱　香附二钱　银花三钱　丹皮炭三钱　连翘三钱　郁金二钱　茶菊三钱

仍以代赈普济散，漱口勿咽。

二十八日　肝郁误补，结成马刀，目几坏。现在马刀已平其半，目亦渐愈，脉之数者已平。惟左关独浮，其性甚急，肝郁总未能降，胃不甚开，胸中饭后觉痞，舌白滑微黄，皆木旺克土之故。败毒清热之凉剂，暂时停止，且与两和肝胃。

新绛纱三钱　姜半夏三钱　归须二钱　旋覆花三钱，包　广皮炭二钱　降香末钱半　苏子霜钱半　丹皮三钱　郁金二钱

八月初九日　少阳相火，误补成马刀，原应用凉络，奈连日白苔太重，胃不和，暂与和胃，现在舌苔虽化，纳食不旺而呕，未可用凉，恐伤胃也。于前方减其治。

新绛纱三钱　丹皮三钱　生姜汁三匙　旋覆花三钱，包　郁金二钱　黄芩炭二钱　半夏五钱

仍用普济散漱口。

初六日　于前方内，去黄芩，加：

香附二钱　广皮炭二钱

初八日　胆移热于脑下，为鼻渊，则鼻塞不通，甚则衄血。议清脑户之热，以开鼻塞，兼宣少阳络气，外有马刀故也。

苍耳子四钱，炒　连翘二钱　桑叶三钱　辛夷四钱，炒去毛　银花二钱　茶菊三钱

十二日　加旋覆花三钱　郁金二钱疏肝郁。加　姜半夏二钱止呕。

十六日　马刀已出大脓，左胁肝郁作痛，痛则大便，日下六七次，其色间黄间黑，时欲呕，有大瘕泄之象，与两和肝胃。

旋覆花三钱，包　姜半夏四钱　姜汁三匙　新绛纱三钱　真降香末三钱　香附三钱　归须二钱　黄芩二钱，炒　郁金二钱　焦白芍二钱　广皮炭三钱

十九日　外症未除，内又受伏暑成痢，舌白苔黄滑，小便不畅，大便五七次，有黑有白，便又不多，非积滞而何。不惟此也，时而呕水与痰，胃又不和，内外夹攻，何以克当。勉与四苓合芩芍法。

猪苓三钱　广皮三钱，炒　木香二钱　泽泻三钱　白芍三钱，炒　降香末二钱　云苓皮五钱　黄芩二钱，炒　红曲二钱　姜半夏五钱　真雅连钱半，姜汁炒

二十四日　病由胆而入肝，客邪已退，所见皆肝胆病，外而经络，内而脏腑，无所不病。初诊时即云深痼难拔，皆误用大热纯阳之累，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再勉与泻小肠以泻胆火法。

真雅连钱半　连翘三钱　乌梅三钱，去核　龙胆草一钱　黄芩三钱，炒　半夏三钱　桑叶三钱　竹茹三钱　茶菊二钱

二十六日　脉少大而数，加：

苦桔梗三钱　云苓皮三钱　银花三钱

二十九日　脉仍数，肝胆俱病，不能纯治一边。

连翘三钱　麦冬五钱，连心　雅连五钱　银花三钱　黄芩六分　乌梅三钱　桑叶三钱　半夏三钱　云苓三钱　茶菊三钱

九月十二日　前方服十一帖，胃口大开，舌苔化尽，肝气亦渐和。惟乌刀核未消尽，鼻犹塞，唇犹强，变衄为觖。脉弦数，大便黑，又于原方内去护土之刚药，加入脑户之络药。盖由风热蟠聚于脑户，故鼻塞而衄或觖，误补而邪不得出也。

苦桔梗三钱　苍耳子二钱，炒　乌梅三钱　人中黄钱半　辛夷三钱　茶菊三钱　连翘心三钱　黄芩二钱　麦冬五钱　银花三钱　真雅连一钱　桑叶三钱　龙胆草一钱

十九日　阅来札前方服七帖，肺胃之火太甚。议于原方加生石膏一两，杏仁二钱，开天气以通鼻窍，清阳明以定牙痛。如二三帖不效，酌加石膏，渐至二两，再敷水仙膏以消核之未尽。

二十八日　右脉洪大而数，渴欲饮水，牙床肿甚，阳明热也。于前方内加石膏一两，共二两，银花五钱，共八钱，桑叶二钱，共五钱。如服三五帖后，肿不消，加石膏至四两。

富氏　二十五岁　巅顶一点痛，畏灯光日光如虎，脉弦细微数，此厥阴头痛也，与定风珠三剂而愈。

何氏　四十岁　阳虚头痛，背恶寒，脉弦紧甚，与黄芪建中，加附子三帖而痛减，脉稍和。又每日服半帖，四日而愈。

胃　痛

伊氏　三十岁　甲子十月二十七日　脉弦急，胁胀攻心痛，痛极欲呕，甫十五日而经水暴至甚多，几不能起，不欲食，少腹坠胀而痛。此怒郁伤肝，暴注血海，肝厥犯胃也，议胞宫阳明同治法。盖《金匮》谓胞宫累及阳明，治在胞宫；阳明累及胞宫，治在阳明。兹因肝病下注胞宫，横穿土位，两伤者两救之，仍以厥阴为主，虽变《金匮》之法，而实法《金匮》之法者也。

制香附三钱　乌药一钱　半夏五钱　艾炭三钱　郁金二钱　黄芩炭一钱　小茴炭二钱　血余炭三钱　青皮八分　五灵脂钱半

五杯水，煎两杯，分二次服。二帖大效。

二十九日　《金匮》谓胞宫累及阳明，则治在胞宫；阳明累及胞宫，则治在阳明。兹肝厥既克阳明，又累胞宫，必以厥阴为主，而阳明胞宫两护之。

制香附三钱　淡吴萸一钱　半夏五钱　草蔻一钱　川楝子三钱　艾炭钱半　小茴香三钱，炒黑　乌药二钱　黑栀子三钱　桂枝二钱　杜仲炭二钱

水五杯，煎取两杯，分二次服。

伊氏　二十一岁　十一月二十九日　脉双弦而细，肝厥犯胃，以开朗心地要紧，无使久而成患也。

半夏六钱　青皮钱半　生姜二大片　广皮钱半　淡吴萸二钱　乌药二钱　川椒二钱，炒黑　郁金二钱　川楝子皮二钱　降香末二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二次服。三帖。

王氏　二十六岁　肝厥犯胃，浊阴上攻，万不能出通阳泄浊法外，但分轻重耳。前三方之所以不大效者，病重药轻故也，兹重用之。

十一月初四日　川椒炭五钱　良姜五钱　小枳实二钱　川朴二钱　半夏五钱　乌药二钱　淡吴萸五钱　云连一钱　两头尖二钱，圆者不用　降香末二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二碗，分六次。二帖。

初六日　重刚劫浊阴，业已见效，当小其制。

川椒炭三钱　良姜三钱　乌药二钱　半夏三钱　小枳实三钱　青皮二钱　广皮钱半　厚朴二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二碗，分二次服。二帖。

车　脉沉弦而紧，呕而不渴，肢逆且麻，浊阴上攻厥阴，克阳明所致，急宜温之。

乌药三钱　半夏五钱　淡吴萸五钱　川椒炭三钱　川朴三钱　干姜三钱　茱拨二钱　小枳实三钱　青皮二钱

头煎二杯，二煎一杯，分三次服。

脾　胃

许　四十七岁　癸亥二月二十日　脉弦而紧，弦则木旺，紧则为寒，木旺则土衰，中寒则阳不运，土衰而阳不运。故吞酸嗳气，不寐不食，不饥不便，九窍不和，皆属胃病。浊阴蟠踞中焦，格拒心火，不得下达，则心热如火，议苦辛通法。

小枳实三钱　淡吴萸三钱　半夏一两　真云连二钱，炒　生苡仁五钱　广皮二钱　厚朴三钱　生姜六大片

甘澜水八碗，煎成三碗，分三次服，渣再煎一碗服。

二十四日　六脉阳微，浊阴蟠踞，不食，不饥，不便，用和阳明兼驱浊阴法。今腹大痛，已归下焦，十余日不大便，肝病不能疏泄，用驱浊阴通阴络法。又苦辛通法，兼以浊攻浊法。

淡吴萸三钱　小枳实二钱　川楝子三钱　小茴香三钱　雄鼠粪三钱　广皮钱半　乌药一钱　良姜二钱，炒　川朴三钱　槟榔二钱

以得通大便为度。

二十七日　服以浊攻浊法，大便已通，但欲便先痛，便后痛减，责之络中宿积未能通清。脐上且有动气，又非汤药所能速攻，攻急恐有瘕散为蛊之余。议化癥回生丹，缓攻为妙。

某　脉沉紧为里寒，木旺土衰，浊阴上攻，腹拘急时痛，胁胀，腰痛，宜苦辛通法，兼醒脾阳。

白蔻仁一钱　官桂一钱　川朴二钱　半夏三钱　生苡仁三钱　茱拨一钱　薤梗三钱　木香八分　生香附三钱　广皮钱半　郁金二钱　乌药二钱

某　脉弦细而紧，浊阴上攻，胸痛，用辛香流气法。

淡吴萸三钱　小枳实二钱　木香一钱　川朴二钱　川楝子三钱　广皮二钱　槟榔钱半　茱拨二钱　乌药二钱　良姜三钱

三帖。

初八日　补火生土，兼泄浊阴。

淡干姜二钱　半夏三钱　淡吴萸二钱　乌药二钱　茯苓块三钱　生苡仁三钱　广皮钱半　益智仁钱半，煨

四帖。

李　十三岁　五月十四日　六脉俱弦，不浮，不沉，不数，舌苔白滑，不食，不饥，不便，不寐，九窍不和，皆属胃病。卧时自觉气上阻咽，致令卧不着席，此肝气之逆也。额角上有虫斑，神气若昏，目闭不欲开，视不远，医云有虫，亦复有理。与两和肝胃，如再不应，再议治虫。

半夏一两　旋覆花五钱，包　秫米一合

二十日　六腑不通，九窍不和。医者不知六腑为阳，以通为补，每见其二便闭也，则以大黄、蒌仁寒药下之。以后非下不通，屡下屡伤遂致神气若昏，目闭不开，脉弦缓而九窍愈不通矣。已成坏症，勉与通阳。

广皮三钱　川朴三钱　白蔻仁二钱　半夏三钱　大腹皮三钱　鸡内金二钱，炒　云苓皮三钱　益智仁二钱

二十三日　六腑闭塞不通，有若否卦之象。按：否之得名，以坤阴长阳消之候，将来必致上下皆坤而后已。坤为腹，故腹大无外。坤为纯阴，初爻变震为复。然则欲复其阳，非性烈如震者不可，岂大黄等阴寒药所

可用哉。

天台乌药散二钱，加巴豆霜二分，和匀分三分，先服一分，候五时不便，再服第二分，得快便，即止。

二十四日　服一次于五时得快便，宿物下者甚多，目闭已开，神气亦清，稍食粥饮，知顽笑矣。

二十五日　六腑不通，温下后大便虽通，而小便仍然未解，心下窒塞，不肌不食，六腑弦迟，急急通阳为要，与开太阳阖阳明法。

川椒炭三钱　泽泻三钱　公丁香一钱　半夏五钱　广皮三钱　猪苓三钱　云苓皮五钱　良姜二钱　安南桂一钱

六月初一日　大便已能自解，胃能进食，是阳关已阖。惟小便不通，是太阳不开，与专开太阳。

桂枝三钱　云苓皮五钱　猪苓三钱　安边桂钱半　泽泻三钱　滑石三钱　苍术炭二钱　蚕砂三钱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通为度。若小便已通，而尚浑浊者，再服一帖，以小便清为度。

初六日　服前方二帖，小便暂通。连日大小便复闭，大便闭已七日，自觉胃中痞塞，脸上虫斑未退。议用前配成之乌药散，再服四分。如二便俱通，即停药，统俟初八日清晨再商。如大便通一次，而小便不通，或竟不通，明日再服三分。若大便二三次，而小便仍不通者，即勿服。

初八日　服乌药散四分，内巴霜四厘，已得快便，今早且能自行小便，六腑俱通矣。只与和胃，今能进食，可以收功。盖十二经皆取决于胆，皆秉气于胃也。

半夏三钱　云苓块四钱　益智仁一钱，煨　广皮炭二钱　生苡仁五钱　生姜五钱

庆宝　女　十六岁　不食十余日，诸医不效，面赤脉洪，与五汁饮，降胃清阴法，兼服牛乳，三日而大食矣。

梨汁　藕汁　蔗汁　芦根汁　荸荠汁

邱　十八岁　温热愈后，午后微热不除，脉弦数，面赤，五汁饮三日，热退进食，七日全愈。

《吴鞠通医案》终

冷庐医话

〔清〕　陆以湉　著

《冷庐医话》提要

清·陆以湉著。以湉字定圃，桐乡人。先生前有《冷庐杂识》刊印行世。《识》中所采医学家言，正复不少。又著《再续名医类案》十二卷，吾越何氏尚有钞藏，至今尚未刊行。惟《冷庐医话》五卷，乌程庞元澂于光绪二十三年刊行。其卷一，首论医范、医鉴、慎疾、保生、慎药、求医、诊法、用药。其卷二，论古人、今人、古书、今书。卷三、四、五论病，则专以辨证为主，凡述一证，必推究其虚实原委，而指摘医家利弊，言多精鉴。自序谓摭拾闻见，以自达其意之所欲云。噫，岂易言欤，余以《医话》之尤裨于世也，爰为重校圈点付印。

自　序

医理至深，岂易言哉！抑自轩岐以来，代不乏人，既已详且尽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学疏识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于言乎？虽然，言必穷乎理之奥，则诚不能以几及，若惟摭拾闻见，以自达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于是涉猎之余，随笔载述，聊以自娱，意浅而辞琐，殆所谓言之无文者欤。夫言之不能文，犹之可也，言而或悖于理，则言适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当代君子教正焉。

咸丰八年十二月陆以湉书于杭州学廨之冷庐

《冷庐医话》目录

卷一

医范……（535）
医鉴……（536）
慎疾……（538）
保生……（539）
慎药……（541）
求医……（543）
诊法……（544）
脉……（544）
用药……（545）

卷二

古人……（549）
今人……（550）
古书……（554）
今书……（557）

卷三

形体……（564）
中风……（564）
伤寒……（564）
阴证阳证……（565）
暑……（566）
暑风……（566）
霍乱转筋……（567）
热……（567）
热入心胞……（568）
疫……（568）
痧……（569）
疟……（570）
三阴疟……（570）
痢……（571）
泻……（571）
疝……（572）
咳嗽……（572）
噎……（572）
吐……（573）
头痛……（573）
胁痛……（573）
腹痛……（574）
肝病……（574）
七情……（574）
不寐……（575）

卷四

吐血……（576）
渚血……（577）
汗……（577）
疸……（577）
肿……（577）
消……（578）
伤食……（578）
积聚……（578）
疡……（578）
马……（579）
口……（579）
喉……（580）
舌……（280）
齿……（581）
腿……（581）
杂病……（582）
妇科……（583）
胎产……（584）
乳……（585）

卷五

幼科……（587）
痘……（588）
哑……（588）
外科……（588）

疗……（590）
针灸……（590）
药品……（591）
食忌……（595）
酒……（596）
鸦片烟……（596）
杂方……（597）
质正……（598）

冷庐医话　卷一

清　桐乡　陆以湉定圃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医　范

徐氏《医统》云：古医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经》中颇有是说。宋元以来，止用十三科。考医政，其一为风科，次伤寒科，次大方脉科，次妇人胎产科，次针灸科，次咽喉口齿科，次疮疡科，即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镞科，次养生科，即今修养家导引按摩咽纳是也。次祝由科。经曰：移精变气者可祝由而已。即今符咒禳祷道教是也。国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终莫之续。《类经》云：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传。二说微不同。而太医院所设十三科，则与《类经》之说同，详见《明史》。余按：近有专业耳科者，是又在诸科之外矣。

钱塘名医金润寰澹珂，治极难险症，从容处之。常云：古之名医者，曰和、曰缓，仓遽奚为耶？此语可为俗医针砭。

五世之医，北齐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国朝有陈治。华亭人。三世之医，宋张杲、陈自明、倪维德、陆士龙为最著。近代亦多世其业者，青浦北乡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张子和云：古人以医为师，故医之道行。今以医媚奴，故医之道废。有志之士，耻而不学，病者亦不择精粗，一概待之。常见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师传遂绝。吁！医官马前唱喏，乃以为可羞乎！今之官趋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于此者，而况于医乎？山阴陈载庵为其邑令治病获瘳，将荐之上司，使为医官于郡中，力辞；将荐之勋籍，使弃医而为官，又力辞。此真过人远矣。

医人每享高龄，约略数之，如魏·华佗年百余，吴普九十余，晋·葛洪八十一，北齐·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许智庄八十，唐·孙思邈百余，甄权百三，孟诜九十三，宋·钱乙八十二，金·李庆嗣八十余，成无己九十余，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元礼八十二，汪机七十七，张介宾七十八，近代徐灵胎大椿七十九，叶天士桂八十。盖既精医学，必能探性命之旨，审颐养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叶天士治仓某患呕吐者数年，用泄肝安胃药年余几殆。徐灵胎诊之，谓是蓄饮，为制一方，病立已。见《徐批临证指南》。薛生白治蔡辅宜夏日自外归，一蹶不起，气息奄然，口目皆闭，六脉俱沉。少妾泣于傍，亲朋议后事，谓是痰厥，不必书方，且以独参汤灌。众相顾莫敢决。有符姓者，常熟人，设医肆于枫桥，因邀之入视。符曰：中暑也，参不可用，当服清散之剂。众以二论相反，又相顾莫敢决。其塾师冯在田曰：吾闻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试之？皆以为然。即以苇管灌之，果渐苏。符又投以解暑之剂，病即霍然。见徐晦堂《听雨轩杂记》。夫叶、薛为一代良医，犹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知医之不可为矣。然如符姓，素无名望，而能治良医误治之疾，则医固不可为而可为也。

震泽吴晓钲茂才剑森，言乾隆间，吴门大疫，郡设医局以济贫者，诸名医日一造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肿，遍体作黄白色，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诊其脉，挥之去，曰：水肿已剧，不治。病者出，而叶天士至，从肩舆中遥视之，曰：尔非更夫耶？此蕲驱蚊带受毒所致，二剂可已。遂处方与之。薛为之失色，因有扫叶庄、踏雪斋之举。二人以盛名相轧，盖由于此。其说得之吴中医者顾某，顾得之其师，其师盖目击云。徐灵胎《名医不可为论》，谓名医声价甚高，轻证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医皆束手，然后求之。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辞去，犹可免责。若犹有一线生机，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此盖现身说法，犹为真名医言也。若获虚名之时医，既无实学，又切贪心，凡来求诊，无不诊视。其以重币招致者，临证犹或详慎，邻近里闾之间，寻常酬应，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经心。余昔一弟一子，皆为名医误药而卒。弟以灏中秋节玩月眠迟，次日恶寒发热，误谓冒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味，致内陷神昏，不知实伏暑证也。子宜章内风证，误谓外风，而用全蝎、牛黄等味致变。由于匆匆诊视，不暇细审病情也。是以为名医者，当自揣每日可诊几人，限以定数。苟逾此数，令就他医。庶几可从容诊疾，尽心用药，不至误入性命。

《扬州府志》谓郑重光之医，克绍吴普、许叔微之脉，其不在滑寿下。《江都县志》以人"笃行传"，《仪征续志》虽入"方技"，而但以泛辞誉之。太史公为扁鹊司马季主作传，必详述其技，盖人以技传，不详其技，不如不录其人也。其论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人为医家作传，往往以虚辞称扬，不能历叙其治验，即叙治验而不详方案，皆未知纪述之体裁也。

王蓉亭先生友亮，作叶天士小传，谓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甚恭，既得其术辄弃去，故能集众美以成名。善哉！转益多师是我师，艺之精不亦宜乎？

《绍兴府志》载山阴金太常兰之祖辂，精保婴术，终身不计财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后贫。越俗医家多出入肩舆，辂年八十余，犹步行，曰：吾欲使贫家子稍受半褪惠耳。又山阴孙燮和，志切救世，专精岐黄，就医者不论贫富，详审精密，检阅方书，几废食寝。此皆可以为医者法也。

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略举二事以证之。粤东吕某女，为后母尹氏所忌，佯爱之，亲为濯衣，潜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浆糊女衣袴，女服之瘙痒不止，全身浮突，酷类麻风。延医疗治，经年不瘳。问名者绝踵不至，将送入疯林。吕不忍，复请名医程某治之。程察脉辨色，见其面无浊痕，手搔肌肤不辍，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涤之，浆澄水底，色黄黑而味烈。程曰：樟屑舂粉，坏人肌肉所致，此必为浣衣者所药，非疯也。弃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吕询得其情，遂出尹氏。事见《东莞欧苏黉楼剩览》。余戚王氏女，遍体红瘰，痛痒不已，饮食为减。延医视之，以为疮也，治数旬不愈，后延名医张梦庐治之，审视再四，曰：此必为壁虱所咬，毋庸医也。归阅帐枕等，检弃壁虱无数，果得瘳。

医　鉴

临海洪虞邻《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经纪人，劳苦呕血数升，延医视之，用川连、人参、大黄。余诘之曰：既补矣，又泻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秽血未净，故泻之。余曰：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药，老米粥、厚滋味，令寝食数日，不一旬而强健如故。盖劳苦之人，未尝享有饮食之美，数晨夕之安，

得此胜于良药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舆夫素无疾，忽腰痛肚饱不食，医进以大补药，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气喘且死。翌日医复视之曰：此中鬼箭也，药物无所施，亟宜襄遣。余叹曰：余何嫁罪于鬼哉！是中寒伤食者，饮以祛寒化食两大剂，第三日其人抬轿如故。书之以告世之误信庸医者。余谓误信庸医，由于不谙方书，不能不求援于医耳。所可恨者，为医而不深究医理，强作解人，以致误事而不自知也。

吴郡某医，得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奉为秘本。见其屡用麻黄汤，适治一女子热病无汗，谓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服之，汗出不止而殒。盖南人少真伤寒，凡热病无汗，以紫苏、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岂可泥古法乎？

朱子暮年脚气发作，俞梦达荐医士张修之诊视云：须略攻治，去其壅滞，方得气脉流通。先生初难之，张执甚力，遂用其药。初制黄芪、粟壳等，服之小效，遂用巴豆、三棱、莪术等药，觉气快足轻，向时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继而大腑又秘结，再服温白丸数粒，脏腑通而泄泻不止矣，黄芽、岁丹作大剂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峰《梦槎记》详载之。观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药也。

祥符县医生胡某，操技精良，当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与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诊之。胡谓此孕脉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识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视之信然。胡大骇晕仆，良久始苏，归病数月即卒。胡之艺工矣！惜乎其不知顾忌也。先祖秋畦公宰睢县时诊知此事，先生祖母顾太孺人恒为以淅言之。

近世医者，能读《内经》鲜矣，更有妄引经语，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汤，覆杯则卧”，云是厌胜之法，令病者服药后覆盖几上，谓可安卧。治脚疔，引“膏粱之变，足生大疔”，以为确征。不知足者，能也，非专指足而言。又有治瘅疟证，以“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为《已任编》之言，盖未读《内经》、《金匮》，第见《已任编》有是语耳。疏陋若此，乃皆出于悬壶而知名者也。

医贵专门。歙吴章侯太守端甫攒花《易简良方》中“劝行医说，言之甚为切至，特录之。古法行医，各有专科。近见悬壶之辈，往往明日出道，今日从师，牌书内、外两师传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无擅长，不过取门数之多，以博钱财。抑知赋质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恒被贻误。曾见有人患风痧，医视为漆咬而误用清药。又有患火焰疔者，医视为热疮而误用发散诸品，几致不治。此皆不专门故也，可不慎哉？

苏州曹某，状修伟多髯，医名著一时，而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字闺中，因病遣仆延曹，仆素憎曹，给以女已出嫁，今孕数月矣。吴俗大家妇女避客，医至则于床帏中出手使诊，曹按女脉，漫云是孕，翁大骇异。次日，延医至，使其子伪为女诊之，复云是孕。其子褰帏启衿视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叱仆殴之，并饮之以粪，跪泣求免，乃剃其髯，以粉笔涂其面，纵之去。归家谢客，半载不出，声望顿衰。太湖滨疡医谢某，技精药良，而居心贪谲，往往乘人之急以为利。邻村某农母患疽求治，以其贫拒之，疽溃遂死。某愤甚。谢有拳勇，数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间，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谢以所制药敷治将痊，怒某之刺已也，亟诉之县，循例拾验，县官揭其衣，用力重，衣开皮裂，冒风复溃而卒。某按律抵罪，后遇赦得生。此二人医术皆良，乃一则以儇败名，一则以贪伤身，皆可为戒，故并志之。

徐灵胎《慎疾刍言》曰：少时见前辈老医，必审贫富而后用药。尤见居心长厚，况是时参价犹贱于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谨慎，即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真可砭

俗，近时所称名医，恒喜用新奇之药，以炫其博，价值之昂不计也。甚至为药肆所饵，凡诊富人疾，必入贵重之品，俾药肆获利，此尤可鄙。

《扬州府志·辨高邮州志》称袁体庵班按脉极捷，以为医之切脉，以审慎为工，捷于按脉，乃市医苟且之为，班断不如是云云。吁！今之医者，鲜不以捷为工，即延医者，亦皆以捷为能，盍深昧此言？

南方有割螳螂子之术，小儿蒙其害。徐灵胎《兰台轨范》详辨之，谓即妒乳法，用青黛一钱，元明粉三钱，硼砂一钱，薄荷五分，冰片一分，同研细擦口内两颊，一日四五次。北方有割瘭之术，妇人蒙其害，兼及小儿。吴鞠通《温病条辨杂说》辨之谓：瘭字，考之字书并无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伪造其名，而劣妇秘传其技，借以欺世图利者，明识之人，慎勿为其所惑。

吾人不能遍拯斯民疾苦，宜广传良方，庶几稍尽利济之心。每见得一秘方，深自隐匿，甚至借以图利，挟索重赀，殊甚鄙恶。唐白华秘发背方，遂遭虎厄。歙蒋紫垣秘解砒毒方，竟获冥谴。可以为鉴。

乌程钮羹梅福厚，由中书历官郎中，在都门十余年，声望翕然。咸丰八年三月，偶患风温，恶寒自足而起，渐及四肢，身热脉浮，舌苔白。医谓是风寒，用柴胡、葛根、防风、苍耳子等药，遂至神昏躁厥，苔黄便结，更医用石膏、大黄等药，病益危笃。医皆都门有名者，而悖谬乃若此。更医又用理阴煎，复脉汤等，卒不能救而殁，年仅五十有六。羹梅为余舅氏，周愚堂先生之婿，好学敦品，气度雍容，咸谓可享上寿而跻显秩，乃为庸医所戕，亦可惜矣！余见风温、湿温等证，凡用风药升提，伏热陷入心胞，无不神昏厥逆而毙，当此即用清营汤、至宝丹、紫雪丹等，涓滴中官，犹可挽回于万一。使认为阳明经腑症，一误再误，则生路绝矣。

作事宜从容详慎，为医尤慎。不特审病当然，即立方亦不可欲速贻误。杭州某医治热病，用犀角七分，误书七钱，服药后胸痛气促而殒。病家将控之官，重贿乃已。某医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为病家所诟。此皆由疏忽致咎也。

治痈疽之法，不可轻用刀，破脓针疾之法，必先精究穴道，一或不慎，适以伤人。过事有可以为鉴者。杭城有善者，设局延医以拯贫人，外科李某与焉。农夫某脚生痈，李开刀伤其大筋，遂成废人，农夫家众殴李几毙。吾里有走方医人治某哮病，以针贯胸，伤其心，立时殒命，医即日遁去。

乌程周岷帆学士学源，才藻华美，咸丰九年，大考一等第二，由编修擢侍讲学士，旋丁外艰，回籍十一年，避乱苕南，臀生瘤有年矣。因坐卧不便，就菱湖疡医费某治之。费谓可用药攻去，予以三品一条枪，大痛数日，患处溃烂翻花，复投以五虎散，药用蜈蚣、蜣螂、全蝎等味，服后体疲神惫遽卒，年仅四旬。往岁余馆湖城，及寓京邸，恒与岷帆谈艺论时，昕夕忘倦，今闻其逝也，深恨庸医之毒烈，无异寇盗，特书于此，以志恫焉。是年余避难柳丝，有邻女陈桂姐手生痈毒，亦为费某开刀伤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医治得痊。大抵近世疡医，皆从《外科正宗》治法，专用霸功，误人甚多，学者当以为戒。

慎　疾

王叔和《伤寒论·序例》云：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

余在台州时，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余，患时感症，坚守不服药为中医之戒，迁延数日，邪热内闭神昏，家人延医诊治，无及而卒。又余戚秀水王氏子，年方幼稚，偶患身

热咳嗽，父母不以为意，任其冒风嬉戏，饮食无忌，越日疹发不透，胸闷气喘，变症毕现，医言热邪为风寒所遏，服药不效而卒。此皆不即调治所致也。

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海盐寺僧能疗一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住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北方人所眠火炕，南方人用之，体质阴虚者，多深入火气，每致生疾。吾邑张侯舫孝廉维，留寓京师，久卧火炕，遂患咳嗽。医者误谓肺虚，投以五味子、五倍子等药，竟至殒命。张贫而好学，品复端谨，中年不禄，士林惜之。

凡从高坠下而晕绝者，慎勿移动，俟其血气复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张惶扶掖以扰乱之，百无一生。余戚沈氏之女，年甫十岁，从楼堕地晕死，急延医视之曰：幸未移动，尚可望生，否则殆矣。乃以药灌之，移时渐苏而安。治跌损者，人尿煮热洗之灌之良。

读《续名医类案》，而知移动之禁，非独坠跌者宜然也，备录之。张子和治叟年六十余，病热厥头痛，以其用涌药时已一月间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门见日而仆不知人，家人惊惶欲揉扑之，张曰：火不可扰。与西瓜凉水蜜雪，少顷而苏。盖病人年高涌泄，则脉易乱，身体内有炎火，外有太阳，是以跌仆，若更扰之，便不救矣。汪石山治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发热，面色姜黄，六脉沉弦而细，知为中风久郁所致，令一人紧抱，以口接其气，徐以热姜汤灌之，禁止喧闹，移动则气不返矣。有顷果苏，温养半月而安。不特此症为然，凡中风、中气、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动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其气不得复，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卒暴病，病家医士皆宜知此。盖暴病多火，扰之则正气散而死也。余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群集喧哄，又扶挟而徙之他所，致苏复绝，救无及矣。今录张、汪二案，五内犹摧伤也。

保　生

苏子瞻曰：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旨哉斯言！士大夫禄位既隆，更思快心悦志，往往昵近房帏，讲求方术，不知适以自促其生。偶见《野获编》所记云：大司马谭二华纶，受房术于陶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寻致通显。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时年甫逾六十，自揣不起。嘱江陵慎之，张用谭术不已，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终。夫谭、张皆一代伟人，而犹纵欲殒身，可见色之易溺人也。自非脱然于情欲之私，而兼之卓守之坚，乌能不为所害哉！

凡人子情欲，最难割断。观宋《李庄简集》中，客有见馈温剂云可壮元阳，因感而作诗，窃叹其淡泊之怀，坚定之守，为不可及也。诗云：世人服暖药，皆云壮元阳。元阳本无亏，药石徒损伤。人生百岁期，南北随炎凉。君看田野间，父老多康强。茅檐弄儿孙，春陇驱牛羊。何曾识丹剂，但喜秫黍香。伊余十年谪，日闻贵人亡。金丹不离口，牝妙常在傍。真元日渗漏，滓秽留空肠。四大忽分离，一物不得将。歌喉变哀音，舞衣换缠裹。炉残箭镞砂，篋余鹿角霜。拙哉此愚夫，取药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如不死方。御寒须布帛，欲饱资稻粱。床头酒一壶，膝上琴一张。兴来或挥手，客至亦举觞。涤砚临清池，抄书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便觉日月长。参苓性和平，扶衰固难忘。恃药恣声色，如入蓄豺狼。此理甚明白，吾言岂荒唐。书为座右铭，聊以砭世盲。读此可以见

所养之纯，宜其久居瘴乡而神明不衰，克跻上寿也。士大夫能如公之守身，有不康强逢吉者乎？公又与萧德超书云：张全真在会稽搜求妙丽，丹砂茸附，如啖鱼肉，徒恣嗜欲耳。自谓享荣贵，得便宜，今为一藁枯骨，有甚便宜？到这里，便世尊诸大菩萨出来，也救不得，岂不哀哉！此可为溺情燕私者当头棒喝。养生家有行房禁忌日期，人每以为迂而忽之，不知世间常有壮年得病暴亡，未始不由于此。至于合婚吉期，往往不避分至节气，少年恣欲，隐乖阴阳之和，病根或因之而伏，不可不留意也。

采战之术，乃邪说也。孙真人《千金方·房中补益篇》详房中之术，且谓能御十二女而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此等论说，疑是后人伪讬。夫见色必动心，况交合之际，火随欲煽，虽不施泻，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又治阳不起壮阳道方，用原蚕蛾、蛇床于、附于等味，以此示人，必将假热药以纵欲，而贻害无穷。曾谓济物摄生如真人，而忍出此乎？男子破身迟，则精力强固。凡育子者，最防其知识早开，天真损耗，每至损身。当童蒙就传之时，尤宜审择俦侣，勿令比匪致伤。余族姪某，成童时至亲戚读书，同塾六人，有沈氏子年最长，导诸童以淫亵事。数年后，诸童病瘵死者三人，姪亦一病几殆。又如俊仆韶婢，皆不宜使之相亲。长洲陈公于甫婚而咯血，其母虑溺于燕婉，命居书室，一老奴一稚僮侍寝，老奴嗜酒，夜即酣睡，公子遂与僮私，病转增剧，比其母知之，则已沉痼，竟致不起。此所谓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鉴诸？沈氏子余曾见之，屡应童子试不售，四十余岁潦倒以卒，殆薄行之报。

人至中年，每求延寿之术。有谓当绝欲者，有谓当服食补剂者。余谓修短有命，原不可以强求，如必欲尽人事，则绝欲戒思虑，二者并重，而绝欲尤为切要。至于服食补剂，当审气体之宜，慎辨药物，不可信成方而或失之偏，转受其害也。

卢子繇《伤寒论疏钞金锞》云：人不见风，龙不见石，鱼不见水，鬼不见地，犹干禄者之不见害也。余为续之曰：人不见风，龙不见石，鱼不见水，鬼不见地，犹好色者之不见病也。盖人能不为财色所溺，则于保生之道，思过半矣。

行房忍精不泄，阻于中途，每致成疾。如内而淋浊，外而便毒等症，病者不自知其由，医者鲜能察其故，用药失宜，因而殒命者多矣，可不慎欤？

《史记·太仓公传》载其诊疾二十有四，得之内者有七，而死不治者有四。其一因于饮酒且内，其一因于盛怒接内，其一因于得之内而复为劳力事。养生者识此，当知所戒矣。

咽气不得法，反足为害。惟咽津较易，亦甚有益。每日于闲暇时正坐闭目，以舌遍抚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满，分作三次咽下，咽时喉中须咽咽作声，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久久，大可却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园土煜，中年便血，误服热药，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载不痊，后乃屏弃方药，专行此法，一年之后，诸恙悉愈，身体亦强健如初。

杭州郎二松十三岁患瘵垂危，闻某庵有道士功行甚高，往求治之，道士教以行八段锦法，谓能疗疾，并可延年，遵而行之，三月后，病去若失。

张景岳称其父寿峰公，每于五更咽气，因作嗳以提之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阅四十余年，愈老愈健，寿至八旬以外。俞惺斋非之，以为阳明胃脉下行为顺，若吐则上逆，频吐理当损寿，何反益寿？殊未敢信。此说良是。夫古人汗吐下三法，皆治实证，若属虚证，均非所宜。张寿峰以吐而得寿，必体质强健，或素有痰饮，乃藉吐以推荡积垢，他人不得轻易效之。

慎　药

乩方之风，于今尤甚。神仙岂为人治病，大率皆灵鬼耳，故有验有不验。余所目击者，都门章子雅患寒热，乩方用人参、黄芪，痰塞而殒。萧山李仪轩老年足痿，乩方用附子、熟地、羌活、细辛等味，失血而亡。彼感于是者，效则谓仙之灵，不效则谓其人当死，乃假手于仙以毙之也。噫！是尚可与言乎？

药以养生，亦以伤生，服食者最宜慎之。秀水汪子黄孝廉同年燕，工诗善书，兼谙医术。道光乙未，余与同寓都城库堆胡同，求其治病者踵相接。丙申正月，汪忽患身热汗出，自以为阳明热邪，宜用石膏，服一剂，热即内陷；肤冷泄泻神昏，三日遽卒。医家谓本桂枝汤证，不当以石膏遏表邪也。嵊县吴孚轩明经鹏飞，司铎太平，壬寅六月科试，天气大热，身弱事冗，感邪遂深。至秋仲疾作，初起恶寒发热，病势未甚，绍台习俗，病者皆饮姜汤，而不知感寒则宜，受暑则忌也，服二盏，暑邪愈炽，遂致不救。又有不辨药品而致误者，归安陈龙光业外科，偶因齿痛，命媳煎石膏汤服之，误用白砒，下咽腹即痛，俄而大剧，询知其误，急饮粪清吐之，委顿数日始安，犹幸砒汤仅饮半盏，以其味有异而舍之，否则殆矣。吾邑陈庄李氏子，夏月霍乱，延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适药肆入少，而购药者众，有新作夥者，误以附子与之，服药后腹即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咎于医，医谓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药肆于官，馈以金乃已。

世俗喜服热补药，如桂、附、鹿胶等，老人尤甚，以其能壮阳也，不知高年大半阴亏，服之必液耗水竭，反促寿命。余见因此致害者多矣。

禽虫皆有智慧，如虎中药箭而食青泥，野猪中药箭食茅范，雉被鹰伤贴地黄叶，鼠中矾毒饮泥汁，蛛被蜂螫以蚯蚓粪掩其伤，又知啮芋根以擦之，鹳之卵破以漏药缠之。方书所载，不可胜数。今人不辨药味，一遇疾病，授命于庸医之手，轻者重，重者致死，亦可哀已。

凡服补剂，当审气体之所宜，不可偏一致害。叶天士《景岳全书发挥》云：沈赤文年二十，读书明敏过人，父母爱之，将毕姻，合仝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于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浑身作痛，渐渐腹中块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饮，后服酒蒸大黄丸，下黑块无数，用水浸之，胖如黑豆，始知为仝鹿丸所化，不数日热极而死。同服三少年，一患喉痹，一患肛门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热药之害也。《叶天士医验录》云：黄朗令六月畏寒，身穿重棉皮袍，头带黑羊皮帽，吃饭则以火炉置床前，饭起锅热极，人不能入口者，彼犹嫌冷，脉浮大迟软，按之细如丝。此真火绝灭，阳气全无之证也。方少年阳旺，不识何以至此，细究其由，乃知其父误信人云：天麦二冬膏，后生常服最妙。遂将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断，服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肾，遂令寒性渐渍入脏，而阳气衰微矣。是年春，渐发潮热，医投发散药，热不退，而汗出不止，渐恶寒，医又投黄连、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贝母、鳖甲、葳蕤之类，以致现症若此。乃为定方，用人参八钱，附子三钱，肉桂、炮姜各二钱，川椒五分，白术二钱，黄芪三钱，茯苓一钱，当归钱半，川芎七分。服八剂，去棉衣，食物仍畏冷，因以八味加减，另用硫黄为制金液丹，计服百日而后全愈。此则服凉药之害也。人之爱子者，可不鉴于此，而慎投补剂乎？

程杏轩治汪木工夏间寒热、呕泻、自汗、头痛。他医与疏表和中药，呕泻止，而发热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懒言，舌苔微黄而润，脉虚细。据《经》言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因用清暑益气汤加减，服一剂，夜热更甚，谵狂不安。次早复诊，脉更细，舌苔色紫肉碎，

凝有血痕，渴嗜饮冷，此必热邪内伏未透，当舍脉从证，改用白虎汤加生地、丹皮、山栀、黄芩、竹叶、灯心，服药后，周身汗出，谵狂虽定，神呆手足冰冷，按脉至骨不现，脉伏可与壶仙翁治风热症参观。阖目不省人事，知为热厥，舌苔形短而厚，满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黄黑绿杂色罩于上，辞以不治。其母哀恳拯救，乃令取紫雪蜜调涂舌，前方加入犀角、黄连、元参以清热，金汁、人中黄、银花、绿豆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药。厥回脉出，舌泡消苔退，仅紫干耳。再剂热净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程谓能审其阳证似阴于后，未能察其实证类虚于前，自咎学力未到，盖以初用清暑益气汤之误也。因思此汤，最不可轻用，况因伤暑而脉虚，外见汗多口渴等症，则尤不当用也。

医家以丸散治病，不可轻信而服之。吾里有患痞者，求治于湖州某医，医授丸药服之，痞病愈而变臌胀以死。又有婴儿惊风，延某医治之，灌以末药不计数，惊风愈而人遂痴呆，至长不愈，其药多用朱砂故也。

世人喜服参术，虚者固得益，实证适足为害。苏州某官之母，偶伤于食，又感风邪，身热不食，医者以其年高体虚，发散药中杂参术投之，病转危殆。其内姪某知医，适从他方至，诊其脉，且询起病之由，曰：右脉沉数有力，体虽惫而神气自清，此因伤食之后，为补药所误，当以峻药下之。乃用大黄、槟榔、厚朴、莱菔子之属，一剂病如故。众疑其谬，某谓药力未到，复投二剂，泄去积滞无算，病遂瘳。此可为浪服补药之鉴。

世俗每谓单方外治者，非比内服，可放胆用之，不知亦有被害者。《续名医类案》云：一僧患疮疥，自用雄黄，艾叶燃于被中熏之，翌日遍体煽肿，皮破水出，饮食不入，投以解毒不应而死。盖毒药熏入腹内而散真气，其祸如此。又云：余举家生疮，家人亦用此方熏之，疮不愈，未几蚕儿出痘，症极凶，药不能下咽而殁，殆亦受其毒耳。窃意所患疱，当是热毒，以热攻热，毒乃益炽。故凡用药，先宜审明阴阳虚实，不得谓外治无害而漫试之。

身躯肥瘦，何关利害？而随郡王子隆体肥，乃服芦茹丸以消。名位升沉，何与荣辱？寇莱公望得相，乃服地黄兼饵莱菔。推之服金丹以求仙，反促其寿，饵春药以求子，转伤其生。皆逐末忘本者也。

鄱阳名医周顺，谓古方不可妄用，如《圣惠》、《千金》、《外台秘要》，所论病原脉症及针灸法，皆不可废，然处方分剂，与今大异，不深究其旨者，谨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妇人产病，用《外台秘要》坐导方，反得恶露之疾，终身不瘥。余谓古方固勿妄用，近世所传单方，尤当慎择用之。朱子藩眉极少，方士令服末子药六七厘，眉可即生，戒以服药后须避风。服之夕即有汗，偶值贼至，乃出庭除，及归寝，大汗不能止，几至亡阳，后竟不寿。见《折肱漫录》。湖州胡氏子患水肿，服药不效，有教以黑鱼一尾，入绿矾腹中，烧灰服之，服后腹大痛遽死。夫古方单方，用之得当，为效甚速，但当审病症之所宜，且勿用峻厉之药，庶几有利而无弊耳。

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俗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建中靖国元年，公自海外归，年六十六，渡江至仪真，舣舟东海亭下，登金山妙高台时，公决意归毗陵，复同米元章游西山，遄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惫甚，食黄芪粥觉稍适。会元章约明日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寝止，遂不安枕席，公与钱济明书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

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芪，追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近见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鹰诗话》云：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否则或清暑益气汤、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陈汤、或治中皆可选用，既服黄芪粥，邪已内陷，胸作胀以为壅气大作，误之甚矣，壅毒亦非黄芪粥所可解，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宜甘露饮、犀角地黄主之，乃又服麦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门冬二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公惜之云云。余谓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用之，此病固当。至桂、附等味，公之热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用药最忌夹杂，一方中有一二味即难见功。戊午季春，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陈姓病温，壮热无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头痛，脉数，右甚于左，杭医定方，用连翘、瓜蒌皮、牛蒡子、冬桑叶、苦杏仁、黑山栀、象贝、竹叶、芦根，药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壳二味，服一剂，病不减，胸口闷，热转甚，求余诊治，余为去羚羊角、枳壳、加淡豆豉、薄荷，服一剂，汗出遍体，即身凉能食，复去淡豆豉、牛蒡子，加天花粉，二剂全愈。因思俗治温热病，动手即用羚羊角、犀角，邪本在肺胃，乃转引之入肝心，轻病致重，职是故耳。

《陶谷清异录》云：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干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以湉按：白乐天诗中"退之服硫黄句"，昔人已辨其非昌黎公，陶氏此说，未必可信，然亦足征服食之当谨也。

求　医

汉郭玉曰：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和不能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夫王为一代良工，而犹若此，矧在中医，使临以威严，必畏栗失措，而诊治有误矣。《薛立斋医案》云：一稳婆止有一女，分娩时，巡街御史适行牌取视其室，分娩女因惊吓，未产而死。后见御史以威颜分付，迫视产母，胎虽顺而顾偏在一边，以致难产，因畏其威，不敢施手，由是母子俱不能救。即此推之，凡求医治病，断不可恃势分之尊也。

凡病不能自治，必求治于医者，而其要则有四焉　一曰择人必严，医者之品学不同，必取心地诚谨，术业精能者，庶可奏功。一曰说症必详，脉理渊微，知之者鲜，惟问可究病情，乃医之自以为是者，往往厌人琐语，而病家亦不能详述，此大误也，故凡求医诊治，必细述病源，勿惮其烦。一曰察药必慎，药之伪者不必论，即寻常品味，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搀溷，必亲自检视，方免舛误，至炮煎诸法，亦宜精审，服之斯可获效。一曰录方必勤心，俗于医者所定之方，服药既讫，随手弃掷，余谓宜汇录一册，以备检阅，此不过举手之劳耳，有心人见之，则上工之治验，固可采以示法，中工之方案，亦可因以征学识之浅深，品诣之高下，而定其取舍矣。

《钱塘县志·方技传》：沈好问精小儿医，尤善治痘，江鲁陶子一岁，痘止三颗，见额上、耳后、唇傍，好问曰：儿痘部位心肾脾三经逆传，土克水，水克火，宜攻不宜补，攻则毒散，补则脏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润将成矣，好问曰：以石膏治之，恐胃土伤肾水。俗医怜儿小，谬投以参，好问见之，惊曰：服参耶？不能过二十一日矣。儿卒死。夫治痘已有成效，竟为庸医所误，由于恒情皆畏攻而喜补也，此亦可为任医不专之戒。

赠医诗鲜有佳者，近阅临川李小湖回卿联琇《好云楼初集》中，有赠医士费晋卿明经诗，语殊警惕。咸丰中，回卿督学江苏，知

江苏有二名医，一为阳湖吴仲山斐融，居印墅，一为武进费晋卿伯雄，居孟河城，遂并访之。吴以回卿未有子，投补剂为嗣育计。费谓回卿肝阳过旺，心肾两亏，投以养心平肝之剂。回卿主费说，因赠以诗云：儒林与文苑，千秋照简编，岂无艺术传，别表冠世贤。华佗许颖宗，妇孺惊若仙，本草三千味，《难经》八十篇。格致即圣学，名与精神传，况用拯危殆，能夺造化权。活人较良相，未知谁后先，莘渭不巷遇，只手难回天。孟城一匹夫，所值蒙生全，日济什百人，功德几万千。大哉农轩业，讫始尧舜前。

诊　法

寇宗奭云：凡看妇人病，入门先问经期。张子和云：凡看妇病，当先问娠。又云：凡治妇病，不可轻用破气行血之药，恐有娠在疑似间也。彭用先云：凡看产后病，须问恶露多少有无。此妇科要诀也。沈芊绿云：婴儿脏气未全，不胜药力，周岁内非重症，勿轻易投药，须酌法治之，即两三岁内，形气毕竟嫩弱，用药不可太猛，峻攻峻补，反受药累。此幼科之要诀也。王洪绪云：痈与疽截然两途，红肿为痈，治宜凉解；白陷为疽，治宜温消。又云：惟疔用刺，其余概不轻用刀针，并禁升降痛烂二药。此外科要诀也。

《伤寒论》六经提纲，大半是凭乎问者。至如少阳病，口苦咽干目眩，及小柴胡汤症，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则皆因问而知，此孙真人所以未诊先问也。

脉

大肠脉候左寸，小肠脉候右寸，此《脉诀》之言也。白滑伯仁候大小肠于两尺，李士材称为“千古只眼”，后人遂皆信之。余考汪石山《脉诀刊误》，辨正叔和之说甚多，而独于“左寸候心、小肠，右寸候肺、大肠”，未尝以为非，谓以腑配脏，二经脉相接，故同一部也。又昌邑黄坤载元御，谓脉气上行者，病见于上，脉气下行者，病见于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大小肠位居至下，而脉则行于至上，故与心、肺同候于两寸。其说亦精，可正滑说之误。

杨仁斋谓脉沉细、沉迟、沉小、沉涩、沉微之类，皆为阴；沉滑、沉数、沉实、沉大之类，皆为阳。一或误施，死生反掌。余谓亦有不尽然者，按《名医类案·火热门》，壶仙翁治风热不解，两手脉俱伏，时瘟疫大行，他医谓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翁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时疫也，升之则死矣。投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又按《脉诀》歌谓伤寒一手脉伏曰单伏，两手曰双伏，不可以阳证见阴为诊，乃火邪内郁，不得发越，阳极似阴，故脉伏，必有大汗而解。时证见此脉不少，习医者宜审之，不可专主杨氏之说而为所误也。

仲景《伤寒论》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金匮》论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同一沉紧之脉，一则属热，一则属寒，然则临证者，岂可专凭脉乎？

《上海县志·艺术门》载姚蒙善医，尤精太素脉，邹来学巡抚召之视疾，姚曰：公根器上别有一窍出汗水。邹大惊曰：此余秘疾，汝何由知？姚曰：以脉得之，左关滑而缓，肝第四叶有漏通下故也。邹求药。曰：不须药，到南京便愈。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约十二日可到。邹即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而卒。夫预决死期，脉理精者能之，至因关脉之滑而缓，知其有漏通下，恐无是事也。志书好为夸张之辞，往往若是。

李东璧《奇经考》云：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正经，无表里配合，故谓之奇。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夫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

溢于奇经，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沟渠溢满，霈需妄行，流于湖泽。按此则奇字当读作奇偶之奇。无表里配合。有读作奇正之奇者，非也。

脉象虚实疑似之间，最难审察。叶思兰治一产妇医案有云：凡诊脉遇极大极微者，最宜斟酌。如极大而无力，须防阳气浮散于外。如极微之脉，久久寻而得之，于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坚牢者，不可认作虚寒。今此症六部皆无脉，尺后则实数有力，所谓伏匿脉也。阳匿于下，亢之极矣，岂可泥于产后禁用寒凉哉？其辨别脉象，至为精细，为医者当熟复其言。

鬼祟之脉，忽大忽小，忽数忽迟。虫症之脉，乍大乍小。盖皆无一定之形也。至若气郁痰壅之症，每因脉道不利，迟数不调，最宜审察。虚者之脉，亦有至数不齐者。《汪石山医案》一人患泄精，脉或浮濡而驶，或沉弱而缓，汪曰：脉之不常，虚之故也。用人参为君，加至五钱而病愈。

脉有六阴，亦有反关，诊病者，均宜详审。吴郡某医有声于时，一达官新纳姬人，忽患心病，痰涌手厥，某诊其两手无脉，辞不治，易医诊脉，知是反关，一剂而愈，某之名望顿减。

明王文恪公鏊泽长语云：徐文定公为詹事时，至苏城，闻王时勉明医也，令诊之，时勉既诊，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异。时勉曰：如是尤妨。然则脉又有歇至而非为病，临症者，可不详察乎？钱塘梁氏《玉绳瞥记》谓近有人只一手有脉，一手无脉，此理殊不可晓，此又临症者所当知也。

《汪石山医案》载：王宜人产后因沐浴，发热呕恶，渴欲饮冷水瓜果，谵语若狂，饮食不进。体丰厚不受补，医用清凉，热增剧，石山诊之，六脉浮大洪数，曰：产后暴损气血，孤阳外浮，内真寒而外假热，宜大补气血。与八珍汤加炮姜八分，热减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参芪，不肯再服，过一日复大热如火，复与前剂，潜加参、芪、炮姜，连进二三服，热退身凉而愈。此段病情脉象，无一可以用温补者，医安得不用清凉？迨服清凉而热增剧，始知其当用温补。然非如汪之有胆识，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脉虽浮大洪数，而按之必无力，与叶思兰所云见前相合，此可于言外得之。

元和江艮庭声《论语俟质》，谓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既切脉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说未径人道，然《礼记》疏有夫子脉诀之说，则江说亦自有因。况疾为子之所慎，岂慢以任之医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谓孔子既知医，何以康子馈药而曰未达，余曰：药当是丸散之类，不知其为何物，即知之而莫辨其种之善否，故曰：未达，不敢尝。

《魏书·术艺列传》：显祖欲验徐謇之所能，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探得病情，兼知色候。后高祖疾大渐，謇诊治有验，酬赉甚渥，下诏有"诚术两输，忠妙俱至"之语，其艺可谓精矣。乃文诏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王显诊脉云：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而謇则谓是微风人脏，宜进汤加针。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医道真不易言也。

脉数时一止为促，促主热，然亦有因于寒者，如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谓真阳之气本动，为寒所迫，则数而促也。脉缓时一止为结，结主寒，然亦有因于热者，如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注家谓湿热相搏，脉缓为湿，所以里湿之脉当见沉结也。观此益知临症者不可专凭脉矣。

用　药

徐之才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王好古补二种曰：寒可去

热，大黄、芒硝之属是也；热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属是也。药之用已无遗。《心印绀珠经》标十八剂之目曰：轻、解、清、缓、寒、调、甘、火、暑、淡、湿、夺、补、平、荣、涩、温、和。则繁而寡要矣。

郑康成《周官疾医》注：五谷：麻、黍、稷、麦、豆。《素问》以麦、黍、稷、稻、豆为五谷，分属心、肝、脾、肺、肾，治病当从之。《程杏轩医案辑录》治胸脘胀痛，泛泛欲呕，食面尚安，稍饮米汤，脘中即觉不爽，谓肝之谷为麦，胃弱故米不安，肝强故麦可受，当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内经》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于众人所用方中加一味药，即可获效。如宋徽宗食冰太过患脾疾，杨吉老进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杨曰：疾因食冰，请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脑疽，自服防风通圣散，数回不愈，朱丹溪视之曰：何不以酒制之？清碧乃悟，服不尽剂而愈。张养正治闻教谕羸疾，吴医皆用三白汤无效，张投熟附二三片，煎服即瘥。缪仲淳治王宫寿遗精，闻妇人声即泄，瘠甚欲死，医者告术穷，缪之门人以远志为君，莲须、石莲子为臣，龙齿、茯神、沙苑蒺藜、牡蛎为佐使，丸服稍止，然终不断，缪加鳔胶一味，不终剂即愈。叶天士治难产，众医用催生药不验，是日适立秋，叶加梧桐叶一片，药下咽即产。嘉定何舜伯患呕吐，医用二妙丸不效，徐灵胎为加茶子四两，煎汤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积，故用此为引经药。略识数条，以见治病者，必察理精而运机敏，始能奏捷功也。

邹润庵治一人暑月烦满，以药搐鼻不得嚏，闷极，遂取药四五钱匕，服之，烦满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语，盖以药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邹谓南星、半夏之毒，须姜汁乃解，盛暑烦懑，乌可更服姜汁？势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极甘，少用则毒气不解，服至一二钱，即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斤蒸露饮之，饮尽而病退。凡病者畏药气之烈，恶药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陈载庵尝治一人，热甚喉痛，用甘草、桔梗、连翘、马勃、牛蒡、射干、元参等味，其人生平饮药即呕，坚不肯服而病剧，又不能不进药，乃令以药煎露，饮二十余碗而全愈。

许允宗治王太后病风不能言，以防风、黄芪煎汤数斛，胥床下熏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语。陆严治徐氏妇产后血闷暴死，胸膈微热，用红花数十斤，大锅煮汤，盛木桶，令病者寝其上熏之，汤气微，复进之，遂得苏，此善师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谓病在表而深，非小剂能愈，乃熬药二锅，倾缸内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药浇之，逾时汗大出立愈，则又即其法而变化之。医而若此，与道大适矣。

吴人畏服重药。马元仪预用麻黄浸豆发囊，凡遇应用麻黄者，方书大黄可卷，俾病家无所疑惧。当时治病皆于医家取药。徐灵胎治张某病当用大黄，恐其不服，诡言以雪蛤蟆配药制丸，与服得瘥。可想见良工心苦，非拘方之士所能及也。

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详问得之，奚由奏效？前人治验，略志数则，以资玩索。朱丹溪治叔祖泄泻，脉涩而带弦，询知喜食鲤鱼，以柴胡、陈皮、生姜、砂糖等药探吐胶痰而泻止。林学士面色顿青，形体瘦削，夜多惊悸，杜某询知喜食海蛤味咸，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药而病愈。富商患腹胀，百药无效，反加胃呕食减赵赢，一草泽医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凉太过，脾气受寒，医复用寒凉，重伤胃气，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气下行，由是病除。赵尹好食生米而生虫，憔悴萎黄，不思饮食，用苍术米泔水浸一夜，锉焙末，蒸饼丸米汤下而愈。吴孚先治长夏无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语，问之曾食猪肺，乃令以款冬花二两煎汤灌之而痊，盖所食乃瘟猪肺也。沈绎治肃王嗜乳酪获疾，饮浓茶数碗，荡涤膈中而愈。薛立斋治一老

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宽，用痰痢等药不效，询知素以酒乳同饮，为得酸则凝结，得苦则行散，遂以茶茗为丸，时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数服而瘥。吴廷绍治冯延已胸中痛，询知平日多食山鸡、鹧鸪，投以甘草汤而愈。杨吉老治杨立之喉痛溃烂，饮食不进，询知平日多食鹧鸪肉，令食生姜一片，觉香味异常，渐加至半斤余，喉痛顿消，饮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谓是食毒，询知好食竹鸡，令捣姜捩汁折齿灌之而苏。某医治一妇面生黑斑数点，日久满面俱黑，询知日食斑鸠，用生姜一斤切碎研汁，将滓焙干，却用生姜煮汁糊丸食之，一月平复。盖山鸡、鹧鸪、竹鸡、斑鸠皆食半夏，故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庐陵人胀而喘，三日食不下咽，视脉无他，问知近食羊脂，曰：脂冷则凝，温熨之所及也。温之得利而愈。

治痼病宿病有不能求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虚损瘦甚，右胁下痛，四肢软弱，用二陈汤加白芥子、枳实、姜炒黄连、竹沥，八十贴而安。祝仲宁治脚膝痹痛，服清燥汤百剂而愈。此类甚多，当初服数剂时，必不见效，非信任之深，谁能耐久乎？吁！世之延医治病，往往求其速效，更易医者，杂投方药而病转增剧，盖比比然矣。

袁随园作《徐灵胎先生传》有云：张雨村儿生无皮，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糁其体，裹以绢，埋之土中，出其头，饮以乳，两昼夜而皮生。此盖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子无皮，速用白早米粉干扑，候生皮方止。明·葛可久治舟人生子身无全肤，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细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动，久之生肤，盖其母怀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气故也。徐参用二法而得效，洵乎医之贵博览也。

治妇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药，而不知阴受其伤。治小儿惊风，每用香窜镇重之剂，而不知隐贻之害。治肝莫善于高鼓峰之滋水法，治风莫善于吴鞠通之解儿难，询可以挽积弊，拯生命也。

世人袭引火归源之说以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误，动辄误人。今观秦皇士所论，可谓用桂、附之准，特录于此。赵养葵用附、桂辛热药，温补相火，不知古人以肝肾之火喻龙雷者，以二经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皆有相火存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经真水不足，则阳旺阴亏，相火因之而发，治宜培养肝肾真阴以制之。若用辛热摄伏，岂不误哉？夫引火归源而用附、桂，实治真阳不足。无根之火，为阴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阳阴躁之症，非龙雷之谓也。何西池曰：附、桂引火归源为下寒上热者言之，若水涸火炎之症，上下皆热，不知引此火归于何处？此说可与秦论相印证。龙雷之火，肝肾之真阴不足，肝肾之相火上炎，水亏火旺，自下冲上，此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临，而用苦寒直折，又不可宗火郁发之，而用升阳散火之法，治宜养阴制火，六味丸合滋肾丸及家秘肝肾丸地黄、天冬、归身、白芍、黄柏、知母，共研细末，元武胶为丸。之类是也。

病有上下悬殊者，用药殊难。《陆养愚医案》有足以为法者，录之。陆前川素患肠风便燥，冬天喜食铜盆柿，致胃脘当心而痛，医以温中行气之药疗其心痛，痛未减而肠红如注，以寒凉润燥之药疗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陆诊其脉，上部沉弱而迟，下部洪滑而数，曰：此所谓胃中积冷，肠中热也。用润字丸三钱，以沉香衣其外，浓煎姜汤送下二钱，半日许，又送一钱，平日服寒凉药一过胃脘，必痛如割，今两次丸药，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便行极坚而不甚痛，血减平日十之六七，少顷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坚，清晨又解溏便一次，微见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尚未舒，因为合脏连丸，亦用沉香为衣，姜汤送下，以清下焦之热而润其燥，又用附子理中料为散，以温其中，饴糖拌吞之，以取恋膈，不使速下，不终剂而两症之相阻者并痊，此上温下清之治法也。卢绍庵曰：丸者，缓也，达下而后溶化，不犯中宫之寒。散者，

散也，过咽膈即销溶，不犯魄门之热。妙处在于用沉香、饴糖。

陈曙仓室人咳嗽吐痰有血，夜热头眩，胸膈不舒，脚膝无力，医用滋阴降火药已半年，饮食渐少，精神渐羸，诊其脉，两寸关沉数有力，两尺涩弱而反微浮，曰：此上盛下虚之症。上盛者，心肺间有留热瘀血也。下虚者，肝肾之气不足也。用人参固本丸，令空腹时服之，日中用贝母、苏子、山楂、丹皮、桃仁、红花、小蓟，以茅根煎汤代水煎药，服之十贴，痰清血止，后以清气养营汤，茯苓、白芍、归身、川芎、木香、白豆蔻、陈皮、黄连。与固本丸间服，三月后病瘥而受孕。此上清下补之治法也。

物性有相忌者，即可因之以治病。如铁畏朴硝，张景岳治小儿吞铁钉入腹内，用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并研末，熬熟猪油加蜜和调，与之吞尽，遂裹护铁钉从大便解下。豆腐畏莱菔，《延寿书》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医不能治，作腐家言莱菔入汤中，则腐不成，遂以莱菔汤下药而愈。菱畏桐油，《橘旁杂论》云：一医治某嗜菱食之过多，身热胸满，腹胀不食，病势垂危，知菱花遇桐油气辄萎，因取新修船上油滞作丸，人消食行气药中与服，即下黑燥粪而痊。此类尚多，未能缕举，习医术者，诚不可不博识多闻也。

冷庐医话　卷二

清　桐乡　陆以湉定圃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古　人

京师先医庙，始于明嘉靖间，按：元典元时建三皇庙，内祀三皇并历代名医十余人，至是始定为先医庙。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农，右黄帝，均南面，句芒、风后，东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东向，东庑傲贷季、天师、岐伯、伯高、少师、太乙、雷公、伊尹、仓公淳于意、华佗、皇甫谧、巢元方、药王韦慈藏、钱乙、刘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庑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神应王扁鹊、张机、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真人孙思邈、启元子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皆东向，以北为上，岁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按：韦慈藏名讯道，唐人，施药济世，因有药王之称。今世俗之祀药王者，塑像为卉服，而以王为皇，未知出何典故。渤海秦越人受桑君之秘术，遂洞明医道，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乃命之曰卢医，世或以卢扁为二人，谬矣。语见杨元操《集注难经序》。凡为名医，必有传授之师，如孙文垣一脉之师黄古潭，张景岳介宾之师金梦石，此皆青出于蓝，而师之各转赖徒以传。汉·张仲景称医中之圣，其师为张伯祖，自非仲景，谁复知有张伯祖哉？传道贵得其人，非独圣门为然矣。

张仲景，医中之圣也。华元化，医中之仙也。二人同时，范氏只为元化作传，乌得称良史乎？

明代以医名而为显官，名列史传者有二人，曰许绅，曰王纶。许官尚书，因医而始显者也。王官巡抚，既显而犹医者也。然许能探世宗于已绝，事见《明史》，而《野获编》、《今言》所载较详。《野获编》云：嘉靖壬寅年上寝于端妃所，宫婢杨金英等相结行杀，用绳系上，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缚终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喀喀声，孝烈皇后率众人解之。《今言》云：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绅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辰时进之，未时忽作语，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点血药，圣躬遂安，次年，绅以用药惊忧病死。而不能自疗其惊悸。《明史》：绅得疾曰：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王所在治疾无不立效，而不能自知服药之误。《续名医类案》：节斋得心痛疾，访峨眉道者治之，道者问公平服饵有生甲气血之物否？制未衔者乎，曰：有之，常服补阴丸，数十年矣，中用龟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去。节斋遽投瓯，小者至尺围，下赤色小龟无数而卒。医岂易为哉？

《元史·方技传》医家仅列李东垣，言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为尤长，而不及脾胃，载治验有六，皆不详其所用之药。史例大率如此，然而略矣。

道士知医最著名者，有崔紫虚，僧则有深师，荆山浮图，师慎柔和尚；宦官则有罗大无知悌；妇女则有胡宗仁之母徐氏，妻李氏。医任死生之重，而通性命之微，固无人不当学也，特非尽人所能学耳。

上古俞跗治病，能割皮解肌，湔洗肠胃，漱涤五脏，华元化犹传其术，史所称刳破腹背，抽割积聚是也。华以后能之者无闻焉，虽有弟子吴普、樊阿，不尽其奥。岂神奇之术，非其人勿传欤？

《续名医类案》卷三十"奇疾门"钱国宾

案注云：钱塘人，万历时人，有《寿世堂医案》四十则，多奇疾，乃刻本由杭太史堇甫处借得，凡三十二字，阁本无，魏氏家藏本有奇疾门。钱论肉行一症，可补瘟疫诸书之缺。云：癸亥冬，山海天行时疫，病者头痛发热，恶心口渴，神昏欲寐，四肢不举，其肉推之则一堆，平之则如故，医有作伤寒者，有作时气者，投以发散药，无不加重，死者数百，时督师阁部孙及赞画各伤一仆，至乙丑春，钱之关门谒太师，谈次间及曰：此症天行时疫，名肉行，人肉属土，土燥则崩，土湿则流，其邪感于血脉肌肉，不比伤寒所治，古今医集不载，止于官邸便方见此异症一款，因人血枯，而感天时不正之气，当大补血，用首乌、枸杞、归、地等味，少加羌活风药，足以应病矣。若经发散，立死无疑。又治足跟响至头，声如雷，诊脉五部皆和，独肾芤大，举之始见，按之似无，乃肾败也。肾经自足走头，肾主骨，肾虚则体空，空则鸣，所以骨响。以六味丸加紫河车膏、虎骨膏、猪髓、枸杞、杜仲服之愈。又治两膊红十数条，头粗尾尖腹大，长尺许，阔寸许，曰：此青蛇异气，不急治，蛇形入腹而死，或生大小腿，如头向上，故入腹亦死。以针挑破头尾，使其不走，流出恶血，又研明雄黄唾调涂患处，内服清凉败毒散而愈。防风、荆芥、白芷、羌活、黄芩、黄连、金银花、槐子、甘草、当归、生地各一钱。观此则钱亦当时名手，而今罕有知之者，不有《续名医类案》，不几湮没无传乎？

《古今医案类按》云：高果哉先生，乃王金坛之高弟，《准绳序》中所谓嘉善高生隐士也，余童时习闻父老传诵其治病如神，著有《医林广见》及《杂症》二书，未曾刊印，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医案数卷，立方颇多奇巧，然险峻亦难轻试，略选数条，以存吾邑文献。其卷七一条云：魏子一患嘴唇干燥，自服麦冬一两，生地四钱，元参二钱。五味一钱，甘草六分，乌梅三个，虽有小效，而病根不去，高云：此症宜用神水，其法以铅熔化，散浇于地成薄片，取起，剪作长条数块，以一头钻眼悬吊于锅，锅内置烧酒，烧酒之上仰张一盆，与铅片相近，锅下燃火，使酒沸而气上冲于铅片，铅片上有水滴下盆内，谓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从下而上，能升肾中之水，救上之干燥也。按：《本草纲目》所载神水，指五月五日午时竹竿中雨水，其主治亦异，此可以补方书之缺，特录之。

今　人

吾里张云寰先生，幸濂，桐乡县人，医学深邃，求治者门常如市。余表兄周士勋，夏日身热不退，脉虚自汗，医用清暑药不效，先生诊之曰：口不渴，舌少苔，且神气虚弱，乃大虚证也，再服清暑药脱矣。投以八珍大补之剂获愈。其子铁葫上舍未，亦精医理，诊病胆识绝人，有乡农病喘十余日，服药不效，登门求治，令服小青龙汤。乡农有难色，张曰：服此药二剂，仍不得卧者，余甘任其咎。乡农去，家人讶其失言，张曰：彼喘而延至十余日不死，非实证不能，又何疑焉？阅数日，乡农复来，则病果瘳矣。

临海洪菉园孝廉裕封，精医理，常言古方书如《伤寒》、《金匮》，今方书如《临证指南》，诚能专心玩索，诊疾自能奏功。台郡少良医，由于昧所适从，仅读《药性赋》、《汤头歌括》及《医宗必读》等书耳，其治病每以古方获效。文参军之子患暑症，初微恶寒，后壮热汗出，嗳气腹痞，口干渴，面肿头痛，大小便少，医用葛根、桔梗、制半夏、薄荷、佩兰、赤苓、通草、杏仁、芦根等药，渐觉气急神昏，菉园诊之，谓脉大舌黄，是白虎汤症也，投一剂，诸症皆减，改用鲜石斛、黄连、生甘草、金银花、瓜蒌实等味而痊。张明径患春温，恶寒发热，喉烂，医用甘、桔、荆、防、牛蒡等味，病不减，菉园投以黄芩汤加连翘壳、杏仁，一剂获愈，此真善用古方者！

嫡兄星槎先生瀚，少好学，以多病兼玩医书，久而精能，宰化县，年老罢官，贫不能归，乃悬壶于会城顺德县。县令徐某之子夏月泄泻，服清暑利湿药不效，渐至发热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只此一子，计无所出，延兄求治，兄曰：此由寒药伤脾，阳虚欲脱，宜进温药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汤，徐疑不敢服，兄曰：此生死关头，前药已误，岂可再误？设此药有疏虞，我当任其咎。服药诸症俱轻，连进数剂全愈。徐大喜，倾囊厚赠，复为乞援同寮，因得全家归里。兄著有《制方赘说》行世。

钱塘吕梁村司马震名，官湖北，有政声，忽动归思，侨居吴门，为人治疾多获效。潘太史遵祁病痺，服茵陈汤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脘中若藏井底泥，米饮至前辄哕，吕诊之曰：湿固是已，此寒湿，宜温之。与五苓散加附子，药下咽，胸次爽然。方氏子伤寒疾革，议用牛黄清心丸，吕曰：邪在腑上蒙心包，开之是揖盗也，宜急下存阴。投以犀连承气汤，一服病愈。叶氏女周岁，遘疾将殆，仰卧，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吕曰：此结胸也。服小陷胸汤立效。吕酷好医书，遍览百家，而一以仲景为宗，尝言仲景伤寒立法，能从六经辨证，则虽繁剧如伤寒，不为多歧所误，而杂症即一以贯之。其为医也，问切精审，不杂一他语，立方必起草，阅数剂始安。一家有病者数人，一一处之无倦容，暇辄手自撰论，阐发仲景之学，著有《伤寒寻源》行于世。

青浦何书田其伟，家世能医，初为诸生专于学，工古今体诗，未尝为医。自其父元长先生卒，恐世业不可无继，稍稍为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热发狂，力能逾墙屋，何曰：是邪食交结也。则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浇饭，旋就柳阴下卧也。以大黄、枳实下之而愈。金泽镇某生逾冠未婚，得狂疾，用牛黄清心加味法，而嘱其家人于煮药时覆女子褻衣于其上，两剂而愈。门人疑之，何曰：是阴阳易法，吾用之偶验耳。尝作医论诗云：治病与作文，其道本一贯。病者文之题，切脉腠理现。见到无游移，方成贵果断。某径用某药，一味不可乱。心灵则手敏，法熟用益便。随症有新获，岂为症所难？不见古文家，方篇局方变。此可见其生平所得力矣。

表兄周乙藜学博士照，潜研医理，尝治分水典史王某之妻，两臂挛不能举，面色黯淡，脉沉缓，诸药不效，令服活络丹数服即愈。后以治手臂足腿挛肿之属寒湿者皆效。乙藜之戚张氏妇，体弱恶食，月信已停八月，就诊于苏州名医何氏诊之，云是经阻，令服通药，乙藜诊之曰：六脉滑疾，右寸尤甚，是孕也，且必得男。以安胎药与之，阅四月果生男。

乌程钮松泉殿撰，福保之父，晴岚封翁芳鼎，精外科术，贫者求治不取钱，且赠以药，制药不惜重值，拯治危症甚多。殿撰尤好岐黄书，在京师每为人治愈危疾。尝治其同年之母，高年患痢，医用芍药汤不效，转益困笃，身热不食，殿撰询知病前曾多食蟹，诊脉左弦数，右数而弱，舌苔中黑，腹痛喜按，力排众议，专主热药，用熟附子八分，炮姜一钱，白芍一钱，吴茱萸五分，焦白术三钱，茯苓三钱，肉桂八分，炙甘草一钱，砂仁五分，陈皮五分，生姜二片，一剂痢稀热减，去茱萸、陈皮，加丁香、木香，二剂痢止，改用补中益气汤，加附、桂、炮姜全愈。殿撰有诊治医案一册，名曰《春冰集》，盖言慎也。

吴江陈梦琴茂才希恕，家居芦墟，其曾祖为诸生者名策，得外科秘方于外家潘氏，始为医。茂才幼好学，有声庠序间，壮岁家中落，母令习家学，可养生兼可治生，乃从其兄省吾上舍希曾学，期年而业成，生平所治疾，悉录成为书，积三百二十二卷，手撮其要为十册，以训子姪。其婿沈沃之学博曰富，择取之，为《妇翁陈先生治疾记》，篇长不备录，录其尤者。一人无故舌出于口寸余，他

医遵古方熏以巴豆烟，饮以清心脾药不效，先生命取鸡冠血涂之，使人持铜钲立其后，掷于地，声大而腾，病者愕顾而舌收矣。或问其故，先生曰：舌为心苗，心主血，用从其类，必鸡冠者，清高之分，精华所聚也，掷钲于地者，惊气先入心，治其原也。以浩按：周真治妇因产子舌上不收，以朱砂敷之，令以壁外堕瓦盆作声而舌收。此盖从其法化出。

先生治疾，以至之先后为序。一日忽于众中呼一人前问所患，曰：臂有微肿。视之仅一小疱，先生潜谓同来者曰：此白刃疔，试视其额端已起白色，速归矣，危在须臾。其人方出门，而部白色渐趋口角，未至家死。

徐氏子年二十余，四肢不举，昏昏欲寐，食后益甚，莫识其症，先生曰：是见《肘后方》，名曰谷劳，由饱食即卧而得。以川椒、干姜、焙麦芽为丸服之，遂瘳。

有食鸦片烟者，遍体发疱，痛痒交作，抓搔肤脱，终日昏愦，语言诞妄，先生曰：此中毒之最甚者，寻常解法，恐不及济。用朱砂一两，与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汤进之，神志顿清，遍体无皮，痛不可忍，复磨菖蒲、绿豆为粉尘粘席，乃得安卧，不半月愈。

胡氏子咽痛气急，勺水不能下，或曰风温，或曰风痰，先生切其脉细微，手足清而脾滑，曰：虚寒喉痹也，用理中汤。观者皆骇相顾，先生曰：急服之，迟将不及，苟无效，余任咎耳。覆杯而平。

吾邑张梦庐学博千里，少工诗文，长精医术，家居后珠村，就诊之舟，日以百计，医金所入，半周亲友，不置生产，惟聚书数万卷而已。时长兴臧孝廉寿恭有文名，张延课诸子，臧亦通医理，尝问张曰：长洲叶氏忌用柴胡　吴江徐氏讥之，先生亦不轻用此味，得毋为时说所惑？曰：非也。江浙人病多挟湿，轻投提剂，瞑眩可必，获效犹赊。叶氏实阅历之言，徐氏乃拘泥之说，此河间所以有古法不可从之激论也。臧曰：闻先生治疮疡，不用升药，何也？曰：升药即汉之五毒药，其方法见疡医后郑注，自来疡医皆用之，然诸疮皆属于心，心为火脏，又南人疮疡皆由湿热，若更剂以刚烈整炼之药，弱者必痛伤其心气，强者必反增其热毒，此所谓不可轻用也。张生平拯危疾甚多。尤著者，湖州归某，寒疝宿饮，沉绵四年，诸药不应，投一方立效，三易方全愈，兹录于后。初诊之：肝阳郁勃，动心犯胃，久则胃气大伤，全失中和之用，以致肝之郁勃者，聚而为疝，胃之停蓄者，聚而为饮，疝动于下，则饮溢于中，所以居常胃气不振，时有厥气攻逆，自下而上，懊恼痞瘀，必呕吐酸绿之浊饮，而后中阳得通，便溺渐行，此所谓寒疝宿饮互为病也。病经数年，宜缓以图之，若得怡情舒郁，当可全愈。茯苓三钱，桂枝二分，生冬术一钱半，炙甘草四分，小川连二分，吴茱萸（泡淡）三分，干姜三分，制半夏一钱，枳实（炒）五分，白芍（酒炒）一钱半，生姜三分，竹茹七分。次诊云：寒疝宿饮，盘踞于中，久而不和，阳明大失中和之用，今肠渐通降，屡次所下黑黄干坚之矢，既多且畅，则肠腑之蓄积者得以渐去，肠通然后胃和，此数年来病之大转机也。盖饮疝互扰，皆在阳明，下流壅塞，则上流何能受盛传导？盆满必上溢，此理之易明者也。今宜专与养胃，以渐渐充复其受盛传导之职。机不可失，正在此时。至于痔瘘溺少，皆属阳明，可一贯也。党参三钱，橘皮钱半，茯苓二钱，制半夏一钱，麦冬（去心）钱半，火麻仁二钱，叭杏仁（去皮尖）二钱，白蒺藜（炒去刺）二钱，刀豆子（炒研）三钱，黑芝麻三钱，柿饼（煅）半枚，白粳米一撮。三诊云：病缠三四年，至今秋才得肠腑通润，燥矢渐来，继以溏泻，然后胃脉不致上逆，呕吐止而饮食进。可见阳明之病，以通为补也。今深秋燥令，痔必稍愈，仍宜柔养阳明，以期渐渐充复。党参二钱，橘皮钱半，茯苓二钱，制半夏一钱，麦冬（去心）钱半，秈米二钱，金石斛三钱，枣仁（炒研）二钱，生甘草四分，驴皮胶二钱，柿饼半枚，荷叶一角。

历代宰相通医理者，伊尹而后，狄梁公、陆忠宣公、范文正公是已，我朝山阳汪文端

公亦谙医理，其评吴鞠通《温病条辨》有云：温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温热从口鼻吸受，并无寒症，最忌辛温表散，但当认定门径，勿与伤寒混杂，再能三焦投药，辨清气血营卫，不失先后缓急之序，便不致误。湿温为三气杂感，浊阴弥漫，有寒有热，传变不一，全要细察兼证，辨明经络脏腑、气血阴阳，湿热二气，偏多偏少，方可论治。又云：热证清之则愈，湿证宣之则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热而后清，清而后愈。一为阳病，一兼阴病，难易较然。观此知公学识之精矣。

吾里孔行舟上舍广福善医，治外感尤精，尝云：噤口痢半因误药而成，医者治痢，辄用葛根，湿热提入阳明，遂至哕逆不食，变成险症，急投以黄连、干姜，庶克有济。余见近世治外感，不辨手足六经，辄用葛根、柴胡，温病遇之，鲜不轻者至重，重者至死，病家不识药性，以为疾不可治，而不知医实杀之也，可慨也夫！

《续名医类案》云：鲍菉饮年二十余，夏月至歙受热，鼻衄愈后，偶啖梨，遂得吐症，盖肝火而胃寒也。百治无效，闻说吐字则应声而呕，后至吴门就叶氏诊，以其脉沉细，令服附子理中汤，参、姜、附俱用三钱，服后出门，行及半里，觉头重目眩，急归寓，及门而仆，其尊人谙药性，谓必中附毒，亟煎甘草灌之，良久乃苏，后去附子，仍服二剂，吐转甚，再往诊，仍令服前方，遂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汤，服四剂无验，冬月感寒增咳，缠绵至夏，余偶访知则病剧，询知为向患吐，近复二便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饮茶水，更医数人，或言令以艾灸脐，俱不应，请诊之，见其面色青悴，脉弦伏而寸上溢，谓此缘脾阴大亏，水火炽盛，又因久咳肺虚，肝无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关格，幸脉不数，易治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冲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黄连、肉桂各五分，隔汤蒸服饮下，觉吐稍止，即能食糕数块，然二便胀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捣烂，掩于丹田，以物系定，不逾时，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时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按：甲戌为乾隆十九年，叶天士卒于乾隆十年，诊疾者当是其后人，若出天士手，必不若是。后以六味加减，入沙参、麦冬等，咳嗽亦止，向后常服养荣之剂，吐不复作。余按：鲍刊《名医类案》，魏为校正，鲍赋夕阳诗，魏亦和作，二人之交情，非比寻常，盖有由然矣。

上元葛芝山布衣镛，少孤极贫，读书僧寺，遇异人授书一卷，乃岐黄家言，其方甚秘，习之以治者效如神。群小儿戏，一人张口而跳，蹶伏门限，舌断堕地，一人骑门限坐力猛，肾囊破，睾丸坠，葛悉为安之。自朝至日中，门庭如市，口讲手画无倦色，午后携百钱独游，或采药，或看花，或冒雨雪提酒榼访知己。当道闻名，迎者沓至，则诡曰：葛某穷士，藉医苟活，实无伎俩，昨误杀人，群聚殴之，已遁矣。其志趣如此，尤精砭法，凡病赤游风，汗不得发，死者十八九，宜以血代汗，葛削竹夹瓷锋砭之，出血如珠，密排而不流立愈。盖轻则皮不破，重则肉伤，无第二手也。咸丰癸丑三月，贼陷金陵，胁为内医官，不从。十四日既夕，异旧制两棺于厅事，出白金九锭，分赠邻里，且托身后事，遂与妻周氏纵饮沉醉，整衣冠，各入棺，呼其兄子盖而钉之，时夜将半，至四更，闻棺中格格然，盖气始绝也。其友当涂马鹤船学博寿龄为作诗，余撮其略如此，惜不得其治验方云。

陈载庵坤，居山阴之柯桥，承其父梅峰先生灿之传，虚心临证，屡救危殆，犹复广搜书籍，研究忘倦。咸丰丁巳春，访余于武林，相见恨晚，各出所藏秘笈互抄。载庵之长子幼时喉痛数日，遍体发疱如剥皮状，痛痒难堪，医者不识，载庵焦思无计，忽忆唐笠山《吴医汇讲》中曾载，名曰虏疱，须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即疗，必死。乃即如法治之，蜜随涂随消，二昼夜用蜜数升遂愈。其好学之获效有如此。

杭州赵芸阁泰，勤求医理，洞烛病机，其戚有为医误治，服利湿药以致危殆者二人，赵皆拯治获痊。其一患淋症，小便涩痛异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剧，赵询知小便浓浊，曰：败精留塞隧道，非湿热也。用虎杖散入两头尖、韭根等与之，小便得通而愈。其一膝以下肿，医用五苓，肿更甚，赵以其肿处甚冷，而面色皖白，知是阳虚，令服金匮肾气丸而愈。夫南方湿病居多，此二症尤多挟湿者，兹独不宜于利湿药，可知治病不当执一，非学识之精者，焉能无误哉？

吾邑沈吟梅州判炳荣，熟精医理，官直隶时，曾治一妇，年二十八，因丧夫而得颠疾，时发笑声，用六味地黄汤加犀角一钱，服二剂即痊。盖笑主心，心生火，心郁则火愈炽而上升，故以此药交心肾，使火熄而病自已也。

古　书

医家著书，每为假托之辞，以张其功能。如窦材《扁鹊心书》，则以为上天所畀，《张景岳全书》，则以为游东藩之野，而遇异人，至陈远公《石室秘录》，乃竟托之于岐天师雷公，尤属不经。《洪氏集验方》五卷，宋·洪景严遵所辑，《本草纲目》采宋人方书甚多，独遗此书，盖失传久矣。嘉庆间，吴县黄尧圃丕烈，得宋刻本，乃重刊之，其书始传于世，黄序中谓此书刊成，求序于独学老人，谓石殿撰韫玉。有札示余曰：昨所言交感丹，疑用香附太偏重，因查检处所藏方书，乃是香附一个，配茯神四两，尊抄是香附一斤，窃意香附一个，无一斤重之理，恐系抄胥之误。能再查原本，此固慎重起见，然余即以此方降气汤二条证之，一用半斤，一用五两，是递减用之，原方一斤非误传，宋之癖如是，并附著之以质之深于医理者，--正其是非云。余按：用药分两，有君臣佐使之不同，即如此书中苁蓉茸附丸，菟丝子六两，而沉香仅一分，以视一斤四两，更为轻重悬殊，且《瑞竹堂经验方》亦载是方，香附亦用一斤，《本草纲目》收入香附条下，分两悉合，然则黄说是也。

《苏沈内翰良方》沈存中自序有云：世之为方者，称其治效常喜过实，《千金》、《肘后》之类，尤多滋言，使人不复敢信，夫《千金》、《肘后》，为古方书之佳者，而犹若如此，况其他乎？即如此书中苏合香丸、至宝丹等素称神效，而统观全书，热药居多，至若止吐软红丸之用信砒、巴豆，治惊辰砂丸之用腻粉、龙脑，尤为峻厉，岂可轻视？又小柴胡汤为伤寒少阳证主方，而此书以为赤白痢尤效，且谓痢多因伏暑，此药极解暑毒，凡伤暑之人，市是暑暍，不问是何状，连服数次即解，是欲执此方以治一切暑暍证也，不又为圣散子之贻？祸于世乎？是知方书非无可取之处，而不能尽善，在人精心审择，以定弃取耳。

宋·董汲《旅舍备要方》，《四库全书题要》云：汲因客途猝病，医药难得，集经效之方百有余道，内如蚰蜒入耳及中药毒，最为险急，而所用之药至为简易，其杂伤五方，古书中不少概见，今亦罕传，尤见奇特，盖古所谓专门禁方，用之则神验，至求其理，则和扁有所不能解，即此类也。今录其方以备用。

治蚰蜒入耳，胆矾末一匙，以醋少许滴灌之，须臾虫化为水，解中药毒，并虫毒闷乱吐血烦躁，甘草一两生用，白矾五钱，生延胡索一两，上为细末，每服半钱，水一盏，煎至六分，去滓，放冷细细呷之。杂伤，治火伤被火烧处，急向火灸之，虽大痛强忍之，少间不痛不脓。治犬马啮及马骨刺伤人及马血入旧疮中方，取灰汁热渍疮，常令汁器有火，数易其汁，勿令烂入肉，三数日渍之，有肿者，炙石令热熨之，日二次即止。

治蛇咬久不效，及毒气内攻疮痛方，雄黄、白矾等分研就，刀头上爆令镕下，便贴

咬伤处自痊。治道涂大醉仆地，或取凉地卧。为蛇入人窍方，见时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尾，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以绵系之，少刻自出，此蛇有逆骨，慎不可以力拔之，须切记。壁镜咬人立死治之方，槟榔不拘多少，烧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后以醋调贴之。又一方甚平易可用，并录之。治跋涉风雨，或道路误为细尘眯目，隐痛不能视物，随所眯目以手分开，自以唾搽之即愈。

偶从友人处见张叔承三锡《医学六要》眉间评语甚佳，惜不知何人手笔，摘录数条于此。惟痰最易忽略，鄞医周公望治谢时素三十年不愈之痰，用滚痰丸三服顿除。又治一梦遗几死，百补不愈，以滚痰丸一两行之即愈。葛可久补髓丹，黄蜡与鸡同用，此二味不宜并食，录有明禁，当删去。一人嗜酒，醉后服葛花即解，一医曰：此人不久矣，疏利太过也。果以风痹死。吞酸一症，东垣作寒证，河间、丹溪作热论，世人因有标本之说分属之，吾辈固当兼参，然治常得芩连症，用姜桂者甚少，岂东垣之法可废哉？缘俗医治病，初多用温散，久久寒化为热，未有不从热治者耳。一娠妇小便，遍数多而溺少，涩而不通，余用补中益气汤吞六味丸四钱愈《医贯》法也，次日令再服，病人以不惯丸药，且谓地黄泥隔遂止，越四日病复作，必欲易一方，因以清心莲子饮与之，一服效，后视《伤寒准绳》知古有成法也。妊妇转胞，由胎压膀胱，大抵虚陷所致，薛氏以补中益气汤举之，较丹溪四物、四君、二陈煎服探吐为稳。杭医陈月坡治鄞谢宦子室人，一剂而通，盖清气之陷，总因浊气不降耳。升之则降矣，降之则升矣。催生如柞木饮、兔脑丸、通明乳香等法，俱不足存，只一味独参汤妙甚，余第四女难产一昼夜，服参半斤而生。高鼓峰每用参、芪各一两，当归五钱，川芎三钱，冬月加桂以温之。

《四库全书》医家类存目《药镜》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题要》云：明·蒋仪撰。仪，字仪甫，嘉兴人，正德甲戌进士，其历官未详。是编前后无序跋，惟凡例谓《医镜》之镌，骈车海内，今梓药性，仍以镜名云云。此书余于咸丰七年，从武林书坊得刊本四卷，乃与王宇泰《医镜》四卷有仪用崇祯辛巳序文。合刻者，前有仪用之弟云章彦文氏顺治丁亥序，及仪用康熙二年自序，各卷首刊嘉善蒋仪纂定，常熟参订。彦文之序，谓仪用负宏济苍生之愿，出入场屋，见刖执事，郁郁不得志，以为无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济之愿者，莫若业医，若遍访名宿，遂得宗旨于王宇泰先生，发其枕秘，有《医镜》一书，镌传海内，学人奉为指南矣。然而用克镜医，必先镜药，岁在乙酉魏塘春夏为弘光元年，魏塘秋冬为顺治之二年，民之死于兵死于疫者，盖踵相望，仪用侧处北村，恻然心伤，益无意章句，乃集古今药性全书，并诸名家，及金坛用药秘旨，手自删订编辑，缀方给药，全活乡党贫人，又与常子馨逸互相考论，砥琢词章，协以声韵，成书四卷，名曰《药镜》。又云：仪用近葺蓬编浹，驱儿辈及僮仆，督耕陇上，暇时买药归来，悬壶街市，袖古今医说，研穷探味，云以自老。据此则仪用应试而未尝登第，入本朝业医以终。《题要》所云，乃据采进本之辞耳。及考《嘉兴府志·撰述门》，只有卜祖学《药镜》，无仪用名，当亦有误，特识于此，为吾郡征文献者告焉。

张介石谓《医贯》以六味治伤寒，其言如酖。叶天士谓景岳以大温中饮治温邪时疫，言滋阴可以发汗，真医中之贼。盖赵氏喜用六味、张氏喜用参桂，立言一偏，遂滋流弊。今二书盛行于世，读者必详察其失，而节取其长，斯可矣。

《史载之方》二卷，即《直斋书录解题》所云：蜀人史堪《指南方》也。此书世少传本，余从新城罗镜泉学博以智，借得抄本录之，《洪景严集验方》曾记载之，治妇人气块刺痛二方，兼及其治验，盖亦能医之士也。然其书中之方，大半皆麻黄、独活、附子、官

桂等药，其治疫毒痢之通神散，用麻黄、官桂、甘草、川芎、白术、细辛、独活、桔梗、防风、芍药、白芷、牡丹皮、牵牛，第二方用诃子，第三方用硫黄，杨子建袭之，改为万全获命三方，并袭其说。如寒邪犯心，水火相战，所以先发寒热，水火相犯，血变于中，所以下赤痢云云。孔以立《痢疾论》深诋之，斥为不经之说，又谓不辨人体之强弱，脉息之虚实，擅用麻黄、术、桂、牵牛、诃子、硫黄，实乃杀人之事。其论良然。

宋·灵泉山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人间绝少，咸丰初年，杭州吴山陶氏宝书堂书坊，偶得宋刊本于四明，湖州丁宝书以钱六千购之去，余友罗镜泉亦喜搜奇书，闻之大惊，急从丁君强借抄副本，余因得录一册。按《郡斋读书后志》谓是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谓是三卷，《通志·艺文略》亦云三卷，又有《续必用方》一卷。此册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绍圣五年宗室捐之重刊序文，书中记传方之人甚多，皆详其出处行谊、知亦有心人也。卷首论"为医"一条云：用药之法，先审有害无害，苟能无害，是为有利，盖汤丸一入不出，人死岂可复生？历劫长夜，永为冤对，无有免离。仁者鉴此，岂不勉旃？语简旨深，可为医门药石。

张戴人治病，专用汗吐下，然则其时病者竟无虚症当补者乎？医术虽高，不谓之偏不得也，其医业中往往不详脉象，此出自庸知几辈之手，不免多附会失实，至如治劳嗽、治虚劳、治冻疮，皆以舟车丸、浚川散大下之，治临产病喘，以凉膈散二两，四物汤二两，朴硝一两，煎令冷服，且谓孕妇有病用朴硝，八月者当忌之，九月十月内无碍，其说皆未可信。

雷公、扁鹊，皆上古时人，战国时秦越人慕扁鹊学，因称扁鹊，迨后宋《雷敩炮炙论》亦称雷公，《奎材心书》亦称扁鹊。《炮炙论》之称雷公，乃后世所传讹，《心书》之称扁鹊，则材直以之自称，从来著书家，未有如此夸大者。

秀水殷方叔仲春《医藏目录》一卷，就其生平所见医书，自上古以及近世咸载焉，分为二十函，函各数十种，首曰"无上函"，自《内经》、《神农本草》、《难经》诸书，外兼及《易经》、《洪范》、《繁露》，盖本孙思邈大医须兼识阴阳卜相之意。同时平湖陈懿典为作序有云：方叔研讨方药，治病称神，户履常满，然萧然环堵中，不走五都，不游大人，而《医藏》一编，网罗悉人间未睹之书，议论阐古人未发之旨。考《嘉兴府志》方叔有传，在"隐逸门"，是殆精于医而不以医名者，方叔又能诗，有《安老堂集》，惜未得见。

董氏琏《卫济宝书》，吴晓钲得袁永之影宋定本二十二篇，完善无缺，视文劳同之本多三之一，后有"续添方"，乃元人所辑，不知名氏，方多佳者，摘录于此。治毒蛇咬，先以麻绳扎伤处两头，次用香白芷细末掺于疮口，以多为妙，仍以新汲水调下半两许，毒气自消。一方用热酒调下，诸方皆用麦冬水，盖欲先护心气也。系瘤法兼去鼠奶痔，出《集验方》，真奇捷也。芫花根洗净带湿，不得犯铁器，于木石器中捣取汁，用线一条，浸半日或一宿，以线系瘤，经宿即落，如未落再换线，不过两次自落，后用龙骨并诃子末敷疮口即合，依上法系鼠奶痔，屡用得效。《苏沈良方》亦有用蜘蛛者，然费力，不如此径捷。如无根，只用花泡浓水浸线亦得。赵氏尝用以系腰间一瘤，不半日即落，亦不痛。二圣散治咽喉风热缠喉一切肿毒，鸭嘴胆矾二钱半，白僵蚕半两去丝嘴，共为细末，每用少许，以竹管吹入喉中立效。来苏膏治惊邪风痫，心恙狂乱，积热痰涎上冲，破伤风搐牙关不开，无问远年近日，并皆治之，用干圆肥好无蛀皂角去皮弦子槌碎，用清净酸浆水一碗，春秋浸五日，夏浸二日，冬浸七日，搓揉去滓澄净，用磁器内以文武火熬成膏药相似，摊以新夹纸上阴干，遇病人用时，取手掌大一片，

用温浆水化于磁器内，将病人扶坐，用竹苇筒装药水，扶起病人头，吹入左右鼻孔内，扶定良久，涎出为验，此药治愈病人不计其数，大德六年，有行御史台衙里大夫舍人一十四岁，因风热痰涎潮搐，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二台医治疗无门，有台掾李受卿收此妙药，依法吹入左右鼻孔内，须臾痰涎出及一碗余，立苏。

今　书

魏玉璜先生之琇《续名医类案》，余既借录阁本全部，后又假得魏氏家藏抄本，校勘一过，并视阁本多所更正。前有杭太史世骏、余太史集序文并目录。后有魏识跋。海宁王孟英士雄《潜斋医话》谓卷首无序无目，殆只据阁本言耳。今录跋语于此，云：《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乃先君校刊汪氏《名医类案》而成，较篁南所辑为尤备，是书之优劣，《提要》序文论之详矣，余小子不敢赞一辞。书中兼援江氏例，临证案附见焉。乾隆甲午岁，恭逢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父友朱先生明斋携此册入都，亟录副详校以进，幸蒙采录，此千载一时之恩遇，得以藉传不朽。原本仍发还本家，敬谨收藏，馆上指驳数条，谨更正焉。经进后，鲍氏知不足斋拟刊，未果。原本为先人手泽贻留，未敢出以示人。兹慎选楮毫，精抄全部，评校装潢，以冀当代大人君子布金刊板，广播艺林，诚于身心有裨，识又何敢为独得之秘耶？时嘉庆丁丑冬日，临江草堂后人识盥手拜跋。

张景岳偏主温补，尊而信之者不少，近日攻击之者亦复有人，如叶天士、魏玉璜、章虚谷、陈修园。其最著也，叶天士《发挥》一书，尤为深切详尽。究之景岳之重扶阳，时势适然，亦以救弊，学者循览其书，必当与《发挥》参观，斯不为其所误。惟《发挥》为家藏之板，久不印行，余历年搜访，至丁巳岁，始于吴门购得一部，惜力绵未能重刊广传也。

如皋顾晓澜学博金寿，少擅才藻，壮岁贡入成均，屡困秋试，年四十，南归秉铎，遂绝意功名，专精医理，每遇宿学名师，不惜虚怀就正，求其精微，治一证必刻意精思，寝食俱废，方定，卒起沉疴，晚岁弃官，家于吴门，求治病者踵相接，门第子汇录方案，因选择百条付梓，道光乙酉秋镌，名曰《吴门治验录》。其治病每用人所不恒用之药而奏捷效。妇女解郁调经，则以合欢皮煎汤代水。妇女反胃痰饮，则用东壁土墙、白螺蛳壳，入黑驴溺，连土阴干，研末入药。盖黑驴溺入肾，阴中至阴，善通水道，取其引火下行，最为神速，但气味过臊，胃虚者格格不入。白螺蛳能于水土中潜行成道，且可化阳明郁痰，通厥阴郁火，又得东壁土拌而阴干，既无气味，更得殊功。又治痰迷心窍，忽于数日所读之书，皆不记忆，用茯神五钱，远志肉钱半，制半夏钱半，陈皮一钱，九节菖蒲五分，陈胆星五分，珍珠母三钱，生甘草五分，以惜字炉灰一两煎汤代水，煎服获效；去胆星，加生益智仁一钱，醋煅灵磁石三钱，十服全愈。盖养营开窍化痰，特以字纸灰作引，复加益智启聪明，磁石交心肾，医以意会，亦由善思而后得之也。

吴县薛瘦吟楠，能诗精医理，流寓秀水之王江泾，著有《瘦吟医赘》，附录诗十数首，其自书吟稿后云：离家十载感华颠，一检奚囊一黯然，未必书坊有陈起，江湖诗好定谁怜。语殊清婉。吴江李显若王猷，《闻湖诗续抄》谓瘦吟治疾疏方，雄谈惊座，惟执于用古，持论虽透澈，而服其药者往往不效，以故门可罗雀，釜或生尘，年七十余，穷困以终。然观《医赘》所言，非尽不合时宜者，如云今之伤寒，皆温热病也。若太阳之麻桂、青龙等症无有也，初起只须葱豉合凉膈散散表邪，兼清里热，令其微汗而解。又云：看温病先验舌之燥润，以渴不渴为要诀。又云：舌疮多燥，其治在肺，重者，人参白虎，或竹

叶石膏加厚朴、轻者，杏仁、滑石、薏仁、丝瓜叶、芦根、米仁之属。湿症多寒，其治在脾，宜苓桂术姜或消暑丸之属。又云：吾吴前辈吴正功，只教人看《医方集解》，徐炳南晚年，案头只两本《广笔记》，青浦吴元常以《临证指南》为枕中秘，角里牛孚亭于《己任编》亦然。可见心得处不在多也。然无心得者，不得以此借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读古书不可，盖不博亦断不能约也。此皆可为医学津梁，而其治病乃如此，俗所谓行医须运气者，殆非诬欤。

《医赘》所列单方有绝胜者，录之以广其传。取鲜合欢皮两许，煎服，治鸡盲颇效。

吐蛔：瓦松炙存性等分，研细和入制过炉甘石内，敷烂弦风眼，极有神功。

凤尾草根，背有金星，又名金星草，洗去泥，打烂，同鸡子清研和如膏，入麝香少许后敷脐上，一日一换，小便即长，退水肿甚速，不动脏腑，信良方也。

疥疮每日煎鲜首乌一两，川萆薢五钱，服一二十剂，重者二三十剂，无不效。

小儿小水不通，胀急欲死，囫囵莲房一只，煎服即通，鲜者尤妙。

金蟾化管丸，水银三钱，雄黄一两，大蟾一只，银硝一两，明矾一两。先以水银、雄黄用火酒二斤，渐煮渐添，酒尽为度，其末用纸包好，取大蟾去肠留肝肺，以药纳入缝好，另银硝、明矾研末，入阳城罐，加水半茶盅，加火上熬干于底，放地中入蟾于内，升文火二枝，中火一枝，武火一枝，候开看刮下灵药，用蟾酥汁为衣，如芥子大，凡管用一丸，放管口外，盖膏药自入至底，虽弯曲处能到，嫩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见效，如不全退，再用一丸，无不除根。

老马兰头饱吃，可治内痈。

鼓证湿邪入络居多，消滞利水，徒伤气分，焉能奏绩？方用新绛钱半，蜣螂虫二钱，延胡索钱半，丝瓜络一枚，淡木瓜钱半，川通草一钱，路路通十枚，生米仁八钱，陈香橼皮半只，干佛手三片，川郁金一钱，远志八分，即此数味出入加减，自能奏捷。至消滞莫如红曲、鸡内金，达下莫如车前子，降气莫如苏子、川贝。又瘦吟自载医案云：尝治一徽商积虚痰喘，用金水六君加熟附、细辛、五味，煮米仁浆丸，外用水澄生半夏、生姜二粉为衣，终剂而十余年之病如失。后治数人，并效如神。

程氏钟龄《医学心悟》，篇幅虽隘，其方颇有佳者。余戚李氏妇患嗜症绝粒，诸药不效，医告技穷，奄奄待毙。余检此书启膈散令煎汤服之，北沙参三钱，丹参三钱，川贝二钱，茯苓钱半，砂仁壳九分，广郁金五分，柯蒂二个，杵头糠五分，四剂而能纳食，去郁金，加萎皮一钱，服四剂，复加味调理全愈。

南海何西池梦瑶《医碥》，余遍求之苏杭书坊不可得，丁巳冬日，从严兼三借录一部。西池少负才名，学士惠公，称为南海名珠，生平笃嗜医学，成进士，为宰官不得志，乃归田行医，所著《医碥》七卷，刊于乾隆十六年。自序有云：或曰方今《景岳全书》盛行，桂附之烈，等于昆冈，子作焦头烂额客数矣。人咸谓子非医病，实医医，是书出，其时医之药石欤，碥当作砭。余笑而不敢言。凡例有云：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东垣论阳虚对讲，皆以补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梦瑶目睹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执。书中时出创解，颇有裨于医学。

钱塘赵恕轩学敏《串雅内外编》，皆走方术。谓走方之药，上行者曰顶，多主吐；下行者曰串，多主泻；顶串而外，则曰截，截，绝也，如绝害然。此即古汗、吐、下三治也。又谓走方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诀，便是能品。其自序谓幼嗜岐黄家言，性尤好奇，闻走医中

有顶串诸术，操技神而奏效捷，以此获食，其徒倡多动色枳戒，秘不轻授，又多一知半解，罕有贯通者，以故欲宏览而无由。宗子柏云：挟是术且老矣。戊寅航海归，质其道，皆有奥理，顾其方，旁涉元禁，琐及游戏，未免夸新斗异，为国医所不道，因取其所授，重加芟订，存其可济于世，合余平昔所录奇方，汇成一编，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实也，并矫奇而归于雅，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淇云云。然观其所载，多兴阳之方，大半热药，如天雄、附子、草乌、肉桂、硫黄、阿芙蓉、淫羊藿、鹿茸、蚕蛾等味，用之必致为害，且导人以纵欲，亦非大雅所当言也。此书无刊本，好事者若以付梓，当更为芟订，庶几尽善。

《傅氏女科》书，道光丁亥张丹崖凤翔序刊，近复刊入潘氏海山《仙馆丛书》，王孟英谓文理粗鄙，剿袭甚多，误信刊行，玷辱青主。余观此书，措辞冗沓，立方板实，说理亦无独得之处，尤可怪者，解妒有饮，谓可以变其性情，荡鬼有法，且假托于岐天师，更列红花霹雳散。成此书者，当是陈远公之流，而其学更不如远公，乃女科书之最下者。

《疡医大全》，搜罗浩富，而不及虞疮。见"今人门"陈载庵医案。虞疮出《肘后方》，采入《本草纲目》。《松峰说疫》，纪载详备，而不及肉行。见"古人门"钱国宾治案。可见著书之难，而习医者，当博览群书，不得拘守一家之言，谓已尽能事也。

无锡沈芊绿金鳌，《要药分剂》十卷，准徐之才十剂分类，凡四百余品，皆异常日用必需之药，故曰"要药"。其宣剂五灵脂注云：寒号虫，四足有肉翅，能飞，但不甚远，此虽名虫，既能飞则属鸟类矣，从前本草书多列虫部，恐非是，今故次于禽鸟之例。余按：五灵脂自虫部入禽部，始于《本草纲目》，岂沈未之见耶？

会稽章虚谷楠《医门捧喝》，谓春温症以黄芩汤为主方，必加柴胡、葛根为使，以邪伏少阴，乘少阳上升之气而发，郁勃既多，骤难宣达，其火内溃，或作暴泻，外灼则肢体疼痛，上炎则头痛喉痛，故加柴胡达少阳之气，再加葛根入阳明而止渴解肌，则汗泄而热去。或见其热盛，过投寒凉，遏其欲出之势，热反获而难退矣。窃思春温由于冬不藏精，热邪既炽，真阴必伤，何得更以柴葛升提其阳，重耗津液，即欲宣达，加薄荷、牛蒡子、香豉等足矣，间有需柴、葛者，亦属偶然，不可云此症必加柴、葛也。《景岳全书发挥》，世皆知为叶天士之书，按武进曹畸庵禾《医学读书志》，谓此书为梁溪姚球所撰，坊贾因书不售，剜补挂名，遂致吴中纸贵，又谓陶氏《全生集》，山阴刘大化所撰，《本草经解要》《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皆伪托叶氏。余观数书中，《景岳全书发挥》为最胜，惟尽情斥詈之处，有伤雅道，知其非天士手笔也。

昌邑黄坤载御元，少耽典籍，三十岁左目红涩，为医误治，过服凉药失明，遂发愤习医，穷究义蕴，著书甚富，然渺视千古，毁谤前人，其作《素灵微蕴》，谓仲景而后，惟思邈真人不失古圣之源，其余著作如林，无一线微通者。惊悸之症，在伤寒皆得之汗多阳亡，为少阳相火郁发，或以汗下伤阴，甲木枯槁，内贼戊土，乃有小建中、炙甘草证，重用芍药、生地以清相火，至于内伤虚劳，惊悸不寐，俱缘水寒土湿，神魂不藏，无相火上旺而宜清润者，即偶有之，而脾肾终是湿寒，严用和胃昧而造归脾之方以补心血，薛立斋又有丹皮、栀子加味之法，张景岳、赵养葵、高鼓峰、吕用晦更增地黄、芍药之辈，复有无名下士，作天王补心丹，肆用一派阴凉，群儿醉梦不醒，成此千秋杀运，可恨极矣。夜热之症，因阴旺湿土，肺胃不降，君相失根，二火升泄，钱仲阳乃作六味汤丸以滋阴亏，薛氏推广其义，以治男女劳伤、各种杂病，张氏、赵氏、高氏、吕氏、祖述而发扬之，遂成海内恶风，致令生灵夭札，死

于地黄者最多，其何忍乎？下至二地、二冬、龟板、黄柏诸法，不可缕悉。究其源流，泄火之论，发于河间，补阴之说，倡于丹溪，二悍作俑，群凶助虐，莫此为甚。足之三阳，自头走足，凡胸胁壅满，上热燔蒸，皆足阳明少阳之不降也，李东垣乃作补中益气之方，以升麻、柴胡升胆胃之阳，谬矣。而当归、黄芪，亦复支离无当。风寒之症，仲景之法备矣，陶节庵作九味羌活之法，杂乱无律，而俗子遵行，天下同符云云。黄蓍作繁富，时抉精奥，惟所定诸方，偏于扶阳，遗精症谓土湿阳衰，生气不达，乃用桂枝、附子，堕胎症谓命门阳败，肾水渐寒，侮土灭火，不生肝木，木气郁陷而贼脾土，乃用干姜、桂枝充其类，将生人绝无阴虚火旺之症，是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矣。

余杭稽留山石云院微尘上人，以其家传经验奇方济世活人，年老惧失传，悉付之梓，名曰《石云选秘》，凡二卷，书中有接骨神方，用闹杨花子烧酒浸一夜煮酒，每服二分，亦可蒸透晒干为末，入虎骨五分，早上服，午间骨响，接上神效。余以庠说天台叶氏售跌打损伤药致富，甚秘其方，后为佣工人窃得以传，乃用闹杨花子置灶边，得烟气熏蒸，二三年后，研为末，收藏勿泄气，每服二三分酒下，治损伤立效，但力猛不可多服，石云方正与此同。

归安江氏涵暾《笔花医镜》，谓《程钟龄女科》一卷，悉从诸大家论说中斟酌尽善而出之，字字毫发无憾，并无近时《临证指南》等织巧习气，故依治每收实功。不知《临证指南》虽成于叶氏之门人，采录冗繁，诚为可议，然其审证立方，实多可法可传。即如女科之症，必主奇经，洵能独出手眼，遵而用之，鲜不获效。程氏书岂能见及此耶？是故读程氏书可与立，不若读叶氏书可与权也。

秀水钱彦臞处士经纶，居王江泾，康熙间人也，医术精核。有人仲冬病寒，诸医杂治不效，独处士言伏暑，投青蒿一味而愈。治病受值，必视其贫富，贫者常谢不受，富人以厚币远来，则又却之，且谢曰：若币重，不难致他医，何必我？我邻里孤穷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诊治，安能舍之他适哉？或道逢他方，人问钱先生安在。辄应曰：死久矣。用是名不出乡里，而贫亦如故。殁后，乡人相传为土地神，历百余年未尝著灵怪，而祷祠下者不绝，盖隐君于之有德于乡闾者也。著有《脉法须知》三卷，咸丰五年，其同里计二田上舍光昕，为锓板以传，贻余读之，盖荟萃诸家之说，而出之以精确，非积学有得者不能也。其《问法要略》一篇，语约而意详，胜于张景岳之十问，备识于此。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问便，慎之至也。问男女老幼贵贱，得病何日，受病何从，饮食便利，情怀劳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药，日夜起居，寤寐有无，痰嗽呕哕，胀闷汗渴烦悸，头目耳鼻口咽喉胸胁腰背腹痛，手掌冷热，喜恶寒热，膝酸足肿，曾患何疾，疮伤中毒，瘀血病久，或汗下过伤，所嗜何味何物，或纵酒，或长斋，或房室，或梦遗，问妇女月水，有孕果动否。寡妇室女，气血凝滞，两尺多滑，非胎也。心腹痛当问新久，懒言惟点头，中气虚也，昏愦不知人，或暴厥，或久病，如人僵厥，多中气，宜辨之。小便黄赤为湿热，清之渗之，小便色白，无热也，不可治热，利则气顺，涩则痰滞，重坠牵掣为虚，烦闷拘急为实，喜热恶利为虚，喜利恶热为实。

嘉善名医俞东扶先生震，《古今医案按》十卷，乾隆四十三年自序刊行，其书选择简严，论说精透，可为医林圭臬，惜坊间流传甚少，道光时，重修《嘉兴府志·方技门》，不为先生立传，撰述志亦不载此书，缺点也。其书甚推尊叶氏，所录治案，多《临证指南》所未载，卷三痢门有曰：嘉善一妪，常便血，时发时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鲜血，里急后重，时或不禁，脉软不数，用五苓、建中转甚，因向宜凉血药，仍以四物加槐、榆、

楂、曲，亦无效。叶天士先生以生苍术、生厚朴、炒陈皮、炙甘草、鸡内金、砂仁壳、丁香柄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久痢，叶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故，震读徐春圃《医统》，因见此方，名醉乡玉屑，治小儿食瓜果致痢，久不愈，乃服先生之典博也云云。余尝以此方加车前子、泽泻治食伤水泻，亦多获效。

吴恕《伤寒指掌》十卷，见殷方叔《医藏目录》。皇甫中《伤寒指掌》十四卷，见《四库全书》医家类存目。二书皆少传本，嘉庆初，苕南吴坤安贞，又著《伤寒指掌》四卷，以南方近日之伤寒，大半属于温热，治法与伤寒不侔，伤寒入足经，而温邪兼入手经，伤寒宜表，而温邪忌汗，伤寒药宜辛温，而温邪药宜辛凉，苟不辨明，必有误治，故其书既述六经本病，而特参以温热立论，兼及类伤寒之症，先古法，后新法，条分缕晰，既精且详，余从乌程邵蔼人茂才楠借录一部，为蔼人之尊人仙根先生所评择，阐发曲畅，令阅者心开目明。仙根先生治病二十余年，屡拯危笃，盖得力于此书为多。

本朝医学极盛，医书亦大备，伤寒之书，喻嘉言《尚论篇》、柯韵伯《来苏集》、王晋三《古方选注》俱独出手眼，直抉心源。伤寒六经兼诸症，柯氏发其端，温热等病究三焦，叶氏宣其旨，苕南吴坤安荟萃群言，勒为成书《伤寒指掌》，而伤寒之学无余蕴矣。杂病之书，首称叶天士《临证指南》，而张石顽《医通》、秦皇士《证因脉治》次之，他若吴鞠通之温，《温热条辨》，戴麟郊《广温疫论》、刘松峰《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症一得》之疫，吴师朗《不居集》之虚劳，肃慎斋《女科经纶》、沈尧峰《女科辑要》之女科，程凤雏之幼科《慈幼筏》，叶大椿之瘄科《瘄学真传》，顾澄江之外科《疡医大全》，皆突过前贤。本草之书，刘若金《本草述》、卢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倪纯宇《本草汇言》、张隐庵《本草崇原》、张路玉《本经逢原》、邹润庵《本经疏证》、赵恕轩《本草纲目拾遗》，罔不领异标新，足资玩索。医案之书，魏玉璜之博大《续名医类案》，俞东扶之精深《古今医案按》，顾晓园之灵巧，《吴门治验录》，并堪垂范来世。辨正之书，徐灵胎之《医贯砭》，扎以立之《医门普度》，刘松峰之《温度论类编》、姚颐真之《景岳全书发挥》，坊贾假托叶天士，其实乃姚所撰也，均可觉迷振聩。单方之书，毛达可之《济世养生集》、《便易经验集》，亦为医门珍笈。其余著述如林，尚难悉数，有志于学者，诵习古书，而又潜研诸家，弃驳取纯，融会而贯通之，何患道之不明不行乎？

高丽康命吉《济众新编》，采集众书而成，无甚创解，惟新增"管见"一条，论服人参、附子之害，语特精当，足以警世，录之。无论大人小儿，人参、附子，用之于热在阳分，则其害立至，医者即觉，若用之于热在阴分，则外似无害，或至数两而死，或致数斤而死，死亦不悔，医者病者终不觉悟，盖病在阴分，用热药熬尽其津液，然后命尽故也，如此死者，频频见之。

西国医士合信氏《西医略论》，略内症而详外症，其割肉锯骨等法，皆中国医人所不敢用者，内治之法，亦与中国异，如治症用信石酒，霍乱用雅片膏、樟脑滚酒和服，使中国医人用之悖矣，其诊脉至数验以时表，取其旋运有准，谓华人用鼻息呼吸，恐有迟速长短，不如时表之准也。

吴门顾松园靖远，少日有声黉序，后因父患热病，为庸医投参附所杀，于是发愤习医，寒暑靡间者，阅三十年，求治者踵相接，曾供直御医院，以亲老归，著《医镜》十六卷，徐侍郎秉义为之序，称其简而明，约而该，切于时用而必效，非虚语也。尝治汪缵功患时感症，见症属阳明，因立白虎方，每剂用石膏三两，二服热症顿减，郡中著名老医谓遍身冷汗，肢冷发呃，非参附勿克回阳，诸医和之，群诋白虎再投必毙，顾引仲景"热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阳症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淳淳力辩，诸医固执不从，投参附回阳敛汗之剂，汗益多而体益冷，反诋白虎之害，微阳脱在旦暮，势甚危，举家

惊惶，复来求诊，顾仍用白虎，用石膏三两，大剂二服，汗止身温，后仍用前汤加减，数服全愈，遂著《辨治论》，以为温热病中宜用白虎汤，此说与余师愚《疫症一得》相合，学者当参观之，并不伤人，以解世俗之惑。顾有秘方，载在《医镜》，一为治膈再造丹，川黄连二两，去毛细切，用水九碗，煎至六碗，又加六碗，煎至三碗，下赤金一锭，重二两，纹银一锭，重二两，浸汤内，大田螺五十枚，仰放盘中，以黄连汁挑点螺眼，顷刻化为水，用绢滤收，莱菔子煎汁、韭菜汁、侧柏叶汁、梨汁、竹沥、童便各小半碗，人乳、羊乳、牛乳各一大碗，将黄连水同金银田螺汁煎至碗半，次下莱菔汁煎至碗半，次下韭汁，次下侧柏叶汁，次下梨汁，次下竹沥，次下童便，俱以煎至半碗为候，将金银取起，下人乳煎，次下羊乳，次下牛乳，俱以煎至一碗为候，成膏，入磁罐内封口，埋土内一夜，每用一茶匙，白滚汤下，极重者三服全愈。如汤水不能进者，将膏挑置舌上，随津咽服，自能饮食，然愈后须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饭，此方清火、消痰、去瘀、滋阴、养血、润燥，得之何氏按：京江何培元《济生方》中有此方家传，谓能挽回垂绝之症，故以“再造”名之。一为治痧硫矾丸，明矾、硫黄各四两，先将二味为末，用豆腐浆在砂罐内煮一昼夜，取出，去豆腐，渣仍入罐，微火熬至干燥，贮入磁瓶，埋地深三尺，三日后取出，矾硫化紫金色，最下一层，有渣泥不用，再将茯苓、山药各三两，同蒸晒露一宿，酒炒当归、白蒺藜各四两，乌药、半夏炒各三两，杏仁焙一两半，陈皮去白、炒小茴香各一两，以上各药共研细末，枣泥为丸，清晨盐汤下一钱，临卧白汤下一钱，此方为断除痧根之神剂。有人病痧十年，或十日，或一季半年时一举发，痛不可忍，叫喊惊人，甚即晕去，或用探吐，或用醋炭熏搐，略得解醒，不能断除，后用此丸数服，而病霍然如失。此症深入骨髓，百无一救，幸得此方，竟可起死回生，且余屡经试验，其效若神，真千金不易之圣药，故亟为表示，以公诸世。顾又有治虚劳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麦冬、龟板、桂圆、玉竹、茯苓、人乳、山药，《吴医汇讲》乃属之汪缵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岂顾著《医镜》一书，为汪氏所窃取耶？附志于此，俟后之君子详考焉。《医镜》一书，世无刊本，其中自制方佳者甚多，己未岁从直隶李参军晋恒假录全部，庚申杭州遇乱失去，深可惋惜。

咸丰戊午冬月，吴晓钰应京兆试归，寄我《齐氏医案》六卷，乃四川叙州齐有堂秉惠所著，自序作于嘉庆十一年，内有效方数则，录之。救劳杀虫丹，鳖甲一斤酒醋浸透，茯苓五两，熟地、山药、沙参、地骨皮各一斤，山萸肉八两，白芥子、白薇各五两，人参二两，鳗鲤鱼重一斤余或二斤更好，先将鳗捣烂，和前药为细末，粳米饭碾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时洗脸，北面向天念北斗咒，北斗咒云：擦神擦神，害我生人，吾奉帝敕，服药保生，急急如律令。七遍，即以开水送丸五钱，服毕，南面吸生气入腹中，烧降香置床下，午时又依前法吞服。曾以此法治曹三思，服至半料，虫尽化水，由小便下，状若稀糊，半载而康，连生五子。按：《仁斋直指劳瘵方》有北斗咒，其辞相同，其药则异，又有用天灵盖并咒，不若齐氏方之纯正。神应散，治时气缠喉，水药不下，牙关紧闭，不省人事等症，余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济人，德莫大焉。用明雄黄水飞、枯矾煅研、藜芦生用、牙皂炙黄，等分为末，磁瓶收贮，每用豆大一粒，吹入鼻内，取嚏吐痰神效。神仙通隘散，治咽喉肿痛，生疮声哑，危急之甚，并治虚劳声嘶咽痛，用硼砂、儿茶、青黛、寒水石各二钱，蒲黄、牙硝、枯矾、川连、黄柏各六分，冰片、潮脑各一分，共研极细末，磁瓶收贮，每用吹鼻立效。齐尝出游，舆夫发痧，昏晕欲绝，仓卒无药，一老翁告曰：可即透取烟管中油如豆大，放舌下，捧水饮之。如法治之，少顷，舆夫起曰：真灵丹也！我病去如失矣。乃拾齐回家。老翁又言此法不特治痧，尤能治毒蛇咬伤，以烟

管烧热，滴油擦患处立效，后以试用果验。

大兴刘继庄献廷，负经世才，于学无不淹贯，所著《广阳杂记》，间有及医事者，述之以资多识。有妇人患小腹中痛，气冲上不得卧，百药不效，已骨立矣，有吴人诊之曰：此乃经时不谨所致。用白芍二两，香菌一两，猪外肾一对，煎汤，滑石、白矾各五分，共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汤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剂而愈，亦奇方也。

龚首辅大人病头风已数年矣，每发时痛欲死，骨节间格格有声，已坏一目而痛不止，延余诊之，定一方用酥炙龟板二钱，麻黄、藁本各一钱，甘草五分，后更为定一方，用何首乌、苡仁、牛膝，令服二剂而愈。

明末高邮袁体庵，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宜急归，迟恐不及矣。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之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故以危言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乃北向再拜而去。

太平崔默庵医多神验，有一少年新娶，未几出痘，遍身皆肿，头面如斗，诸医束手，延默庵诊之，默庵诊症，旬不得其情，必相对数日沉思，反复诊视，必得其因而后已，诊此少年时，六脉平和，惟稍虚耳，骤不得其故，时因肩舆道远腹饿，即在病者榻前进食，见病者以手擘目观其饮啖，盖目眶尽肿不可开合也，问思食否，曰：甚思之，奈为医者戒余勿食何？崔曰：此症何碍于食？遂命之食，饮啖甚健，愈不解，入之，视其室中床榻桌椅漆器黑入，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别迁一室，以螃蟹数斤生捣，遍敷其身，不一二日肿消痘现，则极顺之症也，盖其人为漆所咬，他医皆不识云。

新安程云来林，博究群书，所著《医暇卮言》，乃深于格致之学者，余尤爱其论夜卧一则，有裨于养生，录之。夜卧能使气降，昼卧能使气升。人至暮劳极，眼白昏而带赤，静卧一宵，诘朝对镜，清澈如故，此气降之验也。昼倦当静坐片时，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沉寝，则初觉之时，目白必赤，此因卧而气反升之验也。盖昼当与阳俱开，乃逆其候而闭之，譬如夜当与阴俱闭，乃故狂呼豪饮，皆伤寿源。古人云：夙兴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人之纪也。愚一生劝人夙兴，不劝人夜坐。

吴门朱东樵纶，有《本草诗笺》，钱塘陆典三文谟，亦有《本草诗》，而陆为胜，征引亦较广博，药各系以七律，凡五百三十四首，录其第一首"人参诗"云：五叶三椏别样新，黄参上党味尤纯，瑶光星散天边宝，人体精成地底珍，开胃助脾能补气，宁心润肺自安神，元阳可唤春回转，虚实须教辨识真。按：人参功用固大，误服之害亦非细，末句命意深矣。

袁随园所为《徐灵胎先生传》，载治连耕石疾，阅之不甚了了，近观《洄溪医案》，乃始释然。医案云：芦墟连耕石暑热坏症，脉微欲绝，遗尿谵语，寻衣摸床，此阳越症，将大汗出而脱，即以参附加童便饮之，少苏而未识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则来载我。越三日来请，亟往，果生矣，医者谓前药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饮，余至曰：阳已回，火复炽，阴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连日啖数枚，更饮以清暑养胃而愈。后来谢，述昏迷所见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入骨，一小儿以扇驱之曰：汝不怕霹雳耶？黑神曰：熬尔二霹雳，奈我何！小儿曰：再加十个西瓜何如？黑神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雳散，果服三剂，非西瓜则伏暑不消。其言皆有证据，亦奇事也。

冷庐医话　卷三

清　桐乡　陆以湉定圃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形　体

鼻之下口之上为水沟穴，名为人中，其说有二：一谓自此而上，目耳鼻皆双窍，自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单窍，上三画阴，下三画阳，合成泰卦也。一则谓天气通于鼻，地气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气，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见程云来《医暇卮言》

膀胱或谓有上口无下口，或谓有下口无上口，张景岳、李士材亦主此说，人皆信之，而不知其非也。若无上下口，何以有交肠之病乎？吴县沈实夫果之，独谓上下皆有口，而上口常闭，水之入于膀胱，仍是三焦化入，而非从上口以入。若膀气大虚，则力乏而窍不能闭，或邪热伤膀，则主开泄，而窍亦不能闭，甚至有交肠之病，粪从小肠下口入膀胱上口，并随小便而出。譬如入身之外窍，脐孔与两耳两乳，亦常闭而不开，有故则或出脓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类推矣。此论最为近似。余按：唐与正治吴巡按病不得溲，卧则微通，立则不能涓滴，询知常服黑锡丹，因悟结砂时铅不死，硫黄飞去，铅沙入膀胱，卧则偏重犹可溲，立则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为十服，煎瞿麦汤下之，膀胱得硫黄，积铅成灰，从水道下，犹累累如细砂，病遂愈。观此益可证膀胱之有上下口也。

中　风

中风最宜辨闭脱二证。闭证口噤目张，两手握固，痰气壅塞，语言謇涩，宜用开窍通络、清火豁痰之剂，如稀涎散、至宝丹之类。脱证口张目合，手撒遗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补之剂，如参附汤、地黄饮子之类。然闭证亦有目合遗尿、身僵神昏者，惟当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气粗、脉大以为别。脱证亦有痰鸣不语者，惟当辨其脉虚大以为别。至于闭证气塞，亦有六脉俱绝者，不得以无脉而遂谓是脱证也。

伤　寒

徐灵胎《伤寒类方》白头翁汤注云：凡下重者，皆属于热。按：《金匮要略》云：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是则下重不专属于热矣，特热证较多，当察脉证治之，不可执一。阳明主阖，故其病为胃家实。太阴主开，故其病为自利。胃家实者，是胃液燥竭也，故必渴，药用栀豉、白虎、人参、竹叶、石膏、承气等，以存津为主。自利者，是脾脏寒湿也，故不渴，药用理中、四逆等温中为主。

《伤寒论》桃花汤证，或以为寒，或以为热，或以为寒热不调，或以为先热后寒，持论不一，独沈棣怀《医学三书论》至为详确，备录之。阳病下利，便脓血，协热也。阴病下利，便脓血，下焦不约而里热也。与桃花

汤固下散寒，成氏此注深合仲景之旨。盖少阴传经阴病，病于少阴之经，实结于胃，少阴直中之寒证，病在本脏，下焦虚寒失闭藏之职，故用温补以散里寒而固肠胃。《准绳》反以成氏释里寒为非，岂不思热而用固肠收涩之剂，则热何由去耶？吴缓谓此症三阳传来，纯是热病，赤石脂性寒，假干姜以从治之。彼盖见血为热，不知有形之血，必赖无形之气以固之，下焦虚寒不能固血，非温补不能助阳以摄阴，何必阳病热而始便脓血哉？赤石脂性温，丹溪、东垣皆云，然吴缓何据而谓其寒？喻昌颇知仲景救阳之意，而于此条亦以为热证，乃云滑脱即不可用寒药，何以仲景于白下利者，多用黄芩、黄连耶？白头翁又何为耶？其注支离矛盾，学者当细详之。以浙按：下利热多寒少，其辨少阴寒利之法，汪琥友《伤寒辨证广注》言之最悉，附录于此少阴里寒，便脓血，色必黯而不鲜，乃肾受寒湿之邪，水谷之津液为其凝涩，酝酿于肠胃之中，而为脓血，非若火性急迫而色鲜明，盖冰气静而腹喜就温，欲得手按之而腹痛乃止。

阴证阳证

病证阴阳疑似，最难辨别。即如厥有阴阳二证，李士材谓阴厥脉沉弱，指甲青而冷，阳厥脉沉滑，指甲红而温，以此为辨。蒲城王竹坪先生梦祖《伤寒撮要》采之，以为此说最精，留心体验之，百不一失。然观《续名医类案·疫门》载，施幼升六月患时疫，口燥舌干，苔刺如锋，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按之痛甚，渴思冰水，小便赤涩，得涓滴则痛甚，此当急下之证也，惟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寻之则有，按之则无，医者引陶氏《全生集》以为阳证，但手足厥逆，若冷过肘膝，便是阴证，况通身微冷乎？又陶氏谓阴阳二证，全在脉之有力无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绝，按之如无，比无力更甚，遂进附子汤，烦躁之极，不逾时竟殒。观此知阴证似阳，又未可以脉沉弱、指甲青冷为凭。余按：成无己曰：丹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是阴经受邪，阳气不足，可用四逆汤。若手足自热而至温，从四逆而至逆者，传经之邪也，四逆散主之。此说辨别，至为精审，又凡六气之感，异于伤寒之传经者，惟舌较为可凭，阴证亦有黑苔、焦黄苔，然其苔必浮胖，或滑润而不枯，此等处非细心体察，鲜不致误。上海王协中敬义《疫疠溯源》载：吴门汪姓患疫症，适当盛暑，体厥四肢冷极，脉虚，医用参附并四逆等药，遂至危殆，及延余诊，见其咬碎唇舌，周身赤斑成片，气倦而口中谵妄不成语句，脉参伍极乱，已无下手处矣。以其今魂案观之，知阳证阴脉，误投温热，必至杀人，可不慎哉？

上所述通身肌表如冷，指甲青黑，六脉如丝，进附子汤而殒，此阳证似阴，误作阴证治而死也。亦有阴证似阳，误作阳证治而死者，黄退庵《证治指要》云：一妇小产后，身作大热，舌黄脉大，口干，大便多日不解，医者不辨其假，而用白虎汤一服，便通热缓，病家大悦。余诊之，谓此乃格阳于上，其方不可再服，必当温补。问：既系虚证，何昨日服药大便通热势解耶？余曰：此大便之结，如寒月水泽，腹坚其通者，几微元阳为寒凉所逼而出。其热势减者，亦因寒凉灌濯，暂为退舍。脉象浮大，软如丝絮，急服八珍汤，尚恐无及。其家不信，医来复诊，见有应效，仍用前方加麦冬、五味子，服后两日直视，循衣摸床，一昼夜而终。悔无及矣。余按：肌寒在内而格阳于外，寒在下而格阳于上，此为无根之火，症见烦躁欲裸形，或欲坐卧泥水中，舌苔淡黄，口燥齿浮，面赤如微酣，是为戴阳，或两颧浅红，游移不定，异实热证之尽面通红者，叶天士谓戴阳之红，红而娇嫩带白，言语无力，纳少胸闷，渴欲饮水，或咽喉痛而索水至前，复不能饮，肌表虽大热，而重按则不热，或反觉冷，或身热反欲得衣，且两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谷，亦有大便燥结者，脉沉细，或浮数，按之欲散，亦有浮大满指，而按之则必无力，是宜温热之剂。如八味丸等药须凉服，从其类以求之也。

暑

陆丽京《医林新论》谓人之游于暑月而清明在躬者，恃有无气以胜之。世俗夏月辄服香薷饮，不知香薷性味辛温，走散真气，厚朴气力辛猛，摧陷元阳，招暑引邪，无过于此。更有服六一散者，不知甘草性虽和平，而向有中满喘胀，及胸多积滞者，亦不宜概用，滑石利窍，表虚者服之则卫气不固，遗滑者投之则精关不守，此又不可不审也。孙真人以为虚弱之人，暑月当服生脉散。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补五脏之气。余则以为寻常汤饮，须用乌梅砂糖汤，寻常水饮，须用梅浆水，此既补元，又能消暑，况兼爽口，贫者可以通行。又见有夏月施茶茗者，其性寒凉消克，暑月之人，元气已自摧残，而劳伤因惫，正藉资扶，乃更饮茶茗，重虚其虚，冷饮则腹痛泄泻，热饮则散表出汗，胃气一虚，不觉暑气透入，忽而长途昏倒，痧闷丛来，变生俄顷，皆此地之为，而人未之知也。此后有施汤饮者，热汤宜调人砂糖少许，冷水宜调入梅浆少许，如有梅浆，亦可人砂糖少许，收敛真气，大助元神。既饮之后，两目神明顿爽，两足精力涌出，饥即暂饱，渴亦生津，此可验也。不则宁用白滚汤或白水。丹溪云：淡食能多补。况太羹元酒，以无味为至味，故当知其利益耳。吾愿世之为善人长者之行者，其亟改而传广之。余谓香薷饮决不可服，六一散若于暑路远涉之后，胸痞恶食，饮之以解暑气，往往获验，特非常服之品，砂糖、梅浆，诚远胜于茶茗，然既受暑气之后，服之病必增剧，以此施舍，安得遍执途人而问之？窃谓养生家之服食，当效其法，若欲施之行旅，转不如白滚汤之有利无弊。按：章杏云《饮食辨》云：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饮糯米汤秫米亦妙。代茶，能保肺气，固卫阳。此却人人可用，胜于砂糖、梅浆也。

方书有云：暑月中热卒死，姜汤、童便乘热皆可灌之，切勿饮以冷水，及令卧冷地，即至不救。今按暑症忌姜，尝有中暑而患干霍乱者，饮姜汤一盏即毙。治中热卒死，古方蒜泥井水法最良，吾里孔雅六学博宪采，言尝于酷暑中见一老妪倒地，口眼尽闭，鼻无气息，急令人以蒜头二颗研烂，取路上热土，日晒处净土是也，污泥不可用。新汲井水一碗调匀，以箸启其齿灌之，五七匙后，始受而作呕，灌尽大吐有声息，手足亦渐舒动，至黄昏后方苏，自云烈日中行十余里，心烦口燥，啖麦饼晕闷而绝，不自知也。投以此方，暑食俱得吐去，而人乃苏。后屡治中暑者均效。

暑　风

表弟周克庵学正士变，熟精医理。道光丙午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医皆束手，克庵家病者甚众，亲自疗治获痊，悯世医之寡识，为作论曰：暑风由口鼻而入，时冷秽气，亦由口鼻而人，先伤上焦手太阴肺经，其始见症也，或喉痛而腐，或不腐，洒洒恶寒，蒸蒸发热，有汗不解，遍体现红晕，舌白腻。首用辛凉平剂，连翘、薄荷、荆芥穗、银花、淡豆豉、牛蒡子、苦桔梗、杏仁、元参、紫马勃、瓜蒌皮、白茅根、竹叶，可随症选用，以表泄表风，兼宣秽浊。其继也，但热不寒，喉痛仍在，痰涎稠腻，目红多眵，舌绛无苔，红痢杂以白疹，烦渴昏闷，燥扰不安，寐则自语，醒则神清，状类犀角地黄及白虎汤证，不知肺卫与心营甚近，此系肺热侵逼包络，未尝竟人营分，以神不昏昧辨之，此时遽与犀角，是开门揖盗也，或识蒙窍阻，犀角并牛黄清心丸、至宝丹，亦不在禁例，至白虎证脉洪大自汗不止，口渴无度，遵古法脉之诚无误，倘用不合法，恐肺经之邪热无出路，致下迫大肠而为痢也，宜用川郁金、黑山栀、瓜蒌皮、芦根、竹叶、桑叶、池菊之类，以廓清热邪，开泄秽气，如毒重者，甘草、人中黄、大青

叶、板蓝根，亦可随意加入，再兼症或有身痛肢软，即暑风流走肢体，参用防己、秦艽、桑枝一二味可也。总之，此证留恋于太阴肺经居多，故用药宜轻清宣解，不必用苦寒沉降之品，误伐中下二焦无过之地。

霍乱转筋　俗称吊脚痧

山阴田雪帆明经晋元，著《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世俗所称吊脚痧一证，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阴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丸、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钱，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二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一日中倾瓯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如呕者，本方加姜制半夏三钱，淡干姜一钱；口渴恣饮舌黄，加姜炒川连五分为反佐，经所谓热因寒用也。腹中绞痛，各转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钱；手冷过肘膝，色现青紫，加制附子三钱，若声嘶目上视，舌卷囊缩，脉已绝，为不治，服药亦无及，速用艾灸法。脐下二寸关元穴，用附子捣烂擦作饼如钱大，安穴上以龙眼大艾柱加其上，灸十四壮，重者三十壮，呕泻止厥回即愈。如无附子，用生姜切片如钱，贴灸亦可，无姜贴肉灸亦妙，病人腹内知温，呕泻即渐止。量寸法以病人中指中一节若干长为一寸，用草心候准量之，不可截断，只须折作三叠即三寸矣。此症种种，皆肝经现症，亦寒邪为病，可疑者口渴舌黄，喜冷饮，及不欲衣被两症耳。缘坎中真阳，为寒邪所逼，因之飞越，所谓内真寒而外假热，但以脉辨之，自无游移矣。有习用温补之医，知此证为阴寒，治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汤，温补脾肾，究非直走厥阴，仍不能奏效。余按：此证自嘉庆庚辰年后患者不绝，其势至速，医不如法，立时殒命，而方书罕有详载治法者，特备述之以贻世云。

许辛木云：治吊脚痧莫妙于来复丹，然硫黄须用真倭产，如用土硫黄即不验。而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即吐出，惟作大丸，临用舂作末服，虽吐亦不尽，再服再吐，少顷药性发即不复吐而愈。用姜汤送下，须极浓极辣乃佳。道光辛巳，此证盛行，有捣浓姜汁频服而愈者。

热

发热有阳陷入阴者，有阳浮于外者。阳陷入阴者，其热自阴分达于阳分，与疟热相似，而实不同症，为阴阳交争，此为阳陷于阴，故但热不寒，若独用表散药，则药力从阳分而泄，何由入阴分引阳邪而出？用宜孙真人柴胡梅连散，盖以梅连摄柴胡入阴分而出之阳，其邪乃得去也。说见《小儿诸热辨》。阳浮于外者，乃表里俱虚，阳气不归元而浮于外也，宜以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气，阳气归内，身体自凉。说见《慈幼筏》。此二证一系外感，一系内伤，临证宜详察之。柴胡梅连散：柴胡、前胡各三钱，胡黄连、乌梅各一钱。上㕮咀，每一钱，童便一盏，猪肚一枚，猪脊髓一条，韭根白半钱，同煎，不拘时温服。六神散：四君子加山药、扁豆（姜水浸，去壳炒）、煨生姜、大枣。王孟英读书精细，最有卓识，如论虞花溪治夜热症，独能辨前人之误，详见《古今医案按选》，备录于此。

虞花溪治一妇，年四十余，夜间发热晨退，五心烦热无休止时，半年后，虞诊其脉，六部皆数伏而牢，浮取全不应，与东垣升阳散火汤，妙！切记此法，今人则竟滋阴降火矣。四服热减大半，胸中觉清快胜前，再与二帖，热悉退，后以四物加知柏，少佐炒干姜，服二十余帖愈。

余按：夜热脉数，的系阴虚，因其脉伏且牢，浮取不应，故用升阳散火得效，仍以阴药收功，然阴药用六味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归合知柏，及从治之炒干姜也。王孟英云：此热在血分，而误治半年，其热愈伏愈深，故脉症如是，补用升阳散火，所谓"火郁发之"也，后以炒干姜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专剂，与阴虚生热当用阴药者治法有别，误用皆为戈戟。

江氏之注，俞氏之论，皆欠明晰，无怪庸庸者之议药不议病也。

冯楚瞻曰：潮热之证，有阴阳之分。平旦潮热，自寅至中，行阳二十五度，诸阳用事，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日晡潮热，自申至寅，行阴二十五度，诸阴用事，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肾。若气虚潮热，参、芪、熟附，所谓温能除大热也。血行潮热，归、芍、骨皮，所谓养阴退阳也。其论潮热颇详，如《伤寒论》所云：日晡潮热，以阳明主于申酉戌之故。则所谓行阳主肺气，行阴主肾气，乃浑举之辞，不可执一。

热入心胞

大人小儿感证，热入心胞，神昏谵语者，有犀角、羚羊角、连翘、金银花、元参、生地、人中黄、生甘草等味，送下至宝丹，往往获效，其有热邪深入发痉者，亦宜以此疗之。世人遇小儿患此证者，妄谓惊风，用针挑之，走泄真气，阴阳乘逆，转至不救。

咸丰戊午秋日，仁和司训吴蓉峰之孙女，十二岁，冒暑神昏谵语发痉，余以煎药投之，蓉峰之室人，复延女医视之，谓是惊风，以针挑之，次日病势转剧而殒，余甚讶药之无灵，深以为歉。庚申秋日，避难北车塔村，村中陈氏儿发热神昏，谵语发痉，余仍以前药与之，服药后酣睡汗出，似有转机，忽其戚某医来视，谓是惊风，以针挑其胸腹，其汗遂敛，病益加重，至夜即毙。同时余又治二人病情相同，皆用前药得痊，则皆不用针挑者也，始知前二人之死，非药之咎，实由误认惊风而用针挑耳，特志之以示戒。

疫

《内经》疗疫小金丹古法，今不能用。近日所传治瘟之方，刘松峰之五瘟丹，制甘草甲己年为君、黄芩乙庚年为君、黄柏丙辛年为君、栀子丁壬年为君、黄连戊癸年为君、香附去净细毛、苏叶凤头者、苍术米泔浸、陈皮以上四味为臣、明雄黄另研细、朱砂另研细，制甘草法：立冬日取大青竹，一头截去节，一头留节，纳生甘草于内，蜡封口，浸粪坑中，冬至取出，晒干听用。前甘草五味，当以某年为君者多臣数之半，如甘草二两，则此外八味止用一两，雄、朱二味又减半，止用五钱，于冬至日将甘草等九味为末，雄、朱另研，以一半入甘草等药末中为丸，留一半为衣，再用飞金为衣，大人服者丸如梧子，小儿服者丸如黍米，雪水生蜜为丸。面东服五十丸，病轻日浅者一服愈，病深日久者，三四服愈，忌一切厚味。此方兼治暑月一切热证，又解痘疹毒。有力之家，制丸施人，功德无量。至于避瘟之法，用乳香、苍术、细辛、生甘草、芸香、白檀香为末，枣肉丸、焚之，又以贯众浸厨房水缸用之，又雄黄二两，丹砂、鬼臼、石菖蒲各一两，共为末，井水调和，涂五心及额上、鼻中、耳门，辟瘟甚验。若人瘟家，以麻油涂鼻孔，出再取嚏，则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则如张景岳所云：必节欲节劳，仍勿忍饥而迎其气。尤为得之。

常州余师愚霖客中州时，父染疫，为群医所误，及奔丧归，视诸方皆不外治伤寒之法，思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稍释隐憾，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而薄，能表肌热，体沉而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此不足以治热疫。遇有此症，投之无不获效，历三十年，活人不少，遂著

《疫症一得》二卷，于乾隆五十九年自序刊行。大旨谓吴又可辨论伤寒瘟疫甚晰，如头痛发热恶寒，不可认为伤寒表证，强为热汗，徒伤表气，热不退，又不可下，徒损胃气，斯证已得其奥妙，惟于从口鼻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此论似有语病，至用达原、诸承气，犹有附会表里之意，惟熊任昭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用为舟楫之剂，退胸膈及六经之热，确系妙法。余采用其法，减去硝、黄，以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捣其窠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其方名清瘟败毒散，药用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三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钱半、真川连大剂六钱至四钱，中剂二钱加至四钱，小剂一钱至钱半、生栀子、桔梗、黄芩、知母、赤芍、元参、连翘、竹叶、甘草、丹皮。以为疫症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如瘥一出，即用大青叶，址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视升提发表而愈剧者异矣。其所载治验，俱用石膏数两，犀角、黄连数钱。归安江《笔花医镜》载治一时疫发瘥，用石膏至十四斤而瘥始退，盖即用其法也。近陈载庵亦仿之而获效。王学权《重庆堂随笔》云：吴又可治疫主大黄，盖所论湿温为病，湿为地气，即仲圣所云浊邪中下之疫，浊邪乃有形之湿秽，故宜下而不宜清。余师愚治疫主石膏，盖所论者暑热为病，暑为天气，即仲圣所云清邪中上之疫，清邪乃无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二公皆卓识，可为治疫两大法门。允哉言乎？

痧

陈载庵云：《痧症全书》中涤痧丸，失载其方，余访得之，即是龚云林《万病回春》所载白虎丸，用千年石灰，刮去杂色泥土为末，水飞过，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再视病轻重加减，烧酒送下。此药顺气散血，化痰消滞，治青筋。北方谓之青筋，南方谓之痧。初觉头疼恶心，或腹痛，或腰疼，或遍身作痛，不思饮食，即进一服，当时血散而愈。若用砭刺之法，耗损其血，不若此方之神妙。《松峰说疫》亦采此方，谓霍乱痧胀皆治之，惟青筋多生冷寒湿所致，宜用烧酒，至热症或用冷水冷茶送，随症变通可耳。又治心腹痛，及妇人崩漏带下，或久患赤白痢，并一切打扑内伤，血不能散，服之皆大效。载庵言以此药施人治痧症，获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可也

长洲龙柏青霏《脉药联珠》谓痧胀之症，多属奇经，盖奇经为十二经之支流也，五脏之清气不升，六腑之浊气不降，譬犹五湖四渎，浸溢泛滥，尽入江河，而清浊已混，更水甚上崩，泥沙扰混，流荡不清，井俞壅塞，故其病有痧胀之名。痧胀者，犹沙涨也。痧胀总由十二经清浊不分，流溢入于奇经，而奇经脉现，则为痧症也。邪气滞于经络，与脏腑无涉，不当徒以药味攻脏腑，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经络既通，然后用药，始堪应手。其论痧症属奇经，未经人道，理实确而可信也。

咸丰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吊脚痧，吐泻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时即死，传有外治神方甚验，好善之家，制药施送，救人不少，干霍乱症亦可治。七年八月，运司河下刘某患绞肠痧，势甚危险，其邻某知柴垛桥边夏家有此药，急往乞取，治之立愈。余目击其效，真神药也。兹录其方，并载药价，有力预备济人，功德无量。麝香、五钱，钱十八千九百，母丁香、一两，钱一百四十，僵桂心、去皮，

一两二钱，钱二千二百，生香附、一两，钱十，倭硫黄、三两五钱，钱二千五百，又合药工分二百十小瓶药瓶五百三个，钱六百五十。共药七两五钱，每一瓶贮药一分五厘，每用一瓶，病重者用二瓶，上药研极细末，分贮小瓶，黄蜡封口，用时先将暖脐膏药烘透，倒药末在中间，即向病者脐上贴住，一时即愈。此方救病甚速，然药性猛烈，断不可服，孕妇忌贴。

绞肠痧即干霍乱，《温病条辨》谓由寒湿，其驱浊阴以救中焦之真阳，方用附子、干姜等热药。《伤寒论汇言》谓此症得之夏秋间，设或见腹痛脉沉，误作阴寒治疗，一进热物汤茶酒药等，即刻闷乱而死。二说截然相反，余谓此症寒热皆有之，医者切宜审慎用药。其治之之法，有不论寒热皆可用者，外治则取委中穴，腿湾处，多用热水急拍，红筋高起，刺之出血即愈，内治则用马粪，年久弥佳。瓦上焙干末，滚水冲服一方加黄土入淡黄酒煎服。二三钱，不知，再作服。二法皆载《温病条辨》，实良方也。马粪并治霍乱吐泻，余曾疗治多人。

疟

周慎斋曰：治疟之法，升其阳使不并于阴，则寒已，降其阴使不并于阳，则热已。升其阳者，是散阳中之寒邪，柴、葛、羌之属，为散寒之品也。降其阴者，是泻营中之热邪，芩、知、膏之属，为泻热之品也。盖并之则病，分之乃愈也。此盖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年八十余，夏患疟，诸舅以年高不堪再发，议欲截之，王曰：欲一剂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气清，以升阳气，使离于阴而寒自已，以石膏、知母、黄芩之苦甘寒，引阴气下降，使离于阳而热自已，以猪苓之淡渗，分利阴阳，不得交并，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剂而止。俞惺斋云：读《灵兰要览》，载此方治疟屡效，又附随症加减法，最为精当，是金坛得意之作。又谓李士材治程武修蓝本于此，惟以白豆蔻换穿山甲，亦其善用药处。余按：近俗治疟多宗倪涵初，似逊此方，然以之治疟，亦不能尽效，知病有万变，未可执一。比见王孟英《古今医案按选》论此最为精当，云：此案但言夏月患疟，而不详脉症，所用升散之药五种，苦寒之药三种，虽为金坛得意之作，余颇不以为然。后人不审题旨，辄抄墨卷，贻误良多。邹润安云：据金坛云，是使阴阳相离，非使邪与阴阳相离也，使邪与阴阳相离犹可，言人身阴阳，可使之相离乎？斯言先得我心，余治门人张笏山之弟，疟来痞闷欲死，以枳桔汤加柴、芩、橘、半，一饮而瘳，是调其阴阳，而使阴阳相离也。

《左传》齐侯疥遂疟，《颜氏家训》改疥作痎，谓《说文》痎二日一发之疟，疟有热疟。齐侯之病，本是间日一发，渐加重，故为诸侯忧。今北方犹呼痎疟，痎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恶寒变成疟，此臆说也，疥癣小疾，岂有患疥转作疟乎？余谓人之疾病无常，初患疥癣，亦所时有，若以疥为痎，则疟为热疟，痎为二日一发之疟，亦何尝无热乎？

治疟有谓必当用柴胡者，以疟不离乎少阳，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谓不当概用柴胡者，以风寒正疟则宜之，若感受风温、湿温、暑热之气而成疟者，不可执以为治也。窃谓疟邪未入少阳，或无寒但热，或无热但寒，或寒热无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见少阳症，必当用柴胡，以升清肝胆之热，虽因子温热暑湿，亦何碍乎？

三阴疟

治三阴疟，震泽沈诒亭庆修传一方，用山楂、槟榔、枳壳、甜茶各三钱，于疟发之日前二时，水煎，服一剂立愈，云试多人皆验。余谓此方药峻，藜霍之体及疟初起者宜之。吴晓铓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录存治久

患三阴症方，云传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乌八钱，生黄芪、佩兰各四钱，水煎，临发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于膏粱之体。二方皆试验，而方书中不恒见，并录之。

痢

孔以立《痢疾论》谓五色痢法当温补脾肾，余治一五色痢，用温而愈。然《冯氏锦囊》中有"五色痢实证一条，想或有此证，余特未之见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孩患五色痢，口渴发热，用万密斋《保命歌括》凤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抵五色痢有温寒之别，宜温者难治，宜寒者易治。录方于此：凤尾草连根一大握，竹林中与井边者极佳，如无，即产别地俱可用，一名鸡脚草。老仓米一勺，老姜带皮三片，葱白连须三根，用水三大碗，煎至一碗去渣，入烧酒小半盏，真蜜三茶匙，调极匀，乘热服一小盏，移时再服，以一日服尽为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面点心难化等物。余按：《本草》凤尾草性至冷，治热毒下痢，治痢者确审非虚寒证，乃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为实热。丹溪曰：口不渴，身不热，喜热手熨荡，是名挟寒。李士材曰：口渴更当以喜热喜冷分虚实，腹痛更当以痛之缓急、按之可否、腹之胀与不胀、脉之有力无力分虚实。盖恐人概以口渴腹痛为实热也，然则不口渴腹痛者，果皆属虚寒乎？又昔人谓先痢后泻者，肾传脾，为微邪，易治；先泻后痢者，脾传肾，为贼邪，难医。余尝持此说以临症，遇有先泻后痢，口不渴，腹不痛者，几难辨其为实热、为虚寒，后见秦皇士《症因脉治》有云：湿热痢之症初起，先水泻，后两三日便下脓血，湿气胜，腹不痛，热气胜，腹大痛，肛门重滞，里急后重。又云：下痢红积而腹不痛，湿伤血分也，宜服河间黄连汤。黄连、当归、甘草。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实热，而口不渴可类推矣。自后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里急后重，痢无不里急后重。小便少，脉数者，一以河间法治之皆效。

白槿花治赤痢甚效，余于杭郡学署植数株，秋间花开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调白糖汤，服之皆愈。荷花池头陈某秋间下痢月余，诸药不效，已就危笃，亦以此方获愈。采花晒干，藏之次年，治痢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参倍用，黄连姜汁制、石莲肉炒，二味等分，水煎缓服。此方胃气虚者宜之，若热毒盛者，尚宜酌用。华治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白蜡方寸匕，鸡子黄一个，石蜜、苦酒即醋也、发灰、黄连末各半鸡子壳，先煎蜜、蜡、苦酒、鸡子黄四味令匀，乃纳连、发，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尽，神效无比。李濒湖谓此方用之，屡经效验，乃诸家方书罕见采录，知良方之见遗者多矣。陈氏藏器治小儿痢，用鸡子和蜡煎，盖本此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药灵妙也。咸丰八年八月，罗镜泉患赤痢月余，诸医用温补药日就沉重，延余治之，询知体倦头眩，不思饮食，腹不甚痛，诊其脉右关沉数有力，余脉皆虚，余谓尚有积滞在内，因用补太早，郁而不泄，然迁延逾月，体倦头眩，神已惫矣，未可峻攻也。乃用生地炭二钱，白芍二钱，归身炭七分，地榆炭钱半，荆芥穗五分，炒槐米一钱，丹皮炭一钱，酒炒黄芩一钱，制厚朴六分，麸炒枳壳一钱，山楂钱半，神曲二钱，蛀黑枣二枚。服三剂，痢止能食，改方调理而痊。按：此症初起，腹不痛，口不渴，是以皆主温补，特未曾读秦皇士之书故耳。

泻

七味白术散，治小儿久泻脾虚者最灵。震泽泥水匠贺凤山孙二岁，泄泻两月，身热少食，面色痿黄，夜睡时惊，幼科用青蒿、扁豆、二芩、厚朴、枳壳、陈皮等药，日就危

笃，求余治之，令服七味白术散，党参二钱，焦白术、茯苓二钱，炙甘草四分，木香四分，煨葛根四分，藿香七分，煨姜三分，四剂，泻止身凉。改方去葛根，加炒扁豆二钱，炒苡仁三钱，砂仁三分，桔梗四分，四剂全愈。

疝

四苓散治疝有极验者。周克庵于丁巳岁病痰火痉后，忽睾丸起块如鸡卵，坚硬重坠不能行，始服治疝药，如川楝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岁寓吴江时，常于酒后至茶肆，饮茶过多，殆水气流入膀胱所致，与肝经无涉，改服四苓散，泄泻数次而疝全愈。

咳　嗽

《客尘医话》云：咳嗽大半由于火来克金，谓之贼邪，最难速愈。因风寒外袭，而内生实火，急宜泻之，若失于提解，久之传变生疾，误服阴药，反成劳瘵。此数语甚的。又云：如果系虚火，惟壮水一法。但养阴之药，又皆阻气滞痰，是在治之者灵也。如生脉六君汤、金水六君煎之类，最为妥当。余按：金水六君煎，景岳以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而《景岳全书发挥》訾其立方杂乱，二陈、地、归，且为水泛为痰而用二陈，于理不通，当用地黄汤，至壮水之法，六君汤亦非所宜。薛生白有案云：此由金水不相承挹，故咳久不愈，切勿理肺，肺为娇脏，愈理愈虚，亦不可泛然滋阴，方用整玉竹、川石斛、甜杏仁、生扁豆、北沙参、云茯神，迥胜于生脉六君汤、金水六君煎。余仿此以治久嗽阴伤，无不获效。

咳嗽有寒热之别，不可误治。感寒者，鼻塞流涕，或微恶寒，宜服生姜、葱白。日二次，不宜常服。挟热者，夜嗽较甚，喉痒，口或微渴，宜服淡盐汤，可常服代茶。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余家用之恒验。

噎

《名医类案》载：绛州僧病噎不能食，语弟子死后可开胸喉，视有何物，弟子开视，得一物，似鱼而有两头，置钵中，时寺中刈蓝作靛，取置钵中，虫遂化为水。自是人以靛治噎疾多效。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为此乃生瘕，非五噎比，后人因以蓝治噎，误矣，盖噎亦有因瘕而成者，蓝能疗之，未可以概治噎症也。按：《续名医类案》载：武昌僧患胃脘痛，其徒亦患之，师死，遗命必剖视吾心，果于心间得细骨一条，长七八寸，形如箸，插瓶中供师前，偶有贵客至杀鹅，取骨挑鹅喉，凡染鹅血处即化，徒饮鹅血数日，胃疾竟除。此与绛州僧事相类，考《本草》鹅血治噎膈反胃，张石顽《医通》备述其法。僧之胃痛而生骨，殆亦噎类耶？然则鹅之功用，实胜于蓝矣。

明·蒋仪《用药镜拾遗赋》注云：噎膈翻胃，从来医者病者群相畏惧，以为不治之证，余得此剂，十投九效，不啻如饥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志之曰：谁人识得石打穿，绿叶深纹锯齿边，阔不盈寸长更倍，圆茎枝抱起相连，秋发黄花细瓣五，结实扁子针刺攒，宿根生本三尺许，子发春苗随弟肩，味苦辛平入肺脏，穿肠穿胃能攻坚，采撷花叶捣汁用，蔗浆白酒佐使全，噎膈饮之痰立化，津咽平复功最先。按：石打穿，《本草》罕见，至《本草纲目拾遗》始载其功用，然世人识之者鲜，即或识之，亦未必信而肯服，余谓噎症初起，莫如《医学心悟》之启膈散。又秘传噎膈膏，程杏轩《医述》以为效如神丹。人乳、牛乳、芦根汁、人参汁、龙眼肉汁、蔗汁、梨汁、七味等分，惟姜汁少许，隔汤炖成膏，微下炼蜜，徐徐频服。至顾松园之治膈再造丹，谓能挽回垂绝之症，见"今书门"，有此数方，何事更求僻药乎？

噎膈之症，定州杨素园大令藜照所论，最为详核，见于王孟英《古今医案按选》中，备

录于此。此证昔与反胃混同立论，其实反胃乃纳而复出，与噎膈之毫不能纳者迥异。即噎与膈亦有辨。噎则原能纳谷，而喉中梗塞。膈则全不纳谷也。至为病之源，昔人分为忧、气、恚、食、寒，又有饮膈、热膈、痰膈、虫膈，其说甚纷。叶天士则以为阴液下竭，阳气上结，食管窄隘使然。说本《内经》，最为有据。徐洄溪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其已成者，无法可治。其义亦精。然以为阴竭而气结，何以虚劳症阴竭致死，而阳不见其结？以为阴竭而兼忧愁思虑，故阳气结而为噎，则世间患此者，大抵贪饮之流，尚气之辈，乃绝不知忧者，而忧愁抑郁之人，反不患此。此说之不可通者也。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气之品，不一而足，何竟无法可治？此又说之不可通者也。余乡有治此者，于赤日中缚病人于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即见喉间有物如赘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银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顿，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险，故多不敢尝试。又有一无赖，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极，以紫藤梗拗探入喉中，以求速死，呕血数升，所患径愈。此二人虽不可为法，然食管中，的系有形之物阻扼其间，而非无故窄隘也明矣。又献县人患此临危，嘱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诫，于喉间得一物，非骨非肉，质甚坚韧，刀斧莫能伤，掷之园中树上，经年亦不损坏，一日其子偶至园中，见一物黏缀草间，栩栩摇动，审视，则其父喉中物也，异而伫目半日许，物竟消化，遂采其草藏之，有病噎者煎草与饮，三啜辄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者十余年，后其草不生始止，是世间原有专治此证之药矣。余臆度之，此症当由肝过于升，肺不能降，王孟英云：片言断定，卓识真不可及。血之随气而升者，留积不去，历久遂成有形之物，此与失血之证同源异脉。其来也暴，故脱然而出为吐血，其来也缓，故流连不出为噎膈。汤液入胃，已过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故不效。其专治此症之药，必其性专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结者也。昔金溪一书贾患此，向余乞方，余茫无以应，思韭叶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自知医，闻之甚悦，遂煎千金苇茎汤，加入韭露一半，时时小啜之，数日竟愈。王孟英云：方妙。

吐

《千金方》治粥食汤药皆吐不停者，灸手间使穴三十壮。穴属手厥阴，在掌后三寸。今人罕知用此法者。治吐汤药，虞天民方最善，用顺流水二盏，煎沸，汤泡伏龙肝研细搅浑，放澄清取一盏，入参、苓、白术各一钱，甘草二分，陈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曲一钱，陈米一合，加姜枣同煎至七分，稍冷服，别以陈米煎汤时时咽之，此法治胃虚不能纳食者皆效。又黄退庵治胃阴受戕，纳食即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饮缓缓服之，亦应验如神。

头　痛

头痛属太阳者，自脑后上至巅顶，其痛连项；属阳明者，上连目珠，痛在额前；属少阳者，上至两角，痛在头角。以太阳经行身之后，阳明经行身之前，少阳经行身之侧。厥阴之脉会于巅顶，故头痛在巅顶。太阴、少阴二经虽不上头，然痰与气逆壅于膈，头上气不得畅而亦痛。其辨之之法，六经各有见症，如太阳项强腰脊痛，阳明胃家实，少阳口苦、咽干、目眩之类是也。高士宗《医学真传》言头痛之症，只及太阳、少阴、厥阴，疏矣。

胁　痛

胁痛当辨左右，有谓左为肝火或气，右

为脾火或痰与食。丹溪则谓左属瘀血右属痰。有谓左属肝，右为肝移邪于肺。余观程杏轩治胁痛在右而便闭，仿黄古潭治左胁痛法，用瓜蒌一枚，甘草二钱，红花五分神效，以瓜蒌滑而润下，能治插胁之痛，甘草缓中濡燥，红花流通血脉，肝柔肺润，其效可必，是肝移邪于肺之说为的也。又观薛立斋治右胁胀痛，喜手按者，谓是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则为脾为肺，固一以贯之矣。

腹　痛

医书言腹痛者，中脘属太阴，脐腹属少阴，小腹属厥阴。此指各经所隶而言，然不可执一而论。凡伤食腹有燥屎者，往往当脐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动之，则痛似稍缓。凡验伤食、舌苔、舌根色黄而浊。仲景《伤寒论》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可以为证。

肝　病

今人所谓心痛、胃痛、胁痛，无非肝气为患，此有虚实之分，大率实者十之二，虚者十之八。余表兄周士熙，弱冠得肝病胃痛，医用疏肝之药即止，后痛屡发，服其药即止，而病发转甚，成婚后数月，痛又大发，医仍用香附、豆蔻、枳壳等药，遂加剧而卒。盖此症初起，即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饮，魏玉璜一贯煎之类，稍加疏肝之味，如鳖血炒柴胡、四制香附之类，俾肾水涵濡肝木，肝气得舒，肝火渐熄而痛自平。若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余尝治钮秬村学博福厘之室人肝痛，脉虚，得食稍缓，用北沙参、石斛、归须、白芍、木瓜、甘草、云苓、鳖血炒柴胡、橘红，二剂痛止，后用逍遥散加参、归、石斛、木瓜，调理而愈。

赵养葵《医贯》，徐灵胎砭之是矣，然观其治木郁之法，先用逍遥散，继用六味地黄汤加柴胡、芍药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此实开高鼓峰清水滋肝饮之法门。六味加归身、白芍、柴胡、山栀、大枣以治肝胃等证，血少者加味逍遥散加生地。再传而魏玉璜之治胁痛用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枸杞、川楝子，口苦燥者加酒连，叶天士之治脘痛用石决明、阿胶、生地、枸杞子、茯苓、石斛、白粳米等以养胃汁，则又化而裁之。法益详备，学者不可忘所自来也。

魏玉璜曰：带浊之病，多由肝火炽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气，气弱不能散布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输膀胱之州都，本从气化，又肝主疏泄，反禀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绝。使但属胃冢湿热，无肝火为难，则上为痰而下为泻耳。叶天士曰：肝主疏泄，侮所不胜，故亦下利。余尝治下利，但平肝而得效。余尝遵此法治素有肝痛病而下利、脉弦者，果获效。是则肝之主病甚多，司命者不可不察也。

何西池曰：百病皆生于郁，与凡病皆属火，及风为百病之长，二句总只一理。盖郁未有不病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郁者也。第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此又可为肝病多之一证。

七　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此即五行生克之理也。古贤治病，若文挚之怒齐王，华元化之怒都守，皆宗此旨。戴人、丹溪治案尤多，然亦有不拘克制之说者，如《邵氏闻见录》云：州监军病惑思，郑允告其子曰：法当得悸即愈。时通守李宋卿御史严甚，监军向所惮也，允与子请于宋卿，一造问，责其过失，监军惶怖出，疾乃已，此恐胜忧。《瞥云楼杂记》云：鹿邑李大谏，世为农家，获售于乡，父以喜故，失声大笑，及举进士，其笑弥甚，历十年，擢谏垣，遂成痼疾，宵旦不休。太医院某，令家人给其父曰：大谏已殁。其父恸绝几殒，如是者十日，病渐瘳，佯

为邮语曰：大谏治以赵大夫，绝而复苏。其父因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胜喜也。盖医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不　寐

韩飞霞谓黄连、肉桂能交心肾于顷刻，震泽毛慎夫茂才元勋，尝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余，因子女四人痧痘连绵，辛勤百日，交小暑后，忽然不寐，交睡则惊恐非常，如坠如脱，吁呼不宁，时悲时笑，毛诊之，谓由卫气行于阳，不得入于阴，乃心肾不交之症。用北沙参、生地、麦冬、当归、远志、炙草、白芍、茯神、川连二分，肉桂一分，以甘澜水长流水扬之万遍为甘澜水。先煮秫米一两，去渣，将汤煎药，服之全愈。毛居黎里镇，读书三十年，中岁行道，名著一时。

汪春圃《拔粹医案》亦有以黄连、肉桂治不寐症者，丁俊文每日晡后发热微渴，心胸间怔忡如筑。至晚辄生懊恼，欲骂欲哭，昼夜不能寐，诸药不效，延至一载有余，汪诊其脉，左寸浮洪，两尺沉细，知属阴亏阳盛，仿《灵枢》秫米半夏汤，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钱，另煎待冷，黄连三钱，另煎，乘热同和入内，徐徐温服，自未至戌尽剂，是夜即得酣睡，次日巳牌方醒，随用天王补心丹，加肉桂、枸杞、鹿胶、龟胶等味制丸，调理全愈。偶从杭城沈雨溥书坊购得《医学秘旨》一册，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书系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识以俟考。

不寐之症，由于思虑伤脾，繁冗劳心者，非专恃医药可治。《老老恒言》谓不寐有操纵二法：操者如贯想头顶，默数鼻息，返观丹田之类，使心有所著，乃不纷驰，庶可获寐。纵者任其心游思于杳渺无朕之区，亦可渐入朦胧之境。余谓二法之中，纵法尤妙。盖操则心犹矜持，未极恬愉之趣，不若纵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即难奏效，尤当寓操于纵为佳。余师归安沈鹿坪先生焯，官台州教授时，因阅文繁劳，患怔忡不寐，有人传一法云：每夜就枕后，即收敛此心，勿萌杂念，惟游思于平素所历山水佳处，任情一往，定而能静，久而久之，心渐即于杳漠之中，则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获效，是其能得纵法之要者。

冷庐医话　卷四

清　桐乡　陆以湉定圃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吐　血

吴球治一少年吐血，来如泉涌，诸药不效，虚羸病危，乃取病人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入锅，炒血黑色，以纸盛放地上，出火毒，细研为末，每服五分，麦门冬汤下二三服，其血遂止。此盖血导血归法也。余按：近人传治暴起吐血方，以丝棉蘸吐出之血，火焙存性，研末服之甚效，今观吴案，则不独初起者可用此法矣。

方书法吐血有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观顾晓澜治案，可以得其要矣。治案云：徐氏妇，吐血倾盆，数日不止，目闭神昏。面赤肢软，息粗难卧，危如累卵，脉左沉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郁火久蒸肺胃，复缘暑热外逼，伤及阳络，致血海不止，危在顷刻，诸药皆苦寒，是以投之即呕，借用八汁饮意，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清上，血止再商治法。用甘蔗汁、藕汁、芦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萝卜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冲，鲜荷叶汁三匙，七汁和匀，隔水炖热，冲入瓜汁，不住口缓缓灌之，服后夜间得寐，血止神清，惟神倦懒言，奄奄一息，脉虽稍平，右愈浮大无力，此血去过多，将有虚脱之患，经云：血脱者益其气。当遵用之，人参七分秋石水拌，黄芪七分黄芩水炙黑，归身一钱炒黑，怀山药钱半，茯苓三钱，大麦冬钱半去心，蒸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后食进神健而痊。门人问：血胃一证，诸寒皆以苦寒折之，今以甘寒得效，何也？曰：丹溪云“虚火宜补”。此妇孀居多年，忧思郁积，心脾久伤，复缘暑热外蒸，胃血大溢，苦寒到口即吐，其为虚火可知，故得甘寒而止。若果实热上逆，仲景曾有用大黄法，或血脱益气，东垣原有独参汤法，不能执一也。观此知实火吐血，原当用苦寒，然除实火之外，则概不宜用苦寒矣。今人吐血挟虚者多，而医者动手辄用苦寒，宜乎得愈者少也。吐血戒用苦寒，更有治案可法。吴孚先治何氏女患吐血咳嗽，食减便溏，六脉兼实，左部尤甚，医用四物汤加黄芩、知母，吴曰：归、芎辛窜，吐血在所不宜，芩、知苦寒伤脾，在所禁用。乃与米仁、玉竹、百药、枸杞、麦冬、沙参、川断、建莲、百合，二十剂，脉稍缓，五十剂而瘳。此方治阴虚咳嗽吐血最良，然必收效于数十剂后，谓非王道无近功乎？

又程氏式《医彀》，治李氏子吐血喘促，咳嗽浮肿，脚软不能行，诊脉浮涩微疾，此房劳所致也，用茯苓、白芍、苡仁、木瓜、丹皮、芡实、牛膝、贝母、百合、甘草，服十余剂，喘促稍定，浮退血止，前方加术，服二十余剂而愈。夫此病以凉止血，则浮喘必剧，以温止浮喘，则吐血必甚，总归不起，第于平淡中寓巧法，故能生耳。治吐血者知此，庶不为药所误。

方书每言童便治吐血之神，然须择强健之童而不食腥浊物者，有力者犹可购求，窭人安能？

传有一方：丹参饭锅蒸熟，泡汤代茶，日饮之甚效。

诸　血

肌衄即《内经》之血汗，古无验方，近人方案有极验者，录以备用。毛达可《便易经验集》云：一人左臂毛窍如针孔，骤溅出血，积有一面盆许，昼夜常流，面白无气，余用炒山甲片研细粉，掩之以帕，扎住，即止，随服补血汤数剂而愈。后治一老农肾囊上有一针孔流血，盈至脚盆，诸药不效，自谓必死，余投以前法，立时痊愈。真神方也。顾晓澜《吴门治验录》云：余同事杨君，脑后发际忽出血不止。众皆骇然，余知其为肌衄也，令用一味黄芩，滴水涂之立愈，后竟未发。又见有胸前背心两证，亦以前法治之立效。此方余友范董书所传治鼻梁血出者，移治他处亦效，而《准绳》未见及此，可见著书之难也。

许辛木部曹之室人，自幼患鼻衄，于归后，无岁不发，甚者耳目口鼻俱溢出，至淡黄色始止，凡外治内治之法，无不历试。每发必先额上发热，鼻中气亦甚热。近二十年来，每觉鼻热，辛木以喻嘉言清燥救肺汤投之，二三剂后，即觉鼻中热退不衄，或投之少迟，亦不过略见微红，盖此方最清肺胃之热，惟人参改用西洋参，或加鲜生地，势已定，则用干生地。喻氏此方自言不用一苦药，恐苦从火化也，此制方妙处，医者不可妄加也。

汗

方书皆谓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余按：何西池《医鳙》云：伤寒始无汗，后传阳明即自汗，岂前则表实，后则表虚乎？又云：人寤则气行于阳，寐则气行于阴。若其人表阳虚者，遇寐而气行于里之时，则表更失所护而益疏，即使内火不盛，而阳气团聚于里，与其微火相触发，亦必汗出。是则自汗不第属阳虚，盗汗不第属阴虚矣。

疸

常州杨蕉隐参军振藩，能诗善画，兼谙医学，传一治黄疸病方：用鲫鱼数枚，剪取其尾，贴脐之四围，当脐勿贴，须臾黄水自脐出，鱼尾渐干，更易贴之。常有病黄疸甚剧，他人以手蘸其身，手亦染黄色，用此治之，自朝至夕，贴鱼尾数次，水流尽即愈。曾目击其效。又言：有草名并蒂珊瑚，叶似桂，高不及尺，每颗冬间结子二枚，色红如南天竹子，取子煎服，亦治黄病甚效。

肿

海宁许珊林观察焯，精医理，官平度州时，幕友杜某之戚王某，山阴人，夏秋间忽患肿胀，自顶至踵，大倍常时，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因求观察诊之，令用生黄芪四两，糯米一酒盅，煎一大碗，用小匙逐渐呷服，服至盏许，气喘稍平，即于一时间服尽，移时小便大通，溺器更易二次，肿亦随消，惟脚面消不及半，自后仍服此方，黄芪自四两至一两，随服随减，佐以祛湿平胃之品，两月复元，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恐次年夏发，力劝其归，届期果患前症，延绍城医士诊治，痛诋前方，以为不死乃是大幸，遂用除湿猛剂，一二数服而气绝，次日将及盖棺，其妻见死者两目微动，呼集众人环视，连动数次，试用芪米汤灌救，灌至满口不能下，少顷眼忽一睁，汤俱下咽，从此便出声矣，服黄芪至数斤，并脚面之肿全消而愈。观察之弟辛木部曹赠，谓此方治验多人，先是嫂吴氏，患子死腹中，浑身肿胀，气喘身直，危在顷刻，余兄遍检名人医案，得此方遵服，便通肿消，旋即生产，因系夏日，孩尸已烂成十数块，逐渐而下，一无苦楚。后在平度有姬顾姓，患肿胀脱胎，此方数服而愈。继又

治愈数人，王某更在后矣。盖黄芪实表，表虚则水聚皮里膜外而成肿胀，得黄芪以开通隧道，水被祛逐，胀自消矣。

消

治消渴证每用凉药，然观孙文垣治消渴，小便色清而长，其味甘，脉细数，以肾气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胶、益智仁，服之而愈。陆养愚治消渴，喜饮热而恶凉，大便秘，小便极多，夜尤甚，脉浮按数大而虚，沉按更无力，以八味丸加益智仁煎人参胶糊丸，服之而愈。其法本于《金匮》，由火虚不能化水，故饮一斗小便亦一斗，凡见渴而水不消，小便多者，即当合参脉证，以此法治之。

伤　食

中食之证，往往状似中风，非详问病因，必难奏效。《明医杂著》有案可法，录之。一壮年人忽得暴疾如中风，口不能言，目不识人，四肢不举，急投苏合香丸不效，余偶过闻之，因询其由，曰：适方陪客，饮食后忽得此症。遂教以煎生姜淡盐汤，多饮探吐之，吐出饮食数碗，后服白术陈皮半夏麦芽汤而愈。

湖州某绅，老而饕餮，食量兼人，暑月有馈盛馔者，快意加餐，次日蒸豚味变，不忍舍弃，复饱啖焉，遂得河鱼疾以卒。观此知高年胃强不足持，且以见圣人肉败不食，诚养生之道也。

少壮时饭后作书，未尝有滞食之病，中岁以来，遂膺斯患。丁巳年假得秘书数种，克期约还，又不敢假手于人，亲自抄录，日无暇晷，饱食后即倚案挥毫，因患腹痛，大便闭，数日不食，服保和丸及米灰等不效，投陆氏润字丸，大黄一两酒浸晒干蒸半熟，制半夏、前胡、山楂肉、天花粉、陈皮、白术、枳实、槟榔各钱二分五厘，每药须略炒或晒干为末，姜汁打神曲糊为丸梧子大。始愈。自是饭后不敢作书。余服润字丸时，适陈载庵来，告以所患，问宜何药，载庵曰：《三世医验》中润字丸最稳最灵。余曰：鄙意正同，已服二钱许矣。载庵曰：不妨再服一次。如其言大便遂通。伤食者，往往发热口渴，有似外感，辨之之法，以皮硝二钱，用纸纸须厚坚包固，缚置胃脘，静卧数刻，启纸视之，皮硝若湿，便是伤食，伤之轻者，此亦可以消化，伤之重者，其湿必更甚，乃服消食药可也。

邪　祟

杭州陈茂才福年，形状丰硕，气体素健，一日为其父诣市购药，忽仆于药肆门前，肆主为雇舆送归之，医救治不效，口鼻出血，未及半日遂卒，年仅三旬。按：沈从先野《暴证知要》云：凡遇尸丧，玩古庙，入无人所居之室，及造天地鬼神坛场，归来暴绝，面赤无语者，各曰鬼症，即中祟也，进药便死，宜移患人东首，使主人北面焚香礼拜之，便行火醋熏鼻法，则可复苏，否则七窍迸血而死。闻陈生是日，曾至人家吊丧，其所患岂即此耶？业医者遇此等症，慎勿猛浪投药。

袁随园子不语，谓《东医宝鉴》有法治狐，而不述其方。按：是书"邪祟门"中有辟邪丹、治邪祟邪疾，及山谷间九尾狐精为患，方用人参、赤伏苓、远志、鬼箭羽、石菖蒲、白术、苍术、当归各一两，桃奴五钱，雄黄、朱砂各三钱，牛黄、麝香各一钱为末，酒糊丸，如龙眼大，金箔为衣，每一丸，临卧以木香汤化下，诸邪不敢近体。更以绛囊盛五七丸，悬床帐中尤妙。随园所云，殆即此欤？此方程杏轩《医述》采载，无牛黄，有甘草，赤茯苓改用茯神。

疠

疠即大风，又作癞。《论语》：伯牛有疾。注：先儒以为癞也。毛西河《四书剩言》云：

包注，牛有恶疾，按：古以恶疾为癞。《礼》：妇人有恶疾，去，以其癞也。故《韩诗》解芣苢之诗，谓蔡人之妻伤夫恶疾，虽遇癞而不忍绝。而刘孝标作《辨命论》，遂谓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癞。又芣苢草可疗癞也，见《列子注》。余按：芣苢即车前，《本草》不著其治疠功用，明·沈之问《解围元薮》一书，专治疠风，方药甚多，而用车前者绝少。其所常用之药，乃大风子、苍耳子、蓖麻子、豨莶草、甘参、花蛇等是也。鲍云韶《验方新编》载治麻风白花蛇丸方云：丹阳荆上舍得麻风疾，一僧疗之而愈，以数百金求方不肯传，馆宾袁某窥藏纳衣领中，因醉窃录焉，用者多效。此与萧翼赚兰亭相似，皆以酒为饵者也。方用白花蛇一条，乌梢蛇一条，并去头尾生用，防风、蝉蜕草鞋打碎去泥土、生地、川芎、苦参、枸杞、槐花、银花，以上各二两，白蒺藜、全蝎醋浸一日去盐味、北细辛、蔓荆子、威灵仙、何首乌、胡麻仁炒香、金毛狗脊、川牛膝、乌药、天花粉、川连、黄芩、栀子、黄柏、连翘、牛蒡子，以上各一两，炒，漏芦半斤，去节洗净四两、荆芥穗一两五钱。上头面者，加白芷一两；肌肤溃烂者，加大皂角一两。共研末，米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茶送下，午后、临卧各一服。一僧加风藤一两。

越郡有患疠风者，因至外祖家食鸡而得，其外祖乃患此症者也，后其人死，所畜之鸡，肥大异常，邻人购食之，亦患此症而死。盖鸡食疠风者之痰，能染人也。谚曰：宁娶疯子妻，不食疯子鸡。良有以也。

耳

乾隆时，杭州金民以耳科致富，止恃一秘方，今其家已式微，有人传得其方，用之甚效。取大蚌壳全个，中装人粪、千年石灰、野猪脚爪乌蜡店中有之，以铁丝匝紧蚌壳，外用泥涂，炭火煅至青烟起，置地上去火性，研细末，入磁瓶秘藏，凡患耳中烂，及耳聤流水等症，以此渗之立愈。此方天台余以庠传序所述，云不独可治耳疾，凡外症溃烂者，皆可用之，曾有人治裙边疮年久者亦效。

凡人于痈发之后，必取耳以快意，此由少时习惯，遂成自然，往往有取之过深，伤而出血者。《素圃医案》郑在东著一则，尤堪警目，录之。贡武弁年二十余，取耳时为同辈所戏，铜挖刺通耳底，流血不止，延外科治之，初不以为楚，旬日间忽头痛，又延内科治之益甚，迎余往治，则头痛如破，体僵面赤烦躁，脉弦紧，口流脓血，检所服药，皆石膏、栀子、芩、连等味，病人自言脓血不自喉出，余曰：此脑中脓血，流入鼻内，渗于口中，的系破伤风矣。项强已属不治，幸未再见厥冷，用小续命汤，重加桂枝、附子、干姜，去黄芩，一剂微汗，头痛减半，再剂颈柔，十数剂后，耳内结疤，脑涎亦不流，但其耳竟无闻矣。

目

目中起星，宜初起即治，《石室秘录》方最妙，白蒺藜三钱，水煎洗，日四五次。余二次皆用此获效。又一次以新橘子皮塞鼻中，不半日即退。又旧传一方，用山慈姑、人乳磨汁，入冰片末少许点之，并治翳障甚效。

人有患肝病者，重酒柴胡，服之肝病愈而目瞽，以其竭肝阴也。大抵温散之品皆损目，友人某嗜饮烧酒，后竟失明，至如韭、蒜、椒、芥等耗目光，并宜远之。

一人患头风痛，两目失明，遍求医治无效，偶过茶肆小憩，有乡人教以用十字路口及乡村屋旁野苋菜煎汤，入沙壶中乘热熏之，日行数次，如是半月复明。

许辛木说：明目之方，可久服者，枸菊丸第一，专用二味，勿入六味丸内，黑小豆次之。《寿亲养老新书》云：李小愚取黑豆紧小而圆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谓之五脏谷，到

老视听不衰。近人相传服法：晨用生小黑豆四十九粒，以滚水送下，久服勿间，则眼到老常明。余二十九岁患风火赤眼，愈后阅文攻苦，用目过早，遂至昏涩羞明，不能作字，又为眼科以赤药点之，转益增剧，于是谢去生徒，闭门静养，专服小黑豆，又每晨用明矾末擦齿，后以洗面水漱口，即将其水洗目，洗后闭目片时，俟其自干，如是半年，目乃复初，因服小黑豆勿辍，凡二十余年，迄今目光如旧，灯下可作细字，未始非此方之力，凡人至中年而目昏花，即当服此。或因其性凉，不宜于寒体，则服枸菊丸可也。丁巳秋见歙县吴潮甫撰花《易简良方》载服黑料豆法，并述功效，附录于此。云：每一岁生吃一粒，自小服起，每年视岁数加减，永无眼患，余于壬子年入会闱，年仅四十二，而上灯后孔不见卷格，南旋即得此方，无间服之，今历五稔，目力倍于幼时，真奇方也。

明周定王橚《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为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余在杭州时欲借抄是书，需钱百余万，因而不果。咸丰九年，从坊友邱春生铖，觅得刊本眼科书一册，即《普济方》第三十一卷，计一百页，凡分类十有三，曰内外障眼，曰内障眼，曰外障眼，曰将变内障眼，曰内障眼针后用药，曰目生肤翳，曰目生丁翳，曰目生花翳，曰目生翳膜，曰远年障翳，曰目昏暗，曰目见黑花飞蝇，曰目晕，类各有论，共五百八十八方，其内外障眼类中有去翳生血止痛方，出《家藏经验方》，用蛴螬汁滴目中，及饴炙食之，下引陈氏经验方云：《晋书》盛彦母氏失明，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伺彦暂行，取蛴螬炙给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从此遂愈。孟子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本草》云：蛴螬汁滴目中去翳障。余在曲江有将官以瞽离军，因阅《晋书》见此，参以孟子之言，证以《本草》之说，呼其子俾羞事而供，勿令父知，旬日后目明，趋庭伸谢，因录以济众。按：此方他书罕见，特载于此，俾患障失明者采用焉。

钮兰畹说：湖城某妪，年四十余，目昏不能拈针黹，得一方，七月七日采旱莲草捣汁，入食盐拌匀，日晒夜露，每日早起洗休，以汁少许点目中，初微痛，后乃如常，目光遂渐明，嗣后至七十余岁，犹能于灯下缝纫。

喉

门人歙县吴子嘉茂才鸿勋，传治喉症方，名咽喉急症异功散，云得自苏州，灵验异常，历试不爽。用斑蝥四钱，去翅足，糯米炒黄去米，血蝎六分，没药六分，乳香六分，全蝎六分，元参六分，真麝香三分，共为细末，收藏磁瓶封口，切勿走气，不论烂喉风、喉闭、双单喉蛾，用寻常膏药一张，取此散如黄豆大，贴项间，患左贴左，患右贴右，患中贴中，贴三四时即起泡，用银针挑破即愈，凡阴证起泡更速。此方亦见《疫痧草》。

《金匮翼》烂喉痧方，最为神妙。药用西牛黄五厘，冰片三厘，象牙屑三分焙，人指甲五厘，男病用女，女病用男，真珠三分，青黛六分，去灰脚净，壁钱三十个焙即蟢子窠，土壁砖上者可用，木板上者不可用，共为极细末，吹患处。凡属外淫喉患，无不应手而瘳，不特烂喉痧奉为神丹也。惟药品修制不易，猝难即得，有力者宜预制备用。如一时不及修合，别有简便之法：用壁钱五六个，瓦焙为末，加人指甲末五厘，西牛黄三厘，亦效。又治喉蛾方，断灯草数茎缠指甲，就火熏灼，俟黄燥，将二物研细，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虫十个，共捣为末，置银管，向患处吹之神效。见黄霁青《太守安涛贤已编》。

舌

临症视舌，最为可凭，然亦未可执一。

《正义》云：凡见黑舌，问其曾食酸甜咸物，则能染成黑色、非因病而生也。然染成之黑，必润而不燥，刮之即退为异。又惟虚寒舌润能染，若实热舌苔干燥，何能染及耶？凡临症欲视病人舌苔燥润，禁饮汤水，饮后则难辨矣。《重庆堂随笔》云：淡舌白苔，亦有热症，黄厚满苔，亦有寒症，舌绛无津，亦有痰症，当以脉症便溺参勘。又白苔食橄榄即黑、凡酸物皆然。食枇杷即黄，又如灯下看黄苔，每成白色，然则舌虽可凭，而亦未尽可凭，非细心审察，亦难免于误治矣。

黑舌苔有寒热之分，辨别不精，死生立判。汪苓友谓舌苔虽黑，必冷滑无芒刺，斯为阴证无疑，诚扼要之言也。舒驰远《伤寒集注》谓黑苔干刺为二证，一为阳明热结，阴津立亡，法主大黄、芒硝，急夺其阳，以救其阴，阴回则津回。一为少阴中寒，真阳虚没，不能熏蒸津液，以致干燥起刺，法主附子、炮姜，急驱其阴，以回其阳，阳回则津回。据此则黑苔冷滑者，必无阳证，而黑苔干刺者，有阳证复有阴证矣。临症者可不慎欤？

舌现人字纹，多因误投寒药所致，杨乘六治沈姓感症危甚，舌黑而枯，满舌遍裂人字纹，曰：脉不必诊也。此肾气凌心、八味证也，误用芩连、无救矣。逾日果殁。

程杏轩治农人患伤寒数日，寒热交作，白汗如雨，脉虚神倦，舌苔白滑，分开两歧，宛如刀划，询知误服凉药，与六味回阳饮，服之有效，继进左有二归饮数剂，舌苔渐退而安。又《伤寒金镜录》有裂纹如人字形者，因君火燔灼，热毒炎上而发裂，宜用凉膈散，此则舌见红色，又当细辨脉症，分别治之。

缪氏子年十六，舌上重生小舌，肿不能食，医以刀割之，敷以药，阅时又生，屡治不痊，精力日惫，向余求药，检方书用蛇蜕烧灰研末敷之，不用刀割。立愈，后不复发。

齿

秀水新塍镇屠氏，人多耆寿，牙齿至老坚固不坏，有家传秘诀，自幼大小便时，咬定牙齿，不令泄气，法本张景岳。即有人询问，亦不答应，历久勿间，故牙齿从无坠落之患。余友郑拙吉学博凤锵说。

江湖上女医有捉牙虫者，以箸尖向患处旋绕、投水碗中，似有虫若无数，云曰去齿痛当愈，顾往往不其验。比阅程学博瑶田《通艺录》所载亡室徐孺人行略，始知其术皆伪，行略云：豫豫间妇人能为龋齿医，行而卖其艺，治一人齿，能出虫多者以百数。孺人曰：吾生长和州，知之久矣，齿即生虫，他医莫能出，若乃能应手出乎？盖蓼花虫也。

余久患齿痛，每勤劳火动，及食甜物即发，丙午年周介梅表弟士稔传一方云：每日晨起，以冷水漱口三次，不可间断，永无齿痛。介梅向患齿痛甚剧，行此得痊。余如法行之，齿痛遂不发。治齿痛神方。用青鱼胆风干，生明矾研末擦之，立止，又可治喉风。以上二味，加入指甲末、灯心灰吹之最妙。

腿

表兄周乙藜学博士照，于道光壬寅年患腿热，而按之不热，行步无力，不痛不肿，延医诊治，谓是湿热，重用防己，服之忽心悸不寐，别招医治，谓是阴虚，用熟地等药，心悸仍然，腿患益甚，腿肉日削，食少神惫，势就危殆，时乙藜家质库中友朱光甫能医，乃令治之，曰：此痿病也。诚然是湿热，诚然是阴虚，然专治一端则误矣。投以清燥汤，病日减，继用虎潜丸法，出入增损，至三百剂始复原。乙藜因是潜玩医书，深究脉学，为人治病屡奏效。

方书言风胜则引，湿胜则肿，寒胜则痛，此亦未可泥也。道光己丑年，先君子芗畇公，

时年四十有九。患两腿热痛，不能行步，医家用蠲痹汤、巴戟天汤不效，反加剧，且肿，色青紫，又以为阴亏，用虎潜丸，痛益甚，饮食少进，乃至震泽，就吴雪香先生诊之，先生震泽县庠生，中岁悬壶，审症精细，求治者盈门。切脉濡数，患处肿痛，询知酒户素大，谓是湿热致患，用苡仁、海桐皮、防己、蚕砂、川萆薢、秦艽、桑枝、牛膝、木通等药，日有起色，不一月全愈。余按：痛而热，则不当用温药。蠲痹汤等所以不效也。此犹理之显著者，而知之者鲜焉。甚矣！医道之难明也。

热病愈后，往往归之于足，发热肿痛，不治则痛甚而死，或至残废，如截足风之类。咸丰戊午春，余母周太孺人，偶发寒热，忽患此症，时余在杭州，内人周婉霞在家侍奉，检医书得一方，用广胶一两，入糟、醋、姜、葱汁，四味烊化成膏，摊纸或布上，贴患处，痛立止。糟入醋中，将糟擦碎调匀，滤出汁，去糟渣，勿用姜汁，不必多，只少许，葱汁较姜汁多一半，糟醋汁须三四倍于葱汁。

庚申冬初，姬人李氏患伏暑，愈后两足肿而不红，其痛尤剧，服去湿清热药不效，用此方治之，痛亦立止，真神方也。因忆道光年间，邻人陈氏妇曾患此症，诸医莫能疗治，后以足浸冷水中，号呼痛绝而殒。惜当时未得此方拯之，特详志于此，愿有志者广传焉。

杂　病

余戚苕城沈姬，年七十四，忽头上右偏发中生一角，初起微痛，其后每觉痛则角稍大，阅三年，状如小指，角根之肉微肿，角坚如石，色微黄，角尖有三凹，纹色微黑如犀角，今已七十六岁。咸丰八年记。按：丹溪治郑经历嗜酒与煎煿，年五十余，额丝竹空穴涌出一角，长短大小如鸡距，稍坚，丹溪谓宜断厚味，先解食毒，针灸以开泄壅滞，未易治也，郑惮烦，召他医，以大黄、朴硝、脑子等冷药掩之，一夕豁开如酱缸，径三寸，一二日后，血自缸中溅出，高数尺而死，此冷药外遏，热郁不得发，宜其发之暴如此。今沈姬食贫茹苦，从不饮酒啖肉，其非食毒可知，不审何气使然，书之以俟识者。又按：《南史》孙谦末年头生二肉角，各长一寸，此则有肉无骨，其形较异。又按：赵云松《观察檐曝杂记》云：梁武帝时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萧侯见其头有肉角长寸许（见传）。后余亦见二人，一江兰皋，阳湖人，一徐姓，嘉兴人，头上皆有肉角，高寸许，年亦皆九十余，盖寿相也，然二人皆贫苦，皆无子，则亦非去征。此亦可以相证，附录之。

病有可预测其兆者。如手指麻木，知将患中风。一年前时时口干，手脚心热，或作渴思饮茶井水，或食已即饥，知将患发背。三年内眉目骨痛，知将患大风疾。此有外症可凭者也。至于察神色，审脉象，而能先识其疴，则非神乎技者不能矣。

《医碥》谓真心痛、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出不休，手足寒过节。真头痛全脑连齿皆痛，手足寒至节。皆旦发夕死，不忍坐视，真心痛用猪肝煎汤，入麻黄、肉桂、干姜、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真头痛急与黑锡丹，灸百会穴，猛进参、沉、乌、附，或可生。

本生祖秋畦公捐馆舍时，年七十有八，猝发心痛不可忍，半日即长逝，其时延医诊视，只进治心痛通套药，使准此法以治，庶几稍可救药乎？

消渴、水肿、下疳、咳嗽、吐血等症，皆以戒盐为第一要义，若不能食淡，方药虽良，终难获效。

病有见于此而应于彼者，约略举之。如青腿牙疳之症，牙病而必见于腿上，咳不止，脉无神气，粪门生痿，此阳极而下，不治之症。痄腮之症，亦名肿腮。初起恶寒发热，脉沉数，耳前后肿痛，隐隐有红色，肿痛将退，睾丸忽胀，亦有误用发散药，体虚者，不任大表，邪因内陷，传入厥阴脉络，睾丸肿痛，而耳后全消者，盖耳后乃少阳胆经部位，肝胆相为表里，少阳感受风热，邪移于肝经也，若作疝症治之益误矣。此症惟汪蕴谷文绮《会心录》详言之，并立方云：肿腮体实者，甘

桔汤加牛蒡、丹皮、当归之属，一二剂可消；体虚者，甘桔汤加何首乌、玉竹、丹皮、当归之属，二三剂亦愈。如遗毒为害，必须救阴以回津液，补元以生真气，俾邪热之毒，从肿处尽发，方用救阴保元汤，黑豆三钱，熟地二钱，麦冬钱半，丹皮、山药、南沙参、炙黄芪各一钱，炙甘草八分，水煎服。又虏疮之症，亦有先喉痛者，陈载庵之子所患，用《吴医会讲》中之法治之是也。见"今人门"。

妇　科

《坤元是保》，宋·薛仲昂轩所著，历代女科书皆未之采，书中不乏精要之论，易简之方，询为女科秘笈。咸丰丁巳，吴晓钲以重值购自吴门，借余录之，摘录数条于此。

妇人有疾，两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机也。治呕血及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盏，陈三白酒一盏，贮新瓶内，密封泥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更止，夜分后，吏以火温之，发瓶毕食，即病笃者，止一月效，平日瘦怯者，并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养血之良方也。

医书云：先期为血热，后期为血寒，然有或前或后者，将忽寒忽热乎？大抵气者血之母，气乱则经期亦乱，故调经以理气为先。

孕六七月，因争筑著子死腹中，恶露直下，痛不能胜而欲绝者，佛手散主之。当归三钱，川芎五钱，益母五钱，水酒各半碗煎服，停一二时再进一服。若胎不损，则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损则胎下而母全矣。

一胎不动而冷如冰，即非好胎。若以不动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动者，何可遂断其死胎也？宜服顺气活血药。产后忌饮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为临产仙药，晕眩败血中心，及血崩诸症，仓卒不及备药，惟儿初下地时，即与童便一盏，庶免诸症之患。一月之内，日服一盏，百病不生，他药皆不及此。

产后百病，三者最危：呕吐、盗汗、泄泻是也。三者并见，其命必危。数症并作，治其所急，见二凶多，一症轻者无害，产后阴血虚耗，阳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发热，治法用四物汤补阴，姜通神明，炮干姜能收浮散之阳，使合于阴，故兼用之。然产后脾胃虚损，有伤饮食而发热者，误作血虚，则反伤矣。故必先问曾食何物，有无伤损。有恶血未净者，必腹痛而发热，有感冒外邪者，必头痛而发热，若发热而饮食自调，绝无它症者，乃血虚也，可以补血。若胸膈饱闷，嗳气恶食，泄泻等症，只随症治之。要知腹满而不痛者，断非恶血也，莫误。

产后用益母草锉一大剂三两，浓煎去渣，加芎、归末各二钱，陈酒、童便各一盏，服之至再，则腹痛血晕之恶免，且大有补益，真治产之司总也。此方又名夺命丹，为产后圣药。

产后喜咸爱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瘸疾，终身须自慎之，家传秘方有六，简易而神妙特奇，世世宝之。种子丸，五月五日拔益母草带根阴干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朝一丸，百日必效。固胎丸，条芩、白术为末，每服三钱，砂仁汤下，连服数朝而胎可永安。保安丸，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晒干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孕八九月每朝一丸，砂仁汤下，服二三十朝必无倒产之逆。催生丹，益母草四两，焦白芷、炒滑石、百草霜各二两，临产服四钱，当归汤送下。益母丹，既产用山楂末二钱，浓煎益母草汤，陈酒和童便调下，第一日三服，第二日二服，第三日一服，第四、第五日山楂末减半，第六、第七日去山楂末，只服三味，第八日并三味一服，而百疾不生矣。功验。坤元是保丹，孕妇病则胎亦病而坠，则多两亡，此方能却胎病使两无恙，青黛五钱，伏龙肝二两，二味研末，用井泥调匀，涂脐上当孕处二寸许，干则再涂，此丹只可施于伤寒极热之症，不可概施者也，切记！切记！慎之！慎之！余家有佣妇叶姓，阴户坠下一物，如初生孩儿头，卧则入腹，立则坠于外，行动不便，深以为苦，自云产后操作过早，屡至河埠踞而洗衣，致有此患，坠下后产一男，仍不能收，俗名鱼袋，不知是否即子宫也。此症初起，若依丹溪法，当或可疗，久则不能治矣。

丹溪治产妇阴户一物如帕垂下，俗名产

颓，宜大补气以升提之，以参、芪、术各一钱，升麻五分，后用归、芎、甘草、陈皮调之。又治产妇阴户下一物如合钵状，此子宫也，气血弱，故随子而下，用升麻、当归、芎、芪，大剂服二次，后以五倍子作汤洗濯，皱其皮，觉一响而收入。

胎　产

妇人经止三月，以川芎末二钱，煎艾水调服，腹内觉微动是孕，不动者非也。此法妇科诸书皆载之，然未可轻试。余内人素患肝气，己丑岁怀孕三月，服川芎末少许，即动甚不安，是知成方不当泥也。又方书佛手散，用当归、川芎各五钱，水酒煎，治胎动。杭州儒医严兼三茂才铨，谓此方暂服则安，常服之则屡生而不育，亲验，故知之。

秀水新塍镇陈氏女科，治胎前诸症，戒用川芎，以其能升，易动胎气也。又言桂圆产后不可轻服，味甘易令人呕，恐瘀血因之而升也。余因思张景岳治胞衣不下，用本妇头发搅入喉中，使作呕，则气升血散，胞软自落，此法虽妙，然或因作呕而瘀血上升，转益为害矣。

萧慎斋《女科经纶》谓妊娠十月而生，其常也。其有逾期者，若唐尧之与汉昭是也，若云二年四年，则怪诞不经矣。

余按：《元史》黄潛传孕二十四月而生，此必非虚饰者。又仁和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载王大昌语云：老医辅沛霖治周缝人妻，经阻腹痛而硬，服药不效，至两年余，忽举一子，而胀病如失，其子甚短小，名曰关保，余常见之云与。然则胎孕阅数年之久，亦事之所或有，未可概以为不经也。

蔡松汀难产方：用黄芪、熟地各一两，归身、枸杞子、党参、龟板醋炙各四钱，茯苓三钱，白芍、川芎各一钱，无论胞衣已破未破，连服四五贴，但用头汁，取其力厚也。此方意主补助气血，以为服之者万无一失。冯楚瞻催生保产万全汤，则用人参二钱至五钱，归身二钱，牛膝梢三钱，川芎、干姜炒焦各一钱，肉桂六分，桃仁十三粒，酒炒红花三分，补而兼通，谓不惟催生神效，产后更无瘀血凝滞百病。主蔡说者，訾冯方温热，主冯说者，议蔡方补滞。窃谓冯方惟秉质虚寒者宜之，否则必有遗患，当以蔡方为优。孕妇服药，凡寻常所用如牡丹皮、赤芍、牛膝、薏苡仁、贝母、半夏、南星、通草、车前子、泽泻、滑石、槐角、麦芽、神曲、伏龙肝、归尾凡用归身当去尾、鳖甲、龟板等皆忌之，大抵行血利气通络渗湿之品，均在禁例，故王孟英谓胎前无湿，虽茯苓亦须避之，火酒、椒、蒜皆不可食，以其助火铄阴也。固胎之物，南瓜蒂煎汤服最良，胜于诸药，黄牛鼻煅灰同煎尤妙。

《泊宅编》云：一妇人暴渴，惟饮五味汁，名医耿隅诊其脉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饮五味之症，不可不知也。按：此说产科书罕见，录之以备诊家之一助。

江都葛晴峰自申《医易·脉部》谓孕脉以阳入阴中，脉当短促。罗养斋以为发千古所未发，惜其书不传。

补脬散治产后交肠病，因脬肠有损，积秽凝塞，故大小便易位而出也。补脬散甚效，方用生黄绢丝一尺剪碎，白牡丹皮、白及各钱半，水一碗，同煮如饴，木槌研烂，空腹时顿服，服时不得作声，作声则不效。陈变梦琴通其法，用生黄丝绢、白及、黄蜡、明矾、琥珀，水捶为丸，猪脬一个，煮汤饮之，尤精密可法。

辨妊娠，古人以形病脉不病为凭，沈金鳌更以嗜酸别之，何西池又以胎至五月则乳头乳根必黑，乳房亦升发为据。辨胎男女，古人以脉左大为男，右大为女，张路玉独谓寸口滑实为男，尺中滑实为女，两寸俱滑实为双男，两尺俱滑实为双女，右尺左寸俱滑实为一男一女，此皆扼要之诀也。

阳湖史生家俊，言其同乡名医周八先生诊一孕妇，左乳胀痛，谓左乳胀为男，右乳胀为女，后果生男。余按：《千金方》云：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又《坤元是保》以乳核先生验左男右女，殆即此义欤。

子死腹中，古法用下。验之之法，腹闷胸坠兼冷，略无动意，口中秽气，面如土色，舌色青黑是也。治法服回生丹三丸立下，产母无恙。如一时无此药，以平胃散一两，生用，经火炒不应，酒水各半盅，煎好，入朴硝五钱，再煎温服，即化水而下。薛立斋云：胎死服朴硝下秽水，肢体倦怠，气息奄奄，急用四君子为主，佐以四物，加姜、桂调之。萧慎斋云：胎死必先验舌青、腹冷、口秽的确，方可用下，亦必先固妊娠本元，补气养血，而后下之，若偶有不安，未能详审，遽用峻厉攻伐，难免不测之祸。《保产要录》云：即不服药，人不慌忙逼迫，亦迟迟生下，而不伤母，盖人腹中极热，惟不忙迫，产母安心饮食，腹内热气熏蒸，胎自柔软腐死，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自然生下，但所出秽气，令人难闻，是可知死胎用下，乃不得已之治法。若产母病后及真元虚者，尤当审慎。程道承式《医彀》，治产妇气血弱而胎死腹中者，其症腹胀作痛，一日不下，其脉两尺沉伏，微动无神，熬益母膏，以川芎、当归、肉桂、葵子煎汤，调服二三盏，胎即下，其治最善。吴鞠通治一妇死胎不下二日，诊其脉洪大而芤，问其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脱，曰：此心气太虚，不能固胎，不问胎死与否，先固心气。用救逆汤地黄、麦冬、白芍、阿胶、炙草、龙骨、牡蛎加人参，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敛，服二杯而神清气宁，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后补肝肾之阴，以配心阳之用而愈。此又可为治死胎者开一法门也。

《产宝》云：妊妇腹中脐带上疙瘩，儿含口中，因妊妇登高举臂，脱出儿口，以此作声，令妊妇曲腰就地如拾物状，仍入儿口中即止。王清任驳之曰：初结胎无口时，又以何物吮血养生？然余观程氏光治腹中儿啼，倾豆于地，令妇低头拾之即止。又万密斋治法，令妇作男子拜即止，则知口含之说，近似有理，且惟有口始可含，何得以无口时相比较？况所谓含者，乃在氤氲一气之中，非必真吮血以养生也，王说似拘。

秀水计寿桥学博楠，博雅工诗，深谙医理，尤精妇科，自言诊胎产症二十余年，凡大险大危者，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补得宜，不随流俗以治标逐瘀为先务也。所著《客尘医话》三卷，妇科居其大半，论堕胎难产最中肯綮，录之。治堕胎往往用补涩，治难产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盖半产由于虚滑者半，由于内热者半，得胎之后，冲任之血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堕，其本由于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血益少矣，治宜养血为先，清热次之，若泥于腻补，反生壅滞之害。至于产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无危险，皆人之自作也，用力太早，则胎先坠下，舒转不及，胞浆先破，胎已枯涩，遂有横生倒产之虞，其治亦不外乎养血为上，血生则胎自出，若误用攻下之药，则胎虽已产，冲任大伤，气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

齐氏羽中《三晋见闻录》云：山西产妇既产，便饿不食物，惟以小米粥极薄，日食数回，以一月为率。若旬日之内，或食米面，或食鸡豚，则不可治。安邑则旬日之内并不可睡。

按：产后因食伤致病而殒命者甚多，饮粥之法最妙，但不可使之饿，要在一饿即饮，饮不可多而已。至于旬日不睡，未免为期太多，神气疲惫。吾乡每令倚睡高枕，傍以人守之，寐稍久即呼之觉，阅四五日始任其睡，此法较善。

乳

《劝行医说》又有论乳吹一条，语亦详尽，

并录于此。凡妇人乳吹初起，切勿先延医治，每见医家治乳，用黄色敷药调菊花叶涂之，内服皂角甲末等味，速其成脓，待至红未熟，即用铍针开入寸许，复以手硬出毒，其痛每至昏晕，而血多脓少，既难内消，复使其痛苦多时，不能收口，日久成漏，腐烂缠绵，致病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待哺之儿，亦将失乳毙命，罪恶之重，擢发难数。在医者本意只求多次相延，博取财物，或冀症久求愈，重索药资而已，亦知地狱中早虚左以待乎？故乳吹、乳痈等症，初起只须内服逍遥散，及六神丸、莲房灰末，福橘酒送，外煎紫苏、橘核、丝瓜络、川楝子、当归、红花、川乌、香附、官桂等水，用手巾两方，绞热替换暖乳，轻者乳散乳通，如再不通，须病人忍痛，命一大婴孩重吮下积乳，随即吐去，吮三五次无不爽利，无庸延医诊视。至于乳疽、乳岩、乳癖，症情不一，治法各殊，是在名家息心体认，以煎剂为主，尤非疡科所能奏功矣。

冷庐医话　卷五

清　桐乡　陆以湉定圃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幼　科

小儿解颅者，因肾气幼弱，脑髓不实，不能收敛，而颅为之大也，宜急服地黄丸补之。万密斋《幼科发挥》云：一儿头缝四破，皮光而急，两眼甚小，万曰：脑者，髓之海也。肾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热而头破，额颅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黄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岁而死。余族一侄孙，幼时解颅头大，而面甚小，至十六岁竟死。余按：龟板治小儿囟不合，加入地黄中煎服，似尤应验。

治小儿惊风，砂雪丸，用朱砂、轻粉各一钱，僵蚕十个，蝎三个，以青蒿节中虫捣和为丸，研细，人乳调服，相传其方甚神。余按"轻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则毒气窜入经络，变成他疾，为害非浅。不若用青蒿虫末和灯草灰调入人乳服之，或饲小儿，睡时以铜管吹青蒿虫末和灯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简妙，屡屡获效，不可忽视。

喻嘉言《温证朗照》云：凡小儿发热呕吐者，倘未布痘，即须审谛，不可误用温胃之药。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极效，一夕痘发作呕，误服前药，满头红筋错出，斑点密攒筋露，所谓瓜藤斑也。上饶相公一侄，髫龄选贡，赴宴返寓，痘发作呕，乃父投以藿香正气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生四黄疔，如牛奶形，盖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变若此，当以为戒。余按：小儿患病，挟热者多，温燥之药，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忆在杭州时，有府胥张某子十岁，夏月触暑，发热恶寒不食，医投以藿香正气丸，遂至热盛神昏，唇舌焦干，口鼻出血而殒。聂久可《活幼心法》云：小儿多吐之后，胃气大虚，气不归元，阳浮于外，反有面赤头热，身热作渴，而似热症者，俗医误认为热，投以凉药，杀人如反掌，故治吐泻而药不中病者，与其失之寒凉，宁失之温补。失之温补，犹可救疗，失之寒凉，其祸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说与前条喻氏所论绝相反，参观焉而各有至理，惟在审症之的而已。盖凡症之初起，发热作渴而吐者，挟热居多，吐后复发热作渴者，往往有属虚寒者矣。司命者其慎之！

吾邑孔雅六学博宪采，长女初生，啼哭一声，后竟默不作声，查方书捉猫一只，以袱包之，持向女耳边隔袱咬猫耳，猫大嗥一声，女即应声而啼，后遂无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即古之所谓禁方，其理莫能测也。《医学入门》云：初生月内多啼者，凡胎热、胎毒、胎惊，皆从此而散，且无奇症、沈芊绿甚韪其说，因谓儿啼只宜轻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强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无他病，不必服药。余谓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乐怀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则愈啼，解衣视背，见绣针微露其绪，而针已全没，医治之杂以药敷，肉溃而针终不出，延至百余日，卖酒家传一方，以银杏仁去衣心杵烂，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疮孔中，移时针透疮口，而针则已弯盖强拍入之也。又曾世荣于船中治王千户子，头疼额

赤，诸治不效，动即大哭，细审知为船蓬小篾刺入肉上皮肉，镊去即愈。然则小儿啼哭，苟有异于寻常，即当细心审察，固不必一概投药，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痘

《翼驹稗编》云：海州刘永有一子，年五岁，出痘遍体，疙瘩大如瓯。凡二四十医皆不识，有老妪年七十余，见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见并此而二，决无它虑。六七日疙瘩悉破，内如榴子，层层灌浆皆满，真从来未睹者。痘书充栋，亦无人道及，可见医理渊深，即痘疹一门，已难测识矣。余按：此可以补诸痘书之阙录云。

阜平赵功甫长子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结局，自云一生疗痘，无药不用，而从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荣治侯自牧子痘盛，夏用附子，费养恒治冯宪副孙痘，亦用附子，皆采入《续名医类案》。然则治痘，非无用附子之症，特不恒有耳。

崔默庵论痘症曰：今人治痘，率用升麻葛根汤，使毒气尽升头面，后多难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横解之剂，少加桂枝，令其毒尽散于四肢，即险逆之症亦可为矣。见刘继庄《广阳杂记》。

疳

治小儿疳病集圣丸，人参、蝉蜕、川连各三钱，归身、川芎、陈皮、五灵脂、莲蕊茂、夜明砂、使君子、肉芦荟、砂仁、木香各二钱，公猪胆一个，和药末为丸，如龙眼大，每服一丸。不寒不热，亦补亦消，最为稳善。《名医类案》所载单方三，亦佳。一用山楂一两，白酒曲一两，取多年瓦夜壶中人中白最多者，装入二物，炭火煅存性，研细末，每服六分，滚水送下。其一用鸡蛋七枚，轻去壳，勿损衣膜，以胡黄连一两，川黄连一两，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服之。其一用大蛤蟆十数个，打死置小口缸内，取粪蛆不拘多少，粪清浸养，盛夏二日，春末秋后四五日，以食尽蛤蟆为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秽净，置蛆于烧红新瓦上焙干食之，每服一二钱。或用炒熟大麦面和少蜜作饼或丸令儿食。此皆以人身气化之物，入消导药治之，可称灵妙。

小儿无辜疳，脑后项边有核如弹丸，按之转动，软而不疼，壮热羸瘦，头露骨高，有谓妖鸟（名夜行游女。夜飞，其翼有毒，拂落于人家晒晾未收之褴褓衣上，儿着之则病。有斥其说为妄，谓无辜、鸟名、啼时两颔扇动如瘰疬之项，小儿肝热目暗，颈核累累，其状相类，因以为名，宜用逍遥散加减治之。有谓因乏乳所致，又有谓饥饱劳役，风惊暑积，八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谓妖鸟之说，无论其是否，但见项边有核，即当挑刺以药治之，若至大而溃脓，法不能疗，至其用药，则仍不外治疳病之法耳。

外　科

治脓窠疥疮，用大枫子五十粒，蓖麻子五十粒，蛇床子三钱，以上三味研细另包，麻黄钱半，斑蝥去翅足二个，雄猪油一两，先将麻黄、斑蝥二味，同入猪油内煎枯，去渣尽净，再将前三味放下，缓缓熬煎，待渣黑，然后取起，用绢袋包裹，向患处频频擦之。此方吴子嘉所传，云曾经试过，甚效。

子嘉又传治发背痈疽一切无名大毒，以及疮疖等症神方，名迅风扫箨散，云得自常熟，屡试不爽。用穿山甲七片，蜈蚣去头足七条，蝉退五钱洗，僵蚕炒去丝二钱，乳香去油二钱半，没药去油二钱半，全蝎头足要全，酒浸，去腹内肠七个，斑蝥去翅足、糯米炒七个，明雄黄五钱，麝香一钱，冰片八分，五倍子一两五钱，共为细末，曝干，勿令见火，掺于毒上，再以寻常膏药盖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须加升丹少许，和药末同掺，其升丹

必要自制，市中者不验。

升丹方：水银一两，白矾一两二钱，牙硝一两二钱（皮硝不可用）。先将矾、硝二味研细，再入水银，用小广锅一只盛药，再以粗碗一只覆于锅上，用细白皮纸搓作纸索，醮水做湿，筑于碗口，另用细矾末掺纸上，再用生石膏粉满盖碗底，以铁秤锤压碗上毕，以大钉四枚钉入泥地，用硬炭烧三炷官香，（四畔须用砖护住，火方有力。第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一炷香间须防走漏。）第三炷火大武，当以扇拂之，冷定开视，而丹成矣。（丹在碗上，药渣弃去不可用。）

方书所言内痈，大概详于肺胃大小肠，其它脏腑均略焉。吾乡有患肝痈者，医以为肺痈，服药后日就危笃，延张梦庐学博视之，识为肝痈误治，卒不能救药而殒。按：《内经》云：期门隐隐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痈。又云：肝痈，两胁满，卧则惊，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尚易辨，特俗医不学，遂致杀人耳。陈远公云：肝痈在左而不在右，左胁之皮必见红紫色，而舌必见青色，治必平肝为主，佐以泻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汤，白芍、当归各三两，金银花五两，黑山栀五钱，生甘草三钱，水煎服，盖其治法与肺痈迥殊也。

王洪绪《外科全生集》论《冯氏锦囊》治阴疽，以温补兼托，以为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则成功，宜以溃为贵，即流注瘰疬恶核，倘有溃者，仍不敢托，托则溃者虽敛，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阳和汤以施治，熟地一两，鹿角胶三钱，白芥子二钱，肉桂一钱，甘草一钱，麻黄五分，姜炭五分，遇平塌不痛大疽，倍加熟地。严兼三谓生平遵此法以治阴症，屡获奇验，尝于六月中治一男子，遍身热毒，而腹上独生一疽，平塌不痛，诊其脉沉微无力，乃用阳和汤，加附子、黄芪服之，疽消而愈。盖热毒发于表，而阴疽根于内，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痈疽，用仙方活命饮，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云是疮痈之圣药，然以治阴疽，则有银花、赤芍、花粉、贝母等凉药，不若阳和汤专用温补，能消患于未萌也。

海宁许多木部曹煃精医理，尤长于外科，所制膏丹，必购求良药，亲自研炼，拯治危症甚多。尝言瘰疬一症，服药最难见效，外治亦鲜良方。《王氏全生集》消核膏，曾试用之，缠热重者，转至红肿，盖药品多毒烈也。因以拔萃丹为主，加入麻黄煎成膏药，普施甚效。故友汤绪云又加入数味，嗣后求者踵至，不独瘰疬，凡痰核乳岩贴之，初起即消，久者纵不能消，亦不再大，妙在并无斑螫、蜈蚣、全蝎等毒药，虽好肉贴之无损。石门某医之女，颈生瘰疬十余年，自为医治不效，且有溃者，闻部曹有自制消核膏，挽人求索，令未溃者贴此膏，已溃者贴阳和解凝膏，（见《全生集》）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数十张，如是数月，未溃者消，已溃者敛，遂不复发，今嫁人有子女矣。此方治愈者众，其药用制甘遂二两，红芽大戟二两，白芥子八钱，麻黄四钱，生南星一两六钱，直大虫一两六钱，朴硝一两六钱，藤黄一两六钱，姜半夏一两六钱。九一丹：用降药九分，生石膏一分。

外科之症，有与内科相似者，最宜详审。凡诸痈毒初起，恶寒发热，不可误认伤寒，又骨槽风不可误认牙痛，鹤膝风不可误认痛痹，痔血不可误认肠红，肺痈不可误认外感咳嗽，肠痈不可误认诸腹痛，此类尚多，不可悉数。

《质直谈耳》载旧青浦镇疡医陈天士，名驰四方，就医者日不下数十人，其药最秘者手治之，岁久毒气熏炙，晚年中拇间生恶疽，知不可疗，闻南去百五十里地名潭中，有一叟精于针砭，恒自晦不欲以术自鸣，即易姓名，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此药毒也。君殆知医，向之中恶深矣，不发则已，发必难治，非吾力所及也。盖往质问陈天士乎？天士大恐，速归，疽遂溃，神昏而殁。余谓陈虽能医，技犹未精也。《秋镫丛话》云：北贾贸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数人之量，有精于岐黄者见之，问其仆曰：每餐如是，已十有余年矣。医者云：病将作，凡药不能治也。俟

其归，尾之北上，将以为奇货。久之无恙，复细询其仆曰：主人食后必满饮松萝茶数瓯。医爽然曰：此毒惟松萝可解。怅然而返。使陈能如此贾之豫为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书，近世盛行，医者信而遵之，往往用铍针及三品一条枪等法，误人不少。是书徐灵胎有评本，余曾从陈载庵借录一过，后许辛木又加注释，嘱余为之校正，将以救世医之弊，已付刊矣。适逢寇乱中辍，余所录之本，亦毁于兵燹。辛酉秋日，避难于东林山后，从汤欣庵借录副本，因摘录于此，俾习外科者观之，庶不为是书所误。《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铍针当顶点入知痛处，出其恶血，通其疮窍，随插蟾酥条直至疮底。见"脑疽论"后。评云：此必死之法，误尽苍生。其不死者，亦必卧床几月，服大补之药而后得安。《正宗》云：铍针当顶插入知痛处方止，随用蟾蜍条插至孔底。见"神妙拔根方"下。又云：三日后加添插药，其根高肿作疼。评云：凡疮未成者，一见血则毒走肌伤，轻者变重，重则必死。况又插入药条，以致痛极腐烂，断无消理，此等恶法，害人不浅。然此原云阴症当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论阴症阳症，轻病重病，皆用此法，杀人无算，间有愈者，皆痛苦哀号，死里逃生，乃皆奉为金科玉律，举世皆然，无人救正，岂不伤心？又评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见杀数十人矣，即真阴症亦不宜用，况阴症千不得一，非平塌者即为阴症也。评三品一条枪后云：此治恶毒顽疮，间有可用，近日庸医不论何疮，俱用此法，杀人无算，深为可恨。制方之人，原只用以治不知痛痒即死肌顽肉，谁知后世恶人，竟为必用之品，不可不归咎于作俑人也。余因思周岷帆学士患瘤，为费某用三品一条枪致死，见"医鉴门"，由于未见徐评故耳。医者专主一家之言，不知虚怀好学，博采精研，而欲免于误人也，岂可得哉？

疔

《本草纲目》苍耳草虫治疔方，余以治多人无不获效。其法于夏秋之交，取苍耳草茎憔悴有穴孔处拍开取虫，虫如蚕而小，长不过四五分，其行甚速，以纸包裹，置火炉上烘极干，藏瓶中，勿出气，用时研细末，掺在疔疮膏药药店有之。中心，贴向疔疮头上，先用银针向疔疮头上微挑开，当有水流出，阅六时许，疔根自拔。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有治一切疔肿神方，苍耳草根茎苗子但取一色便可用。烧为灰，醋泔淀和如泥涂上，干即换之，不过十度，即能拔出根，此法本《千金方》。又按：刘云密《本草述》云：一切疔肿危困者，用苍耳根叶捣和小儿尿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验。此二方余未经亲试，如用之获效，无事取虫伤物命矣。特识之。

痈疽宜灸，而疔独忌灸。痈疽药每用酒煎，而疔独忌酒。皆以其助火也。又治疔膏药忌用桐油纸，惟当用布。刺疔针忌用铜针，惟宜用银。

针　灸

夏日宜灸，汪石山驳正之甚是，一近事尤堪为戒。钱塘陈氏子患哮，得一方云：夏日于日中灸背，当可见愈。如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医治不效而卒。古者针灸之法与药并重，后世群尚方剂，投药无功，始从事于针灸，又往往不能获效，或转增重，则以精此技者甚少，且未审病之宜针灸与否也。叶天士谓针灸有泻无补，但治风寒中穴之实症，见《来苏集》批本。此言信然。尝见有痈症挟虚，因针而转剧；痿症挟热，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慎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赵氏注云：艾可以为灸人病，于久益善，故以为喻。按：《说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声，俗读"炙"，

误也。

药　品

新绛，《金匮》旋覆汤用之，治肝著，亦治妇人半产漏下。《本草纲目》独遗之，黄坤载《长沙药解》言之较详，云：新绛味平，入足厥阴肝经，行经脉而通瘀涩，敛血海而止崩漏。又云：新绛利水渗湿，湿去则木达而血升，故能止崩漏。其诸主治止崩漏吐衄泄痢诸血，除男子消渴，通产后淋沥。止血，烧灰存性研用。消渴淋沥，煮汤温服。其云诸症消渴，皆缘土湿而不及于火，盖其生平深恶滋阴，故立言不免于偏也。

左牡蛎、取壳以项向北、腹向南，视之，口斜向东者为左顾，左顾者雄，右顾者雌。左盘龙、鸽粪。左缠藤，金银花。皆以左为贵。秦艽根有罗纹，亦以左旋者入药，右旋者令人发脚气病。卢子繇云：盖天道左旋，而人生气从之也。

桃仁最易发胀，震泽某氏子甫十余岁，食之过多胀死，棺殓即殡之郊，逾年启棺焚葬，其尸覆卧棺中，手足皆作撑抵势，盖桃仁之性既过而苏，棺甚脆薄，得不闷死，转侧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

猪肤，王海藏以为鲜猪皮，吴绶认为腌猪时刮下黑肤，汪石山谓考《礼运疏》：革，肤肉厚皮也；肤，革外薄皮也。则吴说为是。肤者，肤浅之义。谨按御纂《医宗金鉴》方解云：猪肤者，乃革外之肤皮也，其体轻，其味咸，轻则能散，咸则入肾，故治少阴咽痛，是以解热中寓散之意也。诠释详明，可以括诸家之说矣。

麦冬通胃络不去心，入养肺阴药则宜去心，陈载庵说其生平治验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栀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栀子即西域之檐蔔也。桃杏花六出者，子必双仁，食之杀人。

《伤寒论》之蜀漆，乃常山之茎也。《金匮要略》之泽漆，乃与大戟同类而各种也。今皆不以入药，惟草泽医人用以猫儿眼睛草治水虫者，即泽漆也。

李东垣谓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犹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谓能解暑，概用代茶，误矣。程氏钟龄谓香薷乃消暑要药，而方书称为散剂，俗称为夏日禁剂，夏既禁用，则当用于何时？此不经之说，致令良药受屈。此二说程杏轩《医述》并载之。余谓李说为是，程说不可从。香薷虽非夏日禁剂，然单用气为阿那所遏，用以发越阳气则宜，其余中暑之病，均不可用。今人夏月又有以藿香代茶者，亦误。夏月可常服以涤暑者，惟陈青茵耳。余每于秋仲采青茵洗晒收藏，次年夏入甑煎露，用以代茶，殊胜。

连翘功专泻心与小肠之热，《本经》及诸家本草，并未言其除湿，惟朱丹溪谓除脾胃湿热，沈则施谓从苍术、黄柏则治湿热，而吴氏《本草从新》又谓除三焦大肠湿热，近世医家宗之，遂以为利湿要药。不知连翘之用有三：泻心经客热一也；去上焦诸热二也；为疮家圣药三也。此足以尽其功能矣。

枸杞子，诸家本草有谓其甘平者，有谓其苦寒者，有谓其微寒者，有谓其甘微温者，均未尝抉发其理。惟张石顽《本经逢原》谓味甘色赤，性温无疑，缘《本经》根子合论无分，以致后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盖有惑于一本无寒热两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齐，往往异于此而涩于彼，如山茱萸之肉涩精，核滑精，当归之头止血，尾破血，橘实之皮涤痰，瞿聚痰，不一而足。即炎帝之尝药，亦不过详气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质滋腴之物性寒之理？其辨别独精胜于诸家。余壮岁服药，每用枸杞子必齿痛，中年后服之甚安。又尝验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剧，谓非性温之征耶？

张叔承《本草选》谓方书所用大枣，不分黑白，细详之，乃是红枣之大者，若黑枣则加蜜蒸过者。又谓今人蒸枣多用糖蜜拌过，久食最损脾胃，助湿热也。窃意红枣力薄，和

胃则宜，黑枣味厚，补中当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湿热之说，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则齿生虫而致损也。

《龙木论》治内障眼有五退散，用龙退蛇皮、蝉退、凤凰退乌鸡卵壳、佛退蚕纸、人退男子退发等分，一处同烧作灰，研为细末，每服一钱，用熟羊肝吃，不拘时候，日进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补入药品异名中也。

竹茹从竹，而俗或从草作茹，青葙子从草，而俗或从竹作箱，皆误。

松之余气为茯苓，枫之余气为猪苓，竹之余气为雷丸，亦名竹苓。猪苓在《本经》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药用之独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服可安魂养神，不饥延年也。又有橘苓，生于橘树如蕈，可治乳痈，见赵恕轩《本草纲目拾遗》。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为水所渍而成，楚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龙青霏《食物考》谓清神解热疗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纲目拾遗》则谓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药用，只宜作羹，味殊鲜美。凡煮食者，先入醋少许，方以滚水发之，则大而和软。

木之用桑为多，曰叶，曰枝，曰花，曰椹，曰根皮，曰汁，曰耳，曰瘿，曰油，曰虫，曰寄生，曰螵蛸，凡十有二。果之用莲为多，曰蜜，曰节，曰茎，曰叶，曰蒂，曰鬚，曰花，曰房，曰实，曰薏，曰汁，曰粉，亦十有二。二物皆有丝，一禀金气，一得水精，《理虚元鉴》谓物性有全身上下纯粹无疵者，惟桑与莲，良有以也。

《金匮要略》王不留行散自注云：如风寒，桑东南根勿取之。后世注释家谓风寒表邪在经络，桑根下降，止利肺气，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吴鞠通推阐其义：桑根之性下达而坚结，由肺下走肝肾者也，内伤不妨用之，外感则引邪入肝肾之阴，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为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风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说详见《温病条辨》，可补诸家本草之阙，近世医士能细辨药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吴氏妇，偶感风寒咳嗽气急，某医诊之，用桑白皮为君，咳嗽转剧，急令勿服，改用杏苏散加减乃愈。

万历间陆祖愚见《三世医验》。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邻邵南桥助银两许，以备殡殓之资。陆谓以其半易人参，此妇尚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脉二剂，用人参五钱，服后病势减半，于前方加白芍，只用人参一钱，服四剂而愈。此可想见其时参价之贱，今之贫人遇病，如需一两参，非银十余两不可，虽有良医，将如之何？

杏仁润肺利气，宜汤浸去皮尖，麸炒黄，若治风寒病，则宜连皮尖生用，取其发散也。今人概去皮尖，殆未达此意耳。

服参不投者，服生菜蔬。姚浣云《本草分经》谓服山楂可解。《本草纲目拾遗》粟子壳煎汤服，解参之力尤胜。余谓疾之轻者犹可解，重则无药可解，要在审所当用，勿妄投而已。

玉簪、凤仙，《本草纲目》入毒草部，玉簪之毒在根，凤仙之毒在子，皆能透骨损齿。又如珍珠兰、茉莉等，其根亦皆有毒杀人。

烟草明季始有之，其种出于淡巴国，流入吕宋国，转入闽，闽石马镇产者最良。诸家本草皆载入毒草门，《汇言》谓偶有食之，其气闭闷，昏溃如死，其非善物可知。《备要》谓火气熏灼，耗血损年，取其所长，惟辟瘴除秽而已。今人嗜此者众，烟肆之多，几于酒肆埒，虽不若鸦片烟之为害甚烈，然能耗肺气，伤阴血。凡患咳嗽、哮喘、虚损、吐血、气虚、火炎等症，尤宜远之。

轻粉辛燥有毒，以治杨梅疮，奏效虽捷，而毒气窜入筋骨，变生他疾，为害无穷。大风子之治疠风亦然，制方药者其慎之。

本草谓栀子生用泻火，炒黑止血。《临证指南》治外感证，多用黑山栀。黄退庵云：近多炒用，用生者绝少。余按：仲景栀子汤，有病人旧微溏不可与服之禁，盖以其苦寒也，若炒黑则寒性减，无论旧溏与否，皆可服矣，此

所以用生者少欤。

药物来自海外者甚多，中国之药，亦有遐方所宝重者，如西戎之需茶，唐古忒之需大黄，日本之需儒蚕是也。又往时专城入贡者，特市土茯苓，一时价昂百倍，见《钱塘县志》。

薄荷气清轻，而升散最甚，老人病人，均不可多服。台州罗镜涵体质素健，年逾七旬，偶患感冒无汗，以薄荷数钱，煎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死。舅氏周愚堂先生桢，患怔忡甫痊，偶啖薄荷糕，即气喘自汗不得寐，药中重用参芪乃安。

药中所用橡实，其木之名称，《诗经》曰栎、曰栩、曰柞、曰棫，不结实者名棫。《尔雅》又曰柔橡实，一名皂斗，俗称野栗子，涩肠止痢，功胜罂粟。杭州学廨傍有一大株，夏日阴浓，藉以避暑，深秋结实繁茂，凉风吹堕，扑檐抛屋，终夜有声，颇耐清听。

卢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备称茶之功用，采录古今名家论说以为谱，因谓常食令人瘦，去人脂，倍人力，悦人志，益人意思，开人聋瞽，畅人四肢，舒人百节，消人烦闷，使人能诵无忘，不寐而惺寂。章杏云《调疾饮食辨》则谓茶耗人精血，有消无息，欲使举世不饮，实难劝喻，惟饮宜清，忌多忌浓，或以它草木之可煎饮者代之尤妙。若夫渴症及诸热症发渴者多饮之，病更难愈。又谓古不专以茶作饮，故《尔雅注疏》但云可作羹饮，并代茶两字无之。由是观之，《茶经》、《茶录》，明理人不屑挂诸齿颊矣。二说迥殊，当以章说为正，如不能以他草木代之，则宜少宜清之言，切宜遵守。章又谓俗尚陈茶，仅隔年或二年止矣，乃竟有陈至五七年一二十年者，能令人失音或暴死，盖凡物过陈者，皆有毒也。此说亦世所罕知者。

杨希洛《本草经解要考证》谓葳蕤、漆叶治阴虚，兼令人有子，即华佗漆叶青黏散，青黏世无能识，或云黄精之正叶，或云即葳蕤也，然吾乡有两老儒，先后服此方皆致殒。或云漆叶乃五加皮叶，《本经》名豺漆也，里有兵子臂痛不能挽弓，或教用葳蕤一斤，五加皮浸酒饮尽，自健旺胜常，岂古方正尔，《纲目》殆误附漆树耶？漆本有毒，《本经》久服轻身，及《抱朴子》通神长生，皆难信。有割漆人误覆漆，遍体疮，至莫救，向在中山亲见，况服食乎？陶宏景云：生漆毒烈是也。古无用叶者，故气味缺，《纲目》殆因古方臆立主治耳。余按：以五加皮叶为漆叶，前此所未闻，然二物气类迥别，是以应验亦殊，明理之士，自当舍漆叶而取五加皮。究之古方药品，最宜详审，不可过信前人之说，为所误也。《本草纲目拾遗》有鸡神水，云可明目去障，制法择大萝卜一个，开大孔，须近茎一头开，勿在根边方可活，孔内入鸡蛋一枚，种地上，使其叶长成，取鸡蛋内水点眼，其目如童。《重庆堂随笔》又载制赛空青法，冬至日取大萝卜一枚，开盖挖空，入新生紫壳鸡卵一个在内，盖仍嵌好，埋净土中，均四五尺深，到夏至日取出，用女人衣具包裹，藏瓷器中，否则恐遇雷电被龙摄去也。卵内黄白，俱成清水，用点诸目疾，虽瞽者可以复明。二法并可试用，录之。

救逆汤之用蜀漆，柯韵伯疑之，邹润庵谓脉浮热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可见脉浮被火，应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耳。别《千金》、《外台》两书，非疫非疟，不用是物，则是方之有舛误无疑。吴中方大章变则谓蜀漆乃蜀黍之误，古漆字无水旁，与黍相似故也。黍为心谷，用以救惊狂起卧不安者，取其温中而涩肠胃，协龙牡成宁神镇脱之功也。说见《瘦吟医赘》。

草药形状相类者甚多，如宕芋似何首乌，钩吻似黄精，透山根似蘼芜，天炙似石龙芮，鸡冠子似青葙子，赤柳草根似茜草根等，不胜枚举，良毒各殊，服食家均宜慎辨。

何首乌具人形者不可多得，得而服之，可以益寿，然亦有不尽然者，汤花卿用中《冀

驹稗编》云“吴江秀才某，见邻翁锄地，得二首乌如人形，以钱二千买之，用赤豆如法制食，未数日，腹泻死，此岂气体有未合欤？抑首乌或挟毒物之气能害人也，服食之当慎也。观于此而益信。

费星甫《西吴蚕略》所述头二蚕，较《本草》诸注家为详备，录于此。头二蚕即蚖珍也。《周礼》夏官司马职禁原蚕，注云：原，再也，字书作蠉。《本草》有晚蚕沙、晚僵蚕等目，皆未详辨，遂误以初蚕再出为晚蚕、原蚕矣、不知其种迥别。凡二蚕茧蛾生种，谓之头二蚕种，次年清明后即养之，名头二蚕，时头蚕尚未出也，其眠其老甚速，缠两旬即收茧，时头蚕甫大眠也，出蛾生子，是谓二蚕种，凡养头二蚕皆甚少，无缫丝者，其茧壳、茧黄、蚕砂皆入药，其僵者尤不可得，治痘有回生之功。盖时方春杪蚕亦得清淑之气，故堪治疾，殆珍之名所由起欤。《本草》所载专指此，即《周礼》原字之义，未必不指此。又云：二蚕始称晚蚕，出于头蚕登簇之际，饲以二叶，自眠至老，皆值黄梅时候，郁蒸日甚，蝇蚋蛞噪，臭秽生蛆，性偏热有毒，其茧其丝价亦较廉，凡所弃余，仅以肥田，从未入药。余按：今药肆所售蚕沙、僵蚕，大抵皆出于头蚕耳。药类鲜真，此其一也。

麝乳性热补阳，虚寒体弱者服之，获效甚捷。余戚王祉亭居长兴和平山中，言其地产麝，取乳恒在夏月，土人伺有麝处，逐去母麝，捕乳麝杀之，以肠胃曝干，取乳凝结成块，每两可售钱一千，作伪者每以牛羊等乳代之，求之肆中，鲜有真者矣。

表兄周星舫明经士煌，在洞庭东山授徒，言山中郑祉仪家兰花绝盛，传有治难产方最灵，采素心兰花阴干收藏，临用以一二泡汤饮之。又言山中有黄天竺子，泡汤饮之，治肝气极效。余按：天竺子只见红色者，黄色则未之见，星舫言山中人亦甚贵重，此种不多得也。

辣茄性大热，章杏云《调疾饮食辨》以为近数十年群嗜之，食者十之七八，父母嗜食辛热，其精血必热，故遗害于儿女。饮食以冲淡和平为正，酸厚之味，久必伤生，毒劣之物，嗜之损寿，乃食此而不尽夭者，以体无内热也。若有内热，死安能不速耶？其言可谓切至，以此推之，非独辣茄不当嗜也，凡胡椒、生姜、韭、蒜等辛温之品，皆足以劫阴而伤生，慎毋多食。

许辛木云：阿魏最难得真，诸书皆言极臭，恐防作吐，盖肆中皆以胡蒜白伪造也。余有友人贻以塔尔巴哈台阿魏精，其色黑中带黄，并不甚臭，舐之气味极清，不作恶心，乃知真品。因自不同，江浙去西番万里，而肆中所售阿魏甚贱，其伪可知，且极臭伤胃，有损无益，勿用可也。余谓药之无真，如桑寄生、川郁金、化州陈皮之类，求之肆中，悉皆他物，以之治病，必不见效，均当勿用。

冬雪水腊雪更佳救时疫不热症，获效最速。余在杭州，每遇冬雪，即取藏坛中，咸丰戊午四月，舆夫王姓发热身肿，呕吐不食，心口大热，似有一大块塞住胸间，病逾十余日，已危笃，其妻来求药，乃以雪水与之，饮一大碗，即安睡半时许，遍身大汗，身凉思食而痊。时其邻祝氏妇，娠孕数月，亦患热症甚剧，王氏妇以所余雪水令饮，亦即热退获痊。

方书言白果食满百枚者死，以其壅气也。由此推之，凡姜、芋、南瓜等滞气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

楝根皮出土者杀人，《续名医类案·中毒门》谓楝树根出土者杀人。朱氏子腹痛，取楝子东南根煎汤服之，少顷而绝。余按：《本草》谓楝树雄者根赤有毒杀人，雌者色白入药用，是楝根之有毒，不得仅以出土者概之矣。

缪仲淳《广笔记》：方药有用紫河车、胎元、孩儿骨、化尸场烧过人骨等，其为《本草注疏》复备言天灵盖、人胞、初生脐带之功效，未免有伤阴德，不若《本草纲目》之

于人骨、人胞、天灵盖，深以残忍为戒，然胪列气味主治及方，似当概从删削，详述用之者，有损而无益，庶几为仁人之言乎？

今之所云沙苑蒺藜，即古之白蒺藜，今之所云白蒺藜，乃古之茨蒺藜也。今之所云木通，即古之通草，今之所云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今之所云广木香，即古之青木香，今之所云青木香，乃古之马兜铃也。岐黄家用药，岂得泥古而不从今耶？

周乙蒺青患遍体发细瘰甚痒，以枸骨叶煎汤代茶服之获痊。按：枸骨，一名猫儿刺，俗名十大功劳，味苦甘平，叶生五刺，九月结子，色正赤。《本草汇言》称其去风湿，活血气，利筋骨，健腰脚。《本经逢原》称其活血散瘀，又能填补髓脏，固敛精血，今方士每用数斤去刺，入红枣二三斤，熬膏蜜收，治劳伤失血痿软，往往获效，似其能调养气血，而无伤中之害也。盖其功用至宏，而医者概不以入汤剂，屈此良药矣。

《广阳杂记》云：余昔在杭遇一满州老人，双目皆瞽，药不能立时奏效。有货空青者，其人酬以重价，将用之矣，始问之余。余曰：此物生铜坑中，必铜精也，铜性能伐肝，有余之症，目无不愈，今公年老而脉症俱虚，当用温补之品，若用此，当无益有损。其人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点右目，一夜大痛，目精爆碎，始悔不用余言，而犹赖余获全其左目也，后用养脾滋阴之剂，将及一载，左目复明。观此益知审症用药，辨品宜精，未可轻用也。

梧桐入药者少，然有二方可传。泄泻不止，服诸药罔效者，用梧桐叶煎汤浴足，大有神效。《海上仙方》。疝气常食梧桐子效。《齐有堂医案》。

神黄豆，诸家本草不载，惟见于叶大椿《痘学真传》云：神黄豆种出云南，能稀痘，生熟各一粒，甘草汤咀服。然不若梁晋竹孝廉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述为详，云：神黄豆产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视常豆稍巨，用箔瓦火焙去黑壳，碾细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儿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为期，半岁服半粒，一岁服一粒，递加至二岁二粒，则终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气服之，以二十四粒为度。

芭蕉根汁，治疔走黄甚效。震泽钮某患疔，食猪肉走黄肿甚，其妻向余室人求方，令取芭蕉根捣汁一宵碗灌之，即肿消而痊，次日入市道遥矣。且不独可治疔，凡热毒甚者，亦能疗之。妹婿周心泉家之姬唐姓，夏患热疖，至秋未已，自头至足，连生不断，令饮汁一茶盅，热毒渐消而愈。

粤人喜啖槟榔，谓可辟瘴，而不知其益少损多。吴人喜啖蓖麻子，往往种之成林，采曝炒食，此尤当戒。盖其性辛热，泻人元气，隐受其害者多矣。此药《本草》列毒草门，且食此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即胀死。乡愚无知，食之每习以为常，可慨也！

葱蜜同食杀人，世皆知之，韭与蜜糖同食，亦能杀人，则知之者鲜矣。见黄周斋《拆眩漫录》。

食　忌

《本草》云：多食韭，神昏目暗。多食葱，神昏发落，虚气上冲。多食莱菔动气。多食芥菜，昏目动风发气。又云：虚人食笋多致疾。浙人食匏瓜多吐泻。马齿苋叶大者，妊妇食之堕胎，此类不可胜数，寻常蔬菜亦足为患，其它可知，养生家所以必慎食物也。

石门赵屏山明经宗藩自宁波旋里，过绍兴，访友于郡城，一仆家在城外，乞假归省，途中买鳝鱼至家，使其妻烹之，适其邻人来视，遂留共食，食毕皆口渴腹痛叫号，移时而死，其身化为血水，仅存发骨，识者谓误食斜耕而然，赵次日俟仆不至，遣人往问，始知其故，遂终身不食鳝。余按：鳝身尾皆圆，斜耕身尾皆扁，口有二须，可以此为辨。然鳝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为它物所变，其毒

亦能杀人，养生家宜慎用之。

山谷产菌，种类不一，食之有中毒者，往往杀人，盖蛇虺毒气所蕴也。咸丰五年六月初三日，乌程县施家桥吴如玉之母，山中采菌甚多，族人吴聚昌之妻乞而分之，炒熟以佐夜饭，有子媳与女同食之。二更后，呕吐腹痛，至天明四肢抖缩，肉跳齿咬，四人同时殒命，如玉之母，亦食之而死。鸡食吐出之物，顷刻即毙，剖视腹中，只有硬肝，余皆腐成毒汁。夫山人食菌，本为常事，麦熟及寒露时，菌甚多，味极美，苏州有熬成油者，预为持斋过夏之需，取其鲜也。今吴姓家食菌而死者五人，可谓奇惨。乌程杨毅亭封翁炳谦，特为作记刊传以示戒。言若必欲食之，须用银器同煮，须久置待冷试验，银有青黑色者，断不可食，如中其毒，饮以粪汁可解，又地浆水亦可解毒，其法于墙阴地掘二三尺深，以水倾入搅匀，取上面澄清水冷饮之。按：《东林山志》云：五月雨水浸淫之时，蕈生于山谷，惟淡红色、黄色者无毒可食，寒露生者，色白名寒露蕈，亦无毒可食，其大红者、黑者有毒杀人，人或中之，食粪汁可解。又《卫生录》云：蕈上有毛，下面光而无纹者，及柳摘赤色者、或色黑及煮不熟者，并不可食。《物理小识》云：以灯心和蕈煮，或以银簪洋之，灯心与蕈黑色者即有毒。《清异录》云：湖湘习为毒药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毙之，厚用茅草盖掩，几旬则生菌，菌发根自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干捣末，糁酒食茶汤中，遇者无不赴泉壤，世人号为"休休散"。观此则菌之生自蕴毒者，往往有之，服食家可不慎欤？

酒

许元仲《三异笔谈》谓蔡孝廉焜素不饮酒，公车北上，苦寒饮烧酒，甘之，遂非此不饮，如是者二十余年，一夕扃户寝，晌午犹不起，家人扶廊而入，室中湍然，衾帐皆焦，半身烬矣，手犹握烟管，竟与《本草》所载倚马焚身事同，盖烟火引线，倏如爆竹之发耳。又会稽陈端甫学博庆镛言，其同乡某生，酒户甚大，一夕饮烧酒满罂，复吸水烟，忽火自腹发，骨肉半成焦炭，嗜烧酒者，可以为戒。

鸦片烟

鸦片烟为害甚巨，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出于外国，《三异笔谈》述之详，云：余在永嘉知库书，张元龙犯此欲绳之，诉曰：已绝此二年，曾以小船料渡海至苏录国，亲见鸦片本质，故毅然不敢食耳。询知其详，云：国俗皆裸葬，一亩之地，百族共之，积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赀矣。造法：先掘土数丈，筑其底极坚，并四旁亦筑，取掘出之土，捣之极细，筛之极净，曝之极干，乃于城中铺石灰一层，加土一层，罂粟瓣一层，糯米粥一层，覆以芦席，盖以毡，再压以板，自春徂秋而成。以金易土，价日倍蓰，然大约吸数百年前陈人之膏血，故一见誓死不再食也。绝之之法，以十全大补汤加鸦片灰，俟瘾发时服之，初甚委顿，渐服渐愈，两月余复初。

吴晓钰言：有族叔椿龄习岐黄家言，乙、卯秋，以时疾卒。其司会计者曰吴梅阁，性不羁，吸洋烟，偶至友人倪梅岑家，倪适他出，假寐以俟，忽梦椿龄至曰：子将有难，能戒鸦片烟则免。余授此方，出一红纸示之，上书"人参、枳椇子、赤糖各一钱，每日煎汤服之"十六字，戒曰：七日不见烟具，则瘾绝矣，毋蹈故辙也。醒后依方服之果效。晓钰素执无鬼论者，及闻梅阁口述是事，乃信史迁有物之言，洵不诬也。余按：人参补肺气，赤糖消烟积，用之甚当，枳椇子世第知其解酒毒，然陈藏器言其解渴除烦，去膈上热，润五脏，功用同蜂蜜，则其所长，不第能治酒病也，况鸦片烟性热燥烈，视酒尤甚，用此治之，殊有至理。

杂　方

杭州汪铁樵士骧传方，用野鸡脚雌雄成对，瓦上焙干，研极细末，磁瓶收藏。凡脚跟为钉鞋擦伤而烂，及腿膝等处磕破者，以此敷之，即结痂而愈。因忆山东青驼寺吹津膏，治脚跟伤最灵，今得此方，无事远求矣。

太乙紫金锭方，出于《道藏》，元人所辑《卫济宝书续添方》中载之，名曰神仙解毒万病丸，则以为喻良能方，葛丞祖传，方后详载各症治引，并可救自缢落水，用冷水磨灌下，云绍兴府帅有施此药者，渠一子溺水已死，用其法救之遂苏。

治瘟疫浮肿及大头瘟，用黑豆二合炒熟，炙草二寸，水二碗煎汤，时时呷之，即所谓靖康异人方也。靖康二年，京师大疫，有异人书此方。此外约略举之：如《圣济总录》治赤白痢，用黑豆半升，炒去皮，为末四合，甘草一两，绵裹，入湖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洪氏集验方》治脚肿，用黑豆、甘草煎汤服之。《寿亲养老新书》治老人小儿冬月诸热，用大黑豆二升洗净，甘草三两细锉，水六升，煮令烂熟，时时与三五十颗与食之，汁亦可服。吴晓铓《活人一术》云：解丹药毒，以黑豆、甘草煎汤饮之。此方之用甚广，皆取其解毒清热，刘松峰云：甘草炙则带补。宜用生者，信然。

《圣济总录》大活络丹，与近世所传回生再造丸，药味大同小异。大活络丹五十味，与再造丸异者八味，白花蛇、乌梢蛇、草乌、贯众、木香、沉香、水安息香、黄芩是也。再造丸五十六味，与大活络丹异者十四味，川芎一两，黄芪一两二钱，白芷一两，桑寄生一两，海南香一两，草蔻仁一两，天竺黄一两，蕲蛇八钱，红花八钱，姜黄一两，朱砂一两，琥珀一两，蕲蛇四两，穿山甲四两是也。二方所皆有者四十二味，人参一两，白术八钱，茯苓一两，炙草一两，熟地一两二钱，赤芍八钱，当归一两，首乌一两，肉桂一两二钱，附子八钱，麻黄一两，防风一两，威灵仙一两，细辛一两，羌活二两，葛根一两，天麻一两，僵蚕一两，乳香一两，没药一两，丁香一两，藿香一两，香附八钱，青皮八钱，乌药八钱，松香六钱，白蒺仁八钱，骨碎补一两，元参八钱，川连一两，大黄一两，血竭八钱，胆星一两，龟板一两，虎胫骨一对，犀角八钱，两头尖一两，牛黄三钱，全蝎一两五钱，地龙八钱，冰片二钱，麝香八钱，制末蜜丸，每粒重一钱二分，金箔为衣，阴干蜡壳封固。此方治中风瘫痪，痿痹痰厥，拘挛疼痛，满身麻木，痈疽流注，跌扑损伤，小儿惊痫，妇人停经等症。《尊生八笺》曰：年过四十，当预服十数服，至老不生疯疾，年过六十不宜服。徐灵胎谓顽痰恶风热毒瘀血入于经络，非此方不能透达，凡治肢体大症必备之药也。《泗溪医案》云治虚痰流注均效。方书亦有活络丹，只用地龙、乳香等五六味，乃治实邪之方也。

余以庠寓杭州，以剃头为业，留心医学，先世习场医，虽遗书散失，而记忆秘方尚多，有治脚蛀方最灵，用炉甘石六钱，象皮、龙骨各三钱，冰片一钱，轻粉三分，炉底少许，外科烧丹丹之炉底，杂货店有之，共研细末糁之，神效。脚烂而痒有水不能行步，俗名脚蛀，南方人多有此疾，脚蛀糁明矾末，痒不能止，反增疼痛，余家传方，用老烟末糁之，燥湿止痒，亦颇应验。

同邑郑拙言学博风锵，性喜单方，言其经验最灵者有四。道光壬寅年，馆乐平汪军门道诚家，龚门前肾囊后起一坚块，渐觉疼痛，虚寒虚热时作，案头有《同寿录》，检一方云：跨马痈初起，用甘草五钱，酒水各一碗煎服。如方服之，块渐软，次日略出清水，不数日全愈。从兄珊瑚家一婢，年十六七，忽身起红晕，有若热痱者，由背渐及胸，饮食少进，识者云：此蛇缠也，至心坎不可救矣。偶检《同生集》有一方，用粪杓俗呼料子上断箍，取其年久用多，不必定欲断者，新瓦上煅存性，

香油调抹令试之，不数日痂脱，健饭如常。

治喉风神效方，用青梅浸食盐出水，取大蜒蚰入其中，不拘多少。甲午秋闱闻捷，日设馔以待扳子，内一入忽喉痛如鲠，势甚危，取所制蜒蚰梅令咽一枚，平复如常，晚间已能啖饭矣。端午日午时收取晚蚕蛾俗名头二蚕，不拘多少，置竹筒中，用纸密缄，挂当风处，须雨淋日晒，不到四十九日。后遇人有竹木刺入肉不能出者，用此研末，拌津唾涂患处，刺立出。同里蔡晴江家一媪，手被竹刺，疼痛不能洗衣，以此涂之即痊。

一新婚者患疾，诸医以虚治之，补剂杂进，体日殆，名医沈耿文桐乡县人，后居珠村视之，见卧室中妆奁甚多，皆新漆饰成，曰：此乃为漆气所伤，俗名漆咬，非病也。令于木工家取杉木屑煎汤洗之，复投解漆毒之药，不日霍然。按：《坤元是保》云：尝有新婚人漆咬，认作发风毒症，不知乃新漆嫁事所触也，以明矾煎浓拭之，三四次即效。沈之见正与相同。

休宁汪生作云：年甫成童，忽患肠红，晨起必大下一次，血多粪少，阅两月余，日渐消瘦，有人传方，白木耳水煮淡食，日食一钱，未及一两全愈。药苟对症，何必以多为贵哉？

误食头发成癥，胸喉间如有虫上下去来，古方以入土旧木梳菌煎汤饮之，此物不可得，一方用雄黄五钱水调服。辨是症者，更以好饮油为凭，每饮四五升方快意，盖发入胃中，血裹化为虫也。

先友钱石林上舍耘，性至孝，母徐孺人，素患风湿，频发不愈，石林百计医治，觅得海风藤花，配红枣，以陈酒煮饮服之，获效，遂常服焉，病不复发，寿至八十余。海宁蒋寅肪光焴，偶患火丹，两臂红肿而疼，诸药不效，后得一方，用百合研细末，白糖共捣烂敷之即痊，此方医者罕见，价廉而效速，可传也。

方书言肝胃气痛，用玫瑰花阴干冲汤代茶服。汤芷卿入龙眼肉成膏，愈吴洛生大令之母脘痛，一则入脾和血，一则入肝行血，补泄均宜，所以获效。

《保寿堂经验方》三卷，明·刘天和撰，方皆精当。其治泄泻少进饮食方，尤为简妙。用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沥干燥，漫火炒令极热，磨细罗过如飞面，将怀庆山药一两，碾末入米粉内，每日清晨用半盏，再入沙糖一茶匙，胡椒末少许，将极滚汤调食，其味极佳，且不厌人，大有资补，久服之，精寒不能成孕者亦孕，盖有山药在内故也，此是一秘方，勿轻视之。

余家工人吴法才患大脚风，余母周太孺人传有单方，用海桐皮、防己、片姜黄、原蚕砂各三钱，苍术二钱，煎汤熏洗，日三四次获愈。此方治愈者已多。愈后因行路过多，两脚腐烂，诸药不痊。周太孺人令以古墓石灰细末掺之即愈，后以治烂腿，无不愈者。

古厌胜法有用以治病获效者，《百一选方》云：密以净纸书本郡太守姓名，灯上烧灰汤调下即产。沈从先曰：余尝见书正人君子姓名，烧灰调下治产难，用净帕珍重束男左女右臂，治鬼疟最灵。又闽人迄今皆书龙江林先生姓名，诸怪症皆治，即选方遗意也。吴江徐娱亭传一治疟法亦效，以云片糕一片，书"黄帝颛顼之神位"七字，更以一片合之，勿使见字，令于发疟前二时食之。

质　正

《宋史·庞安常传》、《明史·凌云传》皆载治产妇胎不下，隔腹针儿手而得生。《扬州府志》之记殷矩，《嘉兴府志》之记孙浦，则产妇皆已死，见其血而令启棺，隔腹针之而复生，此于情理未合，不足深信。

《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郑氏注云：慎物齐也。孔氏疏云：凡人病疾，盖以筋血不调，故服药以治之，其药不慎子物，必无其征，故宜戒之。择其父子相承至三世

也，是慎物调齐也。又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夫子脉诀》。若不习此三世之书，不得服食其药。然郑云慎物齐也，则非为《本草》、《针灸》、《脉诀》，于理不当，其义非也。按：此则所谓三世者，注疏因主父子相承之说也，近世有专主通于三世之书，而以三世相承为俗解之误，殆未读注疏耳，且经书文义虽古，而辞无不达，既谓通于三世之书，何以不明言之，而曰医不三世？故作此不了语，以炫惑后世乎？

王朴庄谓古方一两者，今之七分六厘，一升者，今之六杓七抄。《东医宝鉴》谓古方一两者，今之一钱二分五厘，一升者，今之二合五杓。如仲景炙甘草汤，药料最多，共曰十六两，用酒七升，水八升。准于王说，为今之三两四钱九分六厘，今之七合有零，则酒水太少，如《东医宝鉴》之说，为今之十四两九钱五分，今之三升七合五杓，则药料太多，似当从王之两数，《东医宝鉴》之升数，乃为得之。

湖州费星甫野语云：儒医张梦庐之舅氏沈翁，以外科著，有女大腹隆起，中有结块，俨若私胎，迁延日久，腹益膨脝，梦庐诊其脉曰：此乃肠痈，无术以治之，危矣。沈遂悟，扶女足踹板凳之两头，出其不意，将女腹重踢，倒地昏晕，其痈内破，脓从大小便出数斗，遂按法疗治获痊。余谓肠痈脓已成者，《金匮》、《千金》皆有成法可遵，何必出奇行险以治之？且《经》云：肠痈为病不可惊，惊则肠断而死。此女患痈日久，又加之以重踢，其肠有不断乎？此传讹之辞，未可信也。

《夷坚志》谓台州狱囚遭讯拷，肺伤呕血，用白及为末，米饮日服，后其囚凌迟，剖者剖其胸，见肺间窍穴数十处，皆白及填补，色犹不变。此说李东壁采入《本草纲目》，医家皆信之，独进贤舒驰远昭《伤寒集注》谓：隔诸脊骨，不得伤肺，何肺拷坏而骨不坏耶？且白及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气管入肺，其诳显然云云。因思古方催生用鼠肾丸、兔脑丸云，其药从儿手中出，由舒氏之说推之，则胎在肠外，药入胃中，何以得入儿手乎？然观《徐灵胎医案》横泾钱氏女腿痈成管，管中有饭粒流出，长兴周氏子臂疽经年，所食米粒有从疽中出者，又《槐西杂志》治折伤接骨，用开元通宝钱烧而醋淬，研细为末，以酒调下，铜末自结而为圈，周束折处，曾以折足鸡试之果然。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是则昔人之说，未可竟斥为非矣。

张鹭《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声，语即喉中应之，良医张文仲令取《本草》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无声，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其后《逊斋闲览》载杨勐腹中应声，读《本草》至雷丸不应，服数粒而愈。《泊宅编》载毛景喉中有物应声，诵《本草》至蓝不应，饮汁吐虫而愈。其说皆为方书所征引，窃意虫之应声，乖气所感，非有知觉之灵，岂能闻所畏之物而遂不作声乎？殆皆小说家附会之辞。

《灵枢经》谓人呼吸定息，气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计一万三千五百息。河西池以为伪说，人一日夜岂止一万三千五百息　余尝静坐数息，以时辰表验之，每刻约二百四十息，一日夜百刻，当有二万四千息，虽人之息长短不同，而相去不甚远，必不止一万三千五百息，然则何氏之说为不虚，而《经》所云未足据矣。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也。

哕噫之说，诸家各异，王氏《准绳》援据《内经》，正李东垣、王海藏以哕为干呕、陈无择以哕为咳逆之误，而从成无己、许叔微之说，以哕为呃逆，以噫为噫气，此可为定论。徐灵胎批《临证指南》噫噯篇云：噫，即呃逆，病者最忌；噯，为饱食气，非病也。何可并为一证？王孟英《潜斋医话》訾之，谓噫不读为如字，乃于介切，饱食息也。以噫、噯各篇，于义实赘，徐氏误作二种，殊失考，

况噫有不因饱食而作者，亦病也。仲景立旋复代赭汤，治病后噫气，徐氏误噫为哕，谓即呃逆，盖此汤原可推广而用，凡呕吐呃逆之属，中虚寒饮为病者皆可治。余尝以治噫气频年者数人，投之辄愈，益见徐氏之仅泥为饱食气未当也，是盖宗王氏之说，而其义更融澈矣。

《冷庐医话》终

跋

余于癸巳秋，得桐乡陆定圃先生《冷庐杂识》书板，既已补其残损，订正以行世矣。先生精于医，识中所采岐黄家言，正复不少，窃以先生于医学必有所心得，爰益购求先生之遗书，于乙未春，得《再续名医类案》若干卷，继又得《冷庐医话》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医案》采摭繁富，足补江魏二书之未备，《医话》则专以辨证为主，凡述一证，必推究其虚实源委，而指摘医家利弊，言多精凿，自序谓摭拾闻见，以自达其意之所欲云。噫！岂易言欤！余以《医话》之尤有裨于世也，亟付手民，寿诸梨枣，仿古香斋袖珍本，以便取携。暇日拟再订正《医案》，续以行世。时光绪二十三年太岁在强圉作噩季冬之月，乌程庞元澄跋。

《冷庐医话补编》目录

弁言

医范

医宗四大家……（603）
何书田……（603）
张梦庐……（603）
《赤水玄珠》……（604）
《难经经释》……（604）
《医学源流论》……（604）

选案

《续名医类案》……（605）
学医宜慎……（605）

录方

干霍乱治法……（605）
苦参子治休息痢……（605）
蜈蚣入腹……（606）
青腿牙疳方……（606）
目疾秘方……（606）
治疮秘方……（606）
汤火伤方……（606）
巴鲫膏……（607）
五圣丹……（607）
沈姬传方……（607）
许秀山传方……（608）
家传单方……（608）
禁咒治病法……（608）
油污衣方……（609）

宜忌

食忌……（609）
药忌……（609）
汤……（609）
常食之物……（610）
鳜肺饿解……（610）

博物

麒麟……（610）
麋角解……（610）
鼠……（610）
猴经……（611）
鲫鱼……（611）
蝼蛄……（611）
苍耳子虫……（611）
子午虫……（611）
摇钱……（612）
槐子……（612）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612）
自然气化……（612）
须发早白……（612）

冷庐医话补编

清　桐乡　陆以湉定圃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编述

弁　言

陆定圃、桐乡积学士，兼擅医术，识见超人，凡研究学识，必穷理索奥，务达其旨，于是随笔记述，分门别类，成《冷庐医话》五卷。光绪二十三年，乌程庞元澄为之刊行，早已脍炙人口。先生于咸丰五年时，曾著《冷庐杂识》八卷，其中采摭岐黄家言，正复不少，俱心得实录，精凿可珍，爰为别类摘辑，间加附注发明，名曰《冷庐医话补编》，附刊其后，俾益臻美备。近辑《中国医学大成》，将正补全书，列入医话丛刊，以广其传，而于吾道尤不无小补焉。丙子三月炳章志。

医　范

医宗四大家

新安罗养斋浩《医经余论》云：医宗四大家之说，起于明代，谓张、刘、李、朱也。李士材辈，指张为仲景，不知仲景乃医中之圣，非后贤所及，况时代不同，安得平列？所谓张者，盖指子和也。观丹溪《脉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间、戴人、东垣之说，余无所及，其断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丹溪意中，专以三家为重。《格致余论》著补阴之理，正发三家所未发。由是攻邪则刘、张堪宗，培养则李、朱已尽，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见，且同系金元间人，四大家之称，由是而得耳。此说足以正数百年相传之讹。

炳章按：金元四大家，以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是。仲景乃创始方剂疗病之祖，为医中之圣；四大家继起发明，亦不愧为医贤。且仲景学说，得中正之道，无偏寒偏热之弊。

何　书　田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竿山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益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则徐抚苏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竿山编集老诗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炳章按：何公法从叶派，善能变化，著有《医药妙谛》二卷。其自著方，皆从经验发明，叙病源病状，亦据实际，治虚痨各法，颇得叶氏心法，言简意赅，切合实用。炳拟刊入《续编医学大成》中。

张　梦　庐

同邑张梦庐学博千里，医名隆赫。道光间，应闽浙总督无锡孙文靖公之聘，至闽时，公患水胀已剧，犹笃信草泽医，服攻水之药，自谓可痊。张乃详论病情，反复数千言，劝其止药。私谓其僚属曰：元气已竭，难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论大略云：专科以草药为醴，峻剂逐水，或从两足滂溢，或从大肠直泻，所用之药，虽秘不肯泄，然投剂

少而见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药犹用兵，攻守之法，参伍错综，必主于有利而无弊，从未有病经两年，发已数次，不辨病之浅深，体之虚实，只以峻下一法，为可屡投而屡效者。盖此症之起，初因饮啖兼人，胃强脾弱，继则忧劳过度，气竭肝伤，流之壅，由乎源之塞，若再守饮食之厉禁，进暴突之劫剂，不啻剿寇用兵而无节制，则兵反为寇；济师无饷而专驱迫，则民尽为仇。公何忍以千金之躯，轻供孤注之掷耶？彼草泽无知，守一己之师传，图侥幸于万一，以治藜藿劳形之法，概施诸君民倚赖之身，效则国之福，不效则虽食其肉，犹可逭乎？此余之所痛心疾首，而进停药之说也。语殊切直，特录之以告世之溺惑于庸医者。张有谒孙宫保句云：身思报国仔肩重，病为忧民措手难。见所刊《闽游草》中。

炳章按：梦庐医号千里，桐乡人，家居后珠村，少工诗文，长精医术，就诊之舟，日所百计，不事置产，聚书万卷，著有医案多种传世。

《赤水玄珠》

孙文垣《赤水玄珠》，阐发医理，有裨后学。惟载制红铅之法，为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钟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寿之说，遂讥朱丹溪不可过服之言为非。不知《本草》称延年之药，如蒲黄、石龙刍、云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泽泻、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久服。《本草》又称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鲜不受其害，是岂可过泥其辞乎？善乎缪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发病者，不可胜纪，服之而获效者，当今十无二三。《经》曰：石药之性悍。真良言也。尊生之士，无惑方士有长年益寿之说，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胜之害。

炳章按：孙公文垣，论病理则发明处甚多，如辨三焦命门，亦多阐发深义奥理，惟论药，确有过泥古人夸奖之处，是其瑕点耳。

《难经经释》

徐灵胎《难经经释》，辨正误谬，有功医学，其释“分寸为尺，分尺为寸”云：关上分去一寸，则余者为尺，关下行去一尺，则余者为寸。诠解明晰，可谓要言不烦。

炳章按：徐灵胎，雍乾时人，笃信汉唐以前方书。《难经经释》，以经解经，参以实验发明，有功医林之作，乃雍正五年所注。

《医学源流论》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有病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莫若择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生姜汤，如果属热，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与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论惩药误而发，微病用之，最为稳善，养生家不可不知。

炳章按：《源流论》二卷，乃乾隆十九年时作，针砭陋俗，辨证谬误，可为医俗医之良药，作庸医之棒喝。

选 案

《续名医类案》

钱塘魏玉璜之琇，《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世无刊本，余从文澜阁借四库本录一部，凡六十六万八千余言，采取繁富，间有辨论，亦皆精当。玉璜自述医案数十，其治病尤长于胁痛、肝燥、胃脘痛肝木上乘、疝瘕等证，谓医家治此，每用香燥药，耗竭肝阴，往往初服小效，久则致死，乃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饮者不宜，方用沙参、麦冬、地黄、归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数证，获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误用香燥药者。

纳亲按：凡痰瘀袭络胁痛，肝郁血瘀，痰凝疝瘕，宜用叶氏辛润通络法，合金铃子散，为最效，以通化为要，此方黏补，恐非所宜。

学医宜慎

《程杏轩医案》，历叙生平治验，颇有心得。惟治张汝功之女暑风，用葛根、防风等药，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络热开里窍之剂，而势益剧，变成痉证而殁。因谓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药，而不知暑风大忌辛温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风，劫耗阴津，遂致热邪入里，观此可见学医之难。忆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濑，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见发热恶寒头痛，延同里某医治之，某医宿负盛名，诊视匆遽，误为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药二剂，而神昏肢冷，余时方自郡城归，更延茅平斋治之，以为热邪入里，用生地、元参、银花、连翘、竹叶等味，竟不能疗，人皆归咎于茅，而不知实误于某也。并记于此，以明学医之宜慎焉。

纳亲按：暑温暑风，伏热在内，皆忌辛温升散，劫耗阴津，苟误用之，邪必内陷入里，非寒在表内无热之伤寒可比。

录 方

干霍乱治法

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痧，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饮盐汤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证王宇泰《证治准绳》谓由脾土郁极不得发，以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而吴鞠通《温病条辨》谓由伏阴与湿相搏，证有阴而无阳，方用蜀椒、附子、干姜等药，窃谓干霍乱，亦如湿霍乱，有寒有热，当审证施治，不得专主热剂，吴氏书阐发治温病之法，辨论详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论尚局于偏，恐误来学，特正之。

纳亲按：干霍乱每多挟食挟痰，兼中湿秽，探吐以通其上膈，针刺以通其经络，宣达二便以通下焦之塞，上下内外皆通畅，则病自愈矣。凡阴寒多是绵绵腹痛，暴痛甚少，临证宜审辨之。

苦参子治休息痢

鸦胆子治休息痢，歙《程杏轩文囿医案》其称其功效，用三十粒去壳取仁，外包龙眼肉捻丸，每晨米汤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药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肠曲折之处，搜逐湿热，《本草》不载，见于《幼幼集成》，称为至圣丹，即苦参子也，药肆多有之。吾里名医张云寰先生李瀛，亦尝以此方

传人，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以治休息痢，无不应验，兼治肠风便血，凡热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虚寒下痢忌之。

炳章按：苦参子仁治肠热便血，及热痢久不愈，余亦治验多人，惟余用每次十四粒，龙眼肉七枚，分包吞服，两服即愈。

蜈蚣入腹

明张冲虚，吴县人，善医，有道人以竹筒就灶吹火，误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张碎鸡子数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与咽，遂大吐，鸡子与蜈蚣缠束而下。盖二物气类相制，入腹则合为一也。事见《吴县志》。按：明汪氏瓘《名医类案》亦有一方，云取小猪儿一个，切断喉取血，令其人顿饮之，须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继与雄黄细研，水调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尝有是患，故录之。

炳章按：汪瓘方取小猪儿切断喉取血，伤生物命，未免残忍，不如用张冲虚法，方理明切，效验必确，为便利也。

青腿牙疳方

咸丰乙卯年，吾邑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龈肿烂，两腿青胀，其势甚剧，诸医不效，乌程温醉白诊之，谓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药，惟食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妇人，病证相同，亦食马乳得痊。按：此证见于御纂《医宗金鉴》八十四卷外科门，长洲唐笠山大烈所著《医宜博览论》曾述及之，吾乡罕有此证，医家知此者亦鲜矣。

炳章按：青腿牙疳，清初关外发现此症，饮马乳得愈，故采入《医宗金鉴》。近年江浙间亦有之。

目疾秘方

患目赤者，小便时以指蘸入目中，闭目俟其自干，日三四次即愈，惟当净洗手面；以免不洁之咎，此方载《医学纲目》，他书不恒见，屡试屡验，秘方也。又《石室秘录》治目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钱，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此方亦神效。

炳章按：目赤肿痛，用大青叶煎汤饮之，肿赤即退，或鲜野刺苋煎汁饮数次，红肿亦退，起星者，加木贼草同煎，起云翳者，加蝉衣同煎服，皆有良效。

治疮秘方

余姚吴蓉峰学博麟书，患脓窠疮，医久不痊，后有相识遗一方，云得自名医，为疗疮第一良药，如法治之果愈。余于庚戌年患此甚剧，亦以此方得痊。兹录于下：

厨房倒挂灰尘三钱，煅，伏地气　松香一钱　茴香一钱　花椒一钱　硫黄煅，一钱　癞蛤蟆一钱　枯矾一钱　苍术一钱　白芷一钱　朱砂一钱

上煎，共研细末，用鸡子一个，中挖一小孔，灌煎其中，纸封固口，置幽火中炖熟，轻去其壳，存衣，再用生猪油和煎捣烂，葛布包之，时擦痒处。

炳章按：脓窠疮，发则奇痒，风湿壅毒，生有微生虫而作痒，故用硫、矾、松香、花椒燥湿杀虫之味，而即收效果。

汤火伤方

《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表弟周莲史太史士炳，为余言之，因录其方以备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在台郡时，求者甚众。道光癸卯夏，有患汤火伤，遍身溃烂，医治不效，来乞方药，检阅是书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涂，时

秋葵花方盛开，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贮油瓶中以施人，无不应手获效。

纳章按：汤火伤，用矿灰一两五钱，清水一小碗，将矿灰投入水中，搅匀澄清，用清灰水取一杯，入桐油一杯，拌打百余次，则成黄白色，如稠膏，搽于汤火泡处即干，屡经试效。

巴鲫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踊潜，余外祖也，三葵园先生以清，俱好善乐施。贾人某负逋五百金，贫不能偿，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传痈疽秘方相赠，按方制送，获效甚神，录之以广其传。

仙传巴鲫膏奇方　治发背痈疽疔毒，一切无名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力能箍脓，不至大患。

巴豆五钱，去壳　鲫鱼两个重十二两以上者　商陆十两，切片　漏芦二两　闹羊花二两　白及五钱，切　番木鳖五钱，切　蓖麻子二两，去壳　绵纹大黄二两，切　乌羊角一只　全当归二两，切　两头尖二两，即雄鼠粪　白蔹二两，切　穿山甲二两，切　黄牛脚爪一两，敲碎　猪脚爪一两，敲碎　蛤蟆皮干一两　川乌五钱，切　草乌五钱，切　苍耳子四两　元参二两，切　（鼠粪雌多雄少，雌者两头圆而无毛，雄者两头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蛤蟆干宜新取，其力猛也。）

上药入大广锅内，用真麻油三斤半，浸三日，熬至各药焦黑，滤去渣，再熬沸，乃入后药：

飞净血丹廿四两

用槐柳条不住手搅，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后药：

上肉桂五钱　乳香四钱，去油　没药四钱，去油　上轻粉四钱　好芸香四钱，去油

此五味，俱研极细，徐徐掺入，用铜箸搅匀，待凝冷，覆地上十余日，火毒退尽乃可用。

纳章按：此膏痈疽初起，未成即散，已成即溃，能提毒外出，如阴疽结核，能渐渐化散，善拔疔毒，兼消流注痰核，诚外科外提内消之要方也。

五圣丹

癫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书虽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萧山韩氏所传五圣丹，获效如神，救人不可胜数，韩氏惟制药施送，秘不传人，鄞拙言司铎开化，从其同寅汪睦斋学博世钤处，得其方见示，汪喜录单方，制药施人，此方得之于其至戚，乃自韩氏窃得者，汪按方制药以拯人，无不应手取效，因录之以广其传。

上号当门子一钱　梅花冰片一钱　火硝三分　上号鲮面雄黄一钱　九制炉甘石一钱

上药共研细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点近鼻处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点七次，再隔一日又点七次，虽重伤者自愈。若犬咬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若用药后，误吃羊肉，用药再治，迟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发物四十九日，兼治痧症闷死，时疫伤寒，斑发不出者。亦用此药点眼角，男左女右。

纳章按：类此之方，及用量多寡不同者甚多，余汇录《癫狗伤补编》内，宜互相参考。杭胡庆余堂，前董雪岩先生，名此方曰龙虎化毒丹，有龙虎二字，化写符录，焚化入药，又一法也。

沈姁传方

单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书，往往有乡曲相传，以之治病，应手取效者。吴江沈姁，服役余家，曾传数方，试之皆效，备录之。

痔疮：用皮硝煎汤，乘热熏洗，此方治热毒皆效。

小儿雪口疮：马兰头汁擦之。

眼癣：大碗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

有汁，滴碗取抹患处。

炳章按：痔疮未溃前，不论内外痔，用鲜土牛膝连根叶，捣碎煎汤，乘热先熏后洗甚效，屡经试验。

许秀山传方

临海许秀山布衣保，喜种花，尤爱兰菊，种多至百余，每至花时，五色缤纷，先君子恒从乞种，因书联以赠云：啖淡饭，著粗衣，眷属团圆终岁乐；伴幽兰，对佳菊，花枝烂漫满庭芳。又题其琴鹤图云、流俗不可侣，伴身惟鹤琴，山空凉月皎，亭古绿阴深，双翮有仙骨，七弦皆道心，幽居惬真赏，长此涤尘襟。许精于医，为人诊病不计酬金，曾传余秘方，试之皆效，附录之以济世。治头风，用头风膏药，入草乌末少许，贴之。治牙痛，用北细辛五钱，薄荷五钱，樟脑一钱五分，置铜锅中，上覆小碗，纸糊泥封勿通气，暖火熏之，令药气上升至小碗，取涂痛处。治刀伤久烂，用糯米于清明前，一日一换水，浸至谷雨日晒干，研末敷之。治火烧伤方，鸡子煮熟，去白取黄，猪油去膜，二味等分，捣匀抹之。

炳章按：治牙痛方，虫牙痛最效，风火牙痛，亦可治之，虚火上炎牙痛，牙根浮长，外肉不肿，外涂无效，宜玉女煎。

家传单方

单方之神验者，可为世宝，余家传有数方，屡试屡效，济人多矣，恐久而失传，特志之。刀伤：用[illegible]叶末掺之。端午夏至日各采等分，晒干俟霜降日磨末。受湿气烂腿：用松香不拘数，置釜中，用水，慢火煮，以焚一柱香为度，取出松香，取出松香入冷水中，方能凝结，否则胶滞，换水再煮，如此换八次水，煮八柱香时候，松香之毒始尽，研极细末，入猪油捣烂调匀，用隔纸膏摊之，其法以长薄油纸，摺成两方块，一面凿满针孔，一面摊药，将两面合拢，药摺在里面，以凿针一面，向患处贴上，线围扎之，勿著水，有脂流出自愈。一切疥疮：用槟榔、木鳖子、穿山甲、血余、雄黄、朱砂、黑砒、大风子肉各二钱五分，研极细末，入上硫黄七两五钱，煮烊为锭，菜油磨搽，日三次。牙缝出血：名牙红，用元明粉研细末掺之。一切无名肿毒：用鲜桑枝火熏患处熏之。小儿头烂：名染痨头，用铜青一钱，沥青一钱，松香一钱，蓖麻子肉四钱，同捣烂，以布一方，如染痨头大，摊药包患处。跌打损伤，用冬瓜子炒研细末，温酒冲服三钱，日二次。

炳章按：松香制八次治湿疮，《医宗金鉴·外科类》有九制松香膏法，加葱同制，宜参考之。

禁咒治病法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义不甚雅驯，而获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测。余内人之乳母顾姬，其父曾习祝由科，传有二咒甚验。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见土地神知载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治法：以右手按螫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手作撮去之状，顷刻痛止。一治蛇缠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蟥青地扁乌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痒，延至心则不可救，名蛇缠，亦名缠身龙。治法：以右手持稻干一枝，其长与腰围同，向患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臂置稻干门槛上，刀断为七，焚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书田字，勿令人见，取其泥，向螫处擦之即愈。

炳章按：祝由符录治病，发原于上古，精其业者，湖南人为最多，只能温饱，不能藉此敛钱置产，故操此业者，多是游方谋食，无资产者流，如截疟符、骨鲠符，余目睹亦有效。

油污衣方

油污衣，面涂法最佳，用生麦粉入冷水调匀，厚涂污处，越宿干透，以百沸热汤，和皂角洗之，油化无迹。

宜　忌

食　忌

医书所载食忌，有无药可解者，录以示戒。痧症腹痛，误服生姜汤；疔疮误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误服生地黄；青筋胀，即鸟痧胀，误认为阴症投药；渴极思水，误饮花瓶内水；驴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鳖；饧馔过荆林食之；老鸡食百足虫有毒，误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饮馔食之。

炳章按：食毒甚多，此其一斑耳，如徐忠可《注金匮要略》卷二十四五及《解毒编》、《食物本草》等书，如二物相合，有畏恶相反者，如动物异于常态者，苟误食之，轻则增病，重则中毒而死。有司命之责者，宜注意及之。

药　忌

吴江徐灵胎征君大椿，谓医药为人命所关，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异，欲骇愚人耳目，将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举数端，以示警戒。人中黄，肠胃热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药则是以粪汁灌入而倒其胃矣。入中白，飞净，入末药，若煎服，是以溺汁灌入矣。鹿茸、麋茸，俱入丸药，外症、痘症偶入煎药，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热毒时痢，腐肠而死。河车、脐带，补骨丸药偶用，今入煎剂，腥秽不堪，又脐带必用数条，肆中以羊肠、龟肠代之。蚌水，大寒伤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即明热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儿，死者八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条酒冲，已属不典，今用三四十条，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蛴螬即桑虫、蝎子、胡蜂，皆极毒之物，用者多死，间有不死者，幸耳。石决明，眼科磨光盐水煮入末药，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剂，何义？白螺壳，此收湿涩药，亦入煎剂，其味何在？鸡子黄，此少阴不寐引经之药，今无病不用。燕窝、海参、淡菜、鹿筋、丑筋、鱼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药剂，必须洗浸极净，加以姜、椒、葱、酒，方可入口，今与熟地、麦冬、附、桂同煎，则腥臭欲呕。醋炒半夏、醋煅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伤肺，令人声哑而死。橘白、橘内筋、荷叶边、枇杷露、橄核、扁豆壳，此皆方书所弃，今偏取之以示异。余按：徐氏所指，诚切中要害，惟海参淡食，最能益人，尝有食之终身而康强登上寿者，惟不宜与熟地等药同煎耳。又枇杷露，治肺热咳嗽，获效颇速，似不当在屏弃之列。

炳章按：如人中白必先漂出臭气，火煅用入煎剂，治口疳牙疳，颇有效。石决明镇肝阳亦颇效。惟毒性虫类，应当禁入汤剂为妥。

饧

临海洪念事若皋《南沙文集》，谓方书金银玉石铜铁，俱可入汤药，惟锡不入，间用铅粉，亦与锡异，锡白而铅黑，且须锻作丹粉用之。明名医戴元礼，尝至京，闻一医家，术甚高，治病辄效，亲往观之，见其迎求溢户，酬应不暇，偶一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加锡一块。元礼心异之，叩其故，曰：此古方尔。殊不知古方乃饧字，饧，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医，妄谓熟谙古方，大抵皆不辨锡、饧类耳！余谓今之庸医，不特未识古方也，即寻常药品，亦不能辨其名，有书新会皮作会皮，盖不知新会是地名也，有书抚芎作抚川芎，盖不知川与抚为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见者。

炳章按：古方之饧，即今饴糖，用大麦芽

或糯米蒸煮成之，调补胃气，如小建中汤所用，即是物也。

常食之物

医家谓枣百益一损，梨百损一益，韭与茶亦然。余谓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参、苓、莲子、龙眼等，皆百益一损也。凡峻削之品，如槟榔、豆蔻仁、烟草、酒等，皆百损一益也。有益无损者，惟五谷。至于鸦片烟之有损无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众，亦可悯矣。

炳章按：梨性寒液足，脾肾虚寒之体，多食则腹痛便溏，便是损也，若阴虚火旺，干咳无痰食之，则能润肺化痰，清火滋燥，乃益也。

饥饿解

谷不熟为饥，腹不实为饿，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

炳章按：又有菜不熟为馑，近人饑、馑亦合用，为谷菜俱不熟，可也，其义如此。

博　物

麒　麟

《明史》外国贡麒麟者甚多，阿丹国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尔雅·释兽》：麟，麋身，牛尾，一角。注云：角头有肉。《京房传》云：麟，麋身，牛尾，马蹄，在五彩，腹下黄，高丈二。《明史》所言颈长如此，未见古书，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别种，非真麒麟。

炳章按：《野语》云：顺治辛卯山西平定州，牛产麒麟，遍体肉鳞，有光，四足有甲。康熙十七年，江西袁州，牛产麒麟。康熙二十八年，余姚北乡胡氏，牛产麒麟。《居易录》云：乌山胡氏，有牛产一麟，狼项马足，麋身牛尾，遍体肉鳞，金紫相差云。

麈角解

时宪书十一月，改麋角为麈角解，始于乾隆戊子年，高宗纯皇帝，以为木兰之鹿，吉林之麋，角皆解于夏，惟麈角解于冬，曾于南苑验之，特正其讹。又命时宪书纪年，仍增注六十一岁，至百二十岁，使花甲环周，益绵寿世之庆，盖始于乾隆辛卯年云。

炳章按：麈产辽东宁古塔各地，头似鹿，脚似牛，尾似驴，背似骆驼，从全体观之，无一所似，故北人俗呼"四不像"，体大如小牛，毛淡褐，背稍浓，腹渐淡，角质坚，扁平而阔，莹洁有纹理，表面有凸凹，角基甚厚，从干分两叉，一向外，一向后，足颇大，蹄较小，体长，除尾七尺二三寸，性似鹿，常慢走，食植物，驰驱时比马尤速，每年五月产子，孕期八月，解角于长至节，长尾可为拂尘，此辨麈之形态也。

鼠

《尔雅》隶鼠于"释兽"，以四足而毛，谓之兽也。《埤雅》隶鼠于"释虫"，以其为穴，虫之长也。鼠之种，见于《尔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异种者为鼬鼠，一在寓属，一在鼠属，有与鸟同穴者为鼵，至"释鸟"之鼫鼠，"释虫"之鼠负，则与寓属之鼬鼠，皆名鼠，而实非鼠矣。

炳章按：云南有香鼠，形似鼠，长仅寸许，周烁园云：密县西山中有香鼠，较凡鼠小，死则有异香，盖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麝之有香脐也，山中人捕之筐笥中，经年香气不散。《桂海志》云：香鼠小如指擘，穴于桂中，行

地上疾如激箭，治痂甚效，亦鼠之异类也。

猴　经

药物中有猴经，乃牝猴天癸，治妇女经闭神效。李心衡《金川锁记》云：独松汛之正地沟，山高箐密，岩洞中狖猱充仞，土人攀悬而上，寻取所谓猴经者，赴肆贸易，多至百斤。此可以补诸家本草之缺。

炳章按：猴经一名申红，《拾遗》云：深山群猴聚处极多，觅者每于草间得之，色紫黑成块，夹细草屑云，是母猴月水干血也，产广西者良，治干血劳甚效。

鲋　鱼

《尔雅》鲿当作鲂，郭璞注：今江东呼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鲂。邵氏《正义》，谓即鲋鱼。杭州鲋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价甚贵，寒窭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鲋先登，胡书农学士诗云：银光华宴催登早，鲠味寒家馈到迟。体物殊切。

炳章按：鲋鱼鳞，取后不落阴干，凡遇疔疮，取鳞贴疔上，外膏药盖贴八时许，疔黏鳞上，以拔出之，亦奇方也。

蠼　螋

蠼螋，音屦搜，虫名，《玉篇》曰蛄蛸，《博雅》曰蛸蛄，昌黎诗"蜿垣乱蛄"，垣即此，吾乡俗呼为蛞蝓，二须多足，状如小蜈蚣，而体较短阔，匿居隐处，溺射人影，令人生疮，如热痈而大，身作寒热。《千金方》法：画地作蠼螋形，以刀细取腹中土，以唾和涂之，再涂即愈。近又传一方云：入夜以灯照生疮处之影于壁，百滚汤浇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气类相感，抑何奇耶？

炳章按：此等疗法，皆属心理疗法，如祝由科之类欤，然用之亦多奇效，合之科学实质，咸谓玄学邪说矣。

苍耳子虫

苍耳子草，夏秋之交，阴雨后梗中霉烂生虫，取就熏炉上烘干，藏小竹筒内，随身携带，或藏锡瓶，勿令出气。患疔毒者，以虫研细末，置治疔膏药上贴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贴时须先以针微挑疔头出水。余在台州，仆周锦种之盈畦，取虫救人，屡著神效。比在杭郡学舍旁，苍耳草虫甚多，以疗疔毒，无不获效。同邑友人郑拙言学博风锵，携至开化，亦救治数人，彼地无苍耳草，书来索种以传。又青蒿虫，治小儿惊风最灵，余孙荣霖，曾赖此得生。此二方皆见《本草纲目》，而世罕知其效，特志之。青蒿虫亦在梗中结干研末，和灯心灰，汤调送下。

炳章按：苍耳虫，不独治疔疮有特效，凡阳痈红肿已成脓，以此虫一条，放于疮顶，外用清凉膏盖贴八小时，毒即咬通，余常于八九月采取，用麻油浸藏备用，可代刀针，真奇效也。

孑　孓　虫

杭城水浊，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孑孓虫，《以斋杂著》谓自天明至日末人接者为阳，日没至鸡鸣前接者为阴，阴阳水，各自为盈，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自无孑孓虫之患。泾县胡子晖《子贯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属阳，午后之雨属阴，独阳之水，取养金鱼子，不生虫蛆。

炳章按：天泉水生孑孓，有因积蓄日久，或水分不洁而生为多，凡久晴初雨之水，必有屋上积尘冲下，应接出缸外，待后落之清净水，接置缸中，水缸底浊，常用吸筒吸出，使水清洁，自无此弊。

槟　榔

医书槟榔治瘴，川广人皆喜食之，近则他处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沉降，破泄真气，耗损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识受害之由。嗜之者，终无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云：川广人皆食槟榔，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此论槟榔之害，最为切要，知非特无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槟榔者其鉴之。

炳章按：槟榔种类甚多，有大腹槟榔，海南槟榔，鸡心槟榔、枣儿槟榔，闽粤人所嗜食槟榔，乃枣儿槟榔，或鲜槟榔，其味涩，其性消滞杀虫，如小儿腹内有虫，用槟榔煮黑枣食之，则虫泻下，然此消补并施法也。

樗　李

嘉兴本樗李地，所产李，即以是为名，色红肉脆，而味绝鲜。吾郡果品，以此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传为西施所掐，此殆饰说耳，而文人赋樗李者必及之，如朱竹垞赋云：传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吴之西子，胭脂之汇舟移，经纤指之一掐，量心赏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亿于来兹，虽彼美之云亡兮。仿佛若或睹之。金学博介复诗云：此邦书越绝，彼美忆西施，指点痕如掐，流传事不疑。沈明经翼诗云：爪痕千古在，人市合输钱。皆指此也。

炳章按：樗李为嘉兴地名，亦为嘉兴特产嘉品，故前哲有樗李谱之辑，亦志其异而且珍也。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则焚，而火浣布、凤首木等，独得火不焦，又火油得水焰弥盛，钱武肃王尝用以胜淮师。

自然气化

龙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人则易齿，此自然之气化也。

炳章按：物理之变易，往往有难以常理解者，如鲨鱼变鹿，以鱼变兽，又如田鼠化为鴽，鹰化为鸠，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雉入大水为蜃。载在历书，皆非常人所可察也。

须发早白

气血衰则须发易白，每于此征年祚焉，余观《晋书》王彪之传云：年二十，须发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而官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异禀，不可以常情测矣。又宋杜祁公衍，年过四十，须发尽白，卒年八十。

炳章按：少年勤学，及操劳过度，血气耗伤，则须发早白，此因营养不足，色素不荣须发，其白必干燥无光泽，若具有异禀，须发早白，其白如银丝而有光泽，必面现红色，声如洪钟，清而且长，所谓童颜鹤发，为长寿富贵之征，如晋王彪、宋杜祁公衍之类欤。

《冷庐医话补编》终

柳洲医话

〔清〕　魏玉横　著

《柳洲医话》提要

清·魏柳洲著。乃王士雄辑魏柳洲玉横《续名医类案》中按语单方为《柳洲医话》，故一名《柳洲医话良方》。采魏氏按语八十五条，每条孟英加以发明，附方二十九证，单方一百零三，皆实验试效，可法可师，洵医家要书也。

序

魏柳洲先生辑《续名医类案》六十卷，脱稿未久，先生寻逝，幸已邀录四库馆书，不致散佚。提要病其编次潦草，盖未经删定之故也。雄不才，僭删芜复，而卷帙犹繁，未能付梓。爰先录其所附按语为《柳洲医话》，以示一斑云。

咸丰元年冬十一月后学王士雄书于潜斋

《柳洲医话》目录

按语八十五条

附方

疟 …… 624
痢 …… 624
瘵 …… 624
血证 …… 624
筋骨痛 …… 624
哮 …… 624
呃 …… 624
喘 …… 624
头 …… 625
目 …… 625
鼻 …… 625
齿 …… 625
喉 …… 625
心腹痛 …… 625
足膝 …… 625
疝 …… 625
颠 …… 625
鲠 …… 625
蛊 …… 625
虱 …… 625
中毒 …… 625
狐鬼 …… 626
小儿 …… 626
痈疽 …… 626
打扑 …… 626
金疮 …… 627
汤火伤 …… 627
竹木刺 …… 627
诸咬 …… 627

柳洲医话

清 钱塘 魏之琇玉横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

伤寒邪结阳明，发为狂热，犹是宿食，宜吐之。非若燥粪便硬，可下而愈也。

雄按：凡下之不通而死者，多此类也。

伤寒邪热甚则正馁，不可误认为虚。

雄按：缪仲淳治姚平之案可证。

伤寒初愈，脏腑犹多热毒，时师不察，骤投参、芪、术附温补，其遗患可胜言哉。

雄按：《寓意草》伤寒善后法，学者最宜详玩。

凡诊病，浅见者反若深虑，多令病家无所适从。

雄按：此评仲淳治虞吉卿案，或疑其虚而用桂、附也。今则此辈尤多，误人愈广。不知疗病，但欲补虚，举国若狂，谁为唤醒。

龚子才治伤寒谵渴无汗，用大梨一枚，生姜一小块，同捣取汁，入童便一碗，重汤煮熟服。制方甚佳，愈子甘露，且免地黄之腻。

雄按：余以梨汁为天生甘露饮，而昔贤已先得我心。若有汗者，生姜宜避。

伤寒发散过投，气微欲绝，虽有实证，亦宜独参猛进。贫者以重剂杞、地，少入干姜。

雄按：热炽而气液欲脱者，干姜亦忌，宜易甘草。

实邪宜下，人便稀识，可为浩叹。

雄按：学识浅者，皆为立斋、景岳诸书所囿也。

伤寒狂躁，脉至洪大无伦，按之如丝者，以全料六味减苓、泽，加麦冬、杞子，用大砂罐浓煎与之，必数杯而后酣寝汗出以愈。古时此法未闻，惟仗人参之力取效。本阴竭之证，乃峻补其阳，使生阴而愈，故用参每多至数斤，设在今时，非猗顿之家不可为矣。

雄按：阴竭之证，今时尤多，人参之价，近日更昂。惟西洋人参性凉生液，最为可用。而时师辄以桂、附、干姜治阴虚狂躁，益非魏君所能逆料矣。

内真寒而外假热，诸家尝论之矣。至内真热而外假寒，论及者罕矣。

景岳治王生阴虚伤寒燥渴，用凉水是矣。而又杂与桂、附各数两，治法未能无疵。至舌苔成壳脱落，恐桂、附使之然也。

雄按：今人明知其阴虚，而放肆用桂、附者，皆效景岳之尤也。

喻氏治伤寒以救阴为主一语，为治传经证之秘旨。

躁脉多凶，疫病热郁之极，脉亦躁也。

疫证脉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战汗也。宜熟记。

房劳外感，即谓阴证而与热药，杀人多矣。

虚人肝肾之气上浮，宛如痰在膈间，须投峻剂养阴。俾龙雷之火，下归元海。

雄按：叶香岩云，龙雷之起，总因阳亢，宜滋补真阴。今人反用热药，悖矣。详见《景岳发挥》，医者不可不读也。

凡病尸厥，呼之不应，脉伏者死，脉反大者死。

凡卒暴病，如中风中气中寒暴厥，俱不得移动喧闹，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其气不得复，以致夭

枉者多矣。盖暴病多火，扰之则正气散而死也。病家医士，皆宜知此。

余常见父母有肝病者，其子女亦多有之，而禀乎母气者尤多。

木热则流脂，断无肝火盛而无痰者。

雄按：此语未经人道，余每以雪羹、龙荟治痰，殊与魏君暗合。

张子和治新寨马叟之证，本因惊而得，尤不能无郁也。盖惊入心，心受之则为癫痫。今心不受而反传之肝，则为惛疯，亦母救其子之义也。肝病则乘其所胜，于是生风生痰，怪证莫测。治以上涌下泄，乃发而兼夺之理。并行不悖，最合治法。

雄按：马无胆而善惊，故惊字从马，似与恐惧怵惕之从心者异焉。古人虽曰惊入心，然非胆薄，断不患惊。凡病惊者，其色必青。肝胆相连，殆不必心不受而后始传入也。

肝火亦作头晕，不尽属之气虚也。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之脉上络巅顶，余尝以一气汤加左金，治此甚效。

补中益气汤，为东垣治内伤外感之第一方。后人读其书者，鲜不奉为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类多真阴不足。上盛下虚者，十居九焉。即遇内伤外感之证，投之辄增剧，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禀赋各殊耳。陆丽京曰：阴虚人误服补中益气，往往暴脱，司命者其审诸。

雄按：东垣此方，谓气虚则下陷，升其清阳，即是益气。然命名欠妥，设当时立此培中举陷之法，名曰补中升气汤，则后人顾名思义，庶知其为升剂也。原以升药举陷，乃既曰补中，复云益气，后人遂以为参、术得升柴。如黄芪得防风而功愈大，既能补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气之健行，而忘其为治内伤兼外感之方。凡属虚人，皆宜服饵。再经薛氏之表章，每与肾气丸相辅而行。幸张景岳一灵未泯，虽好温补，独谓此方未可浪用。奈以卢不远之贤亦袒薛氏甚矣，积重之难返也。徐洄溪云：东垣之方，一概以升提中气为主，学者不可误用。然此方之升柴，尚有参、芪、术、草之驾驭，若升麻葛根汤、柴葛解肌汤等方，纯是升提之品，苟不察其人之阴分如何，而一概视为感证之主方，贻祸尚何言哉！叶香岩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洵见道之言也。

凡素患虚损人，忽有外感，宜细审之。

雄按：此处最易误人，拙案仁术志内曾论及之。

伤寒及感证日久，津液既枯，不能行汗。得大剂三才一气汤一服，乃蒸变为汗而愈矣。若曾多风药及香燥者，药人必大作胀，一二时许，然后来苏，后贤以此为内托之奇，余谓仍是仲景啜粥法耳，后人安能越古人之范围哉！

伤风一证，殊非小恙。有寒燠不时，衣被失节而成者，此必鼻塞声重，咳嗽多痰。在元气平和之人，即弗药自愈。若在肾水素亏，肝火自旺者，不过因一时风寒所束，遂作干咳喉痛，此外邪本轻，内伤实重，医者不察，辄与表散，致鼓其风木之火上炎，反令发热头痛，继又寒热往来，益与清解，不数剂而肝肾与肺三藏，已伤损无遗。远者周年，近者百日，溘然逝矣。而世俗谈者，咸以伤风不醒便成劳为言。噫！彼劳者，岂真由伤风而成耶？愚哉言也。当易之曰：伤风误表必成劳耳。

雄按：阴虚误表固然，若外邪未清，投补太早，其弊同也。《不居集》论之详矣。故徐洄溪有伤风难治之论也。

疟痢后饮食不运，多属气虚，然每有痢以下多而亡阴，疟以汗多而耗液。饮食难运，多由相火盛，真气衰非。大剂二冬二地投之，多见缠绵不已也。《寓意草》谓感后宜甘寒清热，说得极透彻，最中肯綮。

雄按：世人治此，但知六君以补脾，桂附以益火，杀人最伙，可为寒心。

肺气败者，多见两足肿溃，小水全无二证。

雄按：粗工但知为湿邪阻塞也。

阴虚证，初投桂、附有小效，久服则阴竭而死，余目击数十矣。

雄按：此真阅历见道之言。又徐洄溪曰：大热大燥之药，杀人最烈。盖热药有毒，其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之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证，当加重剂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流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洋洋自得，以为病势当然。总之，愚人喜服热补，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渐渐不可救也。愚谓此非激论，的是名言。今年春间，韩贡甫因患便血，误服热补，变证蜂起，业治木矣。其妇翁陈春湖嘱延余诊，已为治愈。迨季夏，其弟正甫患时疟，越医王某连进温燥药而剧，始邀余视之，乃府实证，下之而瘥。既而贡甫令壶患感，凛寒身热，眩渴善呕，余曰暑也，宜从清解。彼不之信，仍招越医王某治之，连服苍术、厚朴、姜、椒之剂，呕渴愈甚，泛事妄行，四肢不温，汗多不解。再邀余诊，脉渐伏，曰：此热深厥深也，温燥热补，切勿再投。彼仍不信，另招张某黄某会诊，佥谓阴暑，当舍时从证，径用姜附、六君加茵、桂、沉香等药服之，肢愈冷，药愈重。八剂后，血脱如崩而逝，即以春间所治之棺殓焉。岂非数邪，此病家不知悔悟之一证也。继有许兰屿室，患左季胁刺痛，黄某目击韩证之死，亦不愧悔。初诊即用桂、附，愈服愈痛，痛剧则白带如注，渐至舌赤形消。彼犹曰温补之药力未到，方中桂、附日增，甚至痛无宁晷，始逆余诊。授以壮水和肝养营舒络之方而愈。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故附赘之。

热补药谓之劫剂，初劫之而愈，后反致重，世不知此，以为治验。古今受其害者，可胜数哉。

呕吐证，良由肝火上逆者极多，张景岳偏于温补，以为多属胃寒，其误人谅不少矣。

完谷不化，有邪火不杀谷，火性迫速，愈甚而愈迫者。

发热之时，脉虽豁然空大，未可便断为虚寒也。

痢疾补涩太早，每成休息。

张景岳平生临证，遗憾多矣。观其治食停少腹一案，夫面食由胃入肠，已至小腹之角，岂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耶？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面食之湿热发之，或兼当日之房劳，遂乃决如是。故推荡之亦不应，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热香窜而痛止耳。至谓食由小腹下右角而后出广肠，谓自古无言及者，更堪捧腹。经谓大小肠皆盘屈十六曲，则左旋右折可知，岂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

《伤寒》论病人素有痞积，及病传入三阴则死，谓之脏结。盖新邪与旧邪合并也。苦楝根取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少许，水二碗，煎至一碗，空心饮之，杀消渴之虫屡验。

孙文垣治吴肖峰室，善后不用滋水生木，弦脉安能退哉。

李士材治顾宗伯心肾两亏，用八味、十全，与后医之元参、知母。其失正均，惟集灵膏一方，真圣剂也。

雄按：集灵膏见《广笔记》，方用人参、枸杞、牛膝二冬、二地，或加仙灵脾。

凡治小儿，不论诸证，宜先揣虚里穴。若跳动甚者，不可攻伐，以其先天不足故也。幼科能遵吾言，造福无涯矣。此千古未泄之秘也，珍之贵之。

雄按：大人亦然。小儿则脉候难凭，揣此尤为可据。

劳损病已不可为，服药得法，往往有骤效，乃虚阳暂伏也。数服后证皆仍旧矣。临

证者不可不知。

肺热之人，虽产妇误服人参，多致痰饮胶结胸中，为饱为闷，为咳嗽不食等证。

喻氏治郭台尹之证，多由醉饱人房，大伤真阴，绝其带脉，水亏木燥，乘其所不胜之脾成胀耳。鱼盐之论，恐未必然。

又治顾鸣仲之证，似属肝肾二经，与膀胱无干涉，乃舍肝而强人膀胱，便觉支离满纸。

火盛而郁者，多畏风畏寒。

雄按：人但知伤风畏风，伤寒畏寒，能识此者鲜矣。

梅核证，由郁怒忧思，七情致伤而成，无非木燥火炎之候。古人多用香燥之剂，岂当时体质厚耶？

余治肝肾亏损，气喘吸促之证，必重投熟地、人参，无力之家不能服参者，以枣仁、杞子各一两代之，亦应如桴鼓。

雄按：枸杞一味，专治短气，其味纯甘，能补精神气血津液诸不足也。

缪氏谓阳明热邪传里，故身凉发哕，是金针也。

凡损证脉见右寸厥厥然如豆，按之梗指，其病不起，以肺金败也。

杨介都梁丸治头痛，惟阳明风热宜之，余不可服。

雄按：古方治病，皆当察其药所主之证而用之，不独都梁丸尔也。学者须知隅反。

《医学钩元》有目病不宜服六味辨，谓泽泻、茯苓、山茱萸不宜于目。余谓凡肝肾虚，皆不宜此三味，不惟目也。

雄按：用药治病，须知量体裁衣，执死方以治活病，有利必有弊也。

景岳见燕都女子喉疬紧涩，而不能以左归合生脉救之，乃误用辛温解散，既而知其肺绝，又效粗工避谤，不敢下手。按丹溪云：咽喉肿痛，有阴虚阳气飞越，痰结在上，脉必浮大，重取必涩，去死为近，宜人参一味浓煎，细细呷之，如作实证治，祸如反掌。观此，丹溪之学，何可薄哉？《传忠录》之言，九原有知，宜滋愧矣。

戴人治一将军病心痛，张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当心而痛也。余谓此二语，真为此证点睛。然余更有一转语曰：非胃脘痛也，乃肝木上乘于胃也。世人多用四磨、五香、六郁、逍遥等方，新病亦效，久服则杀人。又用玉桂亦效，以木得桂而枯也。屡发屡服，则肝血燥竭，少壮者多成劳病，衰弱者多发厥而死，不可不知。余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枸杞、川楝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

雄按：胸胁痛，有因于痰饮者，滋腻亦不可用也。

香附、郁金，为治肝要药。然用之气病则可，用之血病，则与干将莫邪无异也，慎之！二地腻膈之说，不知始自何人，致令数百年来，人皆畏之如虎，俾举世阴虚火盛之病，至死而不敢一尝。迨已濒危，始进三数钱许，已无及矣。哀哉！

雄按：此为阴虚火盛者说。若气虚湿盛，气滞痰凝者，误用则腻膈矣。

凡胁腹结块，隐现不常，痛随止作者，全属肝伤。木反克土，非实气也。时师金以香燥辛热治之，促人年寿。余治此多人，悉以一气汤加川楝、粘仁、蒌仁等，不过三五剂，其病如失。若立斋多用加味逍遥散，鼓峰东庄辈多用滋水生肝饮，皆不及余法之善也。逍遥散亦当灸用，缘柴胡、白术皆非阴虚火盛者所宜也。

景岳生平子薛氏诸书，似未寓目，至胁痛由子肝脉为病，至死不知，良可哀也。如案中载治其姻家胁肋大痛一证，全属谬论，幸得一灸而愈。此与呃逆病诸治不效，灸虚里立瘥正同也。

凡泄泻，火证极多。

带浊之病，多由肝火炽盛，上蒸胃而乘

肺。肺主气，气弱不能散布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输。膀胱之州都，本从气化，又肝主疏泄，反禀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绝，使但属胃家湿热，无肝火为难，则上为痰而下为泻耳。古今医案于带浊二门，独罕存者，亦以未达其旨而施治无验也。至单由湿热而成，一味凉燥，虽药肆工人，亦能辨此。

雄按：此诚确凿之论。

胞痹，欲名尿梗病。香燥之药，误投杀人，世罕知也。观张石顽治闵少江证，误服丹皮、白术，即胀痛不禁，可见。

景岳治朱翰林太夫人证，乃阴虚阳越之风秘，亦类中之轻者，一跌而病，良有已也。未可归功姜、附。不知阴证二字，何以插入？其生平见解，大可知矣。

冯氏治崔姓风秘证，亦阴虚阳越之病，甚则为类中，其治法亦大醇而小疵耳。至云阴伏于内，逼阳于外，亦与景岳治朱太夫人谓为阴证，同一模糊，盖缘风秘一条，人多不讲也。

伤寒疟痢之后患闷结者，皆由攻下表散失宜所致。究其由，则皆血燥为病。至若风秘一证，其病本由燥火生风，医者昧于风字，动用风药，死者已矣。存者幸鉴之。

雄按：凡为风为病，不论何证，皆忌风药。医不知风有内外之殊，以致动手便错。

观医通载妇科郑青山愤喜交集，因而发狂一事，业医者亦可怜哉。有志之士，慎勿为此。彼云不可不知医者，非圣人之言也。

凡心腹痛而唇红吐白沫者，或好啖者，多属虫证。

阴虚火盛之人，初服桂、附、姜、萸等燥热刚药，始则甚得其力，所谓劫治也。昧不知止，久而决裂，莫可挽回，余目击其敝者，数十人矣。

二便俱从前阴出者，宜集灵膏，重用人参以补肺而润肠。盖肺与大肠相表里而主气，又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得养，斯大肠之燥可清，又得枸杞、二冬以滋其血槁，然后故道可复，而清浊自分矣。

近时专科及庸手，治产后一以燥热温补为事，杀人如麻。

雄按：非独产后也，如呕吐泄泻，疟痢哮喘，噎膈肿胀，痰饮腹痛，疝瘕诸证，粗工无不悉指为寒，而不知其属热者多也。

冯楚瞻之媳，胎前多服八味丸，所以生子百日内即患疠证。

产后恶露不下有二，一则瘀滞宜行，一则血虚宜补。

肝火病其状如疟，盖胆为肝府，肝病则胆亦病矣。

产后病多属阴虚，治必养营。若气血兼补，杂以姜、附刚剂，非耽延时日，即贻病者后患，临证者审之。

火极似水，乃物极必反之候。凡患此，为燥热温补所杀者多矣，哀哉！

立斋谓产后阴气大虚，正喜亡阳与阴齐等，云可勿药而愈，此正薛氏生平不能峻用养阴之缺处也。冯楚瞻治一产后头汗证，拘泥薛法而不与药，致病家属之庸手而败，是守而未化之过也。

雄按：阴虚不敢救阴，亦泥于产后宜温之俗说，乃云正喜亡阳，是何言耶？非仅缺处，直是谬论，无怪乎徐洄溪以薛氏为庸医之首也。

患痘腰痛，曾有房事者，最称难治。余谓以大剂左归饮与之，必有可挽。

医学无真知而参末议，最能误人，智者慎之。

麻疹之发，本诸肺胃。治之但宜松透，一切风燥寒热之剂，不可人也。余常遇表散过甚，绵延不已者，一以生地、杞子、地骨、麦冬、娄仁、沙参等味，三四剂必嗽止热退而安。若吕东庄之用桂、附，因其苦寒过剂，故处方如是，非可一切试之也。

病危之家，亲宾满座，议论纷纭，徒乱人意，不可不知。

余尝诊一儿，见其左掌拳曲，询其由，乃

小时患惊搐，为母抱持太急，病愈手遂不能伸舒，若初起即以大剂滋肝肾真阴与之，必能伸舒如故。惜世无知者。

肿证多湿热为患，虽云脾虚，必审其小便长短清浊，及大便溏燥浓淡，以施治法。若概云脾虚，参、术蛮补，必致绵延不已。

肝脉挟胃贯膈，又曰是所生病者，为胸满，故胸之痈疽，本由于肝。然此证最难别白，即《内经》所谓内有裹大脓血之证也。吾乡一名医自患此，同道诊之，不知为痈也。杂进参、附、丁、桂之剂，久之吐出臭脓乃省，已无及矣。

寸强尺弱之脉，多属阴虚火炎之候，误服八味丸，每致贻患。

不拘内外病，凡阴虚者服参、耆诸气分药，非惟无益而反害者。

诸病火盛而汗出者，若骤敛之，反增他证。

凡肝郁病误用热药，皆贻大患。

肝木为龙，龙之变化莫测，其于病也亦然。明者遇内伤证，但求得其本，则其标可按籍而稽矣。此天地古今未泄之秘。《内经》微露一言曰：肝为万病之贼，六字而止。似圣人亦不欲竟其端委，殆以生杀之柄不可操之人耳。余临证数十年，乃始获之，实千虑之一得也。世之君子，其毋忽诸。

雄按：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此余夙论如此。魏氏长于内伤，斯言先获我心。盖龙性难驯，变化莫测，独窥经旨，理自不诬。

附方续名医类案简妙愈病之方附采于下

痈疽，青蒿汁任饮之，并治蛔动痞痛。

久疟不愈，以枣一枚，安病人口上。咒曰：我从东方来，路逢一池水，水内一尊龙，九头十八尾。问他吃甚么，专吃疟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咒三遍，将枣纳入口中，令嚼食之即瘥。雄按：此即上古祝由之意，必邪已渐衰、始能有效。

又何首乌五钱，陈皮二钱，青皮三钱，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温服即愈。

又石首鱼恣啖可愈。雄按：邪未衰者忌之。

血痢久不瘳，乌梅肉、胡黄连、伏龙肝等分为末，茶调下。

五色痢久不瘳，大熟栝蒌一个，煅存性出火毒，为末作一服，温酒下。

热毒下痢脓血，痛不可忍，水浸甜瓜恣啖之。

噤口痢，牛乳频灌之。

传尸劳，宜先服玉枢丹，继以苏合丸，其虫即下。

吐血用水澄蚌粉研细，入朱砂少许，米饮调下二钱。

衄血，用赤金打一戒指，带左手无名指上，如发病，将戒指捏紧箍住，则血止矣。或以蒜杵烂，贴涌泉穴。

又真麻油纸捻纤鼻中，打嚏即止，或以人乳挤入即止。

又用灯盏数枚，沸汤中煮热安顶上，冷即易之。

牙衄，用苦竹茹四两，醋煮含漱，吐之。

舌衄，赤小豆一升杵碎，水三碗和捣取汁，每服一盏，外以槐花末糁之。

筋骨疼，如夹板状，痛不可忍者，以驴骡修下蹄甲，砂锅内炒为炭，研细末，酒或白汤下。

雄按：此方并治臁疮久不愈，麻油调敷之。疮湿者糁之。

醋哮，用粉甘草二两，去皮破开，以猪胆六七枚取汁，浸三日，炙干为末，蜜丸，清茶下三四十丸。

怒后呃忒，用铁二斤烧红，淬水饮之。

痰喘久不痊，五味子、白矾等分为末，熟猪肺蘸末细嚼，白汤下。

偏头风，南星、半夏、白芷等分为末，生姜、葱白杵烂，和捏为饼，贴太阳上，一夕

良已。

头疼如劈，目中溜火，酒制大黄为末，茶调服二钱。

偏头风，蓖麻仁同乳香、食盐捣贴。

头风畏冷久不愈，荞麦面二升，水调作二饼，更互合头上，微汗即愈。

拳毛倒睫，木鳖子一个，去壳为末，棉裹塞鼻中，左目塞右、右目塞左，一二夜即痊。烂弦风眼，黄连、淡竹叶各一两，柏树皮干者一两，如半湿者用二两，吹咀，水二斗，煎五合稍冷，用滴目眦及洗烂处，日三四。

鼻痔，瓜蒂、细辛等分细研，以棉包豆许塞之，化水而消。或以瓜蒂研末，羊脂和傅亦妙。

胃火鼻赤，每晨以盐擦齿，嗽水漱口，旋吐掌中，掬以洗鼻，月余而愈。

鼻流臭黄水，脑痛如虫啮，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许，烧存性研细，酒调下。

食物从鼻中缩入脑中，介介痛不得出，以羊脂如指头大，内鼻中吸入，须臾脂消，物随出。

齿肿痛，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

蛀牙疼，川椒为末，巴豆一粒，同研成膏，饭为丸，如绿豆大，以棉裹安蛀孔内立效。脱齿，以酒饮之令醉，取皂角末吹入鼻中，嚏透即止。

咽喉壅塞，吹皂角末于鼻中取嚏，外以李树近根磨水涂喉外。

急喉痹，口开不得者，巴豆仁拍碎，棉裹随左右塞鼻中，即吐出恶物，喉宽即拔去之，后鼻中生小疮，亦无害。

喉痛危困，令人以手用力揪其顶心发即愈。无发者，用力撮其顶心皮。

心腹久痛，栀子炭一两，生姜五片，煎服。

鹤膝风，乳香、没药各一钱五分，地骨皮三钱，无名异五钱，麝香一分，各为末，车前草捣汁，入老酒少许，和敷患处。

脚气，袋盛赤小豆，朝夕践踏展转之，渐愈。

又樟脑排两股间，以脚绷系定。

脚气上攻，及一切肿毒流注，以甘遂研细末，水调傅患处，另浓煎甘草汤服之，二物相反，须二人各处买，并不可安放一所，用之立效。

诸疝，以灰布门槛上，脱裤坐之，阴囊著灰，即有一印。左患灸左印，右患灸右印，须避四眼，五月五日灸尤效。

风颠神方，乌犀角四两锉末，每用一两，清水十碗，砂锅内煎至一碗，滤净，再加水十碗，熬至二酒杯，另以淡竹叶四两，水六碗，煎二碗去渣，加犀角汁同服，尽四剂即愈。

稻芒著喉，鹅涎灌之。

误吞铜钱，面筋置新瓦煅作炭，研细，开水调温服，未下咽者，即从口出，已下咽者从大便出，神效。未下咽者，以生大蒜塞鼻中亦能出，尤简便。

误吞铁针，乳香、荔枝、朴硝为末，猪脂入盐和之，吞服。

防蛊毒，须袖中常带当归，遇饮食讫，即咀嚼少许。若有毒，即时呕吐。又法，食不辍醋，蛊不入肚。

解蛊毒，败鼓皮烧灰，服方寸匕，须臾自吐。

又生甘草五钱煎汁，半温饮之，入咽即吐，恐未尽再一服。

又马兜铃藤十两，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

又升麻、郁金煎服，不吐则下，毒自去矣。

又玉枢丹，井华水调服。

阴毛生虱，生银杏杵烂敷之。

烟火熏死，芦菔捣汁灌之。

中砒毒，白扁豆生研细，新汲水下二三钱。

河豚毒，麻油灌之。

丹石毒，蒜菜频煮食之。

狐媚，以桐油涂阴上，即绝迹，男女皆可用此法。

邪祟，玉枢丹频服之，并以烧烟于卧室，即愈。

鬼交，鹿角末三指一撮，清酒和服。

飞尸，玉枢丹以忍冬藤煎浓汤灌之。

走马牙疳，蚕退纸烧存性，入麝少许，蜜和敷，加白矾尤妙。

小儿好吃粽，成积胀痛。白酒曲同黄连末为丸服，或以熬酒调曲末服亦可。

又吃鸭蛋不消，用砂仁末钱许，枣汤下。

小儿口噤不开，猪乳饮之立效。若月内胎惊，同朱砂、牛乳少许抹口中，甚良。

小儿惊风，导赤散煎汤送泻青丸，大妙。

小儿噤口痢，干山药半生用，半炒黄色，研细末，米饮下。

肿毒初起，用鸡子一枚，以银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黄三钱，研极细末入之，仍以簪搅匀，封孔放饭上蒸熟食之，日三枚神效。

又方。麦粉即小粉，乃洗麸造面筋澄下者也不拘多少，陈醋和之，熬成膏，贴之即愈，陈久者愈佳。

又方，糯米饭乘热入盐并葱管，杵极烂如膏贴之。

发背，玉枢丹内服外涂，即可得瘳。

翻花疮，藜芦末，生猪脂调涂。

腰疽未破者，新杀牡猪肝，切如疮大贴之，以布缠定，一周时即愈。肝色变黑，犬亦不食。

雄按：一切痈疽，似亦可用。

痔疮，芦荟煎汤频洗佳。

又，玉枢丹服之良，亦治便毒。

又先以木鳖子煎汤熏洗，后以葱涎蜂蜜对调匀，敷之立效。

阴囊溃烂，紫苏末敷之，杉木灰亦可并用。

便毒，棉地榆四两，白酒三碗，煎一碗服，即愈。

臁疮，先以淡盦水洗净浥干，次用驻车丸研极细，加乳香少许干糁之。

又烂捣马齿苋傅之，并疗多年恶疮，百方不效者。

又松香一两，轻粉三钱，乳香五钱，细茶五钱，共打成膏，先以葱白花椒汤熏洗净，用布摊膏厚贴，用绢缚定，黄水流尽，腐退生肌。

耳疔，夏枯草、甘菊、贝母、忍冬、地丁，大剂饮之。

髭疔，牙关紧急者，用患者耳垢齿垢，并刮手足指甲屑，和匀如豆大，放茶匙内镫火上炙少顷，取作丸，将银针挑开疔头抹入，外以棉纸一层津湿覆之，立愈。兼治红丝疔。

诸疔，用陈年露天铁锸，碾如飞面，以金簪脚挑破疔头纳入，仍将皮盖好，少顷黑水流出，中有白丝如细线，慢慢抽尽，此疔根也。抽尽立愈。或用甘菊花并根叶捣汁，以酒下之。

诸癣，先以滥浆水洗之，旧帛拭干，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细和匀敷之。冻疮，黄柏烧存性研，鸡蛋清调涂，破者糁之。

一切恶疮，陈米饭紧作团。或用肥皂亦可，火煅存性，加腻粉研细，麻油调敷。

坐板疮，松香五钱，雄黄一钱，研细和匀，以棉纸包捻成条，腊月猪油浸透，点火烧著，取滴下油搽之立效，如湿痒者，加苍术末三钱同包。

下疳，生槐蕊，开水送三钱，日三服。

又小蓟、地骨皮每五两，煎浓汤洗净，鲜者更妙，久漫即瘥再以黄芩、黄柏、宫粉、珍珠、冰片，研末敷之。

梅疮，干荷叶浓煎代茶饮，甚效。又松香、铅粉研末，麻油调涂。

打扑损伤肿痛，生姜自然汁、米醋牛皮胶、同熬溶，入马勃末不拘多少，搅匀如膏。以薄纸摊贴患处即效。

杖不知痛，三七、无名异、地龙共捣，白蜡为丸，酒服。或以白蜡一两，蜈虫一枚，酒

服亦妙。

杖丹，水蛭为末，和朴硝少许，水调敷之。

被笞身无完肤者，骨碎补烂研取汁，酒调或煎服，渣敷患处。

箭镞炮子入肉，干苋菜研末，沙糖调涂。

金疮，黄牛胆煅存性，研细敷之。

汤火伤，松树皮自剥落而薄者更良阴干研细，入轻粉少许，生油调敷，如敷不住，纱绢缚之。

或用地榆末糁。

又夏枯草研细，麻油调，厚敷之。

竹木刺，乌羊矢捣烂，水调厚罨之，即出。

蜂螫，蚯蚓矢涂之。

犬咬，栀子研末，芦菔汁调敷，猘犬咬者，服玉真散玉真散即防风、天南星等分研末。并治金刃伤，打扑跌坠，及破伤风皆效。

疔疽发背，瘰疬恶疮，及毒蛇猘犬伤，并宜以艾灸之。

雄按：徐灵胎云，痈疽阳毒，及生头面者，皆不可灸。

《柳洲医话》终

醧塘医话

〔清〕　张景焘　著

《鬲塘医话》提要

清·张鲁峰著。鲁峰，字景泰，绍兴会稽人。熊序有云：鲁峰博学多能，著作宏丰，凡经史外，河渠、律历、兵政、医方、术数，无不精通。绩学所致，已成书十三种。惜罹咸丰兵燹。晚年好学益勤，又著《寓庐日记》、《鬲塘医话》各种。熊君季和，于先生故纸堆中，始检得《寓庐日记》八卷、《鬲堂医话》一卷，细阅一过，知其立论平正，推勘颇精。晚年遘肝病，手自调剂，因著《肝气论》一帙，其中多所发明，可与东垣《脾胃论》，作对勘文字读。此卷医话，特为先生医学之绪余，然其他既不可复得。即此数则，而先生学问之深邃，已窥一斑。遗金碎玉，良足贵已。惟其原本已非先生手笔，鲁鱼亥豕，触目皆是。即其破碎处字迹遗落，亦为不少。一一为其考正补缀，以臻完善。什袭藏之，俾朝夕观摩，亦庶足以尽景仰先贤之意云。故本编诚名论也，炳章复得鲁峰医谈录钞本，附于卷末，名曰《神编》，更为美备。

醒塘医话

清　会稽　张景燊鲁峰遗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增订

余年十七，患疟几及半年，通议公恐其劳心，不令读经史，习诗文。因授以医书数种，令于养病时阅之，俾知保身立命之道及病源药性，可以自相印证。曰：古人三折肱而为良医，医，固病者所宜习也。受而读之，颇有会心。未几先慈劳嗽，百治不痊。次年弃养，痛天命之不留，憾时医之无识，因是愈加研究，徒以举业相牵，终未深造，迨三十外，间为人治病，辄应手取效。或他医误治已危者，亦多挽救。然久而愈不敢自信也，盖医之为道，广大精微，实无涯涘。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尝博采诸家之说，参以管见，著述数卷，悉遭兵火，荡焉无遗。偶录数条，苦子无书可征，幸精于斯道者赐教焉。

手足十二经脉，配合阴阳表里，犹河图洛书之数，出于天然。盖五腑属阳，五脏属阴，手太阳为小肠丙火，阳明为大肠庚金，足太阳为膀胱壬水，阳明为胃戊土，少阳为胆甲木，此五脏也。手太阴为肺辛金，少阴为心丁火，足太阴为脾己土，少阴为肾癸水，厥阴为肝乙木，此五藏也。手少阳三焦，厥阴心包，虽无所主，实与足经之肝胆相通，乃知肾与膀胱为表里，与心小肠固相通也。脾与胃为表里，与肺大肠亦相通也。手足之气，上下相应，有如此者，昔人乃云，伤寒传足不传手，真瞽说也。

十二脉相为表里，分配十干，人皆知之。而不知合五行者，亦应八卦，肺属金，应乎乾天。大覆万物，肺为华盖，乾之象也。脾属土，应乎坤地，地育万物，脾藏水谷，坤之象也。心属火，应乎离，离主南方，心居中宫，离之象也。肾属水，应乎坎，坎主北方，肾居系踝，坎之象也。是故肺金喜凉润，脾土应温燥，治肺病者，欲其下通乎脾，无取过润。治脾病者，欲其上通乎肺，无取过燥。有子母相生之义焉，则地天交泰象也。心火宜下降，肾水宜上滋。治心病者，欲其下交乎肾，勿使上炎。治肾病者，欲其上交乎心，勿使下竭，有婴姹相依之义焉，则水火既济象也。善治者，必令相资相济；不善治者，每至相克相伤。深于易理者，自知之。

若夫肝胆属木，应乎震巽；胆阳主震，先于离位，故胆能生火。肝阴居巽，巽木属风，故肝能生风。治肝胆病较难著手，仍不外从脾肺心肾四经治之。

东垣专重脾胃，有十二经脾胃病之说。纵横博辨，自成一家。但自乾嘉之交，至于今日，天下男妇多患肝气病，随人赋禀之阴阳寒热各有所受，其症变幻百出，医家率无把握，余即谓脾胃病之变相，而要不能以东垣法治之者也。夫脾胃为后天根本，人皆藉以生养，岂能为他经作祟，其病皆肝为之耳。肝为五脏之长，而属木，一有病，则先克脾胃之土。脾胃受克，无所生施，而诸经之病蜂起矣。约略数之，则有如胸腹胀满，左胁牵痛上连头顶眉棱等处，易惊易怒，烦躁不寐，寒热往来，晡后潮热，喘促燥渴，干咳痰嗽，吞酸呕吐，小便淋闭，大便或硬或溏而泻，吐血遗精，腰膝酸疼，皮毛洒淅，肌肤枯瘦，筋骨拘挛各症，分属十二经，而一一皆系肝气之所变也。余著有《肝气论》一帙，似较之东垣《脾胃论》，更为确当。

肝经血多气少，而病曰肝气。气者火也，经云：火生于木，祸发必克。肝经属木，木郁则火炽，惟其郁而为火，故能遍扰诸经，而四体百骸，皆受其病。盖肝气上炎而心火生，木克土而胃火生，木强反制金而肺火生。肝肾同源，肾有相火，君火不明，则相火失位，而肾火亦生。《内经》所谓诸病皆属于火，丹溪所谓气有余便是火者，此也。但火亦不止一端，果系有余之火，则知、柏、丹、栀，甚至芦荟、龙胆草，皆可用之。如属虚火，则当以补为泻，甚或用桂、附热剂，引火归元，而火症自愈也。

世人每谓肝系五脏之贼，宜泻不宜补，因有平肝伐肝之说，不知肝木属春，生生之气，如无此气，人何以生，岂可伐乎？善乎经曰：木郁达之。达之哉，木喜条达，遂其条达之性，而生机自畅，则肝得所而不为病矣。故善治肝者，不专治肝也。大抵阳虚者，中气不足，宜补脾以培其土，土强而肝木无所侵凌。阴虚者，下元必亏，宜补肾以益其水，水足而肝木得所滋养。如此则肝患自息，诸症悉平，古人所谓隔二隔三治法，盖如此。

补中土者，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之类；补肾水者，六味地黄汤、大补阴丸之类。要莫善于《局方》之逍遥散，用柴胡、薄荷，温散肝木，以达其郁，而加以归、芍滋阴，甘、术助阳，茯苓利湿，煨姜和中，兼脾肾心肺而治之，实为肝病第一良方。有他症者，以意消息，自无不效。近见《续名医类案》中，创制一方，用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减，名一贯煎，自矜为治肝妙剂，此等和平之品，虽无大害，而断不足以治病，非笃论也。

妇人以血为主，薛立斋良方治妇科，专以肝脾两经为主，以肝藏血，脾统血故也。立方多用加味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大旨亦颇得法。但妇人善怀而多郁，又性喜褊隘，故肝病尤多。肝经一病，则月事不调，艰于产育，气滞血燥，浸成劳瘵。妇科之症，强半由此，则逍遥散最为要药，随症加减，自无不宜。

《易经》损卦象辞曰：惩忿窒欲。忿、欲二字，致损之本，不惟损德，亦且损身。盖忿则心火上炎，欲则肾水下竭，此受病之由，即取死之道也。慎疾之君子，当切戒之！能惩能窒，胜于服药百颗，又何患于肝病耶？

参、芪、白术，阳分药也，而古人多以之治血，阳生则阴藉以长也。地黄、归、芍，阴分药也，而古人多以之治气，阴滋则阳得所养也。人身阴阳二气，不可偏重。阳虚者，阴无所统摄，必随之而溃。阴虚者，阳无所依附，亦随之而亡。故治阳盛阴衰之人，但补其阴，毋伐其阳。治阴盛阳衰之人，但补其阳，毋亏其阴。总不可执于一偏，而使脏气有偏胜耳。（毋伐其阳，谓补阴剂中兼用气分药。毋亏其阴，谓补阳剂中兼用阴分药。）

体质强盛之人，不易受邪，故常无病。病发必重，治之者，切勿因循轻视。体质羸弱之人，最易感邪，故常有病。病发则轻，治之者，不可过用重剂，宜随其人之本质而异其方法，然亦须察看其症而斟酌之，未可执泥，以致误人。

凡气虚表弱之人，夏则易受暑热，冬则易受风寒，稍有不谨，则头痛身热。咳嗽喘渴之症，相随而作。古人云：服药当在未病之先。宜于夏至前后，每日服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后，每日服玉屏风散，炙黄芪、防风、白术各等分。此二方药只三味，而扶正气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为得力。然尤须恪遵月令，禁嗜欲，薄滋味，以培其元，则邪自无从而入，不可徒恃药力也。若自觉已受微邪，则此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敛，白术壅满，非所宜也。

虚人感冒，本系轻症，不必服药。但当避风寒，节饮食，静养数日，或汗或下，自能解散而愈。倘过事张惶，误投药饵，轻者变重，速者变迟，甚至缠绵日久，转生他症。医药杂投，浸至不救，世间此种抱屈而毙者

极多。而在当贵之家，及少年人为尤甚。余数十年来，所见所闻，不可胜计，真堪悼叹！愿病者与治病者，各各慎之，毋负鄙人之婆心苦口也。

何谓误投药饵？如病在表，而攻其里，则乘虚而邪必陷；邪在里而散其表，则泄阳而气愈伤；邪在上焦而用中焦药，则反致中满而作胀；邪在中焦而用下焦药，则引入阴分而难痊。其尤甚者，本系内伤，微感时邪，症似伤寒，而服麻、桂、羌、防，重虚其表；本系外感兼伤中气，症似劳怯，而服参、术、地黄，重锢其邪。此等治法，愈医愈剧，即遇明眼人，改弦易辙，别用良方，而受困多日，已濒于死矣。

余尝著《肝气论》，调内伤发热，用逍遥散主之。外感寒热，用小柴胡汤去参主之。随症加减，无不立愈。乃又有人谓柴胡一味，极易杀人。吁！何其固也？张景岳治受邪，有正柴胡饮，及一柴胡、二柴胡、三柴胡、四柴胡、五柴胡等方，具见《新方八阵》。如柴胡果能杀人，不应奉以为主，而加入各经药味。但用不得法，能贻误致毙，或亦有人。则参、芪、归地，以及本草书中常用之品，无不皆然。如世俗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即毙，承气入腹，阴盛即亡者，又岂惟柴胡而已哉！

咳嗽吐血，未必成痨也，服知柏、四物之药不止，则痨成矣。胸满不快，未必成胀也，服山楂、神曲之药不止，则胀成矣。气滞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壳之药不止，则噎成矣。面目浮肿，小便闭涩，未必成水也，服木通、泽泻之药不止，则水成矣。此论本赵养葵，确有见解。但舍却知、柏、楂、曲、青、枳、通、泻诸品，从何治病？患在无补气药以统领之耳！前四症，皆由正气先亏所致，宜以参、芪、姜、术之类参之，而后治嗽、治胀、治噎、治水之味，得奏其功。将所指斥者，无不可用，此亦治肝病者，所宜知也。赵氏所论诸药，犹属品味和平，不甚峻厉者。要之治病，犹治民也，用宽用猛，各适其宜。得宜，则刑罚亦可称祥；不得宜，则礼药适滋作弊。用药犹用兵也，兵以杀贼，非以扰民。善用之，则干戈实启太平，不善用之，则将帅皆堪召乱。故凡用药以病为主，果所当用，即如黄硝、巴豆之导滞，莪术、三棱之破气，甘遂、大戟、芫花、商陆之行水，亦未尝不敢效如神。又当中病即止，不可过剂，过则生灾，医者乌可以不慎哉！

专用攻泻消导，而无补药以制之，固有弊矣。近人喜补恶泻，亦有遇病专用补剂，而不知治其病者，究之邪气不除，则正气不复，浊气不降，则清气不升，势必愈补愈伤，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且即如虚损症，亦各有受病之所由来，或寒或风，或湿或火，其类不一，宜一一清理消除，而后血气和平，自能复元无恙。否则即日服参、芪，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

古人治气分之病，如四磨饮、四七汤、丁香柿蒂汤、橘皮竹茹汤，皆用参。治血分之病，如归脾汤、养荣汤、当归补血汤、龙脑鸡苏丸，皆用参、芪。又如治风之消风散、独活汤、小续命汤，治寒之理中汤、四逆汤、吴茱萸汤，治暑之清暑益气汤，治湿之中满分消汤，治燥之麦门冬汤、琼玉膏，治火之升阳散火汤、莲子清心饮，亦无不用参。以及祛痰消积之剂，用参、术者尤多。且仲景著《伤寒论》，为医家立方之祖，而治六经病，用参者几居其半，益可知扶正之即以驱邪也，然此岂时医之所识哉！《内经》云：木郁达之，言当条达也；火郁发之，言当发散也；土郁夺之，言当攻导也；金郁折之，言当制伏也；水郁泄之，言当泄泻也。此五句实治百病之总纲。除水火两端而外，木郁所以治风，土郁所以治食，金郁所以治气。而其治法，又有正治从治。隔一隔二，上取下取之不同。神而明之，变化无方，不可胜用矣。

人之不足，由虚而损，由损而劳，由劳而极。损有五：一损肺，皮毛槁落；二损心，血液衰少；三损脾，饮食不为肌肤；四损肝，

筋缓不收；五损肾，骨痿不起。劳有五：一劳形，二劳气，三劳思，四劳精，五劳神。极有六：一气极，二血极，三精极，四肌极，五筋极，六骨极。又有七伤：过饱伤脾，盛怒伤肝，忧思伤心，强力伤肾，寒冷伤肺，风雨寒暑伤形，哀乐恐惧伤神。凡患此者，修德为上，制药次之，治心为上，治身次之。

五运六气论，分别年岁。如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之类。又有四时八节主气客气等说，何气受邪，似有定例。而按之每年时症，实不相符。盖天时有寒暑燥湿之不同，而人之受病因之。人性有阴阳强弱之不同，而病之变症因之。此非可以执一论也。

读仲景书而不读东垣书，知外感发热，而不知内伤之亦有发热，则杀人多矣。读东垣书而不读丹溪书，知阳虚发热，而不知阴虚之尤易发热，则杀人多矣。读丹溪书而不读景岳书，知气有余便是火，只宜滋阴，而不知气不足即是寒，尤当扶阳，则杀人亦多矣。仲景每用麻、桂、黄、硝，而东垣易以参、芪、升、柴，此外感与内伤之辨也。丹溪专用知、柏、归、地，而景岳易以参、附、姜、桂，此补阴与补阳之辨也。此相反而实以相成，皆不可以偏废者也。然泥于景岳补阳之说，而阳亢阴消，亦复不无后患。又当参用河间、丹溪之法以济之，则医之为道，庶乎备矣。是在善学者之会而通之耳。

大凡太极之理，分为阴阳。故立法不能无所偏，而流极即不能无所弊。其大者如殷周之质文，齐鲁之强弱，洛蜀之主客，朱陆之异同，遗患且流及数世以后，而要惟医道之偏，其害为尤甚。盖惟仲景之书，系箸超超，无法不备。此外各名医有偏长处，亦有偏短处，故不能无弊。然诸说俱在，良方甚多，参而用之，取其长而去其短，救其弊而补其偏，则生乎其后者，亦不可谓幸也。

仲景书名曰《伤寒》，而实兼六淫治法在内，后人得其一诀，便可出奇无穷。如《千金》以小续命汤，用麻、桂治中风，以炙甘草汤治虚劳。《外台》又以炙甘草汤治肺痿。《机要》以桂枝羌活汤、麻黄防风汤，分有汗无汗，治疟疾之类，不可枚举。陶节庵出而尽变其法，别制其方，不复分经论治，实为长沙叛臣。后人畏难就易，故多祖述节庵。然亦开无数变化法门，且如再造散，用参、芪、桂、附。同羌、防、细辛，治阳虚不能作汗，实为东垣、丹溪、景岳之所自出，要亦从仲景法中变化而来。

近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发明四时之病，伤寒少而温病多。如春曰风温、夏曰湿温，曰暑湿，秋曰伏暑，曰秋燥，冬曰冬温，其症多从手太阴肺经受病（按此即邪从上焦入，说见下条。）与伤寒邪从足太阳人者迥异。忌大汗大下，多用加减银翘散之类。此与明季吴又可著《温疫论》，谓疫邪率在膜原，专用达原饮及重剂大黄，俱为一得之论。间亦中病，而未可尽奉为圭臬也。

自仲景以来，论治病者，皆知宜分表里。谓足太阳膀胱，为表中之表，足阳明胃为表中之里，足少阳胆为半表半里，自是而三阴脾肾肝皆为里，几成千古不易之论矣。

本朝叶天士治病，独于表里之外，必分三焦，实为发前人所未发。肺为上焦，心脾为中焦，肝肾为下焦。邪在上焦，宜散宜吐；邪在中焦，宜和宜导；邪在下焦，宜攻宜下。盖人之表里，由外而内，如天之有纬度也。人之三焦，由下而下，如天之有经度也。一纵一横，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且风寒中人，多从毛窍袭入，故宜分表里。暑湿中人，多从口鼻吸人，故宜分三焦。此尤不可不知者。

人之一身，阴阳而已矣。阴阳所分，营卫而已矣。营卫所主，血气而已矣。血属阴，气属阳，血属营，气属卫，人人共知。因谓气欲其升，不欲其降，血欲其降，不欲其升。然气下陷，则为泄为脱；而气上冲，则为喘为呃；血上涌，则为吐为衄；而血下泄，则为崩为漏，皆病也。故参、芪补气，皆取升提，而必辅以补阴之药，则升中有降。归、地

补阴，皆取润下，而必辅以补阳之药，则降中有升。

凡用药，甘以和中，苦以燥湿，酸以收敛，辛以发散，咸以软坚，淡以渗泄，此正治也。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此从治也。虚则补其母，又曰子能令母实；实则泻其子，又曰子能盗母气，因相生而兼相为用，此常法也。脾病平肝，肝病壮脾，肾病清心，心病滋肾，此隔二治法也。肝病益肺（左金汤之类），脾胃病暖肾，或助命门火，此隔三治法也。神而明之，思过半矣。

世人以张、李、刘、朱四家并称，皆以张为仲景。窃思仲景系东汉时人，所立方论，悉本《素》、《灵》，实百代医家之祖，岂三子所能肩随者。后阅陆定圃学博杂识，谓仲景不在四家之列，张应指张子和，乃与东垣、河间、丹溪相伯仲，其治法亦各明一义，卓然成家，此论甚允，实获我心，因亟录之。

补气药多温而少凉，补血药多凉而少温，此阴阳之所分也。然肺主出气，肾主纳气，气虚之症，有宜滋阴补肾者，凉药亦为所用。而要不得以知、柏、丹、栀为气虚人用，以过于寒凉，非所以助正气也。阳生则阴生，气壮则摄血。血虚之人，有宜扶阳补气者，温药亦所宜用，而要不得以硫、附、椒、姜、为血少人用，以过于温热，适足以耗血也。

人参为扶元极品，无论表散攻泻，皆宜用之。故古方用参极多，但所用人参，出于上党，地居中土，性味和平。本朝用辽东参，偏居东方，故性温而上行。至高丽参来自朝鲜，东洋参来自日本，则地愈东，而性愈偏，补虚之功不足，助热之势有余，受外邪及素患肝病者，皆须酌用，非可执古方而用今药也。推之白术非野生，则性薄而枯燥，桂心非窨洞，则味辛而上炎（安南桂已无有），皆不足以济事，而稍不合宜，转多流弊，亦医家之所宜知也。

六淫以风为首。天地之间，惟风无所不入，故人之受病，风症最重，又能兼及诸淫，变生百病。其兼诸淫者，如寒曰风寒，湿曰风湿，暑曰暑风，燥曰风燥，火曰风火，盖各症皆能生风也。其变百病者，如头风、脑风、喉风、肝风、胃风、肠风、鹤膝风、肾囊风、历节风，以及风气、风痹、风痱、风疹、风瘫、风癫之类是也。而且轻则为伤，重则为中，总由真气先虚，营卫空疏，而后风邪得乘虚以袭之，是以风症多虚而少实。东垣、河间、丹溪诸家治法，有顺气、养血、化痰、清热之不同，不专用驱风之剂也。

仲景著书名《伤寒论》，盖以寒病为诸症之纲也。夫人之一身，阳盛则生，阴盛则死。寒者阴惨之气，中人则为病，而阳气衰矣。故仲景立方多主温剂，除攻下诸方之外，寒邪在表，则温散以汗之，如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之类；寒邪在里，则温热以祛之，如理中汤、四逆汤之类，此实治寒病之心法，而为后人所宜遵守者也。若四时之邪，或温、或湿、或暑，亦有似伤寒者，治法大不相同，切勿专用温热，以致贻误。犹中暑中湿诸症，与中风迥别，故随时制宜，为医家之要诀焉。

暑者，夏令之阳邪从口鼻入，脾经实先受其病，而心肺次之。乃热症多阳，属气有余，暑症多阴，属气不足，与治感受寒邪之法大异，宜温散而不宜过热，宜清凉而不宜过寒，仲景方多不可用。且暑之兼症甚多，有兼伤风者，有兼伤寒者，有兼伤湿者，有兼伤食者，而要惟兼湿与食为最多。盖夏月土润溽暑，暑必多湿，而内无积食，亦断不致为大患也。然或症或痢，或霍乱吐泻，发于当时者为轻，入秋病为伏暑，极难痊愈，秋深更甚，若至霜降后发病，十有九危，治者当留意焉。

五行六气之理，脾为湿土。湿者，土之气也，从地而上，其著于人，则有内感外感之不同。内感者，嗜酒食而，酿醇肥腻，及食生冷物，其伤在脾胃藏府；外感者，坐卧卑污，或身受雨水，汗浴淋漓，其伤在皮肤

经络，而亦有兼风、兼寒、兼热、兼暑各症。且有中湿甚重，而口眼㖞斜，舌强语涩，筋骨拘挛，四肢麻木者，形如中风，而不可作中风治。大约湿在表宜汗，谓解肌也。湿在里宜泄，谓通二便也。又须扶脾以实之，温中以祛之，而治湿之能事毕矣。

经曰：燥乃阳明秋金之气所化。金能生水，燥则无以滋肾阴而化源绝，肾水既绝，不能灌溉五脏，滋养百骸，则周身皆槁而愈燥矣。其病多由酒色过度而起，火盛水衰，遂至渐剧。亦有因肺受风火，咳嗽多痰，唾久伤液，而成燥症者。或皮肤甲错，或肌肉枯瘠，或嗌干声哑，总宜以甘寒生水之味治之。轻者天冬、地黄、梨浆、藕粉，重者龟鳖胶、牛羊乳及燕窝等物，尤宜清心寡欲，嗽口咽津，自能渐愈。若再用温剂，或酒色不戒，必致伤生，慎毋忽诸。

五脏六腑，各具真气。气有余便是火，故诸经皆有火，而心肝命门三经实主之。劳伤郁闷，盛怒极乐，悉能生火。肝火盛则伤脾，心火炎则伤肺，命门火炽则伤肾，此火由内生者也。至风寒暑湿诸症，身发壮热，久郁而成火，则四时之邪所传变也。又肝移热于胆，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肾移热于膀胱，而其患不可胜穷矣。火既为患，必宜泻之，而有以散为泻者，柴、葛之类。有以泄为泻者，芩、连之类。有以滋阴为泻者，知、柏、元参之类。有以补气为泻者，参、芪、甘草之类（所谓甘温胜大热）。是在善用者之变而通之耳。

凡感受时疫，初起总觉寒毛洒淅，或四肢发冷。故俗人遇外感，无论风温暑湿，皆称为伤寒，而治以表散。日久邪入中焦，或自表而里，总觉化热，将有口渴便秘烦躁谵语等症，故俗人皆称为火症，而治以凉泻。不知其中三因所受，变化多端，必须随症分经论治，方能奏效。否则一方之内，不必全误，但有一二味不宜服者，非惟诸药无功，亦且其弊立见。后来者不知何药未投，又复变法治之，如此则误人必多矣。

治病之法，望、闻、问、切，四端并重。今人专取诊脉，已多遗漏。况病人赋性有偏，脉亦各异，或迟或数，或大或小，医者素不相习，而病家所告，症候又多踳驳，甚或轻重倒置，虚实互移，如此而欲凭所诊之脉，便与定方治病，多不相宜。故凡初诊切宜审慎，必须揆情度理，确有见地，而后立方，且于初方中预防其变症。如善弈者，开局下子，算到数十著以后，自能全局得手。若待用药未合，而后别筹治法，即能疗病，终非良医，谓其人抱恙已久故也。矧或变症迅速，不及改弦，又虑病家更易庸手，辗转蹉跎，人命至重，岂得一误再误耶！

养生家当于平日调和气血，保惜精神。酒色嗜欲，一无沈湎，喜怒悲恐，一无过伤，则自不至于感受时邪，即染亦轻，无须服药，数日自痊，即欲服药，亦只取和平轻清之剂，投之辄效。此固非医者所得居功也。

少年酒色不谨之徒，猝受时邪，必然头眩身重，气体困惫，此由正气早伤之故。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者此也。此种在夏秋之间尤多，医家最难疗治。过表则汗多亡阳，早下则洞泄亡阴，延至日久，而神昏气蹙，痉厥之症，交发而并至，医者因前次已服攻散之药，辄投以参、芪、归、地，其或加入桂、附，若是者，决无生理，深可悼也。治法当于邪未入里时，用参苏饮、枳术丸等方，加减调理之。倘至八九日，症犹未退，且必增剧，即宜用复脉汤（即炙甘草汤加减。）助其正气，滋其真阴，而后其邪自解。若药饵误投，势已危殆，则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之类，酌而用之，亦可救其十之二三，此皆余所经验者。

嘉道间，越中某医，颇有名，而过于慎重，明知是症当攻当导，而不肯骤进补方。约需多日，始稍稍补之，而其人已极惫矣。余诘其故，则曰：古人立方，表散则有大青龙、小青龙，攻里则有大承气、小承气、大陷胸、

小陷胸，和解则有大柴胡、小柴胡，亦是审慎之意，先轻后重，如轻者得效，则重者不必施也。余笑而不答。夫仲景设方，各有专治，宜重宜轻，丝毫不容假借，岂有先试轻剂，后用重剂之理乎？

俗云：百病皆由痰起。痰之名，不见于《内经》。仲景书有五饮，痰饮居其一。自后医家言治痰者浸多，而要必以治脾为先，盖痰本饮食所化。脾气健运，则痰无从生，脾气一弱，则痰多而上出于肺窍，故治痰之方，大抵皆脾肺药也。但痰有因寒而生者，有因火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湿而生者，治之各有其本，皆实痰也。而虚痰又有两种，一则由脾虚不能化食，火郁为痰，痰稠而浊；一则由肾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痰稀而清。法当分阴阳以治之，或补其气，或补其阴，不专主乎消痰也。今人多嗜烟草，终日吸之，兼餍酒肉，故晨起痰嗽必盛，此即日服药饵不易消除，至积病既深，痰声咯咯，由丹田而上至胸膈，则危在顷刻，非人力之所能为矣。

左氏传言，非鬼非食，鬼亦病之一端。蛮僚回部，酷信巫鬼，每病必祷，越中妇女多好之。不知有因鬼而得病者，亦有因病而生鬼者。其或本无他恙，猝然暴病，昏厥谵语，祈祷得力，即霍然愈。但元气稍弱，此因鬼得病者也，其或病已数日，神气薄弱，忽有鬼物，凭以求食，祈祷后，鬼去而病仍在，尚须医治，此因病生鬼者也。总之，既遇鬼疾，自应祛遣，切勿恃迂儒无鬼之论，与之作难，致使病者受累。不过以医药为主，毋徒听命于鬼而已。若夫夙世冤缠，三生孽报，时至相逢，必取其命，虽佛偈仙经，亦无从为之挽救耳。

形肥之人多痰，宜六君子汤之类。形瘦之人多火，宜琼玉膏之类。童稚之人多阴虚，宜六味地黄汤之类。老年之人多阳虚，宜七宝美髯丹之类。此平时调理法也。治病三法，针灸与药饵并重，《左传》所谓攻之达之者也。今针灸已失真传，灸法依铜人图按穴炷艾，犹有治病奏功者，但亦惟劳损未成，及风湿痿痹之症为宜耳。至于太乙雷火神针，尚传数方，率无全效。乃近二十年来治瘄之术盛行，无论老幼男妇，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气痛，以及感冒发热吐泻等病，率皆名之曰瘄，辄用刀针刺舌下，与两臂等处之血，谓之放瘄，间亦有得愈者，哄然同声，以为神技，遍行城乡。故寒热不节之时，民间之得免刺剉者鲜矣。夫瘄非惟《内经》不载，诸名家皆莫之言，惟阴阳水治干霍乱，俗名绞肠瘄，见于后人。本草方书，亦未闻有刺取其血之说。大抵邪入血分，郁结而成，故刺血多变黑色。若血色不变，则非瘄也。本非瘄而刺之，徒伤气血，经络空虚，适足以召邪而生病。故放瘄之人，必多感冒，愈病愈刺，久之则成弱症而毙矣。要之，针砭本系古法，久已无传，苟非极闷极痛，命在呼吸者，皆可用药调治，切勿轻试刀针。余尝苦口劝人，多未见信，岂劫运所定，或以此代刀兵之数邪。吁，可慨也已！

迩来鸦片烟遍行宇内，半由游手好闲之子，花柳娱情；半由幕友吏胥之徒，深宵办案，此外则有因藉以治病而吸之者。鸦片系罂粟苞浆，性本涩肠敛肺，夷人和以毒物，煎成烟膏，惟久泻久嗽滑脱之症，及肝病不犯上焦者，吸之颇为有效。然病未除而瘾已成，犹进狼以驱虎，而服之无效者，反添一吸烟之患。且即治病果痊，全资烟力，久之气血亏损，嗽泻肝病，一旦复后，必然加重，烟亦不效，并非他药之所能治，而成必死之症矣。夫《本草纲目》、《证治准绳》两书，无数佳品，无数良方，何病不可医？何药不可用？而必假此毒物也哉！

馘塘医话补编　卷上

虎　会稽　张景熹鲁峰遗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增订

六经既叙，仍得而汇言之。先言表里之义，三阳固为表，而太阳非表之表乎？少阳非表中之半表里乎？三阴固为里，而太阴非里之表乎？少阴非里之半表里乎？厥阴非里中之里乎？再言经与脏腑之表里。太阳经与膀胱也，阳明经与胃府也，少阳经与胆府也，非表中之表里乎？太阴经与脾脏也，少阴经与肾脏也，厥阴经与肝脏也，非里中之表里乎？表里之义得，而汗下之法可明矣。在表俱可汗，是阴症可汗也。在里俱可下，是阳经可下也。请再言其升降之义，人之身胸膈居上，心居中之上，腹居中之下，少腹更在下。邪在上，则越之可也。邪在上之中，则泻之可也。邪在中之下，则下之可也。邪在下，泄之可也。越者升而散之也，泻者徐而滋之也，下者攻而除之也，泄者就势而推致之也。故除发汗解肌治表之外，又有泻心诸方，以泻中上之邪；有承气诸方，以下中下之邪；有抵当等汤，以泄少腹在下之邪；外有和解一方，以治半表里之邪。皆审邪之所在，顺邪之性而治之也，俱不外升降之义也。请再言寒热虚实之辨，正实则邪必虚，正虚则邪必实，其常也。正虚而邪亦虚，正实而邪亦实，其变也。治其邪实，而必不妨于正，治其正虚，而必无助乎邪，方为善治也。热则脉证俱热，寒则脉证俱寒，其真也。热而脉证似寒，寒而脉证似热，其假也。治其热而必兼顾其阳，治其寒而必兼顾其阴，方为妙法也。其间有寒热错杂之邪为患者，则又有寒热错杂之治，而救阴救阳之理，愈可明矣。阴盛而阳衰，必驯至有阴而无阳，此扶阳抑阴，应图之于早也。阳盛而阴衰，必渐成亢阳而亡阴，此济阴和阳，应识之于预也。阳无而阴不独存，阴亡而阳不孤立，相维则生，相离则死，此又阴阳不可偏胜之大纲也。明乎此，则《伤寒论》六经之理已尽，而凡病俱可引伸触类，其理无尽矣，此余之所以再为伸言也乎。

古昔圣贤，治一病必有一主方，千变万化，不脱根本。

在气分者，但行其气，不必病轻药重，攻动其血。在血分者，则必兼乎气治，所谓气行则血随之是也。

大凡体质素虚，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参草之类是也。仍佐清邪。

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矣。而时下不外发散消导，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温发汗，能泄宿水。夏热气闭无汗，渴饮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气。长夏湿令，暑必兼湿，暑伤气分，湿亦伤气，汗则耗气伤阳，胃津大受劫烁，变病由此甚多，发泄司令，里真自虚，所以夏月用香薷者宜慎。春令发痧，从风温湿，夏季从暑风，暑必兼热，秋令从热烁燥气，冬月从风寒此是秘诀。痧本六气客邪，风寒暑湿，必从火化。痧既外发，世人皆云邪透，孰谓出没之际，升必有降，胜必有复，常有痧外发。身热不除，致咽哑龈腐，喘急腹胀，下痢不食，烦燥昏沉，竟以告毙者，皆属里症不清致变。须分三焦受邪孰多，或兼别病，须细体认。

上焦药用辛凉，中焦药用苦辛寒，下焦药用酸寒。上焦气味宜轻，肺主气，皮毛属肺之合，外邪宜辛胜，里甚宜苦胜。若不烦渴，病日久邪郁不清，可淡渗以泄气分。中焦药痞火在中，为阳明燥化，多气多血，用药气味苦寒为宜。若日多胃津消烁，苦则助燥劫津，甘寒宜用。下焦药咸苦为主，若热毒下注成痢，不必咸以软坚，但取苦味，坚阴燥湿。

论温热病舌黄

再论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成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与胃肠也。亦须用下法，不可以气血之分，就不可下也。但伤寒热邪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慎不可再攻也，以屎燥为无湿矣。人之体脘在腹上，其地位处于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胀，当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然必验之于舌，或黄或浊，可与小陷胸汤或泻心汤，随症治之。倘或白不燥，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乱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里先结者，或邪郁未伸，或素属中冷者，虽有脘中痞痛，宜从开泄，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俗之杏、蔻、橘、桔、等，是轻苦微辛，具流动之品可耳。再前之舌黄或浊，须要有地之黄。若光滑者，乃无形湿热，中有虚象，大忌前法。其脐以上为大腹，或满或胀或痛，此必邪已入里矣，表症必无，或十只存一二，亦要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沈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若未现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恐其中有湿聚太阴为满，或寒湿错杂为痛，或气壅为胀，又当以别法治之。再黄苔不甚厚而滑者，热未伤津，犹可清热透表，若虽薄而干者，邪虽去而津受伤也，苦寒之药当禁，宜甘寒轻剂可也。

舌　绛

再论其热传营，舌色必绛。绛，深红色也。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也，泄卫透营，两和可也。纯绛鲜色者，胞络受病也，宜犀角、生地黄、连翘、郁金、石菖蒲等。延之数日，或平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闭，非菖蒲、郁金所能开，须用牛黄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恐其昏厥为痉也。

再色绛而舌中心干者，乃心胃火燔，劫烁津液，即黄连、石膏，亦可加入。若烦热烦渴，舌心干四边色红，中心或黄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气热烁津，急用凉膈散，以散其无形之热，再看其后转变可也，慎勿用血药以滋腻难散，至舌绛望之若干，手扪之原有津液，此津亏湿热熏蒸，将成浊痰蒙闭心包也。

再有热搏营血，其人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挟热而搏，其舌色必紫而暗，当加入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参、桃仁、丹皮等。不尔，瘀血与热为伍，阻遏正气，遂变如狂发狂之症。若紫而肿大者，乃酒毒冲心，若紫而干晦者，肾肝色泛也，难治。舌色绛而上有粘腻，似苔非苔者，中夹秽浊之气，急加芳香逐之。舌绛若伸出口而抵齿难骤伸者，痰阻舌根有内风也。舌绛而光亮，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若舌绛而干燥者，火邪劫营，凉血清火为要。舌绛而有碎点白黄者，当生疳也。大红点者，热毒乘心也，用黄连、金汁。其有虽绛而不鲜，干枯而瘪者，此肾阴涸，急以阿胶、鸡子黄、生地、天冬等救之，缓则恐涸极而无救也。其有舌独中心绛干者，此胃热心营受灼也，当于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则延及于尖，为津干火盛，舌尖绛独干，此心火上炎，用导赤散泻其火。

再舌苔白厚而干燥者，此胃燥气伤也，滋

润药中加甘草，令甘守津还之意。舌白而薄者，此外感风寒也，当疏散之。若白干薄者，肺津伤也，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为上者上之也。若白苔绛底者，湿遏热伏也，当先泄湿透热，防其就干也。勿忧之，再从里透于外，则变润矣。初病舌干，神不昏者，急养正，微加透邪之品。若神已昏，其内陷矣，不可救药。又不拘何舌色，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热极也。当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轻，旋即生者险矣。舌苔不燥，自觉闷极者，属脾湿盛也。或有伤痕血迹者，必问曾经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为枯症，仍从湿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胀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湿胃热，郁极化风而毒延口也。用大黄磨入当用剂内，则舌胀自消矣。

再舌上白苔粘腻，吐出浊厚涎沫者，口必甜味也，为脾瘅病，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土有余也。盈满则上泛，当用省头草芳香辛散以逐之则退。若舌上苔如咸者，胃中宿滞，挟浊秽郁伏，当急急开泄，否则闭结中焦，不能从幕原达出矣。

烟煤舌

若舌无苔而有如烟煤隐隐者，不渴肢寒，知挟阴病，如口渴烦热，平时胃燥舌也，不可攻之。若燥者甘寒益胃，若润者甘温扶中，此何故外露而里无也。

舌黑

若舌黑而滑者，水来克火为阴症，当温之。若见短缩，此肾气竭也，为难治。急救之。加人参、五味，勉希万一。舌黑而干者，津枯火炽，急急泻南补北。若燥而中心厚痦者，土燥水竭，急以咸苦下之。

舌淡红无色

舌淡红无色者，或干而色不荣者，当是胃津伤而气无化液也，当用炙甘草汤，不可用寒凉药。

舌白如粉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边色紫绛者，温疫者初入募原，未归胃腑。急急透解，莫待传陷而入为险恶之病。且见此舌者，病必见凶，须要小心。凡斑疹初见，须用纸捻照看胸背两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瘢，或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又宜见少而不宜见多，按方书谓瘢色红者属胃热，紫者热极，黑者胃烂，然亦必看外症所合，方可断之。然而春夏之间，温病俱发疹为甚，如淡红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脉不洪数，非虚瘢即阴瘢。或胸微见数点，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此阴盛格阳于上而见，当温之。若瘢色紫小点者，心包热也。点大而紫，胃中热也。黑瘢而光亮者，热胜毒盛，虽属不治，若其人气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尚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隐隐，四旁赤色，火郁内伏，大且清凉透发，间有转红，或可救者。若夹瘢带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随其部而泄，然瘢属血者多，疹属气者不少，瘢疹皆是邪气外露之象，发出宜神情清爽，为外解里和之意。如瘢疹出而昏者，正不胜邪，内陷为患，或胃津内涸之故。

再有一种白瘖，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湿热伤肺，邪虽出而气液枯也，必得甘药补之。或未至久延，伤及气液，乃湿伤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或白枯如骨者多凶，为气液竭也。

验　齿

再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骨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且二经之血，皆走其地。病深动血，结瓣于上。阳血者，色必紫，紫如干漆。阴血者，色必黄，黄如酱瓣。阳血若见，安胃为主；阴血若见，救肾为要。然豆瓣色者多险，若症还不逆者，尚可治，否则难治矣。何以故耶？盖阴液竭，阳上厥也。

齿若光燥如石者，卫热甚也。若无汗恶寒，卫偏胜也，辛凉泄胃透汗为要。若如枯骨色者，肾液竭也，为难治。若上半截润，水不上承，心火炎上也，急急清水救水，俟枯处转润为妥。若咬牙嚼齿者，湿热化风痉病。但咬牙者，胃热气走其络也。若咬牙而脉症皆衰者，胃虚无谷以内荣，亦咬牙也。何以故耶？虚则喜实也。舌本不缩而硬，而牙关咬定难开者，此非风痰阻络，即欲作痉症，用酸物擦之即开。酸走筋，木来泄土故也。

若齿垢如灰糕样者，胃气无权，津亡湿浊而重多死。而初病齿缝流清血痛者，胃火冲激也，不痛者，龙火内燔也。齿焦无垢者死；齿焦有垢者，肾热胃劫也，当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肾可也。

东垣之久病不知饥饱，不见皮枯毛瘁，乃痰饮为患。

叶案中风门，用人参必于病势已退后，用以培元养气。当病甚时，亦与于驱风之药同用，其分两亦不过几分至钱，无不中度。余病用参可类推。（肝风）火盛者，叶先生用羚羊角、山栀、连翘、花粉、元参、鲜生地、丹皮、桑叶，以清泄上焦窍络之热，此先从胆治也。痰多者，必理阳明，消痰如竹沥、姜汁、菖蒲、橘红、二陈汤之类，中虚则用人参，外台茯苓饮是也。下虚者，必从肝治，补肾滋肝，育阴潜阳，镇摄之治是也。久嗽而用建中汤诸法，治中宫之虚，乃补母之义，真古圣相传之正法。若阴火虚劳之嗽，与建中正相反，此老用此得手，而误施于虚劳，亦难之不审耳。

凡上实者下必虚，薄味清其上焦，正以安下，令其藏纳也。（吐血）凡咳血之脉，右坚者，治在气分，系震动胃络所致，宜薄味调养胃阴，如生扁豆、茯神、北沙参、苡仁等类。左坚者，乃肝肾阴伤所致，宜地黄、阿胶、枸杞、五味等类。脉弦胁痛者，宜苏子、桃仁、降香、郁金等类。成盆盈碗者，葛可久花蕊石散、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一症而条分缕晰，从此再加分别，则于症自有据矣。

凡属有病必有留邪，须放出路，方不成痼疾。惟气血欲脱，一时急救，不在此例，稍定即当思治病之去矣。

诸项失音，皆有可愈之理，惟用麦冬、五味、熟地、桔梗等药，补住肺家痰火，以致失音，则百无一生，独不言及何也？又麦冬、五味，是失音之灵丹。

大凡内损精血形气，其胃旺纳食者，务在滋填　如食减不纳，后天生气不振，浓厚填补，于理难进，当用生脉四君子汤。脾肾双顾，清邪在上，必用轻清气药。如苦寒治中下，上结更闭。

湿无阳气不发，阳伸之极，湿发亦重。

凡久患虚损之弱体，吸受温邪，脘闷渴饮，气机阻塞，不敢照平人还行开泄如杏仁、桔梗、薏仁、牛蒡子之类。应清扬涌上，淡以和气，庶上焦得行，可进养胃等法。

大凡六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者火旺，邪归营分为多。阳虚者湿胜，邪伤气分为多。一则耐清，一则耐温，腻性之阴阳，从可知也。瘦人之病，虑涸其阴。肥人之病，虑虚其阳。

古人论病，必究寝食。今食未加餐难寐，神识未清，为病伤元气。而热病必消烁真阴，议用三才汤意。

凡卫气攻痛，从背而上者，系督脉主病，治在少阴。从腹而上者，治在厥阴，系冲任

主病；或填补阳明，此治病之宗旨也。

大凡津液结而为患者，必佐辛通之气味。精血竭而为患者，必藉血肉以滋填。大凡邪在阳可散，入阴之邪，必温经可托出留邪，为解之化之不同法也。

上实下虚，医为肾虚，萸、地填阴原不为过。但肾水内寓真火宜温，肝木相火宜凉。凡益肾取乎温养，必佐凉肝以盐制，方无偏党如肉苁蓉、巴戟肉、枸杞子加白芍之类。（肿胀）经云：从上之下者，治其上。又云：从上之下而甚于下者，必先治其上而后治其下。

《内经》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体肝，甘缓以益肝，宜辛甘润温之补。盖肝为刚脏，必柔以济之，自臻效验耳。

虚劳之脉必数，而有浮大细小之别。浮大而数，阴虚甚也。细小而数，阴中之阳绝矣。又有一种阳虚者，脉不数，但缓而大不收，奄奄无力。

土为五行之本，土无定位，分配四季寄体中宫。火藉之而不焰，水藉之而不泛，金藉之而能生，木藉之而不凋，故脾神为黄婆，心神为婴儿，肾神为姹女。修炼家升坎填离，欲男女交妒，须赖黄婆牵合，以脾胃为后天之根本也，然非专以补脾胃而言也。仲景因胃实致心肾不交，用承气汤下之。用和因脾虚，致心肾不交，制归脾汤补之，皆是黄婆牵合之义。心肺为一身之主宰，六经之纲领。凡病皆以气血为主持，气血若足，即邪犯六经，亦无所害；气血不足，则君忧臣辱，君辱臣危矣。故初病之时，气血未伤，犹兵多粮足国固，用军之得其宜，则贼自散。若因循苟且，坐失机宜，则姑息养奸，贼势自盛，正气日衰，再思背城一战，纵得贼去，而国未有不俱败者也。所以过经坏病，或补正逐邪，或养阴退热，其法不可不知也。凡用药治病，当因人而施。如皮肤娇嫩，气虚多痰者，宜用温燥。色苍体燥，血虚多火者，是宜清凉。皮厚肉坚，则表必实，解肌应施。胃强脾健，则内多坚，通里当用。素生疮疖，胎毒必盛，攻毒须投。此皆因人治症之良法，不独痘科为然。

两肾为气血之本，肾火为气之原，肾水为血之海。火足始能生土生金，水足始能生木生火也。盖凡人具一太极，若阴阳和平则无病。如肾中阴虚，则肝心之病起。肾中阳虚，则脾肺之症生。至于阳盛阴涸，阴盛阳衰之症，皆浊极中极之候也。一宜救阴以抑阳，一宜扶阳以制阴。若平治之法，滋阴可以降火，补火即可生气，悟得此中理，方是医中杰。不独痘科为然，即百病莫不知是。

老人少气少血，宜阴阳并补，如八味丸、右归饮丸之类。小儿为嫩阳，又为稚阳。本是无阴，赖此一点稚阳，以生阴血。寒凉之剂，最伐真阳，若因病致热，自当凉解，非谓小儿纯阳，素应凉寒也。

经言误汗亡阳，必先亡离家之阴，再亡坎中之阳，阴虚阳无所附也。误下亡阴，必先亡胃家之阳，再亡脾中之阴，阳亡阴不独存也（四损不可正治）。实症误服桂、麻，得经妙手，尚可挽回。损症误服硝、黄，虽有明医，不可救药。治虚损六症，可不慎欤？故孔以立用人参云：虽能固邪，然气虚不能传化者，非人参何以砥柱中流；地黄虽腻膈，然阴虚不能作汗者，非地黄何以泽枯润燥。倘执祛邪存正说，擅用攻泻，不知正气衰微，必不能敷布津液，坐令虚人多致暴脱，亦必毒邪沈匿，终至不救。所以程芝田先生治实热之症，议用逐邪存正之法。虚损之症，议用补正祛邪之法。其气虚者，于祛邪解毒中，倍加人参以补气托邪，贫者以党参、沙参代之。其血虚者，于祛邪解毒中，倍用地黄以养血作汗。但疫症之中，惟阴血虚者居多。因疫症多属热病，热邪最伤阴血。故余治阴虚热甚者，惟玉女煎诸养荣汤之辈。阳盛而热甚者，惟三黄解毒犀角地黄之类。间有阳虚者，惟参麦四君辈，桂、附究不轻投因论疫症。即有过服寒凉者，暂与一剂，阴气潜消，即止后服，仍以养阴为主。固不可以实症，而报

虚损之方，更不可以虚症，而用实热之法。虚实一差，毫厘千里，未有不夭枉民命者也。故临症时，务宜于虚实上细心求之。

温热论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胞，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挟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不尔，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谓水主之气，不能上荣，两阳相劫也。温于湿合，蒸郁而蒙蔽于上，清窍为壅塞，浊邪害清也，其病有类伤寒。其验之之法，伤寒多有变症，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

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若加烦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黄代之，急急退斑为要。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或其肾水毒亏，虽未及下焦，先自傍徨矣，必验之于舌。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耳。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解后胃气空虚，当肤冷一昼夜，待气还自温暖如常矣。盖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渐肤冷，未必即成脱症。此时宜令病者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神，使其烦躁。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症。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汗大出，便为气脱之症矣。更有邪盛正虚，不能一战而解，停一二日再战汗而愈者，不可不知。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症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因其仍在气分，犹可望其战汗。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入血恐就耗血动血，宜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之类。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生慌张矣。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耶？湿热一去，阳息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灭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又有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然较之杂症则有不同也。

新病者，阴阳相乖，补偏救弊，宜用其偏。久病者，阴阳渐入，扶元养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误以重药，转增其竭绝耳。凡治阴病，得其转为阳病，则不药自愈。纵不愈，用阴分药一剂，或四物二连汤，或六味地黄汤，以剂其偏，则无不愈。

今人外感病，兼内伤者多，用药全要分别，如七分外感，三分内伤，则治外感药中，宜用缓剂小剂，及姜枣和中为引，庶无大动气血等累。若七分内伤，三分外感，则用药全以内伤为主，但加入透表药一味，而热服以助药势，则外感自散。盖以内伤之人，才

有些微外感，即时发病，不比壮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发也。《内经》云：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先生今但责其邪盛，而不责其体虚，是明与《内经》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鹜末忘本，此中奥义，吾不明言，金针不度也。缘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阳而在阳明，故不但不恶寒，且并无传经之壮热，有时略显潮热，又与内伤发热相仿，误用参、术补之，邪无出路，久久遂与元气湿合为一，如白银中倾入铅铜，则不能成银色，所以神识昏迷，默默不知有人理耳。又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能滑筋骨而利机关。阳明不治，故筋脉失养，而动惕不宁耳。平叔之病，举外邪而锢诸中土，则其土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冲纯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无生气，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机，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润泽其枯槁，连进十余剂，其舌始不向唇外吮咂，所谓水到渠成。乃更甘寒三剂，此后绝不置方者，知其饮食入胃、散精于脾，如霖雨霖霖，日复一日，优渥沾足，无藉入工灌溉，而中土可复稼穑之恒耳。必识此意，乃吾知前此滥用苦寒，正以培生气也，生气回而虚者实矣。夫岂不知素虚，而反戕其生耶。

曙修年富而势重。势重者，以冬不藏精，体虚不任病耳。余见其头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转侧，气止一丝，不能言语，畏闻声响。于表汗药中，用人参七分，伊表侄施济卿恐其家妇女得知，不与进药，暗增人参入药。服后汗出势减，次日再于和解药中，增人参一钱，与服。服后即大便一次，曙修颇觉清爽。然疑下药之早也，遣人致问，余告以此证表已解矣。里已和矣，今后我谓即日向安，不必再虑。

醧塘医话补编　卷下

清　会稽　张景焘鲁峰遗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增订

胎前有病症，重在保胎。产后有病症，重在温补。此至稳至当之理。

崩漏标本证治

崩漏不止，经乱之甚者也。盖非时下血，淋沥不止，谓之漏下。忽然暴下，若山崩然，谓之崩中。由漏而淋，由淋而崩，总因血病。凡崩漏初起，治宜先止血，以塞其流，加减四物汤十灰丸主之。崩漏初止，又宜清热，以清其源，地黄汤或奇效四物汤主之。崩漏既止，里热已除，更宜补血气以端其本，加减补中益气汤主之。要知崩漏皆由中气虚，不能受敛其血，加以积热在里，迫血妄行，或不时血下，或忽然暴下，为崩为漏，此证初起，宜先止血以塞其流，急则治其标也。血既止矣，如不清源，则滔天之势，必不可遏。热既清矣，如不端本，则散失之阳，无以自持。故治崩漏之法，必守此三者，次第治之，庶不致误。先贤有云：治下血证，须用四君子辈以收功，其旨深矣。

近来诸医误信产后属寒之说，凡产后无不用炮姜、熟地、肉桂、人参等药。不知产后，血脱孤阳独旺，虽石膏、竹茹，仲景亦不禁用。而世之庸医，反以辛热之药，戕其阴而益其火，无不立毙。我见甚多，案中绝无此弊。足征学有渊源，惟善用人参，而少用血药，消痰清体之法，尚未见及，则有未到也。

崩漏虚实证治

崩乃经脉错乱，实系冲任伤损，不能约束经血而然。治宜大补气血，当用举元益血丹峻补本源，少加清热之药，以治其标。补阴泻阳，而崩自止。若血热妄行，脉实有力，血气臭秽者，方用四物凉膈散，入生韭汁调服。然治血药，切忌纯用寒凉，以血见冷即凝故也。如血崩初起，遽止则有积聚凝滞之忧，不止则有眩晕卒倒之患。必须行中带止，庶无后患。然既止之后，必服八珍汤以收功。

古人治胎有证，每将人参、砂仁同用，取其一补一顺，则气旺而无堕胎之患，顺则气和而无难产之忧，甚良法也。

因女子以肝为先天。阴性凝结，易于拂郁，郁则气滞，血亦滞也。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从来有胎而病外感，麻、桂、硝、黄等剂，必加四物，是治病保胎第一要法。胎产之后，系由营气大脱，不论有邪无邪，必养血为主。其行瘀消痰，降火驱风，种种治法，皆从血分中推出，变化不离本宫。

论妇女湿温病

妇人病温，与男子同。所异胎前产后，以及经水适来适断。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减用之，谓护胎为要，恐来害妊，如热极用井底泥，蓝布浸冷，覆盖腹上等，皆是保护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处，用血腻之药不灵，又当审察，不可认板法。然须步

步保护胎元，恐病邪陷也。至于产后之法，按方书谓慎用苦寒药，恐伤其已亡之阴也。然亦要辨其邪能从上中解者，稍从症用之亦无妨，不过勿犯下焦，且属虚体，当如虚怯人病邪而治。总之毋犯实实虚虚之戒。况产后当气血沸腾之候，最多空窦，邪势必乘虚内陷，虚处受邪，为难治也。如经水适来适断，邪将陷血室，少阳伤寒言之其详，不必多赘。但热病与正伤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汤，提出所陷热邪，参、枣扶胃气，以冲脉隶属阳明也，此与虚者为合治。若邪热陷入，与血相结者，当宗陶氏小柴胡汤，去麦、枣。加生地、桃仁、楂肉、丹皮、犀角等。若本经血结自甚，必少腹满痛，轻者刺期门，重者小柴胡汤去甘药，加延胡、归尾、桃仁，夹寒加肉桂，心气滞者加香附、陈皮、枳壳等。然热陷血室之症，多有谵语如狂之象，防是阳明胃实，当辨之。血结者，身体必重，非若阳明之轻利便捷者，何以故邪？阴主重浊，络脉被阻，侧旁气痹连胸背，皆拘束不遂，故去邪通络，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痛，即陶氏所谓血结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红花汤，加海蛤、桃仁，原为表里上下一齐尽解之理，若此方大有巧手，故录出以备学者之用。伤寒每以风伤卫用桂枝汤寒伤营用麻黄汤法，小儿肌疏易汗，难任麻、桂辛温表邪。太阳治用轻，则紫苏，防风一二味。身痛则羌活，然不过一剂。伤风症亦肺病为多，前、杏、枳、桔之属，辛胜即是汗药，其葱豉汤，乃通用要方。

妊娠一门，总以补气养血安胎为主，则万病自除矣。

韩善征辟产后忌寒凉宜温热及大补气血论

善按世俗惑于产后忌寒凉，宜温热，及大补气血为主之说。

医家误入，病家自误，若此案者，我见实多引雷少逸治四明沈某室产后匝月，忽然壮热，汗多口渴欲饮。徐洄溪、魏柳洲皆谓产后血脱，孤阳独旺，虽石膏、犀角对症，亦不禁用。庸手遇产后，不论何症，一以燥热温补，戕其阴而益其火，无不立毙。诚有慨乎其言之也！盖有是症，即用是药，非独产后，即产前亦然。世俗动以保胎为主，岂知胎不安者，乃因邪气内逼。故解其邪，勿使伤胎，即为保护。章虚谷云：如伤寒阳明实症，亦当用承气下之，邪去则胎安也。若但事保胎，不辨其邪，妄施其药，或引邪入内，或锢邪不出，则轻病变重，母与胎俱难全矣。

《竭塘医话》终

先哲医话

〔日〕 浅田惟常 著

《先哲医话》提要

书为日本浅田惟常识此撰述。据浅田自述，少年读先哲理疗书，窃谓不粗卤则过密，与己所见不合，故不终卷而已。因取仲景之经，一意攻之，略窥述作之旨，又质之于治术，数十年而后，阅诸家之书，始知先哲独至之本领，悔当日不虚心凝思，从此寻绎。则至古人之域，亦不难也。惜乎日暮路远，不复能与之相上下，以成一家。然亦不能自止，故录先哲诸医释理实验医话一二，以为后生解悟之资。上卷，列后藤艮山、北山友松、和田东郭、荻野台洲、华冈青洲。下卷、列永富独啸庵、惠美凝固、福岛慎独轩、田中适所、礼井枫亭、高阶枳园、多纪桂山、多纪茝庭诸人临床实验，随笔记录，浅田博采约取。盖医话则优游餍饫，得深入人心。是则医话不可不与诗话并存而传也，因校而铅椠，以供参考。

序

栗园浅田君以廓清吾道为己任，其撰著布世。顷又聚亨元以降哲匠之论医者，删定其文，名曰《先哲医话》。余受而读之，艮山先生以下凡十三家，其超迈之识，独得之见，发前贤所未发，而于诊候施设之法，的实明确。寓妙用于片言，寄活变于只句，可谓医林圭臬也。今夫稗说野乘所载古昔英雄之战略，有神算可骇者，有勇敢可畏者，有运用转化不可测者，然以冗杂无统，人或漫然不省记。一人良史笔，则耳目一新，永为百世模范矣。斯编原以国字书之，多出门人手，故俚言俗语间失浅易，读者嫌焉。今经君删润，而文理烁然，神机活动，如读史臣所记良将战策，使人跃然兴起，君不特医林韩白，殆亦方家马班也。嗟夫！庸陋无识辈，炫奇斗异，辩给欺俗，苟以自售，此吾道之所以日萎苶不振也。则凡言之裨益治术，发挥真理者，虽出今人，亦宜记以广其传也。况先哲之遗范，垂法百世者耶。昔人有观楚汉战处，而叹时无英雄者，盖假刘项慨当时耳。使斯编所载诸豪俊出，今日则必将有雄论快辩，起吾道之衰者焉。是盖君撰述之意，余亦有感于此也久矣。及其命序，乃不辞而书。

庆应二年丙寅三月笠间侍医棚谷善撰

张　序

予既序《皇国名医传》一书，而知扶桑国里亦有杏林。若木华中岂无橘井，宜乎视祖州为仙岛，而化海峤作神山也。然只详其姓氏里居，师徒授受，与夫活国活人之事，而于孙思邈龙宫秘诀，未勒成篇，抱朴子金匮神方，未纂入册，徒令后之人流连往昔，景仰遗徽，有华陀不在之叹焉。今年夏季，幕中西席施君邦孚，因不习水土，兼失调摄。陡患臌胀，势已增剧，遂延浅田君来视。察脉投剂，不三四服，而泽腹之坚，顿如桶底之脱，病遂霍然。始知扁鹊来齐，治腠理之甚易，太仓在汉，解颅脑而何难，真三折肱而九折臂矣。日者复携《先哲医话》一书来求序于予，翻阅数过，见某氏治某病，察某候，用某药，议论精卓，剖晰详明，医固井井而有条，事亦凿凿之可据。乃知太上玉经之说，犹传诸王君，隐仙灵宝之方，堪师夫禄里，则是书之成，洵后学之津梁，医家之圭臬也。因志数言于简端云。

大清光绪四年戊寅仲冬钦差大臣四明张斯桂撰并书

《先哲医话》目录

卷上

后藤艮山……657
北山友松……661
和田东郭……665
荻野台洲……673
华冈青洲……679

卷下

永富独啸庵……683
惠美三固……684
福岛镇独轩……688
田中道所……690
福井楓亭……691
高阶枳园……696
多纪桂山……699
多纪元简……701

先哲医话　卷上

日本　信浓　浅田惟常识此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余少年读先哲理疗书，窃谓不粗卤则过密，与己所见不合，故不终卷而已。因取仲师之经，一意攻之，略窥述作之旨，又质之于治术。数十年，而后阅诸家之书，始知先哲独至之本领，悔当日不虚心凝思。从此寻绎，则至古人之域亦不难也。惜乎日暮路远，不复能与之相上下，以成一家。然亦不能自止，姑录其一二，以为后生解悟之资云。

后藤艮山

近世古方之学，以名古屋玄医并河天民为翘楚，而未免金元陋习。至艮山先生，豪然崛起，一洗从前弊风。其识见理疗，必当有迥异乎先辈者，世以为好奇非矣。盖吾医术至一溪道三氏之门，流碎残极矣。是以享元医人复转而泝古，此亦自然之势也。（拙轩曰：一部伤风约言，翁之本领在此，可谓善读《伤寒论》者。后来豪杰辈出，皆闻翁之风而兴起者，斯为吾道中兴。先生起笔，兹非偶然也。）

谷肉果菜者，正性也。草木虫石者，偏性也。故古昔养精以正性者，治病以偏性者。后人不知此义，拟以药品补精气，盖亦误矣。（《素问》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毒药攻邪，此即医家大纲领。先生早标揭焉，而为他日东洞诸辈立论之蓝本。）

乱世人其气慓悍，肝胆气郁少。治世人其气游惰，肝胆气郁多。故宜以熊胆开其郁，令肝胆气达。（永富凤曰：余征之于都邑市朝之人，比比皆然。盖太平日久，五民蕃息，金钱虚耗，奢佚日盛，则知巧之民不免病气势也。医人施治之日从这处下工夫，则有大裨益矣。）

其人有癥癖而饮食减少者，譬之于人家犹廊颓厢敝，而堂室渐狭小也。故不去癥癖，则胃不能振。医不知此理，欲与毒药补胃气，且非饮食，益损精液者，不亦谬乎。凡疗此症，先驱癥癖，以滋味养胃气为主也。痈疽饵食鸡肉或鸡卵，能托出其毒。优于参耆，故治疮以饵食为专一也。（徐灵胎曰：服药原为治病而设，并非藉以生长气血也。殆是同一见。）

外感以汤液为主，内伤以饵食为主，错之则不得其治也。

赤蛙不止治小儿痫，亦治大人痨，盖痫痨皆属癥癖也。此品能治癖气，妨害脾胃为下利者，兼制蛔虫。（杨氏直指曾氏口议并云：十五以下为疳，十五以上为瘵，颇与此说合。而二氏徒用固阳滋阴之剂，更无发明。艮山特用啥血荡气之药，以除腹里之癥癖，其术高一等。）

痫利者，饵鳗鳝以炙干为可。

按腹自心下至脐，任脉突起者，病聚脉下故也。病不聚者，脉不必突起。老人肉脱发此证者，为近死期。

按腹心下任脉左右充满有力者为实，若濡弱不充满者属虚也。

虚惫症，唇色不淡白。耳轮未萎者，可救活也。是宜熟察。

阳气浮泛者，难认肉脱之候。先诊背部，其人每咳或喘，背上陷下者，因气逆见脱肉

之痕也。此证属气胀，故名曰虚浮，不必水气也。

诊病人宜先审问曾患霉毒否，何则？今世霉毒浸淫筋骨，多元气为之壅塞者也。

病至大患目不瞬者，眼胞元气脱也。乃为反目，兆近死期。

诸病以渐成者多难治，若肉脱或有水气者不治。

凡有痛者，脉多紧弦，如太阳病头痛者是也。动与紧似相反，而紧弦者，动之甚也。动脉变迟者，正气弛而邪气未除也，如结胸脉迟是也。盖动变迟者可救，不变而数者殆。

黄疸未发前为腹痛者，多是属癥癖，又有脾脏郁结为腹痛者可辨别。（《金匮》云：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此所以湿热为腹痛。又云：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此系黄疸腹痛治法。）

嗝噎一旦食进者，不可恣吃，其人原胃中虚竭，反招害。

卒中风，多系癥癖塞心，故人事不省，不能活。若不塞心者，半身不遂，或口眼㖞斜耳。其虽人事不省，而六脉相应，手足厥冷者，一身大气犹存，可救也。

男女俱年未壮而身不了了者，多系风寒，宜调护。若缓漫经日，则大便溏，以至重症，故此证大便秘结为佳，溏泄为恶。

专发声音者多吐血，而脉不数，是不足畏。真吐血者，其脉必数急，是大可恐。

凡病不论六淫七情饮食男女，皆因一元气郁滞。故皮肤郁者，经络滞者，遂皆及腹里，犹水之凑陷地，医者先得其大纲治之为要。

霉毒沉滞骨节者，经络壅塞尤甚，故发种种变证。不可不知。

其人虚弱咳嗽久不止者，此由寒气壅表，与虚火扇肺，故咳愈甚，而肺益溷。

奔豚证有肝气兼霉毒者，有肝气带疝者，但霉毒与疝不为奔豚。古语云：诸风掉眩属肝是也。

痉及痱之类，身体不自由者，苟健啖不运动，则脾气不能行，故四五年后必死。患此证者，宜务运动，以行脾气，庶几终其天年。名古屋玄医曾患之，善全其终，可以证焉。

水肿咳嗽甚者，必水气辐凑上部。又水气发暴咳者，为溺死。

杂病饥而不能食者有二道：其人虽饥，闻食臭忽恶之者，虫也；但饥而不能食者，癥瘕也。

痿与痹易混，而详之，则痹者，主皮肤不仁；痿者，主筋骨萎软。

风邪难愈，或虽瘥复发者，不必服风药，唯以助阳气散风邪为要。

病阳虚者易治，阴虚者难治，何者？阴虚则阳益虚，如虚劳是也。故阴虚火动者，虽能食遂至死。阳虚者，脉不数而食减，是以多肉脱。故主饵食，禁灸。灸之则反脉为数，其为害亦不鲜矣。

虚劳脉细数者，脉乍见和平，则为近死期。易所谓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虽缓者，不出五七日而死。

一夫病似狂，恐惧恶见人，闭居陋室半年所，后神气渐爽，而手足拘挛，舌强直难语言，心下如板筑，癥癖妨胀。因灸脊际，服熊胆，病颇愈。盖此证癖气妨胀，故不发狂。若癖气内攻，则精神失职，必发狂。今不然，故免此患也。

妇人脐下及任脉有块者，不孕。凡癥癖所在，阳气必不行，故以艾灸资阳气为可。

父母有癖气者，其子必受之，犹如霉癞之系遗毒也。

霉毒人眼者，其始必头痛也。

诸出血后血气未复，犯风寒，则多成痨。假令不成痨，证候错杂，难遽愈。

一男子素有癖气，偶感邪气，其热炽盛，谵语烦乱。医治之，热颇解，但心下冲逆，大便秘，元气虚惫，数日不能复。余诊之曰：癖气耳，莫为意。因使绝药，治专饵食，而精

气渐复，大便快通，全愈。此证虽元气急，幸大便秘结，故知病可愈也。

喘哮下部肉脱者，属癖气。凡癖气逆上者，多下部肉脱。

其人脉数，腹气不和者，为中风兆，宜速灸。若缓漫经日，则因伤食，外感忽发中风也。

霉毒脉数咳嗽，与劳相似，但霉毒不肉脱，大便秘结，小便淋涩。如劳，虽小便浊，不淋涩，且肉脱或下利也。若霉毒下利者，在病末殆为凶候。（按霉毒咳嗽似虚劳者，霉疠新书栝蒌汤能治之。）

诸病将死时，多见厥阴证，是必然理，不止伤寒也。

火动证病未发喘者，系下元失守，为难救。

喘哮甚者，与香效木、沉香亦可。仲景专用厚朴、杏子，此系无癖气者之治。在今世则多属癖气，故沉香、木香奏效也。余为制一方，茯苓、枳实、半夏、干姜、木香，共五味。

郁证与痨相似，但痨脉微细数，郁脉多沉，或虽见他脉，未曾至微细，是为辨也。

痨之极，有便蛔虫者，有下肠垢者，皆为濒死候。凡旧病羸劣吐下蛔者，皆濒死候。不止痨也，仲师厥阴所论为有旨。

劳发白疹者，多在胸膈而不在面部，此热气熏蒸，津液外泄也。其理与元气衰卫气失守绝汗者，同为恶候。伤寒发白痦者，邪气从痦而解也，故为善候。然宜与他证并看而决之。

蓄水者，阳气郁于中焦，上下不相和，故发烦渴，如五苓散证是也。

狂证以白虎汤治其里，以艾灸治其外者，此白虎消肠胃之郁热，艾灸散荣卫之郁滞，即寒热并施，内外兼攻之妙用也。（狂症者，灸心俞、患门、三里数万壮得效。《扁鹊心书》云：一人得风狂已五年，时止，百方不效。余为灌睡圣散三钱，先灸巨阙五十壮，醒时再服，又灸心俞五十壮，服镇心丹一料。余曰：病患已久，须大发一回方愈，后果大发，一日全好，是亦同揆。）

霉毒壅塞经络者，患疥或痢之日，善驱除其邪气，则宿毒并去也。如他痼疾亦然。

妊娠与血块易混。然血块者顽固沉着，无发扬之势。妊娠者，凝结温然，有润泽之气。又讯之于妇人夜阴快寝后，小腹勃然突起者，娠也。又乳头黑者娠也。（妇人经闭者：乳头多黑，故难一定。贺川氏《产论翼》有详说，宜并考。）

后世以黄花、人参、为补涩邪气，误矣。今痈疽疮毒专用黄芪者，其毒自里达表也。人参亦同。（古方用黄芪主表达非补气，人参亦主滋津，故柴胡泻心方中用之无嫌也。）

本邦人性刚悍，不喜甘味，若强食之，则泥恋生气滞。西人性柔弱，喜甘味，故药方甘草分量每过于邦人。譬之于病人犹元气虚者，虽服人参多量不泥，在壮实者忽生闷也。昔者今大路一溪翁悟此旨，专主顺气，常用香苏散，而至甘草不用，匙以指头排散少许尔。（按香川修德顺气说。世以艮山先生为滥觞，殊不知先生实本于一溪氏也。盖当时升平已久，浩然气皆馁，于是有顺气之说。盖万疾以根于气也。）

求嗣法以温腰为主。故灸腰眼穴效，浴温泉亦效。

妇人有血块者，虽怀孕，临产时或难分娩。（拙轩曰：一种有横骨狭隘害分娩者，非手术则不得治，不可有知）。

一妇人腹痛在脐上一寸许，按之惕然彻痛，脉数，乃断为内痈。饵以鸡蛋，服以黄芪、薏苡剂，后十日，大便果下脓血。

暑邪概自汗出，故难有表证，不拘发汗剂，与白虎汤类可。

狂证在妇人难治，霉毒在妇人易治。（妇人因瘀血发狂者易治，在男子发狂虽轻者不易治。）

四苓散加汉苍术治雀目屡效。雀目多属

疳，因治疳方中多用此品，亦能奏效。（拙轩曰：《眼科提要》云：四苓散加苍术，更加夏枯草一味，治晚盲极效。）

戟菜能治结毒骨节痛，但其臭恶不易多服耳。

余每称心小胆大之语，以为医家吃紧。（先生之术，固创出前贤。然先根底医经经方，而复致力于思邈诸子。故其于大疾沉疴，自然游刃有余矣。）（拙轩曰：读此条，可谓名下无虚士也。）

黄连性燥，虽浸水出之必干。黄芩性润，虽去水犹湿。故知芩连同治痢而各异性也，治呕亦然。

诸疮内攻为水气者，与赤小豆汤。热甚者，与大连翘汤效。

病人虚里动甚者，多遗精。（陈修园以龙胆泻肝汤治梦泄，曰以肝实而火盛也。沈芊绿曰：当先治其心火而及其余，宜黄连清心饮，亦与此说相发。）

大病后表气薄弱者，偶感风冷则卒厥，此虽在夏月，属中寒也。（李挺曰：中寒冬夏同有之，旨矣哉。）（拙轩曰：与古人霍乱四时有之云者同。案俱皆理到此言，足互发明。）

疟与痢同因而异其位：疟邪在表里间，而痢邪即着肠胃。故疟在外易治，痢在里难解也。（《医说》云：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而艮山能发其理。）

噤口痢者，毒气剧甚，自肠中熏蒸胃口也，急与承气汤下之为得矣。若失下，腹濡口噤者，宜独参汤。

膈、噎、反胃、三者，同病也。但反胃者，胃中不和，饮食难化，或朝食暮吐。膈噎者，胃管萎苯无润，谷气不能下，或癥癖壅闭胃口，饮食为之妨害。故反胃反在壮年，而膈噎多属老人也。

其人屡患喉痹者，多为膈噎，此因喉痹气管耗损，津液失润泽也。壮年者可治，在老人难治，何则？胃气衰弱，胃管硬强，譬之革囊，犹水渍火焦，刚缩不能容物也。

膈噎与鼓胀同因属癥癖也。癖气横梁，腹皮为之膨胀者，鼓也。癖气潜匿，腹皮为之陷没者，膈也。二病俱系精气不振，腹里失润泽也。

凡长病面部肿气俄减者，阳气下陷也，不可忽诸。

其人气血凝结，腹里生郁热，水谷之气渐蚀以为羸瘦者，名曰劳瘵。此不必虚乏人，虽壮实者往往有之。

喘急有因奔豚者，此癖气上侵心肺也。（按三因息奔汤能治此证。）

喘家其证虽剧。甚多无害于性命。若伤寒卒中诸急病，或缓病咳忽止但喘者，有不测之变，不可轻忽也。

积年苦头痛者，多属癖气，如偏头痛尤然。故癖气在右则右痛，在左则左痛也。

丹波一妇人患腰痛三年不愈，食干过腊鱼有效。（按恐是血沥腰症，花冈青洲治痿证，亦用干过腊鱼末，宜试。）

痛风与脚气同因。而痛风其邪浅，脚气其邪深，故其愈亦有迟速之别也。

方今所行脚气，即《千金》、《外台》所谓风毒脚气也。宋元以来所谓脚气，即今所行疝气也。（后藤徽曰：吾邦往昔风毒脚气消熄无行，宝历以来，流行复煽，是以先子有此说。）

中风偏枯，多因癖气壅塞经络，气不能外达。故癖气在右则右枯，在左则左枯也。

中风口眼㖞斜者，因正邪分争之势而血气偏胜也。故㖞斜在右则病则左，㖞斜在左则病在右也，如半身痹痿者，亦同此理。

遗精多因肝胆气郁，又有因疝者，其证概腹中拘急，梦里精水激动而漏出也。其人虽每夜有之，反无脱阳之患，与构精者异。（拙轩曰：论病精细，近今世人多有此证，真无大碍。）

小儿疳证，目盲，而其病愈者，与霉毒耳目鼻自毁，而毒解者同理。

妇人怀胎，则脏腑向上，故气多塞。紫

苏能疏通其气，是以妊娠方中使用此品也。妊娠有水气者，紫苏大腹皮尤效。

按：当时传艮山先生术者，京师有香川修德、山胁尚德，浪华有市濑穆，伊势有山村重高，备前有赤泽贞干，家菁户述，不乏其人。而后来私淑先生者，以筑前龟井鲁为最。曾著《病因备考》，补翼其说。又赋诗云：长沙太守元儒绅，述古兼医百世人。直指经方归易易，谁家私说言断断。枢机何用烦汗简，糟粕须知耻刘轮。卓乎艮山藤老子，才良仁术足相亲。

北山友松

友松胸宇洒落，以旷世之才，授闽医之传，善得法外之法。故治术别开生面，自有神识迢迈，触手生春之妙矣。

友松尝善象胥学，又从禅僧化林学仲景奥旨，就戴曼公得《内经》、本草精蕴，既而谓皇朝医风亦不可不研，乃师小仓医员原长庵（冈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业。

虚劳有直肠疼痛大便难，或发痔漏者，此皆系肺大肠损伤，为难治。（常屡诊虚劳者，发此证颇多，而百无一治。古云肺与大肠为表里，理或然。）敛血品以牡丹皮、荆芥、蒲黄各炒黑为奇。（本邦妇人套药皆炒黑为用，即此意。）

阪本人年五十所，郁郁不对人，饮食减少，颇如劳瘵。先与补中益气汤，后以九味清脾加藏蒺得愈。凡开达肝脾之郁塞，无若清脾汤。若逢肝脾郁塞，以认此汤主治为要。

一妇人三年不语，一月内或一二言耳。乃以为脱营类，与人参养荣汤，易裹葛而愈。

盗汗不止者，九味清脾汤加地骨、鳖甲、椒目奇效，当归六黄，加地骨、防风、桂枝、黑姜、椒目亦效。椒目能敛汗，古人尝论之，今忘其出典。（香川修德药选论椒目效最详，悉宜参考。）

一男子得病，其证类膈噎。友松诊之，以为心脾肾气不足，胸膈无润泽，故食饮不能下。与八味丸料，加蒌仁、贝母、陈皮、缩砂，兼用金匮大半夏汤。（参五分至一钱，时用参附汤。）

霉毒头痛久不愈者，柘榴皮酒煎服忽差。盖此证医误以风药发之，故柘榴皮涩之则愈也。先醒斋头风神方亦效。（土伏苓四两，金银花三钱，蔓荆子一钱，玄参八分，防风一钱，天麻一钱，辛荑花五分，黑豆四十九粒，灯心草二十根，芽茶五钱，河水井水各一钟半，煎一钟服。）

某生胸下上脘边突出，气急烦闷，与异效散加椒目愈。又目疮，（俗称女波津古一名女保者。）用升麻葛根汤加椒目效。

友松以养荣汤或左归丸料，治虚羸，专视十指爪甲血潮之多少为消息。盖辨血色之好恶在爪甲，不可不知。（老医传云：诊脉毕，宜以指按病者爪。按之白放之红者吉，虽久病可治。放之红不复者，虽顿病甚凶。香川修德行医言，亦载辨爪法宜考。）

呕吐膈噎食不下者，半夏、厚朴汤，加海浮石、钻矾效。

乳肿属气滞。乳汁不通者，四物，加王不留行、穿山甲效。

霉毒为残害者，七小柴胡汤，随证加减多验。（按医纲小柴胡汤加草龙胆、黄连、胡黄连，治阳下疳疮。忽头痛发热白汗，撮要小柴胡去大枣、生姜，加山栀、龙胆草、当归、芍药。治肝经热毒下注，便毒肿痛，一切疮疡，或风毒恶核瘰疬，此类颇多，宜考。和田东郭曰：凡霉毒有热者，先不解其热则不愈，此即用小柴胡汤之旨。）

土佐翁（谓长泽道寿。）隐栖西山，一日诊京师商人痈疽曰：宜日服人参五钱。后五日诊曰：未见参效，恐不治。病家告实曰：服参一日不过二钱五分。翁曰：贱命重财，无益矣。苟欲生则服参，宜今日五钱，明日六钱，又明日七钱，渐次相进。商如其言，七日病果愈。友松曰：用参将息适宜，可谓得

补托之真诀矣。

土佐翁著《医方口诀集》，三日而成。有马氏凉及手写《证治准绳》全帙，以谙记其卓识，笃志可并称。

治头痛，薄荷、石膏、葛粉、川芎、白芷，五味细研，蜜炼服效。平常患头风者尤妙。

杂著化痰丸如白刀豆，以治痰妙。风痰结心包健忘者，无不效。一僧疫后患此证，服之速愈。

过服石膏下血者，补中益气汤加肉桂、干姜效。

妇人下部水肿，或小便不利者，枯矾细研，以涂涌泉穴及指头，则尿利肿消。

痘疮以日数证候变者，其理与伤寒传经同属疫气故也。宜知元气旺衰，邪势剧易为要。若徒执黄芪、当归、人参终始疗之者，不足与论也。（按隋唐医书皆以痘属疫，追宋元胎毒说起，其理遂晦，先生特阐之，可谓卓见矣。）

疫证舌上白胎者，热入膈也。赤烂干燥者，热入脏也。张氏舌鉴论之为确。

张景岳制人参胡椒汤，为有深旨。凡极虚者，附子反走散元气。故与附子则脉却伏结，不可无此汤之设也。

一妇人喜唾，数日不止。医以为虫积或虚冷，治之无效。余以为郁，与正气天香汤，速愈。（疫后喜唾不了了者，一老医与大柴胡汤速效，是亦属郁者。）

《准绳》伤寒门伤寒类伤寒辨，学者宜熟读谙记，使门人各书写一通。

妇化医某始疗病，每服药重七八钱，甘草分两尤多而无效，人皆以为庸工。某曰：吾过矣，国人比之于唐山腹力颇弱，故不能中肯綮。便减其分量，杀甘味以为之，无不百中也。

治病必求其本，乃往圣之模范。随证而施药，是后学之应用。及治四时伤寒，各随其类，岂可局子区区论说哉！（医家宜当之龚墙。）

明太祖论徐达曰：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吾业最为然。（以救己之心，推以救人，所谓现身说法。诚千古不磨之论。）

夏布政字正夫，未尝以淹屈降志，尝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虚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余续之曰：有善不作四可惜，有过不改五可惜，老来怨天更可惜。

《骨空论》曰：厉风者，索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共按处出其恶气，肿然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按常食以下八字，为治难病之妙诀，不止厉风。故余一生以为治病药食之准则矣。又按张氏注云：食得其法，谓之方食；无食他食，忌动风发毒等物也。此说未是，方食即谓方宜惯食之物，他食即谓所不常食之物。言食膏粱之人，试以淡泊则恶；茹藜藿之人，试以美食则伤食，不唯却其病，反生他病。

东垣《辨惑论》当为一卷，今别有二卷者，恐系后人之手，何则？举补中益气以至暑伤胃气，即说正月以下三四月治法。肺以下至脾胃虚，即说五六月治法，下之至内伤辨，皆属九月以至十二月之治法。一意到底，不可为二卷者昭然。

李氏辨内外疑似证最精矣。且如气少气盛辨，益于后学不为鲜。然至内外相兼者，李氏说未为尽，宜涉猎古人书以补其阙。

下元虚损，精气枯槁，人外感风寒，颇似温疫者，或宜先补虚，或宜先发邪，或宜补泻相兼。此际医最可苦心处，固非笔墨之所尽焉。

《医药纲目》别为一家，与他书体裁自异。钱氏论小儿亦自一派，据之不为可，不据亦不为可。（拙轩曰：有明一代医书之多，汗牛不啻。所谓模拟酊餤者居多，戴复庵、吴有性、陈实功之外，仅仅数家耳。《医学纲目》亦庸中之佼佼者，此言有味。钱仲阳之子哑科，颇为大家，然见为一派，真是有识之言。）

疗伤寒知去路来路为要，或表入里，或阳转阴，或前在某位，后进某位，或始终一位。审之以处方，思过半矣。喻昌曾辨之，可就见焉。

余常主实学示子弟曰：经络脉说不可不知，而深拘之则反失子实用，学者固不可无取舍之见。

余不喜讲说，唯正月初八祭神农氏，使门人讲《上古天真论》耳。（其说曰：听讲义鲜益其效，不若熟讲百遍，盖在心悟。此可以为世医信耳不信目之戒。）

余晚年读本草日夜不释手，故其用药虽一味无赘品。

余疗南源悦山高泉诸僧，皆用大剂何者？西土人比之本邦颇厚肠强胃，非轻品所敌。风土人物之异，不可不知。（西土医诊病直记其药按以与病者，病者购之于药铺以服之，故其品剂量适，正与邦医轻剂射利者迥异。）

甘麦大枣汤，治产后似邪祟者奇效。（按：所谓如有神灵者也。）

伤寒壮热烦渴，小便赤，不大便七八日，舌燥目赤，时闭乍开，仅啜粥汁耳。一医与清心温胆汤去香附，加辰砂、淡竹叶，而谵语益剧，脉伏不应。因与白虎汤合黄连解毒汤，诸证自若。乃煎人参三钱，黑姜一钱，兼服之脱然愈。（按：此与吴有性承气加人参合辙。）

建中汤入口则痛乍止者，甘以缓急也。甘草粉蜜汤治心痛，其旨颇同。膈噎服蜂蜜，一旦纳食亦同意。大半夏汤之于蜜，不过此意矣。

张仲景一书，炳如日星，亘千古不可磨灭，熟读者知其意。（当时医多读《素》、《难》不读《伤寒论》，故发此言，以示为万世理道之神书，救人之秘典也。）

《内经》终始一言以蔽之曰：亢则害，承乃制。（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可谓真知其要者。）

东垣本于《内经》阳气清净则四维收之意，制补中益气汤，深得经旨矣。在本邦土佐道寿善研究其意，故治脾胃手段最长矣。

罗氏曰：七分内伤，三分外伤者不治，是善得李氏之意者。

治疗之法，先泻后补为易，先补后泻为难。

丹溪斥《局方》者系救时弊，门人戴氏专用《局方》，其意可知矣。

古林见宜疗纪州熊野山中农夫水肿，服药良久无效。因加青芋于方中，又以之为朝夕餐而病愈。盖其人生于山中，以此物为常食。而偶出于浪华请药于众医，禁忌亦随严。故脾胃失常度，药力不能达，是以施方宜之术也。

咽喉痛颊肿及呕哕者，小柴胡汤连翘各等分服之效。

水气不论新久，欲持脉不能遽举手，或欲按足跗不能伸脚而微喘者，死证也。肿气一旦减乍复者，亦不治。

淋疾与五苓、平胃、泻肝诸汤。茎中涩痛甚者，补中益气汤加蒲黄（大）、五灵脂、金银花效。（按：内注下疳远年不愈者，与此汤亦效。）

常海初学用零纸书古人医案，各处其方，以得其当为上等。

凡方证虽相对，分量有不过及，则不能奏效。故葛可久损伤病论大黄多少至密矣。况如中气卒厥之于人参，阴虚之于龟板，其多少不可不最密矣。

友松治肿胀用补气养血汤，十愈七八，盖此方不用利水品，而肿胀难治者，间奏大效。其意在专治胀也。

一医生读喻氏《寓意草》，友松闻之曰：喻氏之书不无益，然以之为治疗之模范，恐为下工。

呕逆诸治无效者，及诸呕吐不能服药者，与旋覆代赭石汤效。盖此方人参、代赭相伍为妙用也。如白通加猪胆汁汤，其妙亦在附子、猪胆相伍也。

闽人化林老汉传治眼暗失明，用鸢首霜，此理高上可玩味。

摄津池田有一奇病，其证两脚酸疼，渐肌肉削小难屈伸，遂成痿，俗名曰池田病。此病他人间患之，而皆受之于池田云，友松与独参汤愈。

八味丸为转胞之套剂，而服法非逐次增分量则无效。此即益水源之意，宜三钱至八钱为妙。

小剂药量时不无效，《医学正传》有其说，汪认庵亦论之。

积气气郁，或夜中发热等病。有发止者，详其由有患疟者，虽数年后兼用阴疟丸。则奇中焉。

闽人传治贫婆消渴，水中腐木一味为散服。又治头风，鸢头霜烧酒服。友松治一武弁两眼旋动，与鸢头灰。盖扩充此意云。

凡用滋补滋阴药，方中无陈皮、半夏、木香、砂仁等，则不能达药气，此理尤不可阙。（按古人黄芪建中汤加半夏者，即此意。）

方者法也，如毁旧屋而建新屋，故使方而不使于方为要。假令如以中风方治咳嗽是使方也，若以风药治风，以咳药治咳，是不使于方也，况索病根而治之，诸证不治而自治，乃上乘法。

下部肿与防己茯苓汤，上部肿与茯苓补心汤，并奏效。妇人肿气多属血分，防己能入血分，故多效。若属气分者，茯苓、泽泻为主。若男妇阴虚为肿者，六味地黄丸加附子、防己、苍术效。又肿病元气实者，大承气汤为丸用之效。

《证治要诀》为必读之书也，如藿香正气散加木香以为一方之类，其意尤可称。江州坚田村北村道卜者，年可六十，患中风，京医几岛氏疗之无效，因延余。余诊曰：欲速愈，则后三年必再发，以至不治，若不欲速愈，则十五六年当延其寿，二者请选之。病者曰：茬苒弥年，何堪其久，愿速愈以谢朋友。乃作异功散，加乌药、白芷、青皮与之，服五十贴全愈。后三年果如其言。门人矢岛安节问缓治之方。曰：十全大补汤为得焉。

友松在北村氏家隐几而坐，一女子将请诊。请诊，望见叱之曰：汝妒心溢面，可深恶。女子赧然谢服。因语曰：汝神彩甚病矣，苟有悔心，余善疗之，即与药而愈。盖此女嫉妒多年，夜则穿户窥隙，颇如狂人。而友松一见洞视，人服其技云。

阪阳老医问起死回生之方。答曰：方无灵，唯求其本耳不言其他。

凡病虚实难辨，补泻难决者，能察其脉证，审脉可据，与证可执。而从其确者，则治法庶无愆矣。

江州北村左太夫虚羸不食，一日气息淹淹将绝。急延林市之进诊曰：血脉衰弱不绝如缕，庶几万一耳，乃作剂。仅用人参一分，龙眼肉一个，众皆危之。翌朝来诊曰：证候如前，而毛窍稍塞，肌肤少和，是脾气旺肺之机，乃可望生。因倍人参、龙眼肉与之，果愈。友松闻之叹赏曰：极虚者投大剂纯补，譬如灯火将灭急灌油，不减何俟。林氏可谓得补法之蕴矣。

浪华菱屋素闲，年六十余，形羸不食。其初得之于伤食，诸医治以香砂六君子汤、七味白术散，无效。友松与异效散加汉当归，三二贴而愈。又金田铺某女不欲谷食，唯食他物，诸治无效。乃与四物汤，加人参、白术、橘皮而愈。门人问其故，曰：脾胃血液虚则枯燥不能食。汉归味甘，能益脾中之血，是以为进食之剂也。经曰：手得血而能摄，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视，据之则肝云云下当补胃得血而能食一句。

大七气汤治妇人久咳不止，其意可味。

瘫痪经年者，一旦忽然手足动，目睛爽，即急变候。

久病及大虚人，尺肉脱者，及指头不能急屈者，多不治。（片仓鹤陵曰：凡病人肌肉柴瘠者，手腕后肉脱而形匾，医握其中央指头将相合者，不问何病为死候也。虽饮食如

故，此游魂之假息耳。劳瘵之病，累月后必见此候。唯伤寒痢疾脚气后有此候者，往往愈，盖本于此。）

《脉要》旨在颐生微论，不可他求，唯本草 揭脉处亦可并读。

痢疾呕哕诸药不入口者，黄连一味小剂服之，药食共得下后见蛔证，因前方合大七气汤与之，此法本于薛氏治太宜人案。

友松所著《医方口诀集》，纂言方考等首书。读之深知学术富赡，游刃有余。独至北山医案，徒摹仿古人，局守法度，终乏高逸之气。学者读之可，不读亦可矣。

和田东郭

复古之医术以吉益东洞为最，东郭出其门下，独不奉其衣钵，别成一大家。盖譬之兵家，东洞医如韩信行军，背水绝粮，置之死地而后生。东郭医如李靖用兵，度越纵舍，卒与法会。各有其长，不易优劣。学者于此处着眼，庶几得二家之真矣。（拙轩曰：古人往往以兵家之事拟医术，先生以韩信李靖评二氏更妙。）

病瘫痪肩髃骨开脱如容五指者不治。又握掌不开者不治，开而不握者治。

《证治准绳》论婴儿尤精，足以见王宇泰之苦心。转胞六味丸治验亦可玩味。

病转胞脐下有块，其形圆者治。若扁如柿核者不治。此证以八味丸为套法，而四逆散加附子，抑肝散加芍药亦奏效，不可不审。

水气不虚不实，其肿光艳者，鲤鱼汤为得。

水气入胸膈，及肩背拘急如束缚者，为犀角的证。

一角能治水气上冲，故用之脚气冲心颇效。

打扑有似瘀血冲心而否者，曾睹山陬一妇人大损伤，精神昏愦。腹中如杯盆者，迫于心下颇闷乱，脉息仅不绝耳。余作走马汤与之，服已须臾，烦躁，吐泻清水数升，霍然而愈。故知不可慨为瘀血而治也。

油风多用大柴胡汤而效。是宜治其腹，徒不可泥其证。（华冈青洲治此证，以大柴胡加石膏汤，曰油风多属肝火，亦同见。）

每称东洞曰：先生治足委弱不能步行者，与桂枝加术附汤，兼服紫圆速愈，可谓妙矣。（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之旨。东郭夙入其室。）（拙轩曰：青洲翁疗梅疮结毒，顽结难愈者，用桂枝加术乌汤，兼用消毒丸，应手而痊。盖从此处脱胎来。）

一妇人年三十有五，背脊佝偻，身不能动摇，足屈而不伸，脉沉紧，其形如十岁许儿，即与理气汤，兼服紫圆，六月后与慈姑汤，脚伸病方愈。

桃花汤治痢病便脓血极效。盖初起与之无益，其期在热气稍解，脓血不止。论曰：二三日至四五日其旨深矣。

余常用桃花汤为散，白汤送下得效。若少阴病形悉具，特便脓血者，以真武汤，服桃花散亦可。

世所称中风多因癥瘕为偏害，宜诊腹以处方，故大柴胡汤加甘草，抑肝散加芍药等，能治此证。其他如手足痹痿痹，亦世医徒拘其证，不察其因，宜矣不得其效也。

一老人痰喘气急有症瘕，细柳安以为劳役，与补中益气汤，痰喘益剧。余诊曰：此人性豪强，壮年起家，故肝郁生症，加之水饮聚结以为喘急也。乃与宽中汤加吴茱萸黄，病安后感寒为下利，因与真武汤利止，以四逆散加薯蓣、生芋全愈。

一男子犯寒夜步，因感胃短气，手足微冷。医以为中寒，与四逆汤，服后短气益甚，咳嗽面赤。因与越婢加术苓汤顿愈。

病者目赤眼睛不转如鱼目者，为难治之候。

病人不论缓急，将诊之。宜隔床望见其形气，形气缩小，神彩枯瘁者，死候，不必持脉而知之。

脱证误与攻击药，则爪甲忽失光泽，不可不知。

神阙脉亦为治诸病要诀。按之沉小不移者，形体虽虚，为实候，宜攻之。若浮芤无力者，为虚候，如水分之动亦同之。

伤寒舌圆厚者，又薄小者，皆为恶候。又始终白胎不变者，亦为难治候。又厚者赤者，皆为虚也。（卢不远曰：伤寒可以神舌识病。则风暑燥湿，恐亦有定法。此言诚为隅反矣。）

脐下悸，按之与呼吸相应者，病人虽危笃，其死有间。脚气、劳瘵、湿毒三病，当脐上五六分任脉外各一寸许，不拘左右必有动气。脚气则弦急，劳瘵则虚数，毒则无定形。

凡大病眼中爽者恶候，不了了者反有生意。劳瘵及杂病眼神与病相应者为佳。

诊大病鼻梁亦为要诀。医书徒论明堂而不及此，为阙典。

腹胀攻下无效者，有漫游散气。则顿愈者，此因心下素有积为胀满也。（按《灵枢》云：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东郭所论，盖斥此等之证而言也。）

石膏非大剂则无效，故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其他石膏诸方，其量过于平剂。世医不知此意，为小剂用之，譬如一杯水救一车薪火，宜乎无效也。（拙轩曰：此言甚好，伤寒诸方之石膏，则剂可大，而服数不可多焉。至杂病，则非大剂决不能奏效，放胆用之而益可，况今医人恐石膏殆如蛇蝎噫。）

感风寒咽喉肿塞，药汁难通者，作驱风解毒汤加桔梗、石膏冷服，极效。（拙轩曰：此证小柴胡加桔梗、石膏，亦奇中，青洲翁曾用之。）

伤寒大热烦渴谵语，欲饮水数升者，固为白虎汤、承气汤的证。而又有假热者，有水邪者，故真武汤或犀角、生苄类。有时为市医者，宜审脉证谛腹诊以决真假矣。

伤寒面合赤色者，升阳散火汤、犀角汤（《医学纲目》）间效。若服之二三日不愈者，多为戴阳难治。

治疗有先后之序，紊之则无效。一病人足心至胯间烦热，日夜数十发，殆如有火往来。医以为脚气，治之不差。余诊之，脐右以至少腹磊块应手，此属燥屎，因问其大便曰不通。乃作调胃承气汤与之，燥屎悉出而后治其脚气，诸证全愈。是其明征。

疝阴囊肿大与治疝诸方不愈者，与半夏厚朴汤加犀角速效。又经闭与逐瘀诸剂不治者，与安中散、抑肝散等得效。是皆欲得南风，必发北牖之理。医不可不知此活手段。

小儿慢惊风及中暑者，其口为如笑者必死。

因毒气而声哑者，加喘气则多死。

吴氏所论疫京师十年前大行，其后绝无。盖疫者年年异其证，而发于柴胡者多。则募原说不为无理。（仙台工藤周庵著救瘟袖历论，因时运异证。亦可参考。）

霉毒家口中烂、耳鸣、咽喉腐蚀、头痛、肩背痛、声哑、吐沫、齿龂强直，八证者，皆系轻粉毒，宜详之。

天庭色衰者为虚，色盛者为吉，色癯有皱纹者为难治，日月额凹陷者死，失色者为难治，无生气或羸脱者死，耳癯失色者死，发际有白点者死，面冷或鼻冷或少商穴冷者死，额上冷者死，此皆望色决死生之要诀也。（按：《医学正传》小儿门汤氏说云：山根若见脉横者，知两度惊。相书鼻为山根，山根有疾，尤非佳兆矣。然东晋谢安、北宋刘贡父俱有是疾，一则德望盖世，一则博识该览。居一代诸贤之右，亦不可拘物理小识云：小儿乳哺时母有孕，辄眉心黑泄泻，据之则眉间亦可精察。）

胁下引背脊痛者，多属畜血，不可概为悬饮。

世所称脓淋者非淋，即《外科正宗》蚀疳也，宜解毒剂。

急喉痹秘寒不能饮下者，与苦酒汤效，或

平素患咽肿者亦效。一男患咽痛，后元气衰乏，下利咽肿而燥，难言语者，与苦酒汤，初痛楚不能咽，后快通愈。

病人绝脉者，暴出为恶候，微续为佳兆。不止脉如厥逆亦然。

治病求本为要。譬如鼻痛、耳痛、耳聋，徒为耳鼻之治，此即舍本执末也。为医者宜认其所以然而治之。

用方以活变为主，某方治脱肛，某药主下血，概用之者，不知活变也。一方以应万病，万病以归一方，是谓活变也。

心胸痞塞，用芍药、甘草类不应者，半夏厚朴汤加芎藭，轻其剂量而服之则效。（拙轩曰：如此条所言东郭翁极得意手段，玩味有余，下条亦然。）

泄利与附子剂不止者，钱氏白术散奏效。此理可玩。

一妇人羸瘦盗汗，下利十余行，腹中拘急如摸罗网，不欲饮食时喘者，与真武汤愈。

伤寒与下剂，以其脉沉实沉紧为的也。（此语非大有见识，大明脉理者不能道，诚与仲师用承气之旨符合。）

病人有心下痞硬，腹中拘急而遗精或漏精者，概为下元虚治之，则痞硬益甚。先治其痞，则遗精亦随愈。

病咳血心下有水，左肋及胁下拘急动悸者，与柴胡姜桂汤加吴茱萸、茯苓愈。此治腹而血自治也。（拙轩曰：翁之用四逆散、柴胡姜桂汤、八味丸等，纵横颠倒，变化无方，实极得心应手之妙，他人不可及也。然精思求之，岂不得其仿佛乎。）

诸疮内攻，及脚气上冲，与木瓜、吴茱萸、犀角等无效者，四物加黄柏、山栀子，或四物加浮萍能治之。盖不制水湿而治血虚，最是上乘法。

生地黄能治心下痞硬，干地黄亦然，但其效不如生耳。

京师一时咳嗽大行，有人患之，诸药无验。荻野台州以为下元虚，与八味丸不应。诊之左肋拘急，因与四逆散加吴茱萸、牡蛎速愈。

一妇人数日自汗不食，脚挛急，脐下有块而痛，其状颇似蓐劳，众医治之不愈。余以块为主证，与安中散，块渐消，汗随止，全愈。

久腹痛者，徒禁厚渠而不减饮食，则虽方证相对，更无效。

腹痛发呕吐者，不详其因而治之，则误人不浅鲜，因者何？曰积聚，曰停食，曰蛔虫，曰水饮，曰瘀血，曰肠痈是也。积聚心下痞硬，按之则反胀。停食心下濡，按之如空。蛔虫按之指下有气筑筑然。瘀血多在脐旁及少腹，按其痛处块应手。水饮其痛游走不定，按之则鸣动。肠痈多右腹，按之左右异状。且手足痛处则必觉润泽，右足挛急，小便淋沥。余多年潜心辨此六者，无有差忒。

风眼痛剧者，与紫圆六七分大下之即效。（拙轩曰：专门眼科曾有此快活手段耶。）

霉毒热甚者，以清解为主。若解发不彻，则多为沉痼废疾。此法医书未说及，为可深惜矣。

偏枯证有治不治之辨，病者握手者决不治。试使握手仰卧，则其手必开，复起之则如故，是为恶候。

禁口痢者，胃口至胃中多畜水饮，故水分动气甚。附子理中汤加粳米，或加薯蓣、生芋效，又将生鸡肝入酱煮熟取汁服之。

摄河丸太街一富商女年十八，患麻疹，其状细小，欲发不能发，隐隐于皮肉，大热如火，呕逆，水药不能纳口。余以为热毒内攻所致，乃与调胃承气汤，病阻不能服。因延田中信藏诊之曰：余有浴法试之，家人疑议。余曰：药不能下，施之而可。信藏乃以清酒和热汤盛之于盘内，使病者沐浴其中，须臾出之，温覆取汗，则呕吐忽止，疹悉发。（拙轩曰：魏氏博爱心鉴水杨汤浴痘儿之法，与此条同巧异曲。）治痘法以辨胃强弱为要，虽有下利、烦渴、寒战、咬牙等证，胃气强者

可治。补泻之分，全在此一途。

老人顽癣，多因血液干燥，湿热熏肌表。故温清饮为的治，或加浮萍佳。

脚气动气甚者，四物汤或效，盖以水分动为标准也。

哕逆属胸中者，主橘皮、竹茹、丁香。其属腹中者，主附子粳米汤，合甘草干姜汤。若有水饮中气虚者，主香砂六君子加芍药也。

产前后口舌赤烂燃痛者，实者以麦门加石膏汤，三黄加石膏汤为主。在虚实间者，以加味逍遥散为主。极虚者，以附子汤加当归为主。若赤烂生白点者，为恶候。加下利者，为不治。

诸病其脉时时变易者，属痫也。

余曾谓芍药缓肝，当归润肝，川芎疏肝，生地黄泻肝。其能各异，而要之不能出肝分。

卒厥人趺阳脉应手者，为恶候，何者？胃气脱则趺阳反鼓动。宜审其神气有无，吐与利证异而因同，医当晓其理。

诸病凝结心下者，多属肝气。疫证亦多挟肝气，宜察焉。

赤游丹毒不早下之，则内攻为走马牙疳，宜凉膈散加犀角。

霉毒上攻，头上肿起为凸凹者，属火证。宜温清饮，霉毒动生火，不可徒为湿而治焉。

久病人左右偏卧者，一朝忽得自由卧，则死期在近。

池田瑞仙（锦桥）诊痘甚粗，如不用意者，或人问之。曰：诊察过密，则反失真。其妙存于目击之间，譬如睹刑人之就死地，虽刚强者其气馁，憔悴之状，在过眼之间，若熟视久之，则其形气与常人无异矣。余治妙法大王臣菅谷中务卿男，啖柿果伤胃，发大吐泻，四肢厥冷过肘膝，换数百方治之无效，束手俟死。余望之形容自有生气，因与理中安蛔汤，忽苏息矣。是前医则熟视刑人也，余则一见于道途也，可谓瑞仙真得实诣者矣。

患癖囊者，足痿就蓐，则多不治。

结毒入眼瞳人陷缺者，为用汞剂之的，非他药之所治也。消息与汞剂，则瞳人圆满复故。若不圆满反紧小，神水流散者，不治。

因结毒成聋者，成青盲者，成声哑者，皆不治。但聋耳有所少闻者，远房服药，则愈。

服轻粉口中腐烂者，石榴皮、松脂等分煎服效。

凡与粉剂者，先与泻火药，而后与之为佳。此与疗打扑者先行拆水，而后服，酒奏全效，同一理。

会阴打扑小便不通，但少尿血者，与桃核承气汤。若不差者，与大黄附子汤一帖，用附子二钱为佳，服之小便快利血止为度。又因证可与八味丸，是真藤元志试效方云。（拙轩曰：会阴打扑其证剧，并尿血涓滴不通苦闷者，内用甘遂、大戟峻剂，外施导水管，不然无救法。此条所言，盖属缓证。）

癥癖逼塞胸膈者，脉异左右，癖之所在，其脉必涩，癖之所无，其脉必数也。又有其人常脉迟，因癖而为动数者。

癥癖人横卧有下癖而眠者，有上癖而眠者。审之其下癖者，必因胸中冲逆甚也。

舌色纯红而柔软，其形失常干燥者，为参附所宜与之。舌色不变者，恶候也。若无汗谵语烦乱，舌上焦黑无芒刺干裂成皱者，亦为附子所宜。盖此证其脉虽浮洪或弦紧，必无根抵。与附子，病势缓则脉必见虚候也。盖舌纯红者属阴虚，而焦黑者属虚火也。又有证具阳候而舌上反无胎润泽者，为恶候。若此证必胸有所闭塞者，与药开达心胸，则舌上生胎也，为佳兆。又虽与药制之热愈炽，胎不更生者，为不治之证。又服药后，舌胎一去其色不和者，有宜石膏者，有宜附子者，有宜地黄者，当审别焉。要之舌与脉者，阴阳虚实之所判，不可不细精，故吾门加四诊以腹舌而论定病因虚实也。世医不知之执腹诊，舍脉舌，可谓疏漏矣。（拙轩曰：宽政年间水户土田恕庵著舌图说一卷，据张路玉舌鉴等。附以己所见，颇为详明，可谓得东郭翁之心者。）

舌上不论黄白带光滑而干燥者，附子所宜也。其红色者，益为附子的证矣。

病人舌上白胎，其下含紫黑色如牛舌者，为恶候。此舌候兼面戴阳，则更为危矣。

按舌候大概诸疫无异，故疫痘皆同诊，但至结毒则具一种舌色，不可不辨。（白胎中带黯色者，及舌下赤色中成皱纹者，又紫色如牛舌者，皆属结毒也。）崎岳德见茂四郎者，（丝割符年寄。）患鼻渊三年，诸医以为肺虚，百治无寸效。诊之两鼻流浊涕如檐滴，脉弦紧，腹拘急。予曰：此系肝火熏灼肺部，上下气隔塞之所为。世医不知之，漫认为肺病，或误为风邪侵肺，徒用辛荑、白芷之类。宜乎不得其治也。乃与四逆散加吴茱萸、牡蛎服之，半月许，病洒然愈。盖此等病宜详其脉腹，而处方不必四逆散也。

凡病人胸膈不开，则必下不宽，故欲制心下者，先治其胸膈，是医家一大紧要。窃比之于净土门一枚誓词。

一妇产后经二旬，辛呕吐数日不止，左胁下冲逆痛剧，与吴茱萸汤（参用洋参）忽安。

产后腰膝痿弱者，多系症癖所为。盖其初妊时患水肿或脚气，至产后气急者，与对证药。前证愈后，当详腹诊治症癖，此证最要艾灸。若施汤流及艾灸症癖为之压不差者，与桂枝加术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而二三日或四五日之间，以紫圆下之则愈。此即先师东洞翁独得之妙，而余则因其证与四逆散、理气汤、十全大补汤等，时时以紫圆下之，每得效。

紫圆以荡涤胸膈为主，故发狂上炎，甚者及产后痿弱，心膈气不能下降者，皆用之效。昔东洞先生曾以此方治龟胸龟背，即此旨矣。

目疾属内瘴者，艾灸最效，而专门者忌之为可笑。其他如黄风雀目、肝虚雀目，不知其辨动误治。盖黄风者，白睛中生细皱发黄色，用滋阴明目汤、八味丸，单炀抱木等效。肝虚者，乌睛白睛如常，但觉昏暗，故为难治。

松原一闲齐者，吉益东洞山胁东洋师友也，本为若狭候臣尝治龟胸龟背。及痿躄沉痼者，用起废丸，其方大黄、生漆、二味研末为丸，末下时服一钱或二钱。服后大热发赤疹为知，而因证与他药则全愈。

一闲齐门人桥浩顺治。治一妇人，头发发火，每梳之觉火气至即见光，与三黄加石膏汤痊。予亲见一妇归家，衣里有爆响，投之于暗处皆见火，此皆肝火之所为，不足怪矣。（拙轩曰：明郎瑛七种类稿卷二十六有衣火一条，与此同日之谈。又见张芳洲杂言：按人发猫皮暗中以手拂之，常见灯光，且闻爆响。西洋人以为电气发出之验，不必肝火之所为也。《医剩》云：先考蓝溪公所识一贵妇，每暗中更衣，火星爆出，同妇女栉发，于暗中及猫儿背毛逆摩出火之类，盖体气盛者，偶有击而发光者，非真火也。）

十枣汤证有下痢者，因上迫势甚而热下陷为利也。故与脱利其趣迥异，如柴胡泻心下痢亦然。

痘疹下利与伤寒合病下利同。但及十余日者，与少阴下利同辙，正为恶候。

大津小野又三郎者，患天行发呃逆，五六日微利，其脉变幻无测，众医以为脱候皆辞去。予诊视半日许，谓旁人曰：此脉非恶候，即肝火亢盛之所为。因四逆散加地黄、古金汁服之，脉顿定，诸证随痊。

便毒无脓溃，势将消散者，内托剂更无效。与三物楸叶汤，若不起发者，加附子，服之无效者。概因疝瘕为之妨害，与四逆散加附子奇效。若终始无脓溃势者，与芎黄散加荞麦可下之。

小儿胎毒系先天，而世医不知之，或言分娩时误饮瘀血为可笑。凡诊其毒，先以指头按胁下，心有凝结。而因其缓急，可察毒之轻重。又面色灰白，或暗黑，或过光泽，皆属胎毒也。若受父母霉毒者，最为难治。

其人平生一手脉不应者，偶者之固无害。若四十以后，一手脉暴绝者，为恶候。此证多房者多有之宜详。

大腹痛服建中汤无效者，认水分动气与莎芎汤则愈。又左胁下逆抢痛甚，与诸药无效者，有水分动则与地黄剂效。

水分动有三：道属肝肾虚火者，为地黄薯蓣牡丹皮之所宜；其动在表泛应者，为茯苓之所主；其动无根蒂，脐中齐鼓激者，所谓肾间动属不治也。

京师书肆梅村氏曰：江户千钟房有治积气血奇方，名顺气散，即四物汤、香附子等分研末者。予以为此方有理，因制莎芎汤屡验。

一男子年二十四，得病五年，右膝肿起如别束筋肉，不能行步，其状稍类鹤膝风，而其诊腹右脐下拘急最甚，按之右足挛痛甚，其性急不能堪物。予以为肝癖固结之所为，即与大黄、附子加甘草汤，数日癖块发动，病稍缓，因与四逆散，加良姜、牡蛎、小连翘全愈。此证世医不知，徒为脚疾，用葳灵仙、杜仲、牛膝宜矣，不得其治也。当详其腹候而治之，此即余积年粉骨碎身之所得，殆为医家之新手段矣。（拙轩曰：此治验翁极得意手段，读者宜究心焉。）

发闲人事不省，药汁不下者，宜艾灸。最要大壮。不彻者，昼夜灸至七日为度。伤寒发痫者，亦宜此法，大灸至闲差，则邪亦随解。此理医经所不阐，故世医恐热忌灸，可笑矣。（窦材曰：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新。今人不能治大病，良由不知针艾故也。又曰：世俗用灸，不过三五十壮，殊不知去小疾则愈，驻命根则难。故铜人针灸图经云：凡大病宜灸脐下五百壮，补接真气，即此法也。彼此同见，可谓海外子云矣。）

平素有疝瘕者，得大病其块忽移处者，甚为恶候。

患霉毒不外达，蕴结脏腑，兼见疝瘕者，不可徒治疝瘕，因疝瘕不急于霉毒焉。如已形恶候者，亦当先顾疝瘕。

一闲斋门人桥诰顺治一婴儿痘疹入眼，久未退去赤翳，用生地黄、芍药、川芎、当归制剂，日就愈瘳。是与余谓四味缓肝、润肝、疏肝、泻肝分取，其治肝病同出一意焉。

伤寒误下成结胸，用陷胸法者，是误下。乃下不及病之意，故陷胸法再下之愈。（拙轩曰：此言未有见到者，曷能道之，误下误于轻下。正文原是失下，千古无人敢作如此解。）

承气汤攻霉有捷于汞剂。

患瘵疾便先溏者，建中剂可用。便未溏咳嗽晡热喘哕痰多者，非建中证焉，投之反剧。

瘵痨勿必由虚起，体质实者遇折伤久延，疮疡久不收，亦致痨瘵。然亦实者成虚也。

伤寒七八日不大便，小腹高突者，为恶候。

大津小野又三郎者，患天行愈后，症似痨瘵，咳嗽盗汗。余与地黄剂，众医强欲用建中，五七日遂喘急，仍与地黄剂愈。（拙轩曰：建中法必在瘵疾便溏者用之。）

久患便溏，到皮色皎白，肌肉脱削者，瘵疾已成。

痨瘵便先溏泄，艾圆灸天枢、膏肓、脾腧、关元亦愈。灸膏肓可三七壮，灸关元可五七壮。

发痫人艾灸当有忍心。

霉毒亦能致瘵疾。

瘵疾起时有咳嗽者，必失血。

余尝用薯蓣、生芎、加入四物剂，治愈娠妊呕吐便溏，患白带不止，形体瘦，痃癖结块在腹亦愈。

癖块食积胸膈，紫圆效。

打扑瘀结，大黄䗪虫攻下即愈。余治一妇人打扑腹痛，月水欲来不通。萃冈青洲诊之曰：瘀结于腹，与余同，惟他药多剂不知。遂大黄䗪虫剂，即见黑瘀行而愈。

痫疾不得进药为噤口痫，然积食不消，胸膈癖块结实，亦哕噫不可进药，勿谓一律噤

口也。

婴儿吐乳，一吐直冲即止者易治。吐了再吐，吐出顺口而流也，不易治。当分别诊之。

伤寒失下多，误下少。

妊娠患伤寒当下之候，大承气亦可投。一妇人年二十有六，妊娠三个月有余，患伤寒已十日，手足冷，身热昏呓瘛疭，大便秘结，口燥气盛，胎动不安，头额汗。众医以白虎证用生石膏、知母、生芋、多剂未知，危已极，胸膈闷急，腹硬而痛。余谓承气剂可效，投之果愈。（拙轩曰：有故无殒，此之谓也。临危之治疗，不可以有犹豫之意。不独治妊娠伤寒，如见他证，亦当如是也。）

半身不遂，手足偏废于左为多。

痘证白色顶陷，保元汤效。

患霉毒者，兼发痘疮，多危候。

偏废症，亦有霉毒成之者。

中风证口开眼合撒手遗尿，亦有治者，余常用六君子加姜汁而愈。为市医者，宜审脉诊神而治。

伤寒病后，因劳而复者少，因食而伤者多。

余治伤寒有用承气法大便至数十行，犹见胶黑黏腻之粪者，岂可执一下不可再下之说也。（拙轩曰：断病确，然后用药准。虽一下再下，自亦无妨，然于诊断不可不加之审也。）

喉痹多有急不及药者，若可进药，须急投之。

产后治法，市医必拘于生化汤。然亦有须审他证之急于去瘀生新也，不可不分别权衡。

产后中风，筋络拘急，手足瘛疭，四物合薯蓣、生芋、秦艽，补之则易愈，不可概作风治。腹诊似较脉诊有据，舌诊尤较腹诊有据。

先师东洞翁屡以紫圆治痰粘胶结气逆者，盖亦善用紫圆之妙也。然亦用之当者方效。

松原一闲齐治一妇人，年三十有余，妊娠漏下，用补中益气合十全大补两剂，早晚间投而愈。又治一妇年二十，妊娠亦患漏下，他医曾用过补中益气剂、十全大补汤，均不见效，闲齐用地黄剂即愈。盖一为气虚，一为血热，体质不同，治疗岂可不谛脉诊证而分别也。

桂枝汤治痹痛，亦能奏效。

脚气上冲，先师东洞翁亦用紫圆治之。

艾圆灸足三里穴，可引脚气不上攻。

疮疡用艾圆隔姜灸，奏效甚速。

桃花治痹泄，亦可通用。

黄疸证茵陈蒿汤不应者，合五苓散必应。

婴儿抽搐，不必一定，因风、因痰、因食、因热。如久患泻利，及大病后抽搐更多，与附子理中汤，每每奏效甚捷。市医有拘于惊风用麻桂各法，不救甚多。（拙轩曰：唤醒群迷，活人之功大矣。）

艾灸之效甚捷，痹痛亦有不可艾灸者，霉毒痹痛多不可用艾灸。灸则反剧，当慎之。

按摩法宜于婴儿症，因其投剂易误也。

解毒剂治风疹见愈者，仍有霉毒夹症。

霉疮症身体强壮之人，虽勿投剂，火毒渐清。用当归、生黄、芍药各治肝药，每得愈。

患伤寒者投承气汤大下，反见舌苔黄厚而焦者，必当再下。亦有下后热反盛者，亦宜再下之而愈。市医多以一下不敢再下，但余见因下而死者少，失下而死者多。

龟背龟胸，由霉毒而成亦多。

瘰疬亦有根子霉毒之作，不可不谛审也。

支饮易为肿胀，理中法合金匮肾气法得效。

余治一男子喘症，遇夏季必作，冬时反愈，与他人患喘症者相别。青龙法投之不效，香薷合六一散投之即愈。以治暑症之药治喘，盖其喘实因暑而起也。所以治病必求其本谓可信。征韩一役，患喘甚多，青龙法不效，惜

乎未谛审及此。

卒昏倒汗出，肢冷，面现红润者，决死。

老人卒昏倒，脉见弦紧革等者，为恶候。如支饮亦然，其面戴阳者，尤为凶。（温公诗话云：平时充实而光泽可也，唯暴光泽特甚者，死兆也。是如草木将枯，精华顿发而生雀饧，司命者不可不知矣。）

禀质强盛者，偶损下元，虚火上炎，加之以疫邪，医误为实，与大柴胡汤一下忽脱者有焉。余故曰：视色不以目，听声不以耳。

咳嗽有自心肺者，有自胃中者，不辨之，则治方无效。

腹痛诸药无效者，香苏散加青皮姜煎奇中，妊娠大腹痛者尤佳。（征韩役先哲既发明之。而世医瞒瞒，实为可悯。）

患瘵疾者，襟际肉先脱，与他病羸瘦不同，宜熟察。（拙轩曰：此诊瘵疾一大候，揭出示学者，可谓深切。按苏游传尸论云：此病若脊膂肉消，及两臂饱肉消尽，胸前骨出入，即难疗也。《灵枢·五变篇》云：臂薄者，其髓不满，故善病寒热也。东郭说盖有所原焉。

久患痫癖者，差后其性躁者，为恶候。

遗精白浊属疝者多，概不可为虚，如强中病亦然。

下血有下焦湿热而虚者，宜茵陈四苓加附子。属肠胃实火者，宜三黄汤。肠风下血，肠胃中蓄水饮者，宜四君子汤加黄芪、白扁豆。胃中及下焦虚寒者，宜真武汤。如痔下血，亦可因此法通治。

甘草粉蜜汤，治癖囊病痛甚者效。

伤寒以大柴胡汤或柴胡加芒硝汤下之。热除后，肝气大动，谵言妄语如狂者，与竹茹温胆汤则安。世医不知之，妄下误治者多矣。

瘰疬成劳者，与痔漏成劳者，其理全同，但有上下分耳。（拙轩曰：不止瘰疬痔漏，凡疮口不收，脓水多出者，皆成劳，血液亏乏故也。）

妊娠热郁甚则多堕胎，麻疹疫毒最然。此因肠胃热甚，熏蒸子宫，故用大黄、芒硝无所嫌，巴豆亦时可用，所谓有故无损也。但疫毒行下夺有机，不可忽诸。

两胁凝结者，直灸章门，则易激动。因先灸风市，则反奏效也。凡灸艾易激者，可善解此理。病在上者，先灸足，渐及腰，则上部宽不激动。因灸其部分，则奏全效也，是与大柴胡汤证候而阻其药者，反与理气汤利其气，而后事疏通则不激同理。灸药之于疾病，岂有二致哉。

妊娠下部有水气，至产后不差，恶露不下，气息促迫者，先利其水，则恶露亦通。治发狂用泻心汤紫丸者，夺取诸快利胸膈也。东洞先生治龟胸龟背以紫丸者，恐不过此意。产后脚膝痿弱与紫丸者，亦疏通胸膈气以下达也。

癥癖冲逆心下及胁下者，其所冲之眼必为邪视，又有因癖之左右而自异大小者。

妊娠呕吐不止，水分动甚者，小半夏，加茯苓汤、粳米、薯蓣、生芋奇中。若中气虚极者，香砂六君子汤加粳米，各咬咀为炒黑，别入洋参一分，水煎少少服之效。

暴吐血不止，或晕绝者，灸鸠尾穴数百壮奇效。（失血甚者，最要接续元气，不可畏其炎焰，专尚寒凉，逐渐消伐其元气。

小儿吐乳不止者，对证方中加精品麝香皮效。（大人呕吐诸药无效者，麝香、桂心二味为末调服效。）

马脾风、麻疹、丹毒三种，治法略同。而有马脾风异治者，如无价散是也。（此说太似粗，而细味之有理，精于治疗者自知之。）

余尝读先生所著《伤寒论正文解》，深知其识见超乘子古人。又读导水琐言，养婴琐言，大见其治术入神品。特如方意解穿凿臆断，或戾古人立方之意，盖方论创于成无己。而吴昆、李中梓、柯琴、汪昂诸家，各有发明，然或有择焉未精，语焉未详者，方意之难解。振古而然，岂止此书哉。（拙轩曰：方

意解一书极辨矣。要之一家言，仆亦不能信焉。）

荻野台洲

享和宽政之间，有以医鸣于京摄者二人：其一为和田东郭，其二为荻野台洲。台洲加贺人，学医于越前奥村良筑，后游于崎阳，受喎兰术于译官某氏。业成，悬壶于京师，最以治瘟疫著。当时四方之婴沉疴痼疾者，不踵乎和田氏之门，则凑于荻野氏之堂。是以二氏治术超越于时辈，独得精谙。悉出于实验，为临证处方之助，岂为不可哉？余乃就其门生所笔荻野家口诀者，编纂以作医话。如其识见，则有台洲园业书数种，宜就看而已。

温疫小便闭，烦躁或昏冒者不治。若阴证小便闭，少腹凝结，按之不痛者，或小便数急淋沥者，俱与加减真武汤，后兼用辰砂六一散，小便得节度则治。（按：加真武汤说见《温疫余编》。）

温疫阴证虽不大便十日以上，不燥结者，不可妄与大黄。

温疫舌心干燥者，胸中有热也。舌本干燥者，下焦津液枯竭也。舌上白胎如着糊者，少阴虚火炎蒸也。白胎如鹅口疮者亦然。

温疫舌两端有白胎，中央胎已脱者，及舌上润滑如朱者，是邪热陷于少阴也。可直与生地黄，若用附子，则倍加甘草。

温疫热将解，小便频数者，热从小便去也。又有移热于膀胱而频通者，但热将解者，其色以渐清也。

温疫小血疲劳甚者，宜参附养荣汤。

疫后健忘者，宜安神益志汤。

一老人患直中温疫，头痛如割，烦躁，须臾不能卧，手足微冷，脉沉而数疾，与冷香饮子三帖，头痛半减。仍服前方，四五日全愈。

直中温疫头痛如裂者，肾厥之邪直逼于太阳经，故项背亦强也。一男子患此证无热，头痛如裂，一老医认为阳证，与大承气汤无效，更与柴胡清燥汤，遂不起，岂不浩欤哉。（按：台洲潜心于吴氏，于达原逐邪之剂，莫所不试，而阴疫治法，亦发吴氏未言之秘，可谓吴氏之忠臣矣。）

膈噎者，以蓄血、痰饮、脾肾虚三者为因。因于痰者，饮食专噎于咽喉也，附子理中汤、旋覆代赭石汤、二陈汤类加松寄生用之，且灸身柱为佳。因于蓄血者，饮食专噎于胸中，且以右胁骨下有块为标的也，以温脾汤送下乌神散，或二方更服亦可。因于脾肾之虚者，饮食下胸中，必觉摩痛，或食一纳口则吐白沫数口也，先灸气海。次与松寄生油，又宜服炙猪肉煮汁，若得食其肉者益妙，此证最属不治。妇人之膈多属蓄血，亦不可不知焉。

鼓胀自心下渐及于大腹者，实也，宜生姜泻心汤、大半夏汤。自中焦膨胀者，宜温胃汤类。自下焦胀起者，宜壮原汤加木鳖子。此病以手鼓腹如鼓者，虚也，属不治。是为虚实之辨矣。血蛊者，自少腹胀起者也，先与生姜泻心汤，则其块徐徐消，然非长服无效。盖有血块必停水凝结，其块益为大，故先利其水而后治血分，则其效捷矣，或副用鳖甲丸亦一策。

脚气一证，以槟榔为套药，大概宜槟苏散加木瓜。冲心者，以童便服槟榔末，或紫雪五分，以童便灌下。此证多属不治。

热毒脚气者，以或有腹热，或其人自烦热，或灸之不堪热，为其征。凡灸之不堪其热者，多为冲心候。若脉数者，益危，不可忽诸。若脉缓者，无冲心之患。于脚气证灸之不甚痛者，无害，虽脉数亦可灸。

每年夏秋之际，患脚气者，宜肾气丸料风引汤（恐谓《外台》唐风引汤，非《金匮》方也。）类其人寒时预服肾气丸料，则至翌年不再发。

脚气麻痹及于口唇者，其毒深也。积年患之者，固无论矣。

脚气烦躁者，宜粒甲丸。

风湿脚气者，以疼痛为辨。疼痛者，必不冲心。若将冲心者，宜唐侍中一方。但痛轻者，宜六物附子汤。

云州侯（松江城主）患脚气肿满，侍医与以鲤鱼汤，虽小便颇利。其痛不可堪。因请诊为风毒脚气，服杜仲汤痛顿减，而小便日短少，其色渐赤浊。众以拟议仍连进前方，其病遂愈。

凡水肿与鲤鱼汤者，以腹大满为主，若不腹满者无效，小林大陵（京师医师）鲤鱼汤合苏子降气汤亦效。（鲤鱼治水病颇效。然脾胃不和，便滑呕恶者，不可食。按：范汪方有醋煮法，则为较和醋食当佳。）

凡治水肿导水茯苓汤，以心下悸为主。若心下专有水气者，宜实脾饮，其他木防己汤、六物附子汤类，可随证而选用。

水肿证有小便虽不多通。肿气减者，盖水之所凑气亦凑。气一散，水亦减也。若内陷者，其气不振，故水不能流以陷于里也。欲振其气者，宜真武汤、壮原汤类。其人自阴茎阴囊肿者，亦虚肿也，宜肾气丸。

妊娠水肿随胎气长而甚者，胎压水道也，分娩则愈。

子痫者，与芍药甘草汤加干姜，副用童便可也。盖产前子痫与产后痉无异，故又宜甘草干姜汤。《妇人良方》交加散，亦治柔痉。产后之痉病与豆淋酒者，以酒气缓筋脉也。此等法不可拘产后可，亦治杂病之痉矣。

痛风以发表为先，务宜越婢加术附子汤，最后与下剂为佳，宜神祐丸。此证不泄下水毒，则无全效。（痛风热甚者，与禹功散无效，不如神祐之捷。）

呕吐证与诸止呕药不应者，宜参一味，五分浓煎。（以水二合煮取八勺。）去滓，伏龙肝末少许，取其澄汁服之。

吐唾不止，用安蛔药无效者，属《素问》所谓肾液宜肾气丸。又有属胃上寒饮者，仲景曰：喜唾久不了了者，理中丸主之是也。

胸痛证有痰饮，有蓄血。痰痛多在左，血痛多在右。属痰者清湿化痰汤、枳实薤白桂枝汤、控涎丹类选用之。属蓄血者，宜与大柴胡汤、龙胆汤、乌神散等。若妄投破血剂则吐血，不可不知。

真心痛者，饮麻油为佳。凡病属心脏者多不治。

霍乱多系于胃中停滞，故盛暑时减饮食则无其患。小儿中暑霍乱，尤自饮食发。馒头类不可食，乳哺者患之少，其因饮食可知矣。热甚危急者，宜与竹叶石膏汤、白虎汤。干霍乱者，宜大承气汤，不可妄与瓜蒂散，调理当用附子理中加桂、补中益气加附子类。

疟疾用达原饮加柴胡，其他九味清脾饮类，伍草果者最可也。阴疟别无治，方用达原饮类，迨病发于昼间宜截之。

左乳上痛而咳者，肺痈也，初起者宜四味薏苡仁汤、甘草干姜汤类。其人无故脐中腐烂出水者，属脾胃湿热，与平胃散加大黄，以赤乌散或奇良末贴脐中为佳。

眩晕有二道：因水饮昏倒者，宜苓桂术甘汤、奔气汤加茯苓类，盖奔气汤加茯苓主降下，更加附子推下之力反优，因气虚眩冒者，宜补中益气汤加附子。

心下有留饮痞硬者，生姜泻心汤主之。不痞硬者，宜茯苓饮、五苓散类。若留饮腹中有动气，或肾虚其气上冲者，宜桂枝、龙骨、甘草、牡蛎加茯苓汤。癫痫者，亦用此方。别有口诀赘焉。

血淋者，宜龙胆泻肝汤、八正散类。脓淋宜革薢汤。石淋宜透泉散，又以琥珀油涂导尿管插入之于茎中，则石从坠。冷淋者宜生附散，小便已恶寒者，此方最效，鸡卵制芎黄散，亦治此证。

大便闭用鸡卵制芎黄散奇效。其方鸡子去白止黄，以芎黄散和其中炼，将包湿纸埋之于热灰中，以灰冷为度取出，去壳研末，白汤送下。

其人当右肋下有块者，必吐血。妇人经

水不利而吐血者，属逆经，其血必黑，宜大柴胡汤，三黄泻心汤类。自肝藏发者属蓄血，其血亦黑，并用前方。自肺藏发者鲜血也，其血虽一滴难治，先与加味百合地黄汤、犀角地黄汤类为是。酒客吐血，属胃中蓄血，宜三黄泻心汤。若不止者，属脾血，宜理中汤。盖下血久则脾衰失裹血之职，自然止也。独步散能治吐血下血，衄而属鲜血者无效。下血者，宜食海鱼，不可食河鱼。（按：独步散，干柿一味为末服。）

痢疾初起，以发表为紧要。若将禁口痢者，早可大下之，宜大柴胡加芒硝汤。禁口药汁难下者，咽以生萝卜汁，则得能下也。冷痢者，多属泻心汤，补中加大黄汤证，而附子之所治，亦往往有之。

咳嗽属阴者难治。横卧则发咳，仰卧则不咳者，水饮所为也，宜神祐丸。子嗽者，因胎气生长，水停心下而为咳也，宜当归芍药散。

泄泻无异证者，宜胃苓汤、补中汤类，又有养胃汤、藿香正气散、真武汤所宜。若食即更衣者，属脾虚也。轻者，宜补中汤。重者宜补中益气汤。久泻者，可理中焦，宜附子理中汤加赤石脂，或阿芙蓉丸。泄泻证多因不能泌别水谷，故宜分利水与糟粕。论云：下利不止，当利其小便是也。利小便宜春泽汤加附子。属中焦者，宜补中汤，或生姜泻心汤。泄泻愈后，脉迟细而弱，至夜半或黎明而泻者，此命门真阳不足也，宜七成汤，或参苓白术散主之。又有属实者，宜大黄丸类。

嘈杂者，水气挟火也，宜三黄泻心汤、生姜泻心汤，但心下不痞者无效。（按：心下不痞而嘈杂者，宜旋覆花汤，又吴茱萸一味煎服可也。《古今医统》云：嘈杂之为证也，倏尔腹中如火发，腔内空空若无一物，似辣非辣，似饥非饥，似痛不痛，而有懊侬不自宁之状，得食暂止者是也。可谓说尽嘈证矣。）

黄胖或以为感粪土气，亦非无理，何则？此病中人以上患之者绝无，中人以下往往患之也，宜皂矾丸。又男子脱血后，或女子薄血作此状者，宜四味补血汤，非皂矾之所治也。（按：因食粪发黄者，《本草图经》秦艽条引《崔元亮集验方》云：夜食误餐鼠黄亦作黄。识病捷法云：鼠盗饮食五谷遗粪在内，人不拣择误食，则生黄疸是也。）

风毒肿多壮年者，老人甚少。两脚虽红肿不能自溃，先可发散，宜一剂散，后可下之，宜禹功散。治法大抵同于痛风。

病人有呼吸乍失调度。乍复者，不出五六日死。经曰：呼气出于肺，吸气入于肝肾。其失调度者，呼气不能归肾，上越于肝也。

心中时烦唇红，发作有时，时呕恶，闻食臭颧骨红者，属蛔虫，理中安蛔汤加甘草、附子。

反胃者断谷食，但饮白米饮与理中，大半温脾诸汤为佳。又有因水气发此证者，必心下悸，宜生姜泻心汤。（按：此证亦减饮。余闻台洲有减饮论未见，盖减饮事详见东坡集，与孙运司书，可参考焉。）

穿踝疽不辨足内外肿痛者，宜杜仲汤加蝮蛇。病重者，副用禹功散。

解颅渐长大者，头骨开压额前肉也，当施绷带。初起者，宜六味丸加鹿茸，此方能治解颅五迟二证。盖本诸薛己之说。

蓐劳初起，宜当归建中汤。（按《千金》内补建中汤主治可考。）

妇人肩背强急者，以坐药导带下则愈。若心下痞者，宜生姜泻心。（按：妇人肩背强急者，多系痉癖之所为，延年半夏汤最效。）

喘息急者，半夏为末和生姜汁加曲服之甚效。

津液虚燥不大便而窘迫者，下焦气脱也，当升提其气，宜补中益气汤。若不窘迫者，宜六成汤。盖以补中益气汤无腹力，六成汤有腹力为辨。若六成汤证而无力者，宜加鹿茸。

竹叶除胸中烦热，竹茹主豁痰，所治各异。胸中烦闷者，栀子之所主。自心下及胸中者，黄连之所主，亦各有专长。

小儿夜啼，宜安虫散。（按：安虫散治虫动心痛，又小儿夜啼神效。胡粉炒黄，槟榔、川楝子去实，鹤虱各三钱，白粉一钱五分，铁器内火熬，砧杵，共五味为末。每服一字，大者半钱，温米饮服。）

酒查鼻严禁酒。时时以三棱针刺去血，可与辛荑清肺饮。

脑漏者，脑中酿热以出瘀涕也，古人以为脑移肺热误矣。其初流黄汁，后变白浊，甚者溢于咽，且鼻中点滴连绵不止，其状虽似清涕，以纸拭之，干则发黄色也，宜脑漏一方，又似此证而鼻塞者，息肉也。其初生鼻中，渐逼鼻口，其色初白，次变桃花色，又一等甚者，色如李实熟，此证虽相似，以鼻塞与不塞为辨。鼻息治方见于方铃，又以瓜蒂末贴纸张捻条插入息肉上，则黄汁出而愈。

丹后宫津侯（松平伯耆守。）平素无他病，鼻常流清涕不止，余以为肺寒所为，以大枣煎汁服皂荚丸，灸大椎第一间身柱，七日而愈。

症疮属表证，宜发表，杨梅一剂散加反鼻主之。其初与遗粮五宝丹等者，甚非也。

疳疮世贴膏亦非良策，但傅奇良未佳。（按：杨梅一剂散方见于外科大成。）

疳疮发阴茎表者，为太阳经证，杨梅一剂散主之。发横面者为少阳经证，恶候也。

茎头上直筋不破溃为要，若破溃则其毒忽上于咽喉及鼻梁也，烛泪疳亦宜一剂散，兼用结毒紫金丹。

妇人妊娠十指麻木者，系血热所为，此证夏月尤多。轻者不及药，分娩则愈，重者与柴苓四物汤。

妇人多属带下毒者，不可不谛。

奔豚气属虚，支饮属实，其证相似，而其治迥异，可不精诊哉。

水势盛于外者，卫气之衰也，宜黄芪汤。

梅核气与半夏厚朴汤为法。然厚朴无真品，姑与生姜泻心汤可也。

杜仲汤能治脚挛急在右者，而不能治在左者也。

诊病人宜察眼中之了不了，与音声之爽不爽，此二者清亮则不死。

劳瘵与虚劳易混。虚劳之热浮泛无根据，劳瘵之热熇熇熏骨，而眼中甚了，不如虚劳之目中不了了也。四花患门亦治劳瘵，而不能治虚劳。又妇人虚劳者，经水早绝，属血瘦也。劳瘵者，有至病末未绝者。乃知二病自异也。

暴得痿病，腰足两股皆不仁，躄而不能步，脉滑而力者，先与瓜蒂散吐之，后以术附剂逐水则速愈。

雀目当审腹候。若少阳经拘急者，宜抑肝散类。若因脾胃郁热者，宜平胃散加大黄或黄连，又用鸡肝亦佳。

积年发小疮痒不可忍者，可与杨梅一剂散，加蝮蛇多量，外以西河柳煎汁浴之。此方亦治癣疮。

血燥皮肤为痒，及风热疮疥为痒痛者，宜当归饮子。凡一剂散证带血热者，非此方不能治。

漏风当背七八九椎际恶寒者，属气虚，宜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又觉手足爪间有风者，亦属漏风一种，宜补中益气汤类。

哕逆因胃寒者，宜丁香柿蒂汤，兼用龙眼丸为佳。因痰饮者，宜橘皮枳实生姜汤。肺痿吐涎沫者，与甘草干姜汤，兼用皂荚丸。

鼻僻者，多发中风。欲防中风者，宜灸章门穴。

中风证气之所虚，痰必凑之，故以顺气导痰为治法，又中风未发时头痛者，肾气厥逆也，为不治。

病人服甘遂、大戟、桃花、大黄类，不下利反腹胀满者，当和胃气，宜甘草干姜汤加芍药类。

带下之块多在卵门下，（斥卵巢耶。）按之则如绵裹，觉温软也。又妇人脚痛属带下者，十有八九可详。

阴湿者，由谷气下流，宜减饮食，徐服

革薤汤类。若其证轻者，地黄、枯矾等分为末，和生姜汁贴之可也。

某侯一日垂钓于水滨，时有溺者自上流来，侯深悯之，命救之，几死。使侍医将一角末以管嗑鼻，须臾吐水数升遂苏。台洲闻有雉鸡误陷于井中，饮水数口，扶之出，殆绝。急将一角末五分，和水服之，须臾吐水霍然痊，乃知一角能解水毒也。

血证脉弦数者，有不测之变，可恐矣。

下利兼脚气者难治，以下焦虚故也。其他下部有旧疾而并脚气者，不可不虑。癫痫有因蓄血者，当卒倒吐涎沫时，必咯血乃可去其蓄血。一妇人有此证，新产后霍然愈，乃蓄血尽故也。

喉痹间有属胃热者，宜凉膈散类。

肠痈看法，往来寒热者属右厥阴，无寒热者属左阳明，是为左右别。又一种有二便共闭者，为小肠疽，详于《外科大成》。夫病在大肠则大便闭，在小肠则便闭，在中央则二便共闭，理当然。而小大肠痈多在右，其在中央者形如硬块，或于小便闭易混，学者宜于活物上而活看耳。治方不拘三痈：宜选用如神汤，四味薏苡仁汤，大黄牡丹皮汤。又有阴证者，当行附子也，若与下汤仍不通者，痈发于肠中，妨塞便道也。又便肠垢者，宜四味薏苡仁汤加大黄，最初宜如神加大黄汤。一等重者，为大黄牡丹汤也。

缠喉风与喉痹易混。缠喉风发于喉中深处，不可针。喉痹发于浅处宜针，若其肿深者，可吹入矾蚕。喉痹宜玄参、升麻，或清咽利膈汤，副用冰硼散。缠喉风即有一方卡之。（按：一方未详，余与以驱风解毒汤加桔梗、石膏捷效。）

血虚肿气似黄胖，其肿虽及右肘上不及左者，专在血分而不在气分也。古人以左右分气血，可谓不诬矣。

肺痈其初痛阴阴咳则引胸中。而其痛多在左，治宜在始萌。若至其吐脓如米粥，则百可治一二耳。

痘发热后不见点，通身肿满而死者，是表伏之证也，名曰肉胀。治方早与反鼻剂可发表。

齿痛宜当归建中汤者，外以黑砂糖擦痛处则捷效。黑砂糖亦贴阴囊癜风，并牛皮癣不堪痒者立应。

口肿有牙宣与胃热之辨，牙宣者，上齿或下齿必发于一方，而后波及上下，如胃热则否。且虽两证同出脓血，牙宣者脓多，胃热者少，是为其别。牙宣宜滋阴降火汤，胃热宜清胃加生芋类。骨槽风自胃热来者，宜杨梅一剂散。

妇人妊娠七月以上，当与当归芍药散，逐水理血，否则分娩后多患下利也。又产后下利者，多因肠胃为胎压制者，一时得舒畅而水气下奔也，不如乘其势与生姜泻心汤，以尽水气也。

产后咳嗽，多水浸肺之所为，其治与下利略同。

痛风者，风热入骨节也，可发汗。宜麻黄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亦主之。表证罢，当以禹功散下之。

三井某年二十有余，腹中拘急，大便硬，饮食如常，但欲眠不能眠，来请诊。诊曰：子不能眠者，非心气之所为，其病在胃中。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是也。乃与桂枝加芍药大黄汤，一剂而知，九剂而愈。

妇人积年有水块痛不解，或吐瘀液如淡黑色者，或如赤豆滓者，宜温脾汤，副用应丸。若有蓄血者，右脉闭塞莫怪，是血压经也。又不论何病，右脉闭塞者，脾胃衰也。不可不知。

因蓄血腹大胀满者，与血蛊异，其证发作有时，或至夜而胀、至旦则减之类，与桂枝茯苓丸料效。

小儿卒下利发搐搦死者，所谓真中也，先与附子理中汤。余数年虽欲覃志焦神救活之，未得其肯綮。

吐乳者，专用治吐乳一方，此证渐剧摇

头者不治。

急惊风者，宜桂枝甘草龙骨蛎牡汤。慢惊风因攻击发者尤属虚，可禁针，宜甘草、干姜，或芍药甘草汤、抱龙丸，《幼幼集成》用灵砂亦效。

诸病拘急者属闭证，仓卒勿错置，必有开期。纵使至死，一旦解而苏。

崩漏轻者，宜当归煎。重者，理中汤。其最剧者，加附子，兼饵食牛肉更佳。

芽儿衄血且鼻塞者，皆属胎毒，宜五香加大黄汤。又育不育之辨，大抵俟五十日判然。详于《千金方》。

风水肿自面来。经曰：面肿者风，足头肿者曰水是也。

诸疮翻花者，因荣卫衰也，宜黄芪剂。又痔疾翻花者，胃气下陷也，宜升提剂。

痧病或以为《左传》所谓蜮，又云虫名沙工。吐沙人中之则为此证，此皆就沙字为说也。按：此病本自沙漠之南来，故名痧。犹痘自北虏来，因名虏疮。疳疮自广东来，因名广疮也。不可深拘焉。

湿痹但痹而无痛，其初痿弱，后发拘急也。病在表者当发汗，手足屈而不可伸者，宜四物汤加犀角、桂枝。

一妇人年四十余，左足肿膝大而痛，不能步行者有年子兹，来请诊。余诊曰：此证似鹤膝风而非也。鹤膝者，膝肿大而膝已下必瘦。今不瘦者，是带下所使。而其病在表，可发汗，乃与杨梅一剂散，痛渐止，更逐带下毒而全愈。

脏毒者，五毒郁热流注之所致也。其形状与痔漏类难辨识，然痔发于肛之左右，而不关任督之脉，脏毒发于任督之脉，而不关肛之左右，是为别也。脏毒破血不止者，宜补血汤加干姜、附子，兼用独参汤。

风懿舌根如痿，言语不了然者，盖中风之类也。又有痰迷心窍，舌强而语言不如意者，甚相似。然风懿者属阴多不治，痰迷者属阳多治。其痿者与强者，其治自别也。

肝疡古来无明辨。此证肝脏中生疡，后见腹中，故不治。其初当脊之右肝脏之里而发者，或可治，宜透脓散。此病与流注易混，世医动以肝疡为流注误矣，盖肝疡比流注甚少也。

鳖瘕在右胁下而冒胃，按之则坚不痛，是属饮癖。不早治，则后必至胀满不可治，用白马溺为妙。

肺痛证《张氏医通》特论之。初起当中府云门而痛，后或吐血而死为难治。其初轻者，宜沉香降气汤类。稍重者，宜补中益气汤合生脉散。

肺痈痛而咳，肺痿咳而不痛，肺痛不咳而痛。肺痈痛在一阳者可治，在二阳者难治。（按：末二句难解，姑书俟考。）

悬痈生于会阴之侧，多由湿毒，脏毒生于会阴，真中阴毒肿自会阴上斜向肛门之傍，脓溃如刀割状，三者相似而异。悬痈、脏毒，宜朴硝、石榴皮之剂，阴毒宜内托剂。

凡病人右身有所患，则当为血分治之，是为血证看法。

鼻痔嗜瓜蒂，世之所知。湿家头痛者，亦以瓜蒂末点纸捻入鼻中，嚏出而愈。

小儿头疮为胎毒，治之无效者，因母有带下哺其乳而发也，速换乳母则愈。妇人头疮亦有因带下者，更与八味带下方，兼用坐药则愈。（按：八味带下者，系本朝制方，奇良。当归、川芎、茯苓、橘皮、金银花、通草、大黄俱八味。）

吐乳胃虚者，宜附子理中汤、温脾汤类。若不愈者，与《本事方》青金丹。（按：青金丹治霍乱吐泻不止，乃转筋诸药不效，硫黄三两研，水银八钱，上二味铫子内炒，柳木篦子不住搅匀，更以柳枝蘸冷醋频频洒，候如铁色法如青金块方成，下再研如粉。）

神仙劳名始见董西园《医级》，（此书四部舶来、获野福井各藏一本，余入江户。）此病盖因胃口蓄血而生，是以不食至数十年，蓄血能养胃气，故不死。用药亦非数年则无效，

宜温胃汤、后以禹神散攻之。（按：医史丹溪翁传及垣赤道人吹影编。论似此证者，宜参考。）

凡胃中阳气盛则不倾，若胃阳虚则必侧垂，水饮因乘之，名曰澼囊。然按之不应手，但以腹痛呕吐为征，宜温脾汤。若不愈者，服白牛酪效。（按：时还读我书续录云：获野台州曰澼囊者。《医学正传》引东垣云：痞为窠囊者，用红花、桃仁。据此则澼囊兼蓄血，宜温脾汤，兼用血剂失笑散类。余尝观所吐物，与温疫蓄血所下物同色，故知其兼血也。）

肠覃在脐下子宫内，几与胎相似。而经水将来，其痛不可堪者，服白马溺效。（按：用硇砂亦佳，后条可征。）

硇砂能治产后腹痛。

带下者，其病从带脉下流，故名带下。盖其始水饮聚于冲脉，传于带脉，以入于子宫，与血凝结为带下也。故与生姜泻心汤去水饮，以坐药去凝结则愈。凡用坐药有法，深入子宫则其痛不可耐，若但在于阴口则无效，正在阴中，稍近于子宫处为妙。妊娠者三月后不可施坐药，固虽无害于胎，适脱胎则归其咎于此故也。（按：台州园坐药方，杏仁、甘草各三分，丁香一分，枯矾六分，片脑五厘，上五味为窜，三日一换之。）

妇人淋疾，与露蜂房散有捷效。（按：露蜂房能酿乳，今与淋同其治妙。）

崩漏与带下同因。盖水血混淆则为带下，不混淆则为崩漏也。

肝气厥逆为耳聋。耳聋者，以瓜蒂散吐之，后与柴胡清肝散类。若虚者，先与清肝散，候其实可吐之。大率百药无效者，得一吐必愈。

带下有成虚劳者，其初以寒热往来也。夫带下郁则生热，系少阳则成此证。子宫亦属厥阴，故睡觉时唇舌干燥也。

华冈青洲

青洲学识才力，较之艮山友松，不无轩轾，而专以精思攻苦，踵事涉历之，故其治术多出人意表。盖青洲次诸彦之后，熏陶之力固多，加之治疡之声，独擅海内，此其人与时为得宜也。

夫欲善外科，先宜精内科，何则？疮疡虽百端，不能出于阴阳虚实，苟审之而施之治法，则于外科无有间然矣。（青洲内外泛应，无不曲当。由其脉证分辨处，无不清晰。更由其内外合一处，无不贯彻也。）

学医者，如宋儒穷理，不先格知人身道理，而后审疾病，则不能至极致矣。（拙轩曰：青洲翁常诵医唯在活物穷理之语，以教诱后进。洋学未辟之前，早着眼于此。故其截断之术，穷洋人所未穷之理。翁之于疡科，所谓斗南一人也。

失荣气瘿委中毒三病，先哲以为难治，予亦未得其治。尝视桥本驿工匠某，左颈下发如瘤者，因论价者曰：此气瘿，恐数日后出血至死。果如其言。又视同病者，不过四五日迸血而死。如委中毒膝胫渐肉脱，骨尖黑蚀，恶汁出而死。世医动谓治此病审之时毒，就足胫而漫肿者耳。和州一妇人患失荣，疮未翻肉而口禁难饮食，试用五宝丹，肿稍减，口能食，而遂死。又一人与猛升汞丹，大瞑眩而病颇差，后再发至不起。

凡肿块有动气应手者，所谓动脉也，不可妄刺。误之则迸血便死。

世所谓神仙劳者，与抑肝扶脾散，莪棱为主，兼服辰砂散，或左金丸则愈。

肺部有毒者，必见数脉不可忽。若微咳带咽痛，或吐白沫脉数者，为瘵状，遂至死。畜血下利者，不可攻，攻之则反促死。宜谛其腹候及舌色，千金黄土汤，或黄连解毒汤主之。

伤寒汗出恶寒，近衣被则汗益多，去之

则恶寒反甚，数日不差。与柴胡桂枝干姜汤，桂枝加黄芪汤等无效。或谵语不食，终至危笃者。盖有二道焉：一则内热燃盛，津液溢表者，为越婢汤；一则表虚多汗者，为温经益元汤。（此证必舌上见白点。）

一处女年七八岁，两脚痿弱不能立，右足心发水泡，其状如火伤，刺之水出，泡溃而外生红晕，按之微痛，经二日水泡及足跗浮肿，指头色点黑，此痿弱更不能流通血气，故为毒肿也。先与桂枝加术附汤，时时以紫圆下之则愈。（此即东洞先生衣钵，东郭先生亦续其传灯。）

蝮蛇咬，内服乌头汤，及紫丸，外涂柿实汁则愈。

石淋非生会阴者，多生在阴茎中，割断去之，缝合贴膏，内插鹤羽茎补便道为妙。

手足创伤络喷血不止者，医或缝裁其络而血益甚，是与刺委中尺泽时缚其上际，则血愈出，其理同。

小儿解颅初起者，急与葛根加术附汤，兼以紫圆攻之则效。其证已成者，攻之则促命也。（紫圆能治上部毒，七宝丸能治下部毒，或以干坤为二丸名。有理。）

创家眼中见黄色者，脱血候。

咽喉创系气道者，小则治，大则不能治，如食道创虽稍大多活也。

破伤湿治方见《证治准绳》，然不如越婢加术附，虎杖茎汤神效也。（拙轩曰：虎杖根解散凝结，虎杖茎治破伤湿灸火热，见《青洲医谈》）

脏毒看法，先控肛门谷道腐蚀为广阔，下如赤豆汁。其臭甚者，脏毒也。毒甚为翻肉者，多不治。

舌疳疔之可救十之八九，先割去其腐肉，用熏药为主。然腐蚀及齿龈者不治，癫痫眼目紧缩者，瞳子散大者，俱不治。

乳漏久不愈者，始以祛毒膏为纰，后以长肉膏换之，内服葛根加术附汤，兼用端的丸。又毒凝结者，大黄牡丹皮汤，伯州散选用。

腐骨疽近胸腹及五脏者，不可纳纰，纰之则反见脱状。

眼胞或唇吻生疙瘩者，向里面取之为妙。

肿疡见流注状者，不论何因，与越婢加术附汤而可。（此初起者，至日久者，不割破去脓，则无治法。）

黄瘅始萌以三候为征，曰眼中黄，曰心下痞，曰小便黄是也。虽身色如故，有此三候，则为确矣。又瘅愈以眼黄去为征也。

喘息剧者，麻杏甘石汤，或麦门冬汤，方中加没食子效。盖没食子能祛胸中胶痰，而世医知者鲜矣。（拙轩曰：治破伤湿以虎杖茎，治喘息以没食子，皆翁之发明。亦穷理中之事。）

痼疾与汞剂以小量长服为要，譬之如晴天灌一壶水于地上，漠然无痕，以小酌屡注，则水自彻底焉。

走马疳，其毒甚猖獗，经日则烂龈腐骨遂至死。若初起口臭出血时，早施治则尚可救。文化十年六月，一儿年八岁，患此证，其腐已及齿龈，齿脱三四枚，服以芦荟消疳饮，兼以人中白散，不出旬日愈，齿再生矣。

痘疹虽出于后世，其证之阴阳治法之温清，与痈疽无异。（许叔微曰：能医伤寒，则能医痘疹，能医痘疹，则能医痈毒。彼自伤寒悟入，此自痈疽入，道异而理同。名工所见略相同。）

风眼破溃出血不止者，犀角地黄汤，兼三黄汤效。血止而痛不止者，与通明汤，外施蒸药则愈。

妇人头疮久不愈，诸药无效者，与桃核承气汤，兼用桃花散则愈，涂桃仁油亦可。

冷痢误用疏涤剂，白脓反甚者，与东井和中汤效。

产后遗尿者，与参芪汤加附子效，盖方中益智倍加为妙。（又一方红花、洋参各一两，上二味，锉用鸢一羽去肠纳之于肠中，烧存性，温酒送下。）

甘草干姜汤，能治自汗、盗汗，其理与承气汤治阳明自汗同，此汤又治胸胁偏痛，此皆毒迫于心胸所致也。世医不知之，徒就汗与痛施药，宜矣不得其治。

产后暴泄与胃风汤速愈。若数十行后，心下痞满者，宜与生姜泻心汤。

或曰，走马疳疔之类或然，余视至其死者与疔无异。喘家以紫金丹攻之，则吐浊唾臭痰而愈。白散亦能吐痰，然彼专吐在肺管者，此专吐在肺府者，其部位自异。

解颅初萌，与葛根加术附汤，时以紫圆攻之则愈，若渐甚如斗大者不治。又小儿四肢痿弱者，用前方而愈，是其证异而其毒同也。若痿弱脊骨突起者，及左右证异如偏枯者，不能急愈。

凡欲用麻沸散，先与半夏泻心汤疏心下，而后不用之，则不能奏效。（此法自奥村叟吐法脱化来。）

夫欲与麻沸散，宜审其证。若血色不爽，胸中有滞痰宿水，或心下痞硬者，不可与之。先治其证候，而后不施之，则误人不鲜。又服麻沸散不瞑眩，则不可施术，误施术则亦害人矣。

服麻沸散瞳子散大，脉弦数者，是为瞑眩之候。

发痫角弓筋惕，气急促迫，或叫呼者，与甘草干姜汤效。

委中毒初发寒热甚，委中肿痛，后黑色腐坏，针之黑血出无脓气，膝盖肉脱，宛如天刑病，人证固属不治。

气瘤气瘿不可妄下手，反生害。

痉病初发，必两腮刚强，先与葛根汤，可针于合谷及发际则治。若见脱候者，十全大补汤加荆芥、附子，兼用豆淋酒加荆芥。然角弓反张甚，水药不下咽者，及口开者，不治。（传云：痉病握手者刺合谷穴，其深一寸五分或二寸，刺发际以浅为佳，铁针尤良。）

破伤风其初项背强，或言语蹇涩寒栗者可治，宜葛根汤、续命汤类，无患子、虎杖茎二味煎服亦效。若至角弓反张，则多难治，产后痉病亦同此法。

痉病脉浮涩为吉，若浮数者必再发。

一妇年五十余，患舌疳，其形舌傍疳蚀如翻肉，而腐烂及于齿龈，乃以腐药拔去其翻肉，服以黄连解毒汤，而外用熏药者，凡百日，余毒尽，病痊愈。

行熏药者，后不用下剂，则无全功。舌疳者，用紫圆。若由霉毒者，龙门丸主之。

近世患真流注者，甚少，今见流注状者，身体必为疮痕，与《外科正宗》所论大异。

一人年二十余，腋下漫肿，按之少痛，其状似痞癖，而其左足有疮痕，因为外因流注，与越婢加术附汤，时时以紫圆下之愈。

留饮兼畜血者，非精腹候，则难得其辨。

鹤膝风或结顽毒固难拔者，宜乌头汤、桂枝加术附汤等，加角石。凡治毒难动者，为角石专长。

霉毒上攻凝结头项者，与桂枝汤，加茯苓、苍术、乌头、细辛、防风，兼用消毒丸。

苓桂术甘汤加附子，能治黄胖病。胸中有动气者，为铁粉、蜀漆主治。

癫疝施针刺，清水出者，不脓溃。血水交出者，必脓溃。脓溃者，反易治。

肠痔血出者，实证也，水血交出者，虚证也。

乳岩有经水者易治，经水断者难治。又乳岩者，怀孕则其核忽成大也。

胀满一证，有因水气者，有因结气者。水气者属实，故易治。气结者多虚，故难治。

吉雄元吉曰：患胀满而死者，荼毗之肠中一块凝然存，视之坚硬如石。西洋人曰：腹胀病动胀大管生如肉瘤者，四肢血脉为之妨害，渐至手足削小，或然。

狂痫血晕，其证相似而异，不可不辨。狂者妄语不止，痫者易惊，物剧至角弓反张。血晕，精神昏冒，甚者口噤，此证汗出脉无胃气者死。

癞狗伤外贴中黄膏加杏仁、甘草，内服

黄连解毒，加木鳖子，兼食蝉蜍脍为良。

脱疽觉痛者，未腐蚀也。不知痛者，既腐蚀也。

淋疾为小便自利者，与参芪汤加附子效。

肩凝腰痛左手有创，右手有块，处处疼痛者，流注毒也。宜与越婢加术附汤，时时以紫丸下之。若虚脱者，宜参芪桂附剂。

金创在膈膜者，不论迟速必死，在脐上者为险，在腹者不用纰，近脏腑故也。

矾石、巴豆、斑猫、乌头等毒皆属热，故解其毒以冷水为佳。（按：天地间不论草木虫石，凡称酷毒者，皆辛热品也。故解毒药以苦寒为主，如黄连解毒汤、苦参汤是也。）

腐药最为瞑眩，不可不知。一病人臀上施腐药，其毒忽上攻冲心死。

腐药瞑眩，其证微者，恶寒发热，或渴，或饮食不进。剧者烦渴或烦闷，其毒迫于心下，遂至促命期，急当救之。宜黄连解毒汤，甘连加石膏绿豆汤等。

产后战栗者，血气新虚，邪气袭之也。先与荆芥沉香汤，或与十全大补加荆芥、炮姜。更虚者，又加附子。盖战栗至四五发者难治。然脉缓者可愈，紧数者为不治。

产后血虚，舌赤烂痛者，八物汤加鹿胎霜奇效。鹿胎霜亦能治产后下血不止者。

身体疼痛，概因血气凝滞，如金创天刑为痛者是也。故与行气剂则愈。

癫疝病根抵于少腹，故大肠下垂阴囊也。宜先辨其难易而施治法，阴囊偏坠渐肿大者易治，阴囊有消长而痛引少腹者难治。余尝遭阴囊消长证施针刺，则大便随下，不堪臭气，大困矣。又有因霉毒偏坠成顽肉者，宜以剪刀割去之，若贴腐药反害。

胃脘痈疑似肺痈而不止肺部，痛亦连少腹，吐脓血也。治法宜排脓散、桔梗白散。小儿发解颅者，其初必发热，牙关紧急天吊，宜先其时治之。葛根加术附汤兼紫丸，为得矣。若解颅证已具，多不治。

角弓反张无吐下者，急惊风也。搐搦上窜吐下者，慢惊风也，四逆汤、柴胡抑肝汤、惺惺散、清脾散。或的里亚加随证投之。后藤氏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未知其应否也。急惊风则病间明了，慢惊风则病间似睡，以是为别矣。慢惊风则发以上必昏冒，多属不治。

偏枯不论老壮，可用桂枝加术附汤。其急迫者，以紫丸下之。诊其腹不拘急者可治，拘急者不治也。是气不能循环者，故虽下之，拘急不解也。

中风偏枯发作有时，多属痫家，桂枝加苓术附汤时时以紫丸下之。药不久服则难治也。又妇人手臂屈伸不止者，痫也，大七气汤治之有奇效。（拙轩曰：以上数十则，尽是实际实语，翁精神之所注，百读不厌，学者宜奉为金科玉律。）往年门人服部方行，（字子执。村上医员。）喜先生说，就其书中抄录之，为叙其略曰：先生医术内外理，随证应变，浑从实际来，故方有准则，术有活用，后学不可以不研究焉。因请正子余，时方行婴脚疾遽没，后余有此著。乃删润其稿以表遗爱，且系以小诗云：多年曾乐与余游，岂计慭遗忽一秋。残月当窗人不见，满天风露滴空楼。

先哲医话　卷下

日本　信浓　浅田惟常识此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永富独啸庵

独啸庵能脱洒风尘，义气慷慨，似不屑医。而至其失鉴误治，详录以为后图。是以年虽未满强壮，治术多可见者，今就其遗著钞一二云。

痢疾初起，尤可重发汗，而俟邪气聚于胃，与大小承气汤为得也。（按：疫痢汗下之机，最为紧关。其初发汗彻透，则十可治七八。若里证不失下剂之机，则痢后诸患无起，误其机则多至脱候。）

伤寒二三日，脉沉数，虚里如奔马，或心下痞硬者，后皆为大患。

病势缓者，死生易审定，如劳瘵、膈噎、鼓胀之类是也。病势急者，死生难预决，如伤寒、麻疹、痘疮之类是也。医须精苦，勿误此机。

癫痫固为难证，而男子精欲未发者，妇子天癸未至者，灸药得当，则十可治四五。但禀之于先天地得，决为不治。

家猪胆通壅滞，下逆气，功不让熊胆。熊胆多赝，非精鉴者不能辨也。（拙轩曰：按诸胆功用相均，牛胆猿胆亦可代用，胜赝熊胆远甚。

韩参润渴下气，其功过诸药。而世或谓韩参制焙失其性，不如芳野之产，可谓冤矣（余闻之对马人韩参肥大长四五寸者，人含之则走不必喘，虽冒烟火亦不为熏杀。又闻插花者，言采牵牛花，咬咀韩参传其茎中，则不急萎。盖韩参当暑月浸诸瓯水，俄而喷出泡沫如浊酷涔沸之状，故用之足以见此说之确矣。）

今世患霉毒者，多兼气疾。故处方不兼理气之药，则毒气凝而不散。

淋疾痔漏亦因气发者不为少，攻之兼理气之药可也。

痿躄初发，其人无湿毒及瘀血之诸症。而心下痞硬弦急者，是为气疾，宜吐之，而后服泻心汤为佳。

劳瘵不可治，似劳瘵者可治。膈噎者，不可治；似膈噎者可治。世医动谓能治之，盖其似者耳。

吐血因酒者易治，因气者难治。一发尚可，再发多死。吐血后见肿者，危矣。

人多思虑，火易动，火动则津液涸，加之恣欲，则为肾劳，肾劳亦多气疾。气疾为痿躄者，其阴多先缩小，及其将愈，其阴先舒畅。

霉毒禀于胚胎者，决不治。假令一旦得痊，后必发。为人父母者，可不慎之于其初乎。

痉病有表证，而手足拘挛瘫痪者，以葛根汤发之。表证既去，拘挛瘫痪不休者，与大柴胡汤而愈。

中暍吐泻，手足厥冷者，有二途、一宜四逆汤，一宜白虎汤，医应湛思诊之。（霍乱热厥冷厥之辨，亦宜审之）。

《金匮》胸痹心痛之治方，多用桂枝、附子。而浇薄之世，人民黠而多欲，以郁蒸气火。故可芩、连者多，可桂、附者少，宜详其证候而勿误之。（仲景门墙之外，别辟畦径。

非精思治术者，孰能为之。）

产后血气易涸，寻劳伤精神，则舌干、泄利发咳为劳。又新产时恶露不全尽，则凝结上冲舌烂，泄利发咳为劳。（葛劳说二途、诚不磨之论。专门产科恐未能明悉此义。）

伤寒二三日，心下痞硬，脉沉数者，后为大患，可微吐之。（伤寒行吐，不可过二三回。得一快吐则止。用瓜蒂三分若五分。其治一逆，则急者促命期，缓者为坏证。）

伤寒与承气汤不得下者，当行吐方，而后再下矣。（此谚所谓欲得南风，先开北牖之意。尿闭亦有此法。陈修园曰：譬之滴水之器，闭其上窍，则下窍不通，去其上窍之闭，则水自通矣。用补中益气汤或吐法甚妙是也。）

伤寒外证已解，胸中有停痰宿水者，微吐之。

月事积年不来，心下痞硬者，及淋疾浊证心下痞硬诸药无验者，当先与吐方，而后服对证药。

痿躄初起，暨病将发者，其心下有痞，则先吐之为佳。（获元凯曰：暴得痿病，腰股两足皆不遂，脉滑而有力者，宜先与吐方，而后用乌附剂。）

欲决病之治不治，定死生之期者，当审腹中虚实。凡候腹之法，如易而实甚难，何则。有如虚而实者，有如实而虚者，有因邪而虚邪祛而实者，有因邪而实邪祛而虚者，其诀得于手而应于心，父不可以喻子焉。

水陆草木之花实不一，有乍开乍落者，有倏花倏萎者，有花盛而无实者，有无花而结实者，有花小而长存者，有花大而乍落者。疾病之染人亦如此，医当察其开落之机，慎芟刈之期。

医为病制，则虽药峻剂大，其病不易治也。医制病，则虽药慢剂下，其病可治也。医宜谋诸未病之日，徵诸既病之日矣。（拙轩曰：医为病制，医制病，语极妙。医书中无此文字，学者免为病制之医则难矣。）

阅诸病者，不治而自愈者，百人之内不过六十。其余四十，十人者必死证，十人者难治，十人者险证，非良医不能救，特下工所疗者，十人耳。世医不知此区别，漫忽施治，取狂妄之名，遂归罪于古方，何不省之甚哉？余奉古方以汗吐下之方疗癫痫、劳瘵、喘息、鼓胀、膈噎之类数年，始知此区别，诊视不迷，左右逢源。而后信古人之技，不在既病，而在未病也。

惠美宁固

独啸庵游艺州也，专讲吐方。始学之者，为奥文叔，其次为惠美宁固。宁固亦与吉益东洞切劘古方，别为一家。其徒所著宁固医谈吐方私录，吐方撮要，斑斑可以徵古方之盛焉。

净心诚观曰：四百四种病，以宿食为根本；三涂八难，以女人为根本。又南海寄归传，载断食疗病。据之则食之一途，为病最伙，而吐之一法，祛病最为捷径矣。（拙轩曰：百病饮食为本。人唯与口谋而不与腹谋，故往往致灾。将食，问诸口曰可也，问诸腹曰未可也，乃止品从腹，从而后下箸，此是养生第一义。上出广濑梅墩涂说，虽不关吐法，语甚有味。）

水气妨气道，喘急肿胀者，宜镇气道水气，越婢加术苓，木防己加苓，兼服石中黄丸为佳。

食欲之害人，甚于色欲。而世人徒知色欲之害，不知食欲之害，悲夫。

小儿疳眼，大人雀目，皆因胃中宿毒，妨害精气之运用。小儿早断乳为饮食者，此证最多。按其腹必满，故祛胃中之毒为要。

伤寒病胃实，与水结易混。而水结证有宜下剂者，有宜附剂者，舌胎脉候，当精思甄别。

消渴有因霉毒潜伏者，不可不知。

因阙逢（方名）瞑眩而口中腐烂者，将

严醋少少咽下为佳。若烦渴热者，白虎汤加黄连。咽喉及口中痛者，甘连汤加大黄、桔梗。

天行热病，两手或舌上胴动者为凶候。（此证有发痫卒厥而死者，不可忽视。）

病后发秃落者，贴蒲黄霜为佳。（拙轩曰：此证反鼻霜麻油调涂患处亦佳。）

小便闭者，瓜蒌实二钱为散服效，此理可玩。

狂、喘、劳三病，皆属胎毒。毒攻心中者曰狂，攻骨骱者曰劳，攻胸膈者曰喘，其根同而枝叶异也。若狂愈而为劳者死。

大便闭与巴豆、大黄等不通者，他药中加木香效。（按三和散中木香即此意。）

渴有因水气者，有因热者，又有病将解而发渴者，可辨。

伤寒有自得吐者为佳兆，若不吐则为结胸，若欲吐不吐者，可与一物瓜蒂散。

动悸有因气血凝滞者。凡血气之所凝，皆为动悸，不止心下也。

喘家不可妄吐，苓桂术甘汤加苏子、杏仁佳。

发秃落宜苓桂术甘汤，雀目亦与之，盖此二证为同因，何则？水气凝滞于头中，毛发不能为之荣，故秃落，水气壅遏于上部，精华不能为之注，故睛时失明，其理一而方亦活。（拙轩曰：融解贯通，圆机活法。）

黄胖其因多属胃中不和，爪甲白剥者，胃气不足，气血不能达也。

一男子头并两手振掉不止，得之二三年，腹中和，饮食如故。余谓仲师所谓四肢聂聂之类，与防己茯苓汤愈。

和胃汤本于芍药甘草汤，故任脉拘急者与之尤效。若不瘥者，为建中汤。盖此证疑似柴胡汤。然柴胡专系心下，此方全涉腹中也。

山锡杖一名土山母，主瘀血痛，故能治产后手足疼痛。

小便闭，先与调胃承气汤加滑石为得。（按：鸡峰方治大小便不通，烦乱，四肢渐冷，无脉，以大承气汤。此即通后窍而前窍自开者，此方即系前后双解，亦一手段。然施之于虚惫溺闭者，恐生大害。金匮八味丸主治，宜参照耳。）

阴狐疝多难治，而胡芦巴丸能治之，予近得之于江都医人稻村三伯者。

治舌疳椰子油一味煮沸，以木绵浸之，色黄为度。将其绵贴疳上，以烧针熨其上。日二，以不堪其热为知。内服凉膈散加石膏，时时与豆黄丸下之。（拙轩曰：此方奇甚，他日须试之。烧针直刺疳上止腐蚀者，予亦屡用，十中可治三四。）

鼓胀、劳瘵、阴狐疝、膈噎、天刑、喘息、肺痿等，概属不治，故不敢下手。

反胃先与柴胡泻心汤、陷胸汤等，疏其胸腹，而后与吐剂，则全愈。

远年患腹痛者，吐之则愈，又安中散加姜黄、苍龙丸奏效。

漆酒治瘀血痛，其效胜于起废丸，又能治旧腹痛。中其肯綮者，必发吐下。

凡欲行吐方，先审其腹候。其心下坚实者，与泻心、陷胸、柴胡之类。制其胸腹之毒，一二月或三五月而与吐剂为得。不然，则吐方无效，且不堪瞑眩也。（土生昌有尝从宁固受吐法。其说曰：凡用吐剂，先与黄连解毒汤，六七日而后用之。诘朝啜热稀粥一碗，禁午食，瓜蒂散六分，以豆豉汤送下，少顷为吐。吐了，又与瓜蒂散如前法。又吐了，更服盐汤一碗吐之，又将指纸探吐。凡吐四次，始药力达肯綮而后徐徐进热稀粥一碗，又与黄连解毒汤六七日，或兼用滚痰丸。此吐法之大概也，宜参用。）

心下有小块，或病毒妨气道，短气者，不可吐。

服峻下剂以平旦为是，前夕宜减晚餐，其明服之。若食谷在胃，则反发呕吐，无药效，如微下法，则非此例也。

用瓜蒂散（瓜蒂三分，赤小豆三分。）亦

以平旦为是。服毕将吐者，一人持其首，一人按其章门穴，以要快吐，吐时宜少俯首。其人呕气不止者，药力在中也，宜强吐之，或盐汤促之。胸中烦闷者，必发吐也。若欲止者，与砂糖汤。若病不差者，又当与独圣散三分。（此机非熟达者难施用。）凡服瓜蒂散后下利者，为吐已之候。又发渴者，及舌上发黄黑胎者，为毒尽之征。吐后一日禁食饵，至翌日少与糜粥，不可遽食膏粱油腻，若犯之，滞食至死。

淋疾小便难通者，蚕沙二钱，滑石一钱，甘草五分，煎服顿愈。

老人患淋疾四五年不治，或至死者，是积年之毒，流注于膀胱也。其治在胸中，宜三黄泻心汤，加阿胶、滑石，兼化毒丸。

淋疾先施对症方药，外以手巾浸热汤蒸腰眼八髎边，又将阴茎插入竹筒中蘸之于热汤中须臾，欲小便时，以手摩擦小腹通之。（所谓泄闭术。）一蒸一擦互施之，下焦气运，小便分利。不然，则虽服药无速效。

《千金》漏芦连翘汤，以芎劳代漏芦效。大黄牡丹汤，亦以白芥子代瓜子，白芥子能散血故也。（按《圣济总录》大黄牡丹汤，用消石、芥子，名大黄汤。与此说暗合。）

《外台》桔梗汤能治肺痈始萌者。虽证候未具，口有腥臭者，用之尤效。败酱或代葶苈。

小儿阴狐疝者，水气着经络注阴囊者也，附子、茴香、甘遂之类，为末服之效。

小儿喜食炷炭或壁土者，轻粉、砂糖，等分为末，糊丸服之，消疳饮紫圆亦效。

小儿聤耳，独圣散点入于耳中，则黄水出，即令儿横卧，去其毒水。

哑者，系胎毒壅闭上部也。耳不聋者可治，聋者不治。

小儿初生，汤药不能下咽而溢鼻者，为恶证。

小儿惊风，角弓反张欲死者，红花、郁金等分为散，以新汲水送下得效。

生儿两手胸动，如弄傀儡，脐下左边拘急者，与《千金》陷胸汤，兼用紫圆速效。凡毒着胸中者，陷胸汤主之。

胡黄连能解胎毒，故古人往往用以治小儿五疳，今甘连汤加之特效。（此品本草云：治女人胎蒸消果子积，亦可活用。橘宗仙院以此品一味为糊丸，治妇人恶阻不止者，亦奇验。）

妇人赤白带下，其病多根柢于心下。故与三黄泻心汤，加阿胶、滑石，兼用化毒丸。

凡不论男女，中年以上，肠胃生症癖，腹底如石者，及平生舌生黄黑者，若得新病。虽轻浅，荏苒延日，治之有法，当先治其新病。若误攻其症癖，则反生大害。若新病瘥后，其症可攻，则当治其痼疾。（仲师先治其卒病之旨，其说最著明。）

妇人前阴生虫者，与汞剂效。（此恐阴虱，俗擦以轻粉速愈。）

妇人阴门大肿者，龙胆泻肝汤效。

妇人经事不调，因饮食者，多下白浊污物宜审耳。

一妇人崩漏百余日，众工束手，余与茯苓四逆汤加浮石愈。

子痫世以为胎中子病，误也。此证多因催生水毒冲逆者也，故与瓜蒂散吐之则分娩，而其证速愈，又与《千金》陷胸汤、熊参汤可。盖此证与产后痉病相似而大异。

妊娠恶阻，饮食不下，诸药无效者，宜桔白丸。（恐桔梗、白散为丸者。）

难产者，得小吐则愈，是升降气通故也。世医或用鹿角菜、云母，余概用瓜蒂。

一妇产后肿胀数日，气息促迫，喘满绝汗，小便不通，食不进，众医以为不治。余谓留饮之所为，与甘遂半夏汤一服，淡水吐出，须臾泻下如倾，诸证渐愈。

一妇平生便秘，心下动悸，加之头热不堪风寒，耳前后生疙瘩。疮痒难忍，历三年而不愈，与反鼻解毒汤、芎黄散安。

产后胞衣不下，气逆吐臭沫者，多死。

产后血晕，有属水气者，不可不知。

产后失心不省人事者，得吐则愈，又有宜附子泻心汤者。

膈噎壮年者可治，四十以上者必不治。

膈证心下结块，累累如拳者，为恶候，又舌上发紫色斑者同之。

人过强仕而发膈噎者，此年来宿毒凝结于胃中，渐上迫塞于喉间，胃中为之萎缩顽固，按之自心下至脐下，如抚竹筒也。此证误与吐剂，则不堪瞑眩速死。世所谓肺痿肺痈，间有属胃口留饮者。今以吐剂涌之，脓血黏痰多出于食道，不可概为肺而治之。

鼠毒散漫周身者，必发热，宜刺委中、尺泽出血。

中砒石毒者，与白虎加黄连汤，饮冷水亦佳。

桔梗能内托疮肿，治咽喉痛，亦不过此意。此品生干尤效，水晒者无效。（本草称苦梗者，恐是生梗。）

桦皮能排毒气，永田德本多用之，曲直濑道三亦使之。（桦说见本朝医谈青囊琐探未确，宁固单用桦皮近是。）（拙轩曰：青洲翁荆防败毒散加桦皮，名十味败毒散，为诸疮套剂。盖本此。）

仙人草专治口中病，故泻心、陷胸等方中加之妙。

胀满鼓胀，其发非一朝一夕之故。若病欲解，发大热，或发谵语者，为吉凶之界也。

胀满鼓胀绝谷者，与赤小豆、薤等间效。

五宝丹能治痿躄，不可不知。（世医以五宝丹为专治上部结毒之药，故有此言。）

舌疳难治，但痛者可救。

吐血下血色黑者不可止，鲜血者可止，灸命门捷效。

健忘属畜血者，宜抵当丸。

头汗多，因胸中逼迫，故结胸类必有之。

脚气冲心，与控喘（喘恐涎字之误。）丹效。

脱肛不愈者，食鳖顿愈。若愈后发咳嗽者，遂成劳状死。

张子和曰：水病脉洪大者可治。余验之，洪大者，属实可治。若弦滑者，必有急变。

婴儿顿嗽，与左金丸愈，蝙蝠霜亦效。（蝙蝠霜名独圣散，片仓鹤陵用鼹鼠霜亦效云。）

一士人年三十许，项背强直，不能回顾，背胁牵痛，右胁下硬结如伏卵，扪之不堪痛楚，其状如木偶，起居动止皆废，众医治之无效。余诊之曰：他年肉食之所毒，不祛宿毒，则不能愈。某曰实然，去年役于江户，屡食野猪尔，后发斯患，因以陷胸汤、桔梗白散吐下之，寻与固本汤加土茯苓全愈。余常以土茯苓解肉毒，故加之。

小儿痘后，颜色萎黄，吐乳者，上焦郁毒未解也，与紫圆三丸，日三服愈。

救急易方以蜗牛水治消渴，余乃治消渴用蜗牛霜，反便捷奏效，因名三圣散，取之于庄子则阳篇也。

一夫得病二三年，头面及两手大战掉，胸腹无余证，饮食二便如常。此病在络者，古人所谓四肢聂聂动也，宜防己茯苓汤。

霍乱不止夏月，四时共有之，小儿尤多，大抵理中汤主之。（按外台有冬月霍乱字，可征焉。）

产后痿躄为难治，初服乌头桂枝汤，寻用荆芥汤而已，或间服乘剂效。

一妇乳岩肿起颇难治，一夜梦友人来告曰：宜当归生姜羊肉汤。余从其言用之，大托脓血，因兼用于阙逢丸、梅肉丸等全愈。（羊肉吾邦乏用，今代用牛肉。）

水肿坚实肌表见紫黑色者属实也，宜发汗。一人年五十许患此证，余与麻黄加术汤发汗，数日全愈。

水病急大汗出，或急泄利，或急肿减者，反为恶候，不出四五日死。又有医数下之，续为大下利，肿气急减而死者，盖治水气之法。譬之于倾满盆泥水，急倾之，则滓泥必着盆底，缓淘以倾之，则水与泥滓同去。故与汗

下之药要缓攻，若急攻之，则病去身毙，不可不慎焉。

仲师曰：水病脉出者死。譬之于溺水者，有生气者必沉，既死者必浮。其元气衰者，脉自浮；元气不衰者，脉自沉微。故水病脉浮滑为凶，沉实为吉，圣训千古不磨也。腋臭及聤耳有脓者，皆属胎毒。

过酒后吐下或心下痛者，葛根黄芩黄连汤有效。（按：《伤寒论》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条。柯琴注云：仲景用方慎重如此，言外当知有葛芩连以解肌之法矣。偶与此符合。）

下后心下痞硬，不能食者，茯苓饮尤效。（按：吴氏曰：疫邪留于心胸，令人痞硬，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虚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亏，或因新产后气血两虚，或禀赋娇怯，因下益虚，失其健运，邪气留止，故令痞满。今愈下而痞益甚，若更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证，宜参附益气汤，此与茯苓饮证相反者。若误投之，祸不旋踵。）

肺痈吐脓血，胸中痛者，与对证药兼服伯州散则愈。

雀目与苓桂术甘汤加车前子为佳。

缩砂投酒中，酒忽化为水，故能解酒毒，又并消食也。

中河豚鱼毒者，可以蓝汁吐之，染匠新制者最宜。凡中毒，吐药为佳，蓝汁即其一也。

凡服吐剂，自辰牌至巳牌为佳。服下剂以人定后临卧为佳，利水之剂亦然。夫人日中百事纷错，元气为散，人夜安卧，精气下行，故通利之药，最宜临卧也。

小儿常食多好恶，日羸瘦腹满者，由膏腴之毒，熏蒸肠胃，故腹满、肉脱，饮食为好恶也。治法宜驱肠胃之毒，流通津液。古人用消疳汤，亦不过此意。然此证多属不治。

平素健啖者，有忽发身体强直或不遂者，不可妄药，但减饮食，则必自愈。（宁固曰：病多成于食毒，专用吐剂，而于此证云不可妄药，高出前人一筹。）

衄血诸药无效者，三黄泻心汤中加荆芥二钱奇效。（按：《卫生家宝》治血气妄行，其出如涌泉，口鼻皆流。侧柏散，侧柏叶、人参、荆芥穗共三味，此亦荆芥为效者。而其治虚实相反，并存而可。）

福岛慎独轩

慎独轩尝受松原一闲斋衣钵。林栖于芳野数十年，志不拘检，神情旷荡，无甚可否。是以其理疗，自然融活，不似当时古方者流所为。门人中川，故能记其成绩，著《芳翁医谈》，其可谓翁之忠臣矣。

凡腹中有块而发挛急气急等证者，不论血块积聚，与起废丸效。

其腹有块而腹里拘急，形体瘦削者，名曰干血劳，起废丸长服为是。

反胃难治，然驱除停饮，和胃气则得愈，宜长服小半夏加茯苓汤，时时以大黄甘草丸除其腐秽。

中风卒倒者难治，与附子泻心汤间得效。

偏枯言语蹇涩者，与麦门冬汤加石膏。但偏枯者，与续命汤。此证石膏最为主，一贴用至五钱。（偏枯用石膏，山胁东洋原之于续命、风引诸汤，翁亦同时同见，所以古方盛也。）（拙轩曰：麦门冬汤加石膏，似庚立之本旨，然用之往往奏奇效。古方之妙，不可思议。

偏枯瘫痪及痿躄麻痹者，皆系阳气衰废，故虽用乌附之类，不能奏效。

休息痢因秽物不尽，宜服芎藭丸下之，兼用半夏泻心汤之类。

下利久不止，其证如休息痢，而无脓血，唯水泻时作时止，腹满时痛，泻则觉快，日渐羸惫，面色萎黄，恶心或吞酸者，非巴豆则不能奏效。故用芎藭丸，兼服半夏泻心汤为佳。紫丸治久痢，亦此意也。

痢证百端，不可枚举。而眼胞惰数瞬呼

吸促迫如唏之类，三黄泻心汤最效。若冲逆甚自汗出者，前方加牡蛎。若见诸怪证者，兼用辰砂丸。

痫家概治《千金》温胆汤为最矣。凡诸证变出不定者，皆系肝胆之气郁，宜主此方而勿眩其证妄易之。

上市买人之子，卒然厥冷戴眼，不知人事，予以为痫。与三黄加芒硝汤，三日不瘥，因请治于松原白翁，翁与风引汤三剂而全愈。一男子年十有八，素患口疮赤烂，一日直视不语，心下石硬，醒复发，予拟前治，与风引汤十帖，始知人事，后与三黄汤全安。

痫家舌焦或滑白如渍水者，内服麦门冬汤之类，外以黄连石膏末贴之则愈。

多罗尾候性躁拘物，患失精数岁，与人并坐而不自识其漏泄，诸治无效。予诊曰：此痫也，与三黄泻心汤全愈。

内痔难愈者，内有结毒也。宜驱尽其毒，蝉皮最效，如痔漏亦然。长服下剂，可荡尽其毒，勿漫施外敷求速治。

病有不可不为者，如汗吐下是也。若失其机，则病不治矣。有为之而不若不为者，如鹤膝风、流注毒是也。何则？节脉有条理，而皮外不可见。故妄施针刺，则多害屈伸。若服托里之药，毒气外泄，终自脓溃，则无后患。余故曰：为之不若不为。治疮肿者，不可不知。

瘈狗毒鼠，古今论其治，而至猫毒寥寥无闻。予尝为家猫所咬，痛楚苦恼，不可名状。因普检毒兽咬伤之方，将水晶一味煎服，其病霍然如脱。后复发，乃作黄连解毒汤，加虎胫骨兼服之，数十日全愈。

余尝见磨古镜者，将石榴皮磨之，则银光剥尽为铜色，乃知水银之所忌。世解轻粉毒，专用石榴皮，洵有以也。

水肿冲攻，或脚气冲心垂死者，取巴豆一味去皮碎，与赤小豆合炒而去巴豆，赤小豆一味煎服之，则咄嗟奏效，或赤小豆汤方中用此品亦佳。

齿痛难堪者，宜桃核承气汤。（龋齿、断疽、牙疳、骨槽、诸齿痛难堪者，余用之屡效，盖属血气冲逆者多故也。）

一人患哕五十日许，众医束手。余审其腹候，与建中汤二剂全止。（按：洋说以哕逆为膈膜挛急所致，建中汤所以效也。盖翁非信洋说者，治术精思，偶诣此耳。）

《外台》泻脾汤，治症瘕成劳者，世所谓积聚之类。有腹痛者，用此方往往奏效。

发狂者，与三黄加芒硝汤，兼灌瀑布泉为妙。灌泉法，使患者着褥，而以麻索缚之于梯，别以手巾覆其头，而后灌百会，又以手当额上御眼鼻，而灌大庭，次至胸间膻中，则其人易堪，而克奏效。（泉水浊者不佳，宜择清冷者。）

凡漫肿坚硬，皮色不变，而其势甚炽者，以矾石汤蒸之，则能消散，悬痈、淋漏、痔毒之类最效。又治瘫痪不遂不止，脚气冲心也。）

娼妇始入妓院，与客接十日余，必发寒热腹痛，俗称曰淫腹痛，海萝能治之。如寒热不已者，宜小柴胡汤加海萝。（按：《兰轩医谈》载海萝汤治验可征焉。凡海草能避霉气，故京师妓院多食青海苔。《大和本草》云：杨梅疮家食昆布，面不发疮，是亦其一证。）

人中白能治血晕。不论产前后与金创损伤，以井花水送下少许，则晕立止。一妇人产后患口眼㖞斜，半身不遂，余与桂苓丸料加沉香、人中白而愈。以血分有病，人中白能治之也。（产前后口舌赤烂痛甚者，以人中白贴之效，以能入血分也。）

金创出血难止者，以纸条紧缚之，以淡红粉撒其间，随缚随撒缠毕，而妄动则血止。如其更甚者，敷矾石粉，痛发必止。

痫家有数证，而属火热者，属瘀血者，宜甄别舌上苔。其色或黄或黑，常苦上冲，脉数而有力者，为火热，宜麦门冬汤加石膏、柴胡加石汤瀑布泉选用之，兼见血证者，为瘀血，宜三黄泻心汤，加犀角、芒硝，或沉香、

姜黄之类。若手足瘛疭者，宜天麻。间有妇人老后自愈，即与患痫之妇产后不药而自愈者，一理也。

噤口痢有宜半夏泻心汤加槟榔者，有宜真武汤者，不可概治。

妇人经闭成癥瘕者，成鼓胀者，灸肾大小肠膀胱诸俞及腰眼，至十万壮以上，则必效。

黄胖用铁粉而不效者，宜辰砂。

一人伤寒，差后久不食，众医治之无效。余诊之，腹中有动悸，与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食忽复故。

医有上工，有下工。对病欲愈，执方欲效者，为之下工。临证察机，使药要和者，为之上工。夫察机要和者，似迂而反捷，此贤者之所得，而愚者之所失也。

人生固有自然之理，而疾病亦不外于人身。故医审其理而治之，否则施治益谬，是以长沙氏之书务矫其弊，可不鉴哉。

田中适所

本朝八九十年前，越前有奥村良筑者，始阐吐法。而其门人永富凤介著《吐方考》，荻野元凯著《吐方编》，田中信藏著《医事谈》，皆绍述师说，所裨补不为鲜矣。

汗吐下异法而同归，可吐而不吐，同于可汗下而不汗下，而世医或遗吐之一法，故病处于不死不起之际者，比比有之。长门独啸庵特得其法，而其所著《吐方考》，皆有征验。

余从奥村先生学吐方，十余年而后行之。年不下数十人，颇知其效验。然至其机变，则非言之所能尽，唯考征已明，试验必审，精与识合，胆与信符，而后可庶几焉。凡欲行吐，当审腹候。按之不得其可吐之候者，虽上下坚实，不可吐之。

凡快吐者必快下，上窍开而下窍通也。而张子和更下之数十行，是宜权其势而斟酌之。

凡行吐法得之于缓病，而后得之于伤寒卒病，则远害矣。

癫痫者，以三圣散吐之，后与铅丹剂佳。

喘息腹满者，不可吐，宜回春紫金丹。若不满者可吐，宜瓜蒂散。

伤寒汗出不解，胸胁苦满，不欲饮食，大便或利或秘，舌上白胎，短气而烦者，当吐之，瓜蒂散主之。失吐者死。

发汗吐下后，心中懊侬结痛者，当吐之，失吐者死。（吐方或指栀子豉汤而言。）

盐汤吐痰，地黄吐蛔，五苓散吐伤寒，葱白头吐头痛。此数方非能吐人，惟在知其义，对其证而得其法耳。

反胃诸呕，少腹有块动悸冲巨里，心中热痛，饥不能食者，不可吐，吐之必死。

汗出而后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若胸胁满而呕者，其热虽潮，未可遽下之。世医不知此机，多方误投，轻至重，重至危。悲矣！

下利下重，虽脉洪数，当审其腹候。有宜汗，有宜下，有宜和，不可一概下之。下如鱼脑肝，食饮不下，脉细数者，数日死。能食而下脓血，久不已者，以肠痈药治之。

下利咳逆，痛引胁下，不欲饮食，寒热去来，欲为劳者，急下之，宜十枣汤。

医之临病，犹将之对敌。苟不得其时，不知其机，则一败涂地。思之必精，察之必审。而误者未之有也。书云：惟时惟机。天下之事皆然，不止医事也。

中风口眼㖞斜，或半身不遂者，与瓜蒂散得效，若卒中风者无验。

痿躄多由热气上逆，故下焦气血枯燥，而至足痿。此证必小便频数，大便秘，后遗尿失禁，甚则下血而死。与吐剂而后与白虎汤为得。

耳病用宣明论泻青丸效。

被灸火发壮热喘息者，小柴胡加黑豆、牡蛎尤效。

肠痈经日属阴者，薏苡附子败酱散，加黄芪佳。若痛甚者，加没药。

痘疮至贯脓时，烦渴闷乱摇撼者，与风引汤效。盖此证痘科键用满天秋，《活幼心法》用唇砂益元散，而不如此方最捷矣。（拙轩曰：运用自在，虽存于其人。古方之妙也，西土之医家，或乏此识。药方之日增月加，职斯之由。）

不由邪气而口中干燥者，属血虚，故虚劳多有之。发热亦有属血虚者，不可不知。

生姜发开心胸结邪，干姜温散心胸寒冷，使用虽多，不过此二端。世医无深知生干之别者，噫！

休息痢属疝者，宜当归四逆汤。

禁口痢不能纳药汁者，鲋鱼为泥，和以吴茱萸，麝香少许，贴之于脐中得效。

食伤不吐下难奈者，升麻、郁金二味煎服捷效。

霍乱转筋甚者，与理中加石膏汤为佳。（古人治转筋以理中汤加石膏，治胞衣不下以平胃散加芒硝，其意难晓。盖阴阳相摩，刚柔相济，妙在其中。适所得之于实验，其言非虚矣。）

福井枫亭

枫亭医术自是高手，京师人传其起瘫扶衰，悬决生死日时，多奇验。今就其门人所记医按提其要云。（拙轩曰：枫亭翁喜读《千金》、《外台》，故其论病说方，多本其书。于先辈着鞭之后，欲别开生面，不得不假手孙王二氏也，满清医人无此见解。）

世有面色萎黄，肌肤干枯如老妪，眼多眵泪，鼻流清涕，气逆心烦，胸中怫郁。按其腹鸠尾至脐腹，任脉拘急如张两纽，按之则痛，动悸甚，脉多滑，喜饮茶汤，或吃杂食，每眠睡，心气懒惰，临事狐疑，或愤恚不乐，渐目下足胫生微肿，或中年夭折，或痴癫骙仝生者，医以为黄胖，或以为痛，治之无验。特不知此病本因情欲不遂，饮食失宜，不胜其劳，遂蕴蓄湿热。其热熏蒸为面黄、甚者郁热消烁肝胆，忧虑恐惧，百事不决，昼夜不能眠，以致此病也。盖此证有虚实之分，肌肉敦阜者属实，身体羸瘦者属虚。虚证面部或足胫浮肿者无害，若实证历日，足胫目下微肿者，脱候也，为可畏，余名之曰脾劳。（《千金方》所谓脾劳与此证大异，本草百病主治铁砂条，所谓脾黄病为稍近。）凡脾劳湿热泛溢于膜外为水肿者，宜圣济紫苏煮散。若郁热流于肠中，为脱肛痔疾者，宜润下剂。但便难者，宜脾约丸。若下利不食者，属虚也。若郁热侵胆府，则善衄。移热于肝脏，则善惊恐。热郁于胸背，则肩强。左胁挛急，或咽喉不利如梅核气，或水饮客于冲脉咳嗽，或心下如盘，食不下时吐逆者，宜半夏汤（《外台》方）。若嗳气吞酸心下痛者，宜四味枳壳散。盖此证郁热支冲脉，水饮不能为之流通，因心下悸。若认为留饮治之，反生害。但解其热，则饮自去也。若其人羸瘦，津液乏少。心下动甚，目下微肿，耳鸣目眩头晕者，属虚候，宜沉香降气汤。若热传于大肠下血见前证者，宜铁刷汤。若能食，下血不止者，宜赤小豆当归散。若下利腹痛如五更泻者，宜真武汤。若腹鸣下利者，宜半夏泻心汤。若不下利，心下右边当委食之府痛者，香砂平胃散。若左胁下至少腹挛急冷痛者，柴胡鳖甲汤。若热熏蒸胸背，涌痰咳嗽，喘逆肩息似支饮者，宜九味半夏汤。若两胁急胀，腹满不能食，头痛壮热，身体疼痛者，宜延年枳实汤（《外台》方）。若旧年脾劳，冷热不调成癖，积食不下，虚满如水状者，宜前胡枳实汤。若性禀薄弱，忧思不遂，久郁不解，血液枯燥，往来寒热，盗汗咳嗽者，《圣济》所谓痿癖成骨蒸也，宜秦艽鳖甲散。若热熏蒸脾胃，及肝胆疑虑不决，心下如盘，舌上沈香色，其人如狂者，宜半夏汤加石膏。若心下痞闷，痛引乳下，或冲脉支结，胸中牵痛者，宜柴胡白术散。近世患此病者颇多，盖现证有全似他病而属脾劳之变态者，有他病为主脾劳为客者，能审辨之

以处其方，则思过半矣。（此一种内伤病，脾劳名未知当否。然其反覆辨症处，溯流穷源，其次第用药处得心应手，近患此病者最多。则其治法宜研究也。）中风病由，《素问》单云风，刘河间以为火，李东垣以为内伤，纷纭难适从。但《外台》许仁则所论似是，此证先宜与《千金》竹沥汤。若不能服汤者，用乌犀丸，可以开达咽喉。若胃气反逆呕吐者，百不治一。

一人年四十余，病温疫下血后，身重难转侧，四肢不收，口眼开脱，语言不出，其状如塑人，脉滑，舌上生芒刺，似欲冷饮。余以为下证悉具，即投以大承气汤服之。一帖，眼睛活动，语言少出，续服前方全愈。又一人患同病，而精神稍爽，瞳子和，口中津液粘涸，不能语言，绝食数日，人以为死证。时患者动指，其状似欲饮水，因与之，少得语言，如此数次。余试与白虎汤遂愈，盖承气汤主精神昏愦，不能语言。白虎汤主精神爽快，津液黏涸，不能语言。虽均属里实，二汤之所主自判然矣。（《中西深斋名数解》有白虎承气，辨颇明晰。而枫亭得之于实际，宜彼此参稽处之无差误。）

肺痿有冷热之分，而《金匮》但载肺冷治方，不及肺热诸方，《千金》、《外台》亦从无发明。特《圣济总录》人参养荣汤论肺热证治，余试之效。若其热盛者，宜秦艽扶羸汤、知母茯苓汤。若腹满者，秦艽鳖甲散加槟榔。盖肺热者，多属不治，肺冷者，反易治，不可不知。

世有咽喉不利，似膈非膈，声音如小儿弄草笛，不能卧，脉数急，忽吐脓血一升余而死者，此肺痈一证最为难治。

奔豚证。桂枝加桂汤主泄气，奔豚汤主和痛。若此证喜苦味者，宜奔豚汤。喜甘味者，宜上方。

四饮中支饮最为可畏，此水饮停积胸膈间，支乘心故也。其初胸膈实痞强支心，心下反濡，咽喉喘逆，气急不能卧者，《圣济》旋覆花汤尤效。若此证心下坚硬，水饮支结甚，或与此汤再复者，宜木防己及去石加茯硝汤。此二方外余未见其效。（拙轩曰：支饮之证，古人所论不一，或以为心脏痞塞，或以为脾胃有不足，或以为肾气亏乏。予谓不然，凡人心肺之下，有所谓膈膜者，水饮瘀到其间，则上致肺气不利，下致胃气上逆，心下痞坚，是支饮之候也。《巢源》云：水饮过多，停积于胸膈之间，支乘于心，故谓支饮。出方读便解录，为此条注脚。）

水肿下利者，为恶候。先有水气而下利者，宜木防己汤，《外台》所论可征。先下利而后见肿者，属虚劳，为危候。脚气肿下利者，急冲心而死。故水肿证概主利水而禁下药，若服利水药下利者，亦为凶兆。

胸痹心痛，当心中及心下痛剧者，吐血而死，余往往视之皆然。

一人卒发心痛，手足厥冷，脉绝欲死，余投赤石脂丸料速愈。

妇人经水不调，小腹冷气属瘀血者，温经汤奇效。经后腹痛者，亦属瘀血，宜滑石散（无尽藏）。若行经中腹痛者，属气滞，宜四乌汤。若经水不调，气滞肥满有畜血者，宜逍遥散，正气天香汤。若产后瘀血上逆者，辰砂最效。若行经前患头痛者，属饮，宜桂枝、橘皮、干姜等。（《医通》）

妊娠五月后堕胎者，概系癖块所为，早制其块，则多保全。先辈不知之徒，与滋补药更无效。（此说原于仲景最有理，惟恐女科专门徒由父祖传，未尝留心古学。而讲求夫通变化裁之活用，固执温补为安胎之要药，受其害者不少。噫。）

产前水气微者不足畏。若上部有水气，气急喘逆者，产后忽冲心而死。或蓐中有肺血干而吐血者，俱为可畏。又有产后汤浴感湿，邪为脚气肿者，不早治则为不测之变。

黄疸烦渴吐逆腹胀者，为恶证。若夜不得眠，烦躁热渴者，不出二三日而死。

腹中有癖块，而一身发黄者，名曰癖黄

疸，亦难治。

病者初脉沉数，忽变缓，似病解，而其人气郁，默默欲卧，身重食不进，小便如糞汁者，即发阴黄之候也。

虚人疟热与劳热为易混，但疟脉弦大而不数，劳脉数而不弦大，是为别。

虚人截疟以灸大椎为最，其法明旦三壮，午时三壮，将发时三壮。

疟病内热炽盛，频渴饮水，发露当风取凉，邪气不能发泄者，变为水肿，宜越婢加术汤。余尝治此证，水气除而后再发疟，是其征也。

霍乱发振寒者，阳气复之候为佳兆。若虚人不堪振栗者，宜四逆汤。

卒然发呕吐者，有霍乱，有卒中风，其证相同。但中风吐后脉缓而不紧，手足不厥冷，呕吐中能左右手足动摇，吐止半身不遂昏睡，是为别矣。

世医漫认足肿为脚气，特不知脚气以疼痛或挛急或懈怠或麻痹为征，不啻水气也。盖此病湿气胜则肿满，风气胜则不仁。有病在腹而后及足者，有在足而后及腹者，脉忌洪紧弦而不忌数。心下及人迎动高者，最在所忌也。

余治脚气，先辨表里为治标，以肿满麻痹腰脚痿弱为表证，以发汗解毒为主；以风热炽盛，动气甚，气急腹满呕吐，为里证，以降气利水为主。世医动以表证为危笃，以里证为轻易，治方乖错，生不测之变不鲜。

蛔虫有寒热之分。永田德本以太乙丸治热证虫积，以木香丸治冷证虫积为得。凡郁热盛于膈间，则必为蛔动，医概为蛔厥治之，误矣。（胃热吐蛔，吴又可既论之而无的治。陈治曰：温热病而吐蛔者，此胃热也。胃虚有热，虫随热气上行，亦吐出也，宜犀角黄连汤。伤寒辨注清中安蛔汤，治胃实热，呕吐长虫，亦为其合治。秋吉质曰：吐死蛔者属热，吐活蛔者多属胃寒。死蛔色白，活蛔微红色，是说似理而不可必矣。）

痢疾不论下利多少，以热之轻重为治法之标准。故先以调中汤（《外台》），发汗后参用大柴胡汤、芍药汤和解。若谵语舌燥黑，赤白脓血下重甚者，以大承气汤、槟芍顺气汤下之，其热解则利自止也。

噤口痢虚烦，宜竹叶石膏汤。《百一选方》人参、黄连、陈皮、莲肉四味者亦佳。此证发哕逆者不治。

休息痢但下白滞者，宜真武汤加赤石脂。

张子和曰：凡头疮发肿疡处，水气必凑焉，故宜下剂。余本其说头疮加苍术，即为去其水气也。其实者，用牵牛子能奏效。亦同旨。

《金匮》泻心汤云：心气不足吐血、衄血，其主治茫乎无据。按本草百病主治大黄条曰：下瘀血血闭，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胸胁刺痛胀，同黄连、黄芩煎服。余据此说治吐血衄血胸胁刺痛者，百无一失也。

凡下齿痛者，灸肩井即效。肩井者，系阳明经之所行也。又龈齿下龈肿者刺之，血出则愈。盖血气妄行，聚于齿龈之所尽故也。

骨槽风证详见《外科正宗》，此疮生于耳前颊骨，而腐溃穿孔，口中喷脓。其初欲发时，或为口眼㖞斜，后至上龈腐溃，不能饮食，遂有至死者。若因霉毒为此形状者，去其毒则愈。骨槽初起者，宜医通茵陈散。（茵陈、荆芥、薄荷、连翘、麻黄、升麻、羌活、僵蚕、细辛、大黄、黑丑，以上十一味。）

其人无咳，唯语声不出者，宜《外台》茯苓安神汤。平素嗜茶者，多发此证。盖有治不治之别，属上焦虚冷者，多不治。若上焦虚寒，语声不出者，宜《外台》黄芪理中汤。若咽喉肿或痒，咳嗽声不出者，宜圣济黄芪汤。

后世中暍外别设中暑名者，误矣。中暍中暑及中热，皆一病，非别因。东垣不知之以动而得为中暍，以静而得为中暑，制清暑益气汤者，非矣。又世论古方者，谓伤寒外无中暍，亦益非矣。《汉书·武帝纪》云：夏

大旱，民多暍死，其来既在仲景前。且夏月身热汗出，恶寒咽干，身重疼痛者，与仲景中暍门白虎汤，则其效宛如溉水于炭火。又夏月卧寐中感冷气，恶寒发热身体疼痛者，随伤寒治法，与桂枝麻黄则霍然而愈。此二者，岂可混焉哉。

后世以霍乱一证为止夏月者误矣，凡有吐泻而挥霍撩乱者，四时俱有，《外台》、《儒门事亲》可征焉。盖此证夏月多而冬月少者，冬时阳在内而温，夏时阳气走表，阴在内而冷，加之贪冷饮冷食，故多发此证。其状似伤食伤滞，然伤食伤滞者，腹满痛而吐泻如倾，则明日霍然而愈。至霍乱则虽既吐泻，腹痛不止，反发热身疼痛，剧者手足厥冷，烦闷燥渴。此证四时俱有，而夏月者尤重，故世或以霍乱为中暑，益误矣。

凡霍乱心下痛者必吐，脐下痛者必下利。

理，治也。中者，指中焦胃气而言。乃胃中虚冷，水谷不化，变乱吐下，譬之乱线，渐理可治，故名理中丸。建，健也，即健胃中之意，故名建中汤。其义颇异，世医不知之，合为一方，名建理汤，非古意也。

半夏泻心汤，泻心下痞满也，后医以为泻心火，概治痈证，大误矣。

骨空论曰：冲脉之为病也，气逆里急。凡冲脉不足而血燥，故鸠尾下痞满，或气上逆胸中，腹皮如贴背，为心悬痛者，谓之胸痹，故桂枝枳实生姜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之所治，皆邪客于冲脉也。

心下动悸有三道：一为寒气客于冲脉，支冲任而悸者，炙甘草汤、大建中汤所治是也；一为因水饮而悸者，桂枝茯苓白术甘草汤、真武汤所治是也；一为有毒悸者，脚气冲逆是也。

凡狂痫证，狂走不安静者易治，唯妄言笑语者，即癫也，又名失心风，难治，《素问》论阳痫阴痫为可据。《本事方》茯苓散、宁志膏、狂气圆，皆阴阳通治方也。夜不得眠者，宜《准绳》灵苑辰砂散。又吐唾不止者，宜局方养正丹。阳痫者，宜灌水。其证剧者，大桶蓄水，乘病人不意，一时可灌沐。其实者，浴瀑水亦佳。是皆降阳气上升故也。

世称流注者，自胸至小腹腰间手足流转，甚则生块，其形平塌漫肿，以手抚之，不坚而肉底有块，其块溃则脓汁出，一块愈，一块又随发，重者至生三四块，终不治矣。此证发胸以上者，为湿痰流注；发胸以下者，为瘀血流注。发胸以上或手足者易治，发小腹或腰边者难治。瘀血流注者，将发其块，则腰脚难屈伸，微热。有发作急者，不出一月而死，缓者延半年或一年而死。其块将溃时寒热特甚，不可妄与败毒散、小柴胡汤等寒冷药。陈氏用木香流气饮，然此证多属虚，其初宜益气养荣汤。虚惫者，宜十全大补汤。又流注发小腹者，疑似肠痈。盖流注属虚，肠痈属实。故治法有补泻之别，不可混焉。

肺痈之为病，其气塞不通，热聚于肺中而致脓溃也。《金匮》所谓口中辟辟燥咳，则胸中阴阴痛者，尤为的证。当早辨知之，临其未吐脓前施之。治若失期，则不可救。其初寒热往来，咳逆脓臭，短气不能侧卧，胸中痛，咽喉不利，呼吸宛如吹笛，是有物碍肺管故也，其脉滑实而数，未吐脓血，时咳，则有如嗅瓶中腐水之臭气。病久者，其臭满一室，终吐脓血而死。吐脓血则如吹笛者忽止，即碍滞肺管者去也。古人试脓法，投水沉者为脓，浮者为痰。今视之痰唯黏稠而已，至脓如炼葛粉，不可切断，是为辨矣。

支饮之为痞，古人以为心藏痞塞，或为脾胃虚弱，或为肾气不足，其说不一。余熟考之，心肺下有膈膜，其形如薄绢，横覆心肺，水饮支乘于此处，则上使肺气不利，喘急烦满，下使胃气逆，至心下痞坚，是为支饮之候。《病源候论》云：水饮过多，停积于胸膈之间，支乘于心，故曰支饮是也。其脉弦紧或沉紧，至夜半后，则必气急促迫极甚，其证疑似喘哮然。喘哮者，胸中不利之所为，故唯觉咽如塞而已。支饮者，其初有胸痛而

发喘，或手足厥冷不得卧，必面部及腹中四肢为微肿，或气急后有大浮肿者，其状虽似水肿之气急。水肿者，初无气急，渐至肿满而气急。支饮者，初为气急而渐至为肿，是为其别矣。治支饮法，以禁食为第一，严忌油腻辣酱等。若肿甚者，要断盐，其法同水肿。又支饮似悬饮，而痛剧者，可以控喘丹下之，又与木防己汤。水气益甚气急者，可兼用甘遂末。若气急甚，呕逆者，宜甘遂半夏汤。与此等方一旦虽得效，再发者难治。凡此证经一二年不愈者，不可妄攻，攻之则速虚虚之害。若实者，有因攻击脱死者。此病近世极伙，当悉意而治之。

白虎风始见于《圣济总录》。其证自肩端连头脑痛如啮，至夜半后，则其痛益甚而无肿气者也。凡痛至夜半后甚者，阴气凝结故也。又有白虎历节风相似而少异，历节者，散见诸书，风湿共通称之谓，有热而骨节痛者。白虎者，谓无热，但阴气凝结而痛者。又有痛风者，谓有肿而痛，与此证自异。白虎风宜《圣济》羌活汤，兼用《本事方》麝香圆亦可，若与此方不知者，可与《金匮》乌头汤。

脚气说以《巢源》及《千金》、《外台》为确，《外台》中苏恭说最可据。

肺胀为病，与肺痿肺痈自异。盖斥肺叶怒张而言，其证咳而上气，有喘而气急。其状似支饮，然支饮之喘，其初有胸痛，或手足厥冷，气急不能侧卧。肺胀者，热势甚。上气卒发，目如脱，面部下部共浮肿而不至，难侧卧，是为其分也，其说详见于金匮要略。

脚气，精神恍惚，发妄语，热甚有肿，上冲头而面赤，惊悸者，世医认为痫证疗之，非也。凡大病见痫之形状者，多至死。此非真痫证，《素问》所谓六经尽证也。

疝本因水气与瘀血，为痛之病也。余故于大黄牡丹汤，取牡丹皮、大黄、桃仁于牡丹五等散，取桂枝于无忧散，取牵牛子、木通于四乌汤，乌沉汤取乌药又加延胡索一味，立为一方，以治脐下及脚挛急，阴囊肿或痛，或妇人引腰而痛，或痛引阴门，或阴户突出者，莫不有效矣。（世所谓福井八味疝气方是也。）

脾劳证心下痞，腹中雷鸣，无痛而下利，利后心下不快，反痞胀者，半夏泻心汤主之。若脾劳下利而腹痛无热，心下有水气而咳，或下部有水气，腹痛下利者，真武汤主之，此方亦用五更泻效。

钱氏白术散治脾瘅。脾瘅多属虚，消渴病中多兼此证，食物偏觉甘者也。

下血多属脾劳，而脾劳下血忌妄止血，是古所谓肠风属也，宜赤小豆当归散。若动悸甚下血者，宜香艾汤。若牵挛下焦者，宜铁刷汤。此诸汤非止血剂，而下血自治也。（香艾汤，艾叶、香附子、甘草、生姜四味，系福井氏家方，铁刷汤出《局方》。）

凡失精者，多因下焦冷而起，故以汤火温腰，且每夜临卧灸三阴交，则免其患矣。

古以失精属虚证，今视不必然。实者间有之，其人过食，则往往为此证，故以节饮食为第一也。（按远行者，往往患之，亦同一般。又屡失精者，屈两脚而卧，则免此患。）

羚羊角治下血，其效优于犀角。犀角所主，多在吐血衄血。

后世吐血用升麻，下血用黄芩，一偏见也。升麻亦治下血，故《千金》云：无犀角，以升麻代之。

阴毒病发于阴经，阳毒病发于阳经，故异名而已。朱肱以阴毒手足冷为阴寒盛者，用乌头、附子类，误矣。王安道辨之是也。此病《医宗金鉴》以为今瘄病，似可从。

天泡者，为火烁疮，酷暑时发细疹，其色正赤，其初自胁下至肩背痛如针刺而后发触衣被则痛益甚。后皆为水泡也，用解毒泻心汤，与荆防败毒散亦佳。

高阶枳园

枳园名经宣，字子顺，高阶氏。文化、文政之间，以医鸣于京师。救济之泽，洽于一时。致仕之后，隐于鹰峰，优游自养，卒年七十有三。枳园生于枫亭、台州、东郭诸人之后，治术融会，颇有机警，所著《医谱》、《方谱》、《药谱》、《认证录》等，足以窥其一斑，今录一二，以备省觉。其他三角、小林竹中、有持诸人，亦声誉相踵，而余未能详之，故期他日云。

诊病有四因、六证、十二候、三诊、七视。四因者，谓外因、内因、内外别因、内外合因。六证者，谓初、中、终、顺、险、逆。十二候者，谓寒、热、虚、实、浅、深、缓、急、平、间、常、变。三诊者，谓持脉、按腹、审禀。七视者，谓问原、寻证、望色、观形、听声、嗅气、谛习。盖此五法三十二则，乃和汉往圣先贤之遗训，而吾门之所历验。苟审诊视察病源证候者，不可不精究焉。

瘟疫初起，食不减，味不变，精神爽慧，起居如故者，必至热解。食将进时食反减，或绝谷元气衰弱者，间有之，与轻疫食不减者不可混。凡瘟疫自初起至热解，食不进者，不足深虑也。

其人卒然晕倒，不省人事，醒后精神恍惚，或两脚痿弱不能起，尔后身体灼热，口舌干燥，时时谵语，或言语错谬，自汗出，痰喘壅盛而烦躁，其状如中风，半身不遂。或下利呕逆，或哕逆。或四肢微冷者，医不知而为风治之，误也。是瘟病热剧，直传于里，元气衰弱之所致。虚禀者及老人多患之，选用柴胡润燥汤、柴胡括蒌汤。若痰喘者，宜蒌贝养荣汤，然多属不治。

瘟疫淹缠不解，或邪气沉沦，遽然变为脚气者，属危候。

瘟疫初起，手指微抽者，后必发痫，多难治。

伤寒、瘟疫、疟痢、霍乱瘥后，有发脚气者，或有病不解变成脚气者，世医不知，而为病后水气治之，遂至冲心而死，不可不慎焉。

产后脚气，四肢产痛痹软弱，难起居，心中烦悸，腹中不仁，体常烦热，或洪肿或微肿，或胖胀，筋脉弩脖，或牖羸筋脉挛急，小便不通，脉紧有力者，宜犀角麻黄汤。医不知而见其头疼、冲气、恶露少等证，为血气之所为，与调血剂者，误也。

风肿之为病，在上则耳后项际，在中则胸膺肩背，在下则腿股胫腨。流注为肿，其状如痈，或壅或漫，或痛或不痛，或消散，或溃脓，其初见憎寒壮热，头疼体痛等表证也。风肿在耳后项际者，大则如栾子，小则似梨子。而见前表证者，宜荆芥败毒散。

风肿初起，不辨伤风时气者，见憎寒壮热，头疼体痛，而有表证解后发者，或有表证中见肿胀而热随解者，或有寒热发作有时如疟状，或有身热无间断，其状似温病者，俱皆自初为肿，而至其变，或未为肿，或有表证绝无，而但为肿也。

麻疹初起自汗出者，邪从汗而解。呕吐者，邪从上焦而解。吐泻兼发者，邪从上下二焦而解。鼻衄者，邪从血而解。皆麻疹之佳兆也，不可遽与止汗镇兜涩血之剂。疹快发则诸证自愈。

麻疹初起，与排毒、升麻、葛根、解肌、越婢、连翘、凉膈等汤。不发透者，乃为瘟气收束疹毒之所致，与启蕴汤以散瘟气，则必出透也。（按：启蕴汤系高阶之家方，柴胡、黄芩、厚朴、半夏、草果、枳实、甘草、生姜，俱八味，盖九味清脾汤变制也。

麻疹已出，其色如丹朱不红活，麻沙混淆不匀净，地界淡红或微黯，发热烦渴，睛多赤络，口臭甚，唇舌干燥或焦裂，躁扰不宁，小便涩少，大便不通者，乃为热毒内伏，燔灼血液之所致。凉血攻毒饮，加犀角、石膏，或兼服独圣散、紫雪等。疹已出，或焦

紫，或红斑，壮热如炙，烦渴引饮，小便赤涩，大便秘硬，口气加混，惊狂谵语，烦躁不安者，宜郁金散，服后暂就眠，则精神即爽然。

癥之为病，上在鸠尾胁肋，中在脐上左右，下在少腹左右，或浮现于上面，或沉着于下底，或支两胁，或侵两肋，其形或圆或椭，或匾或厚，大者如拳球，如盘鳖，小者似卵茄，似梨杓，或坚硬如石，或柔韧如肉，或软虚如绵，或牵挛肩背，或引拘脊膂，或疼痛，或不疼痛，或脐下无力，或腹内觉狭小，脉多沉迟者也。病在少腹，初起小如桃栗，或鸡蛋，或似茄子、梨实，渐长大。久之，其状如怀胎而正圆，或蹲踞不匾长，不成棱礧。大者充满腹中，宛如南瓜状，在正中，或微倚左右，按之浮凸，或沉着不移。其处无痛，或虽痛亦不剧，月信以时下，或经血过多，其块必膨胀，饮吃谈笑如故。但俯则觉妨碍耳，名曰肠覃。此证难愈，虽不愈，不为大害，或其状如怀胎，经年月则渐减至如初。若当覃始萌时，早服通气松滞之剂，则或可防之，宜乌苓通气散。

解劳、缓痃二汤之所治，系将为劳之兆。故二方俱腹力虚软者，加人参。微咳者，加贝母、桑白皮。热深者，加地骨皮效。（枳园所自验自古经方，至俗间单方而又出于自制者，居四之一，如缓痃汤、润肺汤九味柴胡汤之类，今用之屡得效矣。）

疝热甚时谵语，或口渴舌燥，或黄胎、或白胎，大便如热痢，小腹拘急，腰臀下迫难忍者，宜融疝散。窘迫重坠甚者，加大黄。疝无触犯之因，卒然小腹坚硬，痛难忍，或从右，或左上抢冲胁，胁气急息迫，手不可近，烦闷扰乱，身热甚似温病，口渴舌燥，小便不利，大便秘，或呕吐恶心，或时呃逆，从少腹直上冲心下，或下牵阴囊，但坐不能卧，或肚腹臌胀，弹之为声者，名曰冲疝。其证多属热，宜融疝加大黄汤。

婴孩或幼少时颈有结核者，俗称为痨之兆。虽未必然，间亦有之，不可不知。（按：《金匮·虚劳篇》云：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古人以颈核为劳，是其一征。）

虚劳初起，腹肚胀满坚硬而痛，或引少腹咳嗽，盗汗有微热，食了腹乍膨闷，或食不进，大便多泻，甚者日四五行，或时下肠垢，下后腹中稍觉快，若不下，则胀益坚实，而短气烦闷，颈脉甚动，或口咽干燥欲呕，或四肢微肿，而跌上丰满，或喉间微响，时鼻扇，或腹肚疼痛难忍，身体疲困者，吾门谓之腹胀劳。而素有痃癖而发劳者，多属不治。若与柴平汤、柴胡槟榔汤，大便渐硬，腹胀随减，痛止热退者，为佳兆，此证在虚劳颇为逆候，世医不知，而漫认为胀满，大误也。

伤寒桂枝证兼呕吐者，多因停饮拒格微邪。故治停饮则邪从解，是以不与桂枝汤而与和解汤也。

发散剂加气药，则其效反捷，此气道疏而邪自祛也。如大邪非此例。（家君于二陈汤加葛根、羌活、桔梗，治轻浅风寒，即此意。按丰公征韩之役，人多得外感，医投以不换金正气散无效。鬼将军部下有老医，与以香苏散立验。人问其故。曰：远征人多兼气郁，非气剂则不能达焉。北山寿安曰：近来医家唯以香苏散治感冒时气，气滞头痛痞满，脚气皱脚等，而不言能解食毒之功，亦阙典也。皆与此条相发宜参考焉。）

温病里证悉具，而舌上白胎滑者，认为脏结，不可失下，能审他证具而可下之。平素大便秘涩者，得温病忽粘滑，或鹜溏，此非因胃虚邪气猖獗之所使，缓漫失下，则胃气消烁，噬脐无及。

人方汤浴时，身如被束缚，或如灌冷水者，肌表有热也。

《千金方》以浮为表脉，以沉为里脉，而医家奉为典型。余质之于实际，浮有病散脱之候，沉有病收闭之候，而此二脉阴阳俱有之，概不可为表里。

夏月因暑热遗尿者，宜白虎加人参汤。

（按：或云三阳合病条遗尿二字，疑当在发汗则谵语下。此说似有理，然有间属实者，宜于实际而征焉。）

有人临卧时肩背如负千斤重，渐及通身，须臾冷汗淋漓，烦悸难堪，而其苦顿止者，发中风或支饮之兆也。

风病昏绝，须臾醒又发者，为难治。

中风醒后，诸证稍缓，但肩臑接骨分离不遂者，为难治。若分离不甚者，间得痊。脚气无手足麻痹、软弱、肿胀、筋挛等，唯心下微急，小腹不仁，食如常。食已短气，卧则气息稍平，其人上体丰满，下部削小者，此欲上冲之候，不可忽视。

干脚气声嗄咽中痰壅者，多死。

支饮、脚气、产后血气三病，其证大同，而其源大异，不可混治，宜以脉辨之。脉大按之虚无力者，支饮也。脉洪数按之紧有力者，脚气也。脉软弱而数，按之中止者，产后血气也。（按：此三病本不同，证亦有所区别，宜审焉。）

肺痿咳嗽吐沫颇已，其人忽吐血发热者，为恶候。

久咳不止，唾血引红线，或为点斑者，属肺损，虽外候似轻，最为难治。余为制一方，即于桔梗汤方中加白芨、桑白皮，名白芨汤。

虚劳吐红不一，有痰中引血缕者，有痰中为粒颗者，其大或如蚕豆，或如赤豆、绿豆，见血虽小，不可忽诸。

久咳唾血如红缕，或为点斑者，此属肺损，他证虽微，终至难治，早可与白芨汤。世所谓不食病，即《医级》所载神仙劳之类。此证妇人尤多，男子至少。或馋嗜焦饼豆糕，或喜食果瓜、生菜、昆布、海苔。其甚者，绝谷粒，唯饮水，而肌肉润泽，卧起步动如常，小便能利，大便秘涩，口干贪饮，以至年余，其病多出于郁气，故宜气剂而不宜补住也。

人无故饮食减少者，将发大患之兆，当摄养。若缓漫失期，则药饵灸焫无及。盖此证有暴渐之别，暴减者可治，渐减者难治。一种有神仙劳者，虽不食，与此证自异。

哮喘脉数属阴虚火动者，宜滋阴降火汤。若里邪实，大便不通，脉实者，宜承气汤。

幼时患哮喘者，一旦治之后，有发癫痫或心风者，又有痫疾者，皆系先天遗毒，故为难治。

幼少时患哮喘者，治之后，多变癫、痫、狂、心风四病，或有不服药自变此四病者，又有初患痫，治后变哮喘者，又有幼少无事，壮岁始患此五病者，俱系先天遗毒。但因其人体气有迟速耳，吾门皆名之曰胎病。（胎病名出于《素问·奇病论》，可以征焉。）

风痰家时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疼痛，或肩背强急，或咽喉签痛者，皆痰之所为，非感冒也，俗名曰痰风。

胸痹痛在皮肉间者，为恶候。

背胛或右或左拘痛，动摇则益剧，而其痛骤去者，多变为胸痛。状与胸痹相似，而筋脉纠戾之所致。故气急妨闷，饮食微噎。其痛亦与胸痹彻痛不同也，宜《本事方》桂心散。

哕逆与热药无效者，属壅热，以泻心汤、麻沸汤，服则速愈。（按：《万病回春》以黄连解毒汤、白虎汤，治伤寒热证。医者误用姜桂等药，助起火邪，痰火相搏而呃逆，即同旨。）

其人食味皆苦，或甘醋或酸涩者，将发噎之候，但觉苦者为易治。

打扑伤损，瘀血不去，历年后卒然气急，心下逆抢，或昏冒不知人，或妄语，或健忘者，是即瘀血作风状者。

水肿遍身满肿，唯两手臑肉脱而枯柴者，为不治。

妇人手足麻痹者，多七情郁结，经络凝滞之所致也。正气天香汤，或香苏散、二陈汤相合加乌药。

妇人素郁闷，牝户觉痛痒，时水液渗出，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者，宜加味归脾汤。心中失血养，则必为怔忡，故治此证宜选用四

物、八珍、十补、人参、养荣诸汤，俱加麦门、酸枣仁为佳。

患肠风者，概为气急耳鸣，而偶无之。唯目眩头晕者有之，不可不知。

头晕属实者，宜防风通圣散加菊花。

其人无故梦寐恍惚，语言妄错，两手微颤，颜耳潮红，或时喜笑，或作持握状，剧则为瞪视状，须臾觉悟，爽慧如故。此人多壮实，饮食失宜，七情乖错，因劳动倦怠，热痰壅蔽心窍之所为，名曰心慌。不急治，则必发风痫，至不救。其始发密佗僧圆，而后宜清神汤，加减清神汤。

人值雨湿则必腰痛者，宜渗湿汤、除湿汤类。

人卒然盗汗出而不止，饮食起居如故，气亦爽快，大便自调，小便才少者，是水饮渗溢毛孔之所致。早利其小便则愈，宜茯苓甘草汤，不必须止汗涩收之剂。若小便不利而汗自止者，后必发水肿或下利，不可不知。

耳鸣唯闻鸣钟柝声，而不能闻他声者，欲聋之兆也。

痫疾有跗上或膝盖痛者，可不与历节混。

小儿十岁前后肛门生小虫，数十为群，或数百围如鬼灯状，痛痒难堪者，至弱冠多发劳瘵。

龟胸名恐不的，当称鸡胸似是。盖鸡胸病证在幼稚为疳，在少壮为痫也。

婴儿生七八月无病，至九十月渐肌肉肥胖，时时发热，如外感，或如疟，吐乳青便，顶颅光莹，囟门或填满，或凹陷，睡中微抽者，将发阴痫之兆。庸医不知，认为胎肥，可笑。

儿四五岁，鼻衄血月一次或二三次，每次五六勺，多至数合，其血黯紫而稠黏，或鲜红而稀薄。当其发，必气逆而赤，手足微冷，消谷善饥，大便秘，小便数也。此证有乳癖腹痛后发者，有痘后发者。《千金》竹茹汤方中去芍药、人参、术桂，加麦门冬、黄芩、栀子、升麻效。（竹茹、甘草、芎劳、黄芩、当归、麦门冬、栀子、升麻、黄芩、右九味加茜根佳。）

百会边时时如有物冲，或时痛，或泪管无故而喷出者，是将发脑风候。

结毒有胎霉二因，而因霉者十之八，胎仅居其二。其状多属冷毒，而属热者甚少。

露败疮与漏疮同，义通诸疮而言，非一病也。但彼则漏泄，此则闭结，虽其状异，至其不痊一也。

霉毒有冷热之分，不可不详。冷毒尤少，而热毒常多。冷毒属气而痊迟，热毒属血而痊速。冷毒轻缓似易，热毒剧猛似险。又冷毒面色皓白如常，热毒面色惨黯隐显不定。冷毒生疮多年不痊，而其势不剧甚，热毒则生疮浸淫为溃发，是为辨。世医不知，一概治之，误人最伙。（拙轩曰：梅毒分冷热，翁之创见，非经历深者不能也。）

流注毒稠脓渐化为稀水者，非佳候。若脓止唯鲜血淋漓者，虽能食神爽，死在近，不可轻忽。此与产后脱血其候同也。（败液流注往往发此证，最为危急候。）

多纪桂山

桂山先生著书之富，从前医家无比，皆医林鸿宝，一日不可少，犹布帛菽粟。而治疗之盛，年不下七八百人。是以一匕之验，半句之话，亦可以范后生矣。

小野氏乃政年十八，妊娠弥月，胎水渐盛，遍身洪肿，下体尤甚，口舌生疮烂坏，不能啖盐味，日啜稀粥仅一二碗，小便赤涩，大便隔日一解，脉滑数有力。医以为胃虚不能摄水，与参术等药，势殆危剧，遽邀予理之。予曰：胎水挟湿热者，非胃虚也。投以猪苓汤加车前子、黄连、栀子，盖车前子一名芣苡，不止利小便。亦取毛诗云，宜怀妊之意，服五六日，逐渐小水快利，肿胀稍散，口中亦和，饮啖复常。因改用紫苏和气饮加白术、黄芩。至月尽而诞，母子两全矣。

御药局小吏儿生五个月，吐乳日六七次，无他证，惟面色青白，似稍疲倦。父母忧之，请理于予。予曰：此责在小方脉，敢辞焉。渠曰：凡小方理吐乳，非钱氏白术散、香砂六君子汤，则凉膈散、紫圆之类，其变慢脾者，比比皆是，愿君别为处置，以救脉犬命也。恳请不已，予因制一方以与之。半夏为君，茯苓为臣，藿香、伏龙肝为佐，丁香为使，生姜为引，每贴一钱，水煎，别以养正丹为散，以挖耳头挑散子入口中两麻子许，以前药汁送下，日五次，不浃旬而吐止神色复。故此予常用理翻胃方，藉以疗吐乳未足以为奇。而世之哑科徒守常套，而不知此等策，听其夭殇，悲夫！

一商家仆年二十岁，患脓淋数日，时时发微寒热，饮食少进。诊之，脉沉小而数，腹中无病，第似神色不太乐者。予以为肝经湿热，与龙胆泻肝汤。后十余日忽走使曰：下血数升，命在须臾。余仓皇往诊，仰卧蓐，气息绵惙，六脉洪数而虚，急灌独参汤，下咽即吐，寻之下呕，额汗淋漓苦闷，吐蛔七条，试作小半夏加茯苓乌梅蜀椒汤与之，呕逆益甚。余沈思谓孙思邈以单甘草止吐，今用之蛔必安，因如法服之，吐忽止，气息稍平。时看护者将更蓐，除污衄，披衣视下体，阴囊破坏，有孔如剜，双卵坠在蓐，其大如鸡蛋而稍扁，色白而红缕缠绕，众惊愕报予。予曰：昔江篁南以阴囊破裂为千古稀见，况阴丸脱落者，可谓奇中之奇矣。虽然，人有阉，豕有豶，此皆割势而犹能生。此入霉毒结于阴囊，故有此变，与坏鼻蜡烛疳亦同，调护得宜，当不死，后调理果愈。

脚气所因，有湿邪中足，壅塞经脉而致者，有肾气不足，饮水失道而致者，有膏粱过度，脾胃湿郁而致者。故预防之法，忌久坐阴湿地，或着滋湿衣，或冒雾而行，或步久雨雾后地气蒸发之处，忌过食鱼乌饼粢一切厚味，忌大酒及醉睡，忌房事过度，及醉后入房，忌久坐久立，及行步劳动俱失其常。慎此五者，则不止脚气，亦诸病不生，久视之要诀也。

小儿吐乳虽数端，大要不过虚实二途。盖有胎元胃虚，不能消化乳汁以分布下部而吐者，有饮乳过食，结成癖积，拒格新乳而吐者，又有胎毒潜伏于肠胃之间，格拒乳汁，或两者相搏，遂为顽涎，结聚胸膈而吐者。此证特多富贵，而贫贱最少。故治法宜清凉者多，而又有宜温补者，又有不拘攻补从中治消痰化食降气杀虫以奏效者，当审其证而治之。

虚劳及极虚证。间有手指末节以下肿黑者，盖经脉不能盈四末，而瘀血败恶之所致，未知前人言及否。

余曾闻之于太田隆元水肿并脚气心下痞硬者，有辨冲心与痞之诀。其痞浮显，按之易知者，无冲冲之患。其痞沉着，按之难认者，反生不测之变。宜潜心辨之。

久病不问何证，胁肋露歧骨如皱襞者，得生少。

仲景曰：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此少阴邪深入里，阳气衰竭故也。不止伤寒，诸久病语话饮食之际亦眠者，死候也。

《证治要诀》曰：诸中风忽吐出紫黑色者死。验之于诸病皆然，不止中风也。

医者对病人未诊之前，问其证候，胸中预拟其方。则诊毕后反失其真谛，宜虚心精诊，而后熟虑下按矣。

俗所谓疝泻、疝痢、疝淋者，医书所谓气泻、气痢、气淋是也。

欲识古人临证施治之妙，莫如善读其治验。予将掇其精英，类为一书，而年老未果，哀矣。（读前辈成案，可拓后学之心胸。扩群医之见解，第变通则在善学耳。）

月信痛，用桃核承气汤加附子效。盖本诸喻氏《寓意草》治伤寒后腰痛按。（一说云柳洁所发明。）

木乃伊、血竭二味，等分为丸，能治干血劳。盖木乃伊活达瘀血，振兴真元故然。

半夏厚朴汤加浮石，以治梅核气奇效。

麻疹余热不解者，宜柴胡四物汤。（菉庭曰：疹后大抵主清润。故宜此方。）

诸大患卒发呕者，多不治，如脚气冲心最然。

今时称淋者，多属霉毒，《疮疡经验全书》所谓内注下疳，（用小柴胡加龙胆、车前子者。）《证治要诀》所谓小便注杆甘疮类也，不可与古淋混治。（东郭亦有此说，而考证未确。）

一奴隶患手大指触物，则气宇郁塞，不可名状，诸治无效。余以为血气流注，与活络流气饮速愈。

《痰火点雪》云：劳疾左胁痛不能转身者，此乃肝叶已干，名为干血痛，肝经已绝，死不治。此说本于《直指方》，而其证今多有之。医误认为肝积，与熊胆等无寸效，宜矣。（山田业广曰：《素问·刺禁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其所谓生者，言生长其气于左。凡《素问》中言，生者皆同，言左者，非言位置，肺藏于右亦然。验之于实际，病在左者，宜疏肝泻肝，可以见也。）

《祝氏心医集》云：疟疾每日如期而至，名曰疟信。此当原证发散，未可直攻，未可截也。或前或后，此正气渐旺，邪将不容，名曰疟衰。方可截之试之甚理。

痢疾似虚而不虚，似实而不实者，用参归芍药汤，兼聂氏治痢第三方，米糊为丸，白汤送下。

俗所传奇方者，多出于本草附方，不可不读。

水户侯（文公）有疾，其初登圊大便不快下，胸满短气，如此两三日，或发或瘥，乃召余诊之。其脉滑数无根底，面色青惨，心下微满而拘急，腹里无动，脐下空软如绵，乃知其病上盛下虚，非一日之故也。但侍臣视其起居如平，无能察知病情者。余出语之曰：侯病虽似支饮，实由中气虚耗，殆为危证，治法宜峻补方中加沉香，更进黑锡丹以回阳镇逆，犹恐不及也。侍臣闻之，或惊惶，或疑惑，不知所为。明日诊之，间吐痰沫，其色茶褐色。厥明又诊之，脉十动一止，因谓侍臣曰：此证此脉，俱为脏气竭绝之候，恐有急变也，须灸天枢、气海、三里、绝骨等以培下元。医不信，遂巡进降气之剂，而至日晡将登圊，短气息迫，卒然昏倒，急使人召余，至则绝矣。余叹曰：候之疾纵属不治，使侍臣早见其机，医察其微，则未遽有今日之变也。

多胐纪庭

夫医者，必取熔医书而后识见正，必参酌经方而后手段精，必广疗疾疢而后运用极。故不明医经经方之旨者，虽业大行，侥幸不足观。明医经经方之旨者，虽一匙半剂，亦具有规则。如菉庭先生以名家子弟，加之学术兼至，是以超逸前辈泰斗于一世。古人所谓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者，非耶。

文化丙子夏秋之交，江户大疫，其证初起热势猖獗，直进干少阳，不日至精神昏愦，大概宜大小柴胡汤，黄连解毒汤。而及于阳明胃实者至少，尔后流行往往类此，而如阴证甚鲜矣。余尝视先教谕治伤寒多用参附，故老亦言先生多阴证躁扰者，噫风气变迁所使耶。（疫因岁运有变替，亦见于工藤周庵救瘟袖历，及荻野台州瘟疫辨。盖辨六气之环转，拆神气之出入，阴阳消长之妙，虚实递更之变，首尾贯通者，唯仲师书为尔，后学当细心辨之。）

辛巳岁，春来多旱，至夏秋之际，炎热特甚，疫邪流行，其证不恶寒，肌热如灼，脉洪数或紧细、手腕颤掉，下利日四五行，或溏泄过多，渴好冷水，舌上无胎而干燥，心下支结，腹虚满雷鸣，谵语，或昏睡不语，吐沫头汗，甚者呕逆上窜，速羸瘦，下黑血，遂死。余以为是暑热侵肌肉，邪气著筋脉，津

液干枯，血分沸乱，故至下血而极矣，治法清润补三法中兼利水而得效。盖比之于丙子之疫疾，其证候亦少异矣。

少阴病轻证有既济汤，与姜附益气汤之别。上焦津液干枯，其证似白虎汤而脉浮数无根，脚腹部软弱，且微利，虽渴无欲饮水数升之势者，为既济汤。若夫邪气缓慢，渐见谵语烦躁，肌热不甚，舌上濡润，所谓劳役感寒者，为姜附益气汤。此证卅年前多见之，而至近时唯见导赤各半汤、升阳散火汤等证，而此证绝少。时世之变，亦可以知已。

冬月伤寒发汗不解，下利数行，或不下利，三四日后热弥炽，谵语烦闷，口舌干燥，呼吸促迫，脉弦涩或滑数，无根底，舌上黄润，心下痞，小腹无力，面赤耳聋。余以为直中证，与以附子剂无效。后谓上热下冷，与干姜芩连人参汤，其效如桴鼓。

文政己卯仲夏至仲秋，都下痢疾大行，毙者不知数。其证皆热毒痢，邪气炽盛，下利至百余行。治法发表攻里，或清凉奏效，而偶有挟虚者，桃花汤所宜，若误投粟壳、诃子类必害。又虚家屡下之后，血水泄下赢脱者，又腹里拘急，至夜燥渴，用地黄得效。

痢疾久不愈，舌上如粟粒，其色黄白或纯红，甚者及牙断，此证多属不治。又有舌上咽喉牙龂一面生厚黄白胎如鹅口者，有发吃逆者，皆为不治。（按：诸疾久不愈，口舌生鹅口疮者，皆胃气衰败之候，固为死证。）

痢疾发渴者，多好热汤，不可概为阴，而治寒下剂间效。又痢疾手指逆冷者，属热，阳脱于上故也。又热痢失下虚极者，必手指冷至肩上，而足仅过踝而已，俱非温药，所宜矣。

痢疾初起，脉数无伦，下利频数，精神不安，额上汗出，面部肉脱者皆为不治。

文政庚辰春夏之交，淫雨数日，霁后暴催溽暑。时人发奇疾，其证如干霍乱，心腹卒痛暴热，脉洪大，心下支结，饮食不进，大便秘结。因与备急圆、大陷胸汤类，则反痛甚，热不去，徒生烦渴。余以为雨湿内郁，毒气上攻者，试与增损理中丸料，（代白术以苍术。）痛顿减，不日快复，遂活数人。后阅东郭导水琐言，京师亦行此证，东郭用外台桑白皮、吴茱萸二味者得效，盖一类也。（按：桑白皮、吴茱萸二味方，原治急喘，而东郭运用之，元和纪用经名之降气汤。）

痘疹发热疑似者，诊虚里，其动亢盛及缺盆者，痘也。此动无者，他病也。余得此诀于小川柽斋，而验之果然。

霉毒虽分四证，不出二端，何则？下疳在肌肉而毒浅，故发则为杨梅疮，便毒著筋脉而毒深，故潜则为结毒。然亦有虚实之分，下疳其人虚者，毒易侵人。故其愈迟便毒其人实者，毒易外托。故其愈速，竟亦不出二端焉。

旧疾暴变者，多因邪气内伏。能认其候，不拘本病，直与发散剂则效，是即先治其卒病之意。

和田东郭以地黄治心下痞，盖本诸吴氏参附养荣汤，治下后反痞之说。余以为地黄之痞，与泻心汤之痞相似而异。腹部宗筋急，津液干枯，其势上迫于心下，故以地黄滋润筋脉，则痞自愈。若饮邪并结，心下支满者，非泻心汤不能解。是所以相似而大异也。

世医将证候错杂难名状者，概曰痫证，盖本诸香川氏行余医言云。《先教论》曰：痫本小儿病，在大人当称曰癫。如香川所谓痫证，则大病奇论所说气疾，戴复庵所谓心风为相近。余尝考其病由，系心肝胆三脏，有由心神虚祛，与心气不宁者，有由肝气抑郁，与肝气过亢者。如胆气亦由虚实，证候各异。能读古人论此三脏病证者，则于其治法思过半矣。

难以小便黄白辨寒热。戴复庵既论之，而如以渴之冷热定阴阳，亦不可拘执。热利喜热汤，风湿欲冷饮，同类相求之理，不可不知。其他以所喜冷热定病寒热，大抵为不瘳。

伤寒热剧证，用柴胡、黄芩类，非多服

则不能奏效。水气洪肿者，与淡渗药非大剂则不能达方，屡验果然。

呕吐不止，诸治无效者，畑惟和诊曰：脉浮数，属表邪壅遏，与葛根黄芩黄连汤速愈。又有同证者，片仓周诊曰：脉沉伏属郁热，与白虎汤果止。可谓二子诊异表里而并妙矣。

古方之妙，殆不可思议，今举其二三：如牡蛎泽泻散料，（或加大黄）治实肿阳水；括蒌瞿麦丸，治肾气丸证而嫌忌地黄者；黄连汤，治霍乱吐泻不止，心腹烦痛者；栀子甘草豉汤，治膈噎食不下者；苓桂甘枣汤，治澼囊累年不愈，心下痛者；白头翁汤，治肠风下血。余数年所实验，桴鼓影响，妙不可言。用古方者，岂可不精熟哉！（陈修园曰：旋覆代赭石汤，今于呕吐不止之证，及哕逆借用甚效者，取其重以降逆也。干姜黄连黄芩汤，今于食入即吐之证取用甚效。又借用麻杏甘石汤，治中暑头痛汗出而喘口渴之外证。黄连阿胶汤，治心烦不得卧之内证。借用麻豁豆汤，育阴利湿，俱从小便而出之类。可知经方之变化如龙也。）

澼囊治方虽居多，无如苓桂甘枣汤者。余又以三因方补脾散炼蜜为膏，服得奇效。若便秘内实者，起废丸为妙。

《千金》紫苏子汤中当归，取之于降气。本草云：主咳逆上气是也。人参败毒散中枳壳，取之于驱风。本草云：主风痒脉痹是也。世医日用而无审其效用者，噫。

余尝治一男子伤寒数日不瘥，谵语面赤，脉紧无力，微下利，上热下冷者，与姜芩连参汤无效，小河雄斋（吉益南涯门人。）与当归四逆汤速愈。曰：予往年患此证，柴田芸庵用前方得苏矣。

病人足指甲温面两胫冷者多死，腿胫无水气，但足跗肿者亦危。

大病人忽两颏筋弛如落架风者，属不治。《和剂局方》乌荆圆主治云：头颔宽纵不收，手盛颔能食。盖此类。

哕逆诸治无效者，与熊胆效，又与左金丸料屡验。

脚气虽小便快利，脉驶胸动，甚至冲心者，水毒外壅侵内也。又虽脉候胸动俱稳，小便不利，以至冲心者，水毒内郁遏脉动也。此二证系局外之变，不可不精思。

脚气下部无水气，胸背颈间面部或手背浮肿者，忽至冲心，不可轻视。如水肿上盛者亦然。

脚气呕逆喘急者，为冲心之渐，不可忽诸，然复有似而非者。一壮失脚弱胫肿，喘满短气热炽，诊之疫邪挟痰者，乃与柴胡陷胸汤，兼服利水剂亟愈。又一人麻痹痿软，呕逆不食，诊之脚气兼蛔虫者，乃作肾气丸料与之，兼以乌梅丸而全。治此等诊在脉与胸动，而非精诣者难与言。（尝闻先生以一味连翘膏治脚气呕逆冲心者，可谓得古人不传之妙矣。）

脚气发热类风寒者，不冲心则为脚痿软，为可惧，救之偏制脚气为妙。若真挟风寒者，非此例，宜比较以辨其差。

诊视之际，有病情隐微难认者二端：一则劳瘵肝郁之类，始萌时感招外邪，外邪虽解，病不可愈者，内为有奸也。若徒为外感治之，则其取败不鲜矣；一则旧疾人得疑似之新病者，假令如痼瘕之得肠澼，澼囊之得饮食伤，若拘执旧疾，不治新病，则其害在反腱。此二端最宜精诊熟察。张景岳曰：医有慧心，心在局外，医有慧眼，眼在兆前。其是谓乎？

病名古今异称，或一证及数名，极为繁衍。如一病蓄数义，最易致误，今举一二辨之。肿本痈肿，转为水肿之肿；疮本创夷，转为疮疡之疮；疳本蚀烂之义，而小儿嗜甘为病亦名；疳痰即澼饮，古作淡，而后世概为稠涎之名；瘅，热也，省文作疸，而转为黄病之名，又移为丹毒之名；瘤者，悬赘也，后世转为丹瘤之瘤；悸，心动也，面古来概为动筑之义；奔豚，难经以为肾积，《伤寒论》以为气冲，咳逆谓咳嗽气逆，而后世谬为哕

逆之名；此类宜甄别焉。（桂山先生《瘟疫类编·序》辨病名字义亦精晰，宜与此条参看资益。）

近来舶斋医书，大率蹈袭陈言，未有所发明，而其序跋徒极称扬。顾不读古书者之所为，要之优孟衣冠，不过追时习钓名利耳。

读医经与他书异。若读《伤寒论》，最当虚心平气，就其至平至易处，研性命之理，使文义与治术吻合符契，而后博征诸载籍，多验诸疾病，优柔厌饫，浸润涵泳，真积力久，始足以应变无穷，此之谓善读者矣。世或有穿凿拘泥，固执偏见者，有肤浅浮疏，自夸心得者，有徒骛论辨，而不察证治之要者，有专拘字训，而不究微意之所在者，此皆不善读之过也。又有不学无术，臆测悬揣，以为得经旨，闻有不合己意者，概谓之后人掺入，妄删改之，此所谓夏虫疑冰，越犬吠雪者耳。盖据经以洞病理，此其常。而亦有由验病而悟经义者，不可不识焉。（医之所贵者，力学之外，又得名师益友。日举其所治之证与圣经之异同，合而讲论，始知其妙。此亦由验病而悟经义之一端也。）

尝考诸家注释，成联摄顺文直解，稍属浅拘。然创辟之功诚伟，能为来者所矜式。方中行亦出新裁，非无发挥，然凭其私颠倒经文实作之俑，喻嘉言略本中行，更益端绪，后人何以崇信之。至柯韵伯学识颇高，最有所见，而犹多臆断。程郊倩间话俚语，失解经之体，至论理精密，殆非诸氏所及。汪苓友处心平稳，疏通前注，虽未能脱陋习，固与专已守残，相去悬隔。张隐庵及令韶率由旧本，不敢错易，盖不蹈时趋者。钱天来辨订不遗余力，然或失太凿，亦不无胶柱。《医宗金鉴》汇纂之治，殊为有益，其删章改句，无所不至，抑亦妄矣。（多纪柳泒曰：古人注张子《伤寒论》者，既无顺文释义之弊，克辟守陋袭胶之说，旨义明了。别开生面者，柯韵伯《来苏集》是也。割裂旧章以为类纂，虽不免妄改古书之责，错综有条，端绪井然，足以为临局施治之便者，钱天来《溯源集》是也。盖二家之集，精则精矣，奈何博辩冗议，读者不能骤窥其要焉。在泾之书，其说多原于韵伯，其分治法佐天来，而变其例，更出新意以启发之。辞约理该，直截易了，双珠一贯，斯供把玩，是亦活人之手段也。二子说议论切当，为后学楷则，当与吕沧洲论历代诸医文并传）。读书法务遵古人，古人之言既妥矣，固无须赘说。而徒斗博夸多，更生异见，右傅左会，喋喋费解，谓之无用之辩，吾不取也。

凡读医经遇训义有确据，则举其一二而足矣，不必取于繁冗也。

训诂虽精，而其义不切于治术者，未为得也。训诂虽不精，而施之于疾病必有实效者，乃为得经旨矣。

凡立说者，非通贯全经，则不可谓之尽理蕴，非该尽万理，则不可谓之得经旨。矧乃欲以变律常及拘子常而不通变者，皆善读之过也。讲研轩岐长沙之经，抉择历代良师之著，以切临病处药之际，是吾家为学之方，亦即吾家为医之诀，是以先君子搜罗天下医书以贻子孙，其意一在后之人善读而善用之焉已。（此数条为后学开正路，一一书绅之语。余尝谓自古以来医籍充栋，贤愚不等，偏见迂论者，不可胜数。亦毋庸详辨博考，只验圣经贤传紧要之书，揣摩精究，自然学术自进。锁末字句，置之不论，别风淮雨，何必一一查考耶！）

《先哲医话》终

黄　跋

《先哲医话》上下二卷，日本信浓人浅田宗伯撰。考文渊阁著录之书，凡医家类九十七部，一千五百三十九卷。列于存目者，又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证之内外药之气性，方之佐使，无不备也，然未有辑医论以成话者。医之有话，实自宗伯始。夫医者意也，病有万变，医无一定。自《和济局方》专主燥烈香热之品，而刘守真救以寒凉。至于张子和举一切病以汗吐下三法治之，东垣兴而重固脾，丹溪出而重滋阴，景岳作而重补阳。夫古之人，卓精研思，竭毕生之心力以从事。当夫纵心孤往，必熟察夫天时之寒热，地气之燥湿，世运之治乱，人身之强弱。一旦豁然贯通，或补或伐，如良相治国，名将用兵，投之而无不如意。其一偏之论，皆其独得之秘也。或不察所由来，嫒嫒姝姝，守一先生之说，物而不化，是何异刻舟求剑，以为剑在是乎？至鉴其无效，转谓古方适足以误人。如陈起龙、黄元卿，诋谋先哲，不遗余力，抑又慎矣。盖先医真积力久，而有所独得。单词片语，皆精微之意，行乎其间，虽涉一偏，学者能优而柔之，厌而饫之，复神而明之，用均无不效。又况其言之纯粹以精者乎？是卷搜罗名言，间附评论，皆折衷精当，托始于后藤艮山。艮山盖唱复古之说者，而末卷多纪茵庭之论。于读经之审，运用之妙，尤三致意焉。非唯举先哲之法以示人，且示人以效法之方，浅田氏于此得其力勤而用心苦也。日本之知汉医，自新罗百济来，逮隋唐而盛。其后李朱之说大行，丹水友松号倡复古，医学昌明至于今，此书所录。自享元至文政，凡十三人，取其尤著者耳。浅田氏名惟常，号识此，一号栗园，旧幕府医官，今隐居不仕，以医名五大洲。著医书三十余种，斯其一也。顷疗余疾，因得读其书。他日归，将致之医院，以补金匮石室之缺云。

大清光绪五年闰正月岭南黄遵宪公度跋并书

书《先哲医话》后

岁遇丰熟，谷盈百室，露积其粱，而遗秉滞穗，犹且可拾，寡妇所利。较诸农夫所庆，虽有多少之等，岂异其坚栗乎？向栗园公著《皇国名医传》，叙先哲事迹，犹谷盈百室，然虽此篇属遗秉，坚栗则同焉。后进尝其旨否，所利不少，终善且多者，必有矣。因想初公苦学，盖亦不与农耕陇亩，蹈泥淖，驱牛马，耘耔费精而时刻望秋异。今之学富业殷，亦复与农遇丰熟。黄云漠漠表嘉瑞同，吾曹推公为囷窌，为仓城，则此刻告竣，其可不庆乎，喜而跋。

今村亮谨识

赵云崧著《瓯北诗话》于唐宋明清四代，取十家以为学者之圭臬，从来诗话无出其右者也。栗园浅田君之著《先哲医话》，体例似瓯北所载十三家，虽儒医异道，其为大家一也。予曾谓我邦文字之事输筹西土，独至医术洵有出蓝之妙也矣。清朝医家尤饮鹤、徐洄溪称为大家，徐氏《医学源流论》议论正大，学力可见。至读《兰台轨范》，则殆如出别手，尤氏《金匮翼》稍可见。《医学读书记》，则甚少可取者，无他，坐文胜而实不足耳。此编之成，使辫发儿读之果何如哉？若有王梅庵其人，则叙而传之也必矣。然则君之此举，可谓补医林一缺事矣。明治已巳晚夏朔。

后学　村山淳拜识

赵宋以降，诗话之多，累积可柱屋。而至文话则唯宋有王铚文话，明有闵文振兰庄文话，李云文话而已，如医话绝无，不亦杏林缺事乎？迩者读诗人征略，引灵芬山馆文钞云。黄凯夙工于医，以济物为急，合善药以施，辑其所得为《医话》。《瘟疫论类编·序》云：刘奎亦著《松峰医话》，而未见其书，每以为憾焉。栗园先生尝仿其目，辑皇朝名哲之说，名曰《先哲医话》。盖医有案有话，医之有案，犹吏之有案，断章取义，有格定之式，而话则优游厌饫，人人心者深。是则不可不与诗文之话并存而传也，因校以授梓。

门人　信浓　松山挺谨识

潜斋医话

〔清〕　王士雄　纂辑

《潜斋医话》提要

清·王士雄撰。士雄，字孟英，杭州海昌人。录简效方于前，载医话于后，故一名《潜斋简效方》。梦龄序云：孟英谓一药治病，即古之奇方。盖一病原有一药主治，识之既真，何须多品。第病有可以常理测者，夫妇与知；其不可常理测者，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是以病机隐幻，固非良手不为功，而病情奇怪，有非单方不能治。今道光间，吾杭皇甫心安家有狐能治病，以仙目之。乐怀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则愈啼。解衣视之，背见绣针，微露其绪，而针已全没。多医治之，杂以药敷，肉溃而针终不出。狐令以磁石吸疮口，理极是也，而亦罔效。延至百日，忽卖酒家闻之，曰：易耳。第以银杏仁去皮心杵烂，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疮孔中即出。移时果针透疮口，而针则已弯，盖强拍入之也。乃不为磁石引而为银杏透，真理之不可测矣。由此推之，一病必有一药主治，洵非虚语，而单方之不可忽也云。其辨指南徐批十六条，亦真确实验之谈。诚医话中之翘楚也。

赵　序

古名臣大儒，往往喜录单方，以关生命疾苦。而世之医者，每为卑鄙不足道，何识量之不广哉。王君孟英，谓一药治病，即古之奇方。盖一病原有一药主治，识之既真，何须多品。第病有可以常理测者，夫妇与知，其不可常理测者，虽圣亦有所不能尽。是以病机隐幻，固非良手不为功，而病情奇怪，有非单方不能治。在昔欧公暴痢几绝，乞药于牛医李防御，治嗽拜官，得方于下走。诚医理之难穷，而药之不可以贵贱为优劣也。即今道光间吾杭皇甫心安家有狐能治病，以仙目之。乐怀谷女方褪裸，忽啼不止，拍之则愈啼。解衣视背，见绣针微露其绪，而针已全没。多医治之，杂以药敷，肉溃而针终不出。狐令以慈石吸疮口，理极是也，而亦罔效。延至百日，忽卖酒家闻之，曰：易耳。第以银杏仁去衣心杵烂，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疮孔中即出。移时果针透疮口，而针则已弯，盖强拍入之也。夫以狐而仙者，岂智有不逮哉。乃不为慈石引，而为银杏透，真理之不可测矣。由此推之，一病必有一药主治，洵非虚语，而单方之不可忽也益信。因出愚体医话一册，愚体集为康熙时史搢臣先生著，其医话亦皆切于济世，而救五绝诸法，尤较他书详备。向为孟英舅氏俞君珍藏，孟英复以魏柳洲续名医类案中按语单方，合而成帙，末附自采简效诸方，付之梓。其成厥舅志，固已足多，而所言一以生民疾苦为心，勿私其艺，抑亦王君识量之不可及也已。

咸丰三年癸丑仲冬杭州赵梦龄

自　序

士雄学识浅陋，所录《简效方》一卷，皆简易而有效验之方也。然见闻不广，未敢质当世。而张孝子养之、蒋君敬堂、连君书樵，屡引史搢臣先生施药不如施方之话相最，遂不揆谫伧，附梓于史魏良方之后。惟四方博雅，咸以利济为怀，传播秘方，谅不吝教。如荷匡余未逮，随时皆可续登，跋余望之，虚左以俟。

癸丑长至日自记

《潜斋医话》目录

头风 …… 715
面皱 …… 715
肺痈 …… 715
痰哮 …… 715
喉疹 …… 715
口鼻病 …… 715
耳目病 …… 716
牙病 …… 717
瘰疬 …… 717
乳病 …… 717
妇女诸病 …… 718
小儿诸病 …… 719
拘挛 …… 720
鬼箭 …… 720
魅惑 …… 720
二阴诸病 …… 721
臁疮 …… 722
脚气附缠足方 …… 722
癣 …… 723
癜 …… 723
瘤 …… 723
痣 …… 723
大虮 …… 723
秃疮 …… 723
腋痈 …… 723
多骨疽 …… 723
恶疮 …… 723
移毒法 …… 724
退翳法 …… 724
消管法 …… 724
杀虫法 …… 724
腋气 …… 724
杖丹 …… 724
闪肭 …… 725
瞽目 …… 725
肝胃腹痛 …… 725
截疟膏 …… 726
药酒方 …… 726
灸火论 …… 726
劳病说附方 …… 726
慎疾法 …… 727
治疫方 …… 727
解鸦片 …… 728
劝医说三则 …… 728
稳婆说 …… 729
救荒法 …… 730
救火策 …… 730

续

寡欲说 …… 731
交梨火枣汤 …… 731
成方弊 …… 731
辨《指南》十六条 …… 732
论《续名医类案》 …… 734
《温热经纬》论暑略 …… 734
急暑证治附方三则 …… 735
夏月伤寒略 …… 735
瘰疬乳岩疔疮秘方 …… 736
治流注方 …… 736
围药二方 …… 736
刺痧法 …… 736

潜斋医话

清　杭州　王士雄孟英纂辑
定州　杨照藜素园鉴定
鄞县　曹赤电炳章重校

头　风

治头风，蓖麻仁、乳香，研涂患处，立愈。

天南星一个，艾五钱，煎汤熏之。

痛久欲失明者，川乌去皮、细辛、防风、蝎梢等分，研细，姜汁调贴患处。

若眉目牵引不正，贴太阳穴。

面　皱

面上皱路，大猪蹄四枚洗净，煮如胶，卧时用涂面上，次早以浆水洗去，半月后面皮细洁如童子。

肺　痈

肺痈，冬月腌芥菜卤，贮坛，封埋土中，年久则清淡如水，略无咸味，饮之甚效。或和淡腐浆服。

蕺草，俗名鱼腥草，水煮，不住口食之，甚效。

金丝荷叶草捣汁，同生白酒数饮，立效。

橘叶捣汁服，吐出脓血即愈。

经霜黄菊叶，绞汁冷服。亦治肠痈。

立秋后择粗大丝瓜藤，或南瓜藤，掘起根三四寸，剪断插瓶中，其汁滴贮瓶内，封埋土中，年久愈佳。兼治喉蛾哮喘。

柘黄，即柘树上蕈，厚大面色黄者，用井水磨服，以愈为度。或用鲤鱼重四两者一尾，去肠勿见水，人贝母末二钱，缝好，童溺半碗浸之，重汤煮至睛出，去鳞骨食之，甚效。

痰　哮

痰哮，浸湿海带四两煎汤，调饴糖服。

淡豆腐浆每晨饮之。兼治黄瘅

漂淡陈海蛇煎汤，生芦菔捣汁和服。兼治诸痰证。

喉　疹

烂喉时疹，锡类散、象牙屑焙、牛黄珠各三分，飞青黛六分，梅花冰片三厘，壁钱俗名喜子窠二十个用泥壁上者，勿用木板上者西牛黄、人手指甲男病用女，女病用男各五厘，共研极细粉，吹患处，虽濒死者可救。兼治乳蛾、牙疳、舌腐等证，甚效。

芦菔菜于初冬摊于屋瓦上，或挂树枝上，任其风吹日晒，雨洗霜凌，直至立春前一日收下，悬挂檐下有风无日处，陈久愈佳，煎浓汤服。

冬春二季，每晚食生芦菔数片，可以免患喉证。或以橄榄、芦菔常煮汤代茶饮，亦妙。

口　鼻　病

口舌糜烂，大红蔷薇叶焙燥，研末搽之，冬月用根。重舌用不蛀牙皂四五挺，去核炙焦，荆芥穗二钱，共为细末，醋调涂即消。

舌胀满口，生蒲黄末搽上即愈。舌衄，以黑蒲黄末糁之，或以辰砂一钱，伏龙肝二钱，鸭子调服。

舌胀出口，冰片一钱，研敷。

舌出不收，辰砂末敷之。或暗掷碗盏于地，闻声即能惊入。

唇衄不止，栗子一个，连壳烧灰，硫黄等分研末和敷。

烟管戳伤咽喉，以龙眼核去黑皮焙捣极细，用笔管吹患处，即定疼止血。居家者此药须预备，凡小儿头面磕扑、铜铁戳伤诸患，亦以此敷之，愈后无瘢，仍生毛发。

风寒鼻渊，苍耳子、辛夷花各三钱，煎服。

风热鼻渊，丝瓜藤近根三五寸数株，晒燥，烧存性为末，每一钱陈酒下。

久吸兰香烟成鼻渊者，白鲞脊骨烧烟熏洗之。

年久鼻渊，烦劳则发者，名曰脑漏。宜琼玉膏、固本丸、六味丸、三才封髓丹之类，久服自效。

诸物塞入鼻中而不能出者，紧掩两耳，紧闭其口，不使通气，以笔管吹其无物鼻孔，则所入之物自出。

诸物吸入肺管而不能出者，无药可治，喘急而死。大概小儿或有此患，然不必惊慌，但捉儿两足使倒悬，则所入之物，一咳即出。

肺风疮，酒磨鹿角尖浓涂，久之自愈。

雀斑，鹿角烧灰，猪油调搽。

白附子生研，卧时以豆腐擦洗后，鸡子清调涂。

鼻衄不止，以本人鼻血纸捻蘸之，右衄者点左眼角，左衄者点右眼角，左右并衄者点两眼角内立效。或以栀子炭研末，吹入鼻中立愈。

耳　目　病

耳暴聋，木香研末，酒浸一宿，以酒滴耳中，少顷倒出，三次即愈。

白蒺藜炒去刺为末，蜜丸服。

灵磁石如豆大者一块，同穿山甲煅研末，棉裹塞耳中，口含生铁一块，觉耳中如风雨声即通。

耳衄，龙骨末吹之。又，炒黑蒲黄，研末吹之，亦敷舌衄。

耳聍、血余一钱，冰片七厘，研匀吹之。

耳烂，灯心、陈皮各一钱烧灰，加冰片一分研吹。

头风损目，以大川贝母一粒，白胡椒七粒，共研末，葱白汁丸如柏子大。以膏药盖贴太阳穴，目可重明。

赤眼，黄丹、白蜜调贴太阳穴，止痛如神。

田中洁净柔泥，搓丸撤扁贴两眼皮，一夜两丸，立效。如睡熟，候醒方换。

芙蓉叶末，水和贴太阳穴。

芒硝、荆芥穗泡汤，温洗。

黄连为末，鸡子清调匀，左眼贴左足心，右眼贴右足心。

目翳，胡桃肉、皂矾、柿饼等分捣烊，开水调服。

目星，樟脑、东丹等分研细，瓷器封贮，左目吹右鼻，棉塞之，隔宿即退。右目仿此。

白蒺藜三钱，水煎，日洗三次效。

目障，鹅儿不食草、川芎、青黛各等分为末，搐鼻取嚏，远年者亦效。

望江青，一名天脂麻一两，羊肝一具，同豆腐煮食。

小儿疳气攻目，鸡肝一具不落水，竹刀切片，用牡蛎粉八分，飞辰砂少许，拌匀糁入，饭锅上蒸熟食之，如此十次，翳障退净。当时忌食茶汤油腻。

烟油入目，如将他物洗之，愈洗愈疼，甚至损睛，须用乱发缓缓揉之自愈。

天丝入目，头垢点入眼内即出。又方：雄鸡冠血滴入眼内，少顷看有红丝，将灯心卷去，或用好墨磨浓涂眼内，看有黑丝，亦用灯心卷去。

白矾水一碗，将舌舔之，有丝入水即愈。或以笔管吹其矾水，泡起溅目，丝亦能出。

尘芒入目，生藕洗捣，棉裹，滴汁入目

中，即出也。

石灰擦眼，山栀子煎浓汁，不住手洗二时辰，痛即止。或用活五谷虫淘净，捣摊油纸上，用布扎好，七日不可动，药自落，目无恙。

眼角出血，槐花炒焦煎服。

损目破睛，牛口涎每日点两次，须要避风，黑睛破者亦瘳。

青盲，用二蚕砂三斗晒燥，每晨服三四钱，淡盐汤下。

眼堂成漏，凡眼下生疖，出脓流水不干，日久成漏，诸药不效，以柿饼去皮，取肉杵烂涂，旬日愈。

眼癣，用银杏叶泡汤，少加枯矾末，温洗渐愈，奇效。

牙　病

牙疼，经霜西瓜皮烧灰，敷患处牙缝内，立效。

黑山栀、桑叶泡浓汤热漱，不痛乃止。

儿茶贴患处，流出风涎自愈，不可咽下。

石膏火煨熟八两，白蒺藜去刺四两，为极细末，频擦之，立愈。每日用之，可免此患。

草拔一钱，川椒五分，石膏三钱，青盐四分，共研细，点患处，立愈。

青盐、蓬砂、火硝、樟脑各一钱，研末擦之。

马兰头叶、水沟或水缸内青苔，共杵烂，以棉卷之，左痛塞左耳、右亦然。

牙龈，丝瓜藤炙灰擦之，立止。或用丝瓜络亦可。酒调下，兼治肠红。

草决明煎汤含之，即止。

马兰头杵烂，塞患处，立止。

槐花炒为末，搽之。

瘰　疬

瘰疬俗名疬痱，用天明精五六枝，同鲫鱼煮熟，但饮其汁数次自愈。

羚羊角烧灰研细，鸡卵清和涂，兼治痈毒。

猪胆汁，以胭脂边一方渗透，悬风处吹干，剪贴患处。

豆腐泔水一桶，慢熬成膏，频频涂之。

三桑叶晒干为末，赤砂糖调服数两，自愈。

南星、半夏等分为末，米醋或鸡子清调敷。黄柏为末，猪油调涂。

活鲫鱼一尾，生山药如鱼长一段，白糖三钱，杵烂涂之。

土贝母研末，陈米醋调搽。

牛皮胶一两水熬化，入土贝母末五钱，摊油纸贴之。

佛前旧羊角灯底，焙存性研末，麻油调搽。

田中蚂蝗，杵烂，围之即散。

活蝎一只，麻油一盏，浸三日，取起晒干为末，以鹅毛蘸油搽上，初起者为疬母，每日多搽几次，三五日即愈。

已溃者，用牛皮油靴底烧灰，麻油调敷。

面糊作饼，贴于先溃之处，再用小砂壶二把，俱盛烧酒煎滚，去酒，以热壶口覆于饼上熏之。一壶冷，又易一壶，如此数次，将毒拔尽则愈。熏后用猪胆汁熬成膏贴之。

破烂多年不愈，延及胸胁，臭秽难闻，虽十数载之顽证，可用新石灰一块，滴水化开成粉，以生桐油调匀，干湿得中，先用葱椒汤洗净疮口，涂数日即愈。

牛皮胶四两，牡蛎粉拌炒成珠去粉，土贝母八两，共研末，水法丸如绿豆大，早晚用昆布、海藻各一钱五分，煎汤吞下三钱，不论已破未破均效。

乳　病

乳岩，土贝母五钱煎服，数日可消。已破者，加胡桃膈、银花、连翘各三钱，酒水煎服。溃烂已久者，用雄鼠粪、经霜土楝子（不用川楝）、露蜂房各三钱，俱煅存性，各取净末

和匀，每服三钱酒下，间二日一服，即止痛收口。

乳癖，白芷、雄鼠粪等分，曝干为末，好酒调服，必多饮，取一醺睡而愈。

活鲫鱼一尾，鲜山药如鱼长者一段，共捣烂敷患处，以纸盖之，立愈。

陈皮炒为末，黑糖调和，开水送三钱，七日而愈。

蒲公英一两，银花二两，酒水各一碗，煎半碗，加酒一小杯服之，一醺可愈。

乳吹，砂仁去壳五分，冬葵子八分，共研末，以蒲公英五钱，栝蒌仁三钱，煎汤调服，数日即愈。

穿山甲三片，炒橘红二钱，水煎和酒服，立愈。

甘菊花根叶杵烂，酒酿冲服，渣敷患处，立效。

乳头破烂，龟板炙研末，加冰片研匀，麻油调搽。

宝珠茶花焙研末，麻油调敷，内服治诸血证。

妇女诸病

阴痒，鸡肝或猪肝煮熟，切一长条，插入阴户内，过一夜，次早取出，数次乃愈。

阴肿，羌活、防风煎汤熏洗。

葱白研膏，入乳香末拌匀，敷患处。

阴宽，肥皂子浸去黑皮，用其白肉，加白及、五倍子、蛇床子、石榴皮、甘松、山柰、龙骨，煎浓汤日日熏洗，宽而冷者，加石硫磺煎。

阴挺，飞矾六两，桃仁一两，五味子、雄黄各五钱，铜绿四钱，末之，炼蜜丸，每重四钱，即以方内雄黄为衣，坐入玉门即愈，甚者不过二次。

阴疮，陈蚌壳煅，儿茶、轻粉、飞滑石、人中白煅各三钱，枯矾、龙骨煅各一钱，冰片三分，共研，麻油调搽。

阴烂，煅牡蛎、飞滑石各三钱，陈蚌壳煅二钱，人中白煅一钱，龙骨煅钱半，冰片二分，共研末糁之。

房后阴痛，地榆煮酒服。

阴伤出血，五倍子研末糁之，或加血余、黄连、白矾灰亦妙，或以青布烧灰、血余等分研敷之。

蛇床子研末，绵裹纳阴中，立效。

小便不通，生白矾末五厘入脐，以一指甲水滴之。

皂角煎汤洗阴户。

淋带淫浊属于湿热者，淡豆腐浆调六一散服。亦治男子淋浊属于阴虚火动者，以生鸡五打散，淡豆腐浆冲服。亦治劳嗽咳血。带脉虚而不摄者，海螵蛸粉、鱼鳔煮烂捣丸梧子大，吞服自愈。

血崩不止，淡豆腐浆一碗，韭菜汁半碗，和匀空心服。

棉花子，童便浸一宿为末，每一钱，侧柏叶汤下，极效。兼治劳嗽吐血。

调经种子保胎丸：白茯苓二两，白术土炒，条芩酒炒，香附童便炒，延胡醋炒，红花隔纸焙干，益母净叶各一两，真没药三钱，瓦上焙干去油，共研细蜜丸梧子大，每日七丸白汤下。洪愆者服之自调，不孕者服之即娠，胎动者服之即安，胎滑者服之自固。若胎动者，每日可服三五次，胎滑者，有孕即宜配合，每日服之勿断，自然无事，亦且易生，但每次七丸为则，不可多服一丸，至嘱。

惯于三月小产，诸药不效者，日以梅梗三五条，绿萼梅树，上者尤良。煎浓汤饮。复饮龙眼汤甚验。

南瓜蒂频煎汤服。

催生，用荷瓣一张，上书一个人字，嚼而吞之立产。

车前子四钱，冬葵子三钱，炒枳壳二钱，白芷一钱，多日不下者，可煎而服之。

六一散催生最妙，兼下死胎，并治热产恶露不行。

胎涩不下，用鲜猪肉三斤煎清汤，吹去

浮油，恣饮即产。

生牛膝一两，酒浸杵烂，以龙眼肉六两煎浓汁，冲牛膝酒内，服之即产。

过月难产，用旧绢筛罗底一个，卷筒烧碗内，白汤下即产。

盘肠生，以生半夏搐鼻中，肠自收。

横生，以益母草一两，酒煎浓汁，和童便一大盏服。

诸般难产，用陈麦秆露天者尤妙，一两洗净，剪寸段，煎汤服极效，产下子肠带出，切勿剪断，致伤母命，以枳壳煎汤熏洗即收。

胞衣不下，生鸡子清一枚，吞之即下。

鲜荷叶浓煎服良，或用伏龙肝末，醋调纳脐中。

死胎不下、蓖麻仁三粒，巴豆仁四粒，麝香二分，同研成饼，贴产门上交骨，其胎立下，即好胎至足月临盆，久而不下之难产，亦可贴而即产，但勿用之稍早，恐有抠苗之害也。

伏龙肝一两研细，甘草汤调服，冷饮能解诸般中毒。

产后小便不通，陈皮一两为末，温酒下二钱。

产后晕绝，生半夏末，冷水和丸如豆大，纳鼻中，灌以热童溺，熏以炭醋立苏。

产后虚弱，豆腐浆一碗，冲入打散生鸡子一枚，再加豆腐皮一张，龙眼肉十四枚，白砂糖一两，同滚透，五更空心服。盖产后失调，往往延成劳损，而贫户医药无资，富家每为药误，特采此方甘平和缓，补血滋阴，贫富皆宜，允为妙剂。

小儿诸病

小儿初生，以猪胆汁一枚入汤浴，永不生疮。

初生无皮，泥地上卧一宿即生，冬月以白米粉燥扑之，候皮生乃止。

小儿开口，不宜太早，须生下一周时，以大黄、黄连、生甘草，等分泡汁饮数匙，然后吃乳。

初生小儿，白膜裹舌，或遍舌根，可用指甲刮破令血出，以烧矾末拌绿豆许敷之，若不刮破，其儿必哑。

初生小儿，两目红肿赤烂不开，以蚯蚓泥杵涂囟门，干则易之，三次必愈。

生南星、生大黄等分为末，醋调涂儿两足心，虽月外亦可用。

初生惊风欲死，朱砂磨新汲水，涂手足心。

初生小儿便秘，一味生大黄泡浓汁饮之。小便不通者，用清明插檐朝南杨柳枝煎汤服，亦治大人溺闭。

游风，伏龙肝为末，鸡子清和涂，干则易之。如治浸淫疮，以猪脂和敷。

胎毒胎疮，胭脂、胆矾、黄柏、东丹等分研末，菜油调搽。

水边柏树根白皮晒研，入雄黄末少许，生油调搽。

稀痘法，生黄豆、生绿豆、生白扁豆、或黑豆亦可、生甘草、银花等分，常煮汤代茶饮。

橄榄核七个，打碎去仁，晒干研极细末，不可见火，勿沾生水，再用玉蝶梅花二十一朵去蒂，加净白蜜二茶匙共捣浓，交春分时与食之，永不出痘，即出亦不过三粒。

荠菜俗作甜菜，即葵菜，一名滑菜，一名蕲茝，一名女菜，性滑可沉油腻，煮而供蔬食妙。

小儿能食，即以干柿饭上蒸透，嚼饭饲之，能稀痘，并免疳泻诸疾。

免痘法，净银花一斤，牛晒研末，净白蜜丸如龙眼大，日日与儿服之，可不出痘，甚验。

蓖麻仁二十六粒，辰砂一钱，研烂，再入麝香、当门子五厘研匀，于端午日午时涂小儿百会穴暨心背两腋曲池委中手足心，凡十三处。余在宜黄，见越人王望沂少府云，其家用此法，已数世不出痘矣。

凡居穷乡僻壤，值婴儿发痘，不能迎医者，须于微发热时用手蘸真麻油摩其背脊，下

至尻骨，如此数次，其热自退。

痘疹不出，以及闷痘不发毒胀满者，此系急证，用青蔗浆频服，则痘立起。其寒散解毒之功，胜白鸽、蚯蚓多矣。

疹发不出，头面肿胀，气喘垂危者，用大葱头杵烂，放在大铜盆内，上用木架架之，再以大被单罩盖停当，大人抱定小儿，睡在上面，然后将沸汤冲入葱盆内，热气熏蒸，俟稍温，即抱出。切不可露一丝之风，直待汗干即瘥。

闷痧，分开顶门，有红筋红瘰，挑破即出。

痧疹咽喉肿痛，不拘初起回后，用苦参三钱，白僵蚕二钱，研细吹入。

痘出眼内，新象牙磨水，滴眼内即退。

儿生母中指上，刺血一点，滴入眼内即退。

痘疮溃烂，用青茶叶滚水略泡，摊于草纸上，以绢盖之，卧儿于上，任其展转即痂。痘烂生蛆，以柳叶铺而卧之，蛆尽出。

痘毒，泡过茶叶晒干为末，五倍子等分，鸡子清调饮。

又法：生黄豆口中嚼烂涂之，不必留头，数次即消，极效。

痘疔，青蔗渣晒干，真香油点灯烧成灰，以津液调匀，银簪挑破，点之立效。

诸疳，南天竹煎汤频服。

蟑螂去头足翅，焙干与食，疳愈则不要食此矣。

使君子肉二钱，雷丸、槟榔各一钱，黑丑头末五分，俱生晒研末，每服三分，以鸡卵一枚打破空头，内药纸封，饭上蒸熟食之，药完病痊。

积滞，海蜇、鬼臼，常煮食之，兼治大人痰哮，及肝乘胃痛。浸烧酒饮，能消大人胸中痞块。又绍兴青腐乳作下饭，能消疳积，治腹胀身黄。

脐风，钩藤钩、甘草各五分，水煎服。

惊风，入手指甲长寸外者，煎汤服。

开通元宝钱，以水磨服少许神效。俗读开元通宝者非。

按：俗谓惊风者，即火动风生之瘛疭也。金能制木，可息内风。

清朝康熙通宝钱，熙字作正楷，从颐不仿帖体从颐作熙者，乃平西藏时熔藏中佛像所铸，故世谓之罗汉钱。铜色如金，俗又呼为金钱。愚民往往私毁，改为首饰，酷似真金，盖其铸佛之时，多杂金宝于铜内也。入药更胜，远驾开通元宝之上。

小儿疟疾，不能服药，以黄丹五钱，生矾三钱，胡椒二钱五分，麝香五厘共研末，好醋调敷男左女右手心，绢包手掌，药热汗出而愈。一方可效三人，未曾食谷之儿，久疟不已，浓煎冰糖汤服，神效。

小儿久泻，身热最危，以炒黑松花一钱，炒红曲二钱，共研分二服，白糖汤调下。

暑风，取净黄土铺地上，以芭蕉叶为荐，卧儿于上，饮以益元散，鲜竹叶汤调立效。小儿体弱，夏月最多此证，切勿误认为惊，妄投峻药。

痫证，俗呼羊癫风，用经霜老茶叶一两，明矾五钱为细末，水法丸，辰砂为衣，每三钱开水下，二服全愈。

又方：用二陈汤加青皮、丹皮、石菖蒲、辰砂为剂，甚效。

拘　挛

手足拘挛，用草本水杨柳酒煎服。

鬼　箭

鬼箭风，用野苎麻、天南星同捣敷。

魅　惑

狐魅，以珠兰花根捣烂涂阴上。但此花根有毒，勿入药服，狐沾之即死也。

邪气蛊惑，以鳖甲、苍术烧之，即安。麝香一二两佩之良。

二阴诸病

便毒，以棉地榆四两，穿山甲二片土炒，白酒三碗，煎一碗，空心服，虽有脓者亦愈。

全蝎、贯众、生矾等分为末，空心调服一钱。

棉地榆四两，生甘草、银花各一两，白芷三钱，皂角刺二钱五分，水二碗煎减半，空心服。

胡桃二个，连壳杵碎，泽兰、白及、松萝茶各三钱，井水、河水各一碗，煎取四分和酒服，一剂知，二三剂愈。蒋附治验。

阴囊肿痛，葱白、乳香捣烂涂之。

硼砂一分，水研涂之。

棉子仁煎汤洗之。

万年青根捣汁，热酒冲服。

肾囊风，鸡子黄炒出油搽之。

阴囊湿肿，紫苏、紫背浮萍各一两，水煎熏洗。

囊疮作烂，六一散四钱，赤石脂二钱，紫苏一钱五分，儿茶一钱，共为末糁之。

肾囊皮烂，龟板炙存性，研入冰片少许，麻油调涂即愈。

囊痈初起，以独核肥皂数个，用乳香四两装入，外将湿草纸包煅，火须先文后武，以烟尽为度，出火气研末，每服一钱五分，三服即愈。

疝气，干荷叶蒂二十一个炒焦，海金砂三分，好酒一碗煎一滚，乘热服，以醉为度，即愈。

鸡子壳烧灰为末，空心温酒下，二服即愈。

牛蒡子根叶捣烂，绞汁和好酒服之，覆被出汗，永不再发。

精滑善遗，牵转白牛法最妙。其法不拘布帛，做一小兜，将外肾兜起，拴在腰后裤带之上，此病自免。道家谓之张果老倒骑驴。或以刺猬皮焙研，黄酒调，早服。

又灵雪丹，甘草、薄荷、甘遂、潮脑、苏叶、阳起石各二钱，共研末，碗盛纸糊口，细锥纸上密刺小孔。另用碟覆碗上，碗边宽余半指，黑豆面固济，砂锅底铺粗砂，加水，坐碗水上，出水一寸，炭火煮五炷香，水耗常添热水，香完。俟水冷取出。入研细麝香少许，人乳浸化蟾酥少许，葱涕、官粉炼蜜为丸，绿豆大。瓷瓶封收。用时以唾津在掌上研半丸，涂玉塵头上，一时塵顶酥麻，便是药力透彻。凡遗泄不止，势在危急者，先炼此丹保固肾精，于日落时研涂，即能秘精一夜不泄。再用汤丸调治。

老年夜多漩溺，晚食糯米糍即效。若溺时，玉茎痛而仍频数不赤者，生黄芪一两，甘草二钱煎服，甚者日二服即愈。

下疳，先以大小蓟、地骨皮煎汤洗净，再用黄柏、黄芩、官粉、珍珠、冰片研细，敷之立效。

橄榄烧存性，白螺蛳壳古泥墙上者，浸去泥醋煅各一钱，研末，加冰片一分研匀，麻油调搽。湿者糁之，须先用甘草花椒汤洗。

鲜小蓟、鲜地骨皮各五两，煎浓汁浸之，极痛者不数日而愈。

鲜稀莶草叶贴之。

黄花蔷薇叶焙研糁之。

橄榄烧灰研细末糁之。

二便不通，皂角末、葱白连须，加麝香二分，蜜少许，杵贴脐下至毛际。再韭地蚯蚓泥捣，和水澄清，饮之尤妙。

坐板疮，松香五钱，雄黄一钱五分，研细和匀，以棉纸包裹捻成条，腊月猪脂浸透，点火烧著，取滴下油搽之立效。

藤黄捣碎，糁在雄猪网油之上，以青布一长条卷紧，线扎浸菜油内一夜取出，火燃取滴下油，以杯承之，埋土中一宿去火气，涂上即愈。

甘蔗皮烧存性研，麻油调搽。

臀痈，芙蓉叶晒研、胡椒焙研各二钱，野苎根一两，葱头七个，酒糟两许，共杵烂，加米醋和敷即消。

脱肛，万年青连根煎汤洗，川五倍子末敷之。或先以麻油润之，再用风菱壳煎汤洗之。

鳖头煅存性研，加冰片糁之立收。

肠风痔血，棉花子炒黄黑色，去壳为末，陈米浓汁加黑砂糖丸如梧子大，每晨开水送三钱，服三斤断根。

生豆腐渣，锅内炒燥为末，每服三钱，白砂糖汤下，日三次，远年垂危者亦效。

瓜子壳一味，煎浓汤服立愈，兼治吐血。

鸦胆子取囫囵仁，每七粒以龙眼肉包之，每服三包白汤下，重者日三服，忌荤酒戒鸭肉。兼治休息久痢极效。

柿饼煅存性研，再以煮烂柿饼杵和丸如梧子大，仍以柿饼汤下，久服神效，王道法也。

久泻不痊，生葱杵烂，入黄丹为丸如豆大，填脐中，外以膏药封之。

陈火腿煅存性研，锅心饭焦各三钱，炒松花一钱，米糊丸参汤下。

痢疾，肛门肿胀如痔状，冰片研细，乳调搽。或以木鳖子、五倍子共研调敷。

臁　疮

臁疮，白芦蕨打烂，贴患处疮口上，一日一换，三日毒血去尽。再用松香一两，杏仁三十粒去皮尖，细黄丹八钱，轻粉五钱，旧羊角灯底火焙为末三钱，共研极细，麻油调搽，一日一换，数日即痊。

葱盐汤洗净拭干，马勃粉敷之良。

黄蜡、白蜡、轻粉、韶粉、乳香等分为末，腊月猪板油、麻油各半化匀，调前药摊薄油纸贴之。兼治血风疮之久不结痂者。

先以盐汤淋洗，用帛拭干，后以白糖霜、津唾涂敷。

生豆腐渣捏成饼，如疮之大小，先用清茶洗净，绢帛拭干，然后贴上，以帛束之。一日一换，疮渐小，肉渐平而愈。亦可贴脚蛀，但勿落生水。

龟板炙、炉甘石煅各三钱，轻粉二钱，冰片一二分，共研细末，麻油半杯，铜铫内熬滚，入白蜡、黄蜡各二钱溶化，离火将凝，入前药末搅匀，摊油纸贴患处，以葱椒甘草汤洗，一日一换。

鹿角灰、乳香末，研匀清油调敷用清凉药不效者宜之。

柿叶烧存性，同川椒研末搽之。

生豆腐渣、柿饼同捣烂贴患处，以帛束之，立效。

黄牛矢晒燥煅黑四两，烟胶末一两共研，少加冰片，香油调搽。蒋附治验。

脚　气

脚气俗呼流火，以大张海蜇皮包之，干则易。

生煤炭研极细，醋调涂之。

朴硝、大黄、寒水石、牙皂为末，鸡子清调敷。

人中黄研细，芭蕉根汁调涂。

芦蕨煎汤洗之，仍以芦蕨晒干为末铺袜内。

马钱子一个，以粗碗底磨水，用鸡毛埽遍，日埽五七次立效。兼治痔疮。

不论男女，濯足宜频，濯时水中宜加入盐卤一盏，终身用之，可免一切足疾。以卤能去风火湿热垢浊，而润皮肤舒筋骨，真妙法也。

女子缠足，究不知始自何人。袁简斋先生谓滥觞子李后主，乃子续齐谐中云：其矫揉造作，毒流天下后世，是以永堕泥犁之狱。诚深恶而痛恨之也。然余见北齐刁玉奴云峰山四疏，内有规奴双趾，持之而生怜之句，则南北朝已有缠足之风。袁又云：俗有火化其父母之骸以为孝者，遂有裹小其女子之足以为慈者。败俗伤风，事同一例。无如相沿成俗，虽我朝之仁政，不能革其陋习，良可欢也。不得已采李濒湖《本草纲目》内闺阁事宜一方于此帙，聊纾玉趾之疼，易效莲钩之

式。不致呼号惨切，免其戕贼成劳。惟愿仁人，广为传播，用经屡效，洵是神方。桑根白皮四钱，肥皂子浸去黑皮二钱，杏仁一钱，水五碗，新瓶煎至三碗，入朴硝五钱，乳香一钱，封口煎烊，置足于上，先熏后洗。三日十作，十余次后。软若束棉也。束时以罗细生白矾末少加白砂糖糁之，每于洗足汤中入盐卤一杯，不生足疾，且无涩皴之患。皆闺阃中秘方也。

缠足生疮，用甘草汤洗净，以荆芥烧灰研细，葱白汁调搽。

癣

诸癣，龙眼核醋磨涂之。

大黄、藤黄、雄黄、硫黄、姜黄等分为细末，菜油调涂患处。兼治脚上鸡眼。

吃发癣，煨石膏末，糖调涂之，藜芦、龙胆草浸油搽发，或加秋葵花尤妙。

鹅掌癣，豆腐泔水，日日频洗。

牛皮癣，桃树根白皮，同胆矾杵烂敷。

癜

紫白癜风，芦荟汁调生矾末三钱，先以布擦损，涂之。

瘤

瘤赘，用甘草煎膏，笔涂瘤之四围，涂三次。另用芫花、大戟、甘遂等分为末醋调。别以笔搽瘤上，勿近甘草，次日即缩小。又以甘草膏涂其外晕三次，再搽三末于其中，自然渐焦矣。

血瘤初起，以薄棉花剪如瘤大一块，在鸡子清内浸，贴湿之，略干。仍以笔蘸鸡子清润之勿断，四五日即消尽。

痣

血痣溃血，涓涓不绝，诸药不能止，用五灵脂为末，糁上即愈。

大　衄

九窍及发根出血，不因服毒者，名大衄血。乃极虚欲脱之证。急取泉水一桶，烧酒一斤，扶病人坐定，裸其腿，以烧酒淋之，俾酒从踝下，即滴入水桶内。淋讫，将其腿浸入桶中，其血即止。亟令壮年乳妇以乳哺之，再用辽东红旗海参他处者亦可用力较小耳一斤，切片焙为末，每三钱调服，日三次。盖海参能生百脉之血，诸补药之所不能及也。

秃　疮

秃疮，紫蘗皮煅存性研末，香油调搽。

旧羊角灯底，瓦上煅存性研，麻油调搽。

鲜蚕豆捣如泥涂之，干即易，三五次自愈。无鲜豆，以干者水泡捣之亦可。

海螵蛸二两，轻粉一两，松香三两，共研细，油调搽。

腋　痈

腋痈腰疽，用糯米饭乘热入盐块葱管少许，杵极烂如膏，贴患处即消。

多骨疽

多骨疽，白花芙蓉叶晒干、大黄、五倍子各一两，藤黄、生矾各三钱，麝香、冰片各三分，共为末，米醋调如厚糊，涂其四围，留中一头如豆大，以醋用鹅翎埽之，若不埽，则无效，一日夜即内消。并治一切痈疖，敷之并效。

恶　疮

一切恶疮无名肿毒，用生豆腐渣于砂锅内焙热，看红肿处大小量作饼子贴之，冷即易，以愈为度。

独核肥皂、生芋艿各一个，葱白七个，同捣烂敷之，干即易，过一周时，未成者即散，已成者略出脓即愈。

烟管中油，涂之立散，兼治盅膈，用油

纸摊贴。

野苎根捣汁，醇酒和服，渣敷患处，露头。盖被出汗，即出脓水而愈。虽发背对口亦可治。

大芋头生杵烂，敷之。

龙眼核为末，水调涂之。

大黄五钱，木鳖土炒三钱，共研细末，醋调围之。

老菱壳烧存性，油调涂。

白矾末，热水调涂。

腊月炼净猪板油一斤，入白蜡半斤化匀，再下好樟脑四两，搅匀，瓷器收藏，勿令出气。患处先以葱白、花椒、甘草、猪蹄汤洗净，用无灰棉纸摊膏贴之。并治汤火伤及臁疮湿毒久不愈者，神效无比。

泡过茶叶，杵如泥敷之，干则以茶汁润湿抹去，再换五六次即愈。兼治蛇咬及火烧成疮。

脚发背初起，甘草、盐卤煎汤洗即消。

诸疮溃烂不愈，木耳焙干研末，白砂糖等分，用温水调敷缚之，神效。

移　毒　法

移毒法，以藤黄、银朱等分，醋和敷毒之半圈，即移他处出毒。

退　腐　法

腐肉不退，硫黄研细末，敷上即退，再用泡过茶叶五钱，乌梅三个烧存性，共研敷之即收口。

消　管　法

褪管法，人手指甲炙黄、象牙屑、穿山甲炙黄各研细，乳香、没药俱炙、朱砂水飞、旧羊角灯底须十年外者打碎麸炒，为极细末，各三钱，合匀再研，以黄蜡化和丸如椒大。初服五丸，次服六丸，逐日加一丸，服至十日，到十一日，每日减一丸，褪至五七丸，再逐日加一丸，加至十四丸，仍从五丸服起，周而复始。每日空心陈酒下，管渐褪出，褪尽为度。

杀　虫　法

一切痈疽金疮破烂生蛆，诸药不效者，用海参切片焙燥研敷，蛆皆化黄水流出，再用生肌药收口即愈。

腋　气

羶臲，腋气也，俗名狐臭，又曰肋腥臭，一作体气。用大田螺一个，巴豆仁一粒，胆矾一豆许，麝香少许。先将螺以水养三日吐去泥土，揭起盖入药于内，用线拴住放瓷碗内，次日化成水。凡用须五更时，将药水以手自抹其两腋下，不住手抹药，直待腹中欲泻却住手。要拣深远无人到处空地内出大便，黑粪极臭，是其验也。以厚土盖之，勿令人知。如不尽，再抹之，又去大便。次用枯矾一两，蛤粉五钱，樟脑一钱，研细擦之，以去病根。

精猪肉两大片，以甘遂末一两拌之，五更时挟腋下至天明。以生甘草一两煎汤饮之，良久泻出秽物。须弃野地中，恐气传人也。五次即愈，虚弱者间日为之。预备夹棍方：用肥皂子水浸透，去外黑皮，用里白肉并仁杵如泥。如明日用事，今晚以此敷之。上至脚臁胫一节，下至脚底板心并指甲内处处敷匀，不可有一毫空隙处，用油纸包之，外用裹脚缠足。其药与皮肉一样，颜色不变，虽遭冤抑，略无妨碍。出来时以黄豆浆温温洗之，其豆浆须预先一日，将豆泡烂磨浆候著用，神哉方也。

杖　丹

夹棍伤，一出衙门，即用热童便一盆，将足浸之。如便冷，预烧红砖二块淬之即热。直浸至童便面上浮起白油，其伤尽出矣，不疼不痛。再用肥皂捣如泥，鸡卵清和涂伤处，以草纸包，裹脚缠紧，一夜不可动即瘥。

又方：猪油四两，胡椒照人一岁一粒，捣

烂敷上，扎好勿洗去，并勿解动，一夜亦瘥。

夹伤骨未碎者，土牛膝捣敷；骨碎者，上鳖虫同活鳝捣敷。

夹拐杖伤，死血郁结，疼痛坏烂，命在顷刻，用麝香一分，冰片三分，乳香、没药各一钱五分，樟脑二钱，轻粉、血竭各三钱，共研极细。后将黄蜡一两，猪板油一两二钱，同化。调药成膏贴患处，昼夜流出恶水，即时苏醒。

杖丹，生豆腐、凤仙花连根叶同杵烂，打出敷上，干则再易，三日全愈。

桑蓁二三斗入瓶内，麻布扎口，放羽化臭烂。过滤清汁出，榨去渣，以小便收贮清汁，搽之即止痛，二次立瘥。

绿豆粉炒研，以鸡蛋清和涂上痛。

玉簪花乘未开熟，贴皮破处即瘥。敷研贴亦妙。

凤仙花叶作如泥，涂肿破处，干则易，一夜血散而愈。冬春须预收干者研末，水和涂之。

大黄、滑石、赤石脂等分为细，茶汤洗净，糁之。

加受杖后以葱头煮汤趁洗，痒痛松香四两溶化，又将葱一握捣烂入松香内搅匀，摊一膏药贴患处，外以绵片掩之扎定，五六日愈。

杖伤出蛆，麻油浇之。

杖丹长肉，腊月猪油一斤，黄连四两，煮至黄连转焦色，去渣，入白蜡、黄蜡各二两收之，敷患处，帛扎紧自愈。

血竭、白蜡各一钱，朱砂、轻粉各二钱，研粉糁之，二日即平。

杖痈，细茶二钱，轻粉、乳香、象牙末各一钱，水银、木香各五分，降香少许为细粉，鸡子、黄蜡、羊油调搽。

诸闪肭，或打伤不出血，但有青紫肉伤者，先以葱白炸烂炒熟，将痛处擦遍，随即生大黄研末，姜汁调涂，只进饮以好酒，虽三月半年者悉效。

闪　肭

闪腰，木香一钱，麝香三分，共研细，右痛吹入左鼻，左痛吹右鼻，令病手上下之。闪颈肭腰，硼砂研粉，以骨簪蘸唾沾粉点两目，泪出即松，二点全愈。

挛闪伤筋，结核肿痛，若使成毒，最难治疗。初觉，急用火酒顿温，手蘸轻拍患处数百下，随以韭菜杵烂罨一周时，次日再拍再罨，以瘥为度，极效。初拍觉疼宜忍之，拍久则不疼矣。

臂膊脱骱，生地黄捣如泥，摊纸上，糁以木香末一层，再铺地黄泥一层，贴患处。

瞽　目

瞽目重明法：净皮硝六钱，鲜桑根白皮二两，以新砂罐河水煎透。倾出澄清，温凉洗之，少顷又洗，每月只洗一次，日期列左。每日须自早至晚洗十余遍，且须斋戒清心静养，勿动嗔怒，勿食韭蒜昏神之物，勿犯秽亵，焚香向东洗一年，病深者洗三年，一切目疾皆效。

洗眼日期

正月初五　二月初二　三月初三　四月初九　五月初五　六月初四　七月初三　八月初十　九月十二　十月十二　十一月初四　十二月初四

闰月照前。按：世俗误用桑叶洗眼，甚至损目，方中所用乃桑根白皮，切勿讹传为桑叶也。

肝胃腹痛

肝胃久痛，诸药不效，或腹有癥瘕，此方皆验，名梅花丸，孕妇慎用。

绿萼梅蕊二两　滑石七两　丹皮四两　制香附二两　甘松　蓬莪术各五钱　茯苓二钱五分　人参参须亦可或用真潞党参　嫩黄芪　砂仁　益智仁各二钱　远志肉二钱五分　山药　木香各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甘草七分

凡十六味，共研细末。

拣白蜜十二两捣丸如龙眼大，白蜡封固，每服一丸，开水调下。此方传自维扬。吾乡沈月枝封翁幕于姑苏时，患心腹久痛，诸药罔瘳，得此而愈。遂照方配合施送，服者多效。今高芝检先生家踵其事，求药者日益广，但用药甚奇，其分两之多寡，亦难测识，谨附录之，以质博雅。

腹痛，红枣二枚，巴豆三粒，同杵烂，裹缚脐上立止。

截疟膏

截疟膏　朱砂、胡椒各一两，研极细无声，瓷瓶密贮。疟久者用暖脐膏一张，挑药末一茶匙于膏药中央，勿令四眼见。对脐紧贴，疟止勿揭，听其自落，神效。孕妇忌之。

药酒方

愈风酒

陈海蜇十二两　马料豆　嫩桑枝　松针杵烂各四两

醇酒七斤，封浸煮三炷香。

喇嘛酒　治半身不遂，风痹麻木。

胡桃肉　龙眼肉各四两　杞子　首乌　熟地各一两　白术　当归　川芎　牛膝　杜仲　白芍　豨莶草　茯苓　丹皮各五钱　砂仁　乌药各二钱五分

以上用绢袋盛之，入瓷瓶内浸醇酒五斤，隔水炖浓候冷，加滴花烧酒十五斤，封贮七日，可饮矣。

宫方定风酒　补血息风，甚有奇效。余于辛丑年视伊协揆之证得此方，凡患虚风病者，饮之辄愈。且药味平和，衰年者频服，极有裨益而无流弊，真妙方也。但饮贵微醺，不可过恣耳。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　川芎　五加皮　牛膝　秦艽各五钱　川桂枝三钱

绢袋盛之，汾酒二十斤，净白蜜、赤砂糖、陈米醋各一斤搅匀，浸以瓷坛。豆腐皮封口，尘以巨砖，安水锅内蒸三炷香，取起，埋土中七日，可饮矣。

清和酒　不能断饮之人，可用此法，庶几饮而无弊焉。

直生地八两　天冬四两　银花八两　生猪脂一斤　生绿豆一升　耿柿饼一斤切碎

汾酒二十斤密封浸之，一月后可饮，久藏不坏。

按：酒性热而火酒尤烈，故浸酒方，忌用辛窜之品，以助其疟，而世人往往犯之，殊不合制。惟此四方，用药深有精义，洵为可法。他如神仙、百益、百岁之类，徒有美名，而功不补患，幸勿为其所愚也。

灸火论

灸火先当辨证论，汪省之曰：《素》《难》诸书，皆言阳气陷下者，脉沉迟也。脉证俱见寒在外者，冬月阴寒大狂，阳明陷入阴水之中者，并宜灸之。设脉浮者，阳气散于肌表者，皆不宜灸。丹溪亦曰：夏月阳气尽浮于表，今医灼艾多在夏月，宁不犯火逆之戒乎！或者因火而生热胀发黄腰痹咽燥唾血者，往往有之，尚不知为火逆所致，宁甘心于命运所遭。悲夫！经曰：春夏养阳，以火养阳，安有是理。论而至是，虽愚亦当有知者焉。又夷坚志赵三翁云：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点穴，又不审虚实，徒受楚痛，耗损营液。有冷疾者，使其仰卧，揉艾遍铺腹上，若五六七月间，就屋上开穴，取日光照射，自然气透脐腹，如冬春可用熨斗盛炭火慢熨之，皆以患者鼻闻浓艾气为度，宿疴自去。按此名天灸，功胜灼炳。药简火针亦宜慎用，仁术志有论宜参。

劳病说

劳病之因非一，总缘情志不舒。所谓七情不损，五劳不成者，真至言也。然有药治病，无药移情。故《素问》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

其传为息奔者，死不治。盖二阳者，阳明也。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冲脉隶于此，荀心之隐曲不伸，脾为思虑所困，则郁火内燔，营液暗烁，阳明渐涸，冲脉乃衰。血耗风生，汛愆肌削，势必君相二火升腾，气逆奔迫而死也。俗谓之干血劳。惟室女尼姑婢女，最多患此。孟子曰：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诚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奈何为人父母与主人者之不曲体人情也，若能称家有无，不攀富贵，遂其所愿，嫁不失时，何至玉折兰摧，噬脐莫及耶。而富贵之家，逸居无俚，辄以小说演义诸书，为解闷消间之事，佳人才子，诱掖成劳，尤易易也。婢女虽非我生，尤当曲加怜悯，忍心久锢，决裂堪虞。更有乡愚为人所诳，每将幼女送入空门，拂性违情，惨同桎梏，良可悼也。世人不察，但疑今人元气日薄，故多劳损，不知古今元气不甚相殊，七十古来稀，匪由今日始，而人多劳病，实系乎兹。惟望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严禁传奇小说，毋许乡民幼年出家，庶可肉白骨于香闺，跻红颜于寿域，洵造无涯之阴德，岂徒有关于风化而已哉。

虚劳欲火，甘梨汁、胡桃肉研各一斤，芽茶五两，怀生地、当归末各六钱，熬至滴水成珠，入鸡子清一枚，贮瓷器内封口，勿令出气，冷水浸去火毒，每晨服一匙。

慎　疾　法

饥饱劳逸，皆能致疾，而饱暖二字，尤为酿病之原。故神农氏播谷之余，即收药味，有熊氏垂裳之际，聿著方书。周公赞易，于颐卦以慎言语节饮食二者为养身之切务。古乐府云：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放翁诗云：多寿只缘餐饭少。释氏有过午不食之戒。寓意草亦极言少食为养脾之妙法。谚有之曰：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盖肥甘过度，每发痈疽，酒肉充肠，必滋秽浊，熏蒸为火，凝聚成痰，汩没性灵，变生疾病。凡遇时疫流行之际，更为召疾之媒。苟脏腑清虚，素甘澹泊，气机不为浊壅，邪气不能逗留，虽感六淫，易于解散。惟内浊既甚，疫气易招，同类相求，如胶入漆，治之费力，死者恒多。慎疾之人，毋贪口腹。至于劳逸之论，莫详于鲁敬姜，劳力者恒享大年，逸惰者常多疾疚。后人无识，改为饥饱劳役，不但文理不通，亦且仅知有劳伤之病，而不知有逸欲之病矣。噫！此温补之门，所以日开，而炎黄之道，所以日晦欤。抑何陋哉！

治　疫　方

辟疫方，以枇杷叶拭去毛，净锅炒香，锡瓶收贮，泡汤常饮，取其芳香不燥，不为秽浊所侵，能免夏秋一切时病。若别药恐滋流弊，方名虽美，概弗轻试。而薄滋味，远酒色，尤为先务。外以诸葛行军散搐鼻，可辟尸秽恶气，食井中宜入白矾、雄黄，水缸内以菖蒲根浸之，室内频用大黄焚之。此外皆属异端，不必惑也。

普济解疫丹　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也。《六元正纪》五运分步，春分后交二运火旺，天乃渐热，芒种后交三运土旺，地乃渐湿，湿热之气上腾，烈日之暑下烁。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乃成温热暑疫之病。则为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肿，斑疹身黄，颐肿口渴，溺赤便秘，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证。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湿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医家临证，亦当准此化裁，自可十全为上，方用飞滑石十五两，茵陈十一两，淡黄芩十两，石菖蒲六两，贝母、木通各五两，藿香、连翘、射干、薄荷叶、白豆蔻各四两。凡十一味，不可加减，生晒研细末，每服三钱，开水调下，日二次。或以神曲糊丸如弹子大，开水化服亦可。

神犀丹　专治温热暑疫诸病，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谵语发斑等证。但看病人舌色干光，或紫绛，或圆鞭，或

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觉神情躁乱，而舌赤口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热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最易患此，急须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数，误投别药以偾事也。兼治痘麻毒重，夹带紫斑，及麻痘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烦瘛疭等证。但温暑直入之证，告危甚速，竟有延医不及之憾。况方中犀角，镑而煎之，味极难出，磨则需时，缓不及待，亦且价昂，非贫苦人所能猝办。惟望济世为怀，预将此丹配合施送，则患者易于得药，救活必多，贫人亦可重生，岂非阴德。更望存心之药铺，诚合出售，仅取工本，独于此丹不取利，亦不费钱之功德也。方用乌犀尖磨汁、石菖蒲、黄芩各六两，直生地冷水洗净浸、透捣绞汁银花如有鲜者捣汁用尤良各一斤，粪清、连翘各十两，板蓝根九两，淡豆豉八两，元参七两，紫草、花粉各四两。凡十二味，不可加减，生晒研细。以犀角、地黄汁、粪清和捣为丸，切勿加蜜，银花如有鲜者，亦绞汁和人，如汁少难丸，可将淡豆豉煮烂，如无粪清，可用人中黄四两研入，如无板蓝根，以飞净青黛代之。每丸重三钱，用凉开水调服，小儿用半丸。

玉枢丹　一名解毒万病丹，俗名紫金锭。治诸中毒，诸痈疽，五绝，时疫，喉风，瘴气，水土不服，蛇犬虫伤，尸疰鬼胎，癫狂惊忤，百般恶证。山慈姑去皮洗净焙，川文蛤即五倍子捶破洗刮内桿，千金于、净霜各二两，红芽大戟洗焙一两，麝香三钱，各研细和匀，糯米粥为剂，每料分四十粒。于辰日净室中木臼中杵数百下，再加朱砂、雄黄各五钱，名紫金片，尤良。

解　鸦　片

鸦片者，云用噶喇吧鸦土所造，故又谓之土。或作阿片、亚片者，音之转也。产自外洋倭国，故曰洋烟，又曰倭烟。彼处名为合甫融，而有乌土、白皮、红皮三种。乌土为上，彼处称为公斑，故有乌烟之名。内有罂粟花之脂浆，芙蓉葵花云亦可造，台州福建亦有所产，故有阿芙蓉、葵浆、台浆、建浆等号。京师称曰大烟，所以别于寻常烟草也。温台人称曰烟酒，言其能如酒之醉人也。俗谓之捶骗烟，不仅谐声也，盖彼外国法禁甚严，无一人敢吸此烟者，专捶卖于中国，而骗银易土，蛊惑愚人。缘此烟吸入，顷刻能遍一身，诸药无其迅速，气主宣升，精神随以上涌，升提日久，根蒂日虚，烟瘾日深，银钱日少，必至倾家废业，绝嗣丧身而后已。五十年来天下之蒙其害者，人所共闻，王于寿所谓挟无形之酖毒，烁九州之膏血，开尾闾之大壑，荡四民之筐篚者是也。故余目之为妖烟云，其性甚热，最烁阴津，妄人误以为寒，余于回春录中曾详辨之。其生土与未经火炼之烟膏，毒性尤烈，服之昏躁气绝，甚至杀人。惟浓煎甘草汁，或金汁，可以解之。生南瓜捣汁服亦良。同酒服者难救，同醋服者尤不易救，火上炼过者毒较缓。向不吸此者，误服亦能杀人。粳米和水捣绞浓汁可救，吸烟醉者，陈豆酱泡汤解之，酱油泡汤亦可。吸烟成瘾者，用甘草一味熬膏，调入烟中，吸食二三日，即渐不欲吸矣。方简价廉，又不损人，且无后患，极深之瘾，一月可断，但必痛悔坚心，无不神效。并望广为传播，俾海内烟瘾全除，岂非大幸。又凡烟瘾戒断，一二年内多食南瓜，永无后患。

劝医说三则

劝医说。黄退庵曰：每见有名医家，不数年间必获厚资，其间实缘得当，而愈人者固多，侥幸而得者亦复不少。宜修合良药，以施贫苦，疏财帛以行利人利物之事，则天亦原其情而锡其福也。莫谓我道胜人，分应坐享，求田问舍，以传子孙，墓木未拱，已有资产废弃者，比比也。何如早行善事，以为绵远之计耶。

《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俗以世业相承为解，实不然也。《橘旁杂著》言：

医必父而子，子而孙，如是则其业精，始服其药，若传至曾元，更为名医矣。其间贤者不待言，其不肖者奈何，因其世业而安心服其药，设为所误，生死攸关，虽愚者不为也。况医道通乎仙道，远数十百年，偶出一豪杰之士，聪明好学，贯微彻幽。然其上世，并非医者，舍是人而必求所谓三世者，有是理乎。汉儒谓《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元女脉诀》为三世医书，医必读之，方为有本之学也。梁芷林中丞云：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一曰《神农本草》，二曰《灵枢针灸》，三曰《素问脉诀》，脉诀所以察证，针灸所以去疾，本草所以辨药，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注疏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又沈归愚叶香岩传云：先生临没诫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少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呜呼，可谓达且仁矣！噫，今之借祖父声名而不学无术者，可不鉴哉。

为医者，非博极群书不可。第有学无识，虽博而不知义反约，则书不为我用，我反为书所缚矣。泥古者愚，其与不学无术者相去几何哉。故柯氏有读书无眼，遂致病人无命之叹。夫人非书不通，犹人非饭不活也，然食而化。虽少吃亦长精神，食而不化，虽多吃徒增疾病。所以读书要识力，始能有用，吃饭要健运，始能有益。奈毫无识力之人，狃于如菜作鞋之语，涉猎一书，即尔悬壶应世，且自夸曰儒理。喻氏所谓业医者愈众，而医学愈荒，医品愈陋，不求道之明，但求道之行，此犹勉强吃饭，纵不停食而即死。亦为善食而形消，黄玉楸比诸酷吏蝗蠈，良不诬也。更有文理全无，止记几个成方，遂传衣钵而世其家业，草菅人命，恬不为羞，尤可鄙矣。语云：用药如用兵，善用兵者，岳忠武以八百人破杨么十万，不善用兵者，赵括以二十万人受坑于长平。噫！是非才学识三长兼具之豪杰，断不可以为医也。父兄之为子弟择术者，尚其察诸。

稳 婆 说

稳婆说。按难产自古有之，庄公寤生，载于《左传》，故先生如达，不坼不副，诗人以为异徵，然先生难而后生易，理之常也。晚嫁者尤可必焉，第亦有虽晚嫁而初产不难者，非晚嫁而初产虽易，继产反难者；或频产皆易，间有一次为难者；有一生所产皆易；一生所产皆难者。此或由禀赋之不齐，或由人事之所召，未可以一例论也。谚云：十个孩儿十样生。洵至言也。但得儿身顺下，纵稽时日，不必惊惶，安心静俟可耳。会稽施圃生茂才诞时，其母产十三日而始下，母子皆无恙。世俗不知此理，稍觉不易，先自慌张。近有凶恶稳婆，随身携带凶器，故为恫吓，使人不得不从其策，要取重酬。操刃窝生，索谢去后，产母旋以告殒者有之；从此成病者有之。奈贸贸者不知堕其术中，翻艳称其手法，忍心害理，惨莫惨于此矣。设果胎不能下，自有因证图治诸方，即胎死腹中，亦有可下之药。自古方书，未闻有窝割之刑，加诸投生之婴儿者，惟羸形之女。交骨如环，不能开坼者，俗名锁子骨，能受孕而不能娩，如怀奸必以产厄亡，此乃异禀。千万人中不得其一二者，如寻常可开之交骨，断无不能产之理也。方书五种不孕之所谓螺者，即羸字之讹也。盖驴马交而生羸，纯牝无牡，其交骨如环无端，不交不孕，禀乎纯阴，性极驯良而善走，胜于驴马，然亦马之属也。故易曰：坤为马，行地无疆，利牝马之贞。皆取象于此之谓也。人赋此形而不能安其贞，则厄于娩矣。施秋涛室两次难产，一女一子，并遭窝割。闻余说，方疑其室之羸形也，而适有孕，临月产一男，竟无恙，始悟前此受稳婆之愚而噬脐莫及也。

救　荒　法

救荒法。按邱文庄公曰：荒岁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餐霞，胖羊羶首，水静星光。业艺者技无所施，营运者货无所售；典质则富室无财，举贷则上户乏力。鱼虾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饥色，身似鬼形。弃男鬻女，忍割心肠。乞之不足，又顾而他。辗转号呼，曳衰匍匐。气息奄奄，须臾不保；或垂亡于茅舍，或积尸于道途。当此之时，非用方术，难以度过此厄。然救饥辟谷之方，贵乎简易；而荒诞不经之药，流弊反多。兹以平淡而有效验者录之，幸勿哂其谫陋也。

马料豆淘蒸极透晒干，如是三次，九次更妙，为粉。柿饼煮烂去蒂核，与豆等分捣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不用汤水，细嚼以津液咽下；既能耐饥，且又滋补脾肾，更可任吃粥饭，远行携带，亦可代粮。

黄豆七斗，芝麻三斗，淘净即蒸，不可久浸，恐减其力，蒸过即晒，晒干去壳，再蒸再晒，共三次，捣极熟，丸如胡桃大，每服一丸，可三日不饥。此方所费不多，一料可济万人。

糯米一斗淘净，百蒸百晒为末，每食以开水调之，服至一月，可以一年不饥。

芝麻、糯米各三升，红枣肉三斤焙燥磨末，蜜丸弹子大。每一丸白汤下，可耐一日饥，久服不饿。

守山粮，有心有力者宜预为制造，以备荒歉。用坚实芦菔不拘红白洗净蒸熟，俟半干捣烂，再以糯米舂臼浸透，蒸饭捣如糊，二物等分合杵匀，泥竹壁上待其自干，愈久愈坚，不蛀不烂。如遇荒年，凿下掌大一块，可煮成稀粥一大锅，食之耐饥。或做成土坯式砌墙亦可。以上诸方价廉物易，诸无所忌，别无所损，既平淡而又神妙，惟愿仁人广为传播焉。

又周台公曰：兵荒有警，每每开仓赈发，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赈之无法，则奸胥作弊，百姓不能沾其实恩，若听其粜买，则豪右冒充穷户，籴归私仓，贫民不能蒙其实惠，此从来积弊也。宜择各坊宽敞寺观，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穷户预报花名，造成一册，约计人数若干，每日应用米若干，煮为脱粟，听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图有界，越坊觅食者诛，男女混乱者诛，庶几粒粒皆果贫民之腹，官府又无浪费之扰。其稍能自存者，又耻来随众就食，较之听民籴买，滋弊万端，大相悬绝。夫贫民得食，则反侧潜销，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按道光己酉年，浙省大水奇荒，吾杭绅富捐赀，开设粥厂数十所，仅取半值，贫民赖以存活，阖阖得以安堵。今年春，粤匪滋事，江南失守，吾杭贫民失业，汹汹欲逞，亦赖粥厂以安。此等善举，洵堪垂法于后世也。台公又曰：兵荒交警，贫富百姓，自宜有无相通，然而不肯损助分文者，无非欲保其赀财，而与妻子共享富贵也。不知饥寒百姓，死亡切身，甘心应贼，导为摽掠，则洞房曲室，非己所有，贼得焚之；朱提白镪，非己所有，贼得卷之；粉白黛绿，娇妻美妾，非己所有，贼得淫之；牵衣执袂，桂子兰孙，非己所有，贼得戮之；肢体发肤，并非己有，刀俎惟贼，截解惟贼；祖宗邱墓，并非己有，发掘惟贼，剖戮惟贼。皆由不能散财之故耳。余所以苦口劝输者，正为富贵之家保全性命，岂区区劝有余补不足已哉。按富贵二字，不易享受，须以学问识见驾驭之。用所不当用，则为败家子；用其所当用，不作守财虏。苟不知此，徒积金钱为子孙计，则多藏厚亡，悔何及耶。

台公药石之言，的是富贵家保全性命之简效良方也。

救　火　策

救火要策。凡人烟稠密之地，最虑火患，专恃取水近便，庶易泼救。然亢旱之时，河井干涸，苟非预筹贮水之法，将何以杜剥庐

之灾。乾隆间，扬州余君观德创设水仓，法美意良，洵善策也。其法凡人烟稠密，距河稍远之区，买屋基一所，前设门楹，榜曰水仓。中为大院，置大缸百十只，满贮以水。严冬虑缸冻裂，每缸内入以柏松柴一根，另用稍秆结为缸盖冒之。复置水桶百十只，水龙数具，外锸以锁。设有火患，开取救灭，极为简易。附录此帙，冀各处仿而行之。吾杭素多火患，虽有官水缸之设，不但缸少，而贮水不多，且无扃闭，居民倾泼土苴，久则缸碎而水无存矣。亟宜效法。是所望也。至泰西水法所论水库及作井造器诸法，无不精妙，兹不备载。

续

寡欲说

寡欲说。沈芊绿云：男女居室，虽生人之大伦，为圣王所不能禁。然必行之有节，则阴阳和而孕育易；若淫欲无度，则精伤气馁，神散血枯，由是而潮热、而骨蒸、而枯槁、而羸瘦、而尪怯，变生种种，年寿日促矣。若夫艳冶当前，姣娆在侧，情投意洽，顿起淫心，因而云雨绸缪，真精施泄，虽此身殆毙，有所勿顾。即不然，或蓬婆相对，村丑相临，未免有情，因谐鱼水，甚至三妻四妾，居室缠绵，衾枕言欢，匪朝伊夕。更有捐兹闺阁，恋彼龙阳，有美娈童，心如胶漆，要货实有其事，确有其人，兴之所到，情之所钟，所谓一旦相依，谁能遣此者。独可异者，既无彼美，终鲜狂且，形不必其相遇，目不必其相接，忽然而心动，忽然而火炽，独居无偶，宛如有女同衾，握手为欢，不啻伊人在御，直身顿足，筋脉都摇，而且火则屏而上炎，精则罄而就下。其为伤损，较之实有其事，确有其人者，为尤甚焉矣，则其精气神有不归于竭者哉所以婚嫁，贵及时也。俞惺斋云：周慎斋谓酒是邪阳，色亦邪阳，邪阳胜则正阳衰。诚至言也。凡人逞欲，藉酒为助，自觉阳强可喜，不知仍靠命门真阳作主。欲既遂而邪阳息，真阳始宁；欲火频起频息，真阳必渐用渐衰，或欲起而勿遂其欲，似与真阳无损，然如灯火本明，而于灯下另添一火以逼之，此火渐旺，则灯火渐灭，理更可悟。凡服壮阳热药，皆同此理。尊生者，总以泊然不起欲火为妙也。

交梨火枣汤

杜劳方，专治骨蒸劳热，羸弱神疲，腰脊酸疼，四肢痿软，遗精吐血，咳逆嗽痰，一切阴虚火动之证。轻者二三料痊愈，重者四五料除根。若先天不足之人，不论男女，未病先服，渐可强壮，常服更妙。以其性味中和，久任亦无偏胜之弊，屡收奇效，勿以平淡而忽之。方用

枇杷叶五十六片刷去毛，鲜者尤良，咳甚者加多，不咳勿用。

红莲子四两，不去心皮。

梨二枚，大而味甘者良，去心皮切片。

大枣八两，同煮熟后去皮。

炼白蜜一两，便燥多加，溏泻勿用。

先将枇杷叶放砂锅内，甜水煎极透去渣，以绢沥取清汁，后将果蜜同拌，入锅铺平，以枇杷叶汁淹之。不咳者但以甜水淹之，盖好煮半炷香，翻转再煮半炷香，收瓷罐内，每日随意温热连汁食之。冬月可多制，夏须逐日制小料也。

咳嗽多痰，加真川贝母一两，研极细，起锅时加入，滚一二沸即收。吐血，加藕节捣汁同煮。

成方弊

成方弊，执一定之成方，治万人之活病，厥弊大矣。昔东坡先生误信圣散子，而作序流传，后人被其害者，不可胜纪。《续医说》载：宏治癸丑，吴中大疫，邑侯孙磐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服者十无一生。原孙侯之意，本欲活人，殊不知方中有附子、麻黄、良姜、萸、蔻、藿香等药，皆性味燥热，反助

以病机之诸气臌郁、诸痿喘呕，喻氏谓即生气通天论秋伤于燥之注脚。则喘咳气逆之隶于肺痹，亦不为谬。惟前列肠痹门，乃便秘之治从开上者。考之经文，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注谓肠痹者，兼大小肠而言。肠间病痹，则下焦之气不化，故虽数饮而水不得出，水不出则本末俱病，故与中气喘争。盖其清浊不分，故时发飧泄，然则肠痹者，乃小溲不通而大便滑泄，上兼喘渴之病也。编书者以肠痹与大便秘同类，殊乖经旨。

批　呃门谓仲景治此以旋覆代赭汤为主方。余按：病深者，其声哕，《说文》，哕，气牾也。《长篇》逆气也，即俗云呃忒也。涸溪误以为噫，智者之一失也。又谓病者所最忌，是但知下虚冲逆吸气不入之呃矣，然实证亦有之。痰阻清阳者宜开，胃火上冲者宜清，肝气怫郁者宜疏，腑气秘塞者宜通。即平人亦有偶患者，但啜热饮，或取嚏即愈，岂可专借重一旋覆代赭汤哉！

批　此编独缺伤寒一门。余按：香岩有评点陶氏全生集一书，尝引其大父紫帆先生暨乃翁阳先生令兄，又凡先生诸议论。则其家学渊源，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必深讨究，所以仲圣诸方，咸能随证化裁。第伤寒者，外感之总称也。惟其明乎伤寒之理，始能达乎伤寒之变。变者何？温也、热也、暑也、湿也。四者在《难经》皆谓之伤寒，仲圣因之而著论，而治法悬殊；后人不解，遂将四时之感，一以麻黄桂枝等法施之，自诩恪遵圣法，其如与病刺谬何？间有一二明哲，识为温证，奈为伤寒二字束缚，左枝右梧，不能别开生面。独叶氏悟超象外，善体病情。世之所谓伤寒，大率皆为温热，一扫从前锢习，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刘氏之三焦，分浅深于营卫，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然则善学仲圣者，莫如香岩矣。

批　龙荟通便不如脾约丸。余谓：芦荟入煎剂，固非所宜。若龙荟丸，大泄风阳、直折肝胆二经逆升之火，颇有妙用；与脾约证大有分别，何可相提并论耶！

批　省头草为兰乃叶氏之臆说。余按：兰为何兰，古无所考。寇宗奭、朱丹溪皆以为山兰，李东璧引众说以讥之；而据方虚谷之说，谓是省头草。后此修本草者，服其淹博，无不遵之。虽刘氏述卢氏乘雅倪氏汇言皆称善本，亦无异议。惟汪讱庵颇疑町畦贱品，不副雅名；涸溪之论，谅亦本此。岂可谓为香岩之臆见乎？道光间武进邹润安《本经续疏》始辨定为山兰叶，余谓山兰叶以清逸胜，功并竹茹；省头草以猛烈胜，略同草蔻。临证施用，各有所宜也。

批　疟门不以小柴胡为主方，是背仲圣。余谓疟不离乎少阳，小柴胡汤是专方，今古相传，谁不知之。然此但论风寒之正疟也，若温热暑湿之邪，虽已化疟，总当以感证之法治之。邵新甫言之详矣，设拘守其迹，不知变通，而执死法以限生人，恶足以言医耶？

批　热入血室，不用柴胡汤，为视之如仇云云。余谓温热病热入血室，不与伤寒同例，《女科辑要》内尧封治验可证。徐氏之论虚劳也，力辨建中汤不可轻试。盖诚知古今病证之有同异矣，岂亦视之如仇，专与相背，抑曾误用抱疚而畏之如虎乎？

《友渔斋医话》云：香岩论温暑虽宗河间，而用方工细，可谓青出于蓝；但欲读其书者，须先将仲景以下诸家之说用过功夫，然后探究叶氏方意所从来，庶不为无根之萍也。《古今医案》云：《指南》全部，亦仅数年之医案，岂足概叶氏之一生。自刊行以来，沾溉后学，被其惠者良多；而枵腹之辈，又借此书易于剿袭；每遇一证，即抄其主词句之精华，及药方之纤巧而平稳者，录以应酬，竟可悬壶。无论大部医书，畏如望洋；即小部医书，亦束之高阁；惟奉指南，乐其简便，而不知学之日益浅陋也。嗟乎！岂指南误人耶？抑人误指南耶？

论《续名医类案》

魏氏《续类案》提要，病其芜杂潦草，如脚门载张文定患脚疾，道人与绿豆两粒而愈一条，谓断非常食之绿豆。余按：此特绿豆下脱一大字耳，盖言得药如绿豆大两粒，与虫门浦南人一案正相似也。然究不知其为何药。如肿胀门邱汝诚案，目门周汉卿案之类，共有十余条，皆不必选者。至于语怪，不止接首回生也。如邪祟门金剑峰子，蔡石户章安镇诸案，及元载挑魔，蓬头驱劳虫之类，皆可从删。重出之案，亦有十余条。且有自注未选入而仍编入者，其脱简舛讹，尤难仅数。而附载己案，多不注明，直至三十六卷产后癫狂条，始标姓字。况卷首无序无目，显为草创之初稿，而未经删定之书也。余悉点出，并为补目。杨素园大令意欲付梓，而为时事所阻，爰附其略于此，以俟大雅教我。

《温热经纬》论暑略

余纂《温热经纬》一书，详辨温热、暑湿之异于正伤寒，因古人但以寒为肃杀之气，而于暑热甚略也。然严寒易御，酷暑难消；热地如炉，伤人最速。按：徐后山《柳崖外编》云：乾隆甲子五六月间，都城大暑，冰至五百文一斤，热死者无算，九门出榇，日至千余。又余师愚《疫疹一得》云：乾隆戊子、丙午、壬子、癸丑等年，暑疫流行，率用大剂石膏，救全不少。纪文达公云：乾隆癸丑，京师大疫，以景岳法治者多死，以又可法治者亦不验。凭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盖即师愚也。道光间毗陵庄制亭重刻其书，余已采入《经纬》，而卷帙稍繁，未能授梓；且辨证处方，非精子医者不可。今附暑疫大略于通俗方书，庶世人咸知暑患之烈，而医家治疫，亦勿徒守又可之法为至当也。若王子中《太史白田集》内谓承气、白虎，孰非为即病之伤寒设，岂可以治暑？噫！太史虽深究于理学，殆未深究于医学乎！至石膏辨云：目击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深以缪仲淳、袁体庵为不可法，是亦书生之见也。夫停食不消，因而致死者多矣，岂可归罪于五谷！以为神农后稷作俑，而令天下之人辟谷耶？况物性中和，莫如谷矣；而霍乱痞胀，一口米汤下咽，即难救治。故一病有一病之宜忌，不可舍病而但以药之纯驳为良毒也；补偏救弊，随时而中，贵于医者之识病耳。先议病，后议药，中病即是良药。况石膏无毒，甘淡而寒，善解暑火燥热无形之气。凡大热大渴大汗之证，不能舍此以图功；若兼胸闷腹胀者，须加辛通开泄之品以佐之。第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苟食而不化，则粗庸偏谬，贻害无穷，非独石膏为然矣！搢绅先生博览之余，往往涉猎岐黄家言，或笔之于书，或参赞戚友之病，世人因信其知儒，遂并信其知医，孰知纸上谈兵，误人不浅。吕晚村是其尤者也，安得如徐洄溪者一一而砭之哉！

又按《内经》云：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又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盖暑为日气，其字从日，曰炎暑，曰酷暑，皆指烈日之气而言也。夏至后有小暑、大暑；冬至后有小寒、大寒，是暑即热也，寒即冷也。故寒字从冫，冫为水气，阴阳对待，乃天地间显明易知之事，并无深微难测之理，而从来歧说偏多，误人不浅。更有调停其说者，强以动静分之，夫动静惟人，岂能使天上之暑气随人而判别乎？又有妄合湿热二气为暑者，则亢旱之年，河井皆涸，禾苗枯槁，湿气全无，可以谓之非暑耶？况湿无定位，分旺四季，暑与湿，固易兼感；而风湿、寒湿，无不可兼。若云湿与热合，始名为暑，然则合于风、合于寒，又将何名乎？且二气兼感者多矣，如风与寒最易合，而仲圣严分桂枝麻黄之异治，岂暑与湿而可不为分别哉！故治暑者须知暑为火热之邪，然必审其有无兼湿，而随证用药，庶不误人。

急暑证治

急暑证，中暑昏迷，病名暑厥。多在亢旱酷热之时，因吸受暑毒，直入心包营分耳。盖暑为火邪，心为火脏，同气相求，不比别邪必由他经传入也，故告危极速往往不及延医诊治。世人但知为痧，夫痧者，即客邪骤入，阻塞其气血流行之道也。阻塞经气腑气者为浅，阻塞脏气者为深。惟暑为阳邪，直犯神明之脏，杀人最烈。而诸般治痧丹丸，类多燥烈之药，皆治贪凉饮冷过度而寒湿为病者之方也。设误服之，如火益热，以致死后浑身青紫，或发斑，或口鼻流血，凡小儿产妇患此者，俗者误作惊风，治之无不杆死。闻之惨然。今将救治方法，备录于此，惟药品珍贵，购觅匪易，若好善之家，依方预为修合，则病者易于得药，贫人亦可重生，功莫大焉。外则用银针刺病人曲池臂湾、委中腰湾，挤去毒血，再将其口撑开，看舌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以竹箸嵌瓷锋刺出恶血一点。更将其发解散，细看如有赤发，急拔去之。再看其背上如有长毛数茎，必尽拔之。宜卧清凉之地，忌饮姜汤米汤及一切热汤。若其舌苔或黄或白者，急以行军散或红灵丹灌之立苏；如舌色紫绛或苔黑者，暑毒更重也，急以紫雪灌之。灌后不甚爽慧者，营分暑热未清也，再灌之，或以神犀丹继之亦可。口渴，用生藕汁及清童便饮之，或以竹叶绿豆等汤凉饮。

行军散　治暑热直中，头目眩晕，昏不知人，心腹痞满绞肠痧胀，及山岚障疠，道途秽恶一切不正之气。凉水调服三五分，兼治口疮喉痛，并点治眼目风热翳障，搐鼻能辟疫疠之邪。

西牛黄　麝香当门子　真珠　梅花冰片　蓬砂各一钱　明雄黄八钱水飞　火硝三分　飞真金二十页

各药另碾，俱令极细如粉，再合研和匀，瓷瓶密贮，以蜡封之。

绛雪一名八宝红灵丹　治证如前。

辰砂水飞　马牙硝各一两　明雄黄水飞　蓬砂各六钱　煅礞石四钱　梅花冰片　麝香当门子各三钱　飞真金五十页

上药择吉日，于净室中各研极细末，瓷瓶收贮，熔蜡封口，勿使泄气。每服一分。凉开水灌下，小儿减半。

紫雪　治暑火温热障疫毒疠诸邪，直犯心经猝死，及温疟烦热发斑，狂易叫走，五尸五疰，痧胀秽毒，心腹疠痛，急黄蛊毒，鬼魅惊痫，麻痘火闭，口舌生疮，一切邪火毒火穿经入脏，蕴伏深沉，无药可治之证。

黄金百两　寒水石　磁石　石膏　滑石各二斤

以上并捣碎，用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滓，入下药。

羚羊角屑　犀角屑　青木香　沉香各五斤　丁香一两，洞溪云：可用二两　元参　升麻各一斤　炙甘草八两

以上入前药汁中再煮，取一斗五升，去滓，入下药。

朴硝十斤　硝石四斤。洞溪云：二硝宜用十分之一。

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搅不住手，候有七升，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药。

麝香当门子一两二钱五分　朱砂三两

二味入前药中，搅调令匀，瓷器收藏，药成霜雪紫色，须密贮勿令泄气。每服一钱，小儿减半，新汲水调灌徐洞溪云：方中黄金，如用飞金万页研入尤妙。以上三方，药甚珍贵，初不敢选入简效，然暑邪直犯心包，非此芳香逐秽，清热通窍之方，不能奏续。且非处处可买，人人能购之药，特详载之，以便心存利济者之易于修合也。

夏月伤寒略

夏月伤寒者，因畏热而浴冷卧风，或冰瓜过啖所致也。乃暑月之阴湿证，非病暑也。轻者香薷、正气、平胃、五苓等药，重者大顺、冷香等方。譬如避火，而溺于水，拯者

但可云出之于水，不可云出之于阴火也。昔罗谦甫治商参政与完颜小将军二案，俱用热药，俱不名曰暑病；又吴球治暑月远行人案，直曰中寒三案皆载《名医类案》。盖恐后世误以热药治暑，故特举病因以称之，可谓名正言顺矣。昧者犹不深究，妄立阴暑之名，眩惑后人。若谓夏月伤寒为阴暑，则冬月之红炉暖阁羔酒狐裘而患火证者，将谓之阳寒矣！夫寒暑者，乃天地一定之阴阳，不容淆混。惟司命之士，须知隆冬有热病，盛夏有寒病，用药皆当谛审其脉证，庶无倒行逆施之害也。

瘰疬乳岩　疔疮秘方

杨素园大令云：瘰疬乳岩二证，最称难治。购得一秘方，屡经试验，付潜斋刊以传世。方用丹雄鸡全骨一副生取，千里奔即驴马骡修下蹄甲也五钱，紫降香五两，当归、生甘草各一钱，槐树皮三十寸。

上六味，以鸡骨入麻油锅内，微火煎枯，入后药；亦用微火煎枯，去渣，二油一丹收成膏，浸冷水中拔去火气，不论已破未破，量大小贴之，以愈为度。

又一治面疔方甚简效。活鲫鱼一尾杵烂，入研细辰砂拌匀围之，火即渐散，渐微渐小，其疔自拔，百试百中。

治流注方

徐洄溪云：流注乃寒痰为风邪所引，窜人经络为毒也。余治多人，悉以大活络丹愈之，舍此别无对证之方矣。按：大活络丹即俗称再造丸者是也。其但用二乌、乳没、胆星、地龙六味者，名小活络丹。毒烈异常，慎勿误用，切记切记。

围药二方

吕慎庵云：洄溪以外科独擅，凡毒初起，欲其不大，故首重围药，而方秘不传。余访求既久，得其最珍重者二方，一曰束毒围。用：

玉精炭即蜒蚰煅存性　生大黄各四两　五倍子　白及各三两　生半夏　白敛各二两　百草霜　矾红　生南星　陈小粉炒　草乌各一两　熊胆一钱

共研末，以广胶烊化、鲜芙蓉叶绞汁、醋量和捣成锭。治热毒痈疡发于阳分，盘硬外疼，色红蔓肿者，醋磨浓涂四围空头。一曰疔围，专治疔疮初起，根脚不收，坚硬发麻，用

生南星　生半夏　五倍子　磁石煅　陈小粉炒各一两　明矾　生军各二两　东丹六钱　铁锈　瓷粉各五钱　雄黄　蟾酥焙各四钱　熊胆二钱　白梅肉一两四钱

共研为末，猪胆汁打锭。

刺痧法

吾乡管荣棠，乐善人也。好施药，尝曰痧邪深入血分，必用刺法以泄其热而通其络。曩过桐乡，八十老人张德祥者，善治痧，数十年来，生死决其针下，百不失一。凡针入而肌肉凝闭者，必不得生，然其所刺部位，不仅玉衡书所言之十处，惜世罕知，嘱余录人医话，以便穷乡僻壤，皆得按证而施救疗也。凡痧证头晕者刺素髎，穴在鼻柱上端，准头针入一寸。头痛者刺风府，穴在项后入发际一寸，大筋内宛宛中，针入一寸。偏痛者刺风池，穴在耳后颞颥后脑空，下发际陷中，针入一寸。腹痛而吐者刺上脘，穴在脐上五寸，针入一寸。腹痛而泻者刺下脘，穴在脐上二寸针入一寸。腹痛而欲吐不吐，欲泻不泻者，刺中脘，穴在脐上四寸，针入一寸即愈。以上三穴，用手极力提起其皮而刺。以上诸穴并不出血。手瘛者刺商阳，穴在手次指内侧，去爪甲如韭叶，出血立已。足吊者刺厉兑，穴在足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出血而已。刺承筋，穴在胫后足跟上七寸，出血立已。刺承山，穴在腿肚下分肉间，出血立已。然此穴非精明者不易取，宜慎刺。牙关紧闭者，刺人迎。穴在结喉两旁一寸五分，大脉动应手处，刺之立开。

《潜斋医话》终

友渔斋医话

〔清〕　黄退庵　辑著

《友渔斋医话》提要

清·黄凯钧撰。凯钧自号退庵居士，嘉善人，书成于嘉庆十七年。炳章初得钞本，从何氏假录。原书首集鼠伤，下截阙字，以意揣摩述补，得成完书。近复得原刻本，其第一种较钞本多十九页，重加补正，更详且备。是编第一种，一览延龄一卷。以阐明养生导引诸法，调摄之术，行能习而得之，得保天年而臻寿康，故列为第一。第二种，橘旁杂论二卷。辨论历代医书大意，读书诸法，辨证辨治辨药，病后调摄，煮药之法，皆属切要之论。第三种，上池涓滴一卷。以阐明五脏情状，体用喜恶，各脏为病形状，调摄五脏及治疗药物。如，昔扁鹊遇异人饮以上池水，能见人之五脏癥结。是编俾识外露何象，内关何脏，虽上池之水无分，而涓滴亦似得矣。第四种，肘后偶钞二卷。系先生治验医案，随得随录，不分门类，贵在发挥明白，愈知斯道之圆机。第五种，证治指要一卷。人有三百六十种主病，一种之中，又有歧焉。不知者乃有亡羊之叹；欲得其要者，一言而终，不外乎表里藏腑气血寒热虚实十字耳。是编先生历四十年力学经验，得成此一斑耳。第六种，药笼小品一卷。述先生试验常用药品三百二十种，辨明性味效用主治，皆从实验心得发明。凡可治病之药，已应有尽有，非止辞简而实切于用矣。其别著《友渔斋诗话》十卷，已刊行。《医话》八卷，虽刊印成书，而不多见耳，炳章爰为重校之。

题　词

退庵黄先生，紫霞奇人，碧山快士。读神农、子仪之书，源九曲而赴海；抱思邈、元方之秘，价千金而未售宝诀在胸，神奇应手。岁维壬申，东斗告春，啸侣于听松之轩，浮白佐穷经之席；飞雨忽来，流烟如水，明月不上，美人天涯，停绿觞兮薄醉。开青囊以授简，则仆尝借读名山，烧烛雨夜，鹏蟋频更，玄黄无恙。夫三部九候，渺若广陵之弦；六根五华，舛甚渡河之亥。庸医司命，草菅生灵，炫异惊奇，忘却本来面目，索隐行诡，大都别具肝肠，未常不抚膺痛恨，捶胸太息知道者鲜也！惟公怒焉，经者，绳墨之与规矩也，历久而不废；方者，智慧之与神明也，日出而靡穷。撷灵素之菁华，挹扁仓之芳泽；秋水为神，春风在抱，赠以甘苦之词，雄逞滑稽之辨，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苟不惑班孟坚之说，宁为良医，则兹为羊叔子之酒，可饷敌国，于其行世也允之。

曲江潘眉题

序

医之为言意也。俞扁之方，和缓之术，通乎治国，功在活人，斯言虽小，可以喻大。退庵黄先生，希夷养生，淡泊明志，学进乎道，艺通乎神。大还菊泉之旁，小隐橘井之侧。凡夫炎帝百草之谱，黄庭六根之书，康伯市上，壶史探奇；扁鹊篋中，镜经测要，莫不撷我灵素，洞其神明，以回膏肓，以达腠理。良医良相，胥在是矣！请志简端，以为嚆矢。

甲戌春仲阳湖愚侄刘嗣绾顿首拜题

自　记

予少多疾，年十九，先君辞世，因弃举业，涉猎岐黄之学。尝慨世之昧者，非养奸为盗，即诛伐无过，乃立志为医。遇有难治之症，遍翻方论，每至深夜，烛屡见跋，不倦也，必得其要领而后已。如是推原究本，渐有所获。初，母氏年衰欠安，择药物所宜，调治奏效，心窃喜悦。至于家人辈，遇有不适，为之处方，亦多霍然，遐迩延就，岁无虚日。积今垂四十载，虽系偏知，而自问不致误人，乃著医话六种。凡人以摄生为第一，故首辑一览延龄一卷。集平生见闻，有俾于学者，作橘旁杂论二卷。《灵》、《素》、《难经》，为医者根柢，然非经年累月，难以穷其奥旨。今以急就之法，汇以五脏见症，虚实用药之宜，亦可领其大意，编上池涓滴一卷。传云：空言无补，必见诸实事。录肘后偶钞二卷。治病之法，前人大备，而头绪纷纭，遽难从事。今以短章包括，直指源流，兼附药宜，作证治指要一卷。其药笼小品一卷，间出新意，非止辞简，而实切于用焉。其知我者，谅不至覆瓿；不知我者，亦任其讪诮耳！前梓《友渔斋诗集》十卷，兹刻医话八卷。斋名仍存其旧。

时嘉庆十有七年岁次壬申花朝退庵居士黄凯钧自记

《友渔斋医话》总目

第一种

一览延龄一卷…… 747

第二种

橘旁杂论二卷…… 754

第三种

上池涓滴一卷…… 771

第四种

肘后偶钞二卷…… 775

第五种

证治指要一卷…… 796

第六种

药笼小品一卷…… 806

《友渔斋医话》目录

第一种

览延龄一卷 …… 747

第二种

橘旁杂论二卷 …… 754

上卷 …… 754

古今医书大意 …… 754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 756

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 756

方技中医术为要 …… 756

脉 …… 757

四时受病原委 …… 757

六淫相兼说 …… 758

用药如用兵 …… 758

医不尽药石 …… 758

治贵人有四难 …… 758

医家五失 …… 758

七情皆听命于心 …… 759

再论七情总由心发 …… 759

人病何者为多 …… 759

正气受逼则为邪火 …… 759

三折肱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辨 …… 759

求疗尽告所悉 …… 760

择医宜谨 …… 760

详问为要 …… 760

医家功德 …… 760

十不治 …… 760

为医首重读书论 …… 761

为医须明十弊论 …… 761

下卷 …… 763

论金石 …… 763

轻重失宜先后失序 …… 763

治重疾须用重药 …… 763

痢无止法 …… 763

为医须明阴阳之理 …… 764

藏府难知 …… 764

用药不论多少 …… 764

再论为医之弊 …… 764

童子好睡说 …… 765

长病与高年病 …… 765

治病虽愈善后不可缺 …… 765

病愈肉食辨 …… 765

煮药有法 …… 765

服药有六弊 …… 765

热症饮水得汗而愈 …… 765

难子末治 …… 766

蔽叶氏医案 …… 766

古今药味不同论 …… 766

以药得名为善得子 …… 766

药不治老考终命难 …… 767

医资须行好事 …… 767

医家运到道行 …… 767

论用大黄 …… 767

治病何者为难 …… 768

温凉之药俱不可执 …… 768

干神莫救 …… 768

甘草与鲫鱼犯 …… 769

淡竹回生 …… 769

疾痛多生于夏 …… 769

劳逸有方 …… 769

治病必得立案 …… 769

天性所近 …… 769

论用补药 …… 770

狗蝇起痘豆治翻疤 …… 770

第三种

上池涓滴一卷 …… 771

第四种

肘后偶钞二卷 …… 775

上卷 …… 775

感寒 …… 775

暑 …… 775

温病 …… 777

风温 …… 777

疫 …… 777

斑 …… 777

疹…… 778
温毒发颐…… 778
痄腮…… 778
头痛…… 778
齿…… 778
耳…… 778
咽痛…… 778
梅核…… 779
胃痛…… 779
肩痛…… 779
胁痛…… 779
腹痛…… 780
胸痹…… 780
肝…… 780
脾胃…… 780
痨损…… 780
蜜劳…… 781
呕…… 781
咳…… 781
喘…… 783
热…… 783
下卷 …… 785
寒热…… 785
痢…… 788
疟痢…… 789
泄…… 789
吐泻…… 790
二便闭…… 790
大便燥结…… 790
吐血…… 790
咳嗽吐血…… 791
衄…… 792
溲血…… 792
便血…… 792
淋…… 792
浊…… 793
白淫…… 793
痹…… 793
痿…… 793
疸…… 793
肿…… 793
消…… 794
积…… 794
产后…… 795
调经…… 795
血崩…… 795

第五种

证治指要一卷 …… 796
类中风…… 796
童痨…… 796
鼓症…… 796
噎膈…… 797
痹…… 797
痿…… 797
咳嗽…… 798
消症…… 798
哮喘…… 798
伤寒…… 799
斑…… 799
疹…… 799
咽痛喉风…… 799
吐血…… 800
鼻衄…… 800
牙衄…… 800
疟疾…… 800
痢疾…… 801
温疫…… 801
阴暑阳暑…… 802
泄泻…… 802
霍乱…… 802
黄疸…… 802
肝风…… 803
肝火…… 803
胃痛胁痛…… 803
小儿急慢惊风…… 803
阴虚发热…… 804
阳虚发热…… 804
伏暑…… 804
疮疡总论…… 805

第六种

药笼小品一卷 …… 806

友渔斋医话　第一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一览延龄一卷

松有千年之固，雪无一时之坚。若植松于腐坏，不期而必槁；藏雪于阴山，历夏而不消。违其性则坚者脆，顺其理则促者长。物情既尔，人理岂殊？然则调摄之术，又可忽乎？

人之胚胎，赖父母精血凝结而成。及至十月胎完，则父母精血一点也用不着，止做得一个胞胎。其中得父母一点神气，日渐长大，其精血恶浊之物，日逐翻出。至十月满足，翻天覆地，囝和去声地一声，脱胎出世，其父母恶浊之气，还不能尽；又去口血，剃胎发，每月变蒸，轮为疹痘；至七八岁，又毁齿更生，然后气体渐清。知虑渐长，别立乾坤，自成造化；渐至十五六岁，再为父母矣。岂非天地一团至真之气所成乎？人不自爱，沦于夭札，不能延年立命，实为可惜！

附胎育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之制也。今人以病男羸女，为不了而毕姻；或男女病患新瘥，以吉日之迫而结婚。病蛾无能茧之蚕，破蕊无结实之果。少年少女，三关神逸，五神志荡，房中分外，业种成胎。或侏儒不振；或巨首瞠目，虽具人形，实无聪慧。其次学术行淫，执法无戒，叱鬼使神，产男生女，望之不似。余实见之，每为怜悯。

附胎教　受娠之后，始终无犯，则胎气真纯，可无小产之患，而有灵光入梦；或有瑞气相凭而生贤良君子。是以古今史传分明，五祖山诫禅师，慕苏老泉而为东坡学士，武夷丹士，投真漆匠之家，而产西山先生；嵩道者，受史卫王之供，而出嵩之丞相。凡投胎夺舍之灵，常有神童茂异之士。故胎教之法，使孕妇常观良金美玉，瑚琏簠簋之器，又听讲诵经史传集，而使秀气入胎。欲其生而知之，是乃仁术也。投胎夺舍之说，吾儒所无；胎教之法，自不可少。以上二则虽非摄生，实立命之原。

天地之气，不升则不降，不出则不入。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久，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养生者能存其神，则气自裕；神之所至，气亦随之而往焉。盈天地间皆气也。长生久视之术，其要在此。人顾损精以耗其气何哉？

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为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寝息失时，伤也；汲汲所欲，伤也；戚戚所患，伤也；久谈多笑，伤也；沉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急行喘促，伤也；善怒郁勃，伤也。积阳至极早亡，早亡非道。是以养性之方，睡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坐不极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可过多。凡食多则致积聚，饮多则成痰癖也。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远愿广志，不欲规造异功。冬不欲极温，夏不欲过凉；及露坐星夜，眠不动扇；大寒大热，大风大雾，

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胜。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久则损寿耳。《养生要诀》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胸臆之设，犹宫室也；肢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川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犹明君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民弊则国亡，气衰则身谢。

又曰：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虚脱，多喜则膀胱不实，多怒则腠理血逆，多乐则心神荡闲，多愁则面目焦枯，多好则智虑溃溢，多恶则肺爽奔腾，多事则筋脉干急，多机则智虑沉逆。此乃伐人之生，甚于斧斤；蚀人之性，猛于豺虎。

又曰：心内澄则真人守其位，气内定则邪物去其身；行欺诈则神悲，行争竞则神沮；轻侮于人则减算，杀害于物必伤年；行一善则魂神叹，行一恶则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形神安静，灾病不生矣。

长生之道，庄子一段，亦自好看。如云：黄帝问广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曰：善哉问！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人果能无劳尔形，无摇尔精，长生之道，可以无俟外觅。

眼者，神之牖；鼻者，气之户；尾闾者，精之路。人多视则神耗，多息则气虚，气急之谓。频好内则精竭。务须时时闭目以养神，日逐调息以养气，紧闭下元以养精。精充则气裕，气裕则神完，道家谓之三宝，又谓之大药。此非惑于异端之教，实吾儒养生之常理耳。

精存于目，则其视明；精存于耳，则其听聪；精留于口则其言当；精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终身无患。又口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合文于之二语观之，人何可不爱精而远欲耶！

人生类以眠卧为宴息，饮食为颐养。不知睡卧最不可嗜，禅家以为六欲之首，最损神气。饮食亦不可过多，最能抑塞阳气。升降失度，将以养生，实以残生也。君子夙同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餐素食，当使肠胃清虚，则神气周流，阴阳得位。此最养生之道，若肆志 茵褥，恣啖浓鲜，殊非调护所宜也。

男子八岁而阳精生，十六岁而阳精泄，八八六十四而阳精竭。女子七岁而癸水生，十四岁而癸水降，七七四十九而癸水竭。予尝验之，男子之寿多阻于六十四岁之外，稍有不谨，多生肿胀风痹诸疾，而损寿元。故曰人生七十古来稀。女子之寿，多阻于四十九岁之外，稍有不谨，则多生崩淋中脘诸疾，亦多损寿元。故知命者，于此耗竭之时，尤宜加谨，此真入鬼关捩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须爱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则倦所临事，皆勉强而无诚意，接宾客言语尚可见，况临大事乎？大抵能慎保始终者，却疾延年，老当益壮。虽有贫富之异，而营卫冲融，四时若春，比之抱病而富且贵，已为霄壤之隔矣。况能进进不已，则非常人所可知也。

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慧年九十余致仕，唐太宗问摄生术。对曰：臣无他术，惟是少情寡欲，节声色，薄滋味而已。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问其术。对曰：平生未尝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气佐喜怒。宋吕许公为相，问服食之法于任恭惠公。公曰：不晓养生之术，但中年因读文选有悟耳。谓：石蕴玉而山辉，水含珠而川媚，许公深以为然。观此三说，则养生之道，可以悬解，若夫炼服食以冀长生。此则方士之妄谈，高明之士，

慎勿惑焉！

唐同州刺史孟铣致仕归伊阳，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窃谓：善言莫离口，则德崇而福厚；良药不离手，则病去而身康，固长久之术也。然口有善言，又当身行善事；物疗身病，又当法疗心病，不尤为愈哉！

前明道林蒋先生偶抱疾病，岁乙亥病益甚，哕血几不起。先生乃医药借寓道林寺一室，只以一力自随，闭目趺足，默坐澄心，常达昏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满颊，一片虚白，炯炯见前，猛然有省之间，而沉疴已霍然去体矣。先生尝曰：某读关洛诸书，见得万物一体，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岁，因病去寺中静坐，将怕死与恋老母念头一齐断却，如此者半年余。一旦，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呼吸痛痒，全无间隔。

宋晁文元公名迥，字明远。天资纯至，年过四十，登第始娶。得炼气服形之法，谢事燕居，独处道院，不治他务。戒家人无辄有请，惟二膳以时而进，既毕即彻，若祭享然。其言曰：辩不如讷，语不如默，动不如静，忙不如闲。又云：清胜于浊，静胜于动，忘胜于思，默胜于语，性胜于情，五胜习熟，乃入道之渐门也。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以为学道灵应之验，享年八十四而卒。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为永年之相也。此语未必然。饱食胃气不展，多生疾患，藜藿次之，膏粱为甚；冬春次之，夏秋为甚。四分律载比邱有病，先断饮食，亦一法也。犹忆先大父文相公，体中稍有不适，即禁饮食；年九十二卒，终身无卧床之病。胃气运动故也。更见曹慈山先生，食精而少，不用晚餐，寿近百岁。传闻大学士张公玉书，早饭一盏，食物无几，至暮惟服冻米汤一碗，年近期颐。盖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是众疾；至用药物消导，尤伤和也。苏公每与客食，未饱已舍七箸。予有五节一篇，其节食曰：美味虽悦口，脾弱运化难，老饕且任彼，负腹自安。亦从阅历而得。

稽康《养生论》曰：神农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眩元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腑藏，醽醁鬻其肠胃。芳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消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夫以蘧尔之躯，而攻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体非木石，其能久乎？

《抱朴子》曰：凡养生者，欲令多闻广见，而择善焉，偏修一事，不足赖也。又患好事之徒，各拽其所长：知元素之术者，则曰：知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惟行气足以延寿矣；知屈伸之法者，惟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惟奇药可以无病矣。学道之不能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文中子曰：善养生者，先寝食而后医药。此言简而有味。

孙真人《卫生歌》：天地之间人为贵，头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遗体能宝之，洪范五福确为最。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失真元气。次求长生须戒性，火不出兮心自定，木还去火不生灰，人能戒性还延命。贪欲无穷忘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劳形散尽中和气，更仗何因保此身。心若太费费则劳，形若太劳劳则怯，神若太伤伤则虚，气若太损损则绝。世人欲识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顺理修身去烦恼。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呬冬嘻肺肾宁，四季常呼脾化食，三焦嘻出热难停。发宜多梳气宜炼，齿宜数叩津宜咽。子欲不死修昆仑，双手揩磨常在面。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咸，夏月增辛聊减苦，秋来辛减少加酸。季月大寒甘略戒，自然五脏保平安，若能全减身康健，滋味能调少病缠。春寒莫使锦衣薄，夏月汗多须换著，

秋冬觉冷渐加添，莫待病生才入药。惟有夏月难调理，伏阴在内忌冰水；瓜桃生冷宜少餐，免至秋来成疟痢。心旺肾衰色宜避，养精固肾当节制，常令肾实不空虚。日食须知忌油腻，太饱伤神饥伤胃，太渴伤血多伤气；饥餐渴饮莫太过，免至膨脖损心肺。醉后强饮饱强食，去此二者不生疾。人资饮食以养生，去其甚者自安逸。食后徐行百步多，手摩脐腹食消磨；夜半灵根灌清水，丹田浊气切须呵。饮酒可以陶情性，剧饮过多防百病。肺为华盖倘受伤，咳嗽劳神能伤命。慎忽将盐去点茶，分明引贼入人家；下焦虚冷令人瘦，伤肾伤脾防病加。坐卧防风吹脑后，脑后受风人不寿；更兼醉饱卧风中，风入五内成灾咎。雁有序兮犬有义，黑鱼朝北知臣礼；人无礼义反食之，天地鬼神俱不喜。养体须当节五辛，五辛不节反伤身；莫教引动虚阳发，精竭容枯百病侵。不问住家或住外，若遇迅雷风雨大，急宜端肃畏天威，静坐澄心须谨戒。思爱牵缠不自由，利名萦绊几时休，放宽些子留余福，免致中年早白头。顶天立地非容易，饱食暖衣宁不愧；思量难报罔极恩，朝夕焚香拜天地。身安寿永事如何？胸次平夷积善多；惜命惜身更惜气，请君熟玩卫生歌。

《本草衍义》总序曰：夫未闻道者，放逸其心，逆于生药。以精神徇智巧，以忧患徇得失，以劳苦徇礼节，以身世徇财利。四徇不置，心为之病矣。极力劳形，噪暴气逆；当风纵酒，餐嗜辛酸，肝为之病矣。饮食生冷，温凉失度；久坐久卧，大饱大饥，脾为之病矣。呼叫过当，辩争倍答；冒犯寒暄，恣食咸苦，肺为之病矣。久处湿地，强力入水；纵欲劳形，三田漏溢，肾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则重，重则必毙。呜呼！此皆不思而自取之也。

宠辱不惊，肝木自宁；动静以敬，心火自平；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无欲，肾水自足。此皆吾生药石，人当请事斯语。

人知惜生，每逢节气，皆宜保养，而二至尤为紧要。夏至欲宜节，冬至欲宜绝。盖二至阴阳消长之际，损人更甚。当一阳初生，其气甚微，如草木萌生，易于伤伐，易称至日闭关。《内经》："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故保养精气，为来春发生之本，退远帷幕，较夏至为尤要也。

《养气训》：一少思虑养心气，二莫嗔怒养肝气，三薄滋味养胃气，四少言语养肺气，五节房室养肾气。人能留心五养，长寿永年无难也。

谯国华元化善养性，弟子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授术于元化。尝语普等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人体常摇动，则谷气消，血脉通，病不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因马念车，因车念盖；趋趣嚘嘻而未决，瘭痒惊悸而不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两肾中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筋头，鼓舞变化，开合周身，薰蒸三焦，消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应万虑，昼夜无停，八面受敌。由是神随物化，气逐神消，营卫告衰，七窍反常矣！噫！业识茫然，安有止极，是在人知足知止耳！

人之始生，其气日向上升。故齿毁复出，发剃再生，志虑聪明日长；及真精既溢之后，其气日渐下降。初则便溺处毫毛，次则两胁下毫毛，精神已亏于体矣；又次则两颊生髭髯，又次则两颔生髭髯，精神已亏于首矣。然犹有精血充满，髭髯毫毛尚黑；迨至中年，则精血不能充满，而颐颊皓素，霜雪满颠，齿落不生，发落不出矣。君子见其征，则知其内；验其符，则省其中。而颐体养精，惜气存神，虽若逐亡，犹恐不及，况纵欲以戕生，损身以促命乎？

血肉之躯，未尝无病。鸟兽亦血肉也，巢居穴处，饱而后已，何以无病？马牛鹰鹞，亦鸟兽也。乃亦有病何也？以鸟兽未尝受羁勒，而马牛鹰鹞，则辔縶任人故耳。夫人，劳心

劳力，为治人事人之所役，使安得不为诸疾之所侵。君子见其始，即知其终。善为心主，不为形役，病安从生？

宣和中，一兵偶为车伤，蹩不能行。遇一道人，傅以少药，步履如初。兵大感激，遍游天下，访求其人，少致谢悃。一日复遇诸途，哭泣拜谢。道人曰：吾施恩于人多矣，谁如子者，授以秘诀，兵遂得道。文子闻之，诣兵问道，兵曰：清静是道，简易为上。文子顿若有省。噫！知清静之为道，与简易之为道，何俟他求！

黄退庵动静说：世间物龟静而寿，蟾蜍亦静而寿；鹿动而寿，猿亦动而寿。盖龟与蟾蜍能服气，鹿与猿得良草美果，更逍遥于山林，故皆获永年也。如牛马亦一静一动，不能长年者，为系役于人者也。前人多称人能静默必长寿，其理果然。有好动者，亦长寿。要知动静于人，不可勉强。喜静则静，喜动则动，动中思静，静中思动，皆人之常情也。更如静中亦动观书，动中亦静垂钓，无论动静，总归于自然。心情开旷，则谓之养生也可。若心情不开旷，静亦不是，动亦不是。最静之人，食后亦宜散步，以舒调气血；好动之人，亦宜默坐片时，以凝形神。如此虽不服气，不居山林，亦往往能至大年。

养生家每讲导引，如抱昆仑，鸣天鼓，撼天柱，暖心肾，摩足心，漱津叩齿诸法，更有般运演五禽等术。人能久习常行，亦去宿疾，身强耐老。非不愿习焉，奈余心疏野，必欲依时合刻而行，反觉为难。旧有自述诗：卫生有术翻嫌苦，固齿无方悔嗜甜一聊，正谓此也。但于五更叩齿，晨起用冷水漱口，亦能固齿。夜间设遇心火上炎，卧不能寐，漱津满口，作三次咽，如是数行，所谓华池之水，能降浮火。盖叩齿漱津，亦不可废。余皆非予所知，故概不录。修炼家有黄芽白雪，婴儿姹女，金童木母，铅汞龙虎诸名，不过人之五藏气血别号耳。更以精气神为三宝，为大药，其法回环颠倒，顺受逆行。故《参同契》单说易象，盖易亦逆数也，非有传授，虽魏伯阳复生，亦不能从事于其间。予不解修炼之术，而于五藏气血，亦可粗述。心为一身之主，使寂然不著一念，我未见其人，亦难到此境；先贤主敬之说，亦不过不使放逸，收此心在腔子里。有事即应，如镜照物；过后便无，常活泼泼地，养个欢喜神。能如是，于心为不负矣。肝主木，应风，应东方，应春令；木喜条达，喜滋养。能无怒无郁，逍遥自得，则于肝为无负矣。脾主土，应中央，应长夏，喜香燥，喜动静有节。能不过劳，节饮食，则于脾为无负矣。肺主金，主气，应西方，应秋令，为娇藏，畏冷畏热，畏忧思。能未寒先衣未热先解，不饮过热之酒，少言语事，怡情悦志，则于肺为无负矣。肾主水，应北方，应冬令，喜润恶燥，畏穷思极想，畏色欲损精。能恬淡寡欲，少饮火酒，并金石之药，则于肾为无负矣。人能留心五负，虽不烧丹炼汞，其去长生久视之法不远矣！

尝阅养生之说，惟天隐子所著八篇，包括妙秘，简而易行，长生久视，无出是书。自伯阳以来，此为最矣。其曰神倦，人禀灵气，精明通悟，学无滞塞，则谓之神，宅神于内，遗照于外，自然异于俗人，则谓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灵气，勿为世俗所沦折；遂我自然，勿为邪见所凝滞，则成功矣。又曰：天地之道，易简者也，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开目尽见，无假繁巧。故曰易简，神仙之德也。至道不繁，至德无为。然则以何道求之？曰：无求不能知，无道不能成。凡学神仙，先知易简，苟言涉奇诡适，足使人执迷，无所归本，此非言学也。又曰：易有渐卦，老氏有渐门。人之修真达性，不能顿悟，必渐而进之，安而行之，故设渐门。一曰斋戒，二曰安处，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谓斋戒？曰：澡身虚心。澡身者，非汤沐去垢而已。盖其法在节食调中，摩擦畅外者也。斋戒者，斋乃洁净之务；戒乃节约之称，有饥即食，食勿令饱；百物未成熟

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败腐闭气难化之物勿食，此所谓调中也。手掌摩擦皮肤温热去冷气，此所谓畅外也。久坐久立久劳役，皆宜戒也。此是形骸调理之法，形坚则气全，是以斋戒为渐门之首。何谓安处？非华亭邃宇，重裀广榻之谓也。在乎南向而坐，东首而寝；屋宜阴阳适中，明暗相半。吾所居室，四边皆窗户，遇风即阖，风息即开；前帘后屏，太明则下帘以和其内映，太暗则卷帘以通其外曜。内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俱安，则身亦安矣。明暗尚然，况天地之气，有亢阳之攻肌，淫阴之侵体，岂不伤哉！太多情欲，太多事虑，岂能安其内外哉？故学道以安处为次。何谓存想？曰：存谓存我之神，想为想我之身。闭目即见自己之目，收心即见自己之心。心与目皆不离我身，不伤我神，则存想之渐也。凡人终日视他物，故心亦逐外走；终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营营浮光，未尝内照，奈何不病且夭耶？是以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成性存神，众妙之门，此存想之渐，学道之功半矣。坐忘者，目存而忘也，行道而不见其行，非坐之义乎？有见而不知其见，非忘之义乎？何谓不行？曰心不动故何谓不见，曰形都泯故。或问：何由得心不动？天隐子默而不答。又曰：何由得形都泯？天隐子瞑而不视。问者有悟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隐子果何人也？于是彼我两忘，了无所照。斋戒谓之信解，言无信心即不能解。安处谓之闲解。言无闲心即不能解。存想谓之慧解，言无慧心即不能解。坐忘谓之定解。言无定心即不能解。信闲慧定，四门通神，谓之身解。故神之为义，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阴阳变通，天地长久，兼三才而言谓之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斋万物而言，谓之道德。老子《道德经》是也。本一性而言，谓之真如。涅盘法：华楞岩皆一性。入四真如，归于无为。《圆觉经》云：佛身有为，至于无为。故天隐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动因万物，静因万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动静，邪真物我，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谓之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道，五归一门。谓五归于渐，终同仙矣。按：天隐子，即唐时天台司马承祯也。意者，不欲自显其名耶！

稽叔夜云：服药求汗，或有未获愧情一生，涣然流漓，情发于中，而形于外，则知七情之伤，人显而易见。故心不挠者神不疲，神不疲则气不乱，气不乱则身泰寿延矣。此段亦说得明确可听。

《保生要录》曰：衣服厚薄，欲得随时合度。是以暑月不可全薄，寒时不可极厚；盛热夜卧，大伏亦必着单；冬月绵衣，莫令甚厚，寒则频添数层。如此则令人不骤寒骤热也。故寒时而热则减，则不伤于温；热时而寒则加，则不伤于寒。寒热不时，妄自脱着，则伤于寒热矣。寒欲渐着，热欲渐脱，腰腹下至足胫，宁使略温为得；胸上至头，不妨稍凉。凉不至冻，温不至燥。衣为汗湿即易，薰衣火气未歇，不可便着。夫寒热均平，形体适中，则疾疢不生，寿年自永。补寒月之被，或绵或絮，不可过厚，亦宜逐层添盖；至春渐暖渐减，被须四五床，方能随时应用；厚被绵絮不可过五斤，薄以一斤为止。初春天骤暖，仍盖厚被，必至伤温，否则手足舒露，反致受寒。故被须厚薄随时，寒暖消息，乃为善养生也。

又曰：饮食所以资养人之血气。血则荣华形体，气则荣卫四肢，不可极饥而食，极饱而彻。凡食太热则伤骨，太冷则伤筋；虽热不得灼唇，虽冷不得冻齿。凡食热胜冷，少胜多，熟胜生，淡胜盐。凡食汗出，勿令洗面，令人少颜色。夏月饮酒，切莫当风，最易受病。醉饱之后，切忌便卧，此非病寻人，人自寻病也。又人家自造米面团饼多伤脾胃，最难消化，老人切不可以饥腹多食，以快一时之口。

春季摄生。遇风日融和，当从园林亭阁虚敞之处，凭栏凝眺，用滤滞怀，以畅生气。不可默坐，以生他郁。天气寒暖不一，不可

顿去棉衣。老人气弱骨疏，体怯，风冷易伤腠理。备夹衣遇暖易之，一重渐减一重，不可暴去。

夏季摄生。夏至后伏阴在内，虽大热不宜吃冷淘冰雪、蜜水凉粉、冷粥，饱腹受寒，必起霍乱。宜从虚堂静室，水亭木阴，洁净空敞之处，远却贼风，自然清凉，心宜恬淡，冰雪胸怀，不可以热为热，辄生热恼。其于肥腻当戒，不得坐卧星下，睡着使人扇风，取凉一时，风入腠理，渐迫脏腑，其患不测。

秋季摄生。近年天气迟缓，往往早春多寒，早秋多热；晚春尚寒，晚秋尚热。时过中秋，尚有裸体洗浴者。故早中二秋，调摄与夏同。谚云：人过七月半，可称铁罗汉。盖谓三伏炎蒸，啖生冷，爱风凉，表学受伤。当秋风束缚之时，汗孔闭塞，伏邪欲泄，或疟或痢作焉。摄生之士，能谨于夏，再谨于夏秋，可无疟痢之患矣。然石成金改：人过八月半，方为铁罗汉。盖谓七月中至八月中三十日，尚有流金烁石，庚金亢伏之候，正宜留心保养，有深意在焉。

冬季摄生。冬三月天地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以待日光。设遇早起，须饮温酒一二杯，食物少许，既冒大风雾露，亦不致中伤，胃实肌充故也。大寒之时，宜处密室，多烧香炉，以藉暖气，不得用大火烘炙，损人。手足应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令人烦躁。冬月阳气在内，阴气在外。老人多有上热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阳气内蕴之时，若加汤火所逼，必出大汗。高年骨节疏薄，易于感动，多生外疾。虽壮盛之年，宜远房帷，维持阳气，以为来春发生之本。

黄退庵曰：前贤往哲之言，切于人之养生保命者。已采录若干条，若能探求不懈，亦足以永年益算矣。但世人屏弃俗缘，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千万人之中，恐无一人也。今以平居自处之境录一通，与违生明理之君子观之，或有取乎凡人。总宜平明即起，今日应行之事，于卯后午前，逐件料理定当；午后仍可读书静坐，浇花扫地，稍劳其体。仲春至仲秋，可早息，余或稍迟；冬夜虽长，不宜至更深。少壮之年，于二至大寒大暑，雷雨月蚀之宵，醉饱劳动之后，忧未能释，怒未能解之时，房室切宜远也。饮酒所以谋欢，若至呕吐委顿，则失矣。食物量腹而受，宁少无多；夏月尤宜淡泊，使脏腑清虚，不致生疾。力不能为之事，莫放心中，应事必使割藤，则心无所系。偶有所失，勿戚戚于心；非理之来，当平心恕过好言慰之，或量力周济，自然变怒为悦而去矣。千谋万算，须知总由乎天。不如守吾之拙，为人之美，莫大乎孝与不淫不杀；不食牛肉，更能存心利人利物。不但自己福大寿长，子孙定为良善保家也。言虽浅陋，然于为人之道，养生之功，亦有小补云尔。

友渔斋医话　第二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橘旁杂论上卷

谈天邹衍，心好未能；买药韩康，身堪为偶。才既局于匡济，志非甘以沉沦，乃感文正之言，良医岂易。然而尺短寸长，不揣孤陋，古今并论，或有可取。与其矜全而不语，曷若糊覆而见收？

古今医书大意

古今医书，汗牛充栋，何可胜言哉？自上古及周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至国朝，名贤代出，各自成家，其书不下几千百种。其中砂混南金，鱼目乱珠者，亦复不少；今汰其繁，而检其要若干种。如三光之丽乎天，五味之益于口，诚不可一日废焉。每种略疏其大旨，俾人知所采择；而访求善本，有欲熟读者，有欲熟玩者，有欲查阅者，此皆在人神而明之者也。自上古神农著《本草》，辨草木、金石、虫鱼、禽兽之性，一日而化七十毒，合人之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条晰寒热升降之治。计药三百六十五种，分上中下三品，是为方书之祖。黄帝作《素问》，与岐伯、雷公等六臣更相问难，其言通贯三才，包括万象，虽张、李、刘、朱诸人，终身钻仰，竟无能尽其蕴奥；唐·启元子王冰注释，颇为补益。《灵枢经》十二卷，是书论针灸之道，俞穴脉络之曲折，医者终莫能外；与《素问》通号《内经》。《难经》二卷，周秦越人撰，计八十一难。发明《内经》之旨，辞义古奥，猝不能通。元·滑寿伯仁所注，较诸家笺释，则为明畅。《金匮要略》，汉·张机仲景撰，晋·王叔和编，世罕传本。宋·王洙始于秘阁录出，凡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为医杂症者之祖。国朝徐彬忠可注为独善。又有《伤寒论》十卷，亦叔和编次，金·成无己注解。后贤以叔和将原文颠倒错乱，各出己见以成书，如方中行之前条辨，程郊倩之后条辨，喻嘉言之《尚论篇》，诚为各有发明；然无互有胶柱之处，莫若无己之原注为得。总之讲《伤寒》者，各部俱宜探讨深究也。《明理论》五十篇，论方五十篇，皆无己所撰，以发明仲景意也。《肘后方》八卷，晋·葛洪稚川撰，凡分五十三类，但有方而无论。梁·陶贞白增修，金·杨用道附注。《甲乙经》八卷，晋·皇甫谧士安撰，盖合《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诸书，撮其精要，以成是经，言针灸之法最悉。《脉经》十卷，晋·王叔和撰，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以举五脏六腑三焦四时之病；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披诵之，足以占外知内，回死别生焉。《褚氏遗书》一卷，南齐·褚澄彦道撰，凡十篇。发明气血阴阳之奥，其论寡妇僧尼之异治，发前人所未发。至宋嘉泰中始有刻本。《巢氏病源》五十卷，隋大业中巢元方等奉敕撰，凡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条。然但论病源，不载方药，后贤往往采择所论以成书，则历代宝为圭臬矣。《千金方》三十卷，唐·孙真人思邈撰。后因方中多用虻虫、水蛭，别撰《千金翼方》，以他药代之，以惜物命。后有混作九十三卷，其

为原书与否，已不可详。《外台秘要》四十卷，唐·王焘撰，是书作于出守邺郡时，故曰《外台》。凡一千一百四门。皆先论后方，古圣专门授受之法，多在其中。惟以针法无益而有损，削之不载。又如《普济本事方》十卷，宋·许叔微撰，皆经验诸方，并记医案，故以《本事》为名。其书属词简雅，伪医不能甚解，故罕传习，然多入微之论。《素问原病式》一卷，金·刘完素守真撰，以《素问·至真要大论》所列病机十九条，演为二百七十七字。立全书纲领，而逐条辨析，其大旨多主于火。又撰《宣明方论》十五卷，其大旨本《素问》及《金匮要略》，而用药多主寒凉。盖因天时地气而施。泥之者非，废之者亦非也。《病机气宜》三卷，金·张元素撰，其书分三十门，于脉证多所阐明。李濂《医史》称：刘完素病伤寒，不能自医，得元素治之乃愈，则其术侔完素矣。《儒门事亲》十五卷，金·张从正子和撰。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当知医也。其法以汗吐下三法作诸症，惟宜治六淫外感，不可为常训。用之得宜，取效亦捷，在因证而施治之。《内外伤辨惑论》三卷，金·李杲东垣撰。发明内伤之症，有类外感，大旨培补脾胃为主。又撰《兰室秘藏》六卷，凡二十一门。其归重于脾胃，极言寒凉峻剂之害。盖隐挽刘张二家之流弊也。又《脾胃论》十二卷，申明培补脾土，升阳益胃，与《辨惑论》相辅而行。《医垒元戎》十二卷，元·王好古撰。以十二经为纲，首伤寒附杂症，大抵祖仲景之意，参以其师张元素、李杲之法，与朱震亨门径小异。又撰《此事难知》二卷，皆阐明李杲之绪论，于伤寒诊治尤详。杲《伤寒会要》，久已散佚，惟赖此尚存其梗概。《格致余论》一卷，元·朱震亨丹溪撰。其说以人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以补阴为宗。又撰《局方发挥》一卷，以《和剂局方》多温补燥烈之药，耗损真阴，乃著此书以辟之。后之分别门户以相攻者，自此为始。又撰《金匮钩元》三卷，以补阴为宗，其以郁论病，亦开后来无穷之悟。《推求师意》二卷，明·戴元礼撰。元礼为震亨之弟子，既校补震亨《金匮钩元》，又阐发其未尽之意，以成是书。震亨用黄柏、知母补阴，或过于苦寒，以伐生气；元礼能调剂其所偏，尤为善学。《薛氏医案》七十八卷，明·薛己立斋撰。盖裒其生平著作，共为一编。所自著者九种，订正旧本而附以己说者十五种。考其大旨，以命门为真阳真阴，而气血为阴阳所化，常用者不过十余方，而随机加减，变化不穷。后赵献可作《医贯》，述己之说，而主持太过，遂至胶柱鼓瑟，非己之本意也。《名医类案》十二卷，明·江瓘撰，其子应宿增补，凡二百五门。所采上自秦越人、淳于意；下至元、明名医治验方论，多所辨证，不但以捃拾为富也。《赤水元珠》三十卷，明·孙一奎撰，凡分七十门，每门又各条分缕析，辨别疑义。大旨以明证为主，故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端，言之甚详；其论古今病症，名实混淆之处，尤为细密。其医案亦能发明病源，可取也。又《医旨绪余》二卷，以脏腑气血经络腧穴，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并论诸家之长短。《证治准绳》一百二十卷，明·王肯堂撰。凡五种：杂症、伤寒、疡科、幼科、女科，附以类方，其扩采繁富、条理分明。考方论者，莫赅治于是书。《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明·李时珍濒湖撰。取诸家本草，删复补漏订讹，汇为一编。凡十六部，六十二类，所取诸药一千八百七十一种，图三卷，百病主治二卷。考证精博，与《证治准绳》俱为医学之渊海。又《奇经八脉考》一卷，以人身十二经脉，医家所共知，惟阳维、阴维、阳跷、阴跷、冲、任、督、带，为奇经八脉，医所易忽。因各详其证治，并附以气口九道脉图，阐发《内经》之旨。《广笔记》四卷，明·缪希雍仲淳撰。其大旨以刘完素、朱震亨为宗，与张介宾同时，而门径迥异。缪捷变而或以巧失，张持重而或以缓误，亦互有得失也。又撰《本草经

疏》三十卷，分为十部，每药皆有发明，故谓之疏。王懋竑作《石膏辨》，颇诋诃之，然亦一家之学也。《类经》三十卷，明·张介宾景岳撰。以《素问》、《灵枢》析为三百九十条，分十二类，厘为十七卷；又益以《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注释亦为通贯详悉。虽不免割裂古书，而门目分明，易于寻检，洵为后学之实筏也。李杲、罗从谦尝有是作，不自介宾始。又撰《景岳全书》六十四卷。大旨以温补为宗，然执持太过，故传其说者，功过相半。《温疫论》三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又可撰。其说以伤寒中脉络，因表入里；瘟疫之气，自口鼻而入，伏于募原，在不表不里之间，治法迥异，乃撰此书以辨别之。盖崇祯辛巳，疫气蔓延数省，以伤寒法治之多死，因推究而得其病源焉。《痎疟论疏》一卷，明·卢之颐撰。所论证治用药，分寒热虚实之辨，至为详悉。《医门法律》六卷，国朝喻昌嘉言先生撰。大旨为针砭庸医而作，每门先冠以论，次为法为律，法者疗病之例，律者纠误疗之失也。所治医案，为《寓意草》。明审证候，意亦不似他家医案，但称治验，而不言其所以然。其论秋燥一症，超越古今。《伤寒舌鉴》一卷，国朝张登撰，以舌苔辨伤寒证因，以身所阅历，定为一百二十图，颇显明易见。如国朝张倬《伤寒兼证析义》一卷，王子接晋山《古方选注》三卷、《得宜本草》一卷，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六十卷，徐大椿洄溪《本草百种录》一卷、《兰台轨范》八卷、《伤寒类方》一卷、《医学源流论》二卷，皆所表表，业斯道者，咸宜备览焉。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日得相位乎？不许。复祷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谓公曰：丈夫之志于相理为当然；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欲救物，故无弃物。且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北齐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专心医道，研习积年，遂善医。族弟亦为母病，医为治疗不愈，遂自精究针药，母病乃除。隋许道幼亦因其母病患，遍览经方，得以究极，世号名医。戒诸子曰：人之尝视膳药，不知方术，岂为孝乎？由是转相传授。唐·王勃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勃之所见与道幼同。唐有王焘，亦因母病学医，因以所学，作书传世。宋·高若纳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千金方》及王焘《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名医多出衡州，皆本高氏学焉。此皆以医为孝者也。宋李虚己母丧明，虚己旦夕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复明。李行简父患痈极痛，行简吮其败膏至尽，疾寻愈。此又以孝为医者也。

方技中医术为要

古来方技，如天文术数，堪舆风鉴，卜筮医术数类。天文惟帝皇所重；术数若遁甲风角，惟为将所重；堪舆其应每远数百载，或数十载始验，真伪难知；风鉴即能先知预定人之富贵寿考，本各自具也。卜筮不过决疑，医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不可废其术。疗疾病，决生死，望问切脉之次，必云因何而得，所属何藏，所系何经，当用何药，服后能见何效。危者复安，骨者复肉，能神而明

之，实为方技中之最要者也。

脉

人禀天地五行之气，以生手三阳二阴、足三阳三阴，合为十二经，以环络一身，往来流通，无少间断，其脉应于两手三部焉。夫脉者，血也；脉不自动，气实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内经》云：脉者血之府。《说文》云：血理分表行体者，从爪从血亦作脉。华陀云：脉者气血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血热则脉数，血寒则脉迟；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缓。晋·王叔和分为七表八里，可谓详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学者卒难究白。宋·崔子虚以《难经》六难，专言浮沉，九难专言迟数，故用为宗以统也。七表八里而总万病。其说以为浮者为表为阳，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风，无力主气，浮而无力为芤，有力为洪。沉者为里为阴，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积，无力主气，沉而极小为微，至骨为伏，无力为弱。迟者为阴主寒，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痛，无力主冷，迟而少驶为缓。短细为涩，无力为濡。数者为阳主热，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热，无力主疮，数而极弦为紧，有力为弦，流利为滑。他如九道六极之殊，三焦五脏之辨，与其持脉之道、疗病之方，其间元妙，俱在六脉。当时师承传授，皆为名医，其诀盖不出于此，学者其求诸。

四时受病原委

天有四时即有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人之感也，随其脏腑之虚实而病焉。邪如穿窬，见人家墙门不固之处，则乘而入。昔有三人，冒露晓行，后一人无病，一人病，一人死。无病者先以酒食，胃气充而肌表固也；病者不饮酒而单食，死者空腹而行。可见邪之即凑，其气必虚。夫春气宜温，万物发陈，其气疏以达。设大寒衣薄，腠理闭塞，阳气不得透泄，诸病生焉。骤发者其感也轻，更有从冬而受邪者。如王叔和云：寒邪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其感也深。若贫乏之辈，肌理固密，胃气壮实，更复营作，不时出汗，即有所感，邪从汗而泄矣。故被体虽薄而不病也。至于寒之初着人也，始则皮毛则肺应之，次则肌肉则胃应之。当体中稍有不适，即以辛散之剂服之，何至阳气不得泄越，郁而成病？始则身热咳嗽，甚则为疹为斑，其总名曰春阳寒郁。更有当春季受邪，阳气不透，其人禀厚，不致骤发，至春杪夏初，始欲走泄，因病热焉，其邪传心胞及胃者居多，或寒热往来，或单热不休，或疹或斑，或成温疫，其名曰春温晚发。夏为火德，万物欣荣。然大江以南，七闽潮汐，当梅雨淋漓，则多湿邪；大小暑又多酷热，暑伤人气，湿侵肠胃。人当夏令，宜谨起居，薄滋味，为卫生要事。暑邪无形，从人口鼻吸受；暑先伤气分，故气促脉软，四肢无力；暑伤心，心主液，故心烦少寐汗出；或久晴土燥，忽大雨下注，热气上蒸，最易受暑。及途行浅舍，劳逸虽殊，其受邪也同，是为阳暑。更有处于凉亭水榭，爱纳凉，喜冷饮，胃气抑郁，其病恶寒壮热，少汗，脉沉滞，或吐泻，是为阴暑，不可不知。暑必挟湿挟秽，其病有霍乱者，有四因也：受暑、受凉、受湿、伤食。至于赤白二痢，皆由湿热内侵饮食不节，其名曰暑湿交病。秋气宜凉，金令清肃，则病者少；若秋阳炽骄，人感其气，或贪凉露坐，毛窍为风露所遏，邪不得泄，最易受病。大抵疟症多从是得。及身热头痛，咳嗽喘促等症，愈晚愈重，其名曰凉风袭暑。冬气凛冽，万物闭藏。然每有夏秋伏暑在内，至冬至一阳来复，感其气而欲泄，多见形寒肢热，咳嗽吐血，牙宣鼻衄等症。更有冬气和煦，阳藏不密，冬温症。当冬三月，善卫生者，晨不冒雾露，闭关独宿，夜卧不致过暖，则为来春发生之本。若空腹晓行，不谨房室，易生寒病，即病者古名为伤寒，可不慎欤？其名曰冬藏不固，其治法前贤悉备，何待予之赘辞耶。然未有分四时而立法者，故探讨精微，特出己意，以

成一编。俾业斯者，观之了如指掌，熟玩详求，自能得心应手。至不关乎气感，当另立一门，以见意也。《内经》之四季所感而发病，未尝不以四气而论，予分四时受病，并出治法者，乃推其本而究其源，与古人立法，原无大异，惟用主药有别耳。

六淫相兼说

风寒在其中，燥火在其中，暑湿在其中。夫冬天之风，人人欲避之，畏其寒也。早春之风料峭入骨，人畏之，亦因寒也。当其杨柳风和，吹面不寒；夏月北窗，清风徐至。人非止不避，而反爱之，故风而寒则伤人；和而清者不伤人；觉其寒则伤人，不觉其寒则不伤人。惟脑后与隙中来者，咸宜避之。假如密室，当伏天其热必甚。设遇外间凉风大至，人思挟纩，人此室中，其热不减，但洞启窗户，霎时而凉，可见寒在风中明矣。太阳为真火，诸湿一承其耀，无不燥然，火亦喜从其类，故易称火就燥。风虽亦可为燥，然必假气收肃；晴光轩豁之时，非其良能焉。更有藏麻年久，自能出火，可见燥在火中明矣。夫暑，火之余气也，必因湿而成。六月为火德，小暑大暑系焉；或当亢阳，忽地潮础汗，龙雷并起，大雨滂沛。人快其凉，而不知热土受湿，暑气上蒸，此时感邪最易。又如萤火，腐草所化，亦由湿热相蕴而成。始于长夏，绝于寒露，此暑之始终也。前人称暑必挟湿，信夫！若暑不因湿，则可谓之火，火而兼湿，方成暑矣。

用药如用兵

医之用药，如将之用兵。热之攻寒，寒之攻热，此正治也。因寒攻寒，因热攻热，此因治也。于虚者补其母，母虚者益其子；培东耗西，增水益火；或治标以救急，或治本以渐缓。譬如兵法，声东击西，奔左备右，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卫其虚，避其实，击其惰，还其锐，兵无常势，医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明；能因病变化而取效者，谓之神医。

医不尽药石

医者，意也，其术不尽于药石。故古人有泥丸蓑草，可以济人之语。苏耽橘井，食叶饮泉即愈，岂专药石也？此在医者有恒，能真心济世，不逐声利之间，则虽祝由，可以已病。以我正气，却彼邪气，德行所积，随施随验，固非常理可测。若只专计刀锥之利，己心不正，安能却邪？虽已试之方，珍异之药，或未必能有神明助乎？其间非可揆之为妄语也！

治贵人有四难

后汉郭玉谓，疗贵人有四难："自用意而不任医，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安间，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余以为此四病，贵人果有之。然贵人之遇医，亦有四难：远地相召，素不曾试，一难也；稍涉毒味，不敢轻用，二难也；尊高临之，医不能尽意三难也；专任仆妾，烹煮失宜，四难也。以此言之，贵人不可轻于致病，尤须慎于服药，如夫于所谓某未达，不敢尝焉。然后可。

医家五失

医家乘人之危，古经比之杀人。古经云：不恤缓急，妄索事分杀人也；不问有无，必欲多得，杀人也；懒惰睡眠，轻视人命，杀人也；辨察不明，用药差误，杀人也；见不即治，俄至增剧，杀人也。有此五失，挟术杀人，甚于挺刃。昔陈景仁妻张氏有微疾，医误投血腑之药，遂至不起。既死，魂神荡越。一日，因景仁出郊，遂合为一，恍惚如狂，独歌独笑，以终其身。观此临人疾患，可不慎夫。

七情皆听命于心

人之病，不外乎三因：外因六淫，内因七情，与饥饱劳倦、跌扑为不内不外因。凡单感六淫，虽其人素弱，无甚大病。若兼伤七情，藏府先虚复感外邪，为病必重。故七情之伤，过于外感。夫七情之伤，各有所属。心为喜，肝为怒，脾为思，肺为忧，肾为恐，此为五志。尚有悲属肺，惊属心，共为七情。七情者，人不能免，惟不可过耳，过则伤矣。其伤虽分五藏，其实止一心耳。夫心为君主，其余各藏为臣，皆听命于君。惟君所使，臣下奉行而已。故善养生者，心常有主，如岳家军，撼之不动，主帅既能镇定，各营孰敢轻动耶？又如张魏公在军，夜闻营中喧扰，魏公安卧不动，俄顷寂然，明日廉得首乱者一人斩之。一见主不动而孰敢动，一见众虽动而主为不动。心之于四藏亦然，在军则无乱，在人则无伤。至于不为饥饱劳役所困，人自易为，非比七情之难伏，若跌扑何待言？

再论七情总由心发

昔如谢傅之折屐，景文之敛祺，虽属矫情，终为雅量。一遇喜而若无喜，一逢悲恐而若无悲恐，心有所持也。古人以非理相加，横逆之来，在庸夫必勃然怒发矣。而贤者乃曰可以理遣，可以情恕，必不似庸人之勃然怒发焉。此无他，在明理。管幼安泛海值飓风，舟欲覆溺，众人不胜恐惧，幼安面无忧容，语不改常。此无他，在知命。夫明理与知命，惟心能然。我故曰：七情虽分五藏，其实止一心而已。观此更觉晓畅。

人病何者为多

或问：人之病何者为多？予曰：火热为多。如病机十九条，火居其五，热居其四。凡人毛窍三千六百，窍窍通气，气即火也。《内经》气有余便是火。若感风寒，毛窍闭塞，气不得泄，便郁而成火，所谓人伤于寒，则病热也。若感暑感燥，暑即火而兼湿，燥即火在其中，故人感六淫，皆为热病。更脏腑中各有少火，少火生气为无病。一脏失调，一腑气逆即郁滞，少火变为壮火，壮火食气则病。故外之六淫，内之脏腑，违之则皆化火而病生矣。岂非火热为多乎？问：病既火热为多，何温热之药，补益之方，方书并载，未曾独多寒凉耶？答曰：壮火食气，久则为虚为寒。气少故也。或过用寒凉，或禀气素弱，或命门火衰，或劳倦内伤，或寒邪直犯脏腑。如此等症，自然要用温热补益耳。治火诸法，条述于后。风寒初感，火未甚郁者用辛散，已愈者用辛凉，半表半里者用和解，表邪未祛而里症又急者用双解。表邪已尽，惟内有实热者，或清或下。感暑湿者清而利之，暑兼风者散而清之，湿热者苦辛淡分消之，感燥者清而兼润之。脏腑郁火为病者，心郁则泻之，肝郁则疏之，脾郁则夺之，肺郁则散之，肾郁则泄之。其六腑郁火，各从其类而治之。

正气受逼则为邪火

风寒之中人也，始则皮毛，肺应之，为喷嚏恶风，鼻出清涕，肌肤烘热，咳嗽咽痛，甚则发疹，继逼腠理。肺与胃应之，为恶寒头痛，身热咳嗽，纳食无味，甚则为斑为疹；渐浸肌肉，胃应之，为舌黄口渴壮热，口中气秽，不思纳食，形体牵滞，卧不安寐，甚则发斑。及至半表半里，则为口苦胁痛，往来寒热，心烦喜呕，不欲纳入，甚则壮热谵语。夫风寒之中人也，由浅而深；其为病也，亦由轻而重，总不外火郁二字。至郁久而为毒，此毒非鸩酒蛇泥也，乃人自家正气，被外邪所逼，一步退一步，始于皮毛，及至脏腑；始于一星，终于燎原，荧荧不灭，炎炎奈何？今详述明晓，俾患者早为疗治，咸登寿域焉尔。

三折肱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辨

《左传》云：三折肱知为良医也。从未有

人注及三折肱之意。予谓：古之医者，自备药笼至病家诊治后，向笼取药，或君臣未配，或轻重失宜，取而复置，置而复取，总以郑重为事，此为三折肱也。又《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后注者，多以世业之谓，非也。医必父而子，子而孙，如是其业则精，始服其药。若传至曾元，更为名医矣！其间贤者不待言，其不肖者若何？因其世业，而安心服其药。设为所误，生死攸关，虽愚者不为也。况医道可通仙道，远数十百年，偶出一豪杰之士，聪明好学，贯微彻幽。然而上世并非医者，舍是人而必求所谓三世者，有是理乎？凡医者必读上古《神农本草》、黄帝《素问》、《灵枢经》，及仲景《伤寒论》三世之书，方为有本之学，从而服药，庶无误人。三世者，三世之书也。汉儒谓：《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元女《脉诀》，为三世之书。聊记以质博学之君子。

求疗尽告所悉

扁鹊兄弟三人皆善医。魏文侯问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对曰：长兄视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视毫毛，故名不出门；如鹊针人血脉，投人药饵，故名闻诸侯。然扁鹊见齐桓侯，知疾在腠理，疾在血脉，疾在肠胃，亦未尝非能视色知人之疾也。若彼之兄弟，后世安有如是之神哉！夫脉之难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盛候，而大实有羸状，疑似之间。便有生死之异。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诊治，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寒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巧饰遂非，以全其名；间有审密者，虽惑主人之言，亦参以己见，两存而杂治，亦云难矣。不如东坡之言：凡医之工拙，先验于平时，有疾求疗，尽告以所患，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后参之以脉，虚实寒热，洞然胸中。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如此则岂非智耶？

择医宜谨

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原疾疢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

详问为要

经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脉而知之谓之巧。予谓：治人之疾，神圣难明，惟切问为要。孙思邈必问病者二便，亦可悟矣。

医家功德

施效验良方。平时须合应验丹药，遇急病者，请致即行。迟速时刻生死有关。诊脉不轻率任意。不因贵药，辄减分数。不因酬薄，迟滞其往。不因错认病症，下药委曲回护。不因祁寒暑雨，惮于远赴。不因饮酒宴乐，托辞不往。耐心替病人诊脉。遇贫病者，捐药施治。不因循用药，迟其痊愈。病本易治，而用无关紧要之药以图厚谢。外科尤甚，怀良心，丧天理，不可不戒。不用霸道劫剂，求其速效。不乘人重病险疮，揩勒厚谢。不妄惊病家。不卖假药误人病。不轻忽临危病人。不厌恶秽恶病人。不与同道水火，误及病人。不用堕胎药。不忌时医，辄生毁谤。不认病失真，强用峻剂。可以步行，不必舟舆，费人财物。不待药资，然后发药。以上廿四条，业斯道者，能反而求之，后福无穷矣！

十　不　治

前人称病有十不治。人能反躬自省，不治仍可治也。纵欲悖淫，不自珍重。窘苦拘囚，无潇洒之态。怨天尤人，广生懊恼。今朝预愁明日，一年营计百年。室人聒噪，耳目尽成荆棘。听信巫师赛祷，广行宰割。寝

同不适，饮食无度。多服汤药，荡涤肠胃，元气渐耗。讳病忌医，使寒热虚实妄投。以死为苦，与六亲眷属，常生难舍之想。

为医首重读书论

医乃古圣人设法以济后世，生死存亡所系焉。欲探其精微，务在博览古今，潜心体贴。如上古有轩岐，以下代不乏人。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化七十毒，是有《本草》。黄帝与岐伯天师更相问难，上穷天文，下穷地理，中极民瘼，《灵枢》、《素问》作焉。其间推原运气之变迁，阐明经络之标本；论疾必归其要，治法务合其宜。井然而有条，粲然而不紊；其道至精至微，知人之所不能知，发人之所不能发，诚万世全生之大典也。扁鹊得其遗意，演而为《难经》。皇甫士安次而为《甲乙》，杨上善纂而为《太素》，王叔和因之而作《脉经》，俱彪炳璀灿，为一时宗。独汉长沙太守张仲景，推本求源，探微索隐，而作《伤寒论》、《金匮要略》。其方取大小奇偶之，制定君臣佐使之宜，真千古不传之秘；而于春温、夏热、中暑、伏暑等症，则有未尽也。幸守真刘子，作《要旨论》、《原病式》、《直格书》、《宣明论》四书，补长沙所未及。如改桂枝麻黄各半汤为双解散，变十枣汤为三花神佑丸，可谓青出于蓝，真有功医门者。同时有张子和者，作《儒门事亲》，方分汗吐下三法，其曰吐中有汗，泻中有补，圣人止有此三法，无第四法，乃不易之确论，于是世人知有刘张之派矣。其奈后学欠于精详，用之失当，至东垣老人阐《素问》之理，宗仲景之法，作《济生拔萃》十书，以传于世。独于内伤一门，立《脾胃论》，补中益气等汤，出千古之特见，开后来之瞽瞶。及丹溪朱氏，伤寒火热，内伤杂病，无不精研。其时世人泥于局方，故立补阴诸法，以救偏弊。其因不一，概无善法救人之夭，乃发神明之识，各撰成书，以为世之准绳也。至于巢元方之《病源》书，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之《外台秘要》辞繁方广，足称往代之大作。如陶节安之《伤寒六书》，似胜朱奉议之《活人书》。因节安发仲景所未发，奉议不遵阴阳为表里，解阴阳为寒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活人也固多，而其杀人也岂少哉！薛己之《外科》，补东垣所未备。戴元礼之《证治要诀》，葛可久之《十药神书》，钱璜之《小儿方论》，张景岳之《大宝论》，赵养葵之《水火论》，如牛渚燃犀，无微不照。秋燥是嘉言独得，瘟疫属又可新裁，皆近代之皎皎者也。至于国朝名家叠出，接脉前贤，咸宜购览，以广见闻。名医著作，汗牛充栋，不胜备载，兹举其要耳。业斯者，探讨以上种种，兼之临症权衡，以时为要，亦不失为大丈夫也哉！

为医须明十弊论

治病如救焚，须器械整齐，同心合力，处置有方，自然手到成功，存乎其人耳。其不能者，盖有大弊十端，列举于后。一曰不辨。阴阳气血，表里虚实寒热，此十字是医家纲领；风寒暑湿燥火之外感，劳倦饮食七情之内伤，必须分晰的确，施治方得有效。若胸中茫然，头痛治头，脚疼医脚，此固粗工之不足道也。二曰辨不真。如六淫之邪，知其外感，而所伤何气，所中何经，则又不能分晓。头痛恶寒，知为感冒，而伏邪发泄，不具表症，亦应汗散。凡此之类，难以枚举。若不辨真，与不辨无异。三曰过于小心。孙真人云：小心胆大。原是至言，相须而不可相离。但一味小心，亦归误事。如实火当清，杯水难胜车薪之火；里急当下，弱弩安及高举之鸿。竟有以水不能制火为无火，射不能中禽为去远，遂改弦易辙，得而复失，良可叹也。四曰粗心胆大。因其平素不学，临症之际，得末忘本。有一医于孟夏治一症，见有畏风自汗，头痛脉缓，竟投桂枝汤，下咽而毙，犹曰此伤寒明法也。殊不知霜降后，春分前，犹有伏暑伏寒阳症，现病相同，况其非时者乎？五曰假立名目。病虽多岐，原可

一贯，纵使千变万化，必穷其源。设遇一二理所难通，沉思莫测，不妨直道相告，推贤任能，切不可不知为知，强立名目乱投杂治。缘病家知医者鲜，但我不可自欺也。六曰固窒不通。执偏知偏见，固属害事；即援引合节，亦当思地气之各别，天时之不同膏粱藜藿，体质殊途，但执成法以从事，难其必无弊焉。故先贤以执成方治今病，比以拆旧料改新屋，必经匠手，此圆机之谓也。七曰性急误事。如膨胀一症，原有虚实寒热气血水虫之分，惟虚与寒两种，最难调治，药非一日数剂不瘳。病家不肯耐性，医家必须明说，少服无效，但服至二三十剂，必有应验，使彼敬信，方能有济。为医最忌当圆勿圆，当执勿执。遇此等症，识见不真，希图速效，往往舍补用峻，或下或疏，以致败事。中风痹痿等症，皆因脏腑虚损，日积月累而成，俱宜缓图，一涉性急，多致不起。八曰贪心损德。疾病侵扰，富贵贫贱，皆所不免。然经营劳力之人，易于受邪，即如时疫流行，多生于饥寒劳役之辈；三疟肠癖，亦农夫居多。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予习医有年，所治大半系贫苦之人，药物维艰，安望其报，是必细心切问，和言安慰。若存厌恶，致起轻忽，伤德非细。九曰妄自为能。孙思邈唐季之真人，其治人疾病，必详问至数十语，必得其情而后已。何后人反智，以三部难形之脉，决人无穷之病，若非浅学无知，必遵古贤之训。十曰虚耗精神。医之为道，首重保生，未有自己不立而能立人者也。《内经》四气调神诸篇，皆贵怡养。故业斯道者，远酒色财气，及一切耗心费神之事，养得一片精明，闲来读书会意，临症至诚聪明。一遇疑难之疾，方能专心构思，志在必得。如是利济，始为仁术焉。较之杂务分心，用意肤浅，奚啻霄壤哉？

友渔斋医话　第二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橘旁杂论下卷

论　金　石

或问曰：金石之药，埋之不腐，煮之不烂，用能固气，可以延年；草木之药，未免腐烂，焉有固驻之功？答曰：金石之药，其性慓悍，而无津液之润。人服金石，当壮盛时，未见其害；及其衰弱，毒则发焉。夫壮年气盛则能制，血旺则能行，故不发也。及其气虚血衰，不能行制，毒积于脏腑，大患生焉。何固驻之有？或问曰：亦有未衰弱而石发，何也？答曰：忧恚在心，气血不宣畅，营卫涩滞，不能行石，热结不散，随其所积，发诸痈疮。又有服石之人，倚石热而纵欲，恃石势而啖肥浓，以为奇效，而不知精液潜耗，猛热遂作，烈火燎原，罕不焦土。问曰：金石之为害若此，农皇何以标之于本经？答曰：大虚积冷之人，不妨暂服，疾愈即止，亦无害也。又问曰：石性标悍，脏衰则发，今病者先虚而后服石，岂能制其势力乎？且未见其害何也？答曰：初服之人，石势未积，又乘虚冷之体，焉得发邪。又曰：草木自不能久，岂能益人载？答曰：服之不倦，势力相接，积年之后，必获大益。夫攻之药，以疾差见功；固驻之方，觉安为效。形神既宁，则寿命日永矣。

轻重失宜先后失序

医贵适中，毋太过，毋不及。用药失于不及，譬如浅力之弓，取兽百步之外；又如升斗之水，救车薪之火，势必无济也。用药失于太过，譬如华屋，用机过力，梁柱损裂；又如饮酒过量，呕吐委顿，有何益乎？徒见其害。二者似是而实谬，为医不可不知也。治病先表后里，先攻后补，先本后标，先气后血，此一定之理也。然而有先里后表者，如痘疮斑疹不起，用承气下之。有表里并治者，如伤寒之用人柴胡汤。有先补后攻者，古人治大积大聚多用先补后攻。有攻补并施者，如枳术丸、黄龙汤有先标后本者，所谓急则先治其标。有标本并顾者，如参苏饮、人参白虎之类。有先血后气者，如用承气后用白虎等汤。有气血并治并补者。如通圣散、八珍汤之类。为医亦不可不知也。

治重疾须用重药

病当危急时，非峻重之剂，不能救百中之一二。今之医者，皆顾惜名誉，姑以轻平之方，冀其偶中，幸而不死，则曰是我之功；不幸而死，则曰非我之罪。恐真心救世，不应如此也。真心救世者，必慨然以生死为己任。当寒即寒，当热即热；当补即补，当攻即攻。不可逡巡畏缩，而用不寒不热，不补不攻，如谚所谓不治病，不伤命之药。嗟乎！既不治病，欲不损命，有是理耶？倘于此认不的确，不妨缺疑，以待高明。慎勿尝试，以图侥幸，庶不负仁者之初心也。

痢无止法

痢疾皆由暑湿内侵，脾胃受伤，饮食不化精微，而成积滞，欲从大肠而泄。经云：在

下者因而导之，使邪之出也。若用药涩住，邪气必上升，为祸最烈。如邻翁姚姓子，年二十岁，七月患赤痢腹痛，日夜数十行。人传一方，用罂粟壳一钱煎汤服，才下咽，痢固止，不半日腹胀胸闷气急，身作寒热。延医治之，用柴平汤，一服胀满更甚，两目赤突，招予治之。知其伏邪为粟壳涩住，不得出路，致先腹胀胸闷，渐攻上部，气促而目突也。予心知前方柴平汤，非安危定乱之剂，若用承气汤下之，或可救也。此时两脉按指、口中秽气难闻，神呆目瞪，肠胃已败，辞不定方。越一日而殁。非止涩药不可用，即经年休息痢，用脾肾双补，不加轻清消导之品，亦难免无弊。如邻翁王君利川令嗣，患久痢不痊，翁自能医，不能自信，往苏州南田顾翁诊治，方用缪仲淳脾肾双补。予适过其斋，见称药满案，因谓之曰：按久痢不愈而成休息，其原究因暑湿伤脏腑也。未治虽用补剂，如楂肉、砂壳、淡芩、黑栀之类，不可废也，若峻补恐有弊。翁不能用，竟服之，渐觉腹胀纳减；若易方尚可为治，其如坚信不疑，后竟成鼓胀而殁。钱洪台上舍，病休息痢两载，就予诊治。其体壮实，更喜肥浓酒食，知其阴分无亏，方用西党参、炒于术、茯苓、广皮、楂肉、砂仁壳、淡芩、谷芽、炒苡仁、炙草，四服有效，出入加减二十剂，改用丸方而痊。亦见补中用消之一证也。更如治痢疾用柴胡、升麻之类，以除后重。按：升、柴只升无形之气，不滞有形之邪；若桔梗能提阻邪秽，断不可用。

为医须明阴阳之理

文学戈生之母，早秋患赤痢，腹痛日夜数十回，予用川连、黄芩、白芍等药。戈生曰：我母当腹痛甚时，用热水泡布置于大腹，则痛缓，内必有寒。若属火，何以得暖而痛缓乎？予曰：若属火，火为阳，阳中有阴，譬如灯火之焰，以物罩之，其色则黑。黑属水，水属阴，腹痛得暖而缓者，亦犹火本阳而焰则阴也，是为假寒。乃破其疑，决意服之。两剂痛止而痢亦减，加升阳药而痊。若无前之一论，非止不能开其疑，自亦为其摇惑矣。故为医者，不可不深究乎阴阳之理。

脏腑难知

远在千万里之外，可以数测；近在一身之内，不可以理推。何以故？天地之远，中国之外，按历象，据图籍，可尽知；一身以中，心肝脾肺肾之五脏，膀胱小肠胆大肠三焦之五腑，位置则可知矣。若其中所以运行，所以濊注以生吾人者，今之医流，虽度量揣摩，终不知也。昔，列子称：工人偃师，所造倡者，歌舞合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皆傅会草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无不毕具。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若偃师者，非知造化之所为乎？呜呼！惟如是，然后知吾身中之所以运行，而惜乎偃师之不再生也！

用药不论多少

许嗣宗善医。言：病与药，惟用一物攻之，则气纯而愈速。今人多其物以幸其功，他物相制，不能专力。按：药用一味为单方，施于轻浅之症，何尝不可。古方莫如《内经》半夏秫米汤、鸡矢醴，雀卵丸，亦并非独用。至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善。对症施之，其应如响，亦何尝因多药而相制耶？

再论为医之弊

古之圣王贤臣，始辨药味，原病因以救人疾患，岂小道哉？《周礼》设司医之官，岁终则稽其医事，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为下。上世之见于史传者，惟仓公、扁鹊、淳于意、华陀，数人而已；魏晋及前明见于方术传者，屈指亦不过百余人耳。可见为名医有著述传世，亦云难矣！何近来为医

之多耶？殆有说焉。天下之广，通都大邑无论矣。穷乡僻壤，必欲如古之名医，始可为治，非化意兆身，岂能遍哉？其势不得不取其近便，或邀或就，而求为诊治。夫为医者，始则习举业而不售，为商贾而乏资，为农无力，为工不屑。于是手择易知易见之方书，春习而夏；而质稍慧者，借病为鹄，渐能知黑道白；其愚者依样葫芦，虽至老死，终无所得。古来如狄梁公之针难产，海陵王纂之疗邪鬼，皆为一代名臣，非专专于是业者，而其技仰何神耶！吾愿天下之人，有学而志淡功名，有业而不谋衣食。任聪明年壮之时，博览古圣前贤之说，更访明理造诣之家，沟求精蕴，志存拯济，为一代善良。可得也耶！可得也耶！

童子好睡说

或问童子好睡。孩提无论已，凡三岁以下，十岁以上之童子，每到晚餐才罢，或竟倒卧或扶头坐睡，无不如沉醉然何耶？答曰：此脾系急，心系缓也。何谓脾系急？童子纯阳好动，一日之中，无刻停歇，则体劳。脾主运动，故曰脾系急。何谓心系缓？童子天机活泼，心无所用，即入塾课读，亦是口内工夫。十岁之外，有用机记者，即不然也。心主血，不用则血不耗，故曰心系缓。夫农夫粗人，身虽老大，亦多体劳心逸者，伸脚即酣睡可验矣。富贵人心劳体逸者多，故不及农夫粗人之好睡耳。

长病与高年病

长病与高年病，大要在保全胃气。保全胃气，在食不在药，万不可专恃于药，致妨于食。倘其力能食时，宁可因食而废药，不可因药而废食。

治病虽愈善后不可缺

天下之事，经理一番，其有未尽善者，从而修饰润色，不可缺也。若大病久病愈后，必当随时调理，方为无弊。前张邑侯令媛病肝厥，延湖州一医疗治，经月而愈。时予适晤侯于吴谷馆，乃相告曰：女公子之疾虽痊，原其故乃血虚木燥，必得滋养兼开郁散滞之品，作丸料常服，庶保不复作也。侯诺而未暇终服，不数月，疾复作，湖医敛手无术，竟归不起。是谁之咎欤？

病愈肉食辨

斐一中曰：人当病愈，胃气必虚，固不可恣情口吻，尤不可小心太过，绝口不沾肉味。此言只说得一面，未能圆光。予谓：病后胃气既虚，必欠于运化，肉食肥浓，发风动气，助火生痰，皆未能免；须淡味与谷食调养，胃气渐能健运，然后与风肉猪脂煮极烂充膳，方为无弊。若病愈便啖豕肉，断不可也。如疹疾斑疹之后，尤当切戒。

煮药有法

煮药之法，取味者火宜缓，取气者火宜速。若人参虽取气，亦须武火缓煎。

服药有六弊

世俗服药之弊有六，不可不知。有食已而即药者，有药已而即恣饮茶汤者；有药食杂进而恬不知忌者；有才服此医之药，而旋以彼医之药继之者；有明受此医之药，而阴则服彼医之药，不肯明言以欺人者；更有苦于服药，所投汤丸，潜倾暗废，中外侍人，又互为之隐，无可稽穷者。病或偶减，固无论已；设或病增，咎将安责？

热症饮水得汗而愈

一人七月间病热，日夜炎炎不解，医用杏仁、薄荷、芩、连之类，解肌退热，数服不愈。病经旬日，其人开张药铺，略知医药，因谓同伴曰：前所服药，甚为对症而不瘳，我其殆焉哉！惟心中想冷饮，同伴咸谓闭塞腑气，不与，病者无可如何？又经数日，适无

人在侧，因意床下藏有雪水一瓮。乃勉力支撑，掀盖连饮数碗，即倒卧床下，汗流遍身；及觉即思粥饮，身凉脉静矣。其伴询于其人，所患乃燥热之症，治法当用玉女煎加解肌药，早已愈矣。其如芩、连能清热，不能润燥，兼有杯水车薪之弊，所以似是而实非。其饮雪水而愈者，如热釜沃水，则气蒸蒸然，燥火之邪，从汗而泄，此必然之势，无足奇者。

难于末治

凡病难于末治。前人有言，如钱孔中过鼠，全身已出，而尾不能出。要知尾不能出，其中有故在，只要细心体定，自然有得，不然则一篑之亏，前功尽弃矣！昔闻一人伤寒愈后，昼能食，夜能眠，二便如常，可称无患矣。然坐卧一室，窗户紧闭，或启透风，庭除小步，便作寒热。近处知名者，药治殆遍，终无一效。后请吴门薛一瓢诊治，曰：贼去而门未关者，用玉屏风散而痊。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脱尾而出，究何难哉？人患身热咳嗽，予为诊治。知其暑风，用辛凉无效，因其烦躁不宁，用大黄下之，一服而愈，粥饭兼进。一日忽目赤舌红，咽痛如刺，服西瓜汁缓痛，弹指顷，诊其脉如平人。因思表邪已散，暑热已清，结食已消，而见此症何耶？静思一片时，念其痛虽甚，只宜轻清，方为合法，乃用灯心廿茎，竹卷心廿个，以清心火，大甘草三片，以甘泻之，煎半杯，才服即合眼酣寝。觉而谓人曰：前药下咽，即不痛，是何仙方耶？而不知药不值一文，此亦脱尾之验也。

跋叶氏医案

或问：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究竟其书何如？予曰：先生乃吴中之名医也，始习幼科，后学力日进，扩充其道，于内科一门，可称集大成焉。其论肝风内动，非外来之风，用和阳熄风之法，发前人所未发；于暑症一门，虽宗河间，而用方工细，亦可谓青出于蓝；其于痢疾，辄用温补，疟疾少用柴胡，未免美玉微瑕。其案辨症多而论脉少，大切后于问，岂可厚非。更如肋痛用入络之品，若青葱管、新绛、旋覆、桃仁之类；腹痛用甲己化土，亦开后来无穷之秘。但欲观是书，须读张李刘朱各家之说，然后探究叶氏方意所从来，庶不为无根之萍，亦免随波逐浪之诮。

古今药味不同论

古之为医，躬亲药物，如韩伯休之卖药，卖药即医也。《千金方》载采药以时，故有雷公之炮炙，仲景之咀咬，无一不入山采药，以救世人之疾。乐府虽有飞龙落药店之句，然至宋季，始立和剂局，复多药铺。是时医人尚檐药笼，贮一切丸散，其饮片则取给于店铺矣。药乃各方所产，皆本天生。白术赞曰：津如玉液，味似琼浆；人参必钉头鼠尾，黄芪必金井玉栏，至于近世，药既有铺，聚必有行，若汉口集川陕两湖两广之药，号称为药，天下之商贩咸集焉。蒙艟巨舰，日以百计，运行四方，而所产之地界不加广，生不敷销，无以应天下之求。土著者乃有下子分根之法，如茯苓乃百年松脂所化。近以松枝埋于土中，三年可采。凤州党参，陕州黄芪，于潜白术，无不称者，安能气味纯厚，得及上古哉？出处道地，最为难得，欲求天生者，非我所知也。即人参一味，从长白发祥，得地灵气厚，功魁群草；尚有下子分苗，名曰秧参，味淡而气薄，辛卯朝廷严禁，罪伪行真，功力如前。薄荷、青蒿，极贱之品，吴中山野，几遍原隰，余者可知矣。惟金石血肉之品，与结子采叶之药，无分古今也。

以药得名为善得子

医贵集大成，而秦越人过洛阳为老人医，入赵为带下医，入秦为小儿医。又似入国问境，因地制宜者。我邑唐介庵先生，抱性慈厚，于医学深究南阳之旨，各家亦能探讨。中

年后，以用大黄著名。凡士夫与穷巷僻乡，遇有热结不解者，必延唐大黄焉；于是乎先生之字，竟为大黄之名掩矣。先生遇表症则汗之，虚则补之，寒则温之，亦何尝执大黄而疗人之疾哉！乃人过欲下之症，延先生耳，非先生之偏用大黄也！先生之品，堪师堪拜。遇贫苦有疾，邀一次，下日自来；数里之内不坐船，常佩纸笔墨砚，暨一囊钱。诊视后，随取写方，不待假诸邻也。嘱服几剂，即将钱数置案头，够药炭之需。常见一家，深秋尚眠竹簟，曰：不宜，盍勿易草席？答言：乏钱。先生归，令一价持席往。又一邻人手艺营生，积银十两，常置卧所。一日忽不见，遂病，医药终无效。先生知其情，袖银如数，诊脉时潜置于枕席间，病人一旦复得，喜悦而病瘥。后皆知先生所为，纠而还之，终无德色。先生初无子，其室人当天癸已绝之年，忽然怀妊生子，奇矣！非先生盛德之感，有是理乎？

医不治老考终命难

《佛经》云：生老病死，能全四者，即谓之尽命可也。医能治病，或调剂于未病，以永其年。至于薪尽油干，则谓之老死。一病字亦加不上，方可谓真考终命也。唐贾敦实，为怀州刺史，后疾笃，子孙延医，却不肯见。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卒年九十余，旨哉斯言！犹忆大父文相公，乾隆三十五年，年九十二岁，年非不高矣；而病脾泄，七日而卒。盖缘我父仪高公，先七日而殁，大父闻之，一恸而疾作。若我父无故，大父亦未必尽此焉。故考终命为五福之一，天下之人，能尽其命者，有几人哉？

医资须行好事

每见有名医家，不数年间，必获厚资。其间实缘治疗得当，而愈人者固多；侥幸而得者亦复不少。当虔修良药，以施贫苦，疏财帛以行利人利物之事，则天亦原其情而锡之福也。莫谓我道胜人，分应坐享，求田问舍，以传子孙；墓木未拱，已有资产废弃者比比也。何如仍行好事，再种来生之福耶？

医家运到道行

中才之辈，其通塞盖有时也。往昔同里一医，专心好学，年至半百终岁门巷萧然。忽一日有嘉兴地界乡豪俞姓者，三房其一子，有病甚危，因荐来邀。其时早秋，衣服须纱，乃假诸相好而就，同来舟而往。途中问及病者，平时受嗜何物，使者指舟旁之菱曰：最爱此。而采菱之人，大肆詈言。盖谓新落水船，桐油气未退，而菱花遇桐油气辄萎，为此喧哗。耳闻之，忽然有得，潜抓舟内油滞作丸，如梧子大者十粒，以纸包装佩囊中。及诊脉间，问何所苦？言胸满腹胀，身热不解，前医用硝朴、枳实，攻之无效。近添浆水不入，稍纳即呕，病势危急，默喜对症。曰：此上下阻隔，再迟二三日，则无救矣。幸带有神丸，先用汤灌下。出堂开方，不过消导行气之剂。买药须往返经时，而病者腹中已雷动矣。及煎药服下，即如圊，下黑燥粪，继溏者甚多，即饥而思纳。病家上下无不欢悦，以庆再生，留款数日，厚馈而返。于是日行一日，名动公卿矣。前辈云：此医金姓，字不知。观此则白蔻散，亦非妄语也。

论用大黄

近来为医，纯用大黄者，当时气流行之际，则延请之人，履满户外，必私嘱从人，以先到为幸，何也？夫欲服大黄之名，必壮热如燎，全不思纳；或神昏谵语，势甚危急。医人一到，若遇神仙。然能用大黄，诚非难事。如伤寒传经，至阳明里证，腹满拒按，面带黑滞，下出燥粪便愈。至于温疫，必舌黄胸痞，不甚拒按，面色亦带黑滞，所下如胶似漆。其疫邪一分不尽，则病不瘳。故不妨数下，邪尽则愈。人见如此重症，得一下或数下而痊，声便骤通，群称妙手。此不过阅历

既深，临症毅然不移耳。然终归粗工，为时医则可；若能于杂症中用之，方为作手。往时邻家子患大腹与两腿小疮密密，当卧时则作痒，辄夜爬抓，脓血淋漓；至晨不痒而结痂，及夜仍然。外科治以清解燥湿无效，继用补血散风更甚，年余不痊。后至旧青浦陈家，曰此疮从脏腑蓄毒所发，须服丸料，半年可愈。方用大黄、犀角，余不尽悉。服丸渐觉痒减，脓水亦少，半年果痊。更有张姓，平时毫无所患，惟过友戚家，虽门素识，常误入别舍，而自不觉也。后遇徐君洄溪因述其故，徐曰：必得雪虾蟆配药，能除此症，但此物难求，我尚有一枚。修丸与君，张服完，病如失。后问雪虾蟆从何而得，徐曰：那有此物，丸中首用大黄，明言恐君不服，故谬言之耳。如二君者，皆能知人所不知，如是始可尽大黄之用矣。

治病何者为难

或问：治病何者为难？子曰：此非短章所能了，略举数则，可以类推。如上寒下热，上热下寒；表里受邪，气血交病；伏邪未尽，正气已虚；更有此脏病而治他脏者，辨证稍涉不明，鲜不误人。何谓上寒下热？如恶风身热，又患腹痛赤痢。须先散其寒邪，再用清热之药是也。何谓上热下寒？如咳嗽吐血，又大便清泄，脚冷等症。前贤用八味汤冷服，冷从上热所好，桂、附能除下寒是也。何谓表里受邪，气血交病？如发寒热，又患赤痢腹痛，须表里双顾，柴平汤加黄连、楂肉；或壮热不休，头疼恶风，腹痞拒按，须大柴胡等汤是也。其邪未尽而正已虚，当分邪之轻重，虚之大小；补中带疏，疏中带补，必如持权操衡，方为有得。若此脏病而治他脏者，即所谓隔一隔二之法，不外乎虚补其母，实泻其子是也。更有急病为难，治之得当，顷刻霍然，否则移晷难挨。即如小便不通一症，其因不一。湿热癃闭，开泄太阳，岂待言哉？东垣治一人小便不通，腹胀如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东垣深思至夜半，忽有所得，用滋肾丸而愈。丹溪治一人，穷思极想，因见水注而悟，用吐法而瘳。二说皆载本书，不烦重述。二公皆大名医，尚难其治如此，而况后人乎！

温凉之药俱不可执

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往时有患咳嗽吐血，一医用凉血之品，生地、丹皮之类，病者服之，喜其血止；出入加减，数十剂咳嗽不减，纳食渐少，病者不悟，竟成腹胀而毙。呜呼！此服寒凉误人，而人不觉也。又南城李姓，病症未详，诸医罔效。延芦墟郁某来治，用八味汤二剂而愈。明年病复作，症一如前，仍延郁治，仍用八味汤，一服而殂。此热医误人而易见者也。前人有用热药如君子，凉药如小人之喻。所谓君子者，苟有过，人必知之。为人则可，药关人性命，用之不当，虽君子亦何取乎？而况小人耶？

千神莫救

东门内李姓，贩鱼为业。时买鱼归，经三店塘，船头忽有旋风过，飘箬蓬堕水中。李持篙打捞，见中流旋涡一圈，凹如缸然，心异之，随刺以篙，旋涡忽不见，而李即头眩眼花，跌入舱中矣。及抵家，已身作大热，喘如拽锯，两目赤突，不省人事。其邻人邀予诊治，六脉浮大异常，无所谓神鬼之脉，乍大乍小者，予不知其故，惟觉病势危急，未便写方，约其明日，观其大势，再作区处。不意至夜半而毙。予每临重症，必探听消息。越三日，晤其邻，遂述其由如此，咸疑路遇神舟，为其干犯故也。谚云：人之便溺，日不向南，夜不向北，为避日光与北辰焉。然更宜于有遮拦处以避游神往来更善，观者莫谓小节而忽也。

甘草与鲫鱼犯

一渔家子屡逆其母，母苦之久，而无法使悛，欲买信石毒之。铺中知其故，谬以甘草末付之。适子捕得鲫鱼，使母烹食。母乃以甘草末置鱼腹中，其子不觉，尽其汁而毙。奇哉！槐花与鱼羹同食则杀人，小说所载；甘草与鲫鱼相犯，从古未闻其说。岂天道恶逆子，而冥冥中致其死耶？录之以俟博物者备考焉。

淡竹回生

吉祥桥南畔沈妪子，年十六七，卖果度日。深秋病热，乏资医治，延至匝月将殆。有戚识子，为延诊之。脉细欲绝，目珠翻上，唇齿间血迹干焦，呼吸莫续。予曰：热入五液俱涸，甘露饮冀回万一。但母老子孤，设难转关，不敢任其咎，弃婴堂华真人每著灵验，曷勿诚恳一方。其戚旋往，得淡竹叶十片，煎汤服下，目转能视；再服，能言思粥骎骎向生矣。按：淡竹叶解暑毒，利小便而已，何有如是之神哉！真仙方也。

疾病多生于夏

李笠山，国初山人。善为词曲，其说仗新巧，如曰：天若只有三季而无夏，则人病必少。盖夏月流金烁石，溽暑烦蒸。人当是境，饮食生冷，贪凉露坐，在所不免。劳力之夫，白汗淋漓，脏腑坚实，尚可支持；膏粱之人，无此二者，多患霍乱吐泻，或疟或痢。试观他时，何尝有也？即秋季之疾，亦由夏月所酿，时至而发，故天无暑令，人可免病矣。其说诚然。我谓天有四时，生长收藏，何可缺一？人能于夏至前，便远房帷；当三伏盛热，须念伏阴在内，宜温茶暖饭，薄滋味，一切瓜桃少啖，不露坐纳凉，道途奔走，晓行昼歇，居家恬淡寡营；若有大树蔽屋，疏廉清簟，假物调情，惟觉昼长可爱，何夏热之能病人哉？

劳逸有方

车牛多骨立，驿马多早毙，休息少也。山禽与野兽，不为人猎取，从无见有自死者，散逸多也。牛马有病，役于人也。禽兽无病，得自由也。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人可饱食不事事乎？但不可过劳，不可焦心。黎明至午，应行之事，只管去做；午后不妨休息养神。夫牛马之劳，本非所愿，为畜于人，欲罢不能；山禽野兽，一巢一穴之外，惟觅食不饥则已。人能若是乎，大则为国为民，小则谋食谋衣，各行其志，亦各有所乐。故虽劳能臻上寿，颓惰自甘者，亦未必延龄也。外厩之马，田家之牛，刍豢得宜，劳逸得中，亦何尝骨立而早毙耶？前作摄生一卷，每言静养。然人之于事，岂可尽废。故书此可参阅之。

治病必得立案

徐洄溪先生《医学源流论》云：治病必得立案。详其何脉何因何症，宜何法治。若是则方能用心，可杜肤泛。服剂之后，又当验其如何应效，最为医人真实工夫。予少因多病，弱冠便喜览方书。后缘老母年高，时有疾恙，益专心向学，尽心调治，渐有所得；因之家人上下，稍有违和，治之多效。邻朋乡党，渐有知者，邀致必往。即而日有就医，至夏杪三秋，踵门不绝，皆不论有无，尽心为治，知与不知，俱立一案于方，下次复诊，照方案详问随机圆变，必中肯綮而后已。今年届甲周，阅历及四十载，不可谓之浅矣；然而所得者十不能五焉，惟不肯稍涉不知为知，妄语诳人耳！此亦可以自信。

天性所近

世间德行经济文章学术，立于天地间，表表可观，半由学力，半实天成，即一才一艺，无不尽然。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夫能

困学，即是其天性，惟赋浅耳。若夫天性，必不能困学。予表兄费某，舅氏必欲其用功举业，延名师，丰修膳，焚膏继晷，磨琢万方。年逾弱冠，作一破承不能，乃弃去日事手艺。如碧山治银，元吉治锡，虽时工莫及也。更能刺绣结缨，雕刻竹木，无不精美可观。何于文字之缘，切肤而不知痛痒；于杂艺一见即能为之，天性有别耳。予旧居对宇有药铺，每薄暮放学，就视药物，一见能名，续翻本草，并能知其性。时年止八九岁，长嫂病，延俞醒斋先生来治，令予陪侍。其患崩漏，头重难起，予告俞曰：长嫂之症，莫非下虚乎？先生问何以知之？答曰：如竹稍戴物，必不能举，试易以木则举，强弱之分也。先生曰：是。后晤相知，极口称道。及长，乃从事于此。岂非天性使然乎？

论用补药

一人见予所著医案中，有开手即补者，有邪未尽去而间用补者，有邪才去而用峻补者，乃讶之。予告之曰：古来名医，莫如仲景，病邪之甚，莫若伤寒。仲景立一百一十三方，七十余方皆用人参，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于表散中用人参，清疏中用人参，温剂中用人参。予之邪未尽而间用补者，是法仲景也。后世名医，如金之东垣，明之介宾，亦为表表者。东垣补中益气等汤，治劳倦内伤，其效如神；介宾八阵方中一阴煎至四阴煎等汤，治血虚发热，其效亦如神。予之开手即补，乃法东垣、介宾也。至于邪已去而用补者，庸人之技耳，何待辨哉？盖予之为治，贫乏居多，其患每由劳倦而得。《脾胃论》言之甚详，姑再述其要者，以见意焉。开手即补，其要端有三：先视其色，面无黑滞油气，再问明身热恶寒，若卧于被中，则体不寒，或自汗不思纳，纳亦无味，肢软气弱，舌上微胎不渴，脉浮大而软，小便微赤而长，正属劳倦内伤，合补中益气。若其人身热不恶寒，盗汗舌绛少胎，喜饮而不消水，面带微红，脉细数无力，此为阴亏发热，合四物四阴煎等汤。或有劳倦兼血虚者，以上之症，间而有之，合八物或补中益气，加生地、归身、麦冬之类。至若久病，或疗治未痊，止气已虚，留邪未尽，理应清疏中佐补，补剂中佐彻邪，辨症稍涉疑似。不但用补药误人，清疏温泻，何一不误人。况予之虚心，君不得而知也。每遇用或攻或补或寒或热之剂，常另立一簿，录出方案。若复诊，必悉其情；如不复诊，必再四探听，服剂已痊，中心始安。医案所述，尽如此也。客闻之，唯唯而退。

狗蝇起痘豆治翻疤

赵宾旸曰：小儿痘疮，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扰之。或多用老鸡、鳜鱼发之，非也；或以消毒饮、升麻汤解之，亦非也。大要在调气血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陈剑刚云：痘疮且不多升麻汤，只须四君子汤，加黄芪一味为稳耳。二说皆有理，然或有变证，则不得不资于药。癸亥痘疮甚行，括苍陈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孙方三岁，发热七日，痘疮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危症也。遍试诸药皆不效，因乞灵于城隍神，以卜生死。路经一士人门，怪我侵晨仓皇，因遮叩之遂告以故。士人曰：却有药可起此疾。喜甚，因为经营少许，俾服之，移时即红润如常。后求其方，甚为秘惜。及代归，方以见贻，其方用狗蝇七枚，狗身上跳飞者擂细和醋酒少许调服。蝇，夏月极多易得，冬月则藏。蝇多在狗耳中，不可不知，更宜预收以备用。痘后余毒不尽，每有翻疤，浓水淋漓，至有殒命者。予第三子患此，用药无效，心殊忧煎。旧戚张姓者，观予色滞，询知其故，传一方，妙而且易。用浸胖豆腐豆捣烂敷上，脓出再敷，三四日间，毒尽痂落，皮肉已出新肌矣。

友渔斋医话　第三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上池涓滴一卷

扁鹊遇异人，饮以上池水，能见人之五脏。心切向往，而异人难值，乃细绎坟素，其五内之情状，亦略可见矣。俾外露何象，即知内关何脏；虽上池之水无分，其涓滴亦似得矣！

心为赤帝，为神明之府。象如倒悬莲蕊，色如缯映朱。心者，纤也。所纳纤微，无不贯注。重十二两，居肺管之下，膈膜之上，附著脊之第五椎，外有赤黄裹脂，是为心包络。中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通明；下材无孔，则不智。为手少阴，肝之子，脾之母也，小肠为之府。其音徵，其味苦，其臭焦，于液为汗，其合脉也，其荣色也，气通于舌，窍通于耳。主藏神，在志为喜，在变动为忧，故人有不畅事，心即焦燥；心气通则舌和，知五味；心病则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也。虚则恐惧自失，色夭毛悴，血脉枯槁，卧不安枕，精神错乱，及怔忡、惊悸、自汗等症作矣。病心风，则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饮则呕；心中寒，则如啖蒜齐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面色青黑，热则厥，掌中热，烦煎，面赤目黄，口舌生疮，咳血赤淋，咽喉痛，咽不利，或梦刀杖火焰赤色红衣之物；有积则胸膈支痛，及伏梁起于脐上，大如臂，是皆心所生病者。肾邪入心则多汗，肺邪入心则多言。喜是心之本志，然喜太过，亦能伤心也。心苦缓，急宜食酸以收之心；心欲软，急宜咸以软之，用咸补之，以甘泻之。

肝为青帝，为将军之官。象如悬匏，色如缯映绀。肝者干也，位左膈下，着脊之九椎，左三叶，右四叶。为足厥阴，心之母，肾之子也，胆为之府。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燥，于液为泪，其合筋也，其荣爪也。为魂之府，血之藏也，开窍于目。在志为怒，故怒甚则伤肝，肝气通则目和，辨五色；病则胁痛引小腹，头痛耳聋，胸满呕逆，眼生翳障，视物不明，或怒肉板睛，两角赤痛，丈夫溃疝，妇人少腹肿，遗溺，癃闭；肝热则目赤眦泪，口苦面赤，咯血；肝虚则恐，如有人捕之，腰痛不可以俯仰。受寒则厥青囊缩，转筋入腹，厥气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泻之。

脾为黄帝，为仓廪之官。象如刀镰，色如缯映栝楼实。脾者裨也，与胃同膜，而附其上之左俞，当十一椎下，闻声则动，动则磨胃而主运化。为足太阴，为肺之子，心之母。其音宫，其味甘，其臭香，于液为涎；其合肉也，其荣唇也，开窍于口。重二斤三两，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藏，主藏意与志，其志为思，故思虑不解，则伤脾。脾气通则五谷运化；病则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身体重，足痿不收，溏泄瘕，水闭黄疸，食不化，不能卧；强立则膝股内肿，厥足大指不用，此乃经病也。虚则五藏不足，四肢不用，面色痿黄，怠惰嗜卧；或梦饮食不足，实则腹胀，经溲不利，身重，痞气在胃脘如盘；或梦丘陵大泽，坏屋风雨。若脾

病色黄，体青失溲，直视，唇反张，爪甲青，饮食以逆，其脉弦急，此是木克土，为大逆也。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以甘补之。

肺为白帝，为相传之官。象如悬磬，色如绡映红。居五脏之上，对胸若覆盖，故曰华盖。肺者勃也，言其气勃郁也。重三斤六两，六叶两耳，总计八叶，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在经为手太阴，脾之子，肾之母也。其音商，其味辛，其臭腥，在液为涕；其合皮也，其荣毛也，开窍于鼻；主藏魄，在志为忧，在变动为咳，与大肠相为表里。肺气通，则鼻知香臭；肺受邪，则鼻塞而出涕，多汗而畏风，或吐痰血，喘咳气逆，胸背四肢痛，翕翕发热。肺虚则多恐惧，皮毛焦悴，不耐烦劳，干咳失音；或梦见白物争战，哭泣飞扬，气短不能调息；肺气劳则好睡，肺壅则肠鸣，肺气燥则喉干，肺病寒热，必旦善暮甚，或生疮疹，皮肤燥痒，皆肺病也。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以辛泻之。禁食寒冷之物，忌衣薄雨湿，受病最易。

肾为黑帝，为作强之官。象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之十四椎下，色如缟映紫。重一斤二两，主分水气，灌注一身，如树之有根，左曰肾，右曰命门。肾者，慎也，为先天之府，守之则存，用之则竭。为足少阴，肝之母，肺之子也。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肺，水津四布，下归膀胱，藏精于肾，人之技能，皆出于肾也。其音羽，其味咸，其臭腐，在液为唾；其合骨也，其荣发也，开窍于耳；主藏精，在志为恐，与膀胱合为府。肾气盛，则耳能辨五声；肾病则耳聋骨痿，多欠伸，腰疼腹胀，体重，喘咳，汗出恶风，食欲下，膈塞不通，小便余沥，疝瘕遗精。虚则令人梦入暗处，见妇人憎尼。总之，肾脏亏损，则诸症蜂起，难一一枚举也。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以咸泻之。

上五脏调摄失宜，即有病生焉，观此亦可省矣。他如《灵》、《素》诸编，非加之以岁月，岂能穷其奥哉？

人之五脏，通顺和调，则身康气适；稍有不善，则疾病生矣。或虚或实，实谓受邪。或寒或热，症见多岐，难以概举。凡摄生之士，虽非医者，于家人上下，补偏救弊，亦有所主持。姑将五脏致病之由，所见之症，应用何药，按脏分开。俾览之者，随其因而采用之。

心宜恬淡，少思虑。遇逆境，即善自排解，固肾水以上交于心。若此者，病从何来？反之则为累矣。积累成虚，其病为怔忡，心气怯。吐血，心不主血。阳痿，心不交于肾。健忘，食物无味，语言颠倒，皆因气血虚少。宜用补药。枸杞、色赤入心补血。归身、补肝即虚补其母。枣仁、味酸敛心阳。茯神、味淡安心气。柏子仁、宁心益智。龙眼、补心血益智。莲肉、象心补心。人参、补肺气，心气通肺，故亦补心。如天王补心丹，养营汤，孔圣枕中汤，归脾丸汤，皆可用。开郁则陈皮、香附、石菖蒲、郁金、远志，必须之品。心乃虚灵之府，六淫不相干，其受邪者，乃心之经也，故诸泻心汤，治伤寒下早，痞满在心胸间也。其有面色青黑者，心气寒也，宜干姜、附子、温之。心属火，热从火出，人遇拂逆之事，若心焦躁，则一切热病生矣。多汗，心主汗。夜卧不宁，心烦则少寐。手足心皆热，手足心应心。咽痛口干，咽不利，心脉系于咽，故见诸患。舌强，心开窍于舌。咳嗽，心火上炎。诸痈疮发背，心有郁火所致。寸脉溢出鱼际，火乘肺也。宜用凉药，黄连、若泻心火。连翘、象心清心。灯心、竹卷心以心清心。牛黄、入心清痰热。犀角、凉心。朱砂、镇而兼凉。甘草、以甘泻之。至宝丹，治热邪入心包络，神昏谵语，非此不为功。以上药味，虽分补泻温凉，然补中亦宜兼温凉之品，凉中须兼开利之药，又在圆机妙用耳。

肝宜条达，戒郁怒，当拂逆而善自开释，以长养生气。若能如此，病安从来？反则为逆，逆之则伤肝。虚则病错忘不精，恐怖，魂

神伤。目瞤瞤然，肝开窍于目，伤则不能受血而视。睡卧不宁，血不归肝、魂不宁舍。阴缩，肝脉过阴器。筋挛，肝主筋，伤则筋无所受。诸症宜补药，用归身、生地、白芍、养肝炒。牛膝、强筋。柏子仁，平肝悦神。杜仲、强筋神虚。阿胶、凉血益肝阴。黄精、枸杞子、养肝平日。狗脊、强筋骨。何首乌。益肝阴强筋。肝病而挟风火，则病眩晕癫厥，耳聋，肝阳上冒。咯血咳嗽，木火炎上，肝不藏血。痓疯强直，肝受风邪。咽痛喉燥，肝脉循咽喉。目赤，肝火上升。诸症宜清火熄风，药用羚羊角、平肝清热。丹皮、清肝经血热。桑叶、清肝气热。钩藤、平肝除风热。薄荷、荆芥、驱风清热。甘菊、熄风除热。稽豆皮、和肝阳。刺疾藜、散肝风。秦皮、平肝除热。如实热，黄连、龙胆草，亦可配用。郁滞则病胃脘痛，吞酸呕吐，木凌胃。胁痛，肝脉布胁肋。左胁下结块如覆杯，肝郁所积。结核瘰病，肝经火郁所致。疝气，肝脉绕阴器。妇人月闭等症，宜开郁散结，药用青皮、香附、陈皮、行气破滞。延胡索、郁金、止痛解郁。柴胡、解郁调经。夏枯草、解肝经郁热，治结核瘰病要药。川楝子、治疝要药。他如川连、吴茱萸、三棱、蓬术等药，须视其虚实寒热以用之。肝者，将军之官，其性刚烈，喜投柔剂。若香燥只可暂用，宜参以柔剂佐之，方无燥暴之患。如逍遥散、七味饮、左金丸、滋肾生肝饮等方，皆可选用。

脾居中州，宜健运。五味入胃，由脾布散。人能谨饮食，戒生冷，远潮湿，少思虑愁忧，若是，患自可免，反之则生病矣。伤劳倦忧思，则病四肢怠惰，脾主四肢。肌肉瘦黄，脾主肌肉。大便溏泄，饮食不化，脾不运动。或不时身热，宜用补药，党参、补中和脾。黄芪、补中益气。白术、健脾燥湿。炙草、甘能益脾。茯苓、淡渗调脾。扁豆、调脾和胃。怀山药、补脾调中。大枣，甘温健脾。如六君子、补中益气、参苓白术散等方均可选用。伤饮食则病腹痛胀满，痞闷不安，脾气滞碍。大便或闭或泄，里急后重，湿热郁结。噫气，脾土壅滞　痞气，脾之积。身热，管气不通。小儿疳积虫积，宜用消导运气之药，广皮、理气导滞。砂仁、快气醒脾。楂肉、消食磨积。神曲、调中消食。枳壳、枳实、消胀利气。麦芽、谷芽、消食健运。厚朴、泻满除湿。槟榔、破滞、攻坚、杀虫。大黄、荡涤肠胃。如枳实导滞丸、木香槟榔丸、平胃散、保和丸等方，皆可选用。虫积遇仙丹、追虫丸皆可效。伤暑湿，则病腹痛泄泻下痢，脾伤饮食，暑湿为患。霍乱呕吐，暑湿扰中，阴阳错乱。且用芳香逐秽清热之药，藿香、通上中　焦邪滞，快脾胃去恶气。厚朴、广皮、芳香气秽。滑石、利湿去暑。川连、泻火去湿。黄芩、除脾家湿热。建曲、除脾家敦阜之气。苡仁、利湿健脾。泽泻、去湿热。砂仁壳，醒脾。如小半夏汤、益元散、黄连香薷散、二香散、香连丸等方，可选用。伤寒湿生冷，则病身重体痛如束，寒湿留着肌肉。下利纯清彻冷，生冷伤脾阳。畏寒，胃阳遏滞。腹痛不止，脾阳不振。足跗肿，寒湿着太阳经。呕吐清冷汁，生冷所伤，胃阳不舒。手足常觉不暖，脾阳不能四达。宜用温中驱湿之品。香薷、辛散能解结利湿。草蔻仁、暖胃健脾燥湿除寒。干姜、逐寒湿。白豆蔻、行气暖胃。良姜，去寒湿止痛。附子、逐寒通阳。肉桂、驱沉寒之物温脾阳。苍术、燥胃强脾逐寒湿。木瓜、利湿舒筋。羌活、散表胜湿。苏叶。散表驱寒。大顺散、五苓散、冷香饮子、浆水散等方，皆可选用。

肺为百脉所宗，气之源也。其体最娇，故又恶寒、又恶热，苦气上逆，人能慎风寒，远暑湿，未寒先衣，渐暖渐脱；寡言养气，少食辛酸之物，若是者，病从何来？逆之则病生矣。虚则病不任风寒，肺应皮毛。喘促语言不续，肺气亏损。咳唾频频，水津不能四布，虚而有热，则病肺痿，肺液枯涸。百合病，手太阴虚热所致。失音，肺金伤损。干咳，咳血，皮毛焦悴。虚火燥肺。但虚宜补，人参、黄芪、大补肺气。蛤蚧、补肺定喘。白肺头、以肺补肺。五味子能收耗散之金。等类。虚而挟热，宜用滋养清金，北沙参、清金。麦冬、燕窝、大补肺阴。百合、象肺益肺。秫米、平补肺金。川贝、清肺消痰。款冬、润肺消痰。桑皮、泻肺消痰。地骨皮、治肺热出汗。马兜铃、清肺止嗽。花粉、桑叶润燥清肺。如清燥救肺汤、四阴煎、人参固本丸、补肺阿胶散、泻

白散等方，皆可选用。受邪则病哮喘，风寒之邪闭塞肺气。畏风身热，鼻流清涕，皆受邪肺气不宣。或咳嗽，为痹，为疹，为温热，为肺痈，其末也则为痒瘰疥疮，皆寒郁皮毛，肺气不宣以成诸症。有宜温散，有宜辛凉，视症以用之。温散如麻黄、肺有实邪最重者可用。桂枝、温经通营卫。苏叶、散寒。荆芥、白芷、羌活，温散。辛凉如薄荷、辛凉。石膏色白入肺能清气热。前胡、白前、治喉中水鸡声最妙。连翘、轻宣泻火。黄芩、苦清肺火。黑栀、泻火屈曲下行。竹叶，轻扬清肺。他如杏仁、辛散苦降。橘红、利降达表。旋覆花、降肺能消寒痰。防风、宣肺去风。葶苈子、肺中水气膜急者，非此不能除。紫菀、润肺消痰。射干、泻火清痰。栝楼仁、清上焦热痰。通草、利水退热色白入肺。马勃、消肿退热。桔梗。开提肺气。是皆治肺病之不可缺者。

肾为人身之根，本宜闭藏，五藏受精，皆归藏于肾。人能戒淫欲，而不使有伤，病安从来？伤之则虚，虚久成损，其病腰脊痛，督脉贯脊属肾，遗精白浊，肾关不固。消渴，精液内亡。瞳子散大无光，瞳子属肾。骨蒸劳热，阴亏。骨酸痿厥，肾主骨。面如漆紫，黑色属水，肾脏伤则精枯故也。耳聋，肾窍通于耳。恐惧如人将捕之，肾在志为恐，肾气怯故也。呼吸不续，元海气虚故也。坐卧不宁，水亏不能养心所致。阴痿，肾阴虚。或口热舌干，齿痛咽痛。阴火上炎。诸症有宜补阴，有宜补阳。补阳则用破故纸、温补命门。附子、肉桂、回阳补肾。大茴香、暖丹田补命门。巴戟天、强阴益精。菟丝子、温补三阴。覆盆子、益肾脏而固精。沙苑蒺藜、补肾益阴治脐痛。胡芦巴、暖丹田去寒湿。锁阳、强精益阳。杜仲、强筋充骨。韭子、补肝阴助命门。阳起石、治精泛阴痰。雀卵、补阳益精。鹿茸，添精补髓暖肾助阳。方如八味丸，右归饮、七宝美髯丹、黑地黄丸、巩堤丸等方可用。补阴药，宜用肉苁蓉、益髓强阴。续断、补肾理筋。生熟地黄、补肾养血。黄柏、泻相火。牡蛎、消热补阴。阿胶、滋肾补阴。元参、补水泻无根之火。枸杞、滋肺益肾。狗脊、平肝补肾。玉竹、平补气血去风湿。天冬、补水润燥。何首乌、益精坚肾，收敛精气。金樱子、涩精。女贞子、滋阴降火。胡麻、泻五脏填精气。黑大豆、固肾明目。磁石、重镇肝肾。海参、补肾益精。淡菜、咸补精血。秋石，滋阴降火。方为六味丸、左归丸、大补元煎、虎潜丸、大补阴丸、龟鹿二仙胶等方可用。以上所论皆就本脏亏损所致，至于外因传感而病，不在此例。

友渔斋医话　第四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肘后偶钞上卷

随得随录，故不分门别类。医案贵在发挥明白，故兹录主案，颇有重者。因现症差异，病源实同，乃为详辨中的，重见叠出，愈知斯道之圆机。其有浅病，即应手取效，亦不录。

感　寒

金一四　憎寒，发热，怕风，背颈项俱痛，脉浮紧，舌淡黄，此感受天气暴寒也。人感其气，卫气不行，即伤寒病热之症。麻黄汤既不敢服，只得权宜以应之，与香苏合葱豉法。

紫苏　香豉　羌活　当归　橘皮　香附　炙草　生姜　大枣　葱头

暑

周十八　人暮热甚，心烦不寐，形体骤消，舌白面暗，两脉小数，胸前痞满，此暑邪已入血分，血为阴，故暮夜发热。在气分则渴，今在血分，故不渴。黄芩、知母虽能逐热，而心胸之邪，非黄连不能除，故南阳小陷胸法加减之。

川连一钱　栝楼仁四钱　枳实一钱磨冲　鲜生地四钱　丹皮一钱五分　郁金一钱五分　通草七分

又两服热退安眠，小便清矣。惟胃口被暑热消烁，未能遽健，改用芳香醒胃，甘寒养津。

麦冬一钱　花粉二钱　鲜石斛四钱　茯苓二钱　橘红六分　白蔻仁五分

沈二十　呕血发热，胸闷自汗，脉虚大而数，此属暑伤肺络。暑伤气分脉虚，今又伤络，故脉大而数。议与凉血清暑法。

盐水炒香豉一钱五分　光杏仁三钱　焦山栀二钱　广郁金二钱　飞滑石三钱荷叶包　醋炒丹皮一钱五分　冬桑叶一钱五分　生甘草四分

又，脉静身凉血止，见风略觉洒淅，气被暑伤，卫失外护，其畏风宜矣。余历吐血一症，多有六淫致病者，虽非真阴失守之比，然切宜保养，以冀复元。

北沙参二钱　麦冬二钱　冬桑叶二钱　丹皮一钱　茯神一钱五分　枣仁一钱五分　南枣肉二钱　淮小麦一钱五分　山栀一钱五分

陆二十三　暑风上冒，头痛脘闷，咳嗽痰多，脉右弦滑，与凉散兼化痰法。

光杏仁二钱　苏薄荷一钱　射干一钱　连翘一钱五分　橘红八分　栝楼皮一钱五分　飞滑石三钱　生甘草三分

两服愈。

王　吸受暑邪，中脘胀闷。

香豉　杏仁　郁金　瓜蒌皮　连翘　益元散　丝瓜叶

一服愈。

僧三十三　脘闷、发热，口渴，小便短赤，咳呛见红，两脉虚数。此暑邪内伏，至深秋发动，始伤气分，久损血分矣。既非阴亏火升，滋补当忌。

光杏仁一钱　通草八分　橘红八分盐水炒　飞滑石二分　连翘一钱五分　黑山栀一钱五分

栝楼皮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童便一杯冲。

又两服脉缓身凉血止，唯气大口燥未平，前方清解，今用清养，立方用意，只更一字，自然有先后之分。

北沙参三钱　麦冬一钱　花粉　青蒿子五分　广皮五分盐水炒　鲜石斛一钱五分　荷梗七寸　鲜枇杷叶三钱去毛

周十四　病热旬日，形瘦神呆，心烦不寐，汗泄口燥，便赤气浊，两脉沉细欲绝。此属伏暑重症，古称暑伤心，故烦而不寐；暑邪从口鼻吸受，先伤气分，肺为百脉所朝，是为气母。因受暑热消烁，故脉伏而细。乃庚金逢暑必伏之意，其形脉虽似大虚，切审口燥，思凉饮，小便短赤，生脉白虎合剂，最对是症。若龙、牡、归、地，滋腻镇摄，暑邪何由得解？

西洋参三钱　麦冬二钱　通草七分　石膏八分　知母一钱五分　飞滑石三钱　甘草四分　竹叶七片　白粳米一撮

陆二八　气急胸闷，发热口渴，小便短赤，中暑之症。

石膏五钱　麦冬二钱　杏仁二钱　通草七分　瓜蒌皮一钱五分　郁金一钱五分　滑石二钱　丝瓜叶一片

一服病已脱然，彼以效验神速，大有妙处。接服一剂，竟致胸中气逆，痰喘有声。因方内有石膏一味，能寒肺气，过服陷秋降之令，气不外泄，则逆于内，故当盛暑，绝无汗出，反见多痰。

杏仁　薄荷　防风　桔梗　橘红　苏子

朱三三　从前吸受暑邪，热炽发渴，恣啖西瓜；热渴稍解，而腹胀足重，不思纳食，脉细，舌白，呼吸窒滞，气分受病无疑，调治失宜，必成鼓胀。

杏仁　橘红　通草　郁金　连翘　苏梗　茯苓皮　淡竹叶

又三服，病减大半，惟气短未平，原方加北沙参、枇杷叶。

王四十　暑邪内伏，风寒外侵，头疼恶寒，身热冷汗，口臭便赤，大腹胀满；已历四旬，纳食无几，形瘦神呆，岂是小恙？用河间桂苓甘露饮加减。

石膏四钱　滑石一钱五分　桂枝五分　小川连六分　茯苓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厚朴一钱　通草七分　甘草二分

两服前患顿除，胃阴受伤，元气虚耗，当用滋养。

党参　麦冬　黄芪　橘皮　茯苓　扁豆　甘草

午后微热自汗，小便复赤，脉浮大而数，此为假实，法当大补，十全大补去川芎，十数剂而愈。

高姬六五　身热浃旬，神昏谵溺，气短耳聋，舌胎灰滞，此暑邪内陷之症。前方香豉、杏仁、石膏、知母，非不清暑宣气，其如不及何？非局方至宝丹不能直达病所，驱邪外泄；更用清芳淡补之剂调其中，症虽危险，或可有效。先用灯心汤调进至宝丹两丸，续进：

栝楼皮一钱五分　橘红六分　通草六分　北沙参三钱　麦冬三钱，六味因气短重用　西瓜翠衣六分　鲜荷梗七寸　淡竹叶三十片

两服热减，神清，已能起坐如圊。惟舌赤而思冷饮，暑毒尚未消尽，与凉解血热法。

犀角五分　连翘心一钱　白金汁一小匙　通草七分　郁金一钱　滑石二钱

一服能下黑粪数枚，内陷之邪始解，继用生脉散调理痊愈。

戈五六　发热胸闷，神魂撩乱，脉弦数，舌白，六七日内，形消色滞，小便不利而赤。此暑邪结于中焦，须加味陷胸汤治之。病者自忖平素胃寒，不信服此。越二日，昏冒发厥，谵语不停，急又延予。予曰：但服我方自安，无容多议，若再延挨，大事去矣。追悔莫及。伊子急归煎服后，泄气难闻，连解小便，去病甚速。方录于下。

川连　枳实　瓜蒌皮　橘皮　通草　滑石　甘草梢　淡竹叶

汤四三　暑邪内迫，血痢缠绵，宜清热导滞。

苦参　黄芩　白芍　楂肉　厚朴　橘皮　葛根　银花　虫大枣

病历四旬，三贴而愈。

徐二五　身热气短咳嗽，察形脉，知劳倦伏暑，投生脉白虎汤，加杏仁、射干、滑石、青蒿，去五味子，二服而痊。近年人参大贵，难以概用，勉以北沙参代之。盖此症暑多而虚少，故效；若虚多而暑少，非人参不可。

温　病

朱二九　温邪内炽，自汗便溏，发热欲呕，当清内彻邪。

石膏五钱　柴胡八分　淡芩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滑石二钱　甘草二分

两服愈。

风　温

某头痛发热，咳嗽喘促，脉左浮数。风温上受，用清解法。

薄荷六分　光杏仁二钱　连翘五钱　象贝二钱　广橘红八分　桑叶五钱　生甘草二分　枇杷叶二大片去毛净

又两服，头痛发热顿除，惟略有喘嗽，前方去薄荷、连翘，加栝蒌皮、紫菀、白前各一钱五分，两服即痊。

李氏二八　脉浮而数，头痛恶风，发热咽痛，防发疹子。此风温犯肺之症状也，与轻清宣上法。

薄荷一钱五分　杏仁二钱　牛蒡子二钱　连翘一钱五分　橘红八分　桔梗一钱　辽参叶五分　生甘草四分

又一剂，咽痛止，肤见红点；再剂知为发疹，着手了无痕迹。此系疹发不透，故腹痛呕吐，胸闷兼作，惟其邪不外泄，必致内陷，急投以凉泻法，使邪从下出。

酒炒锦纹二钱　枳实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石膏五钱　瓜蒌皮二钱　广橘皮一钱五分　赤芍一钱五分　生甘草四分

又服后，解下腥秽甚多，腹痛胸满顿除，皮胰忽然皱揭。此为皮肤被邪气冲突，如水薄堤松之理，疹邪不达皮毛而内迫。观此愈明，今大势已定，自可无忧，虽尚有微热微呕，但用轻剂足矣。

半夏一钱五分　川连六分　川斛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麦冬一钱五分　甘草三分

又两服，热呕痊愈。惟寤不成寐，长夜转侧，一见黄昏灯火，辄生忧闷，至天明心始安，他无所苦，但求夜卧安枕。思经云：胃不和则卧不安。议和阴阳以安神，神静自然得寐矣。

半夏一钱五分。和胃通阴阳为君　细生地三钱　生白芍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以上三味补血润胃为臣　茯神一钱五分　北秫米三钱包煎　枣仁二钱，以上二味安神宁志为佐　橘皮八分　炙草四分　龙眼肉三分，以上辛甘和阴以纳阴为使

申时煎服，酣眠彻夜，精神顿复。

疫

毛二二　发热旬日，舌黄口燥，大腹有块，按之甚痛，大便难通，所解无几，两脉疲软带数。此春温疫症，热邪结于大腑，当用承气汤下之。

大黄二钱　芒硝一钱　枳实一钱　石膏八钱　知母二钱　橘皮一钱　甘草四分

一服之后，能下燥粪数块，腹和不硬，热缓神清而愈。

斑

周二四　红斑遍体，自觉胸宽热缓，邪热透发明矣。咳呛咽痛。因手太阴受热熏灼，清疏肺胃立愈。

鲜生地四钱　鲜石斛三钱　犀角尖一钱镑　川贝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橘红八分　甘草四分

又，斑后不思纳食，宜醒胃阴。

北沙参　麦冬　川斛　花粉　茯苓　橘皮　甘草

疹

张姬　疹后内热，咳嗽身痒，当疏肺金郁火。

杏仁　橘红　薄荷　桔梗　连翘　甘草

温毒发颐

史女十七　仲春发热浃旬，神昏耳聋，颈项与颐俱肿，唇口焦燥，目脂胶结，脉反小数。观其脉症，是为温邪内蕴化毒，久则血燥风盛，酿成发颐重症。姑投清疏消毒，但得肿退能纳，方保无妨。

川连一钱　鲜生地四钱　鲜石斛四钱　蝉衣五分　连翘二钱　丹皮一钱五分　柴胡二分　薄荷五分

三服肿退，热减神清，稍能纳粥，仍用凉解。

川连五分　鲜生地四钱　鲜石斛一钱　连翘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丹皮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数服痊愈。

疟　腮

沈氏卅六　春升阳气，为寒邪所郁，而为疟腮，畏寒发热，口臭耳聋，外宜辛散，内清伏火。

防风　薄荷　细苏梗　石膏　连翘　荆芥　蝉衣

孙氏五十　倏然头眩，汗泄神昏，耳聋舌麻气促。此由肝肾不足，风火上腾，痰因气聚，三者使然，物之迅速，莫甚于风火。此是内生，非由外致，防、薄能驱外束理，此种须遵丹溪和阳熄风，兼清痰气。

丹皮　桑叶　白芍　菊花　钩藤　橘皮　半夏　姜汁　竹沥

一服效。

头　痛

戴三二　宿有头痛，每发于寅卯时，遇午即缓，此少阳病也。

柴胡　丹皮　桑皮　白芍　甘菊　钩藤　香附　甘草

齿

孙十二　阳明经火郁牙痛。

葛根　石膏　升麻　橘皮　小生地　薄荷

耳

曹五九　时届严寒，封藏不固，两耳鸣胀，切脉洪实，理宜介类潜阳。

龟板三钱　牡蛎二钱　贡干二钱　枸杞二钱　萸肉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　川柏一钱　知母一钱　桂心四分

沈二七　肝肾之火，上冲清道，左耳胀痛。

羚羊角　夏枯草　丹皮　黑栀　知母　川柏　香附　通草　葱管

两服出脓而愈。

咽　痛

朱十四　脉浮畏风，身热咽痛，肺邪欲泄，势将发疹。

杏仁三钱　薄荷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粘子二钱　橘红一钱　桔梗一钱　元参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蝉衣七分　甘草四分　西河柳二钱

一服肌痒见点，再剂而愈。乃翁见惠盆梅，作七绝一首谢之：珍重堂前短一梅，含苞看起到齐开，傍人问我从何日，道是山翁当杏栽。

某　风寒犯肺，咽喉肿痛，当辛散。

苏叶　杏仁　粘子　橘红　薄荷　桔梗　蝉衣　甘草　姜皮　葱头

愈后旬余，咽喉复痛，起于夜分，忽然

如鲠，左边起泡如茧，此阴火上冲，当清解。前恶寒脉浮，今不恶寒脉细，以此分温清两法。昧者不察，混施方药，贻误非细。

元参　连翘　马勃　薄荷　桔梗　甘草

自三七　咽痛起于暮夜，而多痰涎，属冬藏不密，浮火上升。治法须苦味潜阳，苦辛散火，以甘和之，一服而愈。

元参一钱，能清阴火　连翘一钱五分，能清浮火　川斛一钱，清胃火消痰涎　杏仁三钱，辛散苦降　橘红五分，辛利上焦之气　桔梗一钱，开肺气散郁火　薄荷一钱，清利咽喉　甘草三分，甘以和之

陶二四　伏热在内，时交冬至，阳气内动，相因为病，咽喉燥痛，痰涎缠绕，渴饮冷水，咳嗽痰血，入暮寒热，舌白如垩，脉来细数。此实火症，非大寒之剂不能疗。莫谓寒冬，怕用寒剂，舍时从症，古贤有之。

石膏八钱　川连一钱　丹皮一钱五分　生地三分　麦冬一钱　杏仁三钱　薄荷一钱五分　橘红一钱　连翘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服下即吐痰涎碗许，诸病减半，再剂而愈。

梅　核

钱六二　胸中之气，上冲清道，而痛即欲呕吐饮食，此为梅核气、噎症之渐也。近添泄泻，是系新病，理宜分治。推究病情，必是酒客好饮，谷减胃气必虚。盖阳明以降为顺，虚则失其传导之权。更必气性多躁，木火上炎，直冲会厌，以成斯病，然乎否乎？病者首肯，以为虽素知，亦不能如是明悉，况初诊乎？即请予处方。

人参八分　代赭石一钱五分　生白芍一钱二分　橘白一钱　半夏一钱　枳实六分　旋覆花一钱　川连七分　乌梅肉六分

服两剂，喉痛呕吐止，增减其味，以为丸料，常服可许脱然，切宜节饮戒性，庶得万全。

胃　痛

潘妪　痞升脘痛，纳少难消，两脉沉伏，七情内伤，中阳失运，头疼畏风，亦是浊阴僭上。

桂枝木七分　吴茱萸五分　半夏一钱五分　党参一钱五分　白术一钱五分　砂仁末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肩　痛

王氏二六　肩胛酸痛，经月不愈，属血虚，兼受风邪。

归身　黄芪　冬术　秦艽　川续断　羌活　防风

两服不知病之所在。

胁　痛

陈五十　肝火内煽，络脉受伤，胁肋大痛，疏通气血。

桃仁二钱　红花一钱　生白芍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延胡索一钱五分活血化气第一品　旋覆花一钱　青葱管七寸二味能入络止痛

周四十　肝阳犯胃，胁痛呕吐。

川楝肉　归须　生白芍　橘白　半夏　山栀　茯苓　炙草　老姜渣

三服痛止呕除，午后觉脘中嘈杂，六脉细软，胃土久受木侮，气虚不能健运。阳明以通为补，以降为顺，所以补中须佐清降。

人参　蒸于术　茯苓　半夏　枳壳　橘皮　归身　白芍　炙草

张二五　木郁为热而胁痛，湿蕴则肌黄并见矣。

柴胡　薄荷　丹皮　黑栀　延胡索　旋覆花　归须　桃仁　新绛　青葱管

久痛必入络脉，今三服既得减去什七，治黄新病要紧。纳少嗜卧，因脾气欠运，疸症之常，此恙若平一二分痛，不治而瓦解矣。

柴胡　薄荷　夏枯草　川连　山栀　香附　广皮　木通　茵陈

徐五一　右胁闪痛，咳呛腥痰，内痈之象。

苡仁　桑皮　地骨皮　橘红　茯苓　杏仁　党参　白术　甘草

六服竟愈。

陶二八　左肋痛如刀割，畏寒身热，神气昏惫，脉象模糊，势甚危急。此乃客邪干犯，疏风兼治络，冀得速平，方保无事。多有变失血者，亦属瘀滞，流行无妨。

炒延胡　当归　红花　桃仁　橘红　生香附　旋覆花　苏叶　青葱管

腹　痛

钱四十　幼年腹中起块，时常作痛。迩来频发，食入膨胀，吐出方松，究其病源，属肝木乘土。通阳明，泄厥阴，遵叶氏成法。

川楝肉一钱　炒延胡一钱　橘白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枳实七分　生白芍一钱二分　丹皮一钱五分　炙草三分　姜渣二钱

柴姁五十　两脉虚细，当脐作痛，连及胸胁，而兼身热足冷。此系元虚阳亏，当投温补。

党参　于术　黄芪　归身　白芍　桂心　橘皮　香附　炙草　煨姜　大枣

四服热退神旺。

沈三七　寒湿内侵，腑气不行，腹痛下痢。

苏叶　羌活　茅术　楂肉　厚朴　橘白

一服而愈。

胸　痹

某　关部独涩，纳食不降，中阳欠运所致，作胸痹治。

薤白一钱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瓜蒌皮一钱五分　姜汁一匙

三服效。

肝

本氏三四　肝阳上冒，口苦耳聋，滋肾生肝饮。

熟地四钱　萸肉一钱五分　山药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泽泻一钱　归身一钱五分　芍药一钱五分

脾　胃

某　腰酸胸满，纳食作胀，遇风寒栗，虚浮之脉，中阳欠运何疑？补中益气加桂枝六分，三贴效。

痨　损

沈二六　阴平阳秘，水火既济，自然无病。今则反之，上热下寒，故所见咽痛音低，咳嗽涎痰，此属上热；足冷便泄，溲血，此属下寒，脉来浮数无根，损疾成痨，诚为重候。幸胃气尚可，试投一方以补救之。

麦冬二钱　元参一钱　茅草根二钱，以上三味轻清上焦之热　党参一钱五分　蒸冬术一钱五分　茯神一钱五分　山药一钱五分。以上四味补土生金　广皮八分　牛膝一钱五分，以上二味理气达下，使痰涎下行

两服便实胃纳稍增，夜嗽未宁，前方加五味子十粒，早上服。补肾水，暖命门，引火归元，加减金匮肾气丸。

熟地二两　萸肉一两　山药一两　茯苓一两　丹皮一两　泽泻一两　牛膝一两　桂心四钱　破故纸一钱

张十六　形寒夜热，盗汗气短，咳呛脉，虚数而弦，绵延四载，叹从前医治，不遇明眼。此积劳成损，急宜补土生金，兼治营血。

党参　蒸冬术　茯苓　苡仁　黄芪　熟地　五味子　橘皮　归身　炙草　大枣　浮小麦

四服知，又十剂，四年沉痼痊愈。此等虚症，若药料不道地，不能成功。所以业斯道者，药物岂可不讲哉！设遇穷乡僻壤之人，尤宜指点某家药材妥当，莫轻其价，方为合法。前方药品，乃贫家之入参也。黄芪产陕西为上，余方多劣，但辨糯体无渣味甘，金井玉栏者为佳耳。白术，台州宁国、江西诸

处俱产，野生最上；台之种术，亦自功效。惟欲蒸透，防、党验法同黄芪。

童　劳

陈八岁　童子咳呛内热，已经三年，证属童劳，治宜滋养化源，清降肺气。

党参　北沙参　茯苓　苡仁　地骨皮　桑皮　生冬术　麦冬　橘皮　炙草　枇杷叶

方立其妙，童劳安得不愈？三年沉痼，四服而愈。

呕

周氏十四　兼旬进食辄呕，近日粥饮亦吐，神识潦倒，大为危候。皆因平素善怒，肝血不足，木火易升，上凌胃土。拟苦辛酸法，必可纳谷，再商扶治。

党参二钱　半夏一钱五分　生白芍一钱五分　川连六分　生牡蛎三钱　橘白八分　丹皮一钱五分　山栀一钱五分　吴茱萸三分　老姜渣二钱

服一剂，胸脘宽舒，纳食不呕，面青稍退，略有口苦，胁旁动气，宜养脾阴，切戒动怒。

生地　归身　白芍　丹皮　牡蛎　桑叶　麦冬　甘草

数剂安然。后因不戒于怒复发，仍来招余，力辞难治，缠绵两月，竟成膈症而殁。

外母五七　丙午仲秋，患晨起呕吐黄水，腹痛泄泻，食物些微亦胀，神气潦倒，将成重候。切脉左浮弦，右沉涩，知为肝木不平，脾胃虚弱。用斯意调治不效，改投温通酸敛而愈。因夏月喜饮井泉，及生冷瓜桃之类，脾胃虚寒，肝火上乘所致。

吴茱萸八分　干姜一钱　党参一钱五分　白术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　乌梅肉七分　煨木香三分　炙草五分　大枣二枚

一服呕止，再剂能下紫血数块，腹即不痛，纳食亦安，惟大便未实，换方：

党参　炒白芍　茯苓　橘皮　破故纸　山药　肉果　炙草　菟丝饼

六服痊愈。

陈四十　病发先泻，既吐食并酸水，旬日一发，经历三年，欲成反胃。自述当临发时，汗出寒栗。此病由于厥阴浊阴上僭，致脾胃气弱，传化无节，纳导无权。治当苦降辛散，甘补酸收，法乌梅丸意，临发前一日服。

桂枝木　白蒺仁　半夏　川连　党参　生冬术　当归　白芍　乌梅　茯苓　炙草

张十五　咳呛弥月，呕吐饮食，便燥如栗。询述胳旁宿有块七攻，即咳吐食物。此系厥阴之气犯胃，胃不下降所致，今以抑肝通腑润肠。

乌梅　鳖甲　生白芍　生地　半夏　通草　归身　麦冬　玉竹

又　病减大半，惟午餐吐尚未除，脉来短数，中气亦虚，前法兼补胃。

归身　白芍　生地　党参　蒸冬术　鳖甲　乌梅　麦冬　半夏

凡人病中，虚实不可不辨也。有神色惨淡，不能起坐，似乎虚极，而不知病气未去也，何以辨之？当察其胃中不快纳少，舌胎或黄或黑，便赤口渴，身有寒热，是其验也。设投补剂，鲜不误事。无以上诸症，而见神色惨淡，起坐不能，方是真虚，惟胃闷纳少，更当辨其虚否。

咳

曹女二　恶风背痛，身热咳呛，外感风邪，内有郁火。

柴胡五分　薄荷五分　杏仁二钱　前胡一钱五分　橘红八分　山栀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唐四八　发热咳嗽多汗，脉弦细。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肺虚则脾气亦弱，诸症从此而生。治当调摄营卫，若作外感而投表散，失其本矣。

党参二钱　黄芪二钱炒　归身一钱五分　于术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五分　橘

红一钱　白芍一钱五分　苡仁二钱炒　苏子一钱五分炒研　炙草三分　老姜二片　大枣二个

又前方只服三剂，热止嗽减汗无，此培植中气，肺疾亦痊，所谓虚补其母之法。

万三七　脉软咳嗽，法当补土。

党参　于术　黄芪　归身　橘红　茯苓　扁豆　苡仁　炙草

四服如失。

屠妪六三　咳呛半年，六脉微细，每至夜卧，犹苦气上逆，难以着枕。是虚火上炎，都气汤加肉桂甜梨皮。

王二十　身热干咳，夜不思寐，自汗淋漓，两脉虚数无绪，一息八九至，当此病后，脉唯细数，是假实。确系营卫大虚，守护失宜，浪用疏肺，能免重虚之戒乎？

党参二钱　生地四钱　归身一钱五分　萸肉一钱五分　黄芪二钱　枣仁一钱五分　茯神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炙草四分　龙眼肉二钱　淮麦一钱五分

两服汗止热退嗽减，加五味子十粒，麦冬二钱，去白芍、萸肉、小麦、龙眼，十服痊愈。

张三一　咳嗽夜热，至晓汗解，晚食作胀，脉来软大。此情怀抑郁，阳气下陷，补中益气，四贴有效。惟咳嗽仍然，去升麻，加麦冬、五味而痊。

周三七　卧着安然，坐起即欲呕吐，畏寒咳嗽，脉来弦细。按脉证确非中气不足，补药壅滞，难以遽投，实缘外感肺郁有火，疏利清理，万全之策。

杏仁　通草　橘红　半夏　苏叶　茯苓　连翘　川斛　老姜皮

钟四八　老劳咳嗽多痰，不能倒卧，侧右尤觉气逆不安。此由水亏火升，胃虚不降，投都气丸加青铅，气急略减。自述气不上逆，可以伏枕安卧足矣，彻夜转侧，已经一月。人藉安息以养营血，其病至此，实属难当。即思一方，以左司升，右司降，是属东方肝木，西方肺金所主，气逆不降，责在肺不清肃，秋令不行。

苡仁一钱　茯神二钱　通草六分　橘皮六分，秋石水炒　粉草二钱，以上五味色白行降令，兼和肺气　钩藤二钱　菊花炭和肝阳缓气上逆

立方在命意好，不在药之轻重，一服即效。病者喜出过望，酬予重值古玩。因彼家贫不受，回言尊恙非旦晚可愈，可俟价病中调理。后因酒色不戒，仍归不起。

鲁十七　发热咳嗽，舌苔干黄，脉来细数而动。此因外感风热，内受惊恐，痰气结于中焦，治宜疏肌开郁。

杏仁　薄荷　连翘　橘红　川连　枳实　瓜蒌皮　郁金

朱妪　内热烦渴，频喜凉饮，嗽咸痰。此肾水不足，虚火上泛，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子。

戴二七　肌热盗汗咳呛，加味泻白散。

桑皮　地骨皮　甘草　杏仁　前胡　连翘　橘红　通草

一服愈。

毛五一　咳嗽八阅月，从前吐红，近日吐痰，消瘦失音，夜热脉数，积劳成损。

炒熟地　党参　归身　半夏　怀山药　橘皮　茯神　苡仁　丹皮

六服，其病如失。

蒋氏二九　脉来细数，频年咳嗽，不时寒热。治宜补土以止嗽，养营以除热。六君子加归、地、五味子、麦冬、苡仁，四服病减，再服十剂可愈。

倪氏四六　咳呛有年，每到春时发作，入夏渐愈。今已小暑，其病反增，内热口苦，呕痰多汗，声喘背痛，两脉虚数微弦。此久嗽肺伤，必夺母气，治法宜补胃清金。

党参　白术　茯苓　半夏　橘红　杏仁　连翘　北沙参　炙草　茅草根

又四帖，病减其半。前方去连翘，再服四剂，照方制丸料，用茅根与大枣葱汤泛丸，可冀来春不发。

喘

徐二八　肺气失于清肃，则欠下行，致生腹胀痰喘，小便赤短，治法宜行秋令。

石膏　茯苓　通草　桑皮　苏梗　杏仁　厚朴　连翘

四服腹不胀、痰喘缓、小便清长，改用：

北沙参　麦冬　茯苓　桑皮　杏仁　连翘　甘草　茅根

胡三二　宿有气喘，多年不作。近因劳倦复发，肢软无力，脉象浮大。按：脉大为劳，当作伤治。加味贞元饮。

熟地四钱　归身一钱五分　党参一钱　生冬术一钱五分　杏仁一钱　苏子一钱五分　橘红六分　茯苓一钱　黑栀一钱五分　炙草四分

时有一邻人在傍，略能医理，见予骤用熟地、党参，乃曰：观病者形体魁梧，愿切其脉，脉无虚象，但觉有力，而竟投腻补，恐壅滞肺气，喘更甚焉。予曰：医贵小心胆大，明眼快手，此方实合其症，非冒昧粗率可比。凡气呼属肺，吸属肾，今肺肾不足，故息出入不顺而急，当补一也。脉之浮大，似乎有余，其实不足，当补二也。脉有真假，有假寒假热，假虚假实，此即假实也。予方中佐杏、苏二味，当非十全本领，君欲舍补而全用疏肺顺气，似是而实非也。约服四剂，复诊时，可来一证。后四日邻人见来复诊，随至小山园，先问服药若何，答言：气已不促，四肢略觉有力，昨日已能帮拔菜箕。始无间言。设其与病者为邻，必止其不服予方，药之是否，亦无从而验矣。世间似此者岂少哉！

热

张二四　初冬病热旬日，舌黄口渴，胸满背痛自汗。此内有伏暑，外感新寒，用双解法。

石膏五钱消暑止汗　苏叶一钱　羌活一钱，疏肌逐邪　黄芩一钱，退热　花粉一钱，止渴　橘红一钱，宽胸　瓜蒌二钱，清热消烦　厚朴一钱二分，除满　甘草二分和中

又两服，诸症皆退，尚有余热。

川斛　地骨皮　青蒿　知母　丹皮　橘皮　甘草

曹十七　左脉弦细，右弦大而数，日夜发热，头痛不休，频喜饮啜，而不消水。正属劳倦内伤，壮火食气，用景岳四阴煎。若因头痛作外感，脉弦数喜饮作寒热，或用小柴胡和解，危矣哉！

生地四钱　麦冬二钱　党参一钱五分　于术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广皮一钱　丹皮一钱　青蒿一钱　炙草四分

又前方四服热解，略有头痛，入暮微发寒热，自汗盗汗。虚象毕露，当补营卫，补中益气去升、麻，加生地三钱，浮小麦钱半，四帖痊愈

庄二四　发热十日，神昏谵语，唇焦口臭，烦躁呻吟，脉反沉细。此热邪已入血分，症非轻浅，拟桃仁承气下之。

大黄三钱　芒硝一钱　桃仁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五分　知母一钱五分　滑石二钱　甘草四分　石膏一两

服下旋即如圊，数回解下燥粪两块，浊秽甚多，热退神清，舌苔退淡。古称阳症见阴脉者死，未尽然也。盖邪气结于阳明，血无不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卫热结不交，其脉多现沉细阴脉，此段与古人翻案。学者审之，余热未尽，只消清养胃阴。

鲜生地　鲜石斛　知母　麦冬　花粉　甘草

费二十　畏寒身热，脉虚肢软，舌苔白滑，属脾虚不能护表，补中益气去升、麻，加桂枝四帖愈。

陆二六　身热吐蛔，咳痰面清淡，脉浮洪而数。此脾虚发热，非时疫也。因多时疫，误投攻下，几乎不免，数日来全不纳谷，胸前胀满，岂是小恙？急宜扶助脾胃，观其转旋。

党参　生于术　黄芪　归身　熟地　麦冬　茯苓　橘皮　炙草　煨姜

五服热退神复，稍能应对，咳痰未能尽除。当属补力未到，前方去地、冬，加苡仁、半夏、苏子，十服而愈。

柏四一　发热恶食，口苦便赤，脉细盗汗，劳伤血分。

生地　归身　白芍　丹皮　麦冬　青蒿　地骨皮

四服愈。

沈五十　发热不休，日轻夜重，神昏谵语，两脉细数。若为温症，全无少阳现症，面色清淡，不似邪滞之容。倘辨不确，作热邪治，投小白汤。即小柴胡合白虎汤，能治温症。何异鸩毒哉！此为血虚发热，其谵语乃肝燥所致，但服此方，即明予言不谬矣。八珍汤去川芎，加黄芪、枸杞、五味子、龙眼肉，一剂知二剂已。

周二六　发热如伤寒，全不纳食，右脉不起，左三部浮大而软，观其形瘁气微，必属劳倦伤脾；既带外感，终是轻枝薄叶，治病专贵求本，仿李东垣法，庶可挽回。

党参　黄芪　蒸冬术　归身　生地　麦冬　橘皮　青蒿　柴胡　炙草　姜　枣

又脉起而调，神爽能纳，惟入暮微发寒热，咳嗽。此营卫虚损，久病宜用温补。

熟地　黄芪　党参　蒸冬术　归身　枸杞　柴胡　桂枝　炙草

杨二三　外感祛，头痛畏风除，其热未解，胸闷不纳，形弱气乏，病邪半入于里。

柴胡　防风　升麻　黄芩　半夏　橘皮　北沙参　甘草　姜皮

两服痊愈。

查氏四十　前投消导开郁，胸前胀痛愈，畏风除；惟身热，纳食欲呕。此肝火上逆，胃气不降所致。

半夏　橘红　郁金　丹皮　麦冬　白芍　茯苓　山栀　黄芩

两服痊愈。

陆十七　两脉浮大，不时发热盗汗，证属劳倦，虽当伏天亢炎，终宜补益；稍带暑邪，岂可轻投！故辨证最贵明确。

党参　黄芪　归身　蒸冬术　生地黄　橘皮　炒谷芽　炙草

四服痊愈。

安儿十一　暮秋患发热、畏风、嗳腐，脉弦数，投以消导解肌清热，两服无效；其夜半稍缓，余无休时，全不思纳。改投柴、葛、石膏、黄芩、知母，两和表里，得汗旋退旋复，出入数剂，加至石膏两余，终不去病。因诊脉紧而甚数，且七八日不大便，解肌清里不愈，必须下之，用大承气汤，解下燥粪一块，继浊秽甚多，身热即减。至明朝起，寒战似疟，傍午热尤甚。予思汗下之后，其病不除，由营卫二气不和，宜清淡之品；况且咳呛，即以竹叶五十片，薄荷一钱五分，甘草三分，白粳米百粒，煎服两帖。热轻寒重，脉带虚形，色惨淡，舌苔少而不渴，小便不热，见火无赤大之象，乃当其未寒前，一时许服。

半夏　党参　广皮　归身　黄芪　柴胡　升麻　防风　葛根　炙草　大枣　生姜

此方意在补脾胃，消痰涎，彻其卫阳，使不内陷。其日寒来甚微，热只二时许，口和思纳，又下日，以黄芪当归建中汤，加半夏、橘皮，服后不知病之去向矣。

沈三一　发热吐蛔，口燥而渴，舌心红亮，脉右弱左弦，全不纳食。此外受风寒，内伤暑热，不是轻证，用双解法。

柴胡　葛根　知母　黄芩　白芍　花粉　楂肉　橘皮　甘草

一服热退渴止，脉和能纳。惟合眼汗即大泄，此胃家有虚热，津液不得下输，宜和营法。

生地　归身　白芍　黄芪　麦冬　北沙参　枣仁　茯神　炙草　浮小麦

如此双感重症，两服痊愈，可见药贵对症。虽临危之疾，大气未绝，亦可应手取效也。仲景云：一剂知二剂已。信不我欺？所以感症投剂，至二帖后不见效验，错路无疑。

友渔斋医话　第四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肘后偶钞下卷

寒　热

范二八　往来寒热，经月不解，舌赤胁痛，微咳，脉来虚大，病在血分。

小生地一钱五分　归身八分　柴胡七分　地骨皮钱五分　黄芩一钱九分　青蒿一钱　桑叶一钱

因有盗汗，加姜、枣。

陆二十　日发寒热数次，入夜单热，口苦发渴，头目俱痛。诊脉左弦右长，胸闷背板。此正秋分以后，伏邪欲泄，为新寒束缚，似疟非疟，属三阳合病，汇而治之。

柴胡一钱　葛根一钱　紫苏一钱　羌活钱　黄芩一钱五分　橘皮钱　甘草四分　老姜二片　大枣枚

服下汗出如蒸，诸病俱松；再服汗如前，外症尽退。尚有微热，口苦而渴，此汗泄太过。

生地四钱　麦冬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川斛三钱　青蒿一钱　甘草四分　南枣两枚　浮小麦一钱

两服痊愈。

僧五八　倏寒倏热，咳呛气急冷汗。前医误作虚治，投人参、熟地，反见神昏谵语。时有客僧见源师，知余医理明确，放舟相邀。才按六部，即欲予决生死。切其脉浮弦，此风邪客肺，气不得泄，以致气急冷汗。自述初起吐泻发渴，小便短涩，自宜分利，如何遽补；若证候果虚，参、地何反添病邪。宜用轻剂，疏通肺气。

杏仁　香豉　薄荷　前胡　连翘　山栀　橘红　通草

两服而愈。

盛二一　齿痛颈肿，舌绛寒热，属风邪血热。

柴胡　薄荷　甘菊　蔓荆子　归身　小生地　芍药　丹皮　香附　甘草

三服痊愈。

张十五　仲夏倏寒倏热，脉浮大，自汗，舌白便赤，头重肢软。病在上焦，清疏为宜。

杏仁　淡豆豉　橘红　通草　连翘　黄芩　薄荷　甘草

一服起咳嗽，再剂身起红点，连服而愈。前症温邪客于肺，所以邪欲泄而现咳嗽发疹也。

陆三八　纳少形消，寒热无时，脉数而软，舌白便赤，少寐口臭。此伏火证，当立春后、惊蛰前，阳气升发，伏邪欲泄也，宜清疏。

川连　条芩　川柏　杏仁　香豉　紫苏　防风

王女六岁　日发寒热，两月不痊。当病作时，腹痛难禁，牙肉与指甲惨淡无华，神气潦倒。此症俗名胎疟，从前屡次更医，或补或清，总无定见。以余观之，先贤治疟，从少阳居多，此又邪缠募原，太阴受病，腹痛可验。或曰：少阳亦有腹痛。余曰：少阳腹痛，南阳论有明条，但此症脉小而软，略无弦象，所以医贵变通。请以予药投之，即明

言之不妄矣。

人参八分　白术一钱　归身一钱　草果五分　白芍一钱　柴胡四分　半夏曲一钱五分　橘皮八分　炙草四分　煨姜三片　大枣二枚

一服愈。

僧达禅　病发热，胸烦呕吐，背痛不恶风，脉来弦而有力。症俱温疟，用小柴胡去参，加竹茹、瓜蒌皮，以除胸中烦热。一服不应，呕逆转甚，加石膏五钱。一服亦无进退，怔忡复发，心摇不已。即构思一方，以怔忡为君，事主昏乱。由于包络少外护之能，邪热乘虚，侵犯城郭，主亦为之动摇，岂可投补，但宜泻其丁火。

川连八分　小生地三钱　木通一钱　甘草梢四分　连翘一钱五分　山栀一钱五分

服下心病渐安。

下日又诊，脉仍弦大，病势逐增，神昏谵语。细询其体中不安处，徐以手按其腹，至脐左旁，身为欹仄。此因有痛惧按之象，邪已入里明矣。因悟不头痛恶风，即呕吐心烦，不欲饮食，亦属少阳标证，舍大柴胡法，无剂可施。

大黄四钱迟入　石膏五钱　芒硝一钱五分　柴胡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甘草四分

僧有至亲侍奉汤药，见立方猛峻，不敢轻服。因住家枫溪，有乩仙特灵，即往叩问，乩仙一方，与予方药味分两均符，惟加厚朴八分，竹叶十片。归即煎服，两剂诸症悉平而愈。

俞氏四四　两脉弦大，恶风，寒热，舌黄齿燥，发渴，暑疟之重也。小柴胡去参，加石膏、杏仁、滑石，两帖愈。

王二二　疟疾初起，当和清少阳，何得见胆怯心跳，与朱砂、琥珀、龙齿，何益于病！可知少阳经属胆乎？一月来非但邪不能泄，反以肥浓为补，致痰涎胶固胃中，寒热更甚，神昏谵语，病邪兼入阳明，拟两和法。

半夏　橘皮　厚朴　瓜蒌皮　茯苓　柴胡　黄芩　甘草

两服愈。

伍三二　发热浃旬，干咳不止，舌苔白腐，大便日泄数回，两脉不浮不沉，弦而有力。此肺疟也。

杏仁三钱　橘皮一钱五分　桔梗五分　青蒿一钱　连翘一钱五分　瓜蒌仁二钱　猪苓一钱　茯苓二钱

两服汗出，热退嗽止。二仁虽滑，所谓有病则病当之。

张二八　发热咳嗽，日轻夜重，脉浮弦而数。此手太阴疟也，当从肺治。

杏仁三钱　前胡一钱五分　橘红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柴胡八分　半夏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方二四　三疟年余，寒来束缚，热发炙肌，当和营卫。

柴胡一钱　桂枝四分　黄芩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归身一钱五分　厚朴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炙草四分　老姜三片　大枣二枚

三服寒热俱轻，饮食觉快。当补营卫，补中益气汤加减，此遵立斋法。

党参二钱　制白术二钱　黄芪二钱　归身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茯苓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三分　柴胡四分　炙草五分　老姜三片　大枣二枚

四服病当来日而不知矣。

王氏五六　三疟经年，临发头痛，将解汗泄，纳食膨胀，时兼腹痛咳呛。病久气血两亏，营卫失调，若非多服补剂，病魔终是难驱，酷信师巫，不信医药故言。

人参或间服党参　于术　黄芪　归身　橘皮　柴胡　葛根　红花　半夏　神曲　益智仁　白芍　砂仁壳　炙草　姜　枣

屠四一　微寒壮热，口臭发渴，头疼体酸，小便短赤，脉来弦实。此为温疟，小柴胡加石膏治之而愈。

僧四四　疟变单热，夜不欲寐，口苦作呕，相延匝月，不思纳食。症是沉重，脉象有根无妨，作疟邪入血分治。

小生地　归身　滑石　柴胡　黄芩　半夏　橘皮　甘草　姜皮

一服热即退，呕仍然。因胃虚，糯米饮合人乳各半盏，服下即安。此系华仙方。

沈十九　痎疟即三阴疟，初起，脉来沉涩，寒热俱重。盖此症农人最多，大半起于三秋。某因内有伏暑，外感风寒，饮食入胃，运化失常，多生痰涎，以成此症。治法须分感之偏胜，体之厚薄，以权药之轻重。更察初中末邪之浅深，元气之虚实，以权药之彻补。彻邪补正。久发不止，必致传于五脏，尤当细心切脉问因。一遵先贤，分别施治，何患病魔之缠绵难愈哉！世俗以此症为徒罪病，言其二三年不肯愈也。

石膏二钱　知母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五分。以上三味内清暑热　柴胡一钱　苏叶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以上三味除风寒　橘皮一钱　厚朴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山楂二钱。以上四味荡涤胃中痰涎　甘草四分　姜皮四分　大枣一枚，以和营卫

四服而愈。此方治体实邪重者，可见立方治病，全要用意精切，则药无虚发矣。

戊二十　日疟缠绵，五旬不愈，多痰口苦，舌光而渴，脉细而数。良由暑邪内伏，胃失运行，平素虽阴亏体质，又兼久热，归、地养血，似乎对症，路实分岐。盖暑邪从鼻吸受，是无形，滋之补之，不见其利，反见其害。

杏仁　香豉　橘红　通草　连翘　滑石　青蒿　甘草　西瓜翠

服后汗泄，小便利，诸患俱平。惟余微热痰气未清，按脉浮大，是宜清补肺气。

北沙参　麦冬　半夏曲　茯神　草　橘红　连翘

一服其病如失，加参条数剂而康。

戴十四　日疟历两月不止，兼有咳呛，舌白脉细而数。此属正虚邪浅。

柴胡　桂枝　青蒿　党参　生地　冬术　归身　白芍　杏仁　橘红　小麦　大枣

六服疟咳皆愈。

徐十九　冷雨侵肌，营卫不调，三日疟初起。

柴胡一钱　桂枝五分　石膏三钱　橘皮一钱　半夏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姜枣

四服寒稍些微，小柴胡去参，加知母、苍术、薏仁，又数剂而愈。

许二六　三疟经年，寒轻热重，津津汗出，腿跨酸楚，补中益气加生地、茯苓、半夏，六服减其大半；去升麻，又加牛膝，不数剂而痊。其效在明阳并补，升降得宜。

许二八　三疟年半，阴阳俱虚，大小腹常痛，宜益先天之真，遵仲景八味丸而愈。

秦二二　痎疟脉沉细，寒热俱猛，病作入夜必有梦遗，当作邪盛治。其法以升阳散寒，清暑除热，香燥理胃，用猪苓意在乎其阴阳使不得交错。治病当寻源头，其精关不禁，系水火不交而致，固摄之药，闭遏邪气，反能益病。但使调和阴阳，诸症皆得而愈矣。

柴胡　升麻　葛根　防风　黄芩　知母　橘皮　厚朴　半夏　猪苓

四服寒退什九，热退其七，梦遗一服就无，改轻升阳之品，去厚朴，加党参钱半。

姜二四　三疟住后，遇劳复发，足酸腰痛，当补营卫。

生地　归身　白芍　党参　黄芪　半夏　橘皮　升麻　柴胡　炙草

王二二　日发单寒不热，古称牝疟，此卫阳郁滞所致。中秋后虽值天气微寒，却不宜桂枝温表，缘内有暑邪故也。凡阳陷入阴为寒，用升阳可以止寒，温肌无益。

柴胡　升麻　葛根　防风　黄芩　半夏　橘皮　枳壳　姜皮

李二二　暑邪被凉风所遏。日疟以散风清暑涤痰，三法并用，治风寒暑热如神。

柴胡　葛根　黄芩　知母　枳实　半夏　橘皮　甘草　姜皮

任二四　日疟最重，吐泻并作，勺水难下。此乃湿热满布三焦，营卫不通，似为险候。以予观之，一条直路，并无屈曲难行；其症虽

重，可汗应手效也。柴苓汤去参，加厚朴、黄连。果一服而愈。

钟四九　三疟愈后，继热病，旋变小便不禁，茎痛如割。责之久病肾虚。

熟地　萸肉　山药　菟丝子　覆盆子　五味子　枸杞子

四服如风扫尘。

徐氏四四　痹热咳嗽，经月不解，此肺疟也。

柴胡　黄芩　半夏　橘红　杏仁　防风　苏叶　连翘　甘草

两服疟愈，咳嗽未除，清金养胃而痊。

徐二六　疟疾夜发，胸痛纳胀，已历四旬。

柴胡　当归　丹皮　白芍　黄芩　炙鳖甲　橘皮　乌梅肉　炙草

三服痊愈。

马女十七　疟后腹痛呕黄水，不思纳食，或纳旋即吐出，两脉沉细而数，口苦而渴。按：寒热虽除，邪终未泄，宜理少阳阳明。

柴胡　黄芩　白芍　半夏　橘皮　厚朴　益智仁　炙草　姜皮

赵氏二八　日疟兼旬不止，腹块纳胀，舌苔干黄，脉虚。此正弱邪踞，先宜清疏。

柴胡　炙鳖甲　橘皮　半夏　黄芩　谷芽　厚朴　白芍

夏十八　寒热后，胸闷不思纳，盗汗腰痛，经月不愈。此疟邪盘踞募原。

小生地　丹皮　黄芩　青蒿　鳖甲　知母　橘皮　半夏　神曲　炙草　浮小麦

痢

许五八　身热赤痢，匝月不饥不纳，脉带微弦。证属难治，犹得神气不丧，姑投一方，以观消息。

川连八分，清暑毒　莲肉三钱，去心，补脾带湿　白芍一钱五分，清血　橘皮八分，利气　厚朴六分，炒，疏滞　渣肉二钱，消积　银花一钱五分，解毒止利　甘草三分，和中　菜花头五个，此味得春和之气，温而能升。所以生万物者也，以提脾胃之气

两帖热退思食，痢减半变白。此症妙在病人不轻服药，从未投剂，所以用方取效尤速，已历险途，可许抵岸。又用：

莲肉三钱　扁豆三钱　茯苓二钱　白术一钱炒　白芍一钱五分炒　银花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厚朴六分

服之痊愈。

蔡氏五九　血痢两月，医治无法。近日粥饮俱不进矣，胸闷干呕，腹痛不休，里急后重，昼夜六七十行，形神疲困，脉细数而沉，噤口重症显然。幸脉不致弦劲，势虽危险，总因热毒蕴蓄肠胃，非真土败之比，尽人心力，可冀斡旋。

川连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以上三味，立斋先生以为治热痢主药　山楂三钱　厚朴一钱　橘皮一钱　木香磨冲少许　扁豆花甘染

两服干呕止，痢变白，但腹痛仍然，行数不能大减。肛坠，前方消热调气，其痢不减分毫。因忆目下天气收肃，出秽转侧，岂无感冒？肺与大肠相为表里，今脏腑之气皆郁而不伸，治病必当求本。

苏叶一钱　防风一钱　升麻七分　橘皮一钱五分　楂肉二钱　苦参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厚朴六分　蛀枣两枚善治秋痢　姜皮四分辛凉走表

一服痛痢减半，再剂其病如失。饮食渐进，胸膈不甚舒畅，因肝木动故也。况年及甲周，大病新瘥，中州焉能骤健？缓调平复。

党参　白芍　麦冬白米拌炒　炒银花　归身炒黑　钩藤　橘皮　丹皮　炙草

又方：五味异功散，加归、芍、熟地、砂仁、麦冬，十余剂而痊。

徐四七　血痢半年，近添畏风，夜热盗汗。此阴分已伤，兼有外感。

生地炭四钱　归身炭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厚朴八分　楂肉一钱五分　茅术一钱　广皮一钱　防风一钱　苏叶一钱

吴五十　痢下赤白，肛门下陷，脉来濡软。此属湿热，用东垣升举法。

葛根一钱　升麻六分　焦术一钱五分　厚朴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银花炭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谷芽一钱五分　楂肉三钱　炙草四分　扁豆花十五朵

三服愈。

柏三七　赤痢初起，稠腻难下，腹痛便泄，身热畏冷，脉细。此热郁脏腑，寒束肌表，治当双顾。

苏叶一钱　防风一钱　葛根一钱　川连六分　黄芩一钱五分　楂肉三钱　槟榔一钱　厚朴一钱　泽泻一钱　扁豆花廿朵

两服痢减十七，身热腹痛全除。惟小溲微涩，黄昏微热，阴分受伤。

滑石　白芍　苦参　丹皮　楂肉　厚朴　泽泻　甘草

吴五一　形寒咳嗽，血痢时下，不思纳食，内邪未尽，外贼又来，一定表里双顾。

苏叶一钱　防风一钱　杏仁二钱　生茅术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厚朴一钱　炒银花一钱五分　楂肉二钱　炙草四分

两服病已。

李四四　痢下五色，腹痛重坠，行数无度，纳食无几，已历五旬，以上各症，亦为不轻，而脉更弦大，非痢所宜。幸神气不惫，当属阳症，用逐热导邪升举之法。若得桴应，可商维持。

川连七分　条黄芩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楂肉二钱　厚朴一钱　木香四分　柴胡三分　升麻三分　炙草四分

三服痢仍不减，腹痛后重无矣，脉弦稍缓，舌苔干黄微渴。因意前投芩、连逐热，反见黄苔，五旬久痢，阴血大亏，竟用加味四物汤。

生地炭四钱　归身炭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山药二钱　银花一钱五分　莲肉二钱　蛀枣二枚，因病立方者祥，执方治病者殃

三服痢减大半，谷食顿增，如此重症，得如此速效，信药之有缘也。今但扶脾胃，不治而可愈矣。异功散加熟地、归、芍、山药、楂肉、砂仁壳，不十剂而痊。

周妪六六　红痢三月不痊，宜逐邪兼顾本原。

谷芽　楂肉　砂仁壳　橘皮　黄芩　炒白芍　炒归身　炒冬术　银花　莲肉　炒山药　炙草

四服痢止。苦以久痢而用涩药，如乌梅、石榴皮、诃子、罂粟壳之类，非不取效。奈痢之所生，由脾胃气滞，暑热内攻，初起必用寒凉清火邪，辛温开滞气，消导如山楂、枳实、神曲，重则大黄，尤为要药。原其故归于清邪逐秽，使肠胃通利，积滞何由而生。前案年高痢久，日夜数十回，逐邪须兼顾本，自然有效。若涩药涩住，往往延为休息痢，或腹胀脚肿，诸患蜂起。病家不知，医者亦不经意，究竟是谁之过与？

疟　痢

风三一　劳复疟兼赤痢腹痛，补中益气，合黄芩汤而愈。

党参　白术　黄芪　炒归身　升麻　柴胡　橘皮　黄芩　白芍　煨木香　楂肉　炙草

此症虚多而邪少，如此治法，所以得效。不然疟痢并发，用此等方，鲜有不误事者。一人体质强，疟痢并发，小柴胡去参加川连、白芍、楂肉、厚朴，两贴疟止痢减；去柴胡、半夏，两贴而愈。

泄

盛六　便泄盗汗，腿软纳少而胀，脉弦涩，属木侮脾土。

蒸于术　白芍　茯苓　橘皮　丹皮　砂仁壳　党参　桑叶　炙草　淮麦　大枣

四贴痊愈。

曹氏三四　胸闷便泄，纳少而胀，脉左弦右软，木来乘胃，泄肝通腑治法。金铃子散加云苓、白芍、瓜蒌皮、老姜。

陈二一　久泄不止，纳食作胀，失聪雀目，唇燥腿软，脉左细弱右弦，属木旺土虚。经

营劳力，是为重伤，宜补脾胜湿和肝。

党参　蒸冬术　茯苓　焦白芍　猪苓　泽泻　橘皮　厚朴　钩藤　炙草

钱二十　三日疟起匝月，旬日前后患晨泄，热重寒轻，胸闷不思纳食，两脉小数，舌苔微黄。此邪踞膜原，阳气下陷，治宜分理。

川郁金　厚朴　橘皮　茯苓　半夏　黄芩　柴胡　升麻　防风　葛根

一服泻止，又两服发轻如不知矣。又前投扶中升提，已得桴应，纳食大增；今但平理营卫，更须小心食物，弹指可愈。

半夏　橘皮　柴胡　知母　厚朴　茯苓　黄芩　红枣

退庵自记：乾隆己酉七月，患肢软倦怠，见风洒淅，后重便溏。此大肠之气下迫，由于肺气不宣，治须开畅手太阴，使脏气通达，腑气无有不利也。

杏仁三钱　桔梗一钱　防风一钱　广皮一钱　四味开畅肺气为君　楂肉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槟榔一钱　郁金一钱二分　厚朴一钱五味导滞开大肠之气为臣使

一服愈。

黄四六　目黄腹痛，泄泻咳呛，胸闷不纳。此由湿热内侵，风凉袭肺，治以彻表清暑利小便。

杏仁　防风　薄荷　前胡　黄芩　黑栀　楂肉　广皮　茯苓　猪苓　泽泻　木香

吐　泻

张七九　阴阳错乱，吐泻并作，勺水不下，小水不通，口渴舌干，两脉虚不应手。证属险候，姑拟分清法，以观消息。

茯苓　猪苓　橘皮　厚朴　扁豆　广藿香　白芍炒　于术　半夏　钩藤

两服吐泻止，进稀粥，脉起应手，舌润筋舒，宜芳香醒胃，稼穑益脾。

党参　于术　茯苓　广皮　厚朴　扁豆　半夏　砂壳　炙草

二便闭

徐二八　自述患疟两发，入河洗澡，下日疟愈，即患小溲不通，腹坚如石，隆起如阜，两腿光肿，气短神呆，已经七日，危急难挨，莫过乎此。前医投承气更衣汤丸，大便微通，小便涓滴而已。诊脉弦而有力，明系疟邪结，膀胱之气亦为不化。盖足少阳病，及足太阳，治宜泄少阳开太阳。

柴胡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青皮一钱　橘皮一钱　茯苓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　泽泻一钱五分　荷梗七寸

傍晚服下，至更余腹中有声，预教以灯心搐鼻，连喷数嚏，小水如注；到天明连更五回，约有斗许，秽浊难闻，其病如失。此方妙在重用柴胡。

大便燥结

周三六　纳食作泛，大便燥结。此饥饱劳役，中气受伤，《内经》所谓："九窍不和，都属胃病。"是也。

党参　麦冬　半夏　陈皮　茯苓　川斛　甘草　蔗浆

吐　血

沈三八　脉虚数，逢劳吐血，此得之劳伤脾气，脾不统血。经云：劳者温之。是证必当温养，若见脉数咳呛吐红，辄投寒凉，损抑中气，其病必增。

党参二钱　生于术二钱　黄芪二钱炒　归身一钱五分黑　桂枝木五分　五味子十粒　橘皮八分　炙草四分

加姜、枣。

陈女二十　春末起咳呛，长夏吐红，恶风潮热脉数。盖由肺受风热，气不外泄，致血妄行，非阴虚火升之比，可以勿忧，但轻疏太阴，弹指奏功。

杏仁二钱，研　防风一钱　薄荷一钱　桑叶一钱五分，蜜水炒　丹皮一钱五分　前胡一钱五分　连

翘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又前方理表降气，热退嗽宁，可见吐红一症，屡有外感。昧者不察，润补杂投，竟有弄假成真。治病求本，医门要诀，今但清养肺胃。

麦冬二钱　茯苓二钱　苡仁三钱　橘红八分　杏仁二钱研　北沙参二钱　连翘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徐四五　劳伤营气，复感新寒，发热喘促吐红，病甚危急，姑用解表以救里逆。

香豉一钱　紫苏一钱五分　杏仁三钱　前胡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橘皮一钱　丹皮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姜皮四分　细葱头五个

两服热缓嗽减，吐血未止，脉左细软，右浮弦皆数，舌苔淡黄，脉症可补，因右手浮弦，风邪未尽，佐理表一二味为稳。

党参　苡仁　生地　归身炭　麦冬　茯苓　甘草　橘皮　半夏　杏仁　薄荷

三帖去杏、薄，加于术、黄芪、炙草，十余剂方起。

咳嗽吐血

陈四三　咳嗽吐血，或稠或稀，时觉左腹气升，卧着尤甚，形淡畏风，脉软微数。前医先用杏仁、薄荷，疏降肺气，其咳更频。或以燥火刑金，投洋参、麦冬之类，并纳大减，逆予诊治，此土虚不能生金，金虚不能制木，致肝气上逆，胃受木侮，传导失宜，饮食不化精微，而成痰涎，一派浊气薰蒸，凝行上腾，肺为华盖，焉得不为之病乎？所以疏散则愈耗其金，凉润则虚其母，治法必滋化源，平其所胜，方可奏效。

党参三钱本应用人参，因价极贵，姑以代之　于术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炙草四分　橘皮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牛膝一钱五分　通草七分　丹皮一钱五分　桑叶一钱

十帖病去大半，继进人参生脉散三服，仍用前方，去桑、丹，加肉桂、黄芪、苡仁而痊愈。按：此症治之不当，必致肌肉日削，痰涎日多，不消数月，危境立至。所以详论病情，俾业斯道者，得其涯涘焉。

蔡三四　胸胀喘促，咳嗽吐红，脉大而数。古称脉大为劳，数为虚，证由劳伤脾元，土不生金，肺失清降，治当滋其化源。

党参二钱　黄芪三钱　生于术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五分炒黑　橘皮一钱　麦冬二钱　苡仁二钱　五味子十粒　炙草四分

此方余出臆见，名培源益肺汤，治劳倦吐血有神功。

曹五五　形寒咳嗽吐红，两脉弦软，是为劳倦伤脾，积寒伤肺。治当温补手足太阴肺脾，略佐疏理客邪。

党参　蒸于术　茯苓　橘皮　前胡　归身　薏仁　桂枝木　紫苏　炙草　煨姜　大枣

两帖血止嗽减。

吴二一　前投解肌，汗出热退，咳血仍然。究其病因，深受寒邪，肺气不舒，致血妄行。姑再疏利元府，以解里逆。

杏仁　前胡　苏叶　防风　橘皮　石膏　甘草

此方代青龙汤，两服嗽缓，吐红止，胸宽，食进，已得生机。

赵二十　夜热盗汗，咳嗽红痰，脉弦而数。证属劳怯，自宜保护，兼助药物，以冀延龄。

北沙参　麦冬　茯神　苡仁　牛膝　白芍　桑叶　钩藤　茅根

前投清金和肝之法，夜热盗汗愈；今但治其咳嗽。究其源，因劳而得，宜益土生金法，而培化源之意。

党参　蒸于术　茯苓　半夏　五味子　麦冬　苡仁　橘皮　炙草　茅根

古称嗽症用异功散收功者，可不复发，所谓补土以生金也。

姚氏二四　旧冬起咳嗽，延至二月，复吐红痰而臭，脉来细数异常，自汗。屡次更医，皆谓阴虚，投四物六味之类。后一医以为肺痈，今往专科诊治，病家有亲，知予能治难病，相邀诊治。观其脉症，若为阴虚必燥，焉

得有汗？内痈胁上必痛，脉必洪大，今皆无有。以予观之，属肺受外邪，此脏最娇，久嗽必伤其膜，红痰因此而出；更土生金，子夺母气，臭痰属脾虚，试观世间腥秽浊物，土掩一宿，其气立解。治法必须从标及本，先用疏散肺邪。

杏仁　薄荷　防风　橘红　桔梗　桑皮　连翘　甘草

两服咳嗽大减，改用培土生金法，稍佐利肺，六君子加苡仁、扁豆、山药、杏仁、前胡，四服痰少而腥气无矣，嗽痊愈。原方去后五品，加麦冬、归、地，调补复元。

浦女十一　久呛伤肺，痰内带红，左脉弦数，肝火刑金。

丹皮　桑叶　钩藤　白芍　苡仁　茯神　杏仁　橘红　麦冬　甘草　沙参

四服减半，改用而痊。

衄

陆十八　衄血久而不止，身热脉数，重取豁然，鼻衄方药，施用殆遍，全无一效。不知去血过多，虚而发热也。

黄芪四钱　熟地六钱　归身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　牛膝二钱　荆芥炭一钱　陈皮八分　侧柏叶汁一小杯

此方出余膺见，名加味补血汤，三服即愈。

溲　血

朱十一　热邪迫入太阳，溺赤溲血，治宜墟血归经，导去火邪。

黄芪　当归　柴胡　升麻　黄柏　生地　木通　知母　甘草　淡竹叶

便　血

张六岁　赤痢三月，延为便血，日数回，肌色惨淡，而不可遽补，因腑阳困塞故也。

生茅术一钱　橘皮一钱　厚朴一钱　砂仁壳一钱　鸡内金一具炙　炙草四分

陆六三　便红有年，大便常泄，左尺独小。古有病久不愈，责诸肾者，盖因肾为胃之关，今用其意。

生地四钱　萸肉二钱　菟丝子饼二钱　山药二钱　荆芥炭一钱　茅苍术一钱五分　厚朴一钱　橘皮一钱　茯苓一钱五分　侧柏叶一钱五分　山楂肉二钱

张僮十四　自述前年嬉戏举石，旋即便血。此为努力伤脾，脾不统血；久则肾亦不固，肾为胃之关，当双补之。

党参一两五钱　蒸冬术一两五钱　生茅术一两　黄芪二两　橘皮一两　山药一两五钱　山萸肉一两五钱　菟丝子饼二两　砂仁末七钱　茯苓一两五钱　炙草五钱　侧柏叶一两

枣肉为丸，晨服四钱，一料痊愈。

顾三二　肠风便血，下必有声，兼见咳嗽，当宗东垣法。

茅术　防风　荆芥炭　羌活　柴胡　升麻　川连　侧柏叶炒黑

投升阳散风燥血之剂，数服后，血嗽俱减。肺与大肠相为表里，然今脉软弱，脐不快而痛。此失血过多所致，当补中气，仍佐升发。

党参　白术　黄芪　归身炭　杜仲　防风　升麻　橘皮　荆芥炭　生地炭　炙草

张六十　大肠之气虚滞不和，腹痛便血。

生地　茅术　厚朴　橘皮　砂仁壳　白芍　黄芪　蒸于术　党参　楂肉　炙草　蚯大枣

四服其病顿愈。此方黑地黄丸与补中益气相配成方，疗虚人便血最效。

淋

吕八二　患小溲短数而痛，入暮燥渴，夜半尤甚，脉阳盛阴虚，肾水亏乏无疑。高年不能屏弃世缘，应酬纷纭，五志不宁，阳不交阴之症。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焉。"治宜补阴以降阳，金匮肾气丸，早夜服三钱。

浊

钱三四　白浊溺痛，起于长夏，湿热阻窍，清利治之。

萆薢　扁蓄　瞿麦　赤茯苓　滑石、木通　淡竹叶

四服愈。

白　淫

顾二五　从前吐血，近起白淫，出于溺后，脉数而小，两尺尤微。自述逢劳更甚，补摄并施。

党参　黄芪　熟地　萸肉　山药　五味子　湘莲　芡实

一服止，改丸料，吐血亦瘳。

痹

沈氏二七　青年丧偶，情怀郁结，以致周痹，时常腹痛，行步维艰，纳谷甚减，治当疏补兼施。

党参二钱　蒸于术二钱　苍术一钱　柴胡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益智仁七分　橘皮八分

出入加减，四十剂痊愈矣。

痿

郁七五　两膝痿痛，不能行立，脉来弦数。并非痰凝气滞，若用疏燥之剂，非但无效，反能增病。盖缘高年阴血不足，肝火不宁，筋无所养，病属痿症，补血和肝，一定之法。

熟地　归身　白芍　牛膝　威灵仙　枸杞　防己　萆薢

疸

钱一九　中焦窄痛，旋变黄疸，脉来弦数而涩，属肝火内郁。时当溽暑，湿土用事，湿热相蒸，脾气欠运，此症成矣，宜清疏并用。

川连八分　柴胡六分　山栀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木通七分　茵陈一钱五分　泽泻一钱五分

六帖黄退，胸宽而愈。

肿

沈氏四二　三疟住后足肿，旋及大腹胸胁，纳食大减，气急脉细。此分明脾肾两虚，脾虚则不能制水，肾寒则膀胱亦不能化，失渗泄之能，以成泛滥之势；治法莫稳于四明加减肾气丸，并补中益气汤，分早晚而进。但此法久服方有效，又奈汤丸中药品，有力者方能办。今田家之妇，粒食不缺为幸，焉能办此？坐忍其毙，又非仁人之用心。因推敲一方，以欲退其肿，必有利水；欲利其水，必先利气。而不知单利其气，仍如无云而致雨，岂可得耶？然则何如？须按《内经》气化能出之法，在温而利之也。

椒目一钱　丁香十只　老姜皮七分　橘皮一钱二分　苏梗八分　通草七分　大腹皮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车前子一钱　茯苓皮二钱

五帖皮肤发痒纳增，又五帖皮肤皱揭，顿觉宽松，前方应效虽速，所谓急则治标，非万全之法。改用培土利气暖肾，以冀痊愈。前方去通草、车前子，加党参二钱，生冬术二钱，十服，病去其半。又用异功散，加黄芪、苡仁、丁香、椒目、泽泻、老姜皮、大苏梗，十余剂，而饮食起居如常。

朱女十四　上下俱肿，半年来病日加重，不思纳食，痞着谵语，咳呛脉数。此气虚兼滞，须补养疏通安神。

党参二钱　龙眼肉七枚　枣仁二钱　茯神一钱五分　砂仁壳一钱　远志一钱　大苏梗一钱　橘皮一钱　杏仁二钱五分去皮研　桑皮一钱五分蜜水炒

四服眼鼻分明，踝细大半，夜眠安静能纳，神气通畅。将前方增减药味分两，作丸料。彼父以此女为不起，访予诊治，一决生死，今得如此速效，感激无尽。盖肿胀虽列一门，其实殊途。肿易治而胀难治，缘胀关脏腑，肿则重在水，轻在气。若能别其虚实，辨明所兼，应手取效，亦非难也。欲辨肿胀，

但着头足俱浮，大腹不甚坚紧者为肿，独大腹坚紧如鼓，青筋累累为单胀最重；或头面朝肿，两脚晚肿、惟腹无时不然者，始为胀兼肿也。将肿胀缕析于此，以俾学者之豁目焉。

王五岁　童年身肿，属肺气不舒，膀胱不利。

茯苓皮　橘皮　桑皮　大腹皮　苡仁　杏仁　木通　车前子　姜皮

沈氏六八　形衰气弱，流运失时，口糜内热，肢肿不纳，两脉沉细带数，此症难治。盖人气应天，目下仲夏，阳气弛张于外，如草木无不生长葱郁，而人岂可抑敛不伸耶？在年壮气盛，或于冬月为寒邪所逼，即病为伤寒；至春化温，及夏为热。所以可疗者，因其本气充实，举而升之，补偏救弊，以归天和。此则不然，姑拟一方，冀回万一。

连翘　香豉　薄荷　防风　橘红　杏仁　山栀　人参　老姜皮

服此竟有效，然至秋时方起，欲其久住，难矣哉！

赵六十　甲周之年，患水肿。由于气虚少运，膀胱失利，非旦晚可愈，耐性服药，庶可奏效。

党参　黄芪　生冬术　大腹皮　苏梗　砂仁壳　橘红　茯苓　泽泻　姜皮

又，前方添归身、白芍、煨木香，减砂仁壳、苏梗，有效，脚肿退，腹胀宽，制丸剂可以收功。

沈二十　疟后面浮脚肿，脉来沉涩，用上下分消法。

苏叶　羌活　防风　茯苓　泽泻　苡仁　橘皮　香附　砂仁壳　姜皮　西河柳

易漏，故频饮频溺，所有精气，随水下注，从膀胱而出，如米泔者精液也，如酒酵者精气也。如此日夜发热，岂止尪羸？体质薄弱，鲜不免者。前方虽效，然非大补肾阴，终归复萌，乃去石膏、黄连，又服三十剂，肌肉渐复，目明如旧。

消

邬五九　初夏入山买竹，逾月方回，历夏秋肌肉消烁，肥体忽成瘦躯，兼之两足痹痛，行步艰难，数延医治。或以为虚，或视为湿，服药数十，两目昏花，视小如大，势日沉重。彼有邻人为栉工者，言予能治，即求诊治。六脉洪实带弦，因其向肥忽瘦，意非消症乎？即问能饮若几，小便几？答曰：入山买竹，天气初热，烦渴喜饮，至今仍咽喉干燥，时时啜茶方妙，少顷即欲小便。复问小溲着干土上有沙起否？曰：未试，惟解坑内见泡沫高起数寸。予曰：君半年来肌肉日削，从此而去，古人以饮一溲二，名为上消。由于亢阳，非大寒之剂，不足与焉。

石膏一两　川连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黄柏一钱五分　知母一钱五分　熟地四钱　生地三钱　天冬二钱　麦冬二钱　龟板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　甘草四分

服四剂，燥渴小便泡沫稍减，目清大半。因问余曰：从前服药数十，病日有加，今只服四剂，何效如是之速？予曰：君阳体阳脉，入山阳时，经营劳顿。又喜火酒，五内之火俱动，燥渴作矣。凡饮食入胃，熟腐水谷，游行精气，上输于肺，水精四布，下归膀胱，通调水道，小便出焉。其间升降洒陈，原有一番工夫。今脏腑有火，如燥土沃水，易漏不滋，即大其制，修丸常服，将及一年，足痹亦痊。邬之得生，皆出栉工之赐也！

积

张五六　大腹左边起块如掌，纳大减，脉微细　此为情怀不畅，气血皆郁，五积之形已彰。幸春起至初冬，不为沉痼，当先推气分，越鞠丸意。

茅术一钱　枳实一钱五分　神曲二钱炒　抚芎一钱五分　香附二钱　黑栀一钱五分　青皮一钱　老姜汁一匙

又前方三服，开郁运气，有形之积已得

软小，乘势推荡，脉之细极，总因气血凝滞使然。

蓬术一钱五分炒　枳实一钱五分　神曲一钱炒　桂枝五分　香附三钱　青皮一钱　厚朴一钱炒　加老姜汁一匙　食盐少许

又，经云："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今病去六七，纳食加倍，否已成泰，设关防贼，似不可缺。

党参一钱五分　生于术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香附二钱　郁金一钱　桂枝木五分　炙草四分

产　后

某氏　产后起腹痛便溏，时兼痢下，脉细而虚，当从脾家所喜。

茅术八分　厚朴八分　橘皮八分　茯苓二钱　谷芽二钱　砂仁壳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炙草四分

四服愈大半，改用香砂六君而痊。

某氏　产后大便燥结，当气血双补。

黄芪四钱蜜炙　熟地五钱　归身二钱　橘皮一钱　苏子一钱五分　煨姜二片

四服不但便通，神亦旺。

许氏二七　产才三朝，腹痛身热，系恶露留阻，当生化法。

当归　川芎　益母草　香附　棠球子　炮姜　炙草

两服愈。

调　经

俞女十九　患月信不调，不时气逆冲胸，迷闷呕吐，甚至神昏发厥，脉大而涩。症似木乘土，因脉不合症，视其面色，并无忧怒之形。缘询病起几时，自述前岁饮井水停经，旋起腹胀，后经通而气冲之病作矣。予既得其情，即处一方，以温经逐瘀利气，三法并施。

炮姜八分　归尾二钱酒洗　艾叶一钱五分　大黄三钱酒洗迟入　枳实一钱五分　延胡索一钱五分　香附二钱　橘皮一钱　桃仁二钱　红花一钱

时适行经之期，服两剂，所下瘀块甚多，胸宽腹和，不知病之去向矣。惟觉形软，诊其脉无涩大之象，三载沉痼，应手取效，下法不可不知，改调补气血方，女母不胜欣悦而返。

血　崩

沈氏二八　小产后一月，血崩不止。

党参二钱　蒸于术一钱五分　枸杞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酒炒　山药二钱炒　菟丝子饼二钱　杜仲一钱五分盐水炒　荆芥炭一钱　炙草三分

服两剂即愈，此方治挟虚崩漏多效。

友渔斋医话　第五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证治指要一卷

人有三百六十种病，一种之中，又有岐焉。不知者乃有亡羊之叹，得其要者，一言而终，不外乎表里、脏腑、气血、寒热、虚实十字耳。古来名医，各有成书，惟《内经》包罗一切。仲景《伤寒》、《金匮》，可曰无遗。后之著述，或有方无论，或有论无方，或出特见以成一家之言，于各种病症，亦云备矣。何待鄙人之摸管操觚，道其长短哉？然而圣人不废蒭子之歌，贤者犹采刍荛之语。仆从事于此，已历四十载，只今须鬓皓白，心志日衰；宿有所得，再不笔之于书，窃恐一旦眼光落地，平昔之苦心力学，参骊究黄，岂不尽付之冥漠乎？所可鄙者，如马远绘山一角，管中见豹一斑，未免为有识者所诮耳。时次男若济志愿学医，劝予曰：即不传于外人，而作小子梯航，何不可耶？乃俾之抄录焉。

类　中　风

此症大端，由其人肾水素亏，劳心过度，水亏则木燥生风；心劳则血耗，风火相煽，一时卒倒，不省人事，口眼歪斜，言语不清者，为类中风。治宜滋肾平肝，养血熄风，参消痰之品。亦有寒中，须佐温热，如地黄饮子一方加减。若用开窍豁痰，散风清火，每成脱证不治。更有兼症，随其病而治之。其半身不遂，四肢不仁，亦属类中分岐。一切方药，须于各种医书查阅，予只论其源头，方概不录。

童　痨

痨之为病，咳嗽吐血，后反无血可吐，内热形瘦，失音气急，语言不续，危如反掌。其人患此症者，体素弱，过用心；或好色，必善怒，三者兼之，必成痨病。何也？用心血耗，好色精亏，善怒肝旺。肝旺则脾胃先伤，纳食欠运，大便或燥结，或溏泄，饮食不化精微，而成痰涎。母虚子弱，不任风寒，稍受感冒，咳嗽见矣。心火不降，肾水不交于心，兼之肝火上炎，血焉得不吐？内热焉得不作？及后无血可吐，败症尽见，临崖勒马，悔已晚矣！其症始起，饮溲溺，更能静养，远色戒性，脱然亦不为难。若惟仗草根树皮，不能守戒，百无一痊也。更有尸蛀，俗称百日痨，室女为多。其患干咳，不吐血，亦无痰，入暮身热，晨起不觉，饮食渐减，初起面色娇红，绝似无病，未及半年，多已殒命。治此病，《千金方》有此药。然是症甚少，未曾修试，虽芦扁复生，亦无所施其技。设有痨虫，谓之心疾，皆非我所知也。凡男子欲事未必损人，欲念最损人；隔墙钗钏，隙穴髻鬟，少年常有，衽席不施，而烁为枯腊者矣。惟童痨一症，无论男女，患咳嗽夜热者，宜于补土养金中，加银胡、青蒿、地骨皮、鳖甲、知母等药多效。

鼓　症附肿胀

鼓症者，其大腹逢逢如鼓之谓也。有气有血，有水有食积，有痞有虫，各有寒热虚实之分，肿胀之别。其因气者，其人善怒，肝

旺脾衰，致肺气不宣。流为是症者，必兼咳嗽。治宜先用轻剂，如桑皮、杏仁、通草之类，即徐之才《十剂》中所谓轻可去实也，继用泄木化气之品，如桑叶、黑栀、夏枯草、广皮、砂仁壳、大苏梗之类。其因气虚腹满者，当补中益气，加五皮化气之品。其因血者，必血已离经，瘀滞脏腑，以成是症，或血痢涩早，邪不得泄，亦成此患。治宜逐瘀，如桃仁、归尾、红花、楂肉、枳实、鸡内金、大黄，再加气药。其因水者，一因土虚不能制水，一因肾脏虚寒，不能化气，致水泛滥者，治当补土温肾，加利水化气之药。有实水肿，腿踝按之则陷如泥，目下浮起如新卧起状，兼头面浮肿者，先开鬼门，用风药散之；继用五皮饮，加苡仁、砂壳、泽泻、车前之类利之，谓之洁净府，此症最为易治。其气血水三症之中，如带食积，各宜加消积之品；其瘀而胀者，当用消瘀丸，随其因而加减之；其虫积为鼓，当用槟榔、雷丸、芜荑、使君子，或加大黄、枳实等药治之。凡肿易治，胀难治，肿因在邪，胀从脏腑而发。若只上下不肿，惟大腹青筋累累，脐突单腹胀，尤为难治。

凡疟疾愈后，切忌骤补，往往为患不测，盖邪半入于里，初愈者邪未尽泄，十有四五，善调者素食淡荤，待其胃气复原，正强而留邪自去。常见一人，疟愈后服人参汤，竟成痿症；一人疟后食煨扁豆，即成鼓胀，皆致不起，可不慎哉！

噎　膈附翻胃

噎膈症其因有三：一曰忧思气结，二曰含怒不舒，三曰好酒伤胃。夫忧思不解，则心气结，心系通咽，结则郁火上凌清道，痰涎缠扰。初则咽物不利，久则噎症成矣，即张鸡峰所谓神思间病也。治法先宜开解病人，后用舒心气，清郁火，消痰涎，利咽喉之药，早治多愈，重则粪如羊矢，则无救矣。凡人怒必有火，喧嚷呵咤，怒火即泄，当时平复，亦无所伤。其有含怒不发，肝气久郁成火，轻则胃痛，肝火凌胃；重则胃伤，失通降之权。阳明以通为补，以降为顺，病则不通不降，食物入胃，逗留不化膈病成矣。治法亦先宜开解病人，后用舒肝通腑消痰利气之药，轻则易治，重则难愈。好酒之人，日事沉湎，谷食少而胃无养；胃虚欠运，渐生湿热，上蒸会厌，中滞胃脘，多成噎膈。盖噎在上而膈在中，噎未必即膈，膈则必并噎，噎轻而膈重也。治法先宜劝其节饮，即以扶胃利湿，清火消痰之药治之，早治十愈八九。翻胃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多有劳心劳力，忧愁不解，饥饱不调，日久胃伤而成。治法补胃为君，并通腑降气之药，亦可十愈八九。噎膈症至后食物下幽门，谓之下口，入大肠无几，并有燥火煅炼，故大便每如羊粪者，病已八九分，治疗为难。更有肾病阻隔幽门，肾为胃之关，纳食不下者，用六味八味等汤治之，不可不知。

痹

痹者，疲也。有周痹，周身及四肢麻木或痛，盖因气血不充，兼受风湿而成，治宜补气血，佐散风利湿之药，须带温而行之，方有效也。有行痹，麻木与痛无定所也，其治法与周痹相同。其胸痹乃胸中阳气窒滞，治用薤白、白酒、瓜蒌皮之类，通其阳气即愈矣。

痿附肺痿

痿症多由湿热，或寒邪流注于腿膝间，或肿或不肿，或酸楚软弱，行步维艰。亦有好色精亏，肝血不能相济，筋失所濡，以成是症者，当戒色欲，再用滋补肝肾，兼疏通之药治之。若因受寒，宜温通筋络，湿热须清利中加威灵仙、牛膝、木瓜等味。半由药治，半须病人留心调养，切忌火酒，庶能速痊。其肺痿一症，名同而路别。肺痿乃心火刑金，久嗽而成者。盖肺为燥金，有复感燥气而成者，

治心火刑金，当先和心阳，加黄连亦可，继用养肺之品，如人参、麦冬、五味、燕窝、北沙参之类。若因感燥而成痿者，宜玉女煎、清燥救肺汤之类。肺痿之重者，眉毛脱落，皮肤干枯，肺主皮毛也，治至数月，药须百剂，方能痊可。

咳　嗽

咳嗽有外感，有内伤，有内伤兼外感。肺主皮毛，又为娇脏。人受风寒，皮毛洒淅，肺气不得外泄，为喷嚏，鼻流清涕；而咳嗽者，宜用温散，如苏叶、防风、前胡、橘红、葱白、炙草、姜皮之类。如已化火者，宜用辛凉，如薄荷、杏仁、荆芥、连翘、山栀、竹叶之类。若受暑风，为气闷自汗而嗽者，须兼清暑之品，如滑石、茯苓、苡仁；因暑中有湿故以淡味渗之，沙参、丝瓜叶、淡竹叶之类。受燥气，舌干口渴而咳者，须入石膏、鲜生地、桑叶之类。若内伤，本经有形寒饮冷则伤肺，为恶寒喘促，咳吐痰血者，宜补土降气，消痰理表之药，如六君加苏子、杏仁、桂枝木、老姜渣、大枣之类。若心火刑金，宜和心阳，养肺之药，如茯神、枣仁、柏子仁、元参、沙参、麦冬、连翘、竹卷心、灯心，甚则黄连、黄芩亦可用。肝火上炎，必口苦吐酸，脉弦咳嗽者，宜用和肝泄木，如生地、归身、白芍、丹皮、桑叶、钩藤、白蒺藜之类。若肾水泛痰，而见咳嗽者，其痰必咸，耳必鸣，夜重日轻，六味汤、都气丸俱可用。因二方有茯苓、泽泻，故能降一切虚火。更有劳倦咳嗽，其治在滋化源，方用补中益气，去升麻、柴胡，加茯苓、麦冬、五味子；有痰再加半夏、象贝。予治此症，获效多矣。有日晡身热，咳嗽至晓，热解，嗽亦缓者，泻白散主之。有酒客胃中湿热薰蒸，而为咳嗽者，又当燥湿清火，如茯苓、生苡仁、茅术、半夏、神曲、黄芩、黑栀之类。以上所采药味，原与病症相合，然并非即以此数味为方也。在观者参而用之，方为合格。更有老年卫气不固，每当新寒束缚之时，多有咳痰者，俗称痰火病。宜于平时服补肺胃之丸，至期不致受凉，多可免者。予治数老人。其效如神。

消　症

消症分上中下三种。上属心肺，中属肠胃，下属肝肾。大抵消症多因水火偏胜为患，治法不外乎滋清并施。欲别其上中下，先视其外象。上消则舌上赤裂，大渴引饮，是心移热于肺而成。古法用人参白虎汤为主。中消则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是大肠移热于胃而成。古用调胃承气汤为主。下消则烦躁引饮，小便如膏，多属肝肾亏损。古用六味八味加减。至于饮一溲二，多致难治。孙真人云：消渴之人愈后，多有发大痈而卒。此无他，明系精液气血耗尽之故也。凡消渴症。溺于干土，必有如盐汁然；溺于盆中，必起沫如酒酵。精液消耗。从此而去，更有平时纳只数合，一旦兼数日而食。此腹中有虫积，当用攻虫法下出之，即愈。

哮　喘

哮喘实因肺中有实邪。脉浮紧，喘而无汗，能食不得倒卧，大青龙汤；有汗，越脾汤；其效如神。稍遇挟虚，祸不旋踵。予每仿其制而轻其剂，用苏叶、前胡、防风、杏仁、连翘、黄芩。若热甚者，用石膏、橘红、甘草。痰多加浮海石、半夏、莱菔子、枳壳等味。宜加减各味列于下：如桑皮、地骨皮、花粉、青黛、芦根、茅根、桑叶、竹叶、枇杷叶、川贝、象贝、款冬花、紫菀、马兜铃、茯苓、泽泻、苡仁、通草诸味。随其症而采入之可也。稍挟虚者，佐以生甜冬术、麦冬、沙参、元参。寒而无热者，屏去一切寒凉，加老姜、桂枝木。俟其病去六七，宜疏补并施。若痊愈后，必得补土生金，兼固表调里之药。如异功散合玉屏风，再加甜杏仁、苏子、梨汁。或莱菔汁熬膏为丸，以杜不发。华真人

曰：哮喘似乎肺实，乃肺虚也。信然。故用补剂，多见其效，用清疏久而愈甚，亦可验矣。凡治肺病，能用补母收功，可谓万全，再不复作。其有肾虚喘而不哮者，宜贞元饮，用熟地、归身二味，其应如响。

伤寒

伤寒，予存其名，而无言也。自南阳立法以来，历代有人条论，各有可取。学者自当求之，岂待予言哉？然而善读仲景书者，不但能明经络，见症了如指掌，并可得其立方用意之妙。故前人云：能明《伤寒论》一书，非止能治伤寒，而于杂症亦思过半矣。岂不在立方之妙乎？不善读书者，虽治真正伤寒，尚如隔靴搔痒，而况以此法治杂症，其为误人非细焉！予少时曾见一人病胃痛，呕吐酸水，色如青草汁。延城北王某来治，曰：此症正合《伤寒论》中厥后条，宜理中汤。方用附子、干姜、半夏、茯苓、人参、白术、陈皮、白芍、甘草，一服而愈，用之当也。又见一人，夏月患畏风自汗、身热气短，延一医诊治，用桂枝汤一服而毙，用不当也。我故曰：《伤寒论》须善读为益广大，不善读贻害非细。岂虚语哉？

斑

斑，温热所化也，由感而得。其邪从皮毛渐至于胃，胃主肌肉，温热郁不得泄，化而为斑。其先必见脉洪数，舌黄胸闷，口渴气秽，壮热诸症，甚则谵语，无论见斑与未见，宜散表清胃，用苏叶、淡豆豉、早春初冬可用。葛根、薄荷、黄芩、连翘、花粉、地骨皮、鼠粘子、橘红、芦根、甘草等药，服一二剂，无斑即可解。若热不解，而反见气急，面带黑滞油光，大便已多日不解者，可用大黄、元明粉、枳实，再加清疏双解之，腑气得松，有斑即起，无斑即愈矣，犀角地黄汤、化斑汤，临症酌用可也。水晶斑乃热之甚者，阳极似阴之象，方中须重用石膏，其蓝斑必因从前失治，热至肾水已涸，故见此症，多致不治。须审稍涉补药，鲜不死者。

疹

疹，亦温热所化也，从肺所发。其先必咽痛咳嗽，身热恶风，脉浮数，宜散表清肺，苏叶早春初冬用之　薄荷、杏仁、连翘、花粉、地骨皮、蝉衣、橘红、生甘草、竹叶、西河柳枝。热甚加黄芩，咽痛加射干、马勃，有痰加象贝，二三剂可痊。愈后忌肉食一月，避风为要。蔗浆甘寒，病中最宜。

咽痛喉风

此症有轻有重，轻者不过肺气不宣，火郁咽痛，或心火上炎，治肺有郁火者，用苏叶、不恶寒可勿用薄荷、杏仁、射干、橘红、马勃、连翘、元参。火甚者，加黄芩或石膏。痰涎缠绕，加天虫、象贝。治心火上炎，竹卷心、灯心、茯神、甘草，或加黄连、连翘，俱一二服可愈。惟有一种冬温，伏火又为寒邪所袭，每在小寒后，春分前，患恶寒身热，脉紧咽喉红痛，不能纳食。若失治与治之不当，必致胶痰壅盛，并鼻塞不通，一二日间，多有殒命。治法须用大青龙汤、麻桂散寒邪，石膏清伏火，杏仁开肺，炙甘、姜、枣和表里，煎服取效甚速。予治五房工人张二，腊月患喉痛颈肿，恶寒壮热，脉紧神呆，语言不清，用前方得汗即痊。后周身脱皮，可见伏火寒邪，尽从肌肤而泄，皮受冲夺，故麸而脱也。不然极甚之邪，尽升于三寸之喉，其不毙者几希。再用真鸭嘴胆矾研细，同醋调。矾酸、醋之好者用鸡翎蘸探喉中，吐出胶痰，胀即松而可愈矣。此方最效。胆矾须平时购得，以便临时取用也。蛾喉者，喉间起紫血泡如茧。一为单蛾，二为双蛾，泡起象茧，故曰蛾。亦因风寒火毒而成。血泡须用银针点破出血，即无妨，用药亦宜散风寒，清郁火。更有大便燥结，多日不解者，用大黄下之，为釜底抽薪法亦可。间旋上病取下，古人有之。若从

肝肾而发，用八味汤，导火归源。予未之遇，不敢妄断焉。

吐　血

真痨病之吐血，南齐褚澄曰："饮溲溺，百不一死。"夫溲溺能清脏腑虚热，兼降浮火。痨病吐血，实由于此，最为切要。然有法焉，俗谓之还元汤。乃服自便之溺，宜不食腥秽之物食，味略淡，晚餐白粥，如是数日后，五更或清晨，解时去头末，取中一碗服之，更能散心远色戒性。虽沉疴宿疾，不数日可痊。海盐县村寺有一僧，能疗一切劳伤，虚损吐血，干痨无血可吐之症。此僧绝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住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此虽勿药，记之名医可也。予举斯，亦愿病者，知起居得宜，饮食消息之法，莫单仗草根木皮，久归不起。夫血，心主之，脾统之，肝藏之，用心过度，心阳不摄。吐血者，药用人参、枣仁、茯神、柏子仁、麦冬、丹皮、犀角、生地、茅根、藕节之类。须加橘红、通草、牛膝炭以松之；劳倦伤脾，药用人参、白术、茯神、炙草、广皮、归身、炙侧柏叶、藕节之类；怒气伤肝，药用丹皮、桑叶、生地炭、归身炭、炒白芍、钩藤、白蒺藜、甘草之类。以上药味，并非成方，惟与脏相合，在圆机之士，采而施之可也。吐血有数种，呕血属阳明胃，与厥阴肝为多，故盈盆满碗；咯血唾血，俱从肺肾出，咳血心肺胃三经俱有；痰中带血，肝肾为多，吐红痰脾虚肺热也。心肝肾先伤，继及脾胃肺。吐血者为真痨病难治，余当辨其何脏何腑何因，随其症而治之。每有因外感吐血，观予医案可得也。

鼻　衄

鼻衄因受外感，内有伏火。为症为单热，数日后忽鼻衄如注。此邪入血分，欲借血而泄，名为红汗。徒伤血分，不及正汗远甚，治须清疏中佐凉血之品。有少年磕伤成病，每逢烦劳即发，宜当归补血汤，加生地炭、牛膝炭、荆芥炭、陈皮、归身，亦须炒黑，方能止血，免助火也。有心肺火炎，犀角地黄汤亦可用。

牙　衄

宿有是病，屡屡发者，为劳损之苗。予每用黄连六味汤、补血汤，加旱莲草、生地、丹皮，多效。亦有外感，内有伏火，出血吐地即凝者，此由郁火，药用柴胡、薄荷、黄连、山栀、丹皮、赤芍之类，随其症而加减之。

疟　疾

疟成于夏秋为多，他时虽有，终不似夏秋之众也。盖夏月人食肥浓，并吸受暑邪，外感凉风，或冒露水，始则皮毛闭塞，暑邪欲泄不泄；内之肥浓，间化为痰。风露之感在表，暑食所伤在里，半表半里，足少阳胆经应之。卫气陷入营分，则为寒；营气不交于卫，则为热呕吐者，胃有积痰也；心烦少寐者，胃不和也；口苦者，胆热也。此日疟、间疟之所由作也。治法当疏邪清热，涤痰利气、消痰并施，柴胡、日疟寒轻者用薄荷亦可。青蒿、半夏、陈皮、黄芩、神曲、甘草。无汗加苏叶；热甚加石膏、知母、竹叶；口渴加花粉；呕甚加炒竹茹，小便短赤加滑石，胸满或闷，加枳实、瓜蒌皮；嗳腐加楂肉；舌黄或煤色，脉弦实，大便多日不解者，可加大黄下之；咳嗽加杏仁、射干、前胡。服药先一剂，系其惰，谓将解早一时服；第二帖迎而夺之，谓未发前早一时服。近世富贵人，畏服柴胡。按：此味惟邪未入少阳服之，所谓开门揖盗，引邪入室，原所禁用。既往来寒热，脉弦口苦，心烦喜呕，少阳症已见，柴胡升清肝胆之热，必用之品，何碍之有？凡疟之寒甚者，战栗气急，虽热天绵被数重，不足蔽其寒，不知者当寒作时，恣饮姜汤火酒，寒不能去，而其日热作必甚，助其火也。《准绳》一说殊妙，

谓疟之作寒，乃阳气陷入阴中，须升提之，予用之多效。一医治一入寒重，用桂枝、当归，即变为壮热不休，几致丧命。嗟乎！治疟又当分初、中、后，在气在血。以上之治，是在初在气之法也，中则气血之间，后则皆在血分矣。更宜疏中用补，补中兼清，无一定之方，不移之法，如鸳鸯绣出，金针难度，在人聪明好学，神而明之也。更有疟作，女人月事适行，为壮热谵语，甚有如狂者，此为热入血室，小柴胡去参，加生地、归须、丹皮，一服可愈。其痎疟，即三日疟，予医案中虽有数条，一时偶中，其大段细节，未能深究，不敢妄言。《痎疟论疏》一卷，明·卢之颐撰，至为详悉，可观也。

痢　疾

痢亦夏秋为多，他时间有也。其因亦由夏月爱啖瓜桃生冷，内受暑邪，外感风凉，伏邪欲泄，为斑为疹为疟者有之，至迫入大肠，则病痢矣。其白者在气分，黄痢伤脾，赤痢在血分，赤白黄紫并见者，为五色痢，当分治之。前人以白属寒，赤属热，非也。分气血则可，分寒热则未当。治白痢疏气消导，或加清利湿热，或用丁香温脾。治黄痢补脾，如炒白术、茯苓之类，加清导利疏之品。治赤痢以黄连、黄芩、白芍为主药，随症加减。下痢兼身热头疼恶风者，加表药。若疟当兼和解，惟初起赤痢作呕不纳者，为噤口痢，最重，因兼胃病也。前人有用对金散，予治此症，每加半夏、炒竹茹、银花露、莲肉之类，亦多效者。后重里急，见风洒淅，加防风、葛根、升麻、柴胡，以升提清阳。赤痢必用之药，除主药之外，如楂肉、厚朴、白头翁、银花、陈皮、木香、苦参，初起随症选用。至于用过清热逐秽，调气不愈者，宜和血之品，如生地炭、归身炭、丹皮之类。下如豆汁者，兼挟湿也，宜用茅术、厚朴、茯苓、泽泻、猪苓之类。下如鱼脑者，属脾肾虚寒，参附汤亦可酌用；如虚漏水者，湿毒为多。二种近于败症，久而不愈，延为休息者，补脾为主，兼可补肾，所谓久不愈，责诸肾。然而必佐以枯芩、楂肉、砂仁壳之类，缓缓调补，切不可峻用双补，多致腹胀。盖休息一症，脾肾虽虚，亦有留邪未尽，故宜佐淡清轻消，方为无弊。凡泻变痢，为脾传肾转重；痢变泻，为肾传脾转轻。赤痢初起体实者，用桃仁承气下之，取效最速。切忌用涩药，贻害非细。丹溪云："调气则后重自除，和血则便脓自愈。"予亦有所得，乃曰：调气则后重自除，凉血则便脓自愈；升阳则后重自除，升清则浊降，和血则便脓自愈。一转移间，有先后之分，尤为允治。

温　疫

旧传：人当兵荒困顿之后，必有大疫。因饥寒劳役，在所不免，脏气先虚，再感外邪，一人病疫，传染无休。崇祯辛巳，天下扰攘，疫气蔓延数省，时以伤寒法治之，不见其效，反多有害。吴又可先生特出己见，发千古神明之识，著《温疫论》三卷，《补遗》一卷。以疫气从口鼻吸入，伏于膜原，在不表不里之间，治法迥异，乃著此书以辨别之，有功于世，大矣哉！首用达原饮，继以三承气，谓伤寒可迟下，一下可愈，温疫宜早下方痊。论中详辨分明，何待予言，惟所论乃兵荒困顿传染之疫也。近时承平熙泰，间有是症，其因不同，而邪伏膜原，以数下始痊则一也。更《温疫论》中，首用达原饮，内草果一味，燥烈而温，与承平之疫，未能中的。予乃加制一方，名开郁胜湿汤，乃因近时疫症，有感邪于冬季者，《伤寒论》所谓入之伤于寒也，至春化为温，至夏为热。再兼挟湿与肥浓，食物胶结于胃而成，舌黄胸痞，壮热不休，脉洪涩或沉细。其邪并非自口鼻吸入，故药用茅术、厚朴、陈皮三味开郁胜湿为君。楂肉、神曲、枳实、瓜蒌皮、消胃中胶结为臣。黄芩、连翘、清伏热为佐。甘草。和中为使。若热不解，须以大黄、枳实、元明粉，再配合症之药下之，所下如

胶似漆，必得净尽。若留邪一分，则不愈焉。有用大黄数两至半斤始愈者。本论最为精确，但粗工取其卷帙不繁，论断简捷，竟操为枕秘。不论东垣之脾虚发热，丹溪之阴虚发热，概用达原饮、三承气等汤治之。呜呼！杀人多矣！非又可之谬，实谬用者之罪也。今论清时疫症，与兵荒疫症，其因有异，达原饮太烈，余治无别焉。并解内伤与血虚，不可混施误人也。

阴暑阳暑

暑有阴阳二种，不可不辨也。人之处于凉亭水榭，日受风凉，喜啖爽口冷茶，阳气闭塞，其病恶风热壮，少汗脉沉滞，或腹痛吐泻，此夏月之阴症也，不可谓之伤寒，乃名之为阴暑。前人治此等症，大顺散、理中汤，轻则平胃散。予嫌其姜、桂之性太烈，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亦为要紧。乃制一方，名胜湿和中汤，苏叶、恶寒用之。半夏、茯苓、陈皮、炙草、四味为二陈消痰胜湿厚朴、神曲，温中消导。若果指甲灰色，方可加淡附子、干姜各数分。阳暑途行浅舍，劳逸虽殊，其受病则同。暑邪无形，从口鼻吸受，暑伤人气分，故气短脉虚；暑先伤心，故心烦少寐多汗，心主液。或身热，四肢无力，渴思冷饮，小便赤秽，虽六脉虚细，总宜清暑利湿，滑石、淡竹叶、芩、连、茯苓、苡仁之类，皆可选用，佐以补气之品，人参白虎，清暑益气等汤，俱可参用。

一邻氏子年十三四，面白体弱。时当中伏，出就外傅，昼景赫赫，人多汲饮井泉，邻子亦饮两觥，即不能到塾，目瞪神呆，恹恹卧榻。其父兄延入刺少商穴，出紫血些微，续服痧药，至下日辰刻，邀予视之。六脉已绝，指甲尽作灰色。予曰：此伏天中寒之症，所谓阴暑也，若服附子理中汤，或可救，今则无及矣。过午而殁。一人途行归家，腹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此为干霍乱，一名搅肠痧，宜用炒盐沃汤，待温饮而探吐；或用磁碟蘸香油遍刮胸背，脏腑气通，能吐能泻，即属无妨。其人不知治法，服老姜汤一碗而毙。此中阳暑也。

泄　泻

泄泻，湿热居多。洞泄者，如沟渠决水，一往无留，湿兼热也；火泻腹痛，即欲如厕，或完谷不化，所谓邪火不杀谷热兼湿也。多由挟暑伤食，夜卧大腹受寒，火郁于内成者。治法须清热利水消导，芳香开脾药，如黄芩、黑栀、焦白芍、茯苓、泽泻、猪苓、楂肉、神曲、陈皮、谷芽、厚朴、砂仁壳之类，随症选用。如热甚完谷不化，当重用黄连，治湿而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有春伤于风，夏生飧泄。盖谓风主木，木克土也，宜加散风之药．防风、葛根、羌活、柴胡、薄荷之类。惟湿热已靖，久而不愈者，当补脾胃，参苓白术散。更如五更作泻者，为肾虚，四神丸治之。

霍　乱

是症每由暑邪伤食，或受寒凉，卫应于胃，卫气不宣，胃亦阻滞，而成腹痛吐泻并作者。治当疏卫和胃，消食利湿，清暑并施，药如香薷、恶寒可用。半夏、茯苓、陈皮、甘草、炒白术、扁豆、神曲、楂肉、伤食可用。厚朴、黄芩、黑栀、广藿之类，随症选用。其转筋者，属风寒湿俱有，病在肝，当分辨何因，加入对症之药治之。惟霍乱初起，胸闷腹痛，切忌谷食，不知者竟致殒命。故体中稍有不适，宁至空腹．安后稍食稀粥，渐渐加增，亦养生之一法也。

黄　疸

古有五疸之名，兼有阴黄、阳黄之别。予所见者，眼白栀色，肌黄，小便着白裤上如柏汁者，更胸闷腹胀，肢软嗜卧，其病因郁火与湿气相蒸而成，专治在肝胃两经，古称湿热成黄。胃中有湿热，则饱闷纳胀，肢软

胃主四肢嗜卧，脾气欠运，脾胃相为表里郁火肝木不达也，治法宜风以胜湿，苦味泄热，佐以开郁利导之品，药如柴胡、薄荷、防风、葛根、黄连、黄芩、夏枯草、山栀、郁金、陈皮、苍术、茵陈、茯苓、苡仁、木通、香附、通草、楂肉、神曲、枳壳之类，随症选用。五疸者，五脏各有是病，然不外乎风以散之，淡以渗之，苦以泄之，香以开之之法也。其谓阴黄者，肌色虽黄，而带暗滞；阳黄者，鲜而明也。阳黄数服可愈。阴黄未能即已焉。酒客动怒，最易成此症。

肝　风

肝属木，木生风，所谓肝风者，乃本脏自生，非外来之邪，其为病也则不一。如头痛耳聋，目肿手足麻木，筋跳肉瞤，眩晕胁痛吐食等症，若误用风药疏散，非止无效，反助其暴。治法当遵丹溪和阳风必挟火熄风，药用丹皮、桑叶、黑栀、白芍、稽豆皮、枣仁、茯神、麦冬、天冬、生地、盐水炒橘红、炒牛膝、羚羊角、钩藤、白蒺藜、甘草诸味，可以选用。盖肝为刚脏，宜以柔药胜之，若用香燥，非其治也。寒木亦能生风，又当佐以桂心、老姜。欲辨肝风者，脉弦而涣，口苦无味，其患之来，只在顷刻。风行迅速认症的确，取效亦如反掌，惟愈后必须服养血滋肝泄木丸料，庶不复作也。

肝　火

风从火生，火未必从风生也。然火遇风则猛，故治肝风，必佐和阳，治肝火亦宜加熄风也。肝火之为病，两目赤痛，聤耳出脓，头疼口苦而渴，胁痛胃痛，呕吐咳嗽，或吐血，颈生瘰疬，药用大黄、龙胆草、芦荟、夏枯草、黄连。以上五味，泻肝实火，余当择其清柔之品，如桑叶、丹皮、羚羊角之类治之。

胃痛胁痛

胃痛胁痛，附于肝火之后者，因其治亦专责于肝。肝喜条达，若人含怒不发，则郁而成火，火性上炎，侮其所胜，则胃痛见矣。轻则不饥不纳，重则呕吐黄水，脉必弦，口必苦。治宜解其郁怒，再用泄木安土理气方药，如丹皮、桑叶、钩藤、白芍、广皮、炒延胡、半夏、茯苓、通草、当归、川楝子；久病胃虚，可加党参、生甜冬术、炙草、老姜渣之类，可以选用。其胁痛亦由肝经郁火循经而上，治法与胃病相同，惟可用逍遥散疏之。盖治胃痛泄木为主，治胁痛兼可散郁也。或问用越鞠何如？答曰：郁而兼湿兼痰，越鞠为先，郁而血燥，逍遥是务，二方以此而分。若客寒犯胃而痛，爬床滚席，刻不可耐者，脉必沉伏，面色惨淡，当用温散，不可不辨也。

小儿急慢惊风

急惊病在腑，慢惊病在脏；急惊多因风热闭塞，手厥阴足少阳心胞络胆而成。小儿心胆气弱，辄见非常之物，或骤听震响，皆致气机不利，气化为痰。其为病也，身热吐乳，目珠翻上，筋掣身跳，治宜散风清热，安神平肝，清痰开窍，药如薄荷、荆芥、杏仁、茯神、远志、钩藤、黄芩、连翘、丹皮、桑叶、橘红、半夏、南星、天虫、石菖蒲、通草、灯心、竹卷心、甘草、大苏梗等味，随症选用。牛黄清心丸、玉枢丹、琥珀抱龙丸，俱可采施。更推拿尤为要紧，症虽恐人，平复亦易。惟慢惊一症，其初不过寒热，或单热不休，或吐泻并作，治之得当，未必便成慢惊。每见昧者，治此等症，不辨其体气不足，脉象虚弱，概用霸剂，如石膏、黄连、枳实、大黄之类。其初小虚，药后脾胃衰败，遂致角弓反张，危象骈生。呜呼！病家犹以为如此重药而疾不痊，命数当然；而不知不服霸药，尚可挽回，极至木旺土衰，始无及矣。予治小

儿此症，先用理表清热消导二剂，后即用培脾平肝，如异功散加桑叶、丹皮，或补中益气加麦冬、生地、白芍，往往得痊，以告天下为父母者，不可不察也。

阴虚发热

经云：阴虚生内热。更有热病久服寒凉，而身热不止，反口渴消水，大便燥结，此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补肾水以制阳光，前人用六味汤，未尽善也。盖六味惟地黄滋肾，萸肉酸收肝风，丹皮清肝经血热，山药培脾益胃，茯苓、泽泻能泻肝肾浮火，此方治肝肾虚火上炎最妙，若以补北济南则未也。予治沈姓一子，年十七，病热，服石膏二斤余，其热不退，脉虚数，口燥而渴，大便燥结难下，大肉尽脱，服药即呕，纳粥无几，症甚危急。予曰：阴气大耗，大肉尽脱，在法难治，幸神气尚存，但胃口已受药伤，可将人乳与糯米饮各半杯温服，三日得呕止；再商治法，果不呕，纳稍增，身热口渴便结仍然，乃用鲜生地、鲜石斛、天冬、麦冬、花粉、麻仁、橘红、粉草、松子仁。此方甘寒养津，不犯胃气，四服纳增，余症不减。复用熟地、生地、天冬、麦冬、龟板、川柏、知母、橘红、鲜石斛、甘草，此方大补阴，合甘露饮四服，热退不渴，大便润而易下。若守六味，断难取效，复用八珍汤收功。

阳虚发热

经云：阳虚生外寒。未尝言发热。夫外寒与阴虚生内热对峙而言，其发热也，阳不潜藏，亦非借薪而燃，实无根之焰，龙雷之火也。其为症身热舌苔淡黄，口燥齿浮，而不消水，脉浮大满指，按之索然，而色惨淡，午后微红，是为戴阳言语无力，纳少胸闷，大便亦有燥结者。若误投凉剂，初亦如无损，旋必加重，治此症必须从其类以求之，用八味汤凉服。盖阴无阳无以生，阳无阴无以附，以六味纳气归肾，以桂、附引火归原，凉服者，热因寒用也。曾见一妇，小产后身作大热，舌黄脉大，口干大便多日不解。医者皮相其症，不辨真假，而用白虎汤大服，便通热缓，病家甚为喜悦。时予尚无医名，其家人所述如此，予欲一诊，偕往视之，曰：以我之见，是格阳于上，昨方不可再服，必当温补，庶可奏功。问：既系虚症，何昨日服药，大便通，热势减耶？予曰：此大便之结，如寒月水泽腹坚，其通者几微，亢阳为寒凉所逼而出焉。其热势减者，亦因寒凉灌濯，暂为退舍，脉象浮大，软如绵絮，急服八味汤，尚恐无及。其家不信，医来复诊，见有应效，仍用前方，加麦冬、五味，又一服，两目真视，循衣摸床，一昼夜而终，悔已无及矣！

伏　暑

凡暑气流行，自小暑至三伏，炎威赫奕烁石流金。若中秋前，骄阳炽盛，尚有残暑，人当其境，自汗泄肌，精神脱落，邪从口鼻吸受，伏于膜原，即发者为伤暑中暑，前已略论之矣。遇时不发，直至初冬，或交冬至一阳来复，始欲泄者，名曰伏暑。其见症也，身热或肢热，或咳嗽痰血；又感新寒或鼻衄牙宣，暑邪已入血分，心烦少寐，自汗淋漓，气短无力，脉细如丝，重按不散，渴思冷饮，小便秽赤等症，虽当寒月，重裘被体，总用凉剂，加补肺之品，如生脉白虎汤；又如滑石、连翘、白金汁、银花露、西瓜翠、白通草、北沙参、麦冬之类，亦可采用。若伏邪已入血分，非黄连不治，佐宜丹皮、白芍、鲜生地之类，可随症配人。一人周姓，年逾三旬，孟冬患身热，自汗如雨，不饥不纳，形软不能起坐，一医用龙牡、归、地，养血摄敛，病日加重。延予诊视，面色惨淡无神，脉细欲绝，乃问思冷饮否？答曰：欲而家人不许。又令人倾其溺器，气秽而赤，病者又述不得安寐，已十昼夜矣。予曰：此伏暑症也。方中须用人参，病家业断以无力为辞。予曰：不用亦可，但非经一月，则不能行立奈何？曰：

得保无虞为幸，迟起亦所愿耳。方用白虎汤，加：

北沙参四钱　麦冬二钱　滑石三钱

一服汗收，酣寝一夜，半日，诸患霍然，后果调匝月始愈。

此症昧者多有误认阳虚阴症，用温补者，祸不旋踵。观此篇亦可了了。

疮疡总论

疮疡治法，予非专科，然其大意，不可不知。经云：营气逆于肉里，则生痈疽。又云：膏粱之变，足能也生大疔。夫营气逆者，必有郁火，久不得泄，则发为痈疽。如范亚夫不合于项王，至彭城疽发于背是也。膏粱之变，曾见一钱姓者，爱食市脯中之猪首肉，每食百钱无虚日，豕肉已能发风生痰，况其首乎？久之宜发于背而莫救焉。相传一西商在苏州贸易，每食猪首，近邻一人善治背疽，因商挟重赀，料其久必毒发，欲居为奇，直待其归，尚无影响。乃买舟随之，将及渡河，乃问其随人，尔主肉食无厌，更啖何物？答云：每饱肥浓，辄饮浓点松萝茶一碗，其人闻之，太息而返。盖谓松萝能消肉毒故也。治疮疡莫妙消磨于未成，如梅花点舌丹，药精制虔，可致奇效。更有蒜熨一法，无论一切无名肿毒、疔疮发背，初起者治之立散。用大囊蒜切片，如开元钱厚，置患处，艾绒灸，以不痛至痛，痛至不甚痛为度，大约七壮左右。如发背初起，难辨毒结何处，须将湿纸一张，平贴背上，验何处先燥，即是疮顶。用墨笔点定，去纸而后隔蒜灸之，随处可灸，惟面上忌灸，若灸而不散，毒气亦已归拢，易溃易疼，最便最妙之法也。更有一方，亦治一切诸疮，未成可散，已成易溃。药用白甘菊、丹皮、赤芍、银花、地丁、草归尾、乳香、没药、连翘、陈皮、细生地、甘草节，水煎服，外用角针煎汤洗。予治一妇，患三阴疟未解，忽周身发疮，皆大如钱，三三两两，不下百十，而疟顿住。此伏邪走泄为疮，三阴则无疾矣。诸专科疗治，用黄连、黄芩寒凉之药，脓水淋漓更甚，纳食减矣，就予求治，药用生黄芪、西党参、炒白术、银花、白芷、茯苓皮、广皮、生苡仁、炙草，三服纳增，疮无脓水；去白芷，加生地、归身、黄芪，蜜水炒，四服结痂，又四服痊愈。

友渔斋医话　第六种

清　嘉善　黄凯钧退庵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药笼小品一卷

《神农本草》，药分上中下三品，共三百六十五种。后世逐渐增添，至李时珍《纲目》，乃有一千八百七十一种，辨其性味，所主何经，所疗何疾，亦为详且尽矣，何待言哉？然药如人才，各有短长。(尧舜善治天下，执鞭驱羊，不如三尺之童；秦武力能举鼎，而有绝脰之患；许历军士，乃献破秦之策，童子至性，能禁猛虎之暴。)故参、芪上药，有时亦能流弊；蛇床下品，用当亦擅其长。或前人已言，或心有所得，咸为辨别。(昔华佗治病，药不过漆叶、青粘；今已百倍于前，汇通其意，亦大可措手矣。)

〔人参〕　功魁群草，善疗百病，为气虚之圣药。最不可缺者，痘疮气虚难起，临盆补气易产，跌扑血出发晕，一切气脱危症。所禁用者，肺邪未清，斑疹初起，产后瘀血为患。此药在国初时，出多用少，大参不过黄金对换，见退庵诗钞予少时，五分枝白金五十换；近年产稀用繁，价十倍于前。其力亦大，最虚之症，服参三四钱，已可挽回，续用西党参代之，往往奏功。每见有人倾资服参，反致遍身浮肿，仍归无济，可见用之的当，少亦有功；若浪服之，虽多奚为！

〔防党参〕　西产为上，体糯味甜，嚼之少渣者佳；他方所出，反觉肥大，概不入药。近来人参大贵，无力者惟仗此扶助脾胃。与西芪、甜冬术并用，以为补益，四君、补中益气等汤，皆以代人参，往往见效。惟中满有火者忌之。腊月煎胶合丸料，代蜜最妙。

〔西洋参〕　味苦性寒，惟牙宣出血，虚而有火者宜之。更车中马上噙含数片，亦可生津止渴。世人见其有参之名，又能生津止渴，作为补益之品，火体庶可；其虚寒者，能免脾胃受伤，纳减便泄乎？

〔北沙参〕　肺经轻清淡补之品。予治肺虚咳嗽，每用党参、元参、北沙参，或加降气消痰，名三参饮，获效甚多。若肺中有邪，不可漫施。

〔甘草〕　生用泻火，炙用补中。凡入表和补泻温凉剂中，皆能相助为功，协和诸药，使之不争。炙黑能治吐血，生肌止痛，通行十二经，解百药毒，惟中满者忌之。节治疮核，梢治淋浊。

〔黄精〕　天生此味以供山僧服食。凡深山皆产，鲜者如葳蕤，须蒸透作黑色。能补脾益肾，其功胜于大枣。一僧患便血，久而不愈，有道友馈数斤，食尽而痊，亦补脾益肾之功也。

〔葳蕤〕　即玉竹甘平益胃，润燥祛风。能治病眼，见风泪出，妇人久服宜男。惟与痰多者相犯。微炒用。

〔黄芪〕　西产为佳，虽系种者，亦金井玉栏，体糯而甜，新货为上，稍久则色味尽减，不可用矣。去头去粗皮，切片蜜水拌炒，欲达肌肤，连皮生用。黄芪补气，亚于人参，然当归补血汤中，用黄芪倍于当归者，盖谓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须当急固，故重用之也。然则黄芪兼能补血明矣。治阳虚自汗，人尽知之；阴虚盗汗，人皆不察，只

须兼凉血之品，六黄汤用此一味是也。惟肺家有火，表邪未清，胃气壅实者，咸宜忌之。

〔白术〕　天生野产，不论何处，皆能扶土生津，挽回造化。近时不可得矣，即有亦只如钮大，欲求津如玉液，味似琼浆，难矣哉！土人以此细者种之数载，然后出售，已为难得，得一枚重钱数者，价亦不贱。铺中所卖，所谓于术，即苍术种，亦为高品；更有大如拳者，出台州，谓之粪术，种而浇肥，故易大耳。或饭饷久蒸，调理常病，亦可用。更有小者味薄炒用，惟能燥湿；更有小而甜者为甜冬术，宜入淡补剂中。予治肺虚咳嗽，每用白术，因其补土生金，前人用异功散治肺疾，亦由此也。玉屏风用之，亦取其补土生金，以固皮毛。胃气壅实，邪在阳明，在所禁用。一人停食，用消导无效，一医令浓煎白术汤，服之而愈，谓胃虚则欠运，如磨齿平，不能屑物。此塞因塞用，亦颇有理。

〔苍术〕　苦温辛烈，燥湿强脾，发汗逐痰，饮辟恶气，总解痰气血湿食五郁燥结。多汗忌用。出茅山，朱砂点者良，米泔浸切。

〔桔梗〕　入心肺胃，开提气血，散表寒邪。故能开胸膈滞气，治喉痹咽痛，腹痛肠鸣，载药上浮，至于高处。凡病欲从大小便出者，若误用之，为患不测。

〔天麻〕　辛温，入肝气分，通血脉，疏痰气。治诸风眩掉，语言蹇滞，风湿痒痹，小儿惊痫。此燥血之品，非真中风忌用。

〔秦艽〕　苦燥湿，辛散风，活血荣筋。治风寒湿痹，通身挛急，潮热骨蒸，肠风泄血，一切湿胜风淫，皆能治也。

〔柴胡〕　苦微寒，能升清阳，为足少阳胆经表药，同黄芩治往来寒热，心烦欲呕，口苦耳聋，热入血室等症。阴虚火炎禁用。银州柴胡治久疟成虚，或肌热骨蒸，同地骨皮、青蒿、鳖甲，再加育阴之品治之。

〔前胡〕　辛散肺，解风寒；甘入脾，理胸腹。攻专下气，气下则火降，而痰消。无实邪者忌。

〔独活〕　辛苦微温，善搜肾经之风，兼能燥湿。故治痉痫湿痹，项背强直手足反张曰痉。奔豚疝瘕肾积曰奔豚，风寒湿客于肾家所致。疝瘕亦然。节疏色黄者为独活，节密色紫者为羌活，并出蜀中。

〔羌活〕　辛苦温，散肌表八风之邪，利周身百节之痛，刚痉柔痉。无汗为刚，有汗为柔。中风不语，太阳头痛，皆主之。凡属血虚为病，非关风湿者，勿浪用也。

〔防风〕　辛甘微温，去风胜湿之要药，散头目滞气，经络留湿，搜肝泻肺，太阳头痛。若咳嗽不因风寒，泄泻不因寒湿，阴虚盗汗，阳虚自汗者，并在禁例。合黄芪、白术，又能固表止汗，名玉屏风散。予治哮喘愈后，必用玉屏合异功，加杏仁、苏子为丸，令服，多致不发。

〔升麻〕　甘辛微苦，能引参芪补力入于脾胃，表散风邪，升散火郁，能升清阳，治下痢后重，久泄脱肛，崩中带下，痘疮斑疹。若阴虚火升者忌。

〔细辛〕　辛温，为心之引经，肾之本药。温经发汗，水停心下，治少阴咽痛，味厚性烈，不可多用。

〔远志〕　开心气，散郁结，疮家用以为宜。因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取其开心气，散郁火也。甘草水浸去骨。

〔金毛狗脊〕　味咸入肾，治腰脊痛。盐水炒，微滑。大便不实者勿用。

〔淫羊藿〕　性温补肾，须辅入他药，独力无功。

〔琐阳〕　味咸入肾，能强筋润燥，益精兴阳，状类男阴。惟相火易动，及大便不实者忌。

〔肉苁蓉〕　味咸入肾，其性和平，治老人便闭，苁蓉之名不虚也。便滑者不用漂淡。

以上二味，旧传产西北，驴马遗精所化。

〔白及〕　性涩，得秋令，入肺止吐血，肺损者能复生之，人之五脏，惟肺损坏，者可以复生。为末酒冲二钱，治跌打折骨；油调，治汤火

灼伤，除面上奸颧，奸面上黑色，颧面上痣也。涂手足皲裂，研朱点勘，手摩不脱。

〔三七〕　广产者，细皮坚实，味甘苦，能生津补气，虚寒吐血，配入温滋剂中，宜炒用。

〔地榆〕　苦酸微寒，入下焦，除血热肠风。血鲜者为肠风，血瘀者为脏毒。血痢，地榆有断下之功，初起禁用。取上截炒用，梢反行血。

〔丹参〕　旧称：一味丹参，功兼四物，谓其亦能补血。凡血虚有痰，大便不实者，碍于四物而用之甚妙。兼补心血，天王补心丹用之是也。

〔元参〕　能清浮火，配入丸料，能入肾补水；若煎剂中，只可治虚火上炎。时人每有咽痛，辄用元参、麦冬，不知风温与寒郁为患，二味并不能治，而反滞邪，岂可浪用！

〔苦参〕　清下焦血热，故孙一奎治血痢，每多用之。不可多服，令人腰膝软弱。盖苦伐生气，徒有参名而已。

〔龙胆草〕　大苦大寒，清肝胆实火。故龙荟丸治肝火郁结，大便不通，极伤胃气，非肝经有实火者不用。

〔黄连〕　川产坚实，色如淡金者佳，余不入药。清心火为安危定乱之品，同瓜蒌、枳实，泄胸痞如神。又为热痢要药，凡热邪入血分，非此不除。炒用厚肠胃，酒炒兼泻肺火。《温疫论》言其守而不走，亦与大黄对峙而言。泄痞何尝不走，惟不能逐有形之邪耳。苦从火化，久服反能生热，惟胸中有火，血分有热相宜，否则须佐补药，方为无弊。如同入参治噤口重痢，入六味汤治牙宣出血之类，其用不可枚举。

〔胡黄连〕　其性功用，并同黄连。今治小儿潮热五疳等症，小儿五疳，即大人五劳也。幼科不辨曲折次第，概用成方治之。初起亦有得效，胃虚者服之，有死而已。盖此等药，极苦大寒，弱体不能胜耳。出波斯国，折之烟出者真。

〔黄芩〕　入肺与大肠，同柴胡治往来寒热；同白芍、甘草，治挟热腹痛。血痢要药，胎前能滋胞宫之阴，其用甚广。虚寒者忌之。坚实者为子芩，清大肠；中空者为枯芩，泻肺火。

〔紫草〕　凉厥阴血分，心包、肝治痘疮血热，二便闭塞。

〔知母〕　滋肾泻火，育阴滑肠，热病阴不足者宜之，而便溏忌用。知、柏二味，寒而滋阴，其质粘腻可证也。故丹溪常用之，然配入养血剂中为善。

〔贝母〕　川产为佳，泻心火，散肺郁，化燥痰，功专散结除热。汪机曰：贝母凉润，主肺家燥痰；半夏温燥，主脾家湿痰。故凡风寒湿滞之痰，贝母非所宜也。象山贝母，去时感风痰，俱去心；土贝母外科用治痰毒。

〔白头翁〕　能清阳明血热，胃、大肠。治热毒血痢，血分无热忌。药铺多于统柴胡内拣出，然必头上有白毛者真。

〔白前〕　微寒，治肺气壅实，喉中作水鸡声者，服之立愈。

〔白薇〕　微寒，泻阳明血热，下水气，疗热淋。

〔白鲜皮〕　味苦性燥，入脾胃，除风湿，通关利窍，为诸黄风痹之要药。

〔白茅根〕　甘寒，清心润肺，除脾胃伏热，治吐衄诸血，肺热咳嗽。

〔延胡索〕　辛苦温，能行气血之滞，治上下内外诸痛，通则不痛。为活血利气之要品，无瘀滞者忌。能堕胎。生用破血，炒用调血，醋炒止血。

〔当归〕　辛温，血药得酒良。凡遇血虚肝燥，筋失所养，妇人月事不调，必需之品。其用浩博，惟不宜于多痰邪热便溏火嗽诸症。凡治痢疾，及便血吐血衄等症，皆宜炒黑，则温滑之性减，黑兼止血，可取也。头行上，身行中，尾行下，兼行瘀。

〔芍药〕　酸，敛血药，凡遇血热肝火必需之品，炒用。桂枝汤用之，能止伤风自汗，桂枝温卫，芍药收敛也；同甘草用之，能止腹痛，取其敛肝，甘草和脾也。在表在里，无

所不可，皆在用之得宜耳。病欲疏散者忌用。入脾药中宜炒焦，取平肝不克土也。有赤白两种，白者补而敛；赤者散而泻，疡科多用。

〔芎藭〕　辛温，血中气药。升阳开郁，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止痛调经，治诸种头痛，须加引经之药。一切风木为病。凡气升痰喘，虚火上炎，不宜用之。单服久服，令人暴亡。蜀产为川芎，南产为抚芎。

〔丹皮〕　清肝经血热之要药，疮家必需之品。同桑叶大能泄木，凡肝火为患，二味如军中之弓矢，不可一日废也。

〔郁金〕　辛苦微寒，入心及心包络，并入肺，开心肝之郁，治气血诸痛。如阴虚火亢，不关心肝气逆，不宜用也。出川广者佳。

〔姜黄〕　辛温，入脾及肝，破血下气，除风消肿，治产后败血攻心。片子者能入手臂，治风寒湿痹。血虚服之，病反增剧。出川广。

〔蓬莪术〕　辛苦温，行气消瘀，通经化积，治心腹诸痛，奔豚痃癖。虚人服之，积未去而真已耗。须兼参，术，庶几焉耳。

〔荆三棱〕　苦平入肝，散一切血瘀气结，疮硬食停，老块坚积，消肿止痛，通乳堕胎，宜同莪术面裹煨。

〔泽兰〕　苦辛微温，入肝脾两经，通九窍，利关节，破宿血，通月经。无瘀者勿轻用。俗云即省头草，非也。马兰草凉血止鼻衄。

〔香附〕　辛散苦降，血中气药，通行十二经，利三焦，解六郁，治崩中带下，月候不调，能耗血散气。生则行胸膈，达皮肤；童便浸炒入血分，酒浸炒行经络，醋浸炒消积聚，姜汁炒化冷痰。

〔木香〕　辛苦温，三焦气药，疏肝和脾，治一切气痛，九种心痛，泻痢后重。性香燥，肺燥血虚，慎勿与之。香连丸用之，取其破滞和脾止痛。广产入药。

〔砂仁〕　辛温，和脾快气，行结滞，治痞胀，温中醒胃。性窜而燥，血虚火炎者忌。炒，去衣研。砂仁壳，辛香利气，凡腹胀泻痢等症，俱可用之，无砂仁燥窜之弊。

〔白豆蔻〕　辛热，流行三焦，温暖脾胃，散滞气，除寒湿，化食宽膨，治久疟脾虚，感寒腹痛。若因热腹痛，气虚火升，咸宜禁之。去衣研。草豆蔻产闽中辛温香散，暖胃健脾，治客寒胃痛，霍乱吐泻。辛燥耗血，阴不足者忌。

〔草果〕　辛热，温脾破气，除痰消食化积，痃积治癥疟，寒痰凝于膜原，疟久不住者，非草果不为功，但用须参培元之品。面裹煨，取仁忌铁。

〔肉豆蔻〕　一名肉果辛温，理脾暖胃，下气调中，逐冷痰，除心腹冷痛，肾脏虚寒，五更泄泻，四神丸用之是也。面裹煨。

〔破故纸〕　即补骨脂辛温，入心包命门。暖丹田，缩小便，治虚寒喘嗽，腰膝酸痛。若阴虚有热，大便结实戒用。得胡桃肉良。

〔益智仁〕　辛温，治脾阳郁滞，冷气腹痛，又能使气宣通，温中进食，摄涎缩小便。血燥有热不宜用。出岭南，取仁炒。

〔蛇床子〕　辛苦温，强阳补肾，散风寒，燥湿杀虫，治女子阴痛阴痒。同矾煎汤洗。时珍曰：不独补助男子，而且有益妇人。世人舍贱求贵，岂有不负斯味乎？

〔良姜〕　辛热，治胃脘冷痛，虚者可与参、术同行。出岭南高州，土拌炒。

〔藿香〕　出交广，辛微温，入肺脾。快气和中，开胃止呕，去恶气，治霍乱吐泻，心腹绞痛，上中二焦邪滞。若胃家有热戒用。梗胜于叶。

〔白芷〕　色白味辛，入肺胃大肠三经。发汗除风湿，治头目昏痛，目痒泪出，活血排脓，生肌止痛，又为疮家圣药，同大黄煎服治痈疽发背。外用为末敷涂。虚而有火忌。不香者不入药。

〔藁本〕　辛温，为太阳膀胱经风药，本经寒郁头痛连脑者，必用之。又去风湿，疗胃风泄泻头痛，不因寒伤太阳不可用。

〔香薷〕　辛，散皮肤之蒸热，温解心腹之凝结，治呕逆水肿，霍乱转筋。香薷为夏月解表之品．其性温热，感寒宜之。若阳暑宜清凉，误服之反成大害。香薷饮宜冷服。

〔荆芥〕　辛苦温．散皮里膜外之风，发汗胜湿，利咽喉，清头目．为风病血病疮家要药。治血炒黑用。

〔紫苏〕　性温，发汗解肌．散风寒，利肺下气，定喘安胎。若旦暮恣食．亦能耗损真气，古称芳草致豪贵之疾．此类是也。苏子驱寒降气，消痰利膈，润心肺，止咳嗽。炒研。老苏梗顺气安胎，挟虚宜之。

〔薄荷〕　辛凉清散，疗风热而发汗，清头目，利咽喉，起皮肤隐疹，治伤风失音。表虚勿服。

〔地黄〕　向年人从怀庆归，馈地黄一囊，钉头鼠尾，细纹坚实，所谓原枝是也。铺中所售，皆细长，缩而为肥短之状，其力远不及原枝，滋补肝肾之要药。生用凉补，熟用温补。同当归能纳气，同桂、附能暖命门，为补阴益血之元戎。惟大便溏泄，大伤湿热，胃欠运行者忌之。与莱菔同食，须发易白，蔊莱公所从事焉。鲜生地另是一种，出杭州桥水，地名惟能清热润燥．配入玉女煎．最为相称。

〔旱莲草〕　即鳢肠。止牙宣出血，捣汁收入食盐，擦牙能固齿，微有益肾之功。

〔麦冬〕　清肺中伏火。若燥金用之，能滋能清最宜，兼能宁心。若肺有外邪，则不可用。复脉汤、生脉散用之，皆取其润养肺金也。

〔甘菊〕　息肝风，解疔毒．凡因肝风上冒头目，必需之品。炒黑用，疮家勿炒。

〔谷精草〕　功善明目退翳，稻根得余气而生。

〔草决明〕　即青葙子。除风热，治一切目疾。惟瞳子散大者忌。

〔木贼草〕　治目疾，见风流泪，翳膜遮睛。

〔麻黄〕　辛苦温，中牟产麻黄．地冬不积雪．性热可知入心膀胱大肠，而为肺之主药。能发汗，去营中寒邪，利九窍，开毛孔，伤寒头痛，恶寒无汗，脉紧者宜之。治咳逆上气，痰哮气喘，皮肉不仁，水肿风肿。惟冬月表有寒邪用之．误投祸不旋踵。按：麻黄用蒸发汗，驶不能御；根节止汗，又效如影响，物理难测如是也。

〔刺蒺藜〕　苦温，平肝风，胜湿破血，古方用以补肾何也？

〔沙苑蒺藜〕　产潼关者，入药，补肾纳气，须从熟地、枸杞相辅为功，独力无成也。盐水炒。

〔益母草〕　即茺蔚微苦微寒，入心包肝。行血去瘀生新，调经消疔肿乳痈，辛散滑利，益母之名，勿为误之。茺蔚子功用相同，行中略补。

〔夏枯草〕　苦寒，散肝经郁火，故治瘰疬鼠瘘瘿瘤，癥坚乳痈，目珠夜痛，此皆肝火为患也。久服亦伤胃。

〔青蒿〕　二月生苗，得春气最早，故入肝胆血分，治骨蒸虚热，久疟盗汗，清暑辟秽。青蒿性虽苦寒，然芬香醒脾，血虚有热者最宜。

〔连翘〕　清六经之火，只治上中，力不到下焦．凉药之轻清者也。

〔地丁草〕　辛苦寒，治痈疽发背，疔肿疮毒，为外科要药。水洗。

〔牛蒡子〕　即鼠粘子。辛苦寒，泻热散结，宣达肺气，清咽喉，消斑疹，行十二经，散诸疮肿毒。

〔大小蓟〕　甘苦凉，皆能破血退热，治吐血衄血肠痈。小蓟只能破瘀生新，不如大蓟之消痈毒。

〔红花〕　入肝经，破瘀活血，润燥消肿止痛，治经闭难产，痘疮血滞。过用能使血妄行。酒润焙。

〔瞿麦〕　苦寒，降心火，利小肠，治热淋要药，更通经堕胎。

〔萹蓄〕　苦平，能去湿热，故利小便，治黄疸热淋。

〔车前子〕　清肺肝风热，渗膀胱湿热，开水窍，固精窍。阳虚下陷勿服。入利水剂中炒研，入补药酒蒸捣饼。

〔灯芯〕　淡渗，祛心火，清肺热，利小肠，同竹卷心。稍加甘草，治心火咽痛如神。

〔地肤子〕　微寒，入膀胱，利小便，通热淋。

〔海金沙〕　除手足太阳小肠膀胱血热之要药。

〔茵陈〕　入膀胱，发汗利水，泄脾胃湿热，为治阳黄之主药。若阴黄宜温补，用茵陈大谬。

〔葶苈子〕　辛苦大寒，能泻肺中水气，从膀胱出，止嗽除痰定喘。十剂曰：泄可去闭。大黄泄阴分血闭，葶苈泄阳分气闭，猛峻之药，得大枣为辅，稍缓其性。有甜苦二种，甜者力稍缓，同糯米微炒，去米用。稍挟虚者切勿轻试。

〔大青〕　苦咸而寒，解心胃热毒，治伤寒狂热，阳毒发斑。非心胃实邪勿用。

〔青黛〕　从波斯来者最佳，然难得；今所用者，干靛花，每斤漂取一两亦妙。泻肝散五脏郁火，治伤寒发斑血痢，同天花粉作散服，治火嗽无痰，面浮眼肿者如神。

〔芦根〕　清肺胃热，痘疹瘄斑，可以煎汤代茶，取其甘寒退热，不犯胃气之良药也；茅根清养肺气，燥金咳呛宜之。

〔豨莶草〕　苦辛，生寒熟温，治缠绵风气，四肢麻痹。长于理风湿，未免燥血，亦可捣汁熬膏。

〔旋覆花〕　苦辛，能下气行水，咸能软坚，入肺大肠，通血脉，消痰结，同代赭石治噫气频频。然走散之药，虚人禁之。入煎剂须绢包，或沥清。有细毛着肺令人嗽。

〔紫菀〕　辛苦温，治痰逆上气，能开喉痹，取恶涎。阴虚肺热者不宜专用，须地黄、麦冬共之。

〔款冬花〕　辛温润肺，治咳逆上气，喘渴喉痹，肺痿咳吐脓血，为治嗽要药。十二月开花，当积雪坚冰，此花独秀，禀纯阳之性，故主辛温开豁，却不助火，可以久任。

〔牛膝〕　味酸，入肝肾并膝足，炒黑治虚火吐血，下降之药。凡小便多与胎气不固者忌用。

〔续断〕　川产者佳。苦辛微温，补肝肾，通血脉，理筋骨。主劳伤，止痛生肌，补而不滞，行而不泄，取用宏多。女科外科，需为上剂。

〔胡芦巴〕　出岭南者佳。苦温纯阳，入右肾命门，同茴香、巴戟、川乌、川楝子、吴茱萸，治疝瘕冷气，寒湿脚气。酒炒。

〔艾叶〕　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元阳，通十二经，理气血，逐寒湿，温中开郁，调经安胎，陈久者良。揉捣如绵，谓之熟艾，灸火用。凡血燥有火禁。

〔附子〕　辛甘大热，其性纯阳多浮，其用走而不守，通行经络，无所不至。能引补气药，以复失散之元阳；引补血药，以滋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祛下焦之寒湿。治中寒中风，心腹冷痛，暴泻脱阳，脾虚久泄，拘挛风痹，小儿慢惊，痘疮灰白，一切沉寒痼冷之症，开关门，消水肿。通宜冷服，热因寒用。发散生用，峻补熟用。若内有真热，外见假寒，服之祸不旋踵。从前附子野生产罕，价贵功力亦大；近今多是种者，土人以盐腌之，其性愈减。乌头天雄，名异用同。

〔白附子〕　辛甘大热，入阳明经，能行诸药上行头面，祛风痰，治心气冷痛，中风失音。燥毒之品，勿可轻用。

〔天南星〕　苦辛，入肺脾肝三经，性燥，除湿痰，治风散血，攻积拔肿。按：南星治风痰，半夏治湿痰。故阴虚燥痰大忌。

〔半夏〕　辛温性燥，能走能散，和胃健脾，除湿化痰，发表开郁止呕；又能行水利二便，为治湿痰之主药。苟无湿者禁。古有

三禁，谓失血、口渴、多汗也。造曲，燥性减，调理剂中宜之。

〔常山〕　辛苦寒，能引吐行水，祛老痰积饮，截诸疟必效。性猛，挟虚不可用。

〔藜芦〕　至苦辛，入口即令人吐，善通顶使嚏，风痫宜用之，因其善吐痰涎也。取根用。

〔大戟〕　辛苦寒，专能泻脏腑水湿，治十二种水肿，发汗通经，消痈逐血，除寒善泄。大损真气，元虚无湿勿用。杭产色紫者入药。

〔甘遂〕　苦寒，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以攻决为用，下水之圣药。主十二种水，大腹肿满，去水极神。损真极速，大实大水，可以暂用。面裹煨。

〔商陆〕　苦寒，沉阴下行，逐水退肿胀，肿属脾，胀属肝肿胀因脾虚者多，若误用甘遂、大戟、商陆等药，虽取快一时，未几再作，决不能救。

〔芫花〕　苦温，去水饮痰癖，疗五水在五脏，皮肤胀满，五水者：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也。仲景治伤寒心下有水而咳，干呕，痛引两胁，十枣汤。毒性至紧，取效最捷。稍虚服之，多致夭折。

〔千金子〕　辛温，行水破血，治冷气胀，下恶滞物，攻击猛挚。肿胀不因体实水积而用之必死。去壳研，压净油。

〔牵牛〕　辛热，惟善走泻气，宜下焦郁遏，治大小便气闭不通，逐水消痰，杀虫堕胎。凡气虚病在血分者大忌。

有黑白二种，黑者力速。亦名黑丑。

〔蓖麻子〕　辛甘热，性善收，又善走，能开通诸窍经络，治水癥浮肿，针刺入肉，捣敷伤处，刺出即去药。追脓拔毒，敷瘰疬恶疮，屡奏奇功。外科煎膏多用之，内服不可轻率。

〔贯众〕　有毒。而能解毒，故解邪热之毒，发斑痘，杀诸虫。浸水缸中，日饮其水，能辟时疫。

〔射干〕　苦寒，泻肺脾实火，消结痰老血，治喉痹咽痛为要药，消结核，化疟母，惟实火宜之。扁竹花根也。

〔大黄〕　大苦大寒，气味俱厚，除肠胃中有形之邪，治伤寒邪结于胃，与少阳胆少阴肾诸经者，皆可下之。温疫邪伏膜原，积滞于肠胃，非此不能疗。血痢初起，体实者亦可用。一切上病治下，釜底抽薪，法用之得当，亦其效如神。辨证不真而误用之，贻害非细。酒制力缓，煎剂生用，迟入有力。

〔大名精〕　一名地松辛甘寒，能破血，吐痰涎，解毒杀虫，治乳蛾喉痹，小儿急惊，不省人事，绞汁入好酒灌之即醒。服汁能吐疟痰。根名杜牛膝，功用相同。子名鹤虱，杀虫治蛔咬腹痛。

〔山慈菇〕　甘辛微寒，功专清热散结，痈疮疔肿解毒，去毛切。仙茅产浙东仙居县，性温补肾，不入丸料，只可浸酒服。

〔苍耳子〕　即诗卷耳甘苦温，善发汗，散风湿，上通脑顶，下行足膝，外达皮肤，治头痛肢挛痹痛，遍身瘙痒。散气耗血，虚人勿服。

〔何首乌〕　益肝补肾，敛阴气，乌发须，于冬季得大重斤者，竹刀刮去皮，切开煨，料豆汁拌蒸曝干，再蒸黑色为度。七宝美髯丹，前明嘉靖初，方士邵应节进上，世宗服饵，连生皇嗣，于是何首乌方，天下大行矣。

〔菟丝子〕　补肾强腰膝，和平中正之品，《千金》大菟丝子丸，首用此味，凡脾疾久而不愈，必责诸肾，此丸是也。淘净杂子，煮透吐丝，捣饼酒炒。

〔覆盆子〕　甘酸温，益肾补肝，固精缩小便，女子服之多孕。小便不利忌。淘净酒拌蒸。此味贱药之金玉品也。

〔五味子〕　收肺家耗散之金，一分肺邪未尽，用之即受其害，虽名五味，酸居其八，辛居其二，余味非我所知。其酸不亚于梅，即欲用之，只可十粒，或一分，不宜多用。

〔天冬〕　苦寒，补水，与地黄皆为补北济南之品，但脾胃虚寒者大忌。糖制者虽易

其性，然亦能滑肠，大便不实者不宜食。

〔百部〕　甘苦温，润肺经，治寒嗽久嗽，杀蛔除虱，烧烟薰附虫，伤胃滑肠，虚人须与补药并行。酒浸焙。

〔马兜铃〕　轻清肺热，苦辛降气，治痰嗽喘促。若肺虚挟寒大忌。根名青木香，涂诸毒热肿。

〔瓜蒌皮〕　能和肝阳，开胸涤痰。瓜蒌仁润肺疗干咳；便滑者忌。

〔天花粉〕　即栝楼根。生津止渴，清肺胃烦热，和平之品，同地骨皮、桑叶治客热，久而不愈；同漂青黛，治火呛如神。

〔山豆根〕　苦寒，泻心火，保肺金，去大肠风热，治喉痈喉风。能损脾胃。

〔金银花〕　甘平，除热解毒，养血除痢宽膨，治一切疮疡。禀春和之气以生，故无禁忌。其藤名忍冬，凌冬不凋。治筋骨痹痛。按：银花无论外科与痢症，俱宜重用。

〔土茯苓〕　甘淡，祛湿热，利小便，止泄泻。治筋骨拘挛，杨梅疮毒，瘰疬疮肿，淡渗伤阴。肝肾阴亏勿服。有赤白二种，白者良。

〔萆薢〕　甘苦，入胃肝，祛风湿，治风寒湿痹，茎痛遗浊。肾虚无湿者禁。有黄白二种，白者良。

〔防己〕　辛苦寒，行十二经，开太阳，膀胱通腠利窍，泻下焦血分湿热，为疗风水之要药，木通苦寒，泻气分湿热；防己苦寒，泻血分湿热。兼治脚气水种。若下焦无湿热忌。出汉中，根大而中通，名汉防己，治湿；更有木防己治风。

〔木通〕　旧称轻清平淡。尝其味实大苦，通脏腑之气，消乳积，治热淋。

〔通草〕　降肺气，利小便，同桑皮治水膨，水出高源，肺气下降，则水亦泄矣。轻清平淡，加诸通利则合。

〔葛根〕　辛甘，轻扬升发，入阳明经，能助胃气，上行生津，止渴开肌，发汗退热，为治清气下陷泄泻之圣药。血痢温疟，肠风痔疹，凡斑疹已见红点，不可更服上盛下虚之人，须斟酌用之。葛花解酒毒，欲缓其性可煨用。

〔茜草〕　色赤，入厥阴血分，消瘀通经，治风痹黄疸，疸有五种，茜草治蓄血发黄。无瘀滞者忌。

〔威灵仙〕　辛温，风药善走，能宣五脏，通行十二经，治中风痛风，头痛顽痹，癥瘕积聚，黄疸浮肿，一切冷痛，性疾快利。治诸骨哽颇验，威灵仙用糖酒煎一碗，一气饮下诸骨尽消。大耗真气，不得已而后用之可也。

〔钩藤〕　甘苦微寒，除心热，平肝风，舒筋除眩，治小儿惊啼瘛疭，伸缩不已俗谓之搐搦。味淡力薄，煎剂宜迟入。

〔使君子〕　甘温杀虫，消积，治五疳，为小儿诸病要药。

〔泽泻〕　利小便，消水肿，六味汤同茯苓并用，治肝肾虚火上炎如神。小便不禁者忌用。

〔石菖蒲〕　气辛性窜，惟痰火结于包络用之，以开蒙塞。若小儿小有惊痫，自当散风清热，平肝消食。此味不可轻用，因走窜真气。

〔蒲黄〕　甘平，厥阴血分药，心包、肝。生用行血消瘀，通经脉，祛膀胱之热。同五灵脂名失笑散，治心腹血气痛。炒黑性涩止血，治崩带泄精。无瘀勿用。

〔海藻〕　苦泄结，咸软坚，寒涤热，消瘰疬结核癥瘕，脾胃有湿勿服。

〔昆布〕　用同海藻而性雄，除顽痰积聚，治瘿瘤阴溃。

〔石斛〕　入胃，稽豆皮入肾，虚而有热宜之。二种皆轻清淡味，配入诸药，如馔中之虾菜，无甚要紧，然不可缺。鲜石斛清养胃阴，调理之病，最妙之品。

〔骨碎补〕　苦坚肾，温行血，补伤折，疗骨痿，蜜拌蒸晒。

〔景天〕　苦酸寒，纯阴之品，入心清热，为末同菊叶汁疗火丹。中寒者勿服。

〔马勃〕　辛平，轻虚清肺，解热散血止

嗽，治喉痹咽痛失音，将粉吹入，活鼻衄，外用敷诸疮良。

〔柏子仁〕　色赤入心，补心益智。凡健忘多汗惊痫，皆心气不足，柏子仁汤主之，炒研。

〔侧柏叶〕　性涩而燥，清血分湿热，凡治便血炒黑用；吐血衄血，捣汁冲。

〔肉桂〕　辛甘大热，气厚纯阳，入肝肾血分，补命门相火不足，癥冷沉寒之症，疏通血脉，小腹痛，奔豚疝瘕，抑肝扶土，疗寒热久疟，引火归原，出交趾最贵，猺产其厚者亦可用。去皮及油而止。

〔桂枝〕　辛甘温，气薄升浮，入肺膀胱，温经通脉，发汗解肌。治伤风头痛，伤寒自汗，同芍药、甘草、姜、枣名桂枝汤，能和营实表。阳盛之人，或挟暑热，下咽生灾。

〔沉香〕　辛甘温，能下气，理痰调中治心腹痛，噤口毒痢。气虚下陷，切勿沾唇。入汤剂磨汁，入丸散镑曝燥磨，忌火。

〔丁香〕　辛温，纯阳，温胃暖肾，治心腹冷痛，挟寒白痢痛经，同柿蒂、生姜，治呕哕呃逆痘疮灰白不起，须同人参、当归。非虚寒勿用。

〔檀香〕　辛温，调脾利膈，降真香辛温，辟恶止金疮出血。

〔乌药〕　辛温上入肺脾，下通膀胱与肾，疏胸腹气逆，兼能止痛。气虚血热勿服。

〔乳香〕　苦辛温，入心通十二经，去风伸筋，调气活血，托里护心，生肌止痛。痈疽疮肿，疮疽已溃勿服。

〔没药〕　苦平，入十二经，散结通血，消肿定痛。出南番，色赤如琥珀者良。

〔血竭〕　甘咸，散瘀生新，止痛生肌，善收疮口。出南番，嚼之如蠟者佳。

〔安息香〕　出安息国，树脂熬成，外用沥青为壳。能辟邪气，安五脏，至宝丹所以用之。

〔苏合香〕　通窍开郁解邪，出诸番，合众香之汁煎成，故又名苏合油。以箸挑起，悬丝不断者真。走窜真气，挟虚勿服。

〔龙脑香〕　即冰片出南番，杉脂所化。辛温香窜善走，治用虽多，不外通窍引经。同火酒服杀人。

〔芦荟〕　木脂也，出波斯国。大苦大寒，功专清热杀虫，同胆草能泻肝经实火。

〔黄柏〕　滋肾泻火，炒用燥湿，凡下焦有湿热者，必用之品。同熟地、龟板、知母，为大补阴丸，治火有余。而形不足者，无火忌之。

〔槐花子〕　清大肠风热，治肠风便血，血痔。虚寒者忌。炒用。

〔金铃子〕　苦寒，能导小肠膀胱之热下行，通利小便，为疝气要药。同延胡索名金铃子散，治肝火胃痛。川产良，用肉去核。

〔秦皮〕　苦寒性涩，清肝平木，久痢可用，治目疾，洗服皆效。

〔楝根皮〕　即臭椿根皮苦寒涩，故能燥湿清热收敛，入血分，血痢肠风，久而不愈，有断下之功。积滞未尽，勉强固涩，必变他症。

〔诃子〕　苦温泄气，酸涩收肺，大能化痰，久嗽久痢，略用可也。若早施之，为害不测。

〔厚朴〕　苦降，泻实满；辛温，泻湿满，消痰化食治呕，泻痢乱霍，一切客寒犯胃，湿气侵脾之症，邪气未解宜之。已虚者勿用，损胎元。楮树皮也，前因两川教匪扰乱，砍树为薪，紫厚者价至数换，姜汁炒。

〔皂荚〕　性极尖利，搜风泄热，通关窍，涌痰涎，宣壅导滞，以末搐鼻，立作喷嚏。治中风口噤，胸痹喉痹，济急颇有神效。稍涉虚者，切勿轻与，孕妇尤忌。

〔皂角刺〕　辛温，搜风杀虫，锋锐直达病所，溃痈疽，散肿毒，攻乳积，一名如乳为痈疽未溃之神药；已溃勿服，孕妇亦忌。

〔西河柳〕　凡肺受寒郁，气不宣达，为咳逆，或咽痛，或畏寒，身热发痧发疹，皆宜用。按：西河柳辛开肺郁，温散风邪，达表最要之品，枝叶并用。若无感无郁者忌。

〔海桐皮〕　入血分，祛风去湿，行经络达病所，凡病属风湿者宜之。出广南，皮白坚韧，作索不烂。

〔杜仲〕　续绝补伤，强筋健腰，盐水炒断丝，青娥丸同补骨脂核桃肉，治虚寒腰痛，凡腰膝不足者宜之，并能固胎。

〔合欢皮〕　甘平，安五脏，悦心志，和血止痛，明目消肿，续筋长肌。香油调末，治蜘蛛咬，得酒良。

〔芜荑〕　辛苦散满，祛五脏皮肤肢节风湿，凡腹中有酒血气所化成蟹者，惟芜荑同暖胃理气补血之药，乃可杀之。

〔乌桕根皮〕　性能泻下，故通肠利水，功胜大戟，治鼓胀痰喘。

〔苏木〕　辛平，出苏方国，入三阴血分，行血去瘀，同防风治血滞生风，产后瘀血上攻，排脓止血〉无瘀者忌。

〔干漆〕　即漆渣辛温有毒，功专行血杀虫，血见干漆，即化为水，其能损血可见。炒用。

〔大枫子〕　出南番，辛热有毒，治疮癣疥疠，有杀虫劫毒之功。中仁色白、去油用。

〔巴豆〕　辛热大毒，开窍宣滞，去脏腑沉寒，为斩关夺门之将。大黄，腑病多热者，宜之。巴豆脏病多寒者宜之。以少许着肌肤，即起泡，况肠胃柔薄之质乎？万不得已，亦须炒熟去油，入少许即止。

〔桑叶〕　泻肝经之气热，与丹皮同用，大能泄木，同石膏、生地，能疗肺燥；同地骨皮，又治盗汗。轻清之物，施用颇广，须立冬后采。

〔桑皮〕　蜜水炒，治肺火咳嗽，大能泻肺，肺以降为顺，故泻白散首用之。《十剂》中同通草能消水肿，所谓轻可去实也。盖因肺气降，水亦从兹而泄。惟客邪在肺，宜疏散，则不可用。

〔楮实〕　甘寒而利，消水肿，疗骨哽，明目软坚，古方取以为补，惟还少升用之。酒蒸，皮可为纸。

〔枳实〕　摩坚破滞，能坠至高之气，性猛而悍，小陷胸用之，泻胸痞如神。稍挟虚者犯之，反生胀满，切戒也。枳实如壮夫，枳壳如年长，血气之勇已衰，惟能宽胸利气；青皮能疏肝气，枳壳并能疏肺气，然皆气滞始宜。

〔山栀〕　清心肺热，同香附能开郁，凉药之轻清者；同茯苓能泻热邪，屈曲从小便出。近多炒用，用生者绝少。

〔枣仁〕　安神敛心阳，止虚汗，兼入脾，故归脾汤用之，取火生土也。

〔薤仁〕　微寒，消风清热，和肝明目，破心下结痰，除腹中痞气，目病不缘风热。而因虚者勿用。

〔山茱萸〕　炒黑，收肝风，其酸不亚于梅，六味用之，亦取其酸收纳气也。

〔金樱子〕　酸涩，固精秘气，治滑精久痢，性涩滞。昧者喜其涩精而服之致生别症，咎将谁执？熬膏用。

〔郁李仁〕　行水破血，润燥治大肠气滞，关格不通，治标之药。精液不足而便结者勿投。去皮尖研。

〔女贞子〕　冬青树子也。纯阴之品，益肝肾，阴虚有火者宜之。揉去粗皮，蜜酒拌蒸。

〔五加皮〕　苦辛，膏风胜湿，逐皮肤之瘀血，疗筋骨之拘挛，茎节花皮根具五色故名。下部无风寒湿，及肝肾有火者勿服。酿酒尤良。

〔枸杞〕　滋补肝肾之要品，性平赤色，又能补心，凡阴不足者相宜。产甘州为上，入煎剂亦宜炒用。枸杞在处有之，肉薄子多，故不入药，甘产则反是。《抱朴子》曰：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谓能壮阳补肾。千谓：采子之药，古今相同，何昔能而今不能耶？按：是尽多有过誉者，如称：服菟丝子三月，能行及奔马，饮啖如沃雪。然乎否乎？

〔地骨皮〕　枸杞根也，降肺中伏火，除肝肾虚热，能凉血，治五内烦热，止肌热虚

汗。中寒者勿用。

〔蔓荆子〕　轻浮升散，搜风利窍，治头痛脑鸣，目痛齿痛诸症。不因风邪，血虚有火者忌之。

〔木芙蓉〕　凉血散热，消肿排脓，治一切痈疽肿毒有殊功，用花叶捣数四围，疡科为清凉膏也。

〔密蒙花〕　微寒，润肝燥，治目中赤脉清盲，肤翳赤肿，眵泪羞明，小儿疳气攻眼。产蜀中，其花繁密蒙茸故名。

〔竹叶〕　清肺胃风热。竹卷心清心火，竹沥同姜汁能消游行之痰，竹茹和胃止呕，须炒。淡竹叶极消暑毒，能令从小便出。

〔天竹黄〕　甘微寒，凉心去风热，利窍豁痰，治大人中风不语，小儿客忤惊痫。出南海，大竹之精气结成，片片如竹节者真。

〔琥珀〕　色赤，入手少阴足厥阴血分，心肝能宁心定魄，消瘀血破癥瘕，生肌合疮，治五淋，利小便。淡渗之品，凡阴虚水亏者勿服。

〔茯苓〕　滇产者色绀，坚实可入补药；其六安两浙所出者，多断松枝种成，数年可采，惟能利小便，不及滇产远甚。茯苓必须用片，叶氏医案每用块苓，徐洄溪以为虽煎终日而味不出，此言自当遵之。抱木者为茯神，安神宁心。

〔猪苓〕　甘苦淡，泄滞利窍，在上能开腠发汗，入膀胱利湿行水，平阴阳，分消湿邪，淡渗亡津，无湿勿服。去皮切。

〔雷丸〕　苦寒，有小毒，入胃，功专消积，杀虫，竹之余气，得霹雳而生，故名。

〔桑寄生〕　舒筋络，利关节，除风湿痹痛之要药，同他药浸酒服良。

〔杏仁〕　有甜苦二种，甜者，去皮炒研，润肺降气，消痰止嗽，有湿痰者不宜；苦者泻肺解肌，降气利胸膈，同橘皮通大肠气秘。肺与大肠为表里去皮研，表剂连皮研。因虚而嗽勿用，双仁者杀人。

〔乌梅〕　酸涩之品，入肺脾血分，治久嗽久痢，久疟安蛔厥病。有当发表者大忌。更有留邪未尽，用之亦有害。

〔桃仁〕　能治一切血瘀、血积、血痞、血秘，皮肤燥痒，肌有凝血发热如狂。畜血在小腹若非瘀滞而误用之，大伤阴气。泡去皮尖炒研。

〔大枣〕　甘温，补中益脾，同老姜和营卫，利百药。惟嫌助火，胃热齿痛所忌。

〔梨汁〕　凉心润肺，除烦解渴，熬膏代蜜丸。一切治肺之药最妙。

〔柿霜〕　乃肺之精液，北地用膏粱粉收者，清上焦心肺之热。柿蒂止呃逆。济生方加丁香生姜尤妙

〔木瓜〕　酸涩而温，调营卫，利筋骨，治霍乱转筋。能理脾伐肝也

〔山楂〕　健脾行气，消食磨积，麦芽消谷食，山楂消腥膻散瘀化痰，发小儿痘疹，行乳积，止儿枕痛。恶露留于小腹名儿枕痛同茴香疗小肠疝气，去核炒。

〔橘皮〕　脾肺肠胃之气药，旧有国老之称，谓其于补于表于疏剂中皆能相助成功。同杏仁能治老人便闭，去白入肺达表，橘白和中止胃痛，清异录名橘皮为贯老。取陈而紫色者佳。

〔枇杷叶〕　清肺和胃，降气消痰，治热咳呕逆，拭净毛蜜炙，可入肺寒之剂；去粗蒸用，手揉软，可入肺热之剂。

〔石榴皮〕　酸涩，治久痢下血，煅存性为末冲服。崩漏脱肛，煎汤洗。若血痢留邪未尽忌之。

〔胡桃肉〕　润，皮涩，同补骨脂，治虚寒腰痛。胡桃人参汤，观音梦传于洪辑子，治痰喘。去皮无效，连皮有功，盖皮能敛肺也，一切筋骨痛皆可除。

〔荔枝核〕　治睾丸胀痛，取象形之义，须配入平肝祛风湿剂中，烧存性，研冲。

〔龙眼〕　甘温，补心益智。惟嫌助火，故胃热者服之，多作齿痛。

〔松子〕　润肠开胃，悦肌肤，散风止嗽，

治大便虚闭。

〔槟榔〕　尖长如鸡心者，苦辛温，能破滞散邪，泻胸中至高之气，使之下行，攻坚去积，消食行痰，逐水杀虫，堕诸气至于下极。气虚下陷者，所当远避。虽能辟瘴，耗损真气，多食少寿。更有花纹者，只可行滞消食。阴囊生虱，煎汤洗之即除。

〔大腹皮〕　辛温，泄肺运脾，宽胸利水，为诸腹肿胀之首。惟鸠鸟多栖其树，故须泡用。

〔川椒〕　热，有毒，入肺，发汗散寒；入脾，暖胃燥湿。治心腹冷痛，肾寒水肿。若阴虚火旺者大忌。微炒去汗。椒目苦辛，行水消水蛊，除胀定喘。秦椒俗名花椒主治与川椒相同。

〔胡椒〕　辛，大热有毒，温中下气，快膈消痰，治寒痰冷痢，阴毒腹痛。胡椒走气助火，最能损肺，莫以其快膈而嗜之。

〔吴茱萸〕　辛苦大热，有小毒，疏肝燥脾，温中下气，除湿解郁，治厥阴腹痛，呕逆吞酸，善能降浊阴上僭，利大肠壅气，病非寒滞有湿者勿用。滚汤泡，去辛烈，止呕黄连水炒，治血醋炒。

〔茶〕　甘苦微寒，上清头目，醒昏睡，消油腻，解肉毒。

〔瓜蒂〕　苦寒，能吐阳明风热，痰涎上膈宿食。瓜蒂散加淡豉、赤小豆同为末，开水调服取水调。

〔西瓜〕　甘寒，解暑毒，除烦清热。翠衣入心包络，退热凉心，清暑之品。

〔蔗浆〕　甘微寒，和中润燥，治呕哕噎膈翻胃，和姜汁服。大便燥结，取浆须备器柞之。

〔莲子〕　象心，宁心益脾，与龙眼肉煮汤，长服大益心脾；痢之重者，以此调治，无损有益，故东垣母高年病痢，首用此味也。去心炒，莲须涩精固胎。

〔石莲子〕　苦寒，清心除烦，去湿热，专治噤口痢。

〔藕〕　甘寒，凉血散瘀，节，功用相同。

〔荷叶〕　色青而仰，象震，升发阳气，凡肝经病，用此引经甚妙。

〔芡实〕　扶脾益肾，性涩，精不禁者宜之。

〔韭〕　辛温补肾，暖腰膝，散瘀血，治噎膈翻胃，多食神昏目暗，忌蜜。韭子辛温补肾，助命门，故五子衍宗丸用之，蒸晒炒研。

〔葱白〕　辛散，发汗解肌，通阳气，多食神昏、青葱管同红花、杏仁，能入络，治肋痛。

〔薤白〕　辛温而滑，下气调中，治胸痹刺痛，肺气喘急。滑利之品，无滞勿用。

〔大蒜〕　辛热有毒，开胃健脾，消食去寒滞，利小便，消水肿，其气钻筋入髓，与磨脐同功。生痰助火，散气耗血，昏神损目，虚热之人，切勿沾唇。独头者切片灼艾，治一切痈疽恶疮妙。

〔白芥子〕　辛温入肺，能发汗散寒，祛皮里膜外之痰，消肿止痛。芥菜辛热，多食昏目发疮。

〔莱菔子〕　辛温，长于利气，生用豁风痰，散风寒；炒熟定痰嗽，消食除胀。肺虚者勿服。莱菔生食升气；熟食降气。制面毒。

〔生姜〕　辛温行阳分，祛寒发表，宣肺解郁，和胃止呕。姜皮辛凉行水，故五皮饮用之。煨姜与大枣并用，行脾胃之津液，和营卫之气。

〔干姜〕　辛热，能温经散寒邪。客寒犯胃作痛，厥阴浊阴上僭，必用之品。同五味子治寒嗽，通关节，宣脉络，为用甚广。

〔炮姜〕　辛苦大热，能使阳生阴退。故吐衄下血，有阴无阳者宜之。亦能引血药入气分，故入四物汤。血虚发热，产后大热者宜之。即干姜炮黑。阴虚有火者勿服。孕妇尤忌。

〔大茴香〕　产宁夏，辛温，暖丹田，补命门，疗小肠冷气。癥疝阴肿。疝有七肿皆属于肝。小茴香辛平理气，入肾治腰痛；入肝治腹

痛，并疗阴疝。

〔菠菜〕　取老菠菜直下根、治老人大便难下最妙。须佐补气养血之药。

〔蒲公英〕　苦甘寒，化热毒，消肿核，治乳痈乳积之圣药。

〔山药〕　培脾益肾，强骨节。一切滋补药，不能成丸者，用此收之。

〔百合〕　象肺，保肺之药，百合固金汤是也。若肺家有邪，疏之不暇，固之岂无害乎？

〔冬瓜子〕　肺胀喘急，非此不疗。并消水肿，亦因利肺气也。

〔胡麻〕　润肠胃，益五脏。大便滑者忌用。

〔大麻仁〕　治阳明燥热便难，走而不守。肠滑者忌。

〔小麦〕　凉心止汗，治盗汗。须浮者，炒用。

〔麦芽〕　健胃快脾，消积滞，化一切米面食积。尤善通乳。能堕胎，炒用。

〔糯米〕　和胃，育阴生津。糯米饮同人乳服，治药伤胃口食入即吐如神。古称贫人无补，以糯为补。信然。凡麦冬用粳米拌炒，滋肺而不妨脾稷，俗名珠粟。小儿切不可食，坚而难化，胀而壅胃，曾见有失命。为长者预宜禁之。

〔苡仁〕　甘益胃，淡渗湿。治水肿泄泻补脾，炒用。利水生用。其力缓，须倍于他味。

〔罂粟壳〕　酸涩，敛肺固肠。治久嗽泻痢脱肛。兜摄太过，故必留邪净尽。庶用少许，否则大忌。

〔赤小豆〕　细而色暗者入药。通小肠，行水散血，消肿解毒排脓。同芙蓉花捣烂，敷一切疮疽，取效甚速。须出疮顶，腐豆水浸胖捣烂。涂痘疮翻疤，亦有神效。

〔绿豆〕　甘寒，清十二经热毒而解渴。凡肌肤热瘰，绿豆皮治之。肉壅气，能缓药力。煨蚕豆能实大肠。

〔扁豆〕　生用清暑，炒用清补脾胃。惟病后煨食，极能滞气，去皮煮至稀烂，少食可也。

〔淡豆豉〕　苦泄肺，寒胜热，发汗解肌。同栀子治懊恼不眠；同苏叶治寒月感冒；同薄荷、杏仁治暑风身热，无表邪者勿用。

〔神曲〕　调中和胃，治痰逆，消积滞。同香附、黑山栀能开郁气。附造曲法。以：白曲百斤，青蒿、苍耳、野蓼各取自然汁三升，杏仁泥、赤小豆末各三升，以配六神，通和作饼，楮叶包蕞，待生黄衣，晒干炒。

〔谷芽〕　快脾开胃，下气和中，消食化积。生用运化为多；炒用开导为多。味甘气和，健脾之良药也。

〔饴糖〕　即饧也和平润肺止嗽，有痰火者忌之。建中汤用之，取其甘缓和平也。

〔酒〕　温热经，甘者满中，淡者利小便，用为向导，可以通行一身之表，引药至极高之分。热饮伤肺；冷饮伤胃；少饮和血壮神，御寒辟邪；过饮乱神耗血，损胃生湿痰，助欲火，为病百端。无灰酒入药，火酒燥烈尤甚，不可多饮。葛花、绿豆，能解酒毒。

〔金箔〕　辛平有毒，镇心肝，安魂魄，治惊痫风热肝胆之病。

〔白石英〕　甘辛，微温润燥，治肺痿吐脓，咳逆上气。紫石英性味相同，安心神，暖子宫，女子血海虚寒不孕者宜之。火煅醋淬，研末水飞。

〔朱砂〕　甘凉，体阳性阴，色赤属心，镇心定惊，泻热辟邪，多用令人神呆。明透者良，研细水飞。

〔雄黄〕　辛温有毒，入肝气分，杀百毒，辟鬼魅，治惊痫，又能化血为水。明彻不臭者良。

〔石膏〕　以白入肺，并清胃火，热邪在气分，口渴齿燥，引饮，非此不为功。石膏为水药，燥热如焦釜，沃以水，气出蒸蒸然，此无汗能发之谓也。暑热烁津，则汗出不休，石膏能寒肺气，此有汗能止之谓也。凡疟疾

寒轻热甚多汗者，用之最胜。一切肺燥发热，干咳喘急者，须同清滋之品，治之多效。白虎汤之知母、粳米，玉女煎之地黄是也。石膏能行秋肃之令，肺胃发火者大忌。

〔滑石〕　利毛窍，清湿热从小便出，暑必挟湿，得甘草良。今铺中六一散，用漂滑石收甘草汤者佳。

〔赤石脂〕　甘温酸涩，能收湿，止血固下，疗肠澼泄痢，久不愈。

〔禹余粮〕　甘平性涩，入胃大肠血分，能固下，治血痢血崩，研漂。

〔炉甘石〕　甘温能止血消肿，收湿祛痰，退眼疾赤烂翳膜。煅红童便淬七次，研漂。

〔海浮石〕　咸软坚，寒润下，色白体轻，入肺止嗽，化老痰，消瘿瘤结核，水浓结成。

〔磁石〕　咸，能引肺气入肾，通耳气，火煅醋淬研漂。

〔代赭石〕　苦寒，入心包肝血分，同旋覆治气逆，噫气频频，虚人须加补益。

〔青礞石〕　色青入肝，治顽痰癖结，痰着礞石即化为水滚痰丸所以用之。虚人大忌。须拣有金心者方入药。

〔花蕊石〕　入肝血分，能化瘀血为水，下死胎胞衣。大损阴血。煅研水飞。

〔芒硝〕　软坚，即皮硝之在上者。三承气所以用之，同大黄、枳实，推荡燥实疫邪之要药，克削藏府，故调胃承气即不用者，恐其诛伐无过。元明粉功用相同，霸性稍减。

〔石硫黄〕　味酸有毒，大热纯阳，补命门真火。若阳气暴绝，阴毒伤寒，久患寒泻，亦为救危上药。治老人虚闭，半硫丸主之用之不当，贻害匪轻。番舶者良，最难得。土硫黄止可入疮药，臭不可服。

〔白矾〕　酸咸寒，性收涩燥湿，追涎化痰，坠浊解毒杀虫。

〔地浆〕　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入新汲水搅浊，少顷取清，用解一切鱼肉菜果药物诸菌毒。误食马蝗，生子腹中，用此下之。

〔伏龙肝〕　即对釜脐之土辛温调中，去湿消肿，治久痢不愈。

〔燕窝〕　养肺阴，滋脉络，骨节有声，用糯米煮粥服，即疗。肥白为佳，多痰者忌。

〔五灵脂〕　甘温，生用能通血闭；炒黑治经水过多。一切瘀滞作痛，必用之药。酒漂去砂。

〔牛黄〕　同珍珠，治痰迷心窍，丹药采用至广，如至宝丹、抱龙丸、清心丸皆用之。病在心包络之要药，霞天胶健脾补血，胆星消包络积痰。

〔阿胶〕　补血清热，止血妄行，为血分要药。蛤粉炒，但真者绝少。黄明胶治疮疡血虚，不肯结痂。

〔虎骨〕　颈骨补天柱无力，膝补疲痿，能潜阳伏风，煎胶用。

〔犀角〕　凉心解毒，凡一切心经蓄热必用之品。又能和阳疗鼻血衄。

〔羚羊角〕　轻清肝经血热，和阳熄风，兼清肺火，平稳好药。镑用。

〔鹿角〕　温经，强筋补血，治颠顶虚寒头痛。稍涉热体，服之即鼻衄便血，其性温热可见矣。煎胶茸，力更大。

〔麝香〕　麝之脐也，西产为上；川产次之，能开通十二经气闭，走窜之品，凡丹药用之，取其开窍通气也。善败瓜果。亦能堕胎。

〔桑螵蛸〕　益固肾，治梦遗白浊、缩小便，即螳螂子也。

〔蝉蜕〕　其体轻清，故除风热，解肌发痘疹，退翳。治中风失音，洗用。

〔蜂蜜〕　秘蜜之谓也，润肠胃，和百药，不可同葱食，杀人。黄蜡止痛生肌，凡被殴或跌伤，见风多致不救。一方用荆芥黄蜡鱼鳔炒黄色各五钱，艾叶三片，入无灰酒一碗，重汤煮一炷香，热饮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内，不得食鸡肉。

〔五倍子〕　酸涩敛肺，咸寒降火化痰，治下血脱肛。有外感非虚脱禁用，去蛀屑。

〔僵蚕〕　去齿足炒，治风痰之要药。疹

痘症多用之，取其散风消痰也。日本国人有病，僵蚕为上药、非此不治，犹唐古忒之需大黄也。

〔蟾蜍〕　微毒，入胃退虚热，行湿气，治小儿劳瘦疳疾。

〔海参〕　色黑补肾)产北洋者大而刺密，沿缘石上，一擒而获，若再取之，宁败不移。便滑者莫多食。

〔龙骨〕　摄敛收涩，无过此品，故能镇心涩精敛汗，收飞越孤阳。龙齿主治相同，尤疗惊痫，煅用。

〔龟板〕　咸寒，至阴之品，益肾滋阴，治真水不足，劳热骨蒸，腰脚酸痛之症。肾虚无热勿用。去墙酒炙捣。

〔牡蛎〕　生能补肝滋肾，敛精止汗。凡应表之症，用龙牡贻害非细。

〔石决明〕　咸凉，除肺肝风热，疗目疾内外障。亦治骨蒸劳热。煅研。

〔珍珠〕　固心消热痰，清神明，治惊痫，所以至宝丹用之。

〔淡菜〕　味咸，补阴潜阳，凡虚火易升者宜之。

〔人中黄〕　甘草为末，入竹筒中，沥青封固，腊月浸于厕中，交春取出漂清，破竹悬风处阴干，解血分毒。

〔人中白〕　多年溺器中如苔而厚者，漂清煅用，解血分毒，喉科要药。

〔金汁〕　入地愈久愈佳，莹白者入药，清血分热毒。大寒之品，无火者切忌。

〔童便〕　止热血妄行，为吐血产后之良药。患吐血自服溲溺，百不一死，皆能从其类而治之也。秋石咸滋肾水，阴虚火升者宜。

〔人乳〕　补血上品。上为乳汁，下为月水，本属血化，胃阴受戕，纳食即吐，同糯米饮缓缓服之，便能受物。

《友渔斋医话》终

对山医话

〔清〕　毛对山　原著

《对山医话》提要

清·毛对山撰。对山，字祥麟，上海人，著有《墨余录》、《达生篇详注》等书行世。其精于医学，平时研究心得，随笔记录，厘订四卷，题曰《对山医话》，世无刊本。上海周君雪樵，于清光绪廿八年创刊医学报，录刊医报，每期一页，自四十期至五十八期刊完。仪征卢育和录抄医报，并为一卷，前刊入裘氏《三三医书》，风行一时。今该书初版已罄，周氏医报亦年久无存。恐其湮没，炳章仍据周刊原本，校勘圈点辑入之，辑补《墨余录》话医药各说，别作一卷，附刊于末，更为完备。

对山医话 卷一

清 上海 毛祥麟对山原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古以五气、五色、五声，视人生死，盖即诚中形外之义，亦可见疾。虽伏而未发，其脏腑已先受伤，故必现于形声动作，譬室有火患，初不及觉，驯至烟焰满中，则勃发而不可御矣。然为曲突徙薪之计者，近医亦罕。《说部》载宋神宗精医理，有内侍病肿，太医言不治。帝为诊之曰：阴虽衰，阳未竭，犹可疗也。令食蒜煮团鱼而愈。熙宁初，京尹吕溱上殿进扎，郎中周约随趋。帝问：吕体中无恙否？吕以无对，顷之复问，且问周见吕如何？周对如吕。既退，吕引镜自照，顾周曰：面有晦色否？周曰：龙图无自疑，容彩安静。未几，溱果病，遂不起。噫！如神宗者，可云望而知之矣。

切脉、辨证、立方，为医家三要，而脉尤重。盖脉既切明，自能辨证，而投药不难也。今医者，苦于脉理难凭，乃竟尽弃不究。惟学写医案，作门面语，论证则以活脱为能，用药惟以和平为贵，自谓胜于偏执好奇孟浪自喜者。不知用药如用兵，贵乎神速，若迟疑不进，使邪势蔓延，必至救援不及，致危殆而后已。夫偏执好奇，诚为医家所忌，然或因其立法乖异，在病家尚不轻信；若和平之剂，人即知其未必效，亦取其无害而就之。岂知因循两字，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余初读《灵》、《素》诸书，觉其经义渊深，脉理错杂，每若望洋意沮，继并心一志，遍览前贤注释，有所疑，则整日默坐苦思而力索之，乃渐通五运六气，阴阳应象之理。每调气度脉浪，决人生死，亦时或有验。忆昔避兵乡里，对巷有吴某晨起方洒扫，忽仆地不语，移时始醒。延余诊视，仍能起坐接谈，按脉则势急而锐，真有发如夺索者，盖肾气败也，危期当不越宿。遽辞以出，人咸不之信，诘日未昃而气绝矣。又，布商周某，偶感微疾，就余诊视。余曰：今所患勿药可愈，惟按心脉独坚，湿痰阻气，气有余即是火，火郁不散当发痈。时周脑后生细疮，累累若贯珠。余曰：君以此无所苦，一旦勃发，为害非浅，亟宜慎之。彼终不为意。及明春，果以脑后毒发而死。据此则凭脉决证，似乎如响斯应矣，岂知脉理微茫，又有不可臆断者。余有戚某过余斋，形色困惫，询知患咳经月，行动气喘，故来求治。诊其脉至而不定，如火薪然，窃讶其心精已夺，草枯当死。戚固寒士，余以不便明言，特赠二金，惟令安养。时已秋半及霜，寒木落往探之，而病已痊。细思其故，得毋来诊时，日已西沉，行急而咳亦甚，因之气塞脉乱，乃有此象欤？然惟于此而愈，不敢自信矣。脉理渊微，固未易丝分缕析，而世之医家病家，咸以脉为首务，岂知脉居四诊之末。上士欲求其备，原难舍脉以言病，而亦不能离病以就脉也。盖凡临证，必先询其病之所在，与受之所由，察虚实，观气色，俟胸有成见，而后按脉以决其疑。若脉不合症，必更求病之所以然，与脉之所以异，准此立方，或可无出入之虑。本不专以三部九候为凭也。矧今世粗工，略知脉理，便强作解事，谓病之原，本按脉能知。在病家亦信其造诣甚深，指下自能洞见。孰知古之宗工，亦无此本领乎？余为是言，非轻视夫

脉也，正以理甚渊微，未容伪托耳！

胎产非患，惟稽古杂志有异胎五则，称不救。而方书恰未之载，五者何？一曰束，胞带紧束不解也；一曰冲，临产时，冲逆不下也；一曰挺者，横截腹中，手足不露；一曰捧心，子捧母心，心随胎落；一曰，卷肠，肠断始脱。遇此五者，母子得存其一幸矣。至怀胎之迟速，亦其不同，有三四年而后生者，此胎气使然。静待固无所害，若见腹膨既久，误认为病，以药攻之，必至胎损而堕，悔何及哉？更有七月五月而生者，考孕生五月，古名赘胎，以父母禀气之旺，阳生而阴即长，故先期而产。此如向阳花木，得气在先，十月即华，不待三春始发耳。俗子不明此理，妄有诽讪，至产母忿不欲生，良可痛恨。昔余家有坟丁赵德隆者，娶邻女未六月而产一男，戚党咸窃笑，幸赵知妻素端方无疑问。子后渐长，声音笑貌，酷类德隆，于是群疑始释。又有孕终不产者。《元人说部》所载：南邑下砂四灶，盐丁顾寿五，妻王氏，始笄适顾，子女已生其五，而于至大辛亥复有孕。及期，临蓐七日不娩，后仍如故。每嘱家人死必焚我，勿待尽，须检视腹中物，以明何疾。继于至正庚寅十月，腹骤动，痛极而死。越二日，家人遵遗言以火化之，取物视，则胞带缠束甚紧，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坚如铁石，计怀胎四十年。其妇以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胎产常事，有怪异若此者，其故固不可解也。

古云：读书不明其义，不如不读。言恐反为书惑也。而在医为尤甚。盖古人方论，惟言一症，不能随其传变，故可意会，而不可拘执。即如虚损一症，丹溪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治在心肾。以心主血，肾主精，精竭血燥，火盛金衰，而成劳怯。故治以四物六味，补益真阴，俾火自降，而肺金清肃。在东垣则又以脾胃为本，言土厚则金旺，而肾水亦足，故以补中益气为主。后世咸宗李而以朱为误，谓造化生机，惟藉此春温之气，若专用沉阴清化之品，则生生之气索然。是盖未知上损从阳，下损从阴之义矣。按《金匮》云：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脉大指损及心脾，营血亏而气分泄越，宜归脾建中益气养营为要；极虚则言精血内夺肝肾，阴不能自立，宜以四物八味，壮水化源。乃知前贤立方、本各有见；后人不分阴阳，不察脉理，但言治损而茫不知其损之所在也。嗟乎！药能治病，亦能致病。昔人有言：不遇良医，不如不药。盖治病犹易，治药为难耳。有友僻居乡曲，每言其处，苦无医士，无药肆。余谓：果尔，亦未必非一乡之福也。

凡治病必察虚实，勿盛盛，勿虚虚，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素问》审治之义也。今之医士，每遇年老之人，辄投温补。而补之一字，又为人所乐闻。不知老人脾气既衰，饮食入胃，输化不清，蒸变为痰，气机阻遏，气有余即是火。故治老人，略同幼稚，当以清通为主，是即经旨六腑传化不藏，以通为用也。徐灵胎曰：千年之木，往往自焚，盖阴尽火炎，物理然也。余谓积秽沟渠，必多拥塞。人能味此，老人之疾，非纯以温补为法矣。昔金坛王肯堂，年逾八旬，患脾泄，经年不愈。医投温补而转剧，延我邑李士材诊之，用巴豆霜下痰涎数升而愈。此非李之明于辨证不能用，非王之知医，亦不敢服耳。张子和曰：良工先治实，后治虚；粗工或治实，或治虚；谬工则实实虚虚；惟庸工能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也。

昔有人乘舟遇风而患心疾，医者取多年船柁于手汗所积处，锉末饮之而愈。医以意用，初似儿戏，往往巧发奇中，有未易致诘者。庐陵尝举此语坡公，公笑曰：然。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当疗昏惰。推之饮伯夷之盥水，即可救贪；食比干之饭，即可愈佞，舐樊哙之盾，亦可治怯；臭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庐陵亦大笑。余谓：是固不可太泥。古人用药，每取形质相类，性气相从，以达病所，亦有纯以意运，如弩牙速产，杵糠下噎，月季调经，扇能止汗，蛇性上窜而引

药，蝉膜外脱而退翳。所谓医者意也，殆即此类。本不当以常理格，亦未可以必愈，其如或执而不通，适为坡老所笑耳。

今医士每见身热脉数，辄投柴葛，以为邪散则安。不知六淫感证，固非一端，见症虽略相同，治法则自有别。盖温邪忌表，湿家忌汗，前贤固有明训。王晋三古方选注，集伤寒百十三方，攻补温凉，无所不备，岂仅以解表为事哉？即足经纶，治表散亦不宜太过。盖病中大汗，最能暗耗元阳，致病后每多损怯。尝《阅说》部所载，范云仕梁为治议时，武帝有九锡之命，期在旦夕，而云适病疫，乃召徐文伯诊之，欲求速愈。文伯曰：此甚易，但恐二年后不复能治。云曰：朝闻道夕死何妨？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煅地，布桃柏叶于上，令云卧之，汗大泄，翌日遂愈。后二年，云果暴卒。宣解之不宜过甚如此。治病不难用药，而难于辨证，辨证既明，则中有所主，而用药自无疑畏。如明永乐中东宫妃张氏，经阻阅十月，疑有孕。上命太医盛启东诊之，盛谓非孕，进方多破血品，东宫怒曰：早晚望诞育，岂宜服此？即屏退〉阅月病益剧，复召诊，仍疏前方，东宫禁盛于别室，而后服其方。盛家惶怖无地，事恐不免，而盛洋洋若不经意。越三日，家人忽闻门外呼殿声甚喧，出视则盛已红棍前引，获厚赏归矣。询之知妃服药后，下血数斗，疾渐平复。可见识病既真，下药终无疑畏，如盛者于医，无愧为良矣。

《太素》之脉，析五运之微，穷造化之理，能决人富贵利达，贫贱寿夭，此无他，至于理而止耳。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五行之气，隐于五脏，通于六腑，呼吸之间，阴阳开合，造化玄微，靡不毕见。尝考《太素》诸书，首重心脉。心，主也，一身之动定系焉。凡人贵贱，惟在轻清重浊，其词曰：心脉分明紧秀洪，自然禄位至三公，清调三按俱无绝，福寿绵绵紫诰隆。盖脉清则神清，脉浊则气俗，得先天气厚，故神旺气充，脉必明秀而无杂乱至贵也。大抵男子以肝木巽位为主，女子以肺金兑位为先。清如玉之温润，应指分明，不沉不濡，调调不绝；浊则粗燥无神，息数混杂，按之不显，如撒干砂，此贵贱之所由分也。然脉分六部，变应万端，其间阴阳聚散，生克无穷，义奥同于易理，非有宿慧者，岂能参其机要哉？

藜藿之躯，不数服药，药故易于见功；膏粱之体，未病先药，既病而药难取效。常见富人染病，一日数医，医者争奇，冀得偶中，方药乱投，致多误事。有挽显者诗曰：堂深人不知何病，身贵医争试一方。大抵富人病多误于乱药，贫人病多误于因循。

对山医话　卷二

清　上海　毛祥麟对山原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抱朴子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然炼服之法，失传已久，世人未得其术而轻试之，浅则骨痿，久则致命。是欲延年，而反促其算矣。后魏·李预餐玉致疾，谓其妻曰：服玉当屏居山林，排弃嗜欲，而我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之过。然虽死而尸体必当有异，宜勿遽令人知餐服之功。时在七月中，长安毒热如沸，而尸停四日，体仍不变，口亦无秽。昔人有临死服玉屑五斤，死经三年，肤壳如生者。李时珍曰：服玉未必能令生者不死，惟能使死者不朽耳。东坡晚年好烧炼之术，多与方外游。尝遇灵智道人，授以炼服丹法。云：于二至后常吸鼻液漱咽，独居净室，溺则封置瓷器中，满月开视，当有细砂结其上，如浮蚁然，以绢滤取，用新汲水淘净，枣肉为丸，此名阳丹阴炼。又，取人乳人银鼎，慢火熬炼如淡金色为丸，此名阴丹阳炼。盖此二物须经煅炼，始有阴阳相济之功，得成九转还丹之力。坡翁谓灵智妙用，沉机捷法，非其人不轻泄也。

成天地者，气也。天地成而万物生，气固为生生之本。凡血肉之物，气生则生，气尽则化，此自然之理。术家有服气之法，不过能却病延年，亦不能令人不饥不食。然按孔子家语：食石者，肥泽而不老；食水者，耐寒而若浮；食肉者，勇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夭；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是食气固能不死也。尝阅《宋人杂说》，嘉祐间河北大饥，有民襁负一子，觅食他方，中途迫于饥困，遂弃子于空冢中。乱定归乡，过其处，欲收埋残骨，则儿未死，肥健愈于弃时。视冢中空无所有，惟见一蟾蜍，大如车轮，气咻咻然出穴中。抱儿归，与之食不食。六七岁肌肤如玉。其父携至京师，以示儿科医者，言物之有气者能蛰，燕蛇虾蟆之类是也，能蛰则能不食而寿，此千岁虾蟆也；儿得气故不饥，若听其不食，终身不娶，后必成道，无须药也。《东坡集》亦载其事，谅非子虚。然思儿在冢中，得其气而不死，或然；既出穴，仍不食不饥，其理殊不易解。

昔在京邸，遇东鲁宋老人太初，年九十有四，须发皓然，颜如童子。下榻福清道院，日惟静坐一室，三餐之外，无所嗜好。余曾叩其摄生之术，曰：饮食但取益人，毋求爽口，弗食与体相妨之物。自言幼时，脾胃素弱，故生平不食瓜果油腻炙煿，虽佳品罗列，未尝朵颐，故能保此残年。纵口腹而不自惜其身，不可为智。此言胜药石，余尝志之。昔人言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适，恶言形赢，不肯服药，信巫不信医。六者有一，则为难治。余友沈子涵孝廉，丁未春来沪，尝顾余斋，见其神色衰夺，问之，曰：去冬患咳，至今未复耳。按其脉左坚细搏指，右关微涩，余曰：此属阴分有亏，木失水涵，冬令少藏，升逆太过，夏三月防有失血之患。子涵曰：尚能食饭两碗，固无惧也。余曰：虽然，还当安闲静养，服药调之。曰：药补不如食补，我有肥鸡烂肉，何用药为？余遂不复言。未几航海入都，果咳甚，呕血未及一年，卒于京。嗟乎！是时尚可治，因不信医药，以致不救，惜哉！

眼科一症，前人虽有五轮八廓七十二症

之义。然以余言之，其要不过辨其阴阳虚实，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耳。东坡当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时，坡公病目，尝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洗，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鲁直有言：眼恶剔决，齿便漱洁。治目当如曹参之治民，治齿当如商鞅之治军，斯为得之。余谓：此特以养目言也，若火热壅结，赤肿腐烂，翳膜遮蔽，譬之镜受污垢，必当磨洗，非存养所能愈。余少时尝患目赤，初不甚苦，仍于灯下观书，以致肿极而生翳膜，割剔数次始退，然稍不避风，其患立至，目光因之大损。后有友人传一方，于立冬日多觅野菊晒干作枕，自后得无目疾矣。

时下庸浅医流，有三恶习：写方作狂草，用药好奇异，不问病情，妄言知脉。不思医称司命，当如何郑重，而率意如此，其道亦概可知矣。要知此辈固未尝读书识字，略知药性温凉，便欲以寒投热，恐人识其学浅，而必强书脉案；又虑多别字，故作行草以混字迹。不虑肆人莫辨，不顾病者安危，忍心大胆，莫此为甚。方中每用习见之品，有本草所不载者，余尝考其所本，不但不明出处，且未辨其气味。不知古人常用之药，不过数十味，如六君四物六味等，百世不刊之方，试问有异常之药否？声色证脉为五诊，故必闻声观色，辨证察形，复以脉合病情，庶几胸有成竹。然亦有脉证两岐者，故前人有取症不取脉，取脉不取症之义。按：人身脉络，肖乎天地流行，达乎阴阳造化，但可测其常，不能尽其变也。晋太医令王叔和撰《脉经》，犹未能尽泄其奥。盖脉理渊深，惟求于微茫，呼吸之间，岂能了如指掌哉？陶节庵曰：指下难明者，真言也；夸言通晓者，但能言而不能行也。其所著《伤寒全生集》：惟取浮中沉，以分阴阳虚实病之传变，但求于动静躁盛之间，此亦宗仲景只别阴阳之意也。藏器曰：勿使一日失谷气。盖五谷得天地中和之气，能益人脾胃，故以食为主也。然有非餐霞服气，数十年不谷食而安然无恙者，是亦奇矣。余戚家一妇，绝粒三十余年，日不过食蔬菜半碟，或果饵数枚，其起居动作，无异平时，今年逾六旬，犹能调羹缝纫，此或胃气使然，故不治亦无害也。《吹影编》云：仲弟芝庭，年十四，得奇疾，不食五谷，闻气则呕，家人阴进米汁，乃气逆欲绝，时或长啸以舒气，其声如雷鸣，日惟啖羊豕肉一器，食毕即饮冷茶三四瓯，暑月则饮水，亦无腹满作泻之患。有时连旬不食肉，只食瓜果数枚而已；饮酒胜常人，体更肥胖，精神倍于昔时。娶妻生二子一女，家人以为常，亦不强其食也。如是者十五六年。一日忽思食面，食之颇安，后遂能食，而渐羸瘦，不逾年而殁。时苏城吴正功、我邑王协中，皆得医名，吴诊视莫名其症，王则曰食挂，然亦未详其义。余谓：是或痰之为患耳，痰留胃脘，故不食不饥；痰阻气道，故欲扬声以舒之；气有余即是火，久之火盛风生，痰亦为之消烁，而体瘦能食。前十余年强力支持，皆气火为之用耳，痰火虽消，而气机亦绝矣。臆度如是，未识然否，存之以质君子。

医以意取，非可言传。每有病情相似，而药有验不验者，此当深究其理也。尝阅《南唐书》载：烈祖食饴，喉中噎，国医莫能愈，吴廷绍请进楮实汤，一服而安。群医他日取用，皆不效，叩廷绍，但言噎因甘起，故以此治之。李时珍曰：楮实久服使人骨软，故能治骨哽。此亦软坚之义也。余谓：饴味过甘，而能动火生痰，食饴致噎，盖为痰火所阻。楮实性寒而利，故得开其壅滞。此吴深求克胜之理。故作取验，岂一味楮实，而可通治噎患哉？群医之昧，亦可概见矣。

南方卑湿，民苦湿热。每当春冬，必阴雨连绵，入夏则暑热骤降，地气上蒸，人感之，入秋不病湿温，即患疟痢。盖初感虽微，而湿久则成热，热久又能化湿，昔人言湿热交乘，如面入酥，乃言最难分理也。余于夏秋，每患湿病，入冬始愈，故曾有“潦倒微

躯夏复秋，病因暑湿最淹流，方书屡检翻滋惑，药性多偏未易投”之句。亦言其淹缠难治耳。芜湖徐绍裘传一方，秋半清晓，于残荷叶上收清露，以鲜佩兰叶浸二日，去叶取露，磁瓶贮之，封固。明年入夏，晨起服一二茶匙，常食薏苡粥，可除此患，试之果验。

古方有药只一味者，名曰单方。盖取其力专而效速也，用之往往有奇验。金陵贾人莫丽春，避兵来沪，僦居城南，与余居近。有子七龄，好食瓜果，因患腹痛，日夜号哭，肌肉尽削。一日有行脚僧过其门，见之曰：此孩腹有虫，今尚可治，再延一月，即不救。居士肯舍香金五百，当为疗之。莫即首肯，僧于囊中出药草一束，令煎服，是晚泻出白虫升许，腹痛遂止。莫乃以所余草一茎，袖来问余。视之粗如笔管，折之则不断，叶疏而色红，余曰：得非本草所谓赤藤者乎？《纲目》言其能杀虫，而状亦相似。并引《夷坚志》所载：赵子山寸白虫病，医令戒酒，赵不能禁。一日醉归，夜已半，口渴甚，见庑下瓮水颇清，即连饮数勺而寝。追晓见虫出盈席，心腹顿宽。异之，视所饮水，乃仆浸赤藤以织草履者也。以古证今，其说若合。特吴中素无此草，未尝见其苗叶，亦不敢言其必然也。

病非习见，自古医书所不载，往往于杂说中得之，时或有验。邑有剃发工孙某，于肉汁中误吞短发，初不为意，年余觉胸次隐痛，久而痛甚，肢体厥冷。孙尝出入余家，求余诊治。按其脉两手俱平静，自言饮食二便如常，细视患处，皮色无少异。余曰：汝非营卫间病。因询其平日好食何物。曰：无所好。又问：曾食异常之物否？曰：无之，惟于二年前，曾误吞短发。余曰：病在是矣。因令食菜油，连进四五杯，乃大吐，遂出短黑虫无数，似发略粗，入水能动，浸二日仍化为发，病遂愈。或问：油能杀虫乎？曰：惟取以探吐，且无骨之虫，见油则伏，故得随吐而出。然非无本，《谈薮》所载：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发即气绝，群医以为肉癥。徐文伯曰：此发瘕也。以油灌之，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二尺。头已成蛇，悬柱上水滴尽，仍一发也。偶忆是说，因以试之，不意果验。

人当年衰，齿牙摇动欲脱，或在壮岁，为风火所侵，因而作痛者，最难禁受。余中年多齿患，偶阅《玉壶清话》，有固齿乌髭药歌，试之果验，特录于此。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毁，研细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并云：方得诸西岳莲花峰顶张师正，年五十时，齿已疏摇，不便咀嚼，既得此方，巨齿大龈，利如刀截，而摇者复固矣。以方授僧文莹，时僧亦危如悬帚，试之辄复固，遂传于世云。

古之医士能破胁取癥，割股疗毒，筋断能续，骨断能接；今世虽罕见，然能通其技者，宇内犹有其人，不过得传者少，而遇之难耳。昔客武林，舍范氏之藏松阁，主人有子才六龄，堕楼折胫，遍召医人，咸为束手。有新安郑某，自言能治。令取牛筋劈细，揉熟如丝，以束断骨，出药末少许，散骨上，以鸡皮封之，两月能起立，经年平复。余尝询其技之所授，云：有祖传抄本书十页，皆伤科秘法。然其药草非肆中所有，入山采取，往往终岁不得，倘得此药，便可接骨。惟损及脏腑，则不能治矣。尝阅《冀驷稗编》载：蒋紫真，精于医。武进周某，其母剧笋倾跌，竹锋入腹肠已断，求治于蒋，曰：创虽可治，十年后当有异疾。遂出药敷肠，以线缝纫纳腹中，研药一丸令服，夜半而苏，一月创合）后八年乃死。或问：十年后如何？曰：续处必生肉蕈，饮食渣滓，即从此出耳。观此虽脏腑之损，亦可治也。

曹吉云太史，于道光乙巳释褐旋里，行抵山东，其仆坠车折胫，羁旋觅医。闻五十里外有某医能治，遂绕道访之。所居甚幽僻，

聚族数十家皆业农，医者年已半百，须发间白，草履葛衫，吐属温厚。略询邦族，谓行途遭此，洵可怜也。细视伤痕，言骨虽断，尚可续。先出水一匙，令饮，更以药涂之，约越日痛缓，一月可瘥，但必一年不可行远。始复故步耳，酬以四金，亦无不足意，后果如期而愈。可见僻壤荒村，亦有能手，即其举重若轻，而不矜其技，是亦世俗所难耳。嗣于友人席间谈及此事，济南徐季良太常，言所饮之药，名木乃伊，凡人骨断，得此能续。既阅陶九成《辍耕录》载：天方国人，有年七八十岁，愿舍身济众者，即绝饮食，日惟澡身，啖蜜经月，而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用蜜满浸，锢其年月，识而瘗之，俟百年后起封，则成蜜剂，遇伤肢体者，服少许立愈，盖即木乃伊也。然其可贵，虽在彼国，亦不易得云。据此，徐子所言，信有因矣。

泰西医士言善治跌扑损伤，不知此技莫过于蒙古。乾隆时，越东俞孝廉澄，北上堕车，折断胁骨四根。蒙古医生，取驴骨易之，束以帛，半年而愈，惟戒终身弗食驴肉。又，齐次风侍郎，趋值圆明园，坠马破脑，脑浆流溢，仅存一息。延蒙古伤科治之，割羊脑以补之，调药末敷其外，一日夜少苏，然视物皆倒悬，以鼓于脑后敲数十捶，视物始正，八阅月而平复。今中外医人，恐未必有此神技也。

元时有刚哈剌咱庆王在上都，尝因坠马，致两目黑睛俱无，而舌出几至胸，诸医束手。时惟广惠司卿聂某，言识此症，乃以剪刀去其舌，少顷复出一舌，复去之，并于两旁各去一指许，用药涂之，越夕而目睛如旧，更无疾苦。事见杨瑀《山居新话》，谓：聂某亲与言之，其剪下之舌尚存也。按：广惠司乃回回医人，所隶聂某或曾见此症，故能为之治，惜当日元诚先生曾未一询其病由也。

失血之症，弱年易犯，而治之颇难。缪仲淳言其要有三：一、宜行不宜止，行则血循经络，不止自止，止则血凝发热，病日痼矣；二宜养肝，不宜伐肝。盖血藏于肝，吐则肝失其职，故惟养之，使气平而血有所归，伐则虚不能藏，血愈不止也；三宜理气，不宜降火。气有余即是火，气顺则火降，血随气行，自不溢出。若欲降火，必用寒凉，致伤脾胃，脾气既伤，尚能统血而安络乎？斯论甚明，学者大可于此取则。昔人言凡治血证，服寒凉药十无一生，服童便百无一。，因能降火滋阴，消瘀甚速也。余谓：饮童便不如饮自便为佳，既可随便饮使，不失真气，且得因之食淡，而远辛咸。夫淡食亦生新之一助也。

医者意也，能知变，而后能使草木。每见同是一方，或分两有差，或少加一引，有验不验之异者。盖药之轻重，必量其病之浅深，使适达患所，不及则不验。若夫一引之加，似无关系，然如千里行军，不可无一向导也。宋徽宗夏月食冰，遂病脾泄，国医进药未效，召杨介诊之。介用大理中丸，帝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以冰煎药，是治受病之原也。服之果愈。此正经言：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矣。

对山医话　卷三

清　上海　毛祥麟对山原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阅校

中医用药，惟凭气味以扶偏制胜，乃今药肆所售，竟有形似而实非者，倘非常品，必亲尝而后用之。盖投药如遣将，若未知其人之性情贤否而任之，鲜不偾事。忆昔在乡近镇有王某，病火腑秘结，便阻五十余日，余用更衣丸，以未效而疑之。幸病家细心，服时留取数枚以示，余尝之，味甚甘。骇曰：是丸仅用芦荟、朱砂二味，取其苦滑重镇；今味反甘，乃伪耳。因书方令自合，一服即通。知乡间药肆，其不可靠有如此者。昔人言用药有三忌，谓从未经验，臭秽猛毒，气味异常也。知此三者，庶可驱使草木耳。

无为程生，夏月露坐，夜既深，觉小腹重滞而微痛，久则如有物攻，群医莫名其症。近村有老儒能医而不名，程延以诊视。乃令市诸药料，以次熏腹，至雄黄而腹鸣如雷。曰：此蛇膨也。是必坐处有蛇窟，夜深将出，触其所吐之气，致成此疾，经岁腹膨如鼓，至脐中出水，则不可救矣。遂以雄黄和酒令饮，阅三日顿泻绿水斗余而愈。按：本草载雷丸之治应声虫，与此相类。盖物必有制，因其畏而投之，故能取效。法虽异，理自一也。

世俗有云：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盖言衣絮弗使过暖，饮食弗令过饱，庶无蕴热停滞之患，是亦保婴之一法也。凡襁褓之儿，内证多痰火，外感多风热，每患口舌肿毒，投以辛凉化毒自安。近有推惊婆子，指为螳螂子，言过一周即不救，每用利刀剔儿两颐，以出血块。是惟江浙有之，而吴中为甚，他处未闻有此患也。然孩提之子，肌肤娇薄，即欲稍泄风热，以针略刺犹可，切勿用刀割裂，以伤血络，致不能乳食，可不慎欤？

世言以醋泥涂火烧疮，取验最速。其言恰非无本，盖《北梦琐言》中载：孙光宪家人，方作煎饼，一婢抱儿傍玩，失手落儿火上，遽以醋泥涂之，至晚即愈，并无瘢痕。可见当时已有此说，故能应手取效，然则世俗相传，固不厌多闻也。

桐城俞澹香言，其族子昔患水胀，腹膨如鼓，渐至手足面目皆肿，危殆已甚，自问无生理。一日，闻邻家葱煎豆腐甚香，思食之，因自煮一碟，食颇快口，而小便觉爽，遂连食数日，溺更大通，肿渐消，腹亦渐小，不半月而愈。俞谓：水蛊重症，而以葱腐获痊，殊不可解。余曰：凡人感疾，皆由气味相触，内阻流行之机，感时虽微，久能致病，惟遇气味相投之物，一动其机，虽痼疾亦或可瘳。如《内经》言：临病人问所便。即是此理，非臆说也！

感丰初，黄严叶某，贾于沪。一夕偕友小饮，归时已三鼓，倏有旋风刮地起，风过，叶仆地不起，同伴扶掖回寓，逾时气绝。其友徐姓者，尝谓余曰：叶年壮盛，气体素强，何病之骤，而死之速也？余曰：此殆非病，或因惊散生魂耳。问：是时尚可救否？曰：按本草以腰刀鞘二三寸烧末服，谓可救。明年，徐赴苏郡，泊舟黄渡，晚餐方毕，闻岸上喧呶声，往观见一人倒地，因询其何病，其家人曰：本无疾苦，黄昏出门，欲往友家，半行未里，遽踣于此。徐忆余言，令以刀鞘试之，移时渐苏，顷即起坐，自言初至此，闻

树头鸟声乱噪，阴风起林间，使人毫发皆竖。忽来一巨人，挥拳猛击，骇极狂窜，正不识路，继闻前而锋刃声甚厉，意巨人持械复来，遂回身而走，不知何以仍在此也。观此，可见古书所载奇方异疾，若治之得中，固无不验者。然此理甚微，颇不易解。

尝观《拮奇集》载：黑犬遍体无杂毛，目如丹朱者，名风夷，能治飞头之疾。初不知飞头何疾，阅《搜神记》吴时将军朱桓一婢，每夜卧，头辄飞去，将晓复还；又《酉阳杂俎》言：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名。头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咸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离身而去，将晓还复，如梦觉云。噫！此固疾耶！奇甚矣！未识何由而得。遍阅诸书，无从考证耳。

宋·徐文伯入山采药，遇二老人，凿石取水自饮。文伯渴甚，欲乞一盂，老人曰：此玉液也，非汝可饮。过恳之，授半盏，方入口，齿即相击，下咽觉冷不可耐。一老曰：何自苦乃尔，遂摘树叶三片使食，食之即觉温暖异常，老人复授书一册，曰：归习之，能疗世人疾。文伯暮年遂神其技。尝于路旁见一人倒地死，腹大如瓮，文伯曰：此人为爆蛇击死，气虽绝，神未离，尚可活也。乃取药丸，纳其鼻孔，顷之腹鸣便泄而苏。众问所施何药，曰：骨笃犀也。按：骨笃犀乃巨蛇角，能解诸毒。又，明帝时有内侍，患头痛如破，发即厥绝，群医以为风，文伯曰：此脑蛆也。以药点两眼角，顷则鼻中出蛆无数，乃取以捣汁，入药少许，令服，曰：此脑髓所化，非此不能补耳。自后病遂不发。

吐衄诸血症，今人每宗仲景泻心法，不知其所谓泻心者，实泻手厥阴、足厥阴、太阴、阳明四经之邪火有余也。大黄峻利之品，用得宜，取效固捷；若施之体弱之人，祸可立待。梁武帝时姚僧垣以医擅名，值帝病热，欲服大黄，姚言至尊年高，不可轻用快药，帝不从，几殆。其后元帝得心疾，群医拟进补心之品，姚言脉洪而实，盖有宿妨，非大黄不瘥，剂进立愈。观此，知大黄之用，必有把握，未可混施。

华亭费秋谷母，骤腹痛频危者再，闻天马山有道人能医，乃亲往延治。途遇一老翁，同憩于亭，问何适，费以延医对，翁于囊中出一方，曰：此孙思邈所得龙宫方也，服之当有效。费于忽迫间，不辨何药，即市归进母，一服而愈。后以方示人，盖即《千金方》温脾汤也。是方寒热并用，补泻兼施，信非凡子所能定。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思邈尝隐居终南，时逢大旱，有西域僧奏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凡七日，池水骤缩。忽有老人夜诣思邈室，曰：弟子昆明池龙也，今胡僧利弟子脑，诡言祈雨，实欲杀我，望先生怜而救之。孙曰：余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尔授我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事急，何敢吝？孙得方，遂别撰三十卷，每卷入一方，致后世莫辨。老翁所授，盖即真方也。

医学十三科，惟针科效最速。然非精其技者，不可轻试。经云：形气不足，阴阳俱虚，刺则重伤其阴阳，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东垣曰：脉浮数而发热，咽干舌赤，时作渴者，热在外也，灸则灾害立至。据此，知虚寒忌针，实热忌灸。未明虚实者，针与灸岂可妄使哉！唐·狄梁公性娴医药，尤精针术。显庆中应制入关，路出华州，阛阓之北，稠人广众，聚观如堵。梁公引辔遥望，有巨牌大书，能疗此疾，酬绢千匹。就观之，有儿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才如食筋。或触之，酸痛刻骨，双目为赘所绳，目睛翻白，痛极欲绝。公恻然久之，乃曰：吾能为也。其父母暨亲属叩颡祈请。公令扶病者起，即于脑后下针寸许，乃询针气已达痛所乎？病人颔之，公遽出针，疣赘应手而落，病顿失。其家人且泣且拜，遂奉缣物。公笑曰：吾哀尔命之危，非鬻技也。不顾而去。然行针之法，必达乎阴

阳，分别穴道，倘失毫厘，则差以千里。如公者，始可行其伎矣。

咸丰初，邓作夫都阃，奉檄征皖南〉左额受枪伤，时贼势方炽，郑枕戈露宿，以至肿势日甚。医者谓是破伤风，邪已内闭不能治。有一老兵，取桑条数十茎，以火烧其中，取汁和酒，令服遂愈。此法曾见之方书，不意其奇验果如此。然则应验诸方，医家亦不可不谙也。《齐谐记》载：江夏郭坦有儿，于病后忽能食，日必需米斛余，阅五年，家至罄。坦乃驱使自觅食，儿因饥不可忍，乃取圊中韭啖之，竟尽二畦〉旋觉闷极，因大呕，陡出一物，状如龙，撮饭着物，即化为水，而其病顿愈。物则恰莫能试云。及观闻阎僧《睡余偶笔》言：秦有化谷虫，长仅数寸，于谷笔中投其一，不二三日，谷尽化水。始悟郭儿所呕，或即此虫。是必采药时，未经洗净，误吞其子，致有此患，韭能解蛇虫诸毒，故得疗此异疾。

谚云：走马看伤寒。盖言转眼变更，治之不容稍缓也。若令晨服药一剂，明晚再服，中间已隔两昼一夜，经络已传，药力有所不及，则难取效矣。故古方有日三服，甚则昼夜服六次，使药不间断，始能制病。若危急之症，死生于旦暮之间，用药尤当不失其时。近日有一等医人，日则高卧，晚始出诊，以为延者众，而深夜犹不得安息。一至病家，故作匆忙之态，聊且疏方，告其病情，则闭目不答，似厌其言之多也。嗟乎！病者求医，望之甚切，早延夕至，一日虚过，以致鞭长莫及。此谁之过欤？其心安乎哉？

有友病疝，尝问方于余，余按前人治疝，各有所偏，立方不无错杂。仲景以寒为名，故主温散，调营补虚，不人气分之药；而子和又以辛香流气为主，谓肝得疏泄，病将自愈也；巢氏言：阴气内积，复加寒气，盖由营卫失调而致；陈无择亦言：女血因寒湿而为瘕，男气因寒聚而成疝，是以疝属寒者固多。然此病亦有起于湿热者。盖湿热在经，郁遏即久，外复感冒，寒气收束，络脉不行，所以作痛。若专作寒论，恐未尽然。近惟叶氏有暴疝多寒，久疝多热之议，发前人所未发，后学似当深味。今友患此有年，且多目疾，维友疝病，治肝十居八九，因以辛甘化风为治，而附其说于此。

经云：湿多成五泄。水湿侵脾固多注下，然因风病泄者，亦习见焉。盖肠有风则飧泄，胃有风则濡泄，肝为风脏，故厥阴症每多作泻。今之俗工不察病情，以为健脾导湿，治泻之要，用药大都香燥。不知肝为刚脏，必甘柔酸敛以和之，燥则劫津，香能耗散，不反增其病乎？《竹楼间笔》载：宋时有朝贵，患痢经年，群医每进升阳理脾之剂，而病转剧。蜀医唐慎微诊之曰：此肠风也。投以育阴之品，不旬而瘥。余每治肠风泄泻，亦以柔肝获效，故特笔之。

痢疾古称滞下，盖湿热内阻，气失流行，久成积滞。昔人每以导气分消为主，此诚治夏秋时痢之常法。然风淫火迫，寒侵积痰，亦能致痢，治之又当分别。更有脾肾交亏，饮食入胃，输化不清，积留于肠回曲折之间，入秋气，收藏不固而下泄者。道光丁酉先君年七十有三，仲秋患痢，昼夜百余次，初延医诊视，进苦辛调气之剂，因循十余日，病益甚。闻谷即呕，虽汤饮亦不能下咽，满口白糜而作呃忒，举家惶惶，余方寸已乱，漫无意见，惟日夜祈祷，因思得一人与之共商，庶可放胆立方。越日，适毗陵庄生至，庄号春冶，曾从余学医，颇有机变，因令诊。春冶蹙额曰：尊年营卫既亏，痢疾大下，阴液已涸，今口糜呃逆，胃气将绝，实难措手，惟有扶持元气，兼养胃阴，冀得胃气稍醒，以图转机，未识是否？余曰：子言颇合。遂与定生脉佐芍药、银花、陈皮、炙草等味，以糯稻根煎汤代水，春冶用党参。余曰：是方所重在参，党参气味平淡，仅可调补常病，岂能恃以为治。乃用吉林上好山参，每服五分，日进药一次，参则昼夜四次，如是者五日，旁

症悉除，渐能进粥，旬余而痢亦止。然仍不撤参药，至冬初，大啖肉食，盘餐罗列，无不称美。春初，始起床步履，然能食不充肌肉，余窃虑之。气候渐暖，饮食渐减，夏日惟食粥数次，至秋而痢复作，悉依前法治之遂愈。次年秋病又作，仍进参药。先君谓麟曰：汝素知医，岂不知攻补有时？前者初病，曾服利导之剂，继用参药，是以有效。去年病即服参，积滞未清，故今秋复发，参药断不可再用。余心知非参不可，而又不敢违命，日夜苦思，忽忆先君昔患肝疾，得苏郡医生阮仁昌治愈，先君每称其能。乃禀知延请，星夜着人赴苏，阅五日而阮至。诊之曰：湿热内蕴，参药姑缓。乃用芩、苓、楂、朴等治痢之药，先君索方观之，深以为然，命速煎。余不能措一词。时已申分，服后未及半时，即觉气促神乱，延至亥刻，遽尔见背。呜呼痛哉！可见二载之一息绵存，皆人参之力，一旦受此耗散，气泄不能再续，今日思之，未尝不饮泣而痛恨焉。

余作医话，不过借此遣兴，非沾沾于五运六气而言也。适阅杨瑀《山居新话》载一事死不以病，而疑为病死。余故话不涉医，而亦登医话，其略言钱塘韩介石巨室也，延祐某年夏，雷雨骤至，令庖僮登楼闭窗，雨过觅僮，则已僵毙。因疑中风猝死，而观身佩之刀，绦鞘如故，刃则销铄过半矣，杨言其故，殊不可解。余谓此必雷死，非病死也。尝见西人于高楼及藏火药处，每坎地竖铁杆，上出屋宇，以引雷火流入地中，而其旁必尽去五金之属，言能引雷。由此证之，是僮之死，亦以刀铁引雷入室而然也。猝中云乎哉！

苏郡叶天士，良医也。有孙六龄发痘，叶视之曰：绝症无生理，不必服药，其于妇只生一子，不忍坐视，因延儿科诊之，遂疏方进药，余病良已。儿科颇自得，谓其家人曰：老先生道虽高，究非专科，临症不多，误为逆候。其子若妇，亦甚德之，以为乃翁固不若也。叶闻谓其子曰：儿痘果愈耶，某先生力也，当设筵演剧，以酬其劳。子遂折柬招之，儿科盛服往叶出，众客咸称喜。乃鬻蹙曰：喜恐不能终席耳。众初不解，及开宴，金鼓一声，儿嗷然哭，遂绝。叶乃欢曰：吾蚤知其必死也。儿科愕然问故。曰：此儿先天既薄，感气又深，不能外达，今未兼旬，勉强收结，所泄乃阳明之毒也。肾经所伏，仍然不动，闻震响则心惊，心火既动，内迫肾水，水火互冲，毒即激发，而莫可御矣。儿科惭而退，众始服其明也。又我邑医士王惠昭，亦名冠一时，四方求治者，趾相接。一日随仆行郭外，见隔溪一女子，耘于田，王熟视良久，顾仆曰：汝可跣足涉溪，以泥水涂面，突前紧执女手，作拖其下水之势，任伊号哭，不可舍去。仆曰：百步外有耕者闻声来救，恐难脱身。王曰：有我在，无害也，仆如其言，女大骇，极声呼救，其父持梃狂奔而来。王忽止之曰：是若女耶，将发痘，非此一惊无活理，三日后必见点，以验我言。其父虽未深信，然素慕王名，姑俟之，至期果然。亟延诊视，且问故。王曰：此肾经症也。猝然震骇，可使转入心经，今无妨矣。遂为定方，不两旬而愈。或曰：二症皆发于肾经，一则因惊致死，一则因骇得生，何皆言之验也？余曰：叶子年幼质弱，感气既重，正不胜邪，毒终不能外达，故发即死。村女身大气旺，一发即透，透则生惊者，皆欲触其速发也，然惟叶之能决其必死于初发之时，王能取法子未发之际，是非三折肱者，其能如是哉！

古人尝以水火治病，其效速如熨灸之类，今尚有之。以水疗疾者，世所罕见也。按后汉时有妇人，卧疾经年，诸药无效。华佗令坐石槽中，用冷水灌顶，云当百，始及半，已冷颤欲死，灌者惧而欲止，佗弗许，灌至七十，觉有热气，继而气若蒸釜，水若沸汤，满百灌，乃使温褥厚覆而卧，醒来病若失矣。又《南史》载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因以致疾，常觉寒栗，虽夏月必披裘。徐嗣伯诊之曰：伏

热也，须以水发之，然非冬月不可。迨至十一月，水滴成冰，平旦令伯玉解衣坐石上，取新汲冷水，从顶浇之，尽二十斛，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怒叱。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一升饮之，疾顿愈。自后肢体常暖，冬月犹服单衣。时珍曰：此皆伏热之证。火郁则发之。必于冬月者，盖冬至后阳气在内，平旦亦阳气方盛之时，折之以寒，使热气郁遏至极而激发之。《米真神灵验篇》云：有人患风疾，掘坑令解衣坐坑内，以热汤淋之，良久以簟盖之，汗出而愈。宗奭云：四时暴泄，肢冷腹痛，令坐热汤中，浸至腹上，频频揉擦，生阳诸药，无速于此。二者皆以水疗疾，冷热虽殊其理一也。

蜘蛛之毒，甚于蛇蝎。余尝见友家一婢，左臂为蛛所啮，肿如瓮，痛极闷绝。或令以羊血冲酒灌之，使醉昏睡一日夜，肿始退。阅刘禹锡传信方，载判官张延赏为斑蛛伤颈，初不觉，越宿首大如斗，有二赤纹绕项下，至心前，几至不救。有方士取大蓝汁，入麝香、雄黄，以蛛投之即化为水，遂以汁点咬处，两日悉平。本草言蜘蛛能制蜈蚣蛇伤，其性毒可知，古方有蜘蛛散，取能定幽暗之风，以治阴疝。吴门王晋三《古方选注》云：蜘蛛有毒，人咸畏之，而长邑宰林公琰，山海卫人，壮年调理方多用之，久亦无害。言有毒者，或南北地异所产不同耳。物理相制，多有不可解者，顾但知其相制处，亦可救一时之急。邻有幼孩，为群蜂所螫，顷刻肿甚，或令捣芋艿傅之而消。按《沈括笔谈》言处士刘阳居王屋山，时见一蜘蛛，为蜂螫坠地，其腹如鼓欲裂，乃徐行入田间，啮芋梗，以疮就磨之，良久腹顿消。然则以芋治螫，或亦本于此耳。

乾隆初，郡城某绅，患腹痛，发必昏厥，势甚危笃。四方医士，延聘殆尽，诸药毕投，竟无一验。乃榜示通衢，有能治者酬千金。时逢岁试，士子咸集郡中。金邑有周生者，性好博，场后与发，薄资尽罄，招覆，案发，周不与，同寓亦大半散去，周坐困族邸，欲归不时。忽梦亡师某谓曰：汝已得取，不负此来。周曰：昨已出案，门生无分，先生尚未知耶。某曰：汝案在红笺上。周方欲再问，某遽起曰：速取看案。周醒，以为妄想所致，晨起无聊，遂至贡院，见案傍果有红笺，视之，乃某官招医帖也。因思正无归计，姑就之，倘有机会，亦未可料。遂贸然往略，一诊视，诡言此症非汤药可疗，余手制灵丹，方期有效。约以翌日，回寓沉思，必得一物，庶可伪为丹药，因徘徊户外，见墙边有半朽蒲包，乃以黄土封固，炙为灰，分作数包，袖以往。曰：越两时可一服，不过三服，病当愈，然是非寻常药肆中物，价值昂贵，必先稍偿药资。主人言若有验，不靳重酬，预付不能应命。周不得已，爽然反寓。越日，有干仆数辈，辇金而至。曰：先生妙药，昨进三服，即吐一血块，腹痛顿愈，聊奉薄酬，还求覆诊。周曰：今病根已去静养自安，无须用药，余有急务欲归，不克再往，为我谢覆可也。时我邑杨介眉，医名重海内，绅延伊调理，称周术之神。杨令将所吐之物，洗去血污，置清水内，顷之蠕蠕自动，引之长四五寸，乃一马蝗也。曰：此必饮水误吞入腹，幸未生子，故得一吐而尽。然私慕周之技，乘间往访，登堂肃拜，执弟子礼甚恭。周骇曰：先生医道，谁不敬服，仆素无学问，何敢当此。杨曰：愿闻所以知某绅之患而治之。周见其诚，遂实告。杨曰：蒲包灰尚有否？周乃取余灰出，杨尝之曰：是已，此盐包也，盐能杀蛭，故有此验耳。

古有防风粥，以真珠兰碎金犀取油，煮五香稻为糜耳，一盂价值一金。白居易在翰林日，上尝赐一瓯，食之口香七日，云可除风去湿。是亦芳香逐湿之意也。

按《梁州杂记》饧醋能消介类。忆《说部》载有少年眼中尝见一镜，医者言其必吃鲎太多，有鱼鳞在胸，致眼生花耳。乃设芥

醋一瓶，令于饥时啜之，疾遂愈。又有为鱼骨所鲠，几废饮食，后服白饧而解。证此则饧醋之可消介类，其说信然。

走方医卖药市中，或曰：一日必疗一病，虽未必然，而亦时有验者。邑有李跛，开鱼行于东门外，自言其幼时，足背生细疮数颗，无甚痛苦，绝不为意。夏月赤足坐门首，有走方医目之曰：此非癣疥疾也，毒伏阳明已久，亟宜外达，不治当发肠痈，此足废矣。伊父怒其妄而叱之，遂去。不逾月病发，医药半年始愈，而足果废。可见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呪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对山医话　卷四

清　上海　毛祥麟对山原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去其毒，而后辨其气味，察其寒温，著《本草经》三卷。后虽积渐增加，然至汉末，亦仅传三百六十五种，至明东璧氏，汇集诸家，辑《纲目》书，多至一千八百十二种，而歧误亦多。余谓古书简而多阙，今书繁而多讹，近惟澉水吴氏之《从新》，去取适中，便于检阅，宜为人所脍炙。然届今甫百年，而品味已多变，异甚至有是名而无是物，肆中遂以他药代之。在医者但知某药治某病，泛取而浪用之，贻误尚有穷乎。余不揣固鄙，尝欲明出处，辨气味，诠真伪，去所无，补所阙，更勒一书，名曰《本草时宜》，以切于用。然必考证详确而后笔之，故二十年来，仅得七十余种。今年逾周甲虑不能竟其事，倘得假吾数年，庶于是书无憾云。

人参在古本草云，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形长而色黄，状如防风。产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此皆言党参也。瀛湖李氏辑《本草纲目》广搜诸品，而未及于参，至我朝澉水吴氏，订《从新》一书，如分人参、党参为两种，知明时尚无人参。百济、新罗、高丽等国，来中土互市者，皆上党之类。按《谈苑》载邵化及为高丽国王治药，言参质极坚，用斧断之，香馥一殿。又《涵海续编》云，辽东有鞋参，色红泽，体实有心，味甘微苦，断之有金井玉阑纹，人啣之走，气息自若，则都指人参而言矣。时以中国未行，故不入内地，国初始见用，其名乃著于时，嗣后采者多而产渐少，入山每无所得，至弃其业。道光初，近山农户取子种之，伪充人参，遂以乱真，渐至真者几绝，医家以是物多伪，亦将弃此勿用，是亦参之一厄也。今宁古塔参，久已罕见，惟船厂为上，凤凰城次之。凤产质嫩而糖重，故价亦较贱，但昔以光圆短熟为佳，今则以糙熟兼均为贵，是又参之小变。尝观《瓯北集》云，曩阅国史，我朝以参贸高丽，定价十两一斤，迨定鼎中原，售者多而价渐贵。然考康熙甲午查悔余谢揆恺功惠参诗，有十金易一两，盖是时参价不过十倍。乾隆十五年，余应京兆式，虑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二十八年，因病服参，则其价贵已过半，三十年来，何啻更增十倍云云。按今之市价，虽不甚相悬，而物产则远不如前矣。余尝悉心辨别，始知是物真伪，固非难识。在今之医士，寻常草木尚不深求气味，况非习见之品，有终其身未尝一堵庐山面目者，犹何可与言哉！究之真非绝无，特其价过昂，识者亦罕，故非富贵家，素讲服饵者，鲜克知其味矣。然于痘科产科，及元气欲脱之症，实有起死回生之力，断非他药所能代也。忆昔某戚妇，每产血必大下，服参则止。道光壬辰复娩时，次参甚行，某置两许，意十倍服之，功力足以相抵，及服，崩血愈甚，气竭欲脱，急市山参一钱，服之即止。按参之功用，固在诸药之上，行之中土，百有余年，活人无算。自为奸民私种，以致鱼目混珠，遂见疑于世，而弗可不惜哉！

经云：五谷为养，五蔬为充。蔬者收也，所以佐谷气而疏通壅滞也。时珍曰：凡草木之可茹者，为韭、薤、葵、葱、藿五菜。然

菜固不止于五，说原蔬植三百有六十，《纲目》仅收一百五种，余俱不可考。今民生日用之常，更不及十之三四耳。按蔬品惟蒜、胡荽、苜蓿。汉时得之西域，唐贞观中泥婆罗国，又献菠薐菜、浑提葱，至今传种不绝。近通泰西诸国，其蔬果携入内地，土人觅种植之，市以获利，而华人亦有以之充馔者。今略摘数种，辨其气味，以备考证。卷心菜，俗名哈喇菜，叶卷如球，色青，经霜后微紫，去数层，内叶嫩黄脆美，俟其自放，其大如盖，气味甘平，利肠清胃，大抵似菘而味不及耳。花菜来自花旗，故名，叶缺刻如细芥，色浅黄，味甘淡，润肺化痰，性亦和平。笋，色白细长形如玉箸，味淡微辛，中实无节，固非竹类，土人因其形似笋芽，故名之耳。然南菘北植，即化芜菁，今隔数万里重洋，而仍不失色味，是亦不可解也。

古人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此四时之宜，以合阴阳，而安六腑。然天生果品，亦应候以益人，如春生梅，酸敛以平肝木；夏生瓜，甘寒以清暑热；秋生梨，甘凉以肃肺金；冬熟杞，甘温以益肾水。此即经言五果为助，五味五色，以应五脏也。

方伎之流，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谓之红铅。多方制炼以惑人，而尤盛行于明末。有术士制一粒丹，用乳调匀，使人仰卧，从鼻灌之，美其名曰进大药，朝贵多趋之。李可灼红丸之案，即此物也。按妇人月水咸热有毒，服之伤脑，术士之言，岂足信哉！观萧了真金丹诗，亦可悟矣。

竹根木屑，贤者注意，世固无弃物也，惟医亦然。苟明其意，凡物皆可疗疾。如徐嗣伯尝以棺中死人枕，治尸疰、石疳，及多见鬼物，均应手取效。或问三症不同，何皆用枕而瘥？嗣伯曰：尸疰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以枕治之，魂气飞越，不附体矣；石疳甚僻，虫性转坚，非药石可遣，因亦以鬼物驱散之；至眼痛而见魍魉者，邪气入肝也，以邪引邪，固当用枕钩之。三者不相同而适相似，得其意之所在而治之，故皆验也。大抵自宋以前，未尝用此，嗣后灵鞋尸席，与自经死绳，咸用以治病，而本草亦收之耳。

药有雷丸之名，本草谓与雷斧雷楔。皆霹雳击物时，精气所化。若埋于向阳之处，数年后即大如卵，坚如铁矣。按雷火本地中湿蒸之气，郁久勃发，随地气升起，泄为阴中之阳。雷丸得其余气，故能除胃火，散皮中结热。然久服则令人阴痿，盖亦性阴所致。元至正间，邑农家有老妪，为雷击死，顷之复苏，口中含药一丸，吐以示人。比邻俞某，意为神丹，夺而吞之，遂患喉痛。物格格然若不化，后因怒咳，随痰以出，视之状如李核，质光润而色黄，斧击不碎，数年之咽痛遂止。意此即雷丸之类。俞吞时，其升腾之气方盛，迫火上炎，故患咽痛。迨为怒所激，随气涌出，物既去，宜其痛之顿失也。

古无烟草，昔闽人自海外得淡巴菰燃之，以管吸其烟，云能辟瘴。故明时征滇军中咸服之，至我朝始盛行于内地。今虽担夫农工之家，无不备以供客。按本草云，其性纯阳，能得能散，故可化湿御寒，其气入口，顷刻而周一身，令人通体俱快。然火气薰灼，大损肺气，今之多患喉舌诸疮，未必非嗜烟所致。近人欲避其火热，以铜为器，置水于中，使烟从水底起，名曰水烟袋。以为得既济之法，一吸二吸，更伤气分。卫生者，还宜远之。

蜀地产椒分五色，以按五行。服饵家谓是草中之大丹，炼服能坚齿发，调关节耐寒暑，久则轻身益寿。按椒性辛热，能损肺泄气，炼服亦非所宜。今人因其馨香快膈，每用以蘸食腥膻，不知其助火动血，因以致病者夥矣。浙宁陈彦生好食椒，年未五十齿落，此其验也。

诸凡含血之物，其骨皆难长。在人自胚胎至成人，必二十年，方坚骨髓。惟麋鹿角自生至坚，不过两月，计一日夜能长数寸。虽

草木之易生，犹不能及。所以能坚筋骨，强阳道，益精髓。旧有髓道士斑龙丸歌曰：尾闾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慢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并下穴。其丸盖鹿茸所合也。但鹿则喜山而属阳，故夏至解角；麋乃喜泽而属阴，故冬至解角。今采茸不分麋鹿，岂知阴阳既别，功用亦殊，而可混用乎？

四时草木，应候而生，采取亦必及时。非其时则气味异，而功用亦差。即血肉之品，亦不宜生取，以失其性。尝闻今之市麝脐者，生而割之，其香未蕴，脐秽尚腥，入药多至损人。按麝食芳草，至冬香蕴于脐，人春脐痒，自以爪剔出，采芳妇女，拾以相赠馨香染袖，经年不退，名曰生香，颇不易得。今山中猎户，尝取麝粪暴干，得麝生割脐香，以粪实之，或取飞虻去首足翅，入脐封固，久之香亦不散，名曰当门子，是以一麝而获五脐之利也。虻且有毒，不良可知，以之和香料犹可，若入药饵，不反有所损乎？

今市卖有所谓醋鳖者，云出普陀山。似螺而扁，大如豆粒，言能催生。产妇于临蓐时吞之，儿即持以出。然余尝试之，恰无验也。按《海槎余录》谓是相思子，生海中，好事者，取藏篋笥，终岁不坏，出投醋中，则能转旋不已，而无催生之说。据此盖耍物耳，正如闽部疏载莆田所产小白石，状如杏仁，擘之腹文如虫，取两石离立碟中，须臾自相迎合，名曰雌雄石。近亦有市卖者，谓能治目疾，且可合媚药，其价故甚昂贵，而不知其藉此愚人，亦无佐验也。

木鳖子，本草言其无毒，能治泻痢疳积，而发明下又载蓟门人有二子，服此俱毙，特著为戒。近闻南门外有农人曹某，年已半百，子仅九龄，患腹痛，时发时止，经年不愈。或言此疳积，木鳖可疗，曹即市五文，尽数煎与其子服，不逾时乃肉颤筋弛，骨节尽解而死。按木鳖有二种，一产南中，形细而底凸，又名木虱子。昔人用以治痢，审其性味，不过苦参子之类耳。此种今已绝少，现肆中所卖者，皆番木鳖，出回回国，外科尝用以傅疮，服之能杀人，切勿入药以尝试也。

夏子益曰：天地川树木，皆有脂。此系阴阳气化之余，结而成髓。饮天脂者，成上仙；地脂成地仙，山川树木之脂，寿俱无量。《鬼谷子语仙录》云：取天脂须于危峰绝顶，人迹罕到之处，置金盘盛明珠，每于寅卯之交往探，有清露即倾去，得浆色白，芳香不散，味极清甘者，是也。地脂于地脉流行聚合之处，从土涌出，不收仍入地。大抵天地之脂，每六十年一泄，山脂即钟乳之类，钟乳乃石之汗液，脂其髓也。水脂出大海中，高喷百丈，还落水中，介类吞之得为神。树脂数千年老树，枯而复荣者再，始有脂，能化婴儿，游行不定，颇不易得。《方镇编年》载高展为并州判官，一日见砌间沫出，以手撮之，试涂一老吏面上，皱皮顿改，颜色如少。展问承天道士，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发砖，已无有矣。

国朝康熙间，顺德有民入山樵采。忽闻树顶有儿啼声，仰视，见古木上有气缕缕如烟，飞鸟过之皆堕，斫视其中有人，状类凝脂，问之不应，拂之则笑。一同伴曰：此名树脂，非恶物也。遂蒸食，食已觉热，寻浴溪中，肉尽溃裂而死。余谓仙佛之书，大都渺茫，固不足信。凡异常之物，智者不食，信然。

使君子之名，相传有潘州郭使君，疗小儿腹痛，每用此取效，因有是称。按小儿腹痛，虫患为多，而凡杀虫药多苦辛，惟使君子味甘，孩提服饵，不损脾胃，故尤相宜也。至民俗谓虫无尽杀，尽则无以消食，此真愚俗之言。李时珍尝譬之树有蠹；屋有蚁；国有盗，是福是祸，不问可知矣。余亦谓修养之家，必以去三尸，即此类推，虫固宜杀而不宜留也。

今人好食白沦鸡子，言能安五脏，益气血，而不知其颇不易化，非煮之极熟，多致停滞。《南史》载李道念一病五年，发治未效，

丞相褚澄诊之曰：非冷非热，当是过食白沦鸡子耳。煮蒜令食。遂吐一物，形如卵，视之鸡雏也，翅足俱全。澄曰：未尽以蒜更吐之。计出十二枚而愈。又李时珍尝见一朝贵，每晨必进鸡子数枚，久而无恙。因询其庖，此外尚有何好？庖言食不撤蒜。李曰：赖有此耳。观此足知是物不宜多食，而蒜之能消肉积，亦信然矣。

释道家有五辛之禁，道以韭、薤、蒜、芸、薹、胡荽为五荤，而释家则葫小蒜兴渠慈葱茖葱也。所禁虽有异同，然皆辛熏之品，生食增恚，熟食发淫，以其有损性灵，故屏绝也。

丝瓜《本蔬》中佳品，世俗相传，其性至寒，食之败阳。按本草言甘平能除热，利肠解毒通络，而《生生编》又谓暖胃助阳。余尝考其性味，不过甘凉之品。因其凉血，故治肠风崩漏；其络贯串如人脉络，故能通络；其质软滑，故曰败阳。暖胃之说，抑何反也。

狗蝇牛虱，古方未尝用之，而近世医家每以此治痘，盖出齐东野语。周密言同僚括苍陈坡，老儒也，其孙三岁出痘，半浆倒压，势已不治。遇一士授药少许，服之移时即红润，乃乞其方以寿世。盖用狗蝇和醋，以酒调服耳。按药中虫蚁，不过取其飞扬走散之功，故多施于伤科外症，以通血闭。痘症全赖气血以成浆结痂，元虚之症，必当以参、芪培养元气，切勿以此为法也。

尝见幼科取青蒿中虫和药，以治小儿急慢惊风，云有奇验。遍阅古方，未见用此。惟《保婴集》极言其功效，并有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盖用朱粉和之，乳汁点服也。

今人冬月，每以酒和牛乳炖食，而薛立斋言酒不可与乳同饮，盖乳汁下咽，得酒则凝，颇不易化。若以酒炖食，乳已热而成块，本无害也。胡筱园太守晨起食乳，不耐臊气，急呼酒饮，遂觉膈间痞闷，一日夜不思饮食，服神曲、麦蘖俱无效。余令取酥与消导药服之遂愈。酥本乳之精华，得同气以相引，故能取效也。

世言梨有百益一损，梨则百损一益。按梨即木瓜，不过藉酸涩之性，得以舒筋伐木，岂若梨之甘能养胃，凉可清心，润燥化痰，除烦解热，且涣风邪而消痈毒哉？尝阅陈鹄《耳续闻》载湖南崔孝廉，道出泗州，闻吕某精太素脉，俾诊之。吕曰：君来年可得官，秋发痈毒，不可治。崔求预处一方，吕谢不能，固请之。乃曰：京师有大马刘者可访也。明年崔果登第，遂访刘。刘令日啖梨，至二百余颗，乃遍生小疮，而无他患。又《类篇》载有士人状若有疾厌厌然，日无聊赖。医者杨吉老诊之，言气血为热铄，此去三年，当以疽死。士人虑之，闻茅山有忌士能医，不轻为人治，乃易青衣，投执薪水，役久以实告。道士亦令食梨而愈。考经疏言，膏粱之家，厚味浓酒，纵肆无节，不病痰火，必有痈疽卒中之患。唯频食佳梨，能转重为轻，变危为安。据此则梨之功能，夫岂浅鲜，损益之说，抑何相反如此也耶！

腰膝无力，肾气不足也。栗形如肾，故能补肾虚。每于冬月，以袋盛生栗悬高处使干之，晨起吃数颗，再以猪肾粥助之，久则奇效。然须细嚼，连液吞咽。若顿食至饱，反致伤脾滞气。苏子由诗：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后，三咽徐收白玉浆。是得食栗之诀矣。

樱桃味甘性热，故王维有“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句。张子和言：舞水一富家有二子，好食紫樱，日啖一二升，半月后长者发肺痿，幼病肺痈，相继而殇。嗟乎！天生百果，所以养人。倘纵其嗜欲，反滋其害。邵尧夫云：爽口物多终作疾，真格言也。

蓬气味辛苦，功专杀伐，古人用之，必辅以参、术，虑其耗气也。今人用以破积滞，治胸胁诸痛，取其能散气中之血耳，而好古

言亦能益气。然审其性味，亦犹厚朴、槟榔之类，益气之说，切弗轻信。本草载王执中久患心脾痛，服醒脾药反胀，用蓬、术炮以水醋，煎服立愈。余谓脘痛，每多肝木犯胃，蓬莪苦辛泄降，兼之醋味酸收，正合治肝之法，是以效也。

元素曰：芎、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能散肝经之风，为少阳厥阴血虚头痛之圣药。余按：芎劳性味辛温，以佐地芎，而使不寒不滞，故四物汤用以为使，此如六味之有泽泻也，其非专任之品可知矣。今人每用以为君，治少阳厥阴症，不知阴弱之人多虚热，挟肝胆之火上炎，而致呕逆痰咳，头痛气喘，是宜甘缓育阴，而使火风自灭，岂可用升散之品以助其势乎？虞抟谓骨蒸多汗及气弱者不可久服，盖芎劳能令真气走泄，而阴愈虚也。李时珍曰：芎劳肝经药也，若单服久服，则辛喜归肺，肺气偏胜，金来贼木，而肝必受邪，久则偏绝，使人夭亡。故医者贵乎格物也。

昔人言生姜调中益胃，能除肺经诸病，而为呕家圣药。按姜性辛温，用以宣肺气，开寒痰，平呕逆，若为肺胃必需之品则不然。盖胃为阳土，性喜甘柔，肺应秋金，亦宜清肃，辛散之品，恐非所宜。余谓但可用以醒胃，不当用以益胃。或问：本草言夜间勿食姜，食之令人气闭，何也？曰：肺以气顺为安，卧则气血宁静，若以辛温劫之，使痰气上壅，而阻气道。谚云：早除萝卜夜除姜。亦此意也。

牡蛎一名蠔山，附石而生，磈磊相连如房，故亦名蛎房。以是海气所化，体用皆阴，本草故言能治虚损烦热。余尝用以潜阳，较胜于鳗。陶隐居《本通典》：老雕入海化为玭。云是百岁雕所化。按：玭即螺类，然蛎生石间，坚实不动，类虽属介，迥异螺蚌。说恐未然，近人疏方，每书左牡蛎，盖以左顾为牡也。陈海藏尝非之，谓是咸水结成，块然不动，阴阳之道，何由而生？考《南州志》蛎房赞，亦有牝牡异斑句，似牝牡又可以斑辨矣，顾余尝验之。所谓左右者，以其附石不移，顺流旋转，水激成纹，非真有雌雄之别也。

蟹为江乡美品，而吴俗尤多嗜之，每至三秋，不撤此味。昔人言蟹能解结散血，故其字从解言。考其性味咸寒，能动风耗血，味虽美，多食恰能损人，埤邪言未被霜者不可食。昔余家治屋，工人掘地疏沟，获一巨蟹，重斤余。烹食之，夜半腹大痛。洞泄而死。蟹谱震泽渔者，纲得螃蟹，其大如头，以鳌剪纲皆断，怒欲烹之。其侣有老于渔者曰：尝闻龟蟹之殊类者，是江湖之使，烹必有祸。乃令释之。然凡物之异于常者，食多杀人，岂独龟蟹而已哉。

菌之种类甚多，闽粤间人所植楠木，沃以米汁而生者，名曰香菌，乃可充馔。若生墟落秽湿之地，则本郁蒸之气所化，其性多毒，食之杀人。我邑新桥镇，昔有农人于竹园中得鲜菌数枚，甚肥白，煮而食之，竟以腹泻死。忆道光己酉春，淫雨经月，遍地生菌，友人谢月屏家于庭角忽生一菌，大如盆，色浅红，其纹隐有鸟兽形，谢以为瑞芝，邀余往观。余曰：此毒菌也，不久当萎。越夕果渐小，未几而萎。谢以人咸为芝，而余独曰菌，且知其败之速，谓必有所见。余曰：尝阅珍珠船所载李凉公镇朔方时，畔旷于园，树下产菌一本，大数尺，上有楼台，中间二叟对博，并成三字曰朝荣观。公闻而疑之，乃令旷掘其地。仅三四尺，即有巨蟒穴，其下目光如镜，口吐沫成菌。今观君家所生，疑即此类，见背有蟒纹，故知非芝，以气化必易萎也。

闽产桂圆，味甘肉厚，能悦胃养营，凡劳损心脾而血耗者宜食之。因其形如龙目，故又名龙眼。道家每取肉细嚼，待满口生津，汩汩下咽，名饮玉泉。余尝试之，颇益。昔华亭陆平泉宗伯，享寿百龄，日惟食龙眼数千，颜色如少时。然其味过甘，多食令人中满，有痰热者，似亦不甚宜也。

初摘鲜莲，气清味美，能和中养心气；煮粥食之，益人脾胃。昔人言生食须去心，否则恐患霍乱。按莲子中青心，能清心去热，霍乱之说，不知何据。惟今肆中所卖石莲，产粤东树上，其味大苦。曾见食之而作呕者，今人每用以治痢，误矣。

侧柏代茗，别有一种清芳之气。当春末夏初，嫩叶方长时采服之，能除风湿。但其性味苦燥，非壮水之品，而丹溪以为补阴要药，说恐未然。咸丰癸丑洞庭陆秋谷贩于陕遇盗迷人山谷，行数里，杳无人迹，忽闻林间人语，周视恰无所见，惟有大柏一株，枝干修伟，高出云际。时腹中甚馁，因采叶食之，遂忘饥渴。今年逾周甲，须发未斑，步履饮啖，一如少时，每言食柏之验。曩阅《涵海续编》，广成子取云阳液以疗世人疾苦，虽垂死可活。初不知云阳液为何物，后观抱朴子，山中树能人语者，非树语，乃云阳为之，注云阳树精也。陆之所食，或即此耳。

王宇泰云，病酒者，当服枳椇。按枳椇一名木蜜，又名金钩，树似白杨，其干著枝端，长才盈寸，骈生如指，屈曲相连，春生秋熟，霜后味甘如饴。昔人有造酒库而以枳椇木架屋者，其后一室之酒皆淡薄无味。余少时曾伤酒发热，取汁服之，反觉中满，是或味甘所致耳。

鸩，毒鸟也。邕州朝天铺及深山处有之，其种有二，一大如鸦，黑身赤目；一大如鹚，毛紫绿色，颈长七八寸。雄曰运日，雌曰阴谐，声如羯鼓。遇毒蛇，则鸣声邦邦，蛇入石穴，禹步作法，石裂蛇出。秋冬解羽蛰穴，熏之出走，晕眩而毙。以法取胆，盛以银瓶，倘染指，指即断；用作毒矢，着人立死。鸩羽沥酒，犀角即解。凡鸩穴处必多犀，天地所以制杀机也。

苏君世业药材，精于辨别，同业咸推巨眼。同治间贾于沪，有航海客携犀角一箱托售。某开视，遂邀同市共观。曰：此名天马角，伪物也，以此贩楚鄂间，可获利十倍，然杀人亦如之。余若不言，恐售伪者踵至，且虑嗣后无识者，害何底止。遂以百金易之，对众焚毁，客甚感愧。

冬季大鲭鱼胆入川贝末悬壁间，俟干取末，以治咽喉之疾。而邝湛若赤雅又云：其胆治目，功比空青。鱼大胆小者上；鱼大胆大者次之；鱼小胆大者下矣。粤东花悬渔者到得鱼悬亲剖，官税其胆，始敢出市，开私者杖。故其诗有：金环殉吉鹅，花县税鲭鱼，之句。今藤江所市者，皆以鲩胆灌黄藤膏伪为之耳。辨之不精，必见笑于鱼目矣。

杜诗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烛，又名墨饭草，用以煮饭，色纯黑。仙经云：草木之正，气与神通，食青烛之精，命不复殒。是也。

对山医话　补编

是编乃毛对山先生墨余录谈医之说，关于医理，多有发明，故附录医话之末，以资同志之研究。

鄞县曹炳章识

徐何辨症

苏城徐秉楠，青浦何书田，皆精轩岐术，名重一时。时金阊刘氏饶于财，而仅有一子，春患伤寒，势已危，群医束手，遂以重金延二人。徐至，诊视久之曰："伤寒为百病长，死生系于数日之内，苟识病不真，用药不当，则变异立见。古有七日不服药之说，非谓伤寒不可服药，谓药之不可轻试也。若见之未审，宁不用药，岂可妄投以速其殆。故医者必先辨六经之形症，切其脉理，察其病情，究其病之所在，而后能治。如太阳阳明，表症也，宜汗之；少阳则半表半里，宜和解之；太阴邪入于里，少阴人里尤深，均宜下之。若手足厥冷，自汗亡阳者，又宜温之。至厥阴病，则寒邪固结，非投大热之剂不能除。此等症势虽危，但能对病用药，始终无误，不难治也。今诊少君之症，为两感伤寒。两感者，如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以一脏一腑，同受其邪，表症里症，一齐举发。两邪相迫，阴阳皆病。救表则里益炽，救里则表益急，譬之外寇方张，而生内乱，未有不覆其国者。察其形症，变在旦夕，虽和缓复生，能措手乎。言未已，阍人报何先生至，徐退入夹室。何入诊之曰："冬伤于寒，而春病温，盖寒必从热化，今身反不热，而脉形潜伏，此热邪深陷，势将内闭矣。顷按脉时，曾于沉伏中求之，左手尺寸得弦，右则微缓，见症耳中聋，胁痛，寒热若有若无，兼之中满囊缩，时或身冷如冰。夫脉弦而耳聋胁痛者，病在少阳，盖脉循于胁络于耳也；病中满囊缩，右脉微缓者，病在厥阴，盖脉循阴器而络于肝也。邪入阴分既深，故身冷如冰耳。辨其形症，是少阳厥阴俱病也。古人治少阳症，谓用承气下之，反陷太阳之邪，麻黄汗之，更助里热之势，故立大柴胡汤一方，解表攻里，两得其宜。今齿枯舌短，阴液已竭，若投柴胡承气解表峻下之剂，则更劫其阴，是速其殆也。若以厥阴论治，而进桂、附等回阳之品，是抱薪救火耳，若用石膏、黄连苦寒之药，非惟不能拨动其邪，正助其冰搁之势。然医家必于绝处求生，方切脉时，两手虽奄奄欲绝，而阳明胃脉，一线尚在。因思得一线之脉，即有一线之机，反覆研求，惟有轻可去实一法，以轻清之品，或可宣其肺气，冀得津液求复，神志略清，可再图别策。勉拟一方，服之，天寅卯之交有微汗，则可望生机，否则势无及矣。"是时徐独坐室中，使仆往探，索方观之，乃大笑曰："是方能愈是病耶！果然，可将我招牌去，终身不谈医道矣。"言为何仆窃闻，达于主。何谓刘曰："闻徐先生亦在此，甚善。今晚虽不及相见，明日立方必与共，千万为我留。"何舟泊河沿。遂下宿。徐欲辞归，刘苦留之。服药后，至四鼓，果得汗，形色略安。天未明，何至复诊，喜形于色曰："尺脉已起，可望生矣。但必留徐先生，余为郎君疗此病，徐若去，余亦去耳。"刘唯唯。徐悉病有转机，无以自容，急欲辞归。刘曰："何曾有言，先生去彼必不留，儿命悬于先生，惟先生怜之，虽日费千金，亦

不吝。”徐闻，知前言之失，默然无语。何一日登岸数次，不数日，病者已起坐进粥，乃谓刘曰：“今病已愈，我将返棹，徐先生已屈留多日，谅亦欲归，但前有招牌一说，或余便道往取，或彼自行送来，乞代一询。”徐遂丐刘周旋，刘设席相劝，至为屈膝，始得解。何归，适姪某亦患伤寒，病剧，举家皇皇，何诊之，形症与刘似，曰：“易耳。”遂以前法进一剂，不应，再进而气绝矣。何爽然曰：“今日始知死生在命，非药之功医之能也。”因函致徐，自陈其事，而请罪焉。由是闭门谢客，不言医者数年。

两苍氏曰：轻轻处，妙无墨痕。备载两医论，略未删剪，疑若不经意，何虽奏绩，而有末段颛顼，则仍案而不断。及将两论细读，始悟备载之下，盖有不待断者，束处直是有意瞒人，借作疑阵耳。妙妙。

李 中 梓

李中梓，字士材，邑诸生也。有文名，并精医理，名重一时。时金坛王肯堂字泰亦精岐黄术，年八十，患脾泄，群医咸以年高体衰，辄投滋补，病愈剧。乃延李诊视，诊毕，语王曰：“公体肥多痰，愈补则愈滞，当用迅利药荡涤之，能勿疑乎？”王曰：“当世知医，惟我二人，君定方，我服药，又何疑？”遂用巴豆霜下痰涎数升，疾顿愈。鲁藩某病寒，时方盛暑，寝门重闭，床施毡帷悬貂帐，身覆貂被三重，而犹呼冷。李往诊之，曰：“此内热也，古有冷水灌顶法，今姑通变用之。”乃以石膏三斤，浓煎作三次服，一服去貂被，再服去貂帐，服三次，而尽去外围，体蒸蒸流汗，遂呼进粥，病若失矣。其医之神效类如此，特素自矜贵，非富贵家不能致也。

童菽原曰：是亦一时之隽，但非富贵人不能致，则与集中姚蒙异。虽情性各别，未可强同，而品地实于斯判。

姚 蒙

姚蒙字以正，居邑之百曲港，明时以医名于世，尤精太素脉。言人生死祸福，每奇中，而性特异。其所可意者与之谈，娓娓不倦，至废寝食，否即白眼仰观，呼之不答，镇日可无一语。是时医名重海内，求者户常满。姚于贫人，每施方药，却酬金。证如危险，每日诊视二三次不吝。至富者欲延，则于礼貌间苟不当意，往往勿顾。或问其故，曰：“此辈库有银，仓有粟，死亦何害？若贫者自食其力，妻孥赖之，安可死耶？”时都御史邹来学巡抚江南，召蒙视疾。蒙欲辞，邑宰某迫之行。及入抚署，见邹高坐不为礼，蒙即直视，噤不发言。邹曰：“汝亦有疾乎？”蒙曰：“有风疾。”曰：“何不自疗？”曰：“是胎风，不可疗也。”邹即引手令诊，蒙却不前。邹悟，呼座坐之。诊毕，曰：“大人根器上别有一窍，常流污水，然乎？”邹大惊，曰：“此予隐疾，事甚秘，汝何由知？”曰：“以脉得之。左手关脉滑而缓，肝第四叶合有漏，漏必从下泄，故知之耳。”邹始改容谢，且求方药。蒙曰：“不须药也，至南京即愈。”以手策之，曰：“今日初七，得十二日可到”邹遂行，届十二日晨，抵南京，竟卒。

两苍氏曰：贫富异视，时贤往往有此，但恨与姚相反耳。至以医论，则其相去者，又未可以道里计矣。

与袁绮香谭医

甲辰客槜李，与西安袁绮香微君寓斋较近。袁固知医，好服药饵。余初往访，见方书药碗，狼藉几案，盖其修合炮制，咸所自为。尝出一方示余曰：“此亦出名人手，因其药味平易，又少补益，故姑置之。”余曰：“君知补字之义乎？凡物缺则补，譬冠服未损，而欲补之使坚厚，则反为疵累矣。药能利人，亦能损人。若果察其阴阳，辨其气味，偶举一二，用之通神，岂必以方奇品异为能哉。昼

长多暇，姑述一二经验之症，以醒睡魔。襄治缪理堂司马细君，经阻年余，腹形渐大，呕不纳谷，日仅饮藕汁一二杯，已待毙矣。延余往诊，见其弱不胜衣，喘不成语，按脉左三部细若游丝，而右关独大，知病在厥阴，而损及太阴。阅前医立案，或言气聚，或曰癥瘕，杂投辛香燥散，以至危殆。爰以甘缓之剂，一进而逆止，再进而食增，继以育阴益气，经月而胀满悉除矣。是症初不过液枯气结，木乘中土，惟攻伐过甚，阴液日涸，遂至肝阳莫制，阳明受困。夫阳土喜柔，甘能缓急，进甘缓者，治肝即所以救胃，此一举兼备法也。又癸丑寓乡，有舵工子，夏患疮疡，医投苦寒之品，至秋渐至浮肿。继延幼科，更进利导，肿势日甚。病及半年，仅存一息，绝食已二日矣。其父上镇市棺，将为待死计，或谓余知医，遂踵门求治。余鉴其诚，往视。肿势已甚，面目几不可辨，脉亦无从据按。因思病久必虚，且多服寒凉，脾土益衰而及于肾，肾水泛溢，三焦停滞，水渗皮肤，注于肌肉，水盈则气促而欲脱，拟急进独参汤，以助肺气，盖肺主一身气化，且有金水相生之义也。时逆氛未靖，乡间无从觅参，乃以仙居术一两，令浓煎徐服，尽一器，喉间痰声觉渐退。于是叠进六君，重用参、术，甫半月而肿尽消。此二症皆以平淡取效，可见方不在奇，在用之得当耳”袁曰：“君用法良善，未悉业受何人，法宗何派？”余曰：“幼年病弱，悉屏经史子集，食饱睡余，惟以方书消遣，其时已略能理会，迨侍疾椿庭，杜门不出者数年，因遂搜采群书，究心《灵素》，而于切脉调剂之法，亦渐通贯，此业之所由成也。嗣是偶有所得，笔以记之，积为一十二卷，名曰《侍亲一得》，暇当就正也。”翌日袁过余斋，遂以书授，厥后屡以医学问。余谓凡人受病，虽不离乎寒热虚实，然有虚中实，实中虚，寒化热，热生寒之异，临症施治，必求其克制之功，与相生之义，使之并行不悖，乃为善耳。至调剂之法，不过藉气味偏胜以图功。如《内经》咸胜苦，苦胜辛之类。盖医者意也，方者法也。必读古而不泥于古，采方而不囿于方，神明其意于法之中，研穷其理于意之外，斯则化裁之妙，存乎其人矣。袁极称善。明春，袁适有楚南之行，遂别。嗣以兵阻断音问，近始得函，悉此管窥所著，竟欲代付手民，自笑于前贤诸籍，未能兼综条贯，矜其一得，适足贻笑方家。然如袁君之嘉善，至老不衰，遭此纷乱，而拙本袭藏，俾不散佚，感何如乎。特笔所谭，以志相交之有自云。

两苍氏曰：余不知医，但尝闻医通于易。夫易之为义，自不易外，交易变易，动而不居。可见医无执著处，既宜多哀前言，尤贵不拘成法，实其腹而虚其心，应以自然，而非出于必然，医如是，亦庶几矣。篇中所论，恰如我意所欲出，其殆有相视而笑，目逆于心者欤。

古　西　医

沪有泰西医士，设肆市药，其治恒施刀针，不按脉，不立方。尝见一乡人病膈求治，医授药数粒，归服之，觉肠胃燥裂，遍体如焚，顷吐二物，状类蛩，而大倍之，蠕蠕尚动。明日复诊，询得其故，曰：症不可疗矣。腹中似此者无数，服药则吐出者应死，内伏者亦死，今虽吐出，而物尚生，是非药所能杀矣。乡人涕泣求救，医出一函，并银饼四枚，令至某处，转求某医。乡人持往，某阅书竟，徐出药水少许，涂其两乳下，及回前医。即令仰卧于椅，椅有机钮，手足如系。医出利刀，割涂药处，以指探觅，而无所得，复用药封之。乡人自言受刃时，心虽战栗，恰不甚痛，然病仍未愈也。又一人，以目疾求治，医匣出二虫，形似蝗而小，置目食翳膜殆尽，而旧患顿失。然其法大都以霸力胜，内症固非所宜，即疮疡之属，每见其在肉削肉，强壮者尚可，若施于衰弱之体，正恐为祸转烈耳。

两苍氏曰：读《素》《灵》等书，知医必穷阴阳之奥。至汉末华元化，以刀斧易药石，究是医家外乘。今已不传其书，西医殆得其一体，而术不甚验，则犹似是而非欤。

电气治病

有患暴绝及中风麻木，肢体不仁者，电能疗之。法以电线按患处，若针灸然，或蓄电于筒，令患者身贴而手按之，即取效。盖电能随人筋络，以运行骨节间，其功固甚速耳。

听肺木

泰西医士有听肺木，长不过尺，遇患肺疾者，一头依病者胸前，医者枕其一端而听之。随听随移，审其呼吸，辨其部位，能知病之所在而施治云。

戒烟良方

鸦片烟为中国四千年来未有之毒，今竟于数万里外传染及之，抑且日变月异，几不知迁流所极，在受其害者，既难屈数。即言其害者，率多痛哭流涕，不能更赘一词。然其间亦有创深痛钜，悔之甚而仍不戒者，则以烟有瘾而未易脱也。是欲戒烟，当先除瘾，而欲除瘾，必先觅方。今肆中所售戒烟药，品目种种，服之似皆有效，而不知其仍用烟膏，故不服而瘾如故。近于友人处得方，药以易而价廉，功虽缓而无损。据云已救多人，如浙宁叶某，烟瘾本大，如法制服，不半年而戒绝矣，其方惟用粗大粉甘草一味，不拘两数，熬膏如烟。初以烟九分，入甘草膏一分，照常吸之。继则烟递减，而膏渐增。至膏有八九分，烟仅一二分，则瘾自断矣。所愿有志之士，咸起而试之。如果有效，则是方也，不诚烟瘴世界中之特健药哉！

两苍氏曰：余尝集方十余，出试诸人，初无不验，而卒无一能脱。静思其故，知凡人干事，皆气为之帅，但烟之为瘾，恰非一日，而气之所用，多在一时，再而衰，三而竭，及气馁而瘾犹未绝，则功败矣。昔人谓慷慨殉节易，从容赴义难，亦此意也。然则当如何？曰：法宜恒久，更忌因循。必绝之甚确，而持之又甚坚，然后选方服药。如是而犹不验，我不信矣。又尝闻之友人曰：卉本棉花，初产西藏，元世祖谓可以被天下，因欲带入中原。时有老僧止之曰：利与害常相因。是物虽甚利赖，然愿陛下姑舍之，若必传种入内，恐五百年后，复有一物踵此而进，为华人害，世祖不听，棉遂盛传，而其所谓为害者，由今思之，疑即鸦片。故或于花时择棉之雄者，取根捣汁饮之，即可止瘾，似乎物理相制，其间原有交关云云。据此则鸦片之害，或不尽由人事，倘得大去其疾，陡绝来源，则是瘾也，岂待戒而始除哉。

圣治丸方论

夏令暑热炎蒸，湿浊上腾，人在蒸淫热迫中，设或正气不足，最易感病。矧南方地卑气薄，更多中痧吐泻之症。推其致病之原，或过于贪凉，风寒外受；或困于行路，暑湿相干；或口腹不慎，为冷腻所滞；或饮食不节，使输化失宜；或感时行疫疠之邪；或触秽恶不正之气，皆能致脾土不运，阴阳反戾，升降失司，卒然腹痛，上下奔迫，四肢厥冷吐泻并作，津液顿亡，则宗筋失养，故足挛筋缩，先起两腿，或见四肢，名曰霍堆乱转筋。生死瞬息，年来此症大行，我邑地窄人稠，互相传染，甚有一家数人而同时告毙者，深可畏也。兹故不揣鄙陋，爰拟一方，名曰圣治，入夏可预合备用。如遇疫疠时行，痧暑并触，或感秽气，或入病家，心怀疑虑，胸觉痞闷时，即以一丸入口，借以解秽却邪，勿乱其气。方用正号仙居野术烘燥勿令焦黑二两，真川厚朴二两，白檀香研细末一两，降真香研细末一两，新会皮盐水炒二两，以上五味，再同研为极细末，以广藿香六两，煎浓汤泛丸，如大黄豆大，每服二三丸，细嚼和津咽下。野

术味甘能和脾，苦能燥湿，定中止呕，扶正却邪，开胃气以除积饮，故用以为君；朴苦辛，能泻实而化湿，平胃调中，消痰行水，兼治泻痢呕恶，陈皮为脾肺气分之药，能快膈导滞，宣通五脏，并可除寒散表，故用此二味为臣；檀香调脾利膈，正气驱邪，降香能辟秽恶怪异之气，故用为佐使；藿香禀清和芬芳之气，为达脾肺之要药，气机通畅，则邪逆自定，故用为引。其曰圣治者，以圣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盖思患预防，莫若服药于未病之先，使轻者解散，而重者化轻，未必非却病养生之一助云。

童叔原曰：是方出而修合者颇多，服之有验，药似平易，而其详审气味，精悉功能，足称尽善，固非泛然者所能企及也。

《对山医话》终

客尘医话

〔清〕　计寿乔　辑著

《客尘医话》提要

清·计楠撰。楠，字寿乔，秀水人。陆定圃云：秀水计寿乔学博。楠博雅工诗，深谙医理，尤精妇科。自言诊胎产症二十余年，凡大险大危者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补得宜，不随流俗以逐瘀治标为先务也。所著《客尘医话》三卷，其卷一杂证述略，卷二妇科述略，卷三产后述略。妇科居其大半，论堕胎难产，最中肯綮。其云：俗医治堕胎，往往用补涩；治难产，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治。盖半产由于虚滑者半。由于内热者半，得胎之后，冲任之血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坠。其本由于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血益少矣。治宜养血为先，清热次之，若泥于腻补，反生壅滞之害。至于产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无危险，皆人之自作也。用力太早，则胎坠下；舒转不及，胞浆先破，胎已枯涩，遂有横生倒产之虞。其治亦不外乎养血为主，血生则胎自出；若误用攻下之药，则胎虽已产，而冲任大伤气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云。皆阅历经验之谈，此其一例耳。其首论杂症喉痧诸症，亦多精确，非浮泛空谈可比，诚有功世道之作也。

序

岁庚申，薄游西冷，卖药葛仙岭下，青山寂历，丹灶空明，稚川有知，应亦笑人千古也。我友寿乔，幼耽绣虎，壮悔雕虫，宏景之阁三层，雁湖之水一曲，常日摊书，有时倚棹，寄身于材不材间，寓巧于元之元外，惜盈盈三十里，赏析为难，玉屑珠霏，空付停云落月中耳。岁龠初更，嘤鸣綦切，爰偕二三旧雨，访寿乔于一隅草堂，积雨新霁，空翠满庭，延伫既久，皓魄渐升，乃斟桂醑，载启瑶编，循环雒诵，沁人心脾，半生疑窦，一旦冰释。嘻，幸已，忆予与寿乔交，迄今垂二十余年矣，屈指故人如雪泉石帆梨谷诸君子，悉皆化为异物，而计然七荣，沈约一围，犹得鸿爪雪泥，一话当年陈迹，虽青青双鬓，渐复成丝，亦可见吾两人之长，镵白木剧术寻苓，未始非人间世大自在法也。二月初吉，寿乔将官广文，闻云出岫，本自无心，而故山猿鹤，有待招寻。爰于诸公祖帐之时，聊将贱于题襟之意，他日者，春风桃李，收拾药笼，当结束青鞋，与寿乔重问勾漏消息，未识三生一笑，果有旧因缘否也。

嘉庆九年陬月二十有六日吴江同研弟沈翰拜手跋

《客尘医话》目录

卷一

杂症述略…… 855

卷二

妇科述略…… 859

卷三

产后述略…… 863

客尘医话　卷一

清　秀水　计　楠寿乔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杂症述略

烂喉发痧疹，近时甚多，在稚年不治者，十有八九。何也？其根由于种痘，近时婴孩禀质既薄，痘师防其发点繁多，下苗甚轻，多者数十颗，少者不过数颗，而先天胜腑之毒，未经尽透。一遇时感传染，乘机而发，治之以寒凉之剂，则必至下陷；治之以透表之剂，则又邪未达而本先拔，蕴伏咽喉，随即溃烂而亡，其危可胜言哉！读《金匮》书，有"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之文，盖以升麻透厉毒，鳖甲泄热守神，当归和血调营，甘草泻火解毒，即《内经》所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之旨。绎其意，实与此症相类，而方内有蜀椒、雄黄，似当加于阴毒方中，或因传写之讹，医者当息心揣度，用古而不泥于古，转机则在于临症活变也。

李云浦云：烂喉痧一症，风热者宜清透，湿热者宜清渗，痰火凝结者宜消降。盖邪达则痧透，痧透则烂自止，若过用寒凉，势必内陷，其害不浅。但其证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谓之回阳，其色或淡黄，或深黄，此系痰火所致，皆可治也。如烂至小舌，鼻塞合眼朦胧，是毒气深伏，元气日虚，色白如粉皮样者，皆不可治也。

烂喉发斑斑，半由于元虚不正，时邪易于感染，重者用紫背浮萍、生石膏等药，透毒解热；稍轻者，只宜用大力子、桑叶、杏仁、连翘、桔梗、荆芥、苇茎、花粉，轻清之品，清邪化热，不得早用大生地、麦冬等以腻之，亦断不可用黄连、黄芩太苦大寒等品以遏。此等时证，其势危速，须细心详慎审脉察色，庶几不致误治也。

南人多温热病，而少真正伤寒，不可概从六经论治。盖伤寒六日传遍，多有变证，温热惟留恋一经，或传入营分，从风从湿，必潜心细究，于舌色尤为先务。叶天士前辈《温热论治》数条，发前人所未发，最为切要，学者宜宗法焉。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曰不能治其虚，焉问其余？然亦不可执也。强壮之人，思虑应酬之间，为淫邪贼风所乘，或自恃脾强，过啖甘肥炙脍，酿成胶痰实火，亦宜发表攻里，如河间推陈致新之法，有何不可。若因循顾忌，治不中肯，久则反伤正气，所谓五虚死，五实亦死。又云：毋实实，毋虚虚是也。若不论虚实，动手便用补益，执扶正化邪之说，与胶柱而鼓者何异耶？

疟病无汗，要有汗固矣，至于有汗要无汗，亦不可不斟酌也。虽有虚实之不同，其根本有不因暑邪内藏，阴邪外束所致。暑为阳邪，阳邪多汗，故疟往往有汗，岂可因其汗多，早加固表之药，以致病情反覆。故古人但言久疟扶正为主，未尝言固表也。愚谓：汗少不妨更发汗，汗多不必再发汗，但以轻清和解，治之可也。卫属阳，其气慓悍，故行速；营属阴，其气静翕，故行迟。疟邪之间，一日及连二日发者，邪之着于营也，如周天之数，日行过之，月行不及，亦是阴阳

迟速之分耳。

治疫之法，解毒为先务。吴又可专用大黄驱逐毒秽，但近时之人，体气多薄，攻荡难施，莫若张路玉用人中黄配葱、豉等解毒药，为起首方。叶天士用银花、金汁凉解之品，最为稳当。喻氏云：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佐以解毒。观其旨，病有上中下之分，而独于解毒一言，叮咛再四，岂非急于解毒之法哉？

疫者，秽恶之气，互相传染。吴氏谓：从口鼻而入，即踞膜原，但口鼻吸受，肺为出入之门户，无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热毒，肺金所畏，每见此症，身热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继而充斥三焦，或有逆走心包络者，所谓厉气，无非郁热也。至于疫邪渐解而肺蓄余热，每多咳呛肌热自汗等证，亦所谓肺先病而未愈之明征也。今人每遇房劳遗泄之后，偶感风寒发热，即谓之阴证，病者怕虚，医者怕表，不问现症如何，竟用参、地、附、桂温热峻补之剂，是则先补实其风寒于肾中矣，邪何由出耶？夫所谓阴证者，寒邪中于三阴经也。即使中于肾经，亦须先散少阴之风寒，如《伤寒论》中少阴发热，仍用麻黄、细辛发表之法是也。若果直中三阴，身不壮热，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亦且先宜温散，渐进滋补之法，此理不可不细辨也。

大概治膏粱者多滋养，治藜藿者多消散。然膏粱之体，易生痰积，由其多食厚味也，亦宜消散；藜藿之人，易于清减，由其自奉淡薄也，亦宜滋养。所谓人情物理，不可执一以施。

病有在下者，其见证反在上，如蓄血发狂是矣。在上者反在下，如肺气壅，大便频；肺气虚，小便数是矣；在表者反在里，如三阳合病下利是矣。在里者反在表，如热深厥亦深，及面反戴阳是矣。治宜细察。

卫为阳，风为阳邪，中风者，阳虚不能卫外，以类相从也，故多显阳热之症。治宜求受病之本，毋徒事于风药，以重虚其表。

《伤寒论》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又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者，凡遇此症，恐其伤胃，禁止勿与，是亦背先贤之在旨矣。

阴虚则阳无所附，气有升无降，法当以滋阴药为君，敛降之药为佐。苟徒降其气，则浊未必降，而清且随虚矣。阳虚则气中断，气有降无升，法当以补中药为君，升举之药为佐，苟徒升其气，则清未必升，而浊且随于矣，此治阴阳之偏虚也。外此或七情逆滞，或气血饮食痰阻，碍于中焦，妨其升降出入之路，其人元气未亏，不妨升之降之也。此后天有形之气血，调治之理，至若先天元阴元阳，则阴虚阳必薄，阳虚阴必乘；但当峻补，阴阳无暇为升降、标计也。

阳虚而见阳热之症，是真火无根而脱出也；阴虚而见阳热之症，是阴虚阳无所附而然也；阳盛而见阴寒之症，是阳盛拒阴也；阴盛而见阳热之症，是阴盛格阳也。四者用药不当，生死反掌。

肾者，胃之关。从阳则开，从阴则阖；阳太胜则干而为消，阴太胜则阖而为水，明矣。仲景治水肿，主之以肾气丸，而治消渴亦然，宁不与阳盛有乖乎？然而此之消，是肾中阳虚不能收摄也；此之渴，是肾中阴虚，引水自救也。喻氏谓肾水下趋，故消；肾气不上腾，故渴。均用此丸，蒸动肾气，恐未必然。

咳嗽之症，大半由于火来克金，谓之贼邪，最难速愈。因风寒外袭，而内生实火，急宜泻之；若失于提解，久之传变生痰，误服阴药，反成痨瘵。如果系虚火，惟有壮水一法；但养阴之药，又皆阻气滞痰，是在治之者灵也。如生脉六君汤、金水六君煎之类，最为妥当。

肾虚水泛为痰，有肾中阳虚，肾中阴虚，阳虚津液洋洋泛溢，味淡起沫，治宜补气以生阴，则上泛可降；阴虚咳唾痰涎，味咸粘

臌，治宜益水以潜阳，则咳唾可平，治不可杂也。

鼓膈为难治之病，然鼓犹可治，膈断不可治。鼓多实证，或痰或血，或气或食，或水凝结于中，能先下其滞，继以补养肠胃，渐能运化矣。《内经》鸡矢醴之方，即治法也。至臂细脐凸，青筋绕腹，手心及背平满，此脏气已绝，死不治。若膈证始由肝火犯胃，木来侮土，谓之贼邪。所以肝阴素亏，津液不足之体，呕逆不止，久成噎膈，以至胃汁枯槁，痰涎壅塞，食不下达，仍复吐出。此病在贲门，固与反胃之证，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病在幽门者，判然两途。经云：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今既食不能入，则脏腑之气皆竭矣。故见此病，少可纳谷，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纳谷，不出半年而死。春得病死于秋，秋得病死于春，金水相克之时也。

心肾不足，小便浑浊，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色。要知金衰则水涸，水涸则小便短数而浑浊；气不足则易郁，郁则生热，热生则溺色变为黄赤矣，当求其本而治之。若徒执水液浑浊，皆属于火，概施利水清热之品，必致反增其病。

脚气之病，多由湿热，因浊邪下先受之也。寒湿者，湿热内生，藜藿者，湿热外侵，治宜分利渗湿固也。若有阴虚之极，不能吸气归元；阳虚之极，不能摄血归经，阴阳偏胜，升降失司，于是阳独浮于上，阴独沉于下，足至暮则肿痛矣。治又宜补阴益气，不可概施分利渗湿，以重伤其阴阳。是在观形察脉，以细求之。

有思虑伤脾，脾虚不能统血而失出者；有思虑伤脾，脾衰不能消谷而泄泻者。失血断不宜用凉血，泄泻不宜用消导，以致脾气愈伤，皆当扶养脾土为本，勿徒治其标。

《平脉》云：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迫促，上入胸膈。夫少阴脉不至，是先天元阳元阴受伤。肾者，先天也；脾胃者，后天也。先天既已受伤，则不能生乎后天，故脾胃之阴阳亦伤，不能运化水谷而生湿热；湿热下流，则膀胱之气化不行，浊气因而上入。浊气上入，肺气便壅，脾气愈滞，于是为痰为饮，而食滞腹胀之症形焉。其少阳生发之气，郁而不得升，为周身刺痛，为呕逆吞酸；心主之阳为浊阴所乘，则为心悸怔忡。是肾之一脏膈，而五脏六腑，皆为之不宁，故养身莫妙于节欲也。若不知此，而但以利气行痰消食为治，则燥以伤其阴，利以伤其阳，不坐困乎？此专主肾虚而言也。

诸痛无补，言气逆滞也。然壮者，气行则愈；怯者，着而成病。真气虚乏之人，诸邪易于留着，着则逆，逆则痛。疏刷之中，不可无补养之品。徒事攻击，则正愈虚，邪愈着而痛无休止也。所以脾胃亡液，焦燥如割，宜用地黄养阴等以润之；脉阳涩阴弦，腹中急痛，当用小建中汤；肝血不足，两胁胀满，筋急不得太息，四肢厥冷，心腹引痛，目不明了，爪甲枯面青，宜补肝汤。肾虚羸怯之人，房劳过度，胸膈间多隐隐痛，此肾虚不能纳气，气虚不能生血之故，往往凝滞而作痛，宜用破故纸、萸肉、枸杞等温肾，归、芎等养血。至于头痛，有气虚，有血虚，有肾虚，皆不可无补也。

风温温症之病，其根得之于冬令，中于风寒，遇温而发，其气自内而达于外，故多汗。不比风邪外束，闭其营卫，当发汗解肌也。治故以发表为逆，亦不可因汗而敛之。致变别病，务以清解得宜。

吐血一证，缪氏云：治有三诀。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循经络者，气逆上壅也，行血则使循经络，不止自止；若用硬止之剂，血必凝，血凝则发热恶食，病日痼矣。宜补肝不宜伐肝。肝主藏血，吐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若使伐肝，则肝愈虚，血愈不止矣。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余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若使先降火，必

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愈不归经矣。吐血入水，浮者肺血，沉者肝血，半沉半浮者心血，色赤如太阳红者肾血。肺血宜保肺，不宜泻肺；肝血宜养肝，不宜伐肝；心血宜补心，不宜泻心；肾血宜滋肾，不宜凉肾。若使久吐不止，血已大虚，当用温补以健脾胃，使脾和则能裹血也。若暴吐不止，急用大剂参、术，以急固元阳，血脱益气，阳生阴长之理也。如一味以生地、苓、连、知、柏、黑栀，寒凉阴腻之属清其火，则脾伤作泻，发热咳嗽，势必至于不救矣。

幼科惊证，自喻氏以食、痰、风、惊四字立名，大剖从前之讹，原为确论，然亦有未尽者。近多冬令气暖失藏，入春寒温间杂；小儿吸受其邪，先伤肺经，起自寒热，气粗久延，渐入包络，虽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烦躁神昏，病家惶惧，辄云变为惊风。动用香开，妄投金石重镇，以致阴液消亡，热势愈张，正不敌邪，肝风陡动，渐见肢牵目窜，痉闭发厥，必多倾败。若能于病未猖獗之时，先以辛凉开肺，继以甘寒化热，佐以润燥降痰，两候自能平复。此盖温邪陷入，阴液内耗而动肝风，实非惊恐致病也。若误以惊药治之，鲜有不危殆者矣。

《内经》云：临病问所便。盖病人之爱恶苦药，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之切脉望气，不若问病人，使自言以推求其理为确。如身大热而反欲饮热，则假热而真寒；身寒战而反欲饮冷，则假寒而真热，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病人之喜好，不妨从病人之便，即可以治其病。

病者之性情不同，医者之意见各异，人有能受温热不能受寒凉者，有受补有不受补者，必须顺其性，察其情。现症有与平素相反者，有与平素不相远者，不可执已见误治其标本也。

近时医家，每用囫囵古方，硬引经语，以自矜渊博。殊不知古贤立方，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盖规矩做方做圆之呆法，而作器长短大小，时时变通，所以病情古今无印板式样，即方无一定呆药，必须加减，寓变通于成法之中，斯神乎技矣！

客尘医话　卷二

清　秀水　计　楠寿乔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科述略

治妇人病，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下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有系。明于冲任之故，本原洞悉，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自能所治辄效矣。

肝气之病，近时甚多，妇女为尤甚。即十余岁之童女，往往左胁下痞积胀满呕逆，此先天之肝血不足也。治以疏伐则剧，治以滋养则平，比比而然。况乎天癸久转，生育频多之妇人，其血愈亏，肝愈旺，上犯胃脘，下侵于足，甚至纳食即吐，两足挛痛，致发痉厥。此肝气久痛，必入于络，因血少不能流通，其气必滞，非养血和络，补水滋木，焉能疗治。世人概以谓东方常实，有泻无补，遂皆以肝无补法论治。殊不知肝气之痛，大半属于水亏木炽，所以逍遥散为治肝之始方，并无泻伐之品，其中归、芍补肝，白术、甘草补中，加以柴胡、煨姜为疏通之用。气平即继以八珍汤调养之，则自然所发渐轻。若随俗附和，任意用枳壳、香附、青皮、郁金等破气之药，元气日益消耗，阳衰则阴竭，祸不旋踵矣。景岳《质疑难》云肝无补法者，以肝气之不可补，非谓肝血之不可补。补肝血莫如滋肾水，肾者木之母也，母旺则子强，是以当滋化源，此千古之良法也。夫将军之官，其性刚劲，木火同居，风乘火势，火助风威，母赞其胜，此言其气实有余也。若求其本，则乙癸同源，滋阴养血，尤为急矣。

妇人血结胞门，则上焦之阳不得入于阴，在下则小腹里急，五液时下，在上则孤阳独浮，为嗔怒发热，口燥发厥。治法先宜开痹破阴结，不得一味滋腻，致成虫满。当看其虚实，用景岳《新阵》柴胡饮六方，柴陈煎、归柴饮、解肝化肝煎等方，因病加减治之，较古方尤为灵动。

妊娠伤寒及温热症，最难措手，须辨舌胎，张诞先舌鉴六条，实为名论，治宜宗之。其一云：孕妇初伤于寒，见面赤舌上白滑，即当微汗之，以解其表。如面舌俱白，发热多饮冷水，阳极变阴所致，当用温中之药。若见厥冷烦躁，误与凉剂，则厥逆吐利而死。其二云：面赤舌黄，五六日里症见，当微利之，庶免热邪伤胎之患。若面舌俱黄，此失于发汗，湿热入里所致，当用清利水药。其三云：面舌俱黑，水火相刑，不必问其月数，子母俱死，面赤舌微黑者，还当保胎。如见灰色，乃邪入子宫，其胎必不能固。若面赤者，根本未伤，当急下以救其母。其四云：妊娠伤寒温热，见面舌俱赤，宜随症汗下，子母无虞，面色皎白而舌赤者，母气素虚，当略用温散法。若面黑舌赤，亦非吉兆。若在临月，则子得生而母当殒。其五云：见面赤舌紫，其人必嗜饮，乃酒毒内传所致。如淡紫戴青，为阴症夹食，难治也，即用枳实、理中、四逆辈，亦难为力。若面赤舌青，母虽无妨，子殒腹内，急宜用芎归汤合平胃散，加朴硝下之，以救其母。其六云：面黑而舌干卷短，或

黄黑刺裂，乃里症至急，不下则热邪伤胎，下之危在顷刻。如无循衣撮空直视等证，十中可挽回一二，妊娠伤寒伤风，首宜固胎顺气，虽见脉紧无汗，不可用麻黄、青龙及一切解表猛剂，以风药性升，皆犯胎气也。郑虚谷曰：妊娠伤风，无论时月及月分多少，俱宜严氏紫苏饮加葱白为至稳。

古人用芩、术安胎，是因子气过热不宁，故用黄芩苦寒以安之。脾为一身之津梁，主内外诸气，而胎息运化之机，全赖脾土，故用白术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热，营行过疾，而胎常上逼者宜之。至若形盛气衰，胎常下坠者，非人参举之不安；形盛气实，胎常不运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虚火旺，腹常急痛者，非芎、归、地、芍养之不安；体肥痰盛呕逆眩晕，非芩、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之偏胜也，妇人坠胎与难产病之最险者也。治坠胎往往用补涩，治难产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盖半产之故，由于虚滑者半，由于内热者半，得胎之后，冲任之血，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血荀不足，则胎必枯槁而坠。其本由于内热，火盛阳旺，而阴劫血益少矣。治宜养血为先，清热次之，若泥于腻补，反生壅滞之害。至于产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无危险，皆人之自作也。用力不可太早，早则胎先坠下。舒转不及，胞浆先破，胎已枯涩，遂有横生倒产之虞。其治亦不外乎养血为主，血生则胎自出，若误用攻下之药，则胎虽已产，冲任大伤，气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

胎前论治

孕妇元气不足，倦怠腹鸣胎动，或微热减食烦渴，宜服加味安胎饮。

人参八分　制白术一钱，炒　白当归一钱五分炒　砂仁三分，炒研　苏叶四分　陈皮四分，炒　熟地三钱，炒松　淡子黄芩八分　炙草二分　麦冬一钱

孕妇或胃脘痛，肝胀小腹坠痛腰痛，皆名胎痛，治宜加味参橘饮。

人参五分　制白术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制半夏六分　新会橘红六分，盐水炒　藿梗五分　炙甘草三分　砂仁三分　白芍一钱炒　苏梗六分　生姜一分

孕妇多怒，胸腹满闷，宜服加减和气安胎饮。

人参四分　白术七分，炒　当归钱半　川芎五分，盐水炒　炙甘草三分　苏叶四分　陈皮五分　青皮四分，炒炭　石决明一钱五分，煅

孕妇面目虚浮，四肢有水气，多因脾胃气虚，或久泻所致，宜健脾利水，服全生白术散。

人参四分　茯苓二钱　生白术一钱五分　淮山药二钱，炒　扁豆二钱　泽泻五分，炒　大腹皮七分　陈皮七分，炒　苏叶四分　炙甘草三分

胎气上攻，心腹胀满，名曰子悬，宜服顺气安胎饮。

人参五分　白术八分　当归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二分炒　条芩八分炒　苏叶四分　陈皮六分炒　砂仁三分研　茯苓一钱五分　制香附八分

受胎后尚有经来数点，乃气血盛也，若不腰酸腹痛，不必服药。如下血不止，或按月下血，名曰胎漏。多因劳伤气血，或喜饮炙眛热物，或因房事，宜服补中安胎饮。

人参一钱　淡黄芩一钱　阿胶一钱，蛤粉炒珠　白术一钱　归身一钱五分，炒　生地二钱　川断一钱　苏叶四分　白芍一钱，炒　炙甘草三分

孕妇跌仆伤胎，下血不止，宜服胶艾安胎饮。

阿胶一钱，蛤粉炒　艾叶五分，醋炙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　川芎六分　熟地三钱，炒　黄芩一钱，酒炒　当归一钱五分　陈皮五分，炒　苏叶四分

孕妇心惊胆怯，烦闷不安，名曰子烦，宜服竹叶安胎饮。

竹叶十片　人参八分　麦冬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五分　生地二钱　枣仁一钱五分，炒　黄芩八分，炒　远志肉四分，甘草水炒焦　川芎四分　炙

甘草三分　陈皮四分，炒

孕妇脾虚气弱，饮食停滞，呕吐腹胀泄泻，宜服加味人参平胃散。

人参一钱　茅苍术七分，泔水浸炒炭　厚朴七分姜汁炒炭　陈皮四分　炙甘草三分　白术八分炒　山楂炭七分

孕妇成胎之后，两足浮肿，渐至腿膝行步艰难，气促喘闷，面浮不思饮食，甚至足指出黄水。盖脾主四肢，脾气虚弱，不能制水，肺肾少气血滋养，名曰子气，宜服天仙藤散。

天仙藤七分，微炒　香附六分，制　陈皮五分，炒　苏叶四分　甘草三分　乌药六分　木瓜八分，炒　姜皮三分　人参五分　白术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如元虚脾胃弱，间服补中益气汤。

孕妇口噤项强，手足挛缩，言语蹇涩，痰涎壅盛，人事不省，名曰子痫，不可作中风治，宜羚羊角散。

羚羊角一钱　枣仁一钱，炒　薏苡仁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独活八分　茯神一钱五分　生甘草四分　五加皮五分，酒炒　川芎六分　防风五分　木香三分　苦杏仁十粒，去皮尖　姜汁一滴　竹沥一匙

如体虚胃弱，加人参、白术。

孕妇小便涩少，或成淋沥，名曰子淋，宜服加味安荣汤。

人参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白术一钱　麦冬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通草五分　生甘草五分　灯草五分

原方有北细辛不可用。

孕妇小便带血，宜清膀胱之火，治以加味逍遥散。

当归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炒　柴胡四分　白术八分　茯苓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　黑山栀七分　生甘草三分

或加生地二钱，麦冬钱半，亦妥。

孕妇小便癃闭，少腹胀满欲死，徒利水无益也，当用加味葵子茯苓饮。

冬葵子四钱　茯苓六钱　归身一钱五分　橘皮四分　人参一钱五分　麦冬一钱　大腹皮七分

孕妇脐腹胀痛，或小便淋闭，此脾胃气虚，胎压膀胱，宜服升提安胎饮。

人参八分　白术一钱二分　熟地二钱　当归一钱五分　川芎六分　制半夏四分　炙甘草三分　陈皮四分，去白　柴胡四分　升麻四分，蜜炙

如小便自利者，升、柴宜轻，人参宜重，如无血热，宜加生黄地。

孕妇遍身浮肿，胸满腹胀，便闭，名曰胎水不利，宜服鲤鱼汤，合四君子汤。

白术一钱　茯苓四钱　当归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炒

用活鲤鱼一尾，约重二斤，去鳞肠加橘皮钱许，生姜三片，河水煮取鱼汤，加药煎服，虚者加人参一钱，炙甘草四分。

孕妇感冒风寒咳嗽，宜服宁肺散。

麦冬一钱　知母一钱　桔梗五分　苏叶五分　生甘草五分　杏仁一钱，去皮尖　橘红四分　桑皮八分

如寒嗽加姜汁一匙，竹沥一匙。热嗽加黄芩一钱。虚嗽加紫菀一钱，川贝一钱。

若嗽不止，胎动不安，加人参一钱，天冬一钱，百合一钱五分，归身一钱炒焦，白芍八分炒焦。

孕妇咳嗽吐血，宜服凉血安胎饮。

生地二钱　天冬一钱　紫菀一钱　知母八分

白术八分，蜜水炒　麦冬一钱　归身一钱　陈皮四分，炒　甘草四分　黄芩四分

孕妇霍乱吐泻，心烦腹痛，先服六和汤，继服安胎饮。

人参一钱　木瓜八分，炒　扁豆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制半夏五分　砂仁三分，研　陈皮六分，炒　藿香五分　甘草三分　杏仁钱半，去皮尖　竹茹六分　生姜一片　大枣二枚

煎服。

安胎饮

蜜炙黄芪八分　杜仲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　生白术八分　阿胶一钱　川断

钱五分　炙甘草三分　苏叶四分　陈皮六分

加糯米百粒。

孕妇疟疾往来寒热，宜服六和安胎饮。

人参五分　白术八分　归身一钱五分　川芎四分　条芩八分，炒　制半夏五分　藿香六分　苏叶四分　茯苓一钱五分　砂仁二分

重者，加柴胡三四分。

孕妇壅热，心神烦躁，口渴舌干，或舌苔黄黑，宜加减参麦散。

人参五分　广皮四分　归身一钱，盐水炒　知母一钱　条芩八分，炒　麦冬一钱五分　石斛二钱

孕妇热病斑疹紫赤，小便短赤，气急欲绝，腹痛胎欲落之象，症虽危险，宜服栀葱豉汤以救之。

黑山栀一钱　黄芩一钱　升麻四分　青黛五分　鲜生地二钱　淡豆豉四十九粒　杏仁十粒，去皮尖　石膏一钱五分　葱白七寸

孕妇呕吐不食，胸中烦躁，宜生津葛根汤。

人参五分　麦冬一钱　栀子八分，炒黑　知母八分　葛根七分，煨　竹茹六分　芦根二钱　葱白二寸

孕妇吐血衄血，忽然口噤项强背直，皆失血所致，非类中风也。宜加减安胎饮。

人参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炒　白术一钱　大生地二钱　条芩八分　纯钩藤钩二钱　荆芥四分，炒黑　陈皮四分，炒　甘草三分　麦冬一钱，去心

孕妇每三月殒胎，是肝虚血不能养胎也。宜人参阿胶汤，预先服之。

人参一钱　阿胶一钱五分，蛤粉炒珠　当归一钱五分，水炒　川芎四分　白芍一钱二分，炒　桑寄生一钱二分

孕妇伤胎，胎死腹中，口噤昏沉，腹中胀痛，血上冲心，急宜服佛手散。

当归六钱　川芎三钱

水七分，酒三分，煎服数剂。

临产交骨不开，及横生倒产，宜急服加味芎归汤。

当归一两　川芎四钱　败龟板一具，陈酒炙碎　妇人头发如鸡子大一团，洗净瓦上炙灰存性

如久而虚欲脱者，加人参、熟地、牛膝，酌量用之，开支河之法也。

二宝汤方

全白当归一钱五分　川芎八分　羌活三分　厚朴五分，姜汁炒　荆芥穗七分　菟丝饼一钱五分　陈枳壳五分，去穰麸炒　生黄芪八分　川贝一钱，去心　白芍一钱，酒炒　甘草四分　蕲艾五分，醋炒炭　姜一片

一方，羌活、厚朴，换苏叶、藿香。

此方专治一切胎症未产，能安胎、临产能催生，怀孕五月后，腰痛腹痛，服之即愈。分娩时交骨不开，横生逆产，或子死腹中，服之能下。怀妊五月后，每月服二三剂，临盆容易，子母俱全，故名二宝汤。异人传下，不可轻忽视之。

客尘医话　卷三

清　秀水　计　楠寿乔辑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产后述略

妇人之病，莫重于产后，因气血大亏，内而七情，外而六气，稍有感触，即足致病。且多疑似之症，毋徒以逐瘀为事，以致变端百出。读《金匮》书中，有用大黄等峻剂者，非古人立法之不善也，盖以古时禀气之足，或西北地土坚厚，人亦强壮，用之良善。至于吾地，体质柔弱，深闺娇养，岂能受此侵克，此看病之不可泥于古也。时人每谓产后不可补，恐其瘀阻，往往用苏木、红花等，行瘀为先务。设或血行不止，立见厥脱，急难措手，可不惧哉。丹溪云：产后以大补气血为主，虽有他症以末治之。王肯堂云：产后用下药者，百无一生。诚哉是言也。

《金匮要略》云：新产妇人有三病：一病痉，二病郁冒，三病大便难。新产血虚，多汗出，善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心典》云：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此筋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逆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渗灌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难，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产后血虚诸症，由此而类推之，则不致误治矣。

产后诸病，总宜以生化汤为主，随症加味可也。《竹林寺世传秘本》生化汤论云：产后血气暴虚，理当大补，但恶露未尽，用补须知毋滞。血能化，又能生，无损元虚，行中带补，方为万全。世以回生丹，治以下胞胎，攻血块，虽见速效，未免亏损元气，非良剂也。不得已而用之，只可服一丸，以参汤下之，庶无虞耳。夫生化汤以药性功用而立名也，夫产后瘀固当消，新血宜生，若专消则新血不宁，专生则旧血反滞。考药性芎、归、桃仁，善破恶血，骤生新血，佐以炮姜、甘草，引三品入肺肝，生血理气，五味共方，则行中有补，化中有生，实产后之要药也。加减得宜，是在临证者之善悟可耳。又论产后治法云：夫产后忧惊劳倦，血气暴虚诸症，乘虚易起，如有气勿专耗散，有食勿专消导，热不可用芩、连，寒不可用桂、附。用寒则血块停结，用热则新血崩流。至若虚中外感，见三阳表症似可汗也，在产后而用麻黄，则重竭其阳。见三阴里症似可下也，在产后而用承气，则重亡其阴。耳聋胁痛，乃肝肾恶血之停，休用柴胡。谵语汗出，乃元弱似邪之症，毋同胃实。厥由阳气血衰，无分寒弱，非大补不能回阳而起弱。痹因阴血之亏，不论刚柔，非滋荣不能舒筋而活络。乍寒乍热，发作有期，类疟也。若以疟治，则迁延难愈，神不守舍，言语无伦，似邪也。若以邪论，危亡可待。去血多而大便燥结，苁蓉可加于生化汤中，非润肠承气之为患，汗多而小溲短涩，六君子倍多参、膏，必生津助液之可利。加参生化频服，能救垂绝之危，长生活络能用，可苏绝谷之人。颓痂脱肛多是气虚下陷，生化可参用补中益气。口噤拳挛，乃因血燥类疯，加参生化宜服。产户入风而痛甚，服宜羌活养荣。玉门寒冷而不闭，洗宜床、菟、

黄、硫。类惺忡惊悸，生化加定志之品。似邪恍惚，生化加安神之法。因气而虚烦满闷，生化加木香为佐。因食而酸嗳恶食，合六君加神曲、麦芽为良。不可用苏木、莪蓬以破血，不可用枳实、青皮以消胀。血崩血晕之危，汗脱气脱之急，连煎加参生化汤为最要务也。王太仆云：治下补下，制以缓急，缓则道路远而力微，急则气味厚而力重。丹溪云：产后切不可发表。故治产固本，当遵丹溪；服法宜效太仆。

生化汤原方分两斟酌在临用变通也

川芎一钱　白当归四钱　炙甘草五分　炒黑干姜四分　单桃仁十粒，去皮尖

水二盅，陈酒半小杯，冲服。

产后血晕，因劳倦去血过多气竭神伤而晕。不可误认为恶血冲心，投散血之剂；不可误认为痰火郁胃，用消降之方，宜服加味生化汤。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炮姜四分　桃仁十粒，去皮尖　炙草四分　荆芥炭五分

如汗多加人参一钱。

产后厥逆，因劳伤脾，孤脏不能注于四旁，故足冷而厥气上行。经云：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是也。宜加参生化汤、滋荣复神汤。

加参生化汤

人参一钱　川芎一钱五分　归身四钱　桃仁十粒　炙甘草五分　炮姜五分　橘红四分，盐水炒

滋荣复神汤

川芎一钱　白术一钱制　黄芪一钱，炙　人参一钱五分　当归三钱　熟地三钱，炒　麦冬一钱　炙甘草三分　五味子十粒　茯神三钱　熟附子四分　陈皮四分，炒

如大便不通加苁蓉一钱五分。

产后血崩如紫色有块，是败血未尽，当用原方生化汤，加泽兰叶一钱五分。如血鲜红色大来，或因惊伤心，怒伤肝，劳肠脾，血则不能主，不能藏，不能统，阴络大伤矣，症甚急，当用升举生化汤。

人参一钱五分　制白术一钱五分　归身二钱，炒焦　炙黄芪一钱　熟地炭三钱　荆芥炭四分　陈皮四分，炒　升麻三分，蜜炙　白芷三分，炒炭　川芎六分，盐水炒焦　淡附子三分　炙甘草四分

如汗多加淮小麦四钱煅。

产后气短似喘，因血既暴去，气必上窜，脾失健运，不能上输于肺，所以呼吸短促，言语不相接续，急服加参生化汤、续气养荣汤。若认为痰火，而妄议散气化痰之方，误事多矣。

续气养荣汤

归身四钱　川芎一钱　炙甘草四分　炮姜四分　人参一钱五分　炙黄芪一钱　制白术一钱　熟地炭三钱　陈皮四分，炒

如烦渴加麦冬一钱五分，五味子十粒炒；如大便闭加淡苁蓉二钱；伤食加神曲八分炒，楂炭一钱，砂仁三分；汗多加浮小麦四钱炒；如手足冷加淡附子三分。

产后妄言妄见，由气血两虚，魂魄无依也。不可误认为邪祟，喷以符水，惊以法尺，多致不救。丹溪云：虚病似邪祟是也。又云：欲泄其邪，当补其虚。宜服安神定志生化汤。

枣仁一钱五分，炒熟　远志四分，炒　柏子仁一钱五分，勿研　麦冬一钱五分，炒　归身二钱　川芎一钱　桃仁十粒，去皮尖　炙甘草四分　炮姜炭四分　人参五分　加龙眼肉五个

产后去血过多，防血脱；气短如喘，防气脱；汗多妄言妄见，防神脱。虽有血阴气阳之分，而精散魂去之促无异，若非厚药急方，浓煎频服，奚能有救？宜服大补生化汤。

人参一钱五分　熟地四钱　炙黄芪一钱五分　淡附子三分　五味子十粒　制冬术一钱　麦冬一钱五分　白桃仁八粒　归身三钱　川芎八分　炮姜四分　炙甘草三分

产后伤食，因形体劳倦，脾胃俱虚，不思食而强与之，胃虽勉受，脾难转运，食停痞满，嗳腐吞酸，必须健脾助胃，加以轻品消导之药，则食化胀平。断不可用峻剂消之，致伤元气，宜服健脾消食生化汤。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　焦白术一钱　焦神曲一钱　焦麦芽一钱　陈皮五分，炒　炙甘草川分

如伤肉食加焦山楂一钱，砂仁四分，或以绢包炒熟麸皮，加芒硝少许，揉熨更稳。

产后因忿怒气逆，胸痞不舒，宜用木香生化汤。

煨木香三分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　炮姜四分　陈皮四分，炒

产后类疟，寒热往来，应期而发，此元虚而外邪易侵，不可作泛常疟治。有汗宜用滋荣扶正化邪生化汤；无汗头痛，加减养胃汤。

归身二钱　川芎一钱　人参一钱　炙甘草四分　麦冬一钱五分　陈皮四分，炒　炙黄芪八分　藿香三分　荆芥炭六分　生姜四分

河井水煎服。

加减养胃汤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二分　藿香梗四分　炙甘草四分　人参一钱　焦白术一钱　茯苓一钱五分　制半夏八分　橘皮四分　姜皮二分　酒炒柴胡三分

产后七日，内外发头痛，恶寒类太阳症；潮热自汗，大便不通，类阳明症；往来寒热，口苦胁痛，类少阳症，皆由气血两虚，阴阳不和，类外感伤寒治者，慎勿轻产而重伤寒，以麻黄柴胡等汤治之也。盖产妇血脱之后，而重发汗，虚虚之祸，不可胜言。仲景有云：亡血家不可发汗。丹溪云：产后切不可发表。古贤立说，皆具至理，即使真感伤寒，生化汤内芎、姜亦能散邪。且《内经》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温而收之。即病同而治亦异。至如产后属虚，无分南北，当于温补中少佐辛散可也，宜祛邪生化汤。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炙甘草四分　炮姜四分　羌活四分　桃仁十粒，去皮尖　防风四分　葱白七寸

如虚者加人参五分。

产后头痛，口燥咽干而渴，类少阴症；腹痛液干，大便实，类太阴症；汗出谵语，便闭痉厥，类厥阴症。多由劳倦伤脾，运化稽迟，气血枯竭，肠腑燥涸，乃虚证类实，承气诸汤断不可施，宜养正通幽汤。

当归四钱　川芎一钱五分　炙甘草四分　陈皮四分　桃仁十粒，去皮尖　肉苁蓉一钱　麻仁一钱

如汗多加人参一钱，黄芪一钱；口渴加人参一钱，麦冬一钱五分；腹满液干加人参一钱，大腹皮一钱；汗出谵语便闭加人参一钱，熟枣仁二钱，柏子仁二钱，茯神二钱，远志肉四分，麦冬一钱五分。

产后血气暴竭，百骸无以涵濡，卒尔口噤，牙关紧闭，手足挛急，症类中风，不可任用中风剂也。盖冲为血脉之海，血脉空虚，关节不能流利。治当先服生化汤，以生旺新血，如危极，即服滋荣活络汤救之。

熟地三钱　人参一钱　炙黄芪一钱　归身四钱　川芎一钱　茯神一钱五分　天麻六分，煨　麦冬一钱　荆芥四分　防风四分　羌活三分　陈皮四分　炙甘草四分

如有痰加制半夏一钱，姜汁一匙，竹沥一匙；有食加山楂炭一钱五分，焦神曲一钱；大便闭加柏子仁二钱，苁蓉一钱五分；惊悸加熟枣仁二钱；言语恍惚，加远志肉四分炒，石菖蒲四分炒，枣仁二钱炒。

产后汗出不止，亡阳之征也。盖汗为心之液，又肾十五液，血去而心肾大亏，必须急补心肾。益荣卫而嗑血归源，则汗自止。宜补阳益阴生化汤以救之。

人参一钱五分　熟地三钱，炒　炙黄芪二钱　炙甘草四分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　炮姜四分　煅牡蛎一钱　制白术一钱　桃仁六粒，去皮尖　浮小麦一撮

如渴加麦冬一钱五分，五味子十粒。

产后舌燥口渴，兼小便不利，由产后失血、或汗多所致。治当助脾益肺，调养气血，则津液生而小便自利矣。断不可用芩、连、知、柏以降之，五苓等剂以通之，宜服生津止渴

益水散。

炙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五分　熟地三钱，炒　五味子十粒　麦冬二钱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　茯苓一钱五分　生甘草二分　炙升麻三分

产后小便不禁，是气血虚不能收摄肾气，宜加味生化汤。

盐水炒益智仁四分　煅牡蛎三钱　北五味十粒　归身二钱　炙黄芪一钱　川芎一钱　桃仁十粒，去皮尖　炮姜四分　熟地二钱　覆盆子八分　菟丝子一钱，炒　炙甘草四分

产后泄泻，非杂症餐泄洞泻，水谷下注之比，大率气血虚，易于食积伤湿所致，宜消补兼施，加味参苓生化汤。

白术一钱土炒　人参一钱　茯苓二钱　川芎一钱　当归二钱，土炒　炮姜四分　炙甘草四分　焦神曲五分　焦麦芽八分　广皮四分　泽兰一钱

如有寒加生姜一片，大枣二枚；如热去炮姜加金石斛三钱；如痛加煨木香四分；如至五更而甚者，加煨肉果四分。

产后完谷不化，因劳倦伤脾，而转输稽迟也。又有饮食太过，脾胃受伤，当血块未散之时，患此脾败胃弱之症，宜先服香砂生化汤，继服加味参苓白术散，乃可无虞。

香砂生化汤

砂仁二分，炒研　益智仁三分，炒　归身三钱，土炒焦　川芎一钱　炙甘草四分　炮姜炭四分　泽兰一钱五分　焦锅芭五钱

加味参苓白术散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土炒　茯苓二钱　归身三钱，土炒　川芎一钱　炮姜四分　炙甘草四分　益智仁三分，炒　泽兰一钱五分　白芍药八分，酒炒炭　广皮四分，炒　煨木香一分

产后患赤白痢疾，后重频并，最为难治。须行不损元，补不助邪，惟生化汤去炮姜，加木香、茯苓，则可以并治而不悖也。后立数条，斟酌用之。

一产痢黄色，乃脾土真气虚，宜服加味补中益气汤，加煨木香四分，煨肉果四分。

一久痢元气下陷，肛门如脱，宜服六君子汤，加木香四分，煨肉果四分，干姜四分炒，归身二钱土炒，升麻三分。

一久痢四肢浮肿，宜四君子加木香四分、五加皮四分，归身二钱土炒。

一产痢脐下急痛，生化汤加木香四分，大腹皮六分，白术一钱土炒。

一产痢呕吐，生化汤加广藿香五分，制半夏五分，焦白术一钱，陈皮四分。

一产痢小便短涩，生化汤加茯苓二钱，木香三分，人参四分，泽泻一钱。

一产后血痢过多，日久不止，血分虚也，宜四物汤，加人参一钱，荆芥炭五分，淮山药三钱，白术八分。

产后膨胀，皆因中虚伤食多气瘀积所致也。中虚，宜加参生化汤，内加陈皮五分；多气，生化汤内加川郁金五分，砂仁三分炒研；伤食，生化汤内加白术炭六分，焦麦芽八分；焦神曲八分。瘀积，生化汤内加沙糖、炒山楂一钱五分，新绛一钱五分，陈皮四分。以上四症，如虚必须人参，随机酌用。

产后霍乱因血虚，阴阳升降不顺，清浊乱于肠胃，冷热不调，邪正相搏，遂上吐下泻，宜生化六和汤。

川芎一钱　归身三钱　炮姜三分　炙甘草三分　伏苓一钱五分　砂仁四分　陈皮四分　藿香五分

如手足厥冷无块痛者，加人参一钱，白术一钱，淡附子三分。

产后呕逆不食，人之胃腑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化而为气血，荣润脏腑。产后空虚，寒邪易乘，入于肠胃，则气逆呕恶而不食也。初宜生化汤加砂仁，治七日后，始用温胃丁香散。

归身一钱　白术一钱　干姜三分　丁香二分　人参一钱　陈皮五分　炙甘草四分　半夏曲五四炒　藿香四分

产后水肿，肢体俱浮，皮肤光泽，乃脾虚不能制水，肾虚不能行水，宜实脾饮、香

砂六君子汤、金匮肾气丸、济生肾气丸，因证择用，断不可用破滞行水之药。丹溪治产后误服消导药，以致水肿方。

人参 二钱　白术 二钱　归身三钱　木通六分　白芍一钱，炒焦　茯苓二钱　泽泻一钱，炒　厚朴五分，炒　苏叶四分　陈皮五钱　木香四分　大腹皮六分　莱菔子六分，炒

又加味五皮饮

五加皮四分　地骨皮六分　大腹皮六分　茯苓皮三钱　生姜皮三分　加人参一钱　归身二钱　白术皮一钱　陈皮四分

产后惊悸怔忡，因惊忧劳倦，去血过多，惟宜补养心血，调和脾胃，病自渐安。后列二方。

加减养荣汤

人参一钱五分　归身三钱　川芎一钱　茯苓二钱　熟枣仁二钱　麦冬一钱五分　远志四分炒　炙黄芪一钱　白术一钱　陈皮四分　炙甘草四分　龙眼肉一钱

如虚烦加竹茹八分姜汁炒，有痰竹沥三匙，姜汁一匙。

养心汤

黄芪一钱，炙　茯神一钱五分　归身二钱　川芎八分　麦冬一钱，去心　远志四分　枣仁一钱五分，炒研　柏子仁一钱五分，勿研　五味子十粒，炒　人参一钱　炙甘草四分

产后骨蒸，乃阴虚生内热也，宜保真汤加减治之。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　茯苓二钱　知母一钱，炒炭　生地二钱，炒炭　熟地二钱，炒炭　麦冬一钱　白芍一钱，炒焦　枸杞子一钱　川芎一钱　五味子十粒　甘草四分

此方繁多，须临病斟酌加减用。

产后胃脘痛，因血虚肝气上犯；或由风冷乘虚袭入，皆宜生化汤，加泡淡吴茱萸三分，陈皮四分。如遍身疼痛，宜服趁痛散。

归身三钱　炙黄芪一钱　白术一钱　牛膝炭八分　上肉桂二分　独活四分　薤白四分　炙甘草四分

如痛喜手按，属大虚，加熟地三钱，川断一钱五分酒炒。如少腹结痛加川芎一钱延胡七分酒炒。

产后感冒风寒伤冷，腰痛不能转侧，宜服养荣壮肾汤。

当归二钱　独活四分　桂心四分　川芎一钱　杜仲二钱　防风四分　川断一钱五分　桑寄生一钱五分，酒炒　生姜二分

如虚加熟地三钱。

产后血块已消，腹中空痛不止，宜服交加地黄汤。

人参一钱　当归二钱　川芎一钱　白芍炭八分　煨木香二分　没药四分　制香附四分　熟地炭三钱　煨姜二分　大枣一枚

产后或败血，或湿痰，乘虚流注，宜服参归生化汤。

人参一钱　玛瑙香一钱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生甘草四分　炙黄芪一钱五分　肉桂四分　茯苓二钱

以上产后论治数条，虽未能全备症情，而遍考方书，摘取纯正，试之辄效，刊以质之同人，未必无小补耳。予凡看胎产诸症，已二十余年，遇大险大危之候，竟得十中挽回七八者，皆以用补得宜，不随世俗以治标逐瘀为先务也。寿乔识

《客尘医话》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医学大成　八　医案医话分册
作者=
页数=867
SS号=11155297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眉寿堂方案选存&（清）叶天士　著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清）叶天士　原著　（清）徐灵胎　评批
孙文垣医案&（明）孙泰来　孙文来　同编
三家医案合剂&（清）叶天士　缪宜亭　薛生白　著
张畹香医案&（清）张畹香　原著
程杏轩医案&（清）程杏轩　著
何澹安医案&（清）何澹安　著
邵兰荪医案&（清）邵兰荪　原著
吴鞠通医案&（清）吴塘　著
冷庐医话&（清）陆以湉　著
柳洲医话&（清）魏玉横　著
醧塘医话&（清）张景涛　著
先哲医话&〔日〕浅田惟常　著
潜斋医话&（清）王士雄纂　辑
友渔斋医话&（清）黄退庵辑　著
对山医话&（清）毛对山　原著
客尘医话&（清）计寿乔　辑著
附录页

知盈医学资源网 WWW.KNOWWING.COM

金沙医院 专业妇科疑难杂症治疗



廖艺 专家 咨询>>



杨碧玉 专家 咨询>>

点击咨询更多>> 医保定点医院/二级乙等医院 028 66250088 200032222



焦点图片

站内统计 | 站内公告

- 共有资源数量 541
- 今日更新资源： 0 个
- 资源总的容量： 7.512 G
- 共有书籍数量： 441 个
- 今日更新书籍： 0 个
- 共有文献数量： 100 个
- 共有视频数量： 0 个
- 当前在线人数： 0

下载更新 more

- [药膳食疗]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2012-05-22
- [美容养颜]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012-05-22
- [饮食健康]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2012-05-22
- [饮食健康]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2012-05-22
- [男性养生]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2012-05-22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病 2012-05-22
- [男性养生]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自诊手册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2012-05-22
- [男性养生]当代男性病妙方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2012-05-22
- [男性养生]妻子关爱丈夫健康枕边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健康管理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走进男性健康生活 2012-05-22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健康202个细节 2012-05-22
- [男性养生]中国男人书——我们的身体秘密和健康选择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二十四小时健康保养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家用男性保健养生药酒666例 2012-05-22
- [男性养生]青年男性常见病自我按摩与养生 2012-05-22

推荐下载

- 骨桥蛋白通过MAPK信号通路上调MM
- 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HA蛋白
- IL-6、TNF-α在术后肠梗阻动物模
- 肠道病毒71型的层析纯化
- 耻垢分枝杆菌MSMEG_6402基因功能
- 结核分枝杆菌Rv1096的表达及功能
- 结核分枝杆菌Rv3717基因的克隆、
- 首次利用人iPSC产生HCV能够感染的
- 鉴定出产生培育造血干细胞微环境
- 揭示LSD1在胚胎干细胞分化中起关
- 猪髂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模型的建
- 开发一种指导干细胞增加骨生成和
- 人源白细胞介素(h-IL2)基因克隆及
- 防腐固定心脏材料制作心血管铸型
- 兔抗Myosin X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
- 内质网应激与胰岛β细胞功能
- 负载人热休克蛋白抗原肽的树突状
- 人DC-STAM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 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对大肠癌细
- 血红素加氧酶-1高表达对大鼠同种

中医书籍 more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7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5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4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3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2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1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6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4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9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10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8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5册

养生书籍 more

-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 细说男性病
-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 男性自诊手册
- 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 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 当代男性病妙方
- 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本月下载排行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4.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
5.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6.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7. 叶桔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9.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10.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1.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一日养生24法

中药功效 more

- 大黄蛰虫丸在络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丹红注射液治疗维吾尔族青年人急性脑梗死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COPD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70例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46例疗效观察
- 通督手法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中药药理 more

- 大蒜油拮抗酒精性肝损伤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 芦笋多糖、芦笋皂苷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研究
- 蒿红方止咳抗炎的药效研究和机理的初步探讨
- 黄芪丹参药对及其有效组分对肾纤维化JAK/STAT...
- 参附注射液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
- 生黄合剂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损伤...

本周下载排行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4.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5.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6.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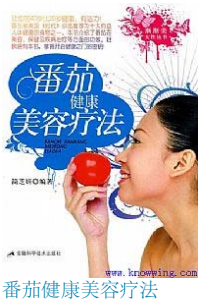
› 中药丹红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95例疗效分析...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hs-CRP的...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循环动力学影响...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患者慢性脑供血不足的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对血浆TXB_2、6...

› 中药何首乌饮对衰老大鼠睾丸组织NO和iNOS含量...
› 中药吴茱萸活性成分吴茱萸次碱与牛血清蛋白作...
› 桂枝加葛根汤对组胺致大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
› 宁夏四种道地药材及其复方醇提物体外抑菌实验...
› 菩人丹超微粉对2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影响...
› 大黄水提物对雄性小鼠睾丸影响的实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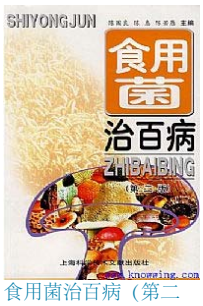
7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9 一日养生24法
10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11 张镜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邹云翔——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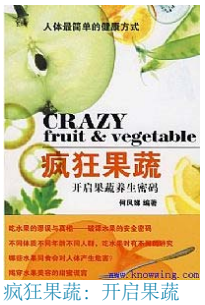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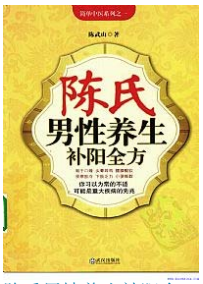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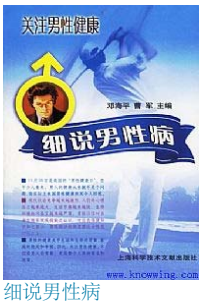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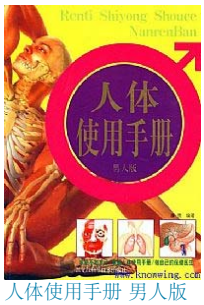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



细说男性病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首页连接(首页连接日IP>15000,次页连接无流量限制,欢迎合作连接!)

华夏中医网 华夏中医论坛 华夏医学视频网 华夏中药店 绵阳药品批发网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按字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按声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数字	符号	

Copyright © 2008-2012 KnowW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页面执行时间：250.00000 毫秒

Powered by：Www.Knowwing.Com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